金文文獻集成

第一册

古代文獻圖像與銘文綜録

线装书局

◇中國古文字大系◇

金文文獻集成

全四十六册

主　編・劉慶柱
段志洪

副主編・馮　時

項目管理・劉聰建
劉勁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文文献集成/刘庆柱,段志洪,冯时主编.—北京:线装书局,2005.6
ISBN 7-80106-389-9

Ⅰ.金… Ⅱ.①刘…②段…③冯… Ⅲ.金文—文献—汇编—中国 Ⅳ.K877.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6692 号

ISBN 7-80106-389-9

9 787801 063892 >

00033

金文文献集成(全四十六册)

主编 刘庆柱 段志洪 冯 时
责任编辑 易 行 孙嘉镇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四一号
邮编 一〇〇〇〇九
电话 六四〇四五二八三
印刷 长沙健峰彩印有限公司
版次 二〇〇五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八开
印张 三四五〇
印数 一——一六〇
书号 ISBN7-80106-389-9
定价 人民币六八〇〇〇元
《索引》八四〇元

序・李學勤

《中國古文字大系》的第一種《甲骨文獻集成》，全部共四十巨册，剛好在世紀交替的當口，由四川大學出版社印行。這件事無疑會有較大影響，爲學術界所歡迎和紀念。

中國古文字學是在二十世紀中從形成并走向繁榮的。特別是近二十餘年，古文字學於遭遇『文革』浩劫後復甦，從冷落的絶學一躍成爲煊赫的顯學，堪稱是國内發展最迅速、成就最彰著的學科之一，已爲世所共睹。百年之間，學科有關文獻汗牛充棟，當前尤在不斷增多，即使是資深專家也難於遍覽。許多專著久成絶版珍籍，論文更散見無數報刊，非任何藏家所能具備。利用現代的出版條件及手段，將長期積累的大量材料集中起來，自然極有價值。其中不少文獻，過去是一般讀者無法接觸的，如今大家都能見到，確是功德無量。

古文字學文獻的複雜紛繁，是這門學科的性質決定的。『古文字學』一詞，久已約定俗成，是指古代文物上的文字的研究，類似於英語的 epigraphy，其涵義與『文字學』有所交叉，然而又有明顯差異。習慣上，我們説『中國文字學』，系指對中國文字（主要是漢字）的研究；説『中國古文字學』，則在研究文字本身之外，還包括以古文字來探索

歷史文化的有關問題。因此，古文字學是介於語言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學科之間的學科領域。《中國古文字大系》所提供的文獻，對於同這些學科相關的讀者，都有重要的用處。

古文字的釋讀研究有着很悠久的歷史。秦代并兼六國，統一文字，是文字演變發展的一大關鍵。然而秦人强制罷弃與秦文字不合的六國『古文』，所謂秦書八體把『古文』排除在外，加以施行暴政，焚燒《詩》、《書》百家語，結果使秦至漢初的人們漸至失去閱讀『古文』的能力。到漢惠帝時除《挾書律》，民間隱藏的故籍復出，這些簡書都是用『古文』書寫的，如張蒼所獻《左傳》，河間獻王所得《周禮》，魯共王擴修宮室，在孔子故宅壁中發現的古文《尚書》等，尤爲著名。爲了繼承被秦火阻斷的文化傳統，釋讀古文成了迫切的需要，也產生了這方面的學者。博士孔安國研究孔壁《尚書》，爲隸古定，是最好的例子。

東漢許慎的《説文解字》，於小篆之外，兼收古文、籀文。他把那時山川間獲得的先秦『鼎彝』即青銅器銘文，也稱做『古文』。不過，從漢至唐的『古文』之學，主要仍是簡書文字，也就是戰國時六國『古文』傳統的研究。宋初郭忠恕作《汗簡》，隨後夏竦作《古文四聲韵》，可説是這種『古文』之學的結穴。

北宋開始，商周青銅器文字，通稱金文的研究，大爲興盛，吕大臨的《考古圖》及《考古圖釋文》，在體例完善的圖録之外，配合以字編，表現了金文著録和研究方式均已趨於成熟。一直到清代，金文研究達到極盛，惟其此項方式并未超越宋人的藩籬。

清朝很多金文研究者做出了突出貢獻，到清末還有像吴大澂、孫詒讓這樣杰出的學者。但是有清一代居文字研究之主流的，乃是以段、桂、朱、王四家爲代表的《説文》學。看吴大澂的名作《説文古籀補》的標題，不難知道金文以及璽印、貨幣之類古文字的研究仍然處於附屬的地位。作爲獨立學科的古文字學，當時衹是在醞釀的階段。

一八九九年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和鑒定，不妨説是古文字學正式形成的契機。這一重大發現，同古埃及文字、楔形文字等等的發現一樣，已載入世界考古學的史册。通過甲骨文的研究讀釋，學者開始認識到，《説文》儘管十分重要，但其理論和内容都有很多不足，必須以古文字的知識去補充修正。這就給建立新的古文字學，奠定下思想的基礎。

甲骨文是王國維於二十年代所説『自漢以來中國學

問上之最大發現』之一。後來，李濟曾談到：『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王國維教授在清華研究院開「古史新證」一課，力倡「二重證據法」。他説：「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録，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這一時期，王氏所指的「地下材料」，仍以有文字者爲限，但所代表的更重要的一面，實爲中國的史學界接受了「地下材料」這一觀念。這一觀念的産生，可以追溯到清朝的末期，自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己亥起，河南安陽小屯村出土的龜甲文字，已漸爲國内經史學界所重視；到了民國初年，龜甲獸骨的收藏，不但成了中國金石學家的一種特别嗜好，更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注意。甲骨文的研究，漸漸地蔚成了治中國古文字學的人們不能忽視的一種新興的項目。』（《安陽發掘與中國古史問題》）以王國維爲代表的這種學風，造成了中國古文字學與考古學、歷史學緊密結合的特色。

被稱爲甲骨學的甲骨文研究，和金文研究一樣，是古文字學的重要分支。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古文字學，即以這兩大分支爲主。到五十年代以後，戰國文字研究興起，這項研究把戰國時期形形色色的文字材料綜合起來，就『文字異形』的列國各自的特點分别探索，於是形成了古文字學的一個新的分支。戰國文字研究實質上遥承漢以來『古文』之學的統緒，也重新肯定了《汗簡》、《古文四聲韵》等書的歷史成就。

在五十年代的考古發掘中，我們首次親見了戰國時期的竹簡。此後，尤其是在近三十年間，全國好多地點陸續出土大量簡牘帛書，在質量與數量上都遠遠超過了世紀前半葉的發現。這樣，簡帛研究成了古文字學的又一分支。不過，按照古文字的界説，至少西漢中期以下的簡帛，已經超出嚴格意義的古文字學的考察範圍了。

古文字學的這四個主要分支，在時代上涵蓋了商周以至漢初，包括着小篆及隸書以前文字演進的綿遠過程。《中國古文字大系》將海内外學者在中國古文字學領域各個分支内的成果，全面系統地整理輯集，前面已經説過，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個人對此深有感觸。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學習古文字學，端賴五十年代初於北京圖書館埋首閲讀。後來爲了查閲文獻，即使是一文一事，每每必須跑遍科學院及一些大學。記得我很早想讀英國金璋、德國勃漢第的幾篇論文，而國内無法得到那些雜

誌，直至八十年代初到劍橋，才有一覽的機會。今天年輕學者能利用《中國古文字大系》，便能擺脱我們曾經面對的許多困難。

《中國古文字大系》還給古文字學的學術史研究提供了優越條件。當前學術界很多人已經體會到，在歷史迅變的新世紀來臨之際，研究學術史，研究二十世紀的學術史，十分必要。古文字學者也應該仔細回顧一下學科走過的道路，從而對今後的發展趨向有更好的認識。歷史『鑒往知來』的作用，在這一方面肯定是能够發揮的。

《中國古文字大系》第一種《甲骨文獻集成》問世以後，正如前所預料，受到國內外學術界廣泛的歡迎。其方便學者使用，促進學科發展的效果，已屬顯然易見，給大家以深刻的印象。令人欣幸的是，《大系》的第二種《金文文獻集成》，又已編纂蕆事。

金文的存在時期，縱跨商周，比甲骨文要久。金文的研究歷史，早起北宋，也比甲骨文更長。因此，《金文文獻集成》份量大於《甲骨文獻集成》，多達約一億字，將分裝爲四十六巨册。和《甲骨文獻集成》一樣，其中包含許多珍貴罕見的論著和材料。

希望《中國古文字大系》的編輯出版繼續下去，涵蓋古文字學各個分支。在這裏謹對《大系》的編者和出版社，表示深切的敬謝之意。

李學勤

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序・饒宗頤

我在安陽甲骨學一百年紀念會上發言，曾經說過：甲骨學就好像近東的亞述學，契文相當於楔形文。楔形文研究發軔於德人 G. F. Grotefend 從古波斯文勘討大流士 (Darius) 一世及其子薛西斯 (Xerxes) 一世的名字成功以後，英人 H. Rawlinson 於一八五三年對 Behistun 碑中人物事件的破譯，爲茲學創下開拓的首功。這正有如王國維對殷墟刻辭中王亥及武丁諸王的系譜的確認。波斯方面有《火教經》(Avesta)和《聖經》的記録，與吾華之有《世本》和《史記》的記載正可互相輝映。楔形文遺物出現，分佈至廣，溯源於蘇美爾時代，起於 3300B. C. Uruk Ⅵ－Ⅲ 期，訖於 A. D. 75 亞歷山大時期。Sumer 和 Akkad 地區遍及兩河流域，爲今之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亞，遺址超過四十六處。甲骨文則殷墟及其附近，且有周原的發現。

楔形文字屬於閃族語系。它的字序是先主詞，次受詞，又次動詞(S—O—V)。能説阿卡典語(Accadian)的族群久已存在於蘇美爾地區，已形成了雙語系(Bilingual)。在薩宮時期(Sargon)至於烏爾(Ur)的第三期，便逐漸不使用蘇美爾語了。近年研究的進展，已知蘇美爾文的語法字尾變化一共有十個格(Cases)，比梵語的八格更爲複雜①。

甲骨文研究劃時代的推進，是《甲骨文合集》作總結

性的整理，特別是同文例的擴大與系列，給從事比勘校讎者予以極大的方便。同類型與文字近似的辭句能夠集中在一起，作斷代分期的排比，貢獻至巨。嗣後又有《類纂》、《詁林》及拙編分類《通檢》等編集工作，對研究者提供材料的使用，有不少助益。可是大部分的專名，包括人名、地名等等，考釋者仍是束手無策，編者衹簡單說是地名便了事。使甲骨學阻滯不前，未能得到充分的利用[2]。楔形文的 Logograms 的分析有復合人名（compound personal names）和地名（geographical names），有時附加限定詞 Ki(城)之例，研究已有若干成就[3]。卜辭則僅能從上下文義及其相關辭句去尋找内證，還有大量工作需要去進行，仍在探索的階段。

去歲刊佈的《合集補編》，增加的新材料是懷特、東京、天理及周原諸部分，與歷史所胡老未收録者，事實衹是選録（例如懷特從一千九百一十五片選出一千零四十四片，東京從一千三百一十五片選出七百八十四片，天理從六百九十二片選出四百七十片，三家共收三千九百二十二片，《補編》所採一千七百三十四片）。至於釋文，如要達到《總集》之完整，還需下些功夫。

近時甲骨文的整理，又進入新的階段。在香港地區，用我的名義申請資助進行輸入電腦工作，由沈建華女士負責勘校多種甲骨著録資料，將告一段落。我們最新的統計，給予每一甲骨文字的編號實得近六千個（目前是5958號），單字四千零三十一個，同字異形的將有二千之數。一字異形的最多可得十二個，比之六十年代，日本島邦男所統計的三千九百個，多了將近一倍。

十九世紀以來，東西不謀而合，對於古文字互有創獲，異軌同奔，各自發展，沒有什么聯繫。但從古物的傳播仔細看來，漢初臨菑西南地區的齊王大墓隨葬品物，多達一萬二千件。其中惟一有紀年的是1:65的銀盤，口沿背刻有『三十三年』字樣，即秦始皇三十三年。又出有銀盒，爲捶揲出外凸的花瓣紋，與廣州南越王墓所出的銀盒完全相同，已證明都是波斯原製的銀器經過改裝之物。大家均已承認由這二件銀器確證戰國至秦漢，西亞波斯與中國已有海上的密切交往[4]。許多事情值得我們再去仔細尋味。

百年以來，甲骨文字的辨認，可說是蠶叢初開，還需要逐漸修訂的工作。本《大系》書中，像《甲骨文獻集成》所網羅的學術論著，許多考釋意見還在探索之中，不能說都是確切不移之論，仍有待人們的校證勘正。巴蜀書社的段

志洪先生肯花偌大的財力與日力從事這規模宏大的集成工作，魄力雄偉，值得高度贊揚。本書的編印，可與《甲骨文字詁林》相輔而行，使學人減去檢索之勞，對二十一世紀甲骨學的推進有極大的意義和貢獻，是不容置疑的。故樂爲推介如右。

饒宗頤

千禧年十二月一日於香港，寫於赴法京之前夕。

① 參看 C. M. L. Phomen: The Sumerian Language 第 156、157 節。

②《甲骨文字詁林》即其一例。

③ 參看 L. J. Gelb: Old Akkadian Writing And Grammar 第 2 節。（芝加哥大學，1961 年）。

④《西漢齊王墓隨葬器物坑》（《考古學報》1985 年第 2 期）。齊東方《唐代以前的外來金銀器》（《望遠集》740 頁）。

缺 页

前言・段志洪

中國古文字乃國之瑰寶，亦是世界文化遺産中最爲耀眼的明珠之一。北非的紙草文及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與中國的甲骨文、金文同爲人類文明初期最爲輝煌之成就，然而古埃及與古巴比倫的文字閃現了耀眼的光芒之後，却從人類文明史的天幕上消失，未能繼諸後世。中國文字從甲骨金文，到篆隸行楷，形音義的發展一脉相承，源遠流長，成爲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迹。

『古文字』一詞自漢代即有。《漢書・郊祀志》記『張敞好古文字』，指的秦并六國之前的文字，這也是本『大系』所涉及的內容。中國古文字資料從漢魏以來即有簡牘發現；宋代有《博古圖》等流傳至今，成爲最早的傳世金文著録書；一八九九年，金石學家王懿榮對中藥龍骨上細小刻痕石破天驚的發現，使濃霧中的殷商王朝漸露尊容。現代考古學的傳入與發展，給中國古文字的發現和研究帶來前所未有的契機，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古文字學界更是碩果累累，方家輩出。據統計，甲骨學領域的著録和論著已愈萬種，金文方面的成果更不在其下，石刻文、陶文、簡牘及帛書等出土文獻的著録與研究亦是洋洋大觀。古文字著録書的系統整理已有很大成就，《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等即是此類成果的集大成者。但另一方

面，古文字研究類資料還没有進行全面系統的整理與匯集工作。該類資料篇幅甚大，其中很大部分以論文或報道等形式散見於各種報刊雜誌或文集中，查找極爲不易。這種狀況與中國古文字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地位及其所承載的文化内涵極不相稱，并不利於該學科的進一步發展。鑒於這種情況，將各類古文字研究資料匯編整理，使其與著録書相輔相成，提供給學術界一個完整的古文字資料庫，這件工作十分有意義，也是非常必要的。爲此，我們建造古文字資料庫《中國古文字大系》。

《中國古文字大系》爲中國古文字資料的系列類書，由《甲骨文獻集成》、《金文文獻集成》、《戰國文字文獻集成》三大專業類書組成。收輯資料以全面、系統和權威爲特點，凡是具有學術研究價值，或在古文字學界具有重大影響，有關甲骨文、金文以及秦漢以前的石刻文、陶文、簡牘、帛書等發現情況記録，文字考釋等研究，及主要利用各類古文字對有關歷史文化及自然科學等方面進行研究的中文及外文專著以及散篇論文、報道等，均在收輯之列。三大類書各成體系，以類相從，輔之以年代順序，以便查找。

《中國古文字大系》構想的形成有一個漫長的過程。早在北京師範大學研讀博士學位期間，對中國古文字的濃厚興趣和查找這方面資料的十分不便，使我初萌匯集整理古文字資料的願望。畢業之後，步入出版行列，如此願望更加强烈。一九九〇年，在北京幹面胡同中國社會科學院宿舍，爲此事我拜訪了胡厚宣先生。胡先生聽了我的想法後很高興，説：『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如果能組織出版這套書，我願意牽頭。』胡先生的熱情支持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這以後，我把大部分業餘時間用於查檢、研究有關資料，論證選題構想的可行性，考慮實施這一宏大計劃的具體方案上。我先後請教過恩師趙光賢、唐嘉弘及楊向奎、張政烺、楊希枚、李學勤、王宇信、楊升南等先生，亦得到彭裕商、黄錫全、晁福林、陳力等學兄的支持與建議。正是在與衆多師友的交談中，編輯《中國古文字大系》的構想逐漸完善。

一九九三年，我拜會宋鎮豪先生，就《中國古文字大系》的第一部《甲骨文獻集成》的設想及相關問題與他交換了意見。宋先生與我的想法完全一致，認爲對近百年來甲骨文研究資料作全面清理，匯集成册，是一件嘉惠學林，潤澤後世之舉，不啻在甲骨學界建造一座里程碑。與宋先生的這次談話，大大推動了《中國古文字大系》的準備工

作，促進了實施方案的具體化。經過多年的醞釀與多方努力，一九九八年，我再次提出編纂《中國古文字大系》的構想，得到學術界及社會各方面的支持。是年底，我與宋鎮豪先生重拾舊題，就《甲骨文獻集成》的體例方案及收書範圍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編纂思想和規範。《甲骨文獻集成》正式啓動。此後，該項目按方案迅速進入實施階段。

一九九九年八月，在安陽召開的『紀念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們分發了《甲骨文獻集成》擬收書目，展示了《甲骨文獻集成》的樣書，并廣泛徵求意見。安陽會議之後，編纂出版該書的各方面工作全面展開，直到今天。值得一提的是，在安陽會上，《甲骨文獻集成》的編纂出版受到與會專家學者的高度關注和支持，許多甲骨學專家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其中饒宗頤先生表示，將盡其努力，爲這套書的成功創造條件。林澐、高明、陳煒湛等數十位先生對該書的編纂方案與書目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和意見。安陽會後，我陸續收到來自海內外學者的大量來信，有的還寄來了他們的論著。學術界的高度關注與支持，使該書的編纂日趨完善，更給予了我們信心與力量。

在《甲骨文獻集成》實施過程中，《中國古文字大系》的其他部分也在進行積極的醞釀。安陽會議上，我與劉慶柱先生商討了《金文文獻集成》的編纂方案，并就如何啓動該項目等問題形成了共識。目前，《金文文獻集成》的編纂工作正在順利進行。

二〇〇〇年八月底，我又一次就《中國古文字大系》的整體方案請教了李學勤先生，對《戰國文字文獻集成》的有關問題與李先生進行了初步蹉商，準備適時予以啓動。

回想《中國古文字大系》從構想到實施，看到眼前《甲骨文獻集成》的四十册清樣，我既覺欣慰，又感慨萬分。我感謝李學勤、王宇信等學術界衆多師長及同仁，他們從《中國古文字大系》框架的構建到學術委員會的組成，都給予了很多的指導與建議。是他們的熱情支持與積極參與，才使得如此宏大的文化工程得以順利實施。我還向參與《甲骨文獻集成》編纂和編輯的所有人員表示敬意與感謝，不僅因爲這即將成書的清樣，包含了他們的心血與汗水，更感謝他們頂住了各種壓力，堅忍不拔，才取得今天的成績。他們是我最引以爲自豪的同志。我特别感謝爲此項目四處奔走、費心盡力的陳建華先生、李定凱先生。没

個別資料首發時間不詳，參照本書採用的版本爲依據。爲了平衡分册的篇幅，有少量資料在先後順序上做了調整，未嚴格按年代排序。

四、本書以分册爲單位編頁碼，所收資料均納入各分册頁碼系統。爲便於查檢，專著部分亦完整保存原版頁碼。少數海外書籍的某些章節有從後向前的編排方式，爲統一體例，編者對此做了調整，但不改變其頁碼序號。

五、本書纂選之論著，概按原版本復製，經電腦進行版面處理後，按統一格式編排影印。所收資料原則上不進行修訂工作。因版本不清晰或缺失等原因，有少數古籍資料在選用較好底本的同時，參照或使用了其他版本中的個別頁碼作底本的抽換或補齊。所收專著和論文，統一標有版本出處和出版（發表）年代。原版卷首無作者名者，統一補齊作者名。

六、《金文文獻集成》卷帙浩大，是《中國古文字大系》中規模最大的一種，猶因篇幅等條件的限制，尚有部分資料未能收入；且本書收輯資料的下限斷至一九九〇年（專著斷至一九八五年），一九九〇年以後的金文研究成果甚豐，許多重要的著述出現在這一時段；另外，外文資料只編入四册，亦未能齊全。以上未收資料將在準備編纂的『續編』中輯入。

七、本書附有『書（篇）目索引』和『作者索引』，以利檢索。

金文文獻集成

主　編・劉慶柱　段志洪

項目管理・劉聰建　劉勁峰

副主編・馮　時

編纂委員會

劉慶柱　陳春生
段志洪　李定凱
馮　時　周原孫
王世民
劉一曼
李健民
王　巍
白雲翔
杜金鵬

編輯委員會

李定凱
周原孫
劉聰建
劉勁峰
李　昕
劉　青

金文文獻集成・總顧問　伍　杰

金文文獻集成・總協調　劉聰建

金文文獻集成・總技術　劉勁峰　李　昕

序・劉慶柱 馮時

學術的發展不獨新史料的發現及由此推動的研究的創新，對於傳統史料的整理以及對已有研究成果的總結，其意義也非淺鮮。西漢孔壁古文經、西晋汲冢竹書以及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漢晋簡牘、敦煌文書、明清内閣大庫檔案與西域少數民族古文字等史料的陸續發現，其推動中國學術的發展，成績已有目共睹。如果説新史料的發現可以構築新史學的基礎的話，那麽，我們首先面臨的問題便是如何科學地對史料進行整理，這意味着新的史料學其實就是新學術的具體體現。

孔子曾經感嘆於夏商文獻之不足徵，這種情况事實上在相當長的時期内一直未能得到徹底改變。隨着傳統金石學的創立，特别是新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新資料的出土則在不斷改變着人們的固有認識。而商周具銘青銅器代不絶出，歷經千年的積累，數量逾萬，且因銘刻成於時人之手，長銘迭見，每一款識不啻一篇《尚書》，如吉光片羽，無愧爲商周史料之淵藪，故深爲學者所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纂的《殷周金文集成》，匯集商周具銘青銅器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三件，即是從原始史料的角度對金文文獻的結穴。

古人舉彝銘以論史，北宋啓其端。至清季中興，商周金文研究水平益精。此次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纂的大型文編《金文文獻集成》，則是一部有關商周金文研究的專業類書。本書作爲《中國古文字大系》之一部，首次從金文及商周史研究的角度，對二十世紀及其以前近千年有關商周金文的研究成果做了系統總結。

一

《金文文獻集成》所收文獻起自北宋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呂大臨所作《考古圖》，迄於公元一九九〇年。全書分《古代文獻》及《現代文獻》兩部分，裒輯古今中外學者有關商周青銅器銘文的研究論作近兩千種，其中論著四百餘種，論文一千五百餘篇。除純資料性著録如《三代吉金文存》、近代之文字編如《金文編》及集釋性著作如《金文詁林》不採之外，涉及商周青銅器及其銘文的著録研究、器銘考釋、文法韵讀、斷代曆法、金文與商周史研究、器銘辨僞及學術史研究等各領域，是目前最完備的有關商周金文研究的文獻總集。

對早期學者金文論作的匯集整理素被視爲研治金文的基礎。本書古代部分收録自北宋至清四朝學人的金文研究著述兩百餘種，廣搜博取，得宋人著述三十種，元人著術四種，明人著述二種，清人著述一百八十種，且務求珍籍善本。其中宋人著作如《考古圖》、《考古圖釋文》及《續考古圖》取文淵閣書録錢曾影鈔宋刻本，《嘯堂集古録》取涵芬樓影印南宋淳熙三年（一一七六）以前刻本，《東觀餘論》取中華書局影印南宋嘉定三年（一二一〇）温陵莊夏刻本，《博古圖録》取清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天都黄晟亦政堂修補明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吳萬化寶古堂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取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海城于省吾影印明崇禎六年（一六三三）朱謀垔刻本，《鐘鼎款識》取清嘉慶七年（一八〇二）阮元積古齋藏宋拓摹刻木本，《紹興内府古器評》取明毛氏汲古閣本，盡列善刻異鈔。清人著作則多取初刻，其中不僅有像西清四鑒這樣的宏帙巨著，一批碩學鴻儒如錢坫、阮元、吳東發、曹載奎、劉喜海、朱爲弼、朱善旂、吳榮光、張廷濟、徐同柏、吳雲、孫詒讓、陳介祺、潘祖蔭、吳式芬、吳大澂、盛昱、端方、劉心源、方濬益、丁麟年等的著述也匯羅靡遺，可謂完備。

古代學者論銅器與銘文，或以及身所見著爲簡目，或更將考索心得附以題識書箋，其中不乏真知灼見，然散見於文集尺牘，深藏秘扃，撏撦頗難，向爲治金文者所忽

略。本書於此耑求網羅，用力獨勤，採宋元明清學人題跋及藏器目百二十餘種，其中近五十種系摘自各種文集的單篇題跋，極便利用。

本書現代部分收清以後學人論作一千六百餘種，其中民國時期出版的著作約一百種，新中國建立後出版的著作近六十種（止於一九八五年），論文一千五百餘篇（止於一九九〇年），包括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馬衡、唐蘭、馬叙倫、容庚、商承祚、柯昌濟、于省吾、徐乃昌、孫海波、劉節、楊樹達、董作賓、陳夢家、張政烺、陳邦懷、李學勤、裘錫圭等知名學者的論作，一些民國間出版的著作尋覓不易，如胡小石《金石蕃錦集》，靳雲鶚《新鄭出土古器圖志初編》，王幼僑《新鄭古器發見記》，關百益《鄭冢古器圖考》，吴寶煒《南公鼎文釋考》、《毛公鼎文正註》，張之綱《毛公鼎斠釋》等，此次也均得重刊。本編慎選的一千五百餘篇研究論文，其中二十世紀上半葉發表的作品占有相當比例。

本書收録西方及日本學者論作二十三種，含西文著作十五種，日文著作八種，其中多系二十世紀前五十年所出版，不乏珍本，如法文版《（盧氏所藏）中國古代青銅器》，德文版《柏林博物館中國青銅器》、《使華訪古録》、《饒齋吉金録》，英文版《洛陽故都古墓考》、《中國銅器上之殷周時代》、《柯爾中國銅器集》、《柏景寒所藏中國銅器圖録》等。而日本學者梅原末治所著《白鶴吉金撰集》、《新修泉屋清賞》，赤塚忠所著《殷金文考釋》，白川静所著《金文通釋》，則是學者經常利用的文獻。由於許多著作印量有限，發行不廣，國内學者很難得到，因此對這部分著述的匯集也可滿足學界之需。

《金文文獻集成》所收論作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圖書館的典藏資料爲基礎。爲忠實文獻原貌，全部著作依原樣影印，除個別罅漏顛躓予以勘正外，均一仍其舊。本書的編纂不僅可省却學者資料檢索之苦，爲學術研究提供方便，更重要的是通過對歷代金文研究文獻的整理鈎沉，梳理了學術發展的基本脉絡，這不僅對於商周金文及其相關學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對於學術的傳承及學術史的研究也同樣具有意義。

二

《金文文獻集成》的編纂，無論綱目的釐次還是著作的選取，都體現了我們的某些考慮。兹謹做簡要説明。

歷代金文研究，因研治者角度的不同，結論各異；或因同一器銘牽涉諸多内容，同一論題又兼跨不同領域，難

以縷析。故全書建綱立目只求粗具條貫，以免顧此失彼。而同時代甚至不同時代的學者對同一著作的研究，儘管形式各異，也盡量集中編録，以省却翻檢之勞，便於對比研究。

學人治史而獨重版本，務求精校精注，故分别條流，慎擇約舉。古代金石著作所涉及的版刻紛争雖不算複雜，但各本之高下差别仍判然分明。容庚、楊殿洵等先生曾於此梳理辨别，但囿於條件所限，本書所選仍難以盡稱人心。宋人著作《考古圖》、《考古圖釋文》及《續考古圖》三種，四庫本雖據錢曾（遵王）影鈔宋本著録，但七閣庫書互有異同，且文淵、文津兩閣本也優劣互見。如文淵閣本卷首缺『考古圖所藏姓氏』，卷一首器庚鼎形制也因版面局促而變形，均不及文津閣本完整準確。而清乾隆亦政堂本源出明泊如齋、寶古堂一系，乃當時通行之本。原意兼收三本，以便比勘。但因本書容量有限，而影印文津閣本總體質量不够理想，亦政堂本雖對文淵閣本之不足有所彌補，然宋本長於亦政堂本處則復不少，且文淵閣本《考古圖》似亦有據亦政堂本補苴之處，故獨擇文淵閣本存之。此外，趙明誠《金石録》有南宋淳熙前後龍舒郡齋刻本，也因影印本質量不佳而割愛。

宋人著作如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存世有南宋紹興十四年（一一四四）石刻本殘卷，彌足珍貴。而《集古録》、《金石録》、《東觀餘論》、《廣川書跋》諸種，雖非金文專門之作，但因其金石學價值頗高，原意全文照録。這些也都因本書容量有限而未能如願。

古代學人的金石著作如《博古圖録》及西清四鑒等，均兼及秦漢以後金文及其他雜品，選編時則盡量保持完帙，以免有支離破碎之感。

金文字書以宋人呂大臨《考古圖釋文》爲先，其後王楚有《鐘鼎篆韵》，薛尚功有《廣鐘鼎篆韵》，皆佚。元楊鉤作《增廣鐘鼎篆韵》，可睹王、薛之舊，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至吳大澂《説文古籀補》，則少有精博之作。《金文文獻集成》雖不收金文字書，但爲全面反映金文研究之歷史，故權以清代以前之字書，擇而存之。

因金文研究歷史悠久，成果汗牛充棟，故全書雖分裝八開四十六册，仍難以將所有文獻全部囊括。本書建目倍於所選（止於二〇〇〇年），但限於容量，未能盡取，上述遺憾及因其他條件所限未能採録者只能俟該書補編再予完善。

《金文文獻集成》的編纂工作自二〇〇〇年五月啓動，由主編劉慶柱主持，副主編馮時負責建目分類，甄選版本，温明榮先生參加了後期工作。在此期間，王世民先生就全書的規劃提出過很多具體意見。二〇〇一年二月，開始資料編選和復製工作，至同年九月完成，由劉慶柱主持，馮時具體負責。參加工作的有温明榮先生及馮浩璋、金文馨、高月宏、陸志紅、唐多同志。其中陸志紅同志負責資料檢尋，馮浩璋、唐多同志負責資料復印，金文馨、高月宏同志負責資料核校，温明榮先生負責復核審定。馮浩璋同志并負責日常工作。研究生應明、胡輝平兩位同學也參加了部分工作。諸位同仁團結合作，齊心協力，克服了很多困難，使編纂工作得以在短期内順利完成。

主編段志洪爲《中國古文字大系》總體框架的設計者，她提出了編纂《金文文獻集成》的最初方案，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普查資料、建目分類、資料復製等工作的基礎上，參與確定本書的最後類目及編選内容。在本書的編纂過程中，還就很多具體問題與編纂組同仁相互切磋，共同研討，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一些珍貴文獻極難求索，她與成都方面的編委一道，盡心搜集，并且在核查資料出處、年代及作者，編纂索引等工作中付出了極大心力。今於付梓之際，予以誌之。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缺 页

序·段志洪

《中國古文字大系》第二階段成果如期而至——《金文文獻集成》四十六巨册（不含索引）的清樣已全部釐定完結。一九九八年，《甲骨文獻集成》開始編纂工作，標志着中國古文字研究大型文庫《中國古文字大系》的正式啓動。二〇〇一年六月，我們推出《甲骨文獻集成》，現在《金文文獻集成》又即將面世。歷時四年，《中國古文字大系》這項巨型工程所包涵的三大專業類書完成過半，我與參與此盛事的全體同仁倍感欣慰。日前又獲知《甲骨文獻集成》被評爲『二〇〇一年全國文博考古最佳圖書』的消息，更加堅定了我們打造中國古文字研究文庫的信心。

金文的著録和研究，歷時久遠，資料積累極爲宏富。在啓動《金文文獻集成》工作之初，編纂組做了資料普查工作，搜集整理了相關專著和論文、題跋、劄記等五千餘種的目録，其中不乏數千頁碼的鴻篇巨制。如何從浩繁的文獻中遴選出學術界最爲期盼的資料，并合理地組織在有限的篇幅之内，這在全書框架製定之初必須縝密規劃。對此，我們作了認真的研究。

首先，我們確定《金文文獻集成》遵循《中國古文字大系》總的體例要求，原則上只輯入研究性資料，純粹的著録書和文字匯編類工具書不收。考慮到金文研究文獻的

特殊性，也酌情收入部分附有反映銅器形制、銘文，或出土、收藏情況等資料的著録書，以反映銅器銘文傳承發現及研究的歷史狀況。

第二，輯入專著原則上保持原著的完整性。但有關彝器與銘文之學問，在古代屬『金石學』範疇，故在古籍之中，往往金石并存。處理金石綜合類著作，我們一般採取『節録』的辦法，以突出主題。

第三，同一部著作有數種版本，擇善選用一種。對現代學人的著述，其初版本和修訂（增訂）本，取捨原則是盡量使用後者。如郭沫若先生的《金文叢考》、《兩周金文辭大系》等書即作如此處理。

第四，考慮到全書的容量所限，爲盡量保持所收時段文獻的豐富性，我們將資料收録時間下限定在一九八五年（專著）和一九九〇年（散篇）。

《金文文獻集成》的編纂工作於二〇〇〇年五月正式啓動，經過短短兩年多的時間，能有現在的進展，劉慶柱先生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我與劉先生在一九九九年八月安陽『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紀念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就建造大型古文字研究文庫的思路詳盡地交換了意見。劉先生以敏鋭的學術眼光認同了《中國古文字大系》的總體構想。他認爲：這是一件適應學術發展、於學術界有重大意義之舉，并當即表示，他本人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願意共同實施這一宏大的規劃。隨後，他推薦對銅器銘文頗有研究的馮時先生具體主持此事。經多次磋商，我們確立了以《中國古文字大系》總體方案爲基礎的《金文文獻集成》編纂方案。

《金文文獻集成》的編纂工作，考古所同仁承擔了重任。劉先生以卓越的學術組織能力，對此項工作作了周密規劃和精心安排。馮時先生以深厚的考古學、古文字學及文獻目録學、版本學等學術功力，普查資料達五千種以上。在擬定類目、選擇版本、節録文獻等方面，顯示了他對金文文獻的熟悉和研究深度。資料復印工作絶大部分是考古所資料室同仁完成的。這項工作難度高，復印量大，由於參與者具備高度的責任心和敬業精神，使復製文獻的工作提前完成，爲本書的編輯製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參與《金文文獻集成》後期工作的同仁，爲本書高質量出版付出了艱辛的努力。李定凱、周原孫先生帶領的編輯班子，在製定編輯體例，補充缺漏文獻，核查原文，確認作者，復核版本出處，合理規範版面，直至編纂全書索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們憑藉深厚的學術功力和

豐富的編輯經驗，完善類目，提出疑難，糾正訛誤，使《金文文獻集成》以高水平的整體面貌呈獻給學術界。

值得在此説到的是，在製作過程中，我們遇到很難處理的問題：即由于版本時間久遠、保存條件有限而造成的版面缺損、模糊不清，或因原著出版時代印刷條件限制，或拓製技術不精等原因所導致的圖版不清。這些問題的解決，我們得到王治杰先生的幫助。王先生和他的研究所，以多年影印古籍的製作技術與經驗，協助解決了《金文文獻集成》此類難題。

《金文文獻集成》的編纂，自始至終受到古文字學界的廣泛關注，得到學術界著名學者的支持與幫助。李學勤先生一直關心《中國古文字大系》的工作進展，爲《中國古文字大系》撰寫了序言，對《金文文獻集成》的出版寄予了殷切的希望。饒宗頤先生在審閲《金文文獻集成》方案和類目後，感嘆『擘劃工程之縝密，網羅之宏富』，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高明先生來信説：『這又是一部大書，此書的出版，對商周金文研究的深入和發展，無疑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書中的内容相當豐富，該收入的基本都收了。限於篇幅，可以至此而止。』高先生還對該書的分類和編排提出了建議。裘錫圭先生在目力未完全恢復的情況下，審閲了《金文文獻集成》的類目，并提出中肯的意見。他特别指出，外文資料是國内學人最不易看到的，要我們處理好這部分文獻。王世民先生從編纂方案到收書(文)條目都仔細審閲，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意見。在編纂過程中，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朱鳳瀚教授、中國國家圖書館副館長陳力教授、北京大學文博學院副院長孫華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晁福林教授、四川大學歷史系彭裕商教授等，也從不同的角度對這部書的編纂提出意見和建議。在此一并致謝。

在這裏，我要感謝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伍杰同志。是他最先肯定了《金文文獻集成》的文化積累意義，確認了此書的出版價值，并對該書編纂、編輯、出版等環節，提出了很多建設性意見。由於他的推薦，使我有機會結識了劉聰建先生。劉先生以他過人的膽識，毅然承擔了本書的出版之責。

從《中國古文字大系》啓動，到《金文文獻集成》完成，我時時感受到學術界、出版界師友和同仁的支持與幫助。我在《中國古文字大系》的前言中，表達了這種心情：如果没有師友們的信任和支持，《甲骨文獻集成》的出版，可能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望。而今，《金文文獻集成》又即將

問世，面對多年來鼓勵和幫助我的人們，我的感受不是一個『謝』字所能表達的。我將更加努力地工作，爲中國優秀文化的傳承與積累，爲學術的繁榮。目前，在李學勤先生的指導下，我們正在進行《戰國文字文獻集成》的編纂準備工作。我想，堅持數年，完整地把大型古文字研究文庫的三大專業類書推出，應該是對學術界和出版界最好的回報。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凡例

一、《金文文獻集成》是殷周銅器銘文研究文獻的大型專業性類書。凡以殷周銅器銘文爲研究對象或報道評述對象，或主要利用金文材料對商周歷史及有關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各方面專題進行研究，具有較高學術價值，或在金文研究各發展階段具有重要影響的專著、論文等，均在收輯之列。亦收入部分與金文密切相關的古文字學研究資料。單純的銅器及銘文著録書及字匯、字典和集釋類工具書一般不予收録。

所收文獻的年代範圍上自宋代，下迄一九九〇年（專著下限爲一九八五年）。

二、《金文文獻集成》共四十六册，第一册列全書總類目，每册均設有『本册目録』一項，列該册所收專著及散篇文章之細目。

三、《金文文獻集成》分爲『古代文獻』與『現代文獻』兩大部分，兩大部分所收文獻以類相從。『古代文獻』分爲四類，十八册；『現代文獻』分爲十類（其中包括『日文論著』和『西文論著』），二十八册。類目之中以先專著後散篇排序，專著直接列於類目之下，一般以出版（發表）年代先後爲序。散篇論文盡可能集同一器銘或同一專題資料在一起，以利研究。年代排序原則上以首次發表的時間爲準，

個別資料首發時間不詳，參照本書採用的版本爲依據。爲了平衡分册的篇幅，有少量資料在先後順序上做了調整，未嚴格按年代排序。

四、本書以分册爲單位編頁碼，所收資料均納入各分册頁碼系統。爲便於查檢，專著部分亦完整保存原版頁碼。少數海外書籍的某些章節有從後向前的編排方式，爲統一體例，編者對此做了調整，但不改變其頁碼序號。

五、本書纂選之論著，概按原版本復製，經電腦進行版面處理後，按統一格式編排影印。所收資料原則上不進行修訂工作。因版本不清晰或缺失等原因，有少數古籍資料在選用較好底本的同時，參照或使用了其他版本中的個別頁碼作底本的抽換或補齊。所收專著和論文，統一標有版本出處和出版（發表）年代。原版卷首無作者名者，統一補齊作者名。

六、《金文文獻集成》卷帙浩大，是《中國古文字大系》中規模最大的一種，猶因篇幅等條件的限制，尚有部分資料未能收入；且本書收輯資料的下限斷至一九九〇年（專著斷至一九八五年），一九九〇年以後的金文研究成果甚豐，許多重要的著述出現在這一時段；另外，外文資料只編入四册，亦未能齊全。以上未收資料將在準備編纂的『續編』中輯入。

七、本書附有『書（篇）目索引』和『作者索引』，以利檢索。

總類目

類目	册次
古代文獻	
圖像與銘文綜録	第一—八册
銘文及考釋	第九—十六册
字書與字説	第十七—十八册
器目與序跋	第十八册
現代文獻	
圖像與銘文綜録	第十九—二十二册
銘文及考釋	第二十三—二十九册
文字學研究	第三十—三十六册
器物研究	第三十七册
曆法與斷代	第三十八—三十九册
商周史研究	第三十九—四十册
辨僞	第四十一册
器目	第四十一—四十二册
日文論著	第四十三—四十五册
西文論著	第四十六册

◇中國古文字大系◇

金文文獻集成

古代文獻·圖像與銘文綜録

第一册

本册目録

古代文獻·圖像與銘文綜録

古代文獻

圖像與銘文綜錄



呂大臨

考古圖

附釋文

據清乾隆四十六年四庫全書文淵閣書録錢曾影鈔宋刻本影印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九

考古圖　譜録類一 器物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宋呂大臨撰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中官秘書省正字事蹟附載宋史呂大防傳案陳振孫書録解題載呂大臨考古圖十卷錢曾讀書敏求記則稱十卷之外尚有續考五卷釋文一卷乃北宋鏤板得於無錫顧宸家後歸泰興季振宜又歸崑山徐乾學曾復從乾學借鈔其圖亦令良工繪畫不失毫髮紙墨更精於槧本云云此本勘驗印記即曾所手録以較世所行本卷一多孔文父歆鼎圖一銘十四字説五十一字卷三郱敦圖多一盉圖卷四開封劉氏小方壺圖乃秘閣方文方壺圖秘閣方文方壺圖乃開封劉氏小

方壺圖今本互相顛倒卷六目錄多標題盤匜盉弩戈削一行卷八多玉鹿盧劍具圖三說一百一十五字又多白玉雲鈎玉環玉玦圖各一卷九多京兆田氏鹿盧鐙圖一說四十七字又犀鐙第二圖與今本迥别又內藏環耳鼎多一蓋圖卷十新平張氏連環鼎圖無右所從得及度量銘識皆闕失無可考惟樣存於此二十字又多廬江李氏鐎斗圖一又獸鑪第二圖後多說三十五字又卷末多邛州天寧寺僧捧勅佩圖二說四十六字卷首大臨自序本題曰後記附載卷末其餘字句行款之異同不可縷舉而參驗文義皆以此本為長續圖卷一二十器卷二二十二器卷三二十六器卷四二十器卷五十二器先後不以類從蓋隨見隨錄故第五卷所載獨少或有銘而不摹其文有文而不釋其讀者

其收藏名姓皆載圖說之首云云某人所得與前圖注姓名於標目下者例亦小殊釋文一卷前有大臨題詞取銘識古字以廣韻四聲分編之其有所異同者則又各為訓釋考證疑字象形字無所從之字則附於卷末大臨圖成於元祐壬申在宣和博古圖之前而體例謹嚴有疑則闕不似博古圖之附會古人動成舛謬其郝敦一條胡安國注春秋成周宣榭火乃引之詰經足知其說之可據吾邱衍學古編稱此圖有黑白兩樣案黑字白字皆指所刻款式黑字者後有韻圖欠瑞玉瓏白字者博山鑪上雞畫作人手此本銘文作白字然博山鑪圖無所謂人手亦無所謂雞其釋文一卷依韻排字當即衍所謂韻圖然八卷實有廬江李氏瑞玉瓏知衍所見之本亦不及此本之完善錢曾稱為縹囊異物洵不虛矣惟

續圖五卷陳氏書目所不載吾邱衍學古編
亦未言及其中第二卷引呂與叔云云又引
考古圖云云第三卷有紹興壬午所得之器
云云則其書在紹興三十二年之後與大臨
遠不相及蓋南宋人續大臨之書而佚其名
氏錢曾併以爲大臨作蓋考之未審也其釋
文所舉諸器皆在前十卷中所釋榭字析字
之類亦多與圖說相合惟丣字圖說釋爲張

與歐陽修集古錄同而釋文則從闕疑稍相
牴牾或大臨削改未竟偶爾駁文歟至其題
詞稱古器銘識不獨與小篆有異有同一器
同一字而筆畫多寡偏旁位置不一者如伯
百父敦之百字寶字斬字叔高父簠之簠字
晉鼎之作字其異器者如彝尊壽萬等字器
皿筆畫皆有小異知古字未必同文至秦始
就一律故非小篆所能該亦通論也乾隆四

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重刻考古圖序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古聖人蒞金合土以前民用無不參三才而運之匪直為觀美而已將使天下後世由形下之粗迹溯形上之精微也昔夫子入廟而觀欹器詔弟子以持滿之戒由是推之雖彝龍勺玉瓚金罍之屬引伸觸類何獨不然哉歷刧以來消融剝蝕其委棄於坵墟沉埋於朽壞者胡可勝紀而非常之物終不汨没往往奮起於山澤陵谷之間不旋

踵而王公大人復什襲而珍藏之一二閭巷之士思覩一斑杳不可得則圖譜之作厥功懋矣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嘗集考古圖十卷夫公始受業於橫渠張子後竟業於伊川程子和靖尹氏推為醇篤之士其定是書也豈矜奇炫博之謂哉亦藉是以傳往聖之心學也是即張子之所謂糟粕灰燼無非教也是即程子之所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也顧自原本刊行二百餘年茶陵陳氏更梓之茶陵距今又四百餘年竊恐是書之泯没無聞也爰撿家藏古本倩工繕寫參考證重付剞劂以廣流傳俾海內學者得斯編而玩索之由形下之器而會形上之道庶幾不失古聖人之遺意也夫

旹

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秋八月天都黃晟曉峯氏挍刊於槐蔭草堂

考古圖記

莊周氏謂儒者逐迹喪真學不善變故為輪扁之說芻狗之諭重以漁父盜跖詩禮發冢之言極其詆訾夫學不知變信有罪矣變而不知止於中其敝殆有甚焉以學為偽以智為鑿以仁為姑息以禮為虛飾然不知聖人之可尊先王之可法克己從義謂之失性是古非今謂之亂政至於坑殺學士燔爇典籍盡愚天下之民而後慊由是觀之二者之學其害孰多堯舜禹皐陶之言

皆曰稽古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謂古者雖先王之陳迹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迹也制度法象之所寓聖人之精義存焉有古今之同然百代所不得變者豈芻狗輪扁之謂哉漢承秦火之餘上視三代如更晝夜夢覺之變雖遺編斷簡僅存二三然世態遷移人亡書殘不復想見先王之緒餘至人謦欬不意數千百年後尊彝鼎敦之器猶出於山巖屋壁田畝墟墓間形制文字且非世所能知況能知所用乎當天下無事

時好事者畜之徒為耳目奇異玩好之具而已噫天之果喪斯文也則是器也胡為而出哉予於士大夫之家所閱多矣每得傳摹圖寫寖盈卷軸尚病窾綮未能深攷暇日論次成書非敢以器為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亦將有攷焉元祐七年二月

汲郡呂大臨記

考古匯玩物也六一翁劉邍父窮年擩摭至趙明誠金石集録浩如煙海虞彝商簋紀甗秦匜鑄物肖形殫今人智巧營之未必不更精麗奇偉倚以典刑峻嚴辭語靚深相去不知迥隔幾塵凡物與替各有時鼎淪而泗水波劍藏而牛斗射其間人力不容穗雖然其器亡其書存可也器之寶傳或弊書之流傳匯窮汲郡呂公彙諸大家所藏尊卣敦盂之屬繪為巨編兵後多磨滅吾弟翼傭又廣呂公好古素志屬羅兄更翁臨本且更翁

刻以傳世并捄諸老辨證附左方用心良苦世俗爭嗜盡至狀蟲魚花草童稚知愛誰肯挂眼是器凡格把翫真若是自周旋揖讓三代間奇哉維先秦器物摽經典尚多安得摸取典阜之履岐陽之鼓兌戈和弓封父繁弱輯為全書時時觀覽并濯胃次俗氣大德巳亥冬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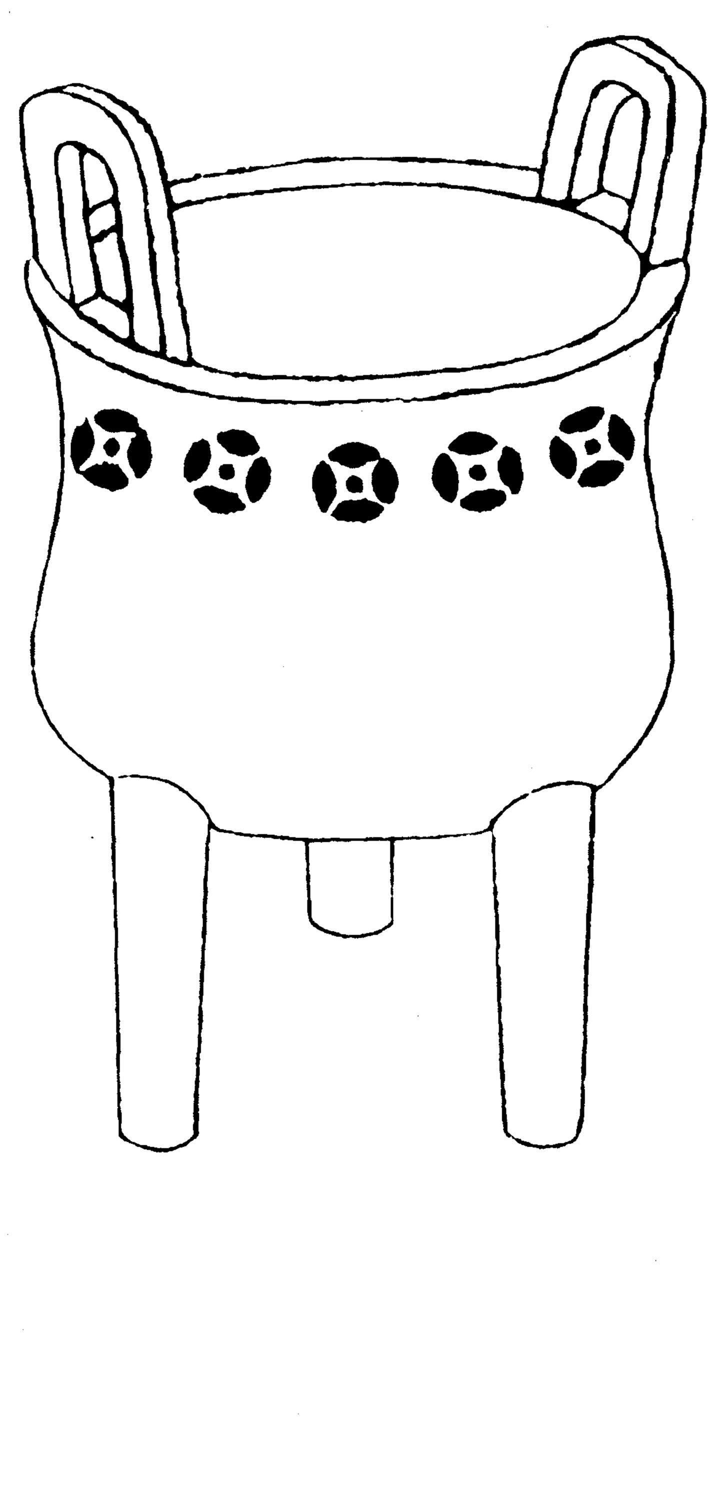
古迂陳才子謹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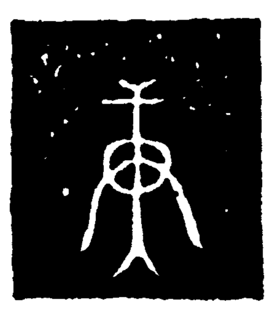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考古圖卷一

宋　呂大臨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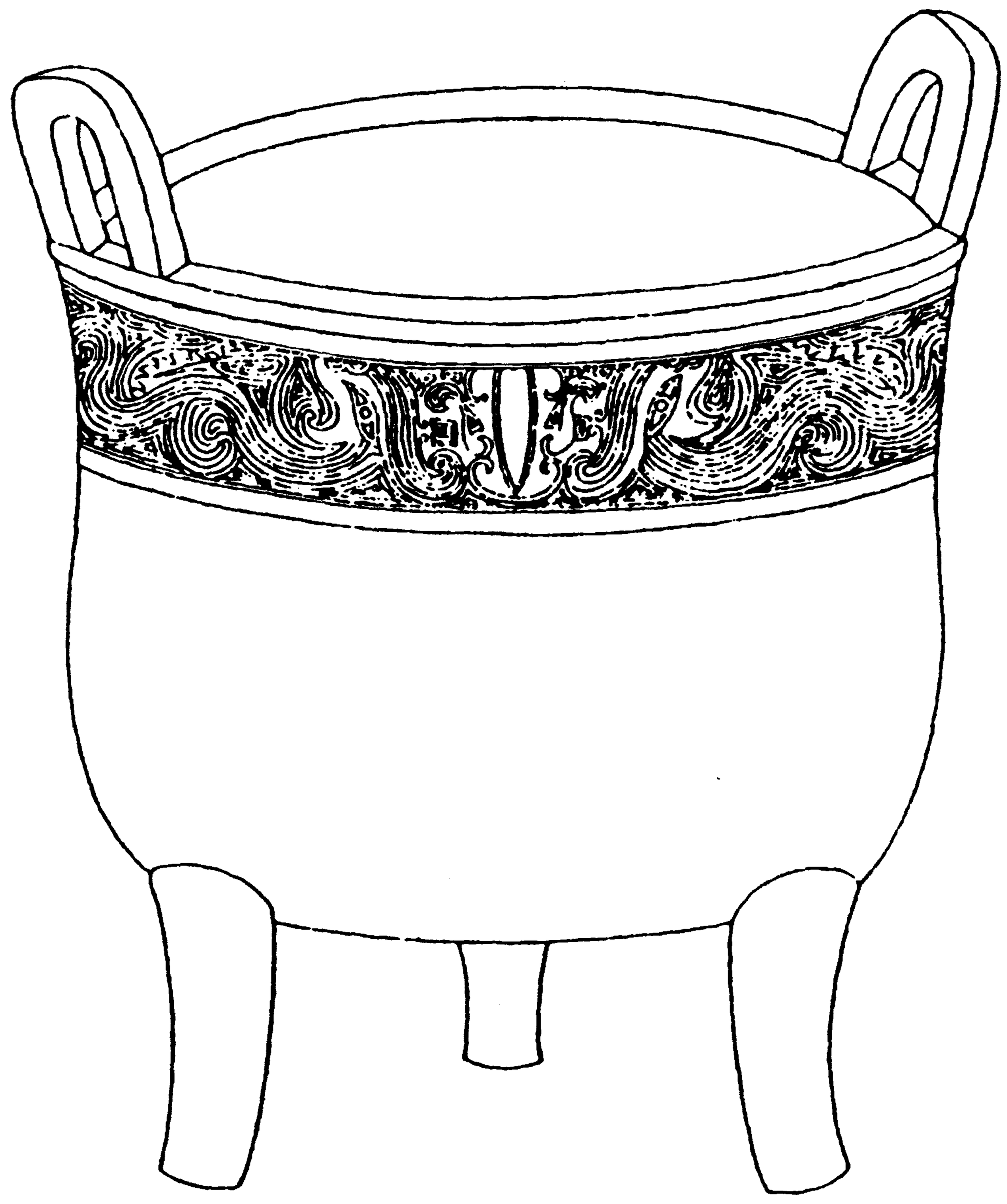
庚鼎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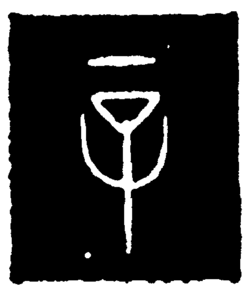




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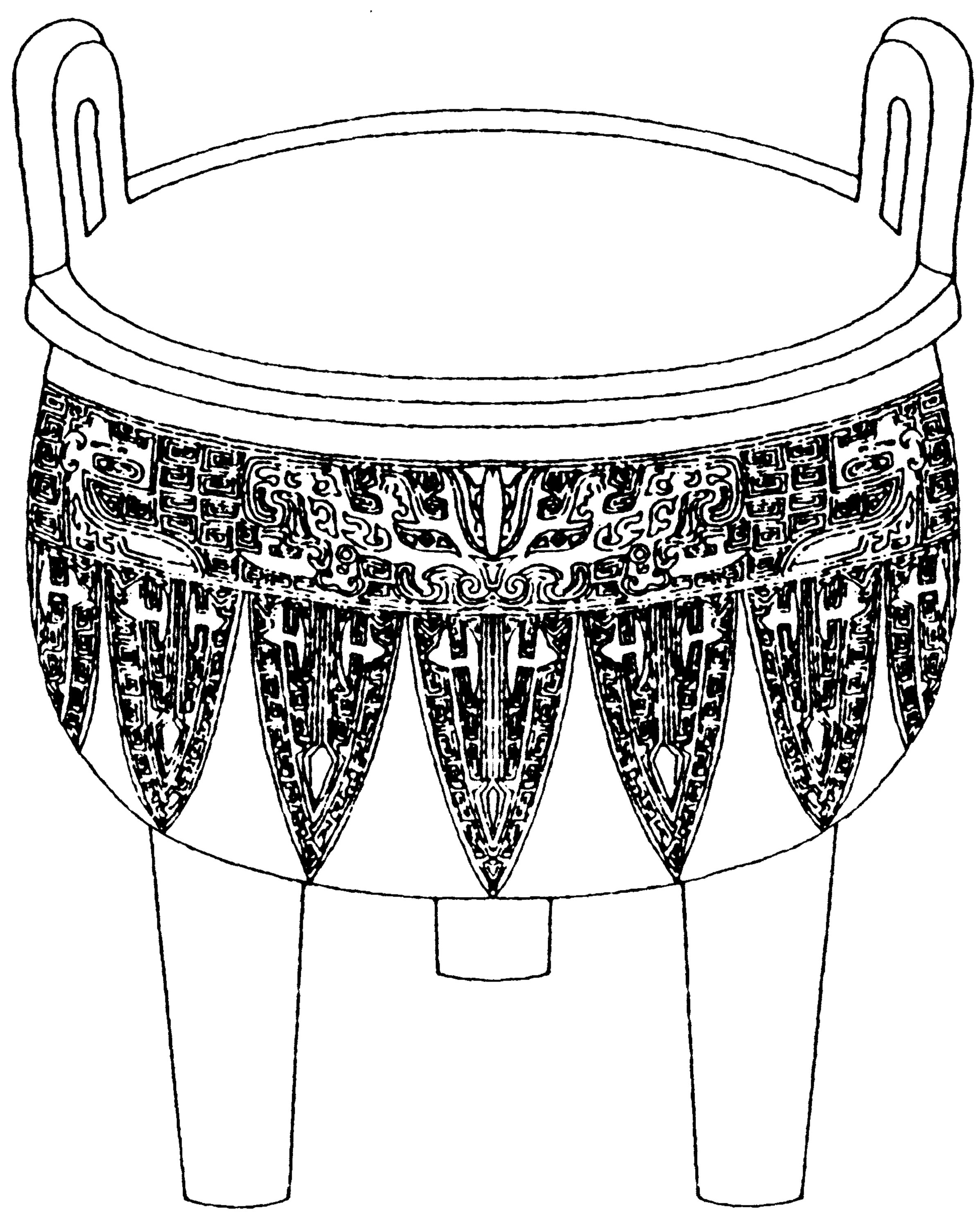
辛鼎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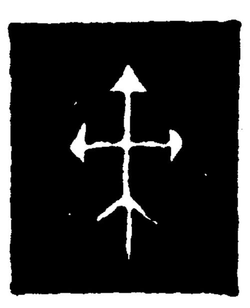




辛

癸鼎 同上





癸

右三鼎皆得於京師

庚鼎高六寸有半深三寸有半徑五寸三分容二升有半

辛鼎高八寸深四寸有半徑七寸容五升

癸鼎高九寸有半深五寸徑八寸容一斗

銘皆有一字在其腹（權度量皆用今大府法有云黍尺黍量者各識其下）

按史記夏商未有謚其君皆以甲乙為號則此三鼎疑皆夏商之器

李氏録云自庚至癸一體每變以大而文有加庚癸二字與說文小異許慎云庚者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今庚作[illegible]無垂實之象此[illegible]字乃有之今癸作[illegible]具四屮而此[illegible]字一屮三包癸次丑而居寅之前有紐而未引達之象又癸鼎文作龍虎中有獸面蓋饕餮之象呂氏春秋曰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春秋左氏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古者鑄鼎象物以知神姦鼎有此象蓋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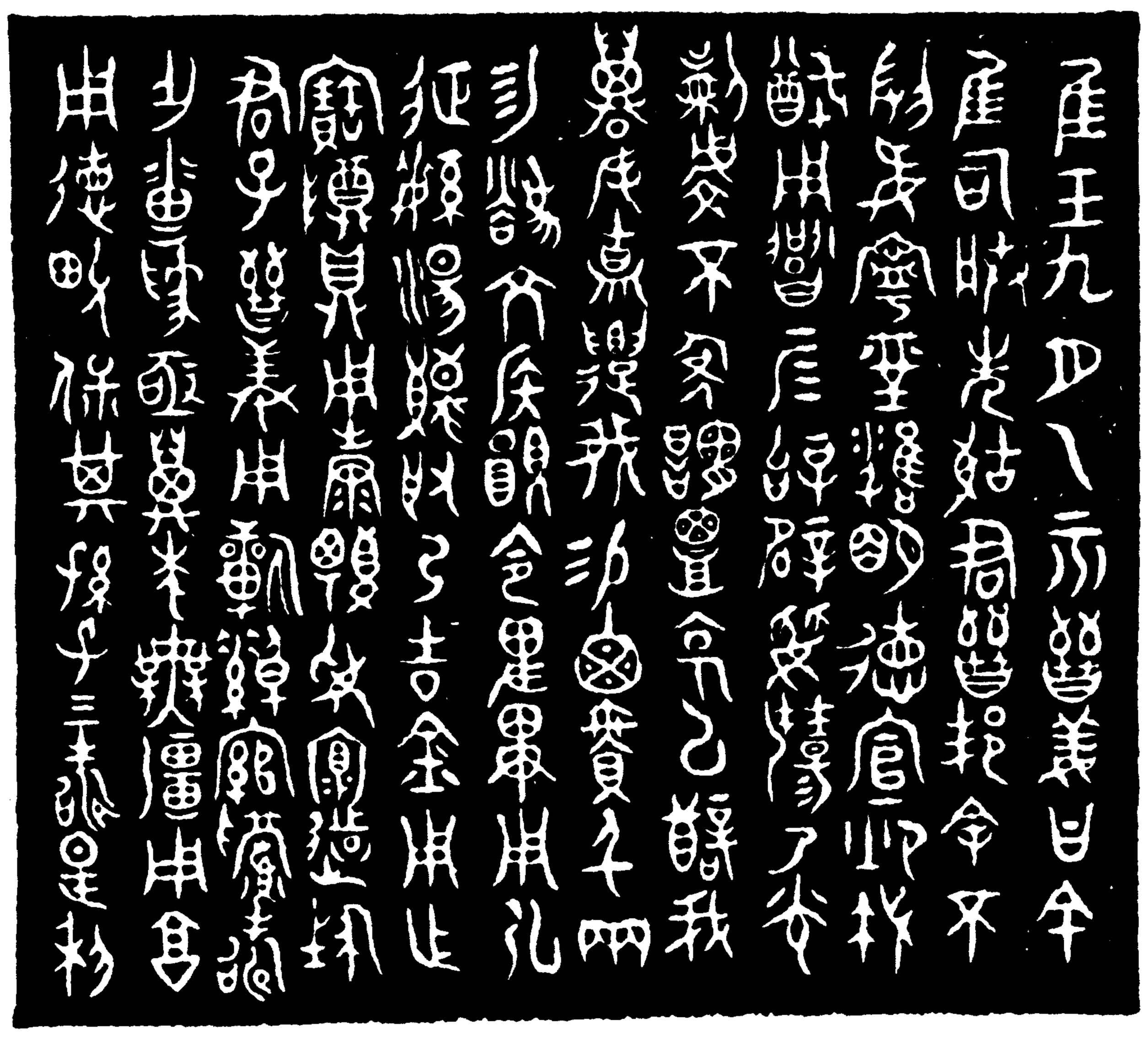
飲食之戒又按陶隱居刀劍録云夏孔甲鑄劍一名曰甲銘止一字

晉姜鼎

臨江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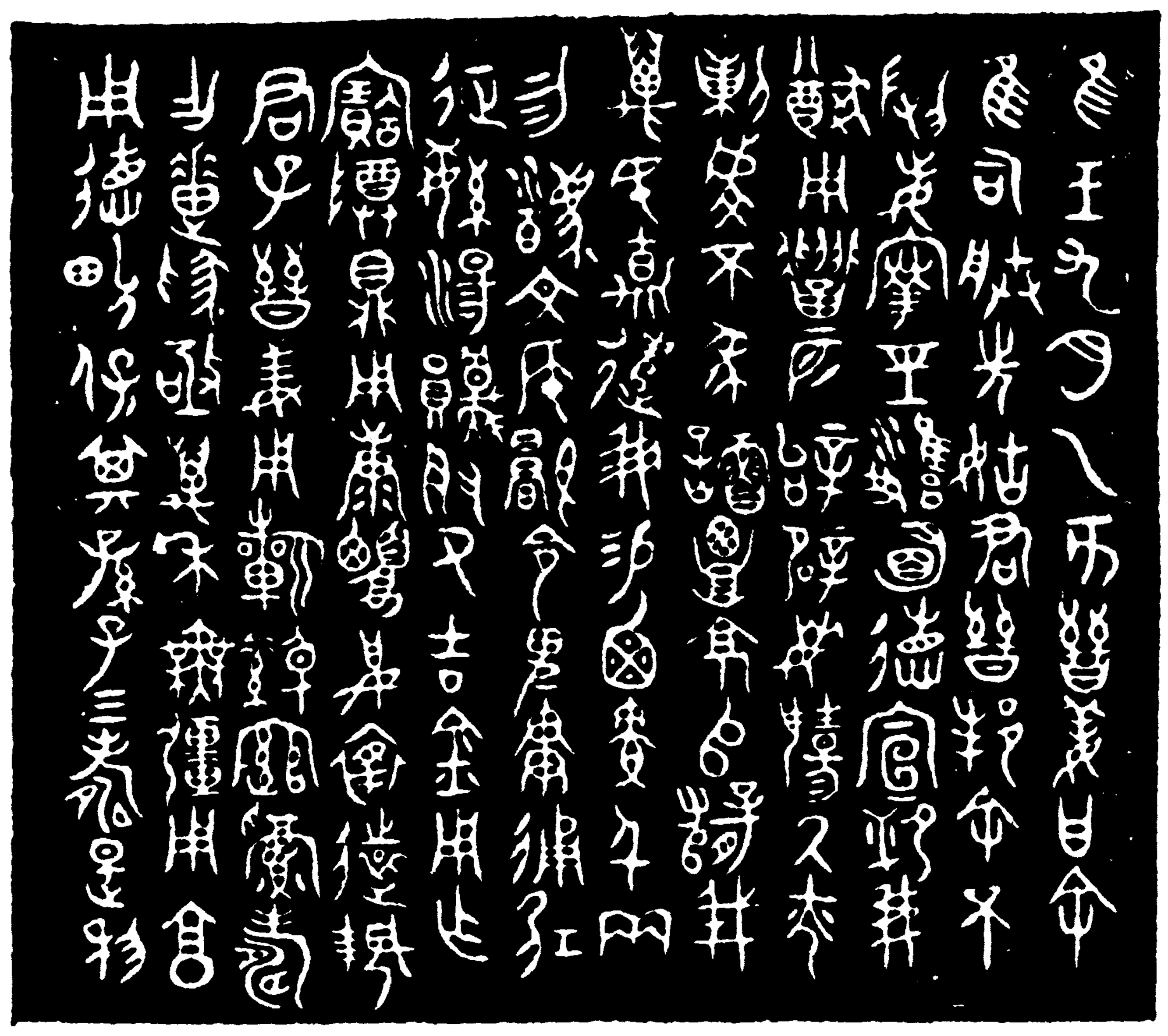
集古作韓城鼎





佳惟王九月乙亥晉晉姜曰令余
惟司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
剫孱妄寧巠經雝明德宣邲又我
猷用擸招君辪辟委膳揚乃先
剌值虔不豕隊譖諸豐覃享帥辥我
萬民嘉遣我泸錫卤貴賣千兩
勿廢文侯顧顧令毘咸貫通弘
征緐綏湯原取乃吉金用作
寶尊鼎用疲康顕頤安懷遠埶
君子晉姜用蘄綽綰綰眉壽
作惠湥為亟萬年無疆用享
用德毗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集古本



劉原父釋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
惟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
安寧巠雝明德宣　我
猷用　所辪辟
剌虔不　吕寵我
萬民嘉遣我　卣賚千兩
今瀍文灰
征綏　堅　吉金用作
寶尊鼎用康　安懷遠邦
君子晉姜用蘄　康壽
作惠　亟萬年無疆用享
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太常博士豫章楊南仲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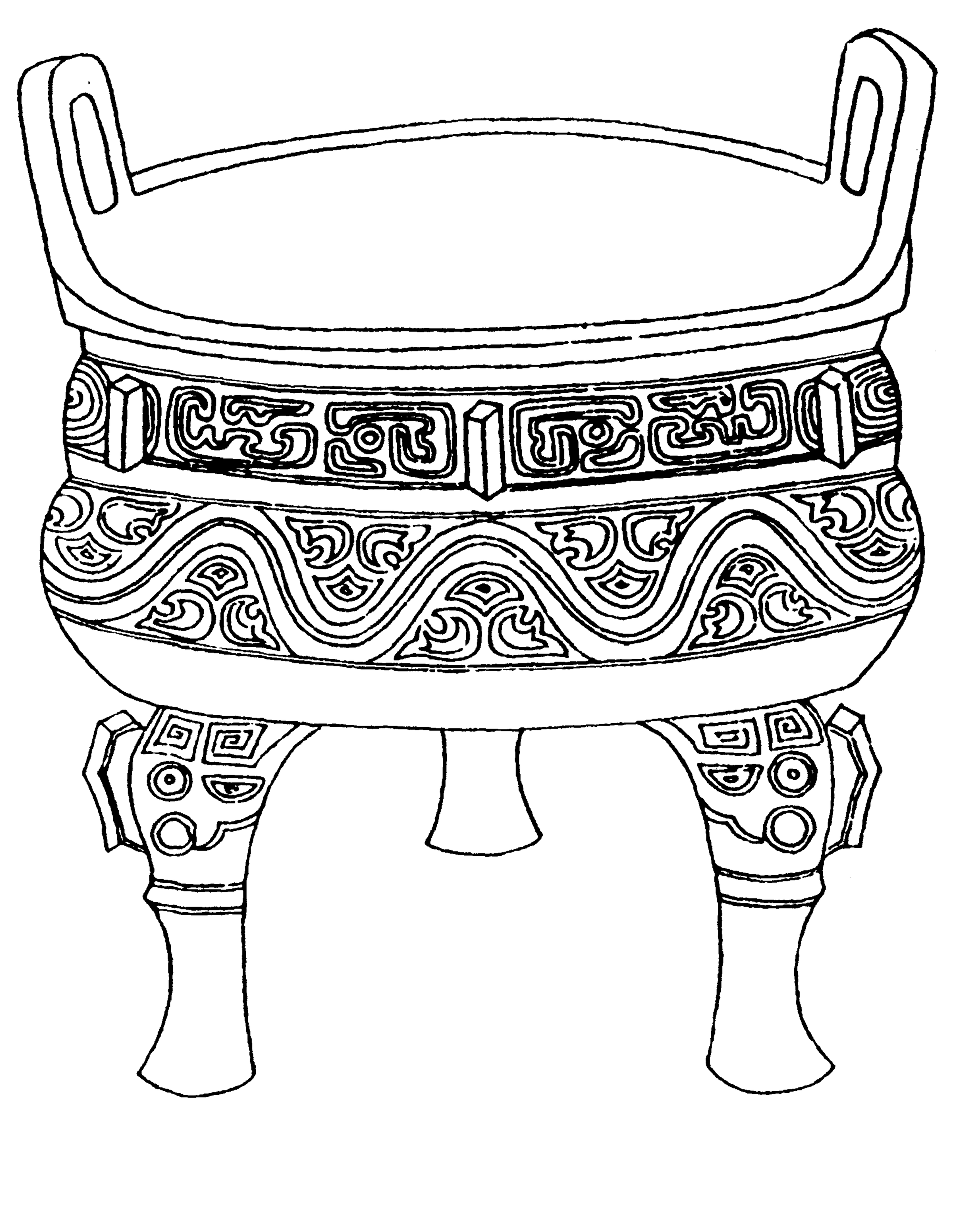
佳惟古字多省偏旁鄭司農說周禮云四者書二二但為義又云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位為立是也
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佳同上司嗣肸朕先姑君晉邦余
不叟敘今作敢者籀文省進取也从叜故叟疑為敢妄寧巠經雝疑雝明德宣邳疑鄙
省隸作卹我猷用擸庅辪辟㚸疑作毋奻从女而象乳子形故疑為毋而緐讀為緐𩰫
㕥光剌虔不象疑豕字讀為墜譖諸魯字古作𣥮即旅字古文旅作米而省者字用米為
聲㚘古文魯旅省二字通用故疑譖為諸豐覃享享𠂤師辥我萬民嘉遣我
泸疑易字易者篆文蜥蜴形故泸疑為易而讀為錫賜皆以聲假借也卤卤或㫚字省中象盧形曾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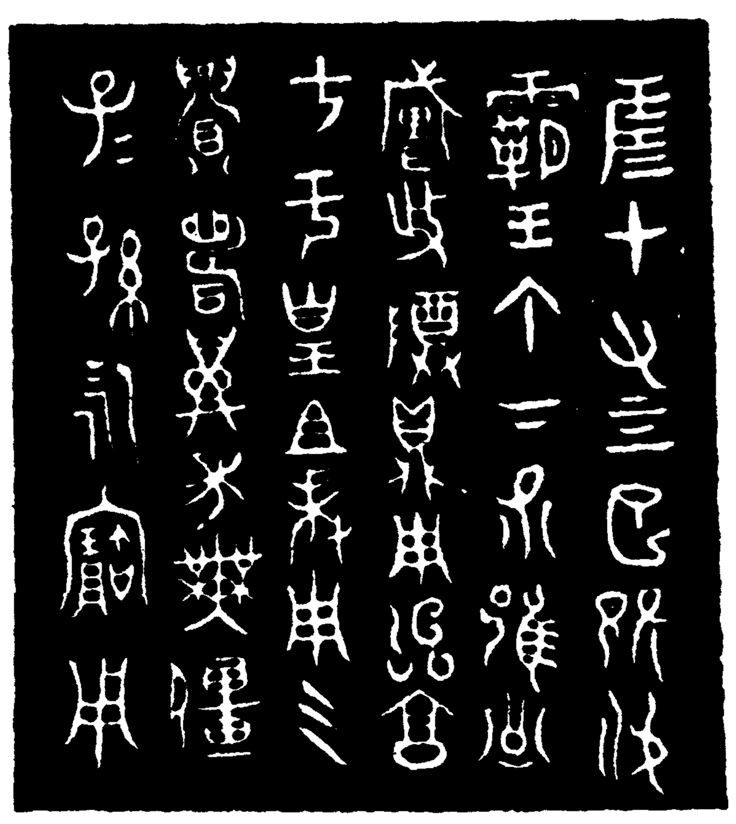
象胃中穀形疑鹵胃二字故賚千兩勿瀘文侯顧令是疑畢字畢者从斗在甲下
斗今但用左古者尚右故斗在甲下為畢故畢疑為畢亦忠借為俾讀
𠦝疑毌字讀為貫毌音冠象穿貫寶貨形貫字从二毌或即毌字今毛詩有串夷字俗用為串穿之串說文不載豈非毌字之省也故疑讀為貫
𢓊通凡从辵彳古字多通用弘征緐疑緐字湯𪏮叔受久吉金用止作
寶𨍭𨍭鼎用康𩒨疑西夏字古語二字相屬者多為一字書之若秦鐘銘有𡮐小子三方四方之字是也鹵古
𣳚妥安讀為綏說文無妥字蓋古綏字省糸爾其後相承讀如婿故疑為兩字
西字故疑為兩字
疑為
𧟃𨔵𠨍君子晉姜用𣃔疑旂字讀為祈聲从音偃石鼓文皆作𣃔古之旌旂
綏
悉載於車故疑𣃔即旂字而从車借讀為旂近嘗有𩏂
得敦藍田者二銘皆用𣃔萬壽之文故知其然也

窋𩏿疑𩏿字讀為眉𩏿今音為許刃而𩏿芑之𩏿音門用之為聲詩鳧鷖在亹又省為亹易係辭又讀如
尾𩏿門尾眉聲相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徐鉉所謂如𠂤亦音眉亹亦音門乃辨音仍它皆微此是也豈亹
眉古亦同音歟秦鐘銘亦有此字
𡨦𠂇𥃳𤔲為為者母猴也从爪而象其形故疑為爲丞
極萬年無彊彊用亯享用德旽疑允字字書所無而於文勢宜為允益用𦕾省
聲也保𠬪其孫子三壽是利它字不可識者猶十一二皆令所不傳以小篆參求之不
能彷彿以今揆之其間或當時書者鑄器者不能無謬誤矣
右得於韓城徑尺有七寸四分高尺有二寸半深七寸
六分容四斗二升銘百有二十一字

公諴鼎 臨江劉氏

集古作
商雒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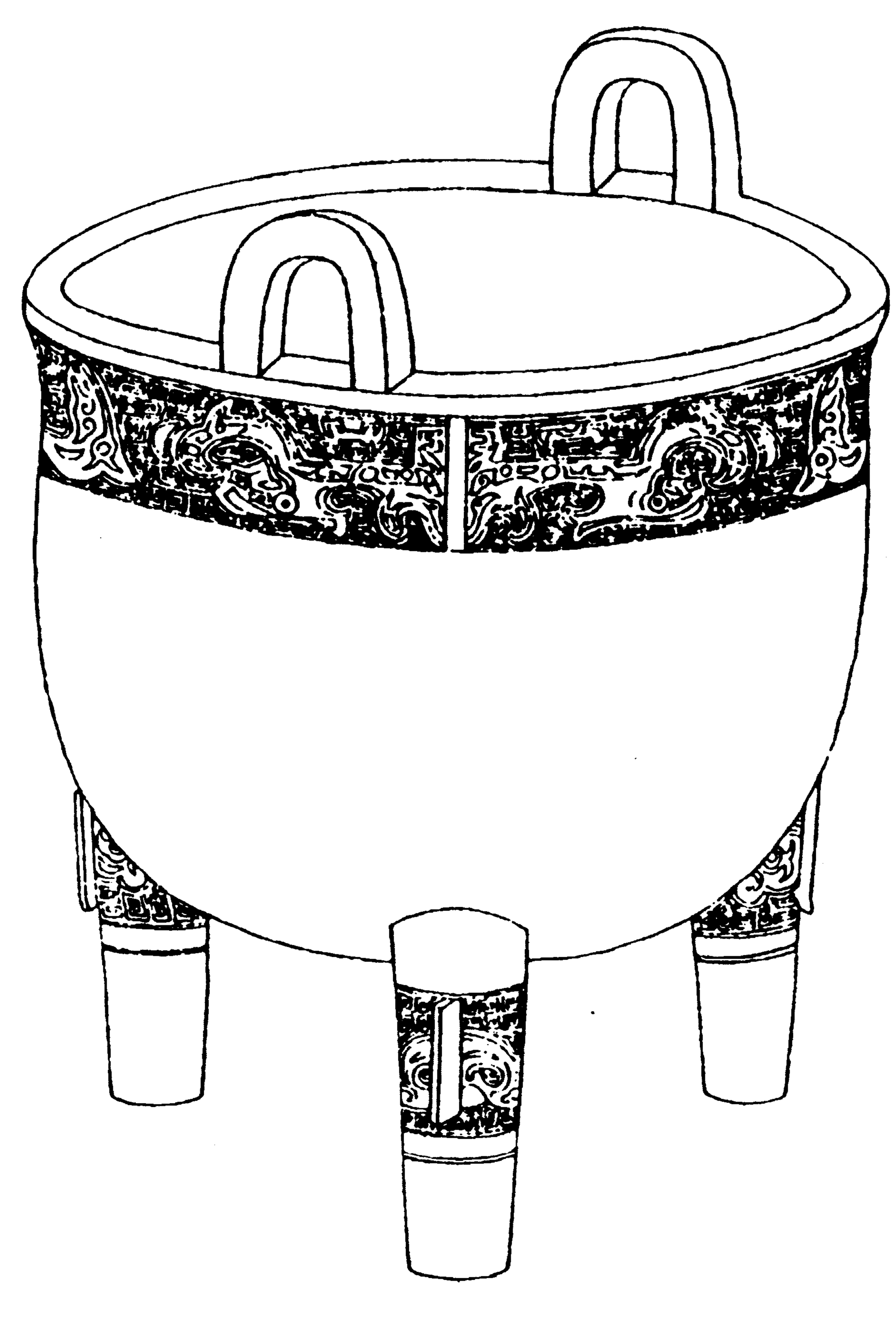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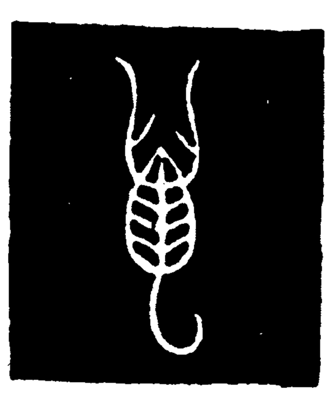
隹惟十古文如本字又有三四月既𠣱疑死字
霸𩲸禾在二下𤓰保疑作保都雒合公
諴諴作尊鼎用追享
丁考𢍉作丁于皇且祖考用乞
眉壽萬年無彊
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得于上雒徑尺有七分高八寸八分深五寸八分容斗有八升銘四十有一字

按惟王十有四月古器多有是文或云十有三月或云十有九月疑嗣王居憂雖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也丞雝或宮名如西雝之類集古云雝公不知爲何人原父謂古丁寧通用蓋古字簡畧以意求之則得爾

蠆鼎 秘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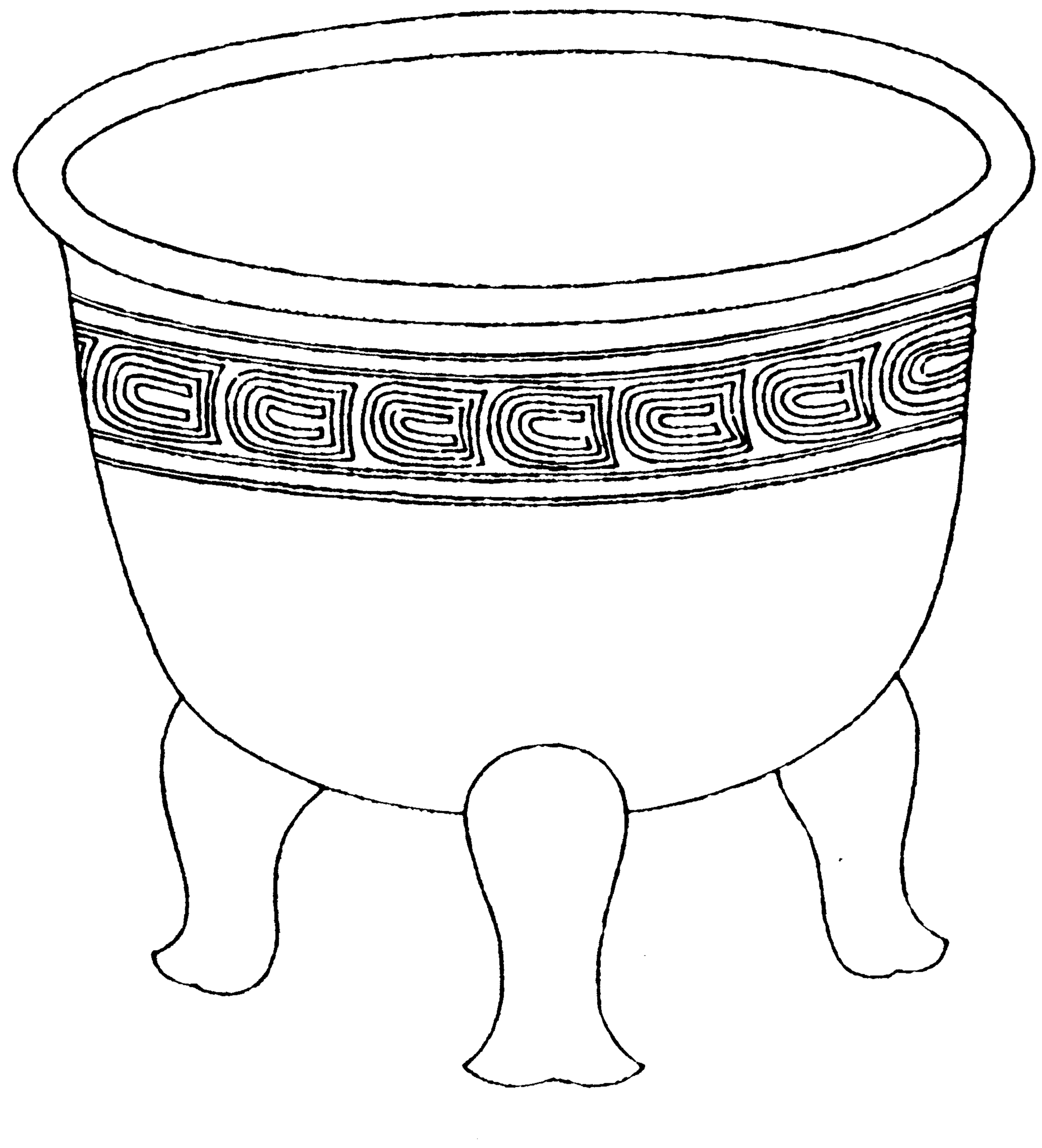




蠆

右銘一字餘未考古蠆字全象蠆形疑人名若公孫蠆之類周景王十三年鄭獻公蠆立

⿰女員氏鼎 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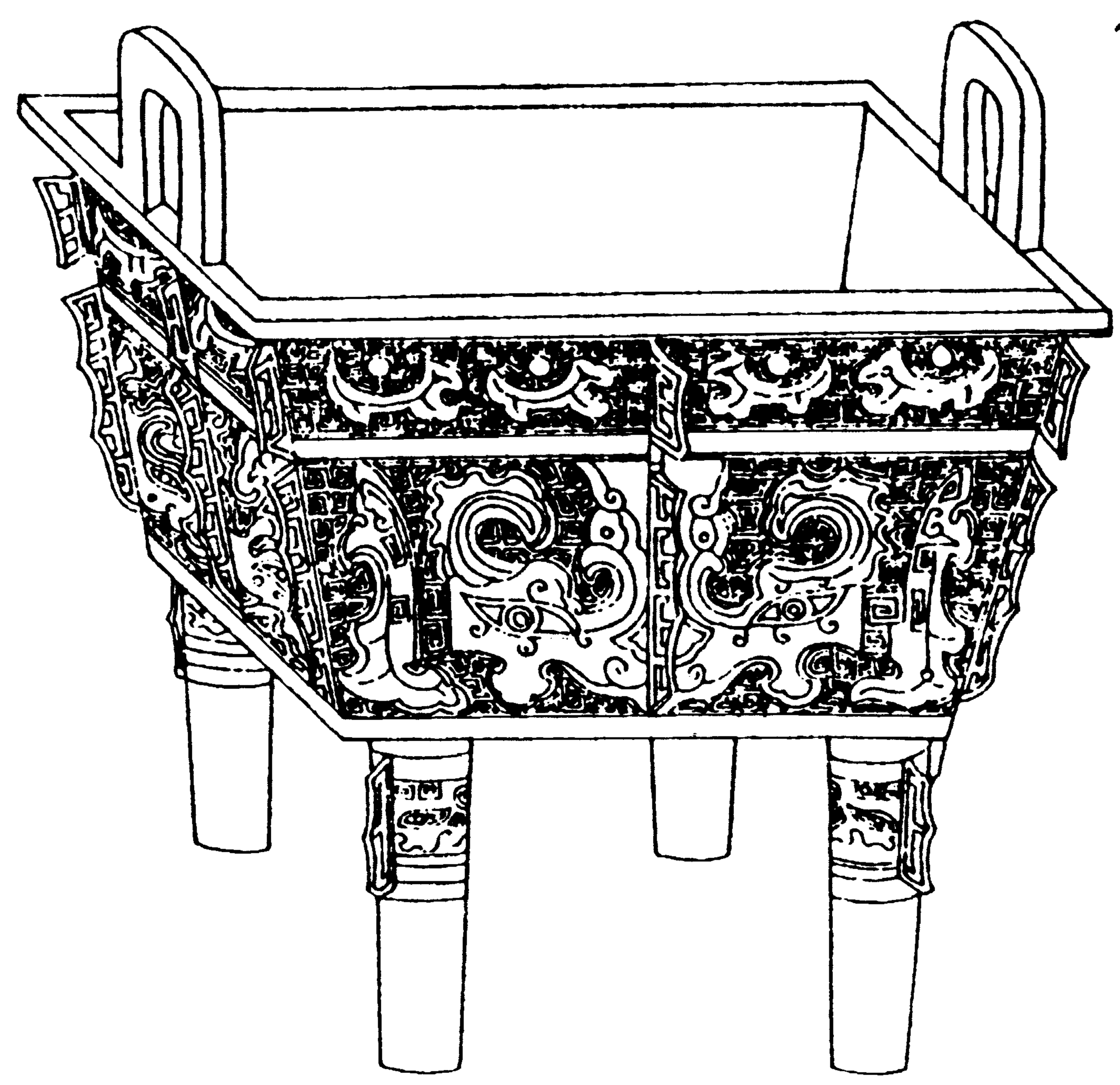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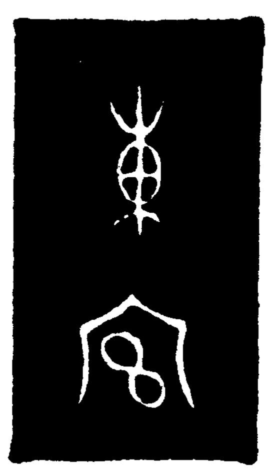
叀惠作殷微白伯飤同與妘氏鼎永寶用

右銘十字餘未考

按媜姓祝融之後亦作妘說文云籀文作䵷

東宮方鼎 扶風乞伏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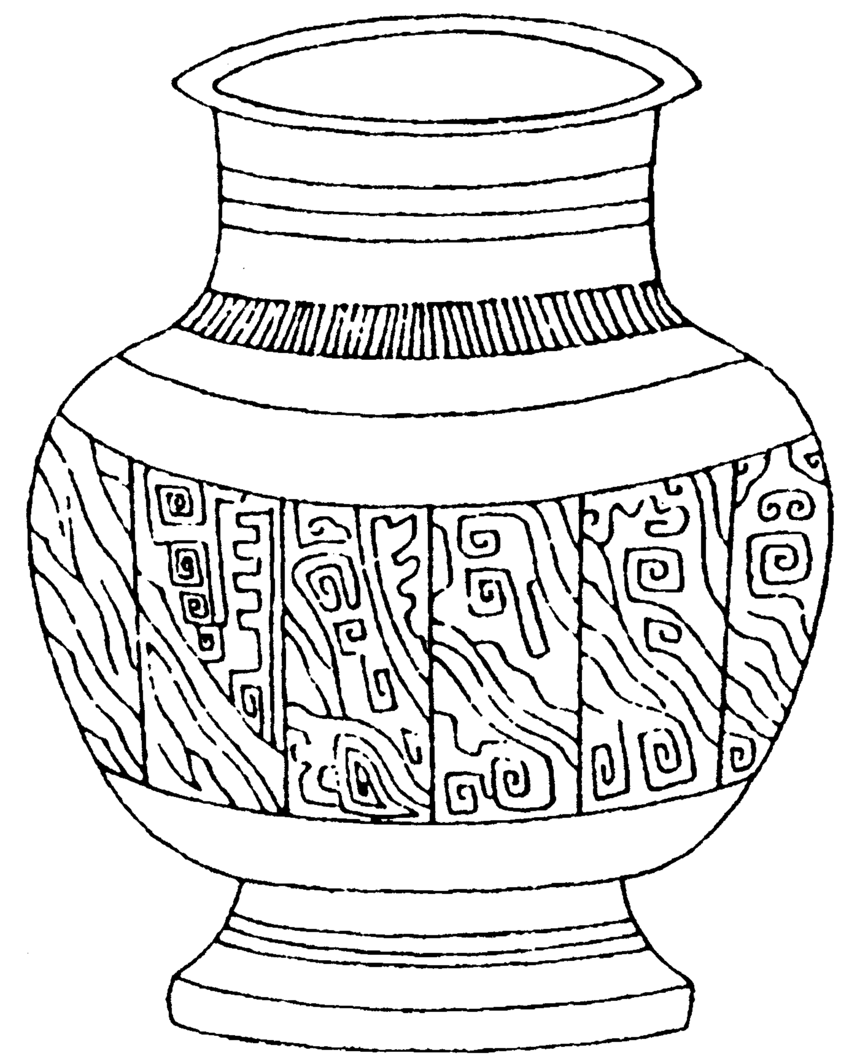




東宮

右得於扶風量度未考銘二字曰東宮

孔文父飲鼎京兆田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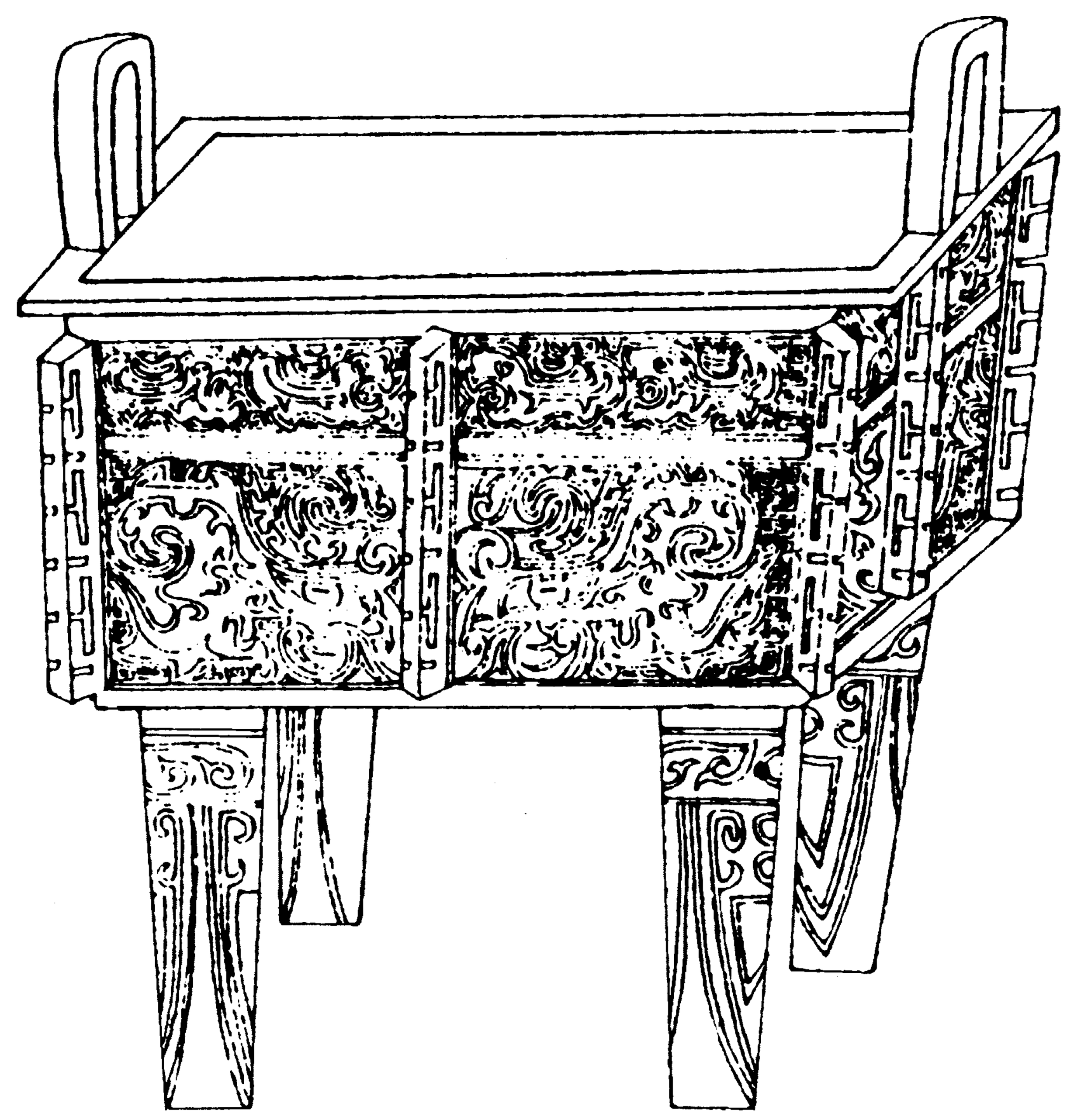


隹三月孔文父作
卲飲鼎子孫寶用

右銘十四字餘未考

按此器銘謂之鼎而制度乃類尊壺之屬疑古人制器規模亦有出入不一者不然則或文同而音異皆未可考

鄭方鼎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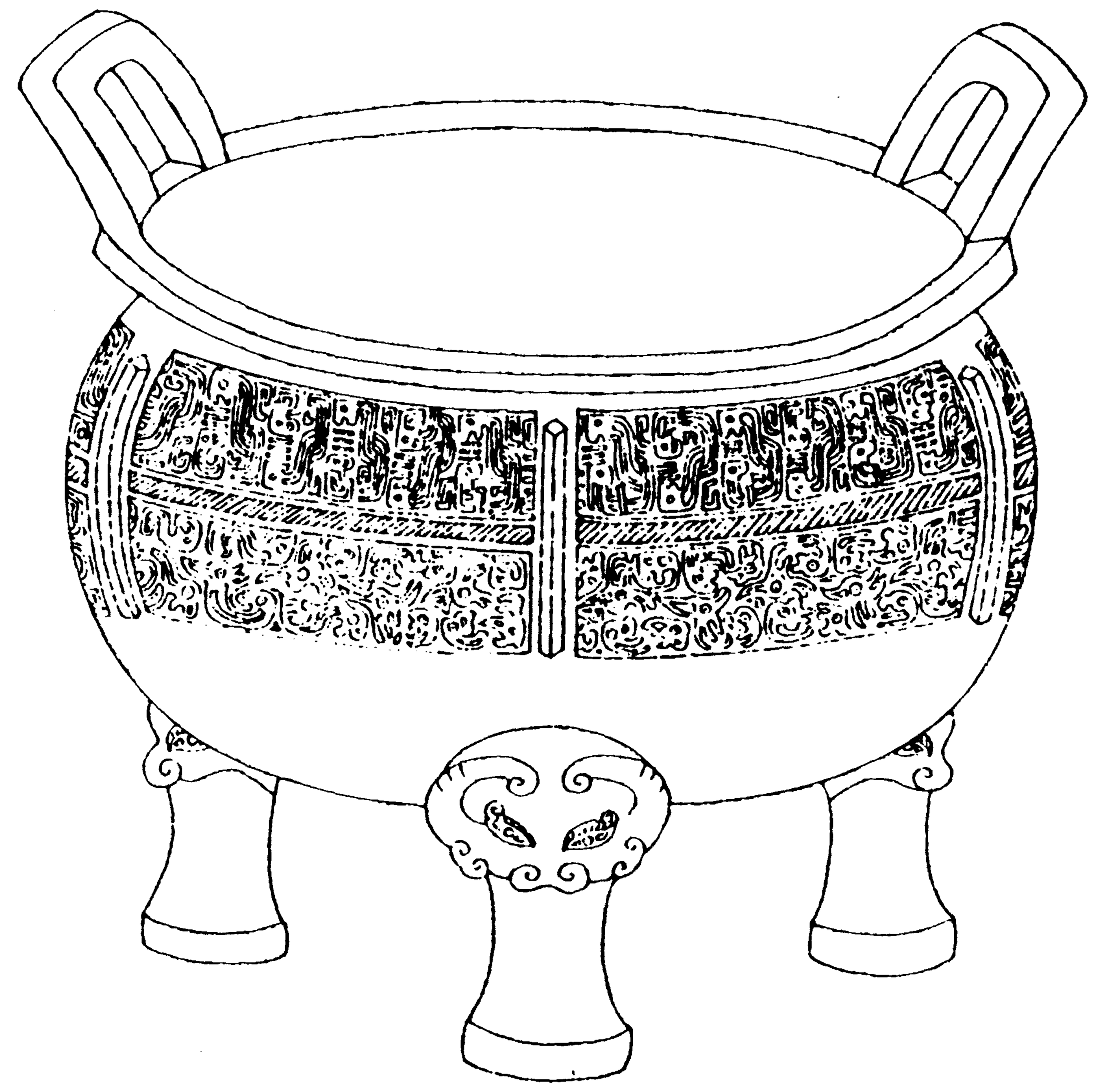


右元祐丙寅春新鄭野人耕而得之高七寸有半深三寸一分縮六寸衡四寸有半容二升有半無銘識

按此器與東宮方鼎相似

李氏録云春秋左氏傳晉侯賜鄭子產莒之二方鼎今得之新鄭葢鄭鼎也

牛鼎 內藏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黍量校之深八寸六分徑尺有八寸容一斛無銘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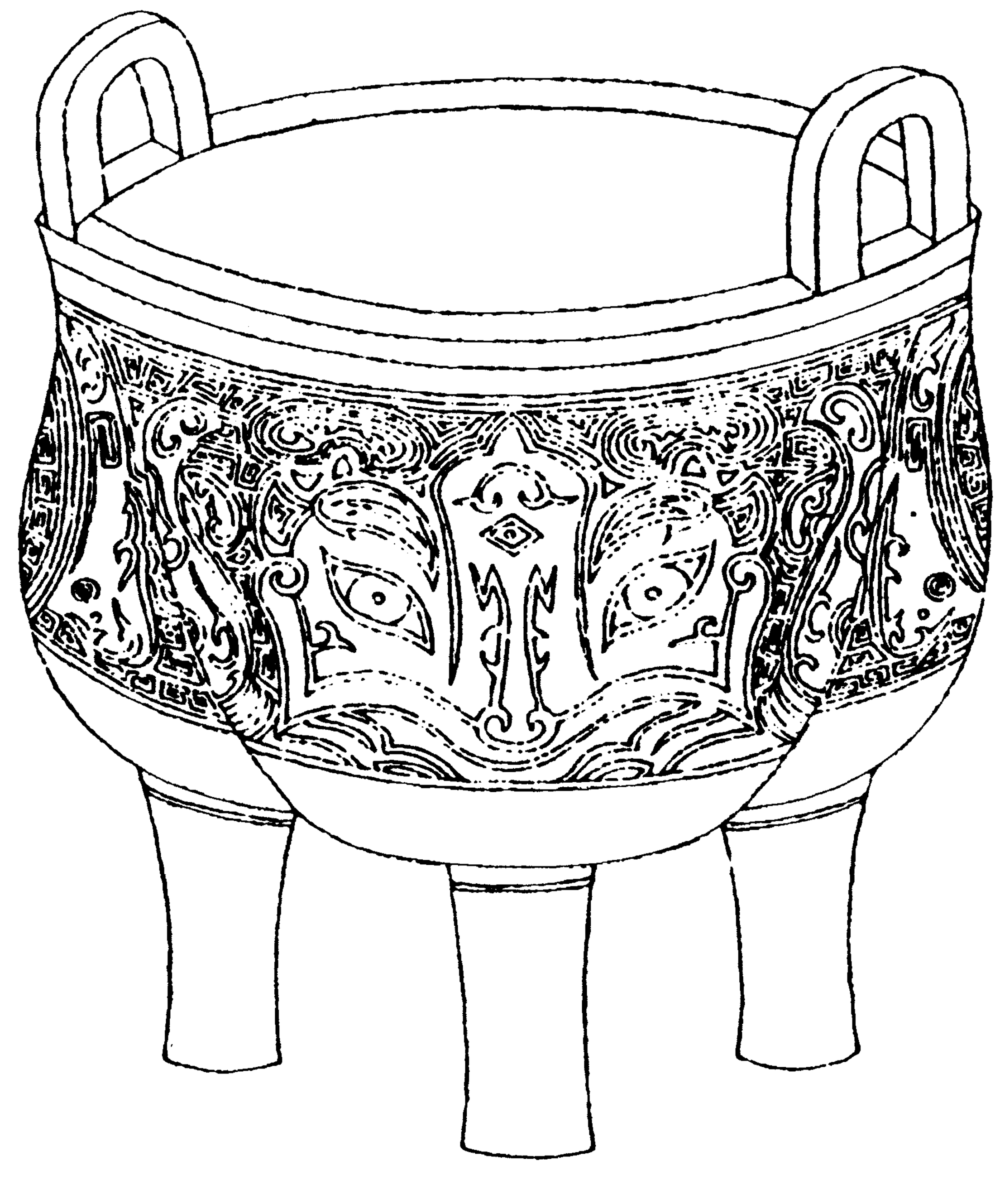
按今禮圖所載牛羊豕鼎各以其首飾其足此鼎之足以牛首為飾蓋牛鼎也

雲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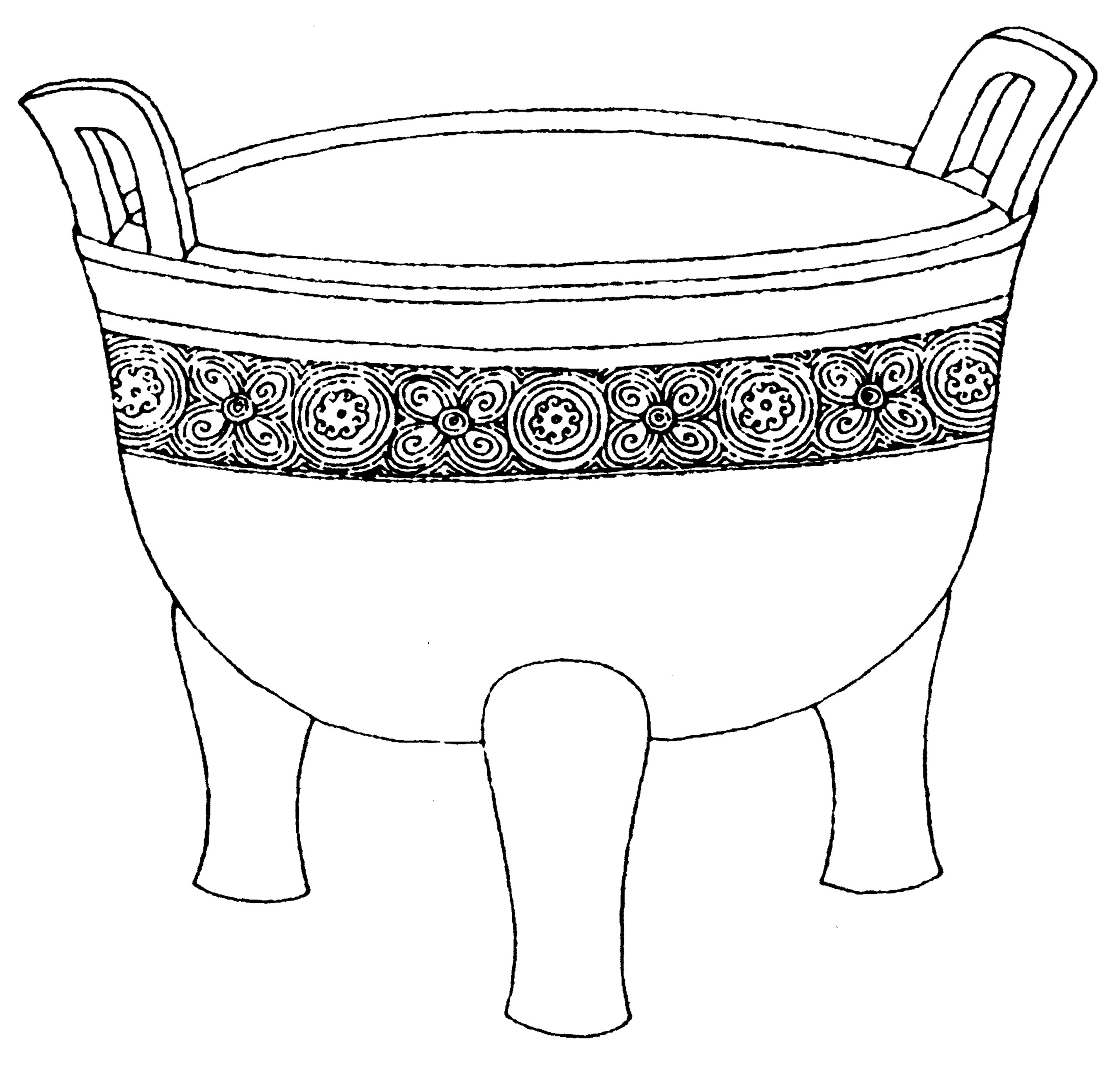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鼎口及足皆以雲氣為飾

直耳饕餮鼎 新平張氏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鼎腹有饕餮象文皆隱出

直耳篆帶鼎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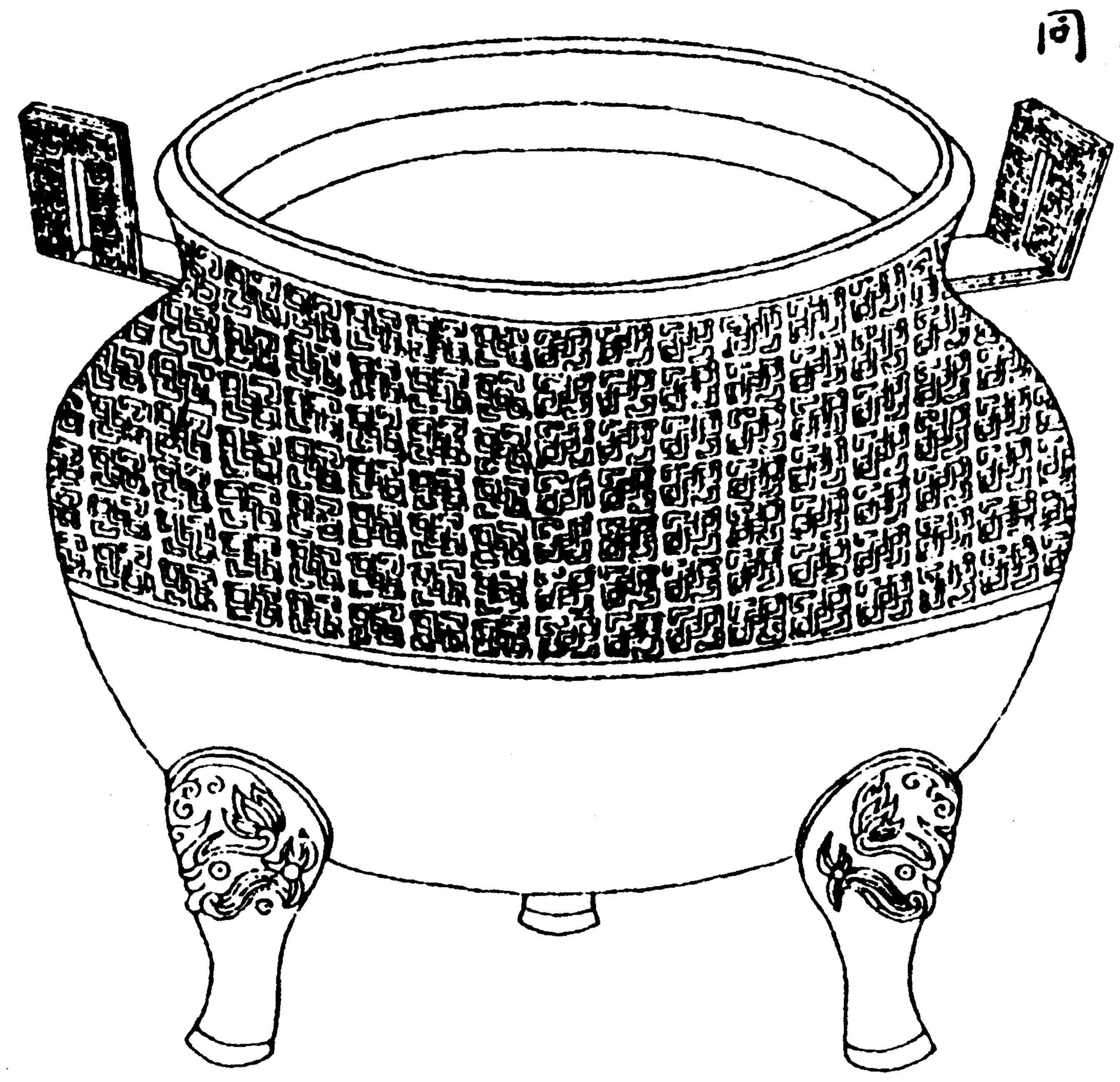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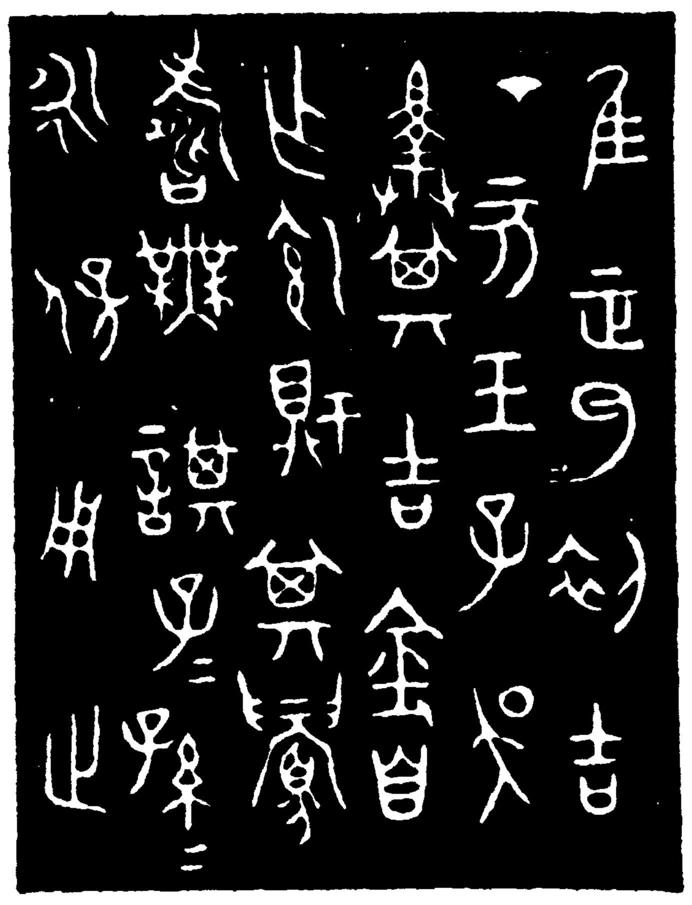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王子吳飤鼾

河南文氏

飤飼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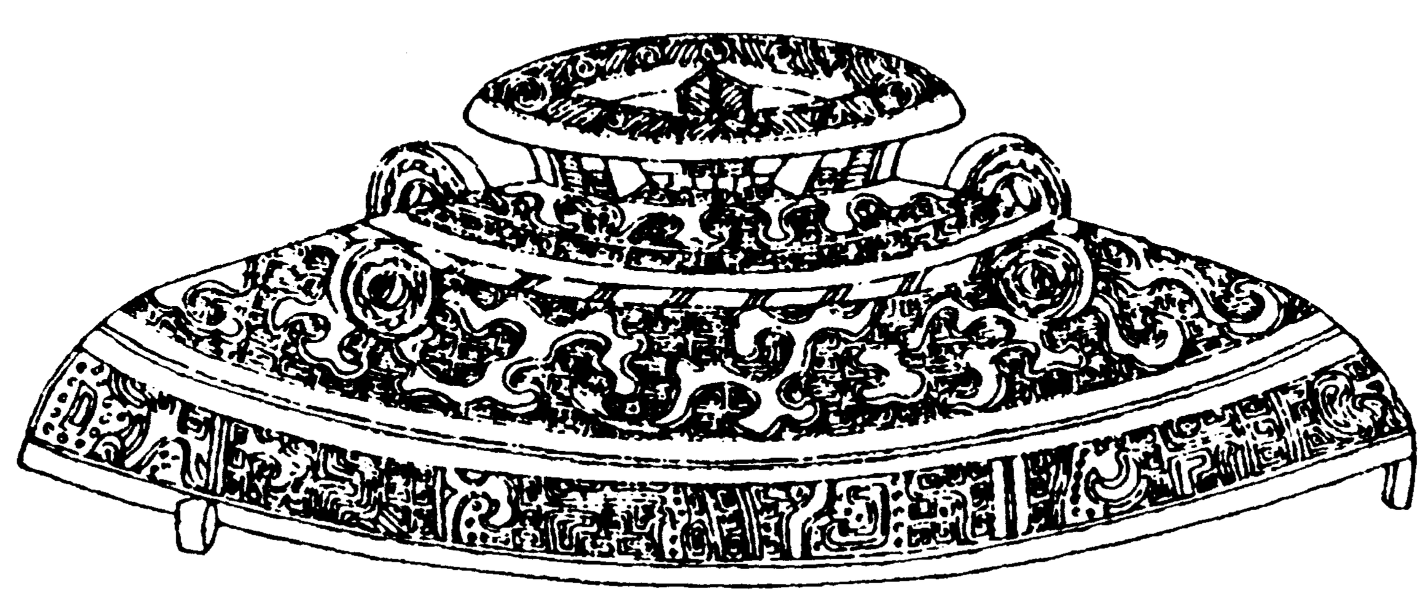


惟正月初吉
▼丁亥王子吳
睪擇其吉金自
作飤飼鼾鼎其眉
壽無諆期子子孫孫
永保用之

右得於京兆高尺有三分深八寸有半徑尺有三寸半容四斗三升有半銘三十有一字

按此器銘云作飤鼾鼾字字書所不載其形制則鼎也字體與鄦子鐘相似蓋周末接戰國之物

宋君夫人餗釪鼎 秘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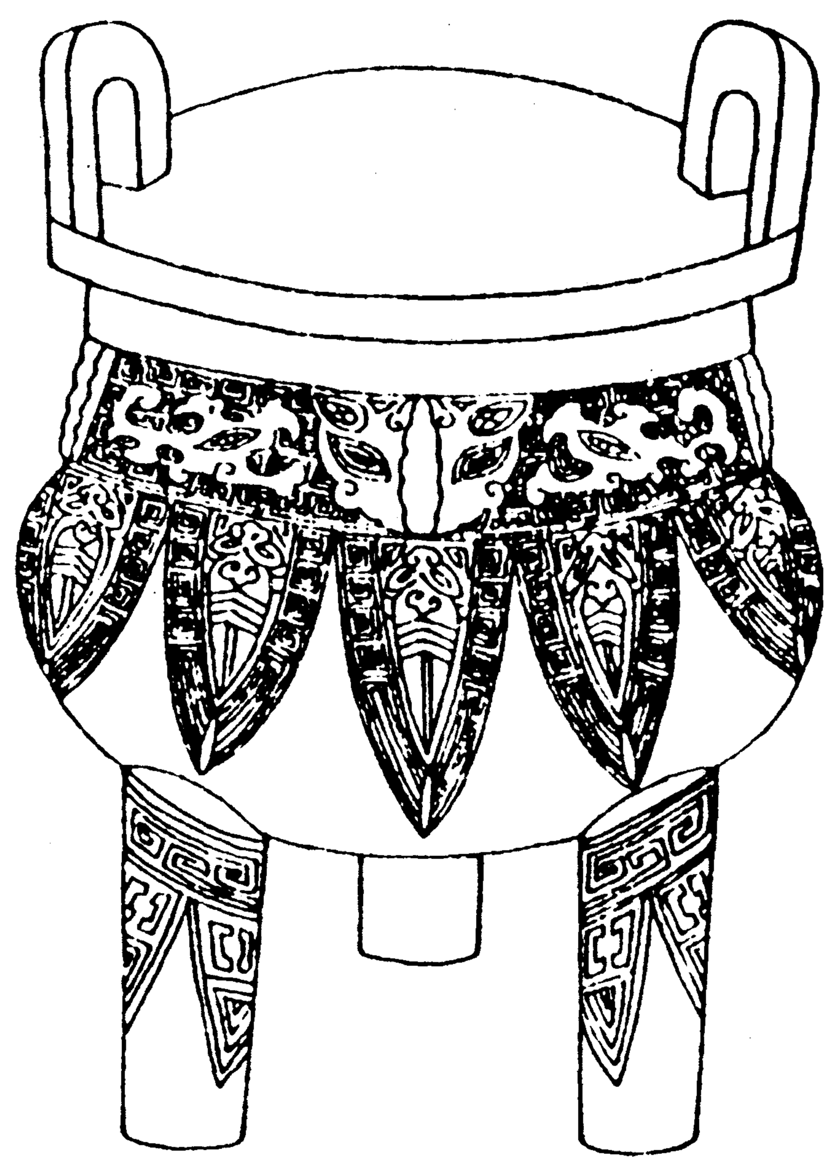


宋君夫人之餗釪鼎

右得於京兆惟蓋存徑七寸高二寸銘八字

按釪字疑作鈃省（音刑）王子吳飤鼾從鼎此從金又干字與幵字筆畫相似而不類亦未可考

乙鼎 河南文氏





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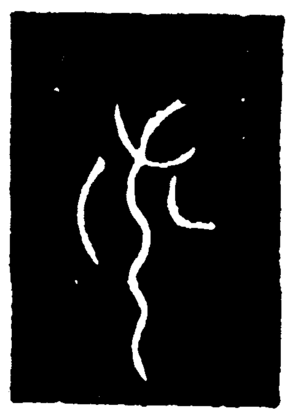
作毛

右得於鄴郡亶甲城高五寸八分深三寸七分徑五寸二分容二升銘二字

按鼎銘乙下一字不可識考其形制文字及所從得葢商器也

饕餮鼎 鄴郡竇氏





戊

右得於鄴郡漳河之濱高五寸有半深三寸四分徑四寸有半容二升一合銘一字

按鼎銘一字奇古不可識亦商器也愚謂銘字疑作戊蓋乙鼎庚鼎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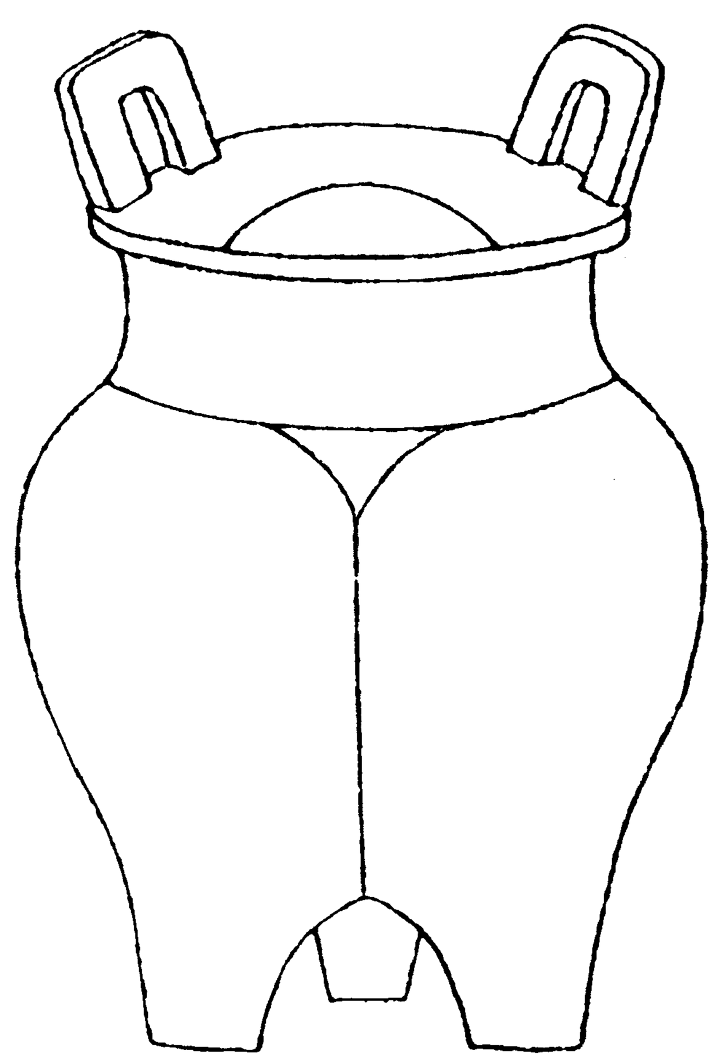
考古圖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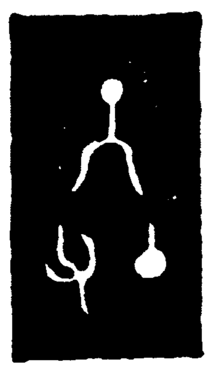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考古圖卷二

宋 呂大臨 編

丁父鬲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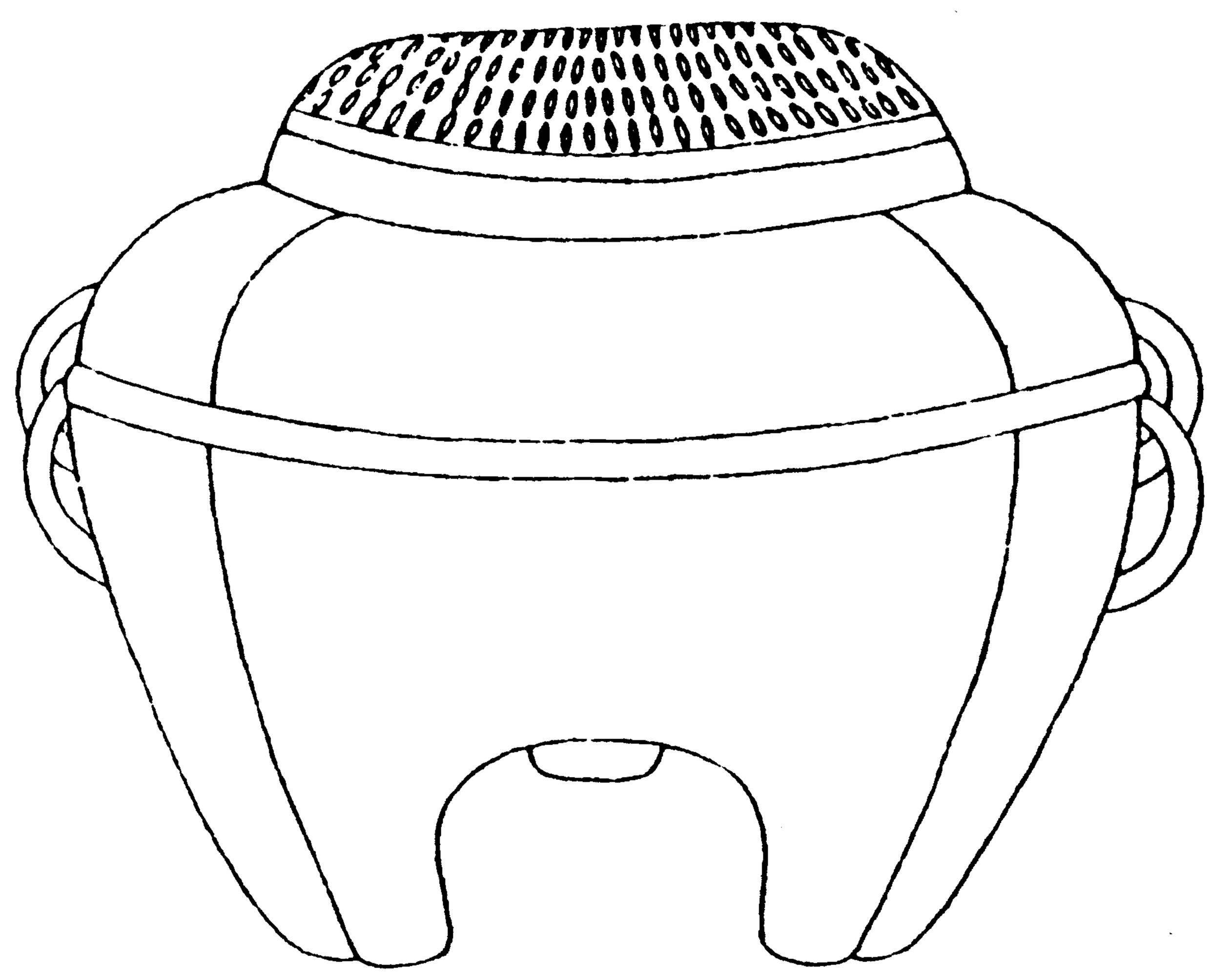


孫
丁父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有半深三寸二分徑四寸有半容二升銘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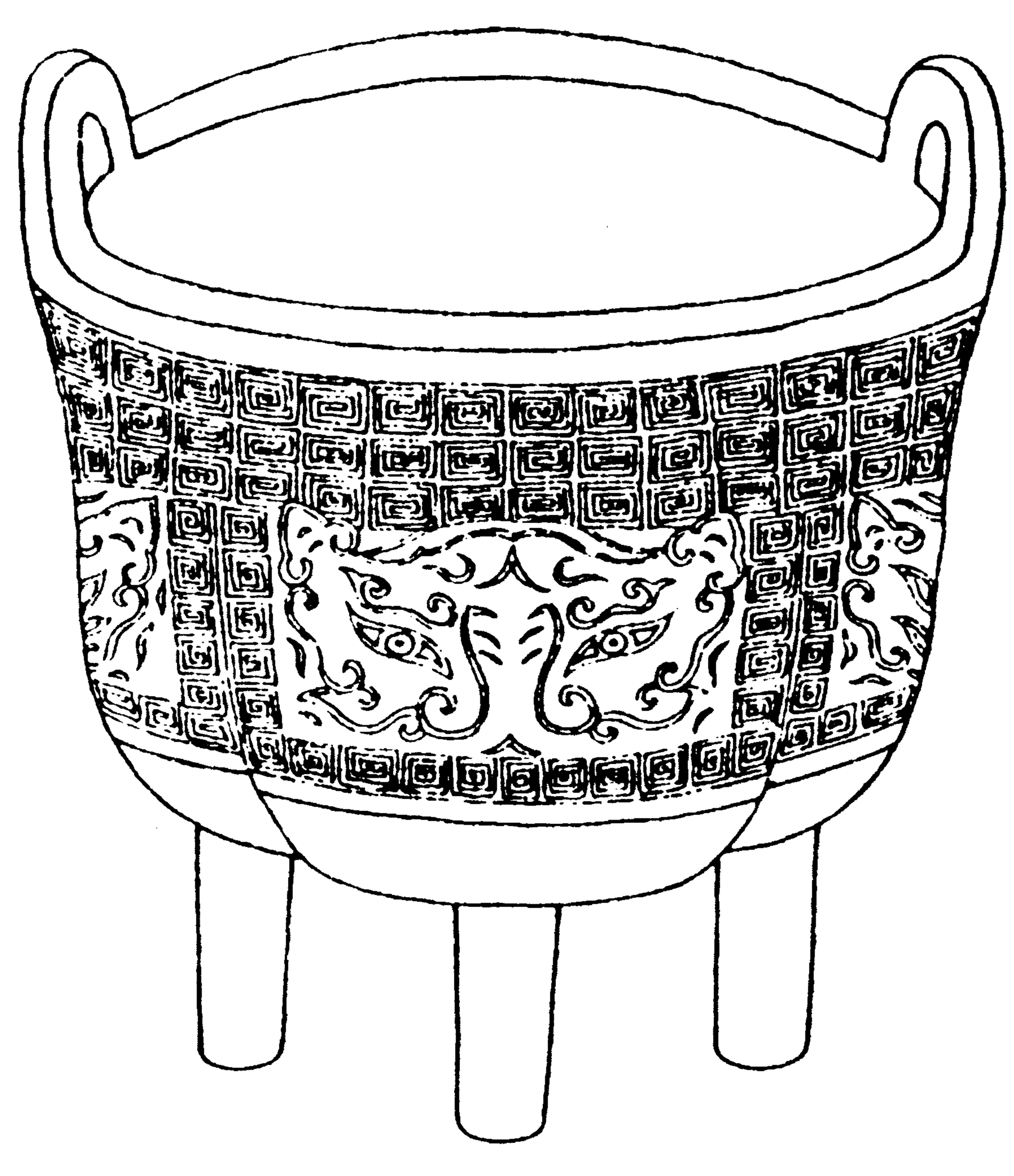
李氏錄云爾雅款足曰鬲此器自腹所容通足間若股脛然三體合為一丁父所作商器也虢叔鬲及祕閣所藏二周高鬲有潤足為款者有自下空為款者皆圜而不分三體與此少異

弇口鬲 河南文氏



右無銘識餘未考

父己鬲 京兆呂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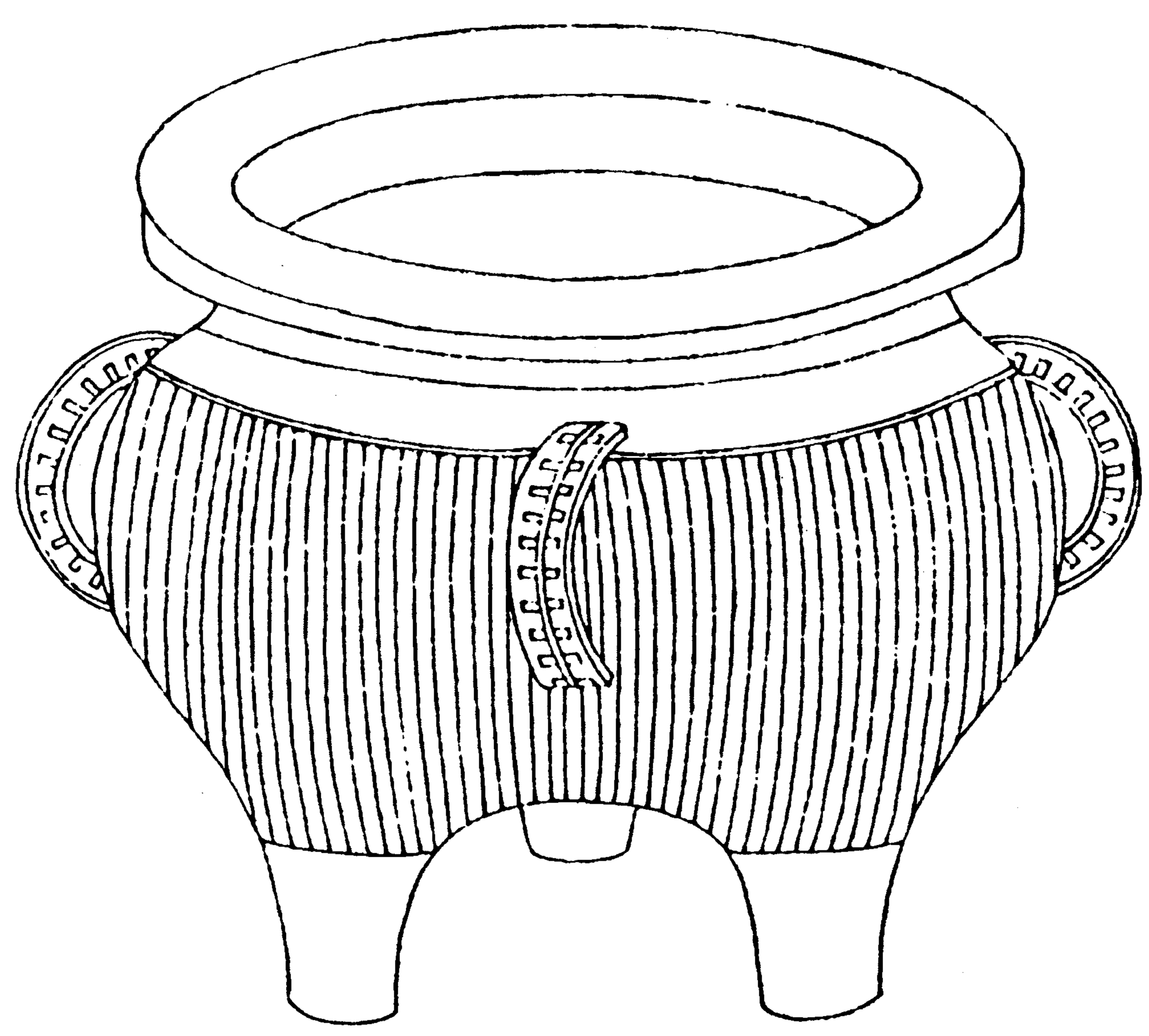




鬲
父己

右得於郟城高五寸七分深二寸九分徑二寸有半容二升有半銘三字

虢叔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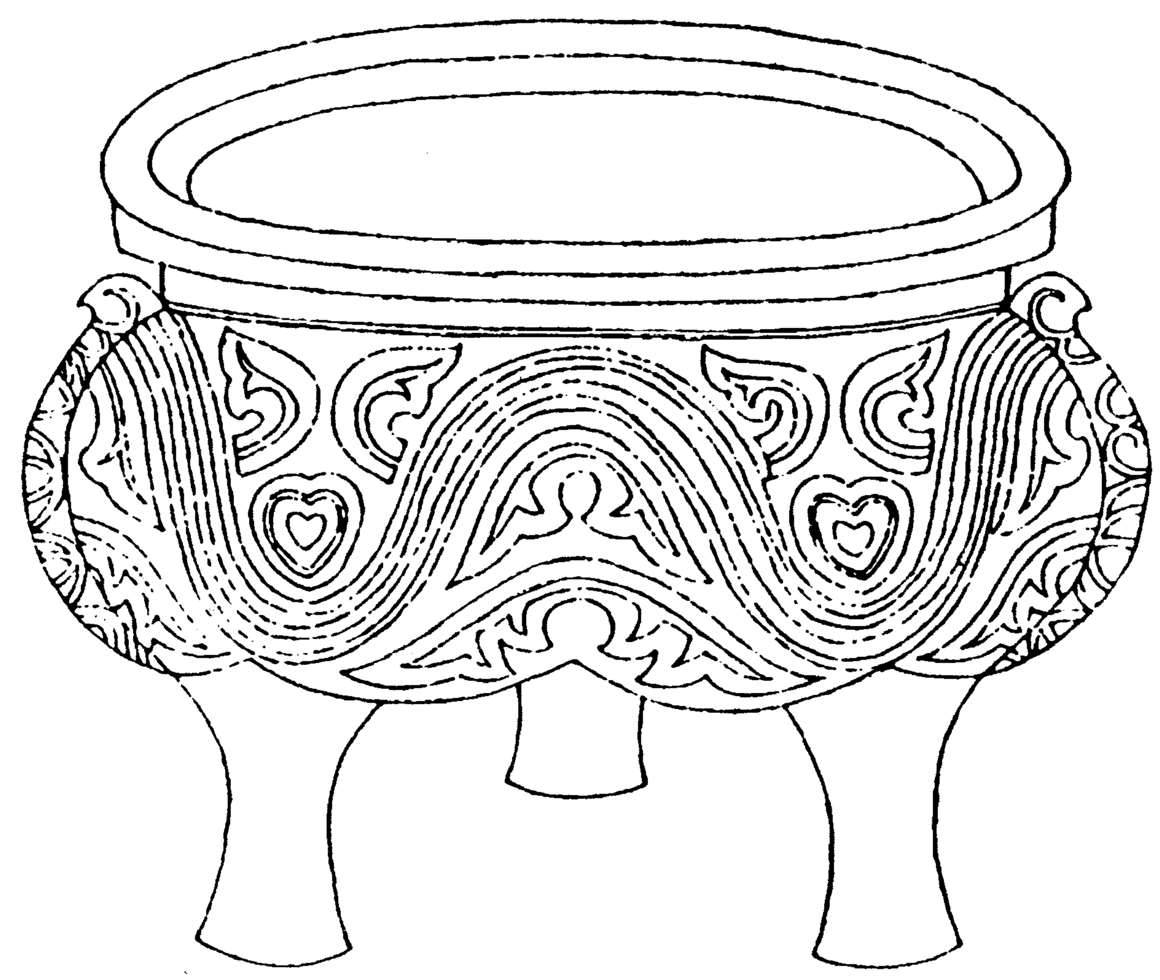




虢叔作尊鬲

右不知所從得高四寸有半深二寸六分徑五寸有半容升有七合重二斤十兩銘五字

某父鬲 河南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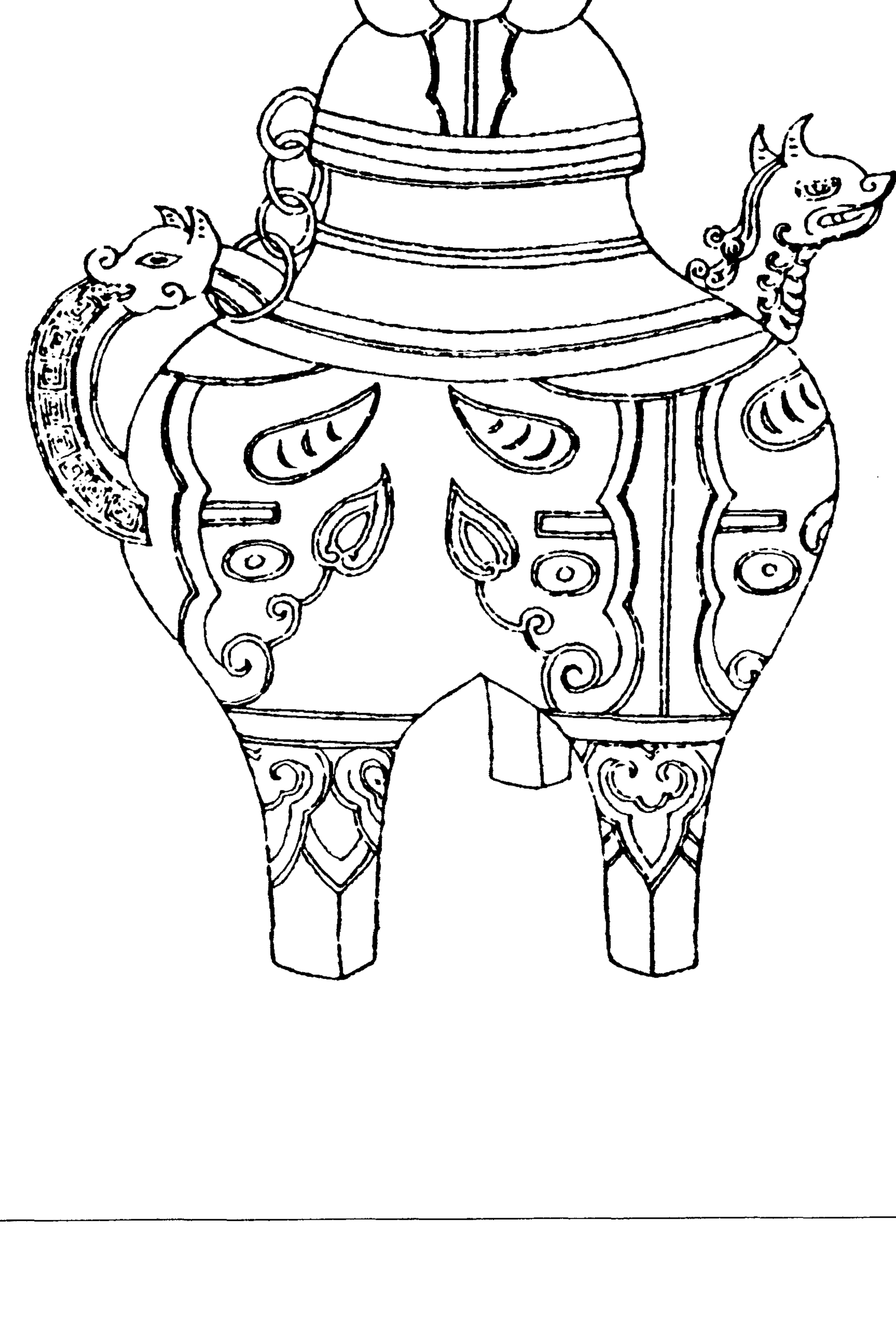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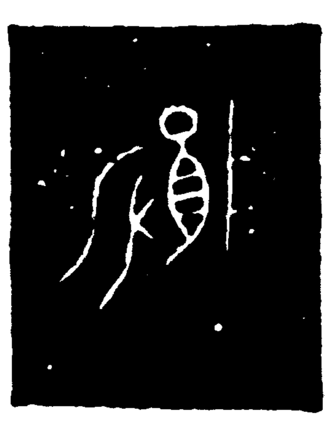


仲赽宇孔父作作隮鬲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熙寧中得於鳳翔盩厔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徑五寸六分容二升銘十有二字

仁旅鬲 河南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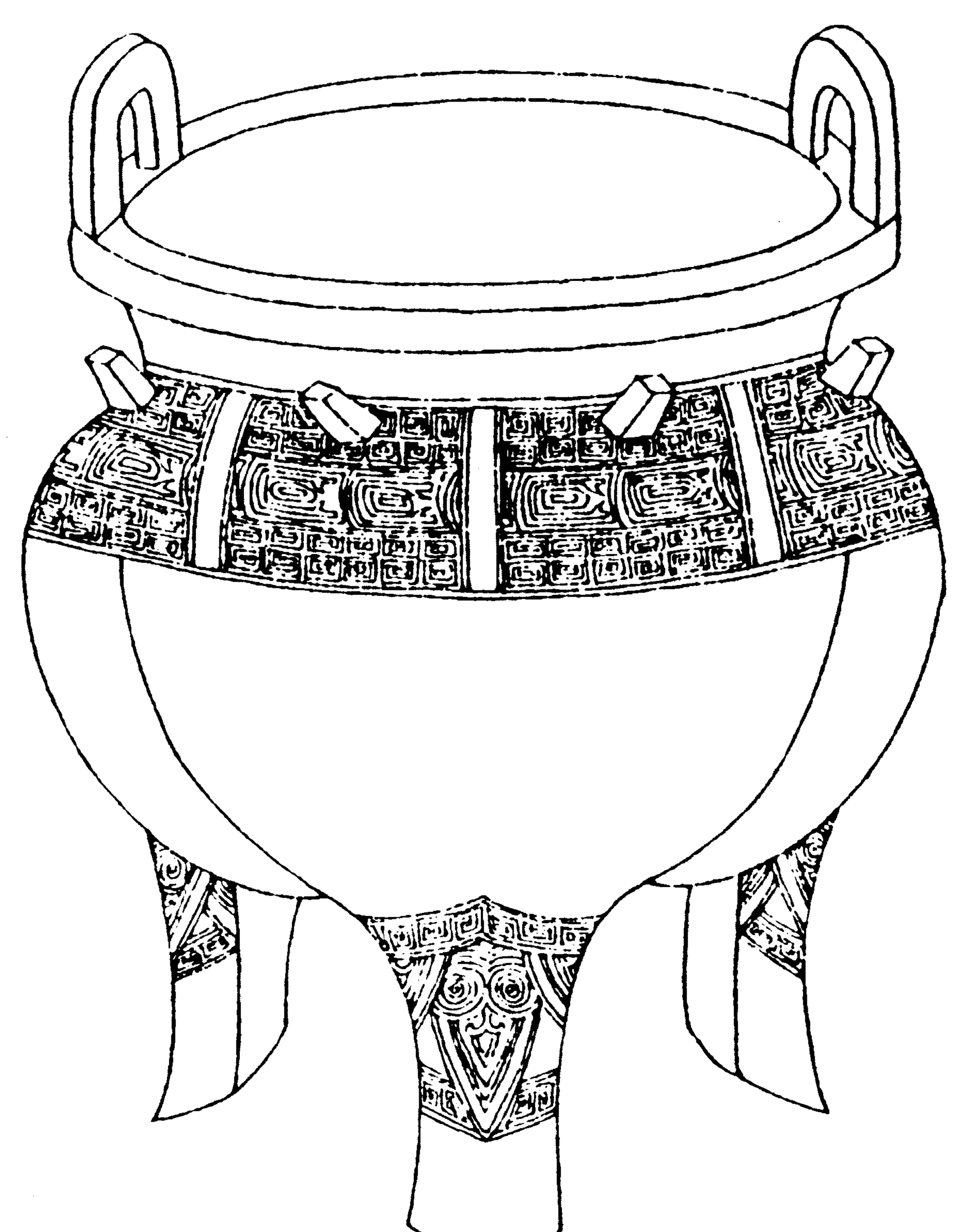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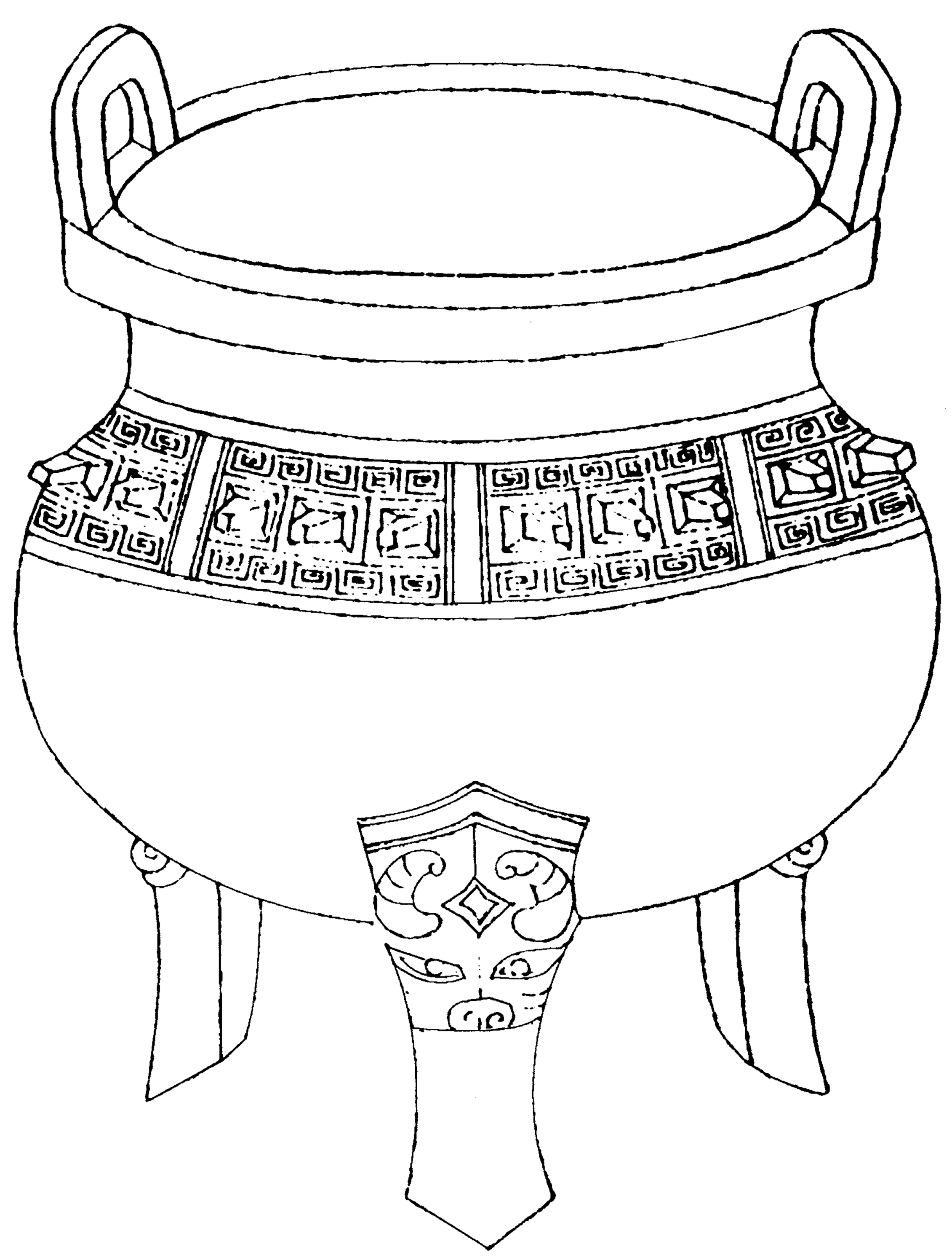


釋闕

按周憬功勳銘内鴻字工作丄疑此作丄旅鬲
右得於京兆高一尺深五寸八分徑四寸容五升銘二
字　按此器銘有⺊字李氏所藏父己卣有北字乃其
半皆不可攷古文鑛字作丱似近之其制有款足故名
曰鬲蓋文皆隱起作獸面亦饕餮象亦有柄有流流口
作牛首蓋有連環系于柄與他鬲小異

方乳曲文大鬲　内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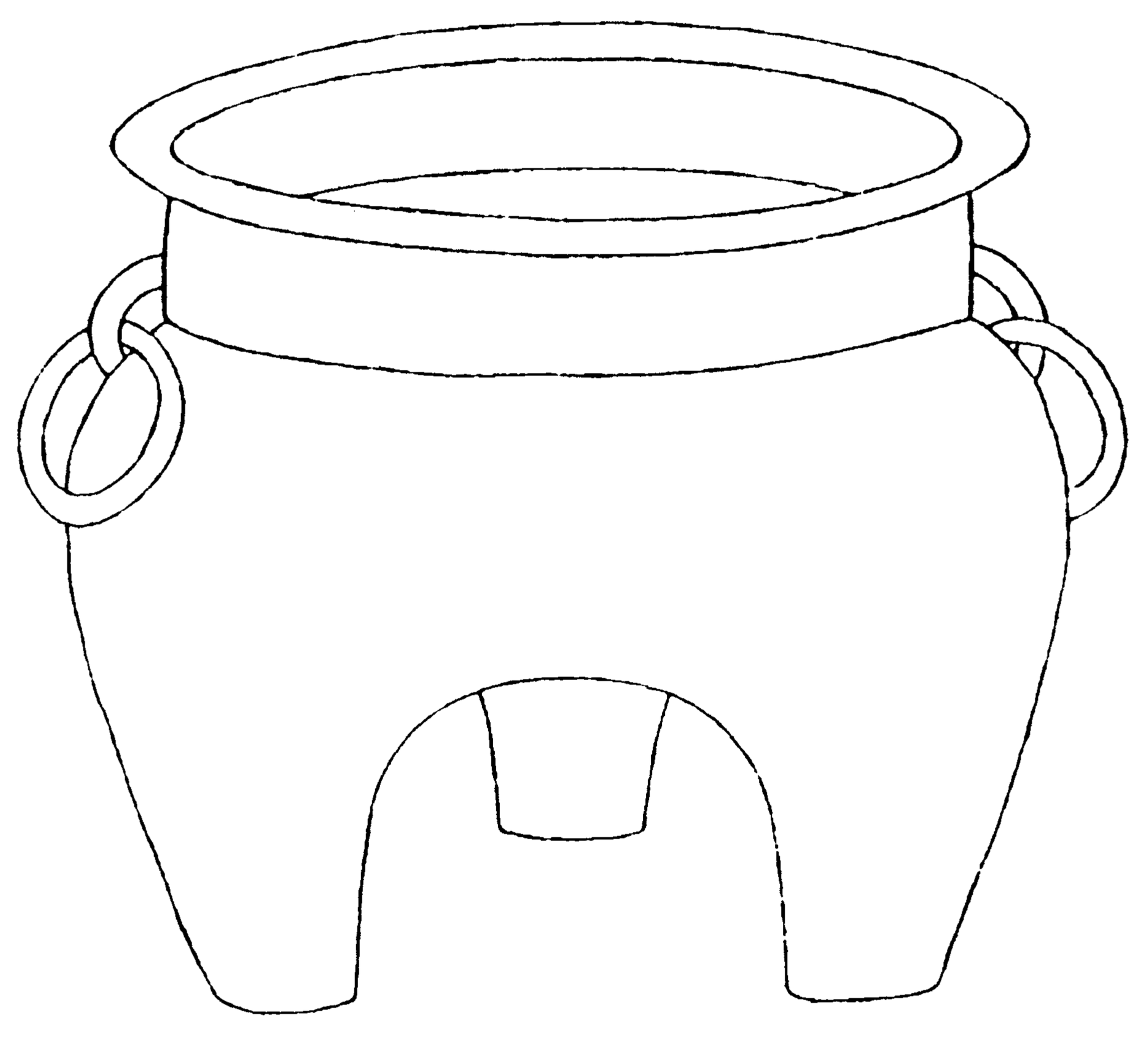


右二器不知所從得以黍尺黍量校之大者深尺有一分徑尺有四寸耳高四寸圜脣厚半寸容一斛次者深八寸九分徑尺有二寸半耳高三寸容五斗足皆中空有界篆方乳曲文為飾無銘識

按周禮陶人為甗鬲實五觳又豆實三而成觳四升為豆觳容斗二升五之則六斗皇祐中詔定大樂有司校之皆與周官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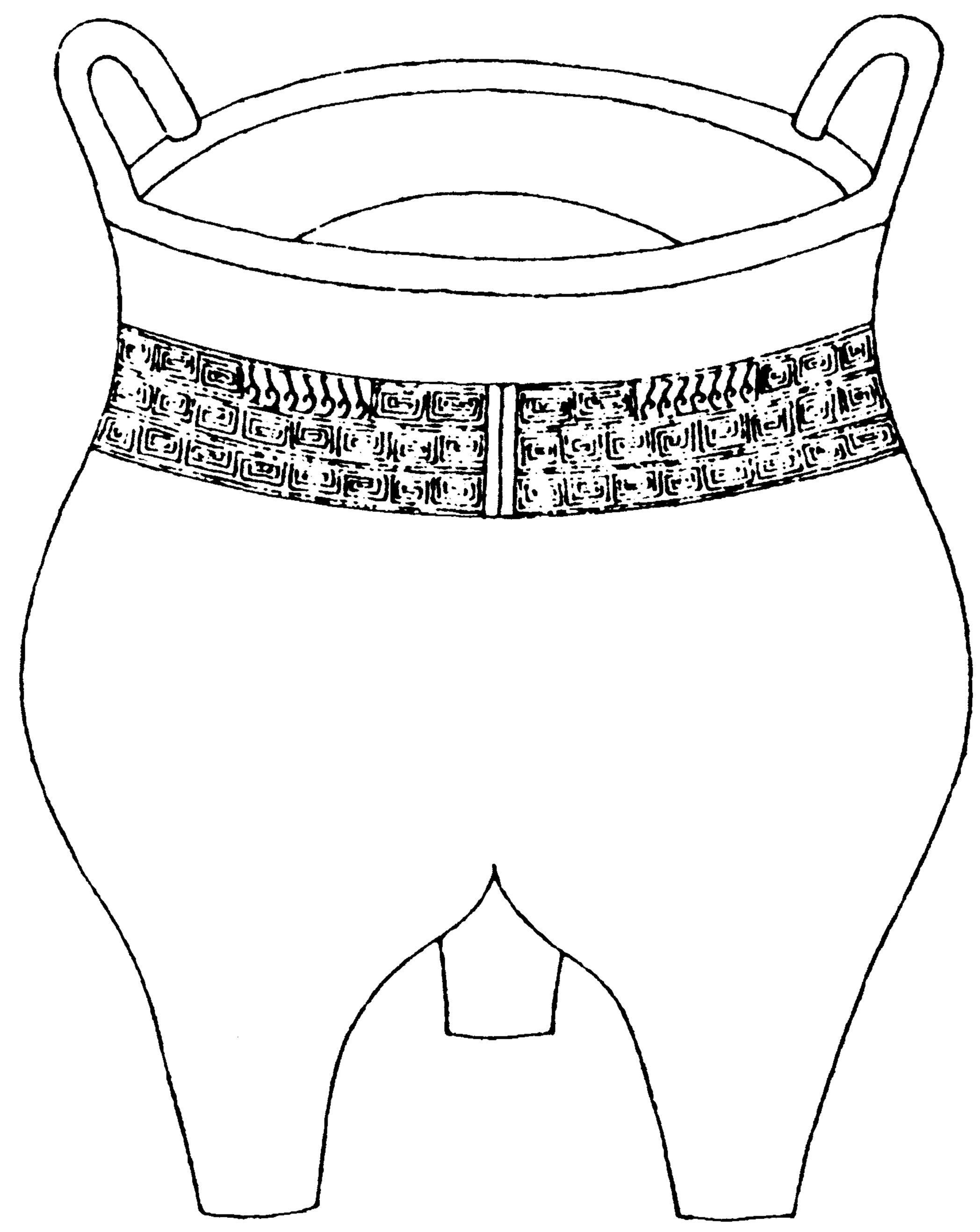
垂環鬲

河南文氏



直耳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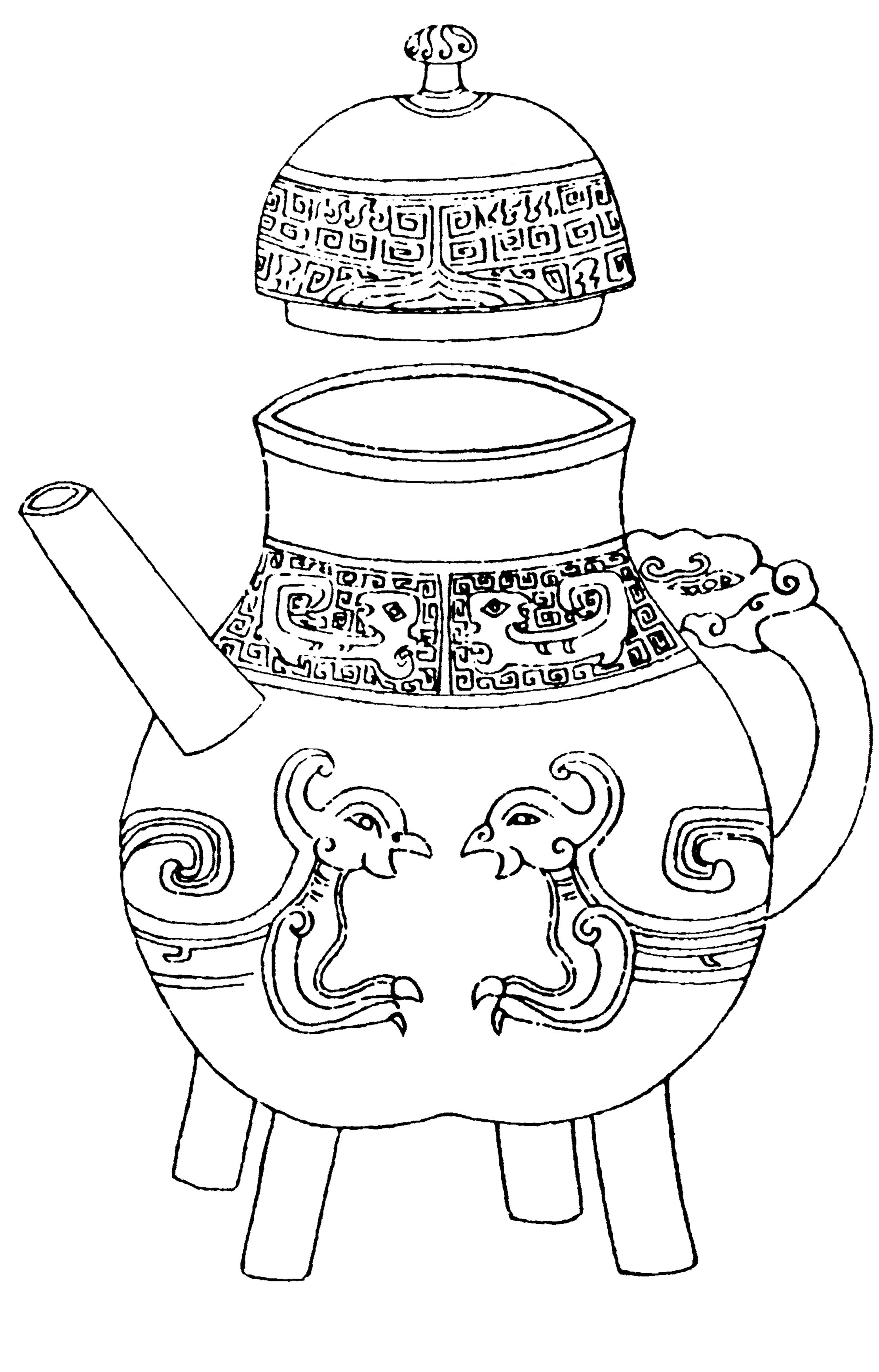
河南張氏



右得於河南河清高四寸七分深三寸二分徑四寸六分容一升六合

四足鬲

開封劉氏



右不知所從得高七寸七分深五寸六分徑三寸八分容三升半無銘識

叔殷敦禹 敦奴豆公豆二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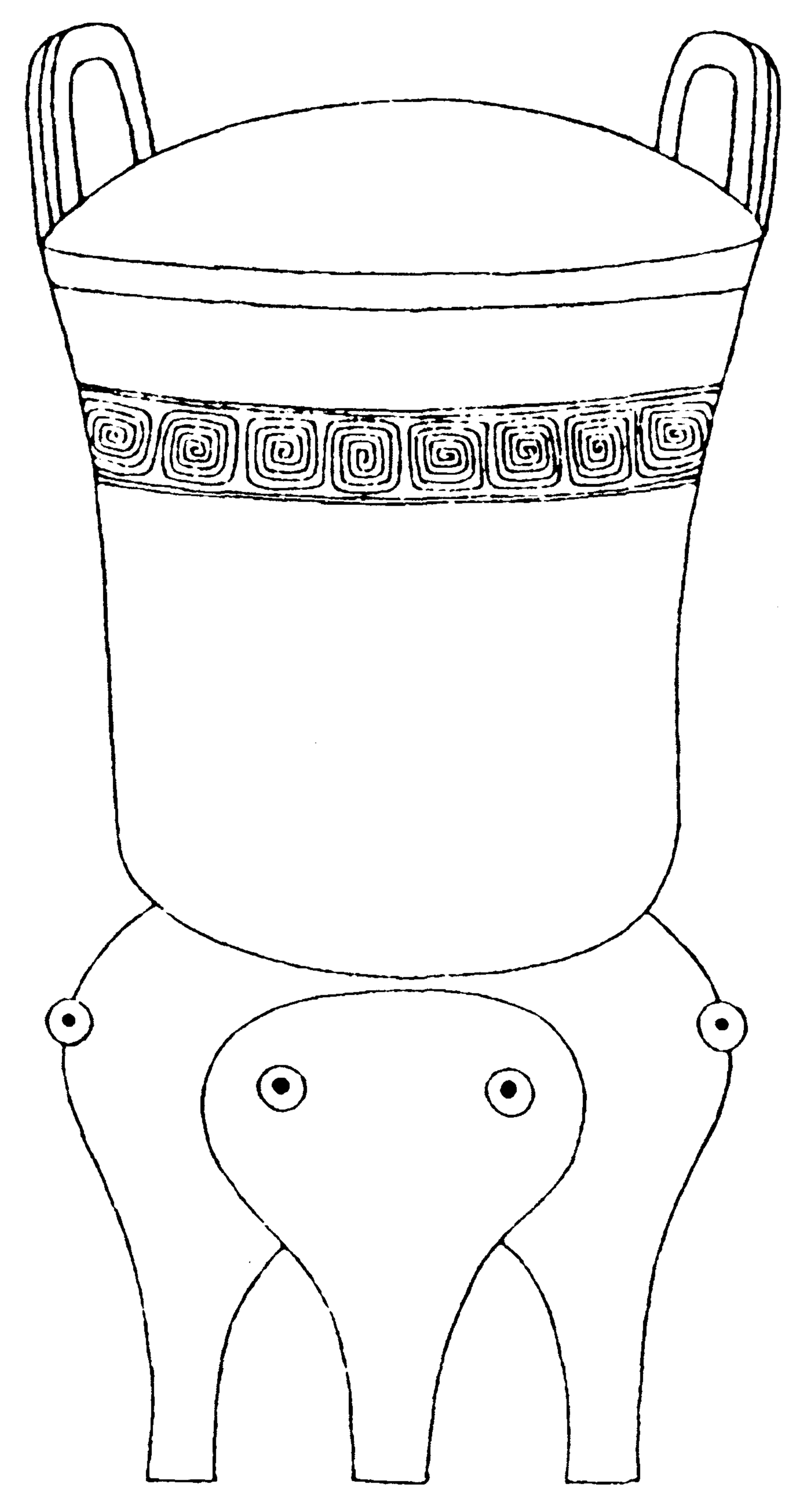
樣闕疑與前虢叔禹同銘少異爾



虢虢 叔 乍作 叔 殷殷 敦 尊 禹

右不知所從得銘八字形制未傳

伯熙父圜旅甗 内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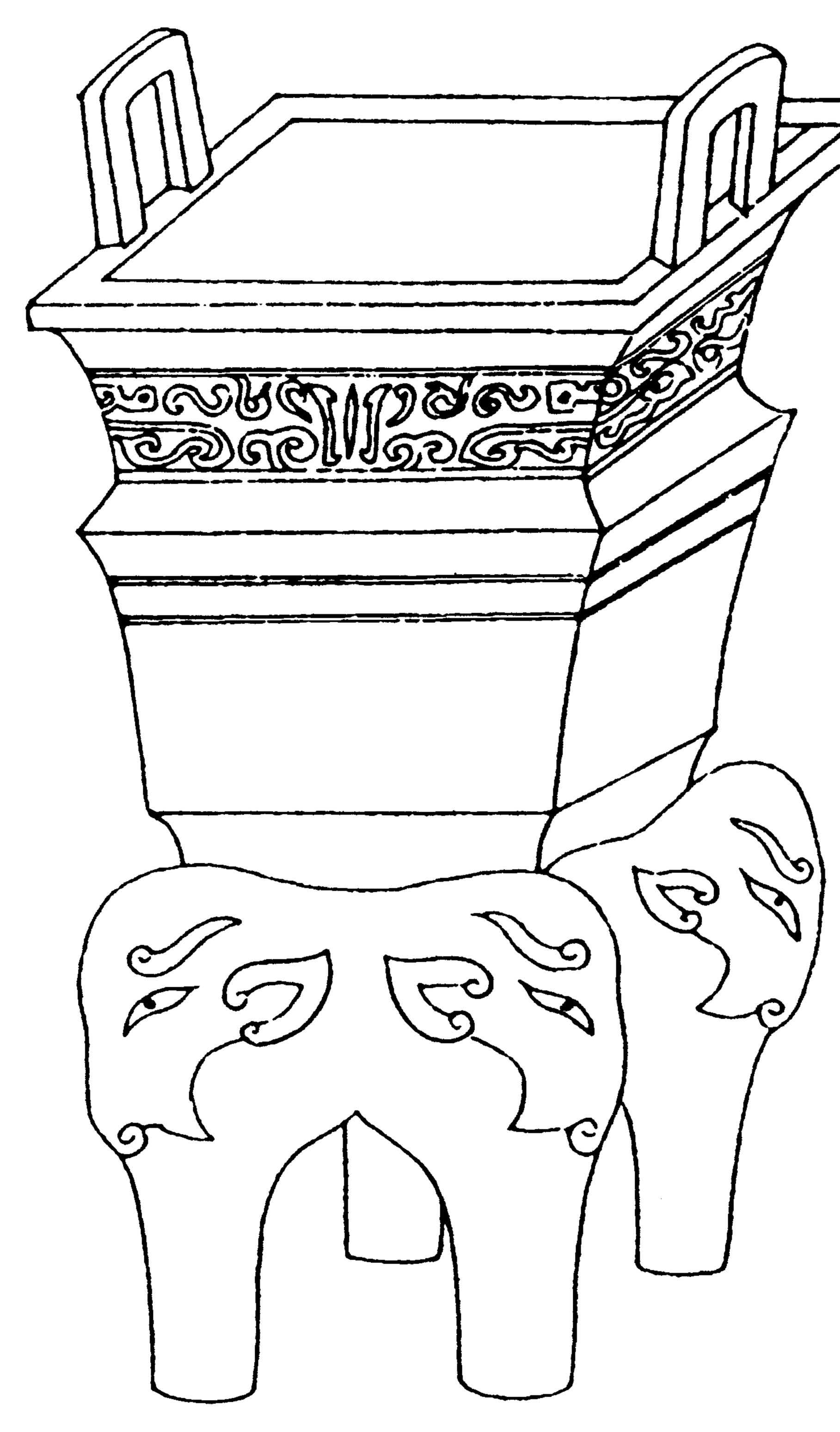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黍量校之徑有三寸八分有唇而無劃記自口至底隔深六寸八分耳高三寸足皆中空容二斗甗容三斗六升銘六字

按周禮陶人為甗實二鬴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鬴鬴容六斗四升二鬴則斛有二斗八升

皇祐中詔定大樂有司校之與周官不合文曰旅甗者旅食所用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兩有豐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言旅者以別公尊與堂

上尊也餘器皆然故此圖所謂有旅彝旅鬲旅簋旅卣旅匜皆此義也愚按甗說文云無底甑也魚軒語偃語蹇魚蹇四切

仲信父方旅甗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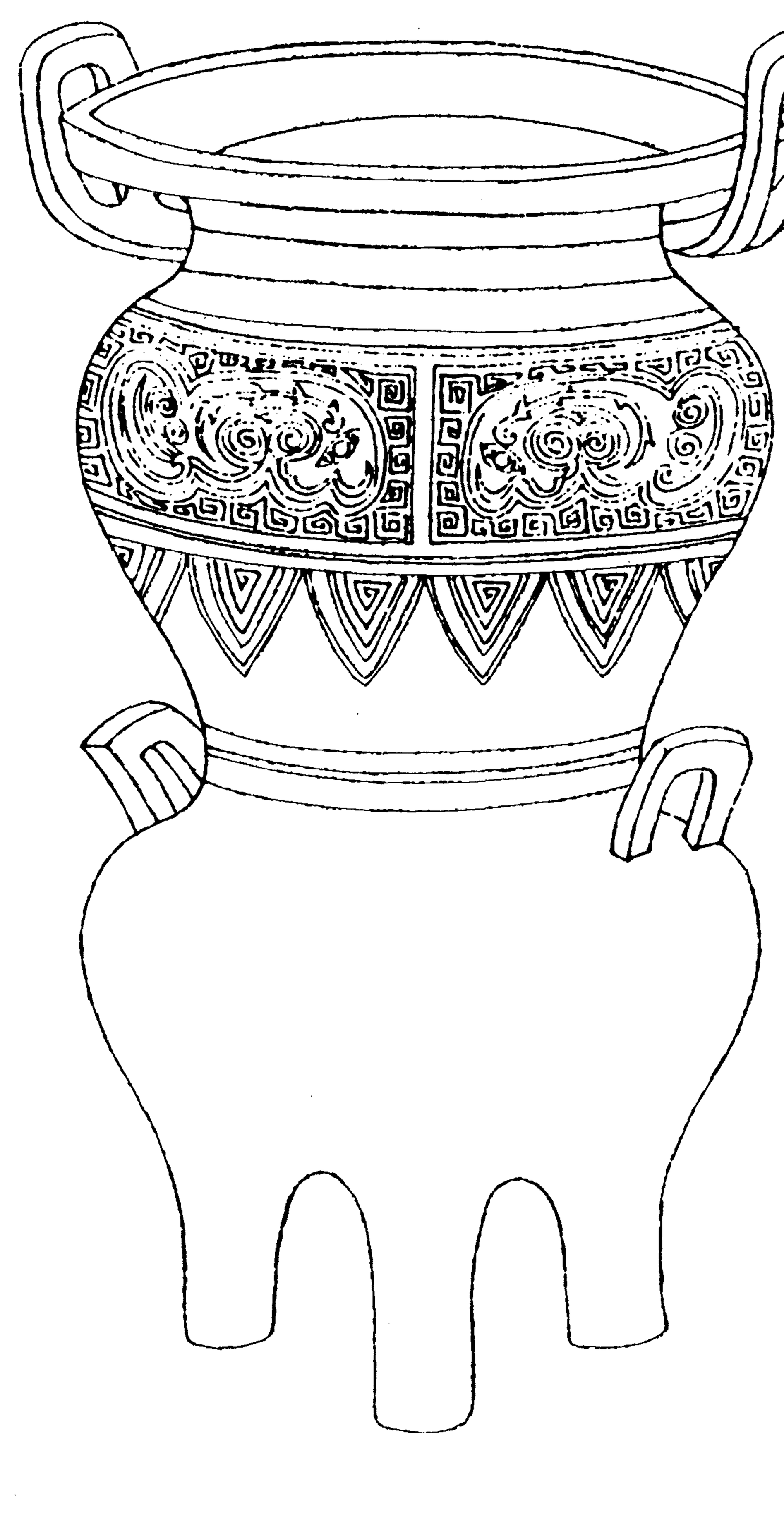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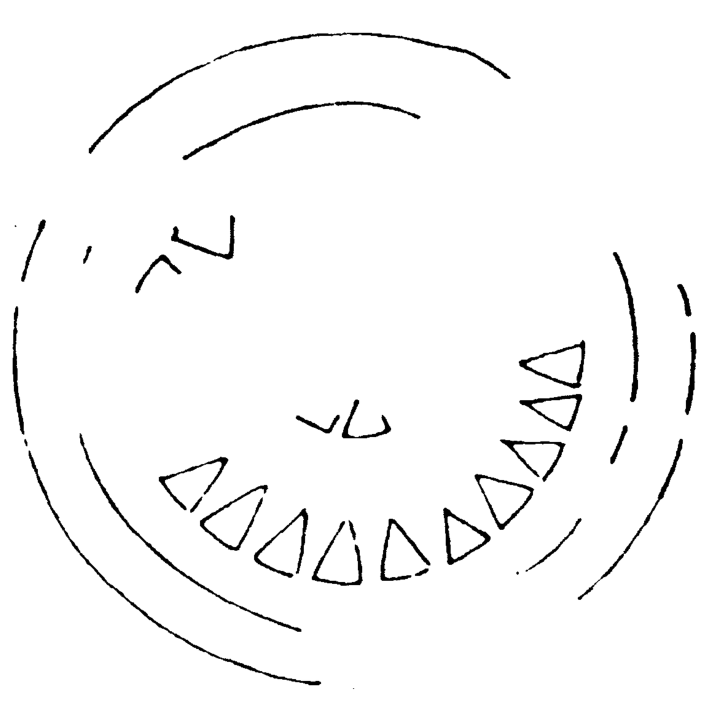


維六月初吉史仲信父作旅甗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得於好時以黍尺黍 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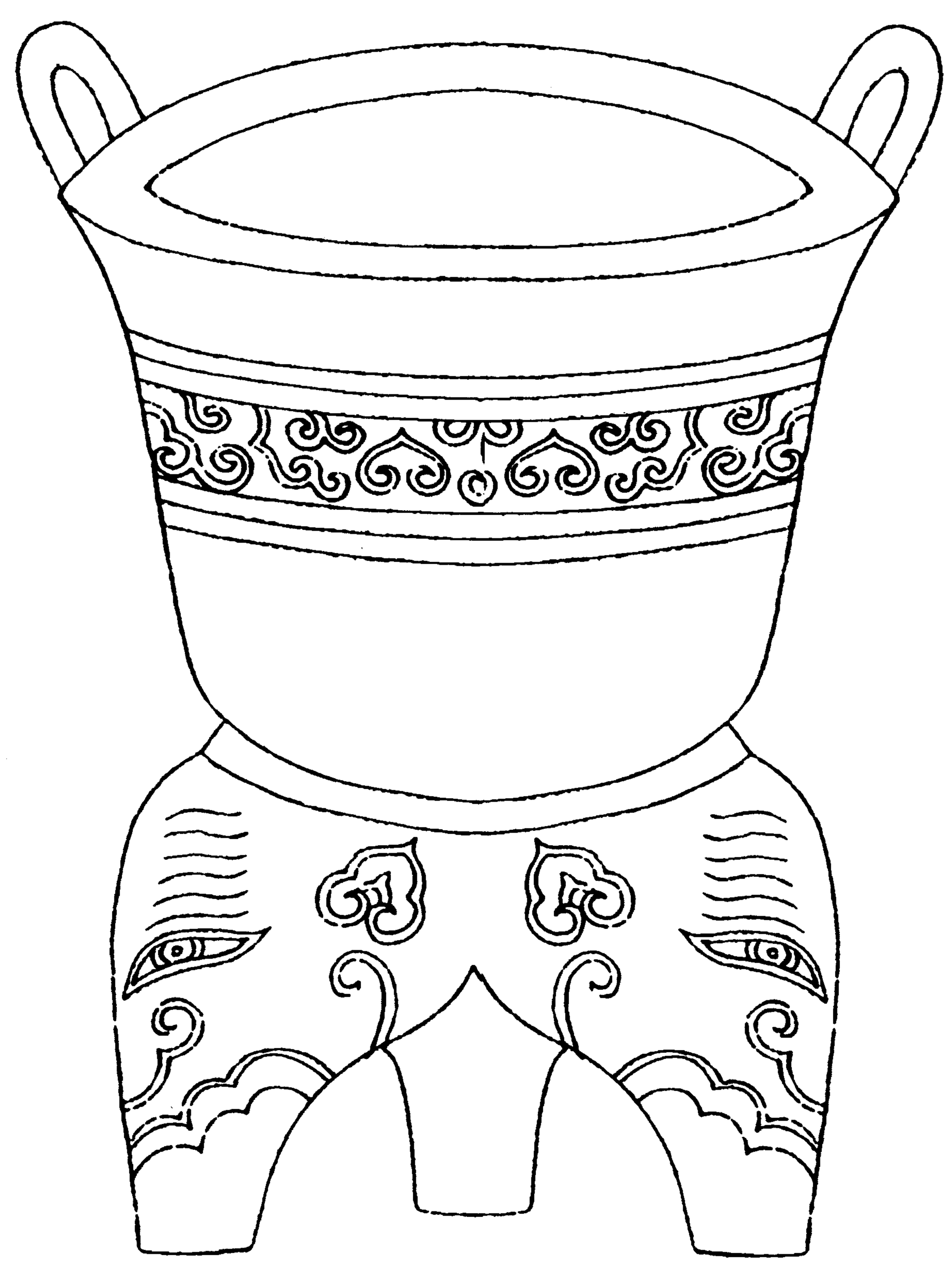
圓篆甗 淮陽趙氏





右不知所從得甗口徑尺底隔徑六寸自口至底隔深七寸有半下有三角鼎鼎口徑六寸深四寸足高三寸中實上下皆有耳形制與圜旅甗相似無銘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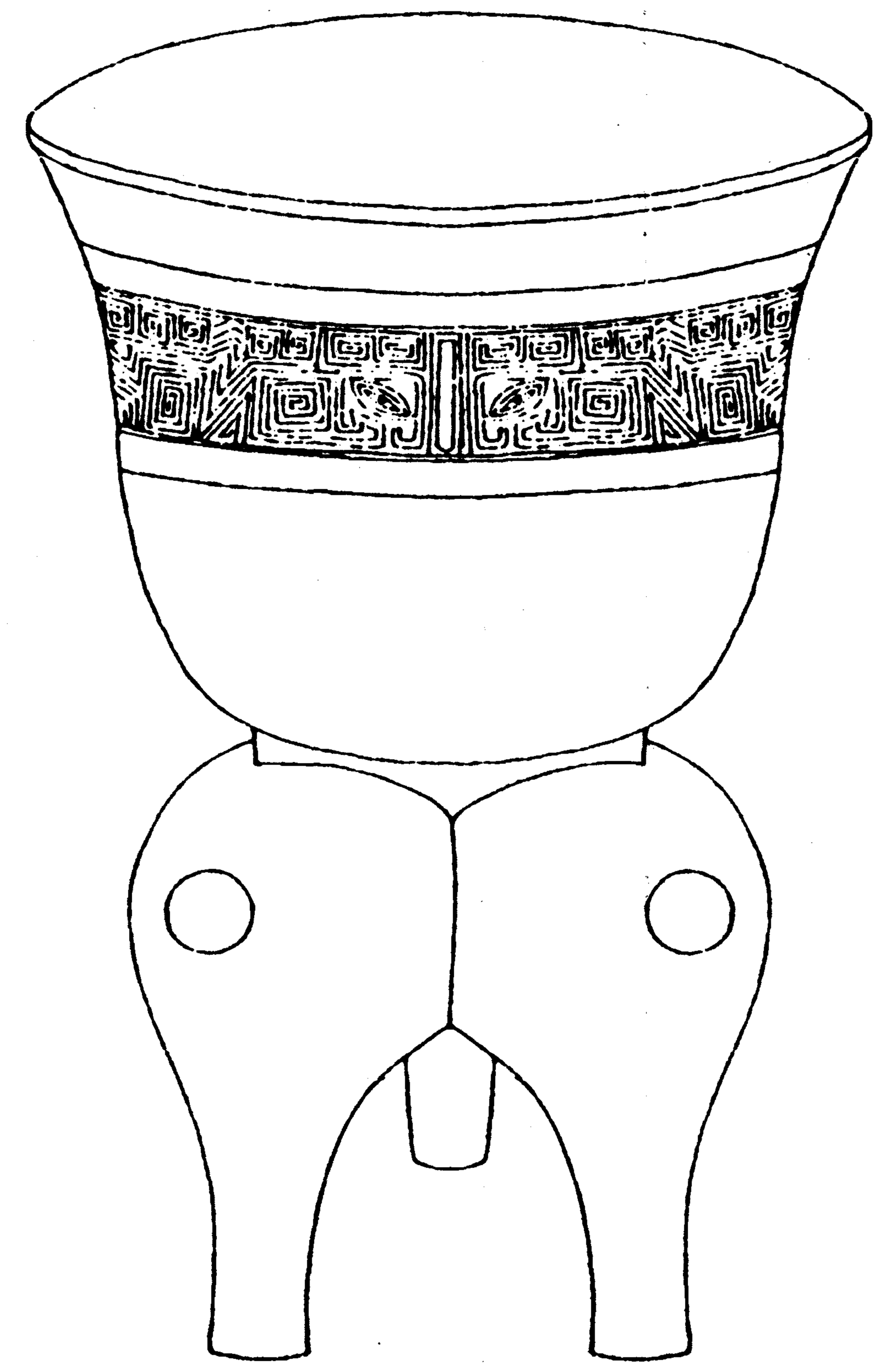
文足甗 河南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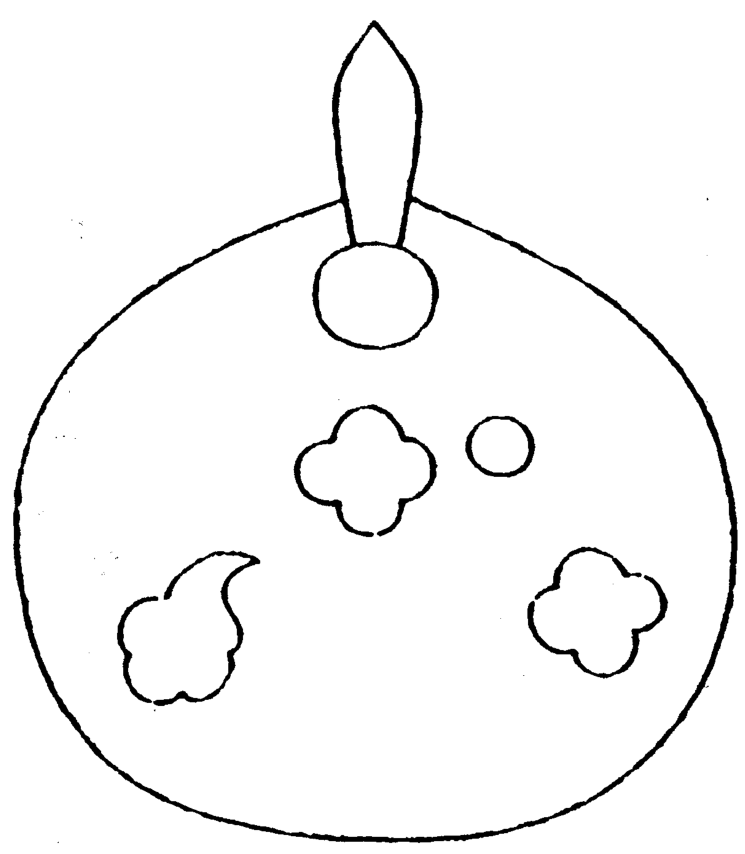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足有文

按此器與匕鬲略相似

圜甗 河南文氏 并隔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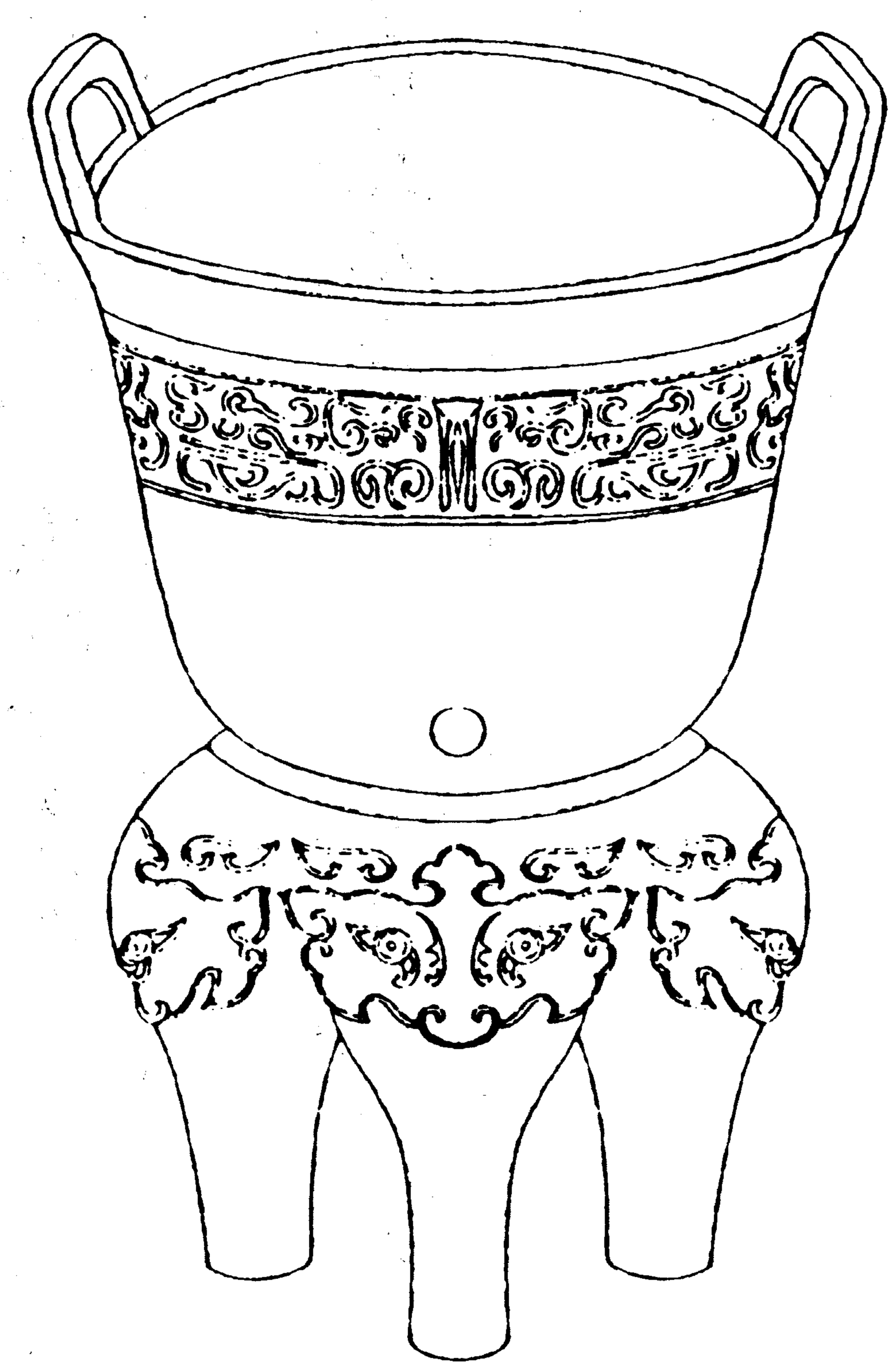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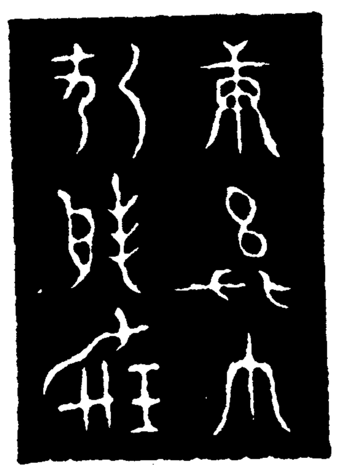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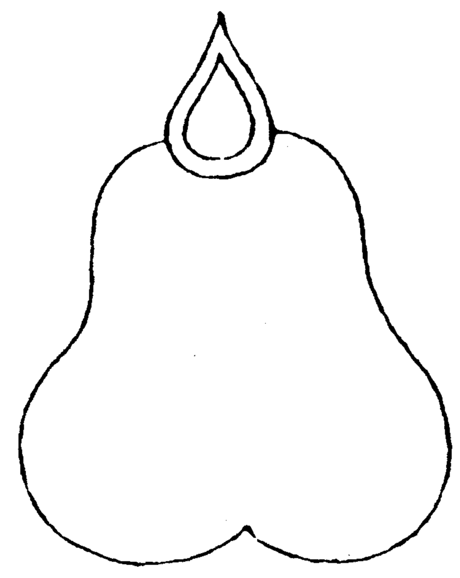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按此器與伯勲父圜旅甗相似

庚甗







庚午為 午一作亥

應姊彝

薛尚功云此器藏開封劉氏銘文極古惟辨

庚亥二字

右得於京師高六寸有半深五寸徑五寸容二升一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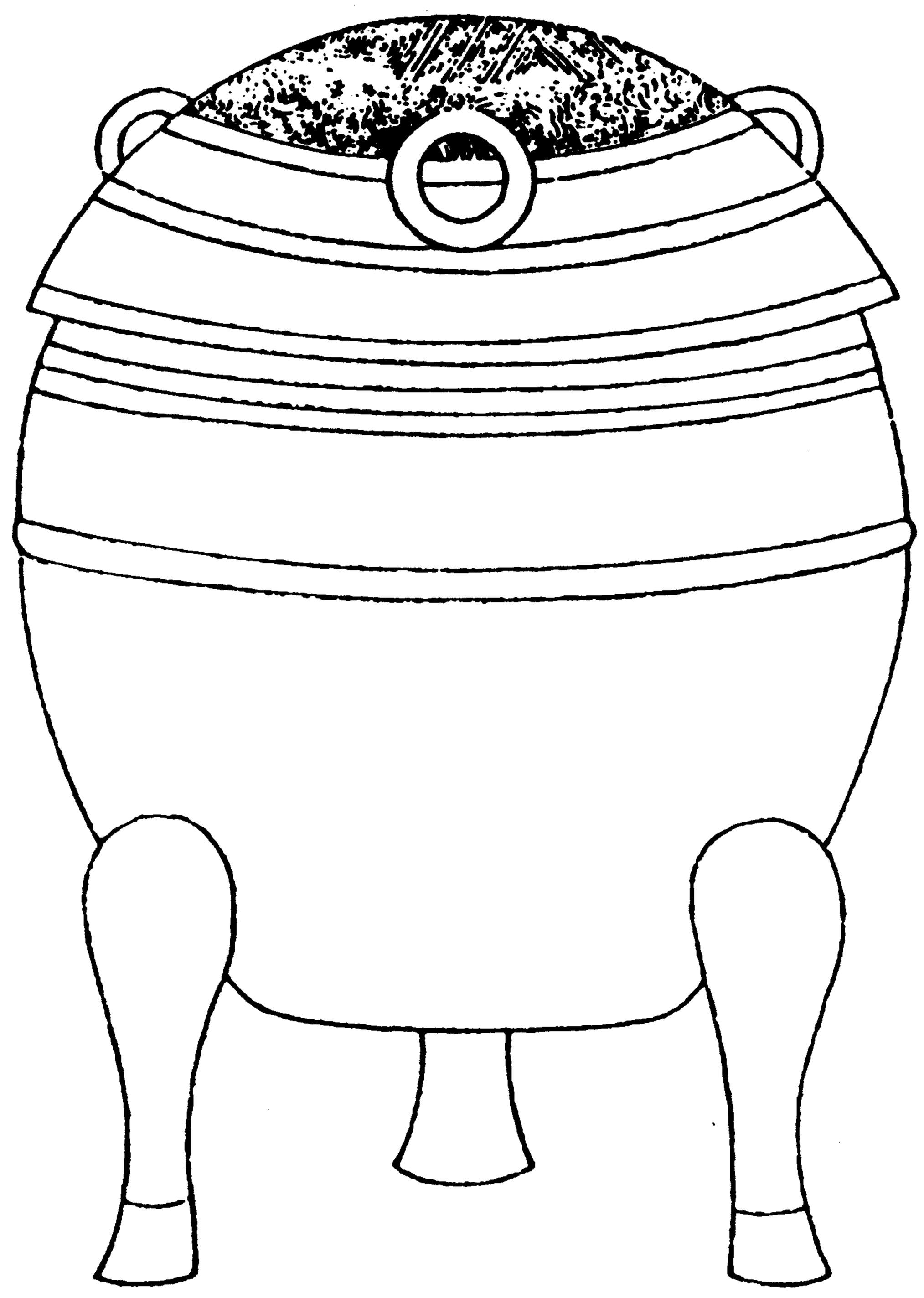
銘六字

按古甗皆下體連鬲此器殊小未知所用銘文惟辨字

餘不可訓釋

細文鬵

河南文氏



右得於滎陽高七寸深四寸二分口徑五寸有半腹徑六寸有半容四升無銘識文極細巧多為物象不可圖寫

按爾雅鬸謂之鬵甑文云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

考古圖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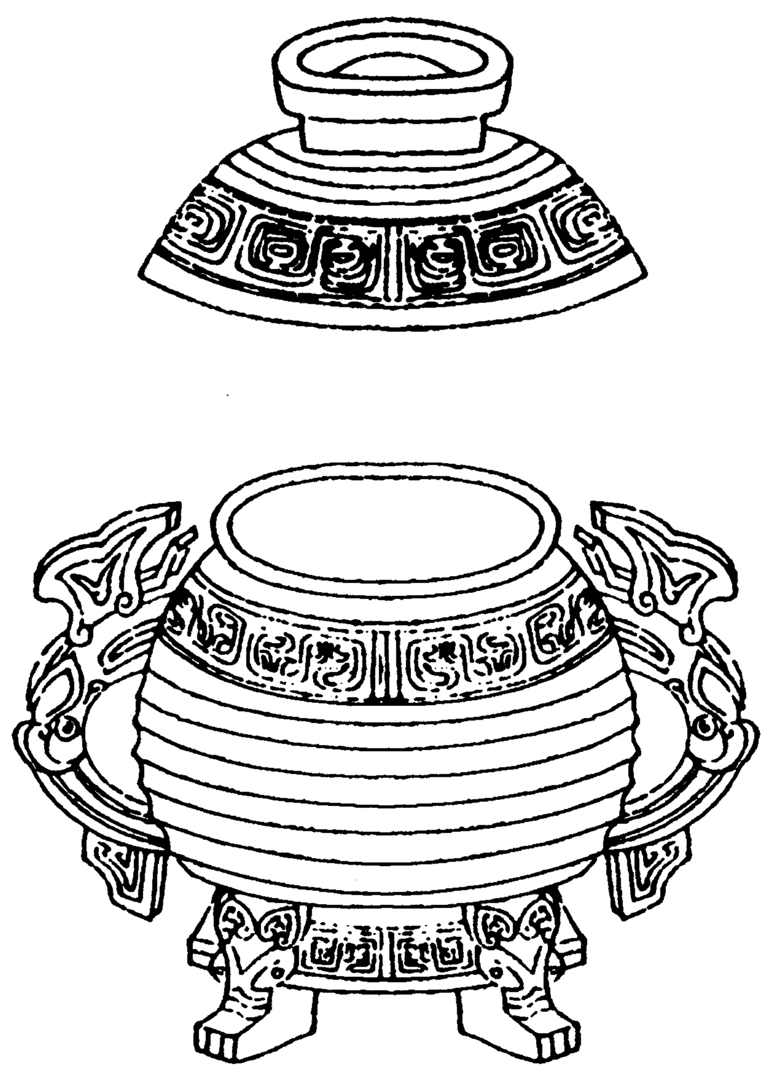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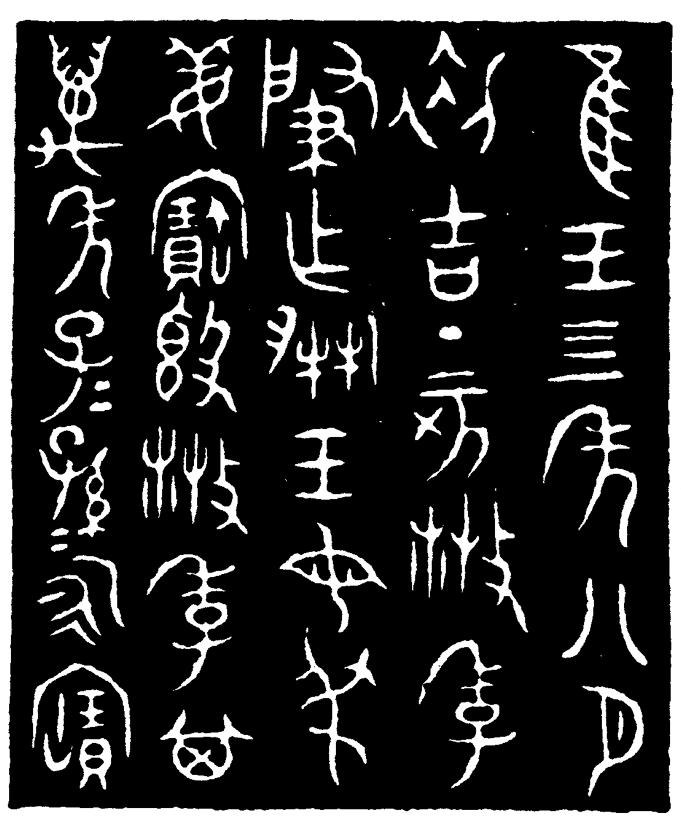
考古圖卷三

宋 呂大臨 編

散季敦

京兆呂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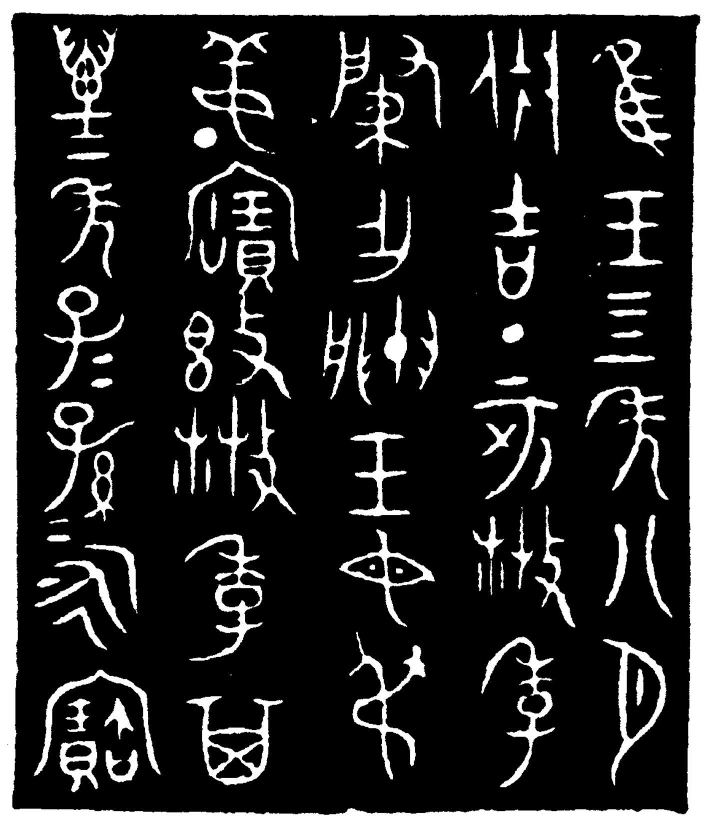
惟王三四年八月

初吉（集古無初吉二字）丁亥 散季

肇作 王母叔（集古作弟）

妄姜寶敦散季其

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同前

右得於乾之永壽高六寸深四寸徑六寸三分容九升三合蓋高五寸銘三十有二字　以太初歷推之文王受命歲在庚午九年而終歲在己卯書曰惟九年大統未集武王即位之四年敦文曰惟王四年蓋武王也是年一月辛卯朔書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二日也是歲二月後有閏自一月至八月小盡者四故八月丁亥朔與敦文合武王之時散氏惟聞散宜生季疑其字也永壽在幽岐之間皆周地

按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敦簋屬也所以實黍稷上古以瓦亦謂之土簋（見韓非子）中古始用金少牢禮主婦執一金敦黍是也古敦形制尚質未有耳足士喪禮所用廢敦是也又謂之敦牟（見內則）冠亦象之所謂毋追夏后氏之冠今禮圖所傳毋追全似敦形敦牟毋追脣轉耳周人以簋為祭器乃以有虞氏之敦為用器（士喪禮用器兩敦）士大夫祭器則有之以文為貴則貴者用文而賤者用質故士喪禮朔月奠用瓦敦虞禮特牲饋食皆有兩敦黍稷少牢饋食有四敦黍稷而一金敦聘禮待鄰國之卿則八簋二簠簋實黍稷簠加稻粱也公食大夫則六簋二簠掌客主待諸侯上公簋十侯伯八男六簋皆十有二則天子諸侯不用敦矣周官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蓋金敦而以玉飾今李氏所藏小敦其文猶有可以容玉飾者蓋玉敦也

此圖所載敦形制不一有如鼎三足腹旁兩耳大腹而畀耳足皆有獸形其蓋有圈足卻之可置諸地者如散季敦郝敦伯庶父敦周敦雁侯敦之類有如尊而夾腹兩耳圈足者伯百父敦是也有如盂而高圈足無耳者戠敦是也有略如散季敦而圈足足下又連一圈高三寸許者牧敦是也豈古人制器自為規模皆在法度之中亦容有小不同抑世衰禮壞僭偪不常未可攷也今禮圖所畫敦正如伯百父者殆學禮者止能傳其一爾少牢禮敦皆南首鄭氏謂其飾象龜今所圖無有象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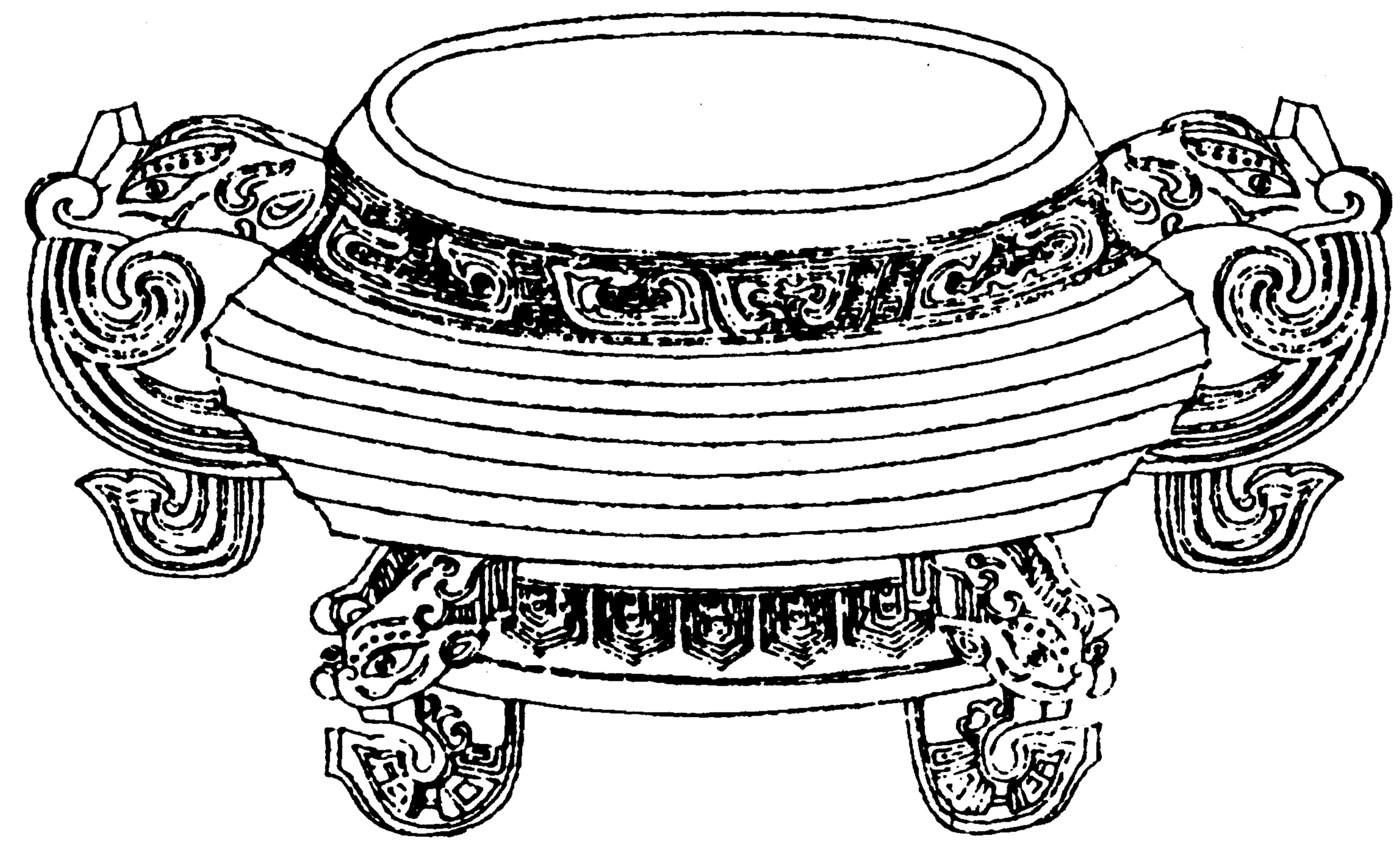
卷三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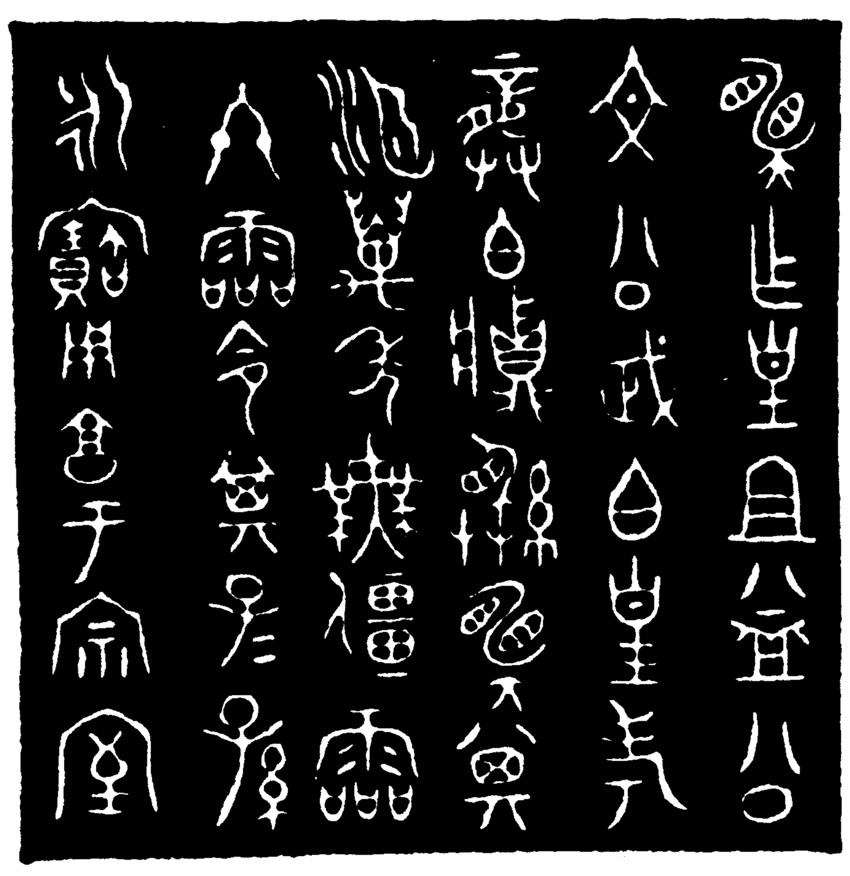
者則其首當以足文獸形之首為正

卷三 五

曩敦

臨江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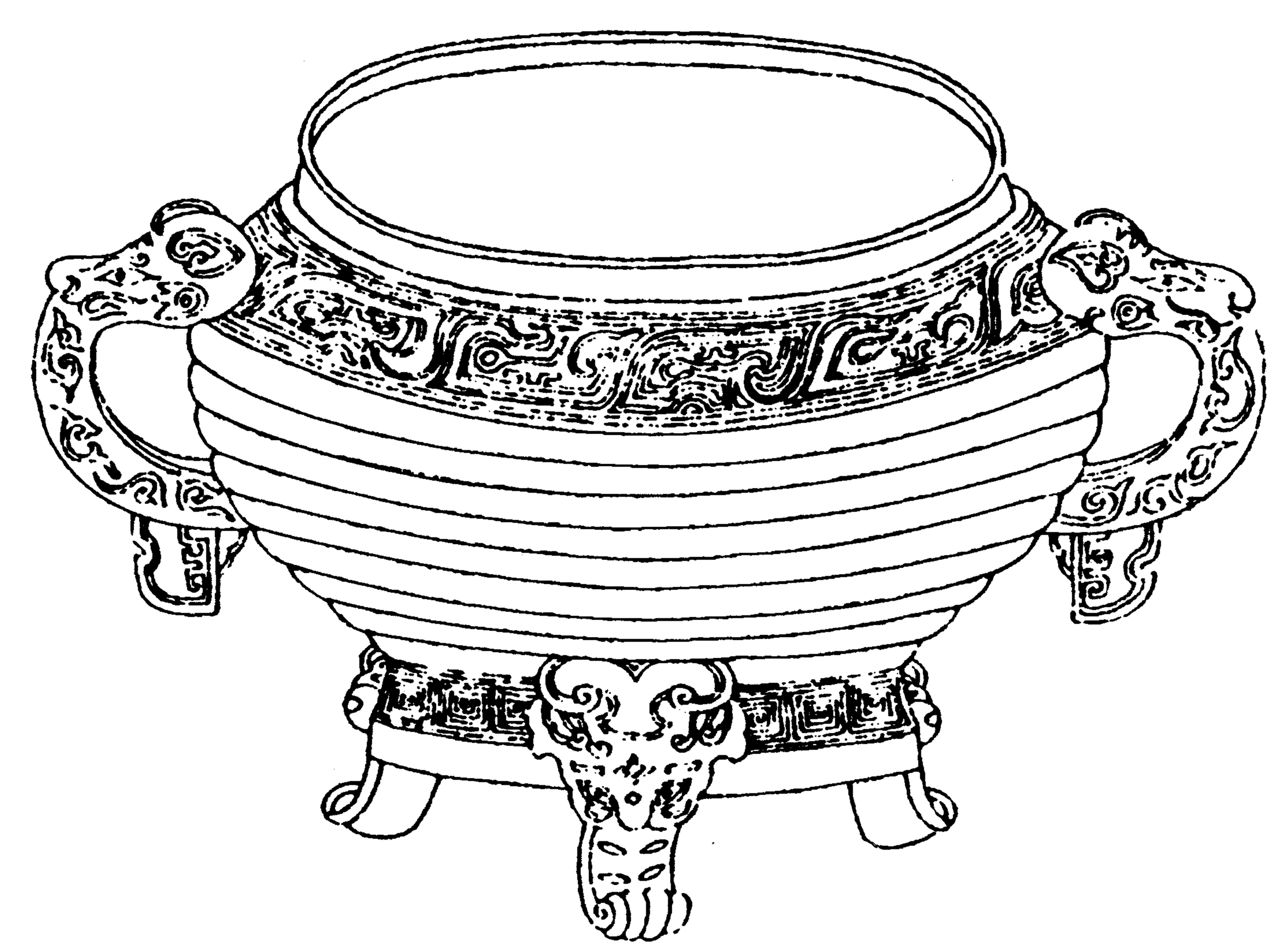
曩作皇祖益公
文公武伯皇考
龔白𩰫彝曩其
涇〻萬年無疆霝令
終霝令令命其子〻孫〻
永寶用享于宗室

右得於盩厔徑七寸三分深四寸容八升銘四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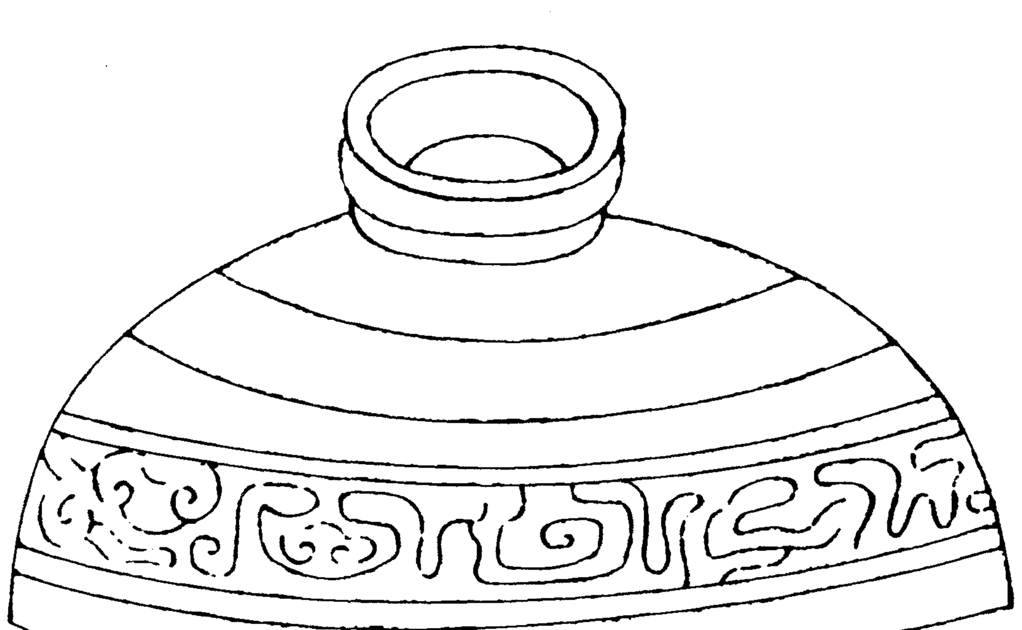
按此器乃敦而銘云鼎彝鼎彝者舉器之揔名故不言敦彝必大夫也祭及四世則知古之大夫惟止三廟而祭必及高祖（大傳云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武伯龔伯其祖考之為大夫者以謚配字如文仲穆伯之類益公文公其曾高之為諸侯者大夫祖諸侯末世之僭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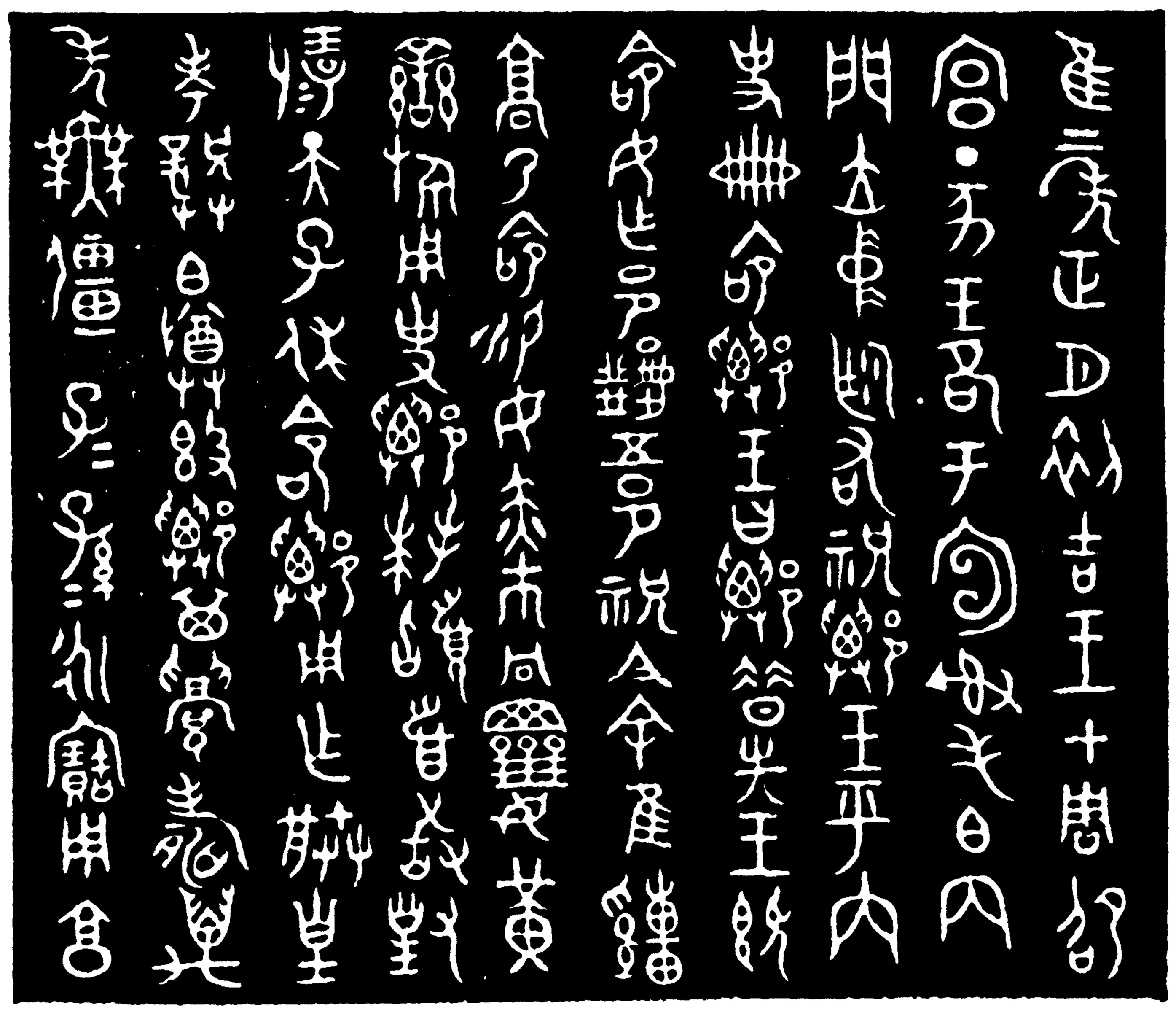
邾敦

一臨江劉氏
一京兆孫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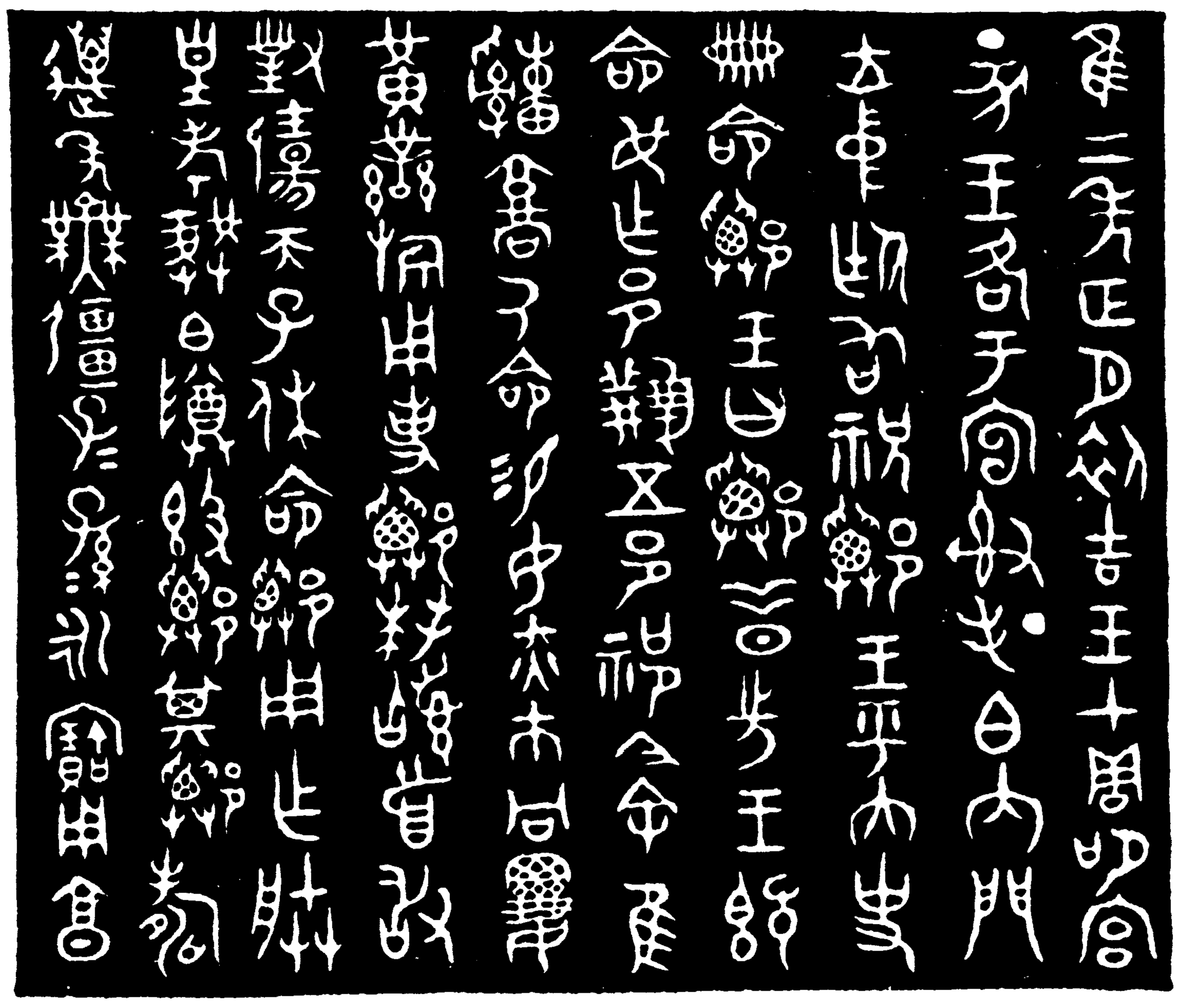


蓋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十周似
宮丁亥王格于宣射毛伯內
門立中庭右祝邾王乎內
史冊命邾王曰邾昔先王既
命汝作邑維五邑祝令余惟[illegible]
商乃命汝赤巿同冕齊黃
鑾旂用事邾拜稽首敢對
揚天子休命邾用作朕皇
考龔伯尊敦邾其眉壽萬
季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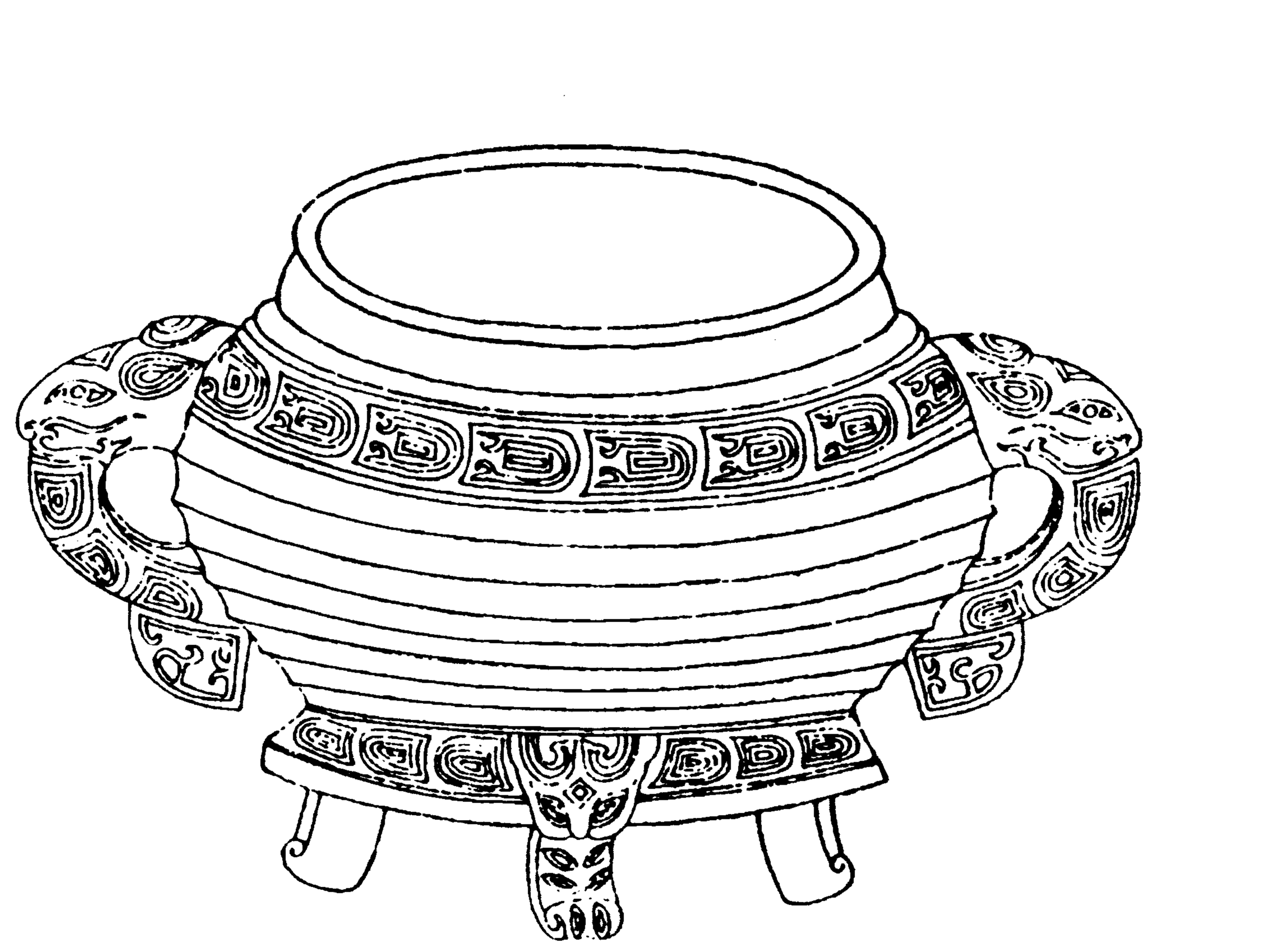
右二敦得於扶風惟蓋存藏於臨江劉氏後又得一敦敦蓋具全藏於京兆孫氏制度款識悉同高五寸有半深四寸口徑五寸九分容六升一合蓋徑六寸六分高二寸四分銘皆百有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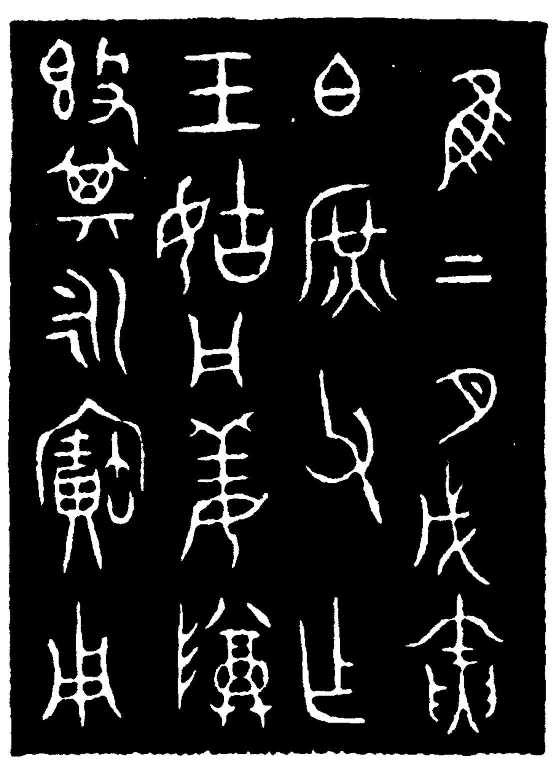
按此敦二器同制同文則知古人作器勒銘非一物器器皆有是銘也邾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為其考作祭器也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𢓊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音謝後从木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爾雅云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公之比二傳云藏禮樂之器非也後有戠敦云王格于大室牧敦云格大室亦廟也古者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祭之日一獻君行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毛伯內門立中庭右祝邾者毛伯執政之上卿也入廟門中其庭立祝與邾皆

在其右也王呼内史策命邠者内史掌諸侯孤卿大夫之策命也王曰者史執策贊王命以告邠也赤芾同冕齊黄鑾旂所錫車服齊黄者馬齊色也邠拜稽首用作皇考龔伯寶尊敦者所謂受書以歸奠于其廟也此策命之禮所圖罷多有是辭故詳釋之　按集古作毛伯敦云劉原父孜按其事謂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罷此云宣榭為宣王之榭則非矣

伯庶父敦

臨江劉氏





佳惟二月戊寅

白伯厎庶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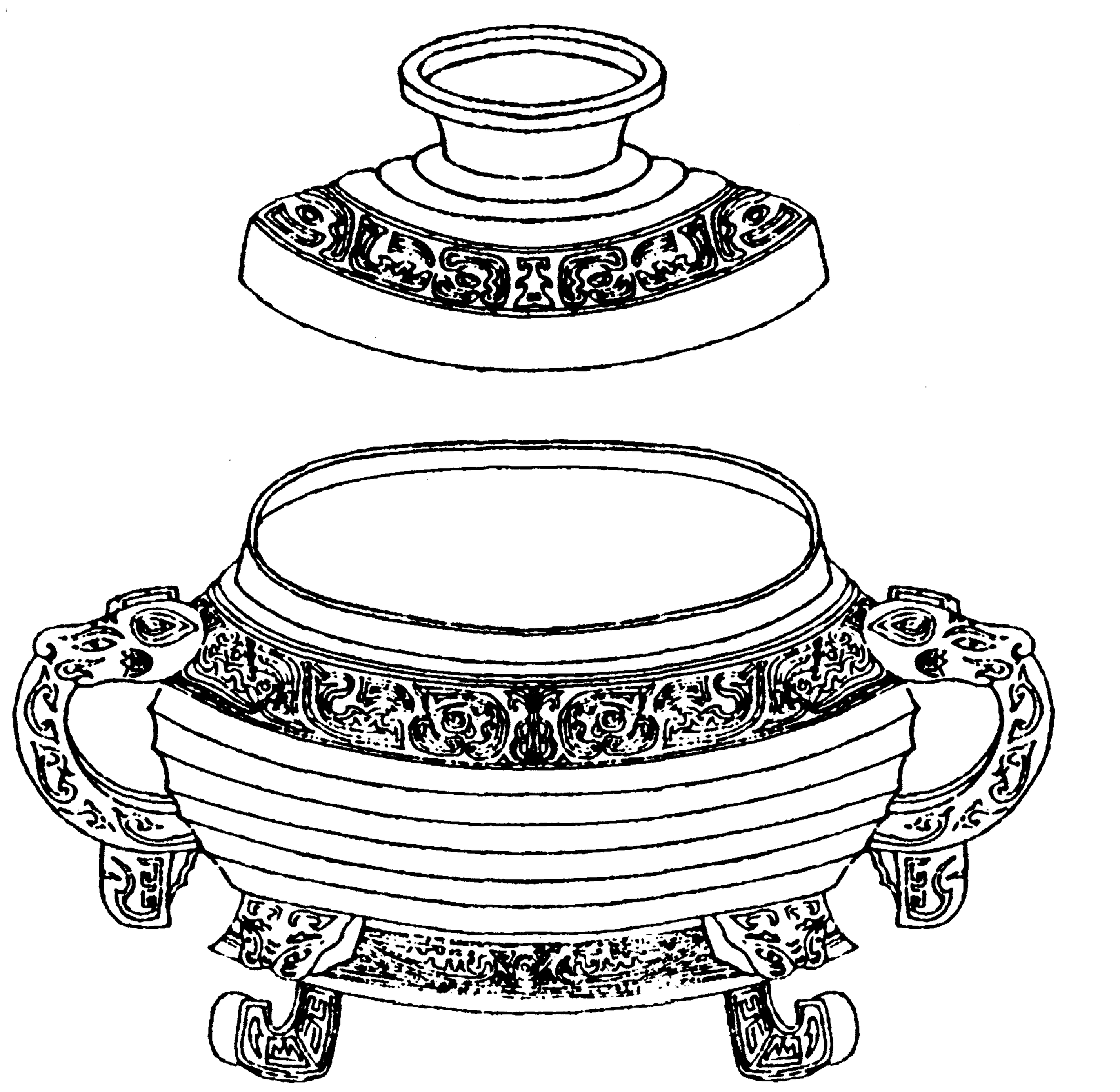
王姑冃冂[illegible]姜尊

𣪕敫其永寶用

右得於扶風徑六寸深四寸容六升有半銘十有九字

按此罍稱王姑舟姜稱姑婦辭也王姑夫之母也作罍者乃庶父未詳或謂王姑者王父之姊妹然王父姊妹當從人否則有歸宗及殤祔祭可也亦不容制罍以祭

周敦 內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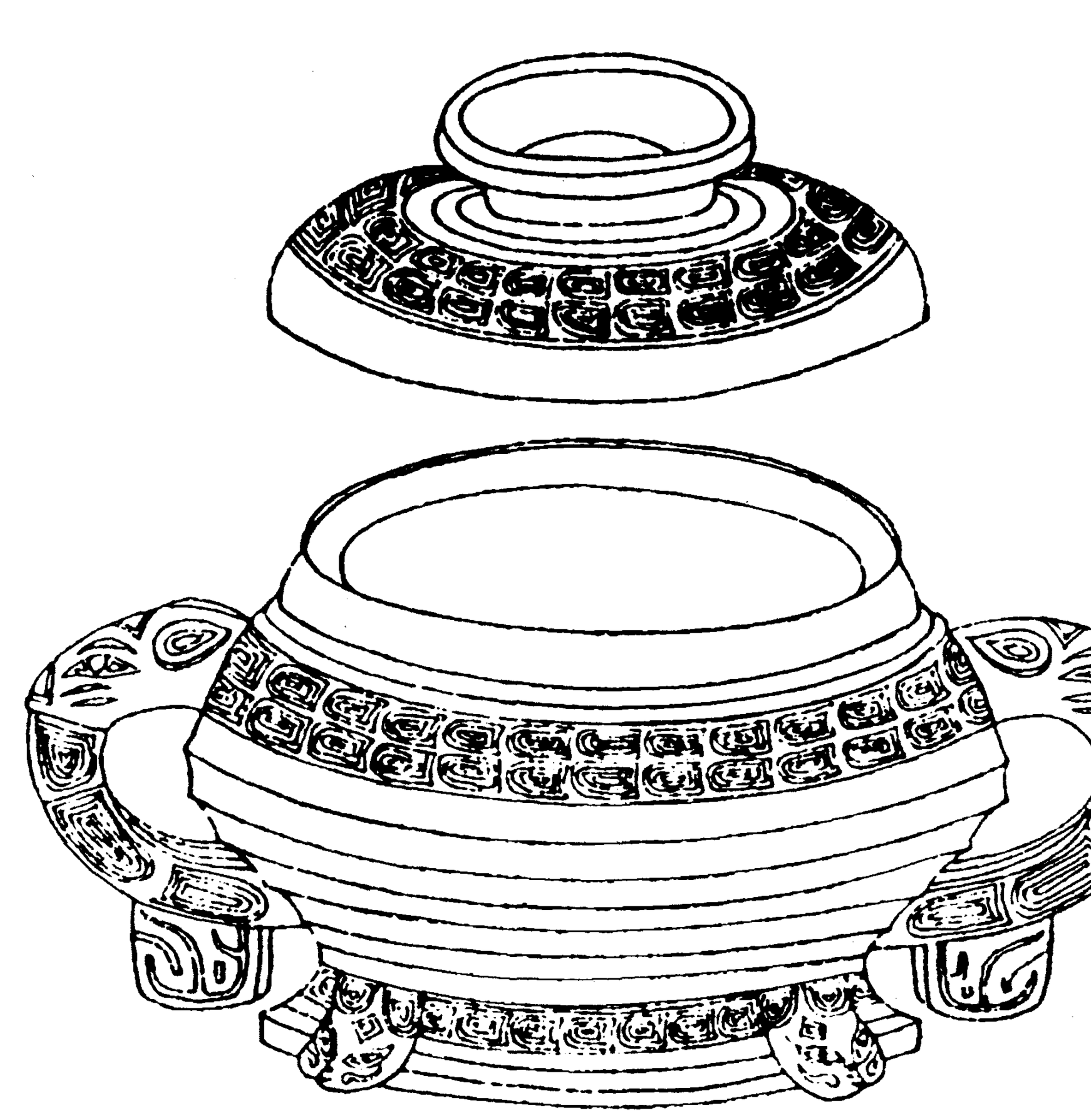


惟四月初吉王在辟宮宰辟父佑周位王冊命周曰錫汝華朱市玄衣東帶於鋚革錫戈琱戟彤矢用餘乃祖考事官嗣節僕小射底敦周稽首對揚王休命用作文考寶敦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不知所從得以桼尺桼量校之徑八寸四分深五寸二分容二斗銘七十有四字

雁侯敦

扶風乞伏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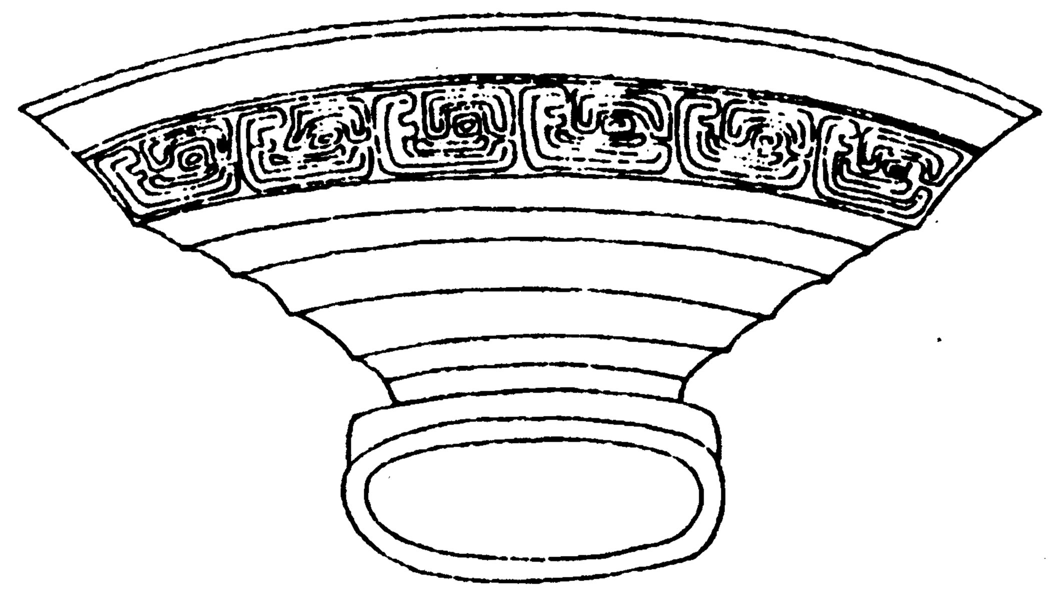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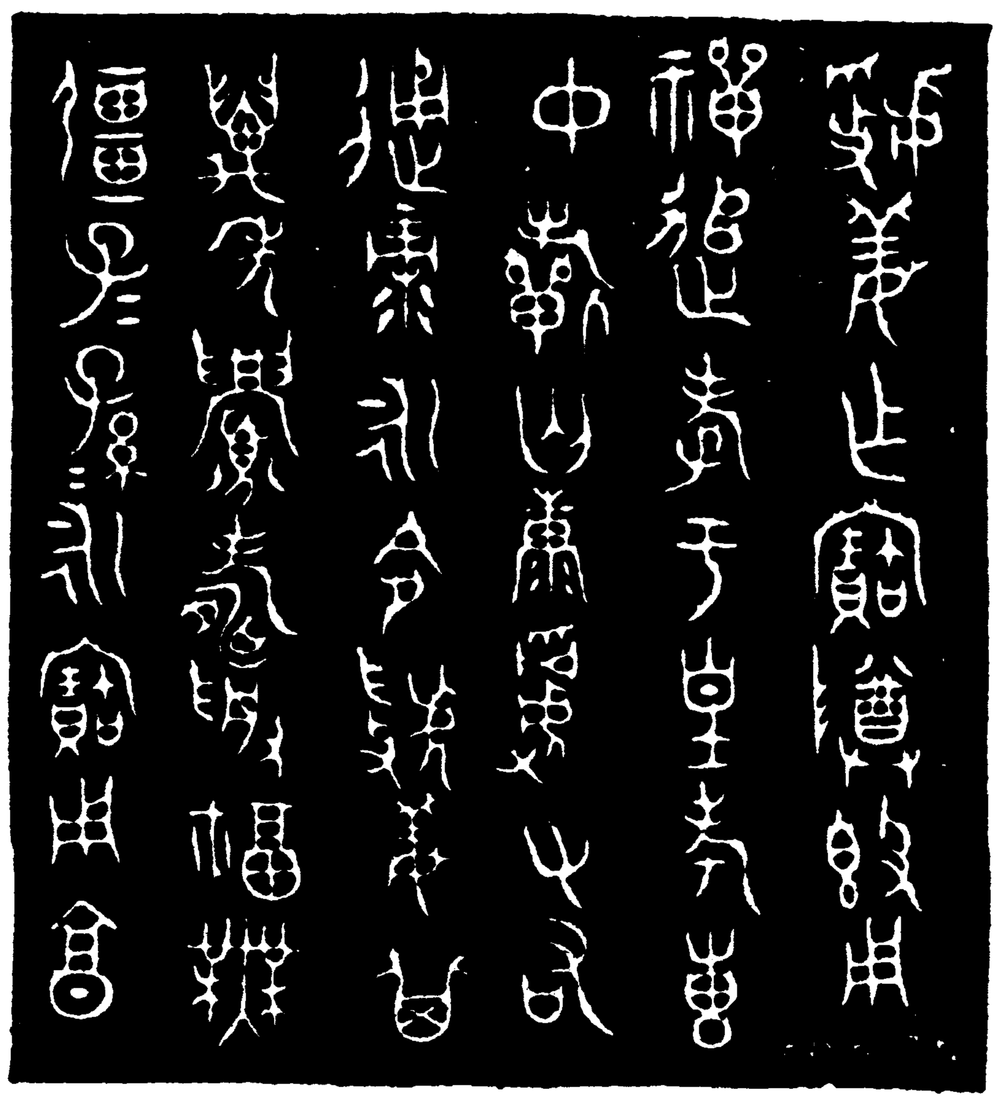
雁鴈厌侯作毆姬遼
母諨尊毀敢其萬
季永寶用

右不知所從得量度未考銘十有四字

按雁古鴈字謂雁侯或其名士婦人以字配姓如伯姬仲子之類此云姬遼母者疑雁侯之妾遼母必字也姓加字上與伯姬仲子不同母字又在其下不知何義

虢姜敦 睢陽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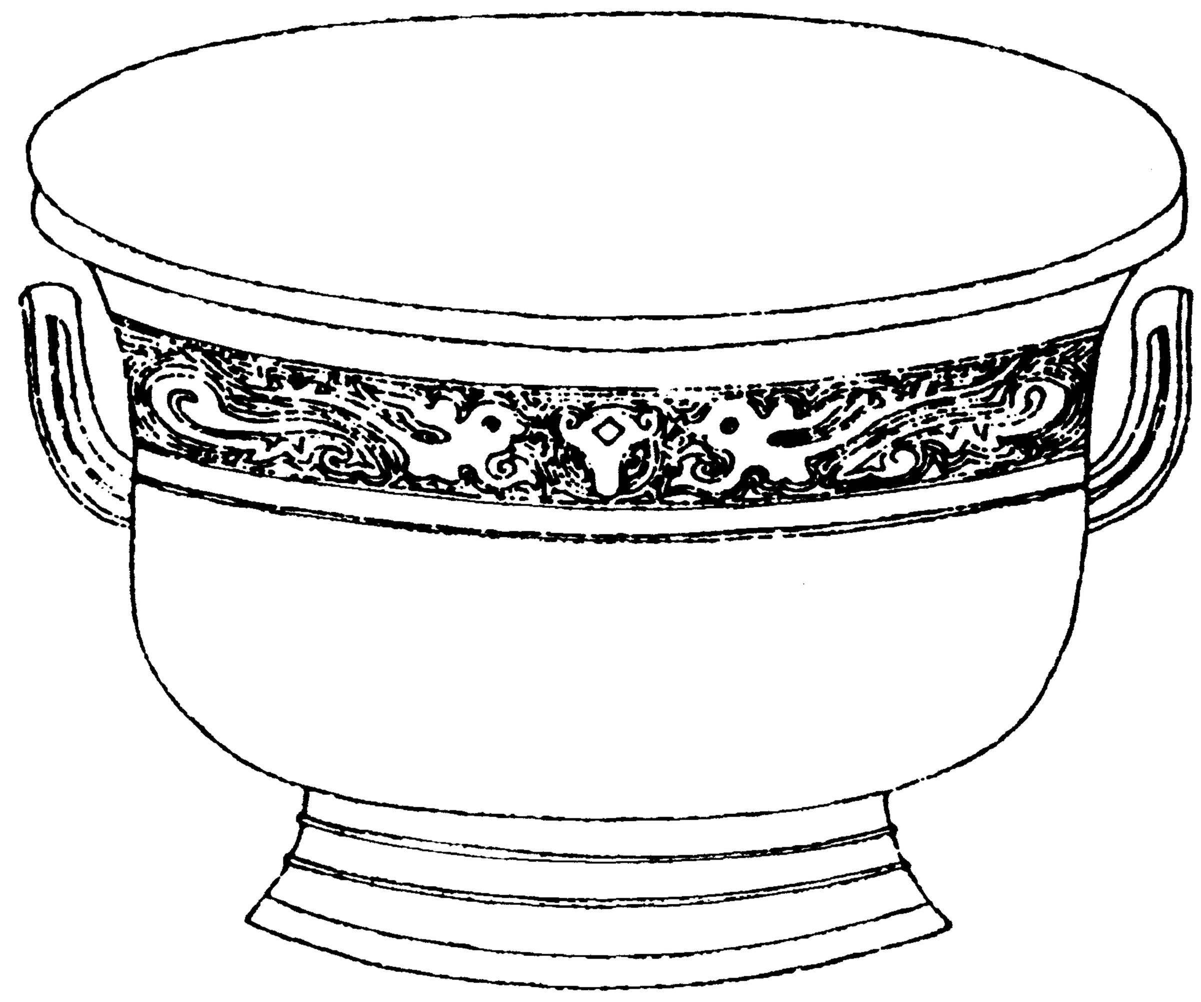




虢虢姜作寶尊敦用
禪追孝于皇考叀惠
中仲蘄此康虔虔釋詞屯純右祐
通彔祿永命虢姜其
萬年眉壽多受福無
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右不知所從得惟蓋存徑尺九分高四寸六分銘四十有四字

伯百父敦 廬江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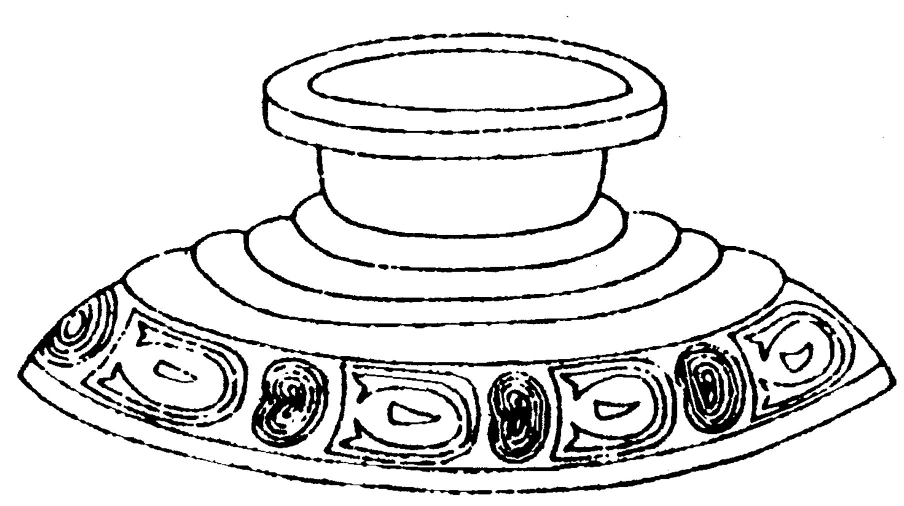
白伯 百首（集古作冏） 父作周姜
寶敦用夙夙夕享
用蘄萬壽壽



同前

右得於驪山白鹿原皆徑六寸五分深三寸容二升半
銘十有六字
按此敦與諸敦形制全異底一作冏蓋一作目皆當作
百字
集古云尚書冏命序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則此
敦周穆王時器也

中言父旅敦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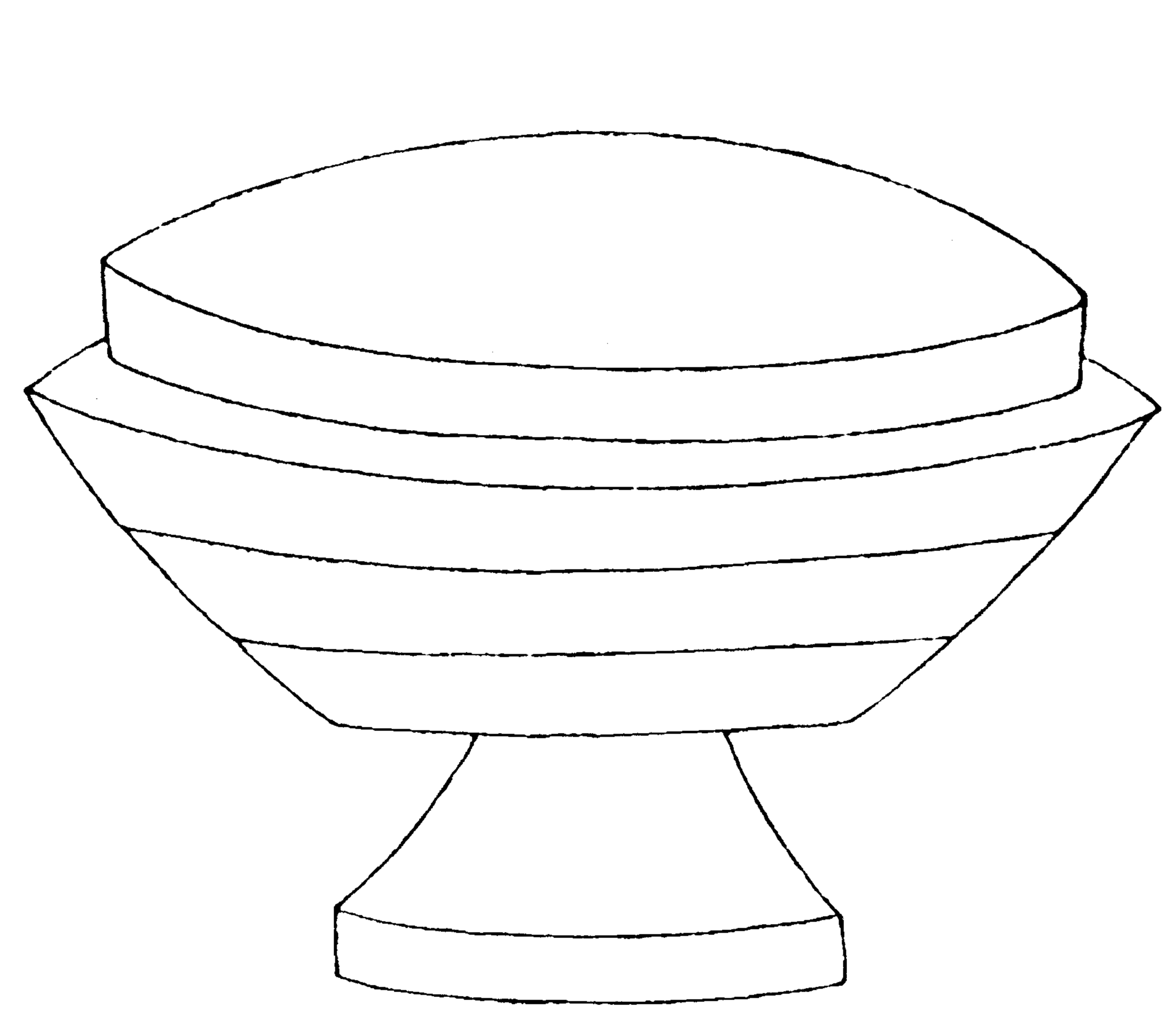
中（仲）[illegible]（言）父
作旅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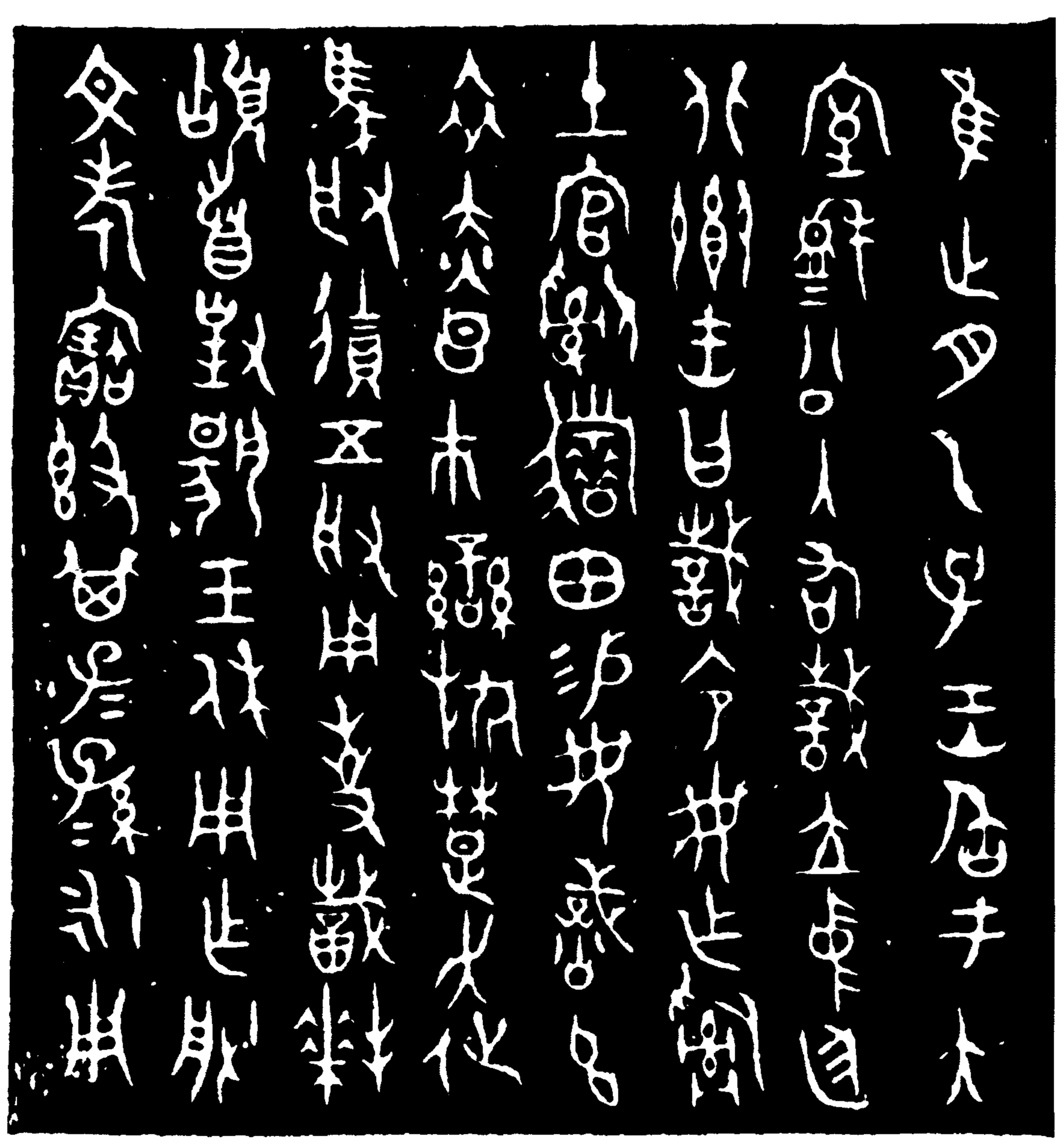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惟蓋存徑四寸六分容升有一各銘六
字

戠敦

廣韻戠之翼切

河南張氏





惟正月乙子王各格于大
室室穆公入右佑戠戠立中国庭
北鄉王曰戠命女作𤔲治
土官治籍田錫汝戠玄
衣赤環市巿䜌鑾旂楚走徒
馬馭□五馭用事戠拜
稽首對䫷揚王休用作朕
文考寶敦其子子孫孫永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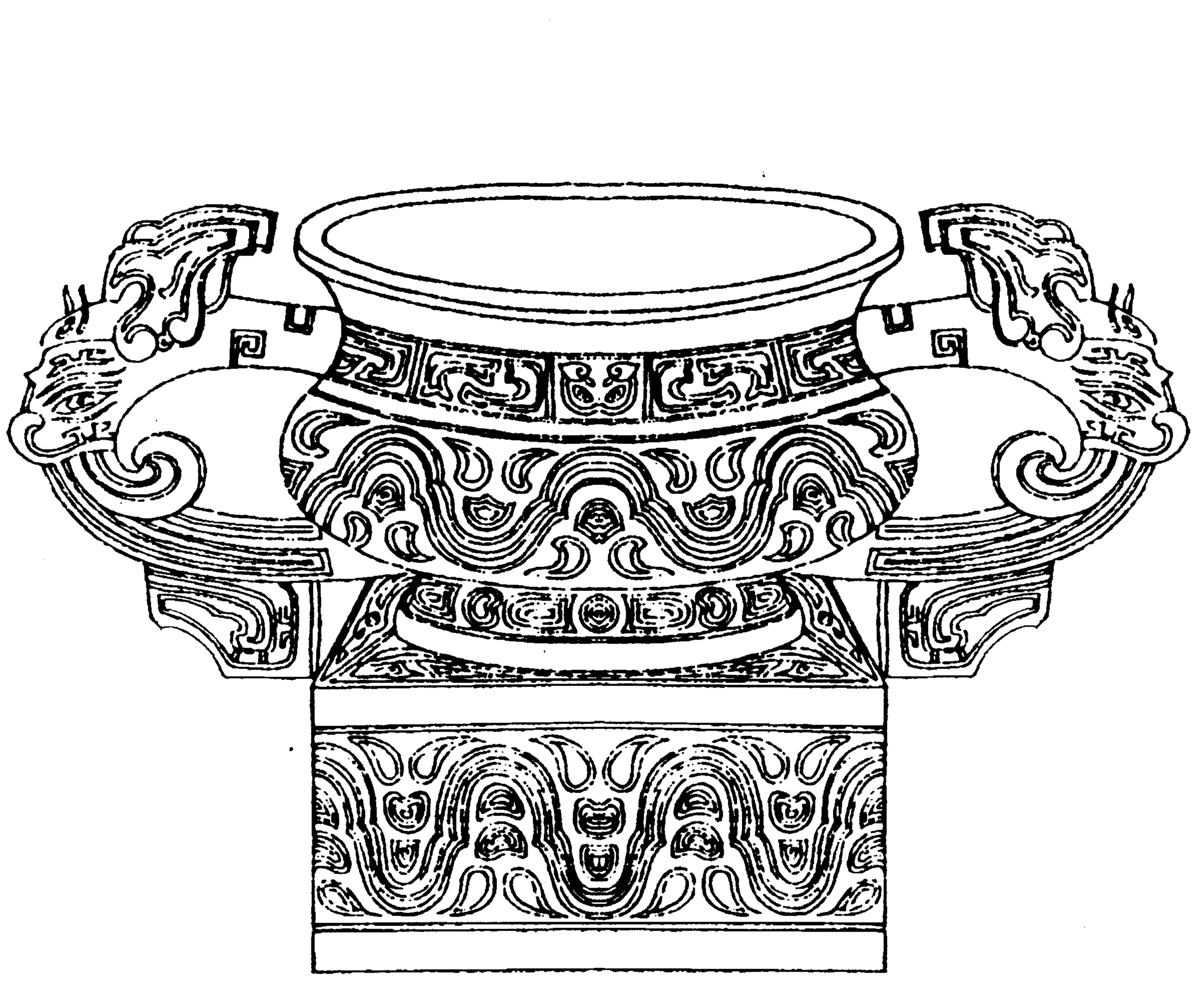
右得於扶風惟蓋存高二寸有半深一寸四分徑七寸有半銘七十有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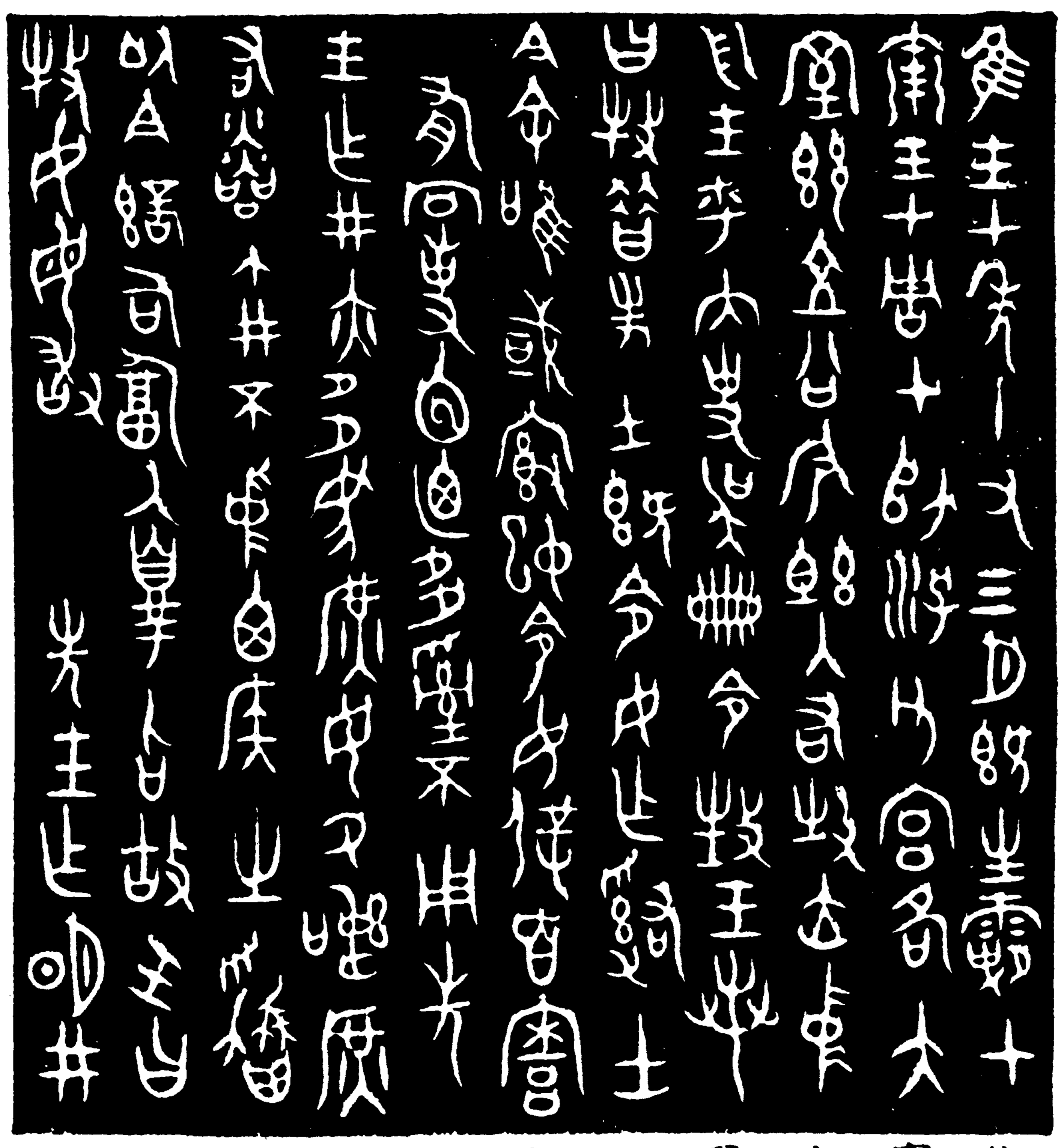
按此敦形制與伯百父者略相似而無耳其銘與邠相似文云正月乙子及商癸彝亦曰丁子日辰剛柔不相配疑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未甚區別不然殆不可攷蔡博士肇云晉文公城濮之戰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而敦文有曰楚徒者乃以楚之徒兵錫之禮諸侯不相遺俘天王得以錫侯國

愚按前云惟蓋存又云形制與伯百父者略相似而無耳圖象亦非蓋形必是謬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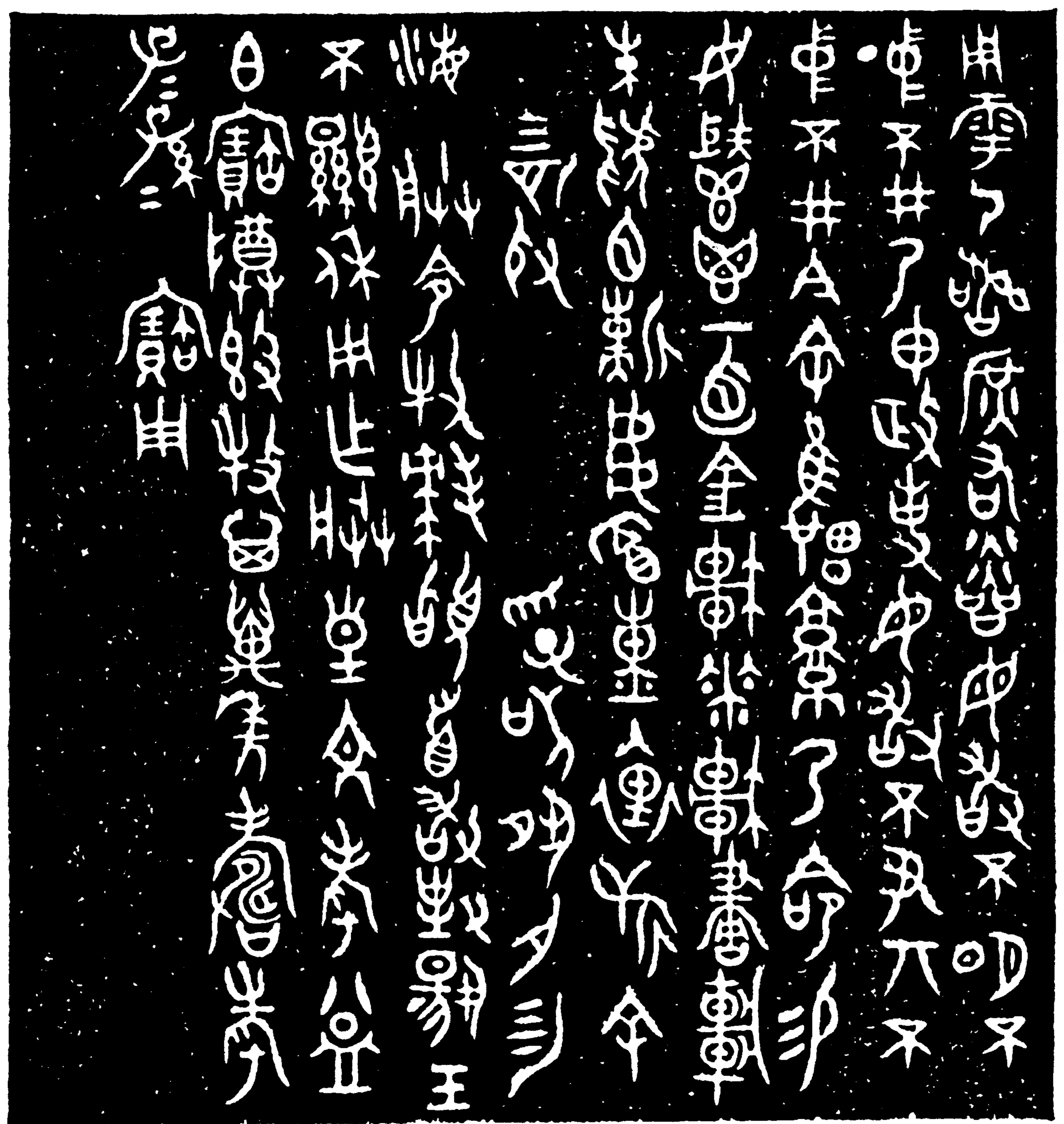
牧敦

京兆范氏





隹(惟)王十年又(十有)三月既生霸(魄)十(甲)
寅王十(在)周十(在)師汙父宮各(格)大(太)
室即立(位詳釋文)公令 入右牧立中
圖王乎(呼)內史吳冊令(命)牧王若(若)
曰牧昔(昔)先王既令(命)女(汝)作𤔲(治)土
令余唯或(域)(詳釋度)䈞改令(命)女(汝)辟百寮(寮)
有同吏(事) 由(迺)多𤔲(辭)不用先
王作井(刑)亦(亦)多虐庶民及𤕦(詳釋僕)庶
右𤔲不刑不中(乃侯之)由厌止𠂤崩
以、令䎘(詳釋讚)司(儒)畐(罪)罪名故王曰
牧女(汝)毋敢 先王作明井(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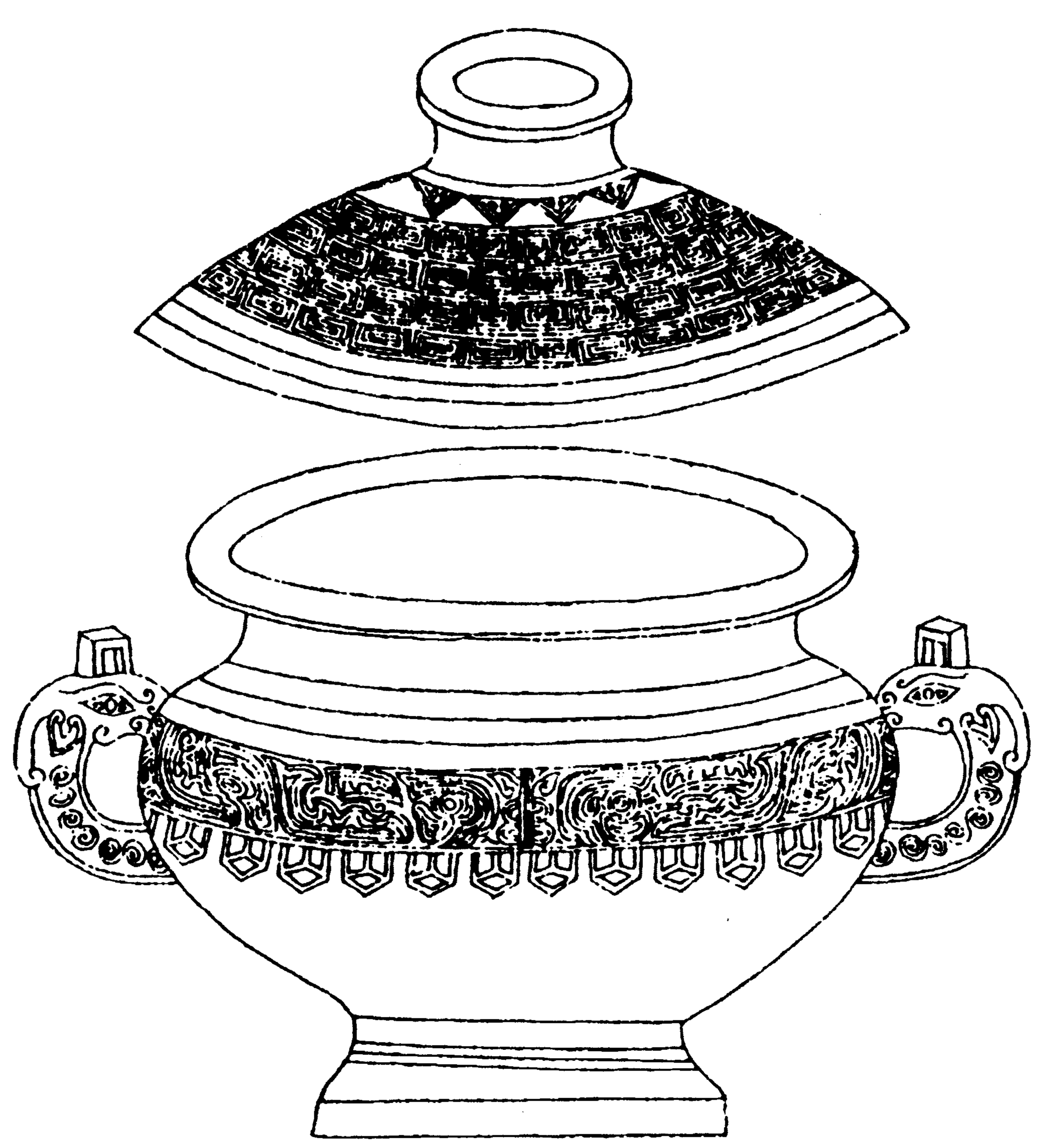


用雩(溪)乃㒸庶右簉毋敢不明不
中不刑乃申政吏毋敢不尹其不
中不刑令余惟噇禀(京)乃命沪(錫)
女(汝)鬯(柜)壱一卣金車桼(華)斠(軒)(畫)(笰)剕
米號卣 虎冟熏裏旂(虎冕練)余(余)
四(肆)匹服(所) 孚敬夙(夙)夕勿
灋(法替廢)朕命牧料(拜)稽首敢對揚(揚)王
不(丕)顯休用作朕皇(皇)文考益(益)
白(伯)寶尊敦牧其萬年壽考
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得於扶風量度未考銘二百二十有一字

按此敦形制與諸敦不類其銘與郱敦戠敦相似所錫有秬鬯一卣及虎冕練裏之類與寅簋相似司服所掌五冕無虎冕先儒釋毳冕之章宗彝為首宗彝有虎蜼故謂之毳以是考之虎冕即毳冕也如荀卿云天子山冕山冕即龍衮也有山龍之文故或曰山冕或曰龍衮皆舉一物以名其服蜼音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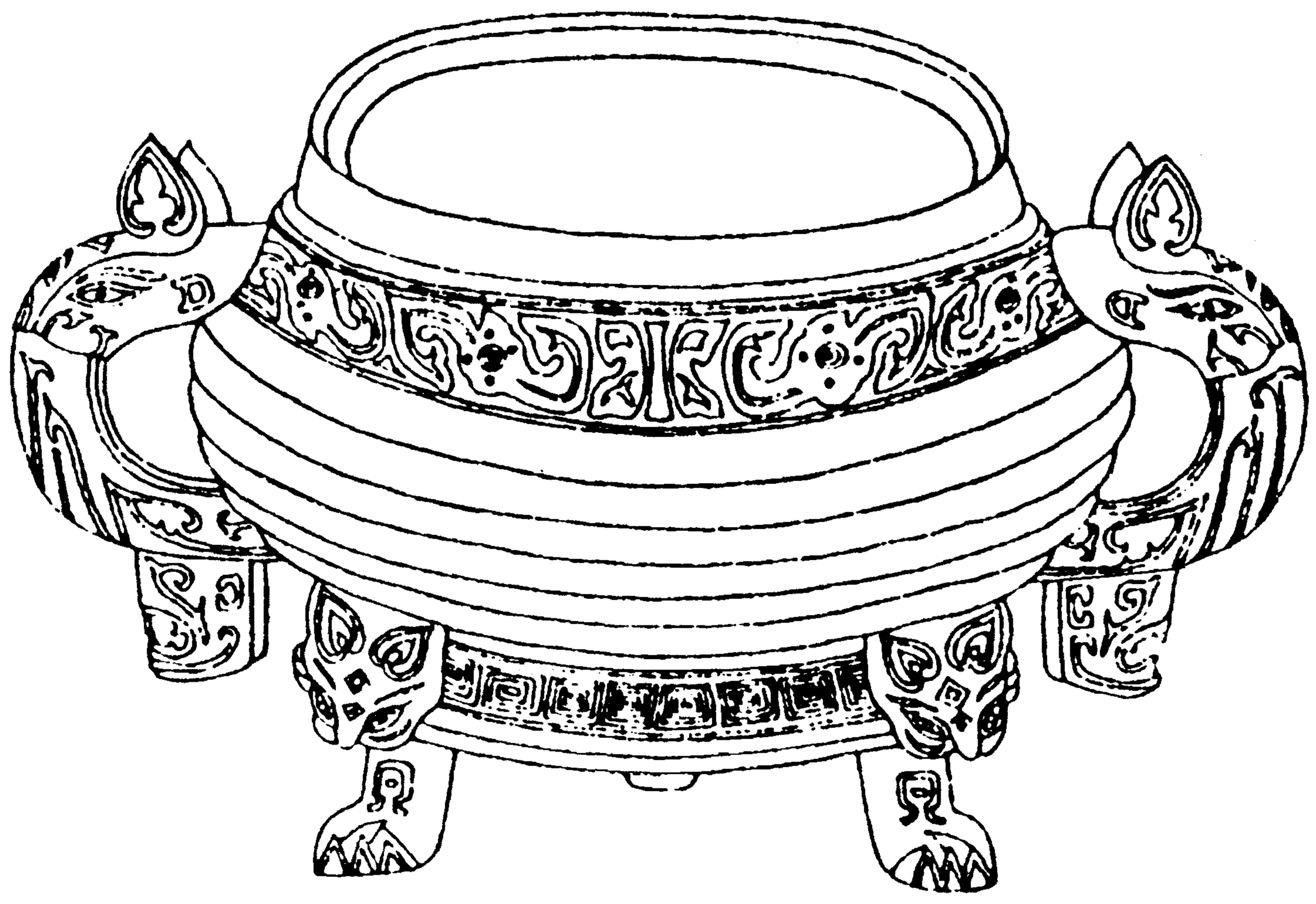
螭耳敦 内藏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黍量校之深四寸一分徑尺有八寸容二斗無銘識

按此敦與散季敦郱敦相似但圈足為異而百乂敦亦有圈足當銘為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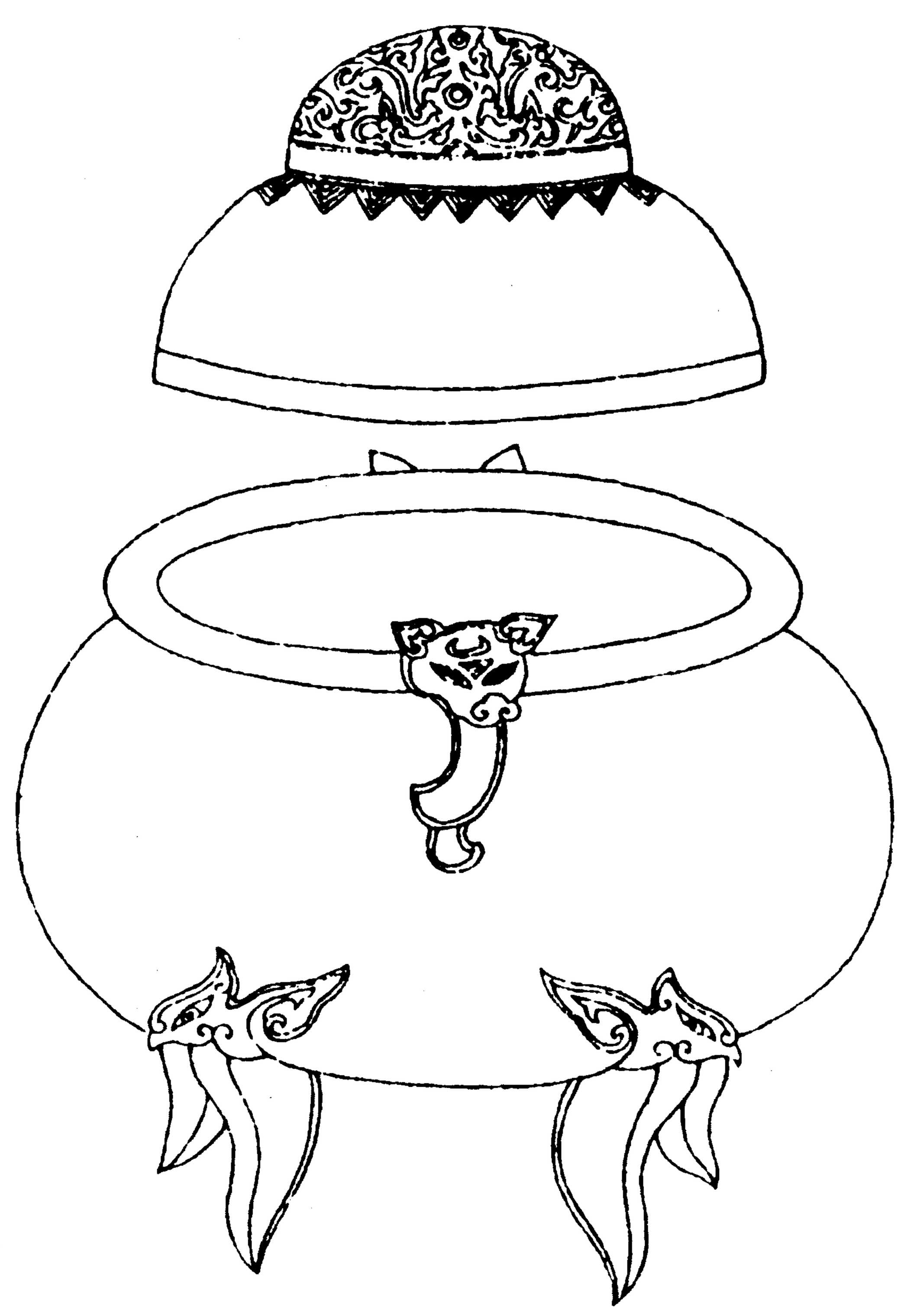
篆口耳足敦 河南文氏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按此器與散季敦郱敦相似

四足疏蓋小敦 廬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有四足蓋有圈足疏之高五寸縮六寸半衡五寸半容二升無銘識

李氏錄云少牢禮敦皆南首注謂有首象龜形明堂位兩敦四璉六瑚八簋皆黍稷器則形制大體相若今四足形蓋象龜也兩獸開口有飾玉處若非玉敦即瑚璉也耳為饕餮足為蚩尤亦著貪暴之戒（李云今畫本以飛獸有肉翅者謂之蚩尤）陰符經序引廣成子傳云榆罔蚩尤炎帝之後銅頭啖石飛空走險以馗牛皮為鼓九擊而止之

三牛敦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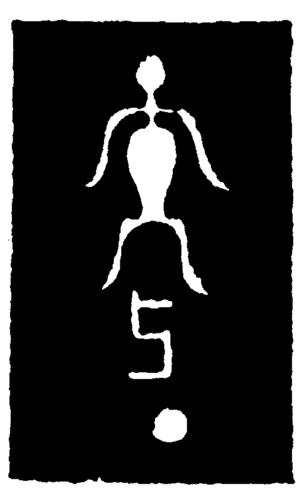


右得於京師惟蓋存徑九寸高五寸半容三升重四斤四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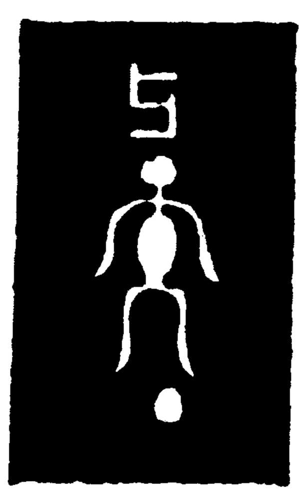
按鼎敦簠多以三物為飾卻而可置諸地語在金飾小鼎篇此蓋伏三牛以為足蟠三蛟以戲於中

己丁敦 曾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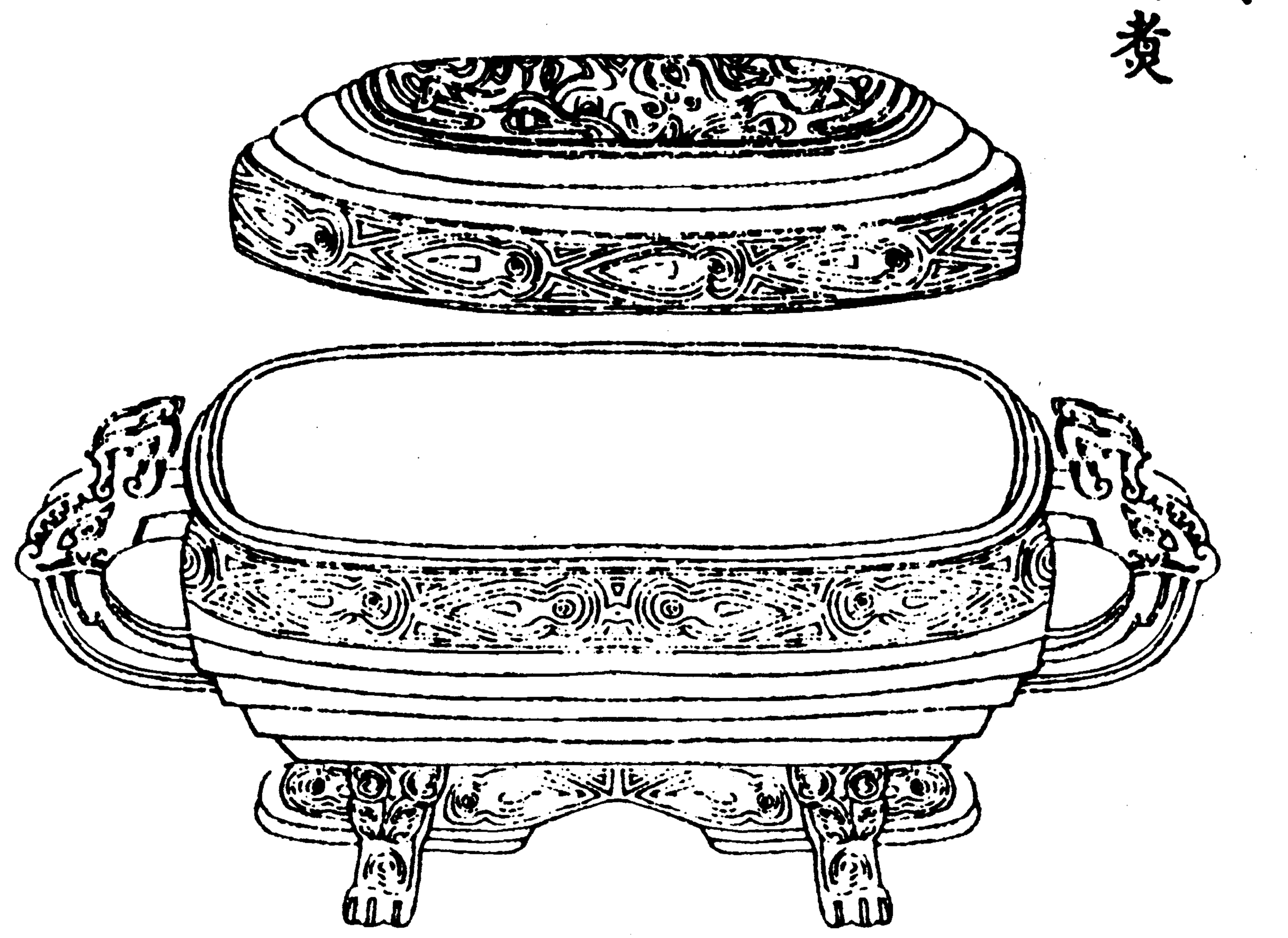
孫巳丁



巳孫丁

右得於龍游高七寸深四寸八分徑四寸八分容六升
銘三字

叔高父旅簋 臨江劉氏
旅集古作煑





叔高父作旅
簋其萬年子〻
孫〻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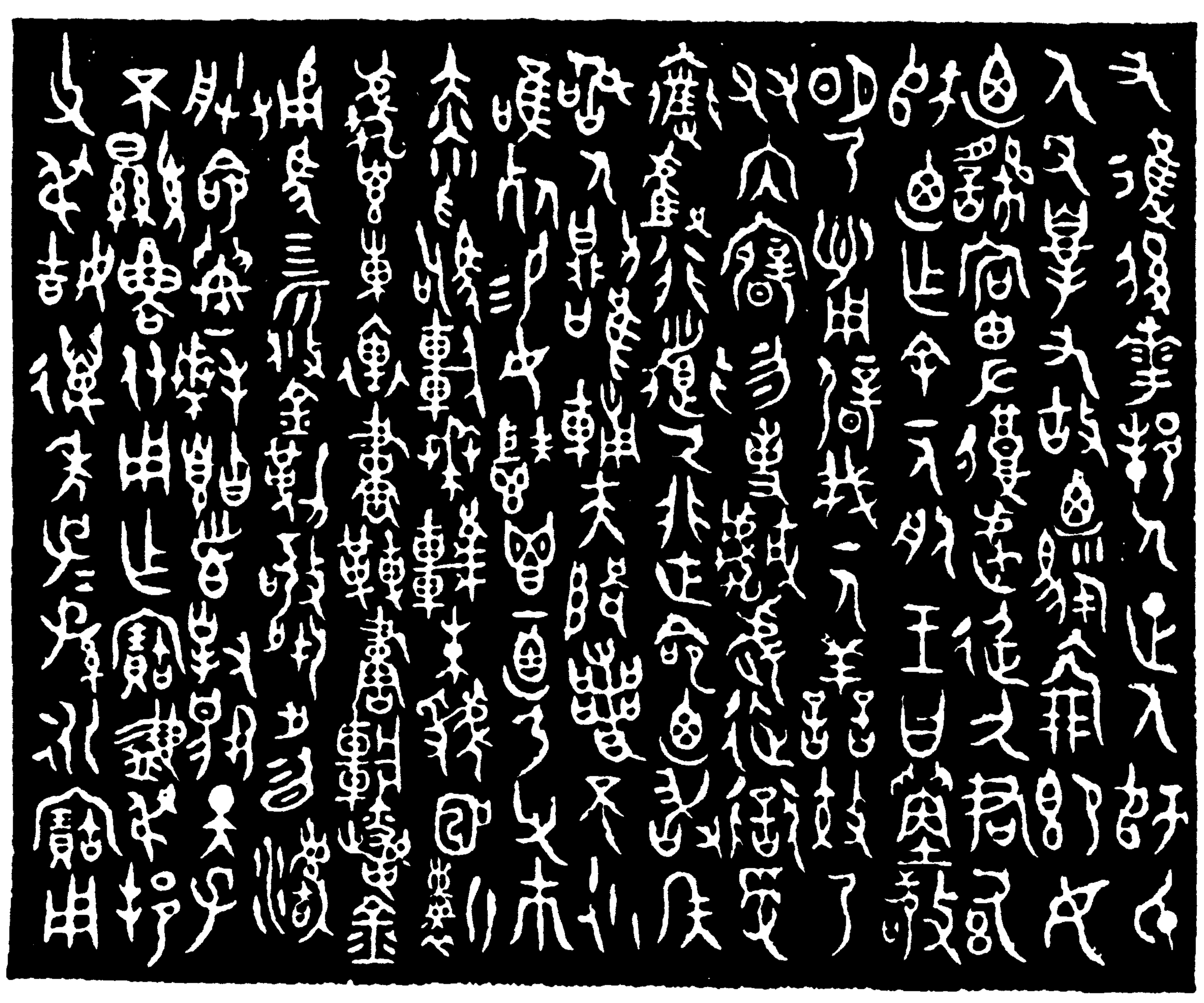
右得於扶風縮五寸衡六寸九分深二寸八分容三升有半底蓋有銘皆十有六字

按簠簋制度不見于經而傳註之說方曰簠圜曰簋或曰簠外方内圜簋外圜内方惟周官旊人為簋陶器必圜則簋可知今所圖三簋其形皆美而不方有四隅而刓之亦可謂之圜矣旊人之簋實一觳觳容斗二升古量二升為匊今量二匊為升大略古量當四之一古斗二升為今三升此止容三升有半與周官近之

集古云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内圜外方而小堉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所作亦外方内圜而其形如桶但於蓋刻龜形與原父所得不同蔡君謨謂禮家不見其形制故名存實亡原父所見可以正其謬也此云容三升有半未知孰是

寅簋 雎陽王氏





又有進進退退雩邦人正人師氏
人又有𦥑又有故廼迺馭馭朋服卽女汝朋薛釋朋
廼迺繇繇宕甹𢓊復虐從逐故君故
師廼作余一人服服王曰璽寅敬
明乃心心用辟我一人𦣽善效故
双友内辟辟勿事獻虐從獄受
㝠雝獻且行道故非正命廼敔敢厌疾厌薛釋矢
傒人勳則唯輔天降喪喪不廷
唯𠬝死沪錫女秬鬯一卣及又斧市芾
炎赤㫃舄鳴䩛筆彔華䩛軒朱朱虢䩗卣䩺
虎冟冕㯃練裏畫䡞車畫䡞爵金
甬馬三四匹匹鋚勒敬夙夕勿灋法三冂薛釋三爵
朕命寅拜稽首對揚天子
丕顯魯魯休用作寶簋叔邦
父叔故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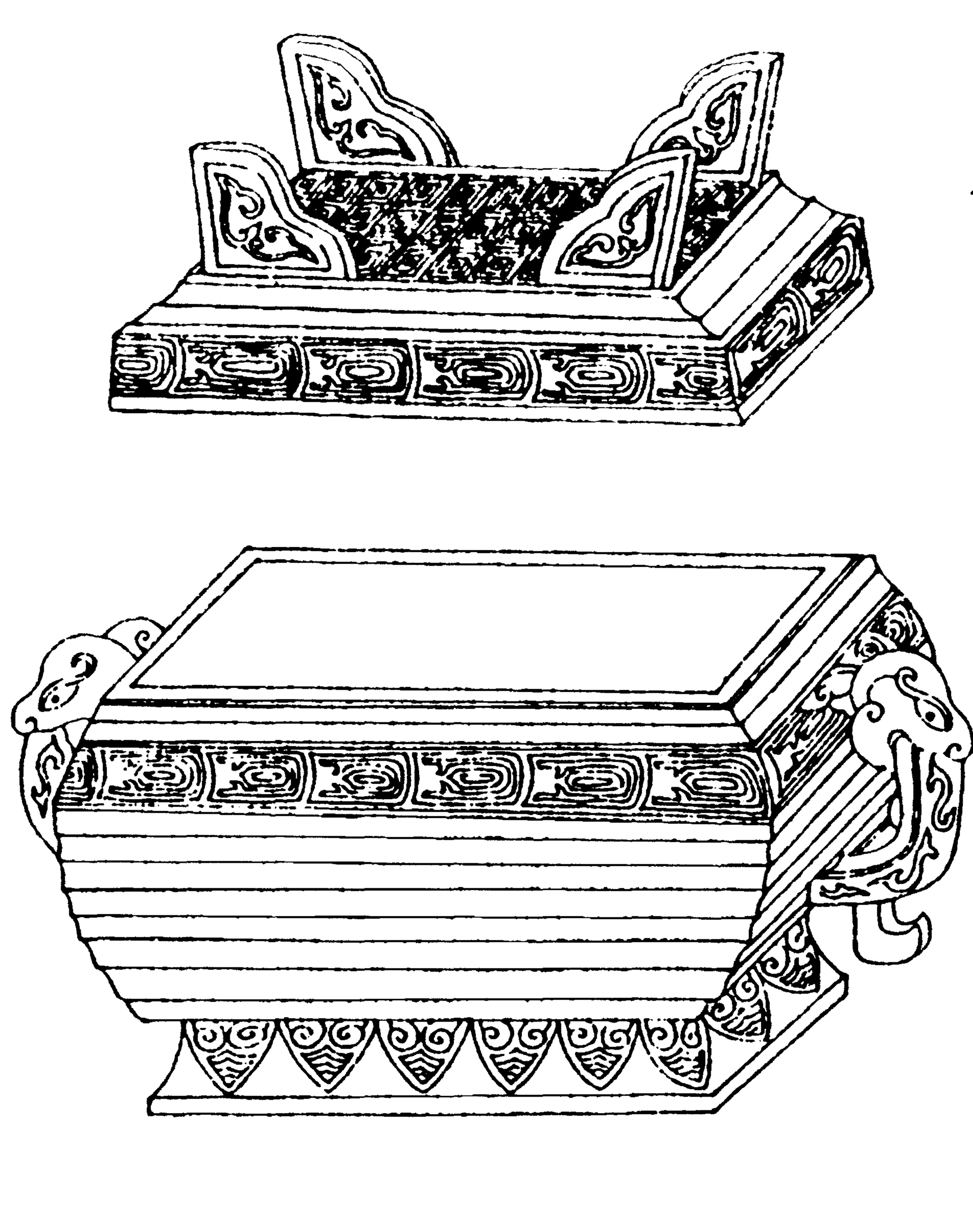
右得於京兆高四寸有半深三寸六分縮尺有一寸衡七寸半容斗有二升四合銘一百五十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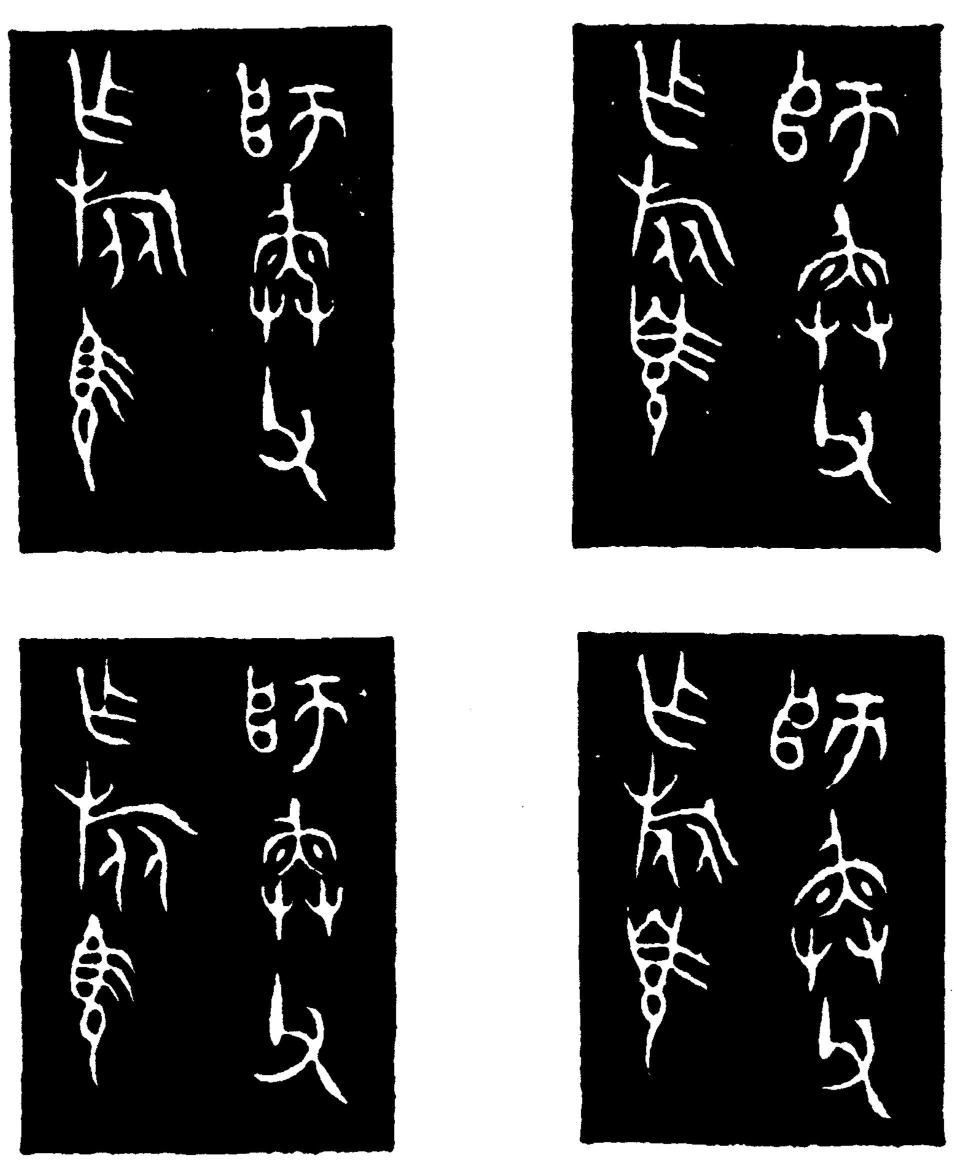
按此簋容受亦與旅人不同

師奐父旅簋

一河南張氏
一開封劉氏

奐一本作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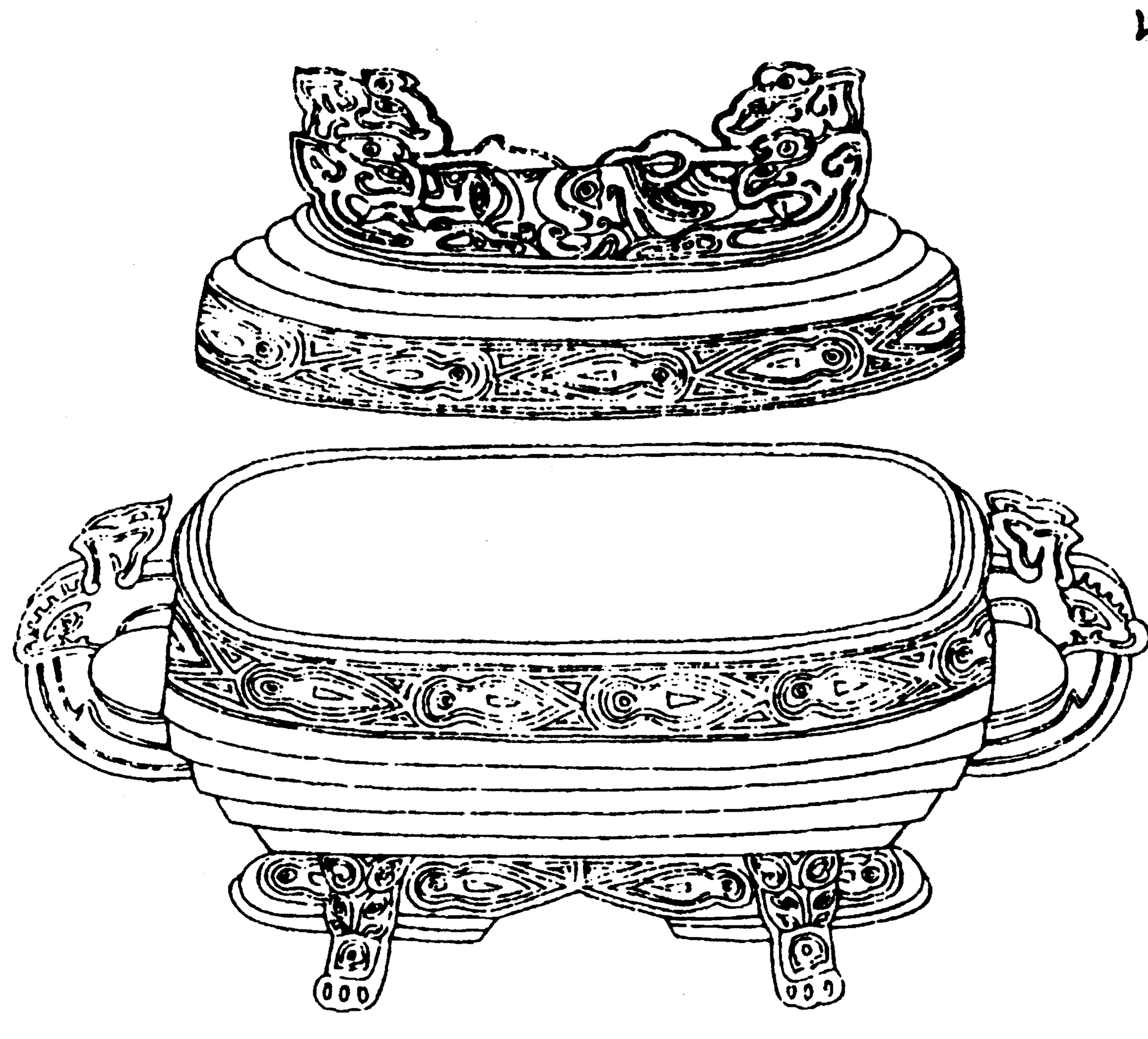
師𢻻奐父 乍作 𢀛旅 𣪘簋

同前

右張氏簋得於扶風高六寸深三寸有半縮八寸六分衡五寸有半容四升七合底蓋有銘銘皆六字

劉氏簋不知所從得高七寸深三寸三分縮五寸七分衡七寸七分容五升半銘及形制與張同而銘筆畫小異

小子師簋 丹陽蘇氏





太師小子師 薛釋太師小子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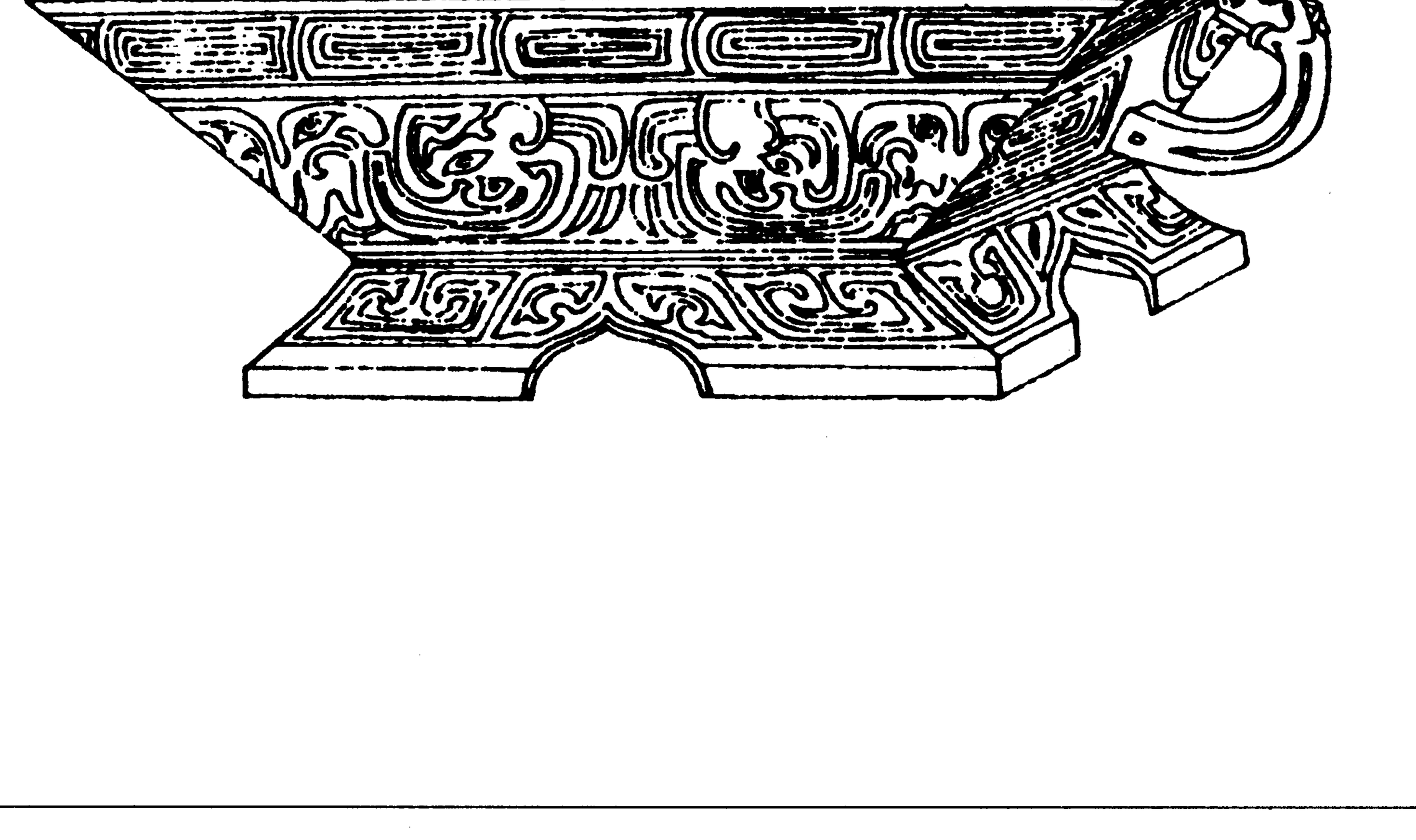
朖乍作䵼彝 望作䵼彝



同前

右不知所從得高六寸二分深三寸縮七寸三分衡五
寸一分容三升八合銘九字
按此器銘曰尊彝而其制簋也蓋尊彝者祭器之總名
為銘必有衆器故止舉其總名而已太師小子師或官
號䏰其名也䏰字書所不載不知其音　懷人趙九成
以為從臣從月為朢字理或然也呂氏以小子師為官
號考之傳古無有是若以師配朢為其名小子猶武王
自稱小子太師為官號其說頗通

太公匜 内藏





太公作盥釁
寶匜年子紓孫
永寶用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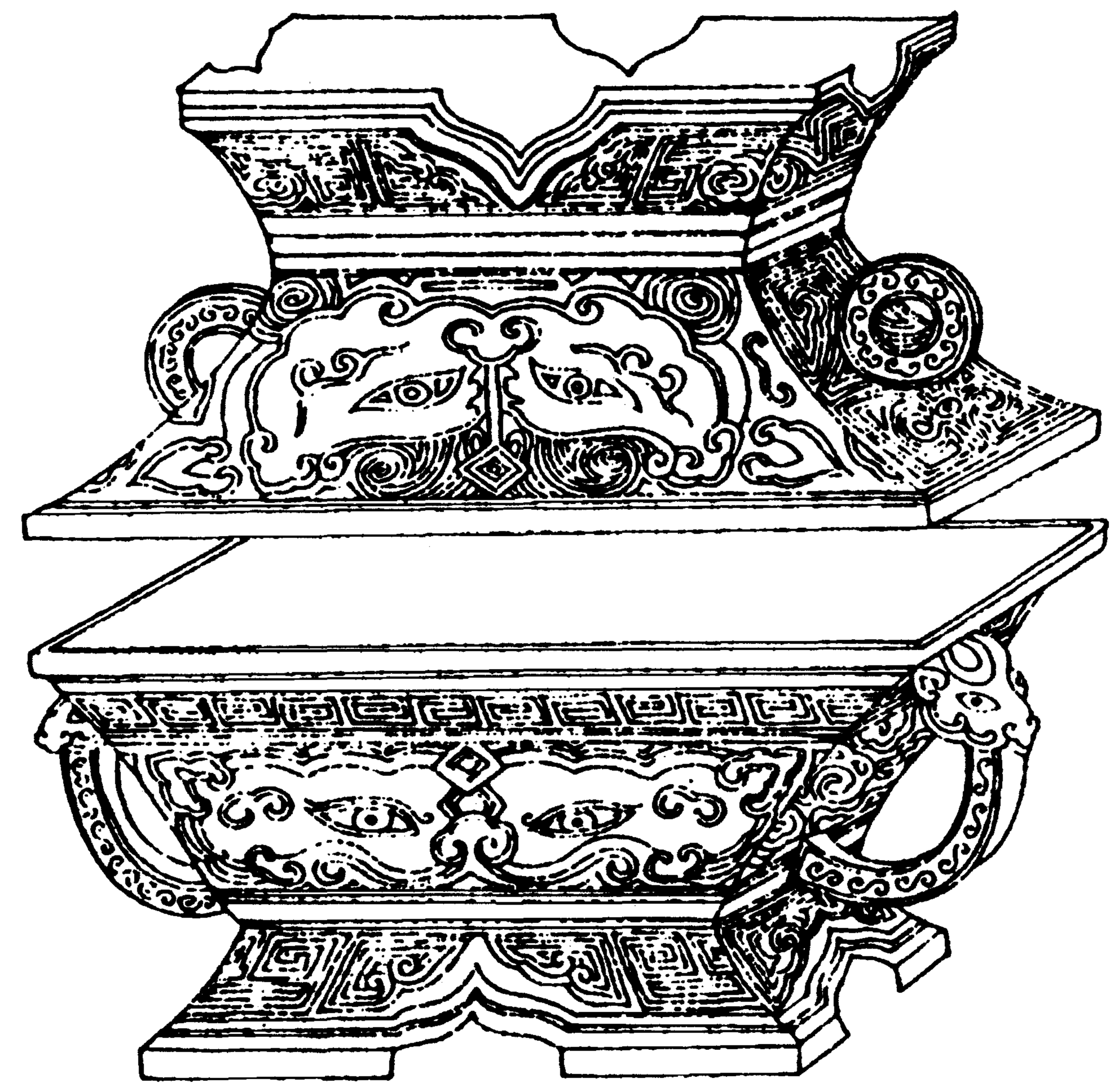
右得於馮翊以黍尺黍量校之縮尺有六寸衡尺有四寸四分深三寸下狹容二斗銘十有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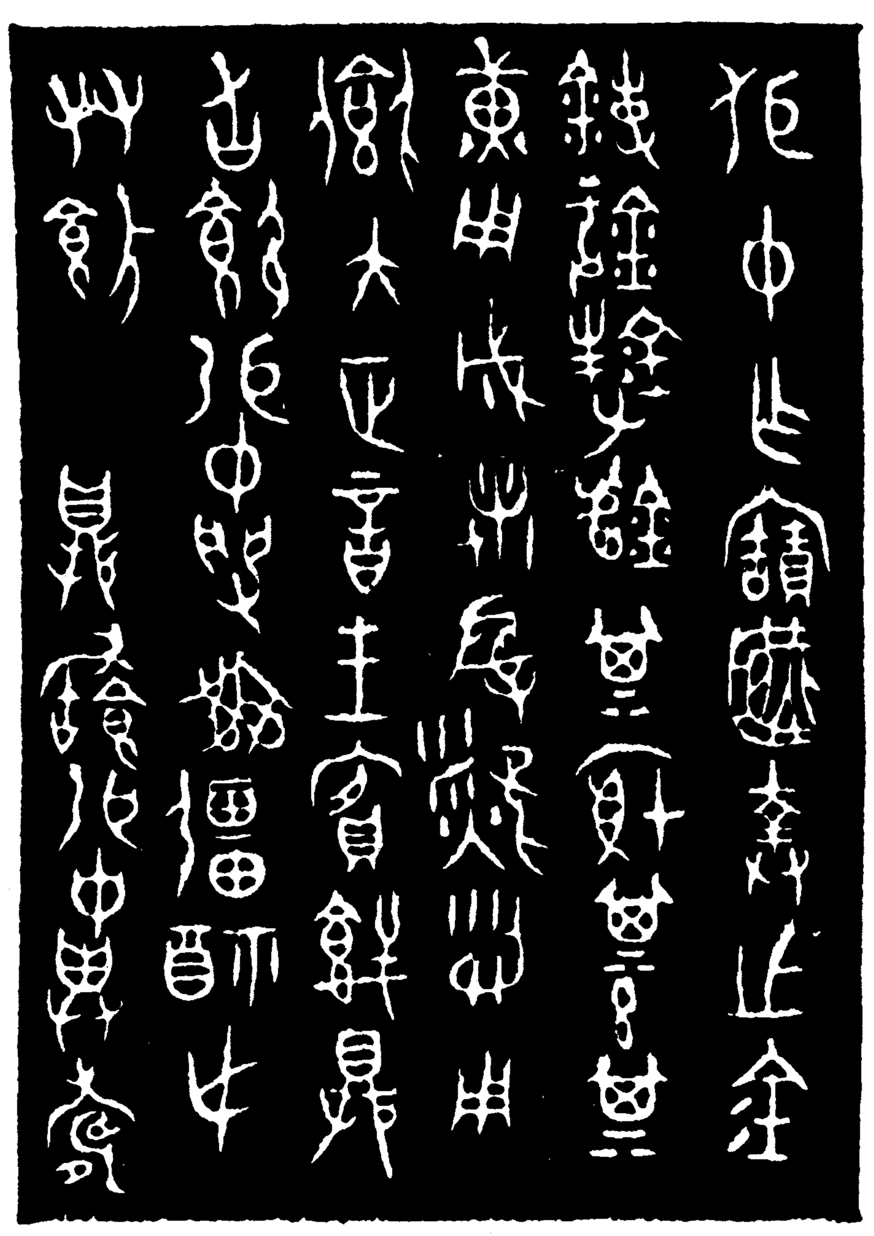
按舊圖云咸平年同州民湯善德獲於河濵以獻此器與後所圖弡中及史剢二器形制全相類銘皆從𠤷(與匚同音)方而文不同此器從𠀠弡中器從夫史剢器從古亦𠀠字匩字即古簠字𠀠與簠聲相近又形制皆如簠而方文雖不同疑皆簠也

弡中匜

臨江劉氏

匜與匚同音簠





弡中仲作寶匳(匿與簠同)弃擇㞢之金

鏷鏞鋈銑鎗鐃䤥鑪其厲其玄其

黄用成㦿坪嬰授㸚潕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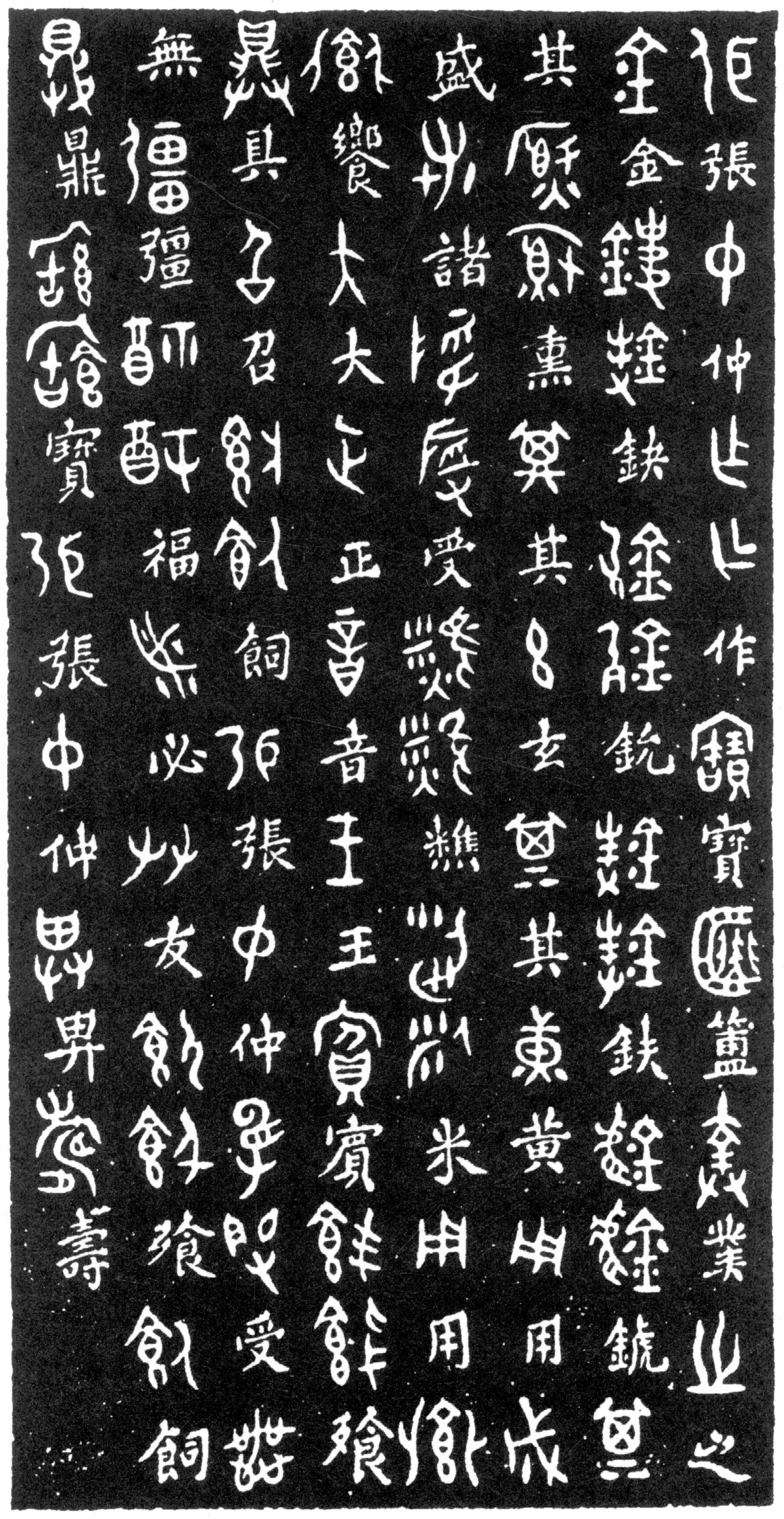
饗大正官(音)王賓寘饌飤具

召飤飲弡中久受無彊𩰫(福祿)

以(共)飤飤 兆饎弡中貞眉壽



匿銘雖四而文則一今類轉注偏旁之或異者分注釋文四十一字於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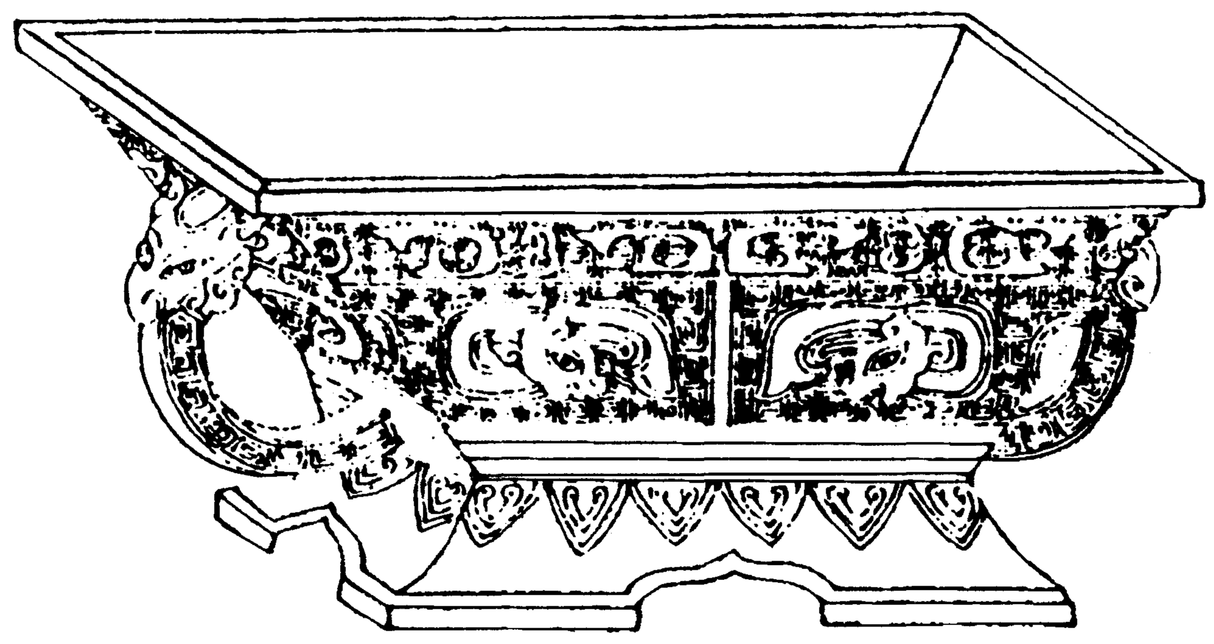


薛尚功編鼎彝款識有此釋文五十一字附見于此

右得於藍田形制皆同縮七寸有半衡九寸有半深二寸容四升唇蓋有銘銘皆五十有一字

按原父新得者蓋二簋四銘字有不同今附于前詩六月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周宣王時人也

史剢匜 音缶 扶風乞伏氏





史剢黎作匜

右得於扶風量度未考銘四字

杜嬬鋪

廬江李氏





致劉公作林杜婋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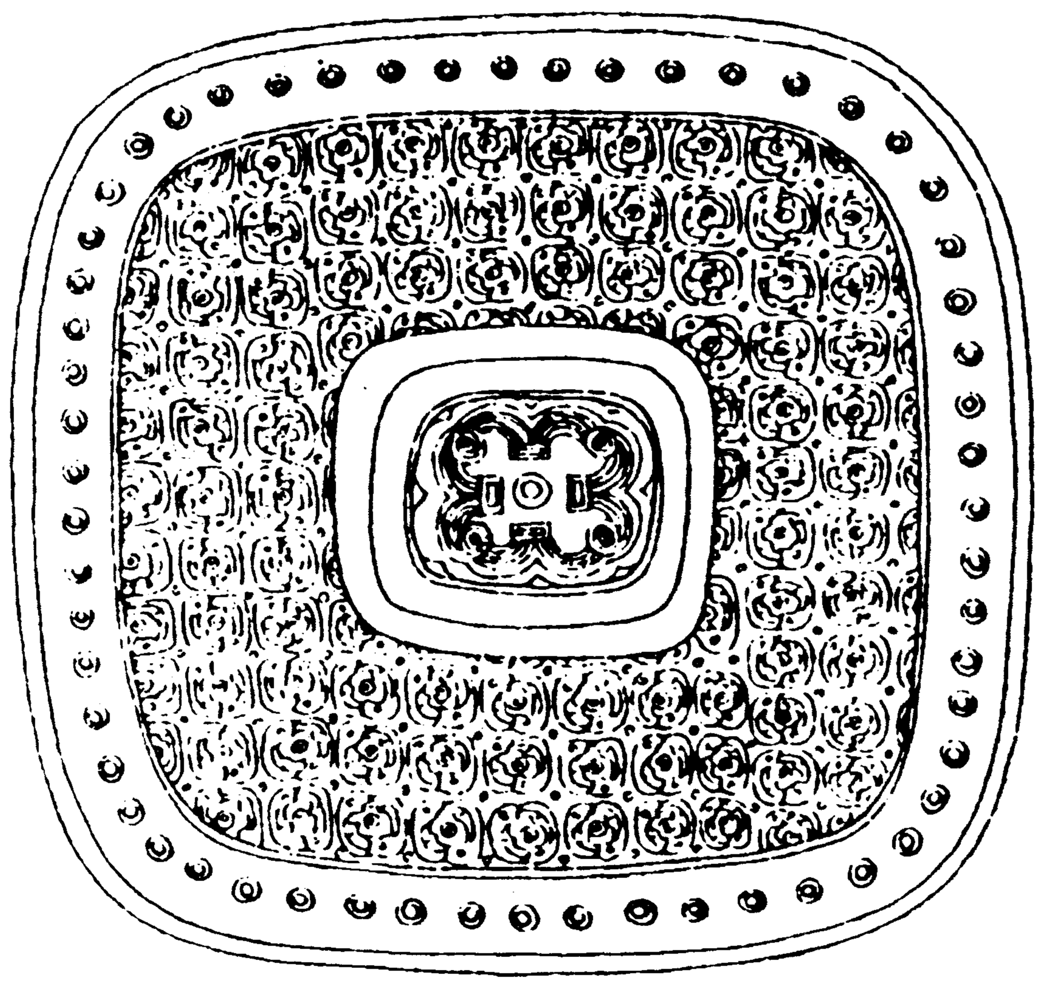
尊鋪永寶用

右得於京師高五寸有半深寸有半徑八寸柄高四寸

銘十字

按公食大夫禮大羹湆不和實于鐙鐙文从金即金豆也此器字从金从甫其形制似豆而卑以為簠則非其類以為豆則不名鋪古無是器皆不可攷

簋蓋 盧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惟蓋存徑八寸無銘識

李氏錄云管仲鏤簋注刻為蟲獸則此蓋之類其國君所用者乎

按鏤簋必外為刻鏤之文而不疏疏則不可以實黍稷其蓋之制文與前圖諸簋有異皆未可考

考古圖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考古圖卷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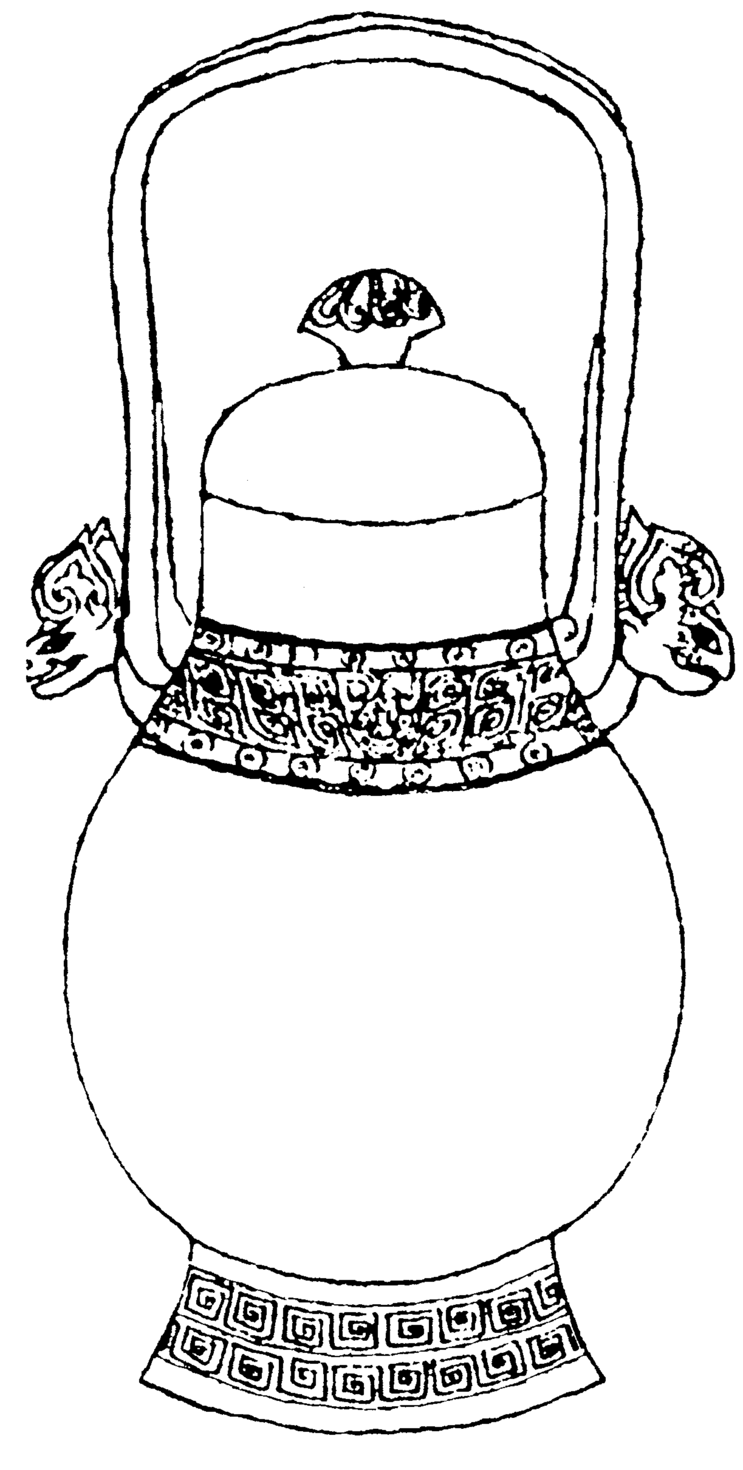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李大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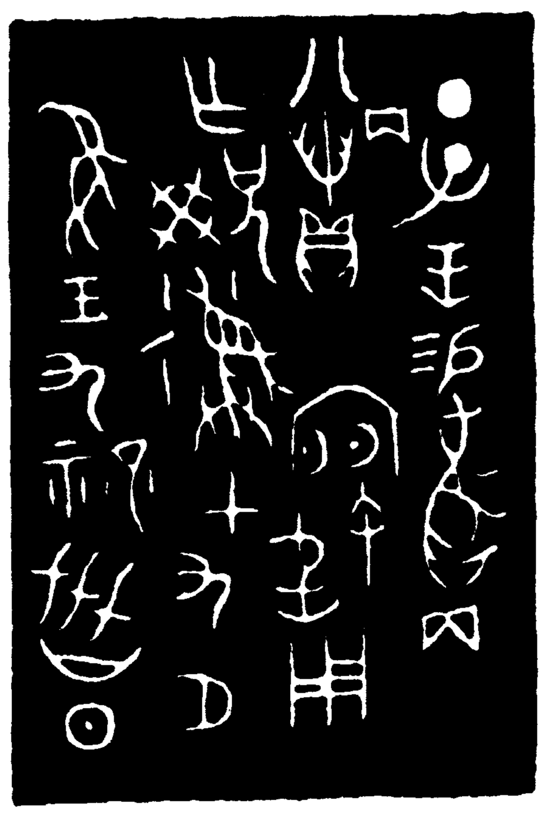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考古圖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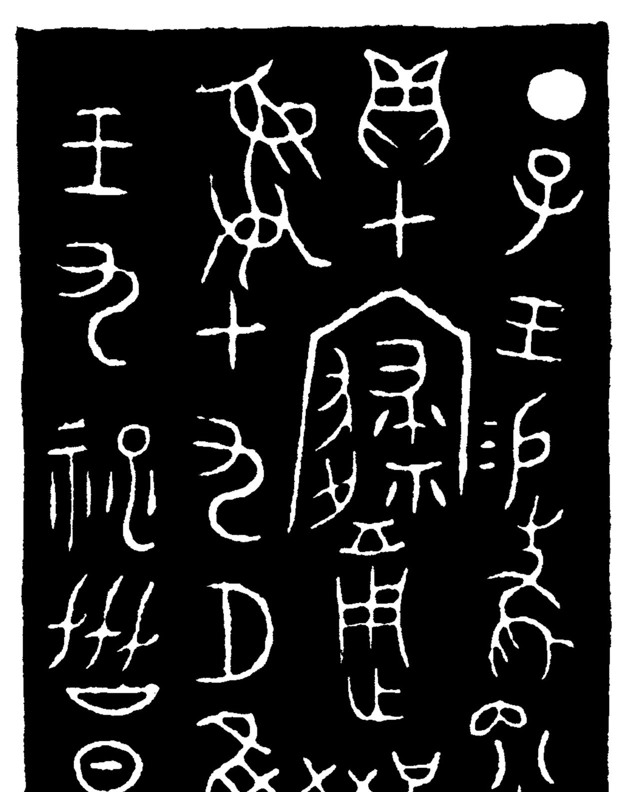
宋 呂大臨 編

商兄癸彝 潁川韓氏





丁子王錫爵兩
八丙申貝在寒用
作凡癸彝十九月
惟王九祀世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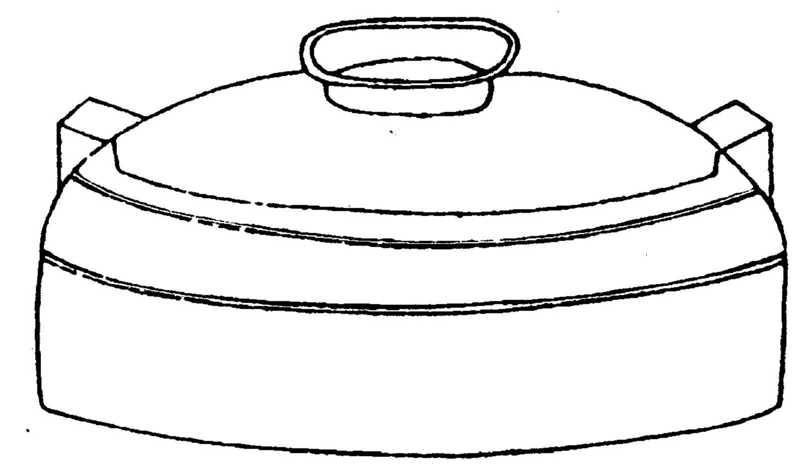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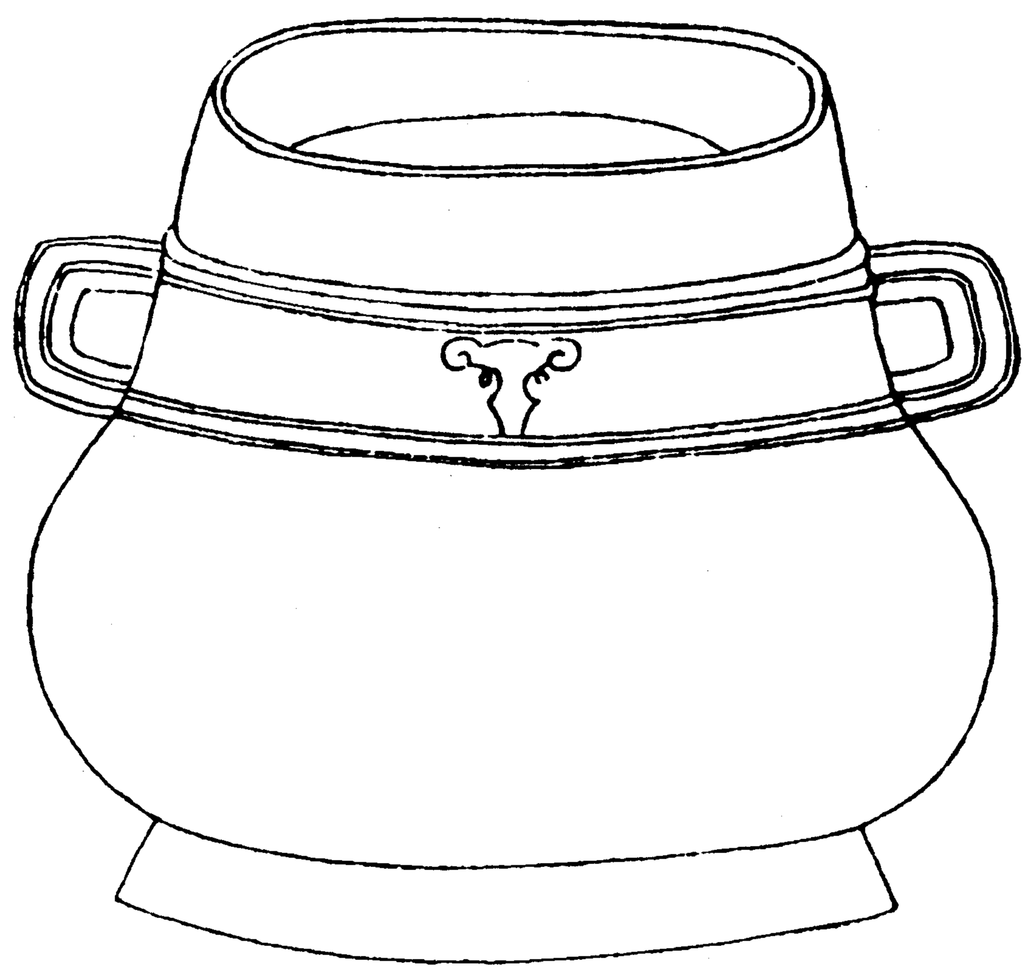
丁子王錫爵兩八申
貝在寒用作凡癸
彝十九月惟
王九祀世昌鬲

右得於鄴高七寸腹徑三寸有奇口徑少差蓋底皆有
銘銘皆廿有六字
按河亶甲居相即鄴郡其文又稱九祀為商器無疑云
兄癸者商以兄弟相及之辭也故祀其先王或稱祖如
祖丁卣之類或稱父若父辛旅彝之類或稱兄若此彝
之類商人質無謚皆以甲乙記之

單從癸彝 河南張氏

薛編作單癸卣





卷四 三



曰。選單冋
癸夙夕饗爾
宗尊彝其以父
子豐作父癸旅車
文考日癸乃。

卷四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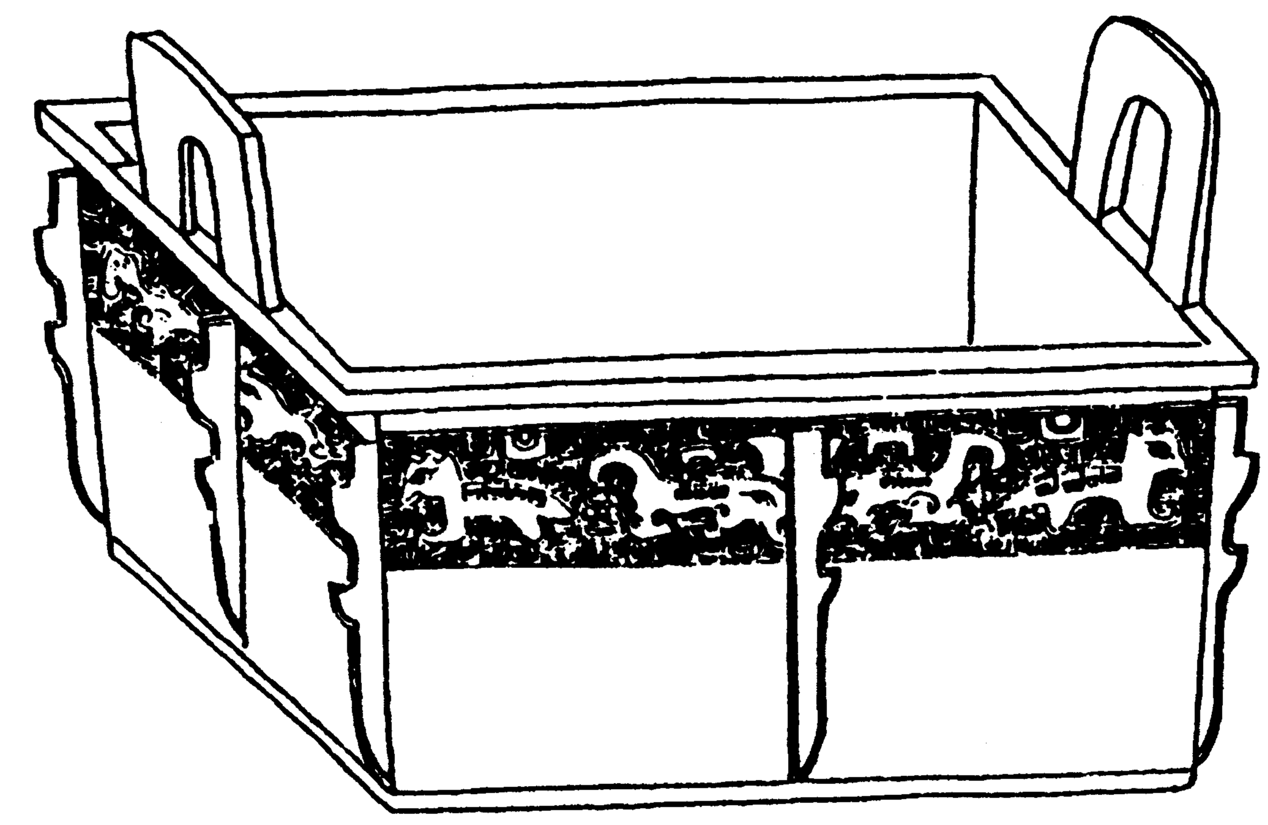
右得於河南河清高五寸有半深四寸三分縮三寸二分衡三寸九分銘二十九字

按此器與商癸彝相似必有提梁今不存初河濱岸崩聞得十數物今所存者此彝外尚有五物形制多不同今列於後皆曰單作從彝疑五物者為此彝陪設故謂之從彝以器銘不著其名故皆附於後

又有𢦏字當作從蓋隸古字筆畫必有少差音誑又音冋愚按廣韻誑字下但作郘冋字下却同當止音冋

單罍從彝一　河南張氏

若方鼎而無足





單冋作從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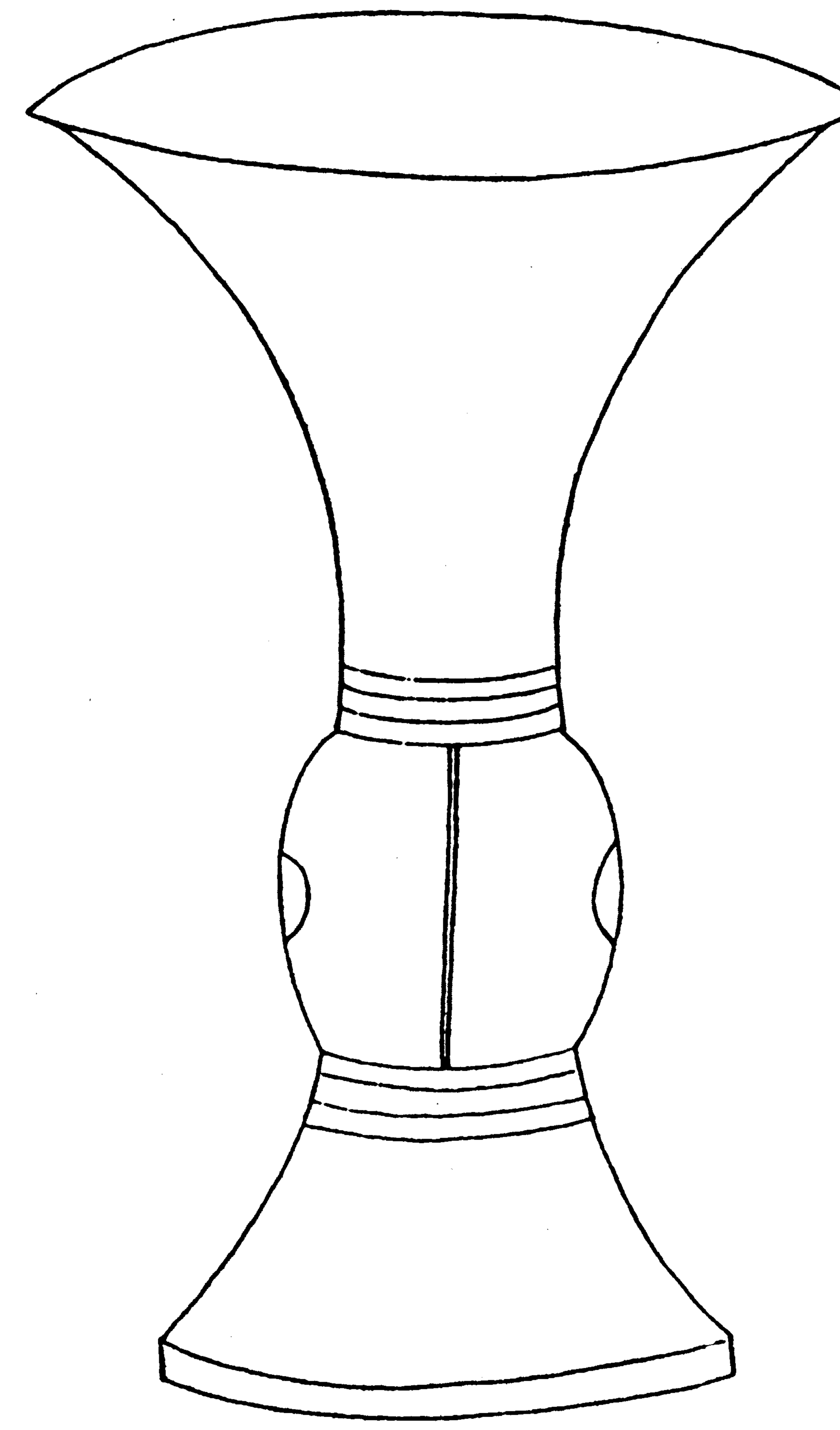
右高二寸有半深二寸二分縮四寸衡五寸容一升三合銘五字

按此器若簠屬

單聚從彝二

同上

若觚而無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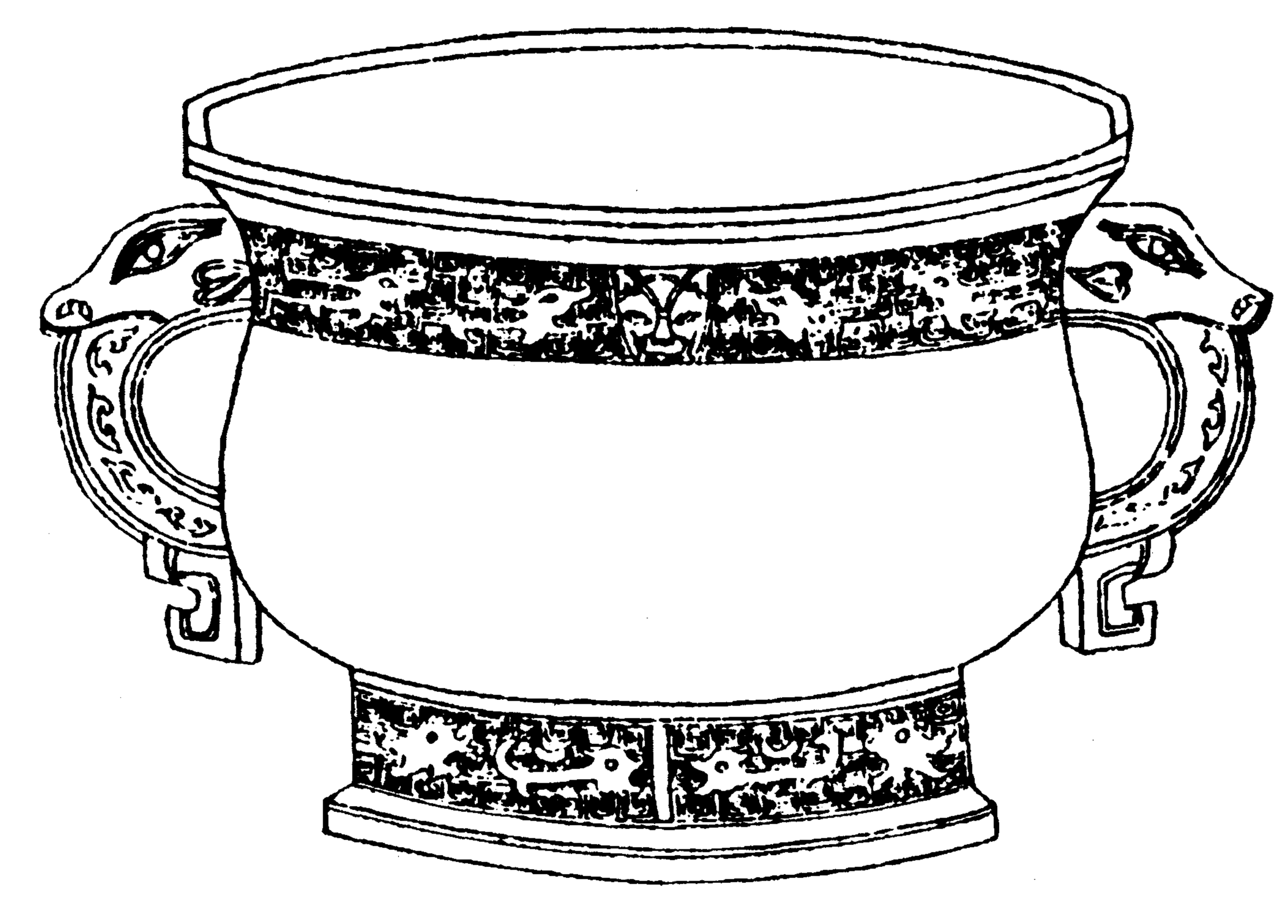
單從

作

冏彝

右量度未考銘五字

單臮從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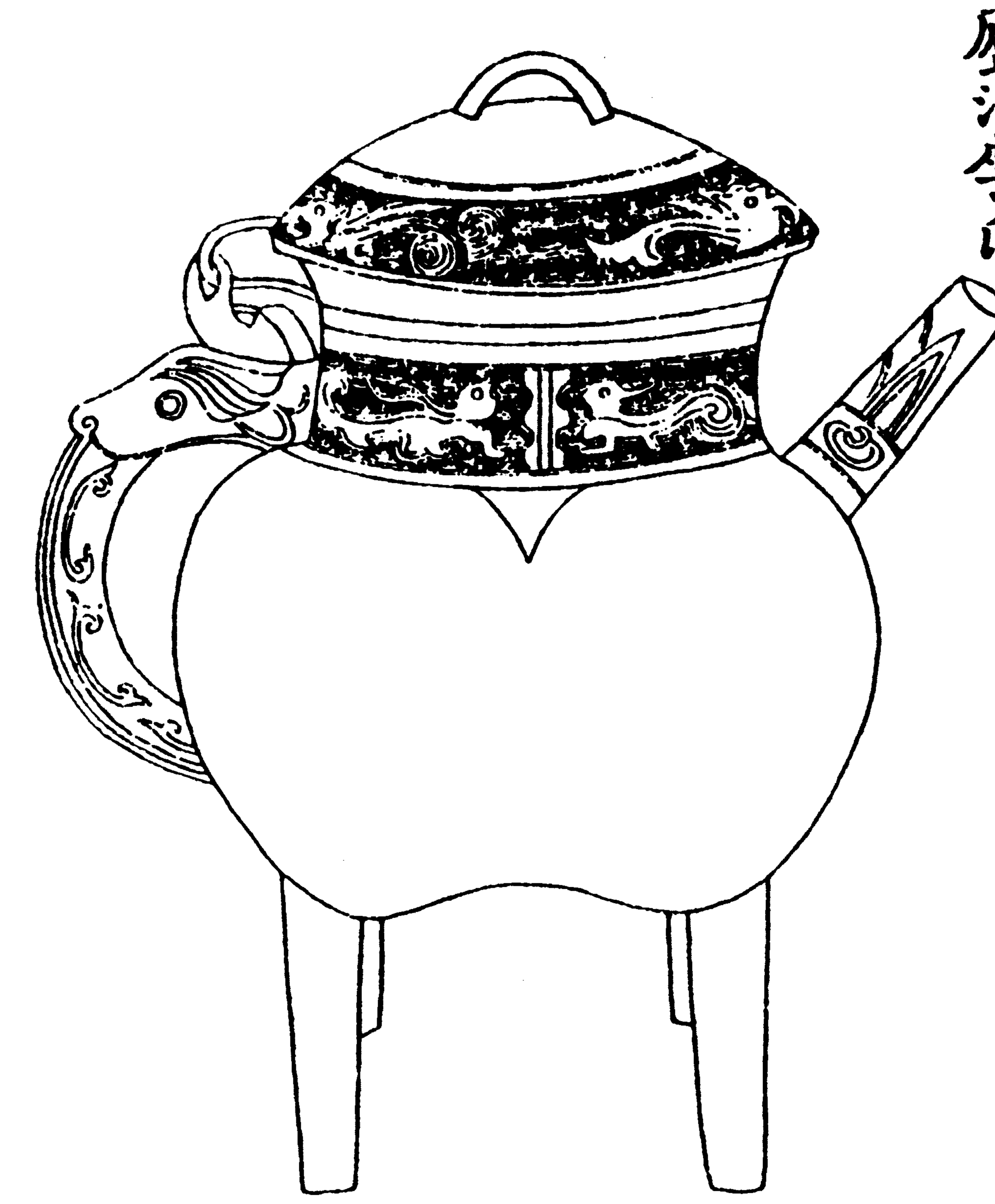


單冋作從彝

右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徑五寸六分容二升三勺
銘五字

單䡅從彝四

與伯牧盉同
廬江李氏





單冏作從彝

右高七寸七分深三寸七分徑五寸有半容二升一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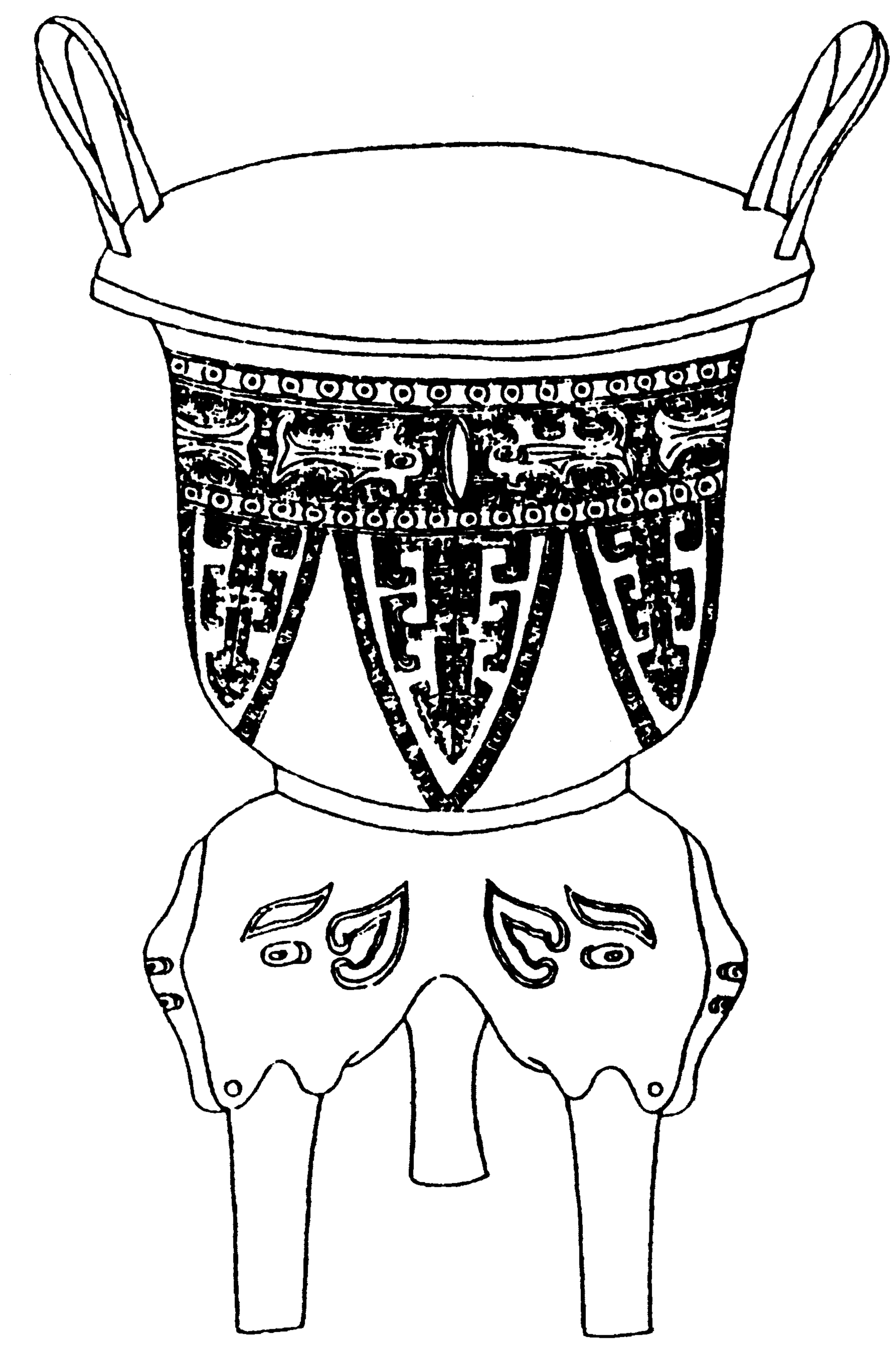
銘五字

按此器與伯敎盉全相似盉調味器也戶戈胡臥二切

單𩧽從彝五

乃甗鬲中有疏底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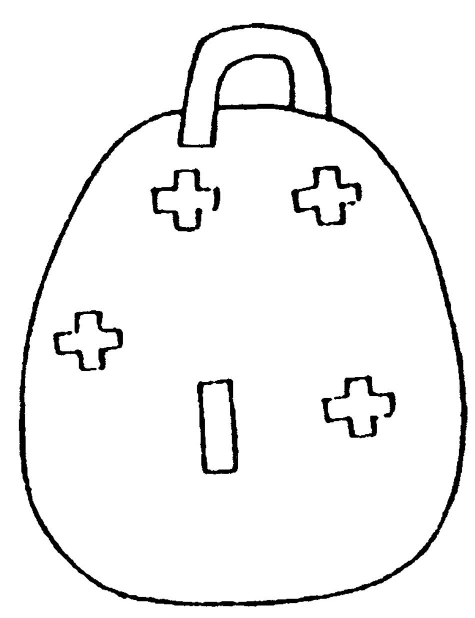
河南張氏





單作從彝

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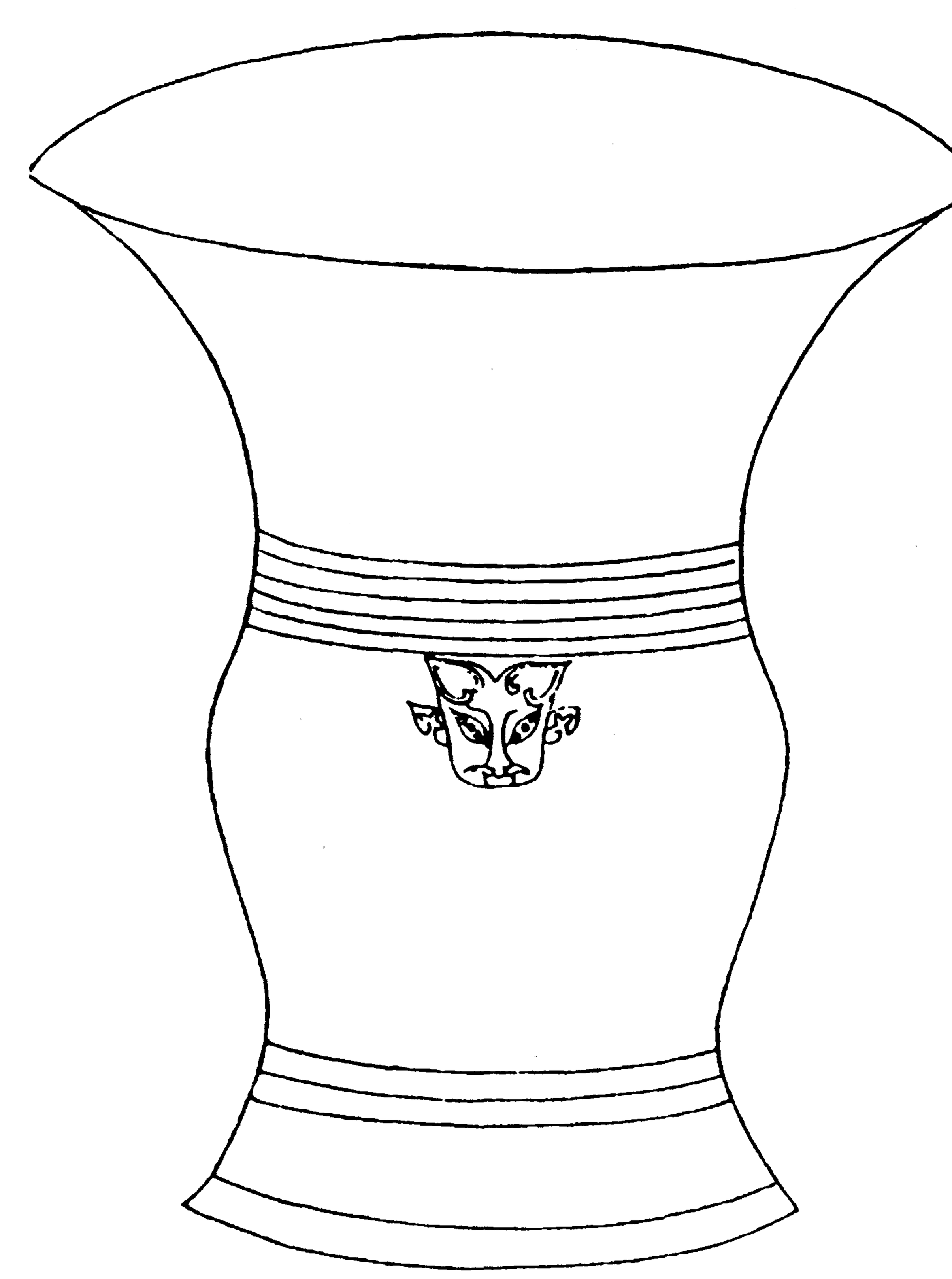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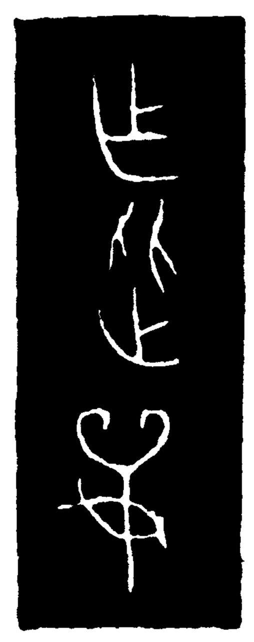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七分深五寸蔽下又深二寸三分徑七寸九分容五升二合蔽下又容一升七合足中空銘五字

從單彝

東平榮氏

薛編作從單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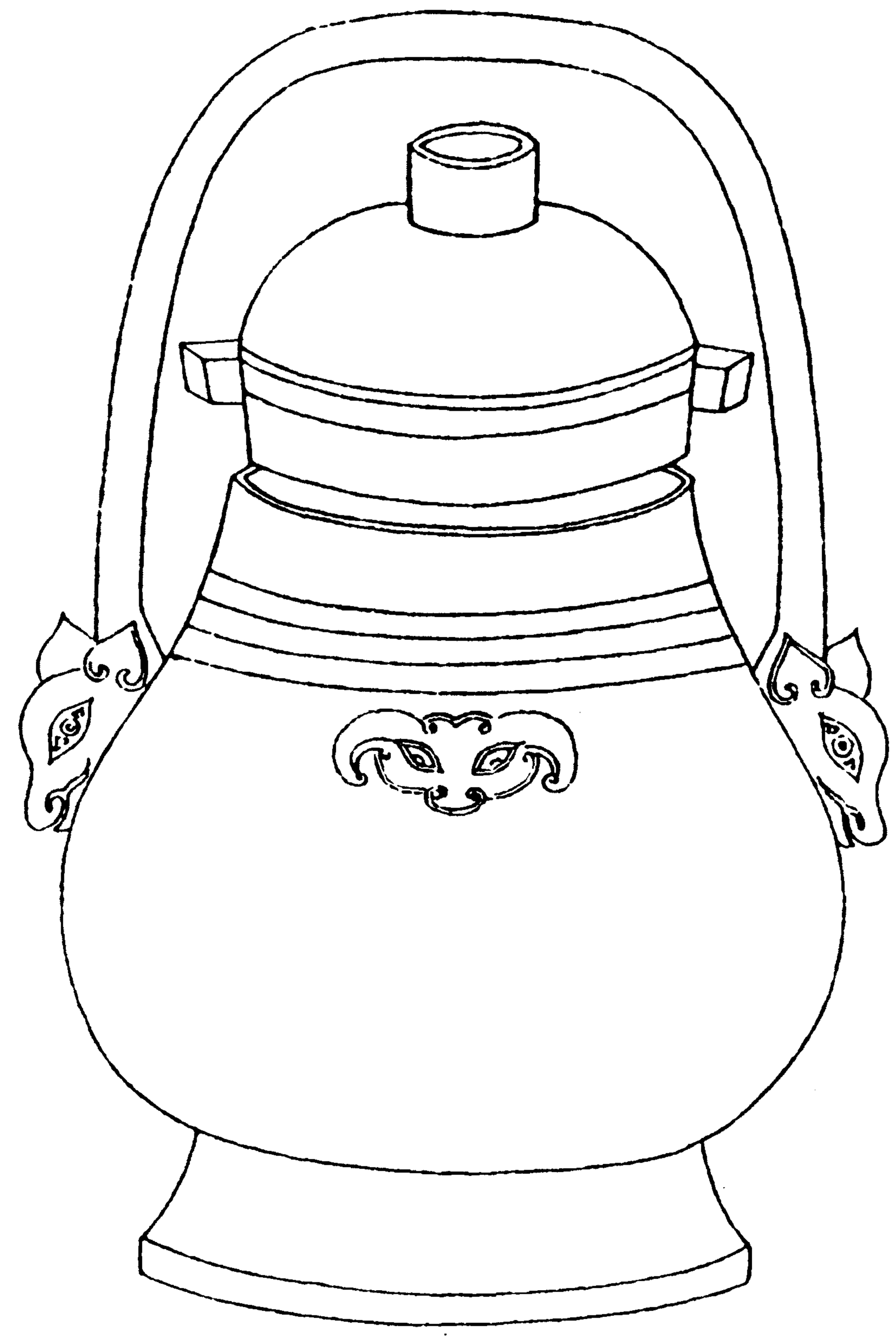




作從單

右得於河南河清高六寸一分深五寸一分徑五寸有半容二升二合銘三字

父辛旅彝 秘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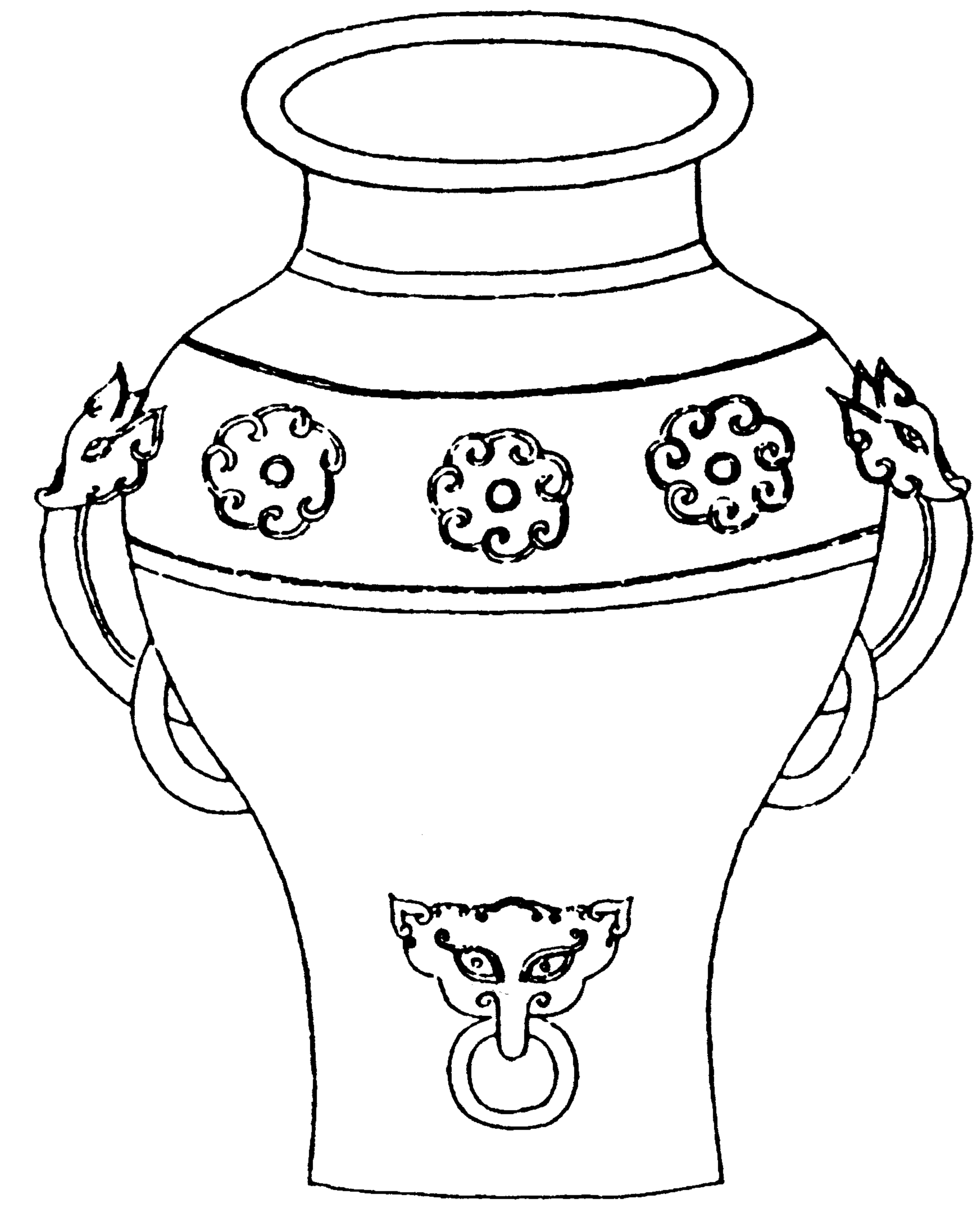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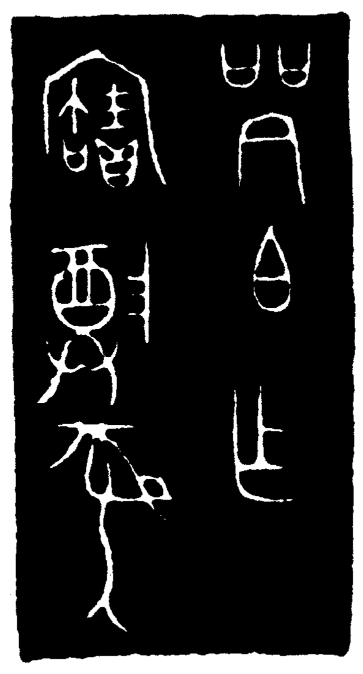
𩊚作父辛
旅彝 亞

右不知所從得高七寸二分深四寸徑縮四寸衡三寸
容三升有半銘七字
按此器與單[illegible]父癸彝相類兩耳之間皆犬首為飾公
食大夫禮云士設俎魚右牛南腊腸胃亞之亞者在正
俎之次則此彝之設亦在其次矣

單伯彝

河南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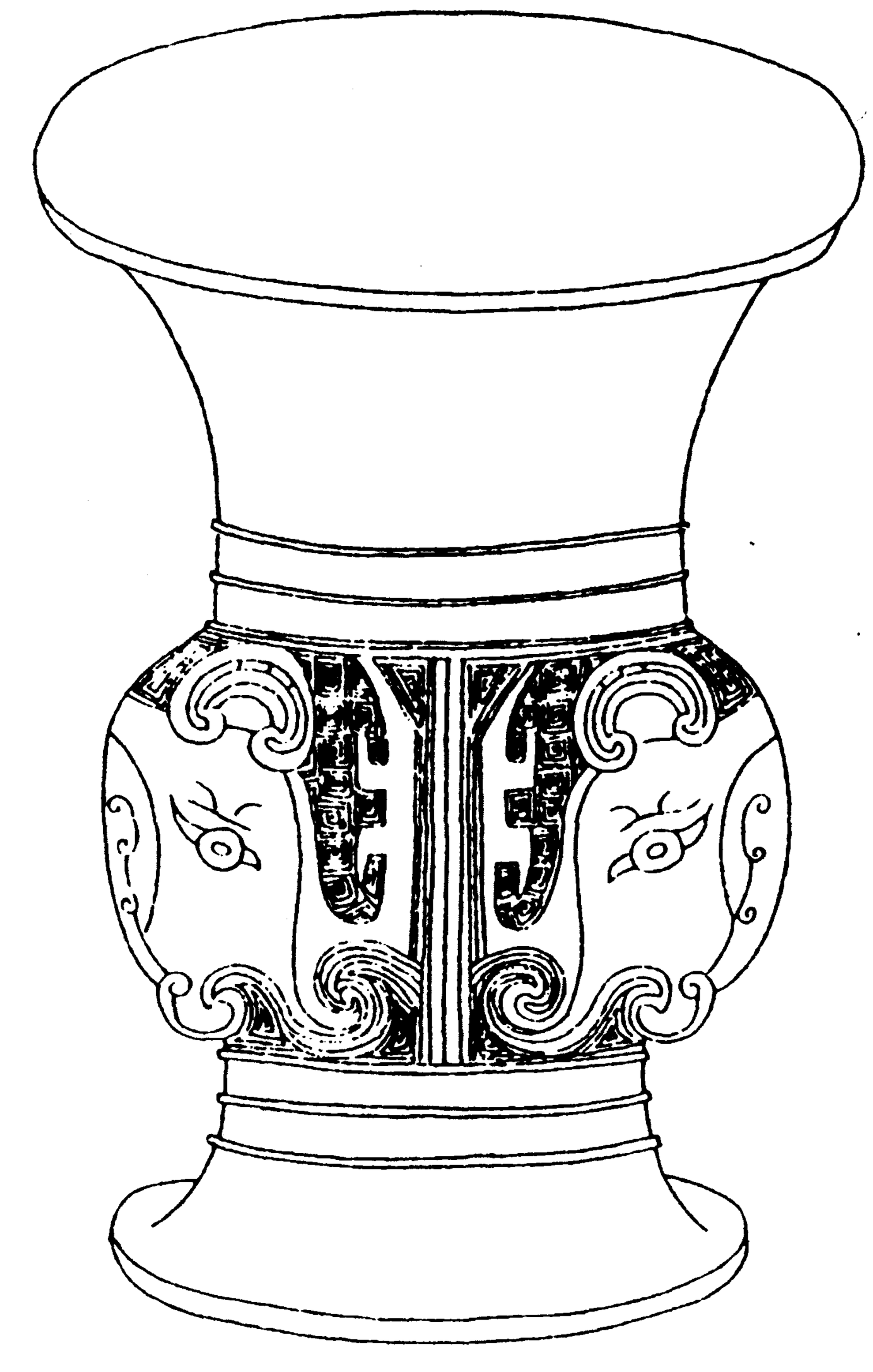
品伯作
寶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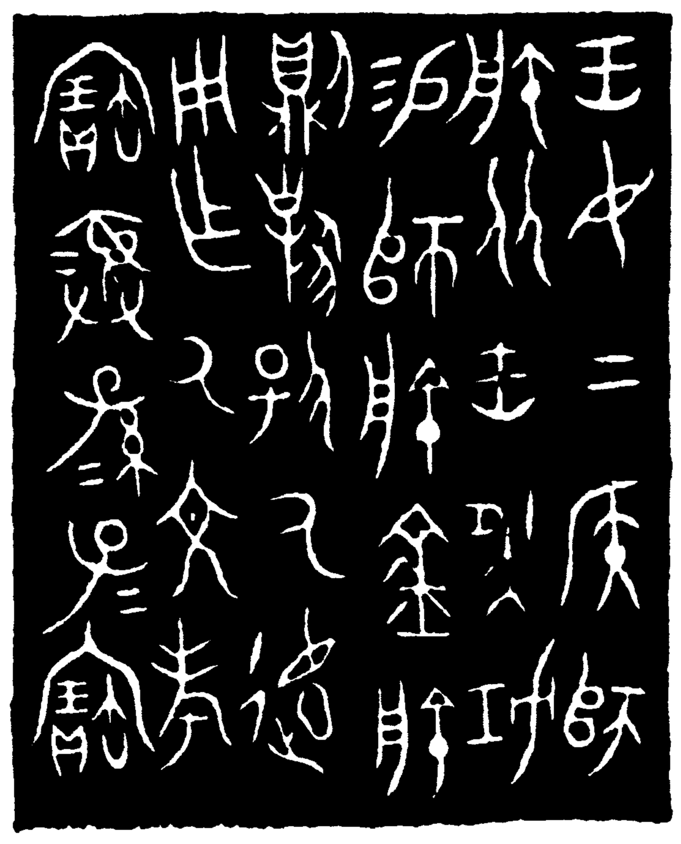
右得於京兆高尺有一寸半深九寸有半徑五寸三分容斗有六升銘六字

按此器與諸彝小異兩耳及腹間為鼻皆有垂環文有⿱吅冂字从三口而一覆在下不知何字或云為品字

師艅象彝

睢陽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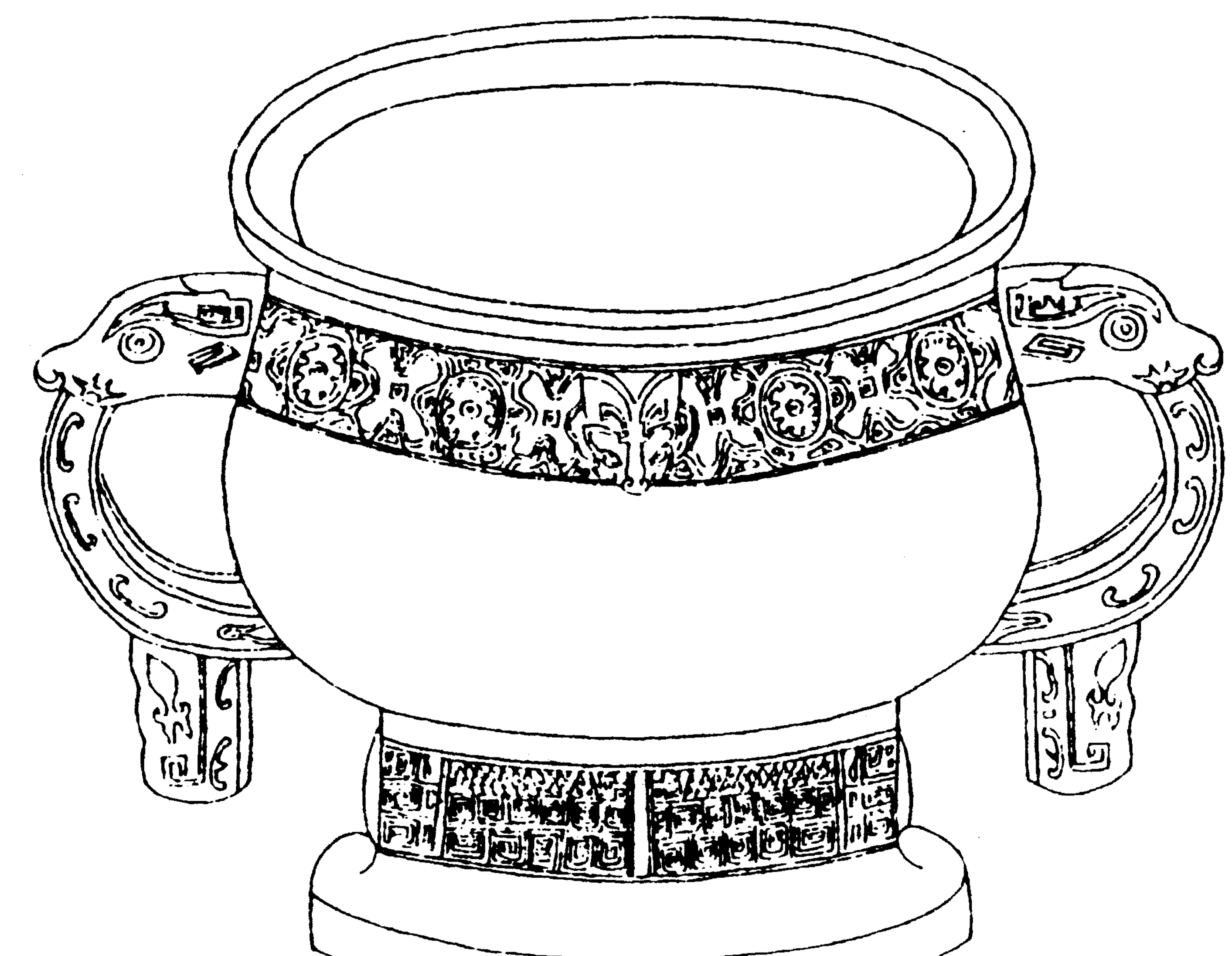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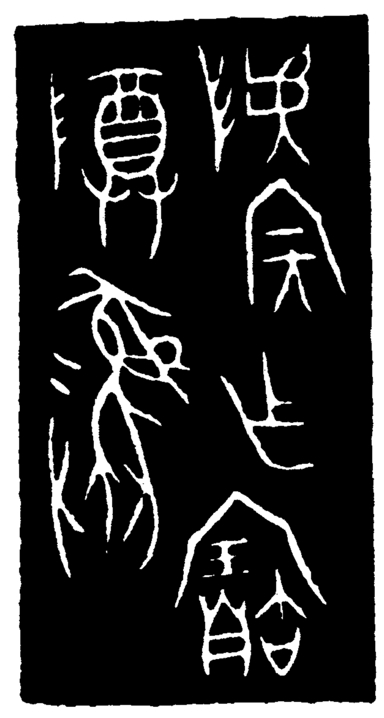
王汝上侯師
艅從王夜功
錫師艅金艅
則對揚乃德
用作乃文考
寶彝孫〻子〻寶

右得於京兆高六寸七分深五寸三分徑六寸二分容
二升七合銘三十有二字

按此器略如今禮圖所載其腹文為象禮有象尊而不
聞象彝疑記有脫略

隔彝 新平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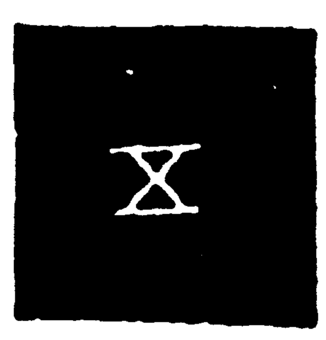


隔作寶
尊彝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有半徑七寸四分容五升七合
銘五字

五彝 新平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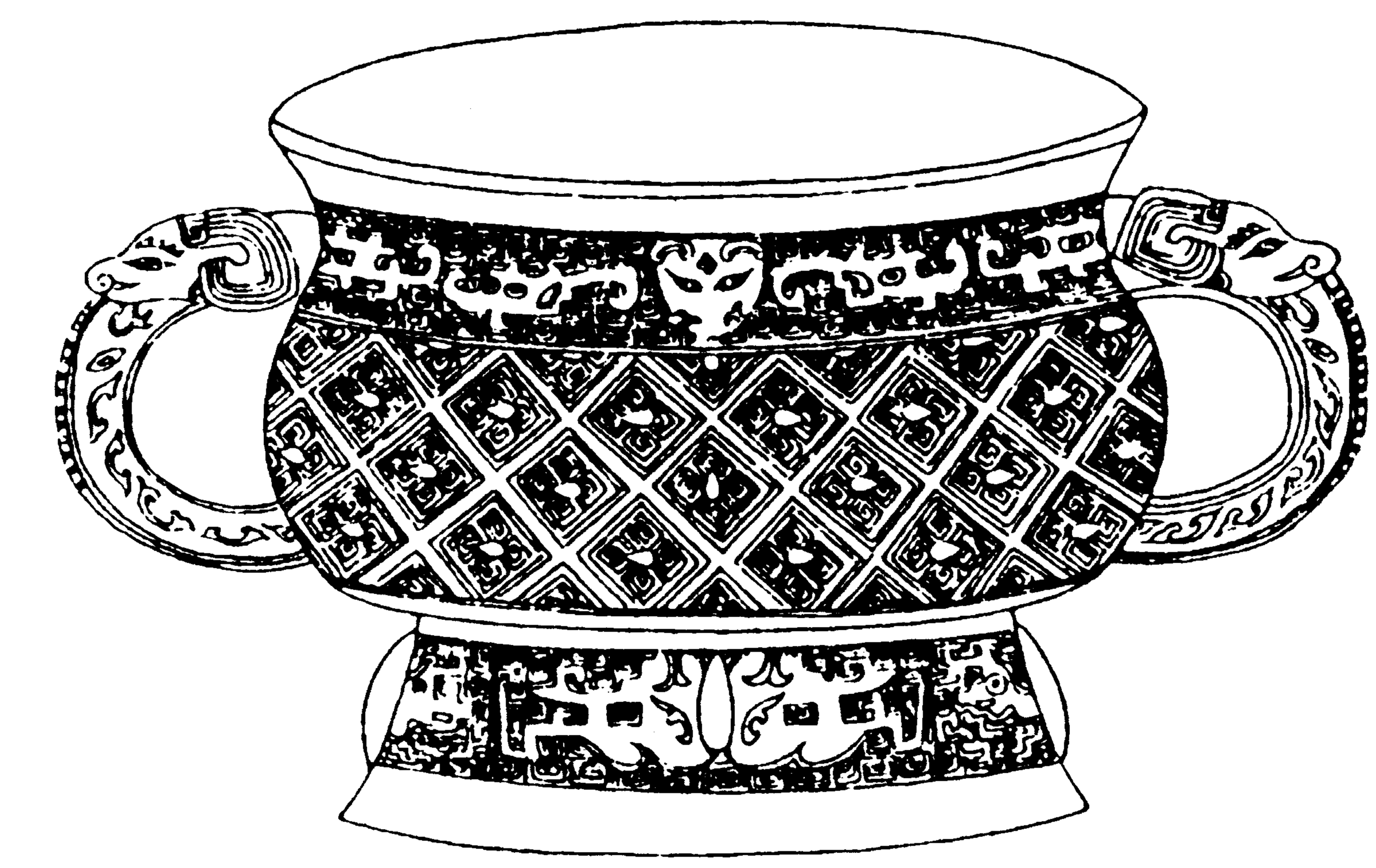


五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徑八寸容四升銘一字

按此器與前相類

虎彝 盧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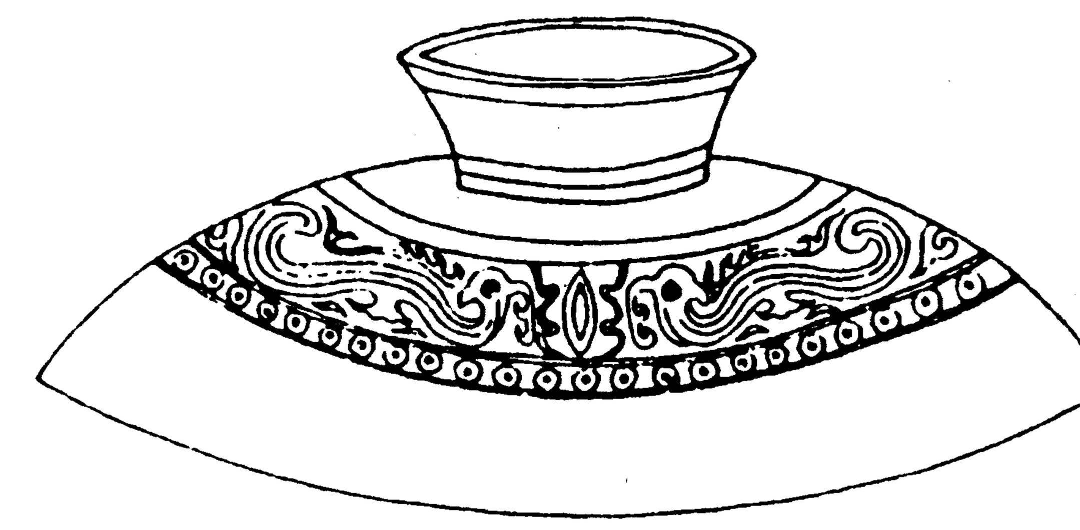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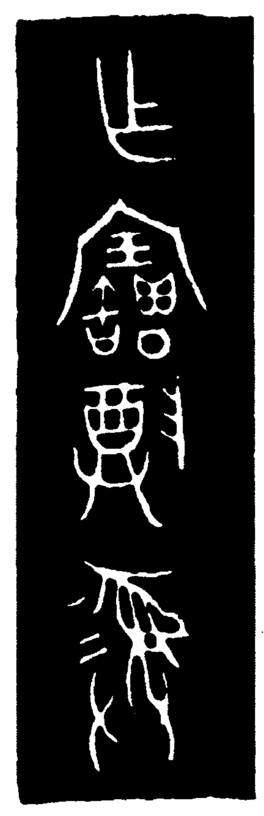


作寶彝

右得於新鄭高四寸四分深三寸五分徑六寸容三升
六合銘三字
按此器與隮彝五彝相類兩耳飾以虎首蓋虎彝也司
尊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

篆帶彝 京兆田氏





作寶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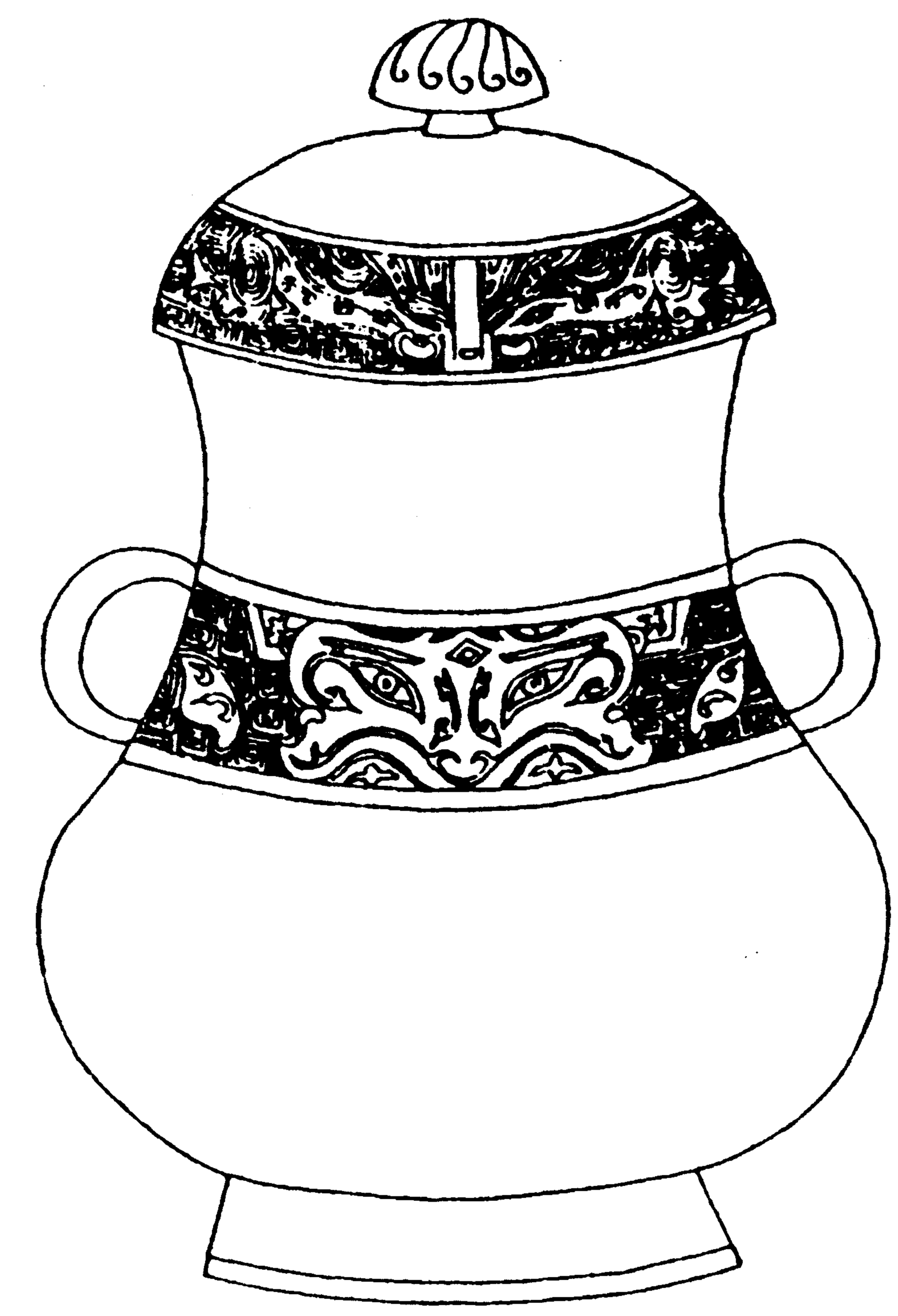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蓋存徑五寸一分高寸有七分深寸有三分銘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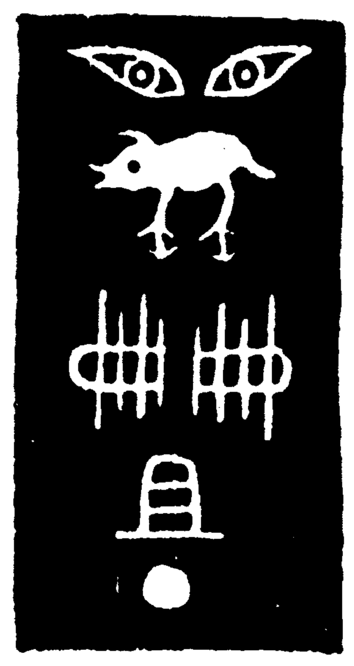
按此器似敦而蓋文曰尊彝如鷹彝五彝虎彝之類面徑略相近皆無蓋此獨有蓋皆未可考

祖丁彝

丹陽蔡氏

辟編作瞿祖丁卣





兩目下作兕牛形

冊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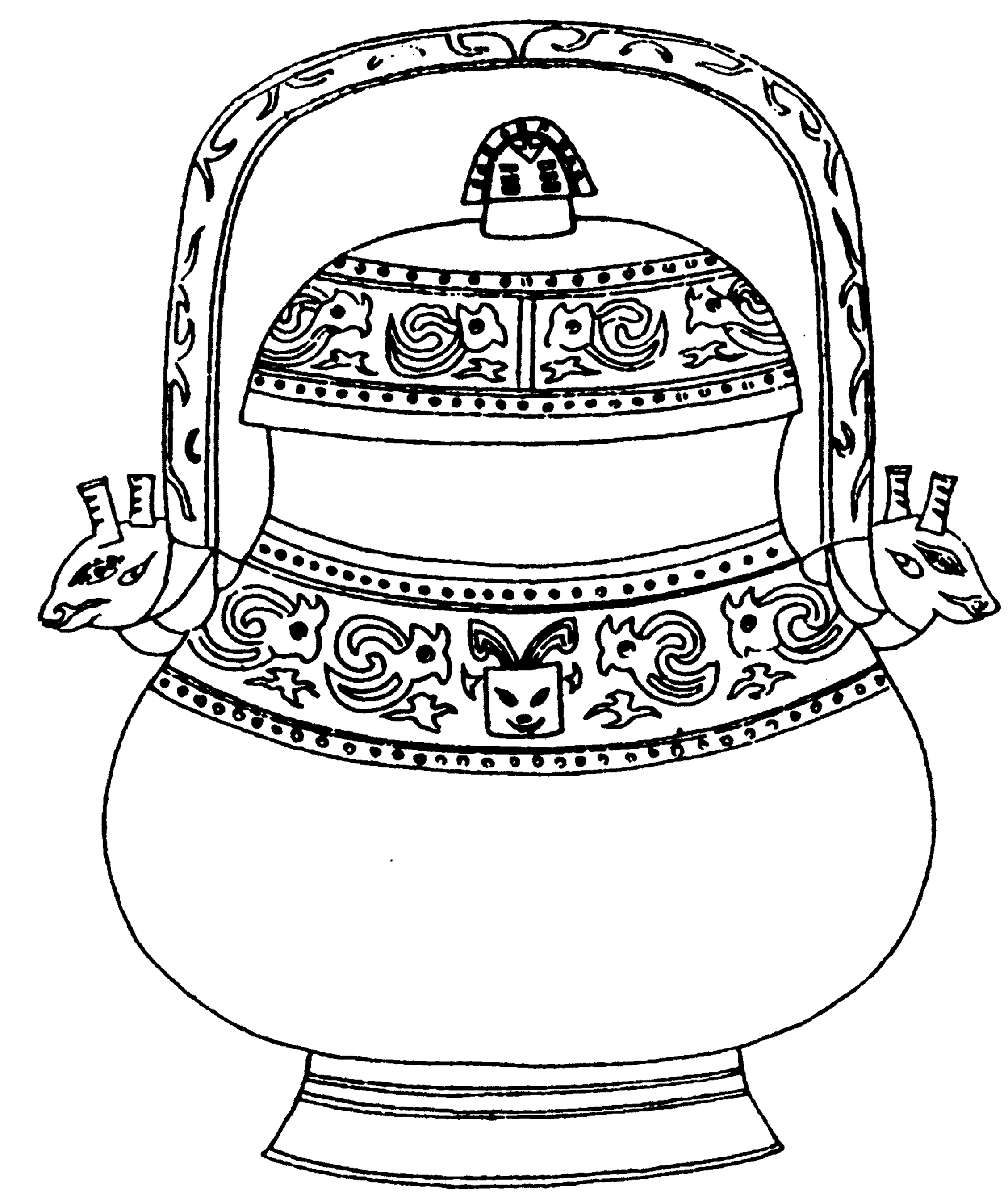
祖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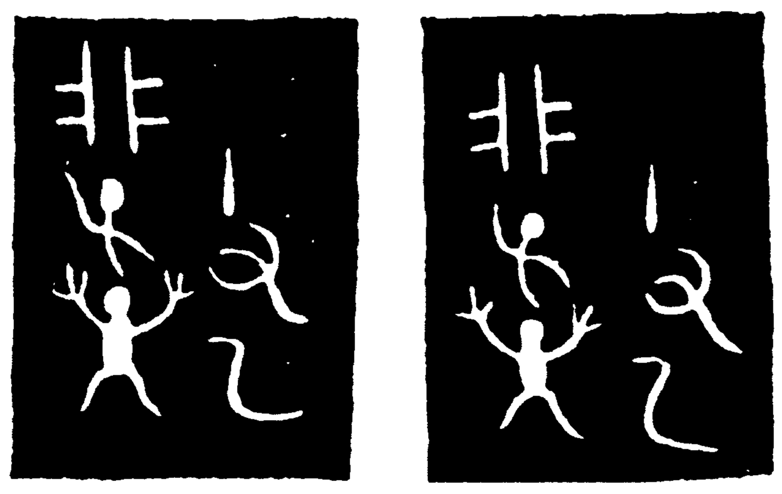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銘六字

按此器與前圖二癸彝父辛彝相類必有提梁今不存當名曰彝

李氏録云銘之可辨者祖丁商之十四帝祖丁也上為兩目中為兕牛下為兩冊純作畫象時方尚質故也至周有黃目尊犧尊蓋法始於此而分以名尊廣備禮乎

父己人形彝 廬江李氏





父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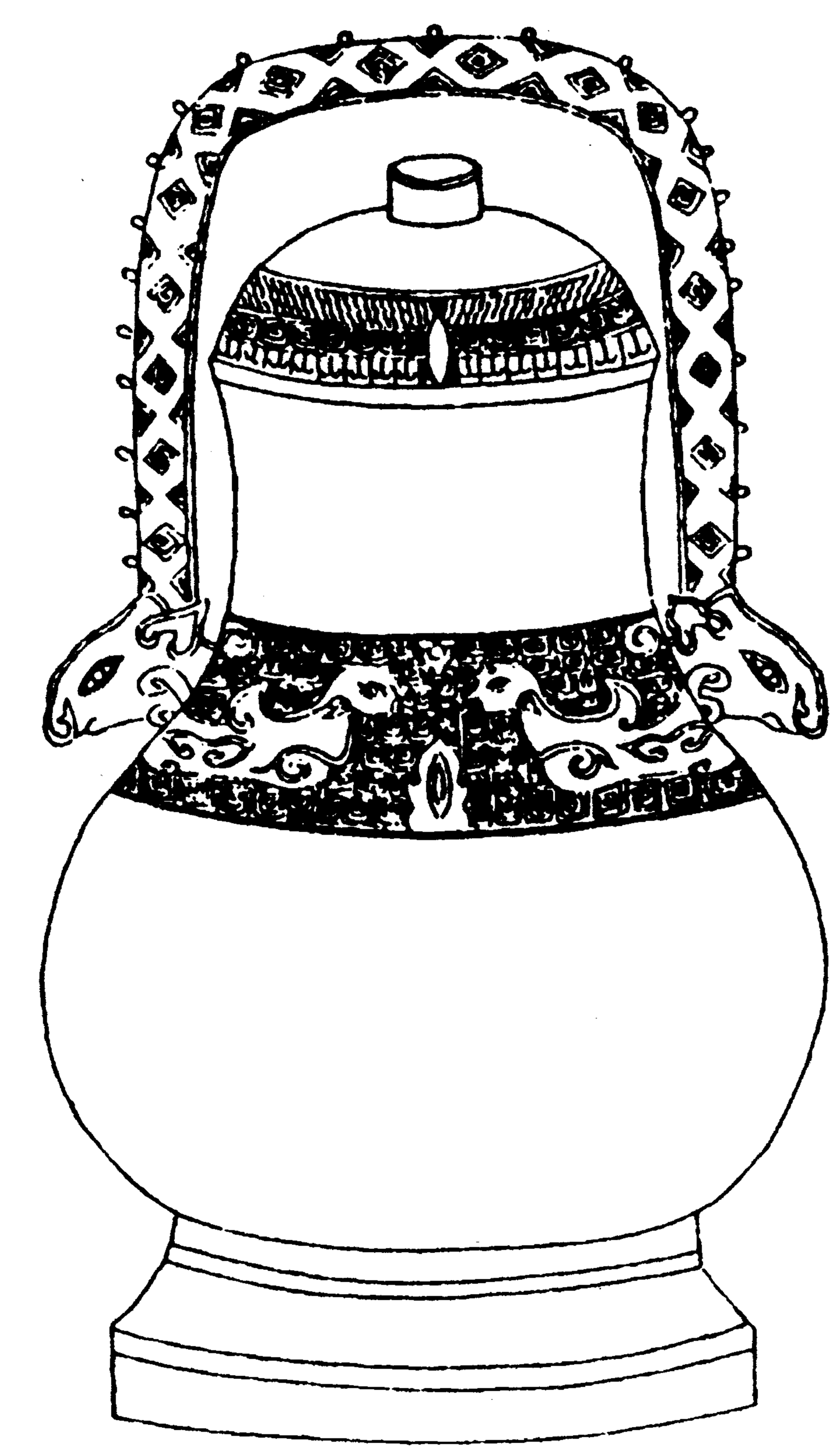
析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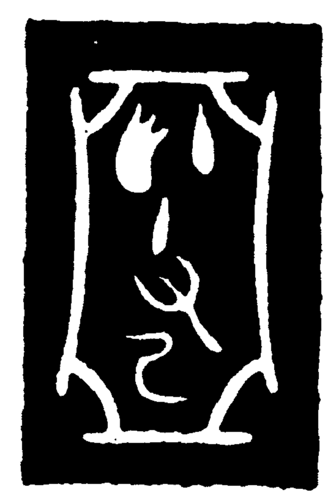
同

右得於壽陽紫金山其蓋得於維之硤石下縮六寸衡八寸髙尺有一寸深六寸五分容一升五合銘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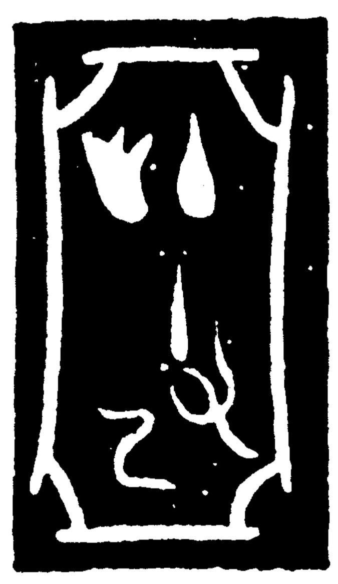
主父己足迹彝

廬江李氏





亞形中主足父己



同

右得於京兆高尺有二寸深九寸七分徑三寸四分容六升一合銘四字

按以上二器雖大小不同其形制與二癸彝父辛彝相類當名曰彝推父己之稱皆商器也語在父己鬲篇自祖丁彝而下三彝字純作畫象蓋造書之始其象形者如此後世彌文漸更筆畫此便於書其文有若大小人形者蓋謂孫與子小者孫大者子如稱子孫永寶用之類未詳若足迹者如以𠂇又手形之為左右也李氏又有一罍為左足跡疑古之左右字如此

虢叔彝

京兆田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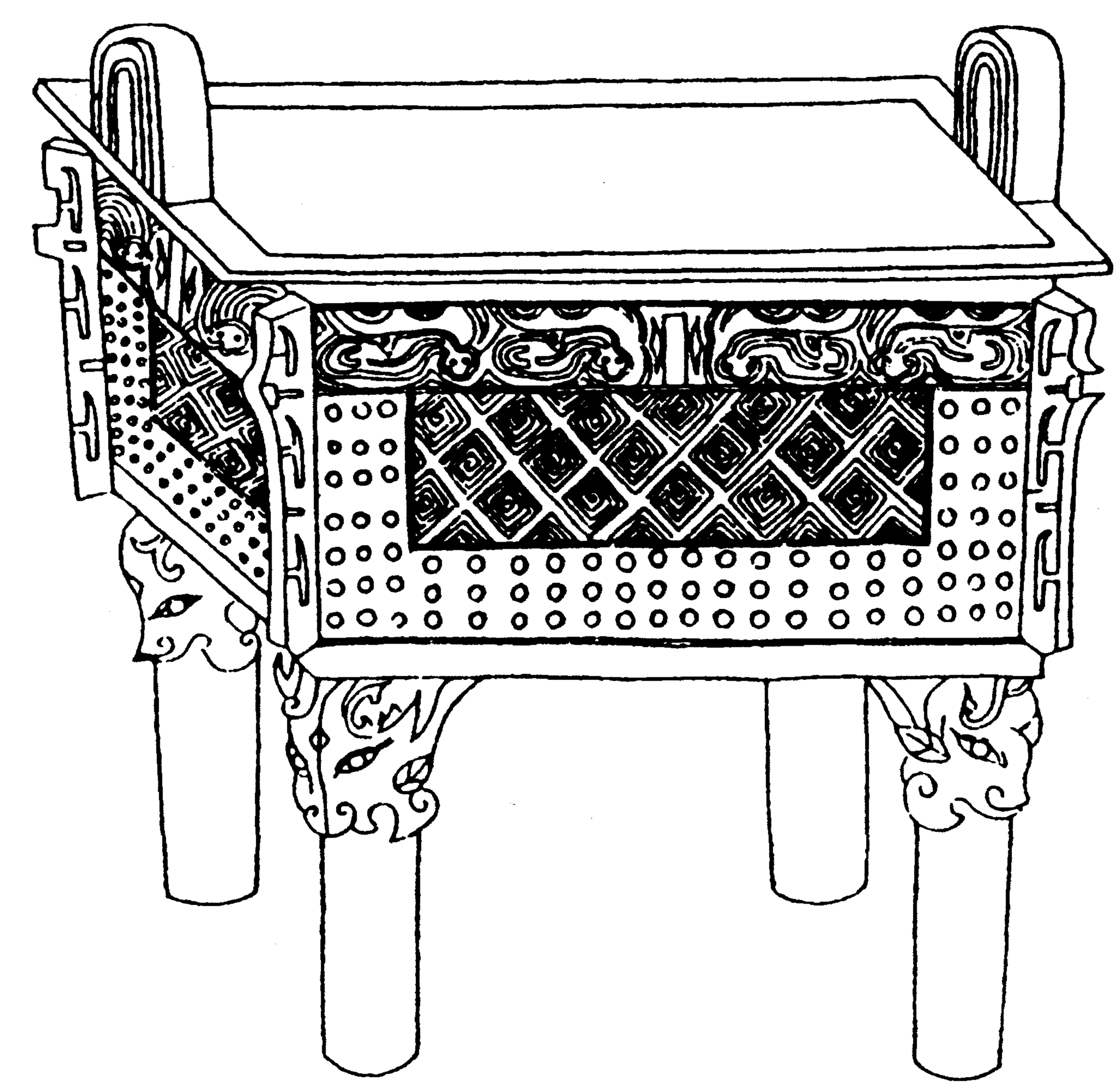


虢叔作

右得於京兆高四寸四分深三寸徑五寸半容二升有半銘三字

父癸方彝

京兆呂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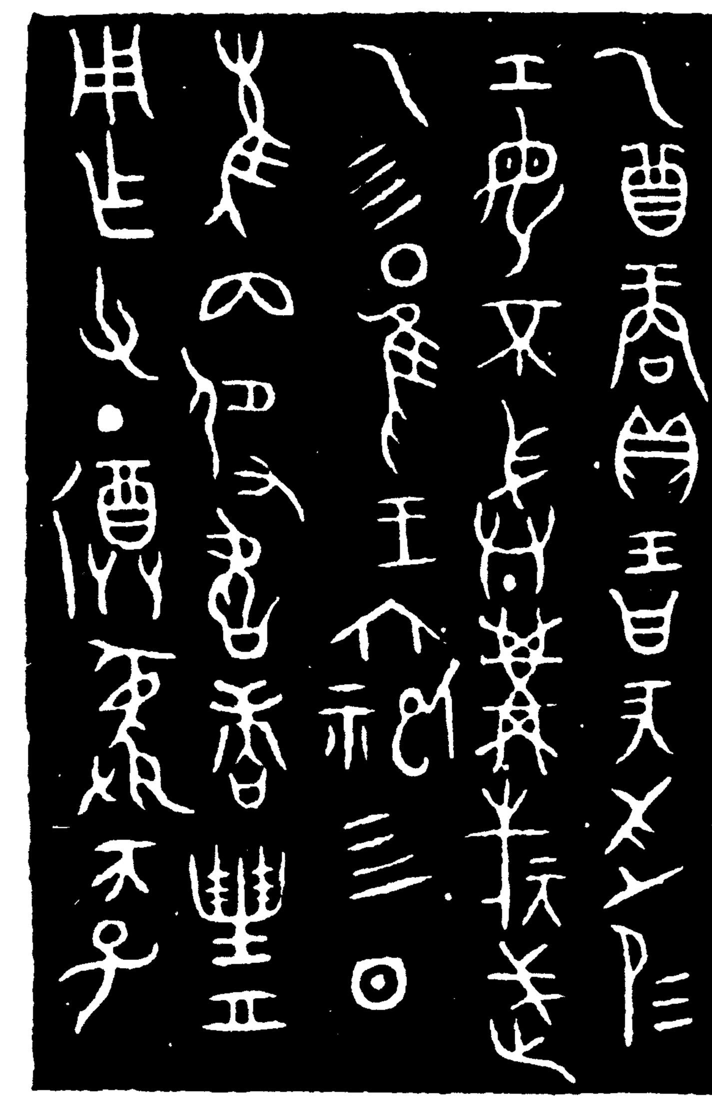


言作父癸尊彝

右得於京兆高七寸六分深三寸縮五寸三分衡四寸六分容二升二合銘六字

父丁彝

形制未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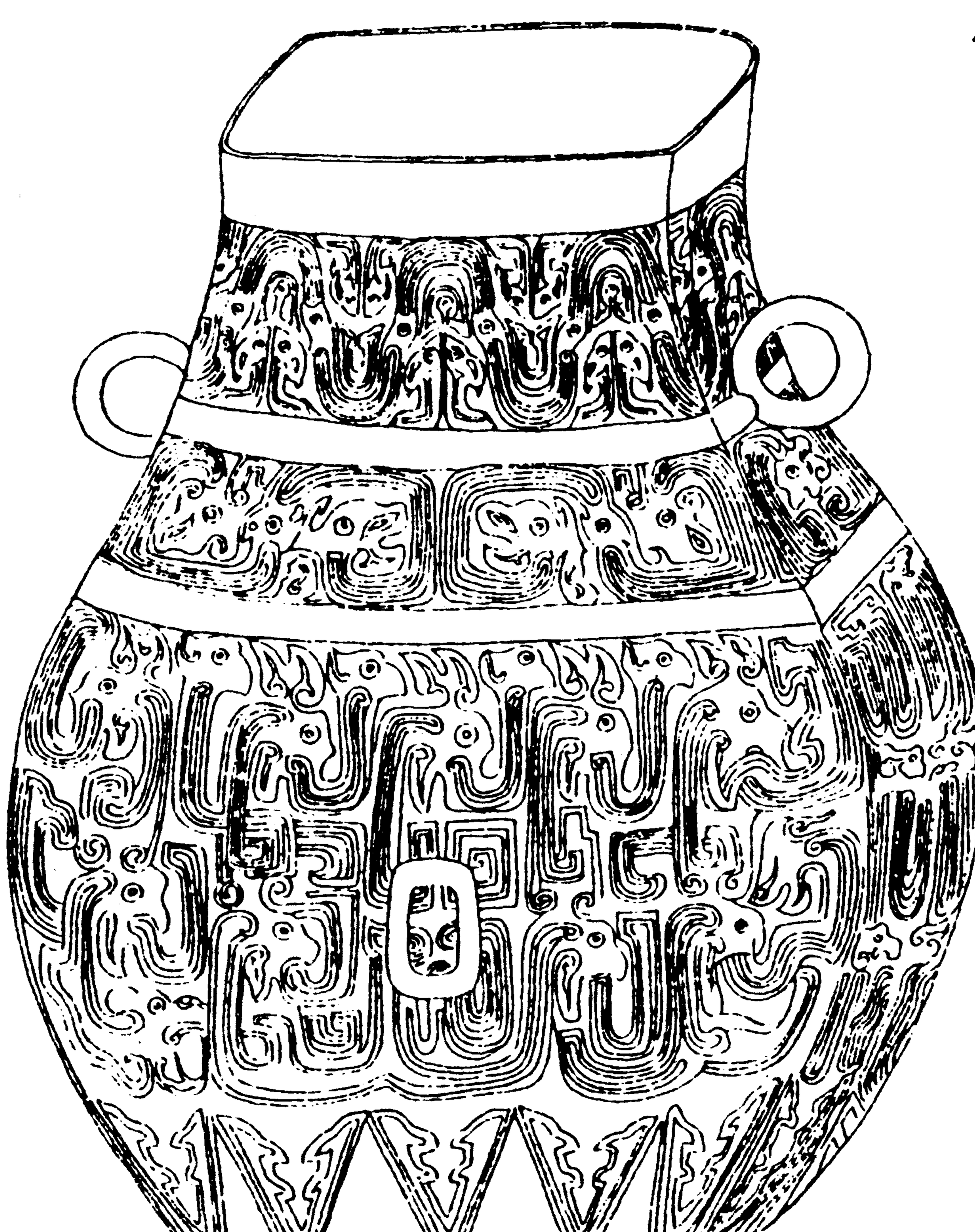


乙酉商貝王曰市錫
工毋不戒邁旅武
乙四日惟王六祀四日
崔内　　㡀豐
用作父丁尊彝市子

右得於洛郊銘四十字

樂司徒從卣

開封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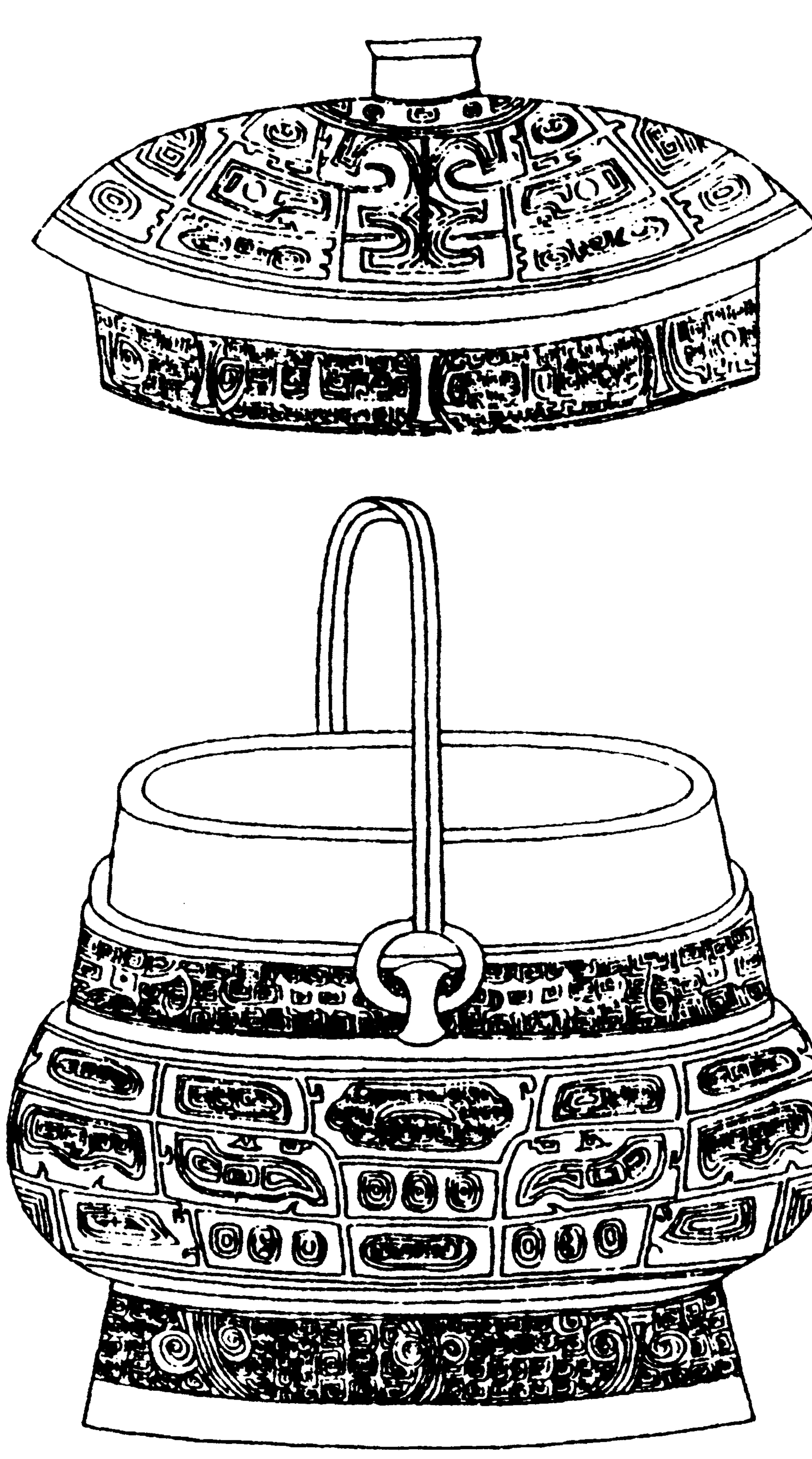


樂大司徒
子象之子
弘作從卣
其眉壽子=
孫=永寶用

右不知所從得高八寸九分深八寸八分縮四寸衡三寸有半容八升七合銘二十有一字

按此器三耳必有提梁今不存其文作⿱㫃從⿰卣比二字上从㫃从從下字从卣从比未知何字推其義當作從卣所加於比未詳樂氏宋大夫則宋器也詩書所稱卣所以盛賜鬯也爾雅曰卣中尊也其制大於彝彝亦盛鬯如二癸彝父辛彝之類皆與卣相似

田卣 新平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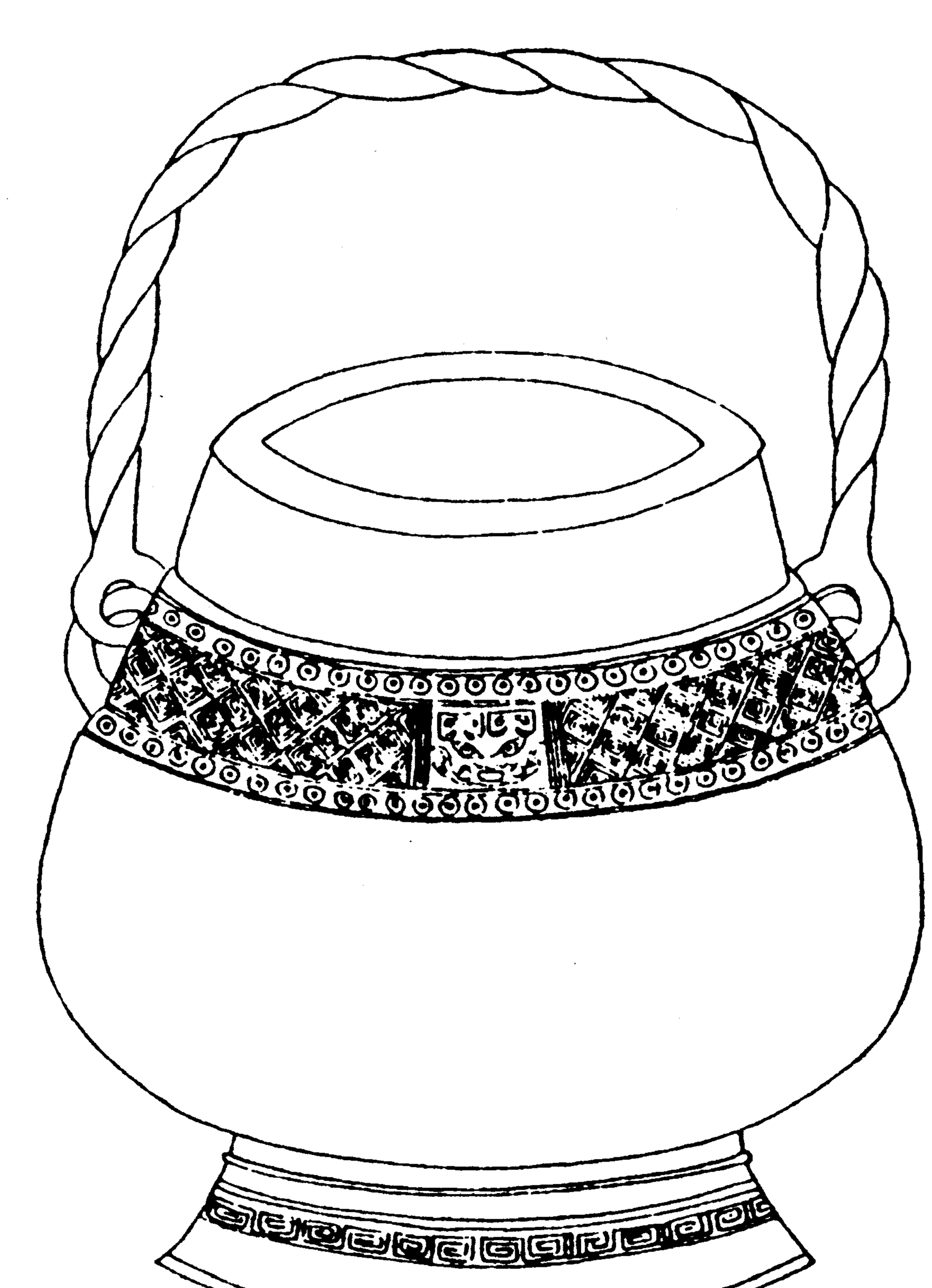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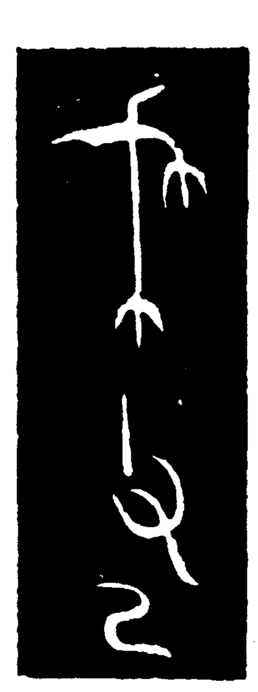
田　田

右不知所從得高八寸有半徑五寸容三升四合底葢
有銘銘皆一字
按此器文飾與樂司徒相似而有提梁其異者兩耳而
已銘曰田疑人名

立戈父己卣

洛陽曾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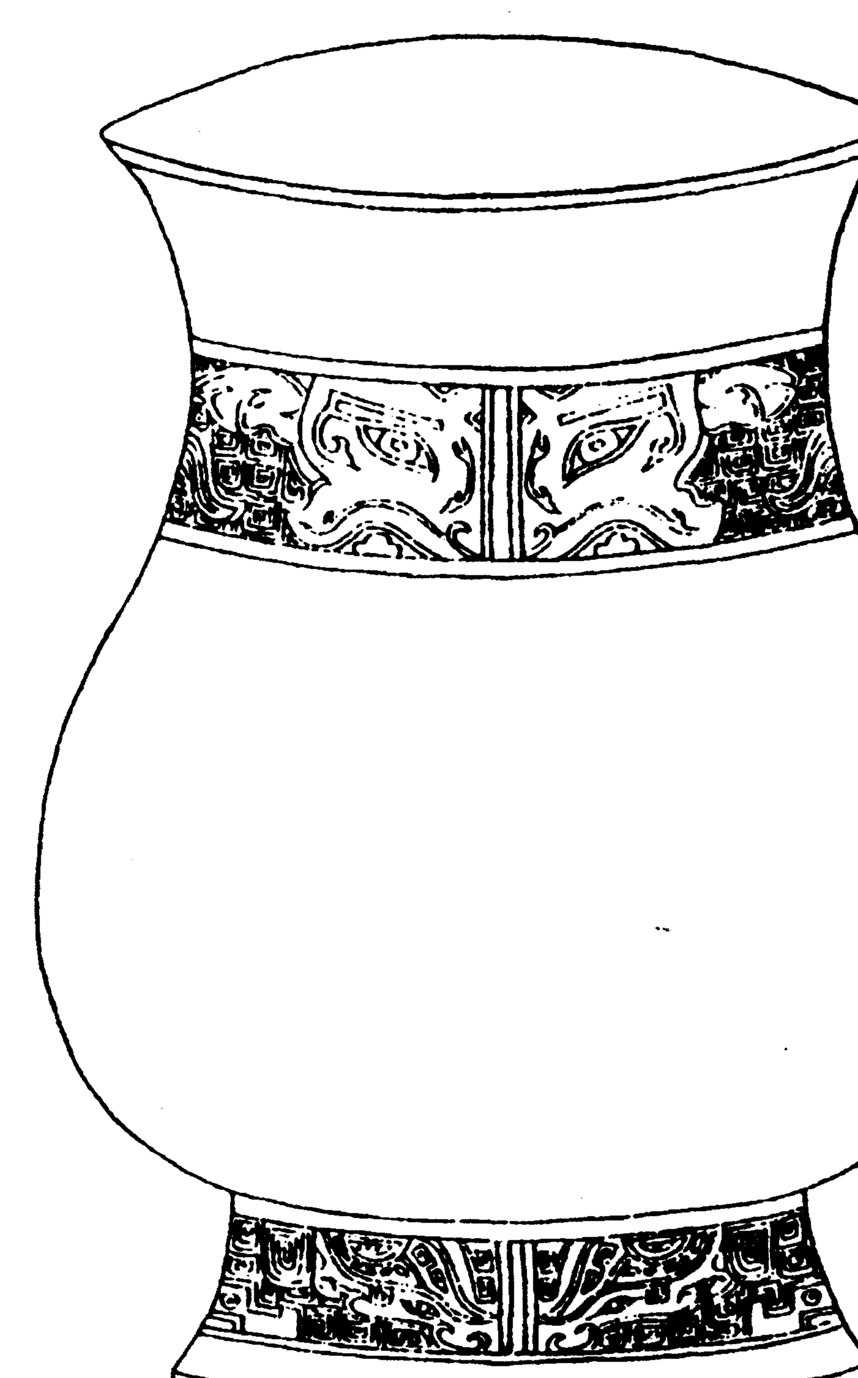
子立戈形 父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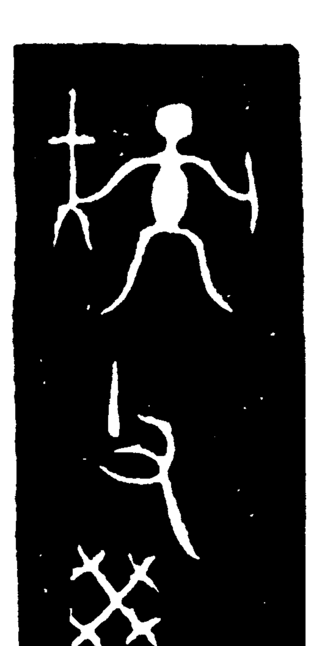
右得於龍游高七寸徑三寸衡四寸有半容六升銘三字

按此器文作立戈狀未詳

持戈父癸卣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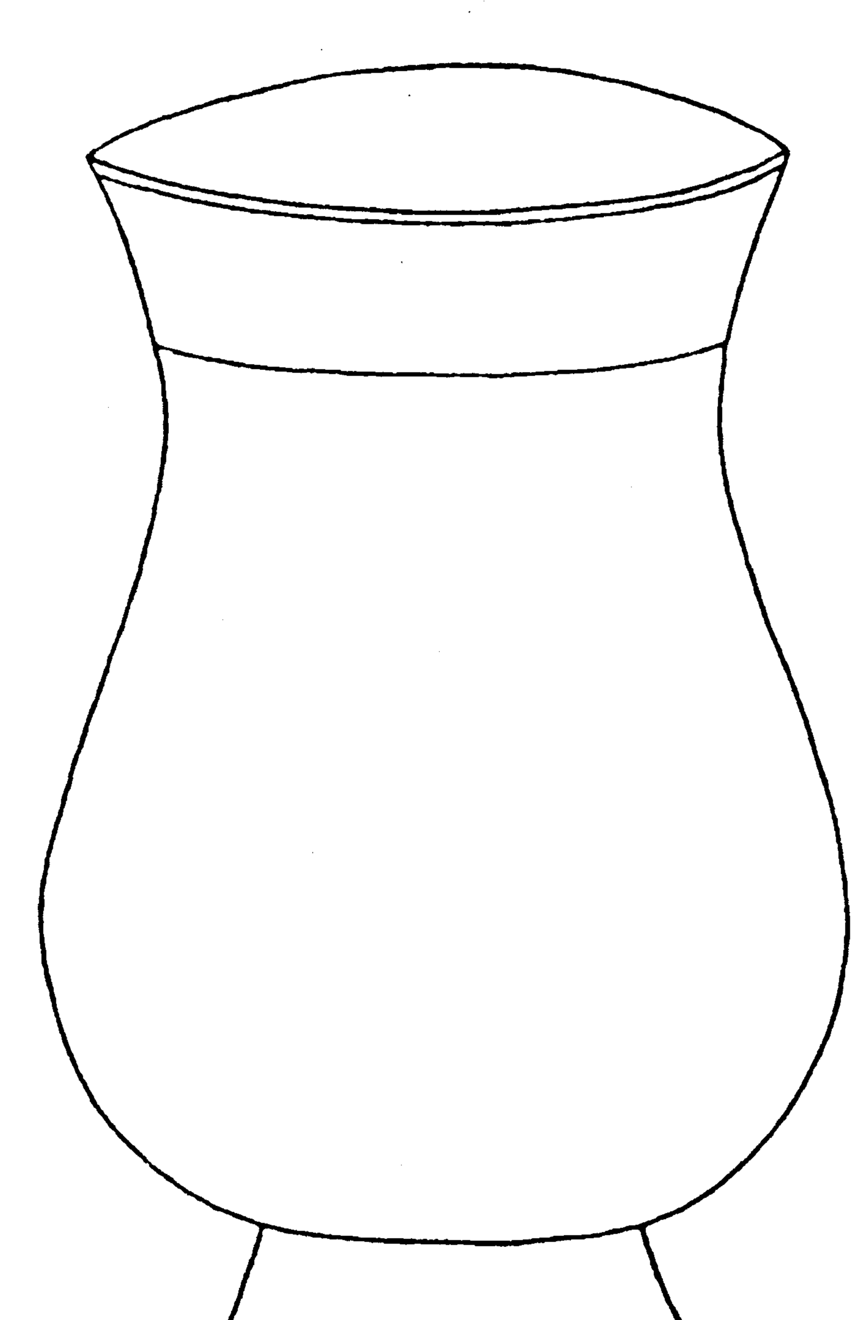


子作持戈形 父癸

右得於京師高五寸九分徑縮三寸衡一寸有半容六合銘三字

按此器作人持戈形人如己丁敦文戈如父己卣文未詳其義

父乙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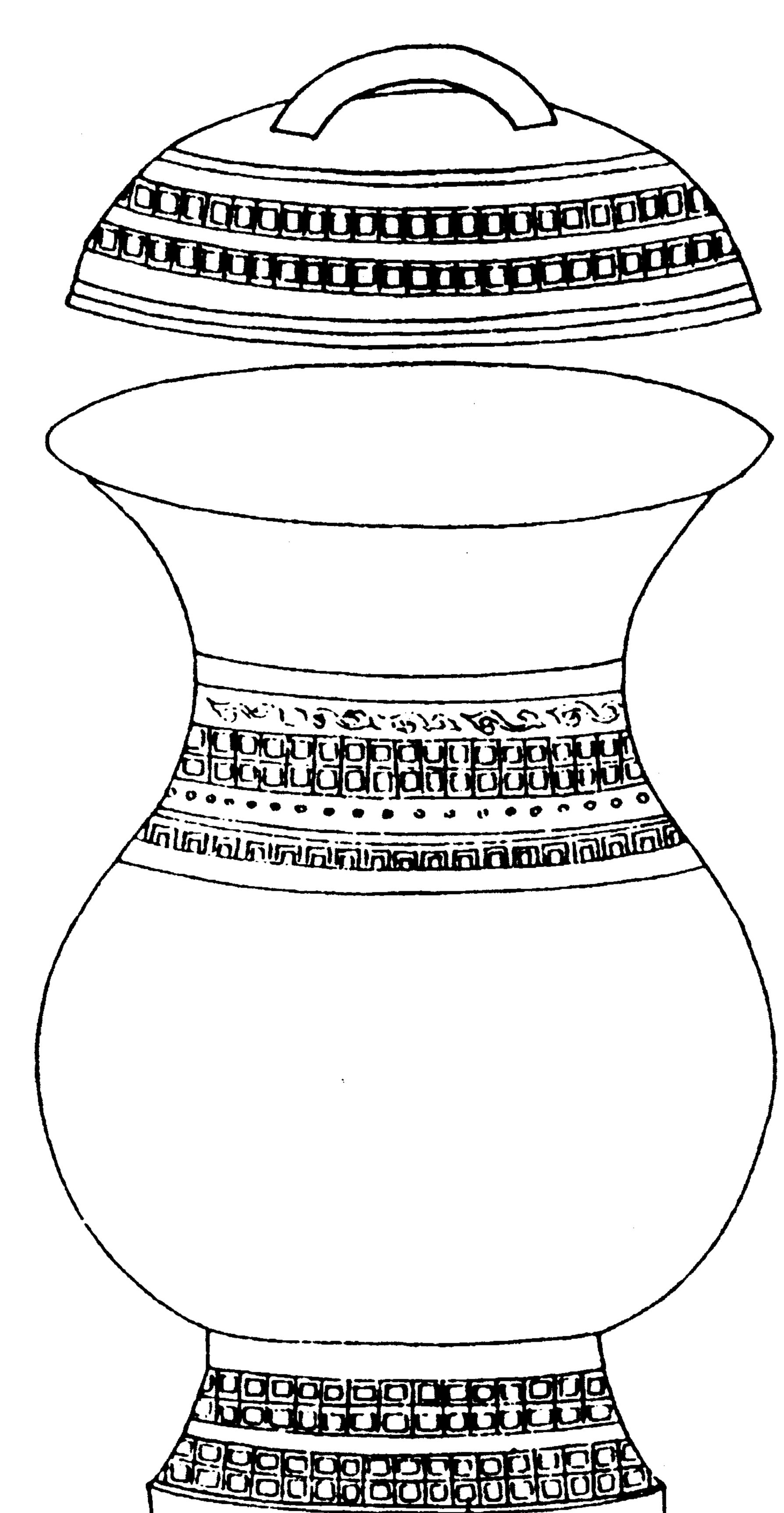
析 愬謂當作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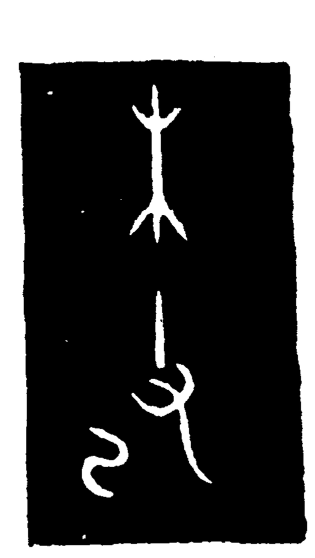
子孫父乙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九分侹縮三寸衡二寸有半容
六合銘五字
按廬江李氏所藏人形父己卣文作北字又為大小二
人形相重此器亦然惟改非為北疑皆析字父己之文
省也彼曰父己此曰父乙蓋兄弟行也

木父己卣

東平榮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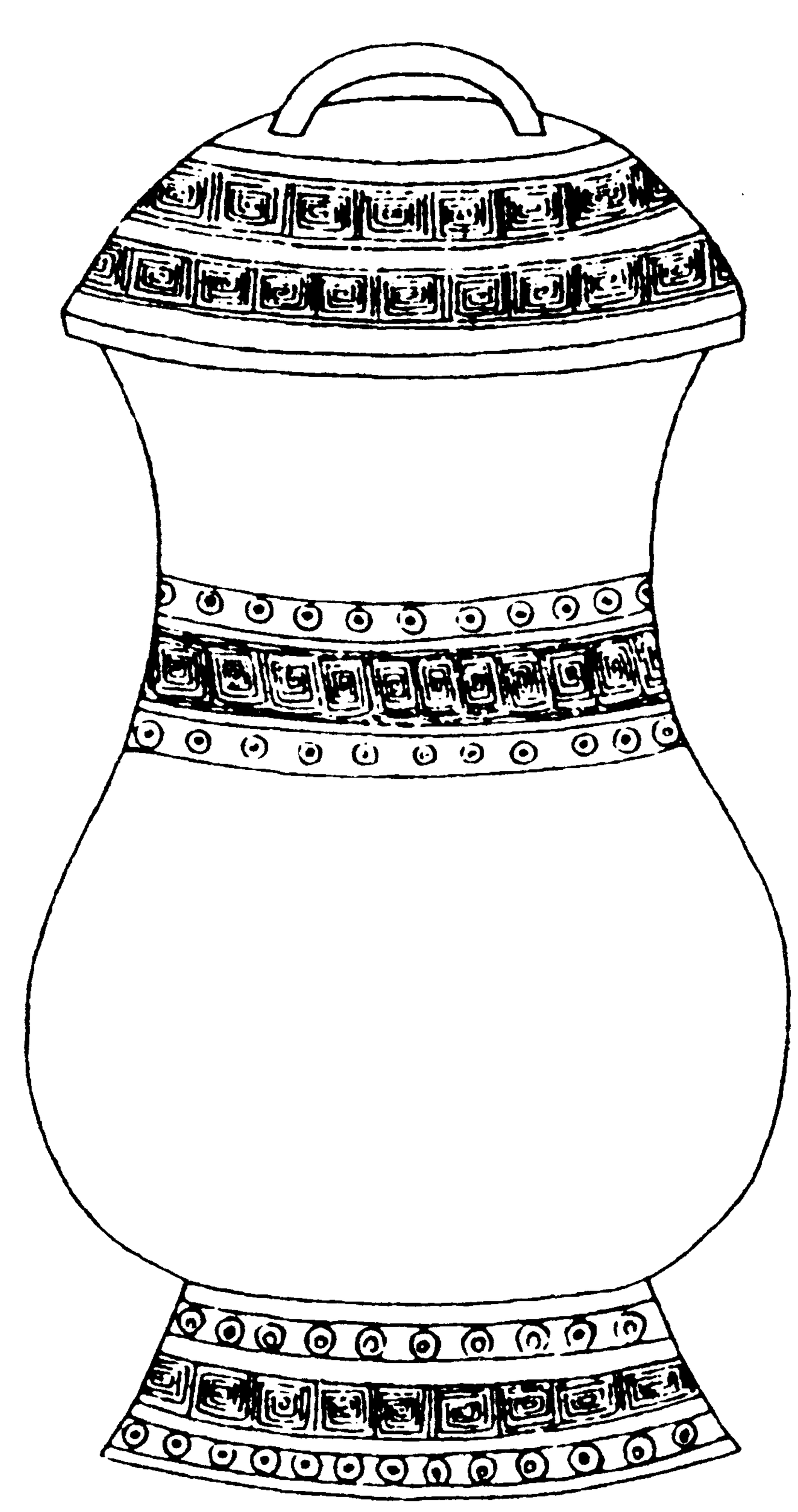




木
父己

右不知所從得高七寸深四寸一分徑衡三寸三分縮
二寸八分容八合有半銘三字
按父己即其名或字云木者恐氏族也

父己足跡卣 廬江李氏





足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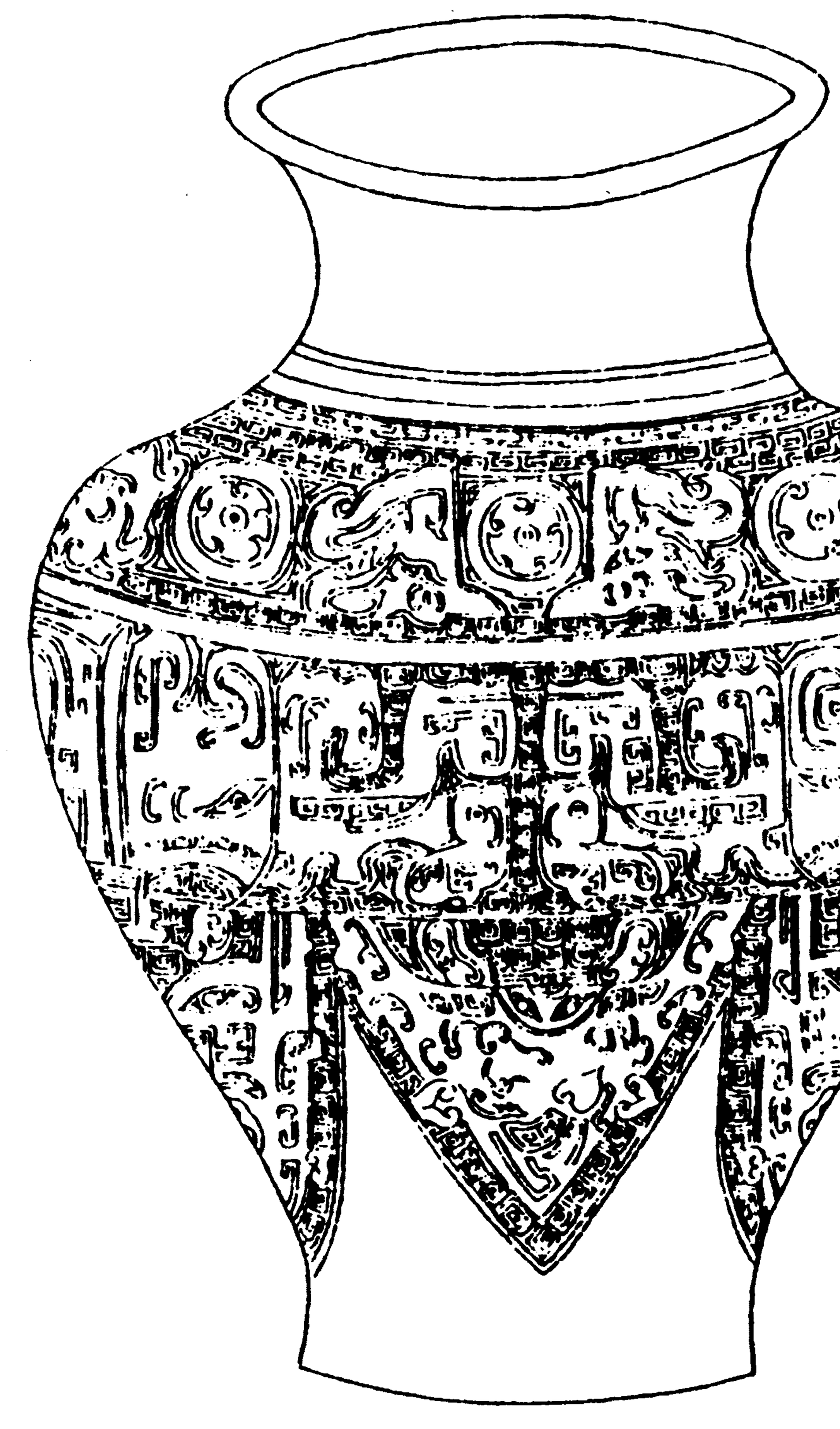
父己

右銘五字餘未考

按所圖古器有𣪊作父辛旅彝有單䢅作父癸旅彝有禹文曰父丁有彝文曰父己曰主父己曰父丁有卣文曰祖丁又有禹文曰父己而李氏録又記所傳有曰父甲者有曰父乙者如父丁又稱惟王六祀則凡稱甲乙以祖父加之者疑皆商器也商人尚質為其祖考作祭器者猶稱父也李氏所藏主父己彝有足跡此卣亦然疑一人所作也其形制與丁父禹略相似

龍文三耳卣

鄱陽法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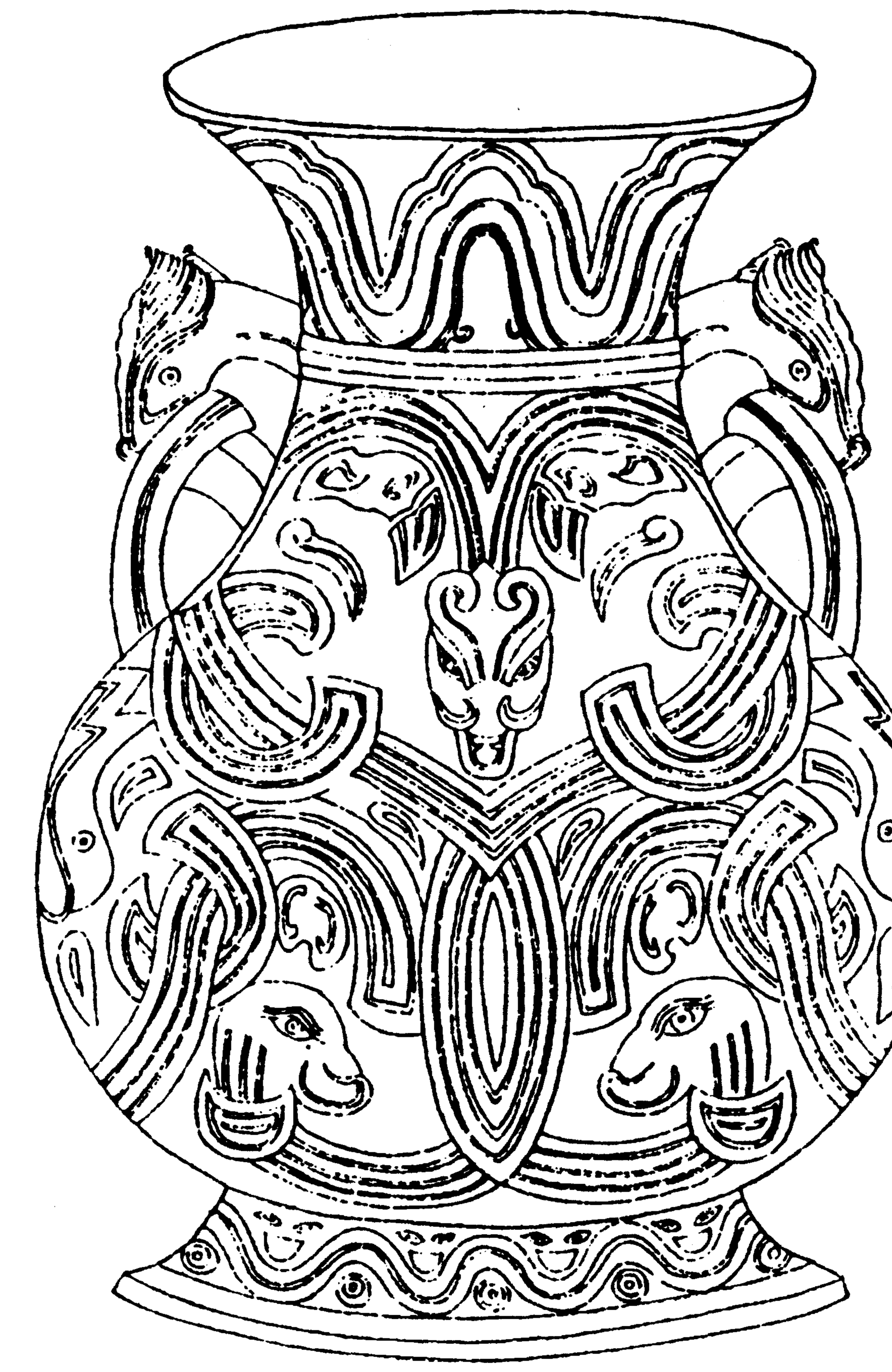


右得於彭澤馬山洞穴中量度未考無銘識

按此器亦三耳與樂司徒卣相類但文縟而煩差細今法相院僧傳摹其器以示人有誤指為陶淵明酒壺

中朝事後中尊

睢陽王氏





惟十又有六季年
十月既生雨疑亦霸字當作鬼詩
乙未白伯大師
沪錫伯。僕山
夫伯。敢斁
瑒天右祐王伯
双是用作朕穆
考後中酒尊亯
。用丐眉[illegible]壽
無彊。。其
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得於岐山高尺有六寸深尺有二寸半徑五寸有半容二斗三升銘五十有七字

按周禮籩人掌朝事之籩醢人掌朝事之豆司尊彝祼皆用彝春祠夏禴朝踐兩獻尊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追享朝享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四時之祀惟烝嘗饋食祠禴追朝皆不饋食止有籩豆之薦故謂之朝踐詩云籩豆有踐踐行列也朝踐即朝事也其籩加籩蕡故知不饋食也既祼然後迎尸尸入乃薦朝事

之籩豆而有獻此朝事所用尊也祠禴朝踐用獻尊追朝朝踐用大尊先儒謂獻讀為犧音莎云飾以翡翠不知何所據大尊為尤大也今觀此尊環頸飾以山而腹文若龍蛇相蟠糾謂之山尊則追朝再獻所用非朝事也又非犧尊尤大皆不可考竊意獻尊不以為飾名尊則斯尊也或是其物中中者二仲也後中者尊在後列而居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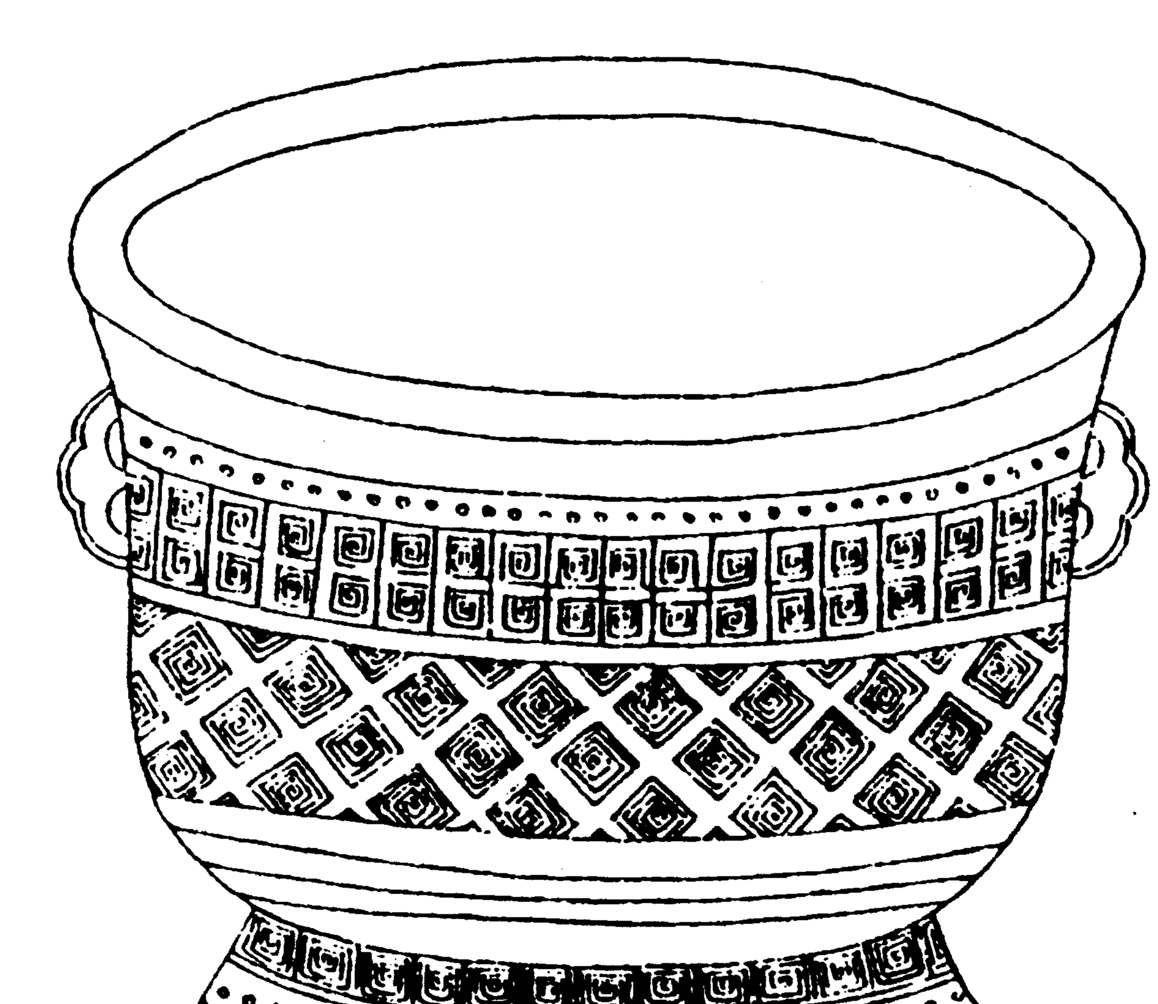
象尊 盧江李氏



右不知所從得高尺有一寸徑三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容九升四合無銘識

按司尊彝春祠夏禴再獻用兩象尊鄭衆謂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之阮諶禮圖曰畫象形於尊腹王肅以為犧象尊為牛象之形背上負尊魏太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送女器為牛形背上負尊先儒之説既不同乃為立象之形於蓋上又與先儒之解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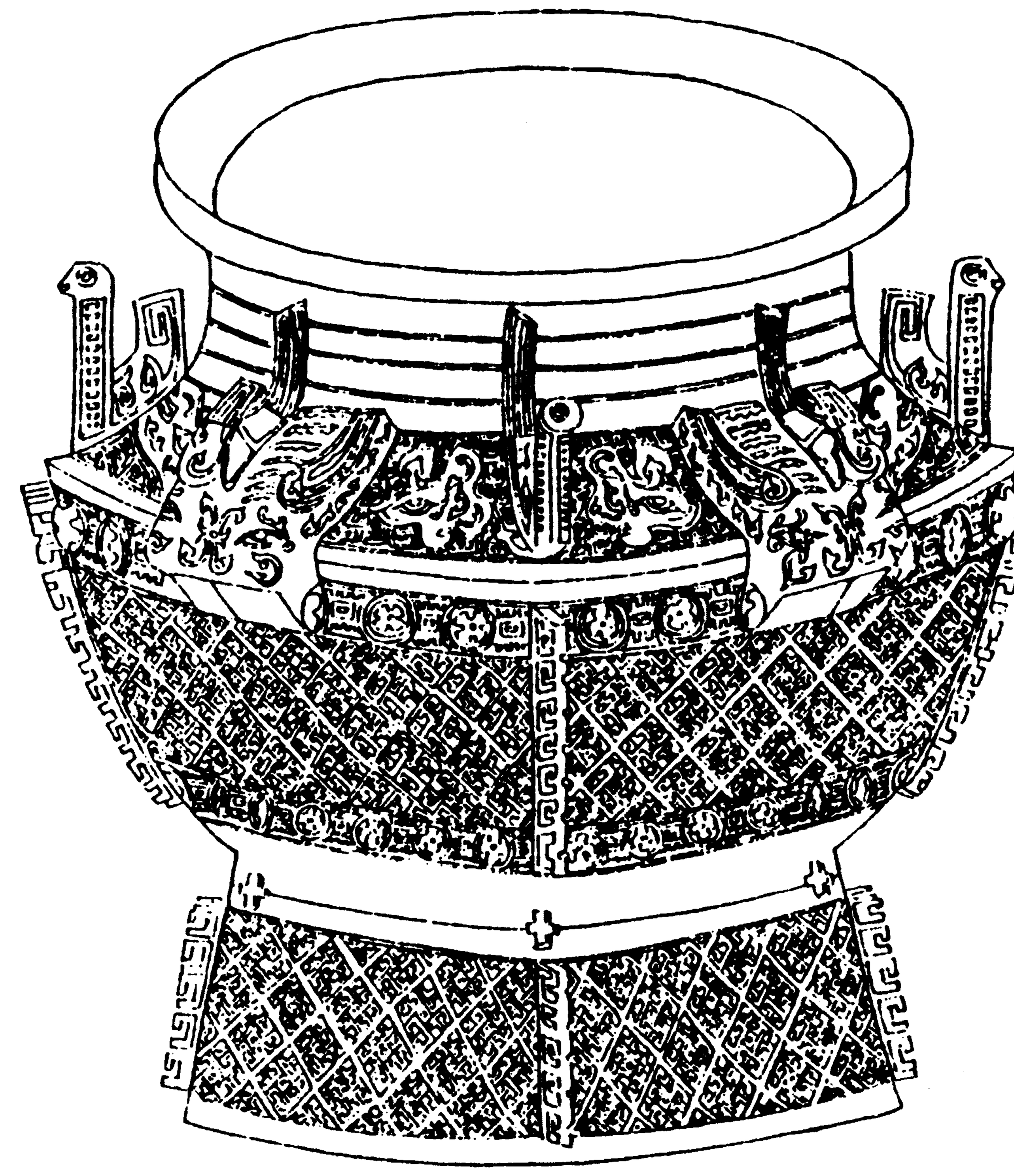
圜乳方文尊 新平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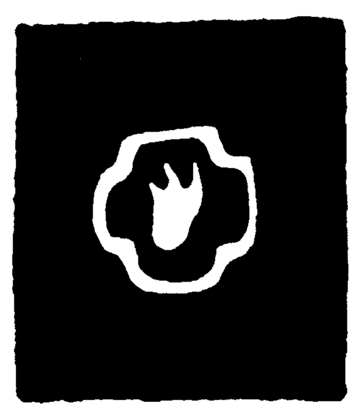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按此器形制與蟜彝虎彝相似而無耳蓋尊屬

足跡罍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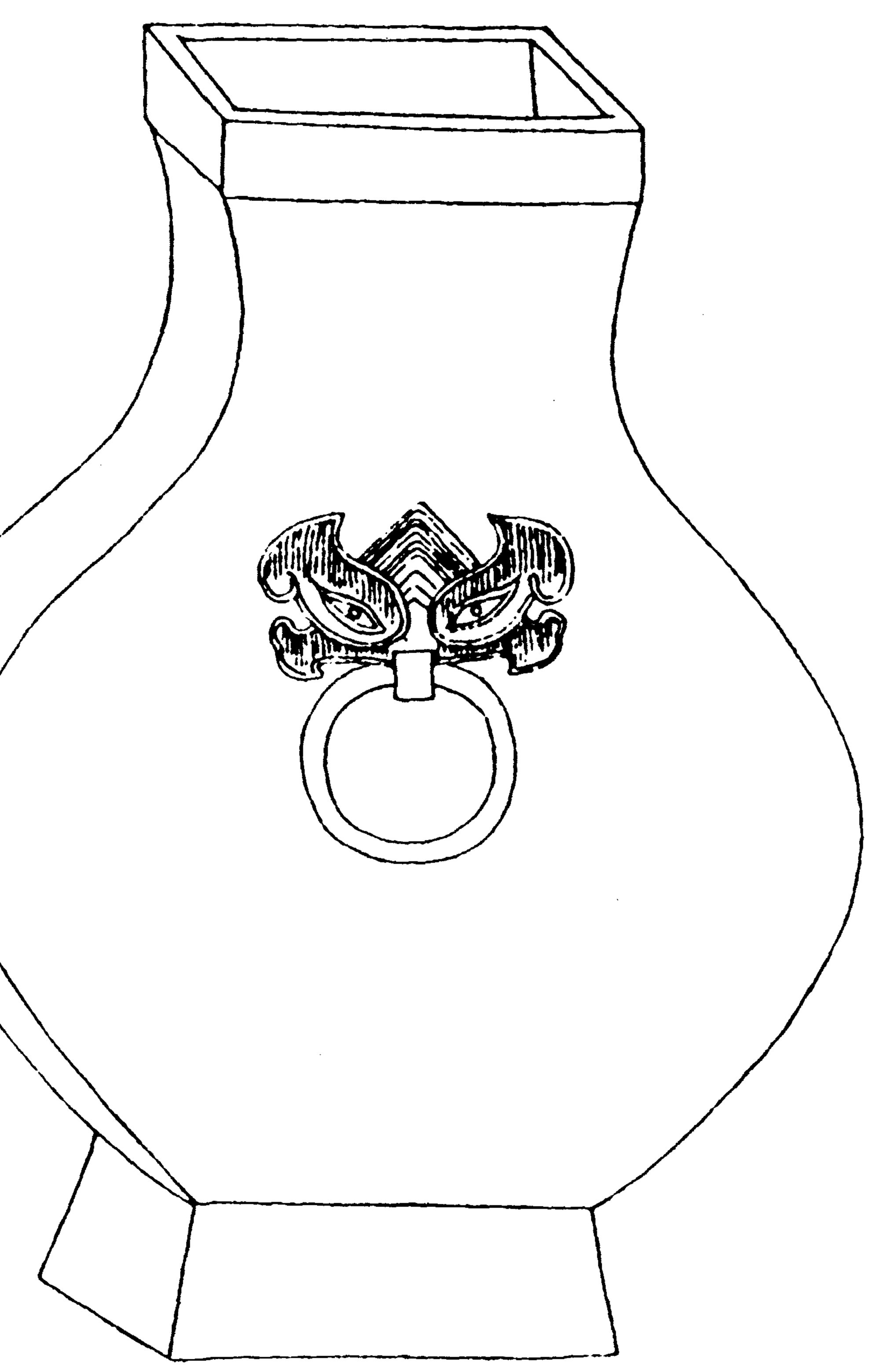


亞中足跡

右得於鄴高九寸八分徑九寸六分深七寸六分容六
升二合有足跡文一
聞此器在洹水之濱亶甲墓旁得之司尊彝祭祀祼皆
有彝獻皆有尊酢皆有罍彝為上尊罍金下尊上者宜
小下者宜大此器形制與師艅彝略相似而容受加大
蓋罍屬也詩云我姑酌彼金罍罍亦用金也環頸之文
與後所圖獸環細文三壺相似或以為象山形謂之山
罍然比之中中朝事尊之頸文則彼之山形著此不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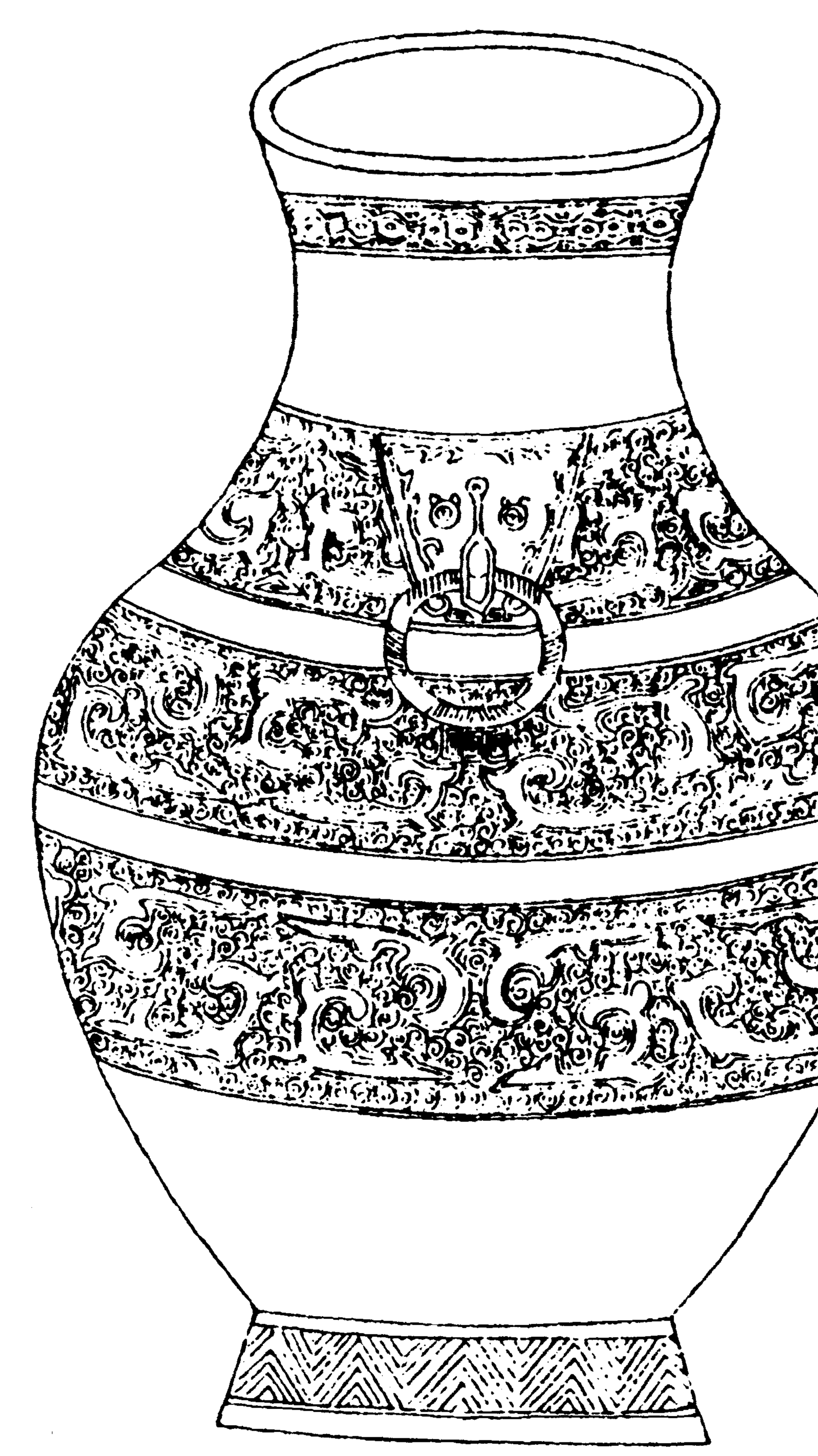
似也但其文極細物相頗多中有右足跡又圈之與主
父已足跡彝相似語在本篇

方壺 河南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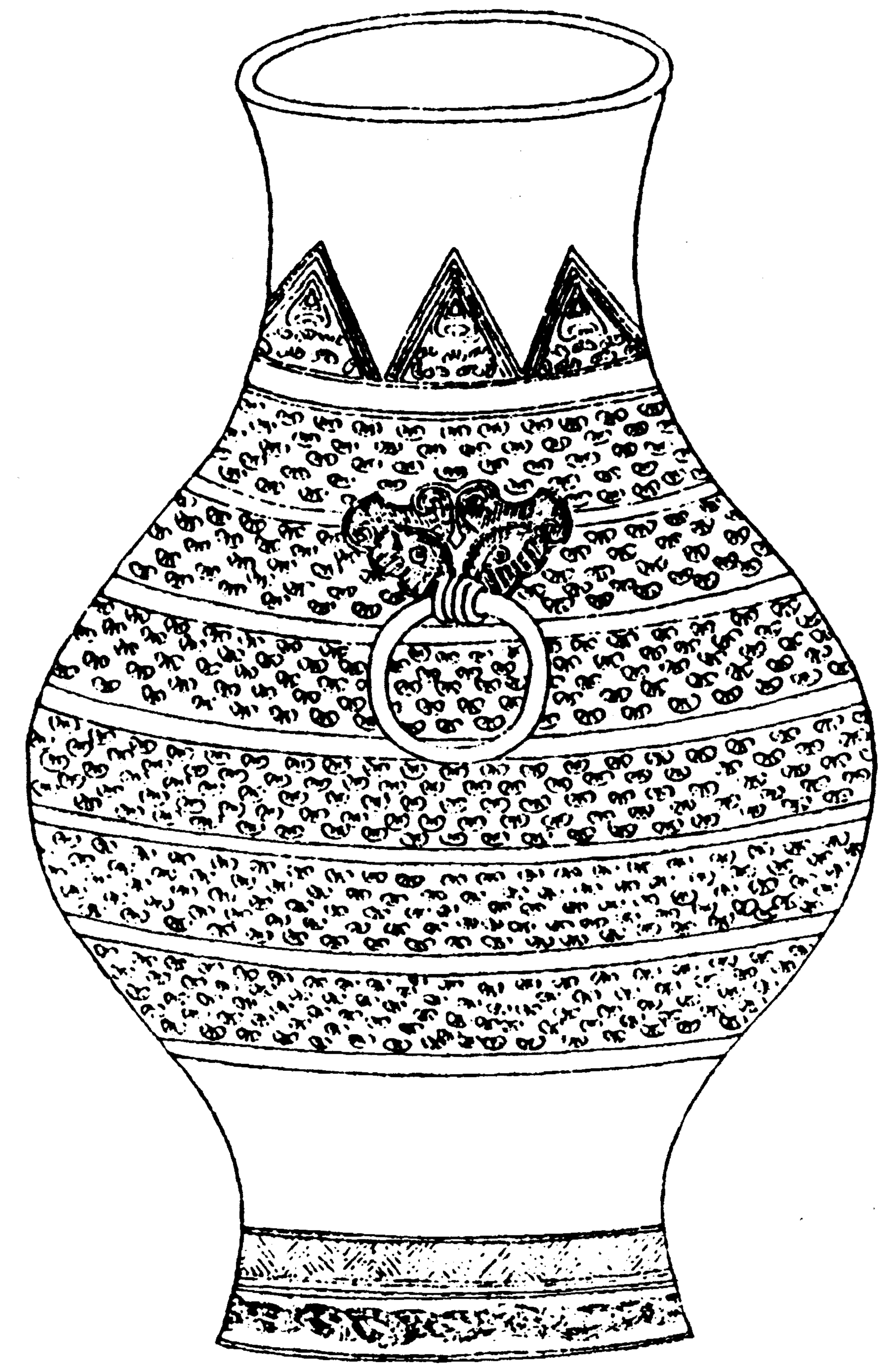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按周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此器無文飾挾腹兩鼻皆銜方環

獸環細文壺一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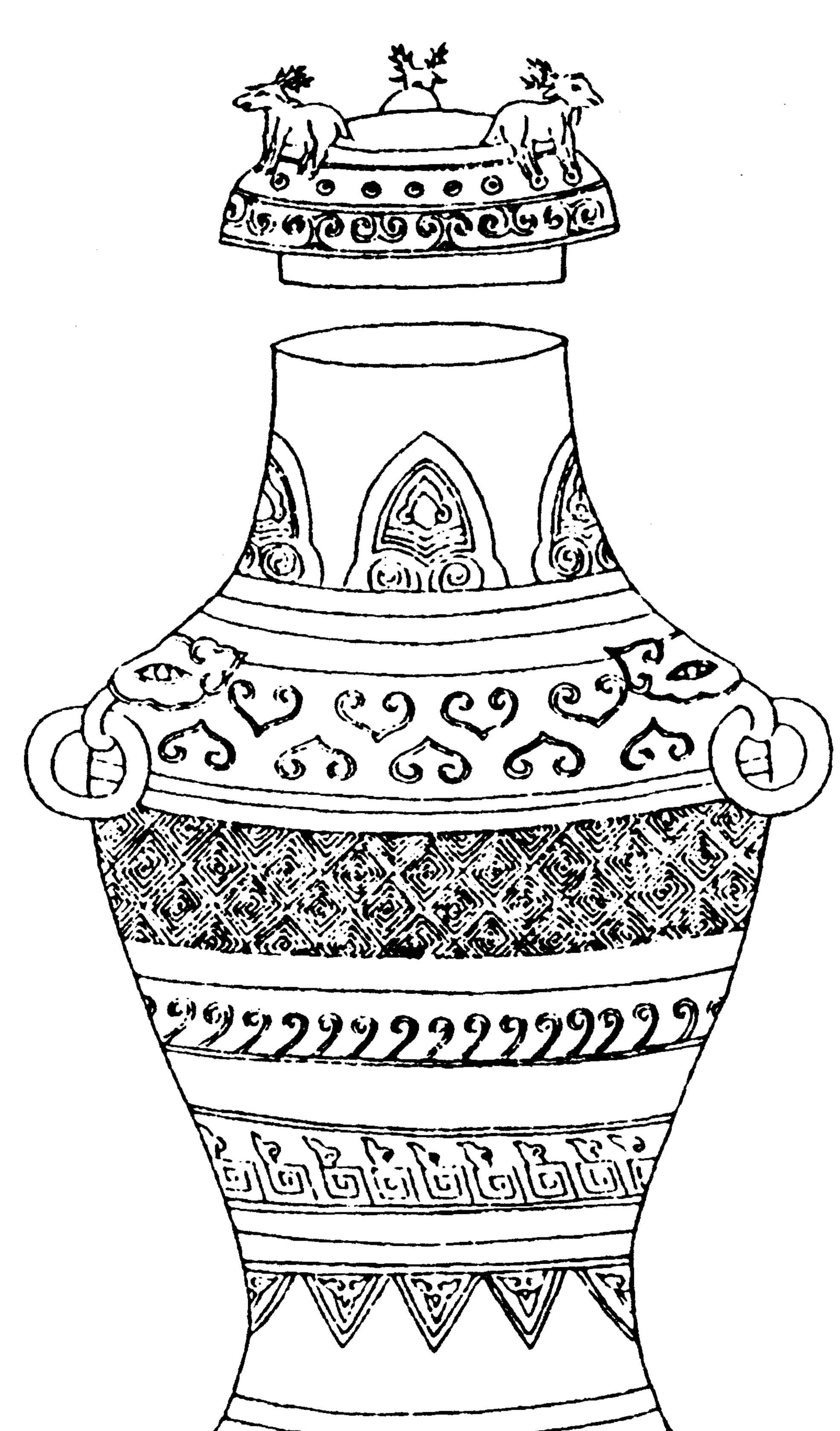
右得於壽陽紫金山高尺有一寸四分徑三寸七分深九寸容斗有一升無銘識

獸環細文壺二 京兆呂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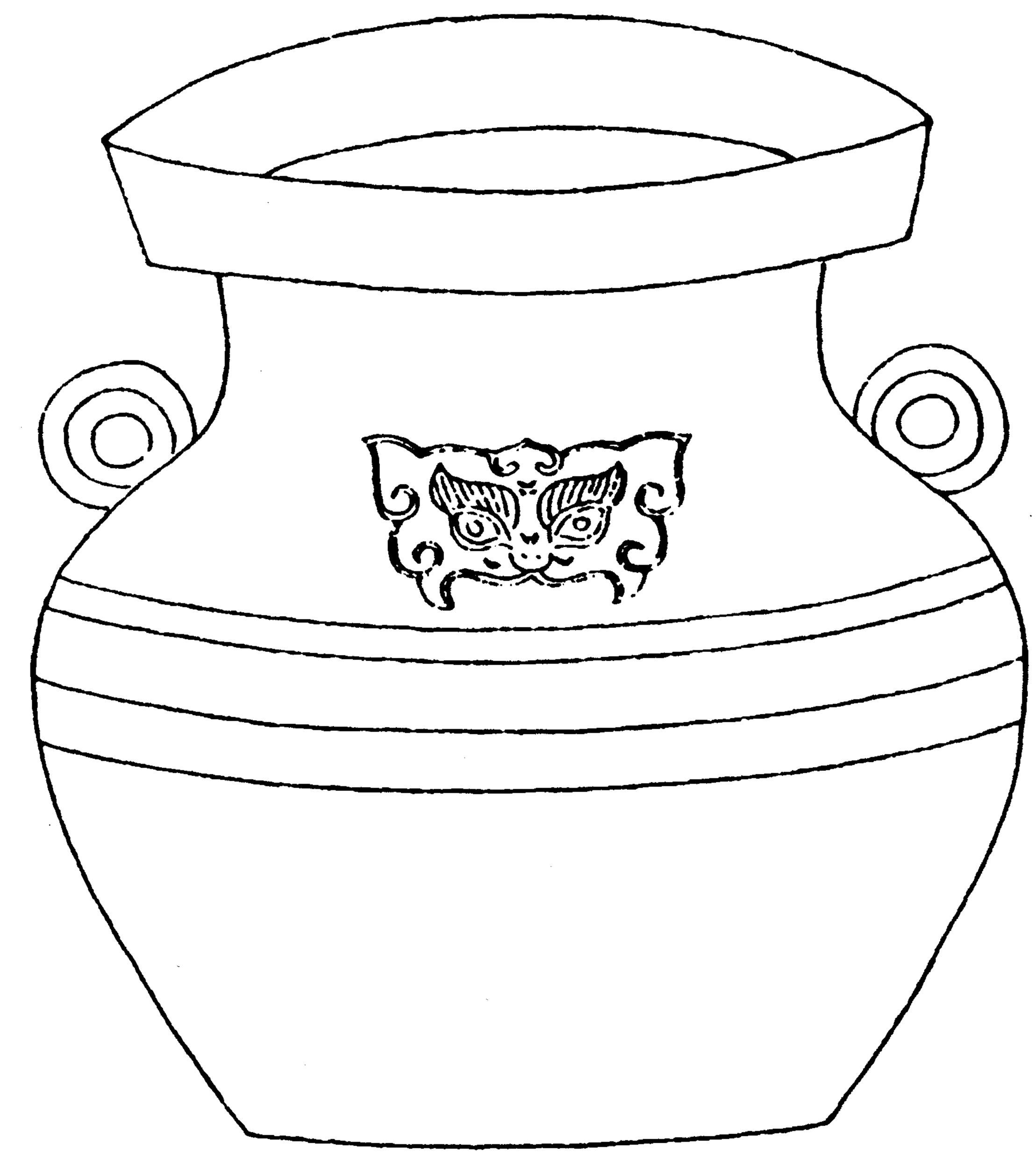
右得於乾之永壽高尺徑三寸二分深八寸七分容七
升二合無銘識

獸環細文壺三 東明劉氏



右不知所從得有蓋為三鹿形高尺有四分徑三寸三
分容六升二合無銘識
按此三器形制文飾全相似但大小精粗有差古文壺
字作壺象形此器類之當名為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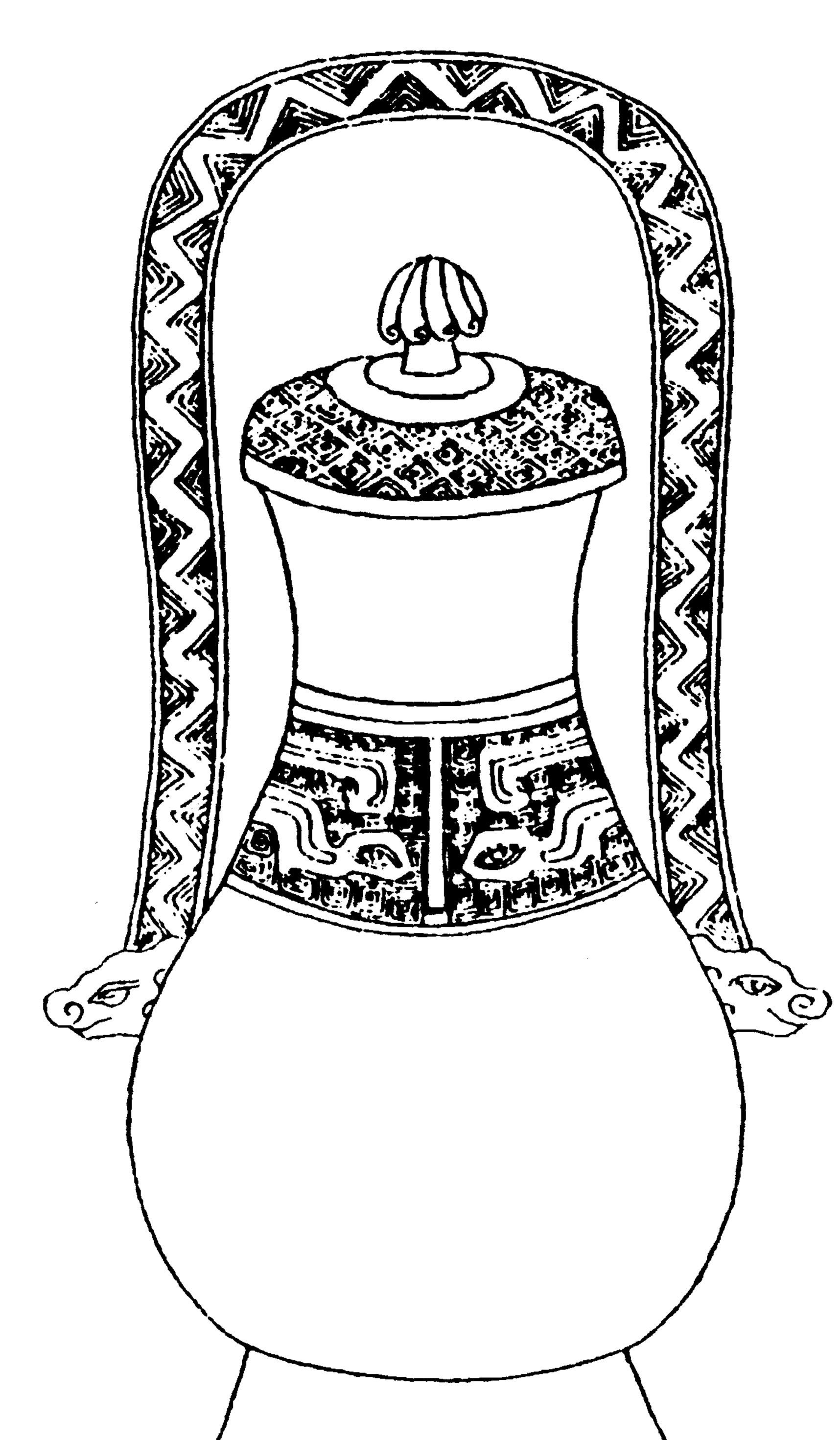
壺尊 內藏



右未審所得以黍尺黍量校之徑一尺四分深九寸一分容六斗四升無銘識

皇祐中議樂官阮逸胡瑗等云明堂位有著尊注云著地無足舊題曰驌驌無脰而有足曰壺尊有脰春秋傳所謂尊以魯壺是也今按此器有脰無文飾腹為獸面挾肩兩耳著地無足據有脰則可名為壺尊著地無足則可名著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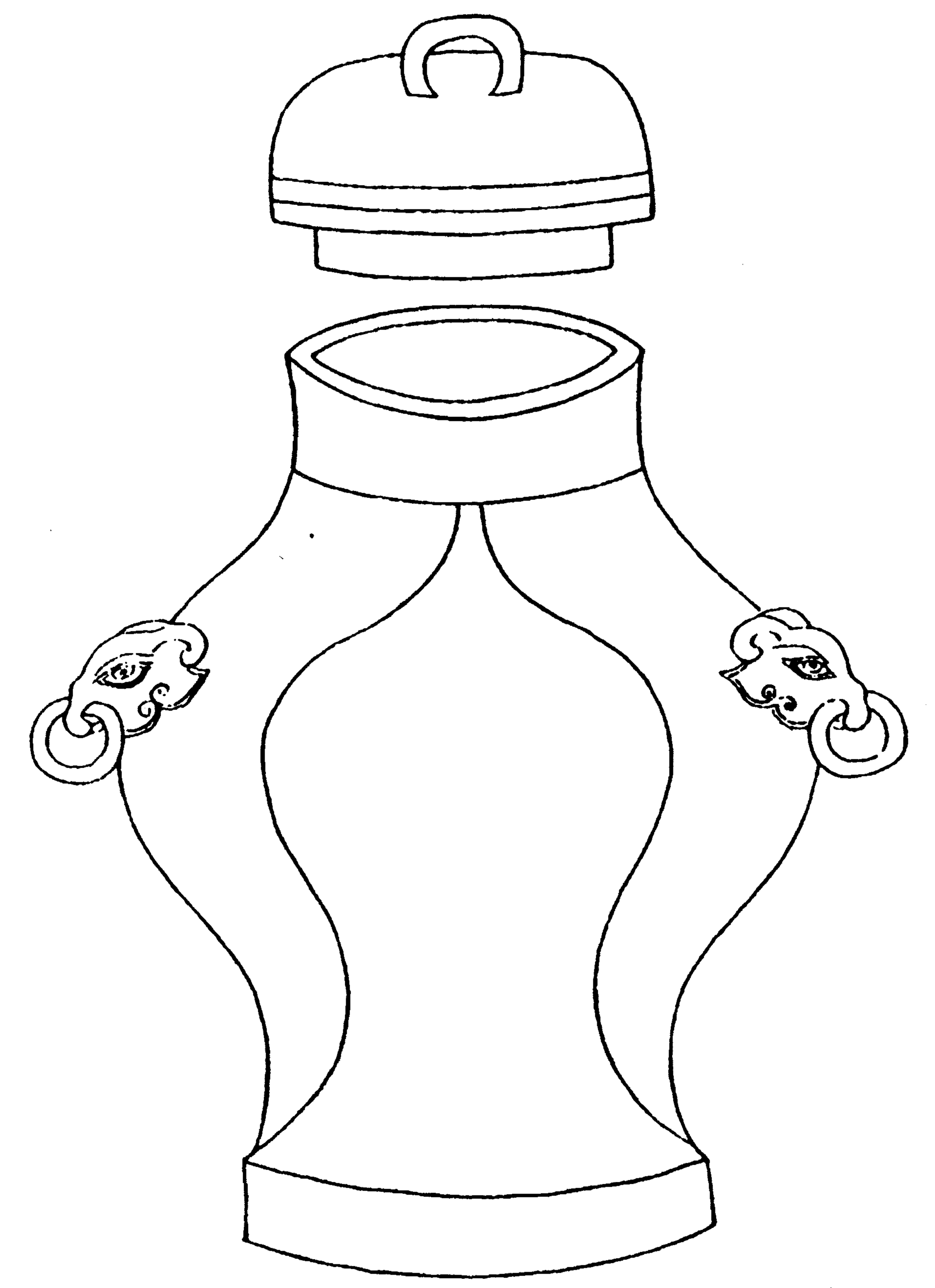
挈壺 廬江李氏



右得於河濵髙九寸口徑二寸三分腹徑四寸深六寸二分容升有三合無銘識

按此器形制文飾與父已人形彝足跡彝相類而差小必同時物也其形類而有提故謂之挈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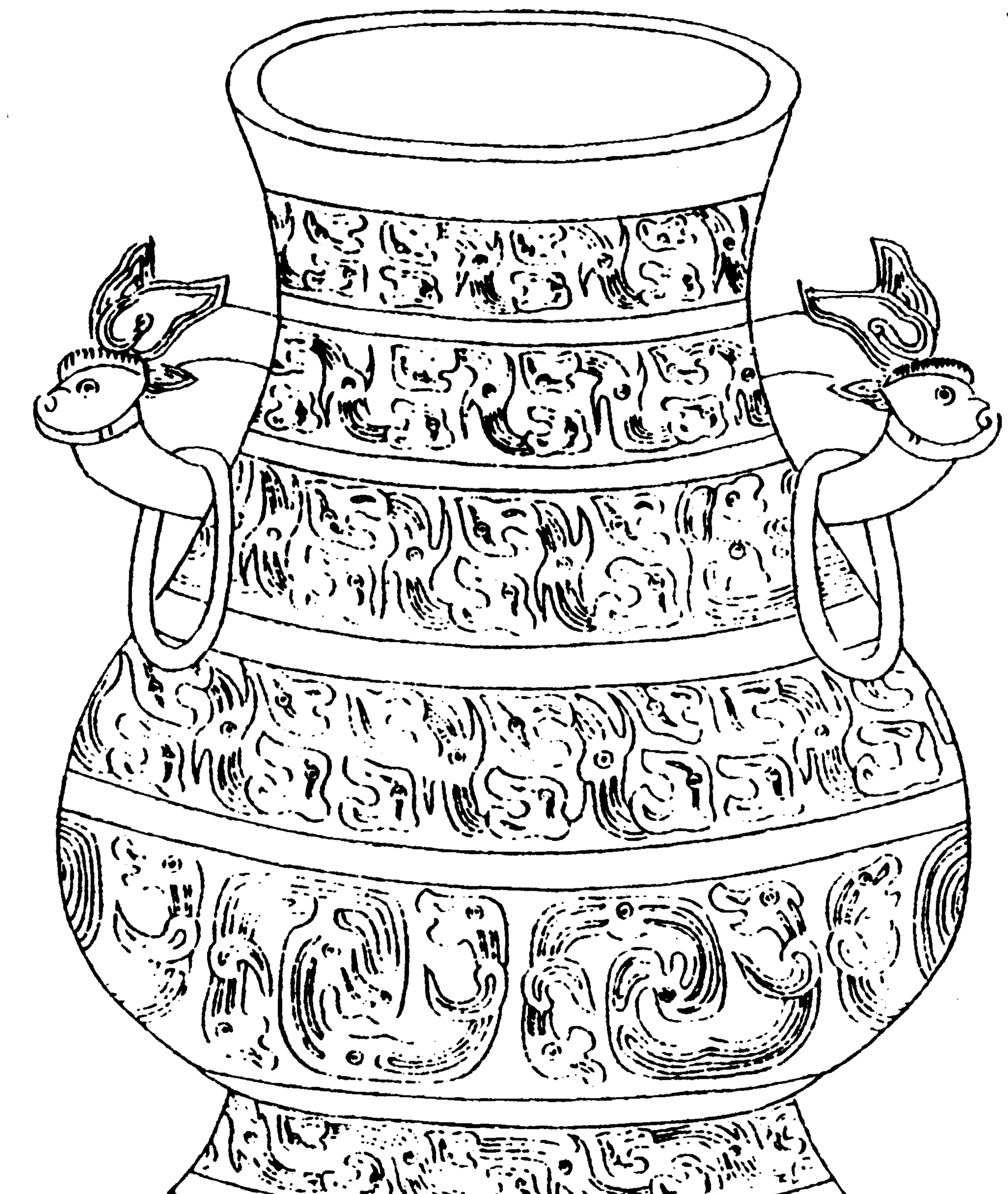
獸環大腹四廉壺 新平張氏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按此器似方壺而口頸不方

名中考父壺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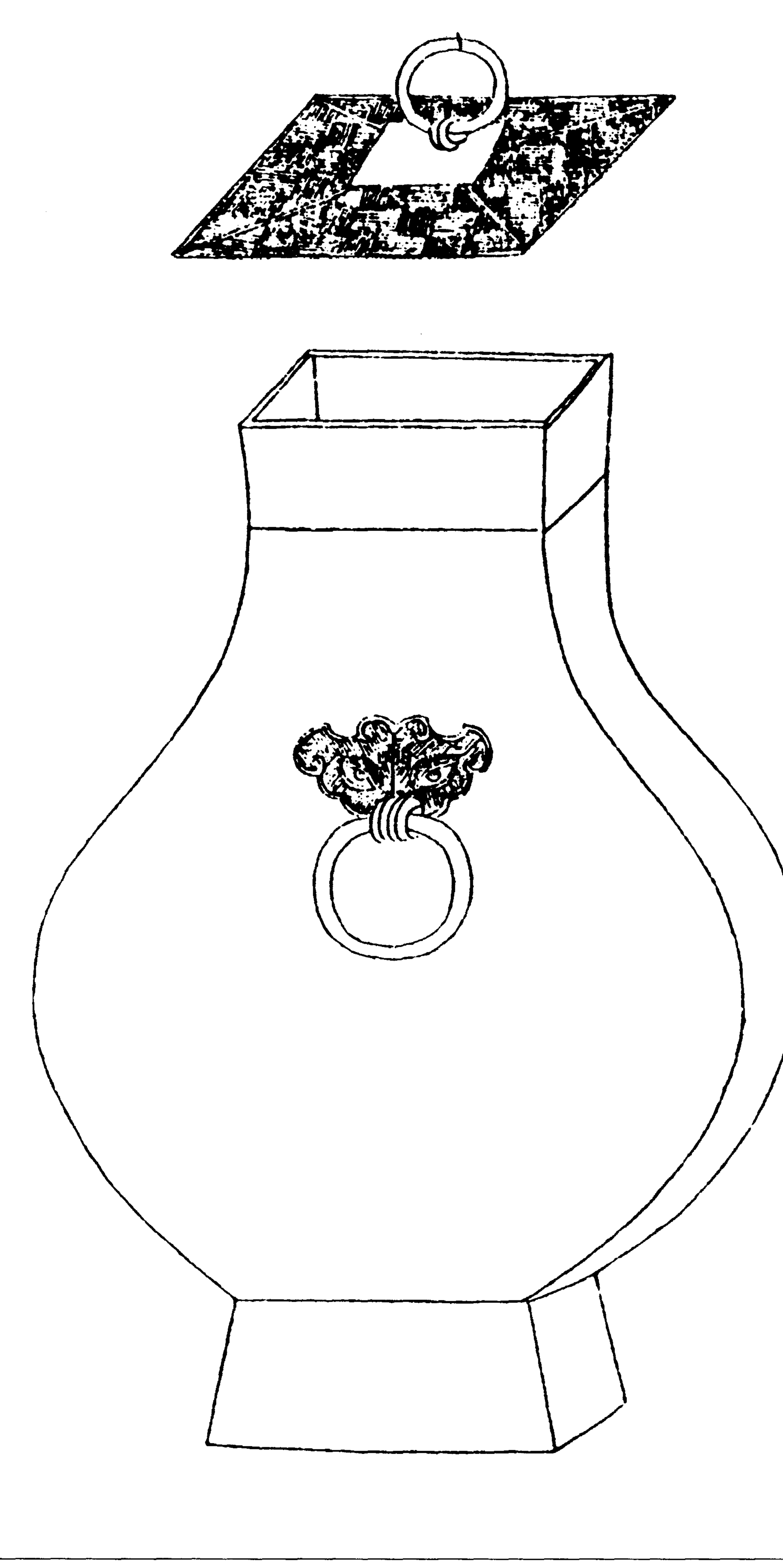
惟六月初吉丁亥
名仲考父自作壺
用祀用饗多福滂
用蘄眉壽萬
年無疆子子孫孫
永寶是尚

右得於京師高尺有四寸半深尺有二寸半徑七寸六分容二斗七升銘三十五字

李氏録云周景王燕晉文伯尊以魯壺用饗也周官司尊彝烝嘗饋獻用兩壺尊用祀也公食大夫禮門内用兩圜壺坊記曰敬則用祭器故祀饗兼用也

小方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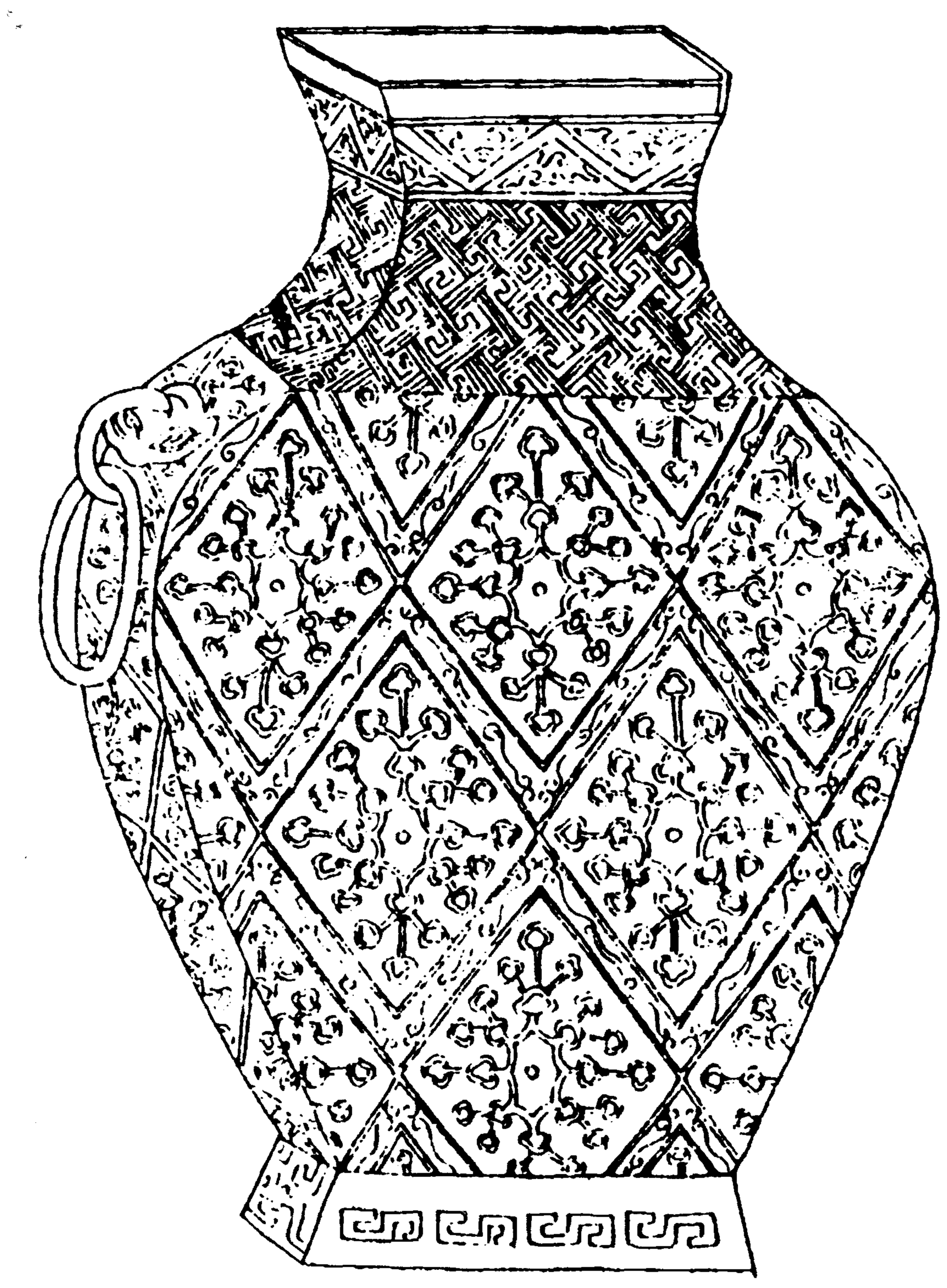
開封劉氏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六分深五寸四分徑二寸一分容升有四合無銘識有蓋

按此器形制甚小疑是明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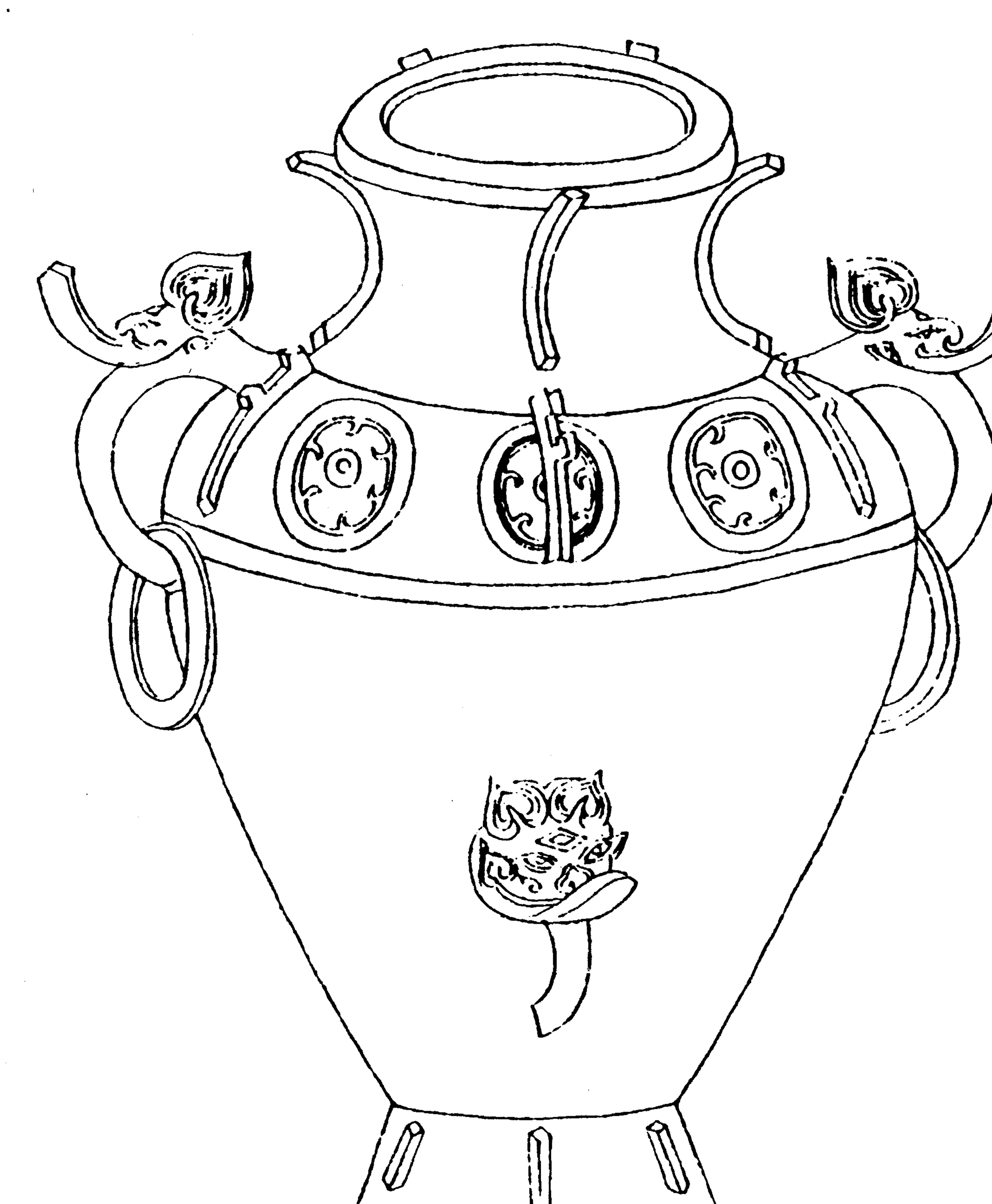
方文方壺 秘閣



右不知所從得高尺深八寸八分徑二寸二分容八升

無銘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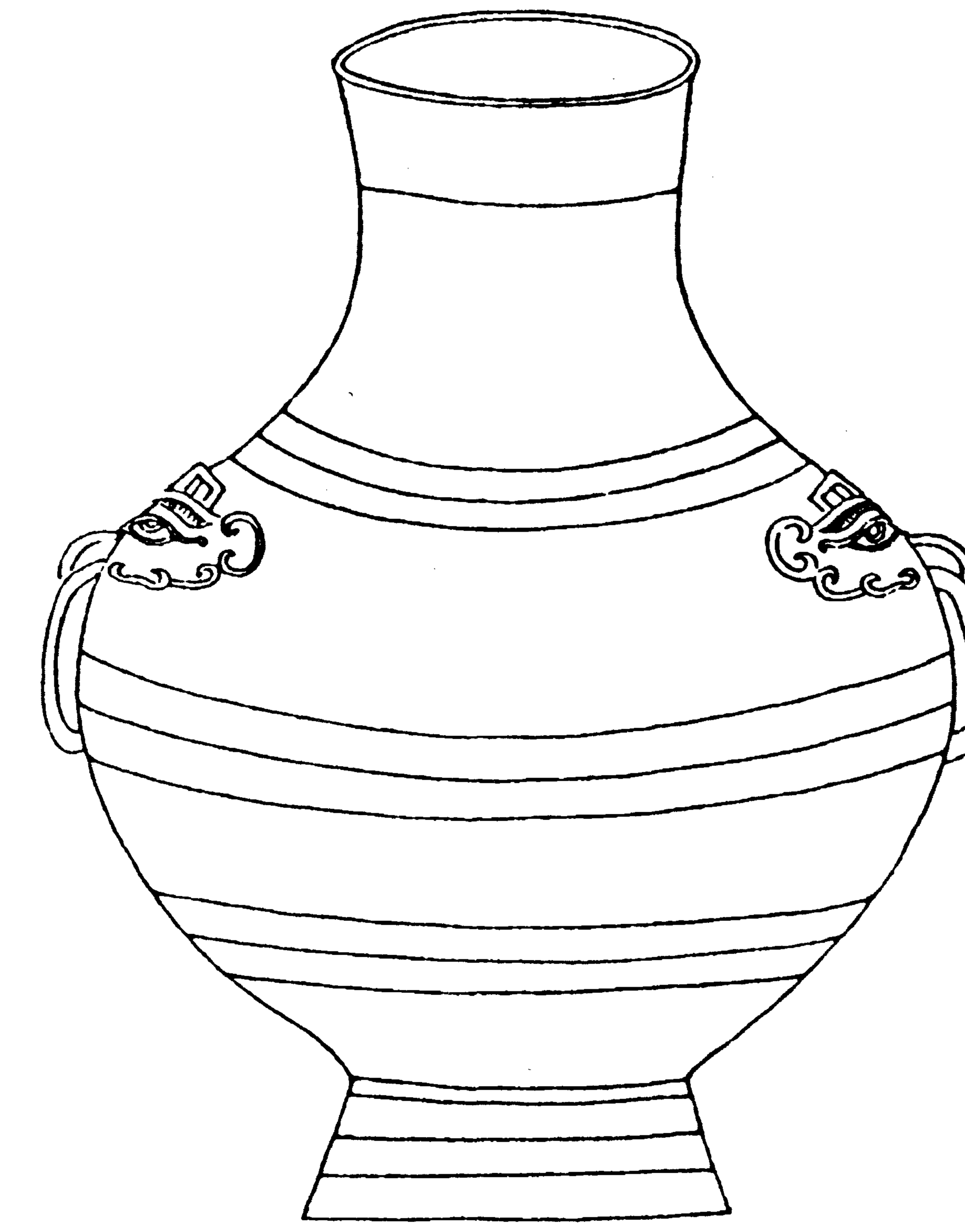
三耳大壺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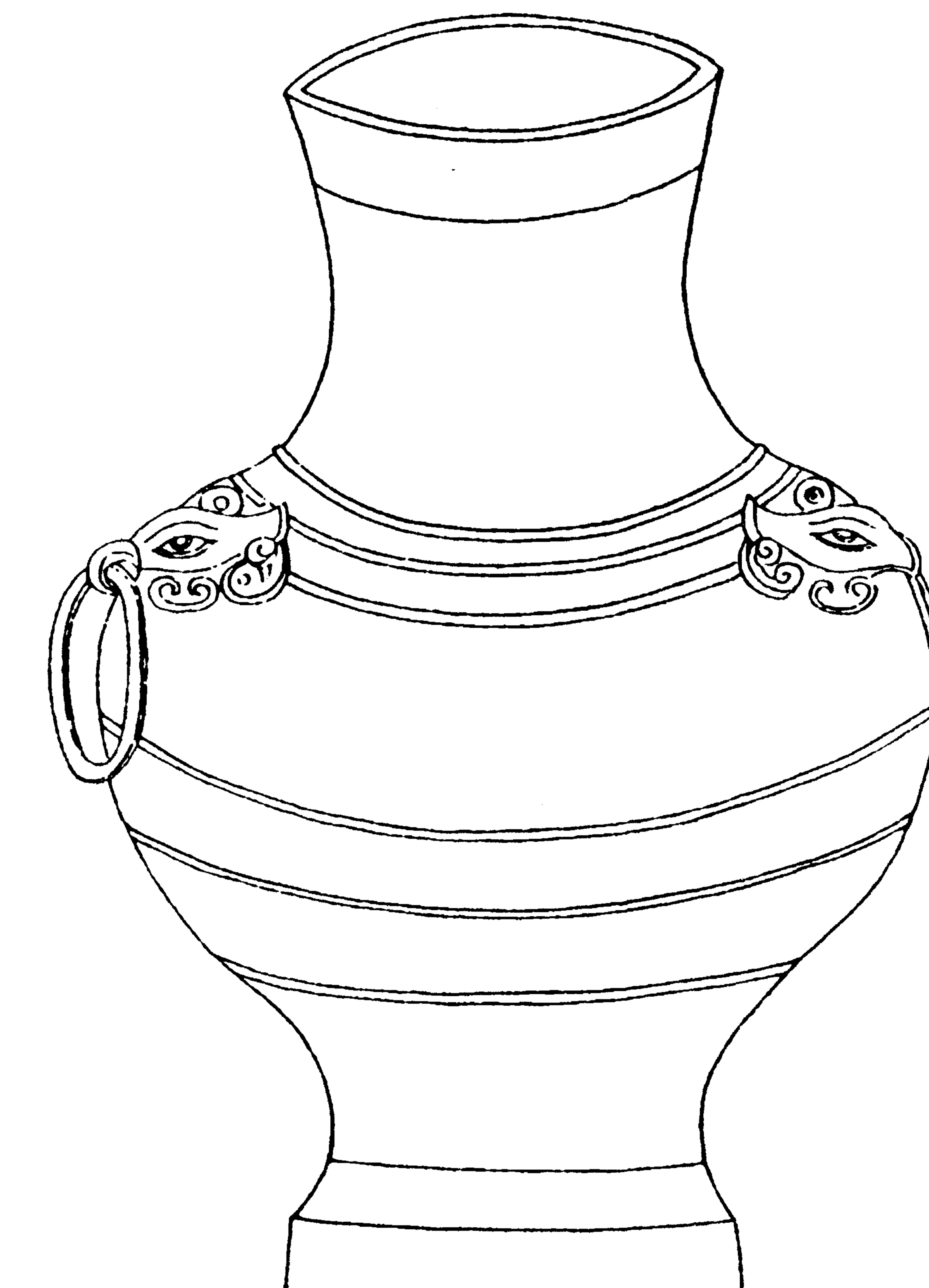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高二尺五寸深二尺徑八寸八分容一

斛

獸環壺 京兆呂氏



獸環壺 河南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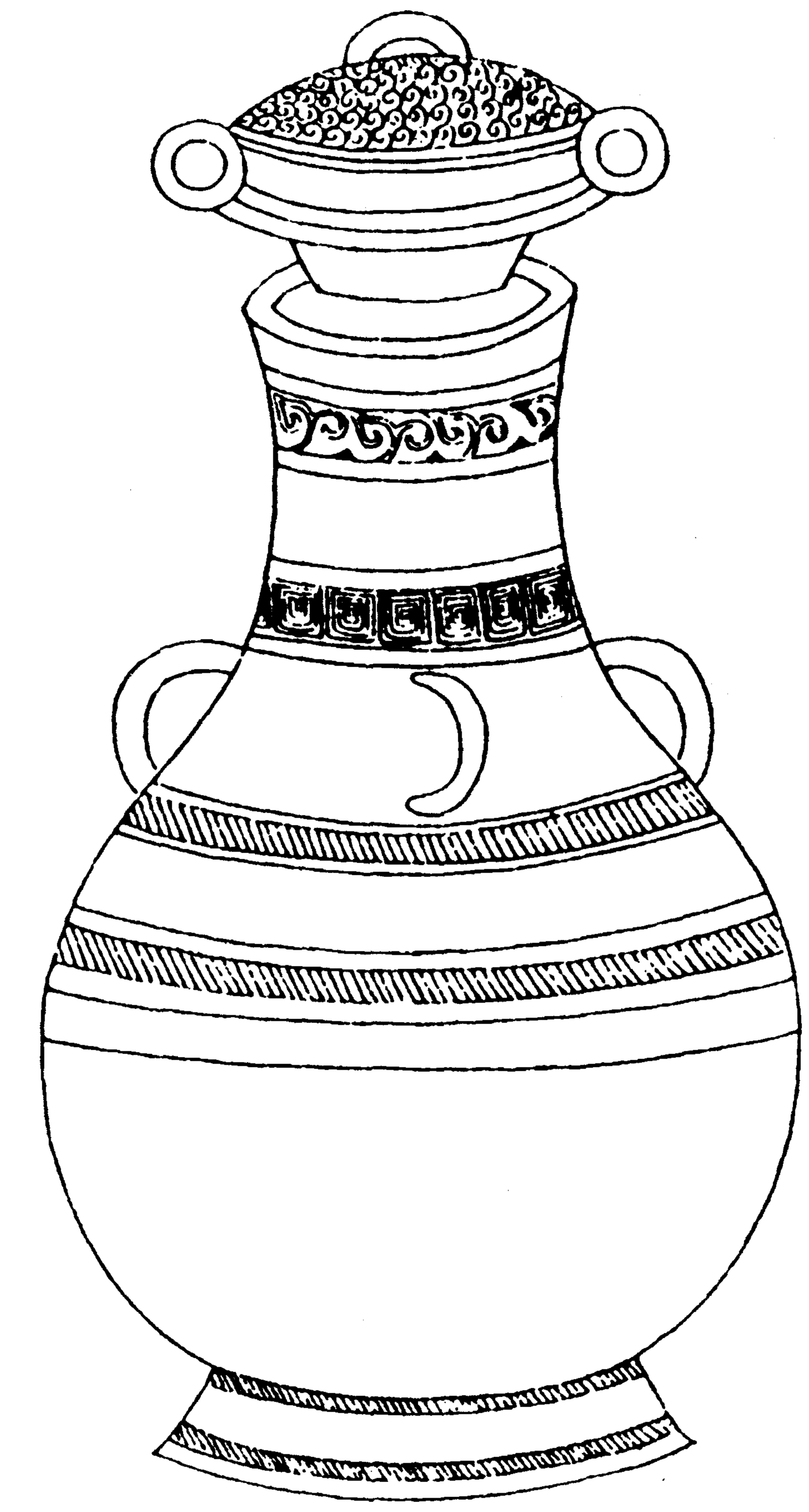
右無銘識

一得於京兆容五升七合 呂氏

一不知所從得 文氏

餘未考

三耳壺 東平榮氏



右不知所從得高一尺六分深九寸徑二寸二分容八升無銘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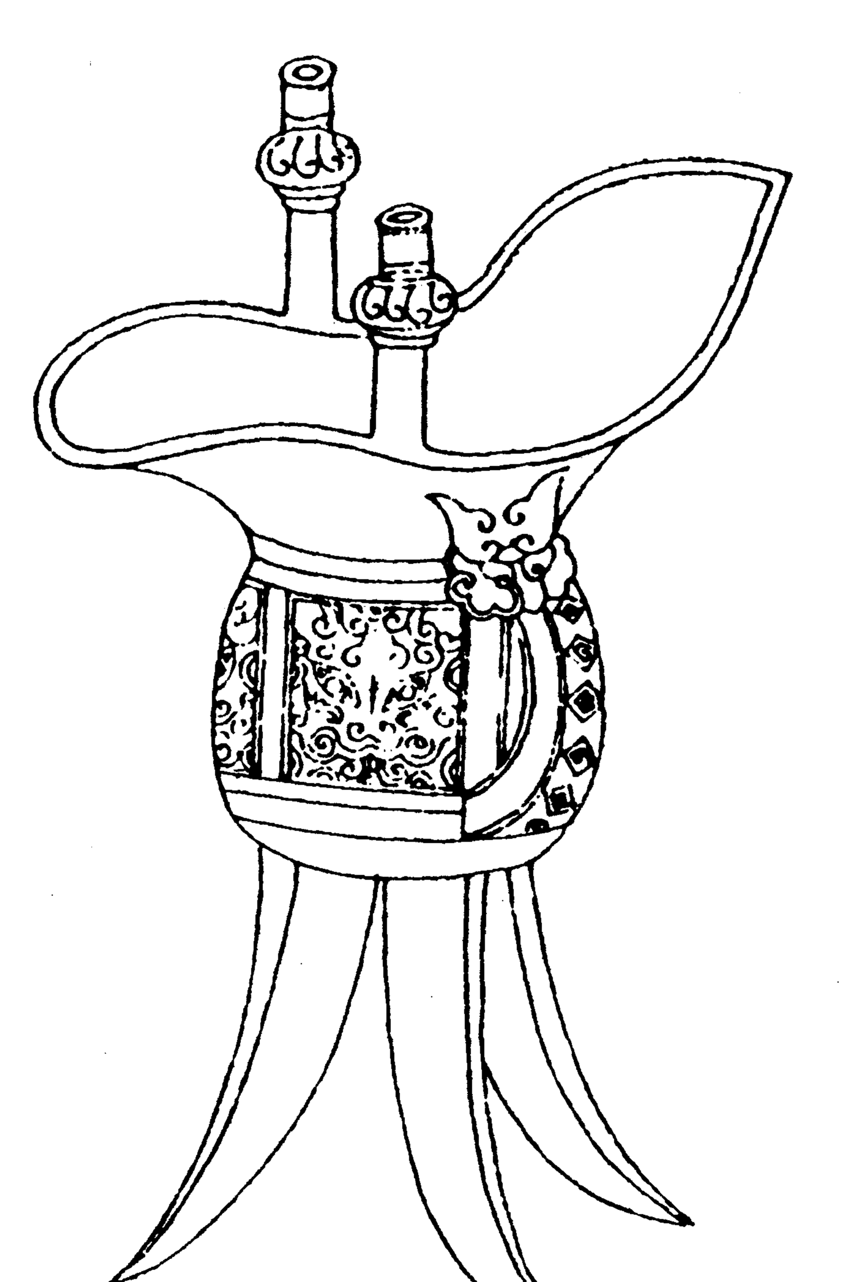
考古圖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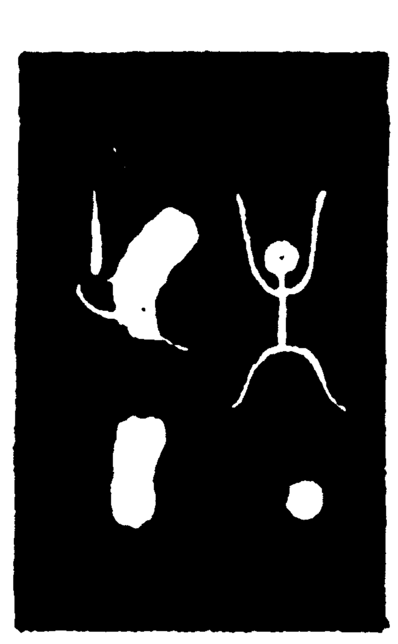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考古圖卷五

宋　呂大臨　編

父丁爵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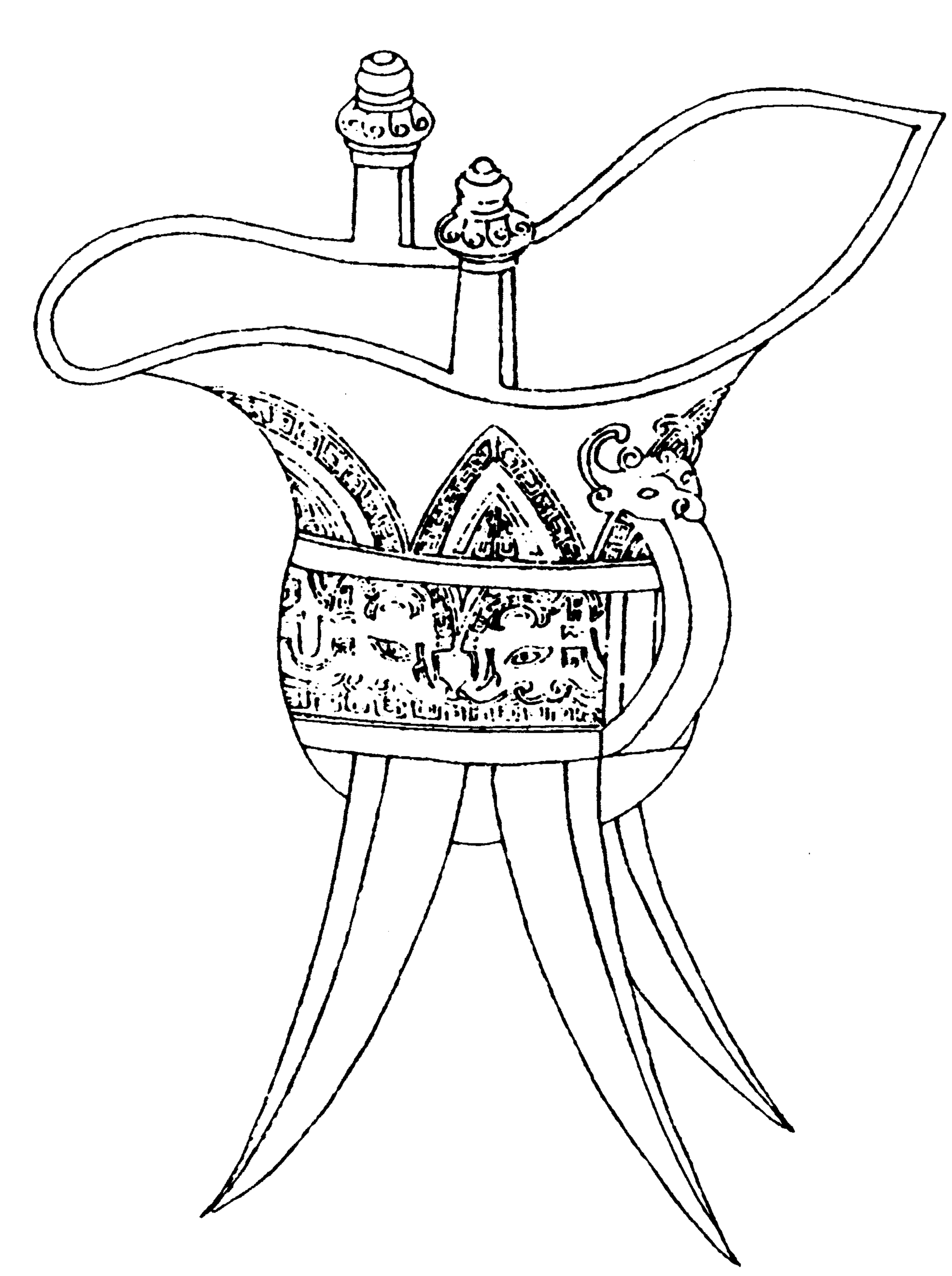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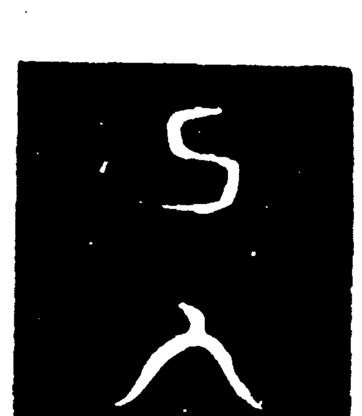


子丁
父

右得於新鄭高七寸五分縮五寸有半衡二寸有半深三寸柱高二寸足高三寸容一合有半銘一字在左柱二字在腹當耳上一字人形者與父已彝同亦疑為子字

已舉爵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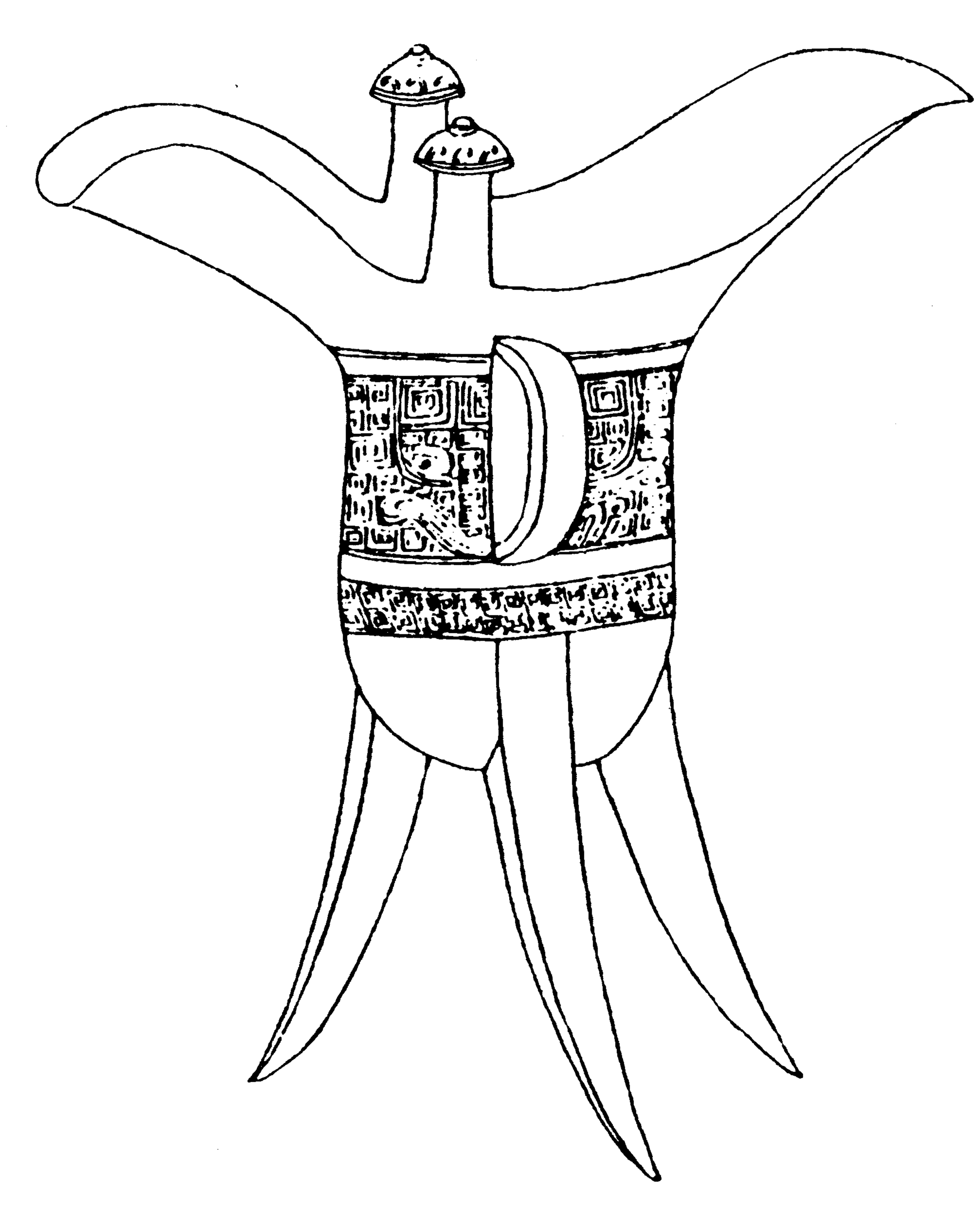




已舉

右得於壽陽紫金山高七寸縮六寸衡二寸有半足高三寸容四合銘二字在腹當耳已下有冂亦恐是舉字

主人舉爵 新平張氏





舉
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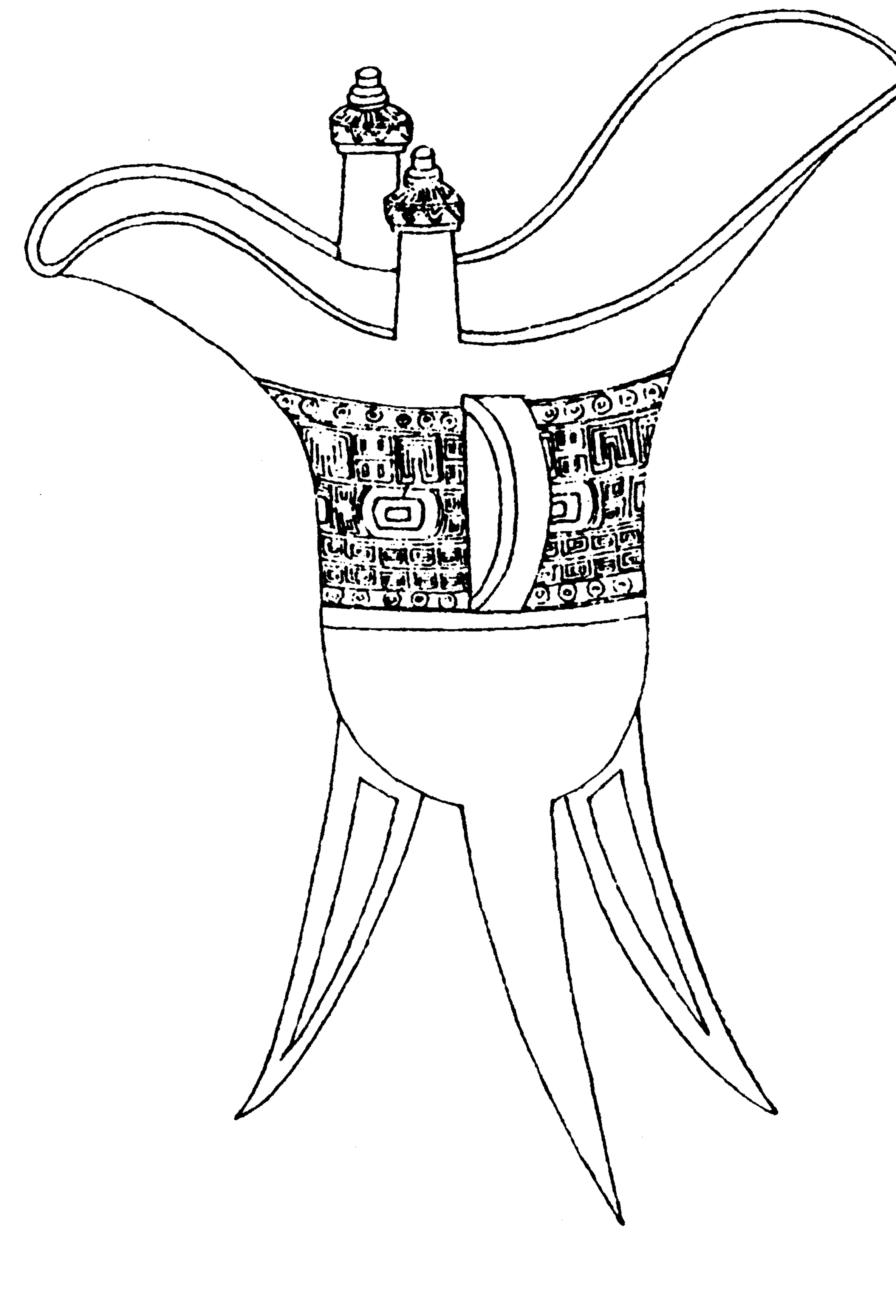
右容四合銘三字在耳餘未攷

右不知所從得高寸七分深三寸縮四寸九分衡二寸六分銘一字在腹當耳

以上四斝形制文飾相似謂之舉者舉亦爵觶之名因獻酬而舉之故名其斝曰舉如杜蕢洗而揚觶以飲平公因謂之杜舉是也鄉飲酒記凡舉爵三作而不從爵知獻必舉爵也主人舉者主人所舉獻賓之爵也今禮圖所載爵皆于雀背負琖經傳所不見固疑不然今觀是斝前若噣後若尾足脩而銳其全體有象于雀其名又曰舉其量有容升者則可謂之爵無疑梓人為飲器爵一升父丁爵容二合半乃古一升今兩柱為耳所以反爵于坫如禺敦盖以二物為足也

中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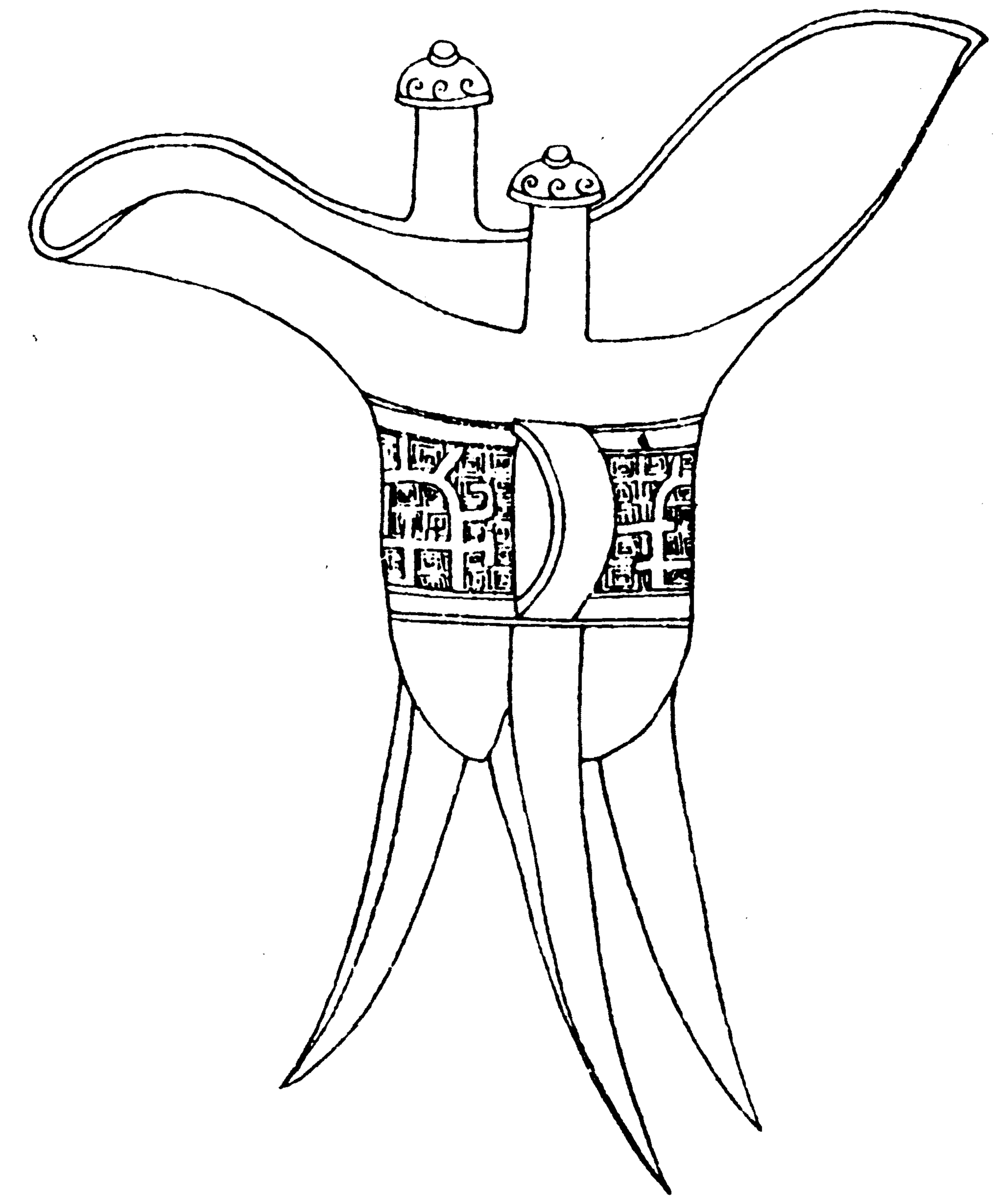
開封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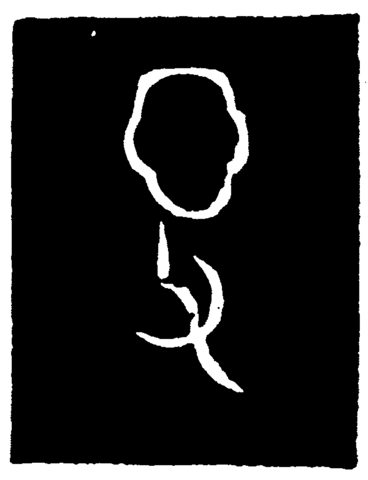




中

言父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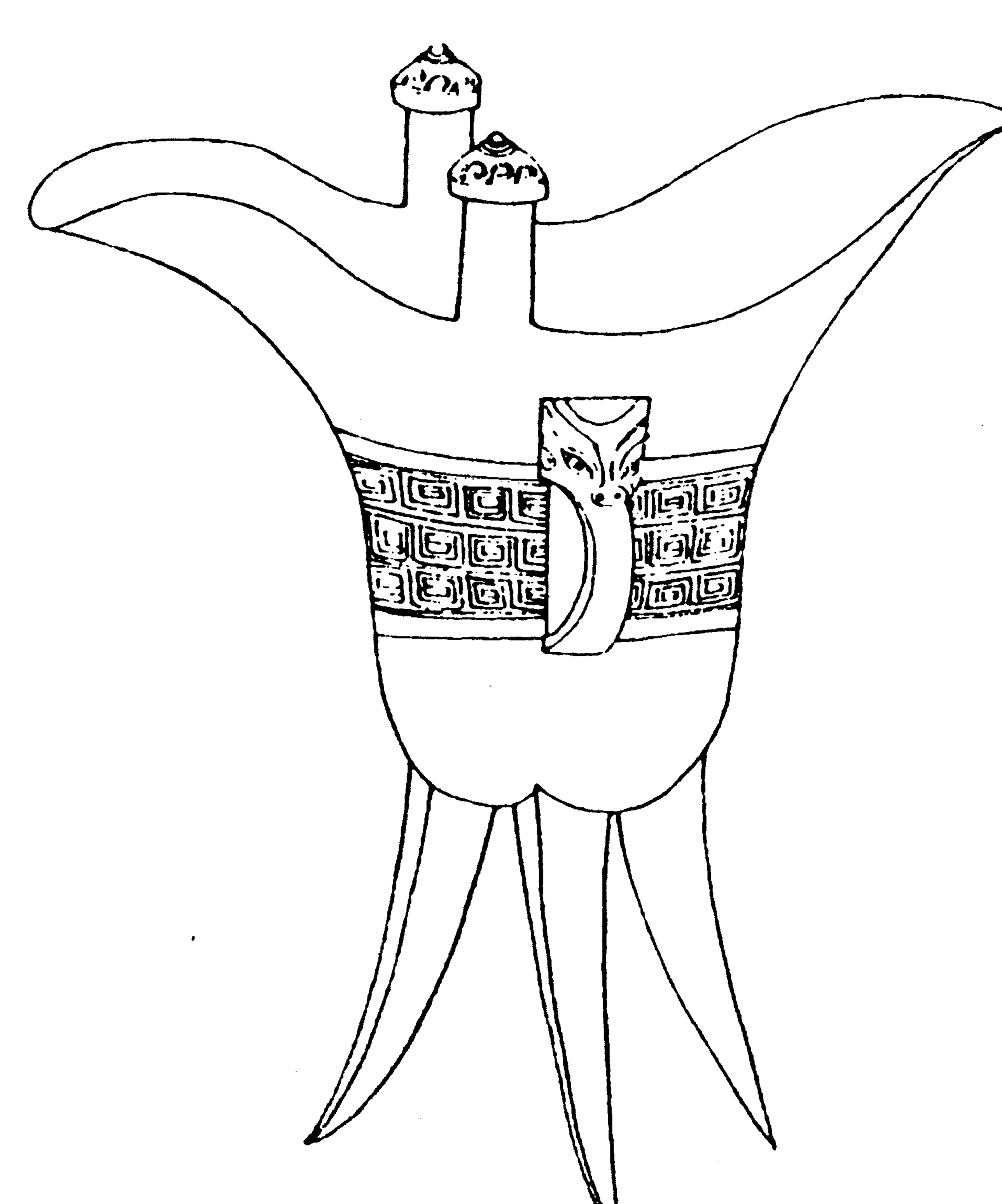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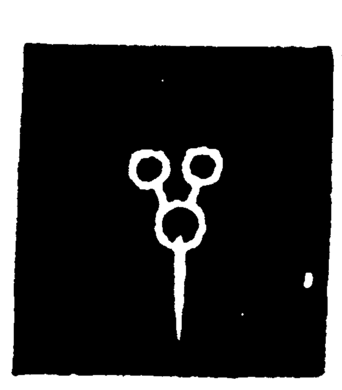


言父

卷五 八

單爵 河南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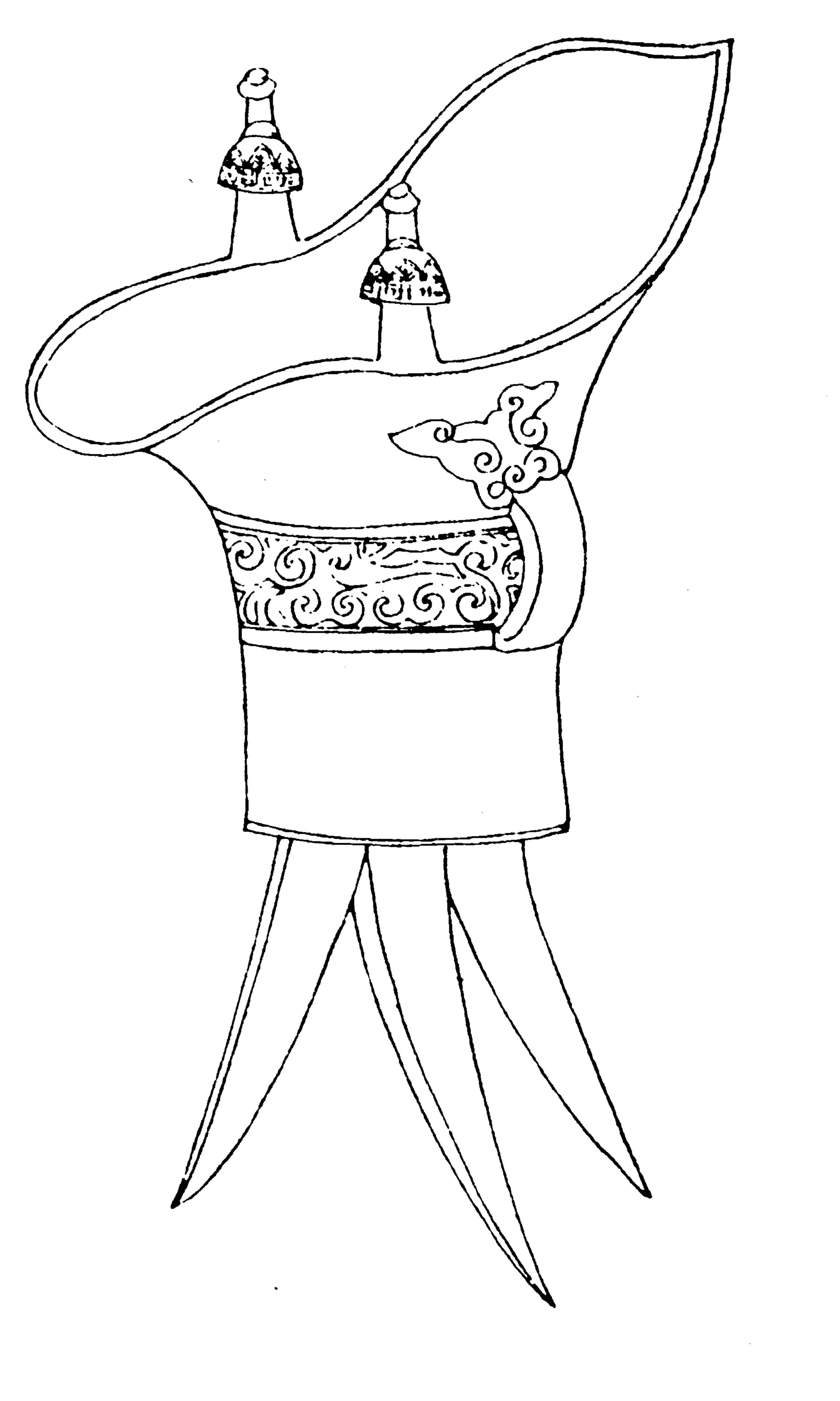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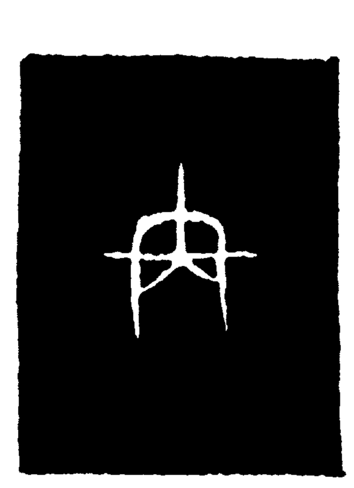
單

卷五 九

右二器得於洛陽量度未考一有銘二字一有銘一字
按此二爵與前所圖父丁以下三爵形制大同而質少
文飾士虞禮三獻主人洗廢爵廢則無足主婦洗足爵
有足而無文賔長洗繶爵繶則如屨之繶其文在中也（屨有絇繶純絇以絲綦純緣口繶縫底縫故在中）言父爵有足無文蓋足爵也
單爵及後篆帶爵環腹有篆飾如帶蓋清爵也繶爵猶
未純古如前三爵口腹間編為篆飾乃吉爵也

篆帶 雎陽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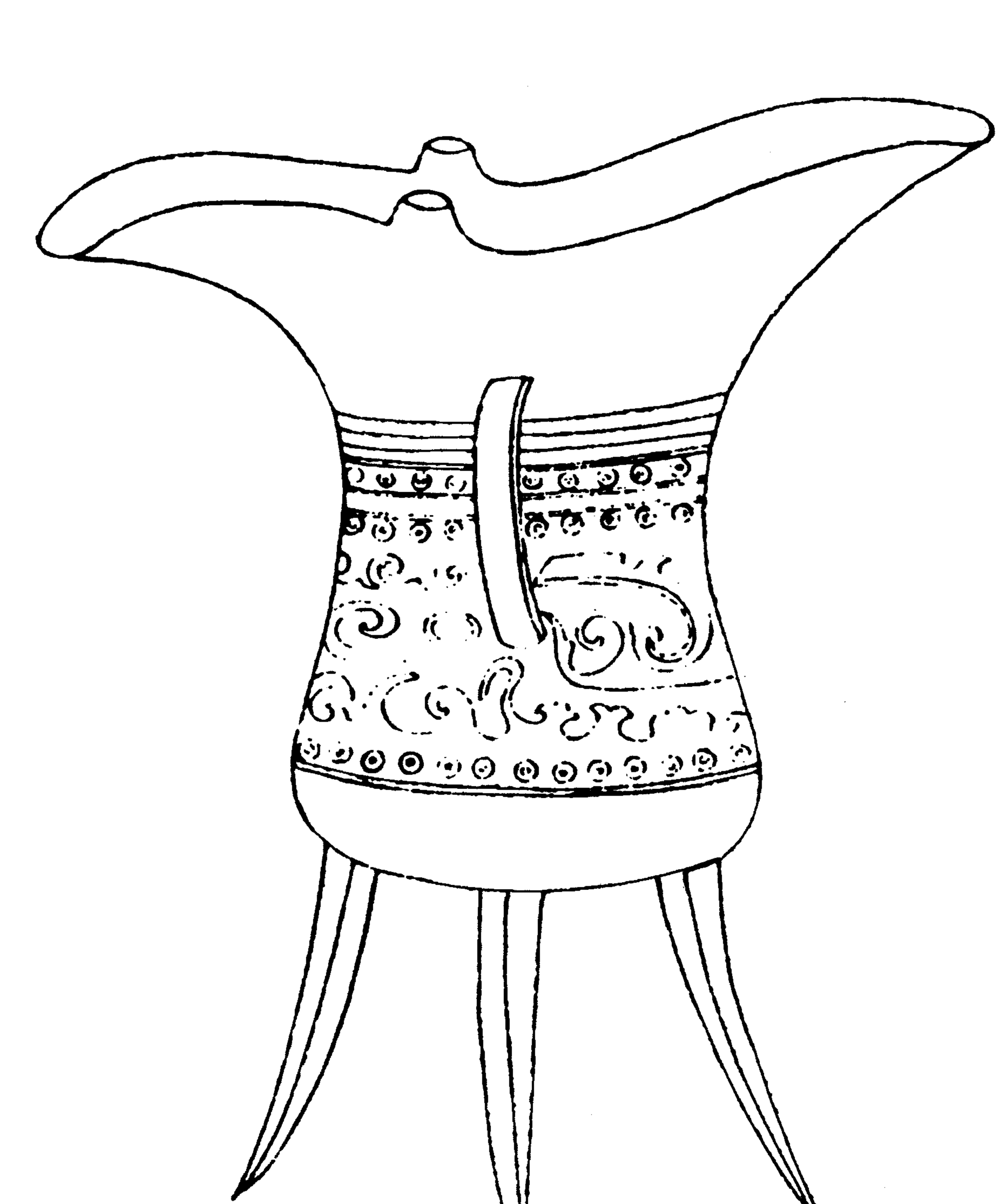




舉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四分深三寸二分縮五寸三分衡二寸有半柱高寸有二分足高二寸有半容三合有半銘一字在左柱 解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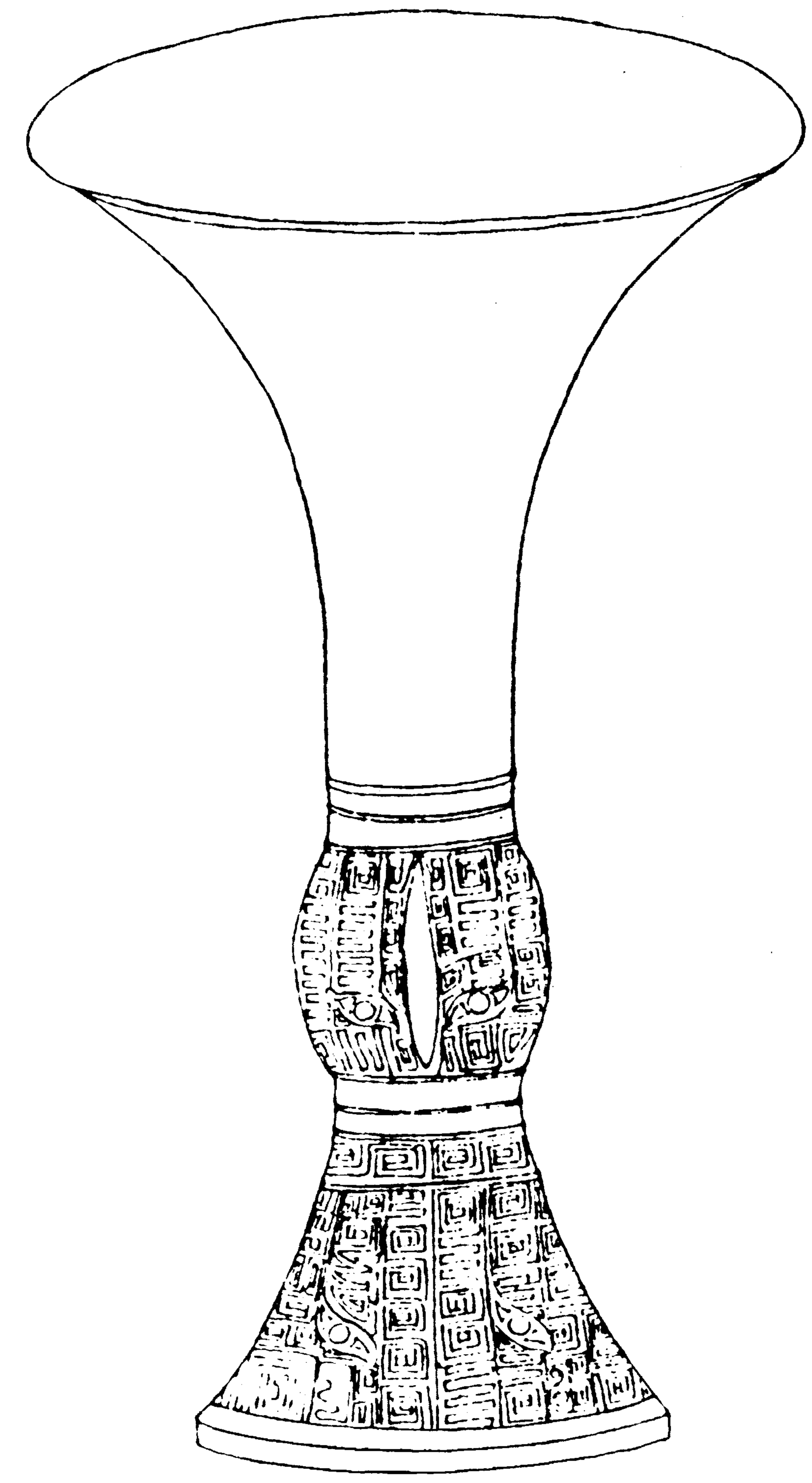
細足爵 京兆薛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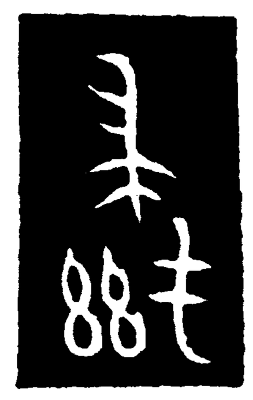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高四寸一分縮六寸三分深二寸九分柱高二寸容三合無銘識

按此器與諸爵文飾不甚精外唇前後平兩柱極短三足如箸上大而下細形質小異

亶甲觚　河南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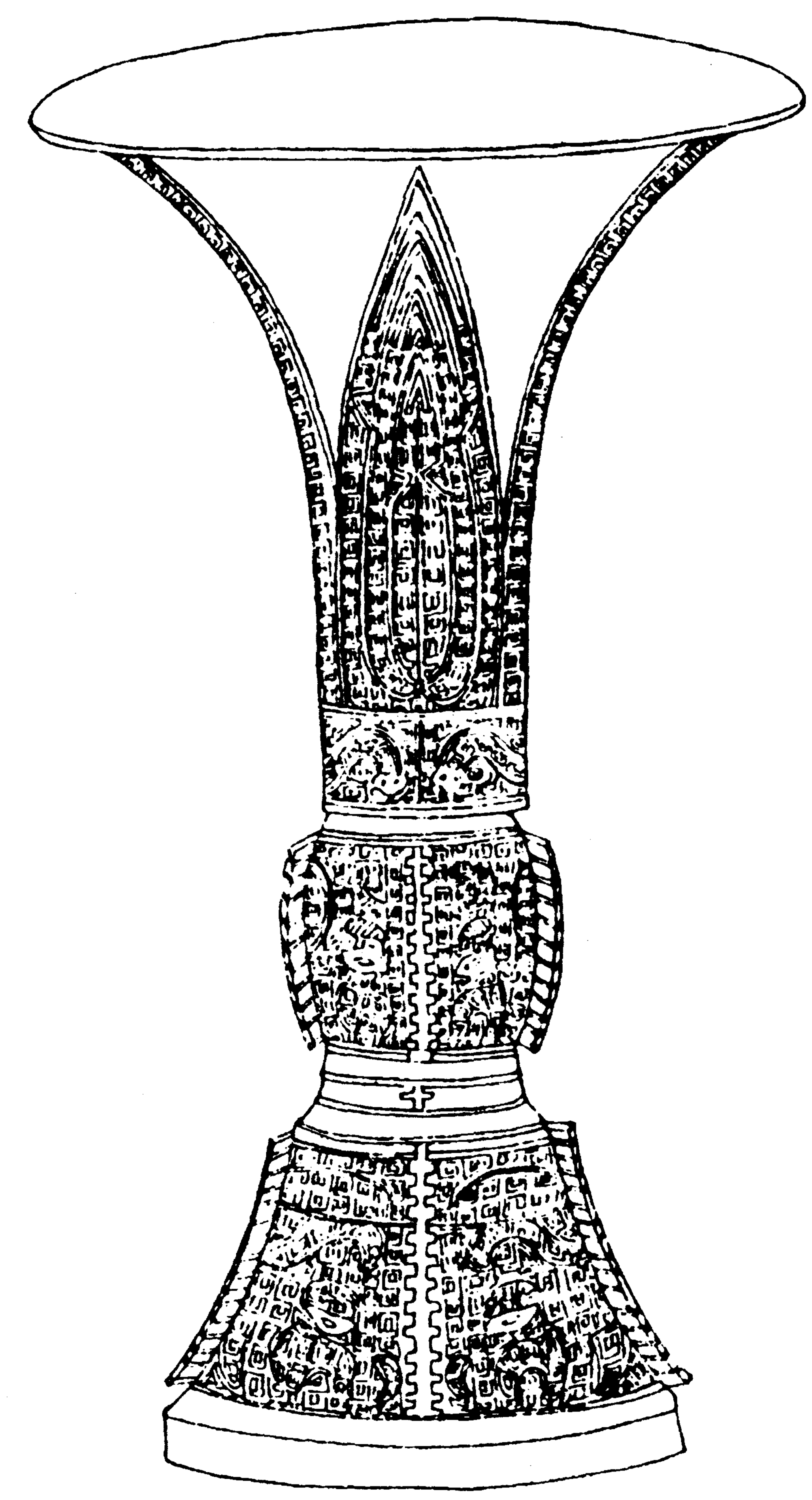




婦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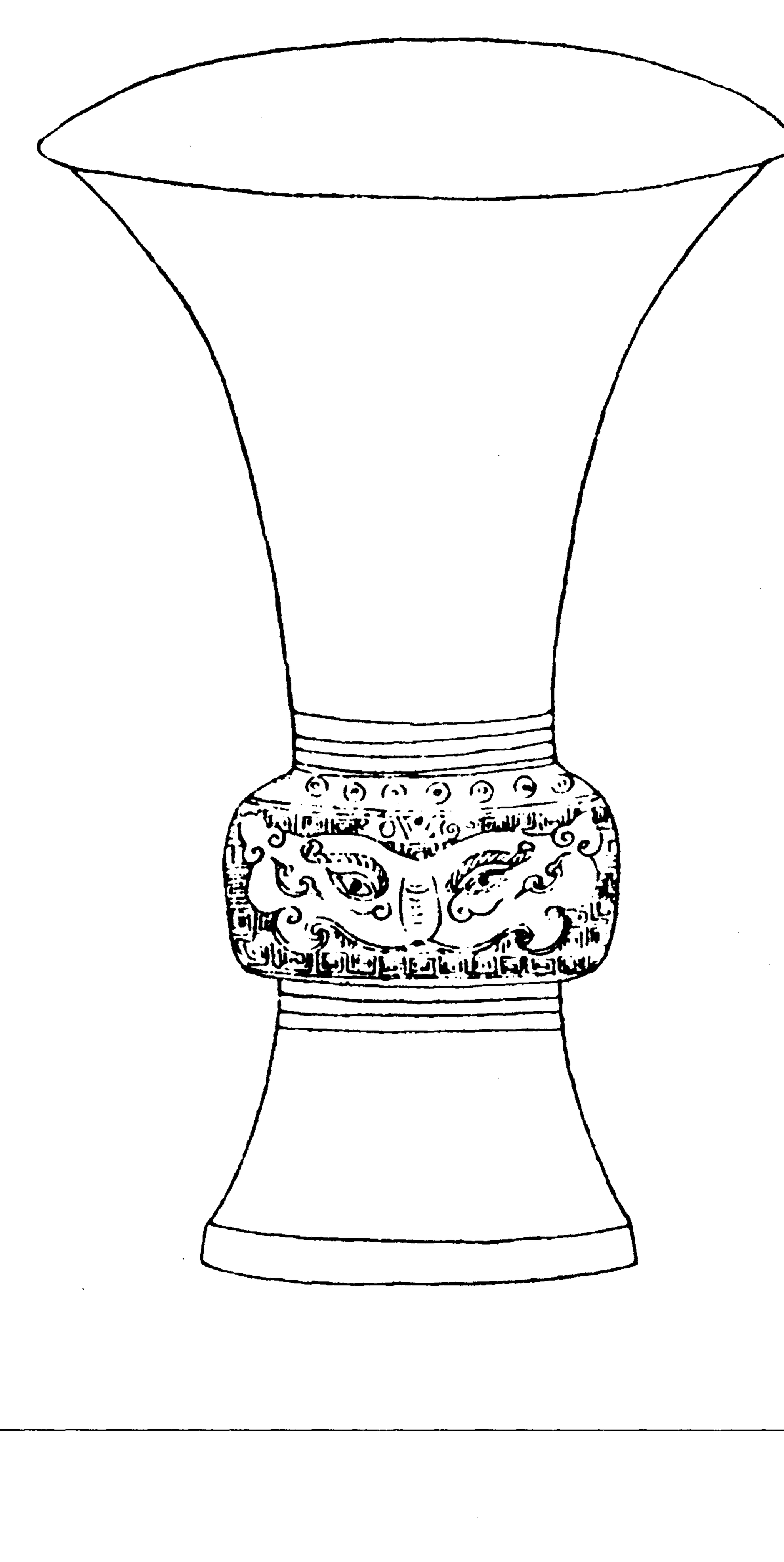
右得於鄴郡亶甲城高八寸四分深五寸六分徑四寸四分容一升無銘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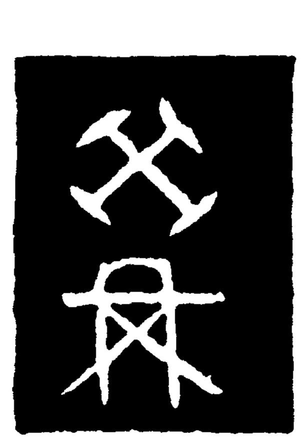
觚 盧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高尺有一分口徑五寸有半深六寸有半足徑二寸深三寸有半容六合足半之 李氏錄云此器口可容二爵（前所圖父丁爵）足容一爵禮圖所謂二升曰觚（出韓詩外傳）也腹作四稜削之可以為圜故曰破觚為圜足之四稜漢宮鳳闕取以為角隅（令四隅乃安獸處）故曰上觚稜而棲金爵下為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愚按論語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疑即此也

癸舉 新平張氏





癸舉

右容三升銘二字在足餘未考
按此器與前䀇形制畧相似其容受有加與禮書不合
姑附于後

齊豆

河南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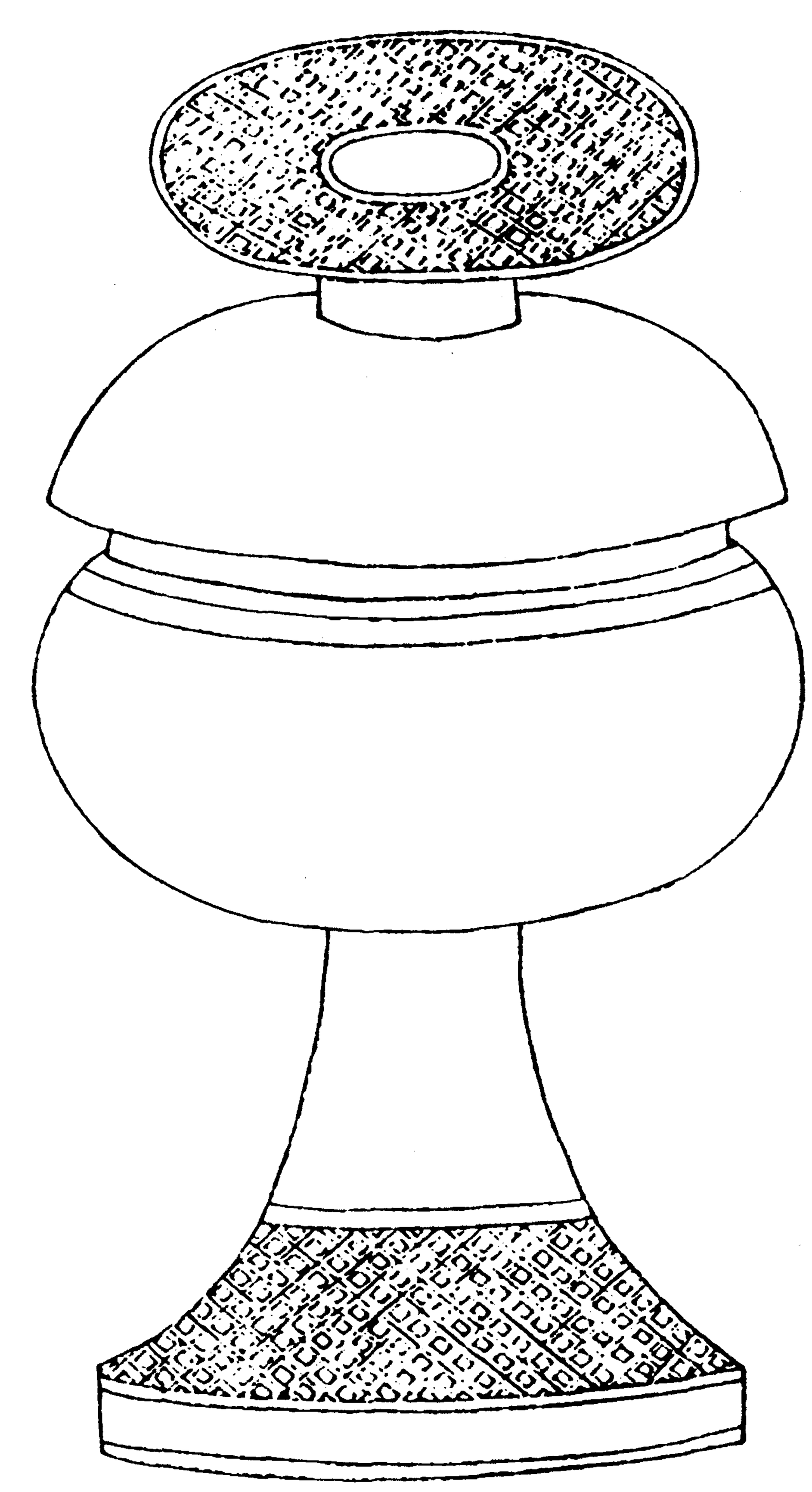


姬寏母作太公鄗公　公魯
中覽伯孝公靜公豆用蘄
眉壽永命多福永寶用

右熙寧中得於扶風高五寸八分深一寸半徑四寸八
分容六合半銘三十字有蓋

蔡博士云按齊世家言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
伋始立如鄗公以下三世至孝公始見於史自呂伋十
四世矣餘文不可攷然知為齊豆無疑

篆足豆 秘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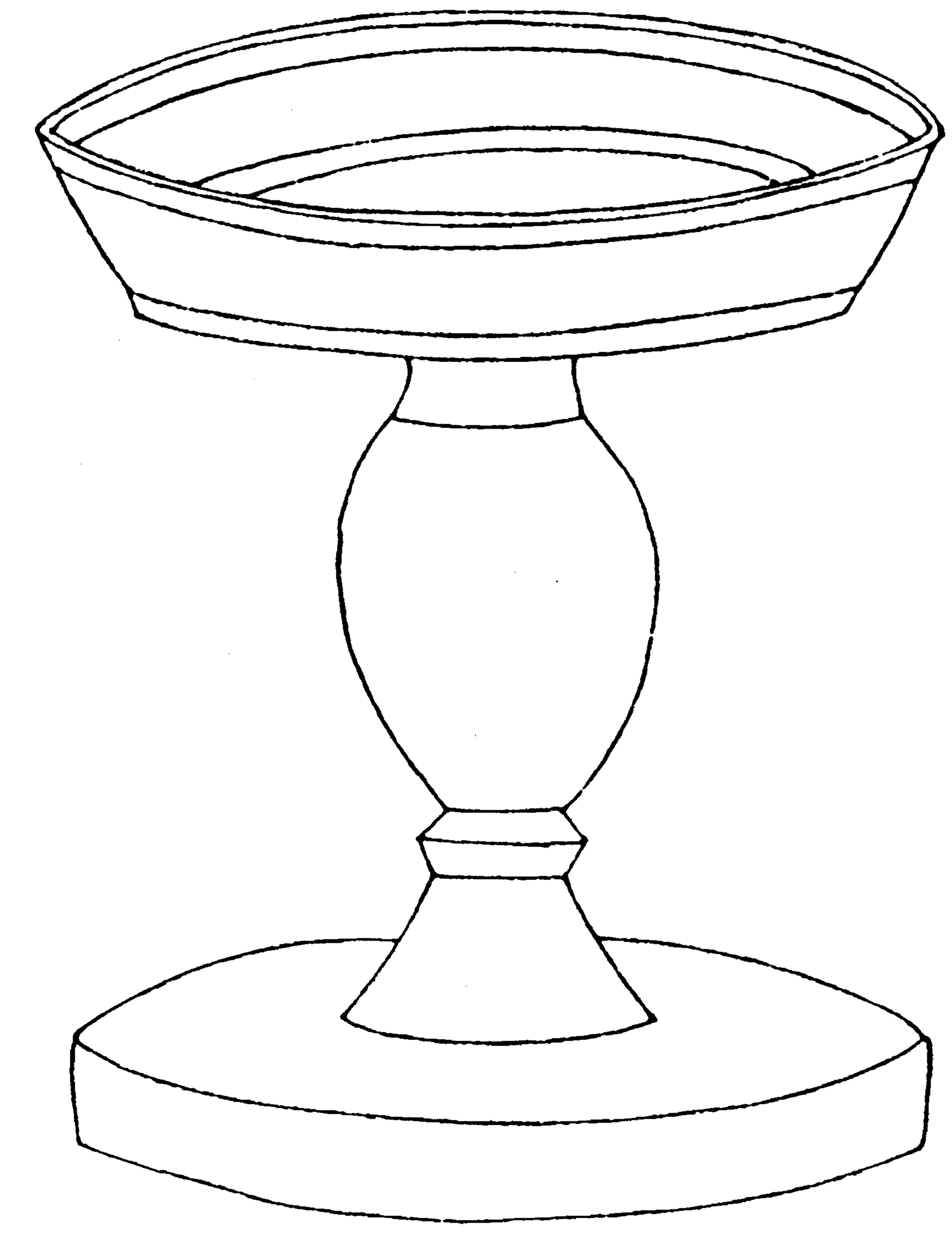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并蓋高九寸深三寸有半徑五寸有半
容二升無銘識

按此豆其蓋與齊豆異

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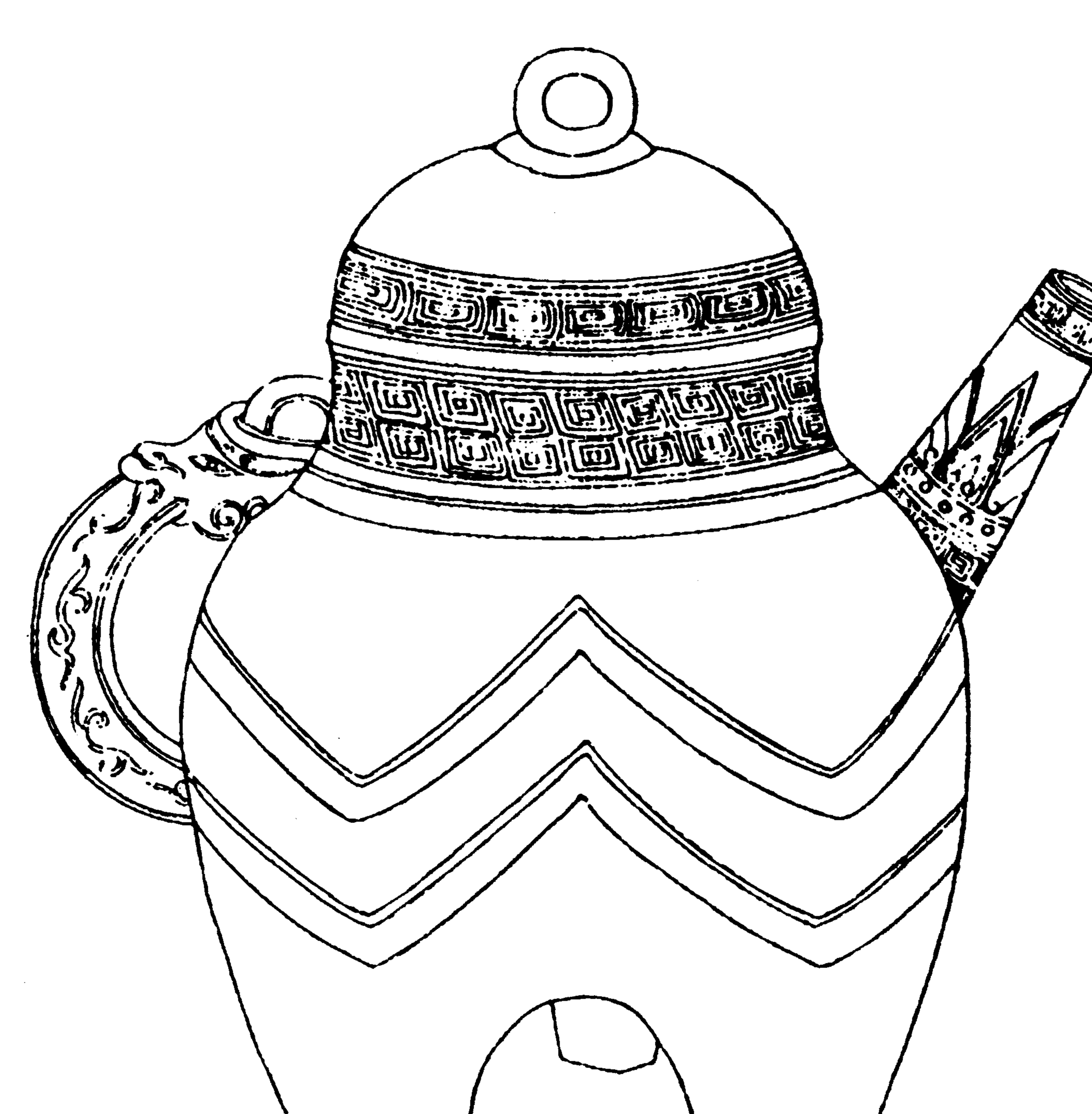
京兆蘇氏



右不知所從得高六寸有半面徑五寸深四分無銘識按公食大夫禮大羹湇實于鐙鐙文从金即金豆也爾雅瓦豆謂之登則金豆不嫌同名漢制多有行鐙形制類此其中有丶（音主）以為燈炷而加膏油為說文主字作生亦象鐙形古之燎燭皆以薪蒸未有膏蜜厥後知膏油可以供照為丶於鐙而用之因名曰鐙愚按詩于豆于登注豆木豆登瓦豆也字上从肉與登字不同

伯玉敦盉

河南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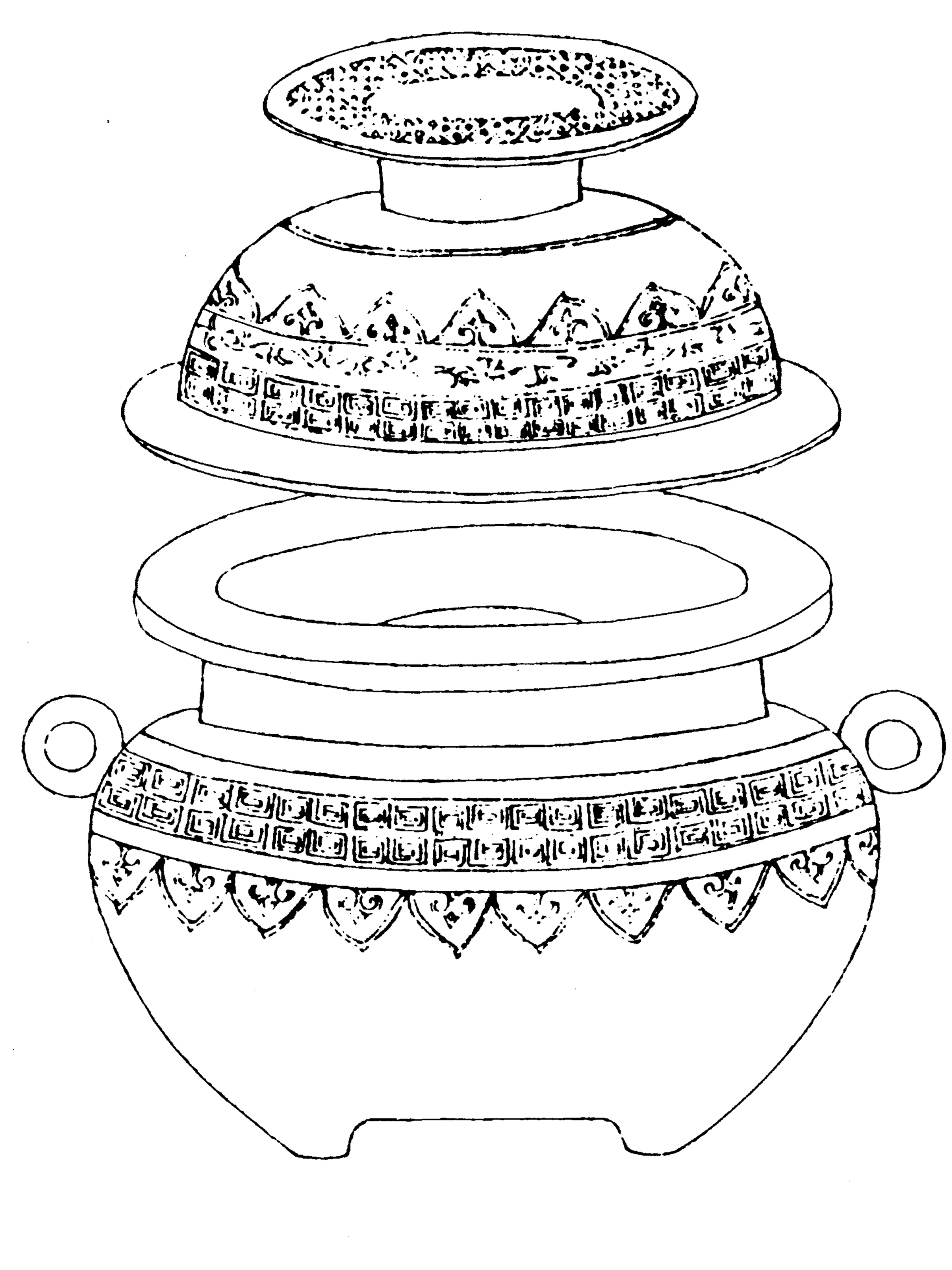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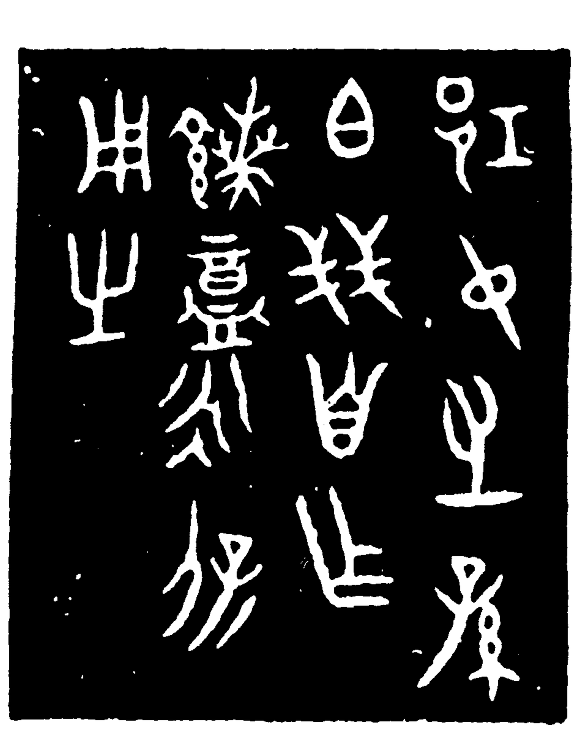
伯玉敦作寶盉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得於京兆高五寸八分深四寸徑五寸二分容三升四合銘十有四字　按盉不見于經說文曰盉調味也蓋整和五味以共調也洛陽匠獲一罍形制類此名曰單彝作從彝蓋爲彝陪設是罍已附見于彝屬

伯戔饋盦

河南許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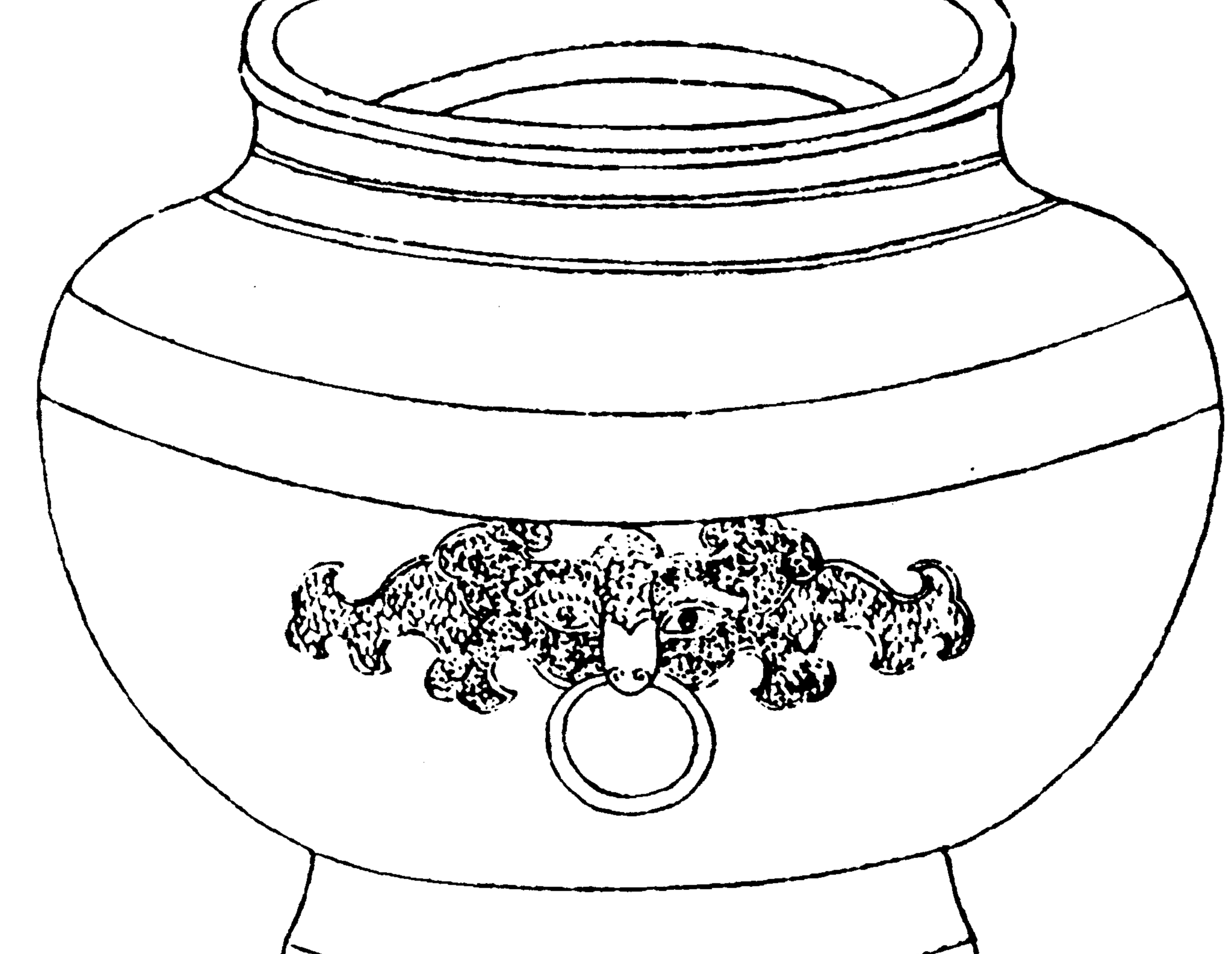
邛中之孫
伯戔自作
饋盦永保
用之



右得於河内太行石室中有蓋高五寸有半徑七寸有
半容四升有半銘三十有一字在脣十有四字在蓋
李氏録云説文卬在濟陰（玉篇云在山陽）饙滫飲也甑甗也大
口而卑用食又皿部有盦（烏合切）覆蓋也徐鉉謂今俗作
箸非是細詳盦字音頭酉足而加於皿定非甑字乃是
饙盦以捧連湯飯而加覆蓋爾商末器以字非模範中
來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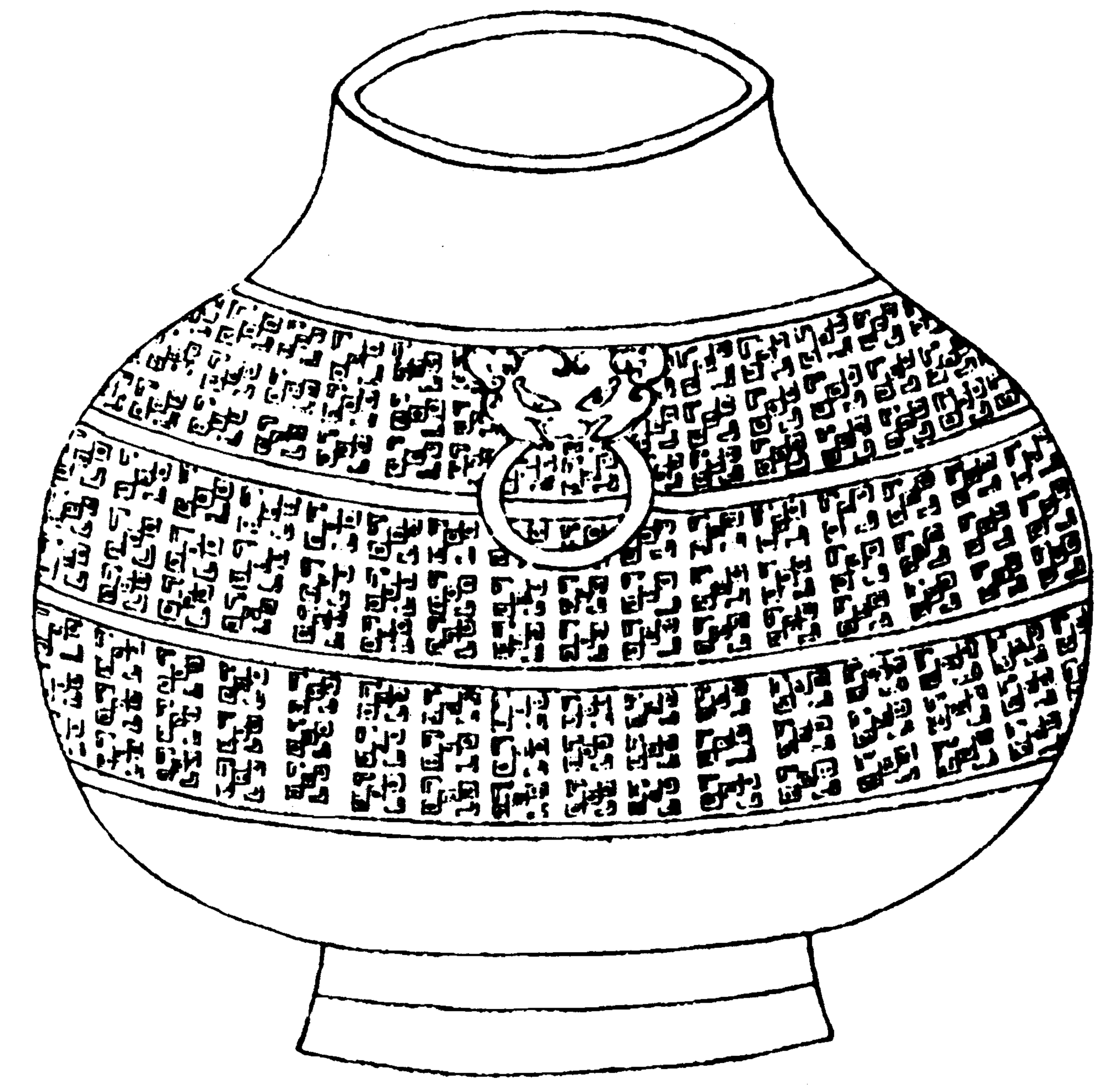
龍文甑

盧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高五寸有半深四寸八分徑五寸二分可
容六升有半無銘識
按此器文銘有圜乳龍文獸面與孔文父飲鼎相似内
有二鼻必以貫提梁不知何器説文云甑甗也大口而
卑用食疑為此器姑以甑名之

獸環細文瓶 秘閣



右不知所從得高九寸深八寸徑三寸七分容斗有一升無銘識

按秘閣所藏此器及小方壺皆二器謂之壺瓶則比常器為小疑皆明器也此器制度亦大口而卑與龍文瓶略相似但二環在外為異

考古圖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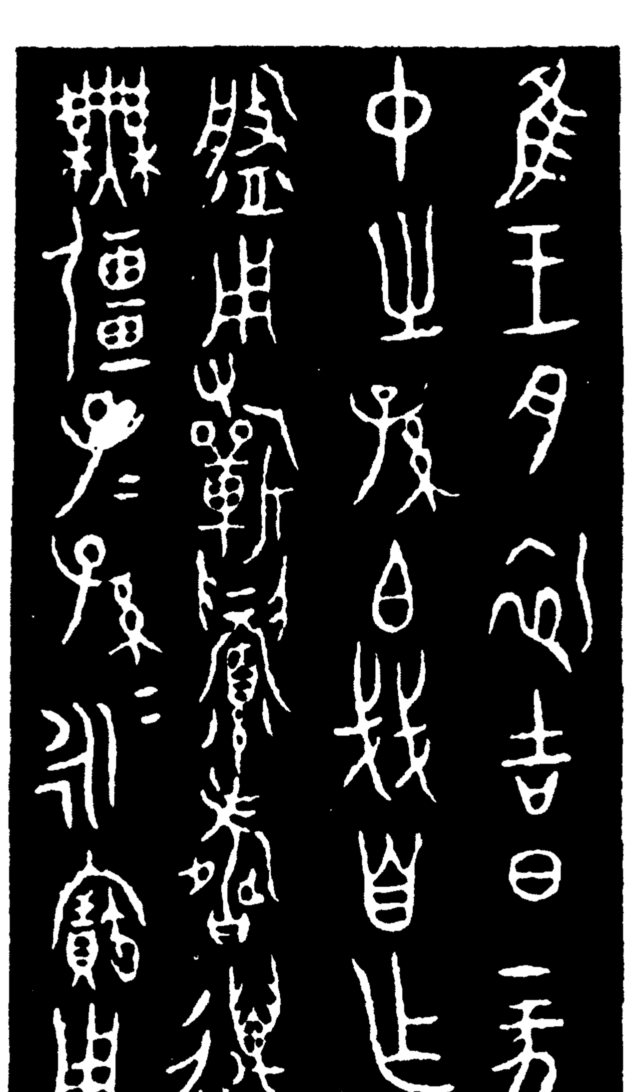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考古圖卷六

宋 呂大臨 編

伯戔頮盤 河南許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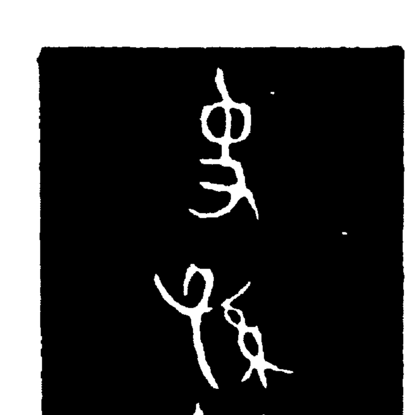


惟正月初吉日丁亥邛
仲之孫伯戔自作頮
盤用蘄眉壽萬年
無彊子=孫=永寶用之

右得於河內徑尺深二寸足高寸半銘三十有三字
按此器與饋盒二物皆曰卬仲之孫伯戔自作同得於
河內太行山石室中

史孫毀盤 京兆田氏

様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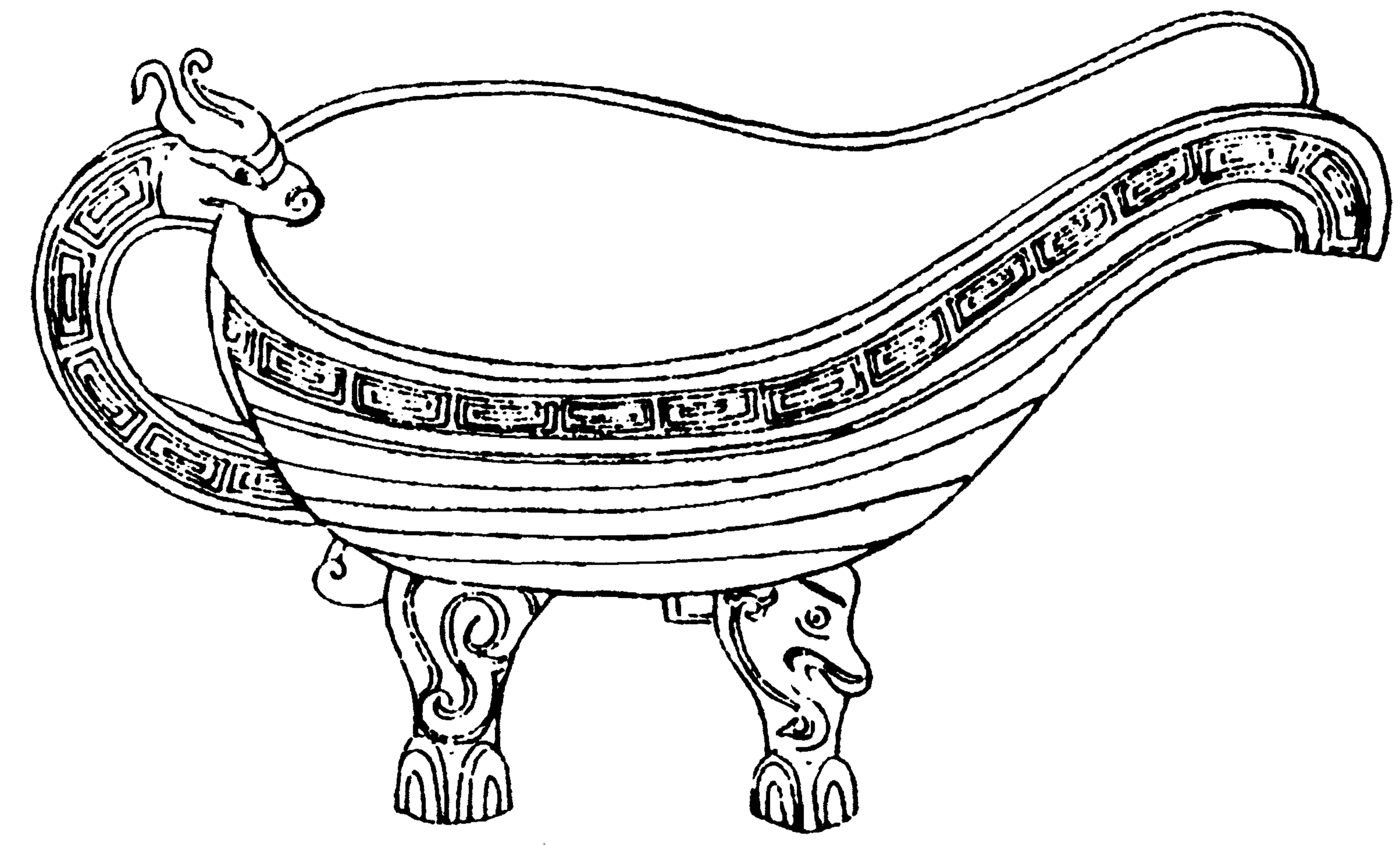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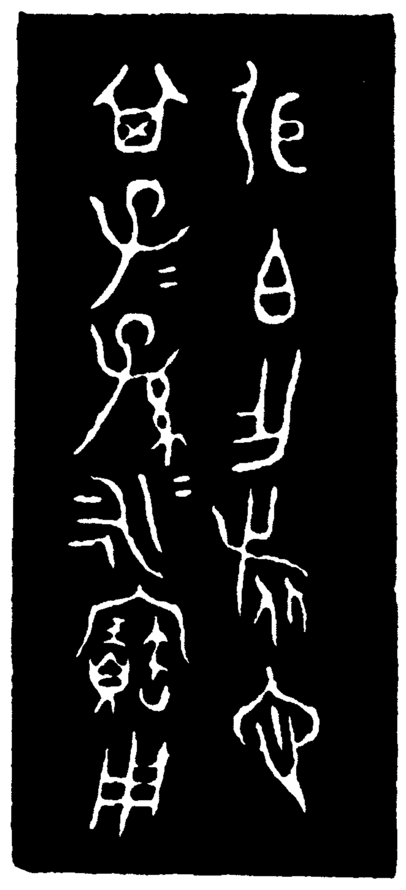
史孫毀作盤

右不知所從得銘五字形制未傳
按此器盤也文云作〇疑古盤字象形

弨伯旅匜

臨江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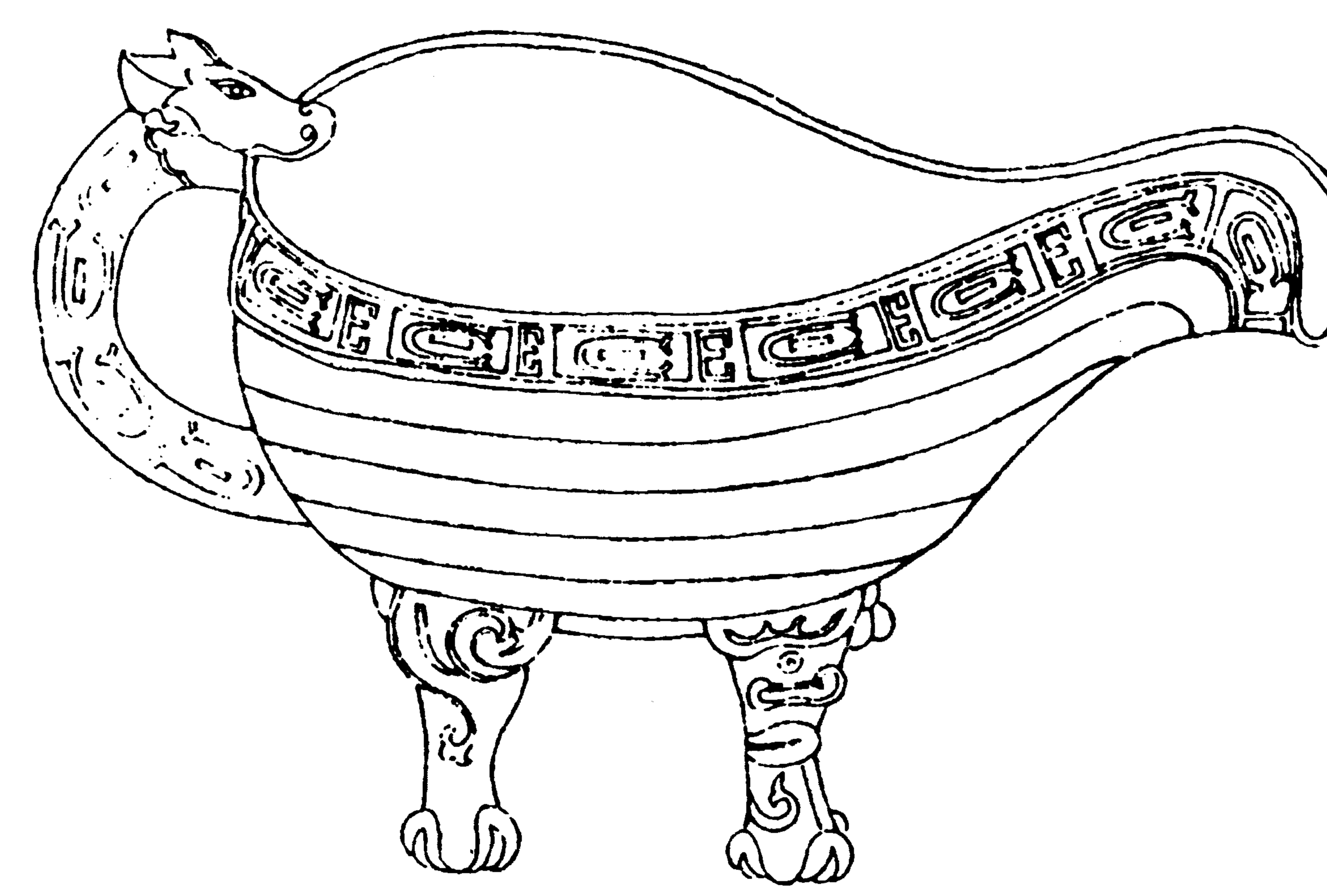
弨伯作旅匜
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得於藍田徑四寸有半深二寸七分容二升銘十有二字

按弨字依前弨仲簠當作張匜余支移爾二切左傳奉匜沃盥器也說文杯匜有柄

季姬匜

河南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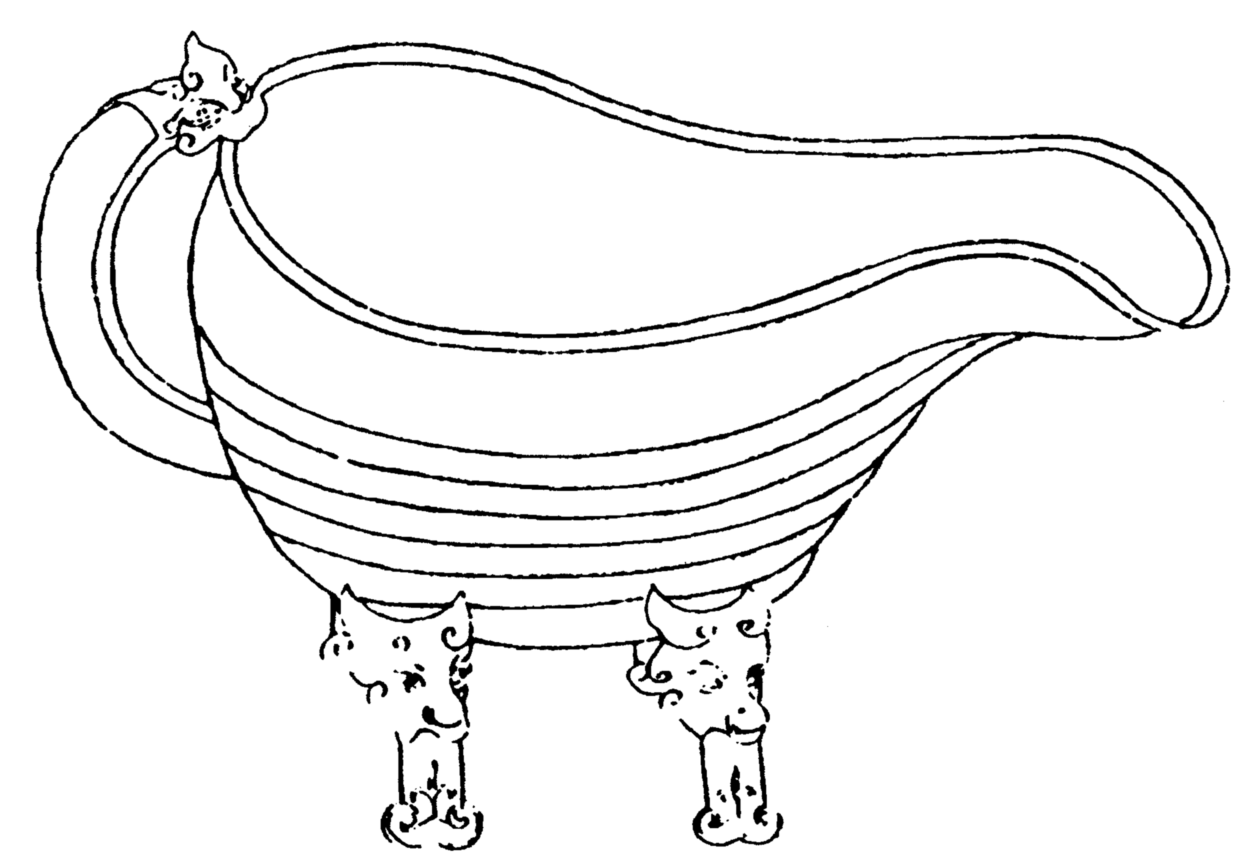


季姬作匜

右得於京兆高三寸八分深二寸七分縮八寸六分容一升五合銘四字

仲姞旅匜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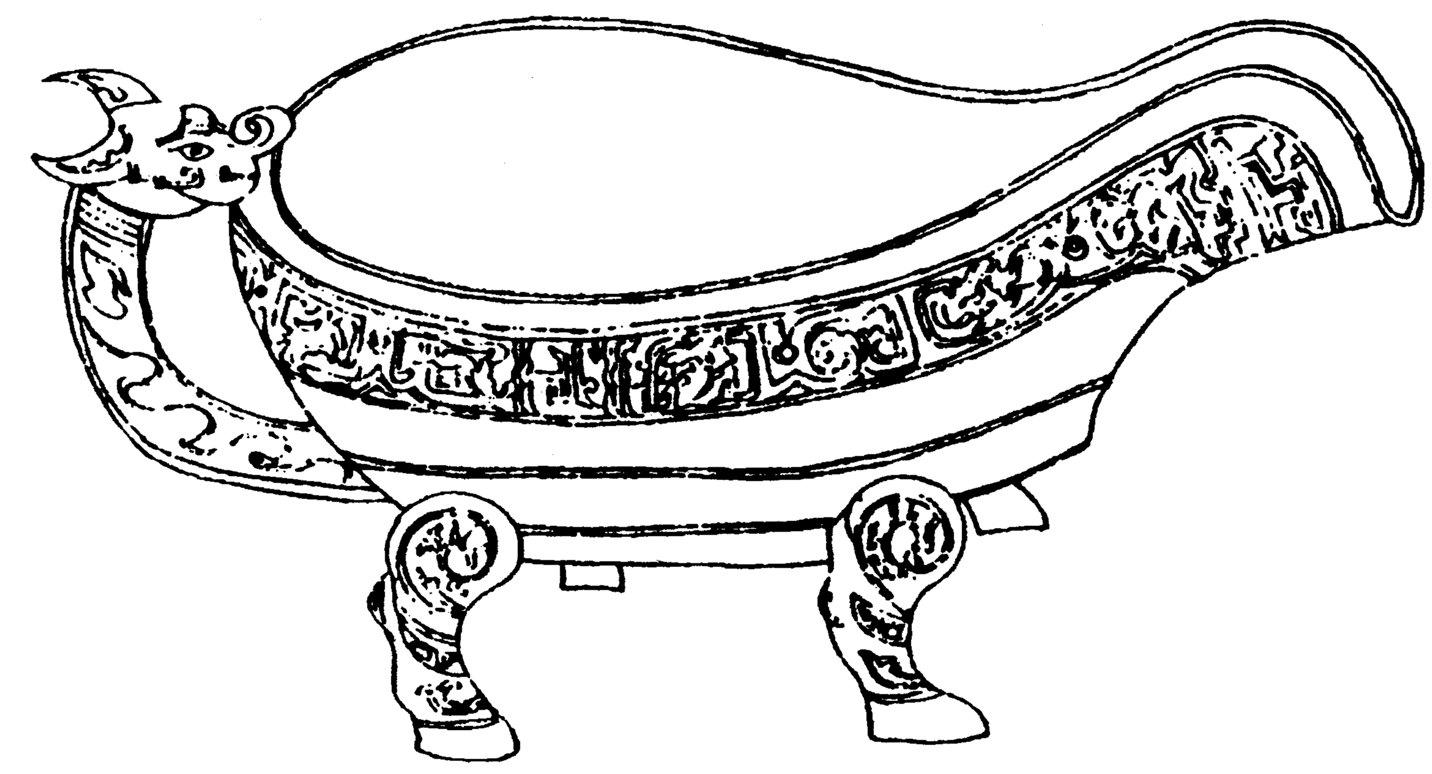


仲姞義母作
旅匜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

右得於京兆高四寸八分縮尺衡六寸一分深三寸有半足二寸有半容四升銘十有七字

牛匜

丹陽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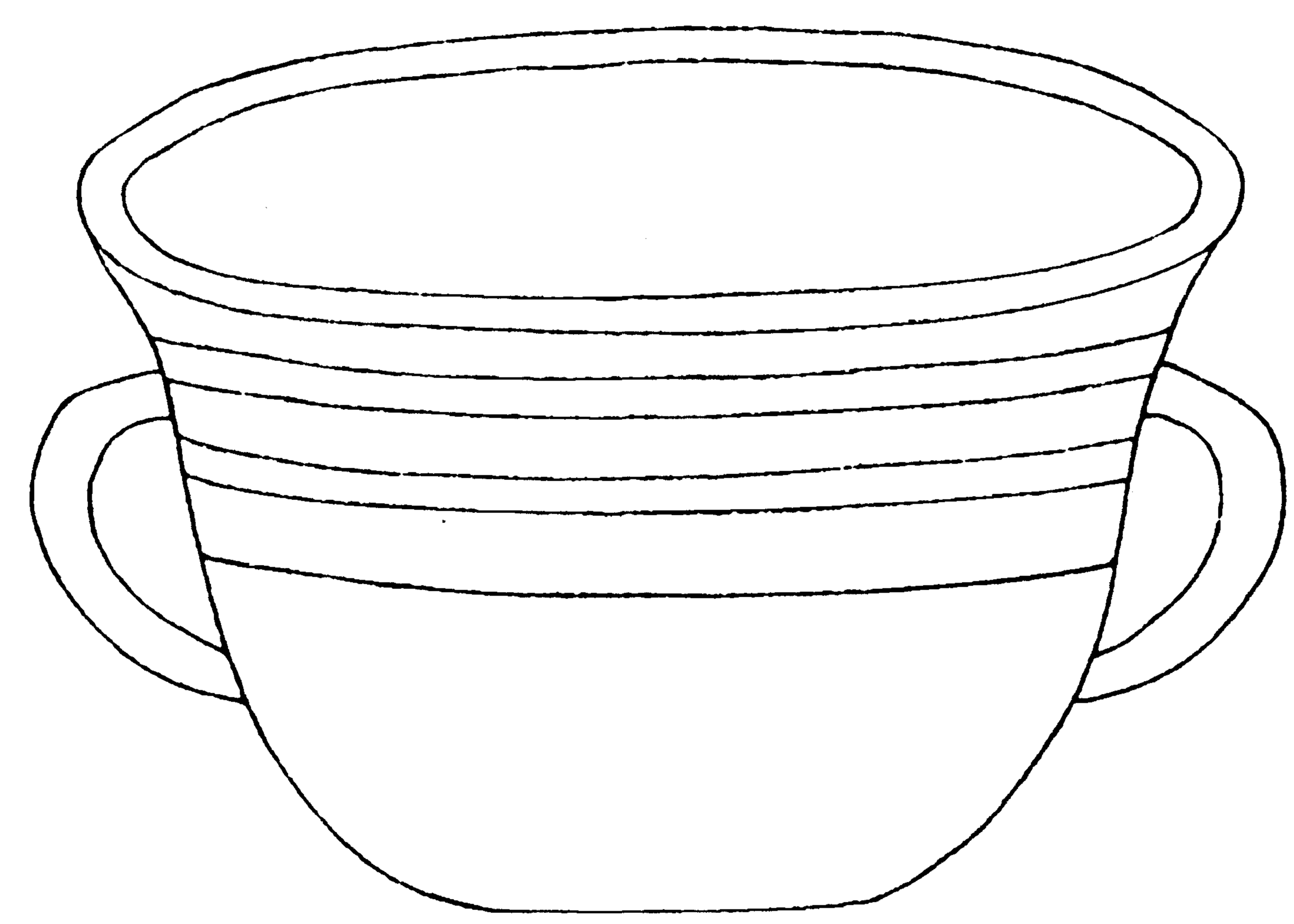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高四寸七分深二寸七分縮九寸三分衡五寸一分容三升二合無銘識為牛首衡柄下為四牛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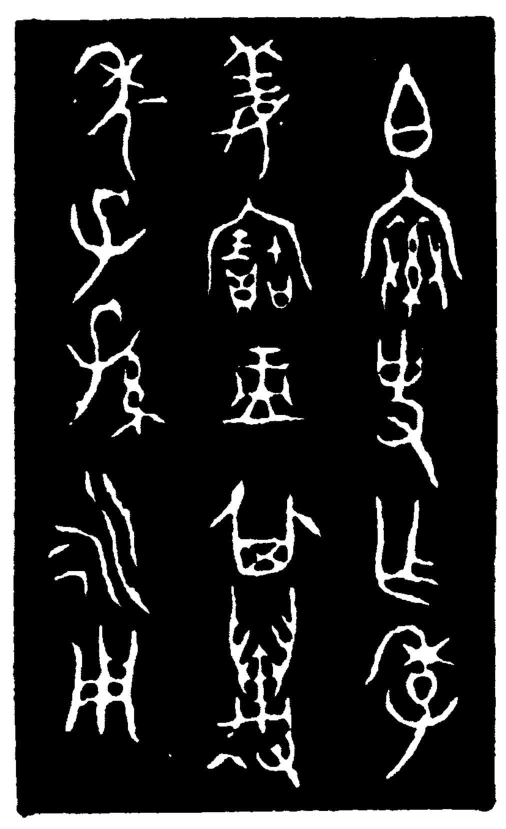
按公食大夫禮具盤匜君尊不就洗也士虞禮特牲少牢饋食皆設盤匜尸尊不就洗也匜水錯于盤中南流流匜所以注水也沃尸盥者一人奉盤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此用匜之事也婦人之侍君子亦用之晉公子重耳使懷嬴奉匜沃盥今所圖數匜有季姬仲姞者

是也有謂之旅匜者少者賤者為所尊貴執事非一人共用斯器故曰旅足多象牛順事也

季姜盂

睢陽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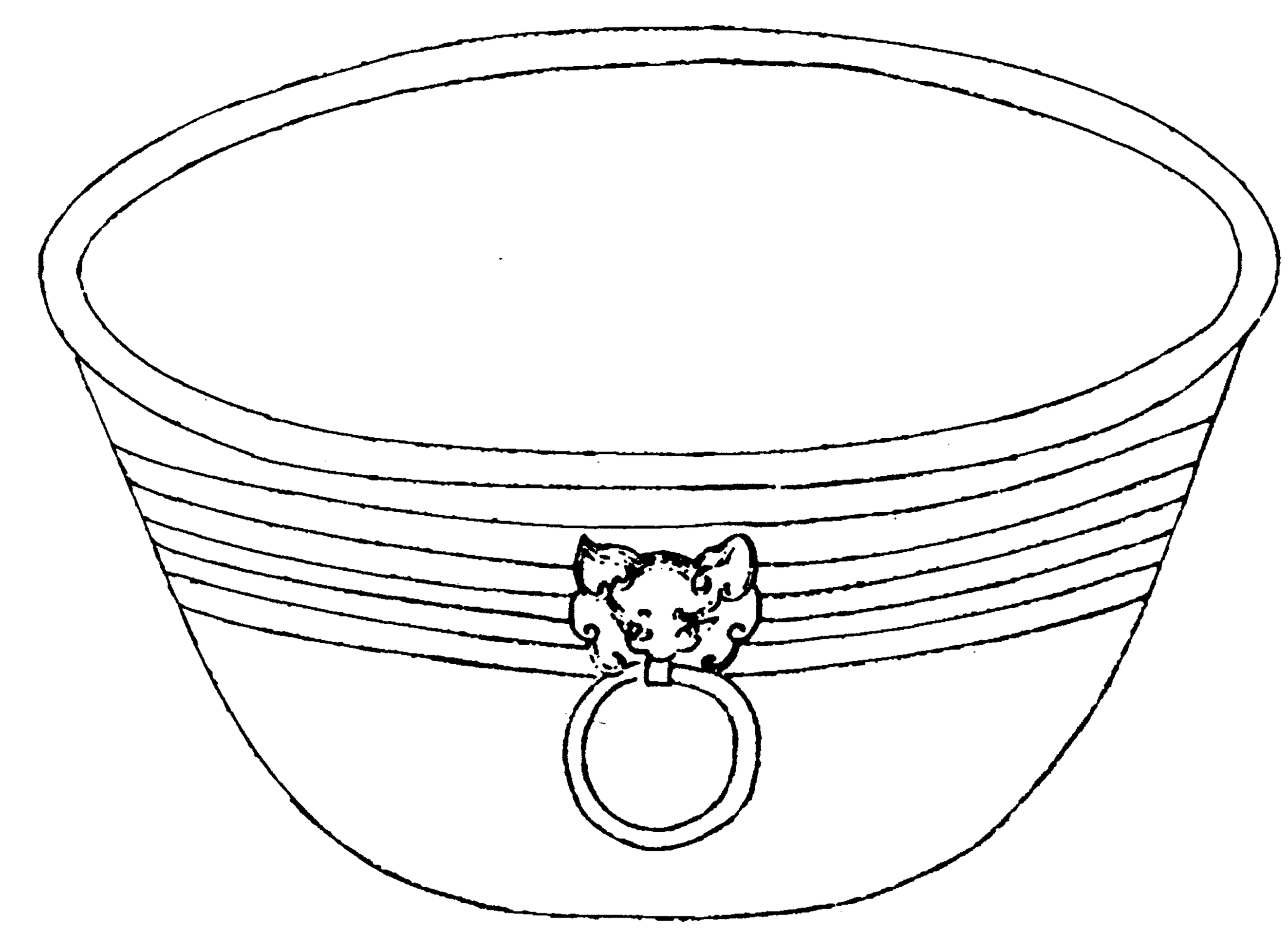


伯索史作季
姜寶盂其萬
年子孫永用

右不知所從得深六寸徑尺有二寸半容斗有六升銘
十有五字

獸環盂

新平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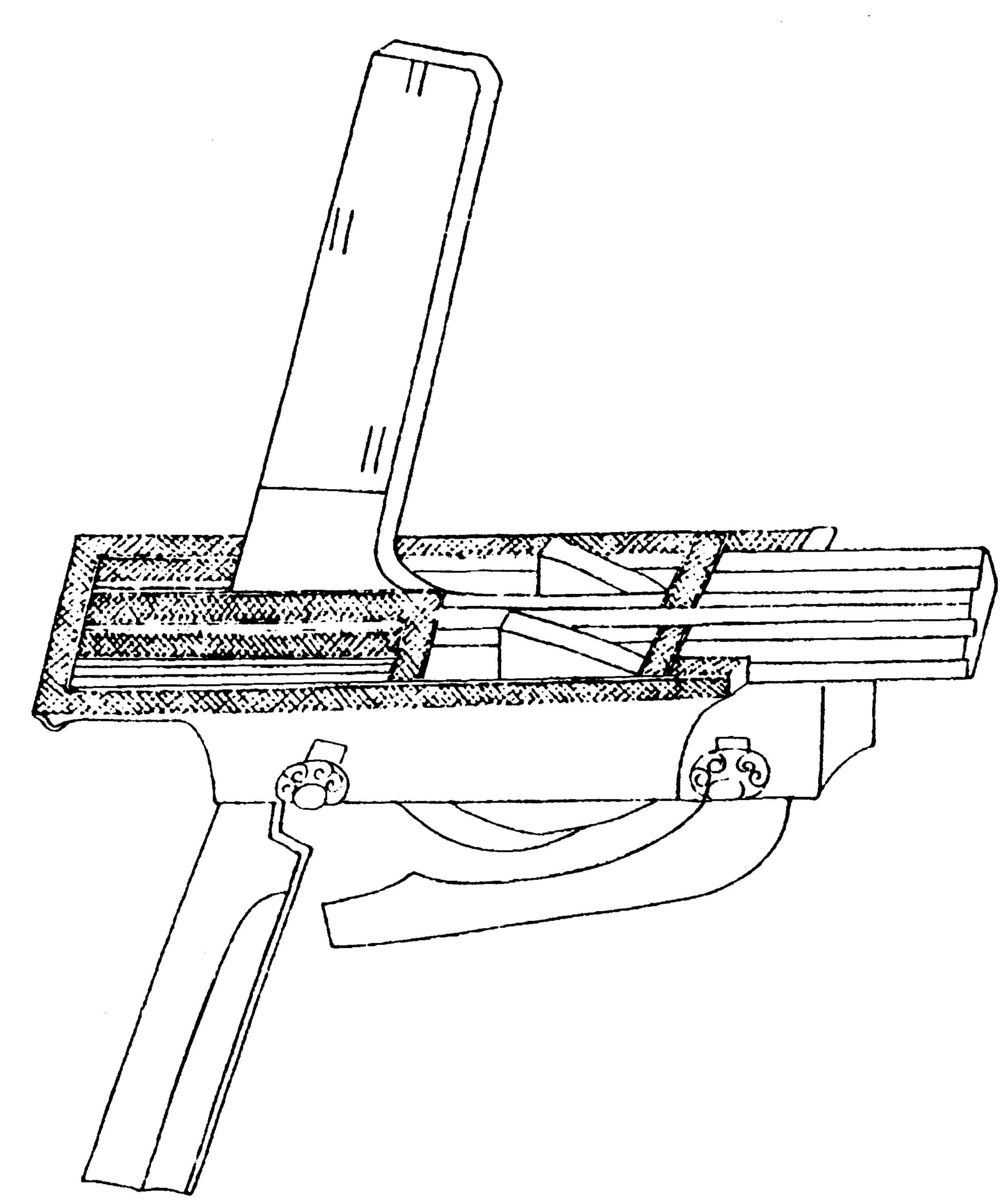


右容七升無銘識餘未考

按識文盂飦器也禮記玉藻浴出杅履蒯席浴器亦曰杅則大小不一也荀子曰槃圜則水圜盂方則水方則方圜不一也

弩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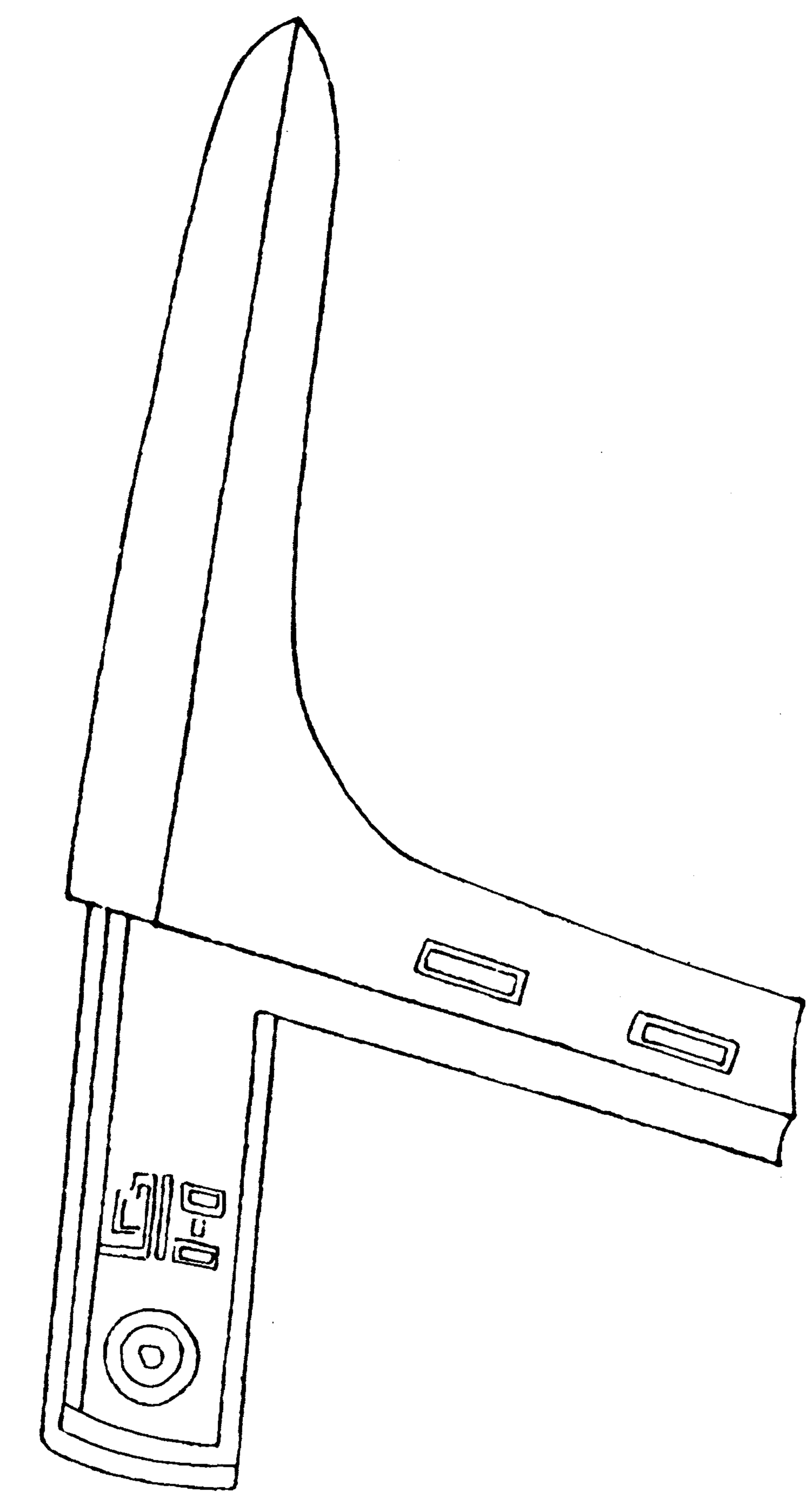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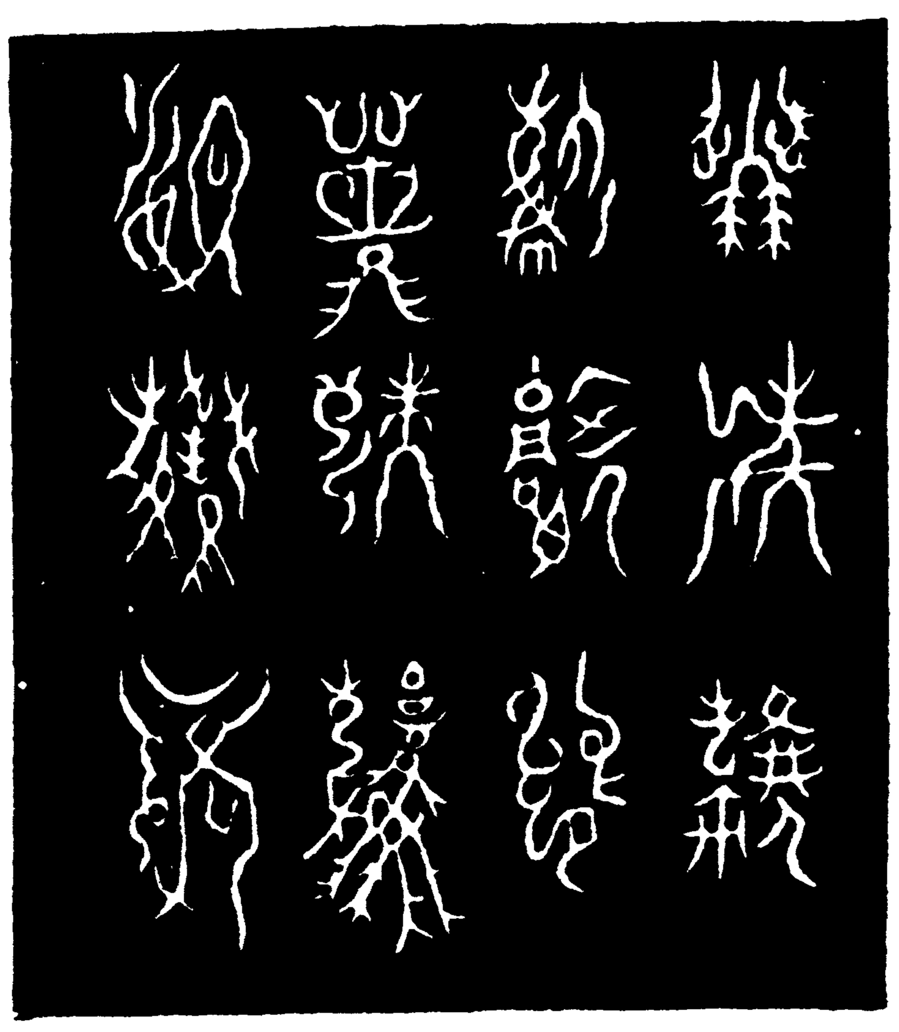


右得於婺之蘭溪重一斤六兩

李氏録云商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孔氏注謂機有度以準望此機在度以銀約之為五寸以省括以準望世俗謂之望山子但立人物而無尺寸蓋準省之法不傳元祐三年春北使射于玉津園其首所用弩有度豈彼中尚存其法耶

戈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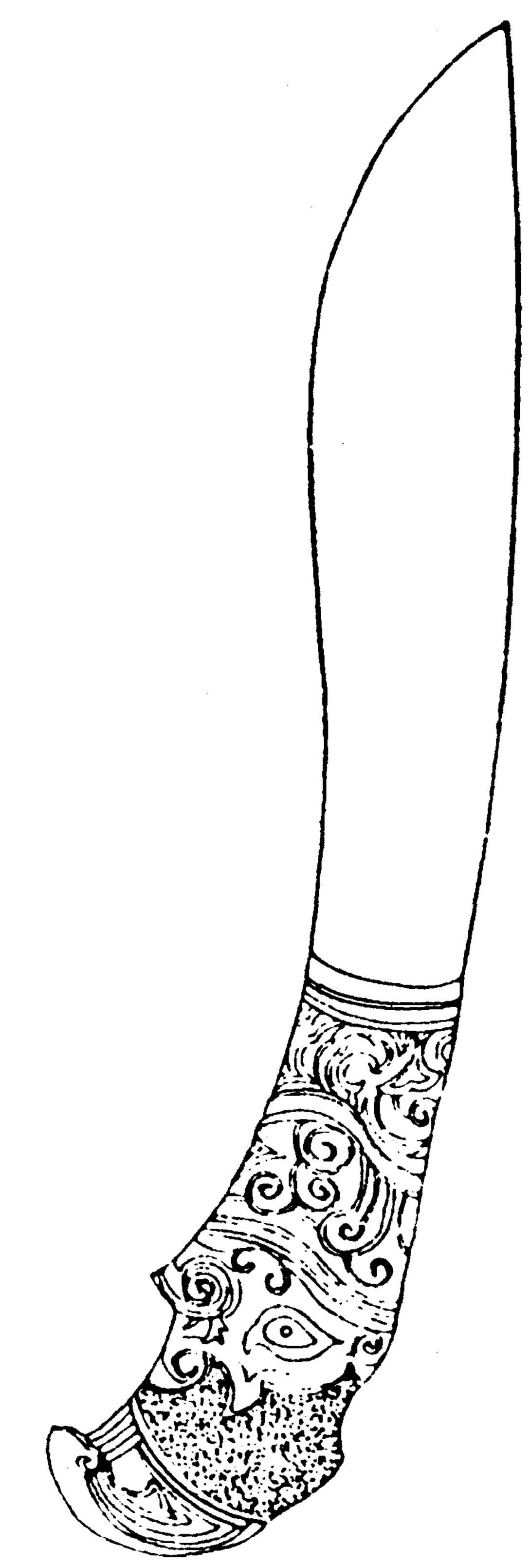


金文象形篆庚肩吾所謂蛟脚旁低鵠頭仰立者也

右得於壽陽紫金山漢淮南王之故宮以前所圖古弩機之度度之刃廣寸半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七寸半胡有銘六字蟲鳥書黄金文

李氏録云考工記冶氏為戟廣寸有半內三之胡四之援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五之倨句中矩令所度正應考工戟胡横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也鄭氏云戈曰句子戟一曰雞鳴子横捧之微斜向上也揚雄方言曰句子戟楚謂之戈王莽時甄豐文字部六曰蟲鳥書以題幡信晉王愔文字志亦有蟲書象形張懐瓘書録云往在翰林見古鐘二枚高二尺許有古文三百餘字紀夏禹功績皆紫金鈿似大篆神彩驚人蓋三代鈿金為篆其精類如此

削 同上



右得於京師以博為寸其長尺重三兩

李氏録云考工記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鄭氏註云書刀以滅青削槧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少儀曰削授拊注拊謂把蓋授人削者以把也

考古圖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考古圖卷七至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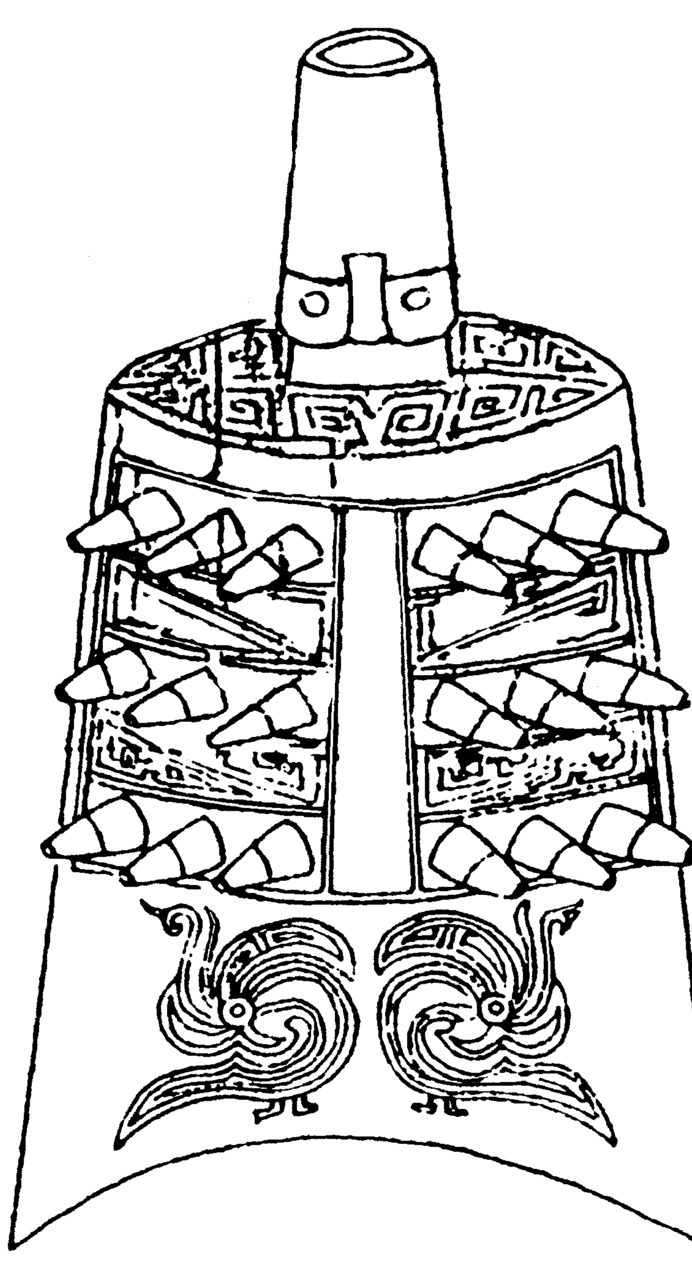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王　柯
繪圖監生臣汪　鉅
篆隸監生臣郎錦駒

欽定四庫全書

考古圖卷七

宋 呂大臨 編

走鐘 太常





走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鐘

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右五鐘不知所從得其銘同文皆二十有二字

一鐘中令黃鐘下二律長尺有九寸八分內甬衡長六寸九分兩舞相距尺有三寸七分橫七寸三分兩鸞相距縱尺有六寸五分橫九寸三分 令律即景祐中李照等所定不同

一鐘中令蕤賓下二律長尺有八寸八分內甬橫長六寸八分兩舞相距縱尺有五分橫七分兩鸞相距縱尺有五寸橫七寸

一鐘中令太蔟下二律長尺有九寸五分內甬衡長六寸八分兩舞相距縱尺有二寸一分橫八寸六分兩鸞相距縱尺有七寸三分橫九寸七分

一鐘特懸中令林鍾律長二尺二寸五分內甬衡長八寸一分兩舞相距縱尺有二寸一分橫九寸兩鸞相距縱尺有八寸四分橫九寸有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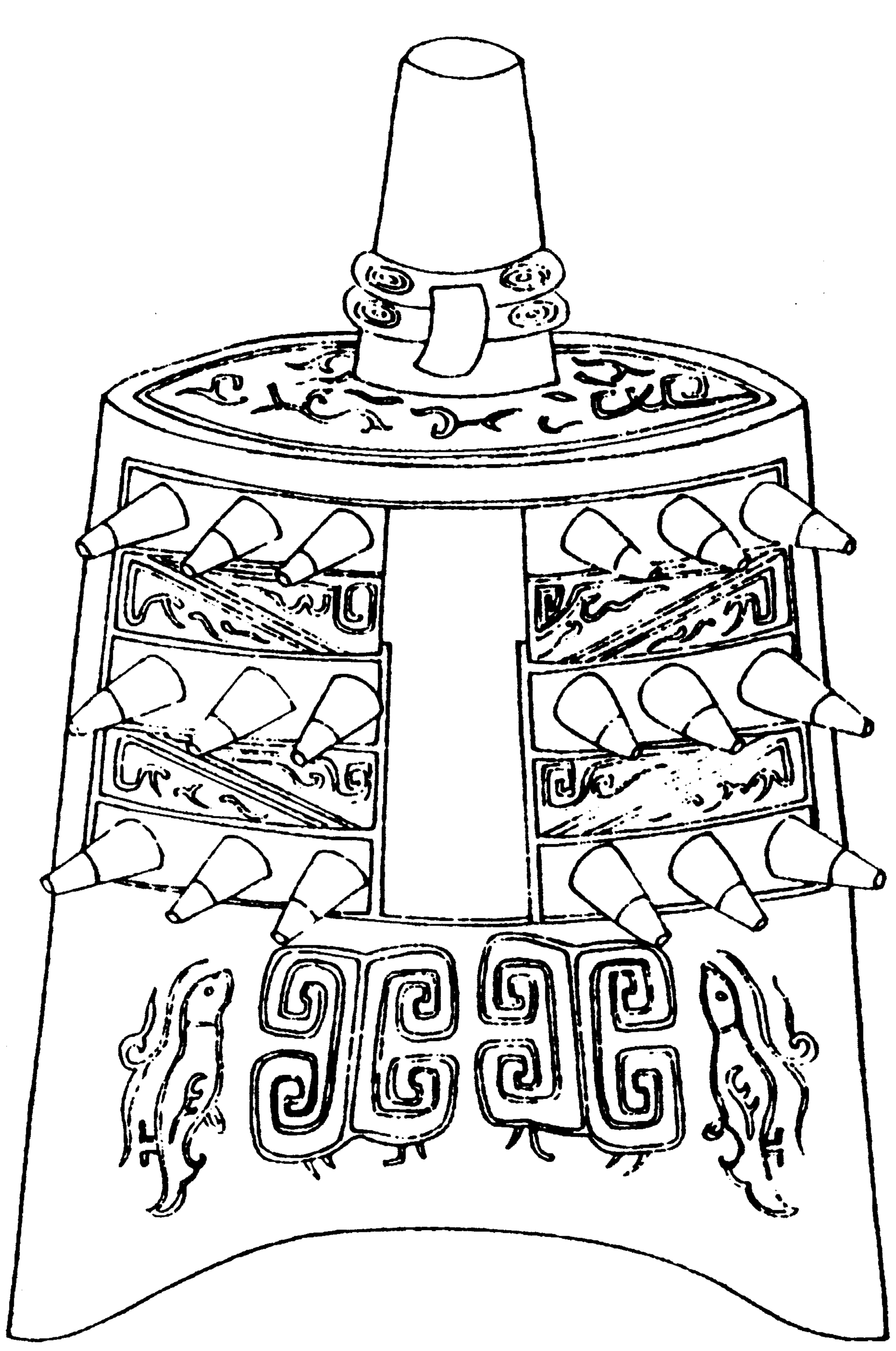
一鐘特懸中令太蔟律長二尺八分內甬衡長七寸三分兩舞相距縱尺有一寸一分兩鸞相距縱尺有七寸

半横尺有九寸半

按集古云景祐中修大樂冶工給銅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于腹因存而不毀即寶龢鐘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扣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圜至李照等奉詔修樂皆以朴鐘為非及得寶龢其狀正與朴鐘同乃知朴為有法也

遟父鐘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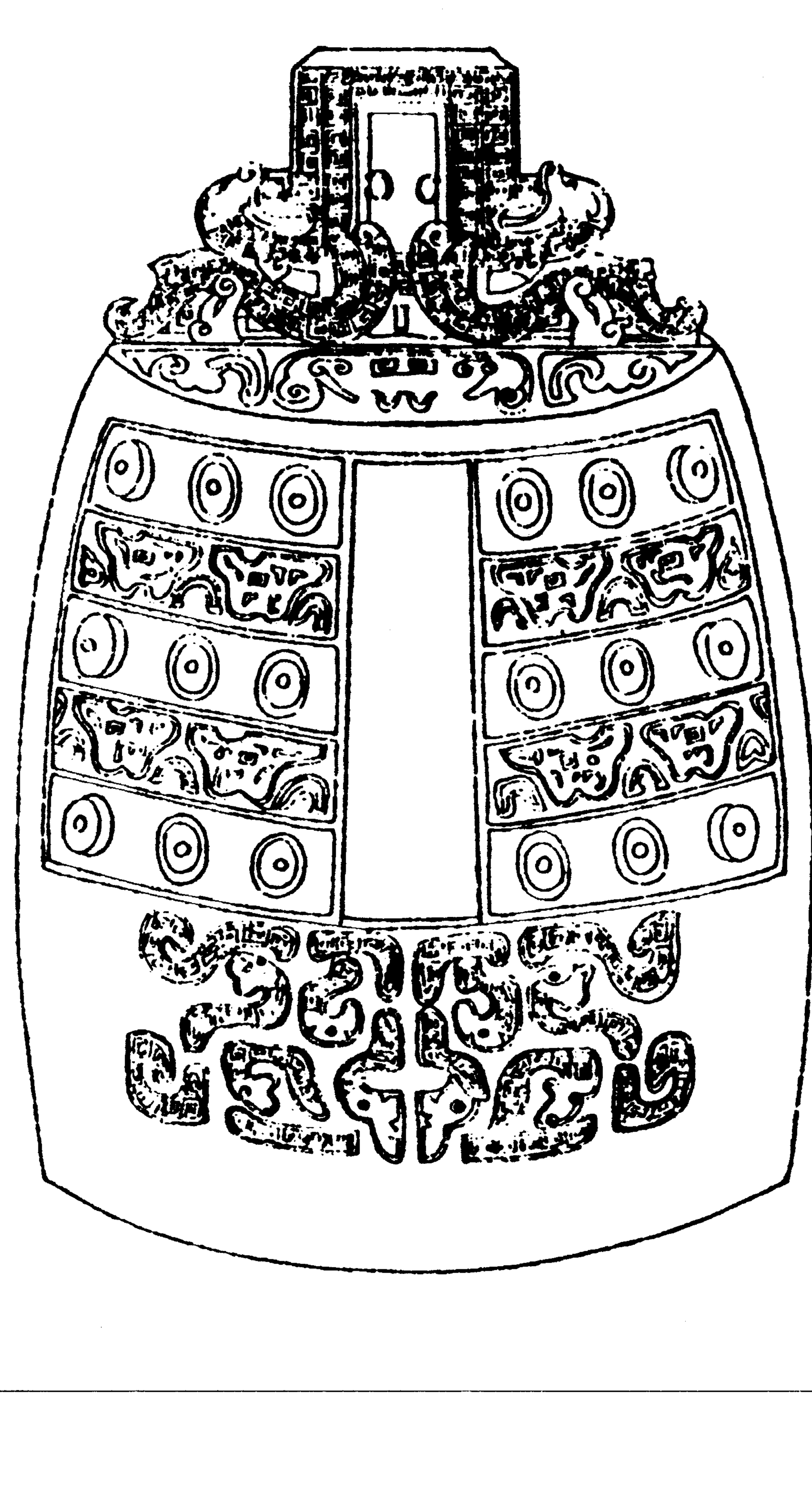
遟父作姬齊姜和林夾鐘
用昭乃穆丕顯龍光乃
用靳匃多福侯父眔齊
萬年眉壽子孫亡疆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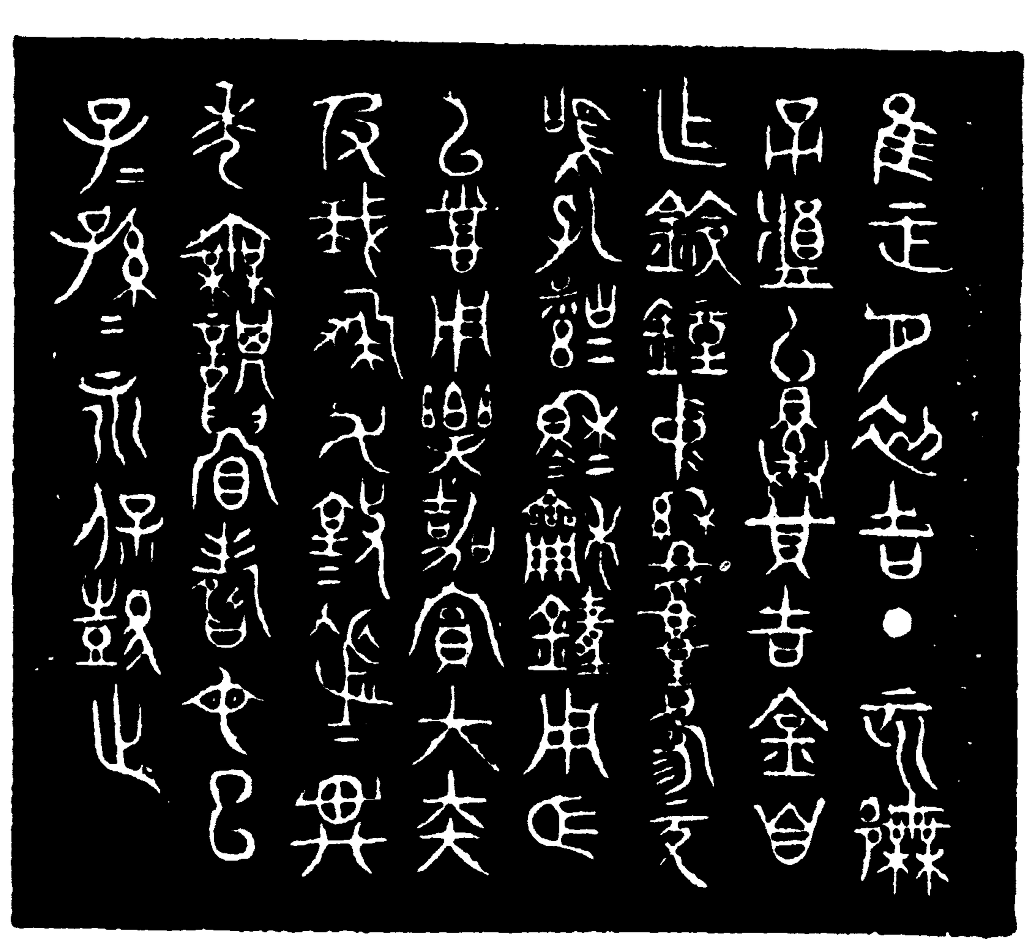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中令太蔟下二律長二尺一寸有半内甬亦長八寸八分兩舞相距縱尺有二寸一分横八寸六分兩彎相距縱尺有八寸四分横九寸有半銘三十有七字

按考工記凫氏為鐘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為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注云銑鐘口兩角于鐘脣之上祛也鼓所擊處甬與衡鐘柄也又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注云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又云枚鐘乳也今時鐘乳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以此制考古鐘皆合古之樂鐘羡而不圜皆有篆間之枚故其聲一定而不游與衆樂不相奪今鐘多圜而無枚故其聲與古相反又此鐘銘云林夾鐘令攷其聲甚下蓋不可考

鄦子鐘

丹陽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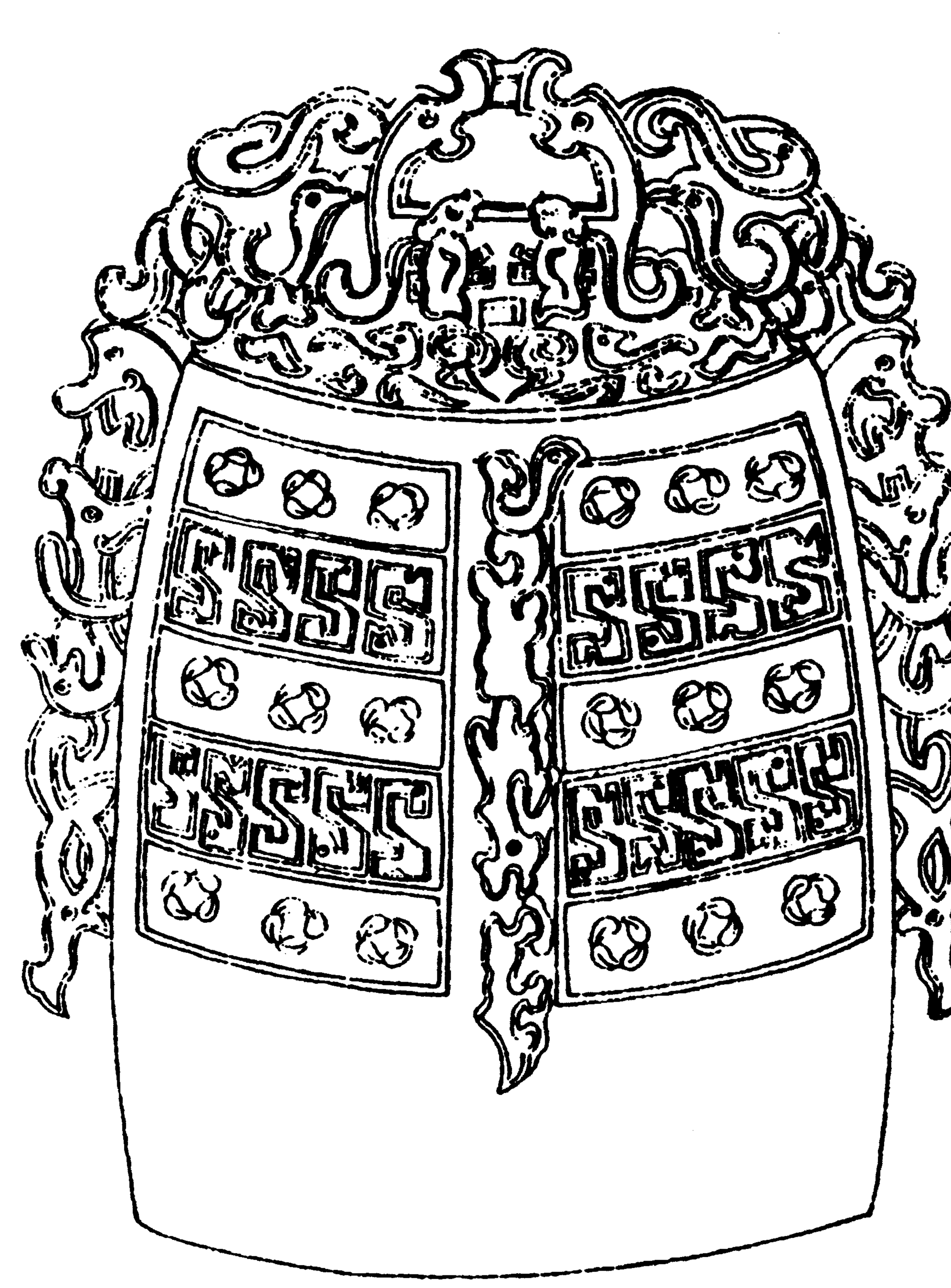




惟正月初吉丁亥鄦子將以擇其吉金自作鈴鐘中縣且揚元鳴孔韹穆和鐘用宴以喜用樂嘉賓大夫及我朋友數〻鏘〻萬年無期眉壽毋已子〻孫〻永保鼓之

右得於頴川高寸七分緒五寸衡三寸八分重四斤十
二兩聲未考銘六十有五字
按史記鄭悼公元年鄦公惡鄭於楚徐廣曰鄦音許許
公靈公也左氏傳魯成公五年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
悼公如楚訟不勝以是推之許靈公即鄦公鄦許文異
而音義同

秦銘勳鐘 內藏薛編作盄和鐘





秦公曰丕顯
朕皇祖受天
命奄有下國
十有二公不
墜上帝嚴恭
寅天命保業
故秦虩事蠻
夏曰余雖小子
穆〻師秉明德



㦰叀明刑度
敬朕祀以受
多福協龢萬
民呼夙夕剌〻
趣〻萬生是賴 賴薛釋敕
咸畜百辟胤
士　文武鎮 士字下薛釋彬
靜不廷𩑶燮
百邦于秦執



事作盄和
故名曰　邦 薛釋晢邦
其音銑〻雝〻孔
煌以昭格孝
享以受純魯
多釐眉壽無
疆畯疐在位
高弘有慶溥
有四方永寶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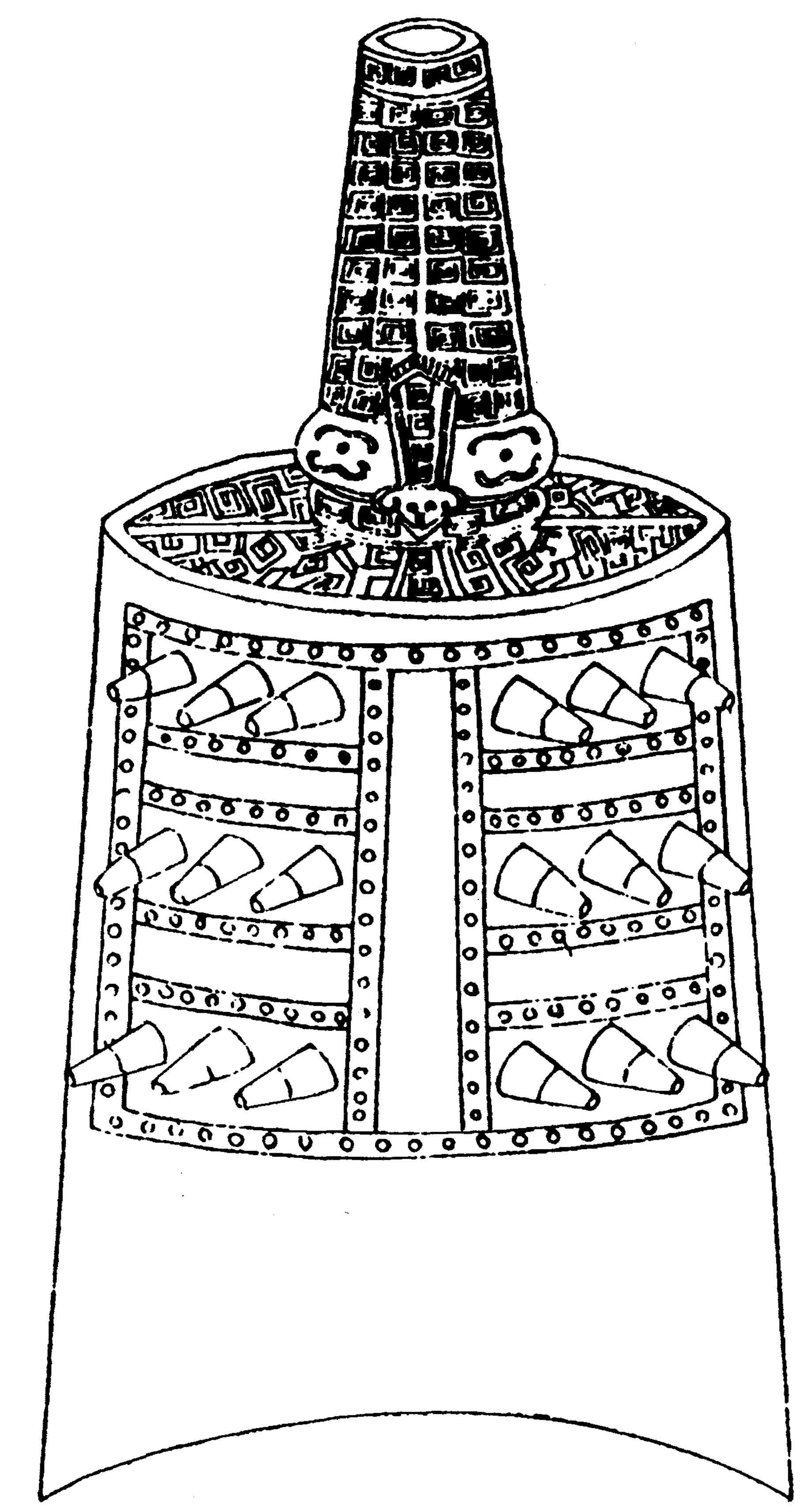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口俓衡尺有五寸縮尺有三寸九分深二尺二寸六分頂俓衡尺有二寸縮尺有一寸柄高八寸卦柄四垂為卷雲藻文之飾聲未考銘百有三十九字

楊南仲云秦鐘其銘云十有二公按秦自周孝王始邑非子于秦為附庸平王始封襄公為諸侯非子至宣為十二世自襄公至桓公為十二世莫可攷知矣

集古云按史記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為公襄公始為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鐘為諸侯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為十二公而銘鐘者當為景公也未知孰是姑俟博識君子定之

楚邛仲嬭南和鐘

眉山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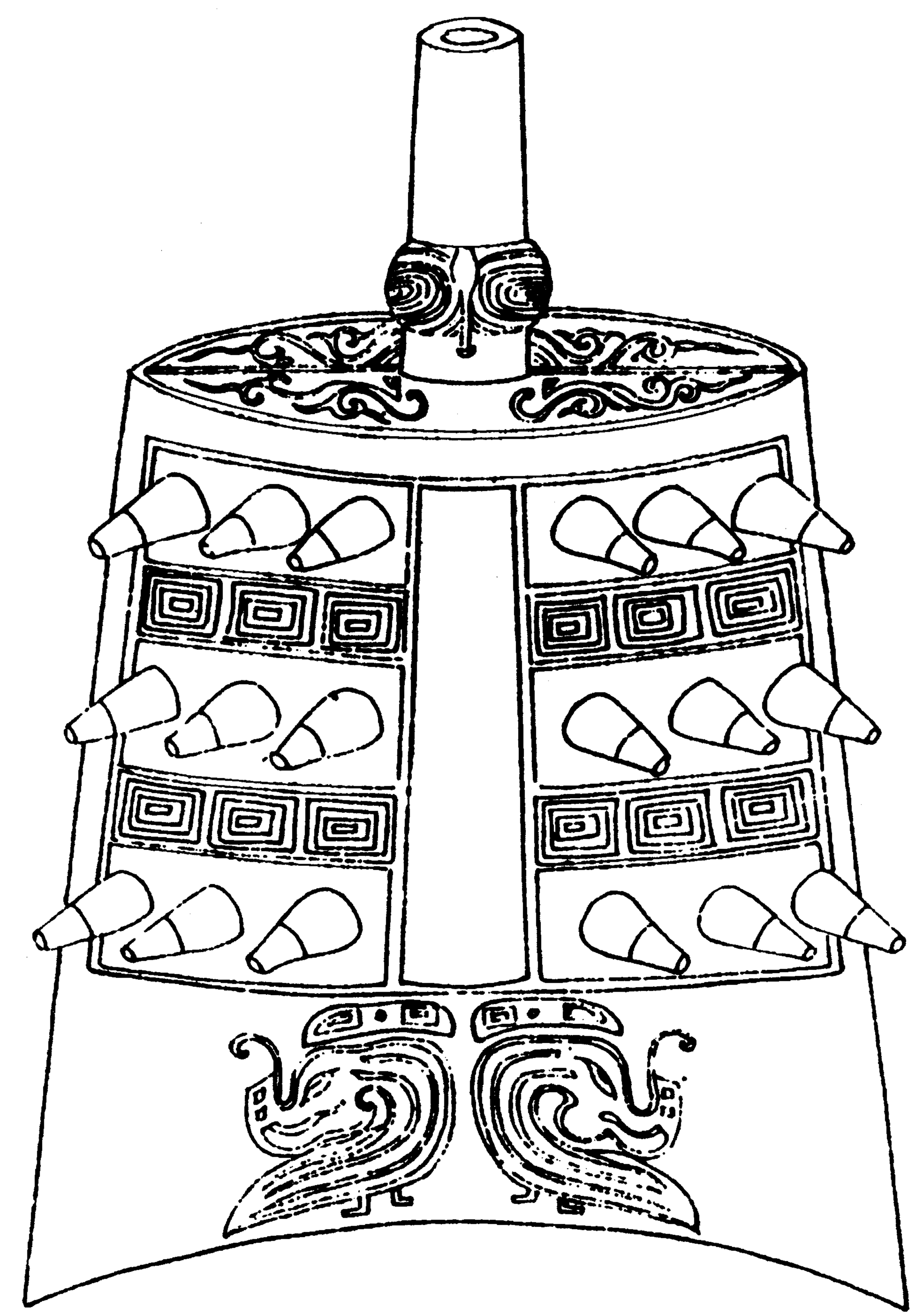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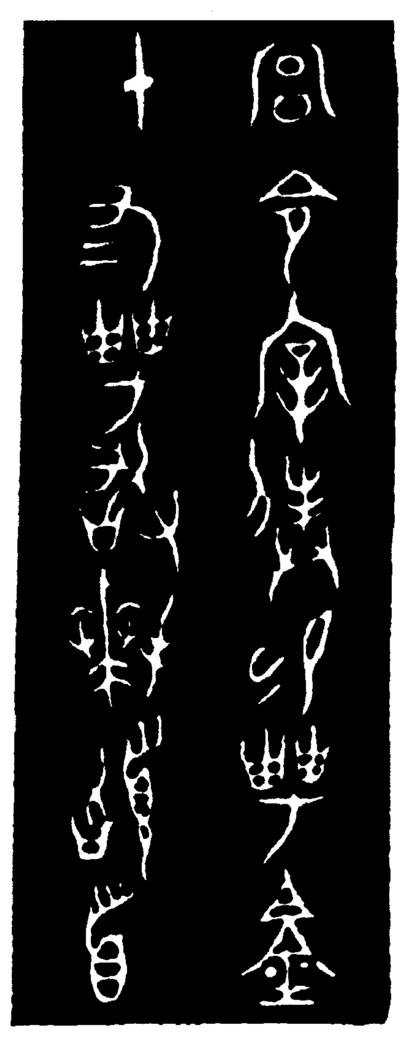
惟正月初吉丁亥楚王
媵邛仲嬭南龢鐘其眉
壽無彊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右得於錢塘量度聲未考銘二十有九字
按類編云媵送也嬭姊也蓋楚之送女之器謂之南和
鐘者樂縣在南也儀禮大射禮云阼階東笙磬西南其
南笙磬西階之西頌磬東西其南鐘

甹鐘

河南寇氏





宫令宰僕錫聘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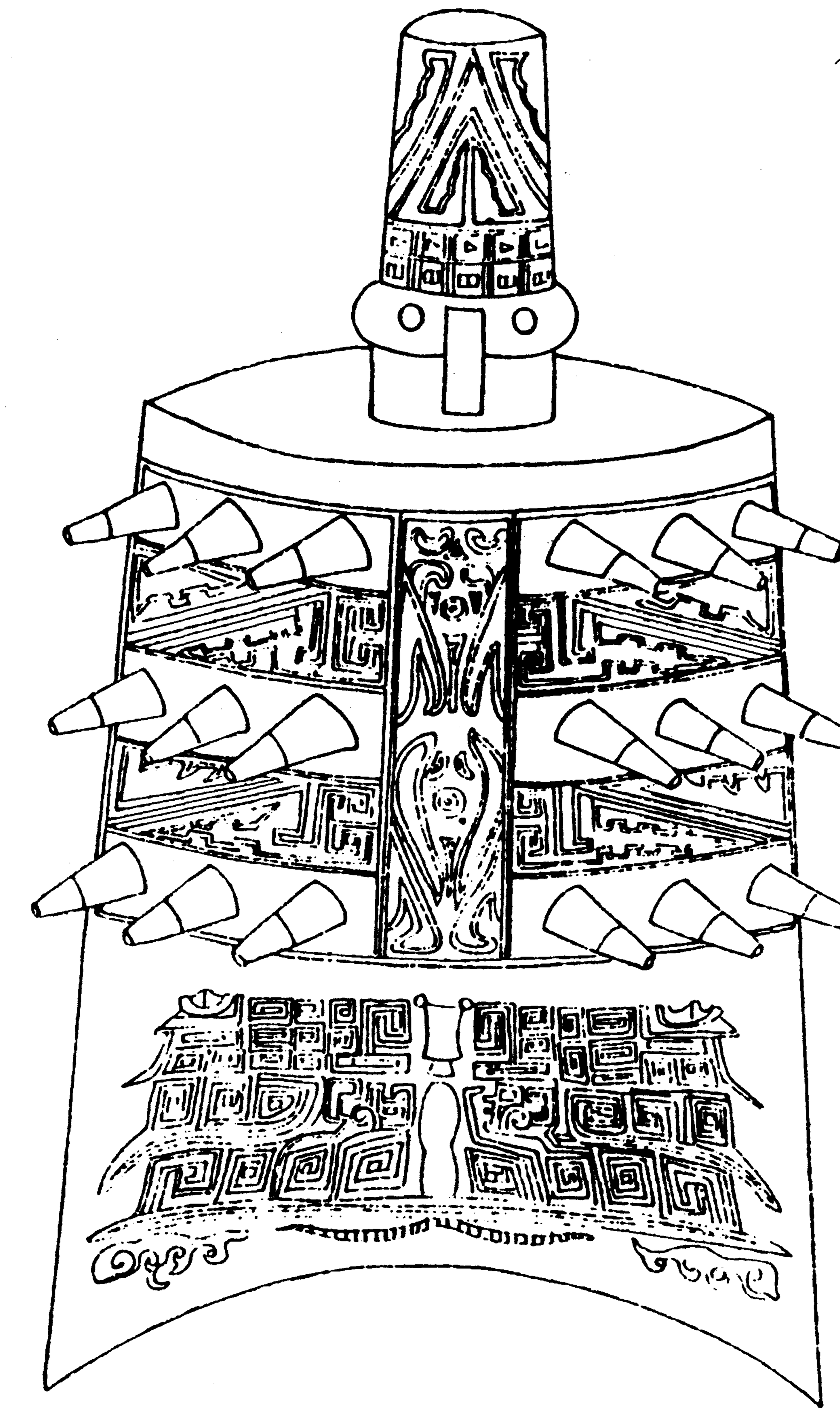
十有二聘敢拜稽首

右不知所從得高尺有九分兩舞相距縱七寸兩欒相

距縱八寸八分銘十有四字聲未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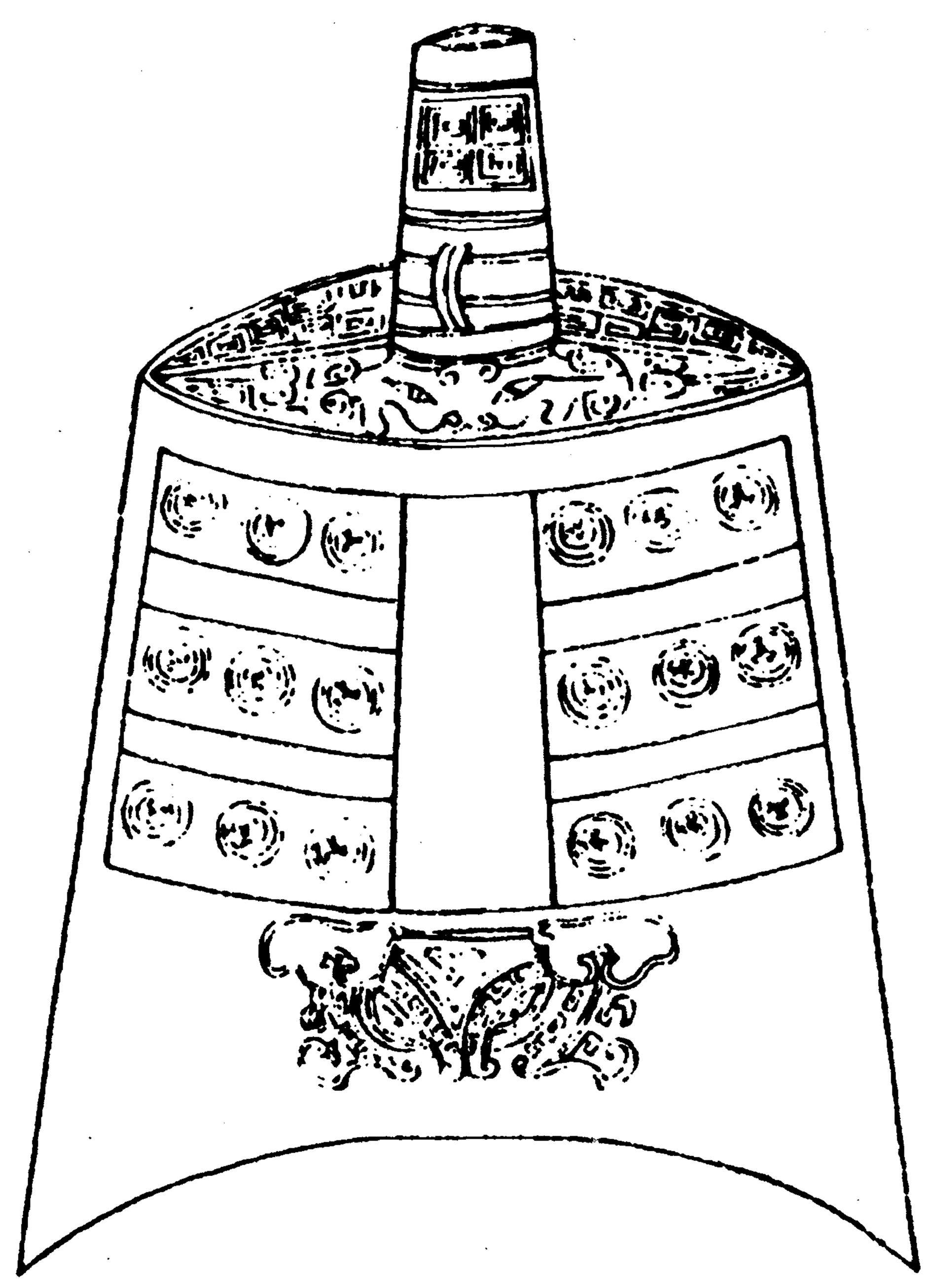
特鐘

京兆呂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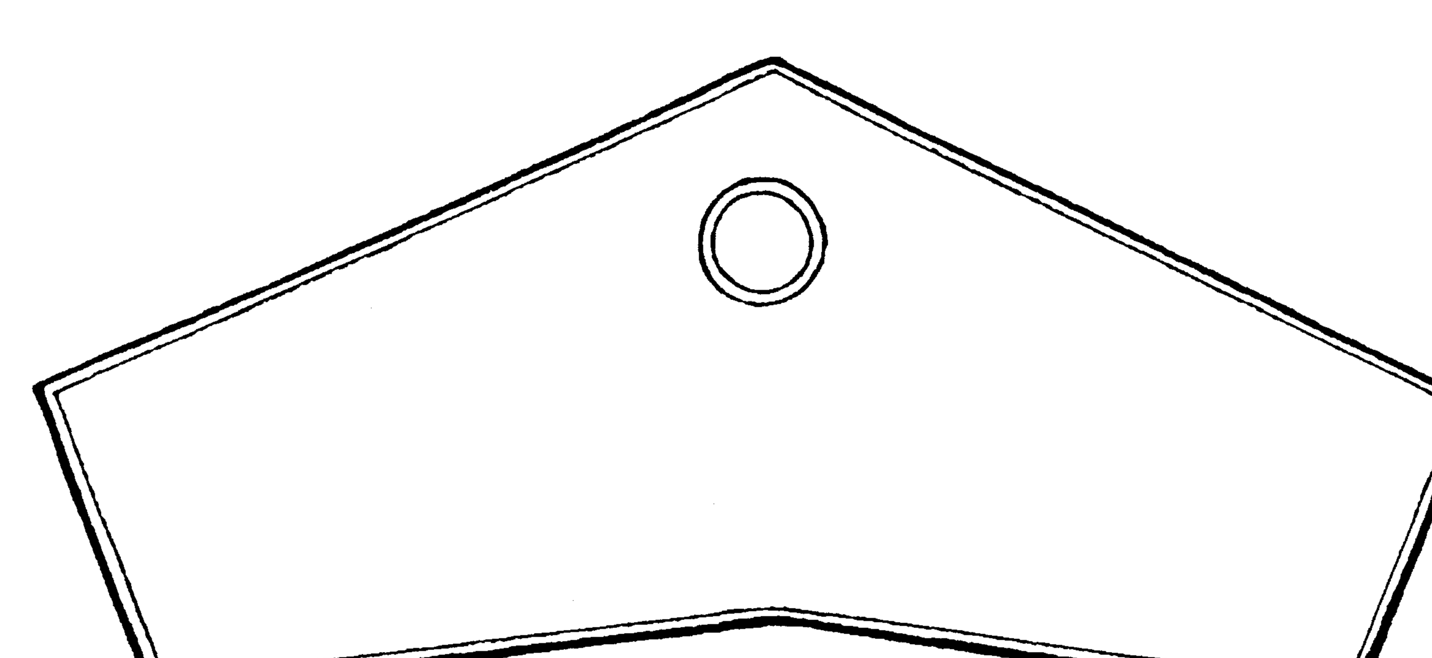
編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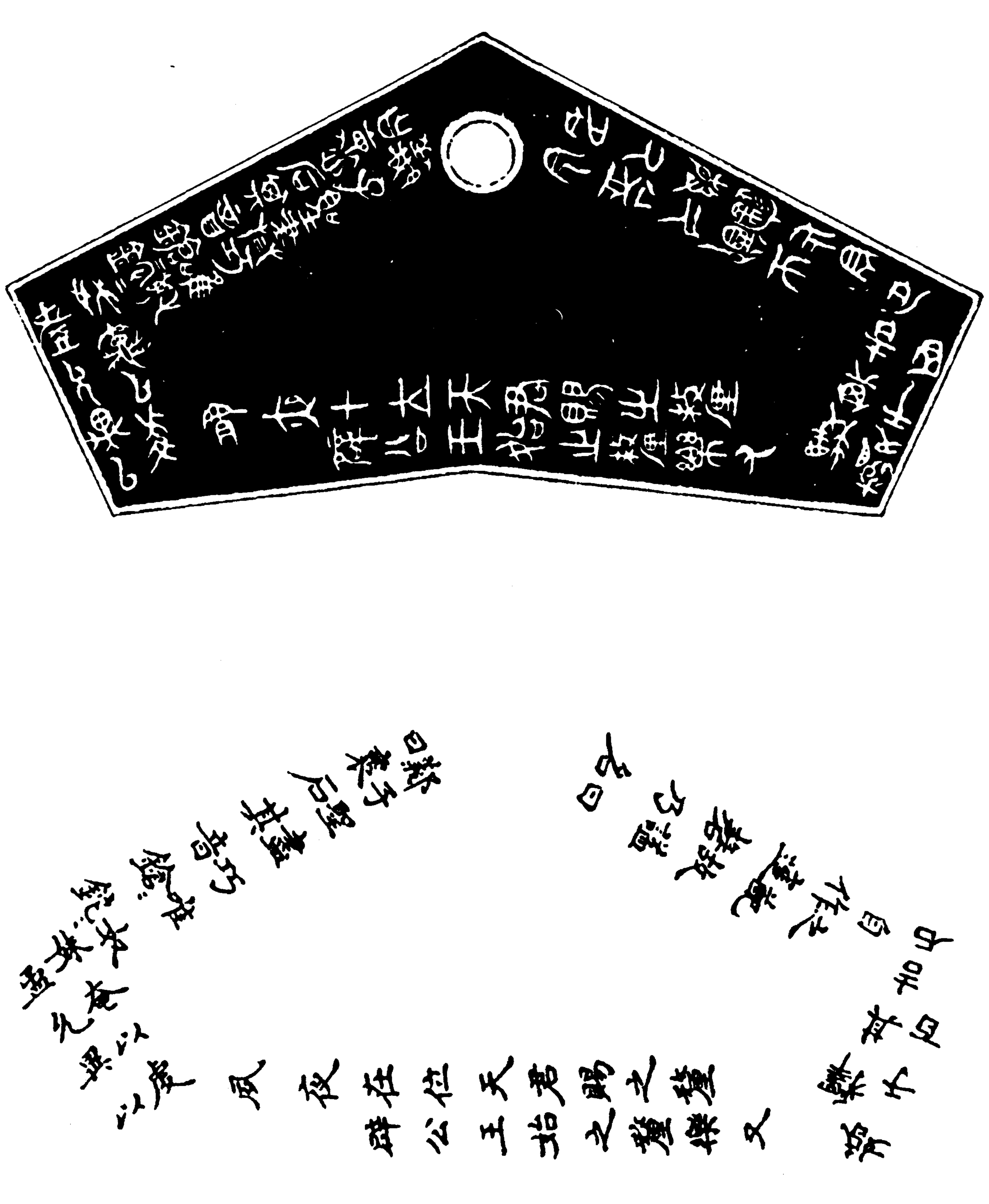
同上



遣磬

扶風王氏





鋍 秘閣



右二器皆得於豫章

一器高尺有九寸首負圍三尺一寸七分底徑二尺七寸一分厚三分重三十六斤

一器高尺有三寸半首圍二尺四寸七分底徑尺有八寸九分厚二分重十有五斤半皆無銘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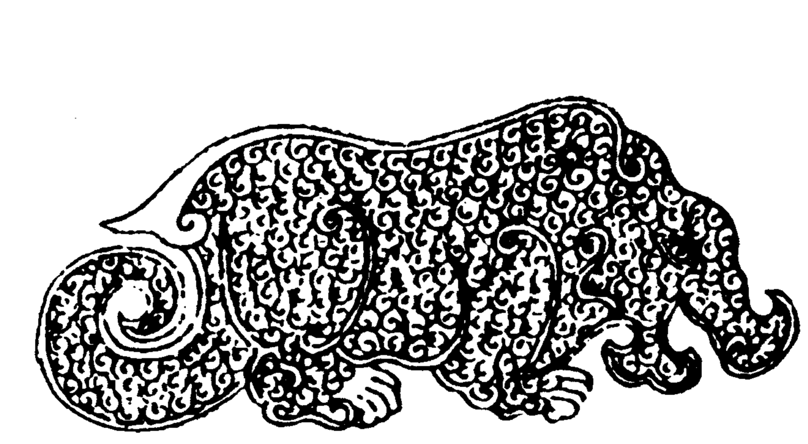
考古圖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考古圖卷八

宋 呂大臨 編

琥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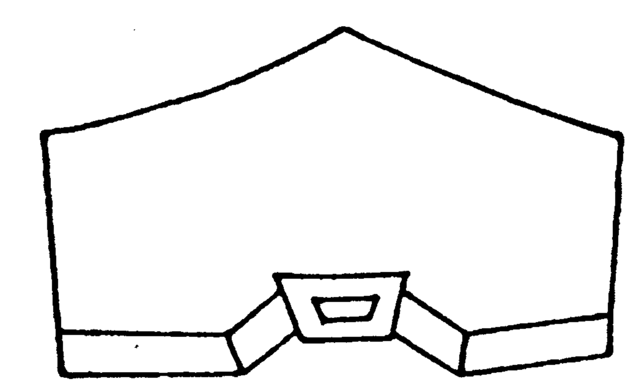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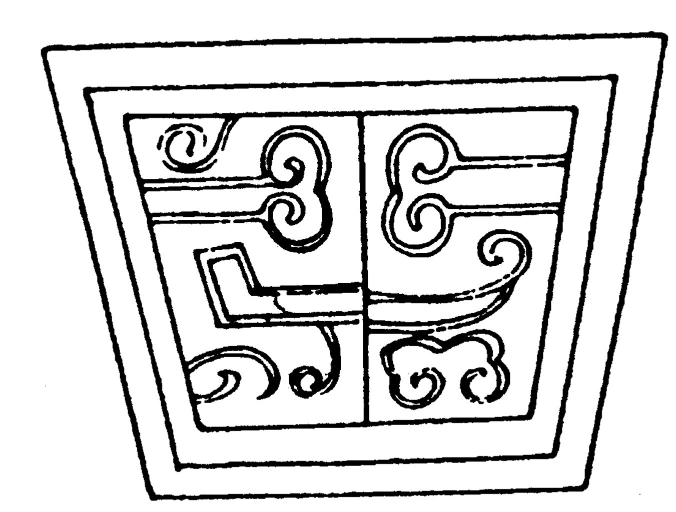
右得於京師博二寸六分長八寸三分前足之旁銘三字

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白琥禮西方覲禮諸侯覲子天子為壇祀方明加方明於其上設六玉西方琥小行人合六幣以和諸侯之好琥以繡禮器云珪璋特琥璜爵蓋珪璋璧琮琥璜之器以象天地四方天子以是禮神諸侯以是享天子而已說文曰琥發兵瑞玉為虎文不見于經不知許慎何所據然漢用虎符發兵雖以銅為之其原疑出于此文曰午十三者亦兵符之次第午字蓋以日辰為號或云午與五同發兵進將畜威以待如虎之將搏拳尾屈足俯地而伏此器之虎形則然魯哀公疾賜子家子雙琥一璞而為二物是以可以為雙矣嘗見世有得古含玉者旁側汗䘓有若塗漆不可磨洗蓋親身之久雖玉亦渝此器亦然又疑如典瑞所載琥璜之渠眉也

按東坡洗玉池銘維伯時父弔古啜泣道逢玉佩解驂推食劍璏鉞柲錯落其室復齊漫錄云李伯時石刻謂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馬臺石愛而置之山中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斵石為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于四旁予為子銘其唇而號曰洗玉池所謂玉者凡十有六雙琥璏三鹿盧帶鉤琫珌璊琢杯水蒼珮螳蜋帶鉤佩刀柄珈瑱拱璧是也伯時既没池亦湮晦徽宗嘗即其家訪之得於積壤中其子頎以時禁蘇文因潛磨其銘文以授使者十六玉惟鹿盧環從葬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

琫珌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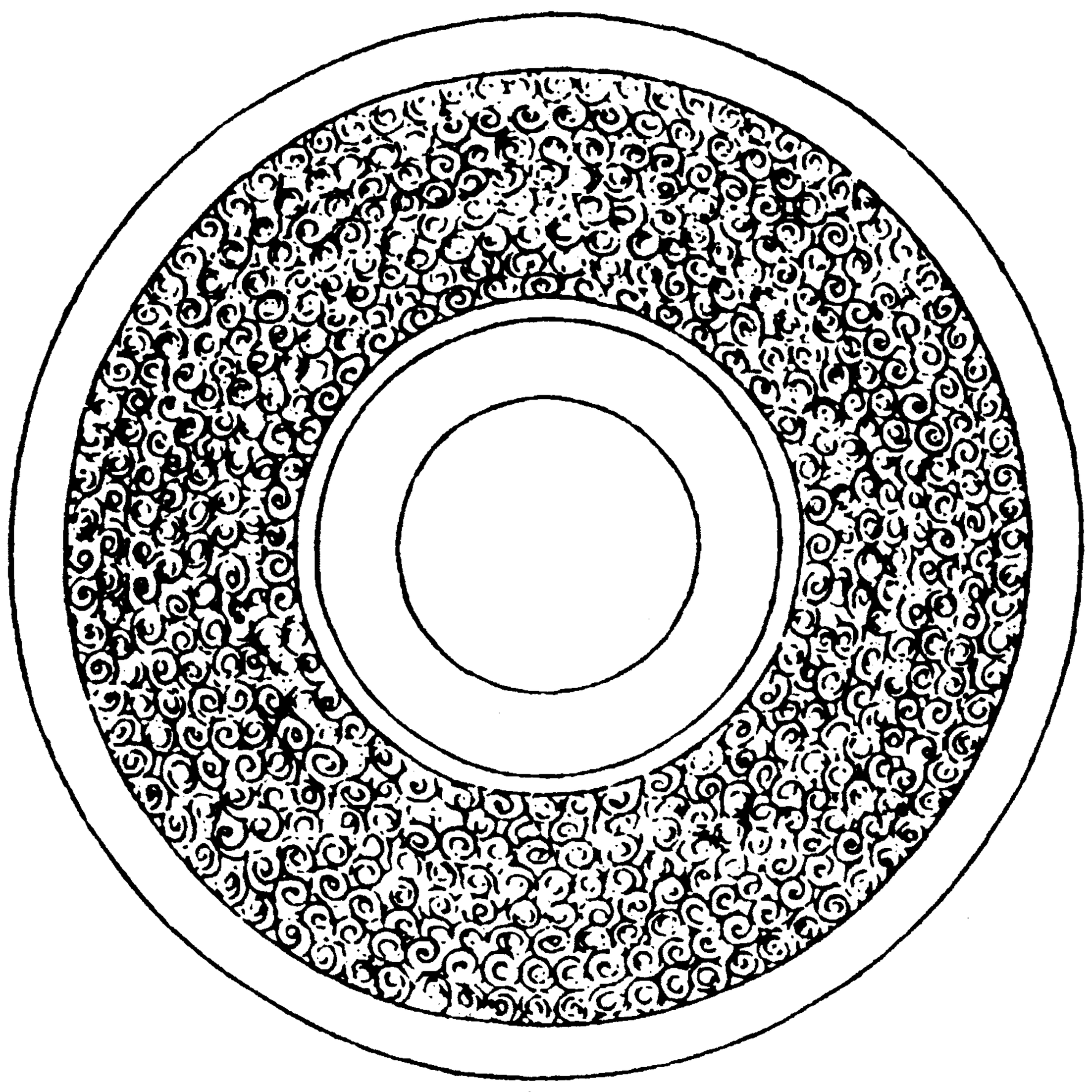


右得於京師

李氏録云詩曰鞞琫有珌又曰鞞琫容刀春秋傳曰藻率鞞鞛皆注為佩刀之上下飾乃刀削共裝之首尾觀顧長康所畫烈女圖有楚武王所佩刀如是是以知其為上下飾者名曰琫珌

璧

盧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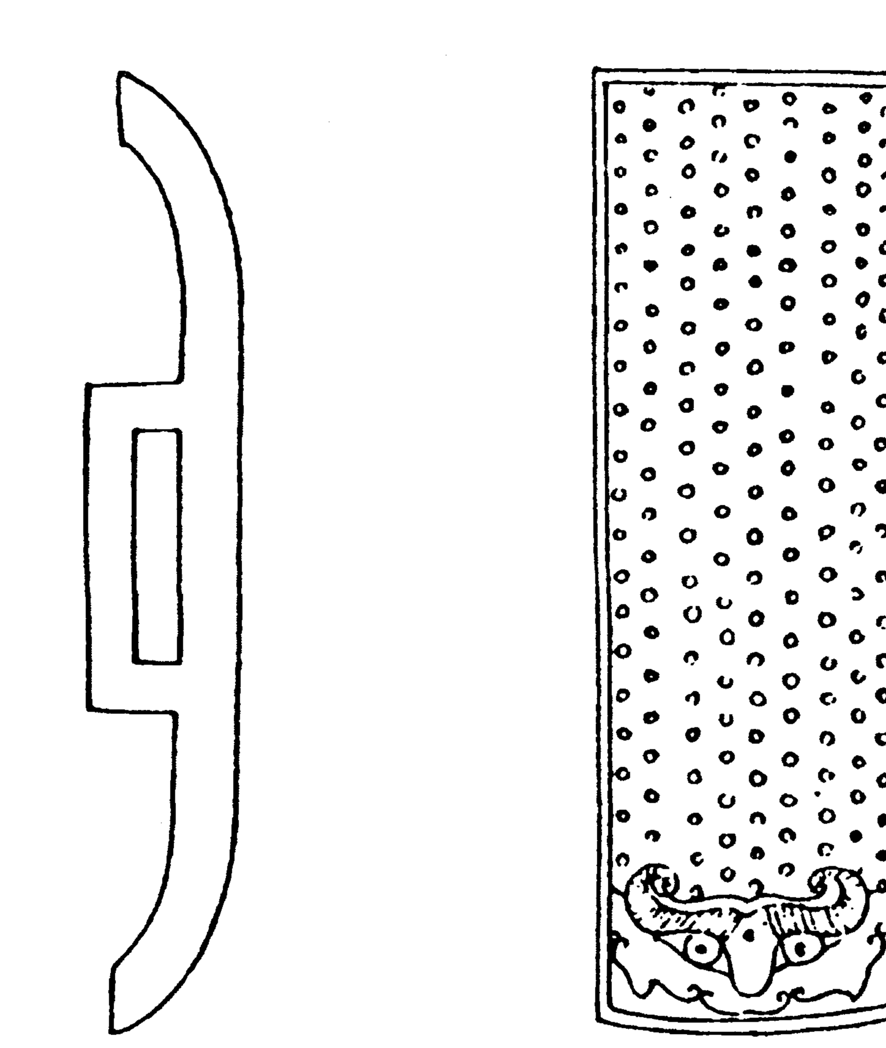


右得於洛陽

李氏録云爾雅肉倍好為璧好倍肉為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邉曰肉中空曰好此邉大而空小璧也色非蒼非禮天之用文非蒲穀非子男所執其加幣贄藏之器也

瑞玉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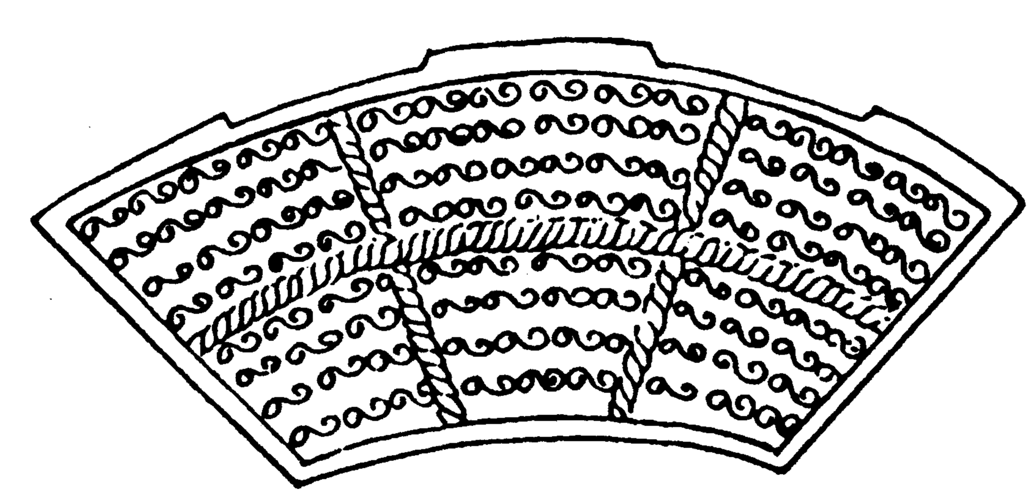
盧江李氏



右得於壽陽

李氏録云瑞玉赬色也禾之赤苗謂之虋言瑞玉色如之璏劍鼻也（雉例切又音衛）王莽進休玉具劍休不受莽曰美玉可以滅瘢即解其璏碎而獻之蜀張惡子廟有唐僖宗解賜玉具裝劍其室之上下雙綴以管緺正此物非劍鼻而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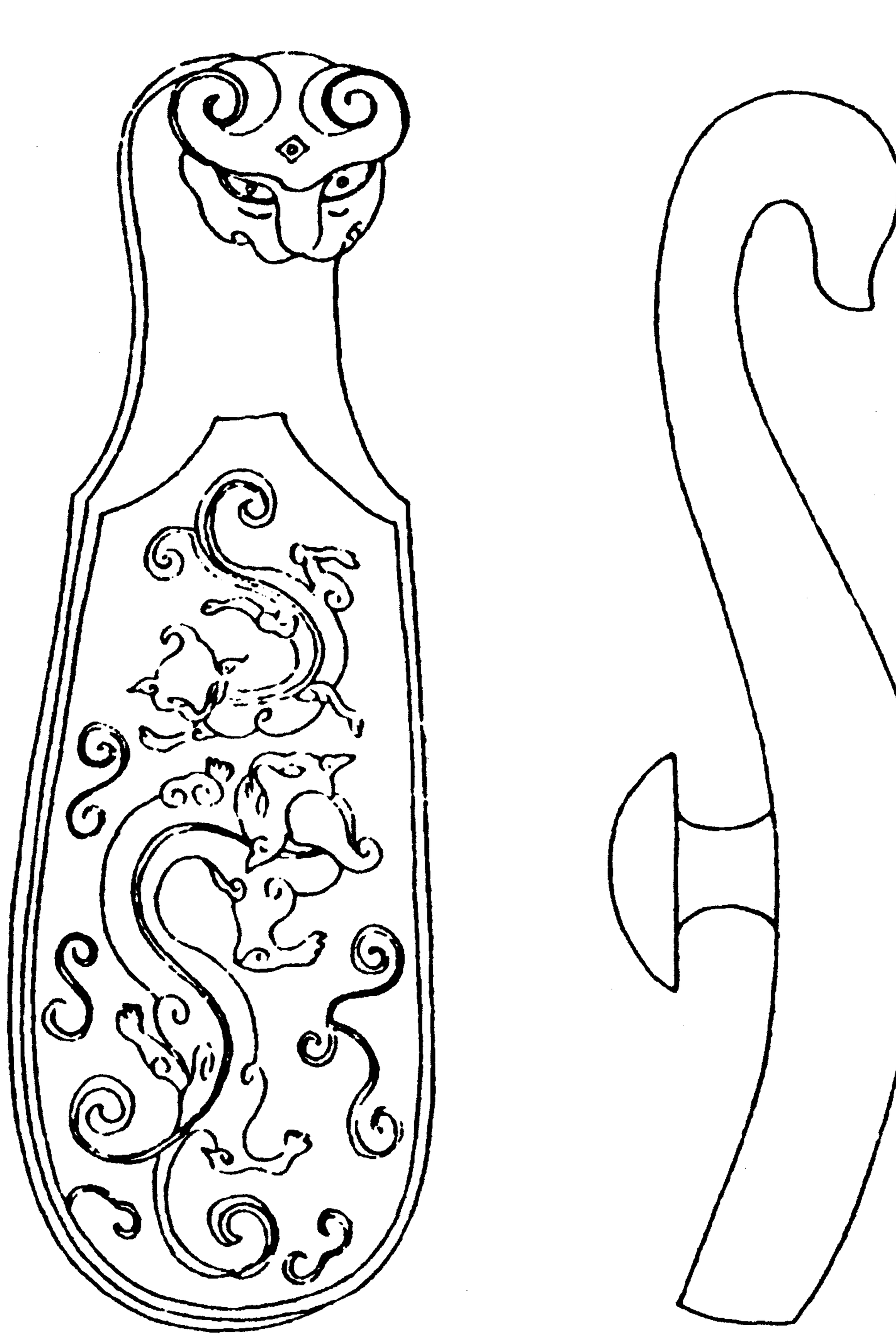
水蒼珮 盧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

李氏録云禮玉藻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注云山玄水蒼玉之文也此琱玉水中亦有魚尾文

玉帶鉤 盧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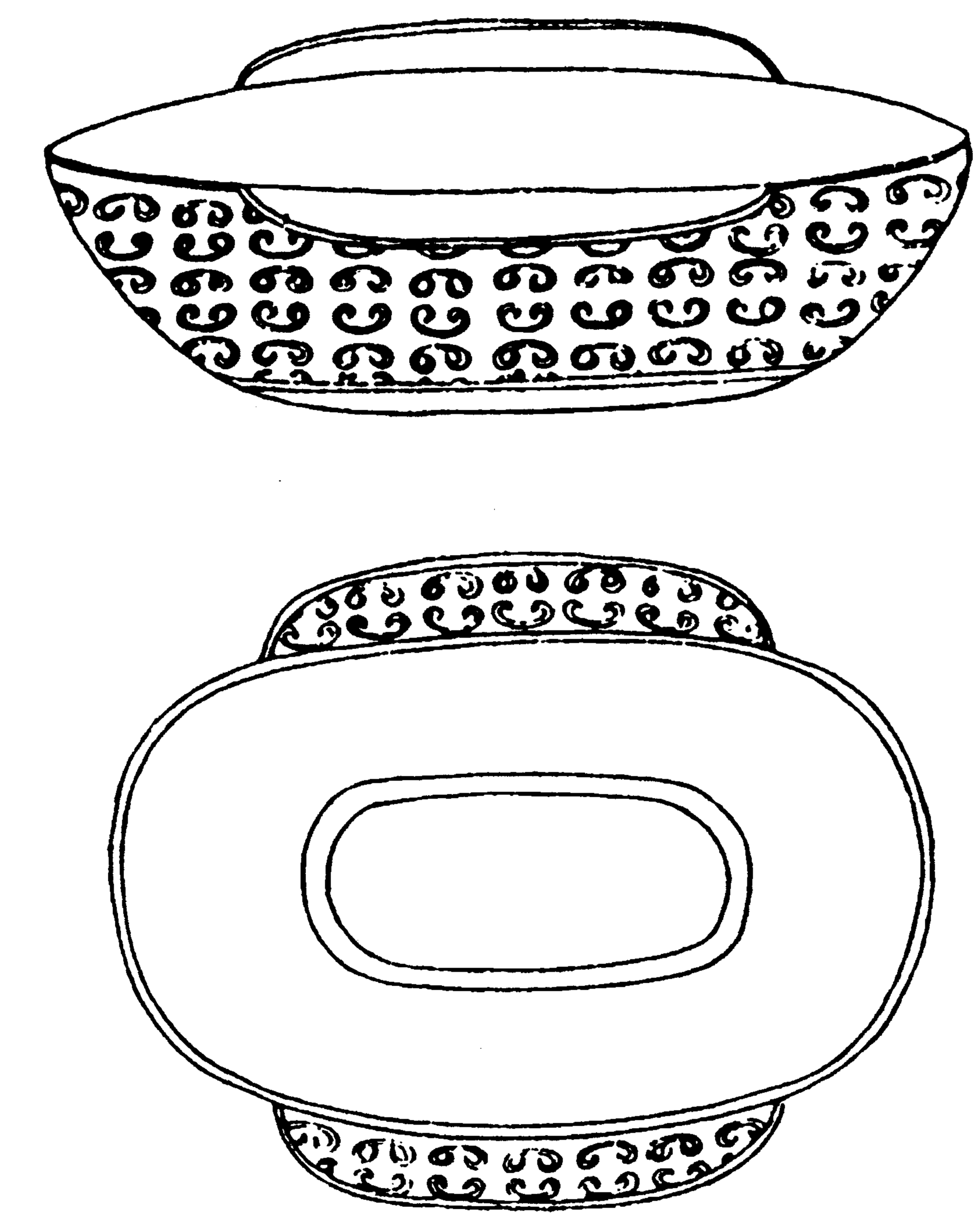


右得於長垣

李氏録云聶崇義引古衣服令大裘草帶玉鉤鰈毋列切鞢也鹿盧玉具劍以祀天地至於服袞冕祭宗廟冠通天袍絳紗朝元會并用之此三代琱玉鉤也説者謂蟾肪昆吾刀能治之如蠟觀其鏤文深妙琢飾高下委曲圜平盡滿人意信其説之非妄自秦漢以來無其法

玉杯

盧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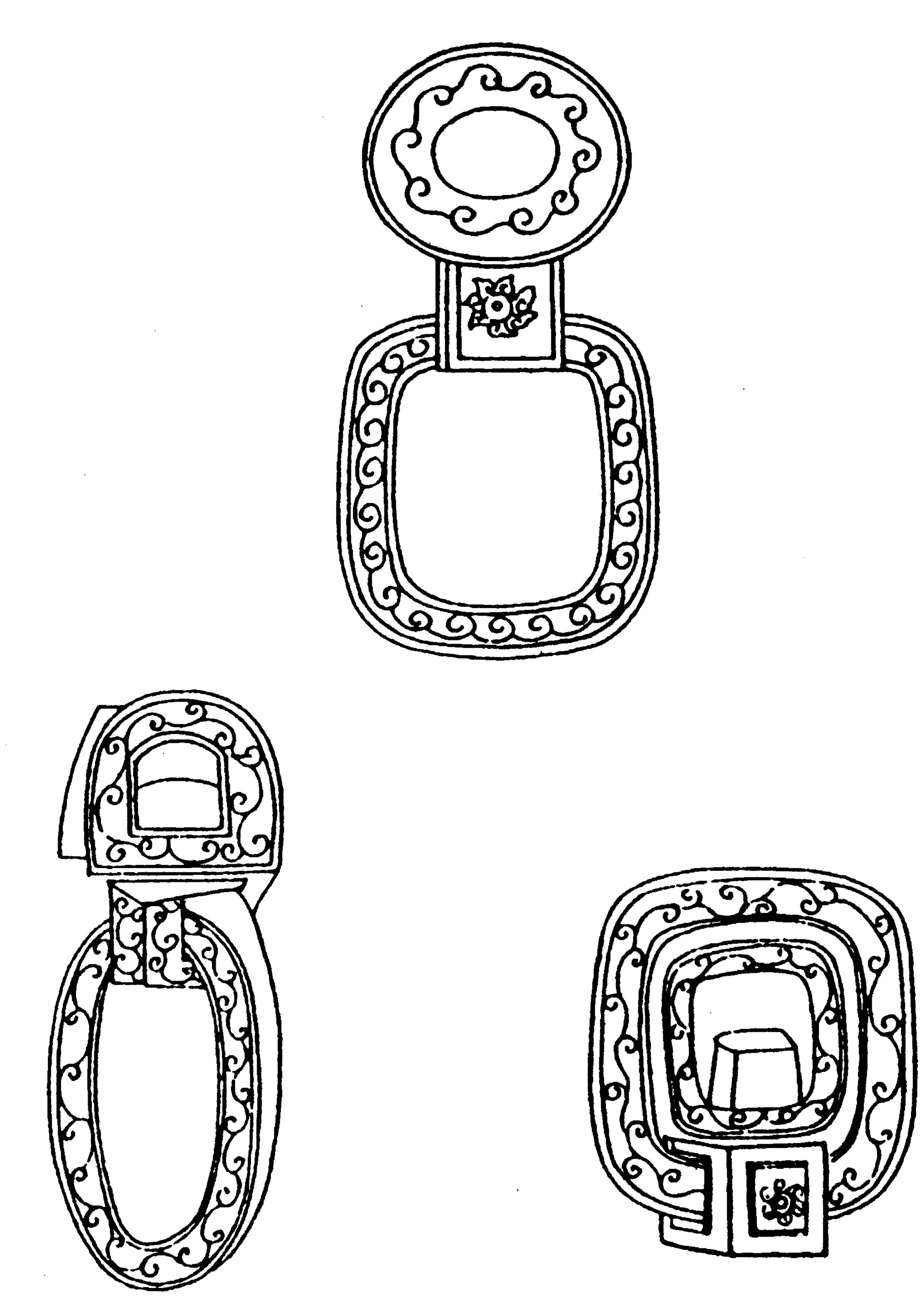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

李氏録云漢高祖以玉杯為太上皇壽以横長故後人謂之玉東西

按淮南子闚面於盤水則圜於杯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圜有所随者所自闚之異也隨當讀橢（他果切）狹長也蓋古杯之形皆狹長又聞使北士大夫言遼主燕用玉杯狹長有舟其世子亦用之形制少殺

玉鹿盧



右得於長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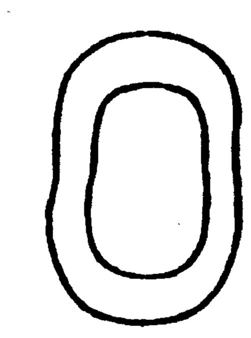
李氏録云古衣服令有鹿盧玉具劒古樂府曰胥閭鹿盧劒此器以塊然之璞既解為環中復為轉關而上下之隙僅通絲髪作宛轉其間今之名玉工皆歎其所未覩

按漢雋不疑帶櫑具劒晉灼曰古長劒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劒木首其狀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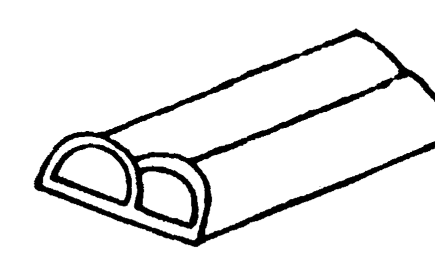
白玉雲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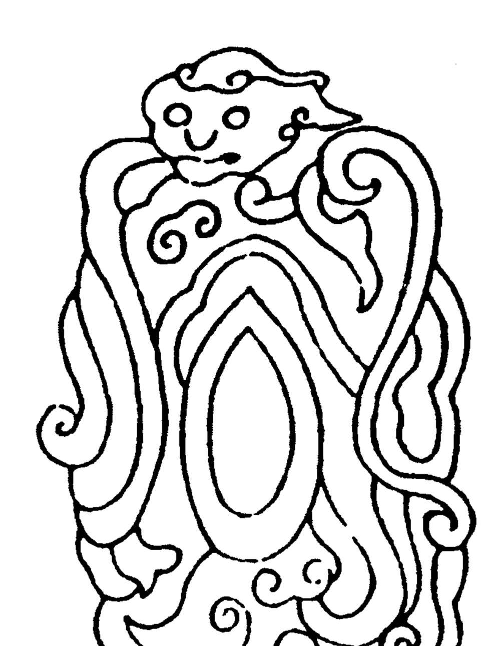
玉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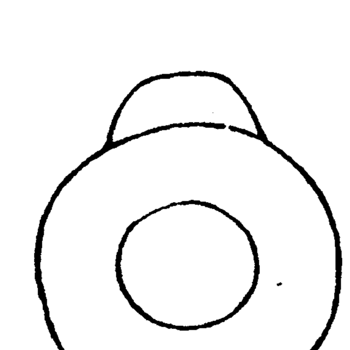
玉玦



琱玉蟠螭



玉環玦



右不知所從得

捧勑珮 邛州天寧寺僧道





右二器得於臨邛天寧僧皆白玉為之鏤以盤龍戲珠
繞以雲氣上下徑二寸八分横徑三寸八分厚一分半
又名阿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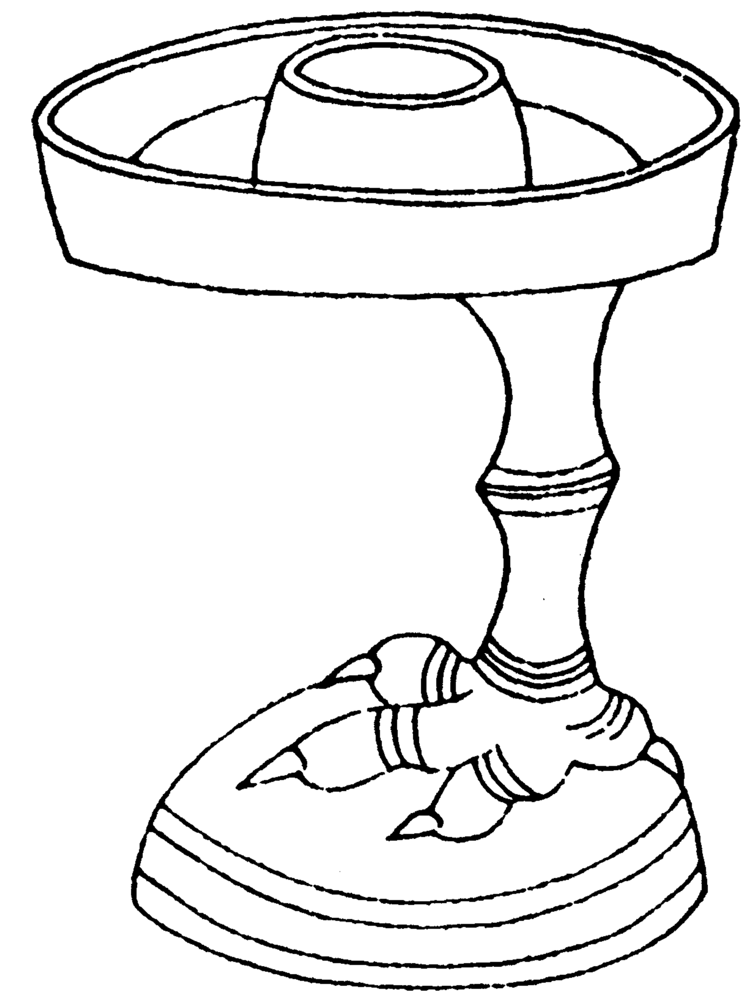
考古圖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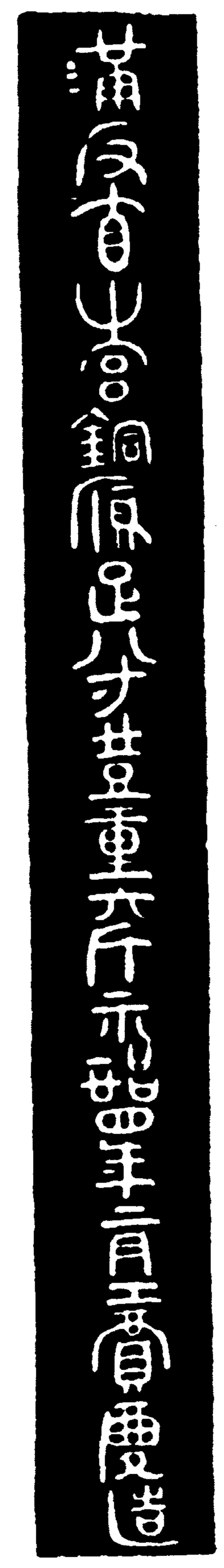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考古圖卷九

宋　呂大臨　編

首山宮鴈足燈　京兆呂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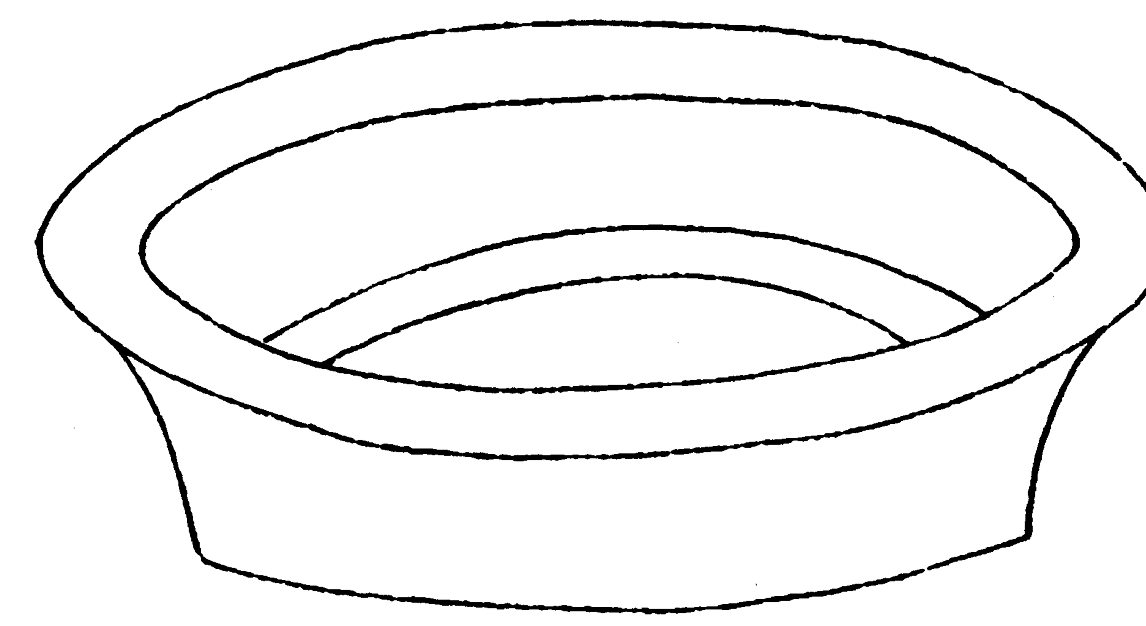




蒲反首山宮銅鴈足八寸蓋重六斤水始四年二月工賈慶造

右不知所從得高六寸三分面徑四寸有半足縮四寸衡三寸七分銘廿有四字

甘泉上林宮行鐙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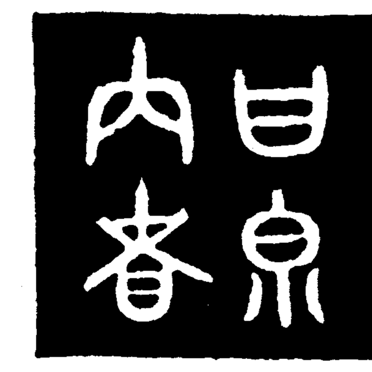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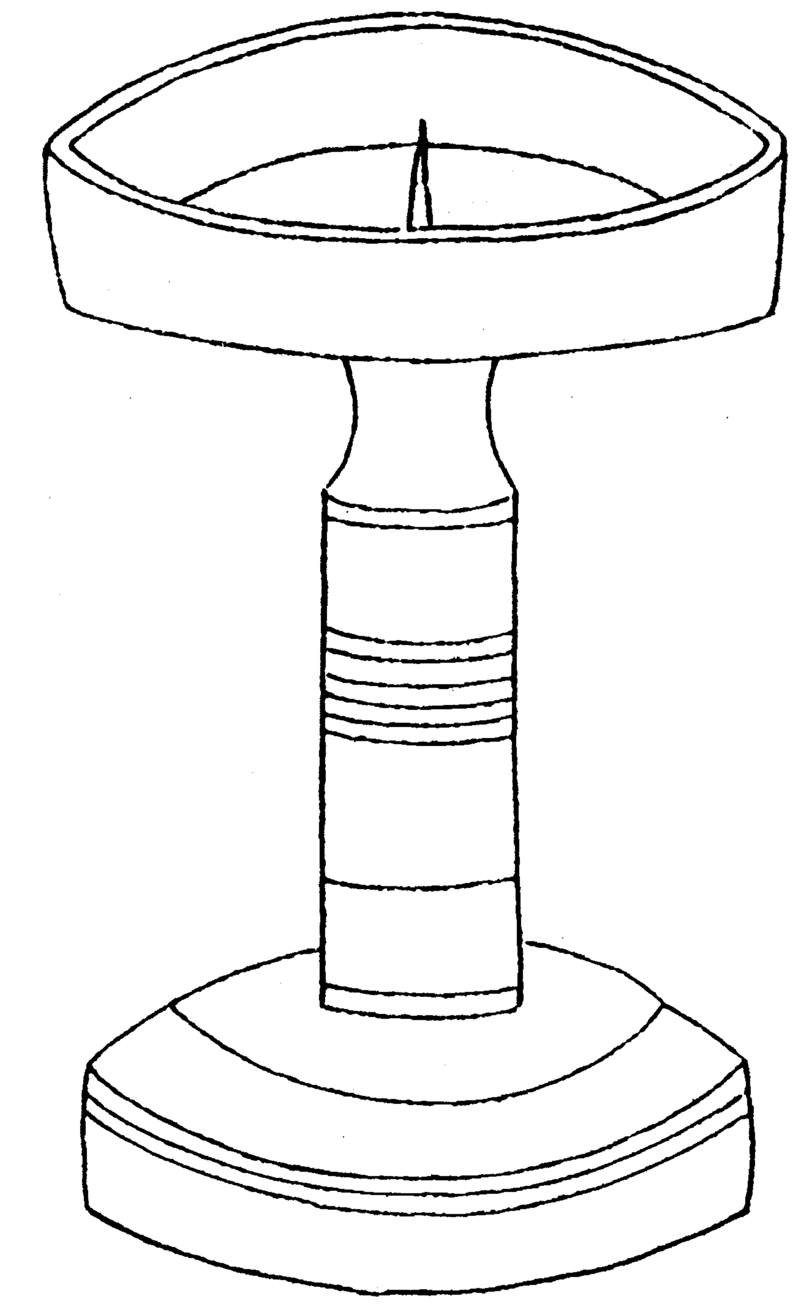
河東為甘泉上林宮造行鐙重
六斤十兩五鳳二年王四大山工
誼作第二　　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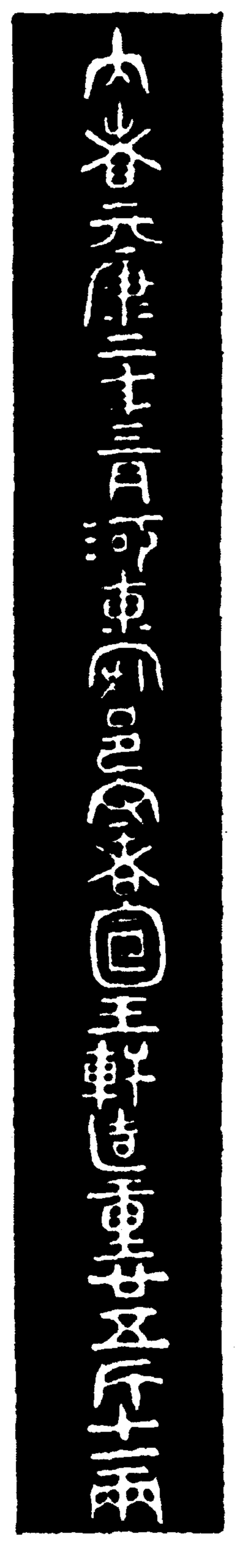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惟承槃存徑七寸有半深寸有二分銘
三十有一字并鴈足燈共重三斤一十四兩

甘泉內者鐙 京兆陳氏



甘泉
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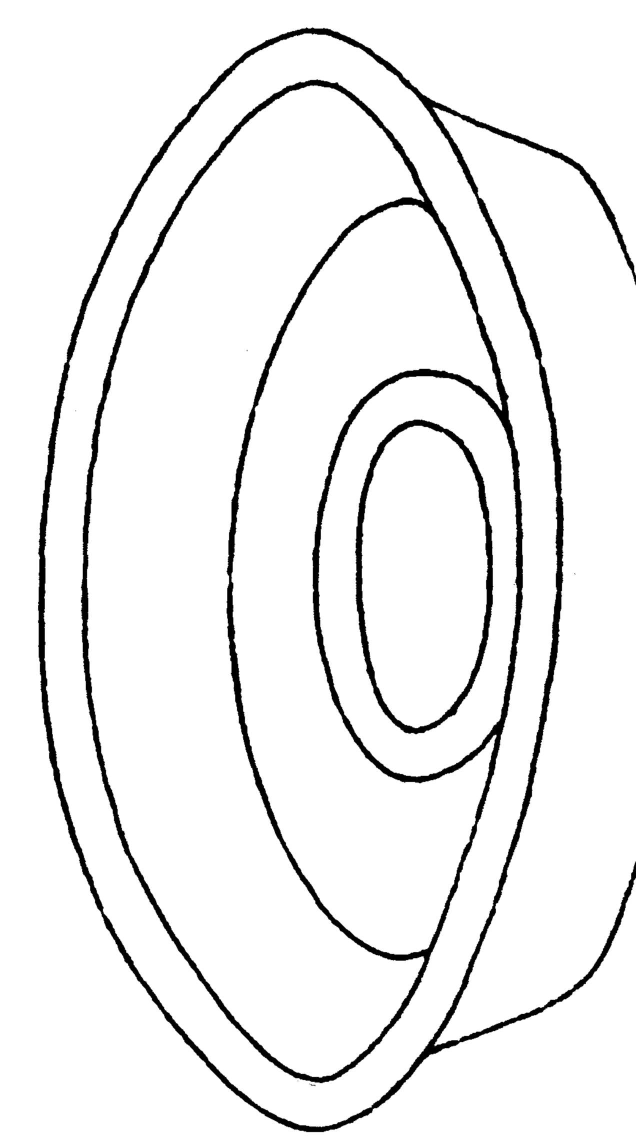


內者元康二年三月河東安邑守者宣王軒造重廿五斤十一兩

右不知所從得高尺有一寸面徑六寸三分底徑五寸七分中有仰錐長二分重十斤四兩銘大小三十字

車宮承燭槃

京兆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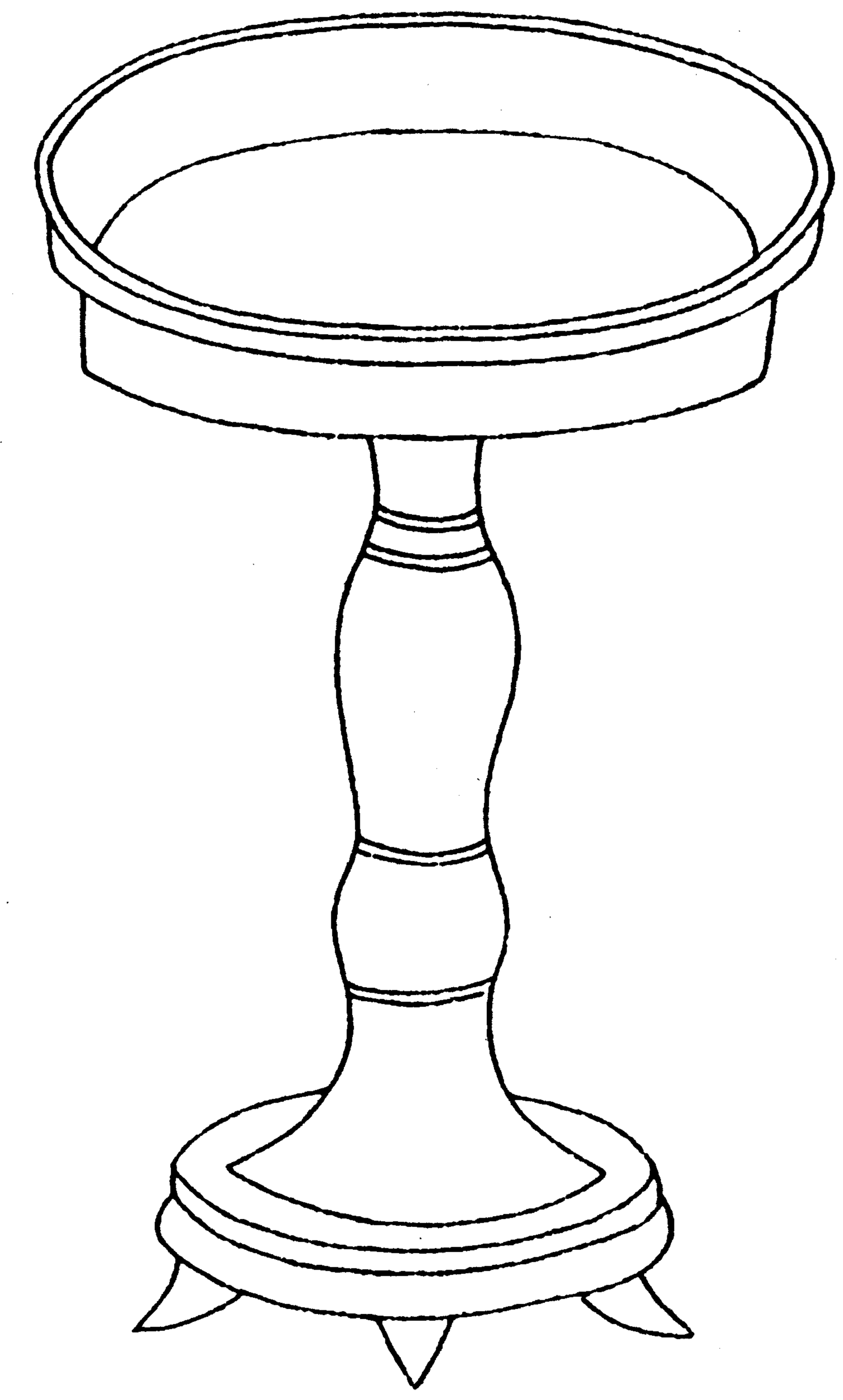
車宮銅丞燭槃重三斤八兩五鳳四年造 扶

右不知所從得面徑七寸六分深八分底徑四寸三分

重一斤五兩銘十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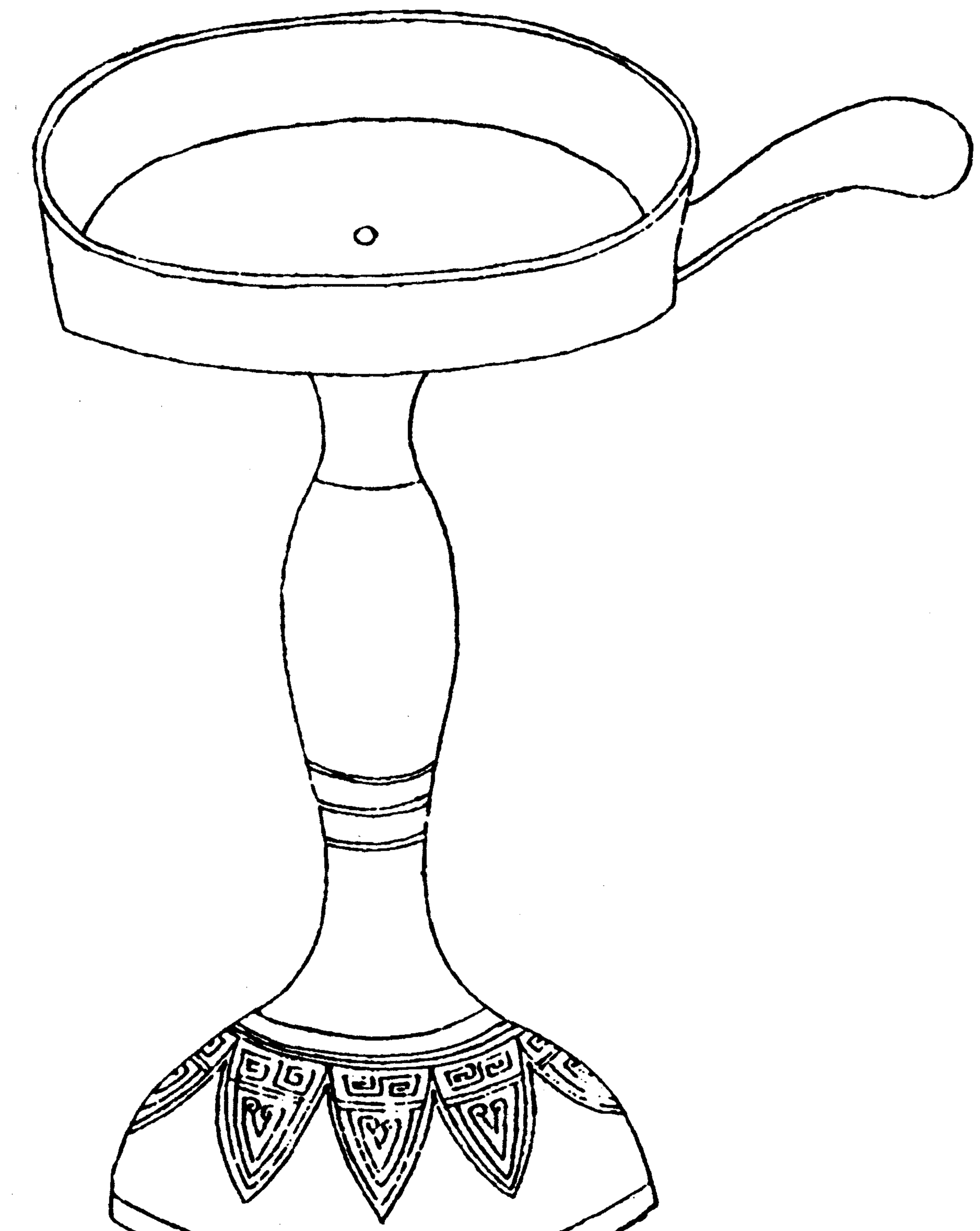
以上四鐙皆漢宣帝時器地理志蒲坂有首山祠其宮即祠宮也甘泉上林皆水衡所掌內者有令丞少府之屬掌中存張諸衣物奄人職也車宮不知在何所所權輕重以今權校之首山上林二鐙五兩奇內者鐙六兩半有奇車宮槃六兩當漢之一斤數皆不同

漢鐙 新平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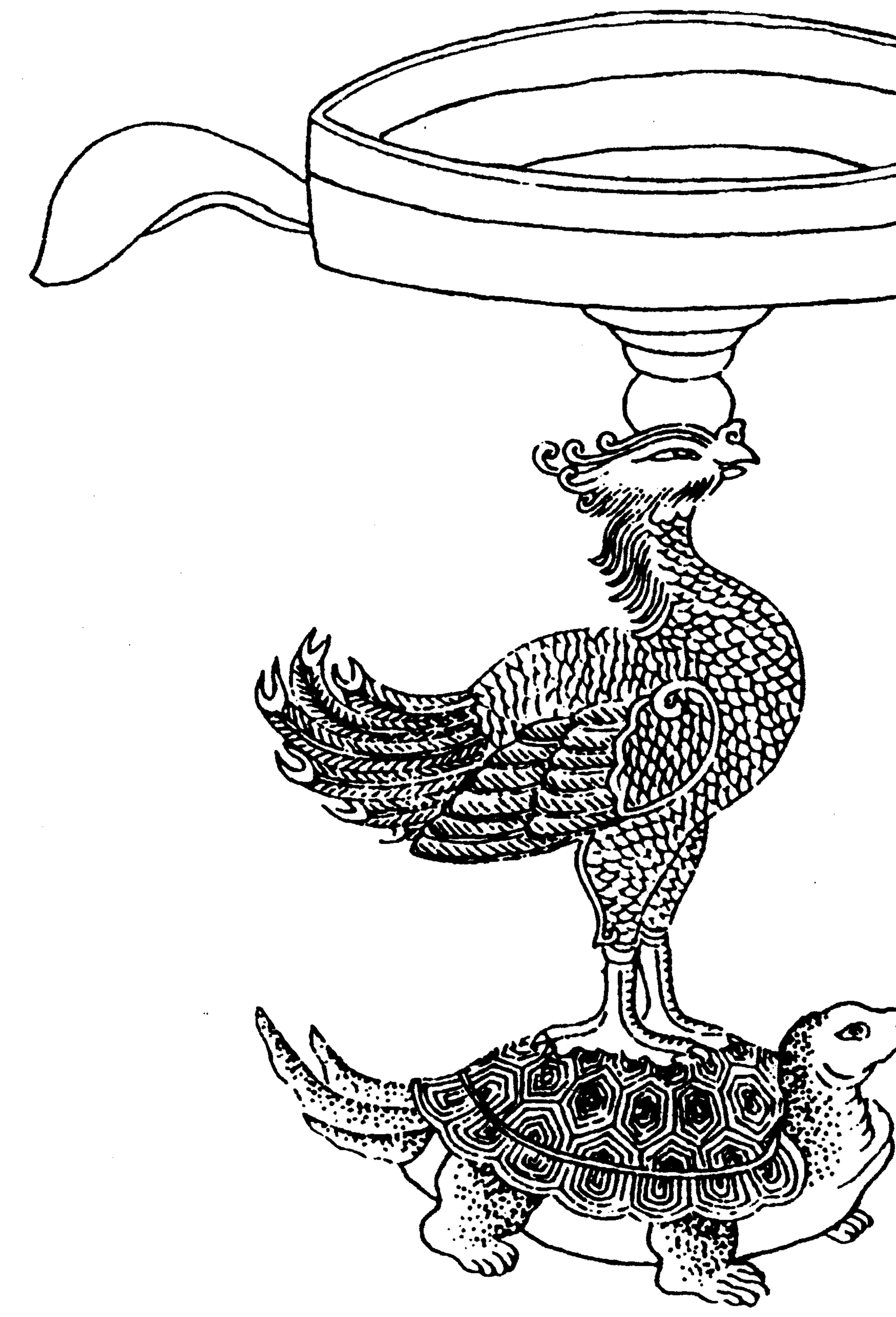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高四寸重十有二兩無銘識此器與内者鐙相類而形制卑雖無銘識亦漢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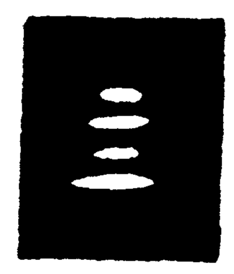
有柄行鐙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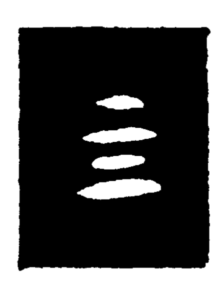


右得於京師高五寸面徑三寸重一斤此與前二鐙相似而有柄亦漢行鐙也

有柄鳳龜鐙 京兆薛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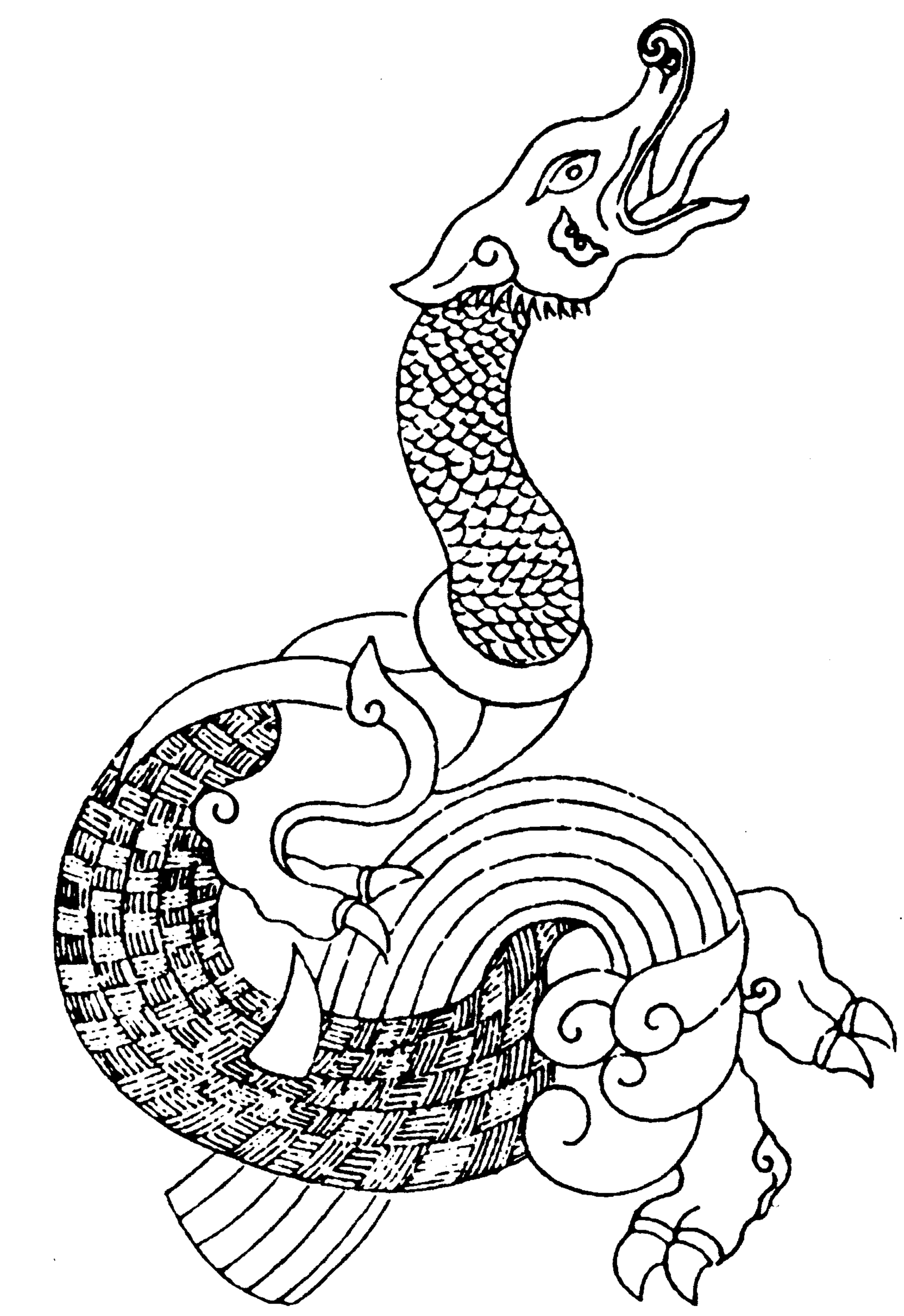




右不所從從得高五寸面俓二寸八分上下有銘皆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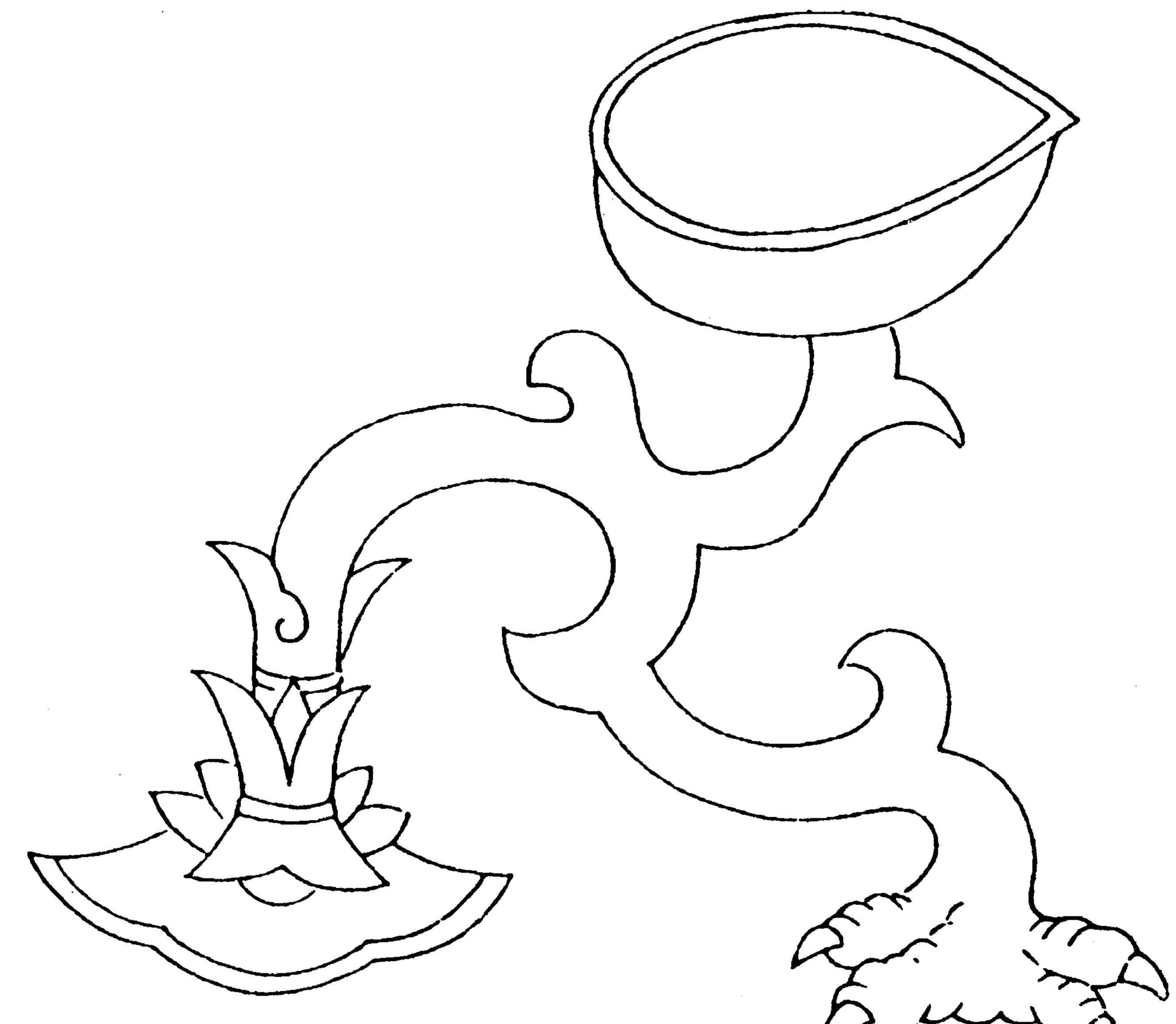
此鐙以鳳爲柄龜爲趺其上有柄如上行鐙

蛟鐙 熱臺蔣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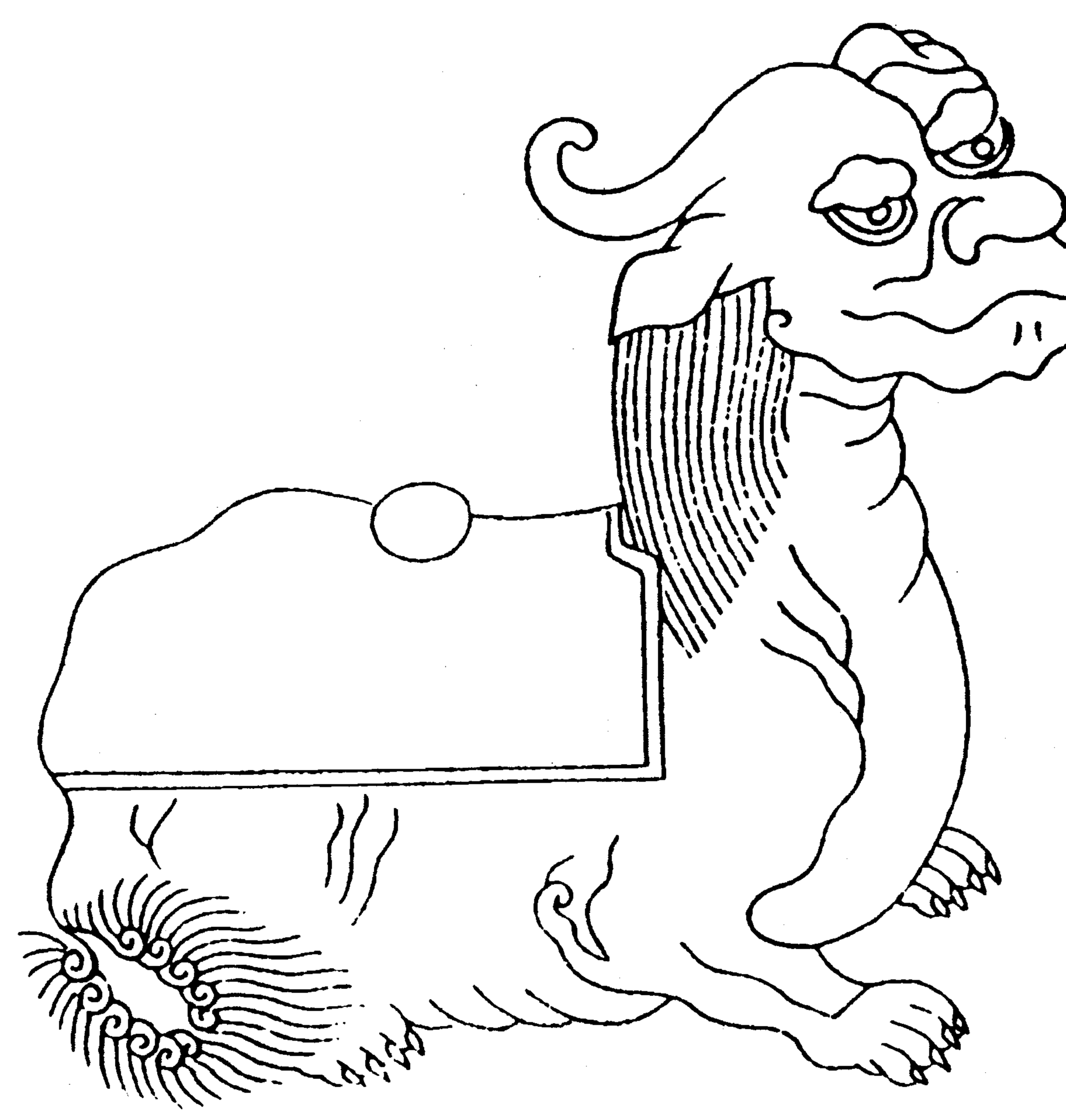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高三寸八分口縮三寸橫二寸無銘識

一華雞足鐙 開封劉氏



右不知所從得無銘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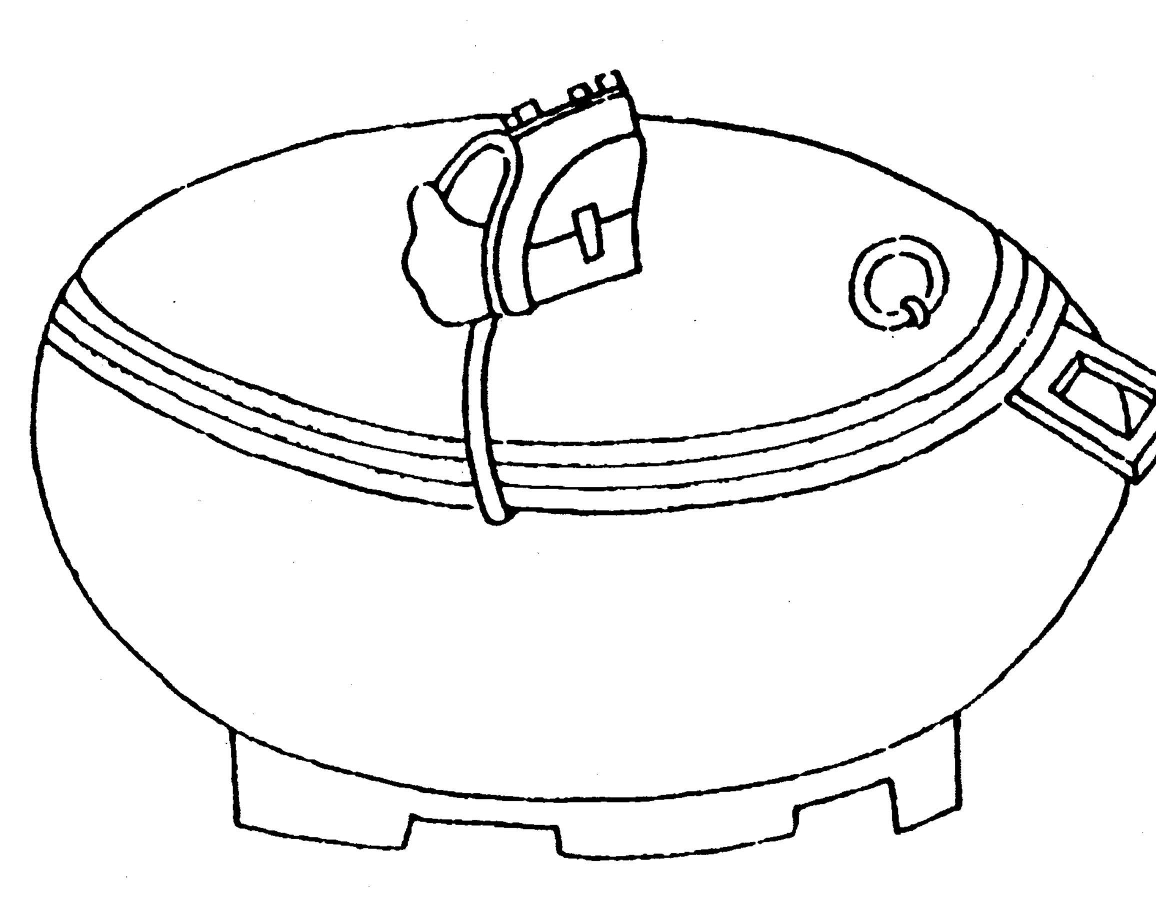
辟邪鐙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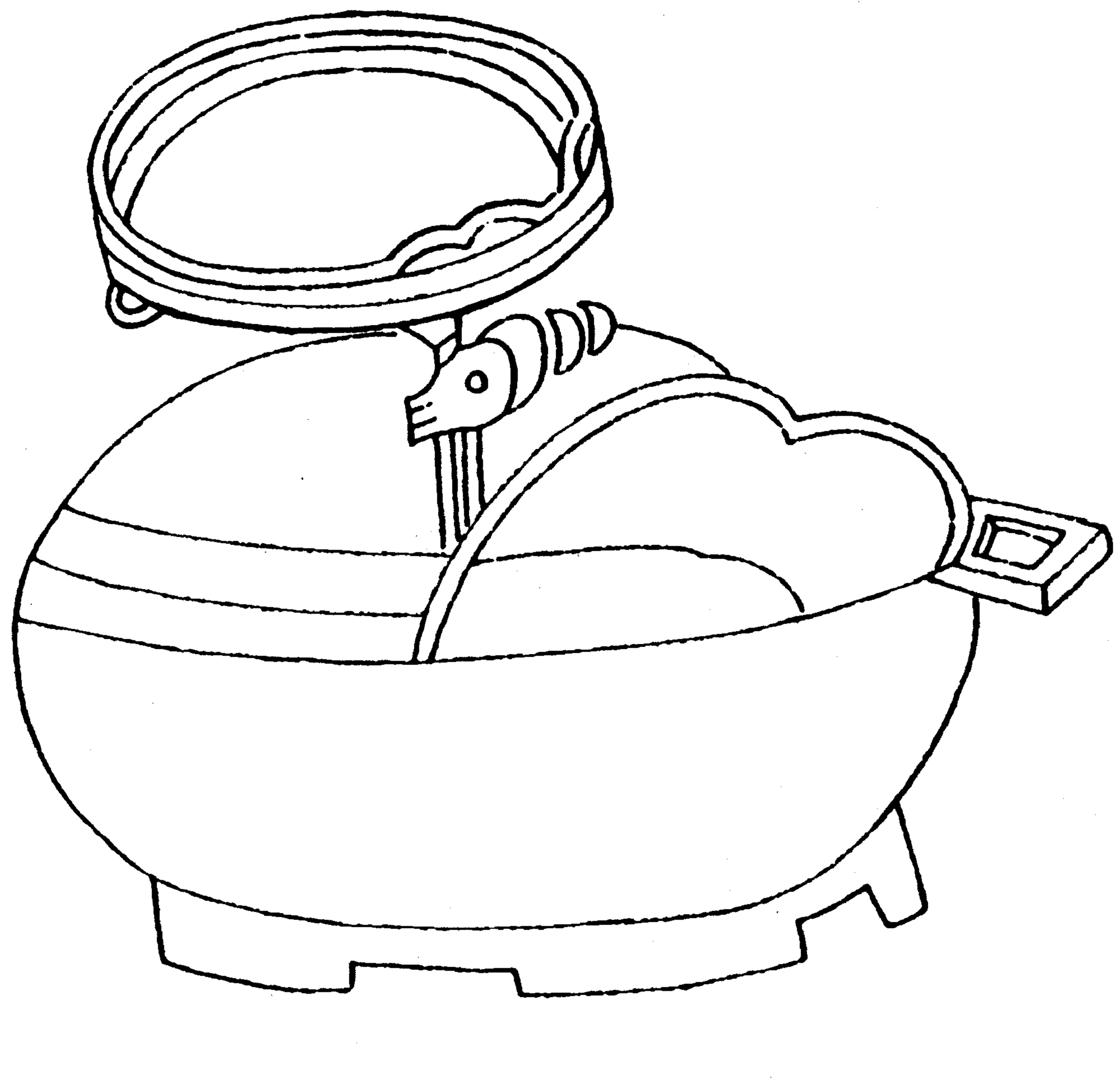


右得於河濱

李氏録云古人以盤貯油立獸其中負炷于背穴使火氣吸油自竅入作明無窮後漢李尤金羊燈銘曰金羊載輝作明以續

鹿盧燈 京兆田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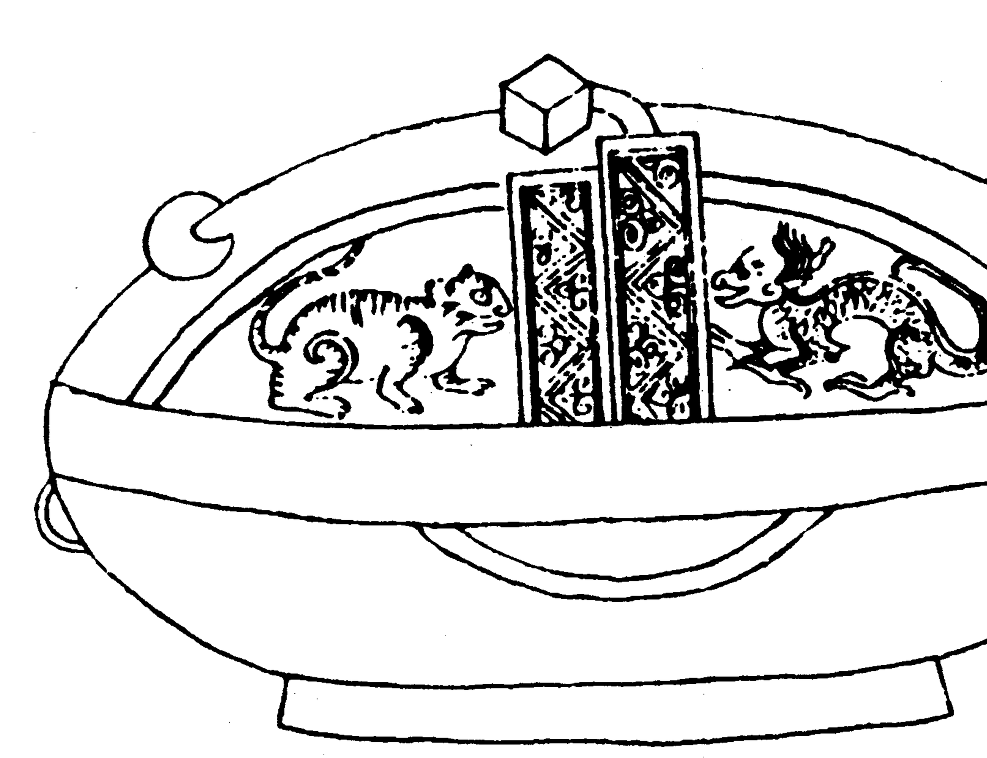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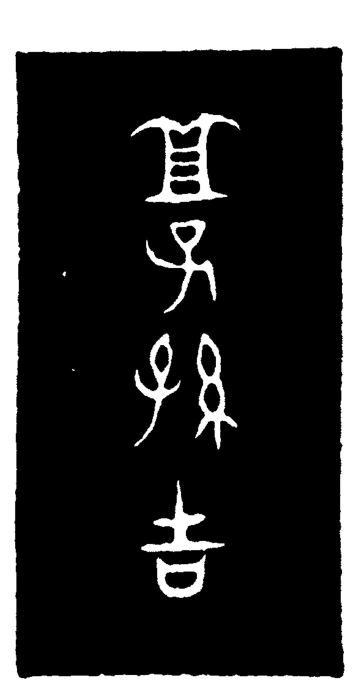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高七分徑縮四寸半衡二寸一分容七合重一斤無銘識有為轉關鹿盧以開闔蓋上貯油有仰錐以為炷

龍虎鹿盧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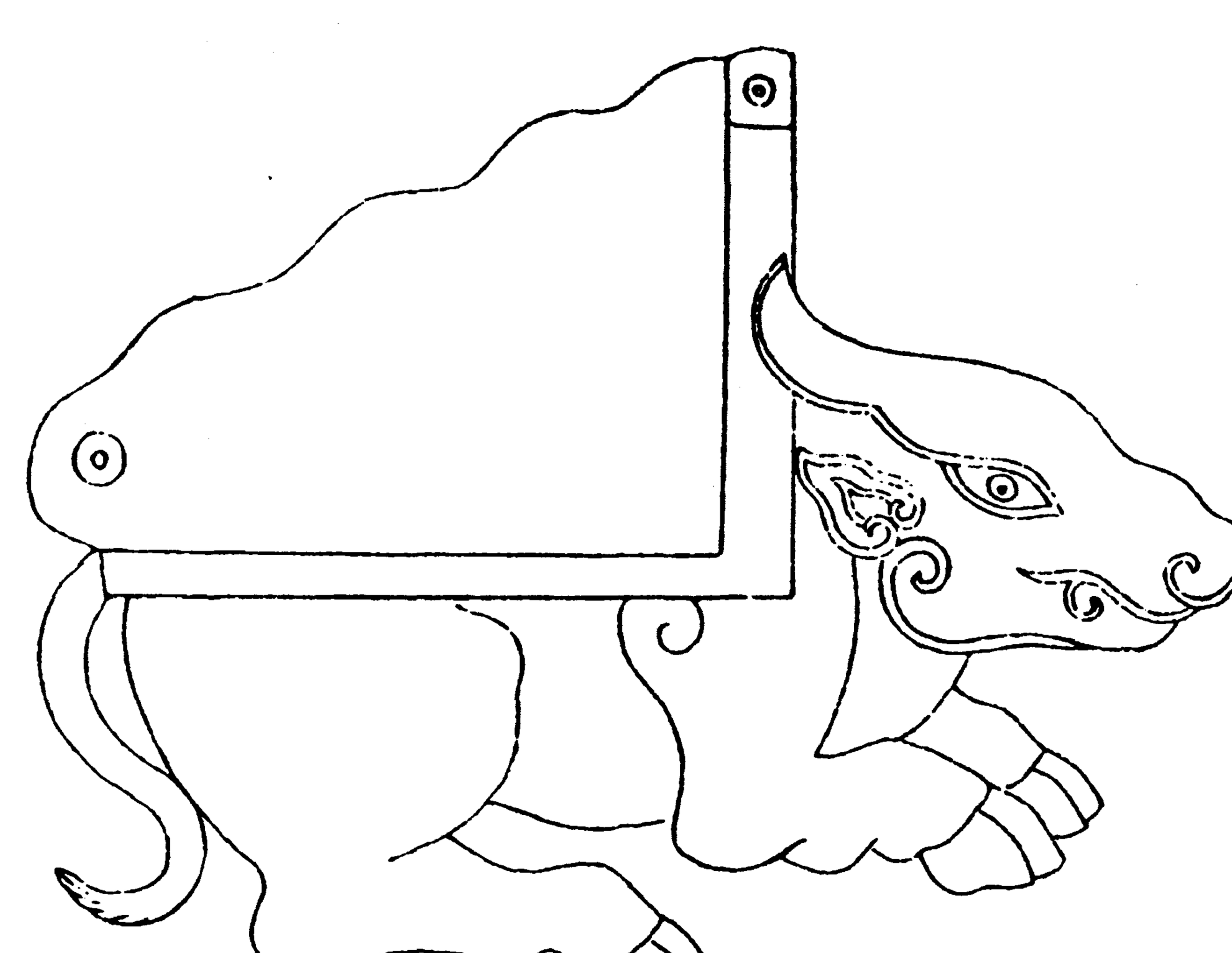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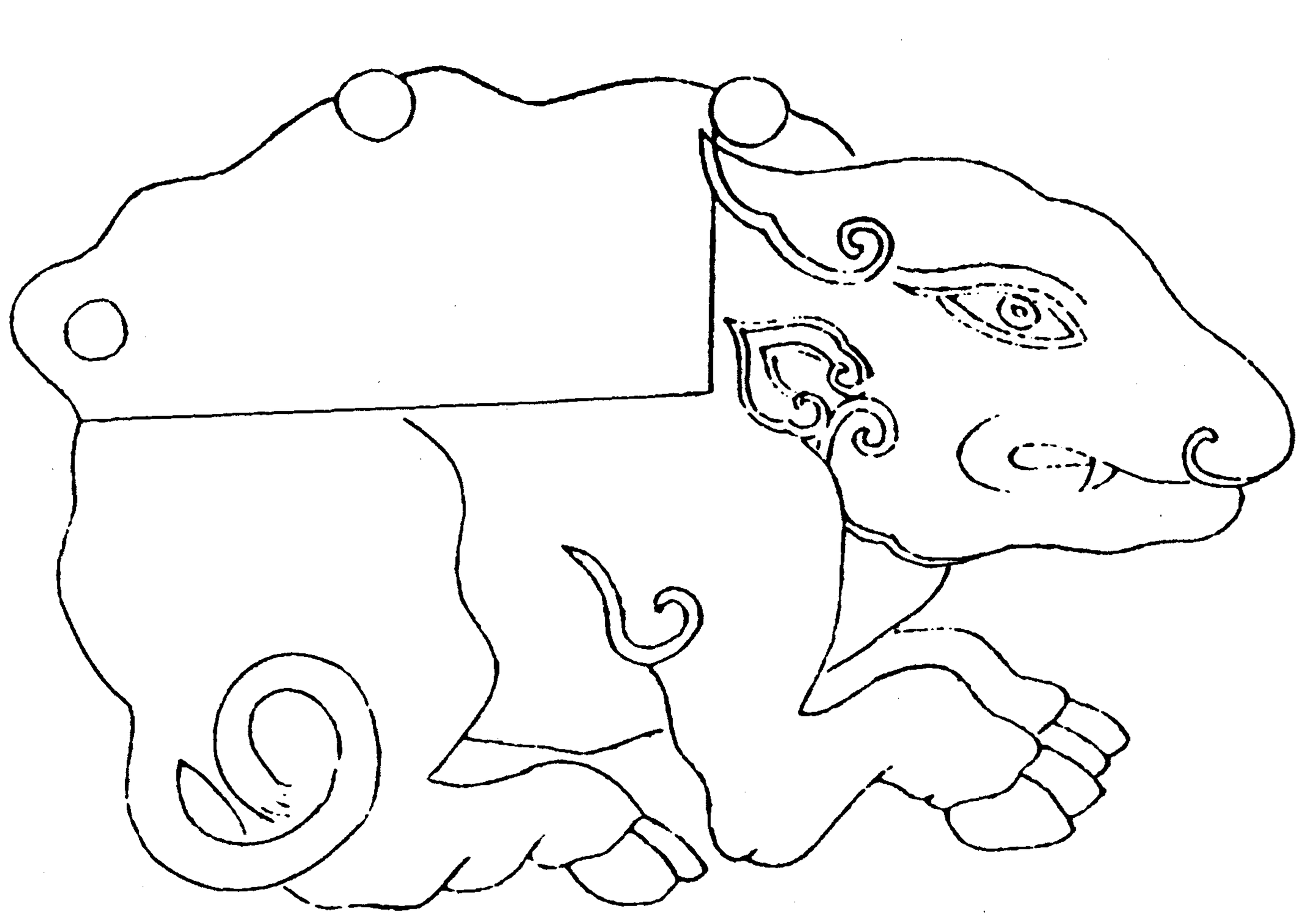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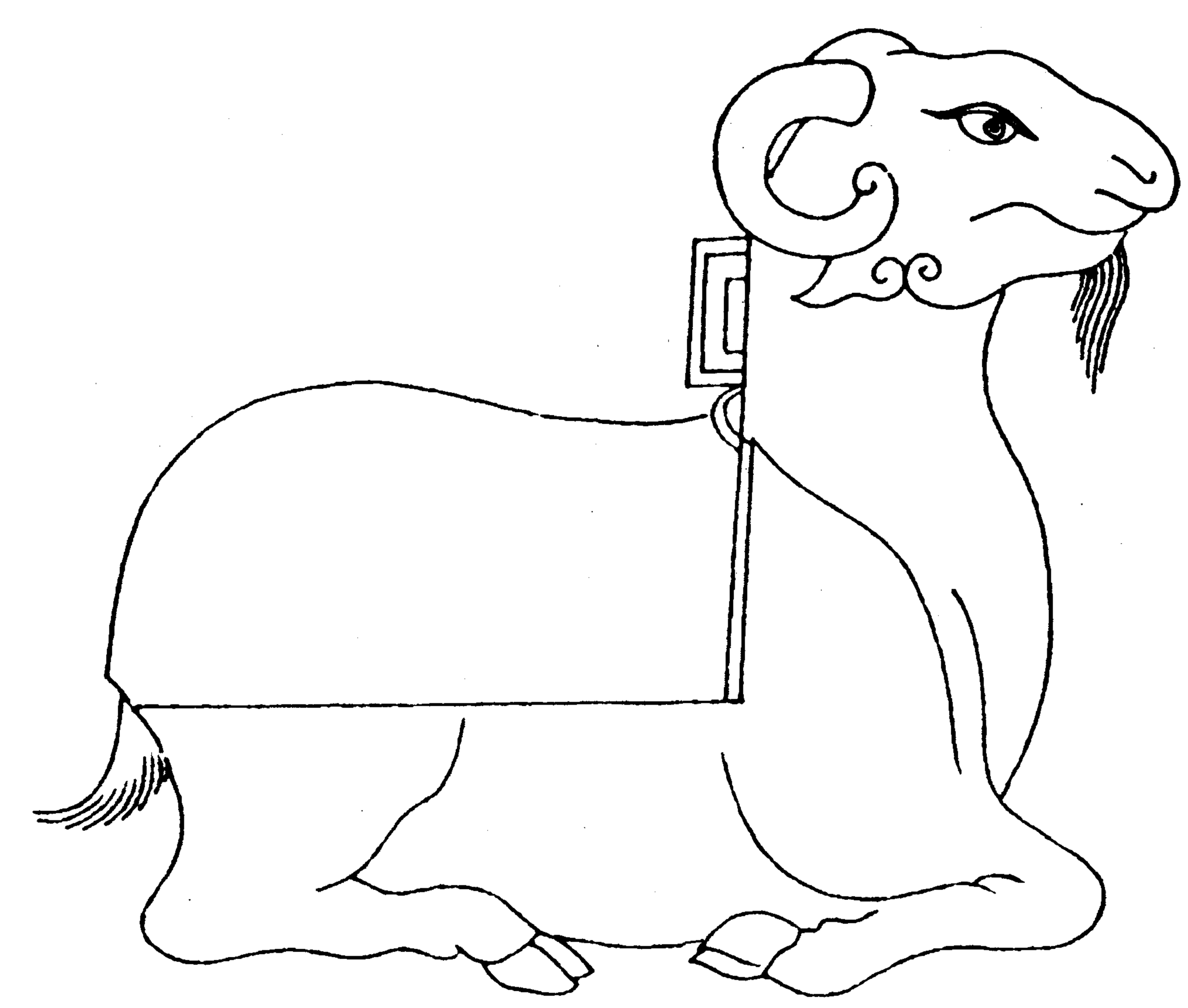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量度未考銘四字
以上二燈形制一體此有龍虎文爲飾

犀燈 成都大慈寺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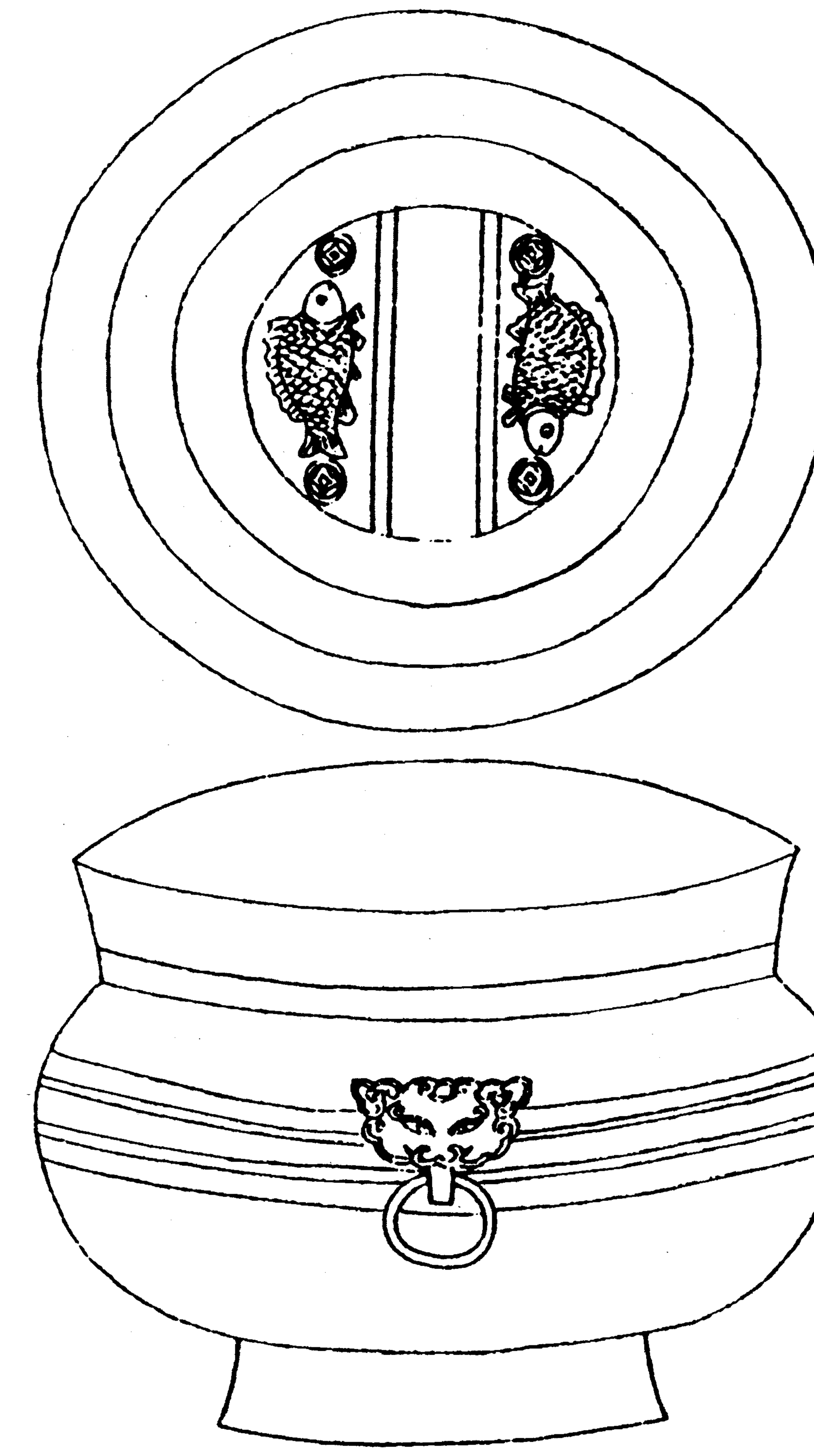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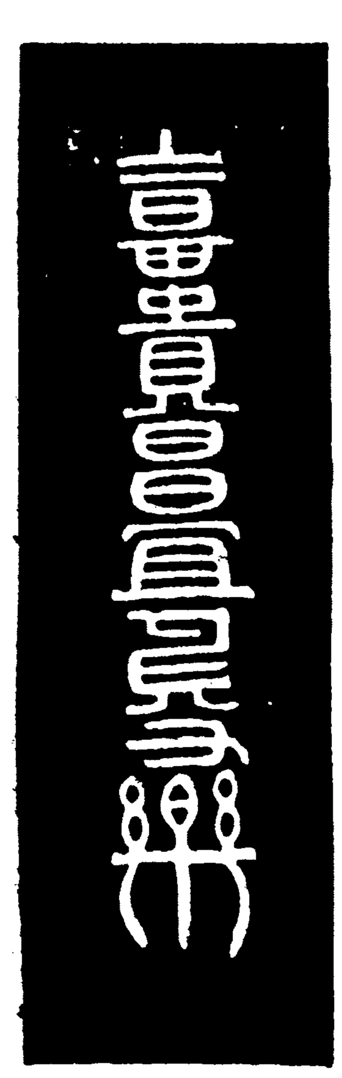
羊燈 同上



右不知所從得量度未考無銘識亾其蓋以上二燈與鹿盧燈略相似但其蓋不為鹿盧形亦無仰錐以為炷但於蓋背有圓空負炷如辟邪之比也

雙魚四錢大洗 內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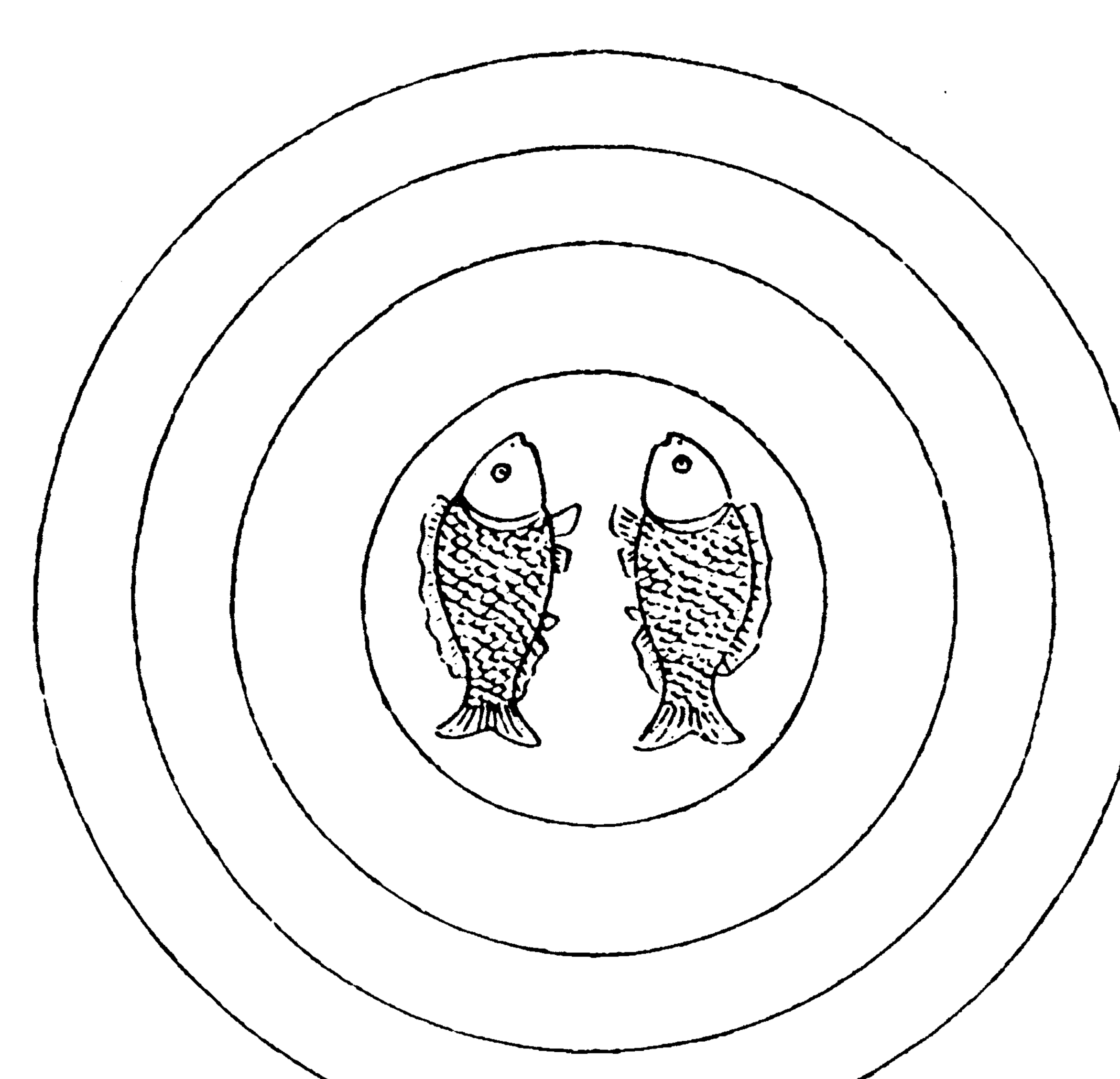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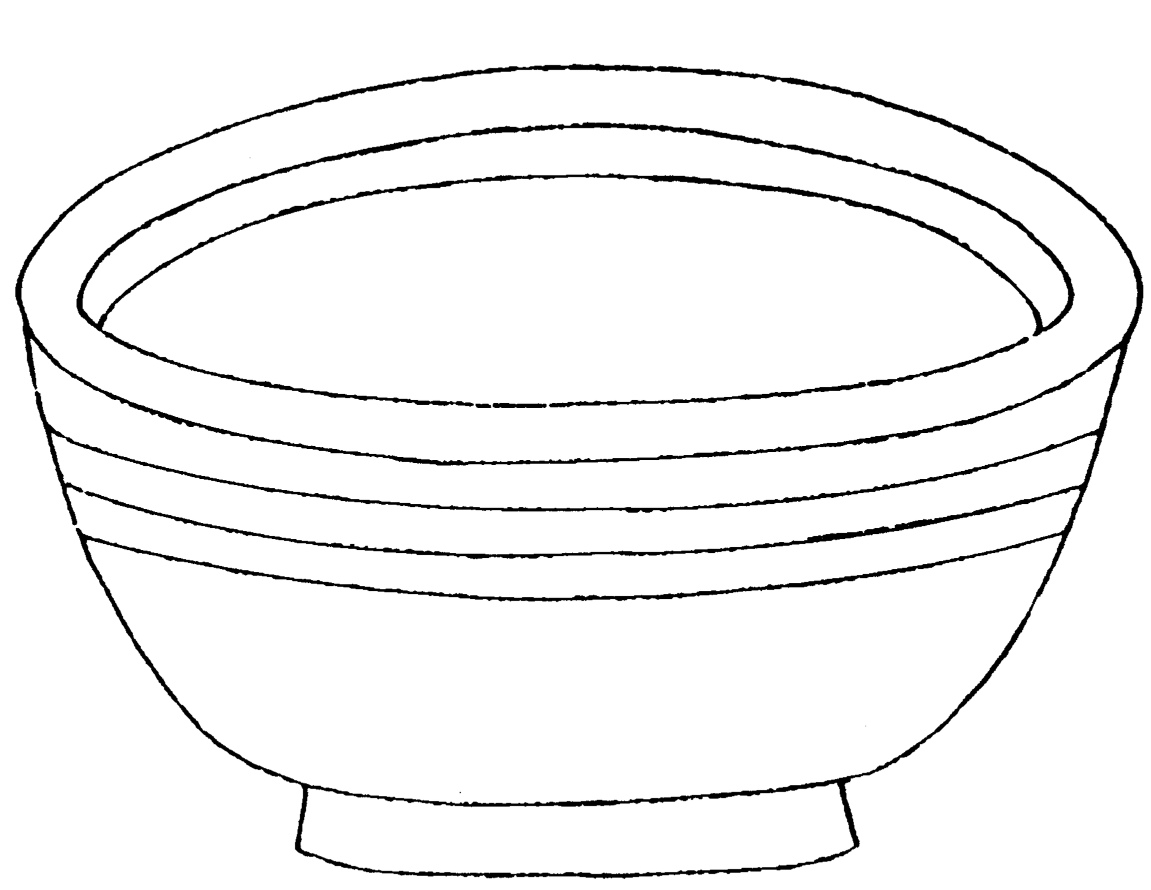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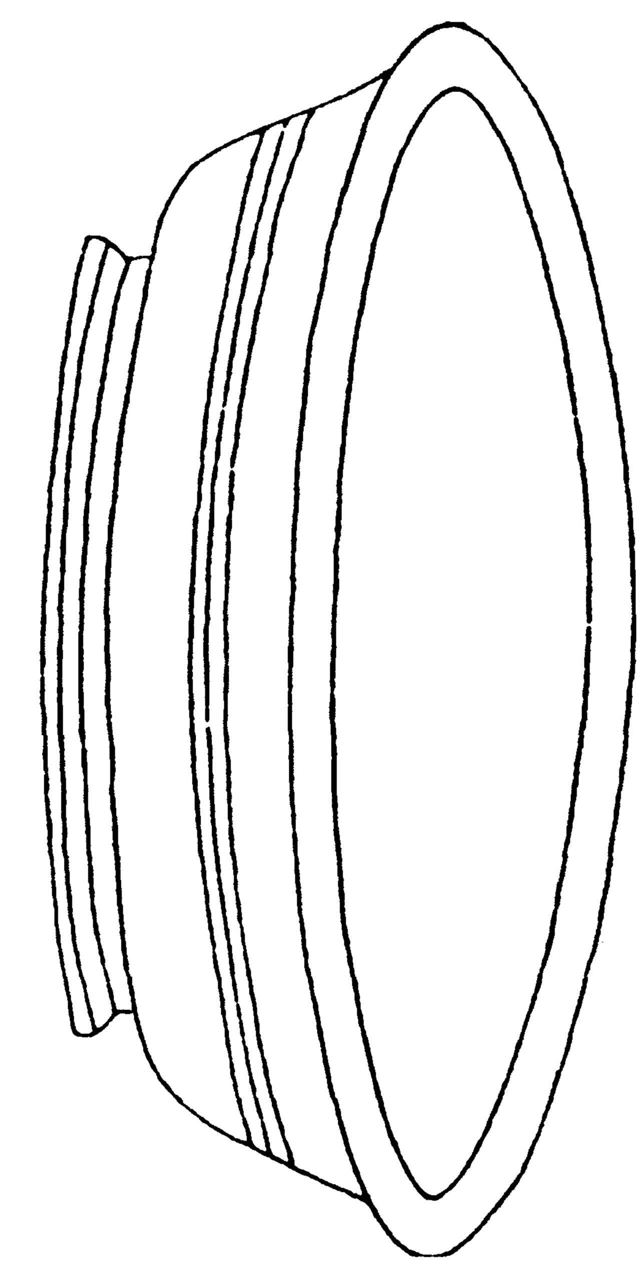
大富貴昌宜長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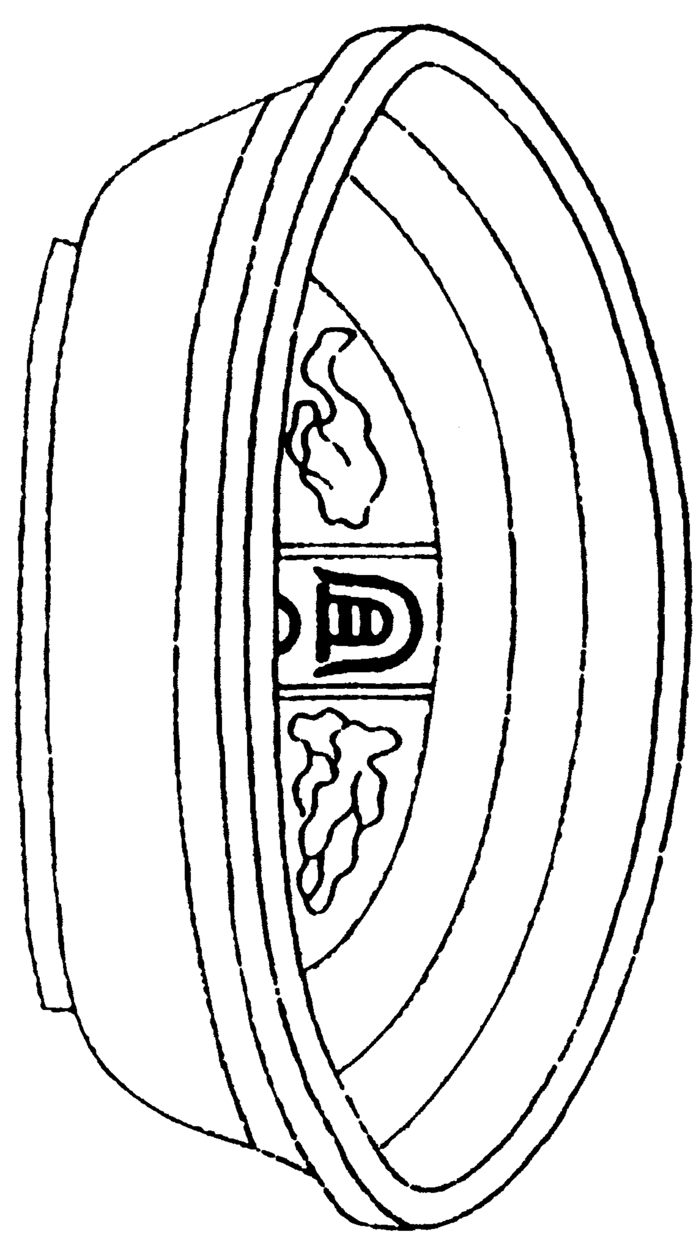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徑尺有七寸深八寸四分銘七字有雙魚四古錢菱花爲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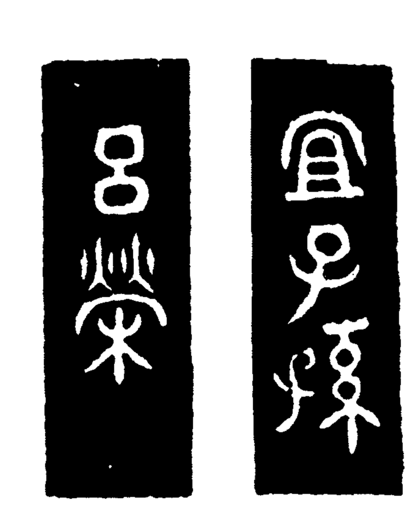
雙魚洗 四器











右一洗內藏 徑尺有五寸深二寸四分

一洗廬江李氏 徑尺有一寸半深一寸三分容六升八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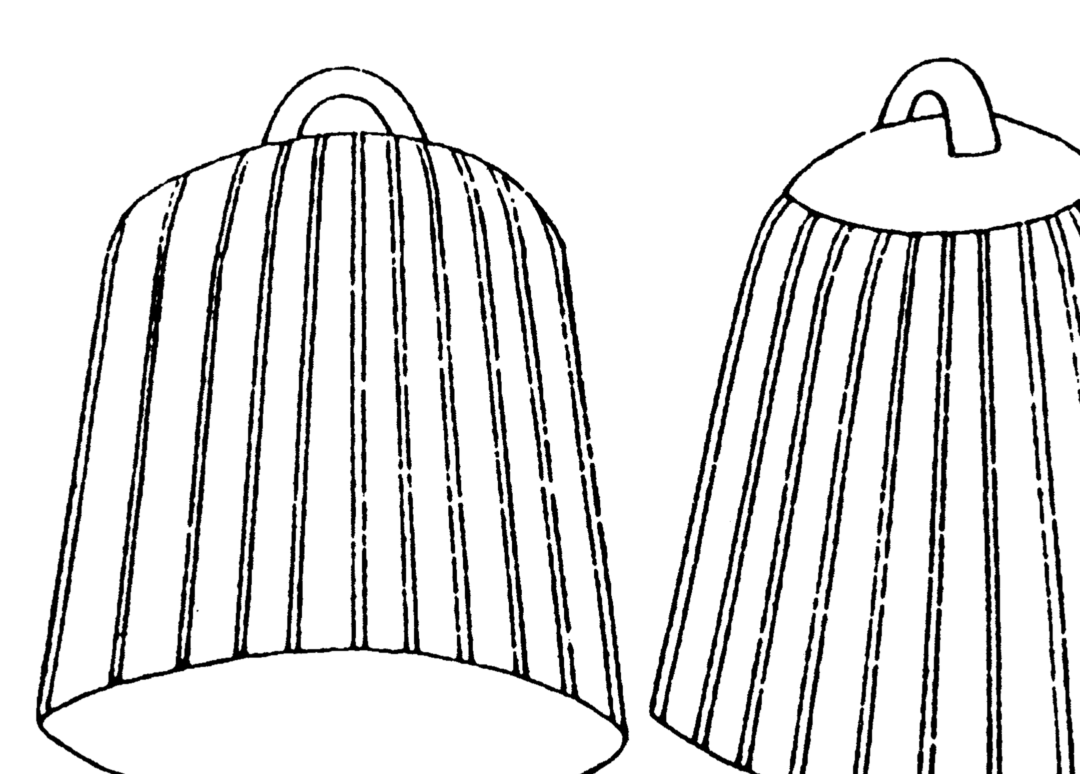
一洗同上 徑尺有二寸深二寸半容九升唇又有呂榮字

前一洗不知所從得後二洗得於新鄭形制與大洗同而差小皆有宜子孫三字旁有雙魚爲飾按舊禮圖云洗乘槃棄水之器其爲畫水紋菱花及魚以飾之唐會

要云上元二年高宗命韋弘機營東都上陽宮於澗曲踈建陰殿掘得古銅器似盆而淺中有蹙起雙鯉之象魚間有四篆字長宜子孫與此器同皆漢洗也

秦權

河南李氏
河東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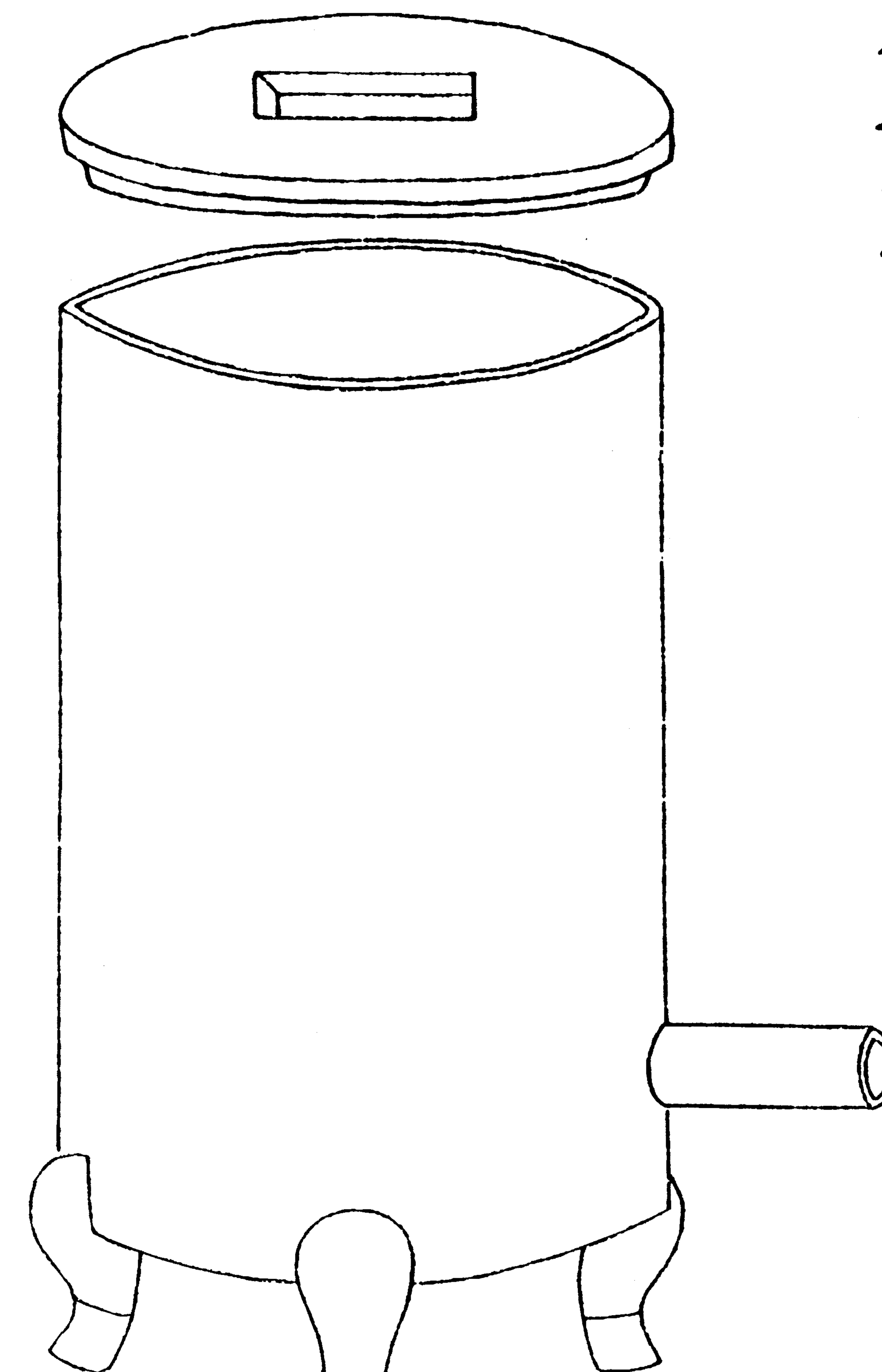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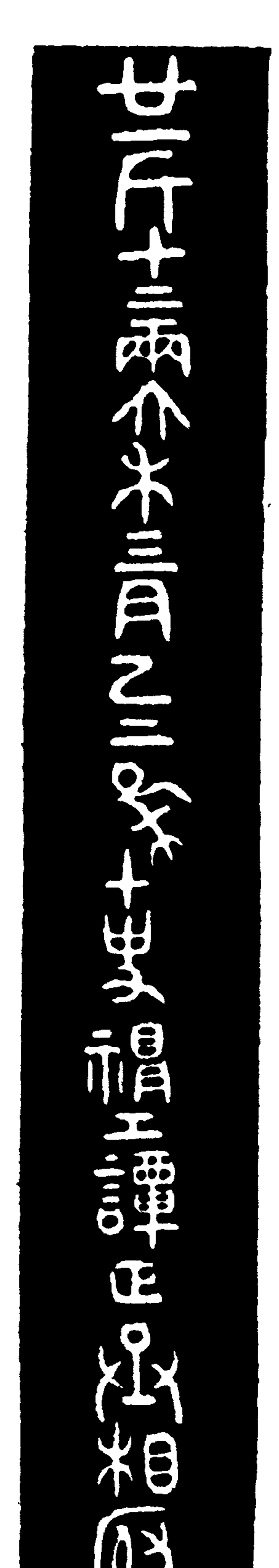
廿六年皇帝盡并
兼天下諸侯黔首
大安立號為皇帝
乃詔丞相狀綰灋
度量則不壹歉
疑者皆明壹之
元年制詔丞相斯
去疾灋度量盡始
皇帝為之者有刻
辭焉今襲號而
刻辭不稱始皇帝
其於久遠也如後
嗣為之者不稱成
功盛德刻此詔
故刻左使毋疑
平陽斤

右不知所從得各高二寸徑寸有九分容合重六兩銘一百有二字又有三字曰平陽斤王氏同

按秦本紀始皇廿六年平六國號皇帝一法度衡石丈尺丞相綰者王綰也二世元年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言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始言金石刻而卒止言刻石據權之文云故刻左則史記石字當爲左字丞相去疾徐廣作㢊非曰姓馮

丞相府漏壺 丹陽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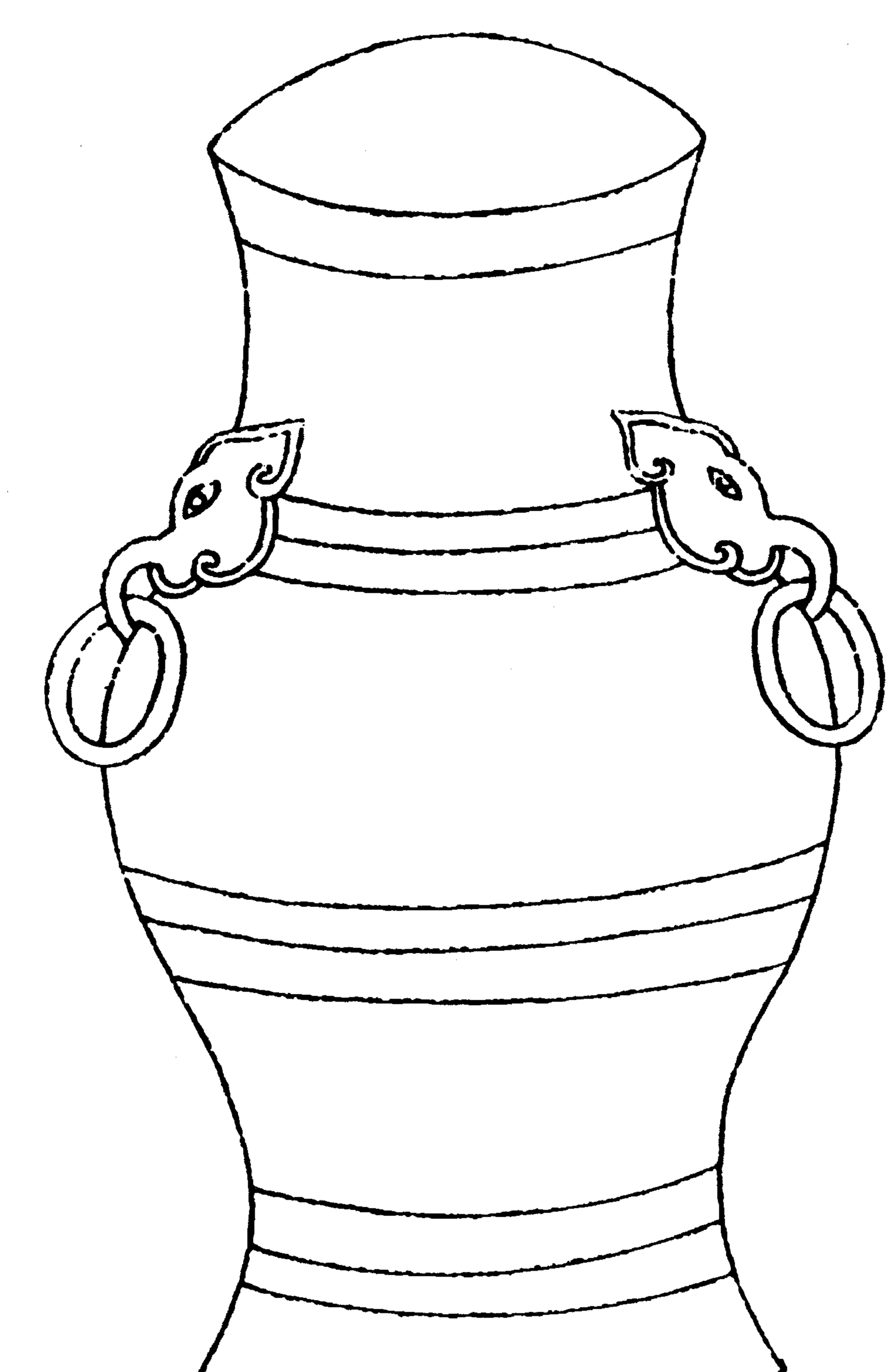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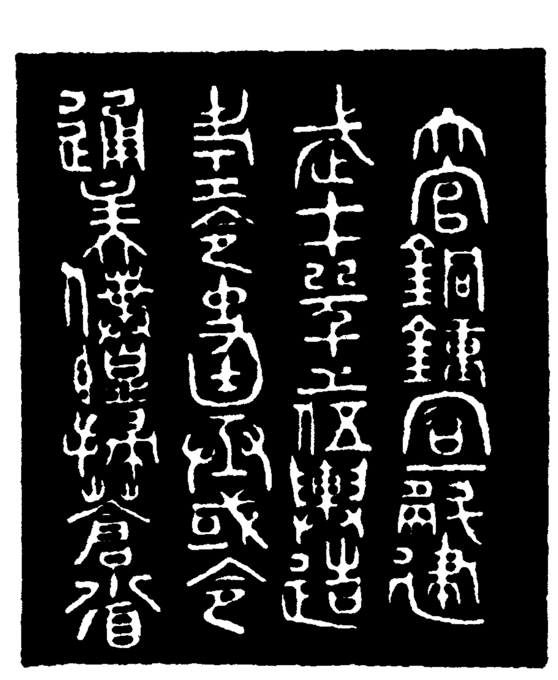
廿一斤十二兩六年三月巳亥年史神工譚正丞相府

右不知所從得高九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徑五寸六分容五升有蓋銘廿有一字

按此器制度其蓋有長方孔而壺底之上有流筩乃漏壺也視其銘文則漢器也

大官銅錬 睢陽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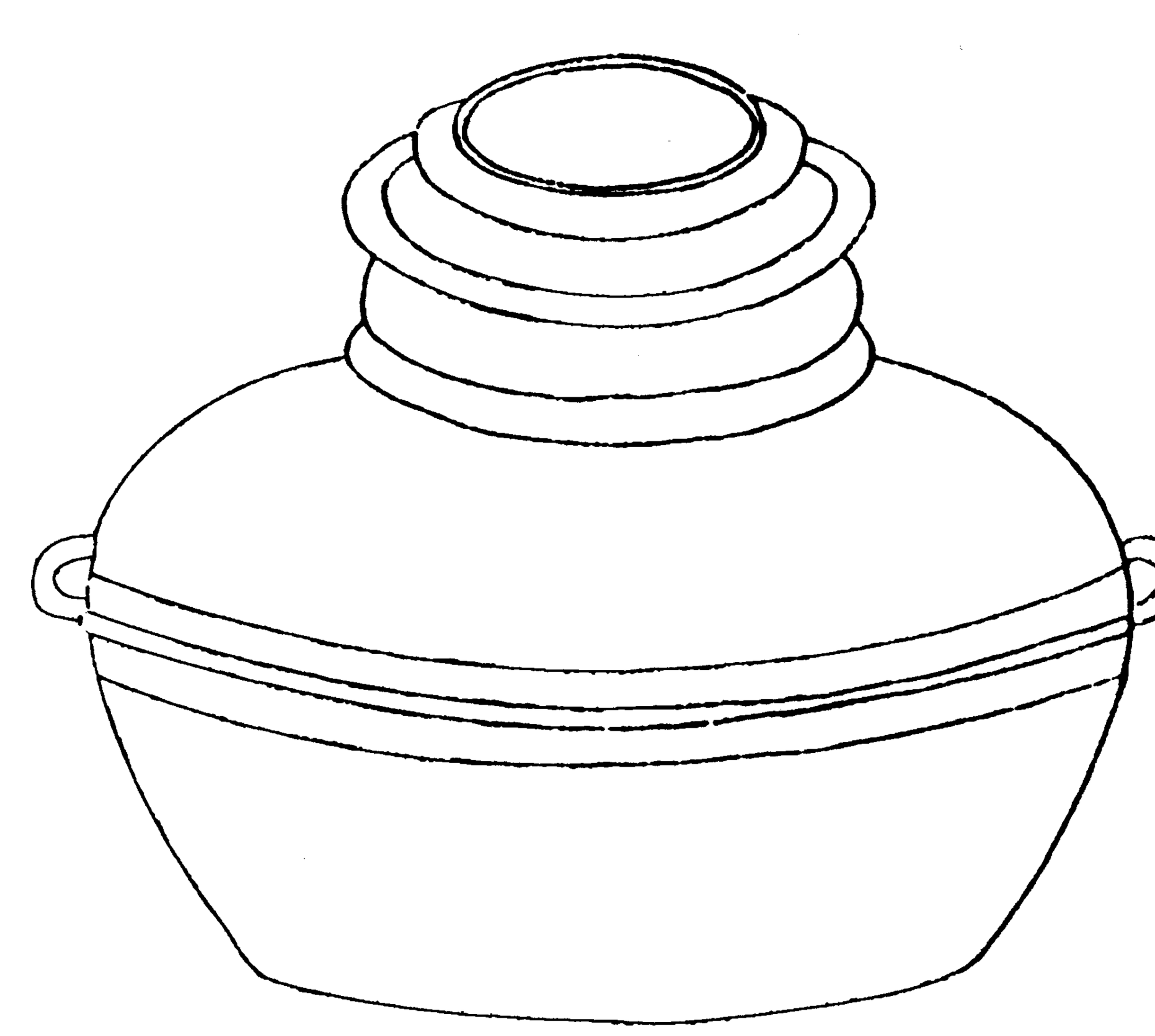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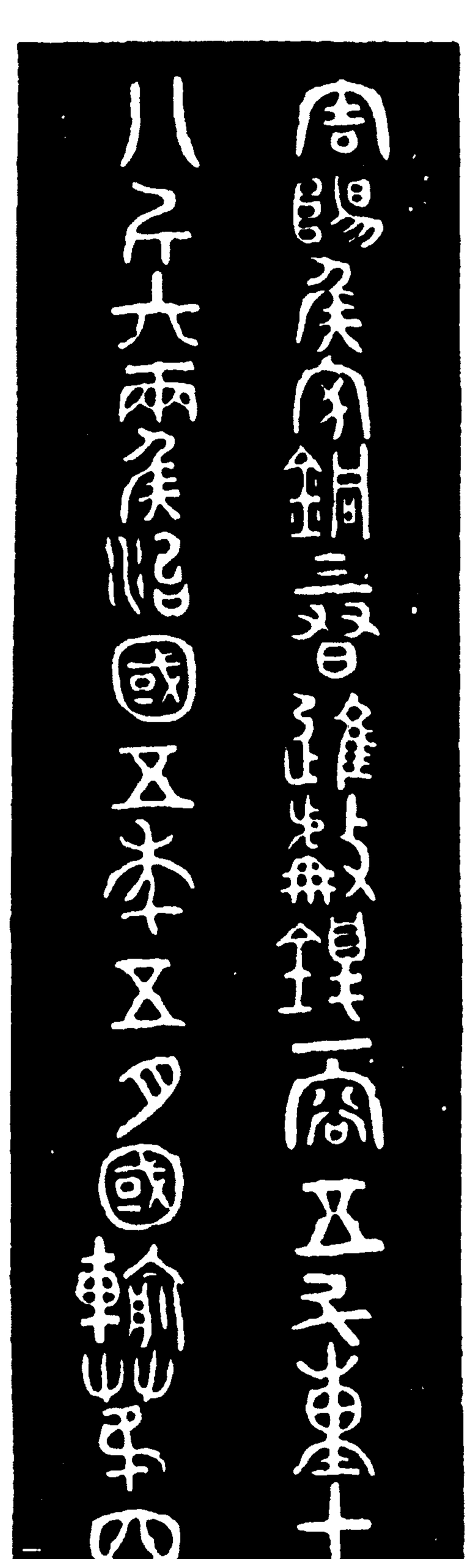
太官銅鍾容一斛建
武二十年工伍典造
考工令史由丞或令
通注太僕監掾蒼省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度之高二尺口徑八寸腹圍五尺一寸銘三十有二字

按此器形制如壺而謂之銅錬未詳或云錬或從重字與銅鍾同釜鍾量器也

周陽侯甗鍑 河南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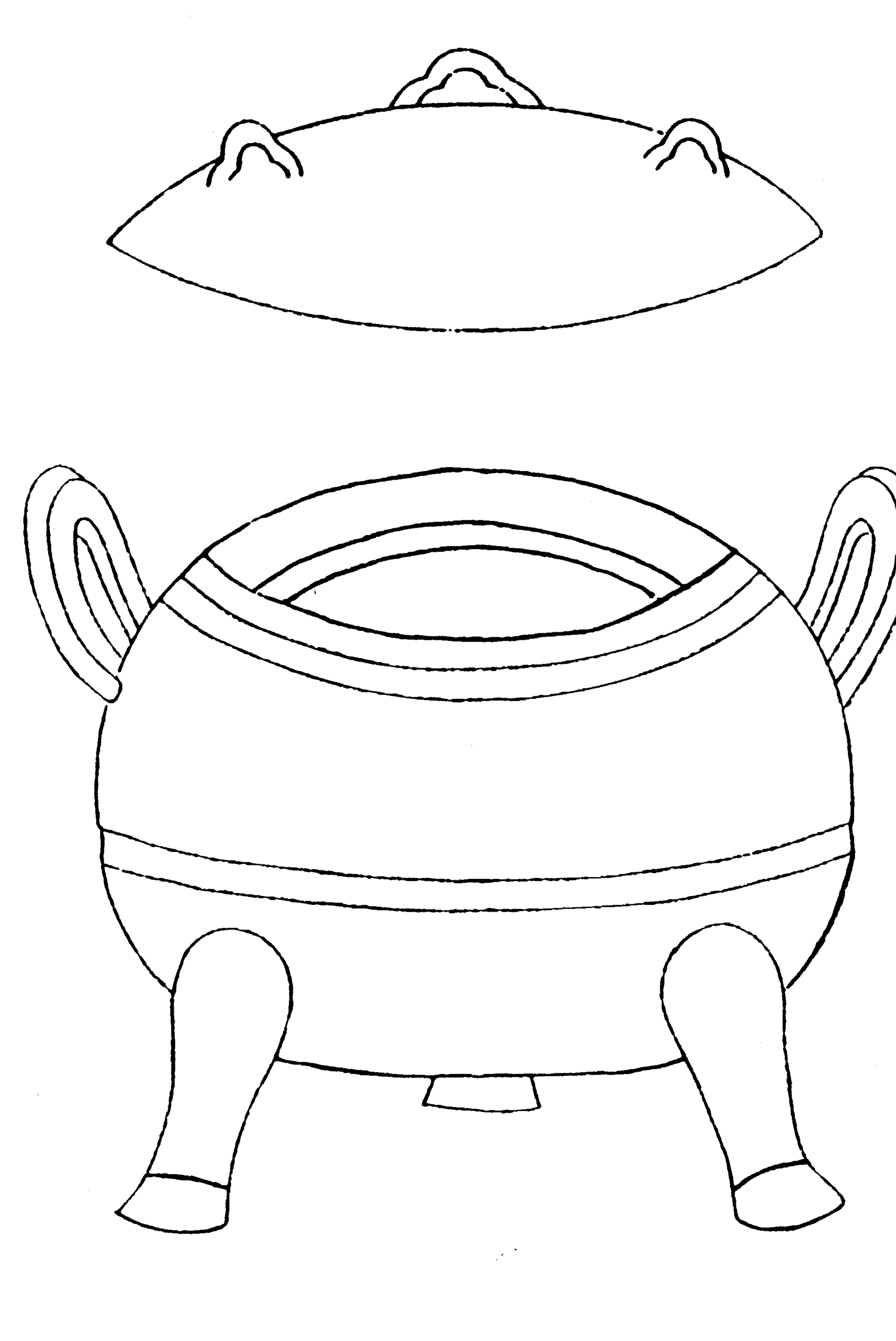
周陽侯家銅三習踓甗鍑一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輸第四

右所從得及量度皆未考銘三十有一字

按說文鍑大口釜也鍑上有甗故曰甗鍑言三習雖者習重也　其制三重（習一作摺疊也）雖字未詳疑讀爲禹漢恩澤侯表有周陽侯上淮南王長舅趙兼孝文元封六年免孝景太后弟田勝孝景後三年封傳子祖元狩三年免文曰侯治國五年自以侯受侯嗣位之年數也此疑宣帝時器文字皆未可考

好畤共厨鼎

廬江李氏



蓋



好畤第百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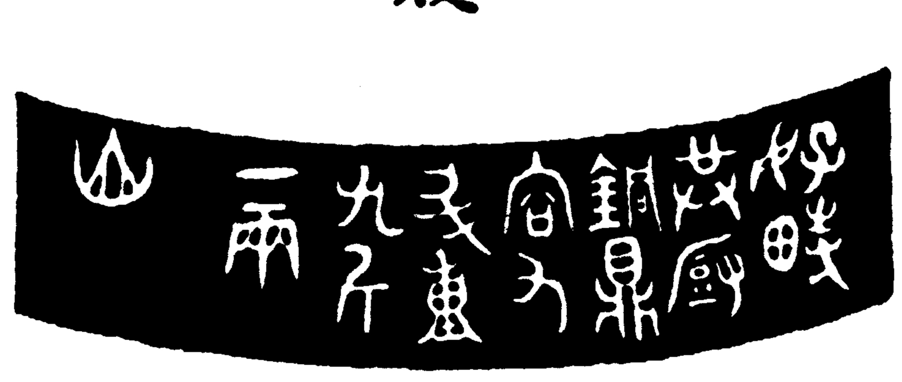


大官中丞令第百六十



長樂陶官二斤十一兩四百廿五

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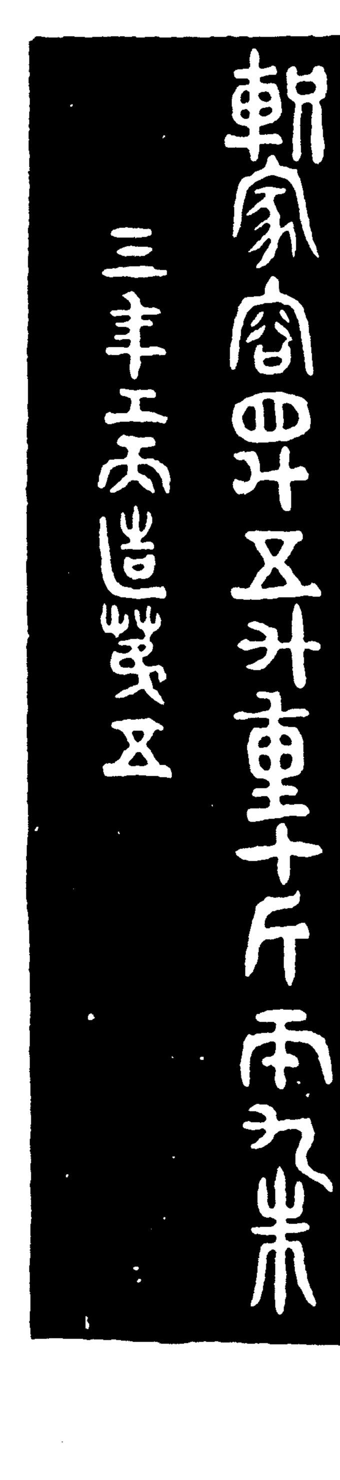
好畤供厨銅鼎容九斗重九斤一兩　山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深三寸徑五寸有半容三升一合重三斤六兩有銘十五字在腹二十有一字在蓋據下辭廿有六字

按此器文曰好時共厨鼎又曰好時第百三十又曰長樂宮第四百廿五大田中第八百六十好時在雍東泰以東郊祀上帝長樂未央建章皆在長安田中宮三輔黃圖云太官從帝行幸移用其器而次第不一皆刻以記之備湆錯也此器刻云重九斤一兩今重三斤六兩今六兩當漢之一斤與車宮槃之法同

軹家釜 京兆孫氏

形制與今同



軹家容四斗五升重十斤一兩九銖
三年工丙造第五

軹家甗 同上

形制與今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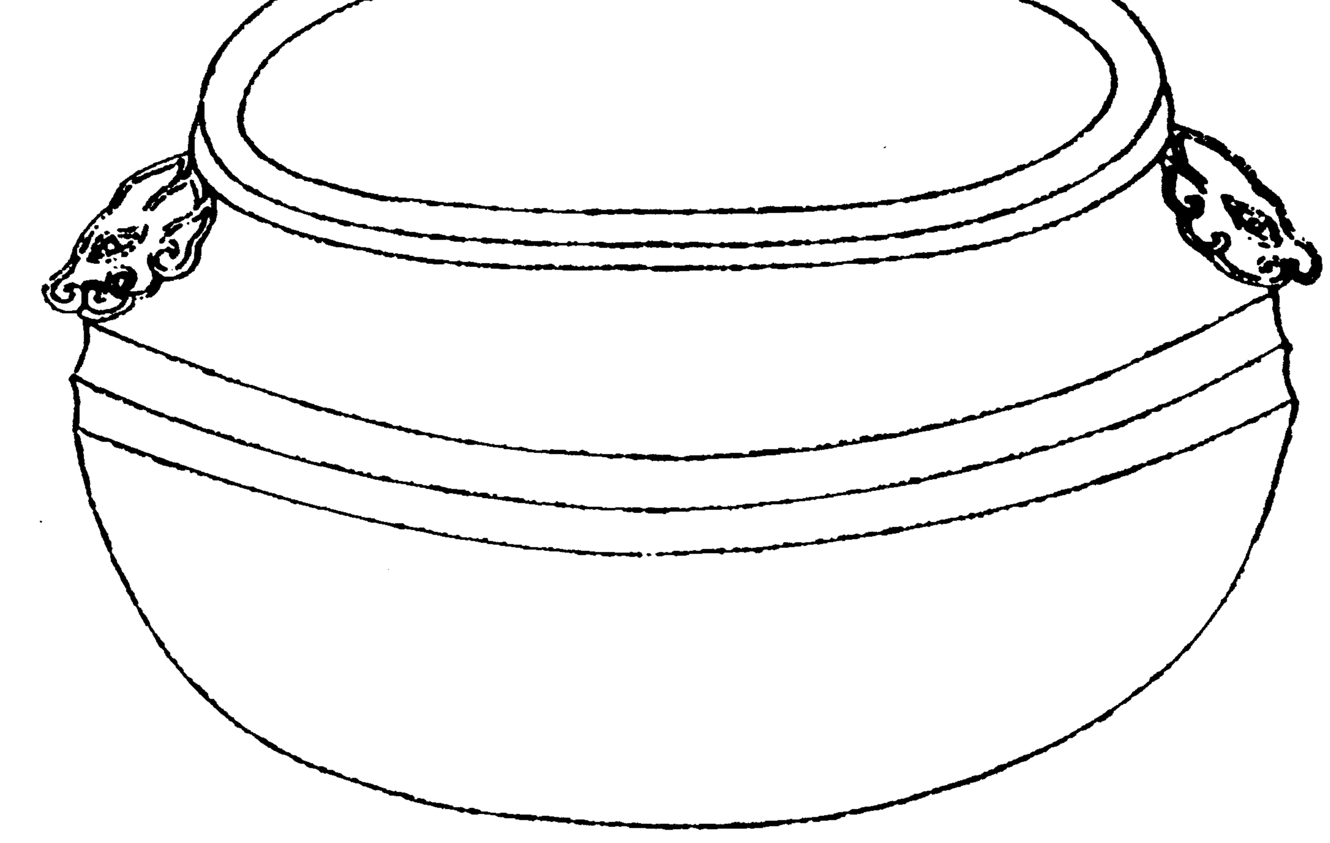
軹家容三升重四斤廿銖
三年工丙造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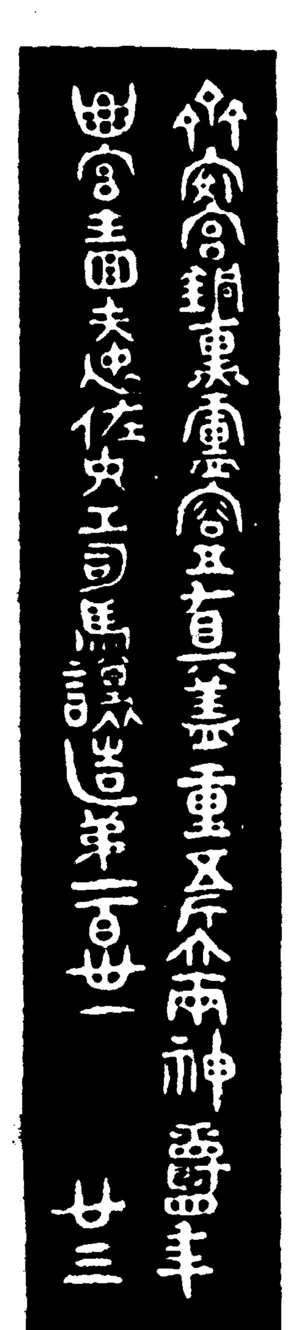
右二器皆得於京兆形制與今器同更不圖寫　釜重二十一兩六銖容斗有二升九合銘廿有一字　甑重一斤七兩容斗銘一十有七字

按軹家不可考釜甑皆漢器也以今權量校之釜四兩七銖甑五兩十八銖當漢之一斤釜三斗弱甑三斗一升當漢之一十二器亦不同

熏爐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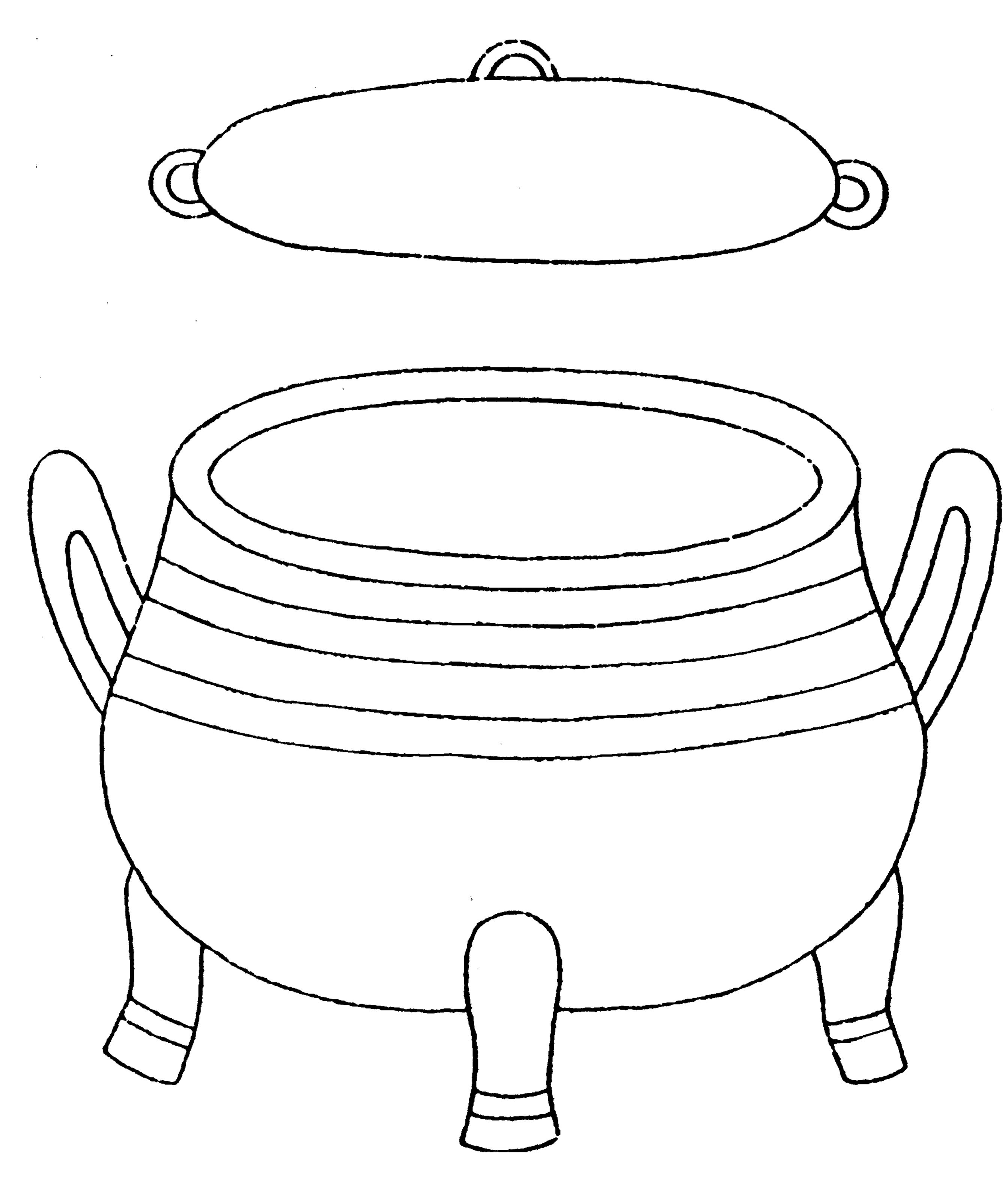


䣄安宮銅熏𤟨容五升具蓋重五斤六兩神爵四年
典宮嗇夫忠佐史工司馬談造第一百卅一　廿三

右得於京師重一斤三兩銘三十有六字

按齊安宮不可考銘云重五斤六兩以今權校之三兩十八銖當漢之一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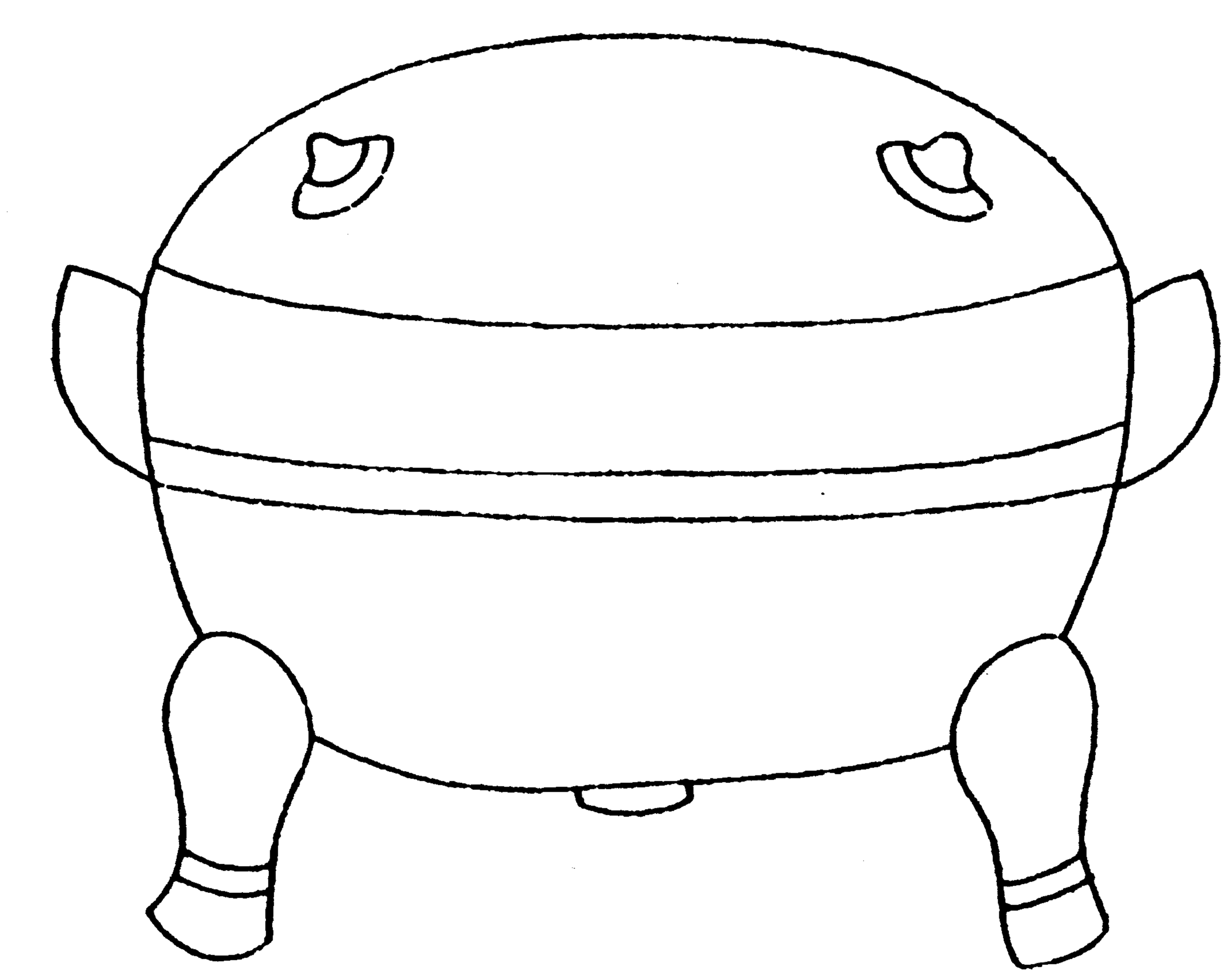
金飾小鼎 內藏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黍量校之深二寸一分徑三寸有半耳高一寸容二升有黃金飾無銘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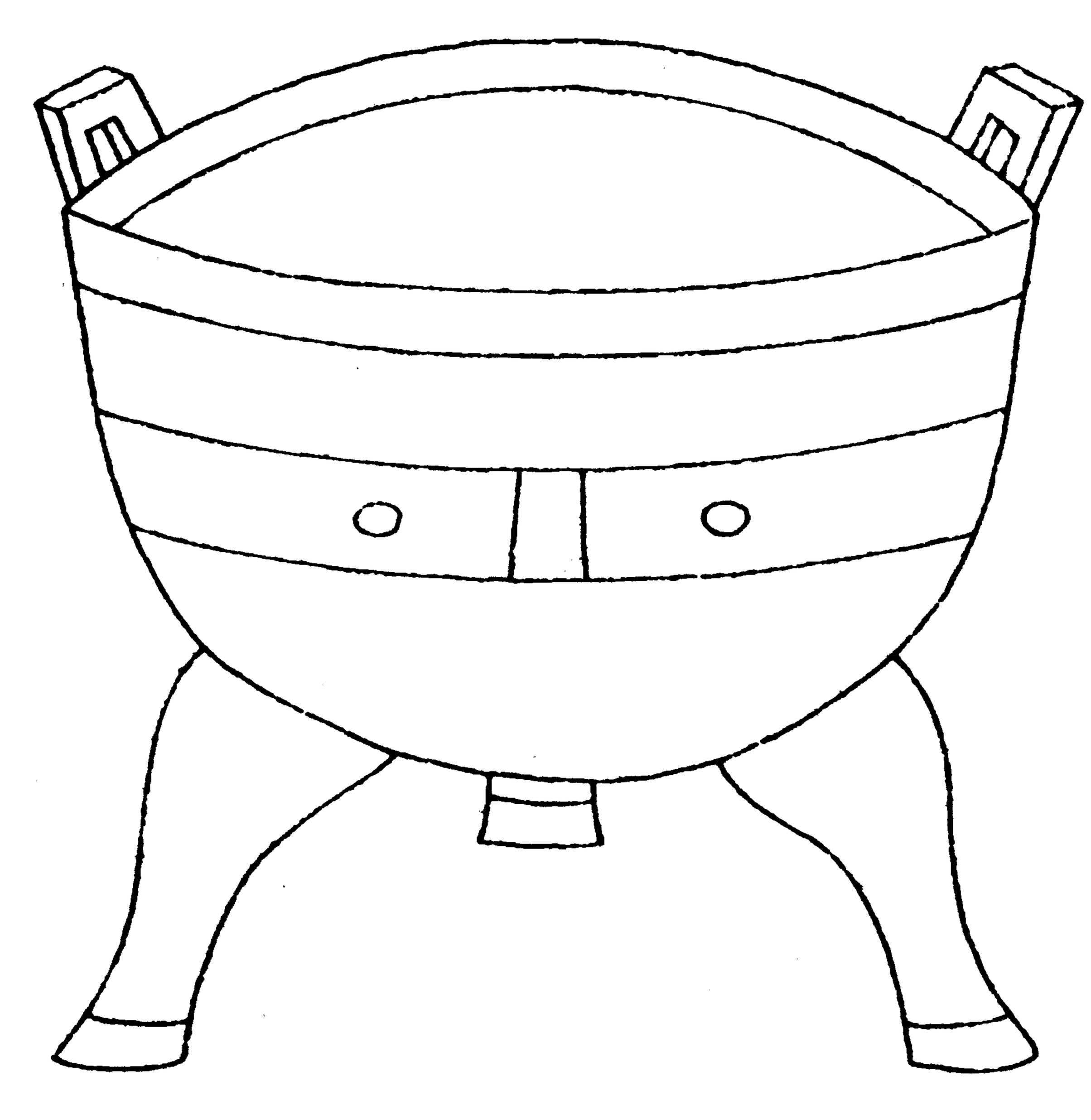
按舊禮圖云鼎士以鐵為之大夫以銅為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聘禮牢鼎之次有陪鼎羞鼎皆小鼎也古鼎敦之蓋多以三物為飾却而置諸地如鼎足然亦可以盛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會飯特牲饋食禮將籑佐食分簋鉶皆分盛於蓋會亦蓋也籑與餕同

曲耳小鼎 河南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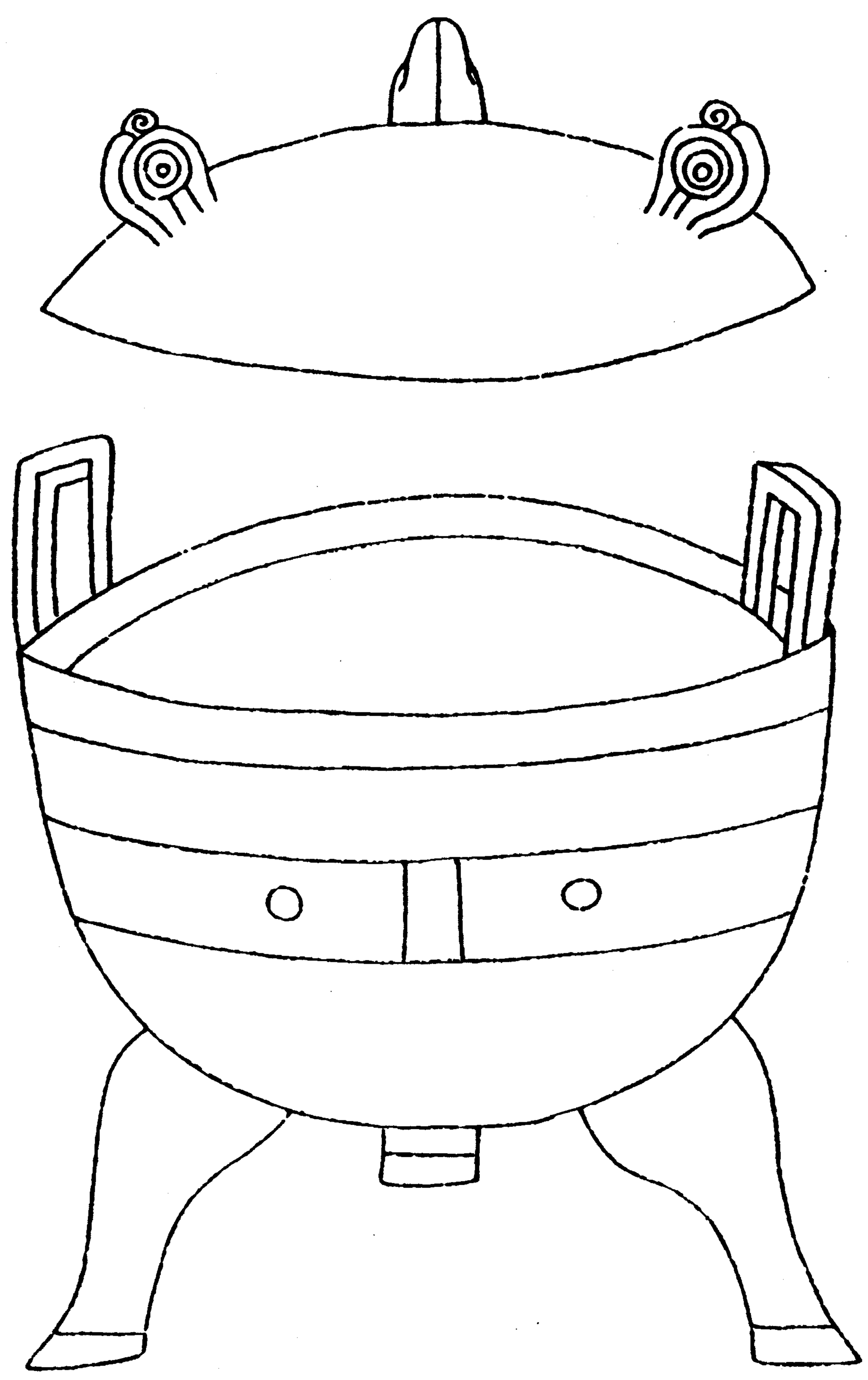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形制與金飾小鼎略相似

方耳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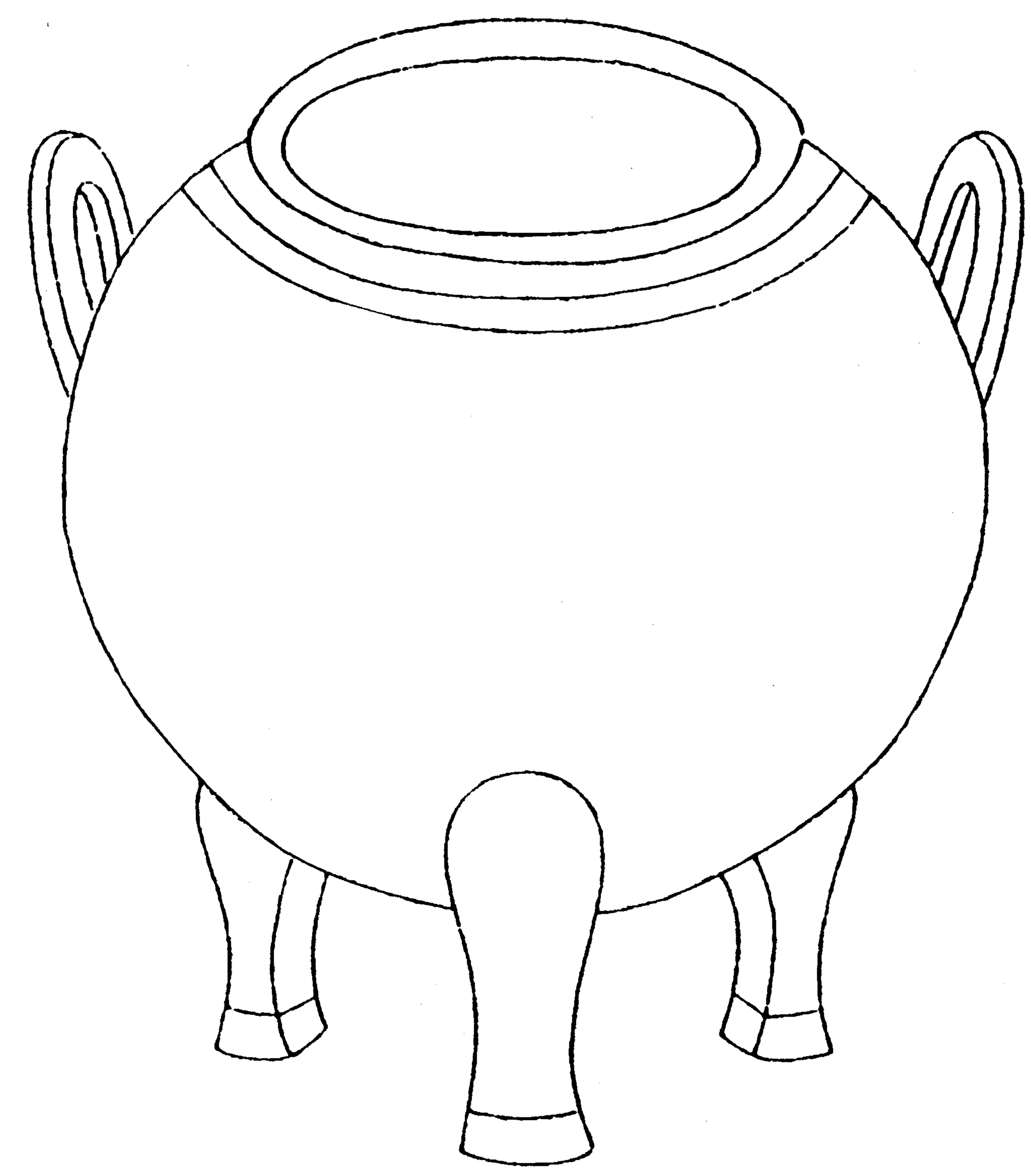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環耳鼒 内藏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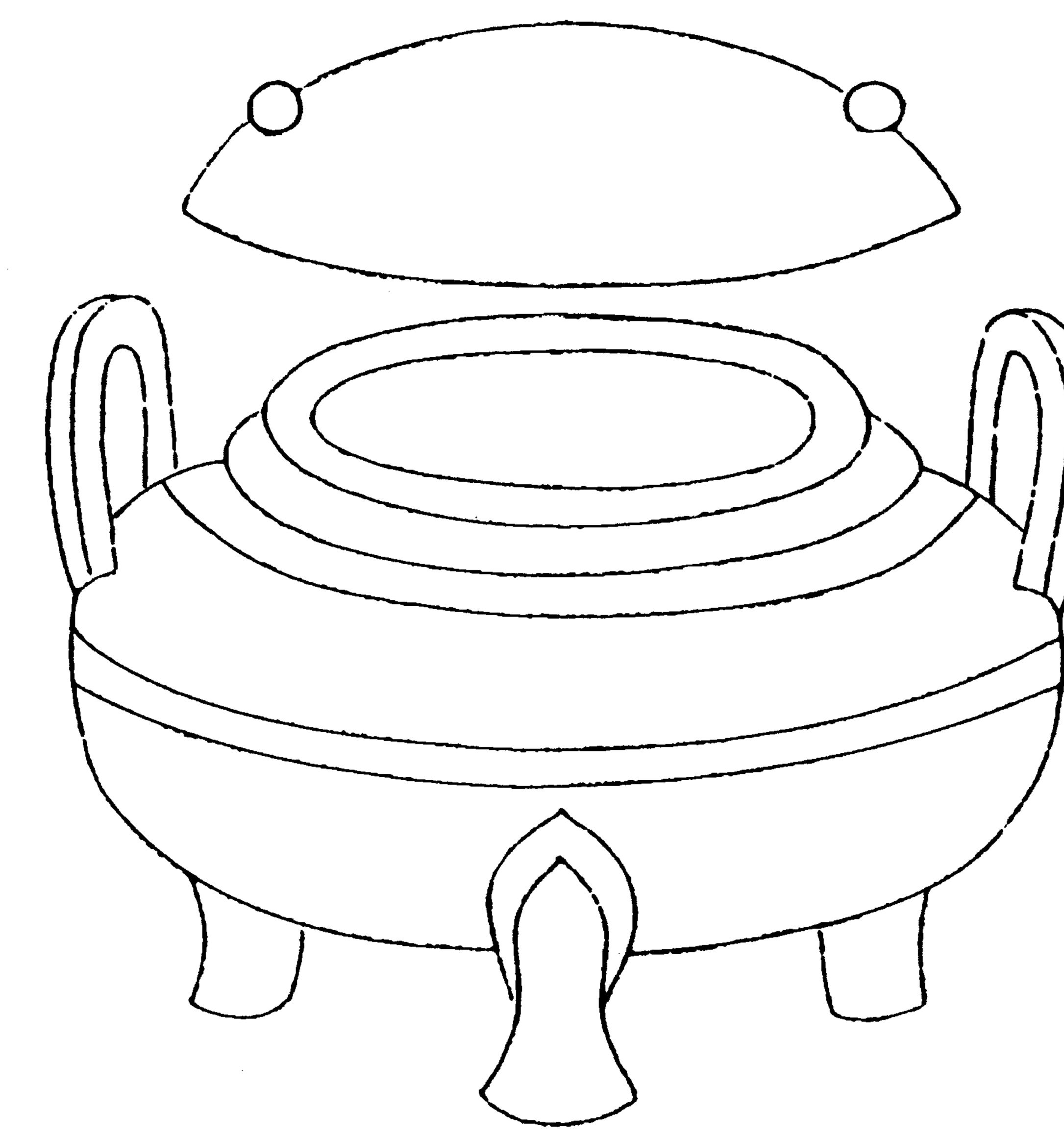
直耳鼒 同上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黍量校之深一寸徑九寸耳高三寸容一斗無銘識

按此器舊說以為陪鼎非也其制亦圜弇上當謂之鼒

侈耳匜鼎 新平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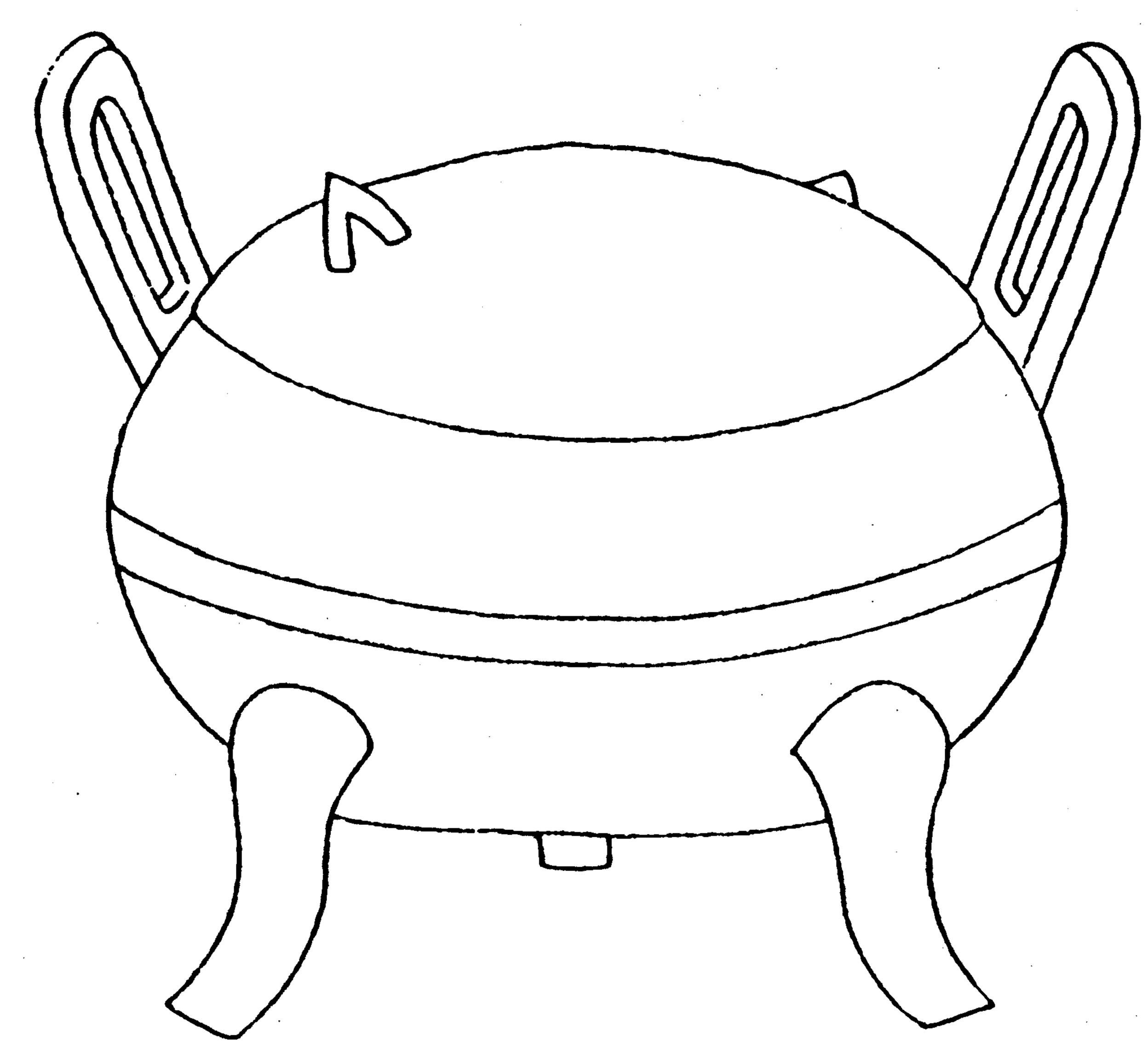




吴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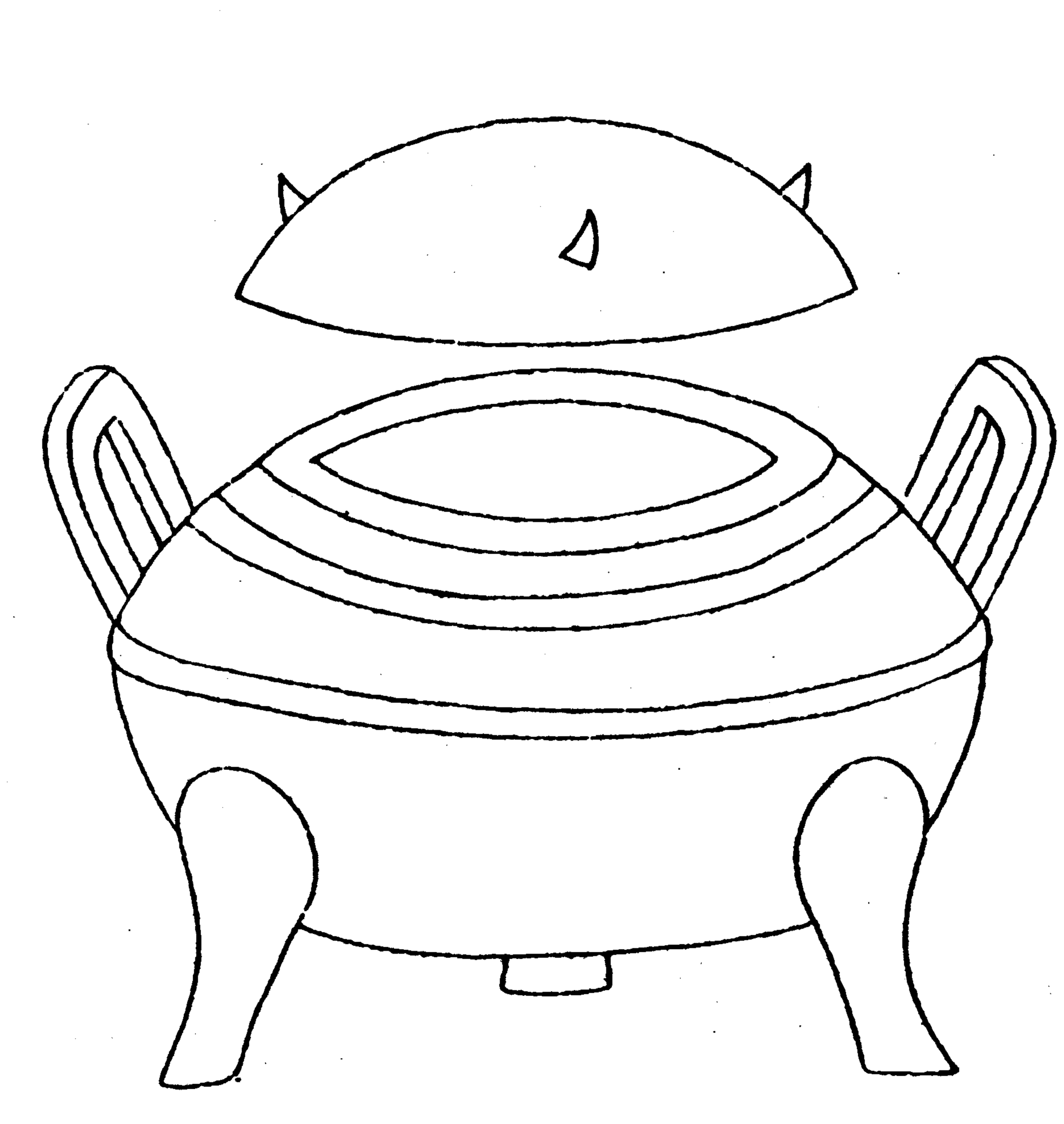
右有銘二字餘未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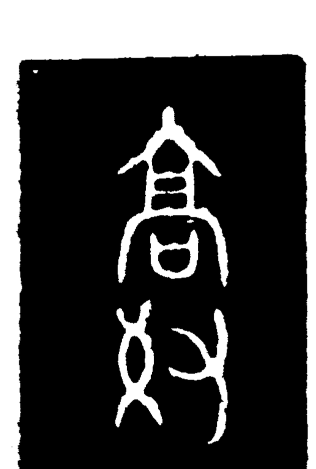
侈耳鼎 廬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量度未考無銘識與區鼎形制全相類

高奴鼎 華陰宋氏





高奴

右與前侈耳二鼎相類銘二字餘未攷

按此器銘曰高奴上郡地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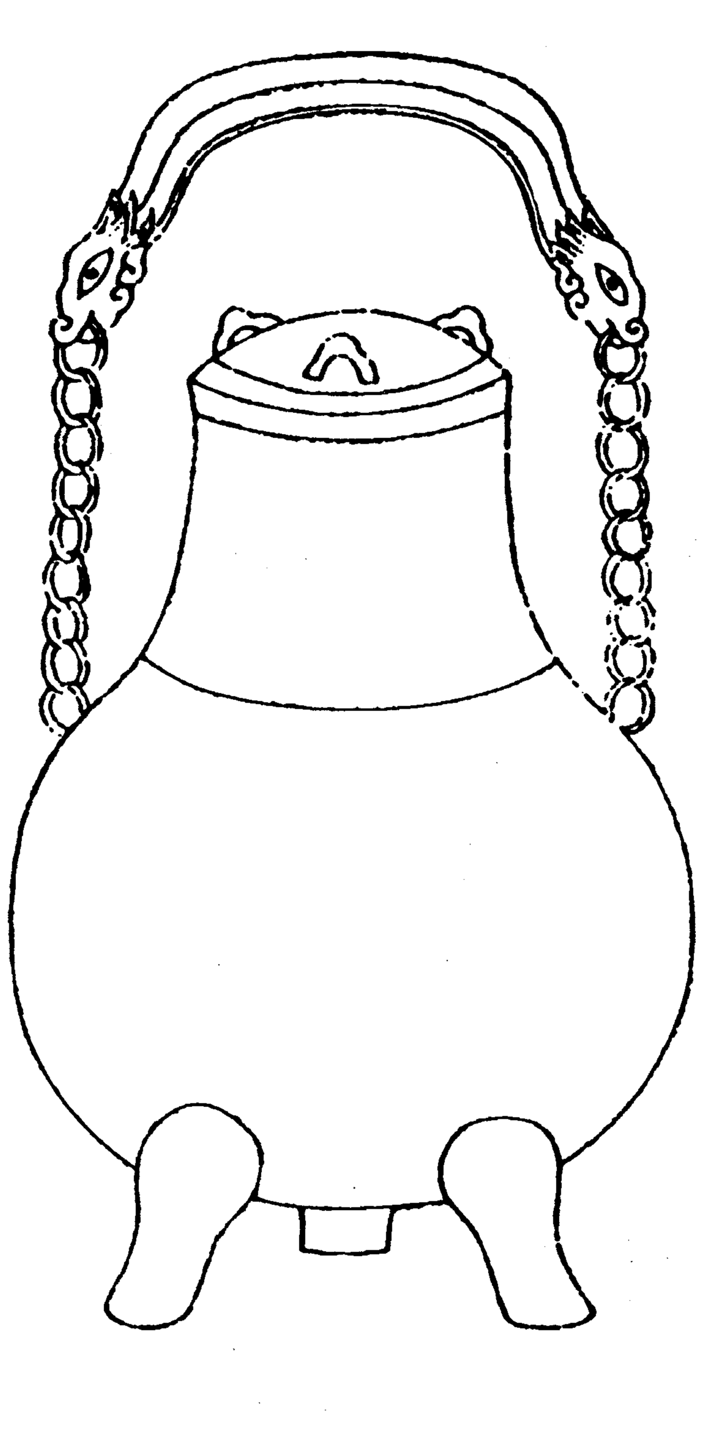
考古圖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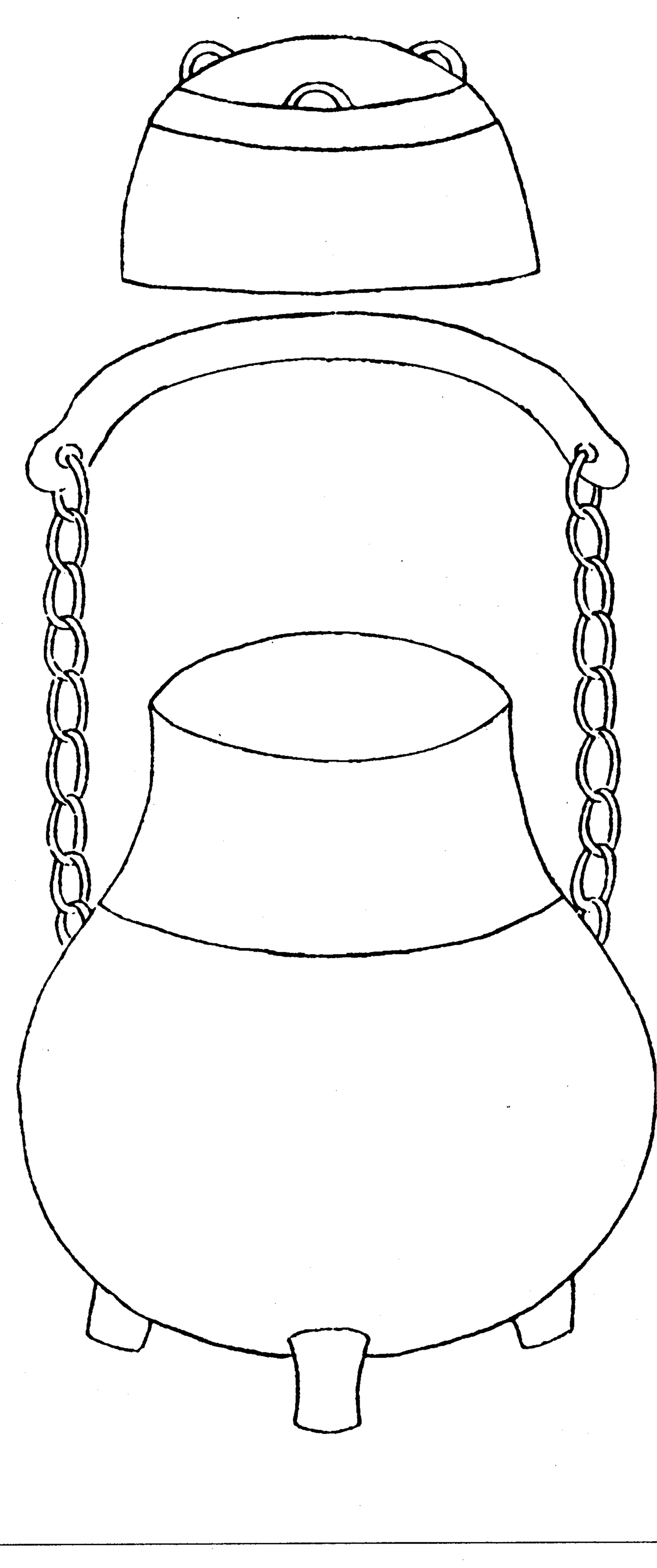
考古圖卷十

宋 呂大臨 編

連環壺鼎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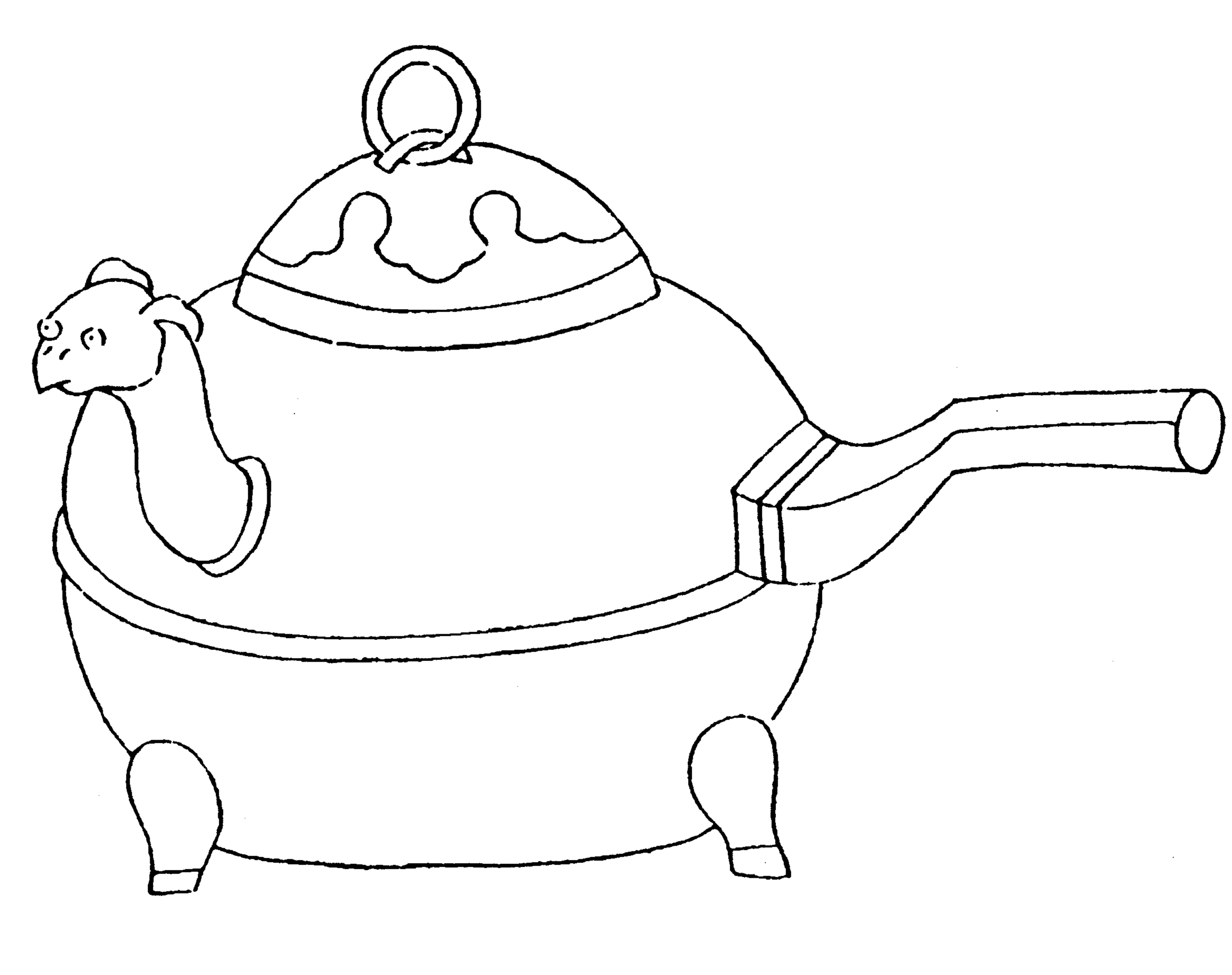


連環壺鼎新平張氏



右一器得於壽陽高五寸深四寸六分徑二寸半容二升有半一器不知所從得量度未考皆無銘識其形制頗同如壺而三足其蓋皆為三環如鼎敦蓋卻之可以置諸地皆有連環以為提

鐎斗 廬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高四寸深三寸徑五寸二分容升有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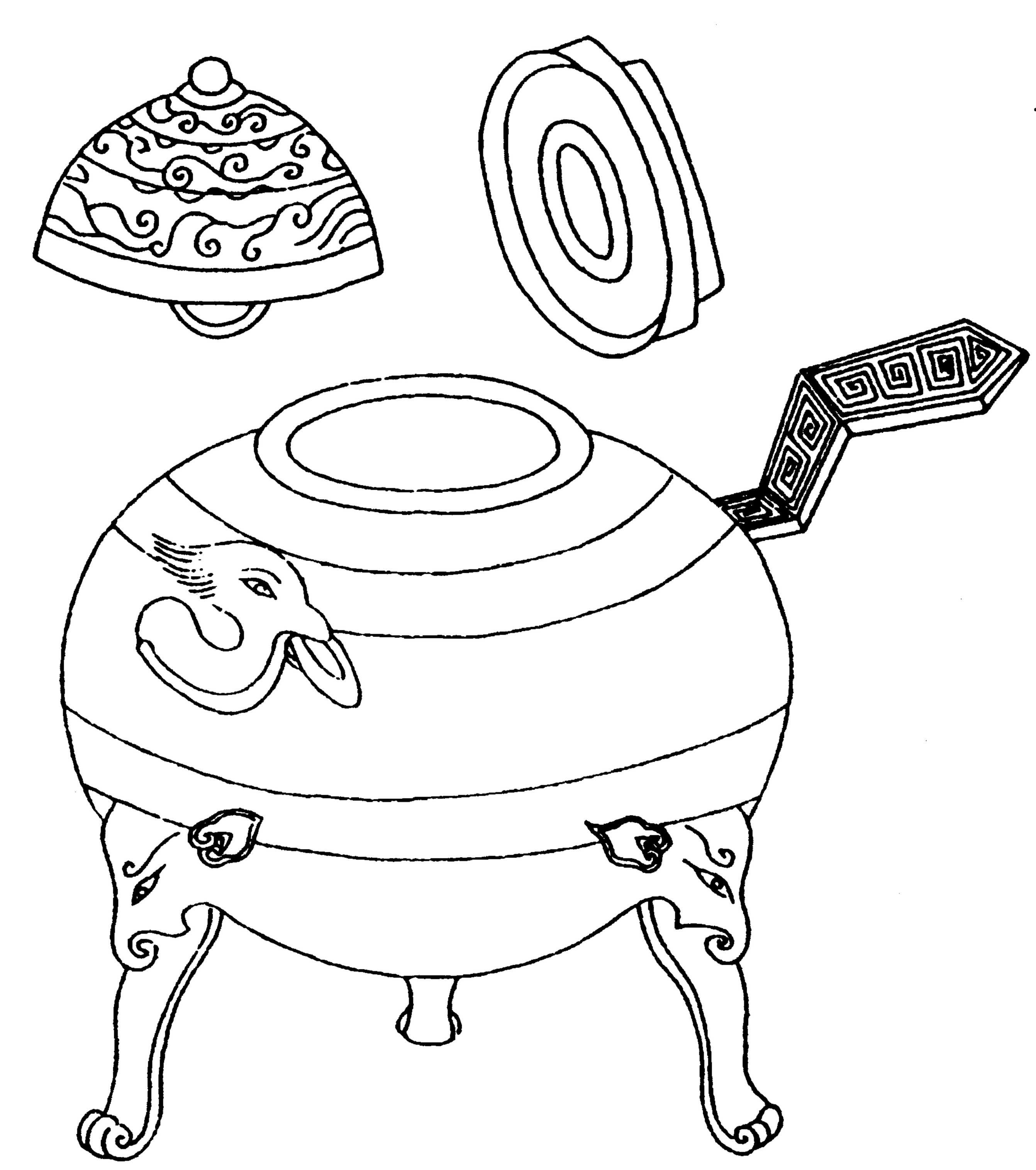
無銘識

李氏録云詩云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斗乃可挹者也又曰挹彼注茲此有流乃可注也於文斟从斗即此器酌从勺則用勺也聞長安有人收一器刻曰杜陵馮氏銅鐎廣韻云鐎刁斗也溫器三足而有柄蓋謂之斗者有魁有柄取象於北斗也

按史記趙襄子使廚人操銅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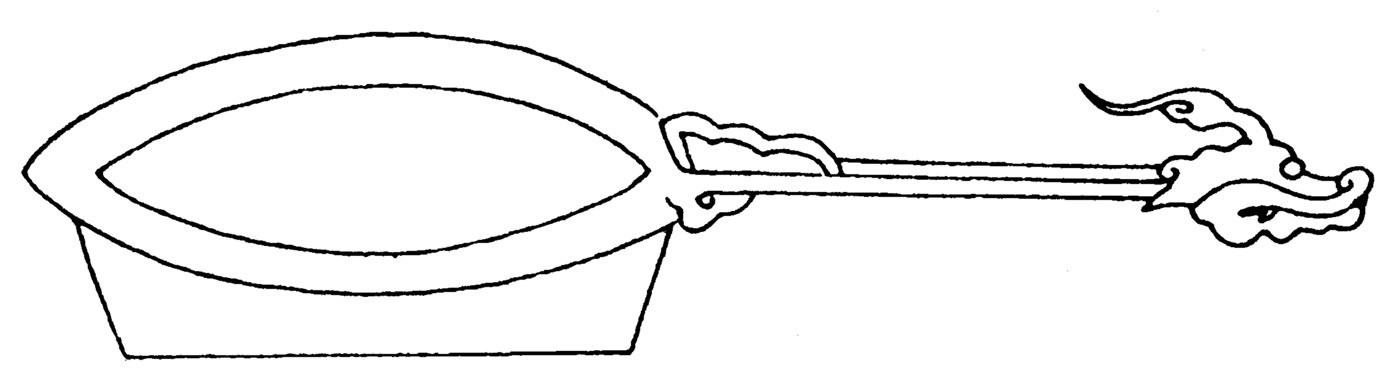
陰令宰人各一作惟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古者行食以枓所以盛羹湆也其形制雖不同凡有柄有流三足可以溫物而斟之者皆枓也下有二器類此故舉是例

弇上象斗 盧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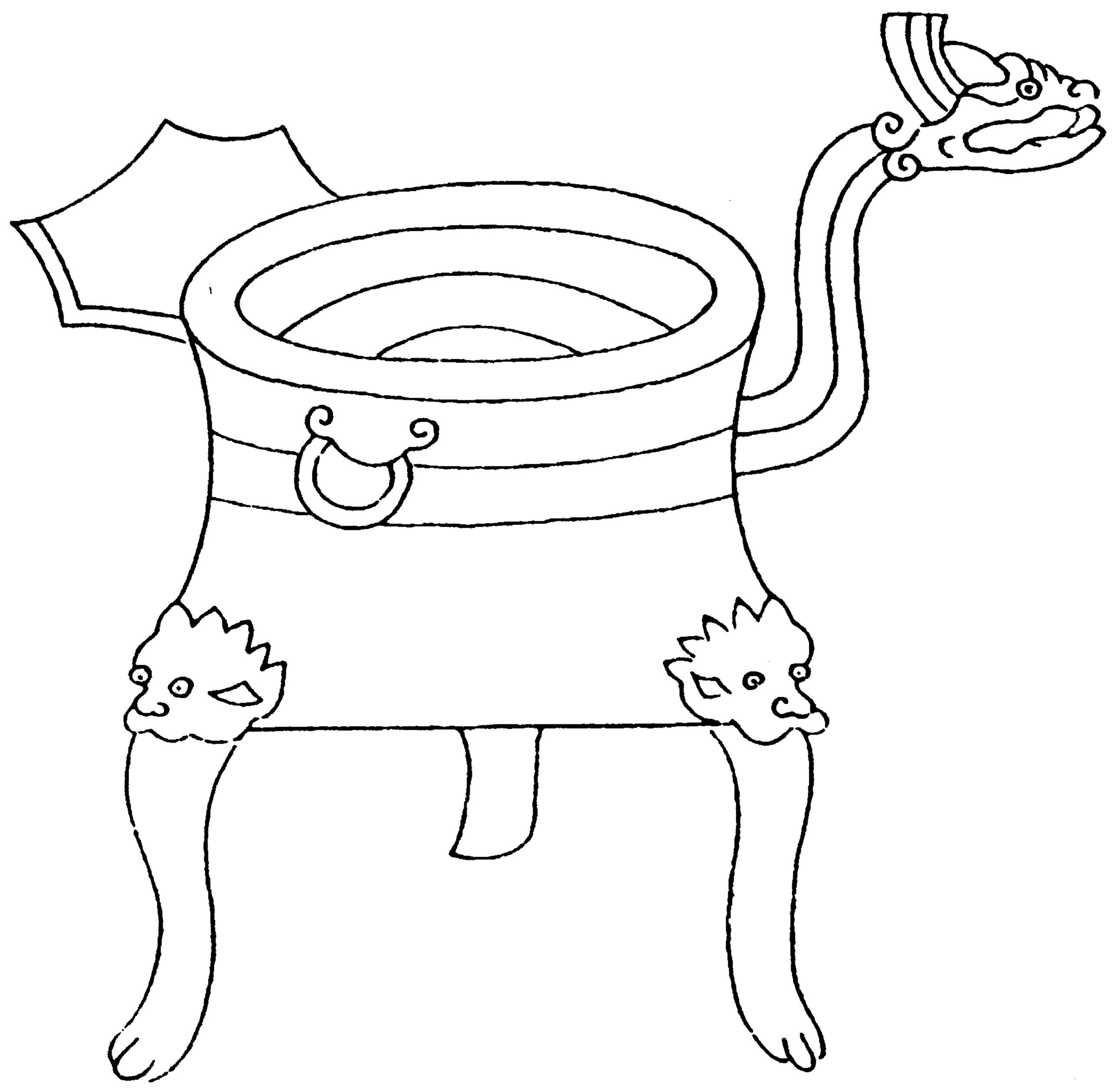


右得於天台量度未攷無銘識

螭首平底斗 京兆呂氏



螭首平底三足鐺 京兆呂氏



右得於郟城高四寸八分深二寸半徑五寸三分容升有半無銘識

携瓶 盧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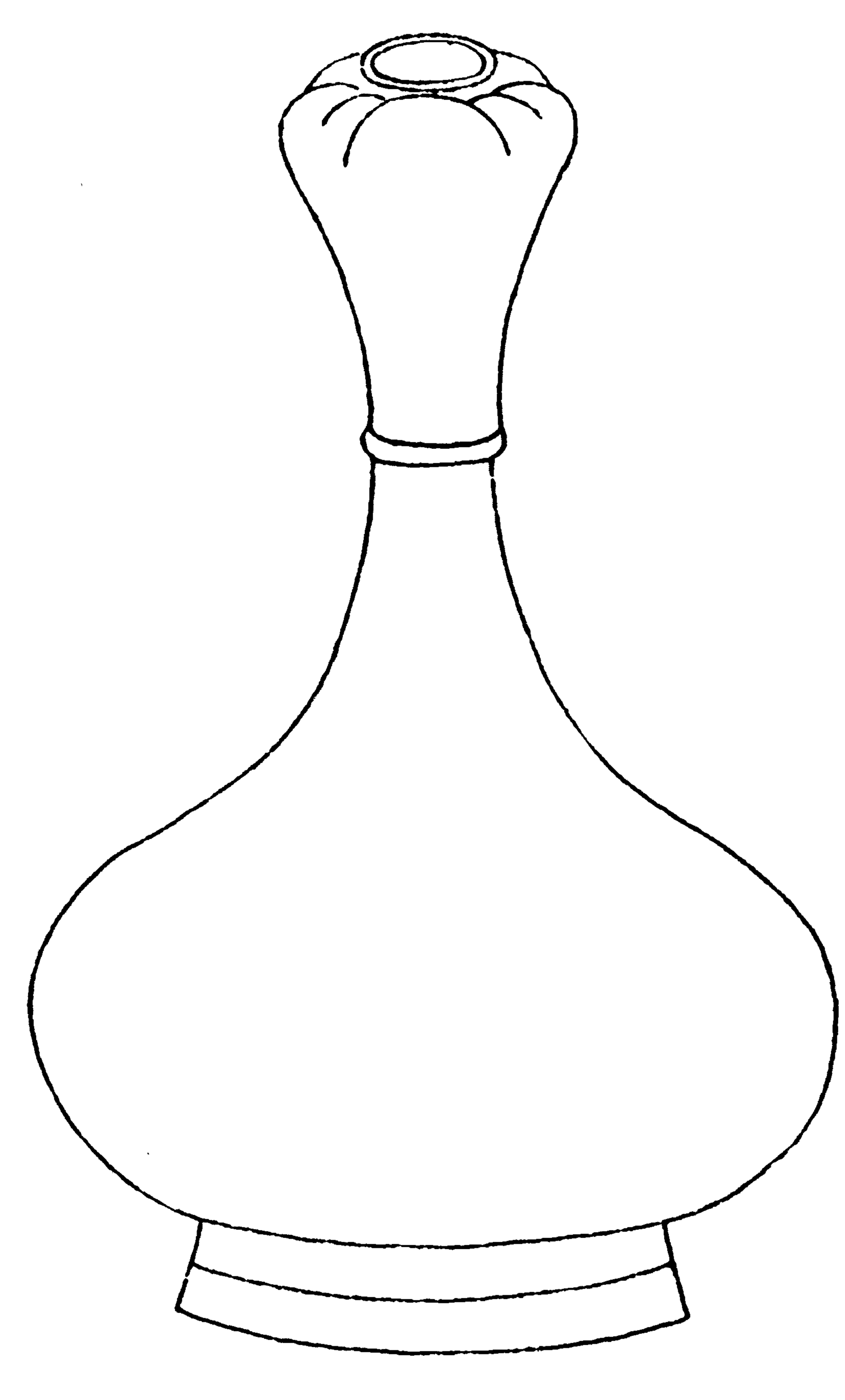


卷一〇 八

右得於京師高八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徑寸有三分容二升二合無銘識

李氏録云吏部蘇尚書子容頃使敵中於帳中嘗見之

温壺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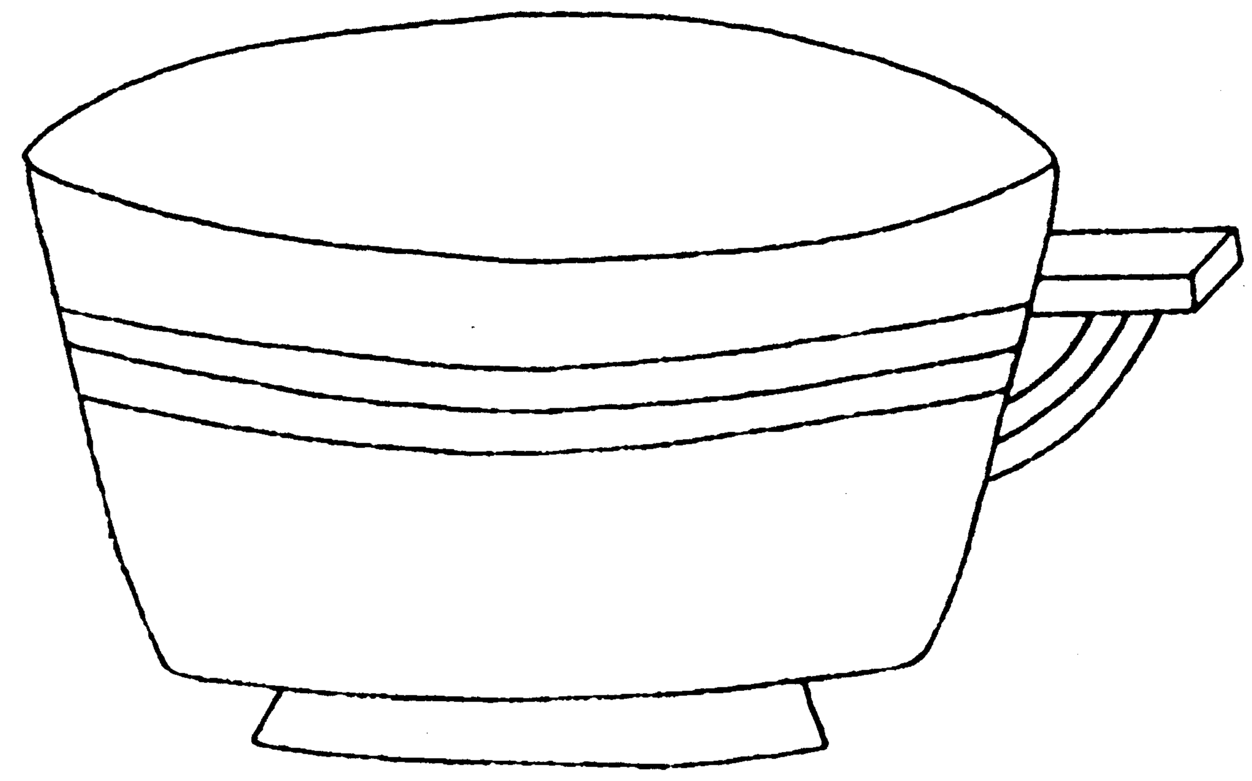


卷一〇 九

右得於京師高一尺三寸深一尺二寸三分徑寸容七升無銘識

李氏録云温器也以貼湯而窒其口自環以上手主之環以下足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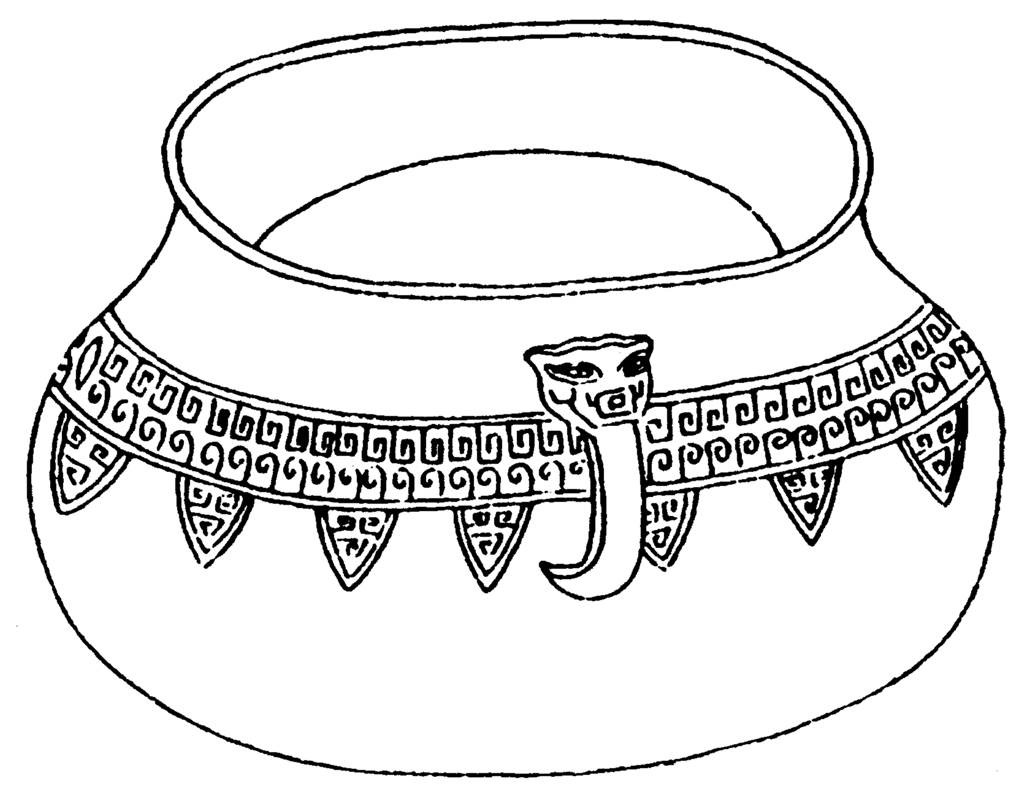
一耳巵 同上



右得於投子山深二寸徑四寸有半容一升無銘識

按此器旁一耳乃古酒巵

兩耳杯 開封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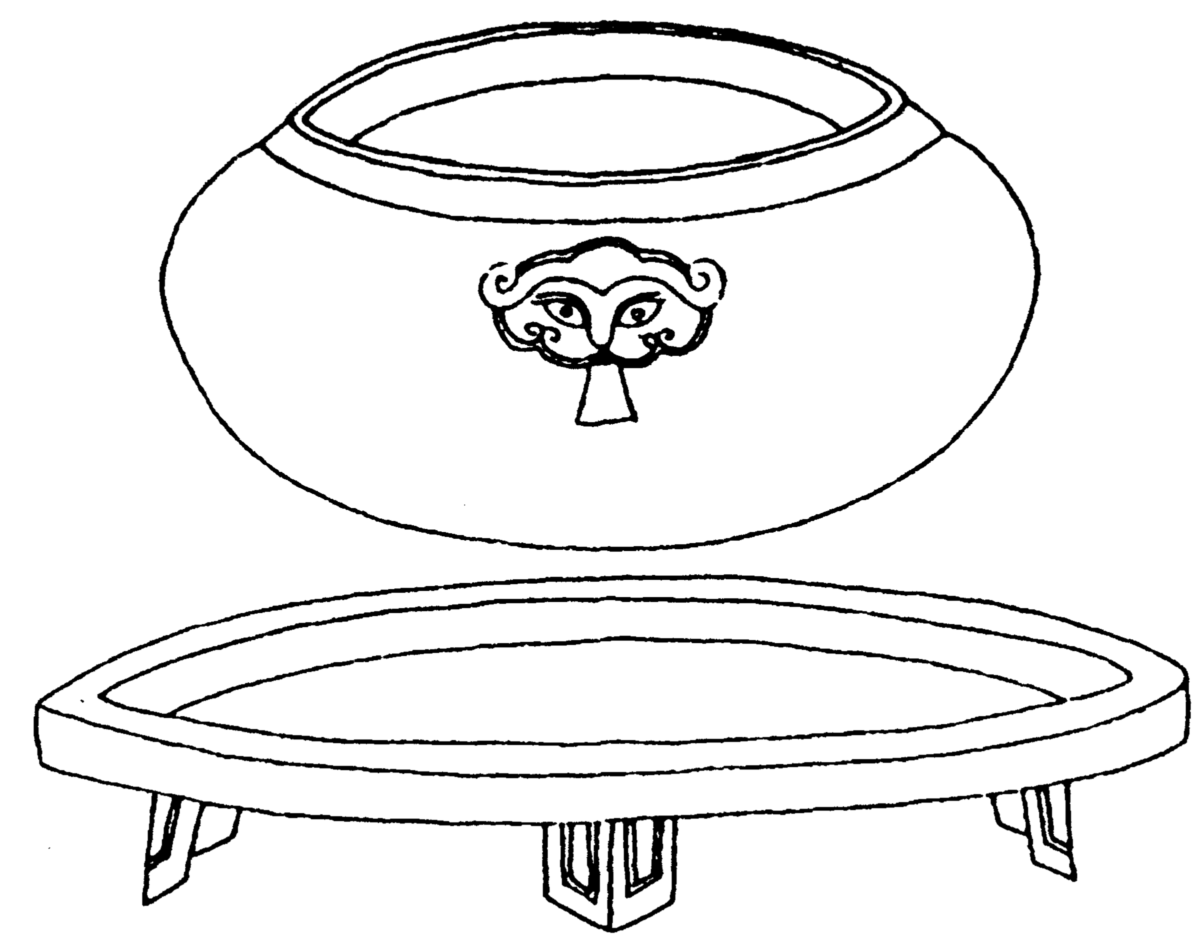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高二寸二分深二寸一分縮三寸六分

衡二寸八分容八合無銘識

按古杯多狹長事見淮南子 見玉杯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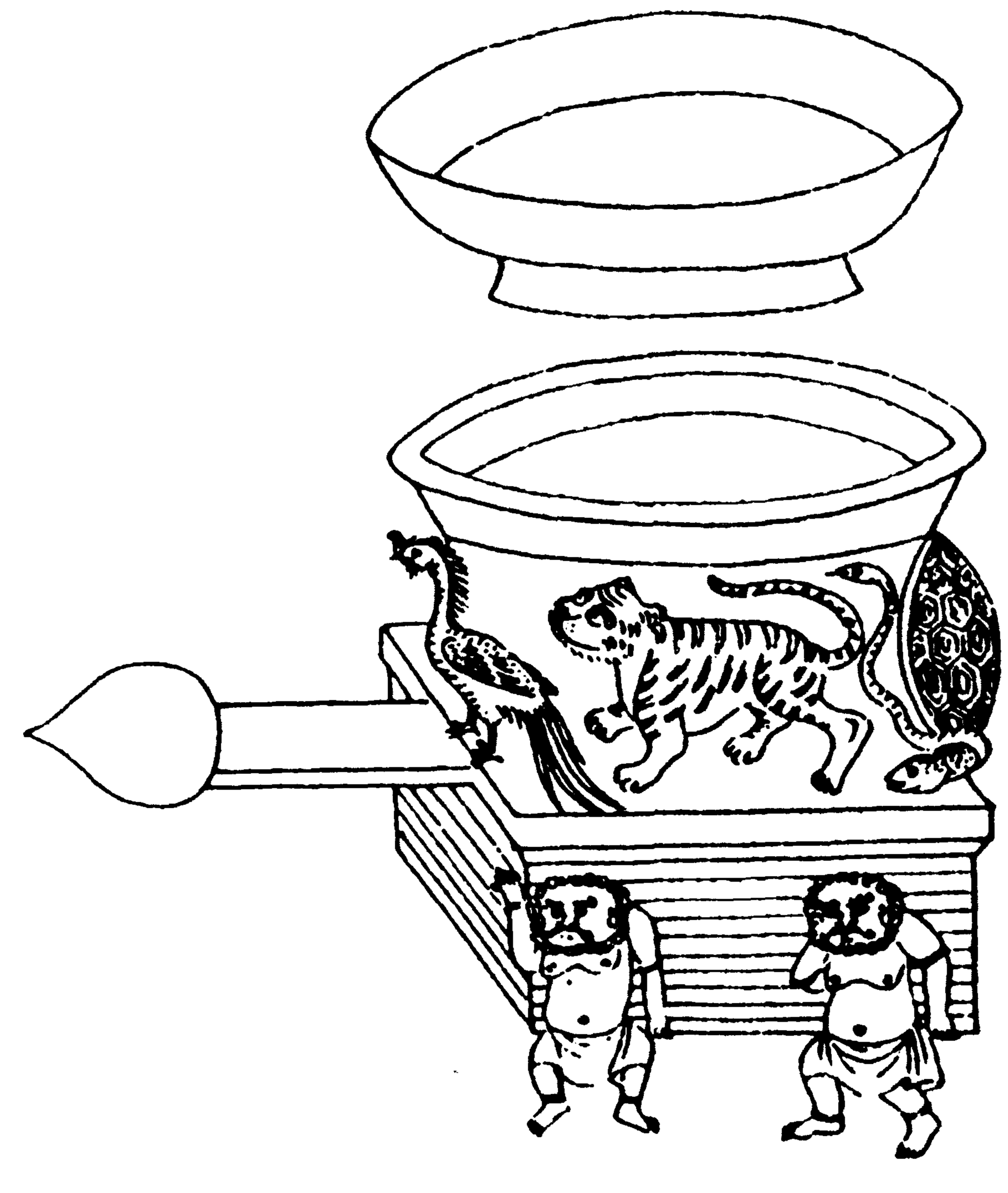
琖槃 內藏



右不知所從得深二寸三分縮四寸九分衡六寸有半旁一耳有承盤如舟有足黍量校之容三升四龠

按古之杯形皆橢（狹長也）此器亦然周禮尊彝皆有舟注云若今承盤則漢之杯琖亦有承槃其形如舟即古舟也

有柄温爐 盧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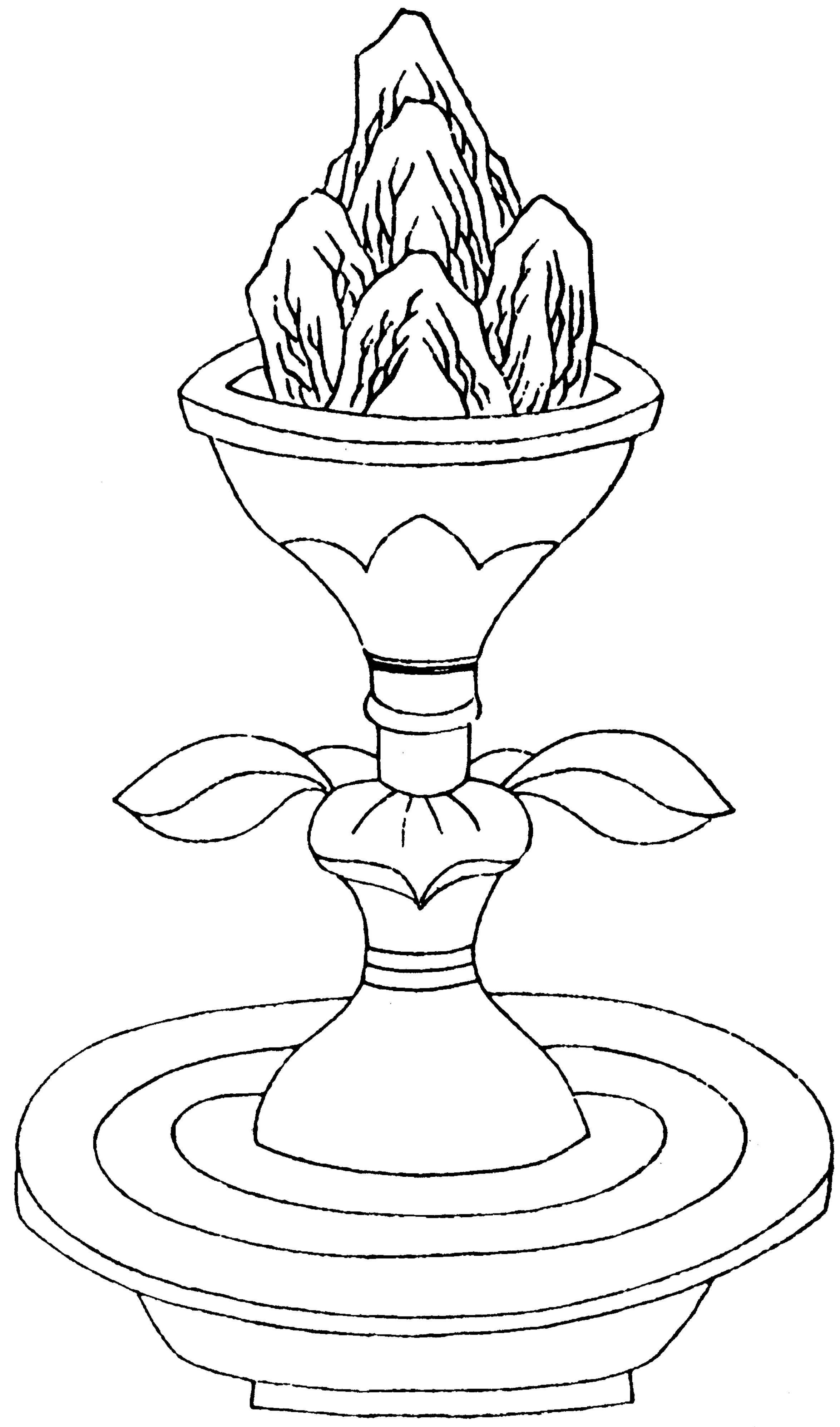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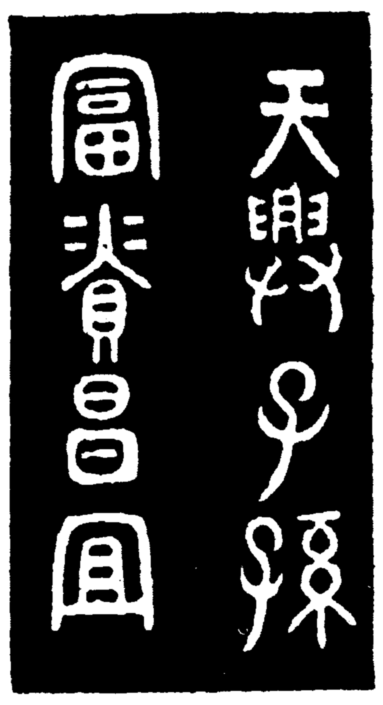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重二斤三兩無銘識

李氏録云上爐圜而長周以鏤座四獸下箱方底為風窓承以一板四胡人負之以火温湯煮酒杯者也規模乃漢器與鐙柄同

按四獸之名始見於曲禮出於二十八舍之象東方壽星大火析木蒼龍之象南方鶉首鶉火鶉尾朱鳥之象西方北方亦然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亦此義也

博山香爐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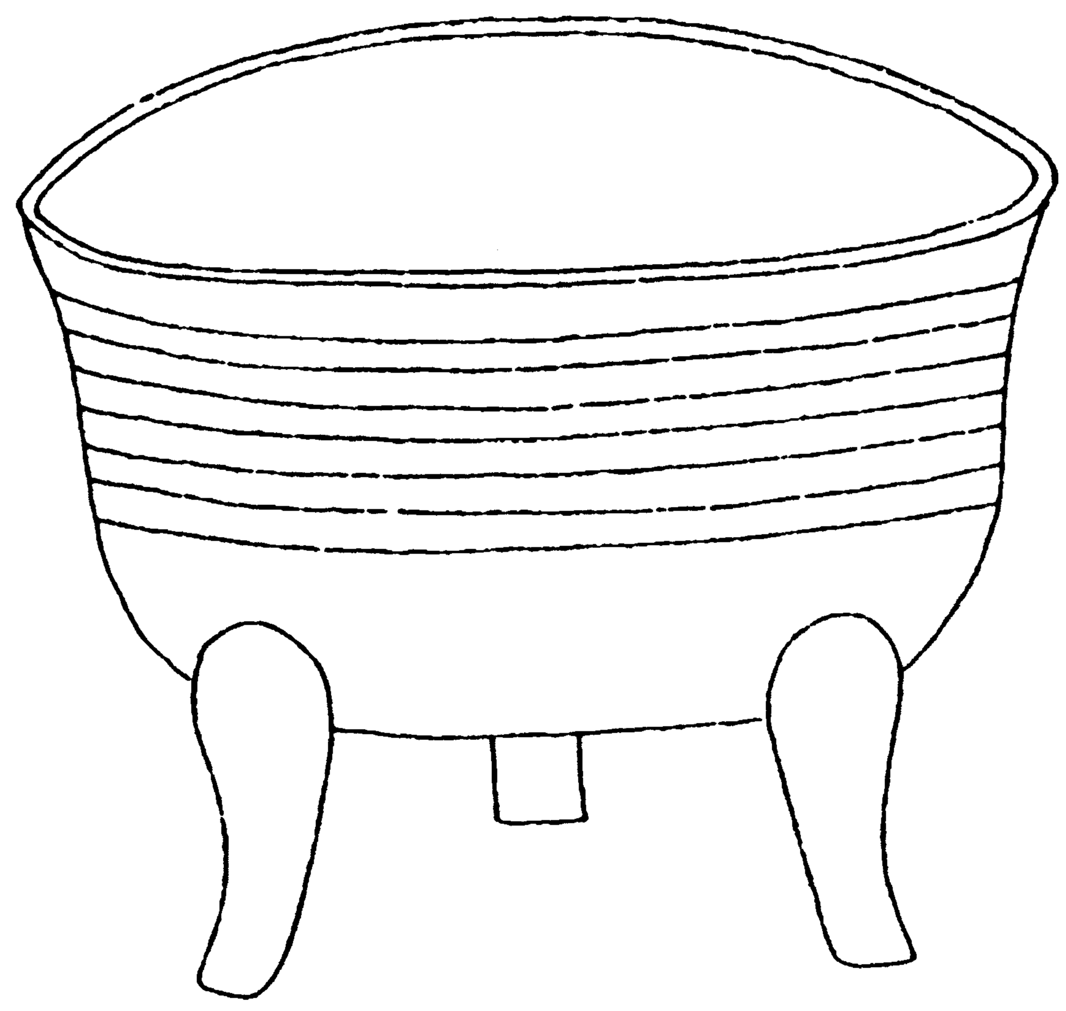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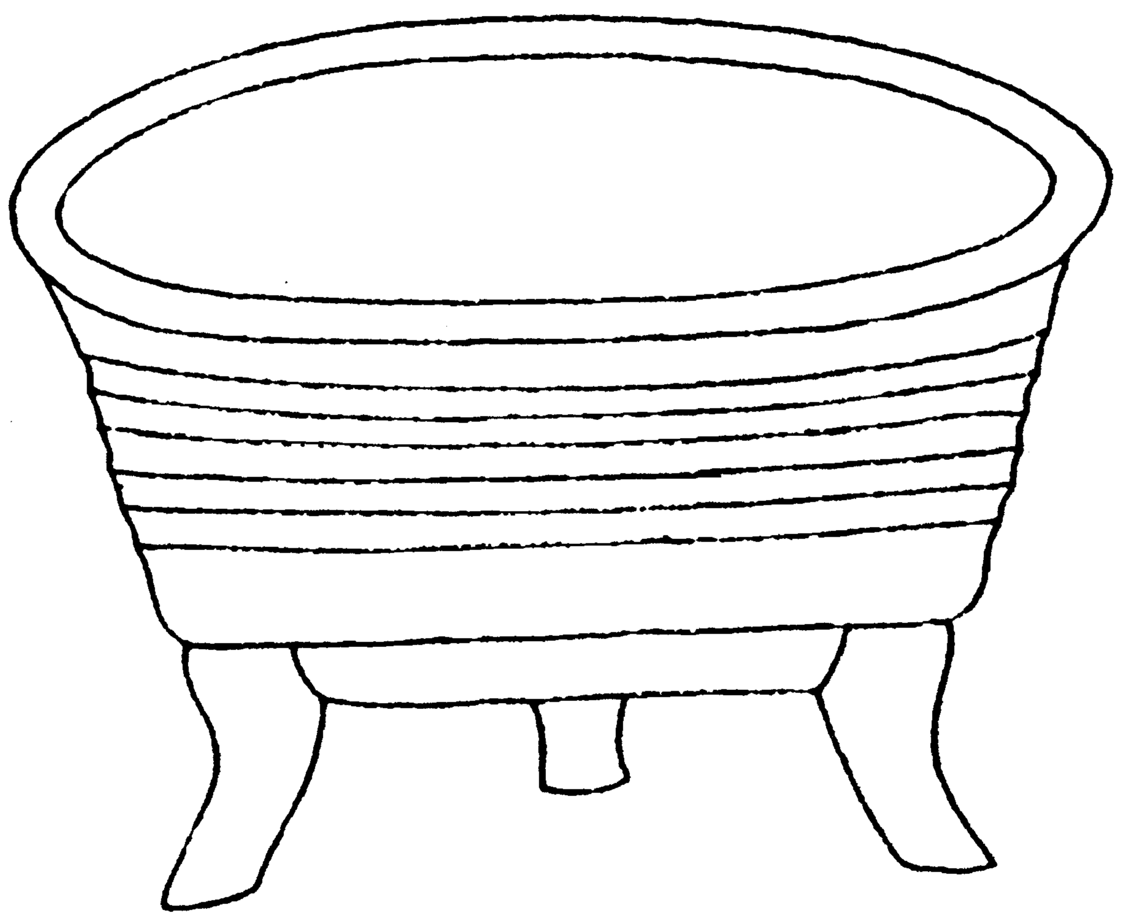
天興子孫
富貴昌宜

右得於投子山重一斤七兩中間荇葉有文曰天興子孫又曰富貴昌宜

按漢朝故事諸王出閤則賜博山香爐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服用則有博山香爐象海中博山下有槃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回環此器世多有之形制大小不一

三足香爐 廬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

獸爐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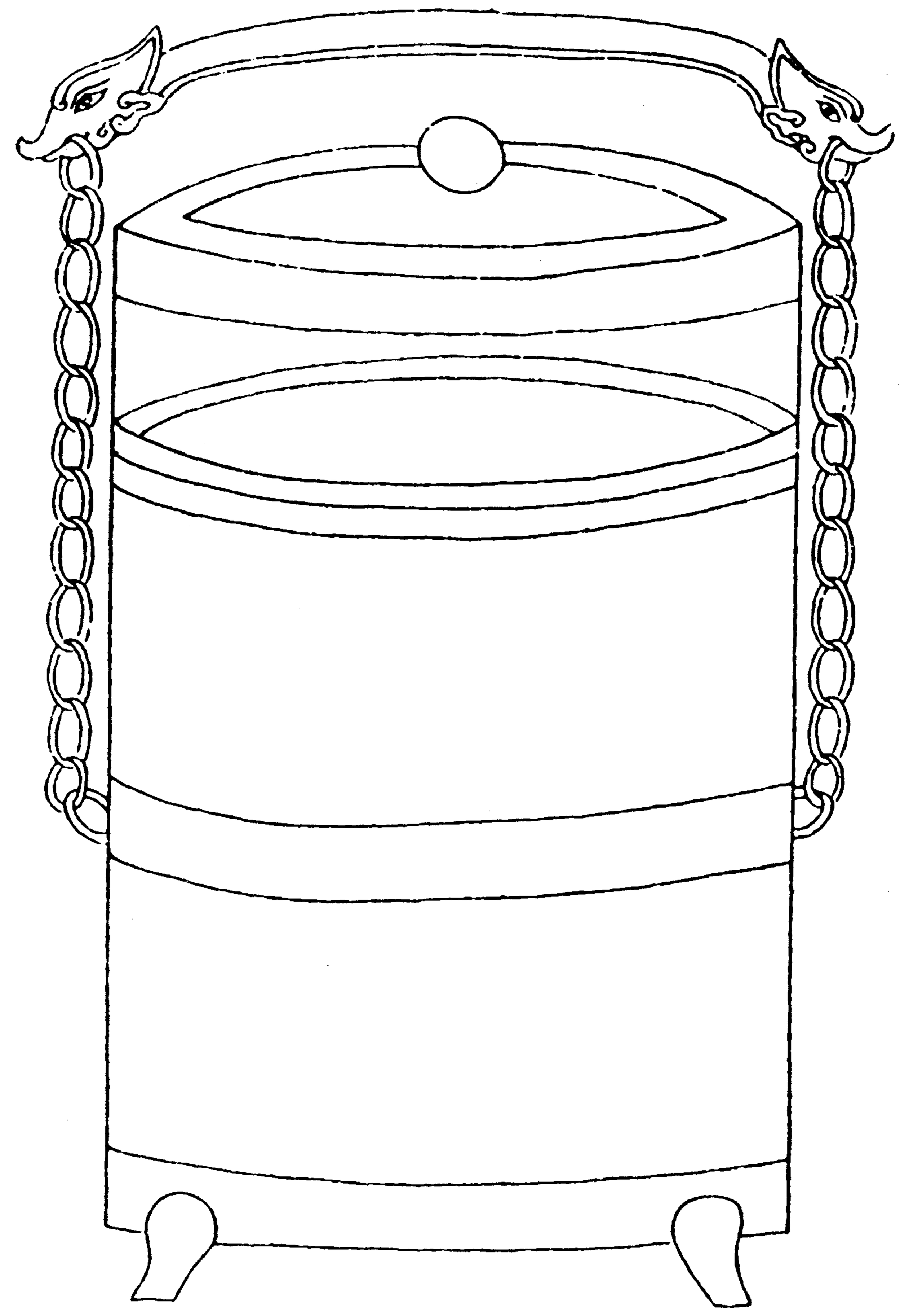




右得於壽春

李氏錄云此獸爐今為狻猊則俗差矣遍閱山海經諸書無吐煙操蛇獸以待博識者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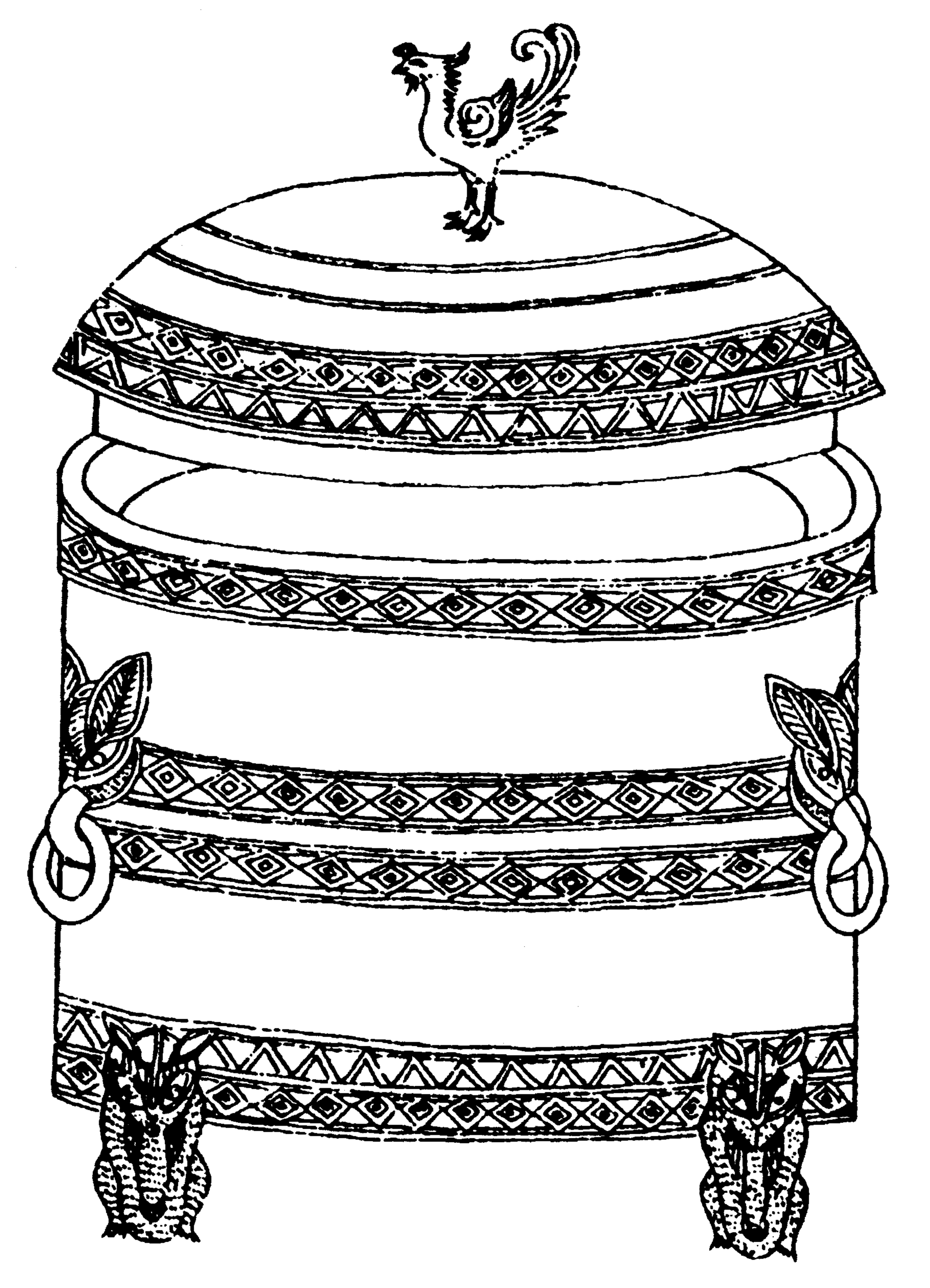
携奩 開封劉氏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八分深五寸二分徑四寸容三升無銘識

按此器與鳳奩略相似而有提梁蓋携奩也

鳳奩 廬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高六寸徑六寸深五寸八分容二升八合無銘識蓋有立鳳為飾

李氏録云奩或作籢說文云鏡奩也後漢明帝上陵親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則非獨藏鏡也世說云彈棊起自魏後宮粧奩之戲令觀蓋勢頗類棊局

按今洛都宮中有彈棊局中隆外陀如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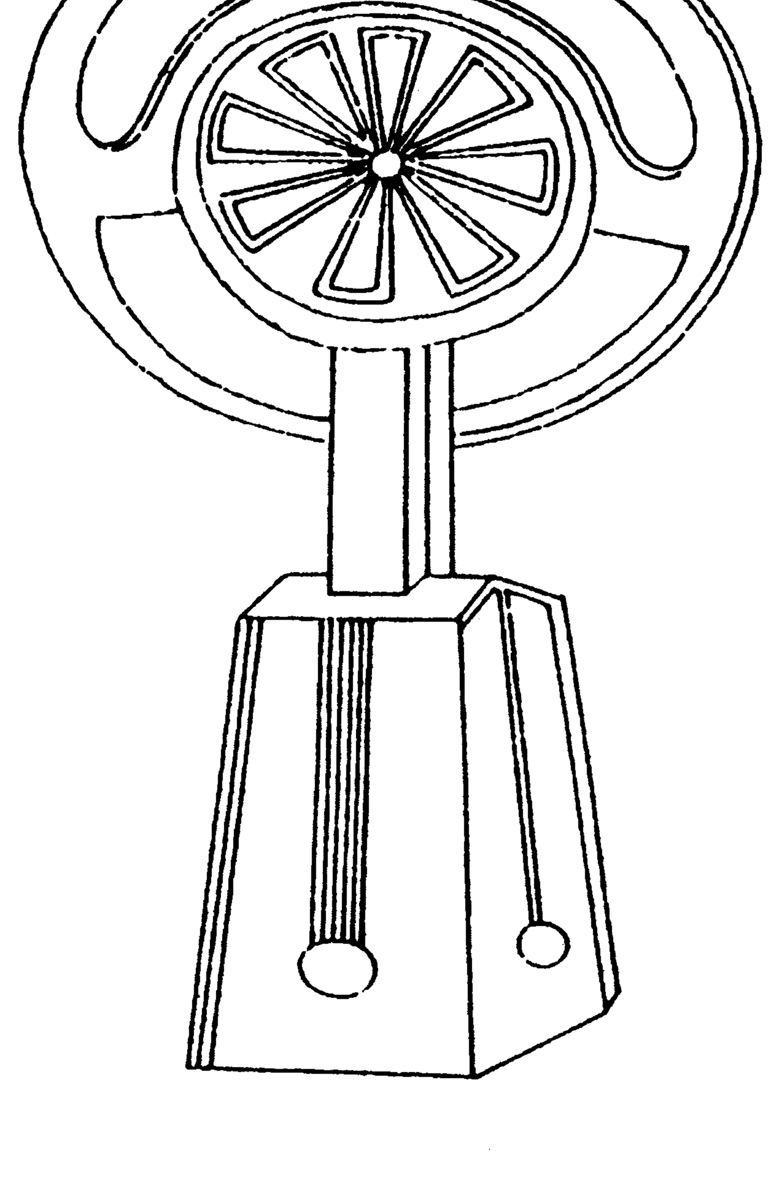
書鎮 同上



右不知所從得重一斤五兩

李氏録云屈平九歌曰瑶席方玉鎮注謂以鎮坐席古詩云海牛壓簾風不起又觀古圖畫几案間多有此類皆鎮壓之飾

舞鏡 同上



右不知所從得

李氏録云漢武帝時舞人所執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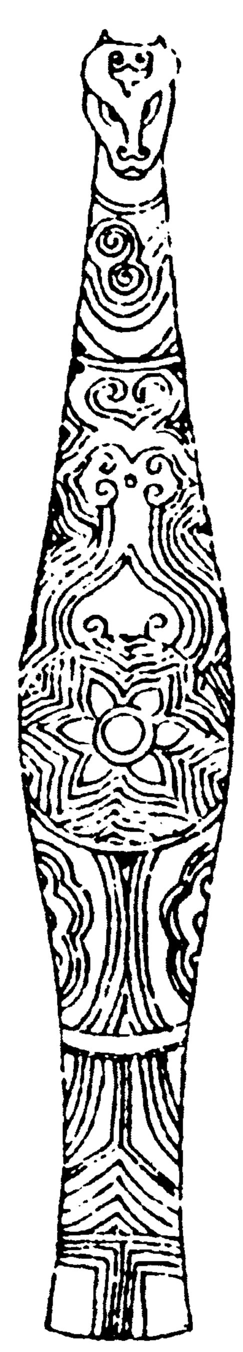
玉甲帶鉤 廬江李氏



金蟠螭革帶鉤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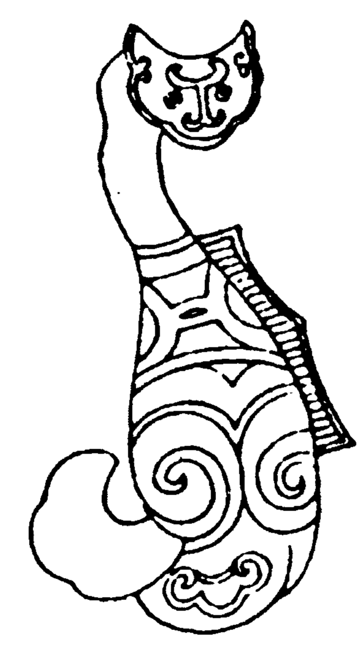
瑟瑟鈿山水字鉤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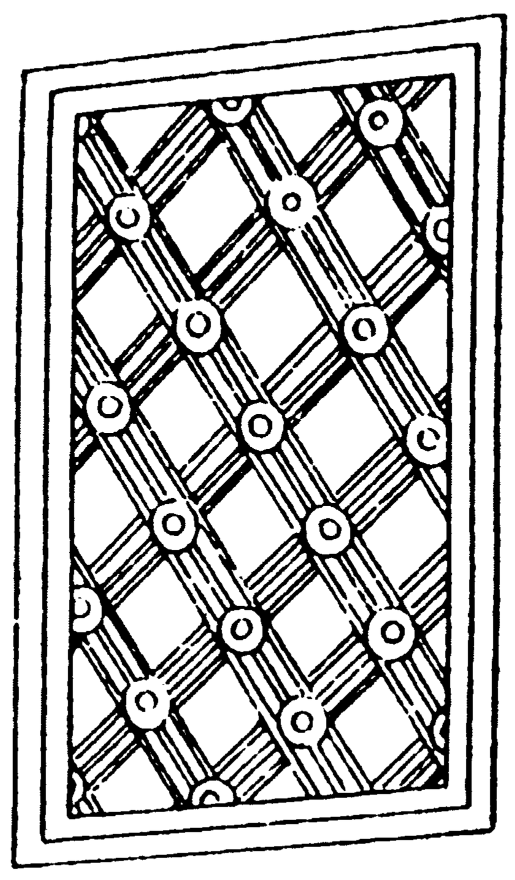
銀錯螳蜋鉤 同上



鵰狐鉤 同上



寶釘鉤 同上



右不知所從得

李氏録云春秋傳管仲射威公中帶鉤蓋胷腹之間能捍矢也脉經曰前曲後倨如帶鉤言其形也莊子曰以鉤注者憚亦古所重也傳曰坐客滿堂其帶鉤無有同者惟第一鉤有銘曰玉田鉤手抱魚若守宫書似漢隷亦頗奇巧惟鵰狐鉤寶釘鉤以佩懸物餘皆革帶鉤也注曰革帶博二寸晉語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鉤近於袪而無怨言阮其曰觿螳蜋鉤以相拘帶謂之鉤觽茍卿曰搢紳而無鉤帶蓋革有鉤而無垂綴與佩而已笏則搢於二帶間

考古圖卷十

考古圖後記

莊周氏謂儒者逐迹喪真學不善變故為輪扁之說芻狗之諭重以漁父盜跖詩禮發冢之言極其詆訾夫學不知變信有罪矣知變而不知止於中其敝殆有甚焉以學為偽以智為鑿以仁為姑息以禮為虛飾蕩然不知聖人之可尊先王之可法克己從義謂之失性是古非今謂之亂政至於坑殺學士燔爇典籍盡愚天下之民而後慊由是觀之二者之學其害孰多堯舜禹臯陶

之書皆曰稽古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謂古者雖先王之陳迹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迹也制度法象之所寓聖人之精義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不得變者豈芻狗輪扁之謂哉漢承秦火之餘上視三代如更晝夜夢覺之變雖遺編斷簡僅存二三然世移俗革人亡書殘不復想見先王之緒餘至人之謦欬不意數千百年後尊彝鼎敦之器猶出於山巖屋壁壠畝墟墓之間形制文字且非今世所能知況能知所用

乎當天下無事時好事者畜之徒為耳目奇異玩好之具而已噫天之果喪斯文也則是器也胡為而出哉予於士大夫之家所閱多矣每得傳摹圖寫寖盈卷軸尚病款啓未能深考暇日論次成書非敢以器為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元祐七年歲在壬申三月上巳日汲郡吕大臨記

欽定四庫全書

考古圖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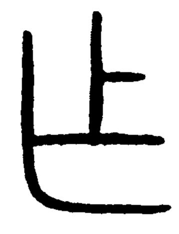
宋 呂大臨 撰

釋文

古文三代之書名也書名所起將記言於簡策象物形而畫之故厥初以象形為主不取筆畫之均正又有無形可象之言然後會意假借形聲指事轉注之文生焉

至周之興尚文書必同文其筆畫稍稍均正據今所傳商周器可見周衰益盛竊意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已有修正故與古文多異至秦李斯程邈之徒又有省改謂之小篆即今許氏說文是也小篆興而古文亡至漢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書及張蒼獻古春秋左氏傳魯三老獻古孝經及郡國於山川得鼎彝之銘然後古文復出

孔安國以伏生口傳之書訓釋壁中書以隸古定文然後古文稍能訓讀其傳於今者有古尚書孝經陳倉石鼓及郭氏汗簡夏氏集韻等書尚可參考然以今所圖古器銘識考其文義不獨與小篆有異而有同是一器同是一字而筆畫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上下不一者如伯百父敦之百字一作一作寶字一作

一作蘄字一作一作叔高父簋蓋底皆有銘其簋字一作一作晉姜鼎之作字一作一作其異器者如彝尊壽萬等字器器筆畫皆有小異乃知古字未必同文至秦既有省改以就一律故古文筆畫非小篆所能該也然則古文有傳于今者既可考其三四其餘或以

形象得之如　為射·　為丁　為壺
為鬲　為車之類或以義類得之如
為鬳　為孏之類或筆畫省於小篆如
作惟　作位之類或筆畫多於小篆如　作
萬小篆乃邁字　作受　作秦　作郁之類或
左右反正上下不同如　皆作永

皆作福　皆作姜
皆作姬之類有部居可別而音讀無傳者如　作
作盥之類又可考其六七餘皆文奇義密不
可強釋姑存其舊以待知者凡與說文同者訓以隸字及加反切其不同者略以
類例文義解于下所從部居可別而音
讀無傳者各隨所部收之以備考證

上平聲

東部東德紅反　東宮方鼎　同徒紅反　郝敦說文作同　中陟弓反又音伯仲之
仲　朝事尊古文從口者多作口　說文作中　郝敦史作　略相似
中信父甗說文為史句中正以為中音仲　朝事尊古文作　中爵
𢀛鐘牧敦寅簋皆有　等四字　一作　乃知　二字與　中同　宮居中反
郝敦　東宮方鼎　熊胡弓反　張中匡說文作　小異　豐敷馮反

單癸彝古文作豊　父鼎彝　亦古豆字　公古紅反　公緘鼎說文作
公　通宅紅反　虢姜敦　晉鼎說文作　同上音
冬部彤徒冬反　周敦說文作彤　宗作冬反　羼敦
鐘部鐘職茸反　走鐘　鄦子鐘　秦鐘
印中嫡鐘說文鐘從金從童童從辛從重以上鐘銘童皆從龍省從𡈼秦鐘又從東省皆取諧
聲與說文小異　𢀛鐘此文從龍字尤省　遲父鐘說文樂器從童酒器從重此

亦從重古 寅簋說文鐘一 於容 秦鐘
文或互用 作鏞古文省 反 古文
邕作 公緘 晉鼎上二文從 疾容
鼎 有省有加 反
寅簋 渠容 伯盉饋盦 俱容 翼敦說
卭反 說文作巩 反 文從龍
廾聲也此 郘敦 秦鐘二文皆從龍省 盧
文龍省 又從未詳 鐘
反 遲父鐘象龍首
大形說文作龏
江部邦 博江 晉鼎 秦鐘
反

釋文 五

支部匜 余支 張伯 中姞 季姬
反 匜 匜 匜說
文匜從匚從也張伯中姞二匜止作也字音匜 魚羈
說文也作 筆畫小異中姞匜全異蓋從豆 反
秦鐘古
文作
脂部彝 延知 翼敦 尚癸 同
反 彝 上
單癸 單從 單從 父辛
彝 彝二 彝四 彝 伯
彝 師 虎 父癸
彝 彝 彝 彝

篆帶 父丁 師服簋說文彝從糸从廾持
彝 彝 米从兀 以上古器文彝字
十有五雖筆畫小異而大同亦有漫滅傳摹不完者然
其首為者刀氐也作數點者米也者糸也則皆
有之許氏以為聲義恐未然先儒解衣章宗彝止以
虎蜼為文蓋之類象虎首之類象蜼尾也糸言其
文米言其實廾則霜夷 牧敦 儒佳
持之也比義近之 師切 切
晉鼎說文作綏 委字 中癸 公緘 陳尼
从禾此文从小異 追切 鼎 遲切
遲父 宋鼎古文借 晉 公緘 散季
鐘 作惟夷佳切 鼎 鼎 敦

釋文 六

同 孔文 父丁 寅 宣
上 父鼎 彝 唯 簋 雖 佳
切 秦 攀悲 牧 秦鐘說文丕从不
鐘 丕切 敦 从一此文皆作不
俯九反古 旻悲 晉 公緘 郘敦
文借為丕 眉切 鼎 鼎
王子 虢姜 秦 朝事
吳尉 敦 鐘 尊
樂司 鄦子 伯盉 伯盉 齊
徒卣 鐘 頮盤 饋盦 豆
說文眉作象目上毛古文皆从曰亦象目上毛也从
象鼻从首義與日同又有从大从分从冂恐象須

恐象喉卩田未詳亦
有傳摹筆畫易轉也祁反
渠脂 祀 郝 敦 毗 反 房脂

樂司徒卣 為 于嬀反 晋鼎 古道德經作
說文作 又作 與此小異

之部 之 止而反 之 宋君夫人鼎 糸 新茲反 絲 省作糸 周敦 說文

作 司 一音 嗣 司 晋鼎 辞 詳茲反 辞 晋鼎 牧敦

周敦籀文从 从司古文从右司 右筆畫疑相似亂其義亦當作嗣 陵之反

秦鐘 洍 盈之反又讀為江有汜 之汜江水决復入為洍 虞敦說文作 誋 近其反 欺也反

一云謀也 謀 王子吳鼎 姬 居之反 雁侯敦 遅父鐘說文作

其 渠之反 其 中信父鬲 張中匜 蘄 渠之反

晋鼎 伯百父敦 同上 虢姜敦 伯戔頮盤

說文作蘄艸也从艸从蘄聲徐鉉云說文無蘄字他書
亦無渠支反今据古文當从旂从單未知何義爾雅薜
山蘄芵牛蘄音芹莊子云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音
祈求也諸器多云蘄万壽則義與祈同說文無從旂者

蓋从艸者當云芹从旂者當音祈
祈旗所以招物亦有祈求之意也

微部 非 匪微反 寅簋說文作 古道德經 妃字如此古文借非為妃

於非反 說文畏從由虎省古文作 由从卜此
與威同 文从甲从 小異威畏同音 晋鼎

衣 於希反 周敦 旂 渠希反 郝敦 戠敦

魚部 車 斤於反 牧敦古文象輪軸 輈衛與說文異 初 楚居反 王子

吳鼒 諸 專於反 周敦諸字說文从言从者 古尚書作 此文从於 余 羊諸反

秦鐘 晋鼎 艅 艅艎吳舟名 師艅彝

虞部 于 雲俱反 公緘鼎 雩 牧敦 寅簋又音鄠

孟 季姜孟 尃 芳無反 秦夫鐘 夫 風無反 宋君夫人

鼎 無 微夫反 晋鼎 公緘鼎 王子吳鼎

張中匜 朝事尊 伯盞饋盦 母 牧敦古文母與毋同 朱

鍾輸反 周敦 嬬 汝朱反博雅妻謂之嬬 說文作 从女从需此文从

蓋古需字多作 故需不从雨
古大夫妻曰孺人聲轉為嬬

模部

徒 同都反 戠敦 說文徒从辵土此文从止義當作徒與說文異

樂司徒卣 此文乃徙字義亦當為徒二字皆與說文異未可考

乎 洪孤反 郘敦亦音呼

吳 訛胡反 王子吳鼎

姑 攻乎反 晉鼎

唬 荒胡反 秦鍾

匍 蓬逋反 秦鍾 說文作 手行也楊南仲云从乃不知何義求其義云匍有四方當借讀為溥

齊部

齊 前西反 遲父鍾 說文作 同上 郘敦

黎 憐題反 史黎𥂝 說文作

皆部

裹 乎乖反 晉鼎

灰部

崔 倉回反 父丁彝

真部

申 升人反 商癸彝 牧敦

辛 斯人反 父辛彝 辛鼎

秦 慈鄰反 秦鍾 古尚書有此文 說文从一禾

人 而鄰反 宋君夫人鼎

賓 卑民反 郘子鍾 古尚書有此文 說文作賓

民 彌鄰反 秦鍾 晉鼎 牧敦

寅 夷真反 寅簋 說文作

古文作 伯庶父敦 秦鍾

屯 株倫反 秦鍾

諄部

顧 於倫反 晉鼎 說文作顧 大頭也

文部

文 無分反 孔文父鼎 晉鼎 商癸彝

饙 方文反 師餘彝 滫飯也 饙亦作 伯戔饙盦

妘 于分反 亦作嬬 祝融之後姓

勄 許云反 敛氏鼎 古文貝即鼎省二文互用如則為鼎之類此敛字當為嬬與妘同 張中医文云其一其玄當作纁字古文假借用之與勄字亦不同而从大从月从个考其文當音勄

君 拘云反 晉鼎 寅簋

欣部

殷 於今反 叔殷勅鬲

元部

元 愚袁反 郘子鍾

邍 愚袁反 雁侯敦 說文作 與此異

言 魚軒反 小中信父敦 父癸方鼎 言父爵以上三字皆古言字 古文言一為

[走亘] 于元反與爰同說文曰易居也 秦銘勳鐘 說文作

冤部溫 烏昆反 伯勳父甗按楊南仲釋此字為勳求之古文皆不近似不知何所據今考其文从水从皿又从日與囚字相近當為溫字其上又有ㄓ不知謂何古文比說文有所加也 門 謨奔反 郝敦 尊 祖昆反 晉鼎 公緘鼎 雁侯敦 杜嬬鋪 單癸彝 父癸方彝 朝事尊按說文尊字作古文多从尸或臣又若阜字不知何義鬳字亦有作者恐取其高大之義其筆畫小有損益古文多然內有者就而為字省文也 孫 蘇昆反 晉鼎 太公缶古文或左或右互同

寒部戔 財千反 伯戔饋盒 丹 多寒反 丹姜敦 單 亦音善邑名 單罪癸彝 單爵文省如此 鄘子鐘

桓部官 沽丸反 周敦 盤 蒲官反 伯戔頮盤 鉅中 鑾 盧丸反亦呂負反 医 郝敦 同上 戠敦

秦銘勳鐘音鑾按四字皆為鑾上三字皆曰鑾旂當與鑾同下一字曰鑾夏當與鑾同

山部山 師閒反 朝事尊

下平聲

先部先 蕭前反 晉鼎 郝敦 千 倉先反 晉鼎 天 他年反 郝敦 秦鍾 田 亭年反 田卣 秊 寧顛反 晉鼎 雁侯敦 中信父甗 散季敦 玄 胡涓反 張仲匜古文一作古 臤 胡千反與賢同又輕煙反堅也 晉鼎 縣 胡涓反 鄦子鍾說文作从系从県此文郎字古之軍行斬獲縣首於旗周書縣於太白小白之旗故从中與說文異

僊部宣 荀緣反 晉鼎 郝敦 叀 朱遄反小謹也 晉鼎 虔 渠焉反 晉鼎 秦鍾

蕭部琱 丁聊反治玉也 周敦 伯姬鼎 鋚 田聊反又以周反 寅簋鑾首垂銅也

宵部繇 餘招反 說文隨從也 寅簋說文作䌛或作 要 伊消反 身中也

彝說文朝 陟遥反 朝事尊說文作 作 朝 反 古文皆省文

豪部高 居勞反 叔高父簋 同上 毛 謨袍反 邿敦

戈部戈 古禾反 周敦 龢 胡戈反 秃鍾 盉 調味器也

伯盉 多 當何反 牧敦

麻部䖒 莊加反 又取也 寅簋 邾子鍾古尚書作 與且同音 華 胡瓜

反 周敦 寅簋

陽部陽 余章反 師艅彝說文作陽古文省 楊 晉鼎

邿敦 周敦 戠敦 牧敦 朝事尊說文楊作楊古文多从

凡从易又有王者但或左右繁省不一 邾子鍾 亾 武方反 遲父鍾 音無

將 資良反 邾子鍾此籀文𤖅字借為將字用 商 尸羊反 父丁彝

同上說文作𠶷 昌 蚩良反 商兄癸彝說文作 籀文作 彊 居良

反 晉鼎 张中匜 秦姜 晉鼎

散季敦 同上古文或左或右或省 王 于方反 晉鼎

戠敦 父丁彝

唐部湯 他郎反 晉鼎 喪 蘇郎反 寅簋說文作 康 立岡

晉鼎說文作桒 光 姑黃反 晉鼎 遲父鍾 黃 胡光反

邾敦 张中匜 皇 公緘鼎說文作皇 㝨敦

虢姜敦 邾子鍾 秦鍾 煌 秦鍾

庚部庚 居行反 伯戔饋盦 庚鼎說文作 象秋時萬物庚庚有

實以說文求之未見此象而此鼎之文乃有垂實之象 行 何庚反 寅簋 明 眉兵反

晉鼎 明 牧敦 鳴 邾子鍾說文作 兄 呼榮反

商癸彝 京 舉卿反 晉鼎 牧敦說文作 籀文作 說文

云京絕高丘也晉鼎文从二高牧敦文則上高下京皆有重高之義說文省

耕部 爭 側莖反 晉鼎說文作 古孝經作事

清部 名 彌并反 秦鍾 征 諸盈反 晉鼎

青部 丁 當經反 公緘鼎 · 散季敦說文作个象夏時萬物皆丁實殊不近似此 · 王子吳飲鉶及伯戔顏盤皆曰初吉日亥此字與甘字相似然非十日之字有其象名求之乙巳辛癸皆不似似惟丁字近之當讀為丁 庭 唐丁反 邾敦

戠敦 秦鍾說文作庭古文作此諸器文多云立中庭與古文相近當作庭字 霝 郎丁反

霝 僎敦 鈴 鄦子鍾說文作鈴 寧 婁丁反 晉鼎 坙 堅靈反

巠 晉鼎 形 乎經反 秦鍾說文作形 刑 牧敦說文作鉶

王子吳飲鬵 鈃 宋君夫人餗釪鼎說文作鈃此二器一從鼎屬也說文宋鉶復从干與开字差異

登部 朋 蒲登反 牧敦說文作 弘 胡肱反 晉鼎說文作弘

尤部 休 虛尤反 邾敦 攸 夷周反 周敦一音條說文作 猷

晉鼎說文作猷 張流反 周敦籀文輈作 古文省作 劉 力求反

杜嬬鋪說文作劉古省 周 之由反 邾敦 周敦 伯百父敦

侯部 侯 晉鼎

侵部 心 息林反 寅簋 單癸彝說文作 林 犂針反

遲父鍾 音 於金反 秉鍾 張中匜 今 居吟反 邾敦說文作今古文金音作陰乃从此今字 金 晉鼎 牧敦 張中匜

覃部 覃 徒南反 晉鼎說文作 南 那含反 邛仲嬬鍾 盦 烏含反 伯盞饙盦說文作覆蓋也此器名饙盦饋脩飯也蓋此器盛飯貴溫覆之不失氣也古文从金與音者互用故此字从音省與說文少異則古文西字

談部 三 蘇甘反 晉鼎

嚴部 嚴 魚杴反 秦鍾

咸部 咸 胡讒反 秦鍾 緘 居咸反 公緘鼎說文作緘此器文

从戌从糸从言與說文頗同但古
文言與口互用反左右為異爾

鹽部炎 于廉反 收敦

上聲

董部孔 康董反 孔文父飲鼎 鄦子鐘

腫部巩 父丁彝說文作

紙部是 上紙反 秦鐘 晉鼎 中丁父壺說文作 是籀文作

氏 寅簋 媍氏鼎 忍氏反 癸彝說文作爾古文省

旨部氐 彰視反 周敦說文作 死 相姊反 公緘鼎說文作

癸 單癸彝 癸鼎說文作文从四屮癸
彝近之癸四屮不出癸鼎一
屮而三包之或云癸子丑之間有
紐結未達之象三字大體相似 癸舉

簋 矩鮪反 叔高父簋 同上 寅簋 師奐父簋
同上說文簋作从竹从皀从皿古文簋有不同皆从
皀从皿而已古之簋或以金此諸簋是也或以瓦韓非

所謂飯土簋是也或以木禮圖所傳外圓內方者是也
或以竹聘禮竹簋方是也不从竹者不純用竹也說文
云白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𣪘字亦从此恐
亦象器形也凡為者象氣出也黍稷馨香主於氣與
也如鬻字从
亦象氣出也

止部史 與士反 郘敦 子 祖似反 晉鼎 公緘鼎

祀 象齒反 商癸彝 父丁彝 裏 兩止反 寅簋

養里反 單䫉癸彝 晉鼎 喜 許已反 鄦子

鐘說文
作

己 苟起反 父已鬲 已爵

語部鄦 喜語反 與許同 鄦子鐘說文作 舉 苟許反 主人舉爵

篆帶爵 已爵說文舉作又作 旧許反 黑黍也
古文皆字省文也

矩或作 寅簋說文作 所 與阻反 晉鼎 楚 枛所反

戠女 忍與反 敦女與汝同 郘敦 旅 兩舉反 伯勲父旅甗說文作从㫃从
兩人或釋為煮非是 秦鐘古文魯旅同

嘆部矩反 果羽 師艅彝說文作㞷 父 匪父反又奉甫反 父己
匚 匪甫反 與簠同 弡中匚說文簠字古文作匚从匸 匸讀若方象受物之器籀文作
此器匚中有大字乃古夫字蓋古文夫大止用一字秦嶧
山碑御史大夫字止於大字下加以二而已唯大字左右比
字未詳蓋古文筆畫多寡不同尒此
器既方其文又如是則為簠無疑 鋪 杜嬬鋪按此字本普胡反
其器似豆而卑作本音無義或讀與簠同以金為之故从金亦簠屬也 輔 奉甫反 寅簋 武 罔甫反
敦 主 反 㬥鍾庚 主父巳彝說文丶與主音異而主字从丶 古文主字多作丶如人舉丶父巳彝之類

姥部 祖 則古反 公緘鼎 㬥敦 周敦
祖丁彝 秦鍾說文作祖 土 他古反 㦸敦 牧敦 杜
徒古反 杜嬬鋪說文作杜 鹵 郎古反 晉鼎 虎 呼古反
寅簋 牧敦說文作凫古文象形 鼓 公戶反 鄦子鍾說文作鼓此文蓋古
支宇 五 疑古反 五敦 午 伯戔盦
薺部 揩 遺禮反 郝敦 同上 周敦 㦸敦

牧敦 寅簋 嬃 乃禮反又女蟹反廣雅云母也類篇云妳也
卭仲嬭鍾
賄部 皐 粗賄反 牧敦 寅簋
海部 亥 下改反 晉鼎 王子吳鼎 郝敦
伯戔盤 鄦子鍾 卭仲嬭鍾亥說文作亓古文作亥與豕同 宰 子亥反
周敦 甹鐘 在 晝亥代二反 公緘鼎 郝敦

說文作在古文从才省 乃 曩亥反 郝敦 周敦 牧敦
師艅彝說文作迺 周敦
準部 引 以忍反 樂引 徒白 秦鍾說文作引
阮部 遠 雨阮反 晉鼎說文作遠 晃 忙晚反 牧敦 寅簋
說文作緩古文象形
緩部 椒 顏旱反 散同 椒李敦 疃 土緩反 郝敦說文作疃从田

童聲翁獸所踐處詩曰町畽鹿場陳倉石鼓文云麀
鹿䴥䴥與此器文同以是推之當與町畽之畽同以
東童省也
从禹聲也

潸部綰鄔板反 晉鼎說文作綰

銑部銑蘇典反說文金之澤者一云鍾兩欒謂之銑 秦鍾說文作銑此文云銑銑雖
雖取光澤之義顯呼典反 牧敦 寅簋 秦鍾

獮部善上演反善省作善 寅簋遣去演反 晉鼎說文作遣饌

䜌兌反 同敦說文作𩜱古文从幸从廾楊南仲釋為饌 寅簋說文作輦

小部小思兆反 周敦肇直紹反 散季敦 同上

說文作肇

晧部考苦晧反 公緘鼎 屢敦 郝敦

周敦寶補抱反 晉姜鼎 某父鬲 中信父甗

斂氏鼎 散季敦 伯庶父敦 周敦 䍜作彝

師艅彝 䕾彝 冢帶彝 伯百
父敦說文作寶諸器寶字雖小有不同然皆从宀从王从缶从貝保 晉鼎
公緘鼎道杜晧反 寅簋隸作衜

哿部我許可反 晉姜鼎 寅簋

果部妥吐火反 晉姜鼎

馬部馬母下反 寅簋下亥雅反 公緘鼎 秦鍾說文

作下夏 秦鍾說文作曐

養部象似兩反 晉姜鼎說文作象此象加E兩里養反 晉鼎

享許兩反 晉姜鼎 公緘鼎 伯百父敦

秦鍾䍃俱住反又俱永反 單䍃彝說文作䍃與此小異者筆畫之轉网文紡反

网郝敦

梗部丱古猛反古礦 父已人形彝此文與丱多二畫秉補永反

秦鍾 永 于憬反 公緘鼎 媍氏鼎 㠱敦

靜部靜 疾郢反 秦鍾

有部又 云九切與有字同 寅簋 右 郝敦 友 寅簋

說文作叉 九 巳有反 晉鼎 不 俯九反 晉鼎 久 舉友反

晉鼎 酉 以九反 父丁彝 卣 亦音丑 郝敦 寅簋

同上

缶 俯九反 太公缶 楊南仲云匜字雖無傳而凡籀文柜作匜杯作匜箕作匜皆从其聲則

匜宜讀為缶 史黎𨥫古文寶字从缶多作古字則此器亦缶也但比太公缶从金爾其器形

制亦相似 首 始九反 郝敦 周敦 寅簋 百 牧敦

伯百父敦 同上 受 是酉反 虢姜敦說文作从𠬪舟 中𨭉

匜此受字筆畫大省 秦鍾 授 𨭉中匜說文从手與此小異

厚部母 莫後反 散季敦 同上 父丁彝 戊

伯庶父敦 走 子口反 秃鍾

寑部飲 於錦反 孔文父鼎說文作飤此器省文 朕 直稔切 晉鼎

並散季敦說文作䫀 品 丕錦反 牧敦 伯彝說文

作品二器文三口皆與說文異變體也按伯百父敦壽字作三口乃𠷎字變體也

敢部敢 古覧反 郝敦 父丁彝 伯姬鼎

琰部奄 衣檢反 秦鍾說文作奄

儼部㝃 悲檢反 頃覆也 周敦說文作㝃古文不省

迥部鼎 都挺反 晉鼎 㠱敦

去聲

宋部宋 蘇綜反 宋君夫人餗

用部用 余頌反 晉鼎

絳部降 古巷反 寅簋

寘部 寘 支義反 弡中 剌 七賜反 秦鐘說文作 𣀔或𣪠作制 義 宜寄
反 中姞匜
至部 二 而至反 邾敦 邲 兵媚反 晉鼎說文作四 牢之也
三 見利反 散季敦 周敦 自 疾二反 叩仲盦
號姜敦 豙 直類余醉二反 秦鐘說文作𧰨 利 力至反 晉鼎 季 居悸反
散季敦 冀 九利反 父辛彝說文冀作𦲸此文無丌而加以攴字蓋

繁省不同 位 元備反 牧敦說文作𡉀古文省止作立 秦鐘 疐 陟利反
晉鼎 秦鐘說文疐作𤴫古文惠作𠑇蓋二字皆从叀或作𡕦或作皆从止當作
疐
志部 事 仕吏反 周敦 朝事尊說文事 吏 良志切
邾敦 畀 渠記反 弡中匜
飤 祥吏反 糧也 王子吳鼾 弡中匜

未部 未 無沸反 朝事尊 旣 居氣反 邾敦 牧敦
畏 紆胃反 寅簋說文作𢼊與威同用
御部 庶 商處反 牧敦
慕部 故 古慕反 寅簋
霽部 帝 丁計反 秦鐘說文作帝从上朿聲楊南仲釋此為帝按此文云不豙上帝上
帝字作上·二則一字當讀為帝蓋古文省與上字同

祭部 世 始制反 商癸彝說文作𠀍 叡 俞芮反 秦鐘
太部 大 徒蓋反 戠敦 大公缶 牧敦亦音泰 貝
博蓋反 商癸彝說文作貝古文寶字从貝有作此字者當讀為貝
怪部 戒 居拜反 父丁彝 拜 布怪反 古拜字
邾敦 戠敦 寅簋說文作𢱭
夬部 蠆 丑邁反 蠆鼎說文作古文象形

隊部退 吐隊反 內 奴對反 邾敦 牧敦 對 都內
反 識敦 寅簋 朝尊 敦 散季
敦 中信父敦 頮 呼內反 伯戔頮盤說文从水从
未洒面也古文作从
頁此器文从頫从水省讀
若昧前也無義止諧聲爾
稃部信 思晉反 中信父甗又古言字 晉 即忍反 晉鼎 進
寅簋 畯 祖峻反 秦鐘 晉鼎古文省 羊進反

中信父甗 散季敦 邾敦 虢姜敦 叔高父簋 秦鐘
伯戔盦 鄦子鐘 伯百父敦 㬅 於建反 大貌 㬅敦
換部𤔔 盧玩反 牧敦 戠敦
諫部雁 魚澗反 鴈同 雁侯敦
霰部柬 郎甸反 與練同 寅簋 牧敦
綫部禪 時戰反 虢姜敦 [illegible] 皮變反 邑名 邾敦說文丱弁字作

秦鐘
願部鬳 牛堰反 甗鼎 伯勲父甗 中信父甗說文鬳從
虍鬲屬甗从瓦从鬳甗也說文虍作古文多作蓋
虎省也古文目與鼎互用如則作鼎員作鼎之類如甗
彝从虍从貞貞貝皆鼎省也說文鬳从虍从鬲無从鼎
者而伯勲仲信父二甗皆从鼎則古文鬳亦从鼎也古
文尊字多从巨或巨蓋阜字或取高大之義此字亦从
巨與尊字同意以是考之𩰫即鬳字也鬳字古文既从
鼎又从大而不从瓦蓋甗字古 萬 無販反
文與獻字同用故與說文少異 晉鼎

此文加从从邑即
邾字比古文有省改
笑部卲 時照反 高也 邾敦 秦鐘楊南仲釋作昭 召 直笑反
歫中匜
效部效 後教反 寅簋 孝 許教反 虢姜敦
号部冃 莫報反 虣敦古文省 虣 薄報反 寅簋
禡部射 神夜反 邾敦此古射字象手持弓矢形射
堂謂之榭古文不从木亦止用射

字爾雅曰無室曰榭射堂無室便于行射故凡堂無室
總名曰榭宣榭者宣王之廟堂其制如榭故曰格于宣
射與格于太廟太室義同春
秋書宣榭大亦重宗廟也
周敦 亞 衣駕反
父辛彝

漾部 妄 無放反 晉敦 暢 丑亮反 寅簋說文作 鄉 許亮反
中丁父壺 張中匜 趞 疾亮反 行貌 鄦子鍾
映部 敬 居慶反 秦鍾說文作敬 命 眉病反 秦鍾 郜敦 慶 丘正

反 秦鍾說文作慶
勁部 正 之盛反 郜敦 王子吳尌 商彝 政
牧敦 令 力正反 晉鼎 商癸彝古文令作
證部 媵 以證反 邛仲媯鍾說文媵物相增加又云送也與媵同
候部 後 下遘反 朝事尊 遘 居候反 父丁彝 豆 大透反
齊豆說文作 豆古文作

宥部 壽 承呪反 晉鼎 公緘鼎 王子吳尌
父敦 同上 牧敦 張中匜

入聲

屋部 僕 步木反 周敦 朝事尊 業 蒲沃反 瀆也又云業衆多也 闕
之是煩瀆 張中匜 同上說文作 撲 蒲屋反
鄦子鍾說文从業扶也古文撲擊字亦多
从攴加戲即擂敂拘之類故此从業省从攴 木 莫卜反

木父己卣 餗 桑谷反 宋君夫人鼎 福 方六反 虢姜
敦 張中匜 齊豆文 遲鍾 秦鍾 復 房六
反 寅簋說文作復服 寅簋說文作 犕古文作犕 牧 莫反
穆 秦鍾 伯姬鼎 遲父鍾 夙 息六反 闕
叔 式竹反 虢叔鬲說文作 叔古文作 祝 之六反 郜敦 畜
昌六反 秦鍾 六 力竹反 中信父甗 父丁彝 鹿 盧谷

反 闕

燭部 東 輸玉反 牧敦 寅簋 獄 虞欲反 寅簋

覺部 樂 逆角反 樂司徒卣 鄦子鍾

質部 室 式質反 晨敦 日 入質反 父丁彝 帥 朔質反

秦鍾 泰 戚悉反 牧敦 必 壁吉反 亞中匿說文作

寅簋 吉 激質反 王子吳鼎 姞 極乙反 寅簋乙

億姞反 晉鼎 父乙卣

勿部 勿 文弗反 晉鼎 寅簋作 說文 市 分物反韍也亦作市

周敦與市同

迄部 乞 欺訖反 公緘鼎

月部 月 魚厥反 晉鼎 公緘鼎 王子吳鼎

散季 曰 王伐反 晉鼎 郘敦 周敦

沒部 敦 薄沒反 叔殷敦鬲

黠部 八 布拔反 散季敦

屑部 卩 子結反 周敦 鈌 古穴反 亞中匿 說文同上

作

藥部 爵 即約反 寅簋說文作 若 日灼反 牧敦說文作 老子

作石 虐 逆約反 牧敦 寅簋

鐸部 零 歷各反 秦鍾 乍 即各反與作同 晉鼎 同上

享 光鑊反與郭同 彝豆 各 則鶴反 郘敦亦音格

陌部 霸 匹陌反月始生 公緘鼎 朝事尊霸省 牧敦

伯 補陌反 敀氏鼎 百 秦鍾 同上 冪 直格反與擇同

鄦子鍾 號 古百反 虢叔鬲 叔殷敦鬲

虢姜敦 虢叔彝說文作惟以支為寸小異

釋文 三三

麥部 冊 測革反 郘敦 周敦 祖丁彝 責 側革反

草 各核反 周敦 寅簋 畫 胡陌反

寅簋說文作畫

昔部 昔 思積反 郘敦 夕 祥亦反 伯百父敦 耤 秦反

戠敦說文作䧶 赤 昌石反 郘敦 益 伊昔反 冪敦說文作 亦

反 牧敦 奕 師奕父簋說文奕作 參作

作亦則首微屈作參則少一屮

尚可疑 辟 必益反 周敦 牧敦 寅簋 寅簋說文作

大千反 秦鐘

錫部 錫 先的反 晉鼎 周敦 戠敦 寅簋

說文錫从金从易及古文皆無此錫字惟楊南仲為錫諸器多有此文考其義當讀為錫 析 先的反

父乙卣說文作析古文作析或作析李陽冰云木石為片右為爿音牆說文無爿字牀牆戕之

類皆从爿則此字有析木之象當為析父已人形彝有

非字皆有大小人形不知何義竊意非字或亦兆字省

釋文 三四

文 鬲 狼狄反 某父鬲 象形 父巳鬲

職部 戠 質力反 戠敦 即 節力反 牧敦 亟 訖力反

晉鼎 或 越逼反 牧敦 敕 蓄力反 秦鐘 偪 筆力反

牧敦 直 逐力反 晉鼎說文作直古文作𥄂互有繁省

德部 德 的則反 晉鼎 北 必墨反 戠敦 國 骨或反

秦鐘 則 即得反 與則同 寅簋

緝部 執 質入反 秦鐘 入 日執反 戠敦 立 力入反

郘敦 邑 乙及反 郘敦 及 闕

合部 帀 作答反 父丁彝 眔 達合反日相及也 遲父鐘

業部 業 逆怯反 秦鐘說文作業古文作

洽部 夾 訖洽反 遲父鐘說文作夾

乏部 法 弗乏反 晉鼎

帖部 變 悉協反 秦鍾古文或从辛或云言省

狎部 甲 古狎反 樂司徒卣說文作宁古文作卜从木帶孚甲之象但筆畫小不同爾

疑字

百部 晉鼎 秦鍾

生部 晉鼎

丠部

厂部 周敦

又部 虢姜敦 戠敦 牧敦 寅簋

卜禹

二部 虢姜敦

貝部 晉鼎 戠敦

水部 牧敦

宀部 牧敦 牧敦 寅簋 弡中

医

系部 牧敦 寅簋

皿部 牧敦 大公缶 秦鍾 同上

馬部 寅簋 同上

勹部 寅簋

斤部 寅簋

革部 寅簋

奴部 寅簋

弓部 弡中医

金部 弡中医 秦鍾

食部 弡中医

月部
師服簋 閼 師艅彝

曰部
齊豆

臣部
齊豆

丁部
甹鍾

丯部
秦鍾

犬部
秦鍾

刀部
遲鍾

攴部
毀盉

口部
齊豆

象形

父己彝
同上
主父己彝
同上
立戈

卣
持戈卣
祖丁彝

無所從

晉鼎
敀氏鼎
父己鬲
周敦
識敦

牧敦
同上
同上
同上
張仲匜

商癸彝
同上
同上
同上

戟胡

考古圖釋文

趙九成

續考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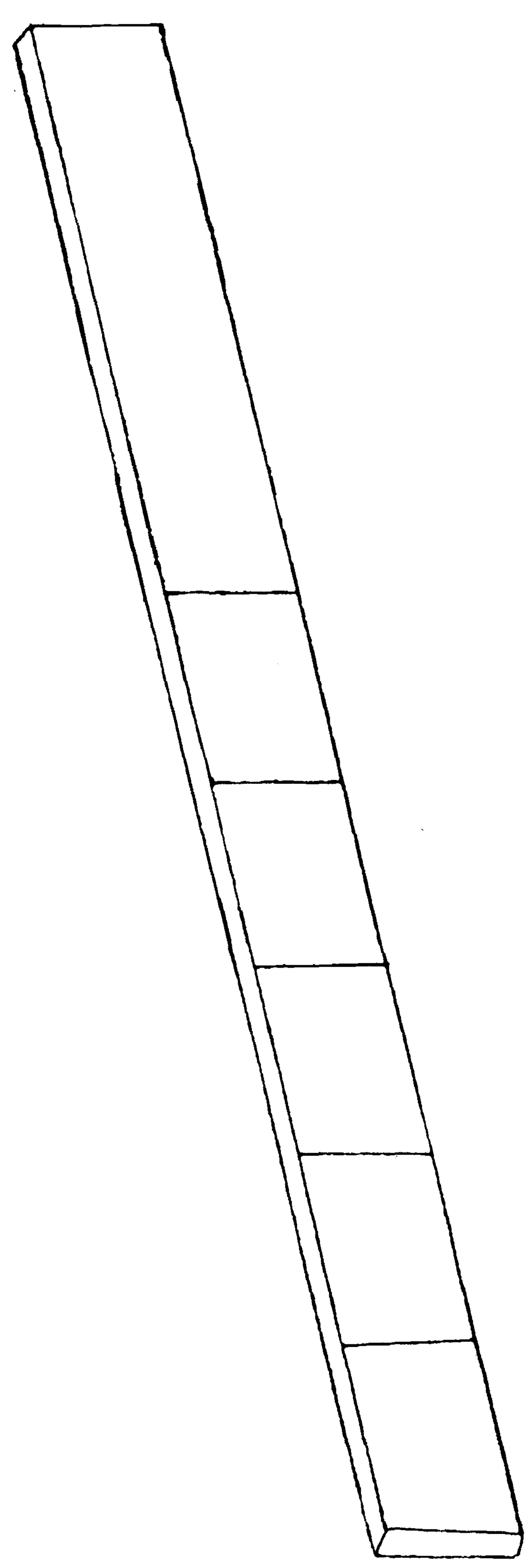
據清乾隆四十六年四庫全書文淵閣書録錢曾影鈔宋刻本影印

欽定四庫全書

續考古圖卷一

宋 呂大臨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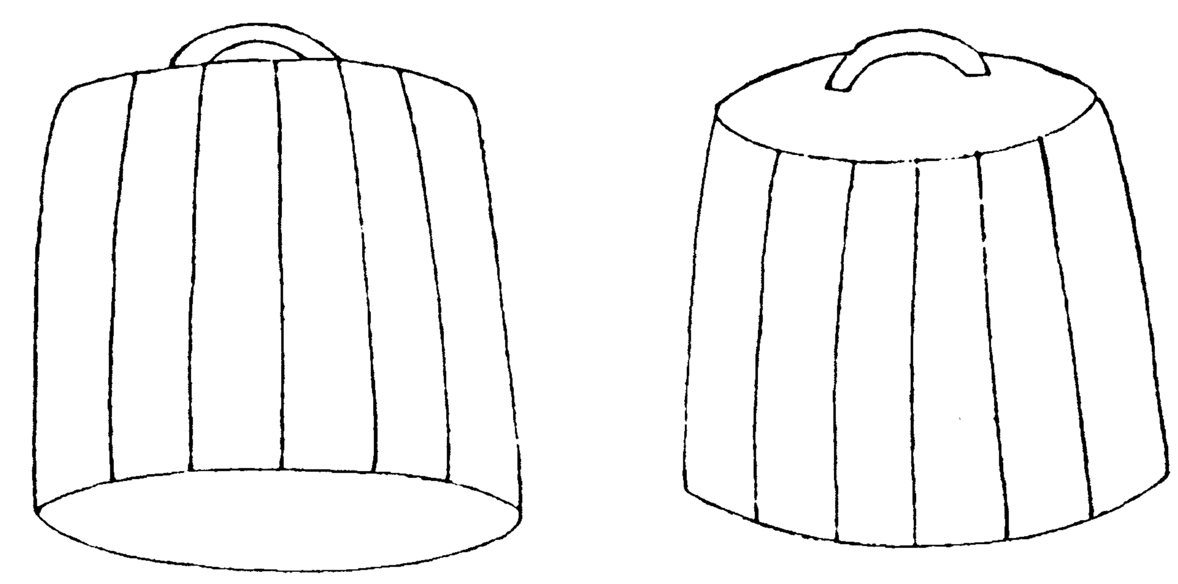
玉尺



此玉尺范忠獻家所收以秬黍合周制乃周尺也

按書曰同律度量衡度所以度長短凡五謂分寸尺丈引也凡世惟用尺者取其五度之中析之可以見分寸積之可以見丈引所以歷世因而不改也按度以周制為準後世因革不同增損或異周制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晉泰始中中書監荀勗按太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尺四分有餘勗乃依周制耳

秦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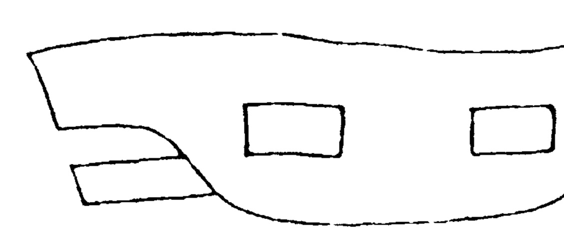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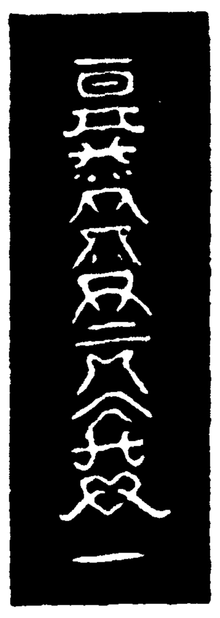
銅權二一在河南李善初家一東明王氏所藏形製略同權高二寸徑寸有九分容合重六兩名百有二字王氏權又有平陽斤三字考此權刻詞則秦二世所刻丞相綰者王綰也斯李斯也去病馮去病也

按權所以施於衡然後稱物平施知輕重也五權謂銖兩斤鈞石也以小大輕重為差圜而環之令肉倍好周旋無端周而復始無窮已也五權之制各有差次按此權乃斤權也故有刻平陽斤者所用斤權也內外八稜而好圜外皆刻詞所以防磨鑢也

銅虎符







銅虎符得之於咸陽以黍尺校之長二寸五分頭高一寸身高八分重一兩五分半虎形背文云與濟陰太守為合符肚肋上云濟陰右二皆篆書陷銀其陰面有二方銅柱隱起二分許所以合同處也按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注符以代珪璋從簡易也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鐫刻篆書與郡守為合符者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按通典曹州漢宣帝更名定陶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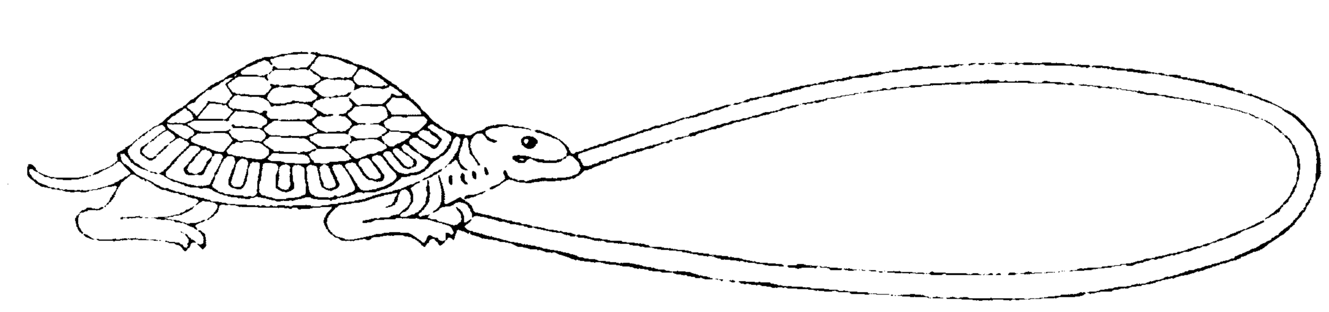
濟陰郡後漢因之晉魏以降屢易隋後為濟陰郡考此符篆刻即漢銅虎符也

銅魚符



銅魚符得之於潘勉之驗之乃唐銅魚符也以今黍尺校之長一寸六分濶五分重二錢符之雄者其陽刻作魚鱗形其陰面上隠起一同字下刻廉州第一皆楷書也按唐書志高祖入長安罷竹使符班銀莬符其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折衝府捉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總監皆給之畿内則左三右一畿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内右者進外始第一周而復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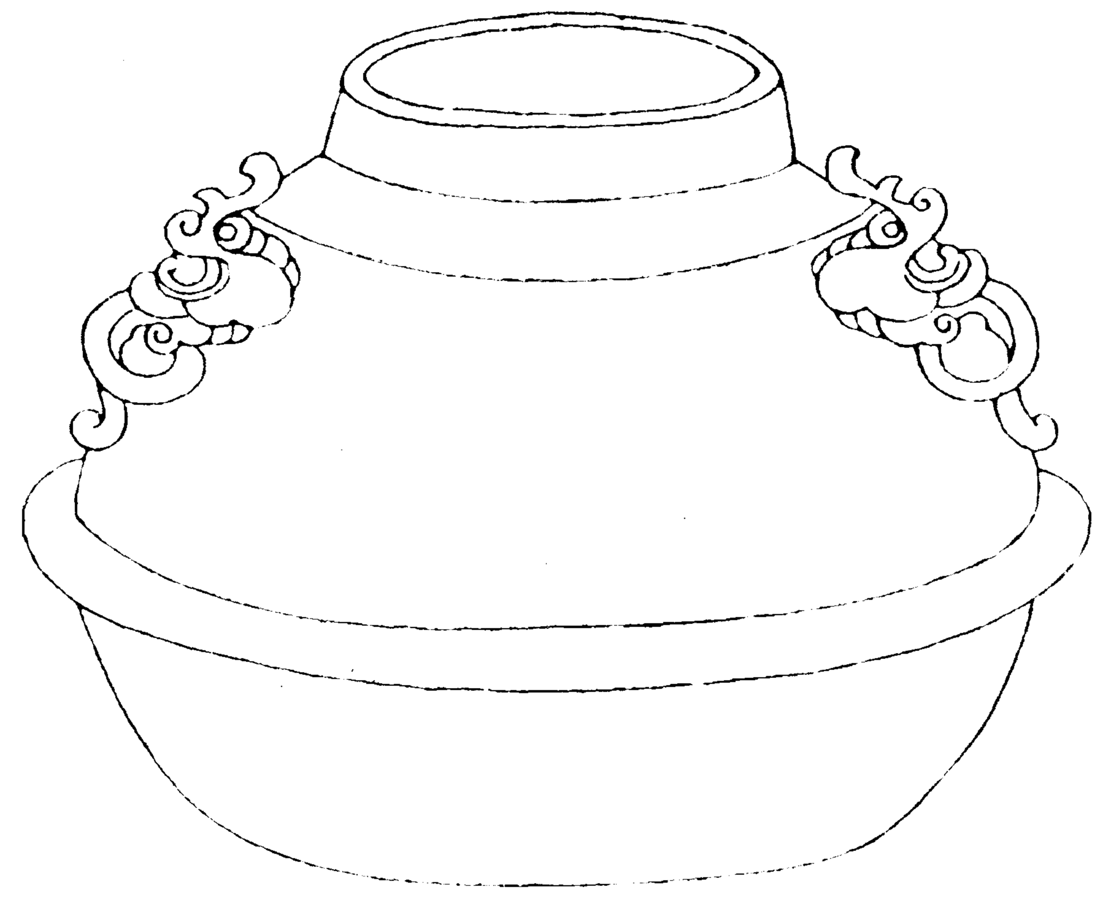
行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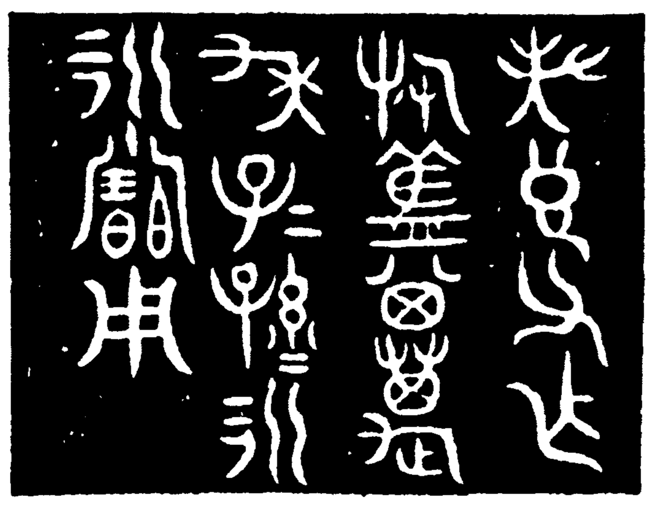


右得之於西洛尼寺井中龜身長黍尺之二寸半容漢二合半長四寸徑三寸半

按此龜以貯墨汁掌以援筆細處可以懸繫疑行路所用硯也或云軍行所用然觀其制作似非上古所為但適用為可取爾

旅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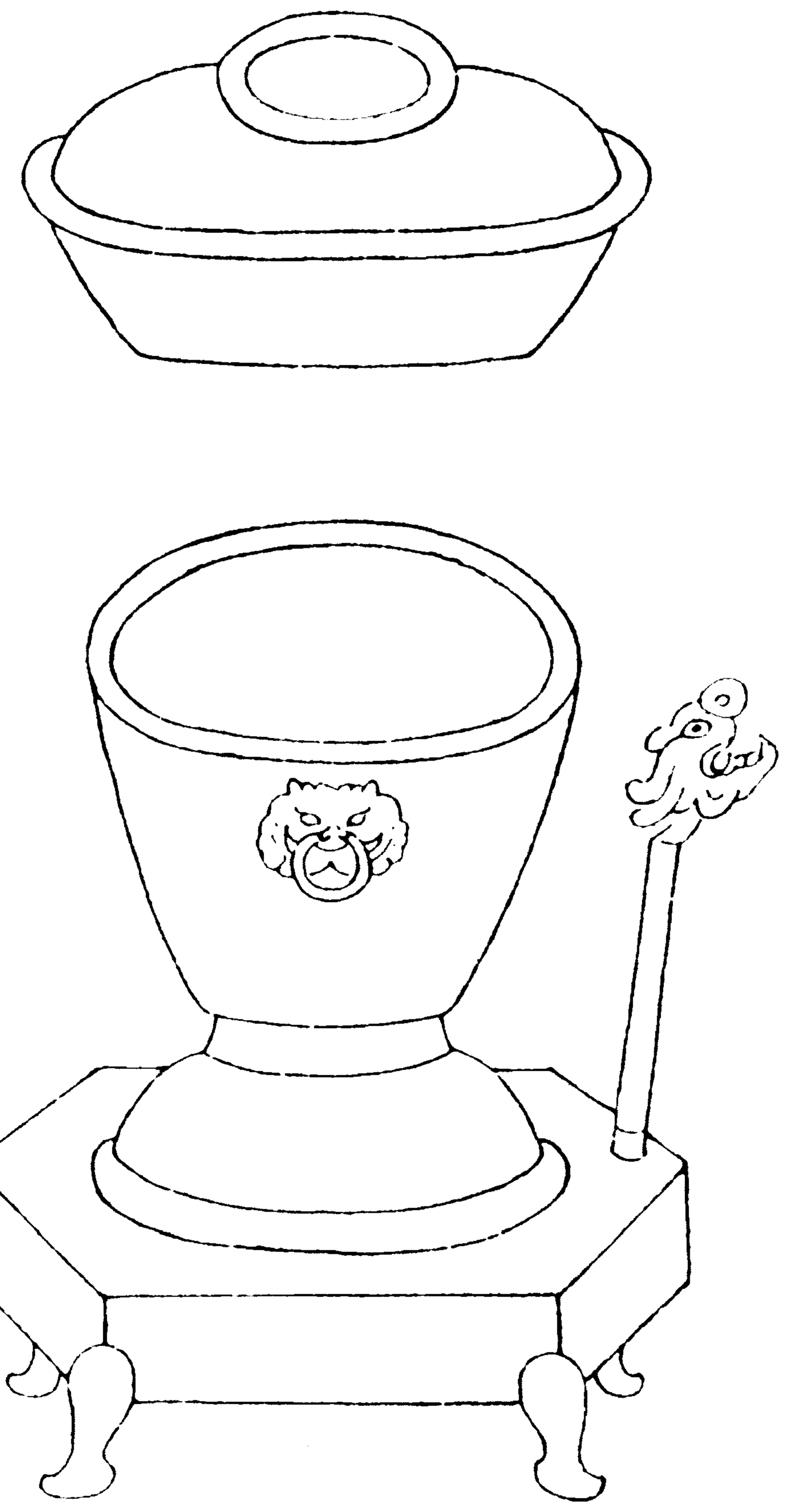




右得之於西洛有名刻云叔高作旅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永保用凡十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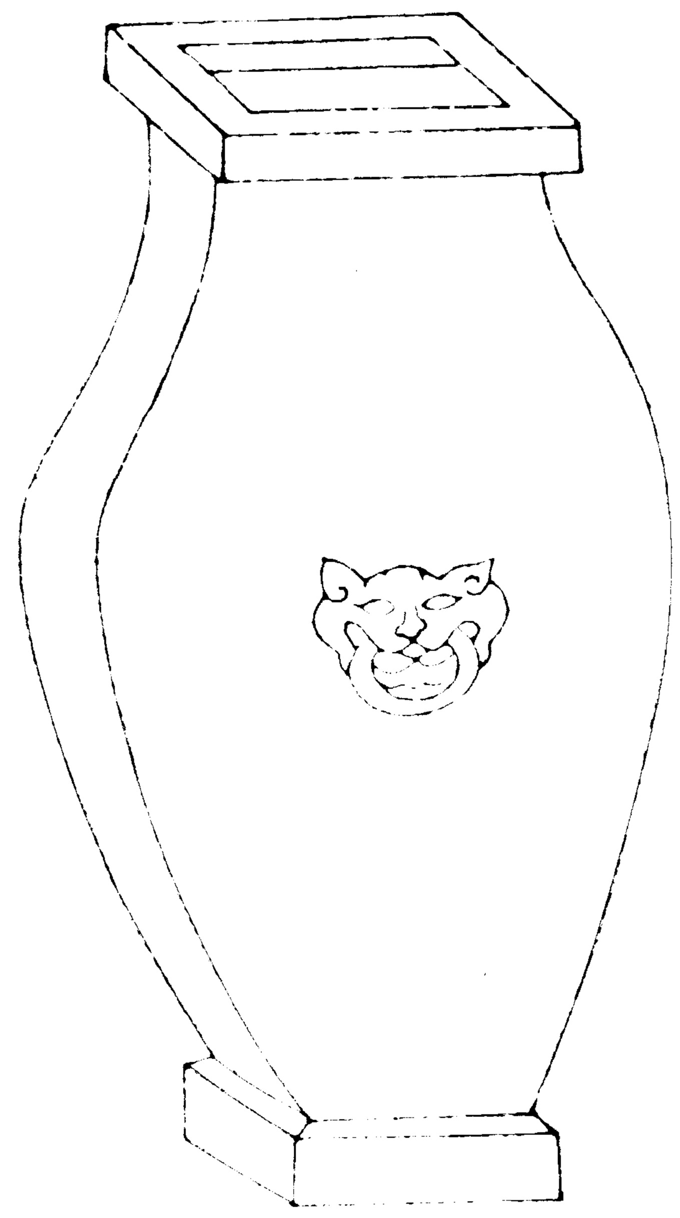
按簋深周尺七寸腹徑九寸口徑四寸半耳濶一寸刻銘於上容漢一斗八升

竈釜甑突



右得之興平竈釜甑突凡四物以黍尺校之竈長八寸半口徑三寸甑口徑六寸深三寸四分足高二寸突為龍頭高四寸釜徑六寸深二寸半無銘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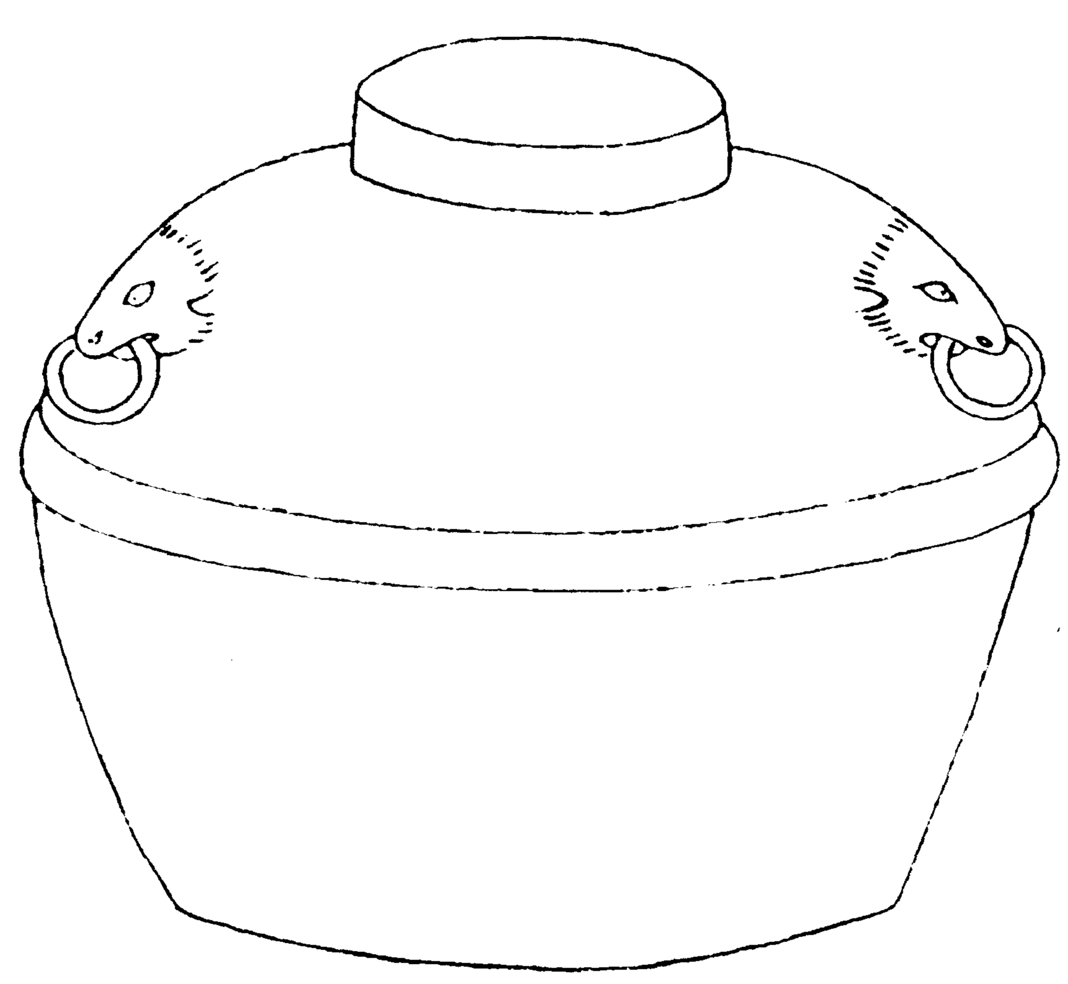
銅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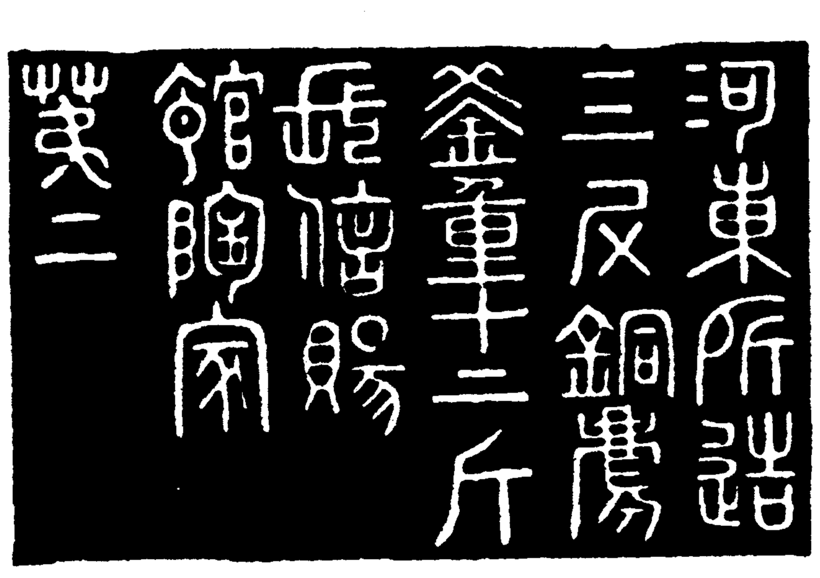




右咸陽張詢殿直家得於長陵蕭城中旁有刻字云武安侯家銅鈁一容一石二升重四十二斤第一按田蚡孝景王皇后母弟生長陵武帝即位蚡以舅封為武安侯此鈁則漢器也說云鈁府良切方鐘也鈁身高黍尺之二尺一寸五分腹潤一尺三寸五分足高二寸八分口徑七寸五分容今斗四升重今秤十六斤

館陶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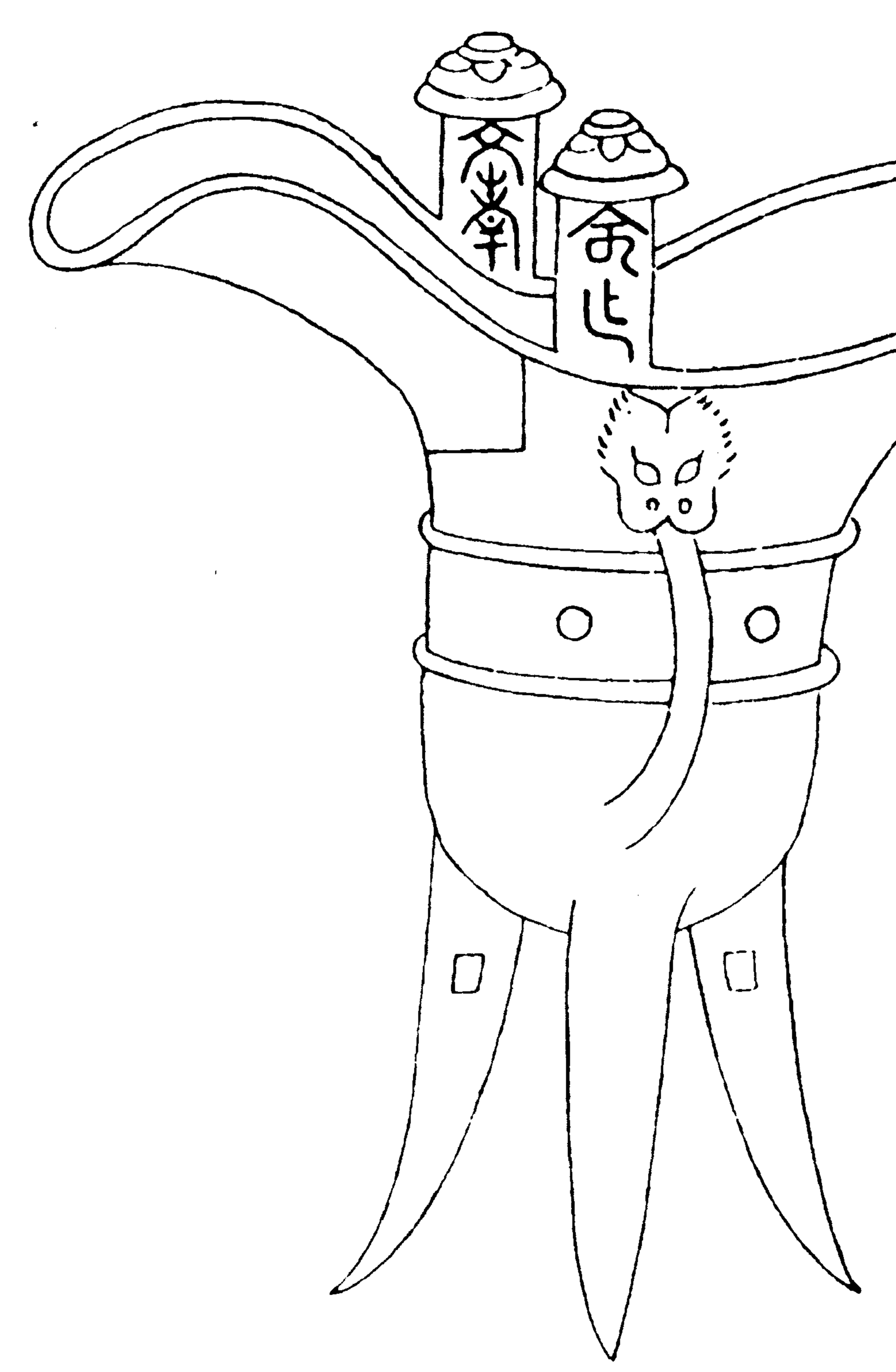




楊與權家所收形製正與余所有旅簋同文曰河東所造三斗銅鹿釜重十二斤長信賜館陶家第二凡二十一字得於扈深黍尺七寸半腹一尺一寸口徑五寸半字在腹上容漢三斗一升按長信太后宮名故前漢孝元傅昭儀尊為太后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又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是也館陶家即公主家按前漢文武帝女嫖為館陶長公主後漢世家第三女紅夫封館陶公主肅宗時為子求郎者也此器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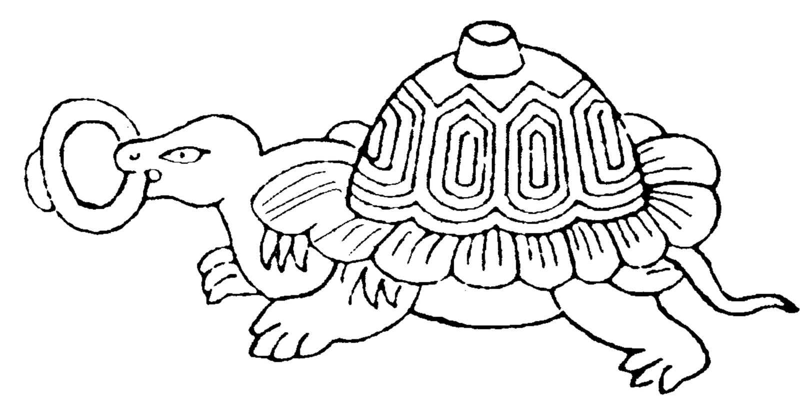
前後漢

文考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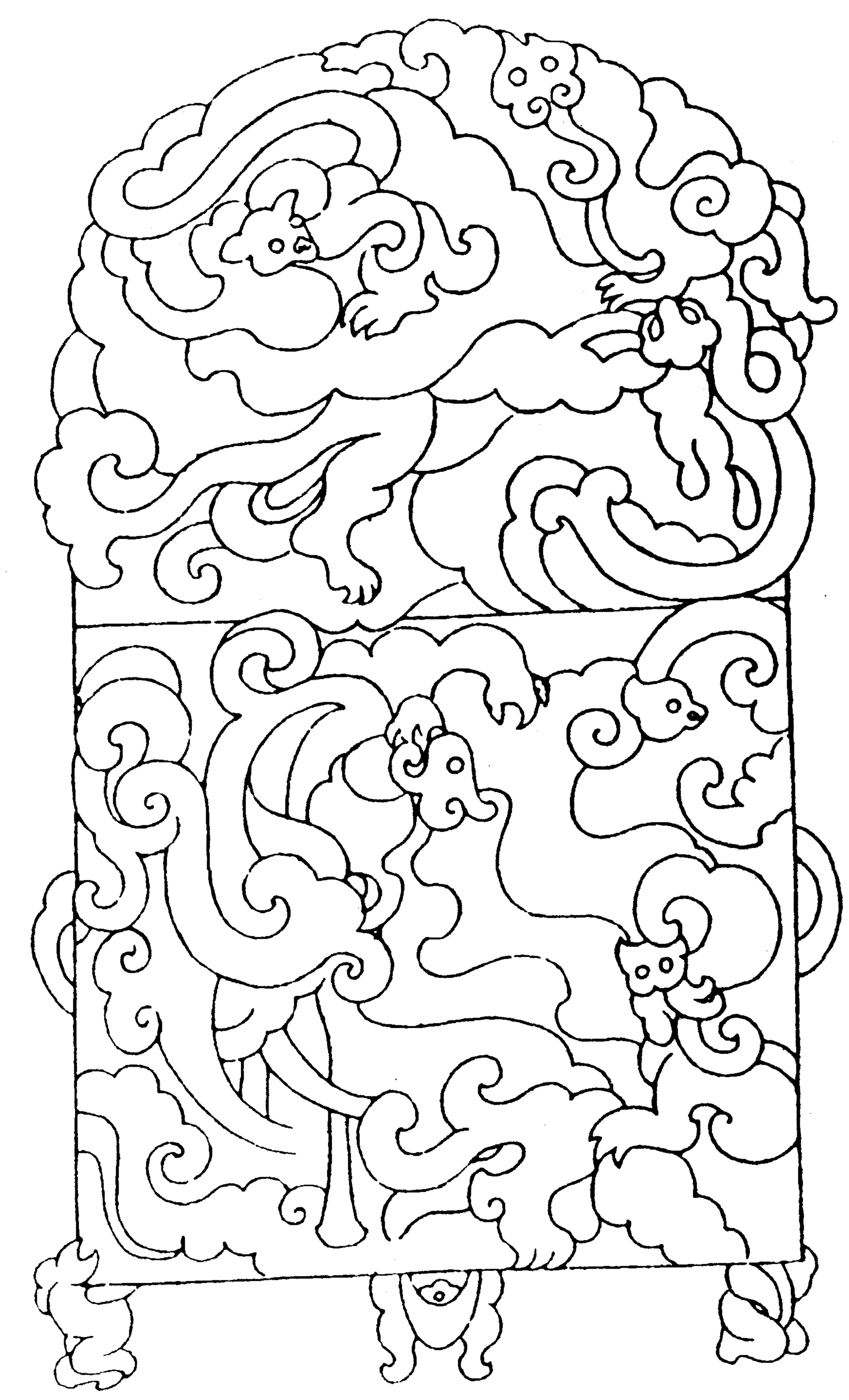
右得之於西洛刻文於兩柱曰文考命作高黍尺八寸半柱高一寸半深四寸足高三寸長七寸濶三寸三分容漢一升

銅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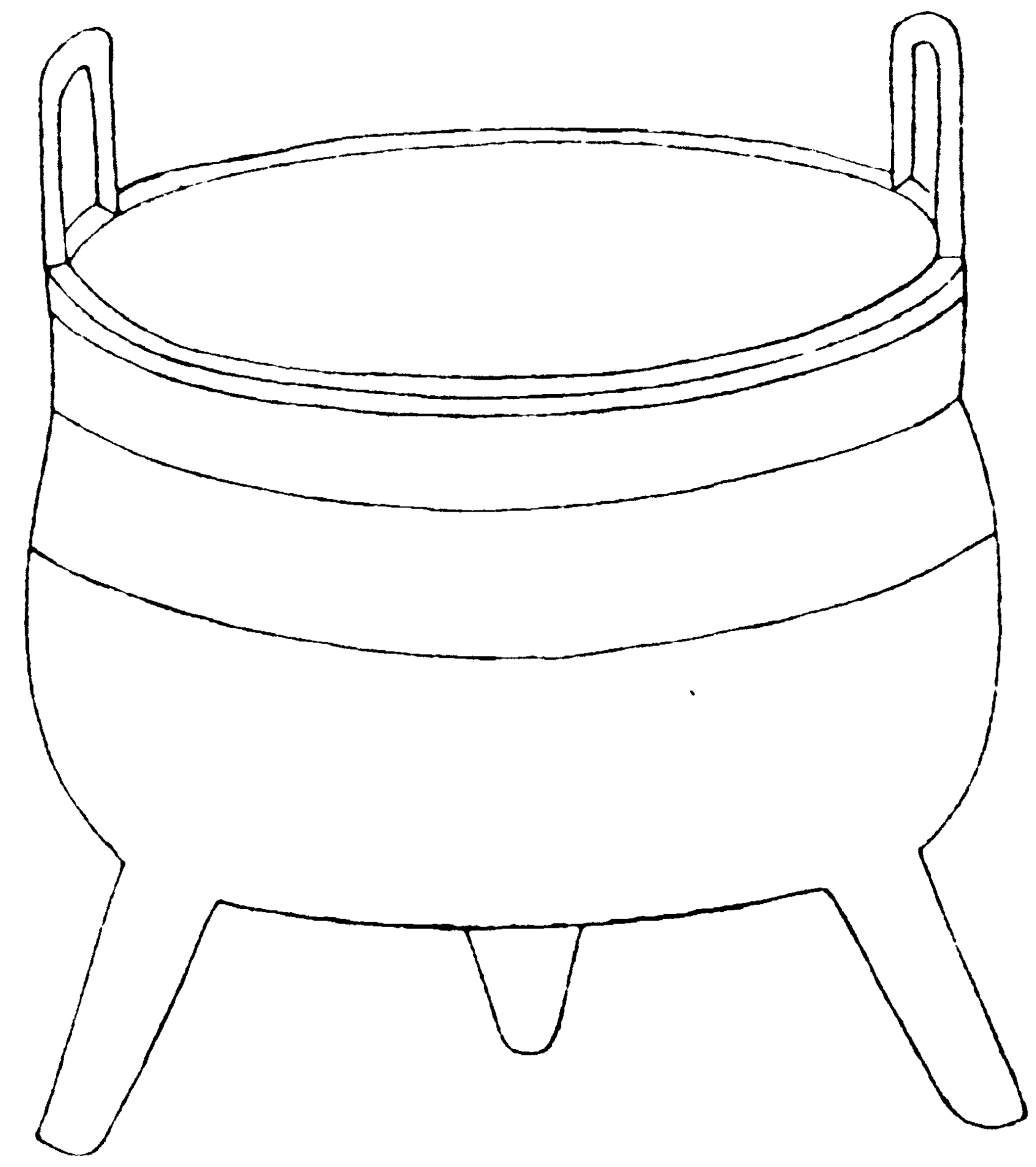
楊與權所收銅龜口銜小杯塗金背上注水即杯中水滿可以濡筆龜身長黍尺之三寸高二寸濶二寸容一合半杯長寸半濶七分

玉奩



長安百姓王懷慶得之底盝全白玉為之廬江李伯時所收銅鳳奩形製畧同碾作雲龍異獸之狀三足熊負之高黍尺一尺一寸當今省尺八寸五分也身深六寸盝高四寸口徑七寸八分當今六寸以今秤校之重八十四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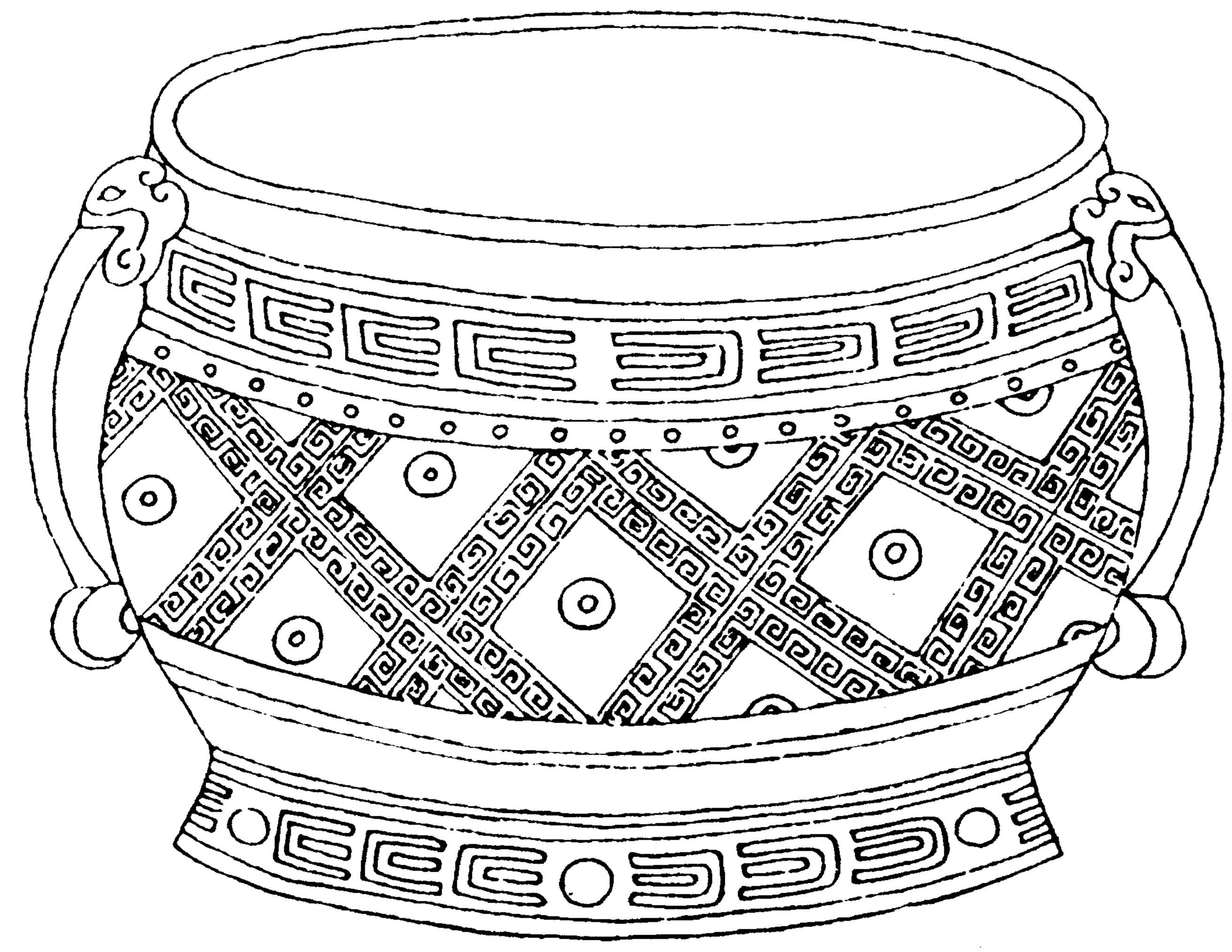
父癸彝





張才元壻所得銅彝刻文於腹内旁口徑黍尺之八寸五分耳高二寸腹深四寸五分足高二寸五分容漢一斗五升

父乙虎彝





張才元所得銅虎彝刻文於底內口徑黍尺之八寸高五寸八分容漢一斗三升兩邊作虎頭腹方文圓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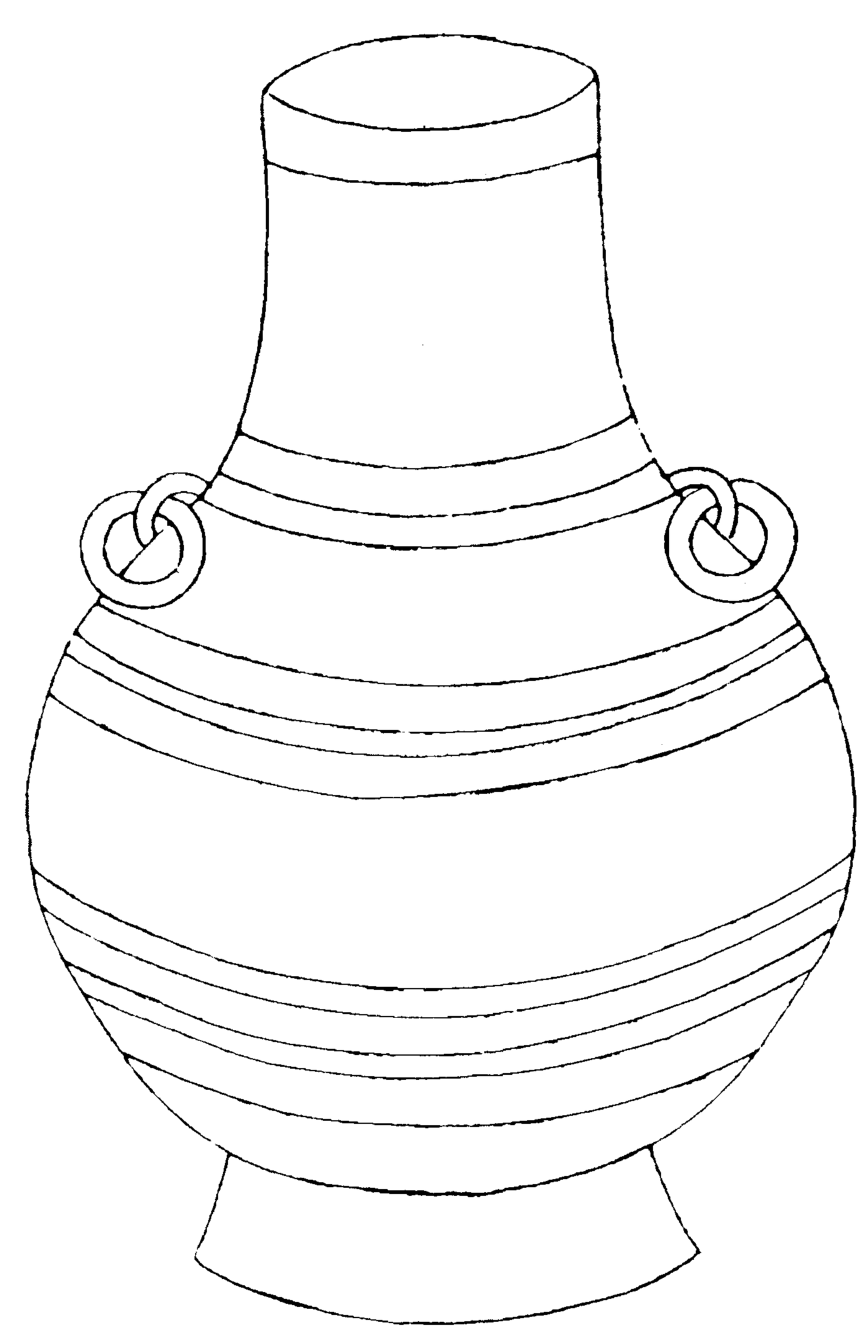
烏銅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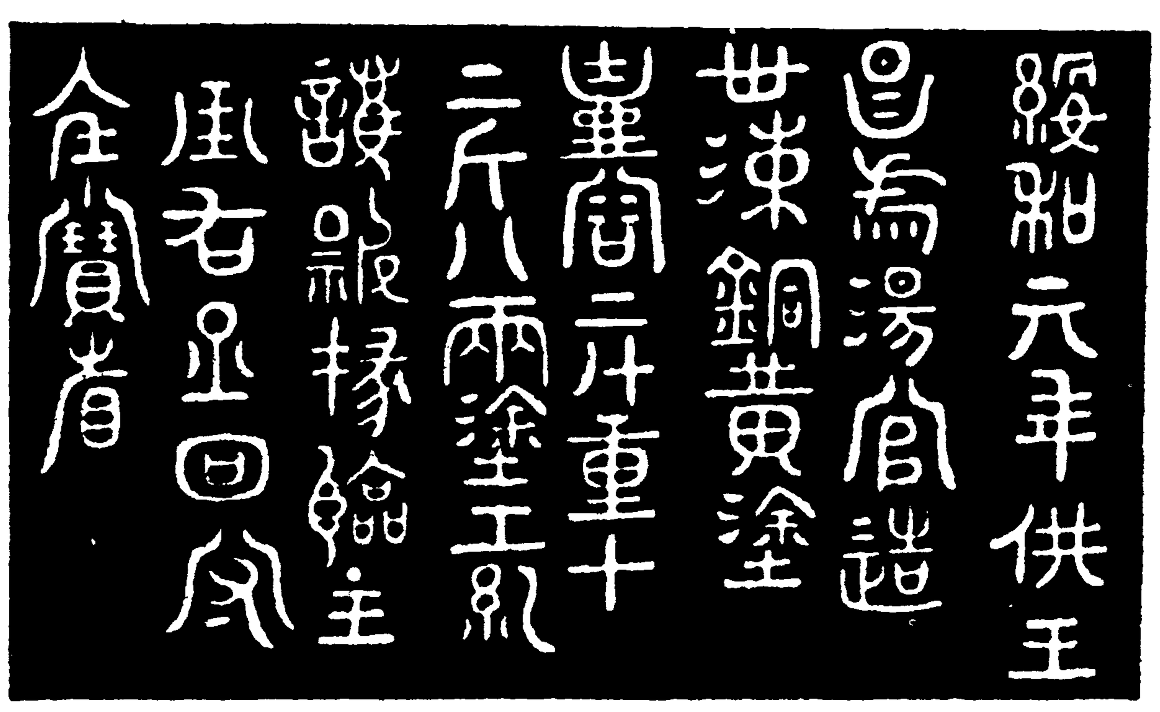


張才元所收圓乳方文烏銅尊無文刻凡九十乳製作甚精與新平張氏所收者畧同口徑黍尺之一尺五分腹深四寸五分容漢一斗八升足容四升

王師文康功家亦有一烏銅尊正相似口徑一尺一寸通高七寸八分腹深五寸八分足高二寸容漢二斗亦方文圓乳凡百二十乳乳皆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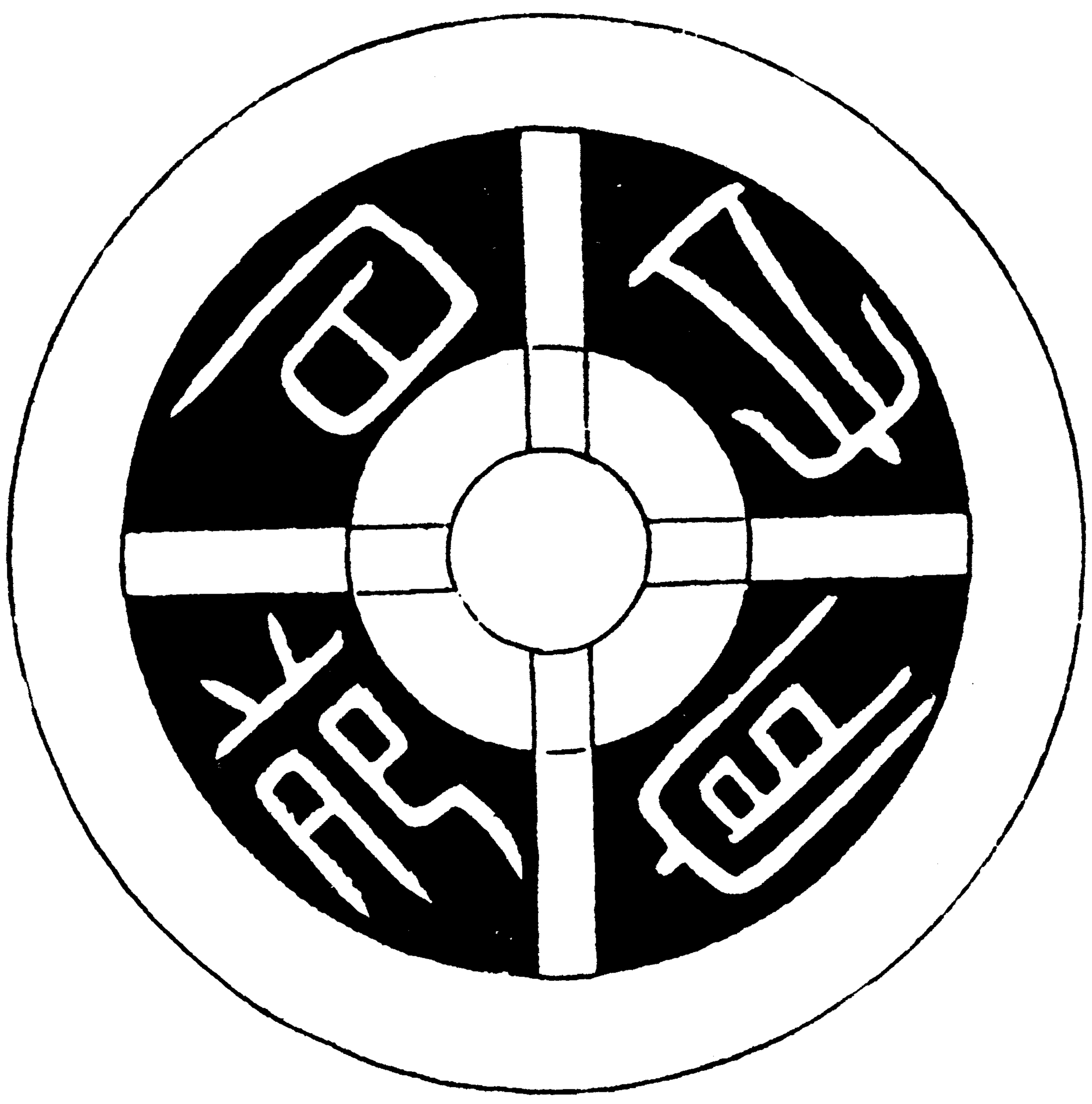
湯官黃金塗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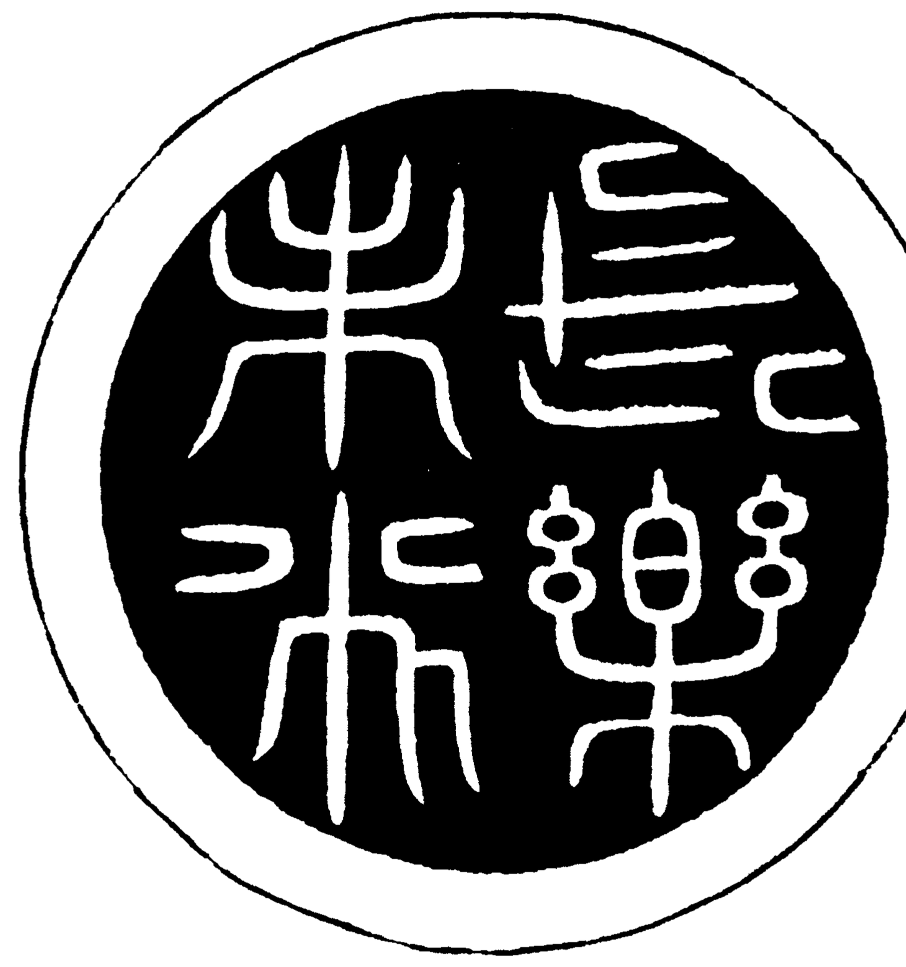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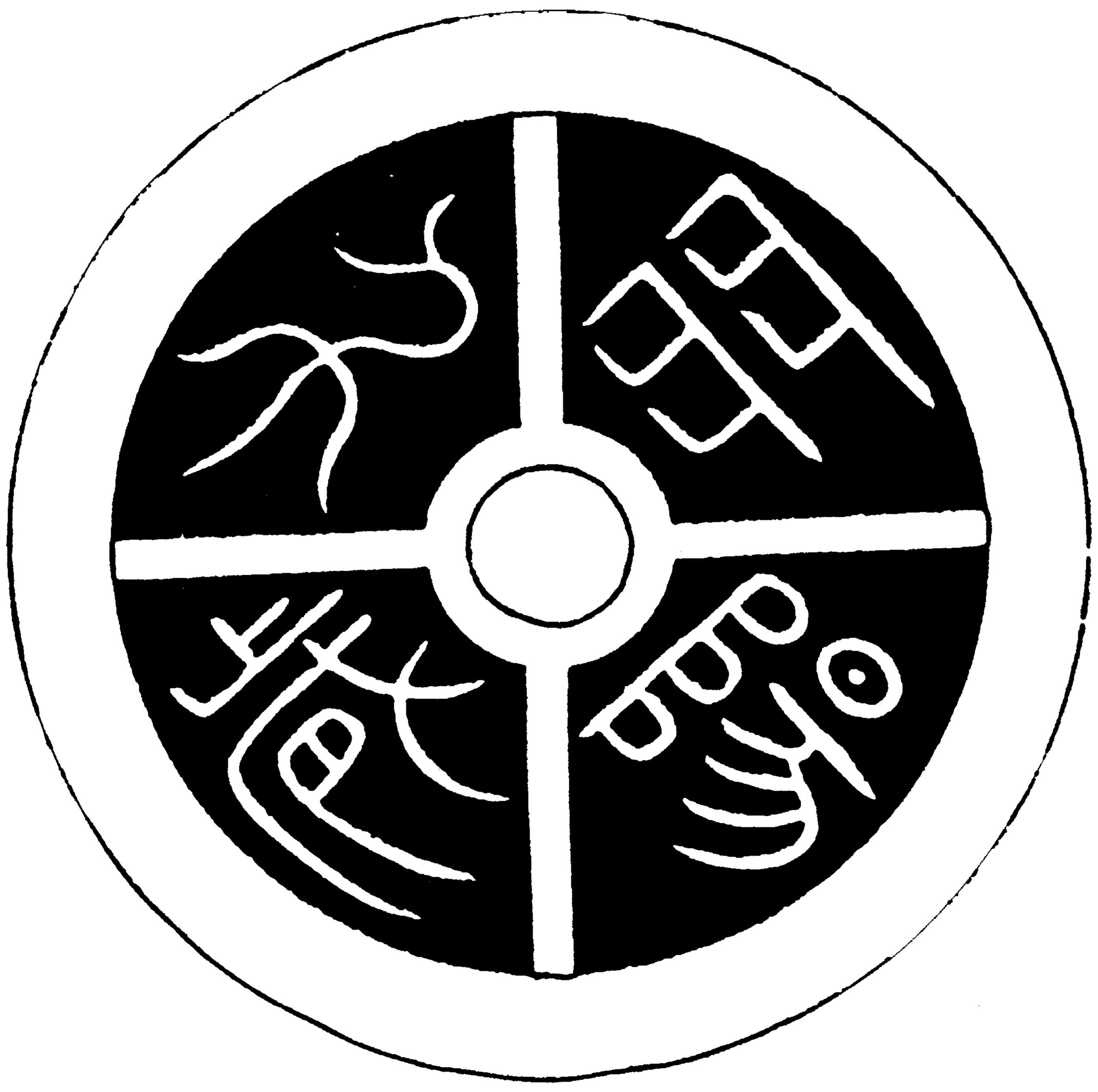


張才元所收黃金塗刻文於腹外凡四十二字文曰綏和元年供王昌為湯官造三十鍊銅黃塗壺容二斗重十二斤八兩塗工記護缺掾臨主币右丞同守令寶省口徑黍尺之五寸腹徑一尺高一尺足高二寸腹容如所刻足容三升前漢成帝二十五段綏和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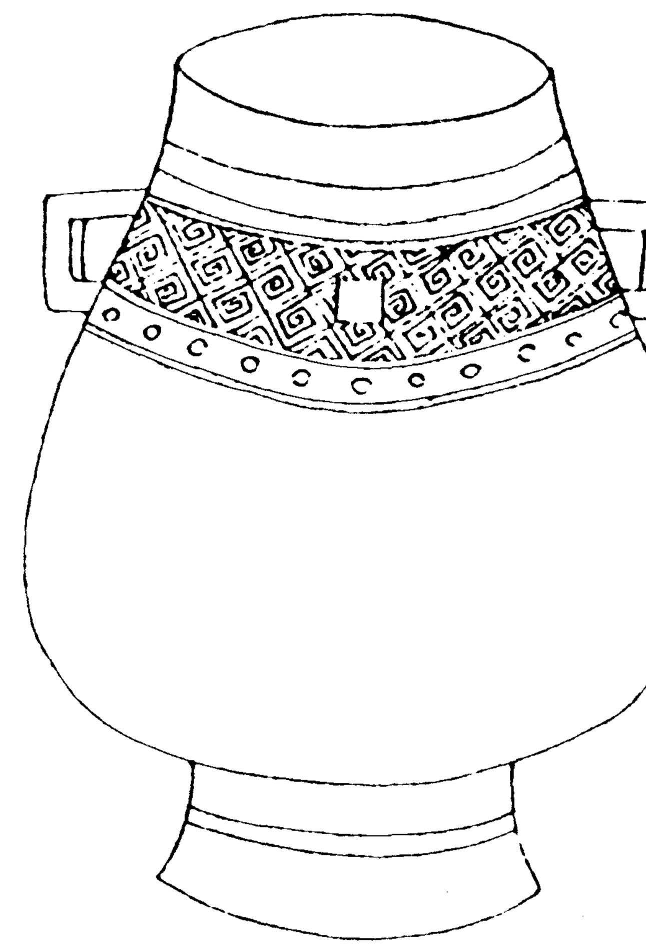
續考古圖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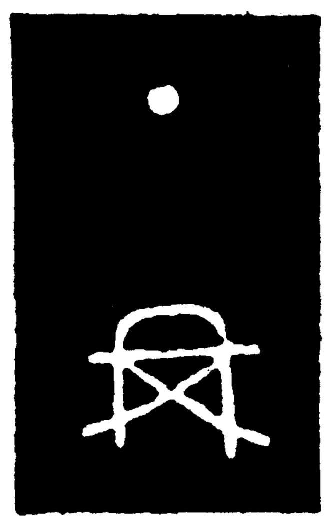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續考古圖卷二

宋 呂大臨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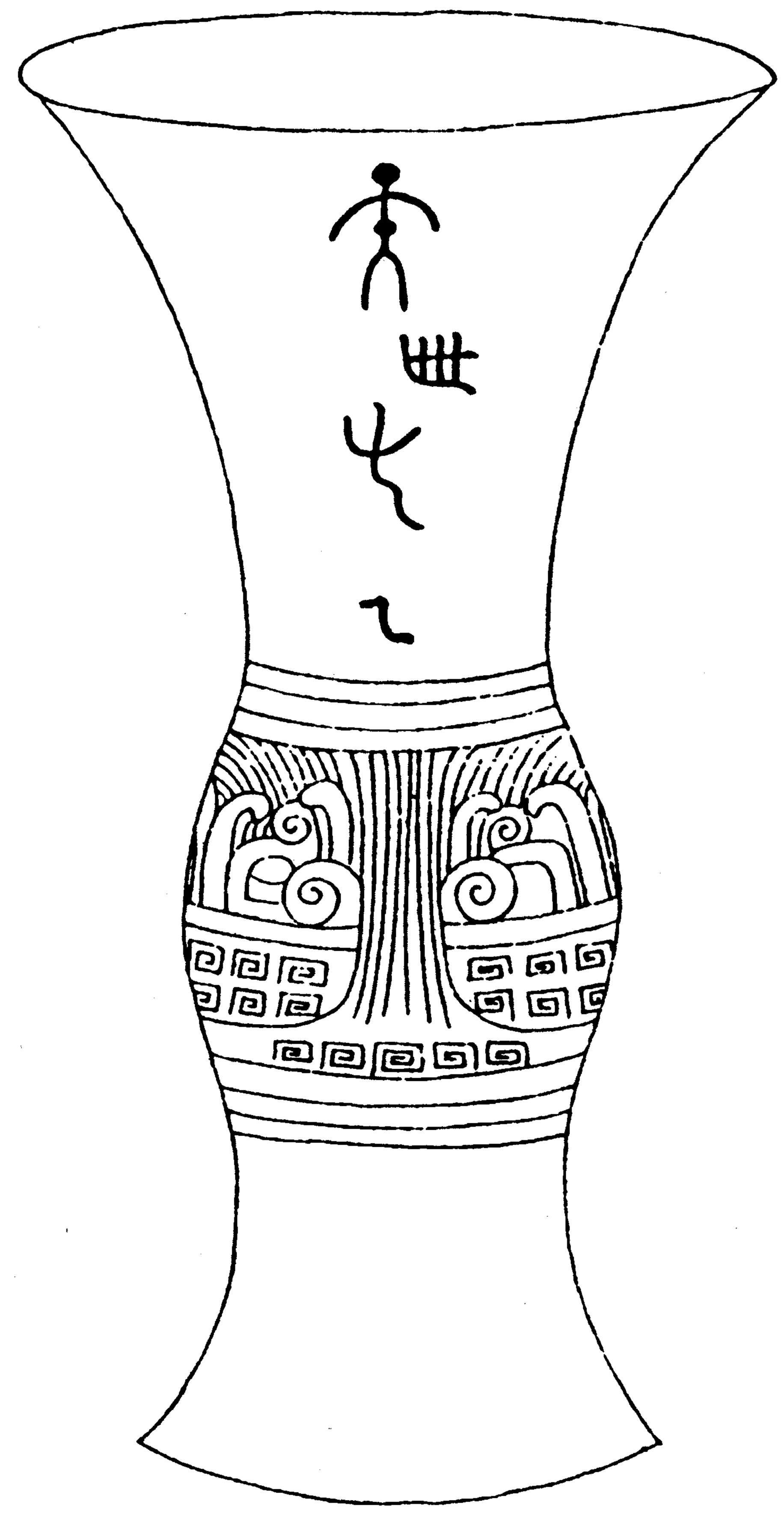
丁舉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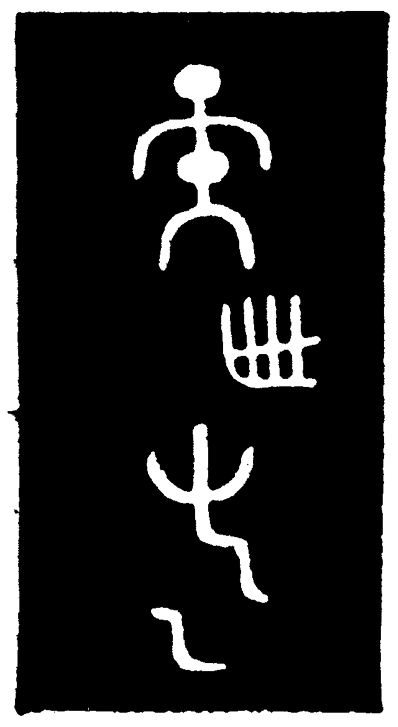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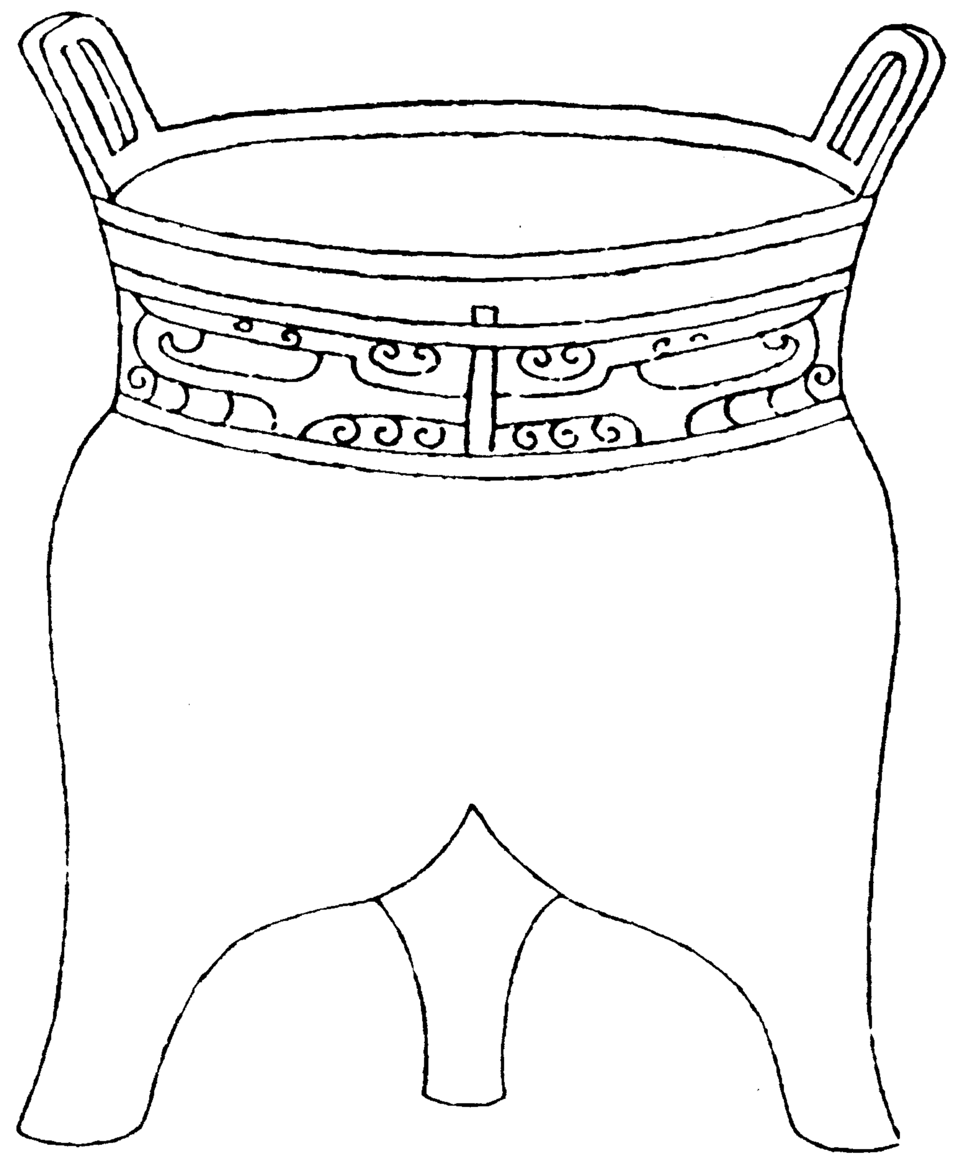
王晉玉玠所收形扁而上銳實卣也而刻文於底内曰丁舉新平張氏所得如觚形三升刻文曰癸舉睢陽王氏所得刻文曰舉呂與叔謂舉者亦爵觶之名若杜舉是也然此卣似非飲器亦謂之舉也并足高黍尺之七寸腹深五寸足高二寸口從四寸三分濶二寸五分腹徑五寸半濶三寸半容漢六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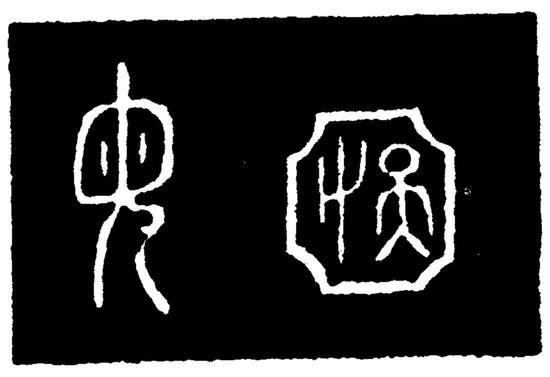
父乙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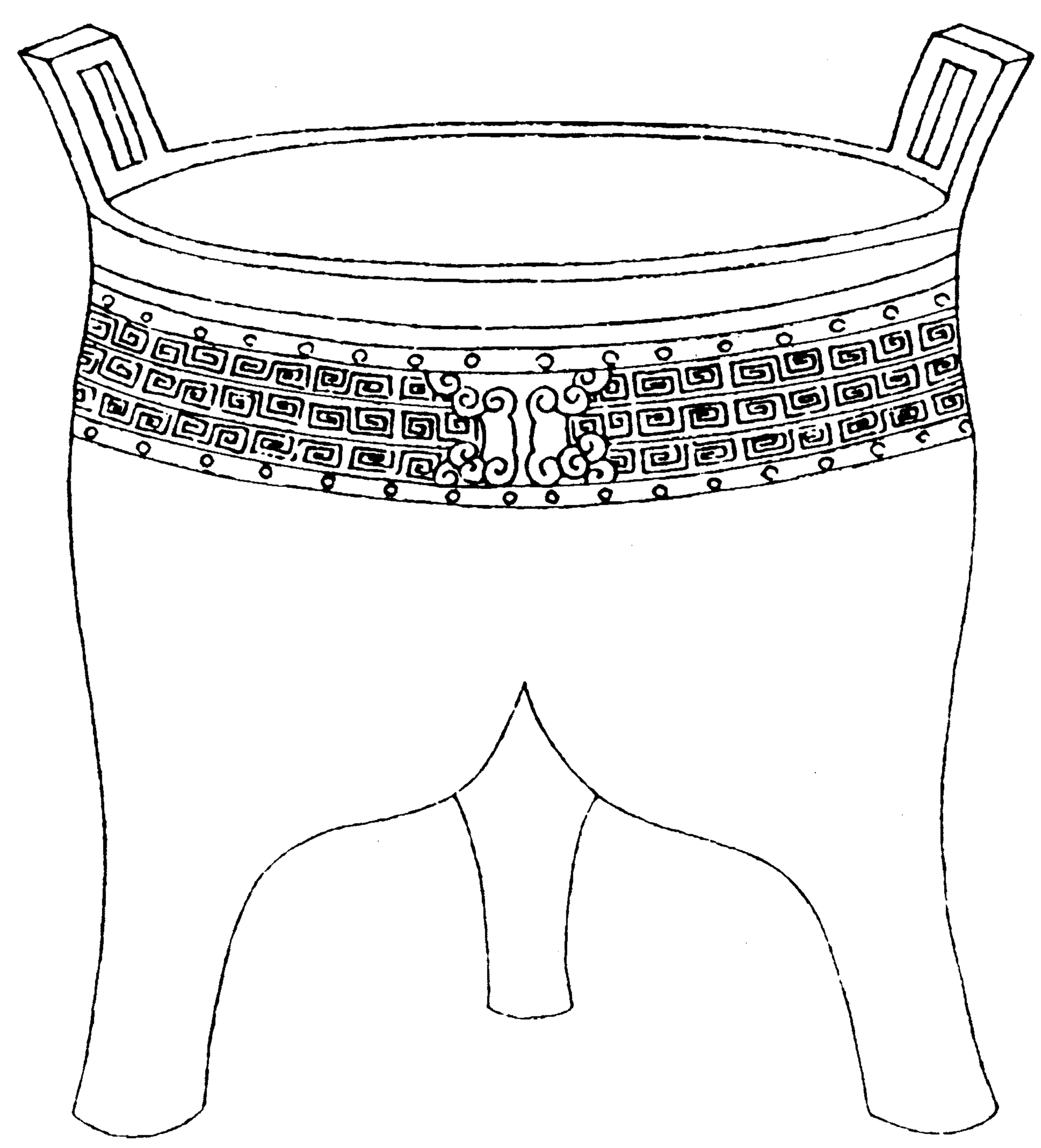
王晉玉所收狀如觚而大容漢一斗刻文在內上為人形下曰父乙口徑黍尺之九寸五分項徑四寸半腹深九寸足徑五寸五分深三寸容二升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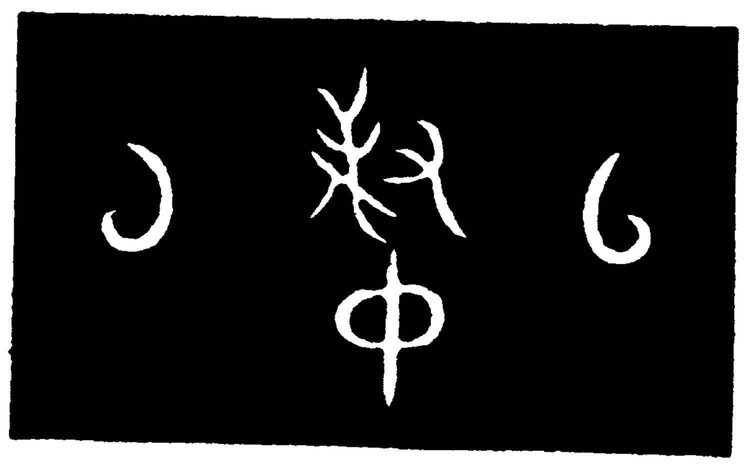




王晉玉所收鬲刻文在腹內旁作人形持戈左為母
乙字口徑五寸五分腹深三寸足高二寸中空耳高八
分容漢五升

中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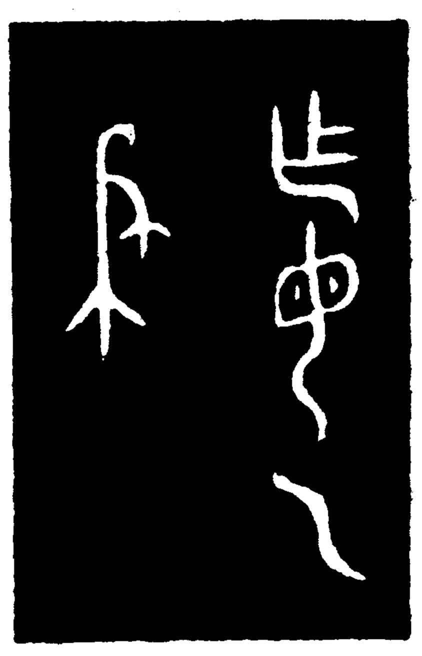




王晉玉所收刻文於腹內旁惟可辨中字口徑黍尺之七寸五分腹深四寸半足高三寸耳高一寸半足中實容漢八升

螭形卣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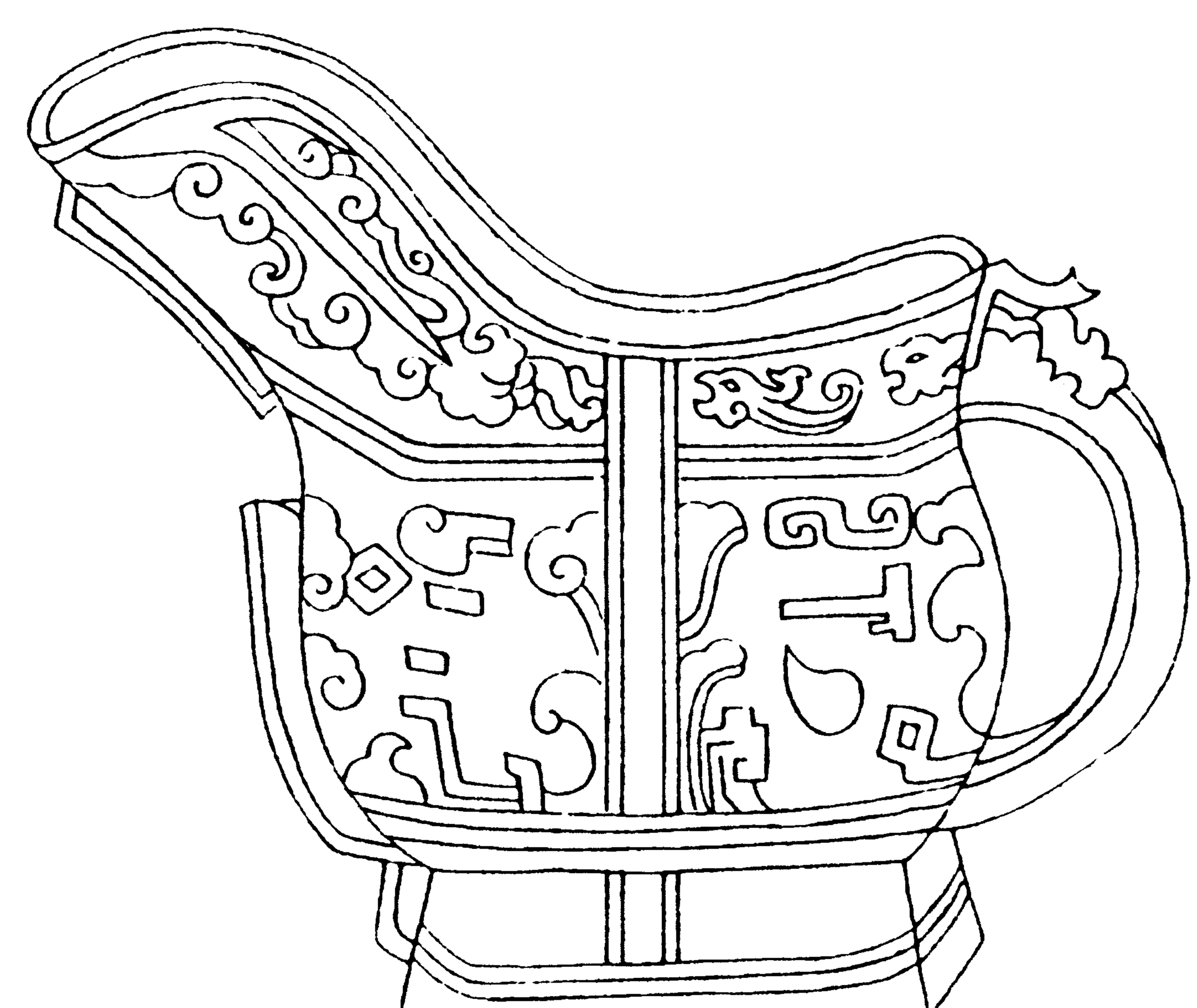
王晋玉所收卣蓋盤螭製作甚工刻文在蓋内四字曰作母乙口徑四寸五分高四寸五分　按考古載庚鼎辛鼎癸鼎止作一字云按史記夏商未有謚其君皆以甲乙為號則此三器疑夏商之器又載祖丁彝李氏録云名之可辯者祖丁商之十四世帝祖丁也又有父已彝父丁彝又有父已父乙卣母乙鬲母乙卣然恐未必是夏商君號恐止是用於父母祖考之器器不同故以甲乙為次第之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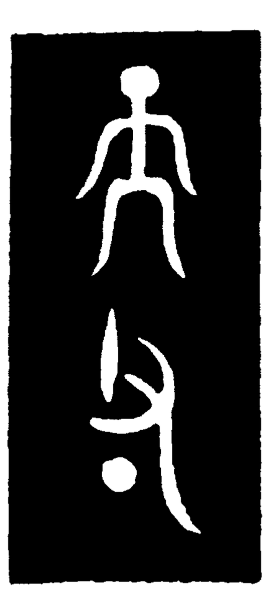
塗金奩



王晉玉所收惟存底匕其蓋鏤刻甚工巧花文皆塗金下作三熊負之無文刻口徑黍尺之八寸腹深五寸負熊高一寸五分容漢一斗四升

兕觥





缺 页

缺 页

缺 页

缺页

缺 页

缺 页

缺页

缺页

缺 页

缺 页

缺页

缺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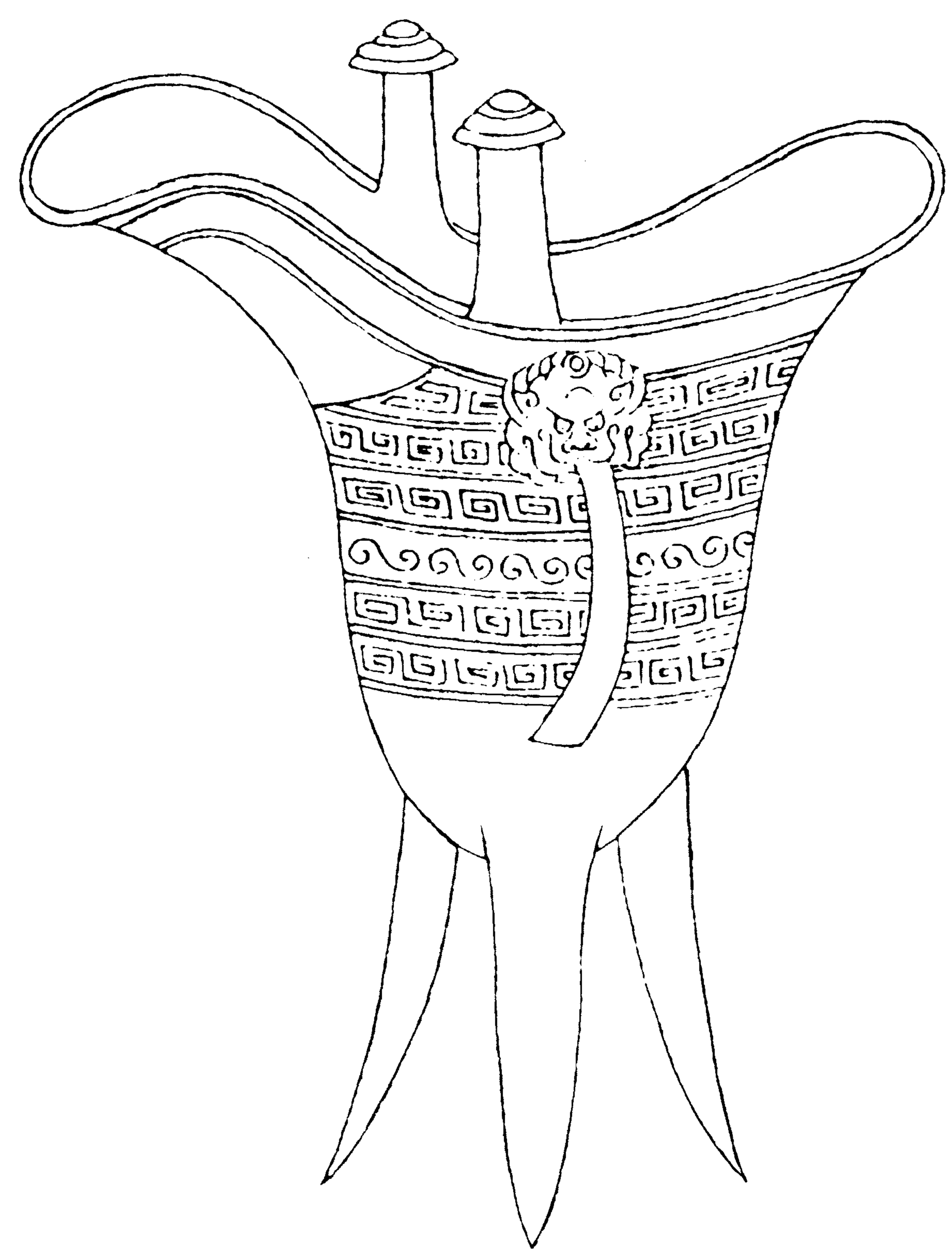
缺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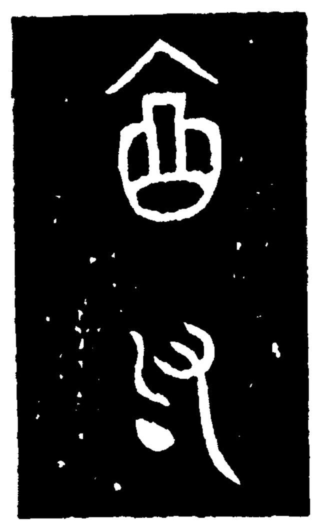
缺 页

缺 页

缺 页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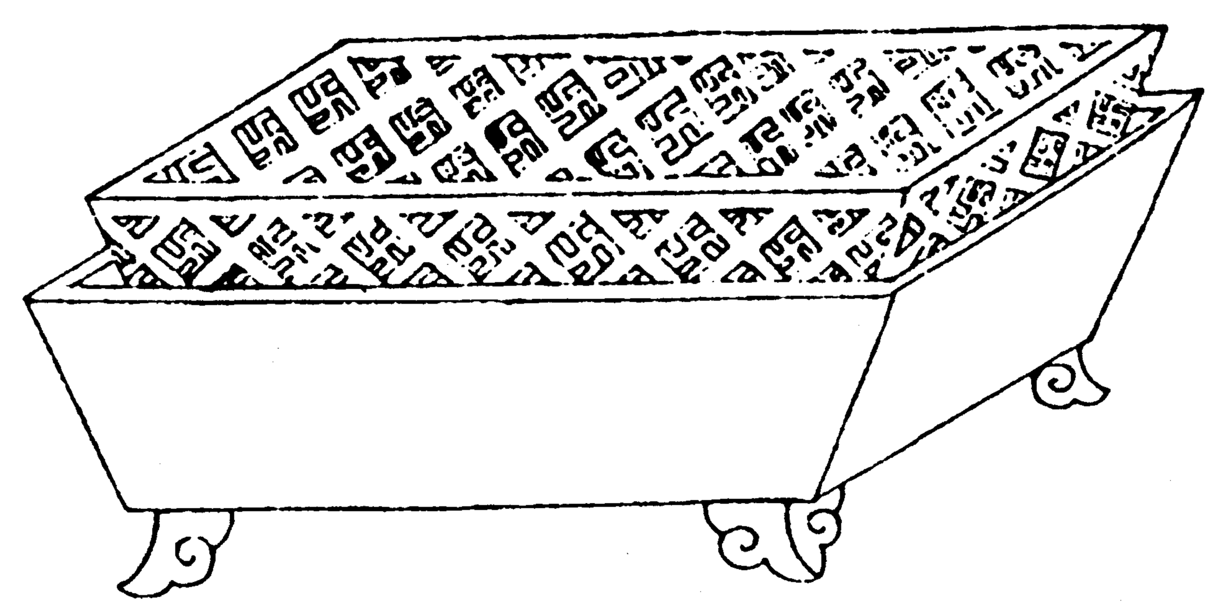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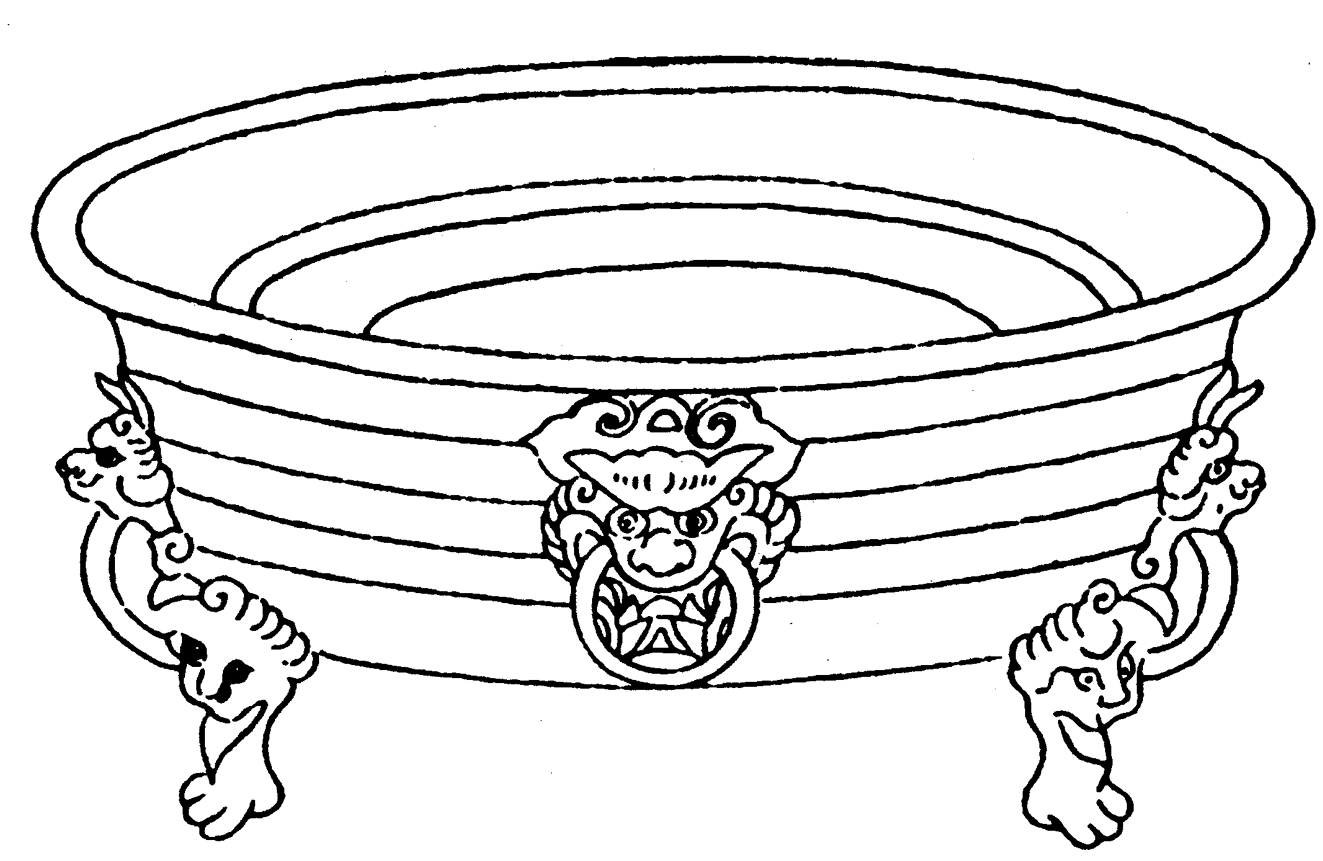
形制與前所載同刻字三

冰鑑

按周禮凌人掌冰政春始治鑑注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温氣内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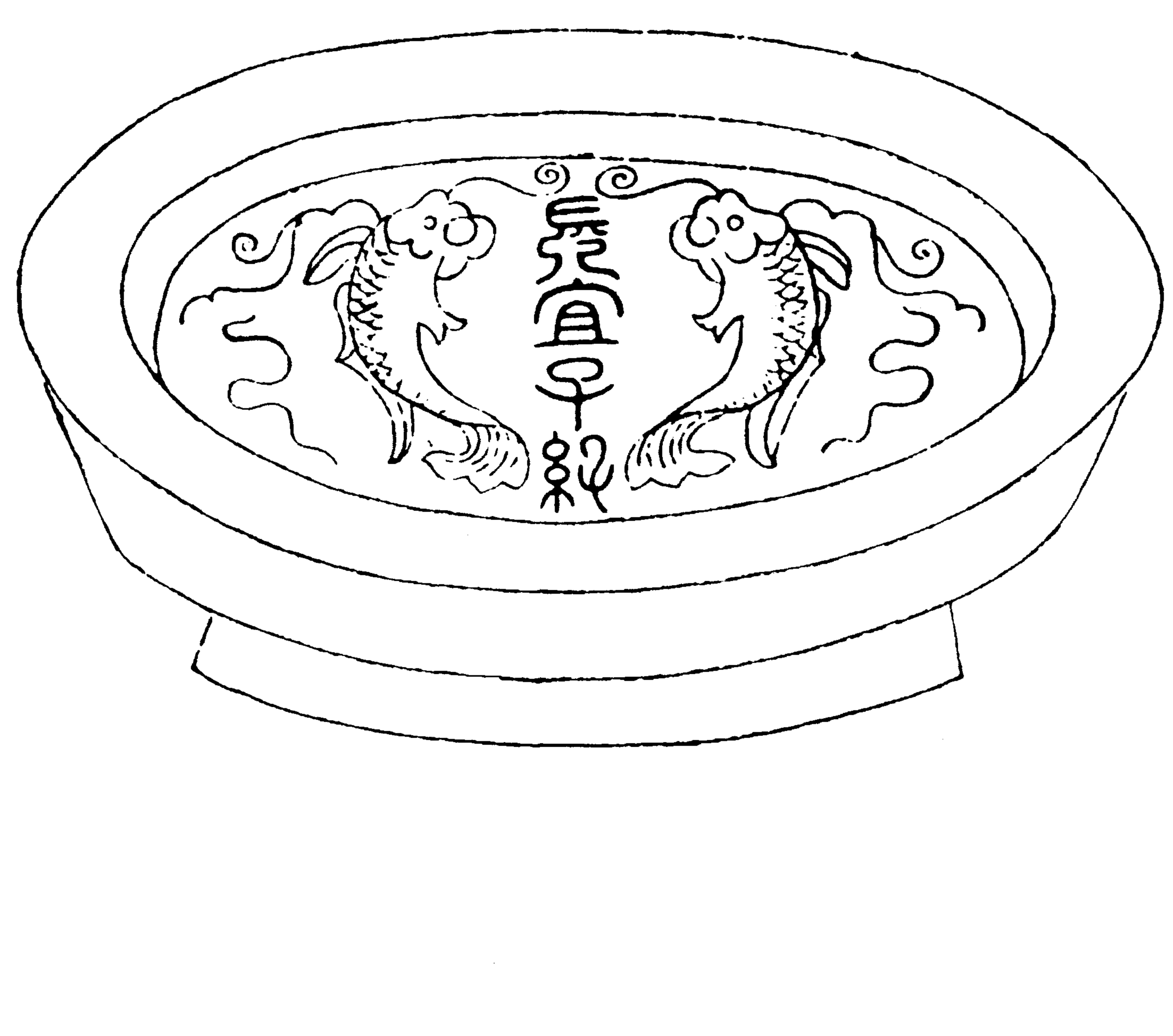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四方兩層各四尺上池貯水下池盛水也上池口徑黍尺一尺二寸高七寸脣濶半寸足高二寸四壁鏤明所以貯氷令水不積也下池口徑一尺六寸高四寸半脣濶一寸足高三寸半深一寸六分所以盛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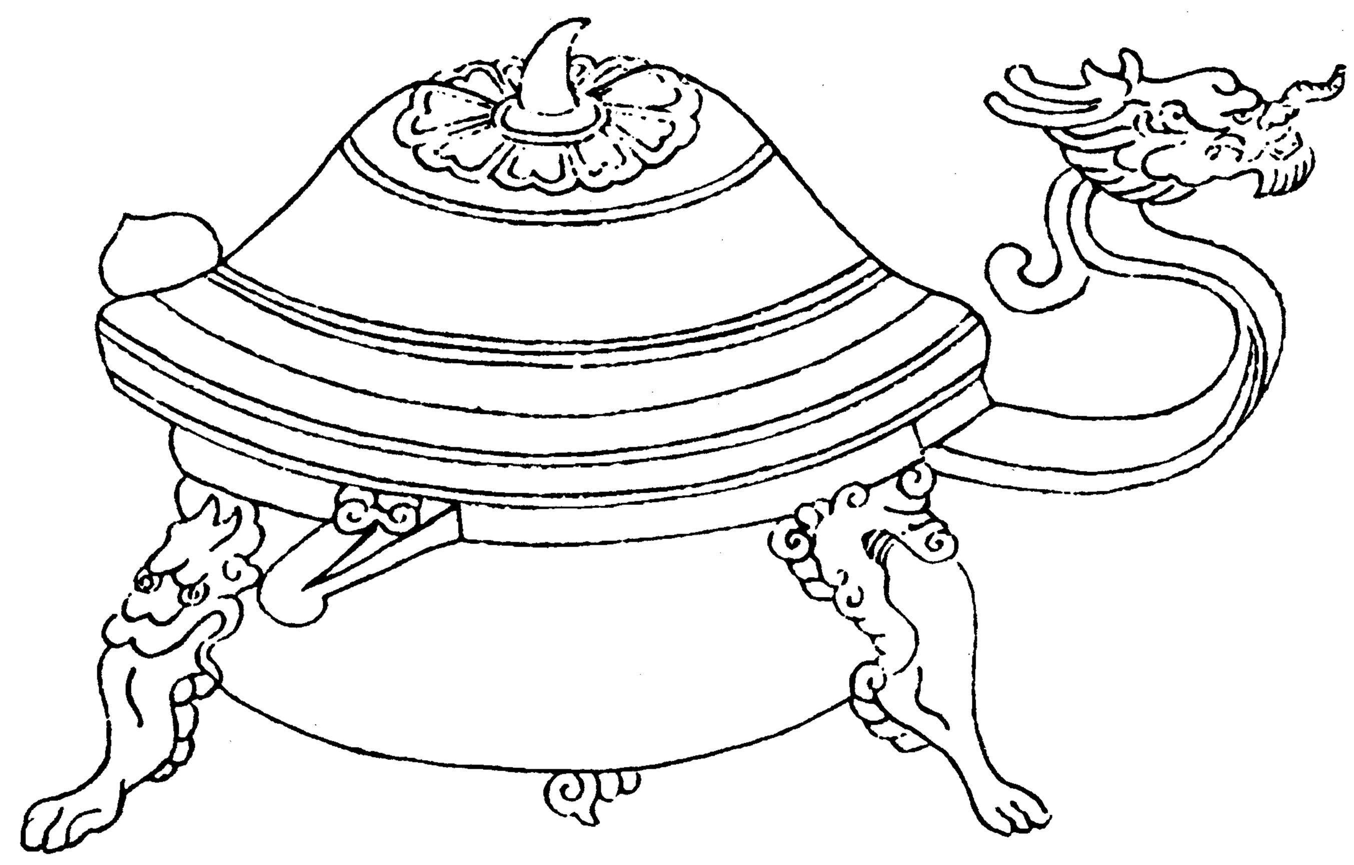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作獸面銜環凡四環三足底下刻
文凡十九字口徑黍尺一尺三寸通高六寸深四寸足
高二寸容漢四斗

雙魚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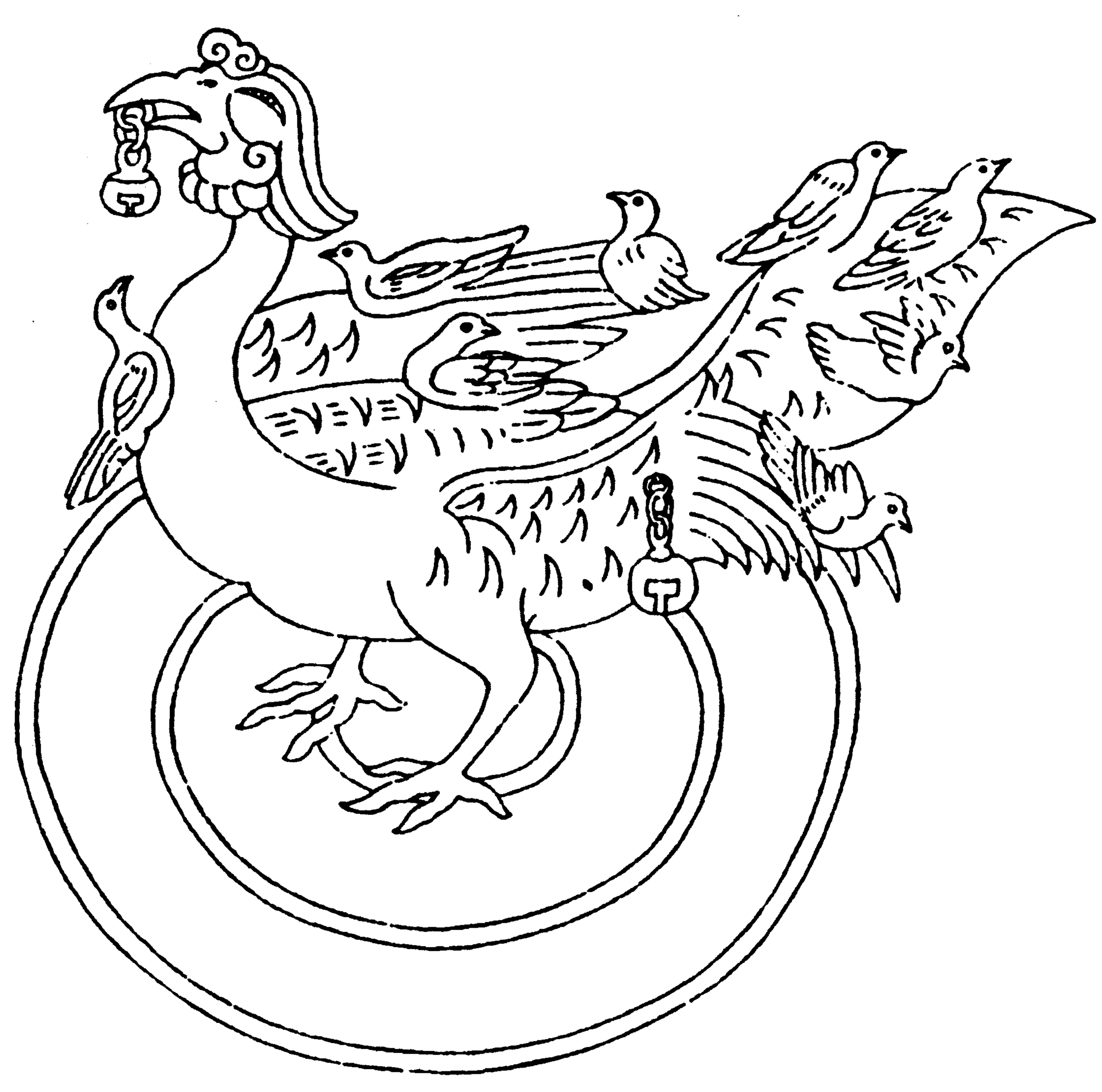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底内作雙魚刻四字於中曰長宜子孫口
徑一尺九寸黍尺唇濶一寸深五寸

龍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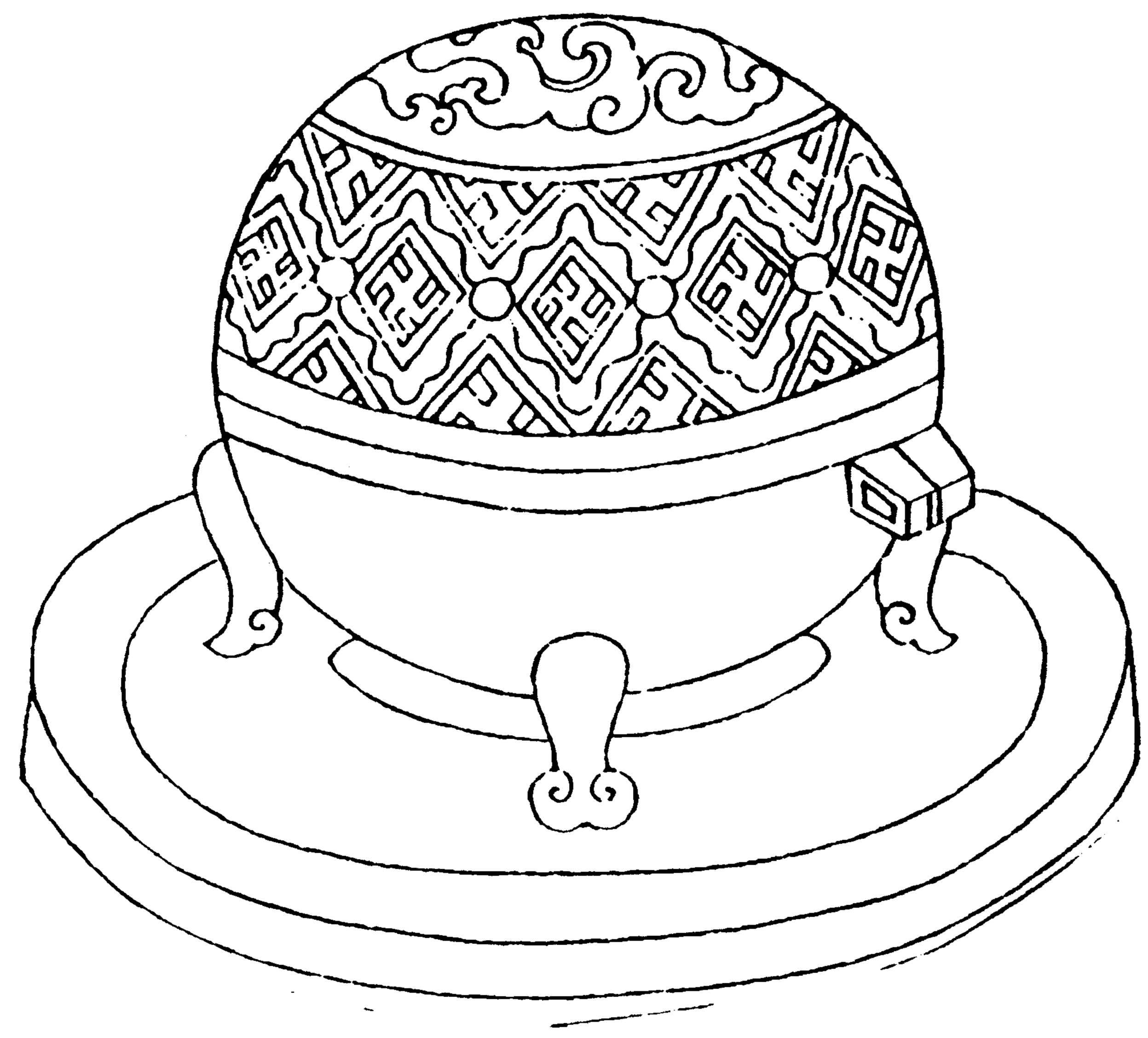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

九鷄鳳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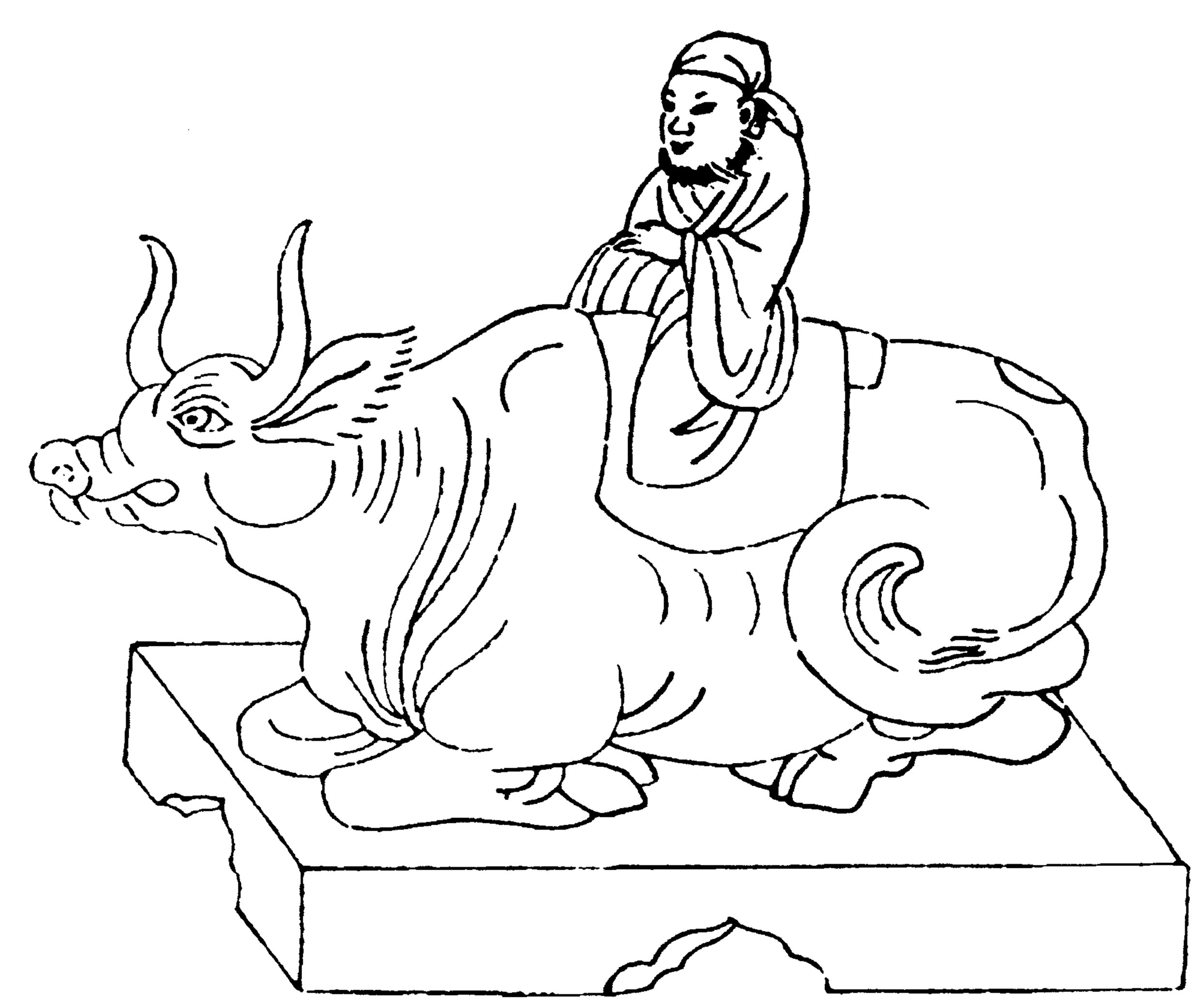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制作甚工自背與兩翅為盖腹為爐鳳口銜鈴翅亦懸鈴身負九鷄鳳立槃中槃徑黍尺五寸鳳高一尺長一尺

香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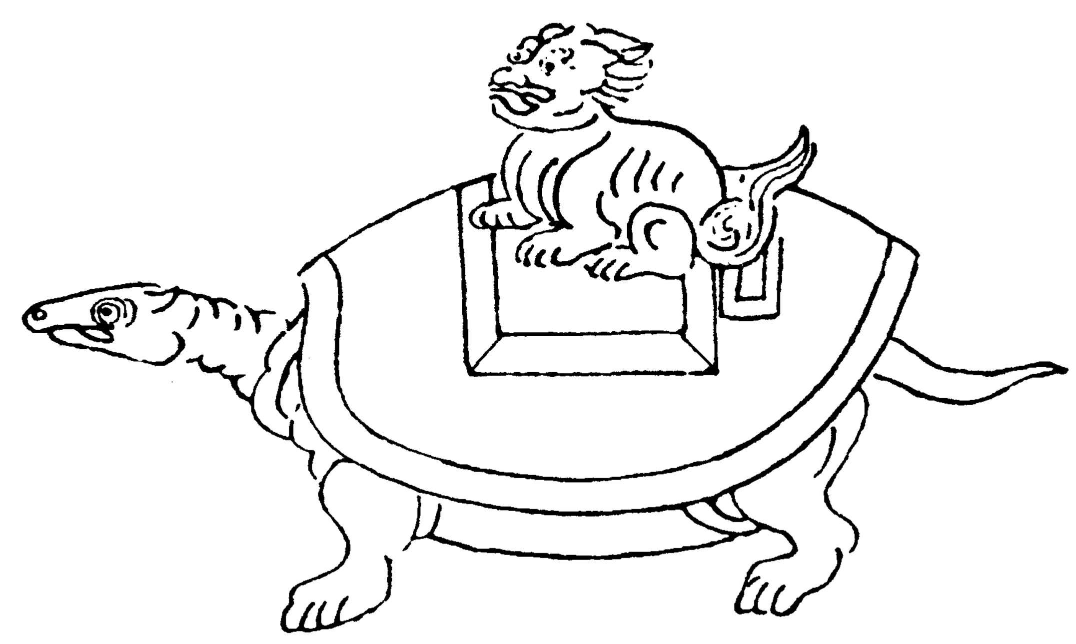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槃徑黍尺六寸高五寸爐徑四寸凡燻香先著湯於槃中使衣有潤氣即燒香煙著衣而不散古博山之類皆然

牛匵



牛匵中空下有座背作方葢葢上作仙人形牛座高黍尺之五寸人高二寸座長四寸牛長六寸容漢一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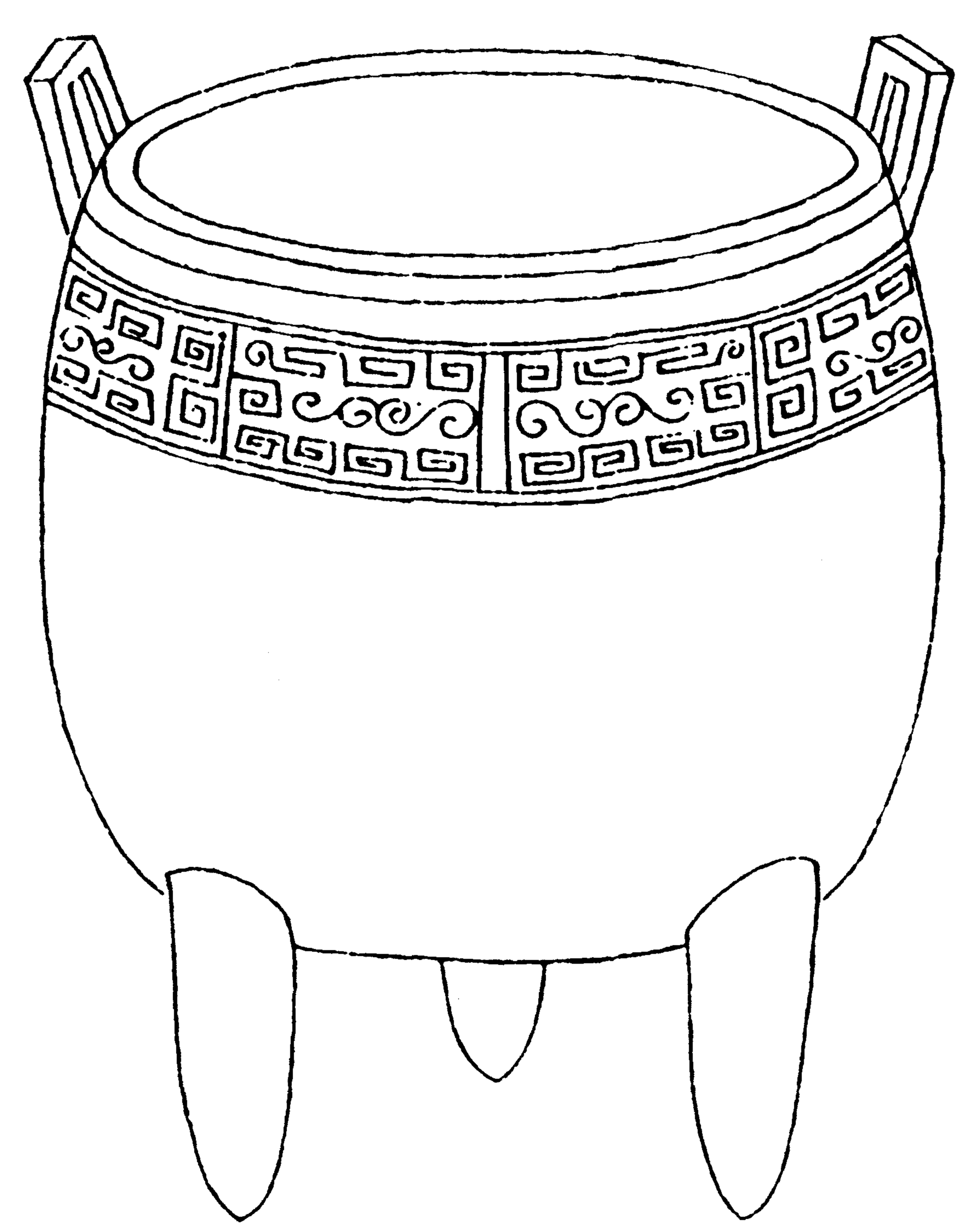
龜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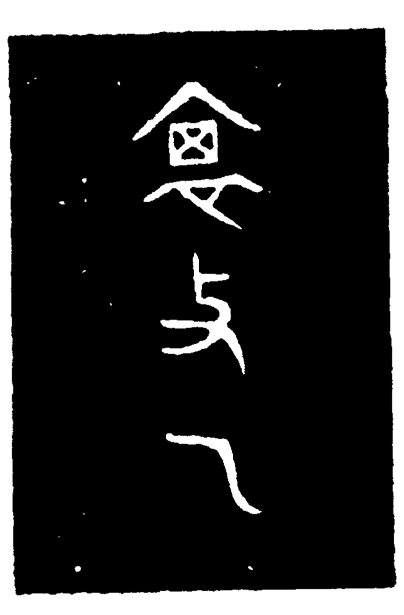


龜匜中空背作方葢葢上作獅子形身長黍尺三寸半身高二寸頭長一寸半濶二寸獅子高一寸半容四合

上二匜並榮詢之所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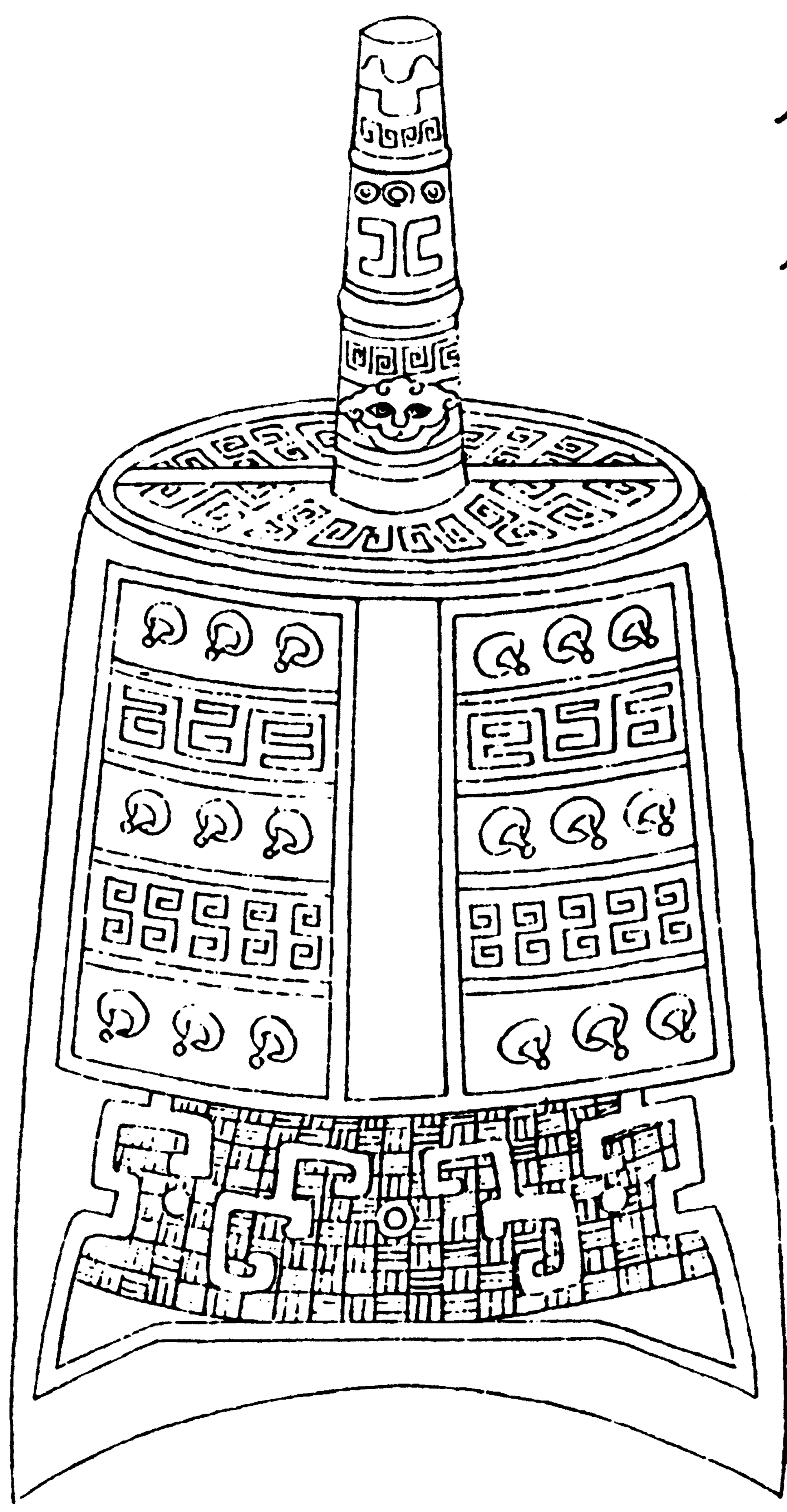
父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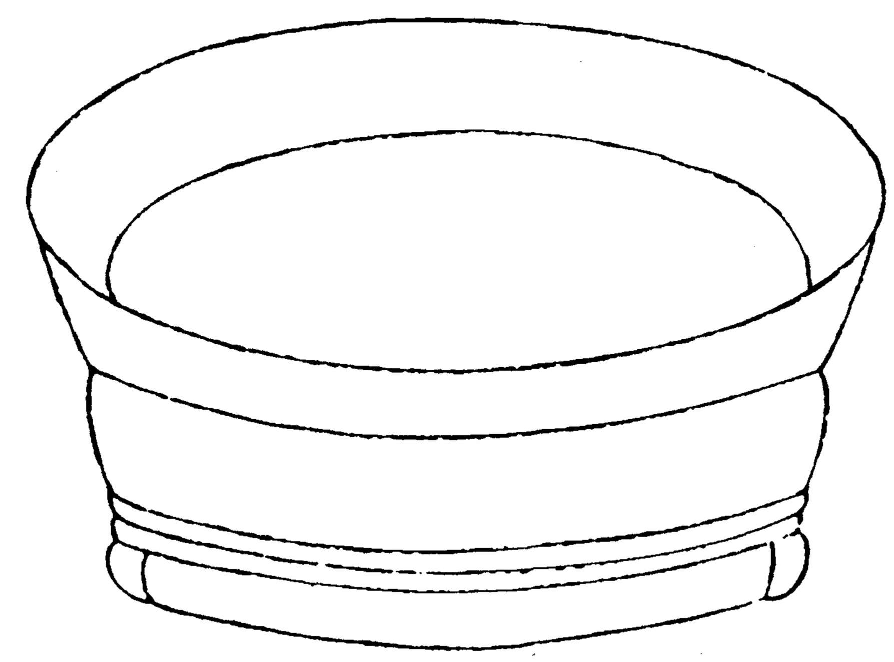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刻字二於內鼎高八寸半黍尺耳高二寸
口徑八寸深七寸容漢一斗五升

鏄鐘



榮詢之所收刻字二曰左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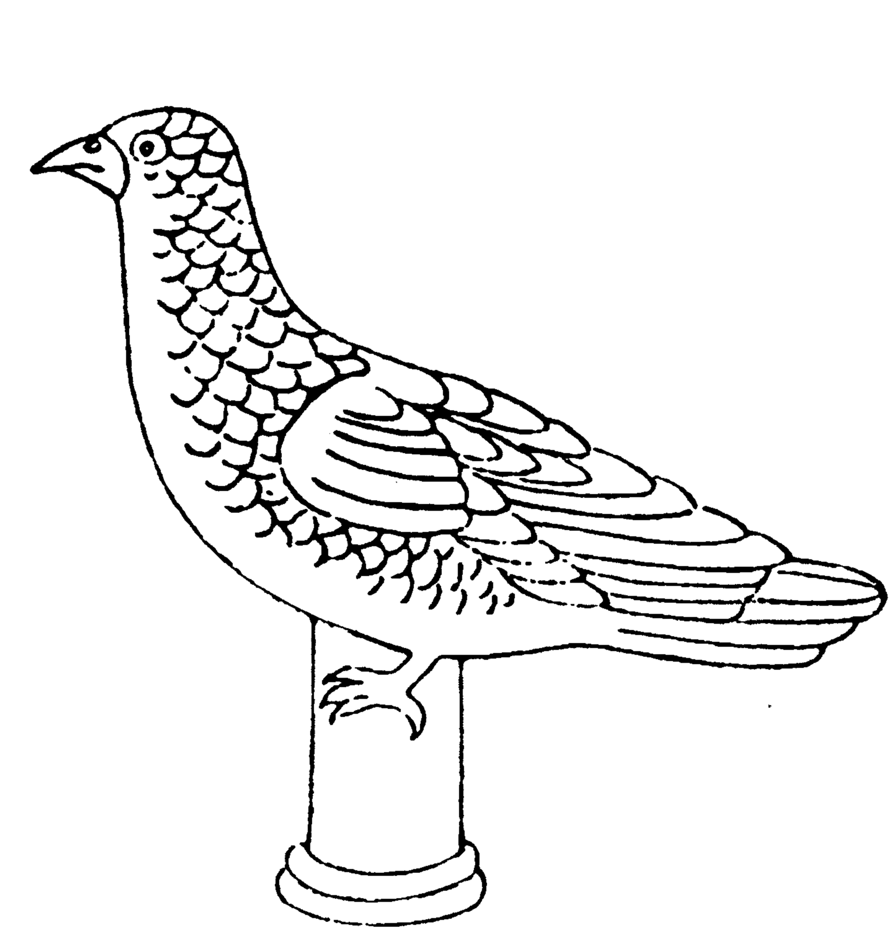
刀斗



刀斗狀如盆底有鼻可以繩懸擊之有聲高五寸口徑黍尺之一尺五寸底徑五寸半容漢二斗四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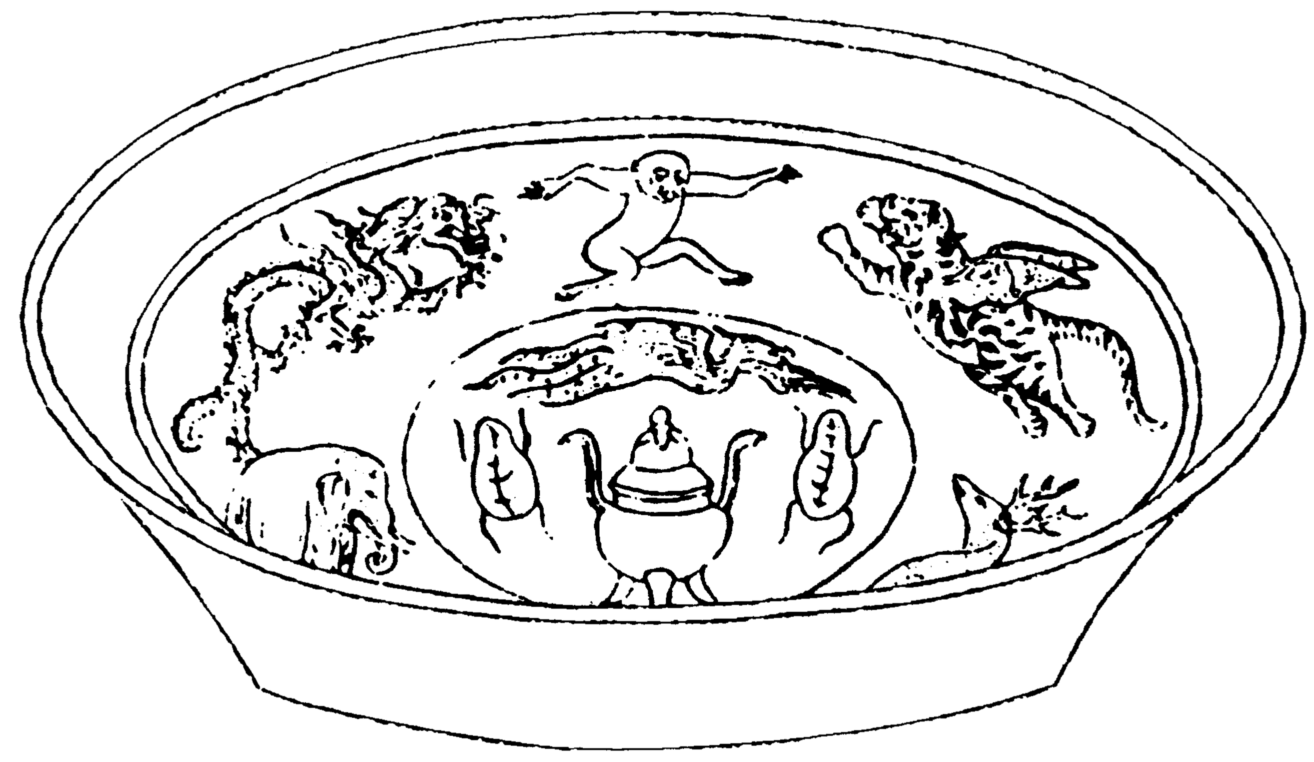
紹興壬午在果山見一罷正類此但腹作三獸面其鼻可懸中畫雙魚有文曰大吉祥蓋漢罷也

鳩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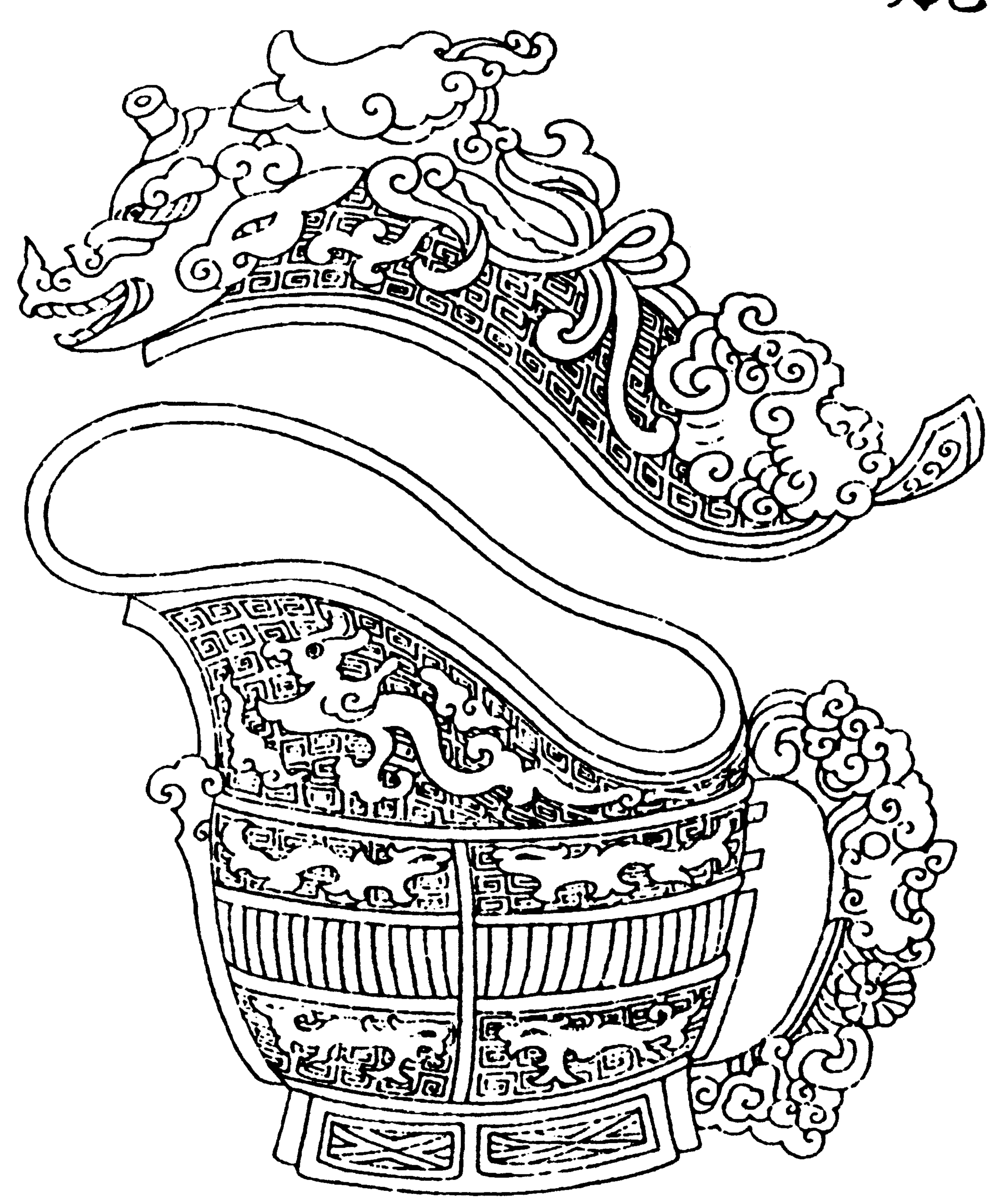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高二寸長黍尺之五寸塗金

龍虎洗



榮詢之所收無刻文洗底刻作龍虎猴象鹿五獸狀中又作寶瓶之狀口徑黍尺之一尺五寸高三尺容漢一斗七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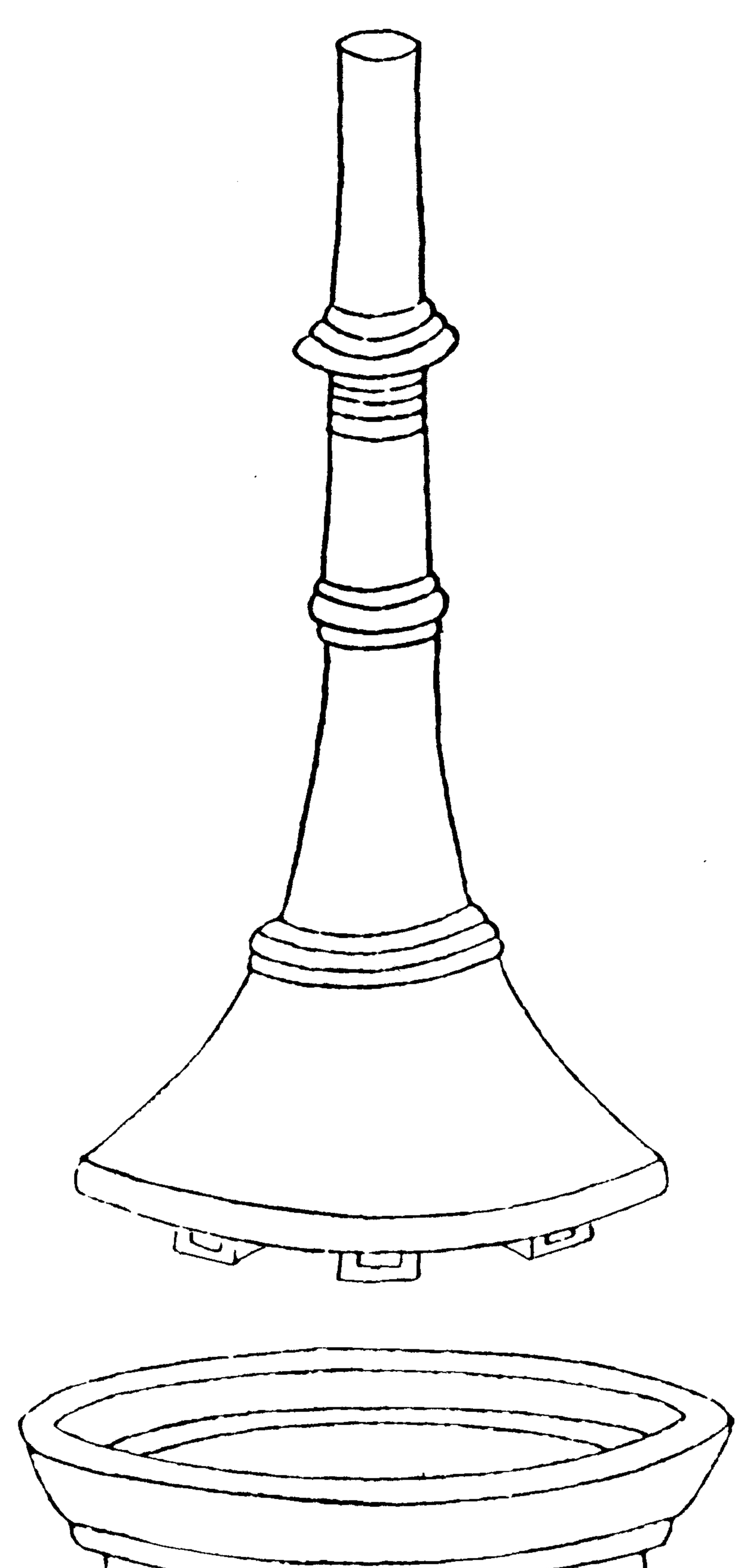
兕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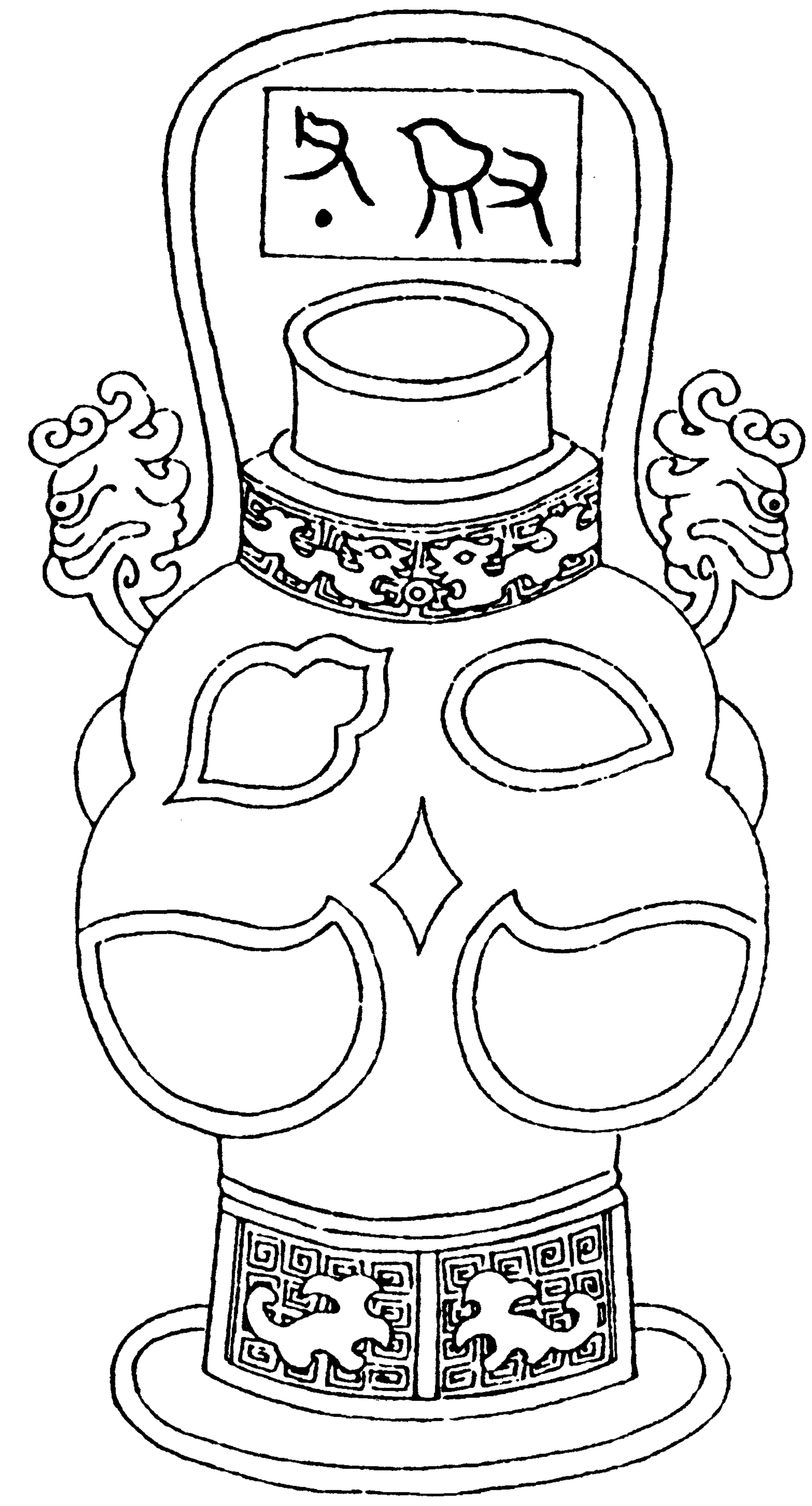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刻字六曰祖戊叔辛叔癸與王師文所收相似而此有蓋文刻甚華蓋亦兕觥

燈槃



榮詢之所收槃脣刻蘭席二字燭臺上中兩段并槃凡三上中空可以立燭中三足立於槃中槃口徑黍尺之一尺高二寸半中高四寸下口徑七寸上高一尺口徑二寸半深三寸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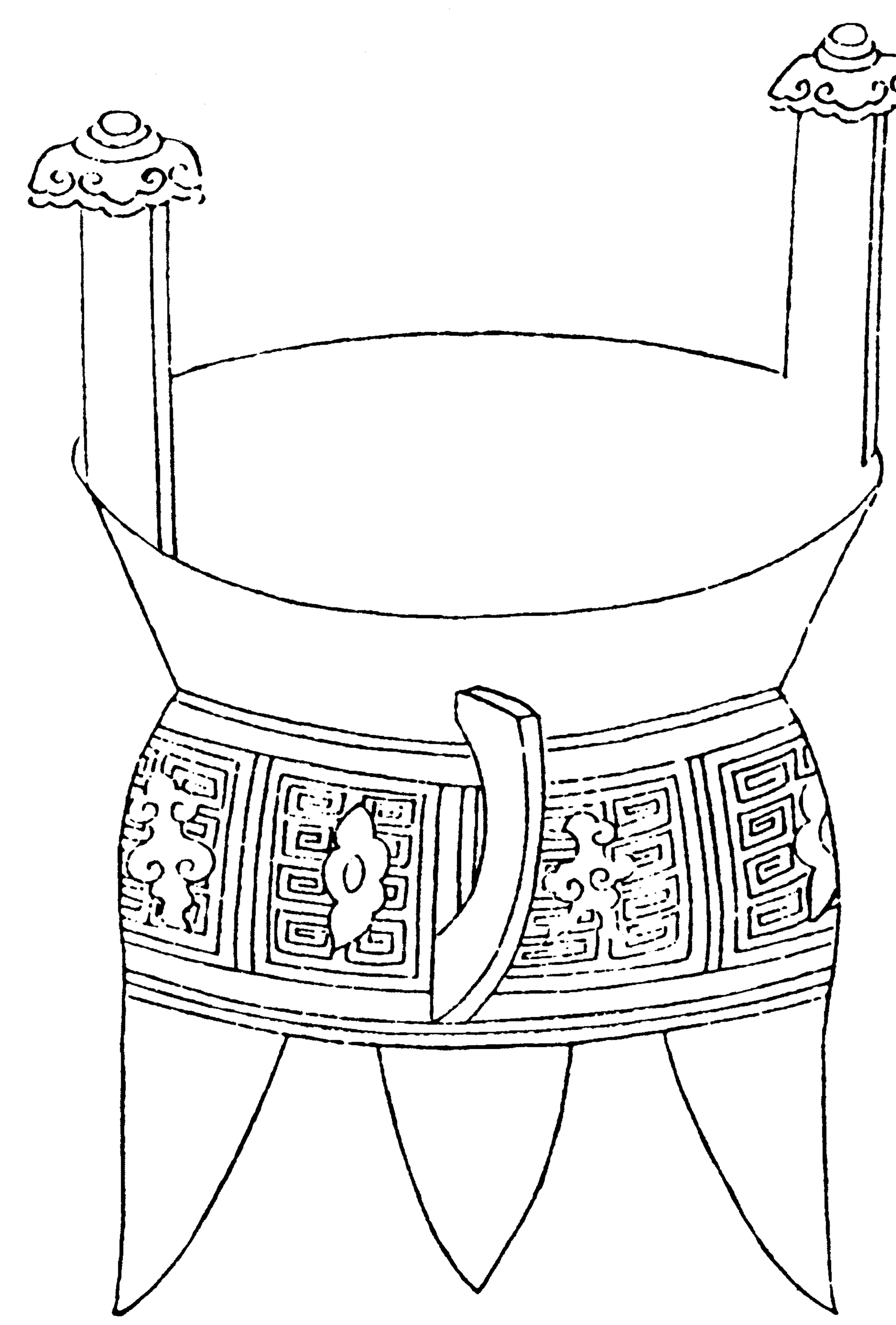
父丁卣





榮詢之所收刻字三於腹底內惟身存亡蓋梁兩端作鹿頭狀口徑桼尺長五寸半濶四寸梁高六寸足高二寸腹深一尺容漢一斗三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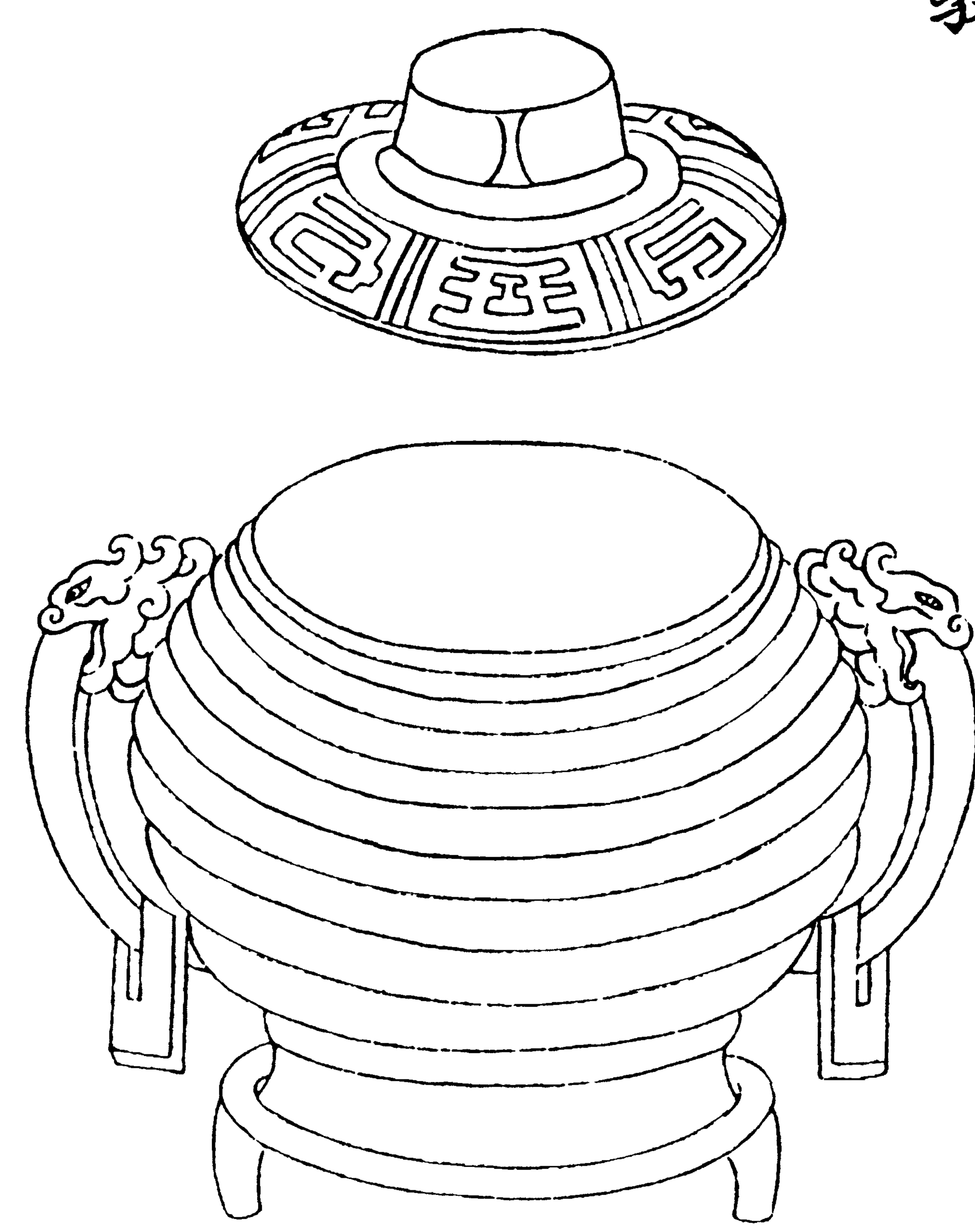
商斝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形制如鼎鬲有柱有耳盖飲罷也

通高黍尺之八寸柱高二寸容漢五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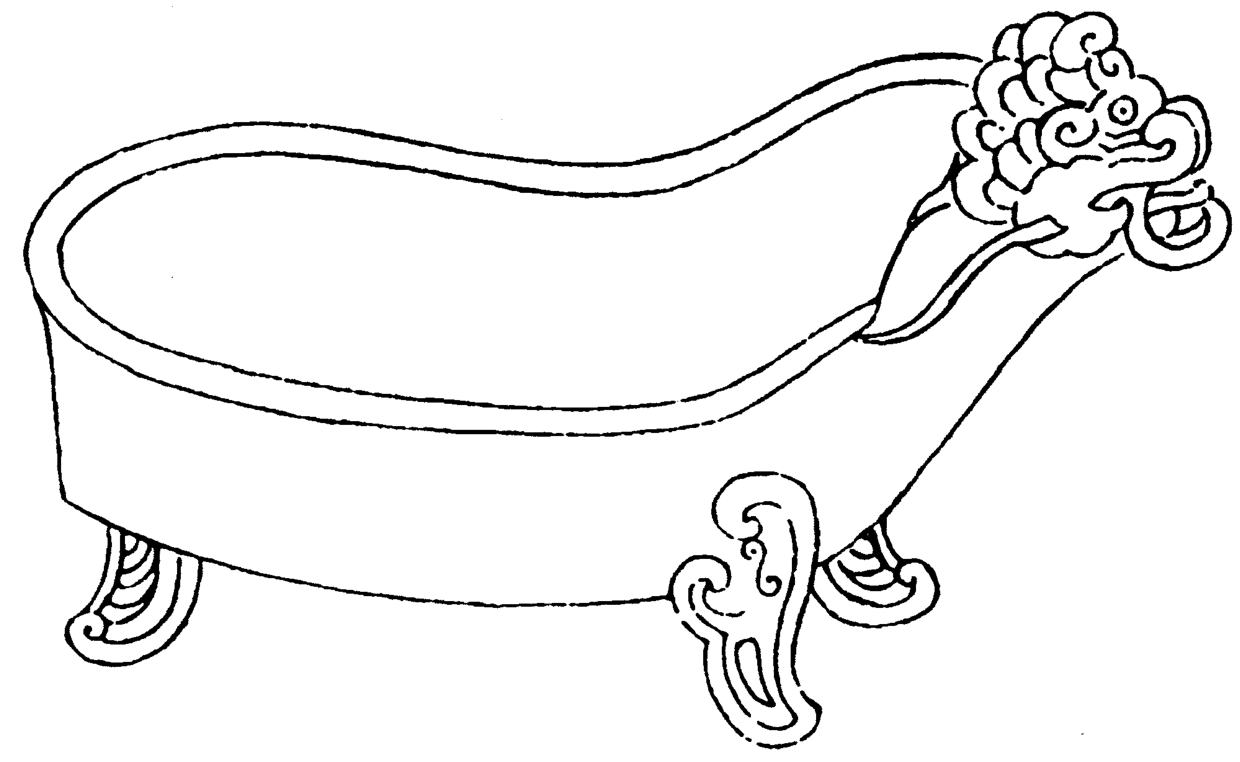
寶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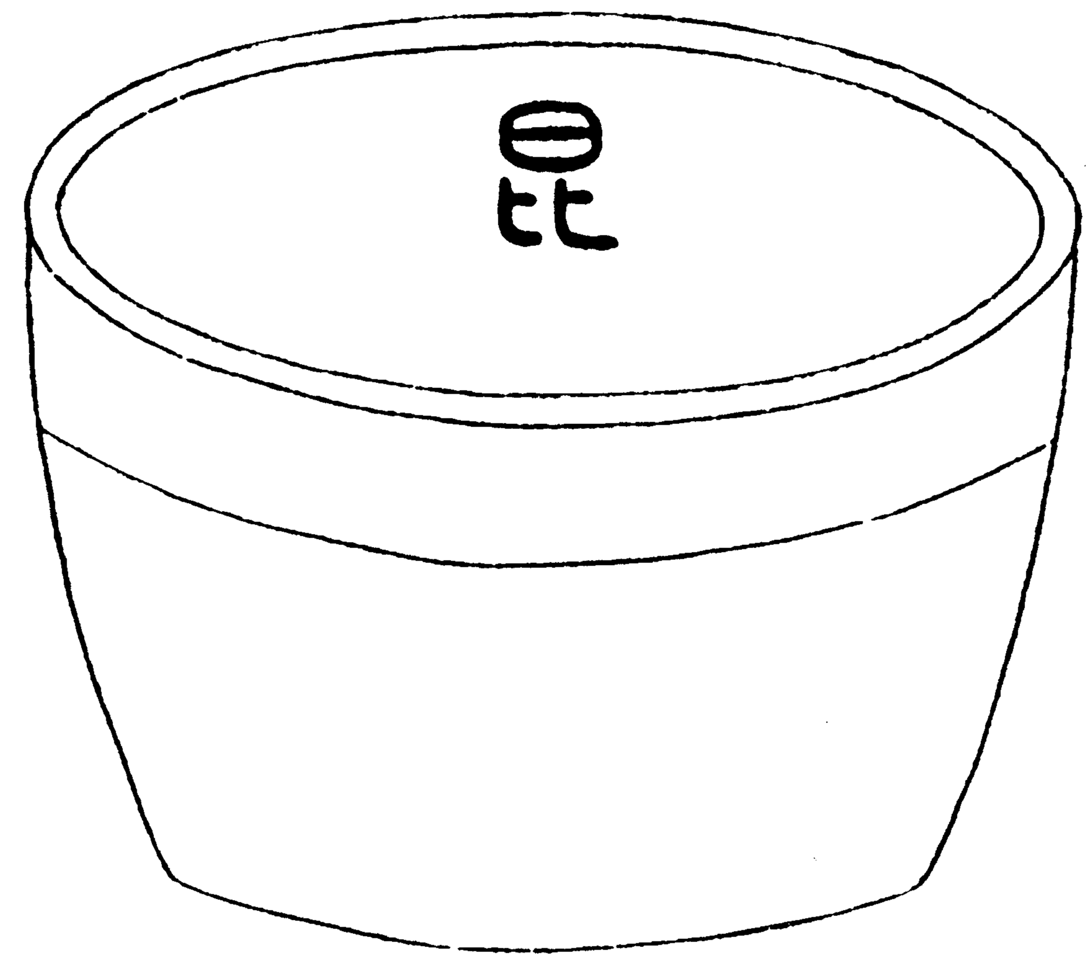
惟三月初吉庚午王在宮
王呼虢仲入右 缺 王錫 缺
赤市朱太𤋮旂 缺 拜稽首
對揚太子 缺 命用作寶敦
缺 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滎詢之所收刻文於蓋凡五十字高黍尺之一尺口徑
八寸半腹深六寸容漢二斗二升無文刻蓋容四升刻
文於内

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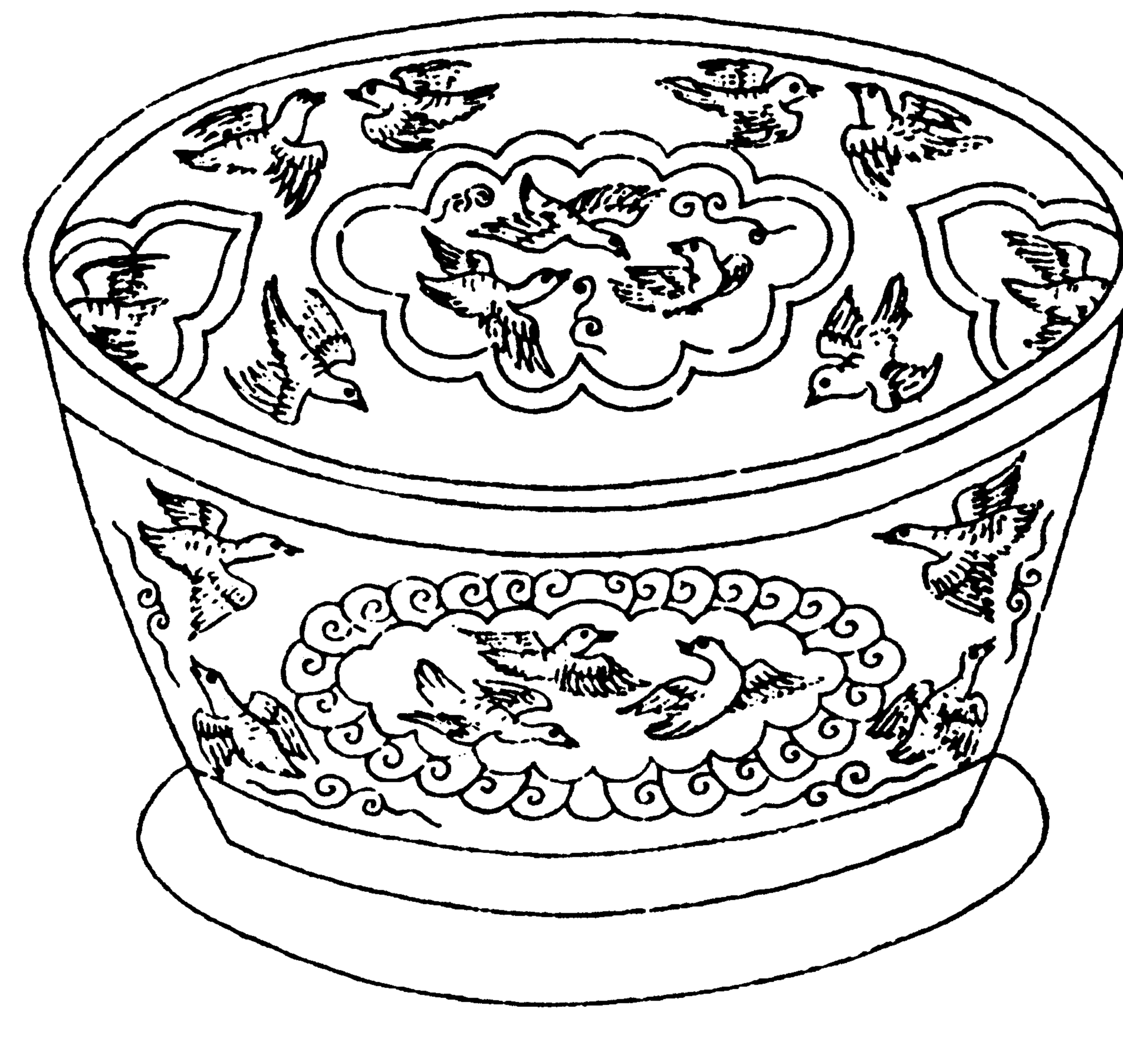
作牛形三足蓋不存身高黍尺之寸頭高七寸長一尺
二寸濶六寸足高二寸容漢五升形制雖不類前飲罷
之精亦飲罷觥之流也
滎詢之所收無文刻

盆



榮詢之所收高黍尺之一尺口徑二尺六寸容漢二斛八斗亦並無文飾之類惟刻昆字

鴈盤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盤有足内外刻作飛鴈形高黍尺之三寸半口徑一尺三寸底徑七寸半容漢一斗五升

續考古圖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續考古圖卷四五 考古圖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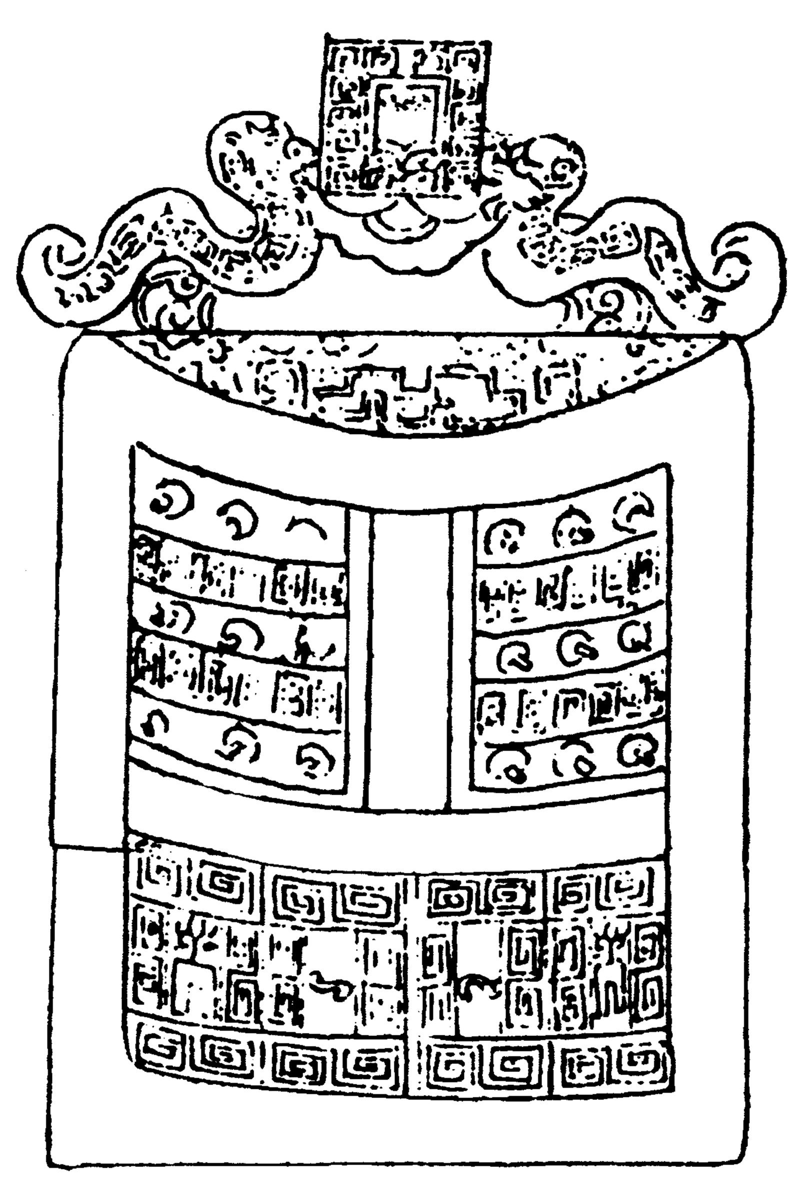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沈廷玉
繪圖監生臣汪鉅
篆隷監生臣郎錦駒

欽定四庫全書

續考古圖卷四

宋 呂大臨 撰

公䛐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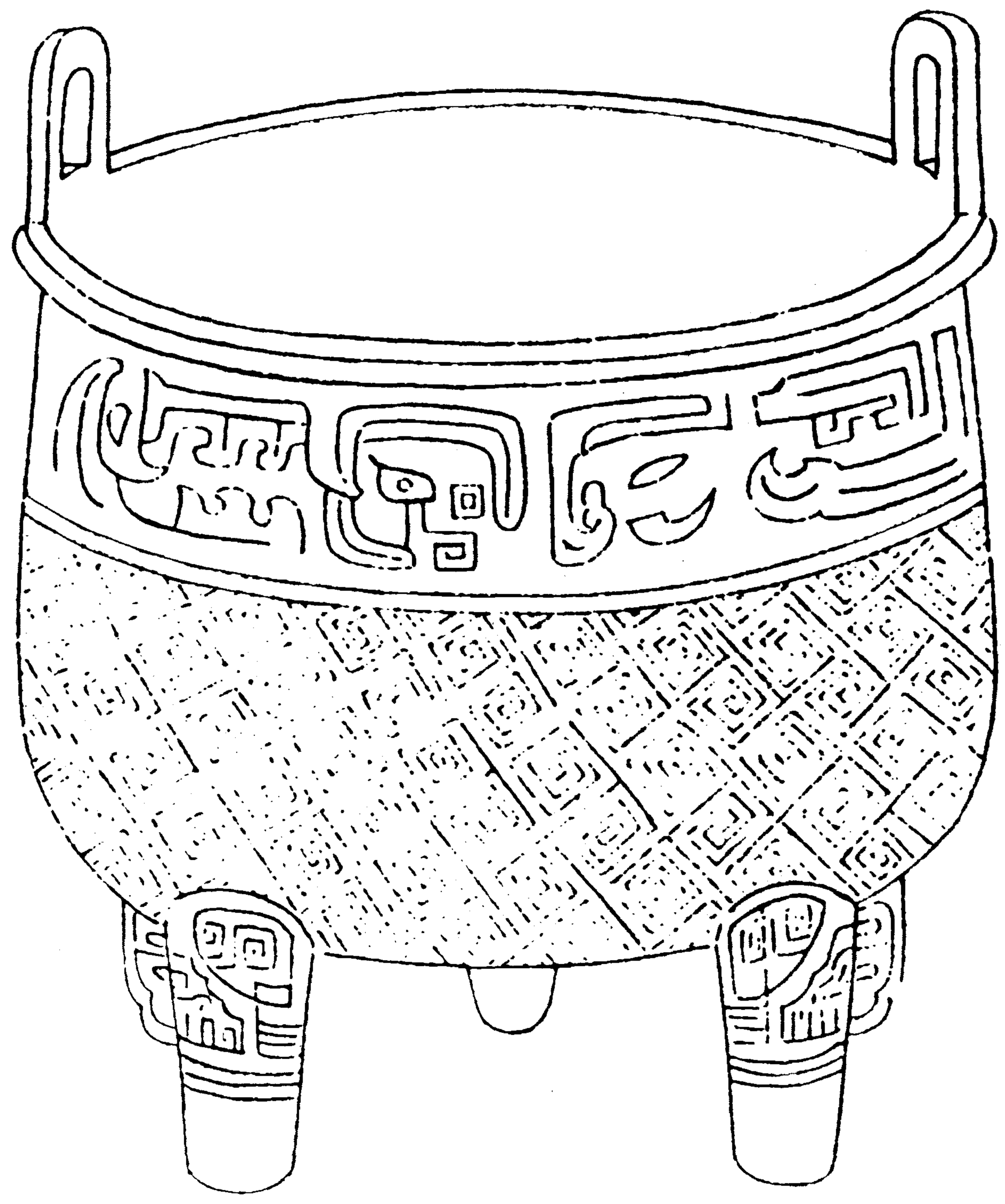
崇寧三年甲申歲孟冬月應天府崇福院掘地得古鐘六枚以宋公鐘又獲於宋地宜為朝廷符瑞尋上進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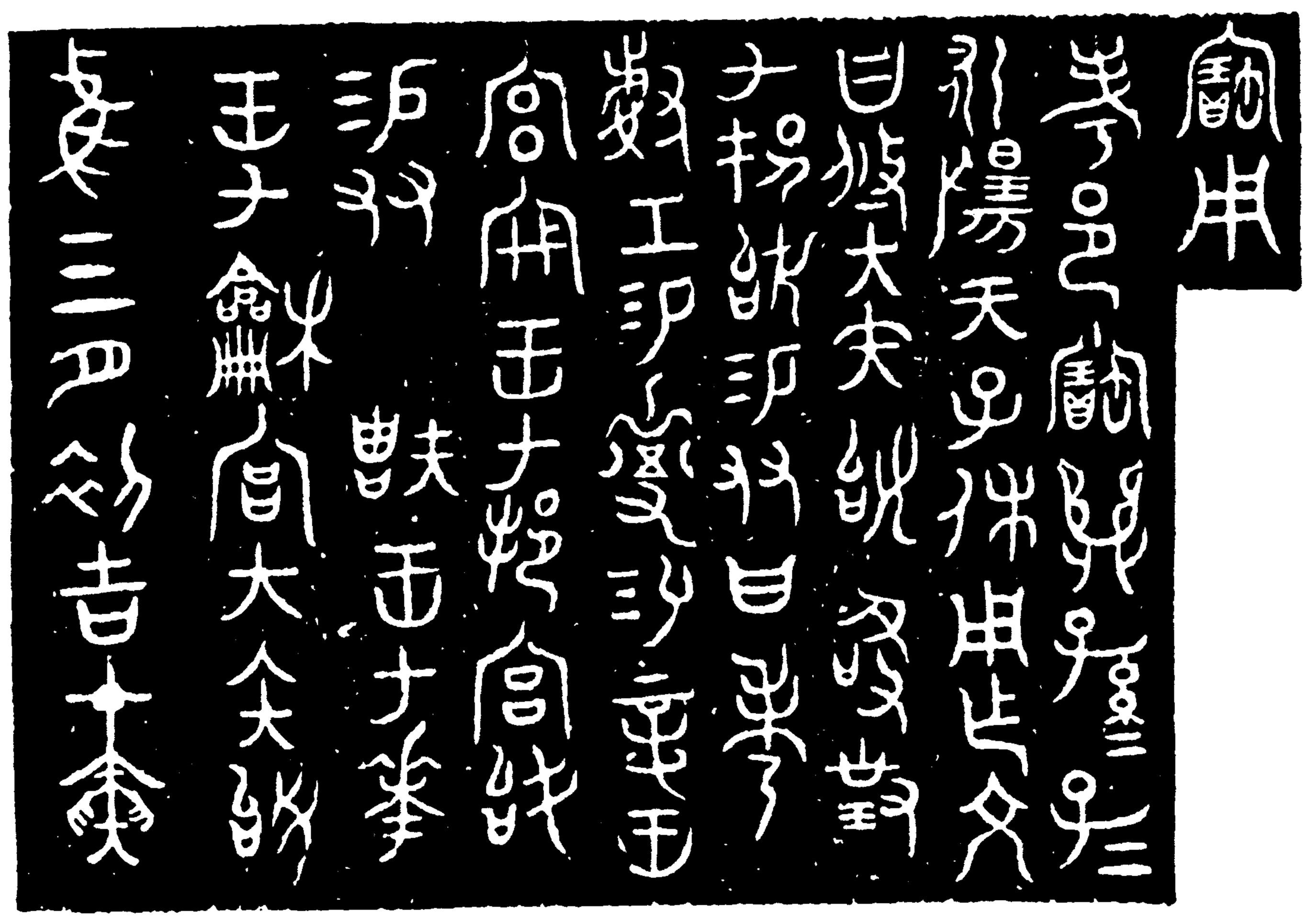
刻文六字

按六鐘形制文飾皆同形扁而銑不垂六鐘各殺一寸為差每鐘皆刻曰宋公戌之䛒鐘字形漫滅僅可識焉

按宋自微子開二十六世平公成立平公鐘此鐘故刻曰宋公成之䛒鐘六䛒自是帝顓頊之樂也第一鐘以黍尺校之鐘體高二尺懸高五寸舞間徑一尺四寸銑間徑一尺七寸第二鐘體高一尺九寸懸高五寸舞間徑一尺二寸銑間徑一尺五寸第三鐘體高一尺八寸懸高五寸舞間徑一尺二寸銑間徑一尺四寸第四鐘體高一尺七寸懸高五寸舞間徑一尺一寸銑間徑一尺四寸第五鐘體高一尺六寸懸高五寸舞間徑一尺三寸第六鐘體高一尺五寸懸高五寸舞間徑九寸銑間徑一尺二寸按周備六代之樂惟闕六缺五英惟散武然則周德既衰諸侯各備古樂既有散武則宋宜有六莖也

大夫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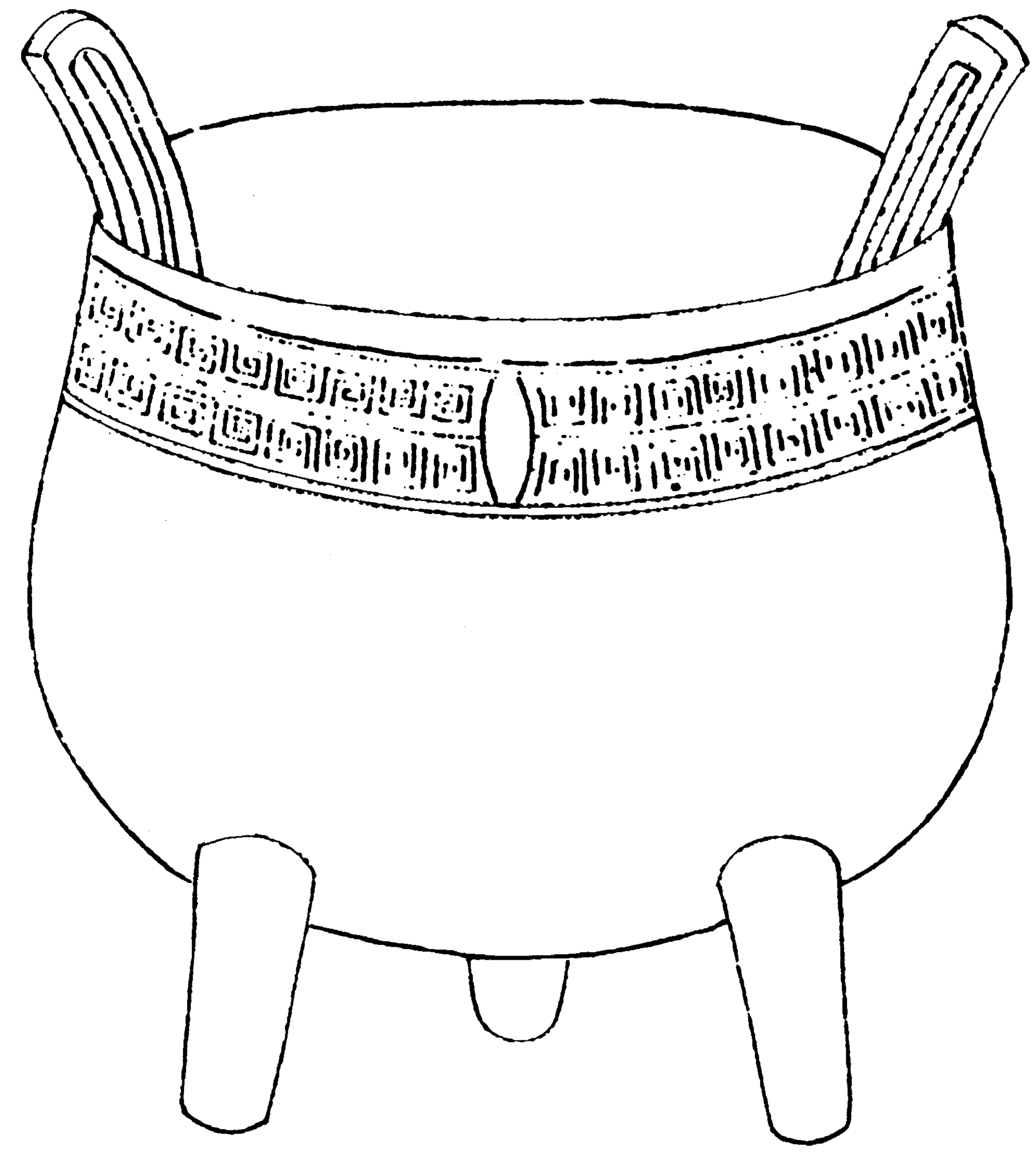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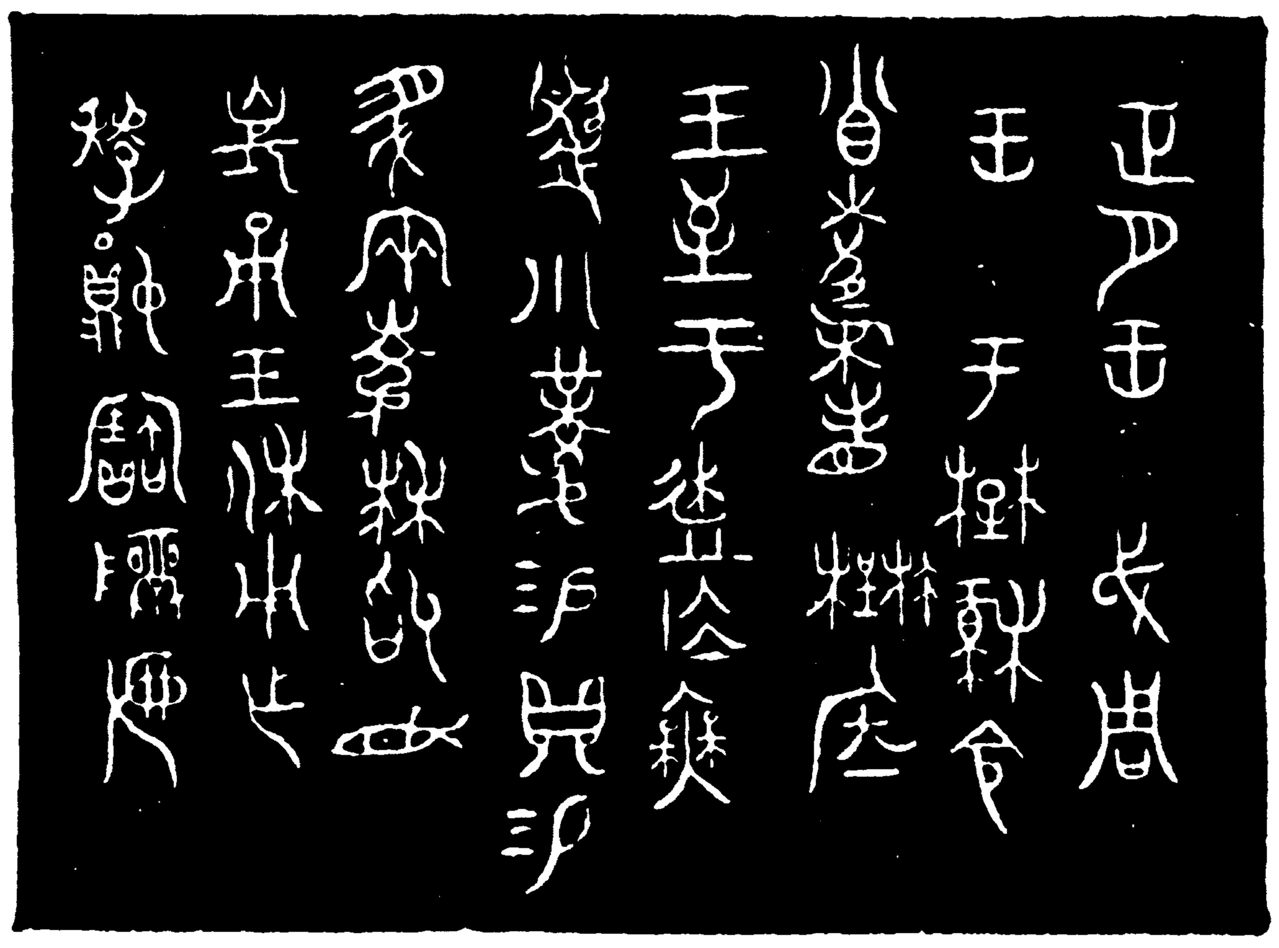


寶用
考邑寶鼎孫孫子子
永揚天子休用作文
日修大夫始敢對
在邦始錫友日考
獻工錫曼錫章王
宮宀王在邦宮始
錫友　猷王在犀

王在鯀宮大夫始
隹三月初吉甲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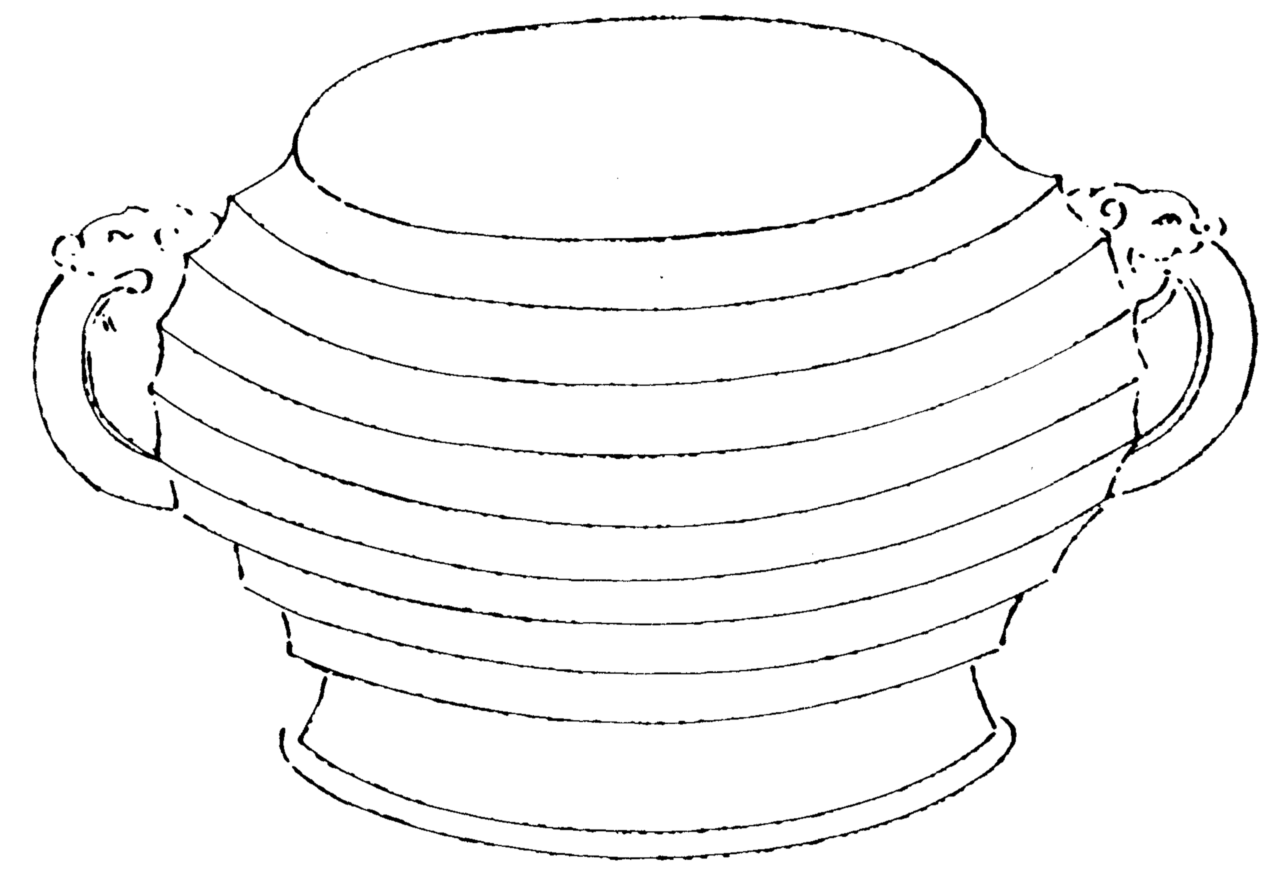
趙承規茂曾所收刻文於內凡六十五字得於永興醴泉之甘北以黍尺之總高二尺口廣一尺四寸七分耳高四寸足高六寸腹深一尺五寸容一石四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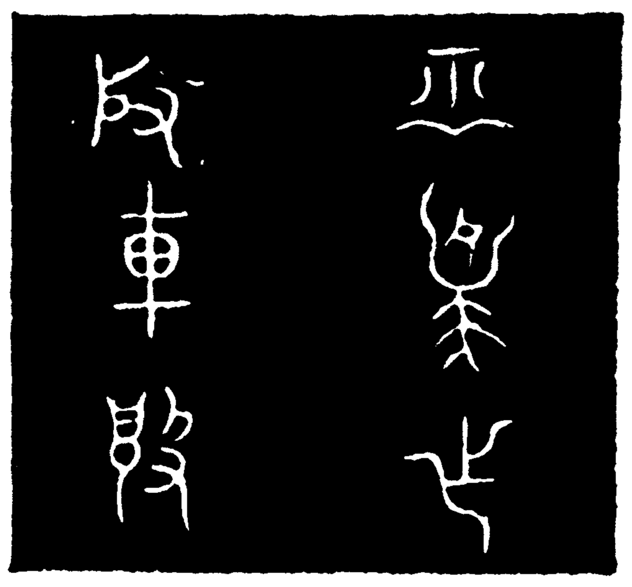




趙承規所收刻文四十七字於內以黍尺量校之總高
八寸三分口廣七寸四分深四寸六分耳高一寸五分
足高二寸一分容一斗一升五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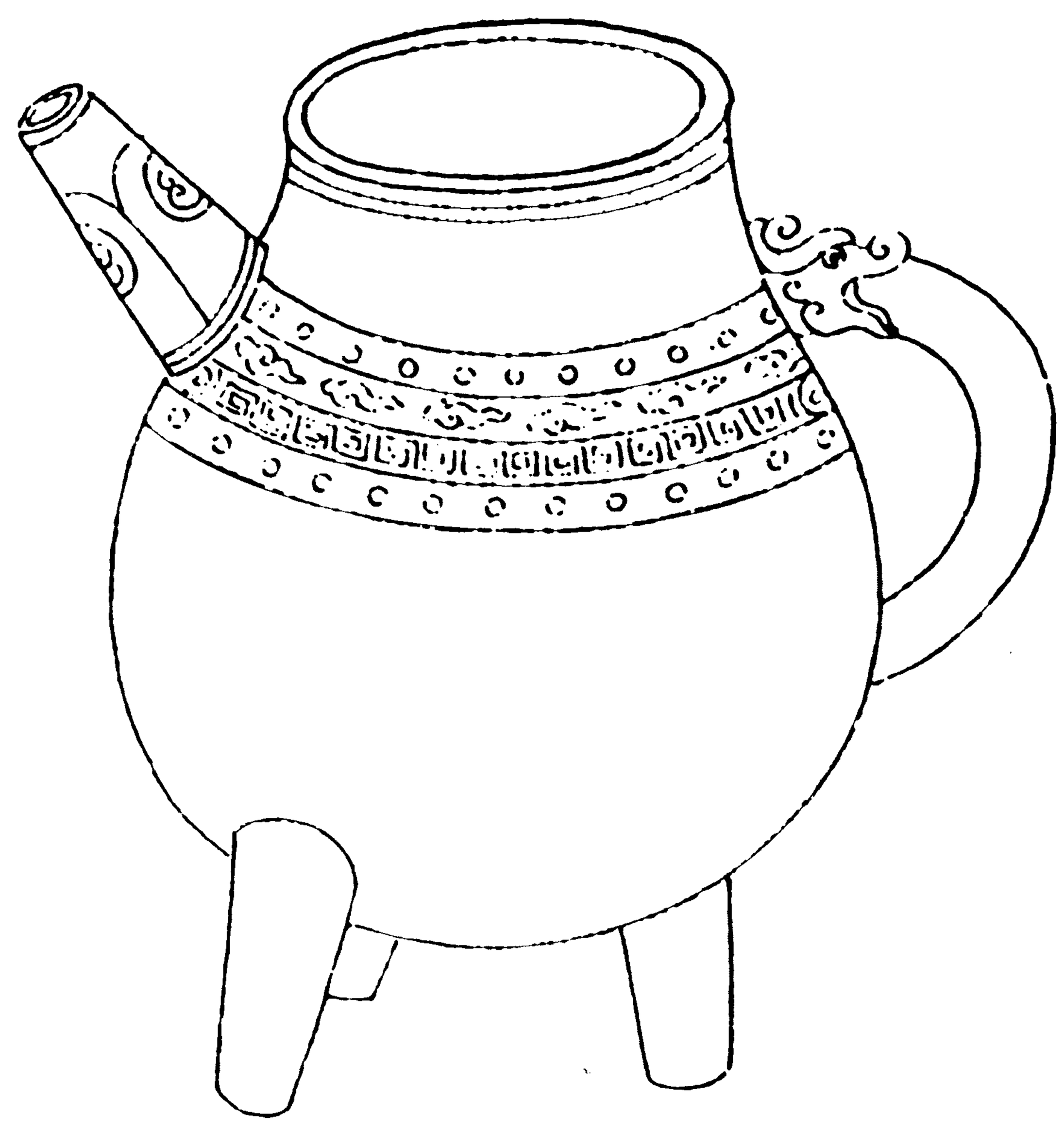
周虡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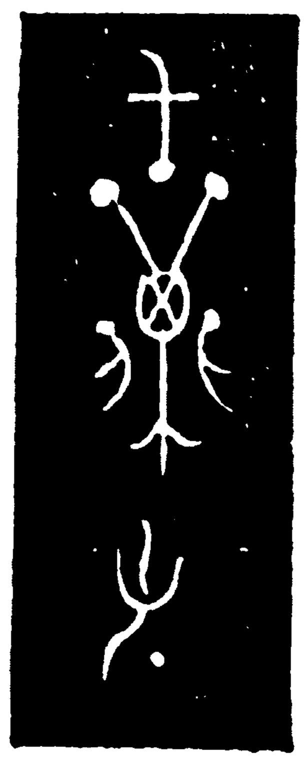




張才元所收刻六字於内文曰舟虡作旅車敦以黍尺校之高五寸半口徑七寸腹徑一尺足徑六寸半深四寸半容一斗五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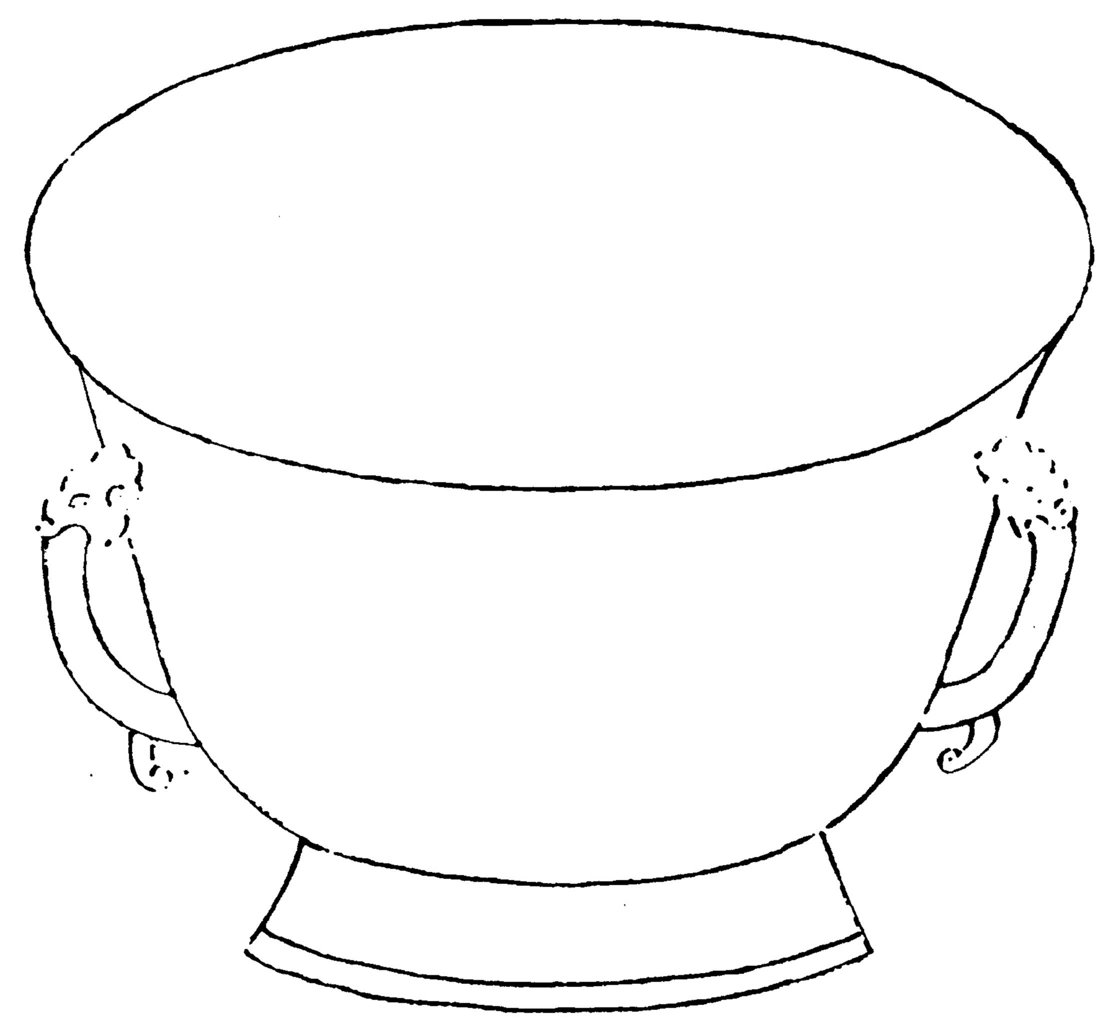
父丁盉





趙承規所收刻文於內以黍尺校之總高一尺二分口廣四寸八分流長三寸三分腹圍二尺三寸六分足高三寸七分深七寸容漢二斗二升五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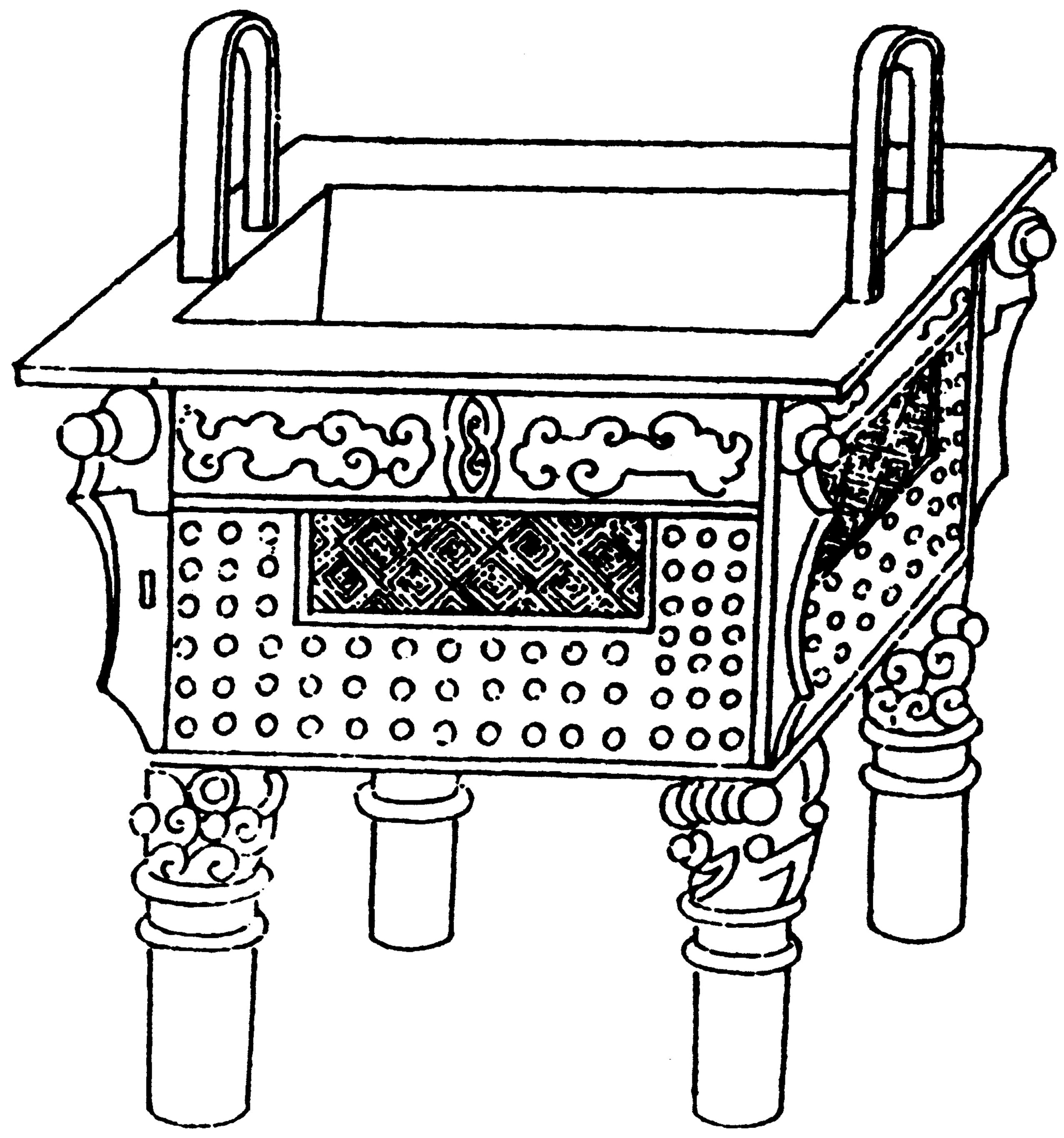
旅車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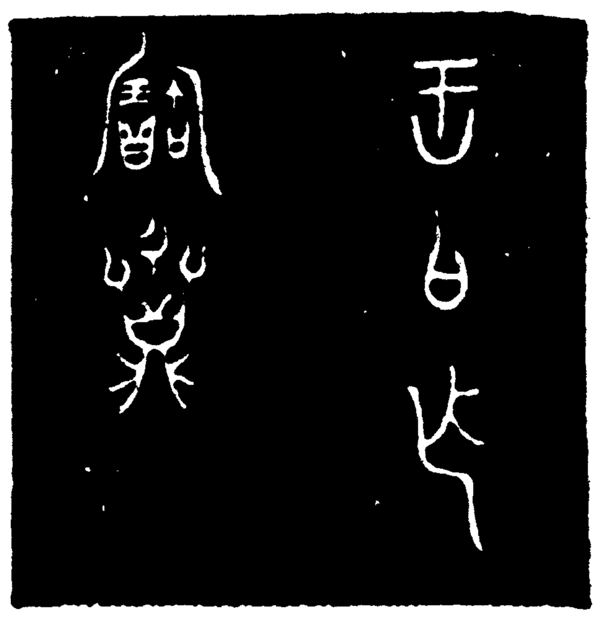




王晉玉所收刻字六於內曰舟虔作旅車敦以黍尺量之口徑六寸深五寸容一斗三升兩耳作牛頭按刻文作舟虔葢舟通用為周字當是周家尓

王伯鼎





松島吳氏衎所收刻文於內曰王伯作寶鼎五字以黍尺校之高八寸半口從廣五寸擴廣七寸深三寸半容七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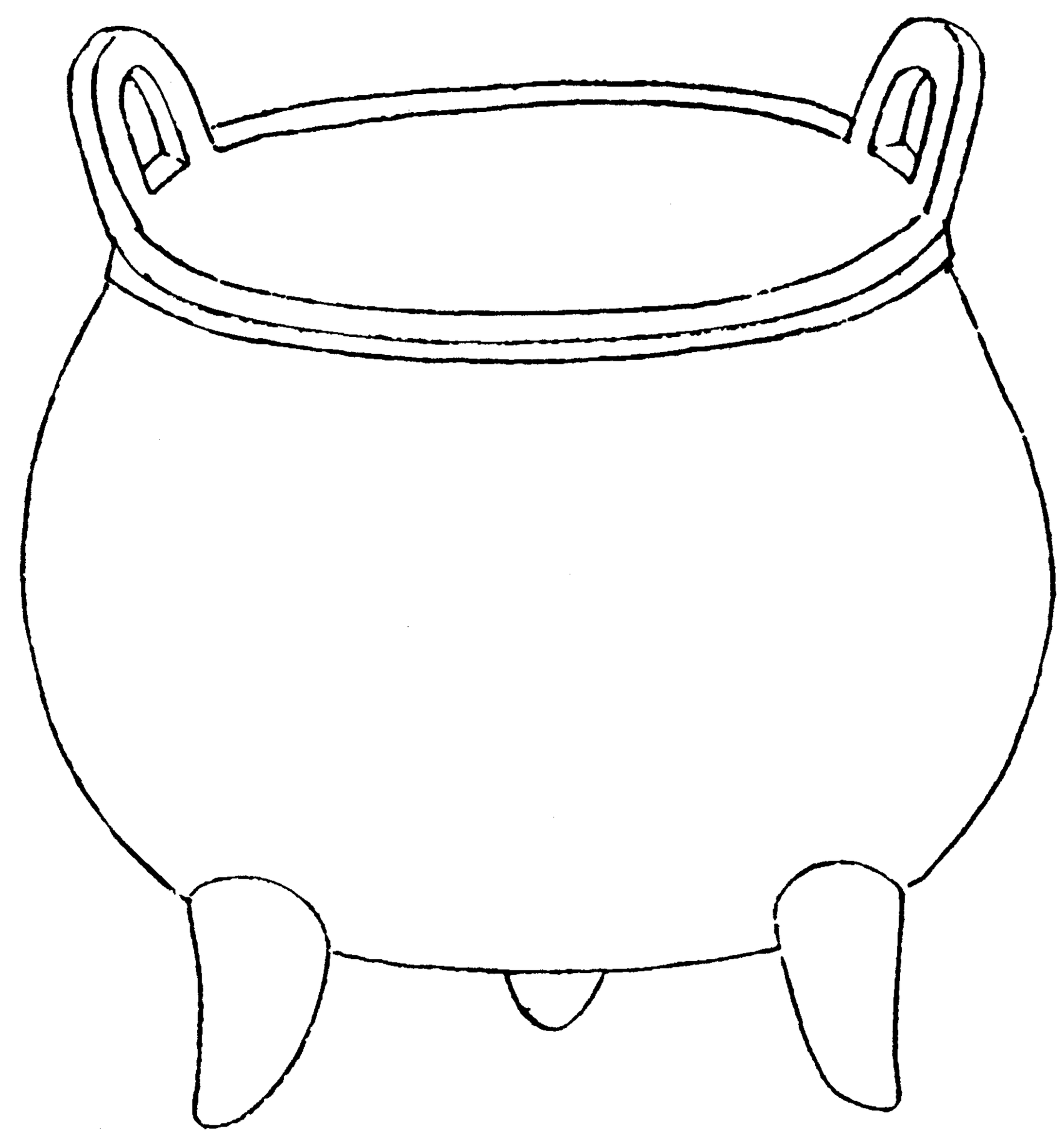
吉金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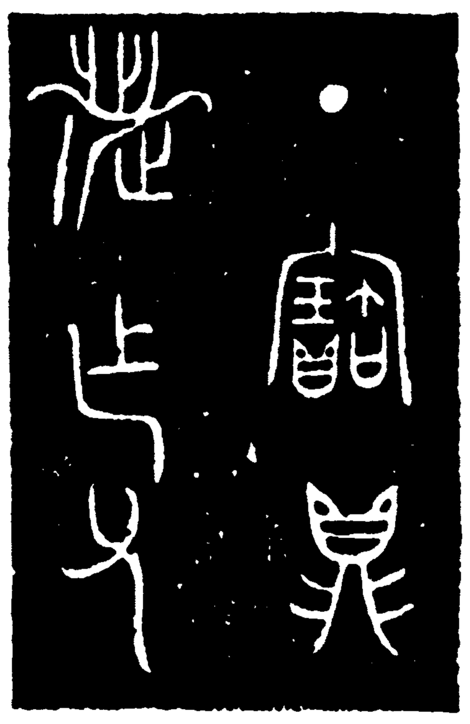




丁伯容所收刻文二十於底内以桼尺校之總高三寸半口徑一尺六寸耳高二寸足口徑尺二寸腹深二寸容二升

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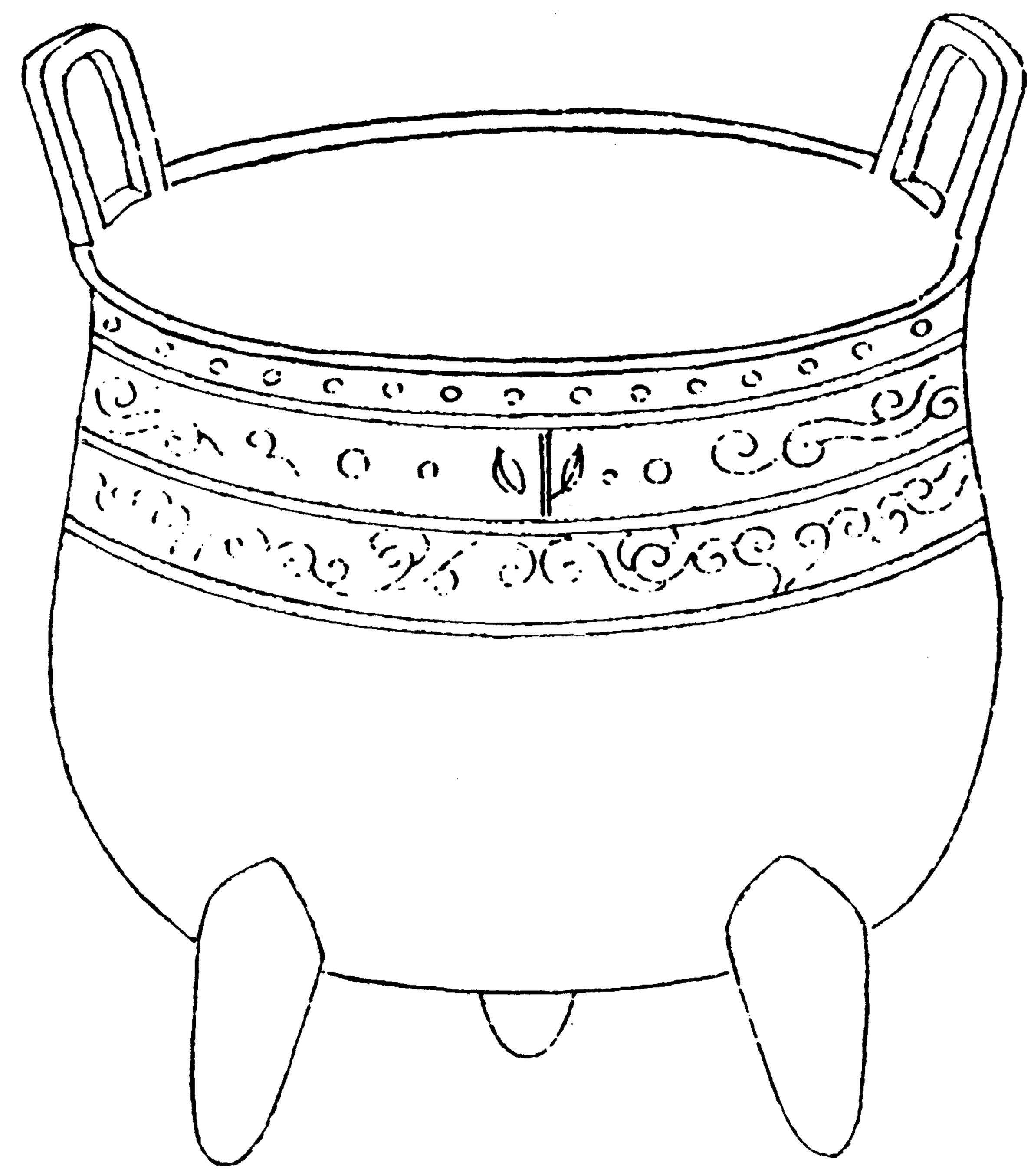


卷四 一八

張才元所收刻文六字於口内曰作父丁寶鼎其形三角不圓以桼尺量校之口徑五寸半高五寸半耳高一寸腹深四容五升半

卷四 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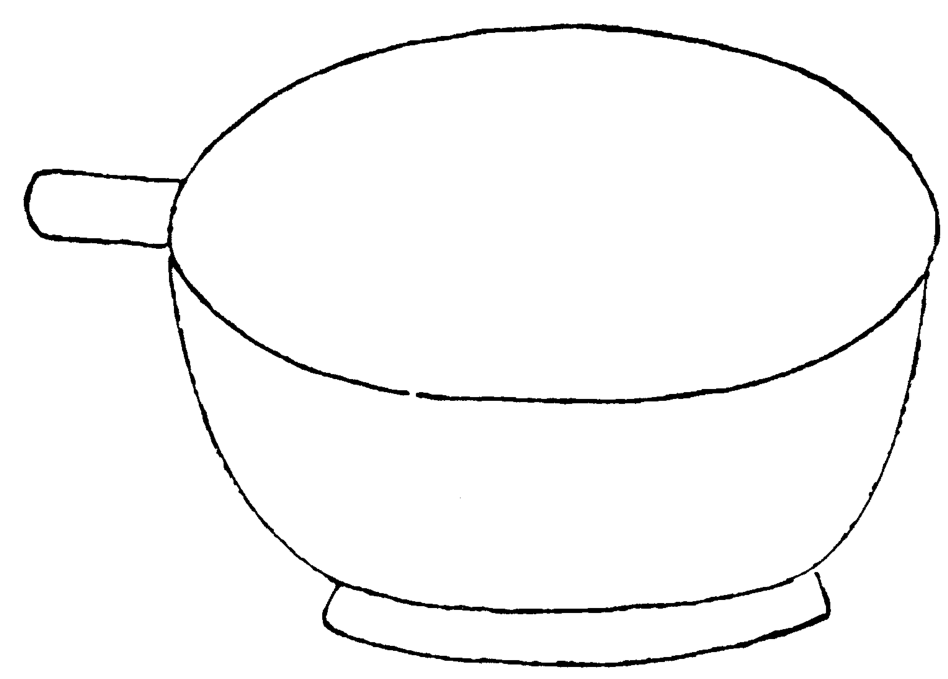
周虔鼎





丁伯容宏所收刻文四於內舟虔旅鼎以黍尺校之高七寸口徑六寸一分深三寸五分已上張才元王晉玉丁伯容三器皆周虔所作器得於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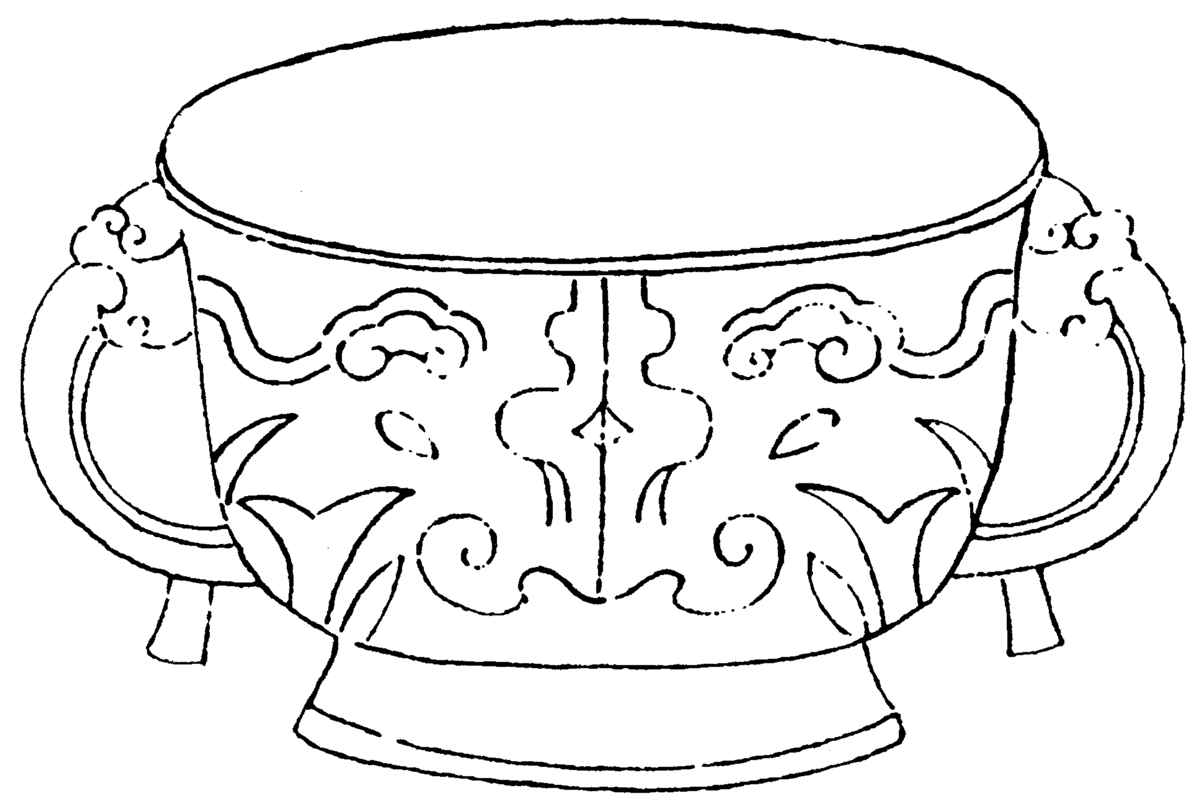
注水匜





楚氏朝宗所收刻文底外足間凡二十二字文曰律斤衡蘭注水匜容一升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以黍尺量校之口徑四寸足徑二寸三分深一寸五分流一寸半容一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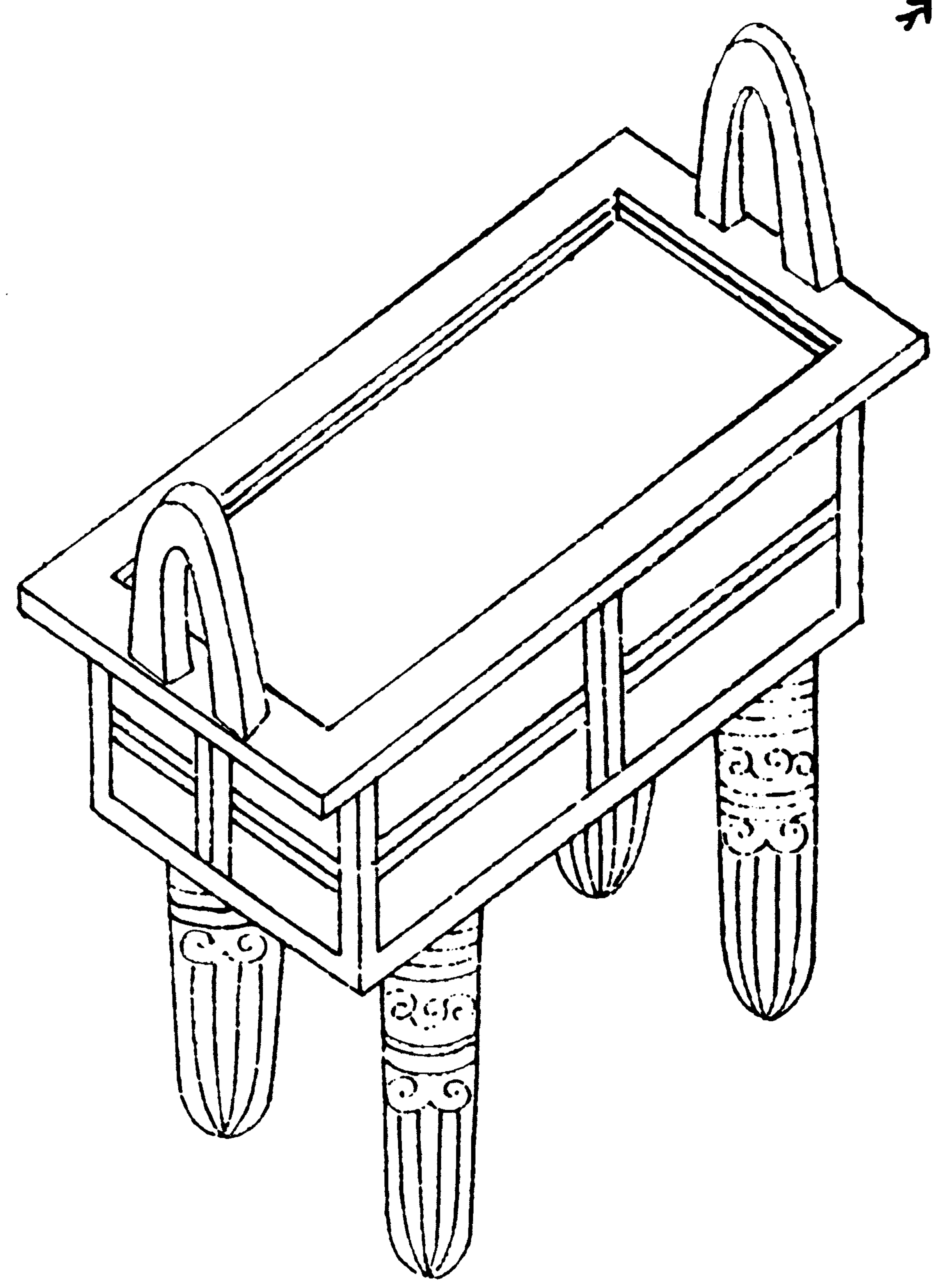
寶尊彝





榮子維輯所收刻文四字於内曰作寶尊彝以黍尺量
校之口徑一尺通高八寸深六寸半容二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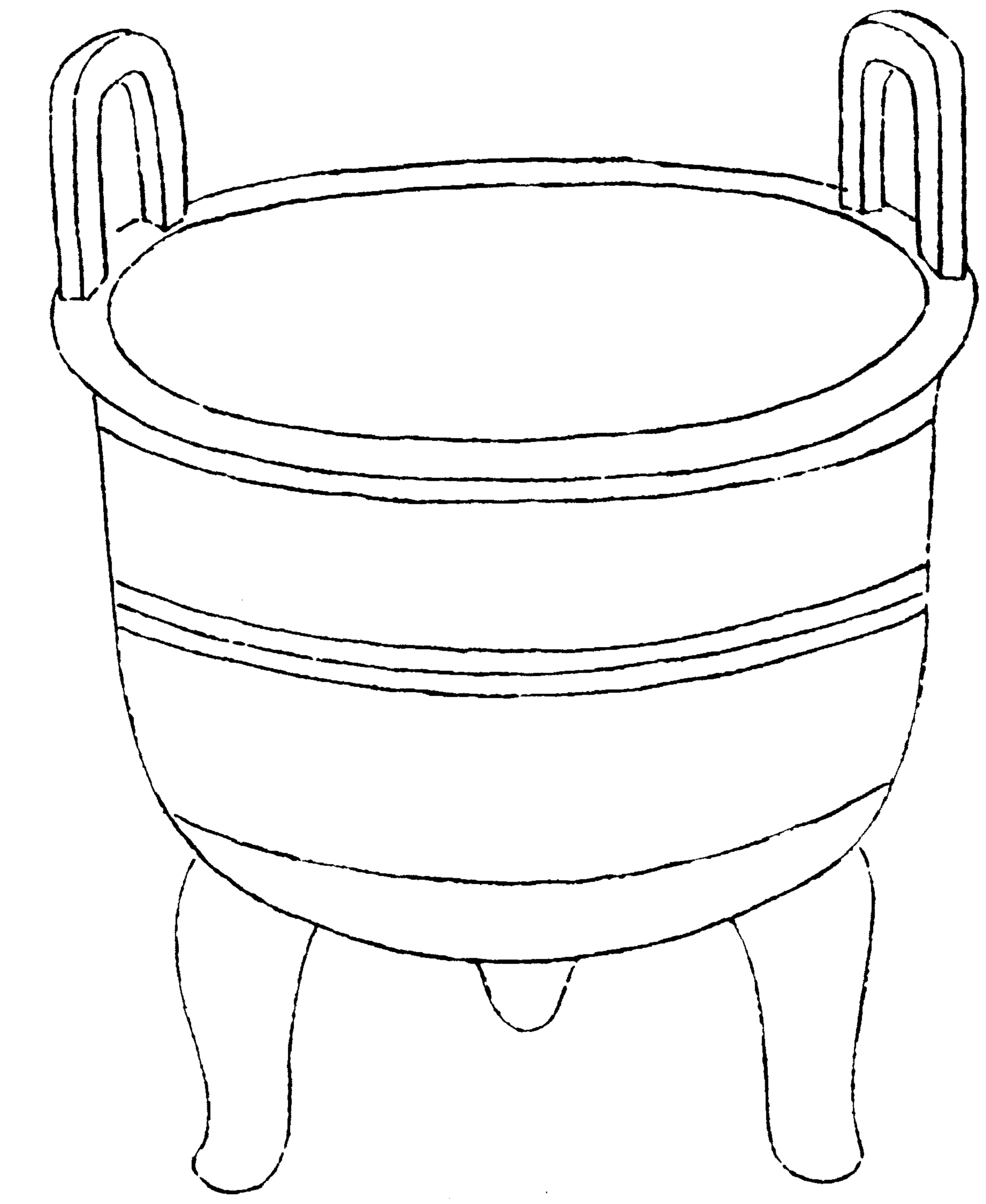
父辛鼎





姚義夫雄所收刻文三十二字於内制度尺量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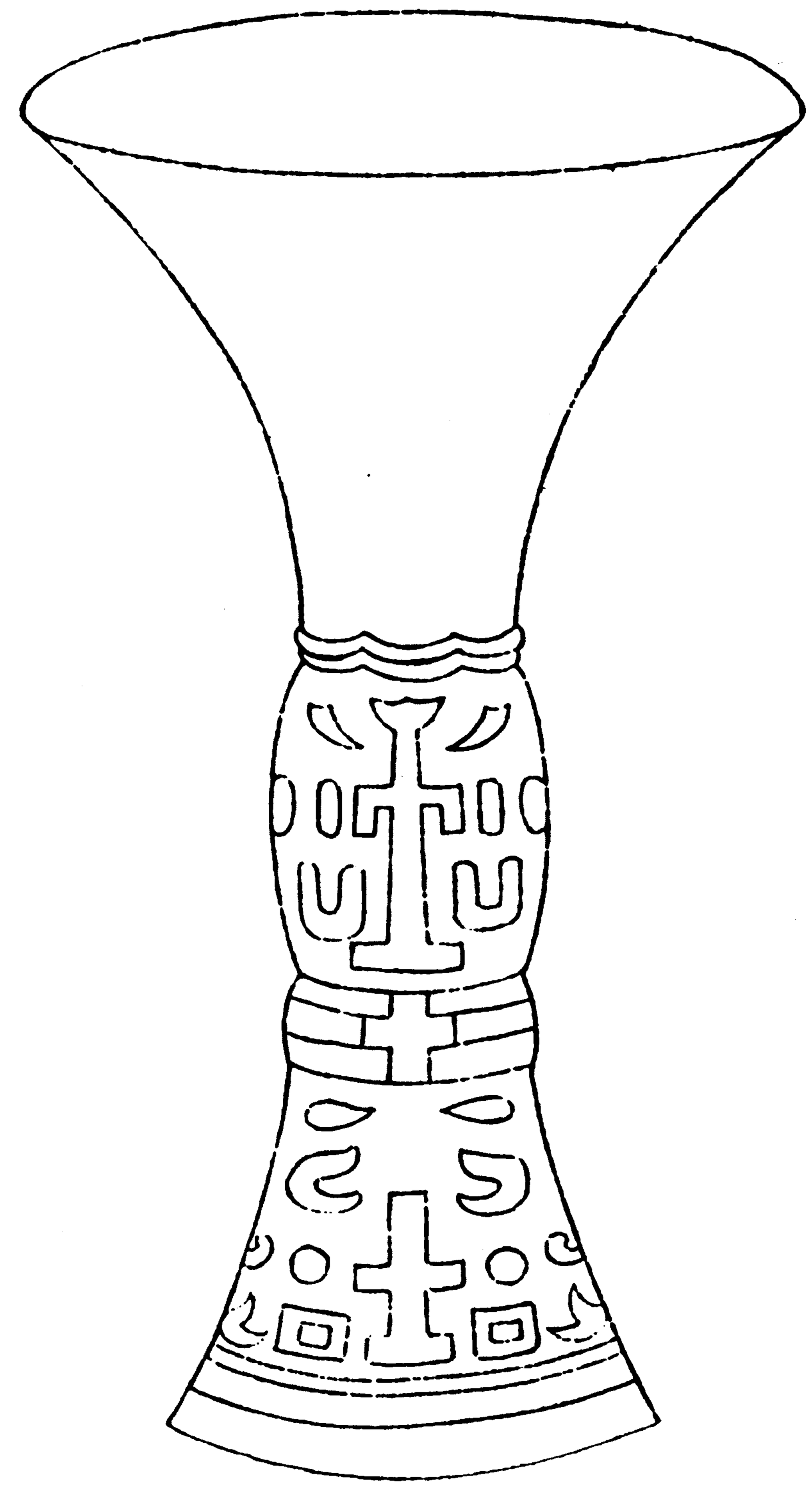
[illegible]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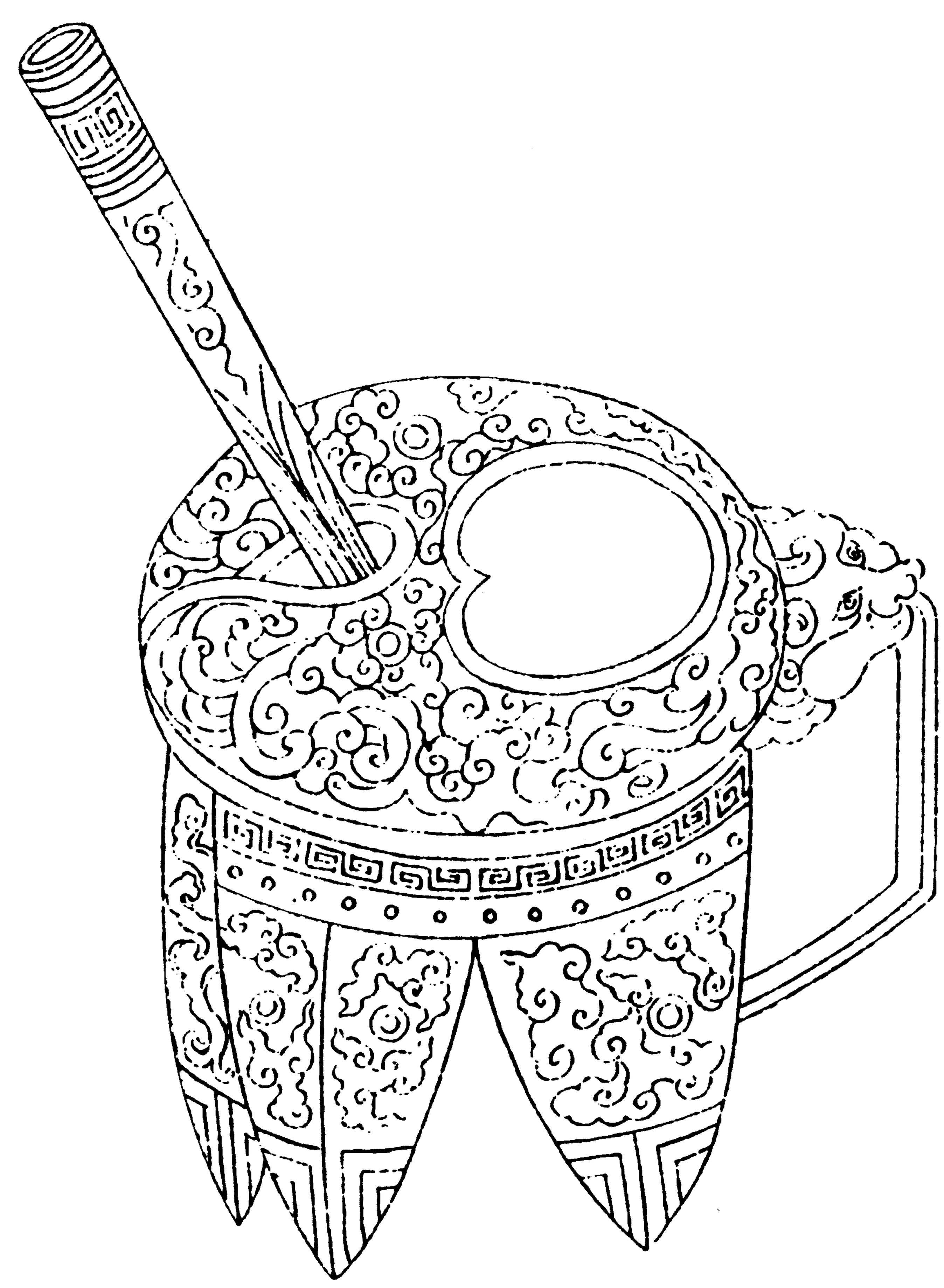
隹王廿有三年九月王
在宗周王令放緘荆司
九陕緘作朕皇考攈薦
尊鼎緘用享孝于朕皇
考用錫康豫魯休屯右
眉壽永命靈終其萬年
無疆緘子子孫永寶用享
崇寧初商州得古鼎刻文甚完凡六十三字乃周鼎也

尋上之朝廷制度未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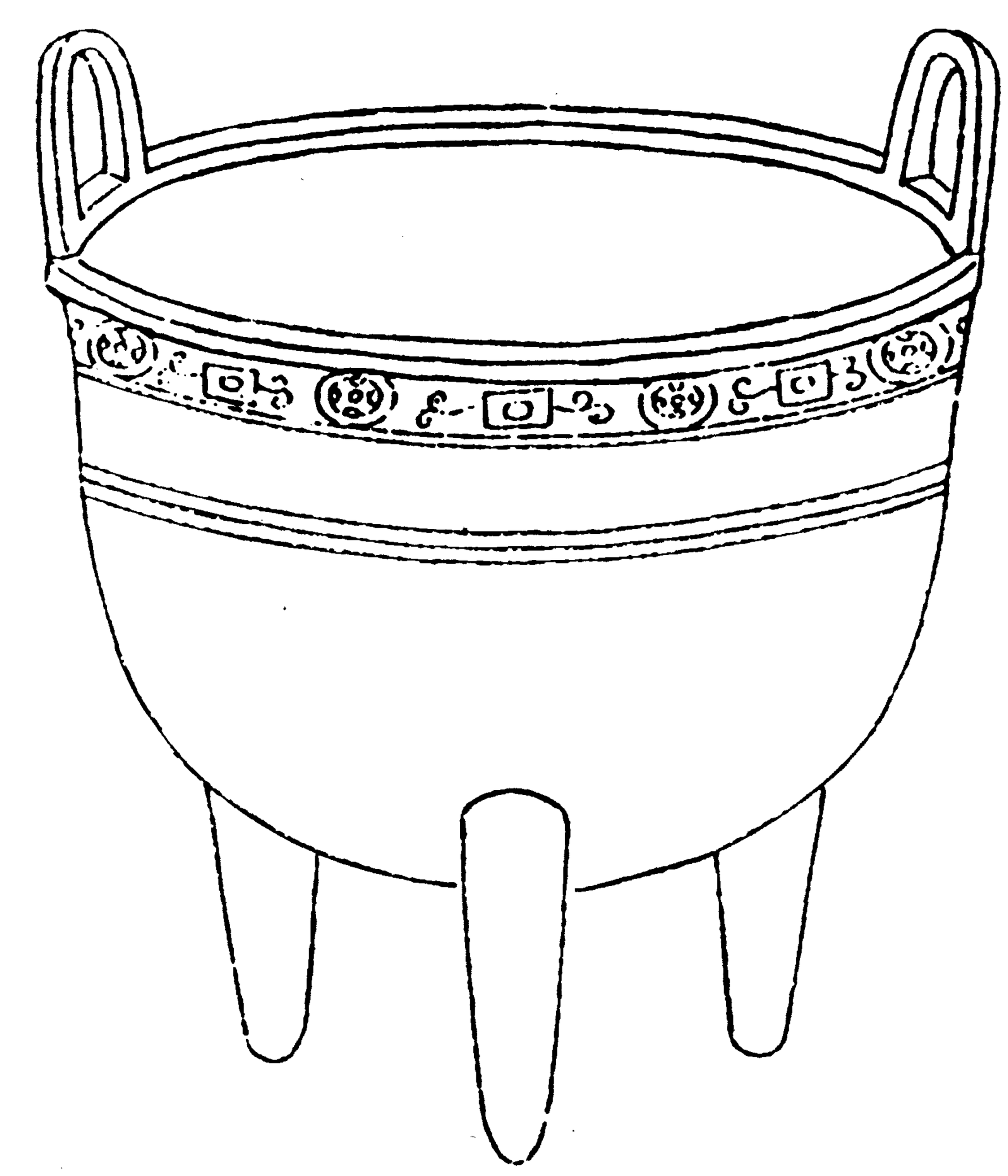
趙仲忽周臣所收無款刻字於足底以黍尺校之高一尺一寸半口徑六寸八分足口徑四寸深八寸

盉



趙周臣所收無銘刻制作甚精有柄有流蓋盉也三足中空無蓋以黍尺校量之身高八寸半流長三寸半縱廣六寸橫徑五寸容四升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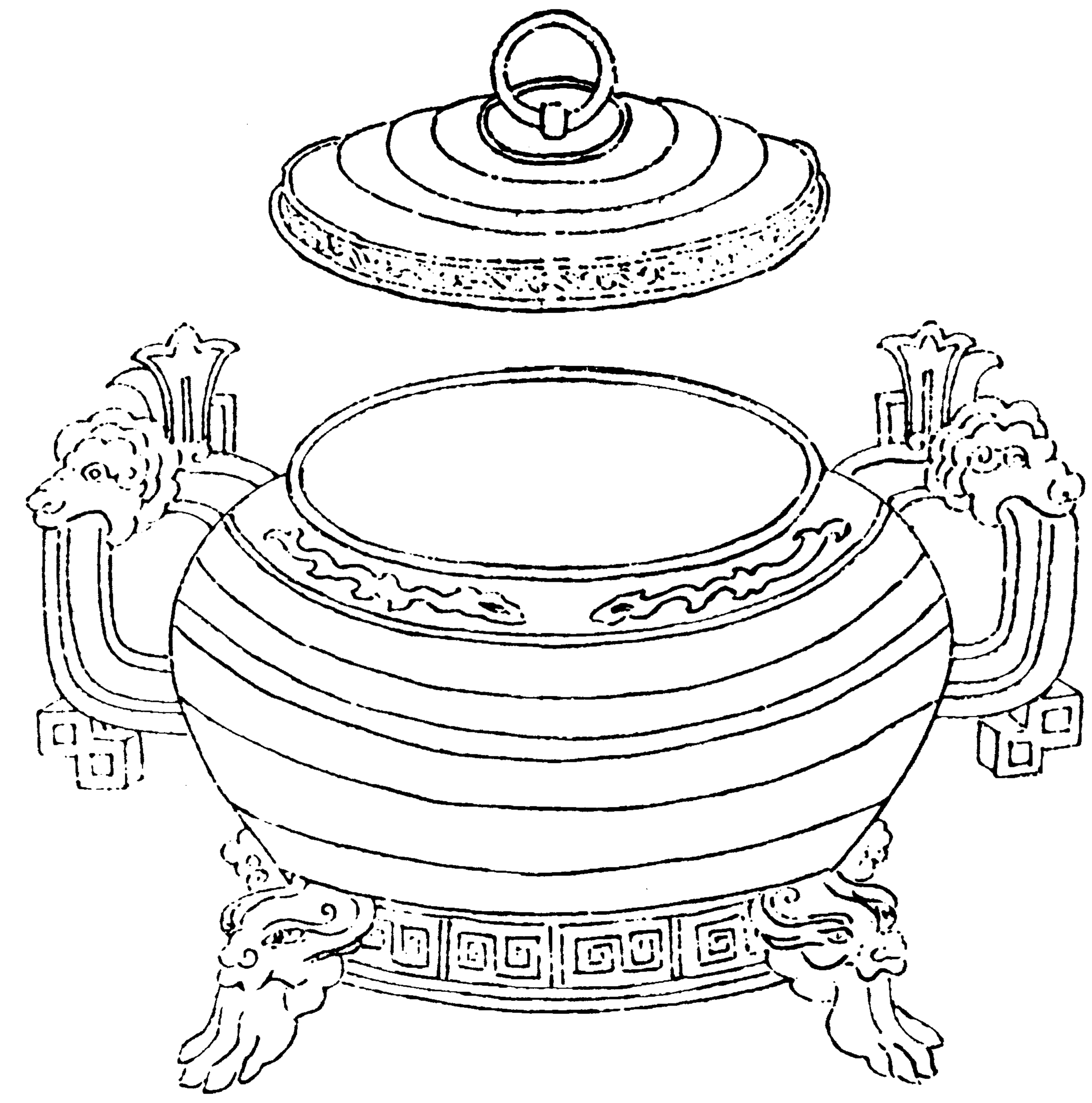
父癸鼎





趙周臣所收刻文四於口内惟父癸可辨以黍尺量校之高八寸半耳高一寸八分口徑八寸腹深六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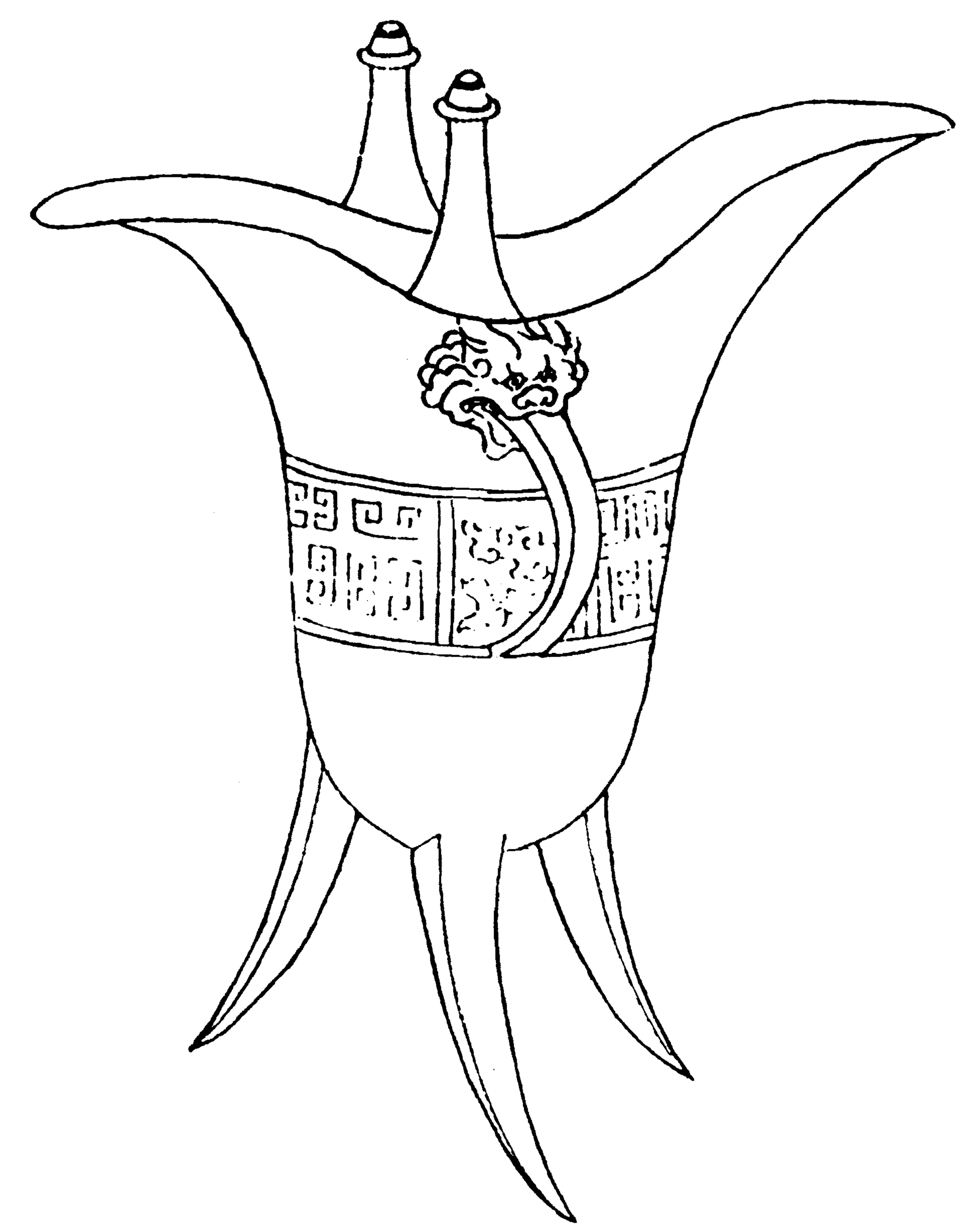
中姜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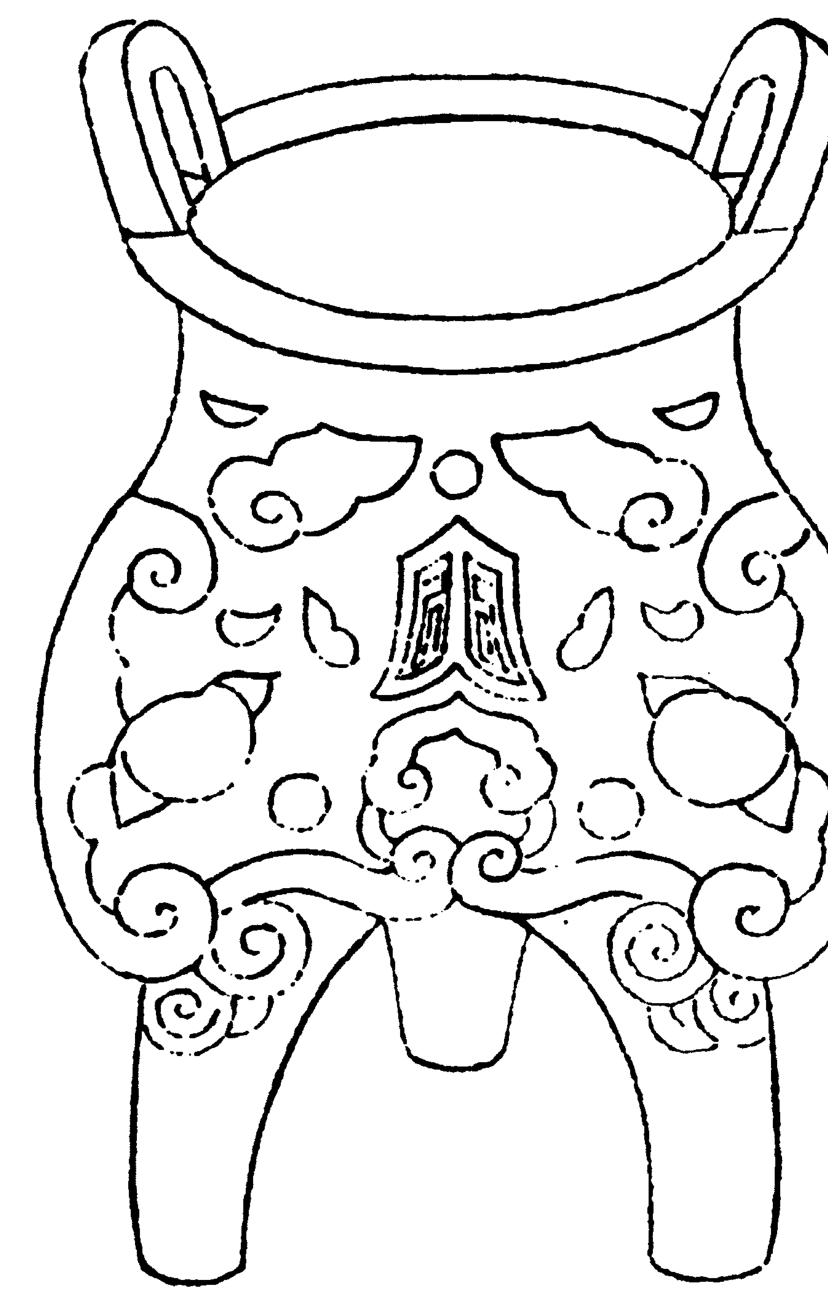
趙周臣所收底蓋各刻十六字文同但蓋文皆左刻疑悮刻文曰家𦉪中鴅父作中姜敦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孝以桼尺校之身高九寸蓋三寸半口徑八寸半腹徑尺三寸腹深六寸、

父丁爵





趙周臣所收刻文三於月下





趙周臣所收二卣形制相似花文小不同字刻無異底蓋各有刻以黍尺校之并蓋高一尺二寸梁高六寸口徑七寸濶四寸腹徑一尺深八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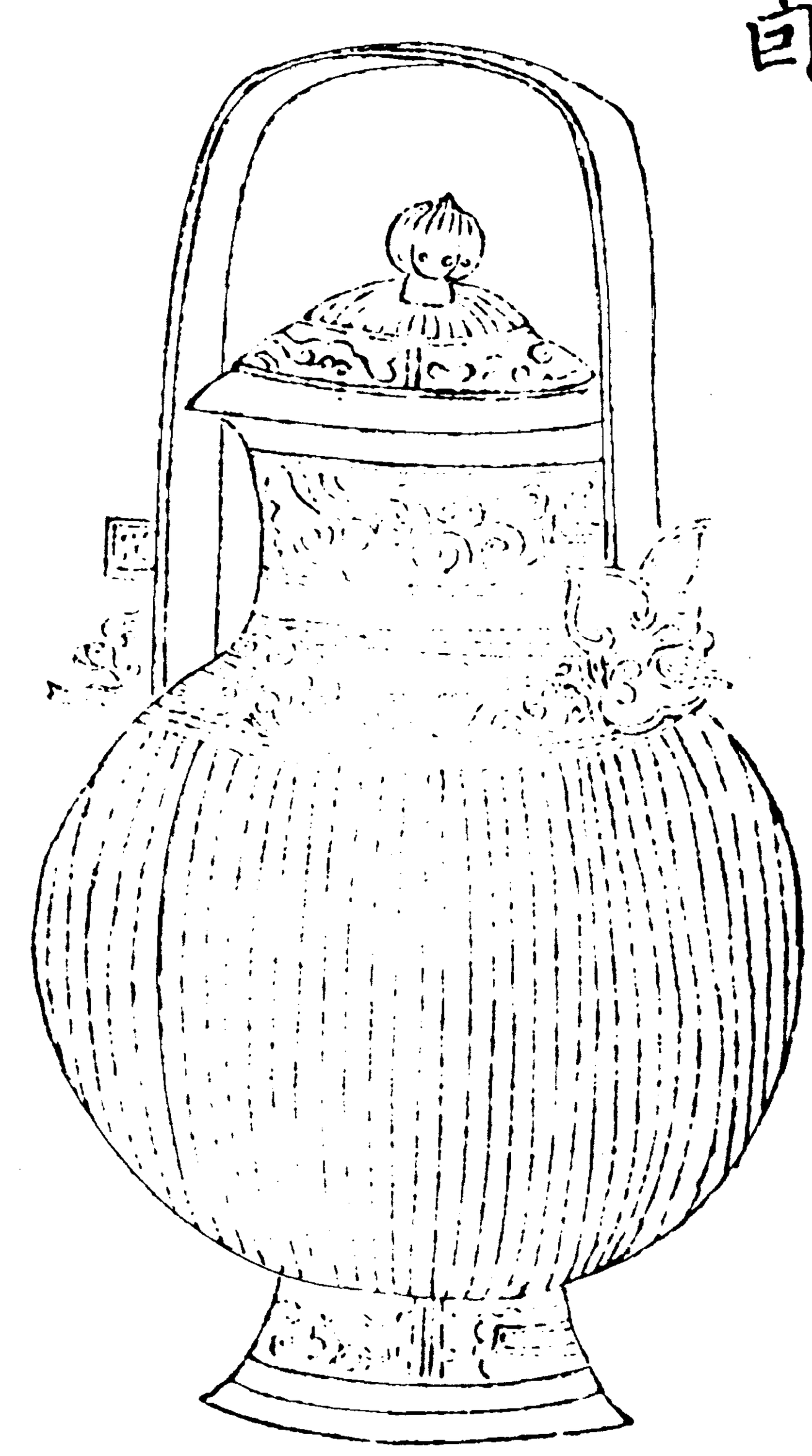
續考古圖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續考古圖卷五

宋 呂大臨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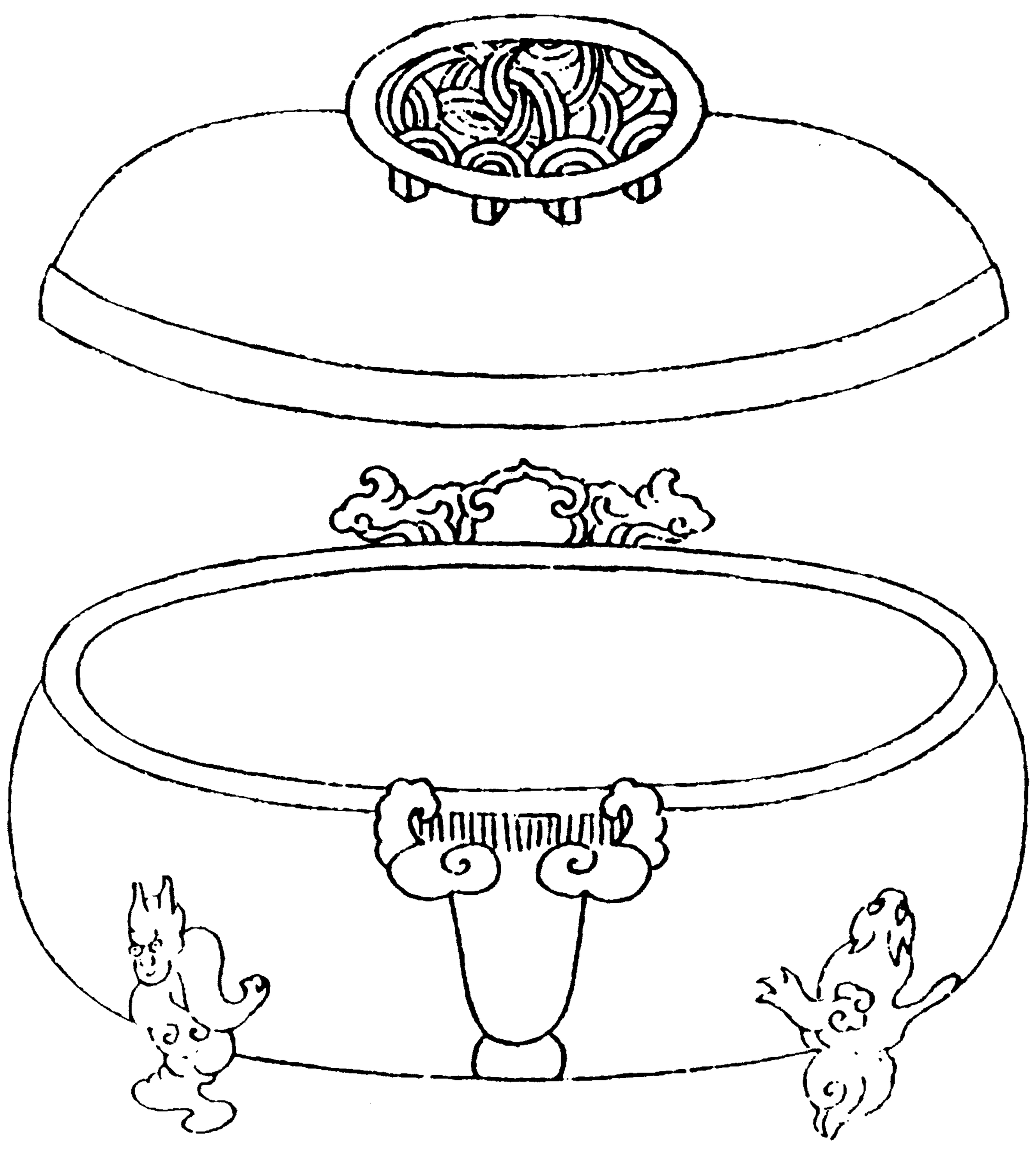
母辛卣





趙周臣所收二卣形制相似花文小不同字刻亦異底蓋各有刻以黍尺校之并蓋高一尺二寸梁高六寸口徑七寸濶四寸腹徑一尺深八寸

兩耳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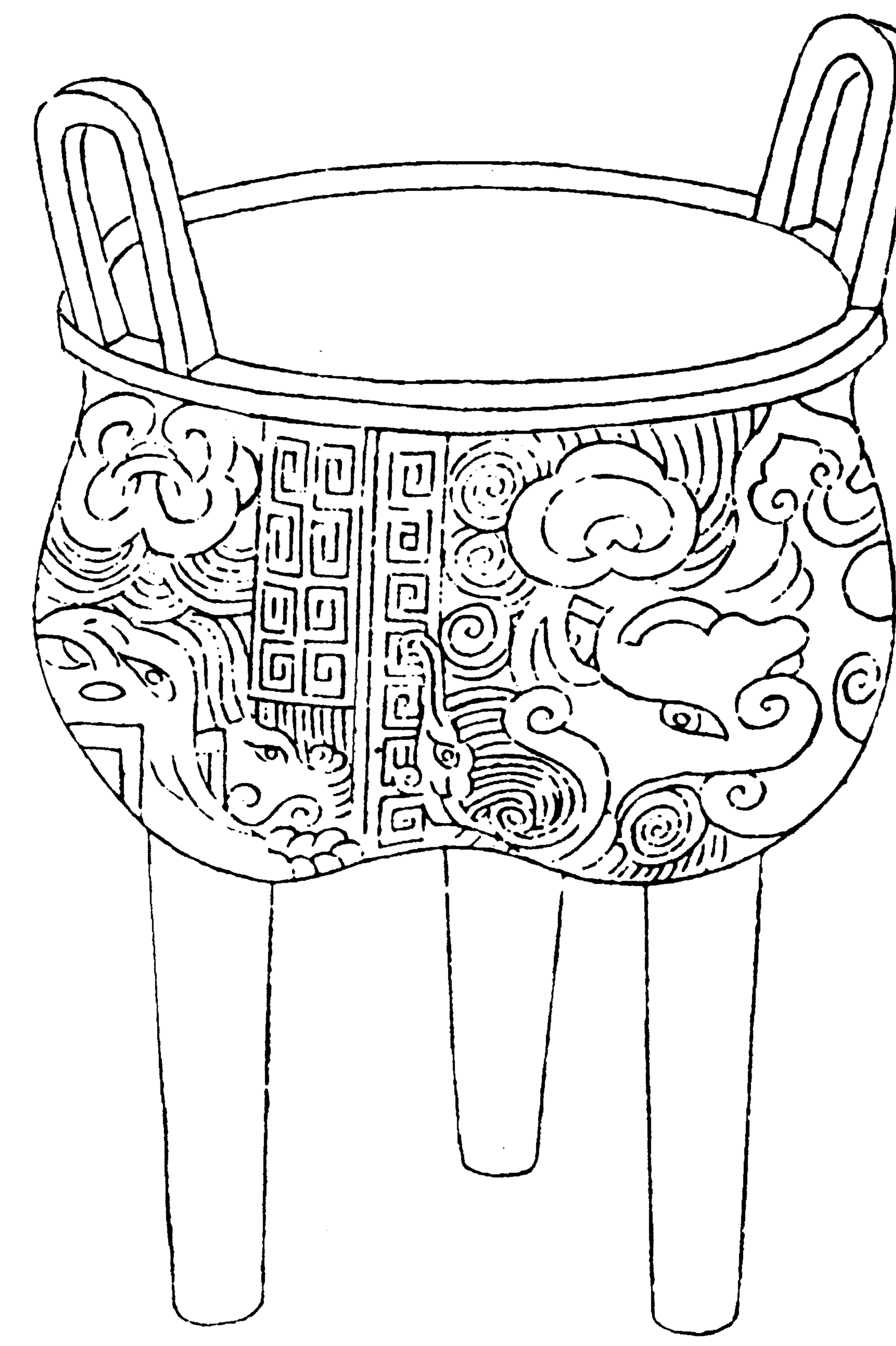
趙周臣所收無文刻有蓋兩耳三足其形橢蓋酒器也
以黍尺校之總高四寸口縱七寸一分衡五寸深二寸
八分容黍量四升

羊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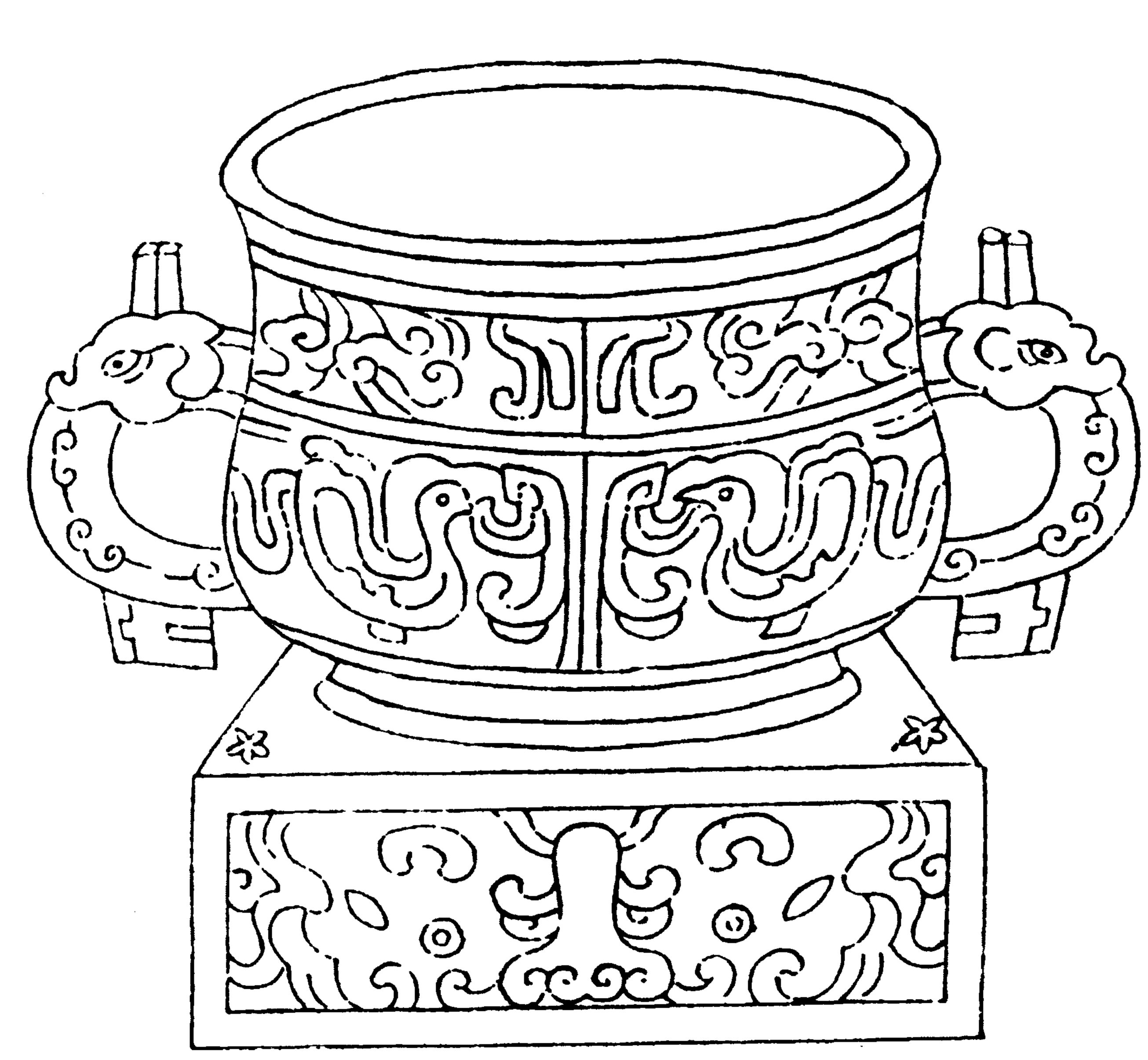
趙周臣所收無文刻以黍尺校之高三寸八分長五寸
半負筩高二寸重今秤十兩當漢二十七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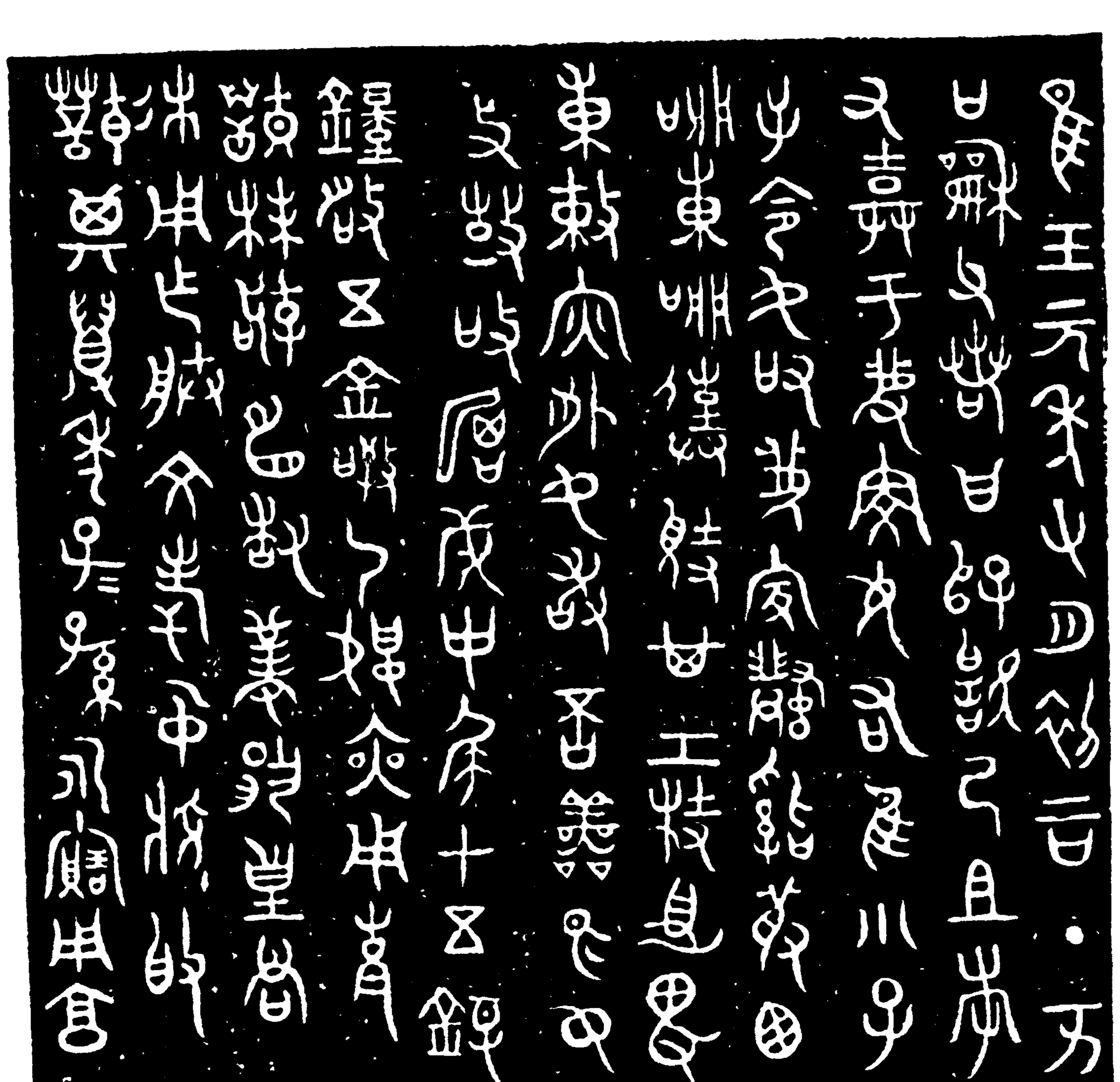
非鬲



趙周臣所收刻字一以黍尺校之高八寸五分深四寸五分口徑六寸五分容黍量七升七合

伯龢父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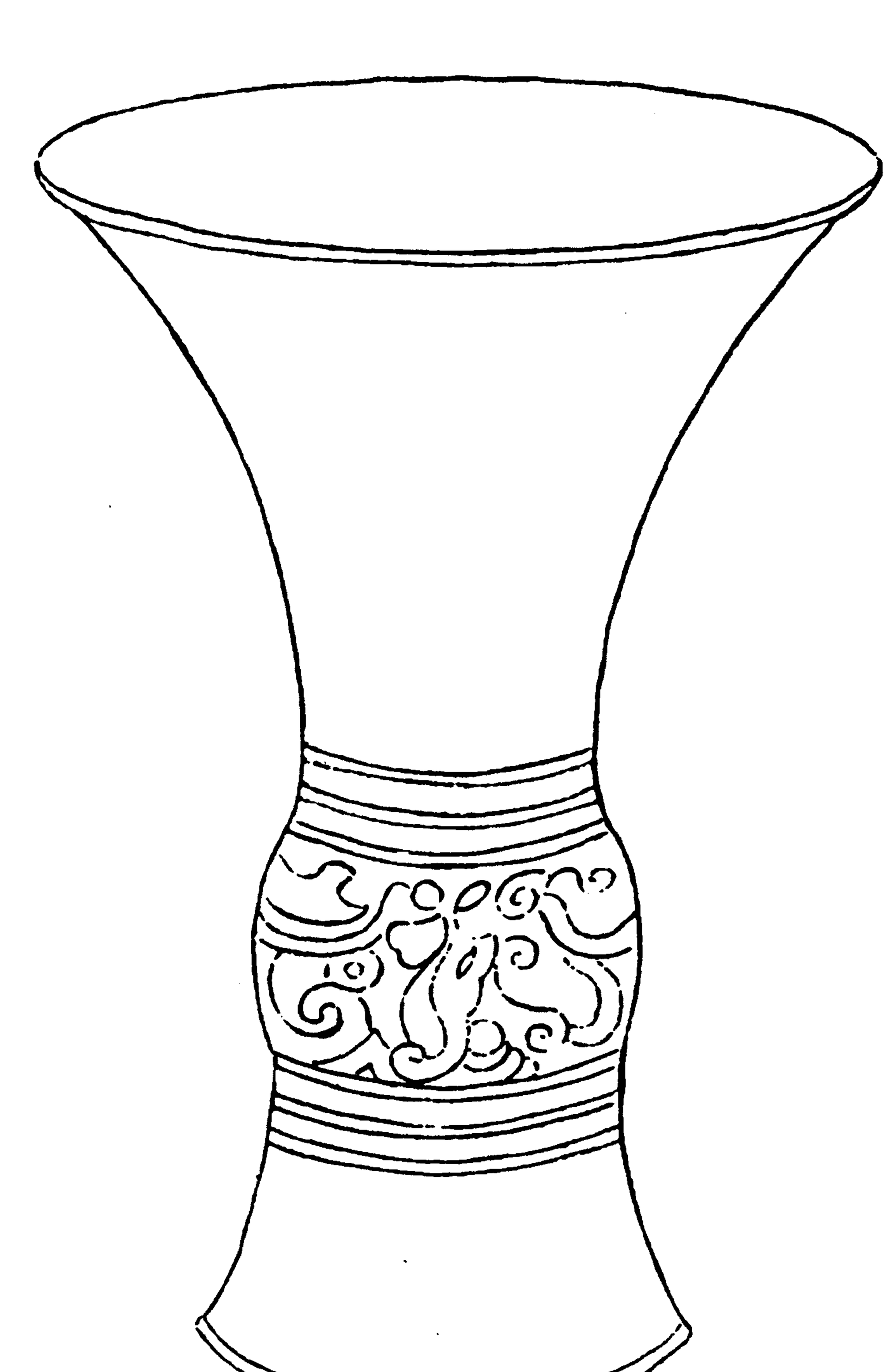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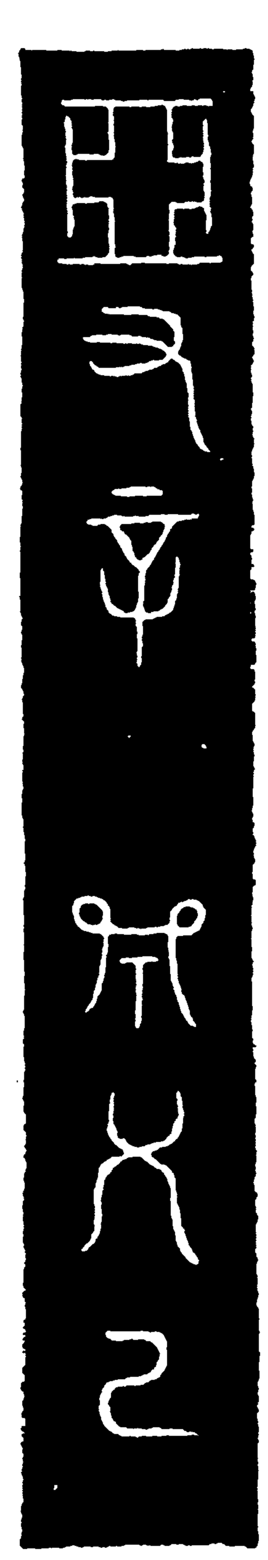


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
伯龢父若曰師毀乃祖考
又于 宀 汝右隹小子
余命汝
東 僕馭其工特 旻
東敕内外汝敢否善 汝
攴戠 十五金
鍾 五金瞰乃 用事

拜稽首敢對揚皇君
休用作朕 文考乙中將敦
其万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趙周臣所收與考古所載收敦正相似刻文於底内凡
一百一十三字以黍尺校之高一尺三分口徑九寸半
深五寸半足方九寸八分高四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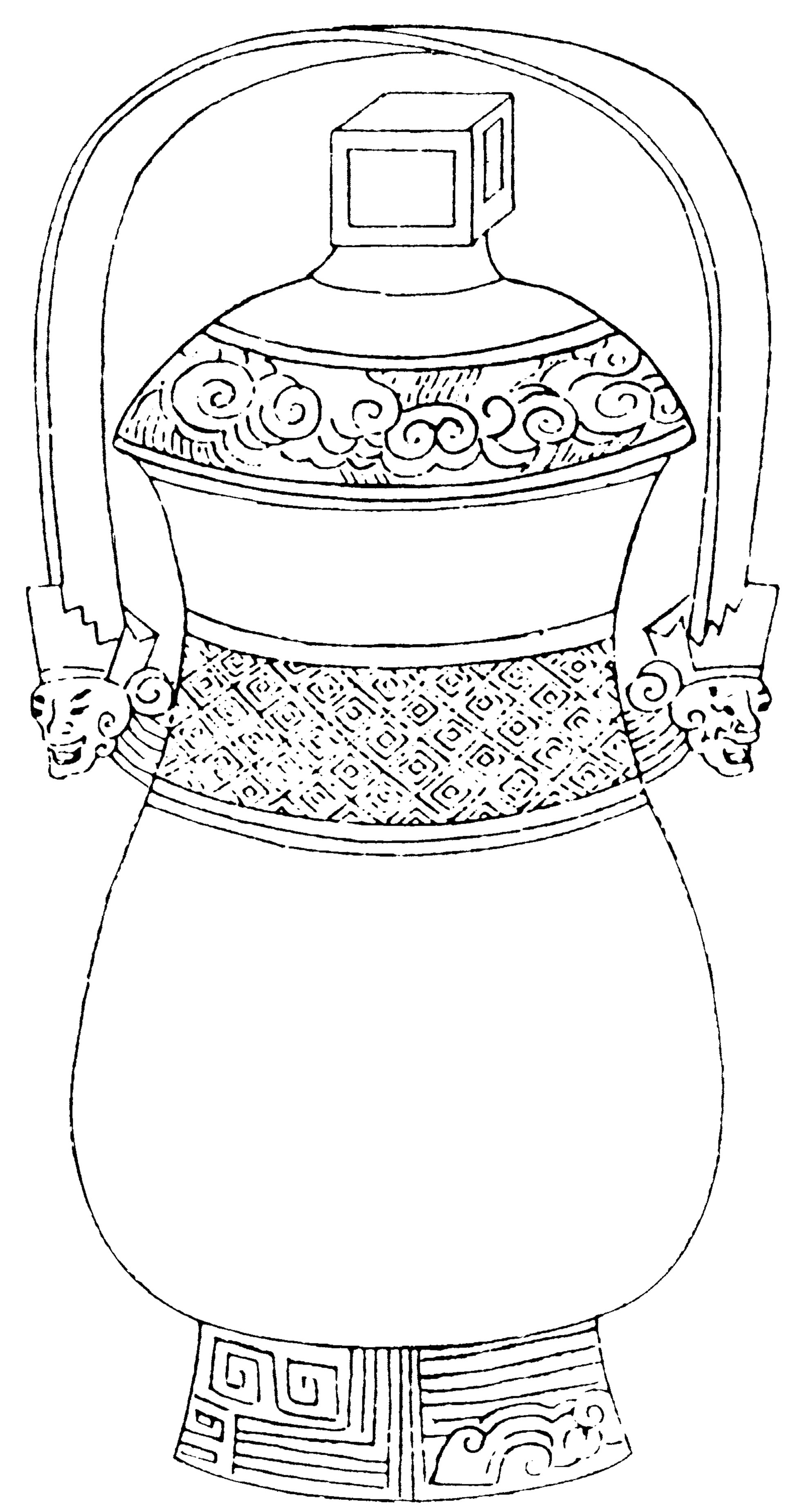
父辛父巳二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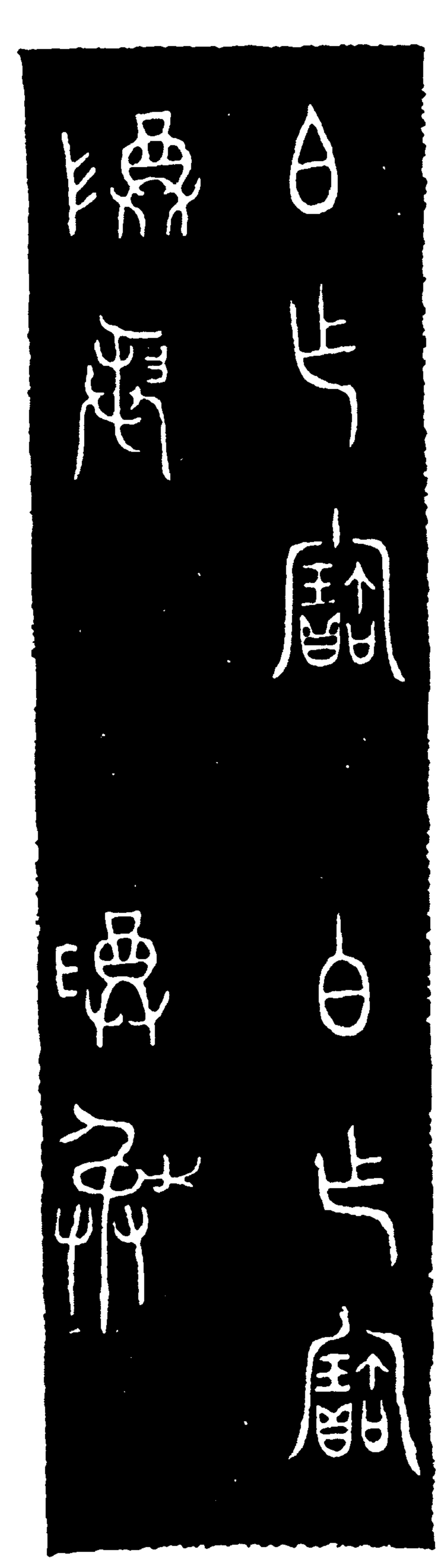




趙周臣所收與考古癸舉相似而大刻文於底內二罍
形制器同刻文各異高黍尺校之一尺一寸腹深九寸
足深二寸口徑九寸容黍量一斗一升與一罍伯丁罍
大小形制略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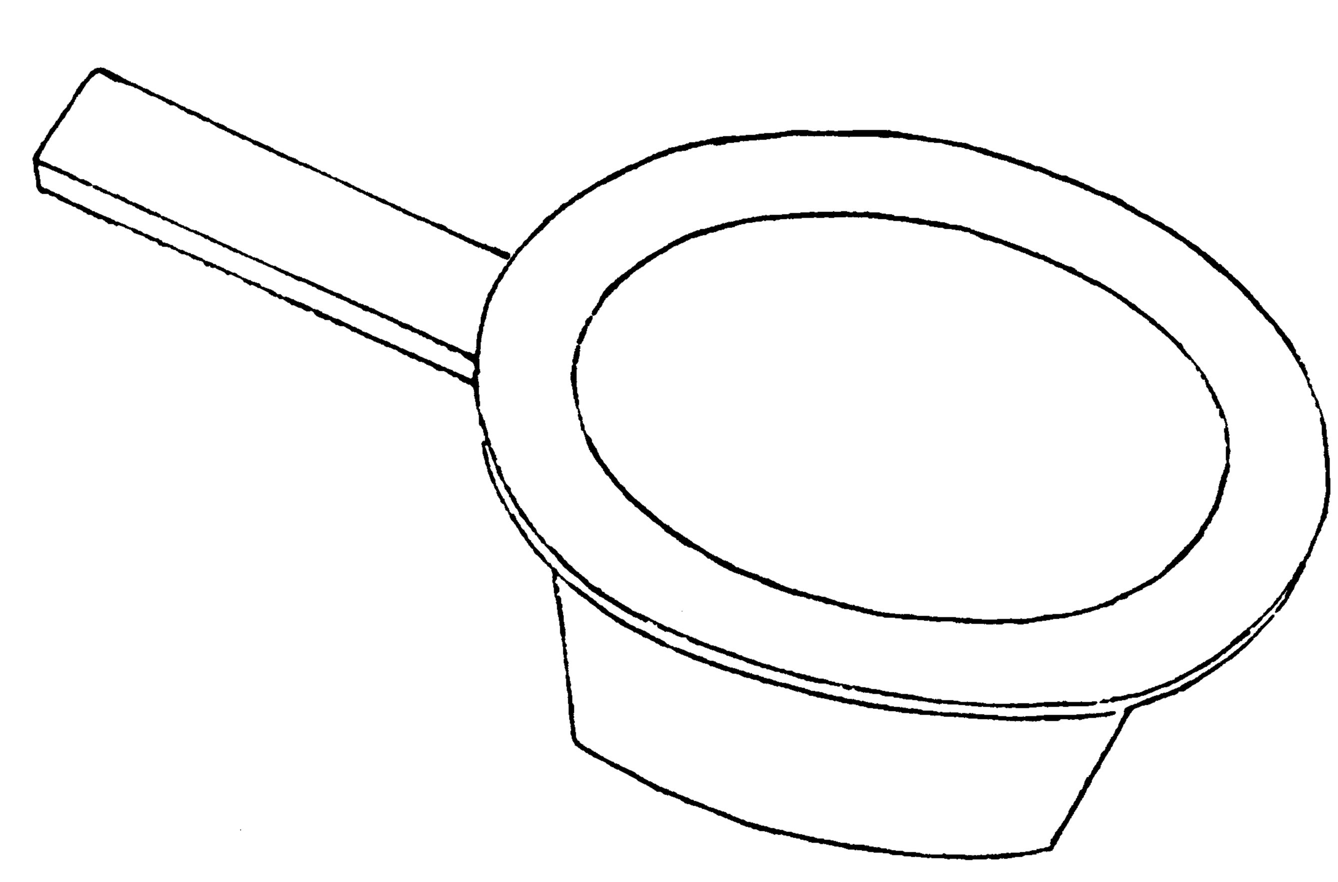
寶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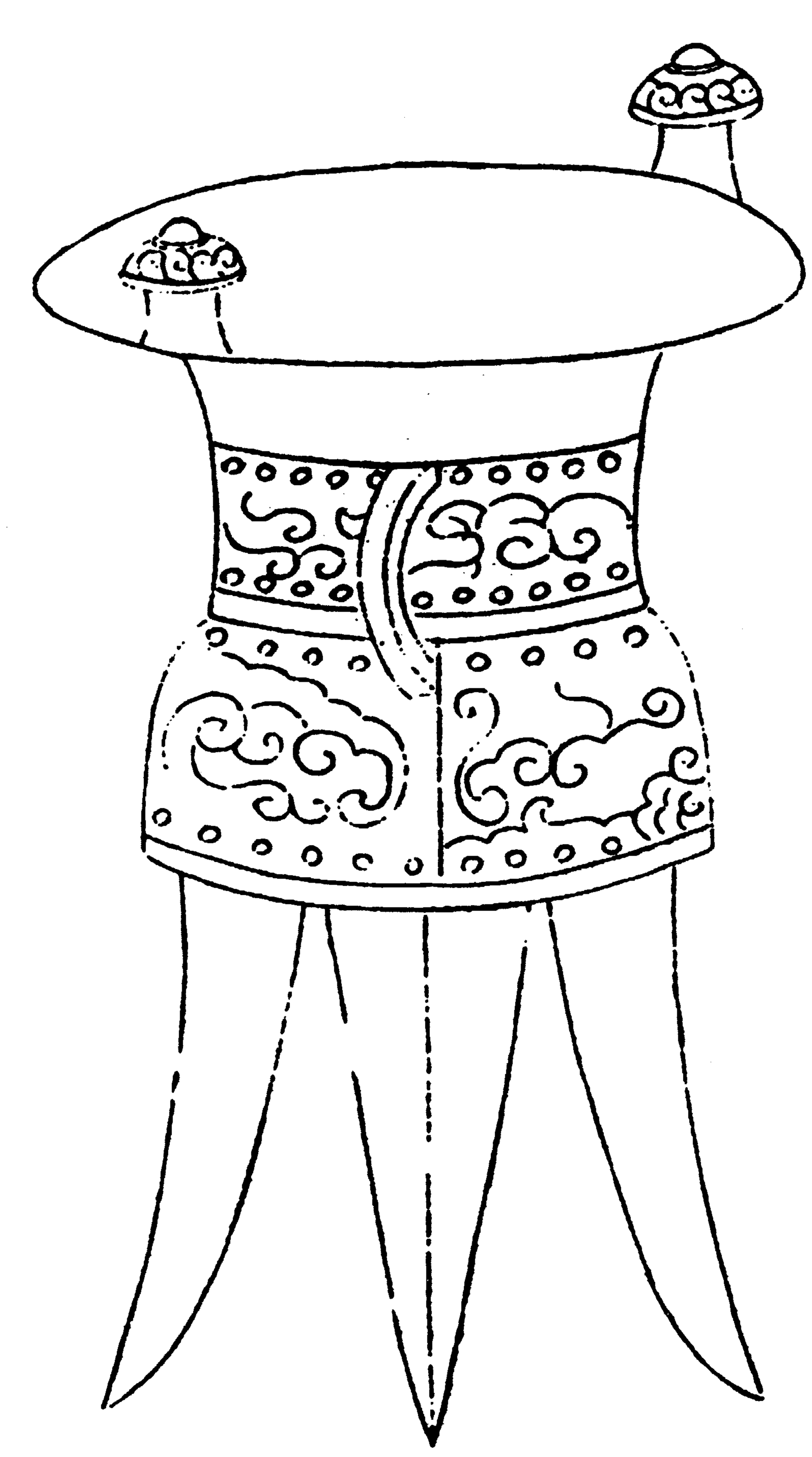
邢和叔恕所收蓋底各有刻文曰伯作寶尊彝然形制實卣也而謂之彝未詳身蓋足通高一尺一寸有提梁身深黍尺六寸容黍量八升蓋徑四寸爾雅云彝卣罍器也注皆盛酒尊彝揔名也又云卣中尊也

父乙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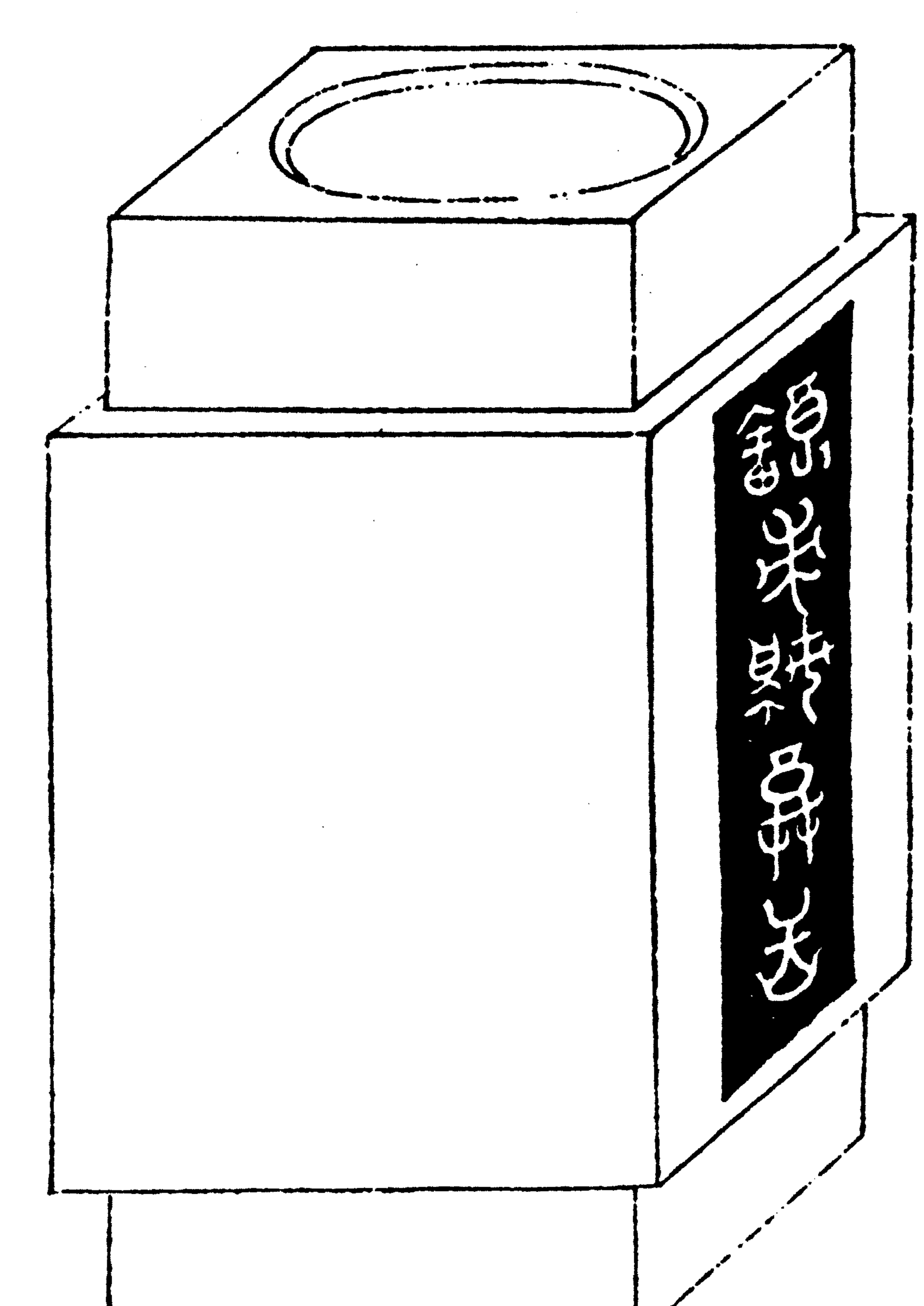


右得於華原平底口徑黍尺九寸半深三寸容黍量六升有柄中空長七寸刻文於内曰父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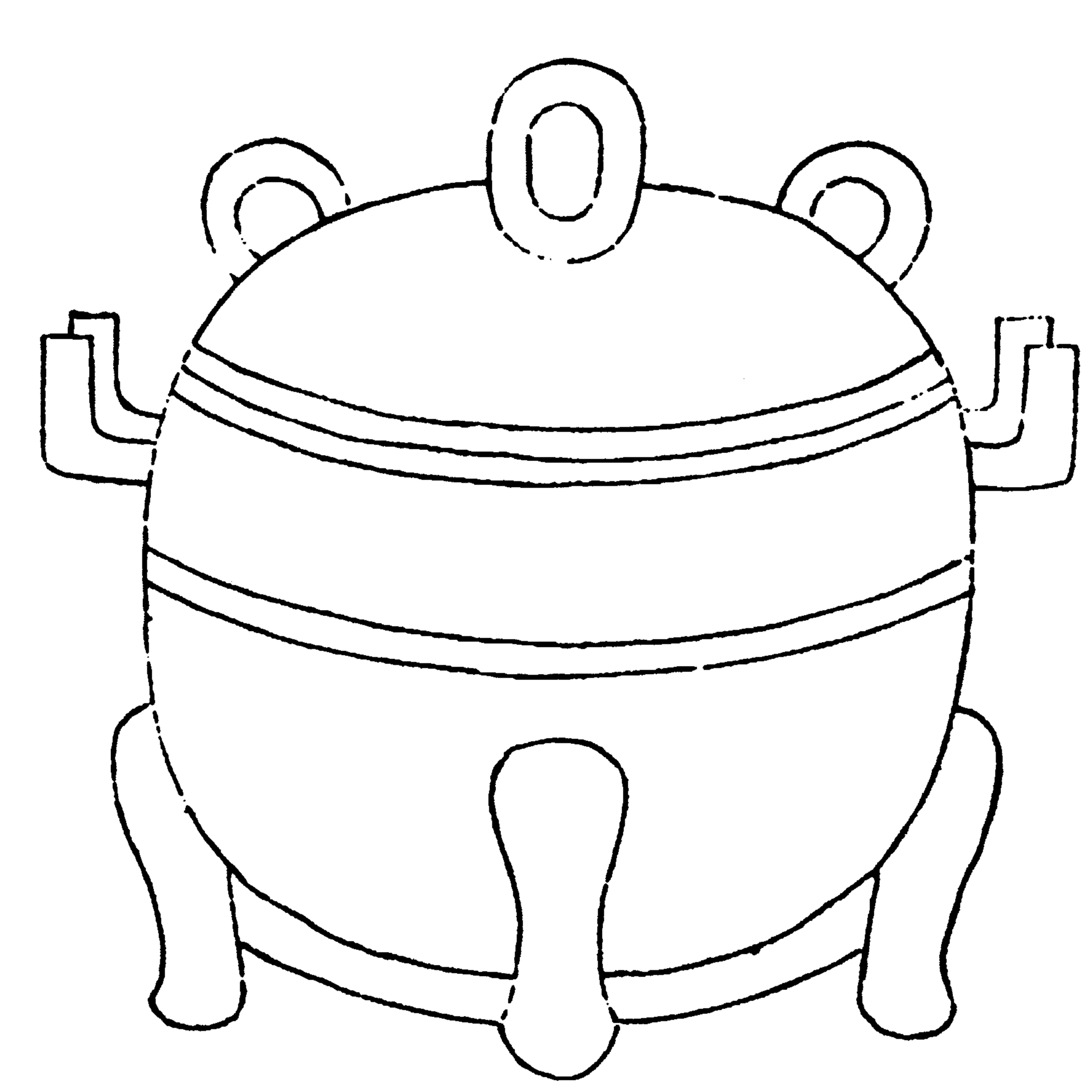
臧仲修大年所收無文刻以桼尺校之身高五寸足高四寸柱高二寸口徑五寸底平徑四寸二柱當前二足上耳當後一足上容桼量四升按廣雅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㪚此器容四升豈角之類歟有耳可以持飲有柱可以反坫蓋飲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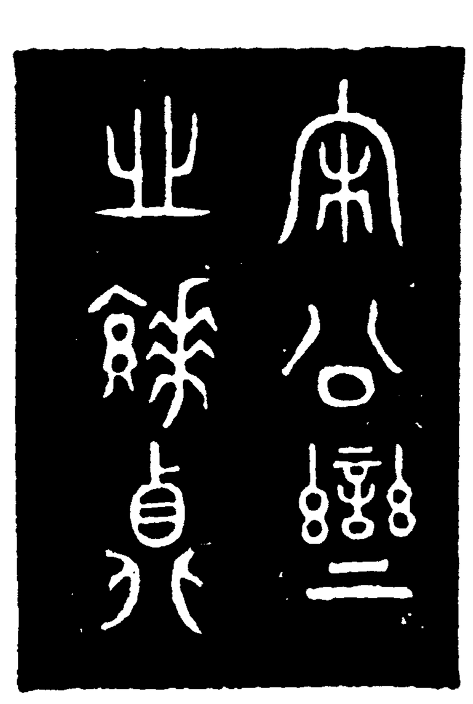




程之奇得於西洛刻文五或曰飲嵩馳尊玉而玉色不純以曾經火以黍尺校之通長六寸中方長四寸徑三寸上下圓口各出一寸徑三寸外方內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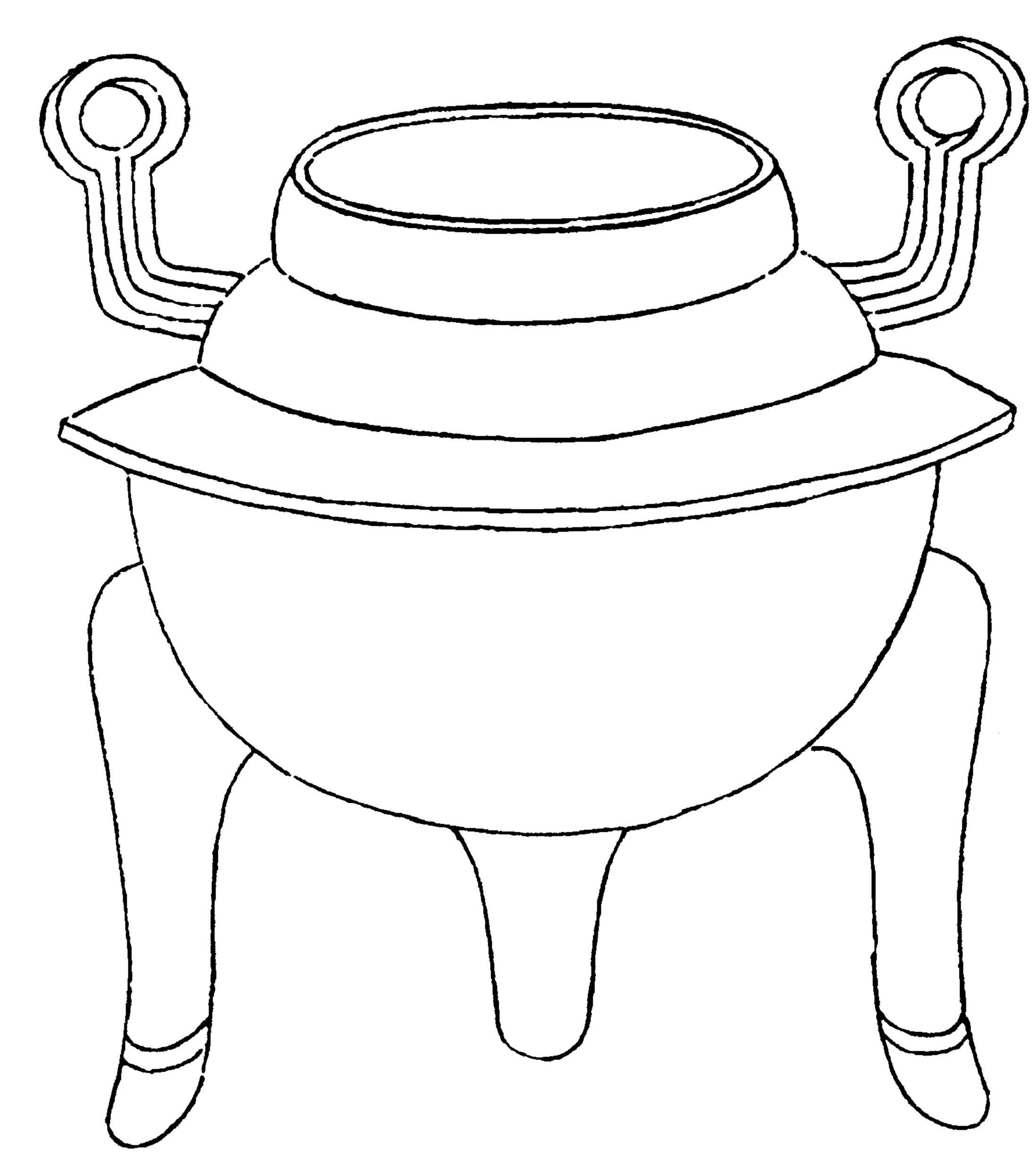
宋公餗鼎





克一姪得之南京刻文曰宋公欒之餗鼎南京即宋地土以黍尺校之高一尺一寸口徑八寸按宋世家二十四君中無欒者惟哀公載記不記名得非有更名者未可考也

環耳鼒



張伯均埴所收無文刻兩耳如刀環繞腹如釜按爾雅鼎弇上謂之鼒口徑黍尺之六寸腹徑八寸深四寸足高三寸容漢九升

續考圖卷五

博古圖

王黼

據清乾隆十八年天都黃晟亦政堂修補明萬曆二十八年吳萬化寶古堂刻本影印

重刻博古圖序

蓋自玄黄剖判垠堮未形陽變陰合而金木水火土五者流播於大塊之中遞君遞臣相滅相生其間有百年之木三品之金破為犧尊鑄為鐘簴是咸秉土之華實于水火之會与火俱傳與水俱注上爍日月之光下奪山川之靈非為華藻美觀也大儒析毫剖芒制器尚象宰割大理材官萬彙以其形上者執為道樞於以補贊乾坤提挈宇宙即形下之器亦以昭物軌彰文采標炯鑑定法誡斷[illegible]為

樸刓樸爲器兴合于道不失本初雖
施剞劂雜銀黄其於混沌渾噩之體
則無散也季世人心不古澆漓散樸
太巧則雕而愈拙太鑿則滅而易澆
太文則華而不固一器似渺然其關
世道風氣良足慨耳周漢以前人尚渾

厚工不苦窳五采爻勝流漫陸離其鐘彝
卣罍鬵鍑之屬披若雲錦幻若龍蛇鸞
若鬼神燦若天章法象既垂鑒戒具
備技至是乎進于道矣故博古圖纂
斷自宣和所定爲宗厥後魯亥失真
紋欵失製僞爲之說曰趙廷意在似

徐熙意在不似以似不似溪于畫者
也而傳會紕繆之謠生矣余友吳公
弘甫博物洽聞君子也書連於蒐剞
究於棟覽博古圖說復命墨卿繪而
鐫之其書法宗王繪像宗陸字不潦
點畫不苟絲飛揚如五逸三花奇崛

如十洲三島逼真如吳道子之畫虎
頭也炫煌乎崔燦乎其湖水映朝霞
而色色奪目乎覽茲圖也闢諸昧晰
涵淹而嘗鼎臠者人人易牙矣音辨
徵角而聆青響者人人師曠矣史籀
之所不載蒼頡之所未書歐冶之所

不能名其種猗頓之所不能識其情者炳于揭日昭于指掌矣若乃夫安其所習誹所不見自守固陋篤之家罔而曰刻畫喪真雕鏤塞性小道可觀致遠恐泥也則萍實商羊之辨終不屬之將聖者哉至其緣象悟神繇

序 四

器見道執五行之理用其小者定制垂鑒取諸精意變和陰陽儀表衆生已雕已琢還反於樸則在乎觀圖者之自得之是乃公弘脩圖意也余嘉其書蕆成弁諸一言用志返古還淳之一班云耳

時在

萬曆癸卯季夏旦日新都洪世俊用

章甫書

序 五

博古圖録序

古人制器取義以定名即著圖以立象豈無深意於其間哉良以書博而圖約物有不明即圖以求易按書而索難是以有志之士心焉稽古置圖於左置書於右二者未嘗偏廢自秦漢而後圖譜漸失其傳制度淆然莫辨於是爵觶無分徒尚稱名之陋盤匜交錯誰知疑似之謠此皆憑虛索理只務辭章以致

考寔詢名茫無辨據凡蹈斯習比比皆然況乎夏鼎商彝周尊齊甗以及盉盂罍鬲之屬非巨典所攸關即宴享所必及則是圖象之具不可一日無也明矣余肄業之餘取博古圖録時加披覽其間一物一名莫不溯厥源流圖其形似竊幸古人制器尚象之心昭然如見惜鏤板又經殘失漸入沉淪爰於暇日取原刊舊本補缺增遺重為付梓庶幾後之

人索理於書索象於圖遇物而知取義之名辨物無致魯魚之混願好古者相與共之是則余之志也夫

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秋八月天都黄晟曉峰氏校刊於槐蔭草堂

博古圖序

古人制器取法于象百工司之類以義起日用咸備所以周天下之用而已迨考之三后以来圖書如詩書左氏所載則又不徒用也其郊廟朝著吉凶慶恤鄉閭比伍服御器用往往臣下為君上監制子孫為父祖專設至其銘欵咸祝祈壽祉期之世世甚而用之酬功德以為賞典須侯牧以為世守上下貢賚動以名器為重如關鞏之甲密須之鼓宣后鑿鑑之器先吳壽夢之鼎之類是也何也蓋爾時天地之運滈渾而作德養才者備故不特叅擬盡神慵愉成化作則垂憲而已雖器用之類亦未有不順軌盡制者矣試以伍金之範流傳人間者觀之或嘉宴犧象或清廟彝鼎以至於壺罍舟卣敦觚鬲鍑之屬其銘識則鐘鼎魚鳥之文其賁飾則雲雷龍鳳之象其形制則方圓高下之式舉纖麗而合中正古質而寓工巧以養以戒均有取義焉稽之後世大工者則淫巧大樸者或駁畧故孔子所以有不觚之嘆也嗚呼法服法器古人非所以為麗也惟心一于正則于是皆不苟焉推之于大者其先王仁政之形井田學校封建禮樂之類意者皆其心神之妙也是以形而傳彼典籍今亦耿耿也有志者考古人之器則由是而知古人之政矣宣和收錄其志恐專為器焉噫為器則敝矣予苦是籍艱于好古者爰屬掌鹽司者黃君景星再博佳不而翻刻之是亦孔子存羊之意焉若曰玩物喪志則予不敢

大明嘉靖七年歲在戊子菊月望日樂安蔣暘序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一

鼎鼒總説

鼎一 二十六器

商

父乙鼎 銘三十字

瞿父鼎 銘二字

子鼎 銘一字

庚鼎 銘一字

癸鼎 銘一字

乙毛鼎 銘二字

名夫鼎 銘八字

亞虎父丁鼎 銘四字

冊命鼎 銘一十一字

父己鼎 銘三字

持刀父己鼎 銘三字

父癸鼎 銘四字

父癸鼎二 銘三字

蠆鼎 銘一字

秉仲鼎 銘四字

素腹寶鼎 銘五字

若癸鼎 銘八字

象形饕餮鼎 銘二字

魚鼎 銘三字

伯申鼎 銘五字

立戈鼎 銘一字

立戈父甲鼎 銘三字

横戈父癸鼎 銘四字

綦鼎 銘二字

象形鼎 銘一字

公非鼎 銘一字

揔說

周易六十四卦莫不有象而獨於鼎言象者聖人盖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至于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仰以觀於天俯以察於地擬而象之百物咸備以通神明之徳以類萬物之情故圜以象乎陽方以象乎陰三足以象三公四足以象四輔黄耳以象才之中金鉉以象才之斷象饕餮以戒其貪象蜼形以寓其智作雲雷以象澤物之功著夔龍以象不測之變至於牛鼎羊鼎豕鼎又各取其象而飾焉則鼎之為器衆體具矣不特以木巽火得養人之象而已故聖人惟以鼎為象然鼎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曰崇曰貫則名其國也曰讒曰刑則著其事也曰牢曰陪則設之異也曰神曰寶則重之極也士以鐵大

夫以銅諸侯以白金天子以黄金飾之辨也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數之別也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用之殊也然歷代之鼎形制不一有腹著饕餮而間以雷紋者父乙鼎父癸鼎之類是也有鍊色如金著飾簡美者辛鼎癸鼎之類是也有緣飾旋花奇古可愛者象形鼎横戈父癸鼎之類是也有密布花雲或作雲雷迅疾之狀者晉姜鼎雲雷鼎之類是也有隱起饕餮間以夔龍或作細乳者亞虎父丁鼎文王鼎王伯鼎之類是也或如盂鼎之侈口中鼎之無文伯碩史頊鼎之至大金銀錯鼒之絕小或自方如簠或分底如鬲或設盖如敦有大小不同而制作一體有款識雖異而形制不殊或造於一時或沿於異代按而求之若辨黒白大抵古人用意皆有規模豈特為觀美哉若乃款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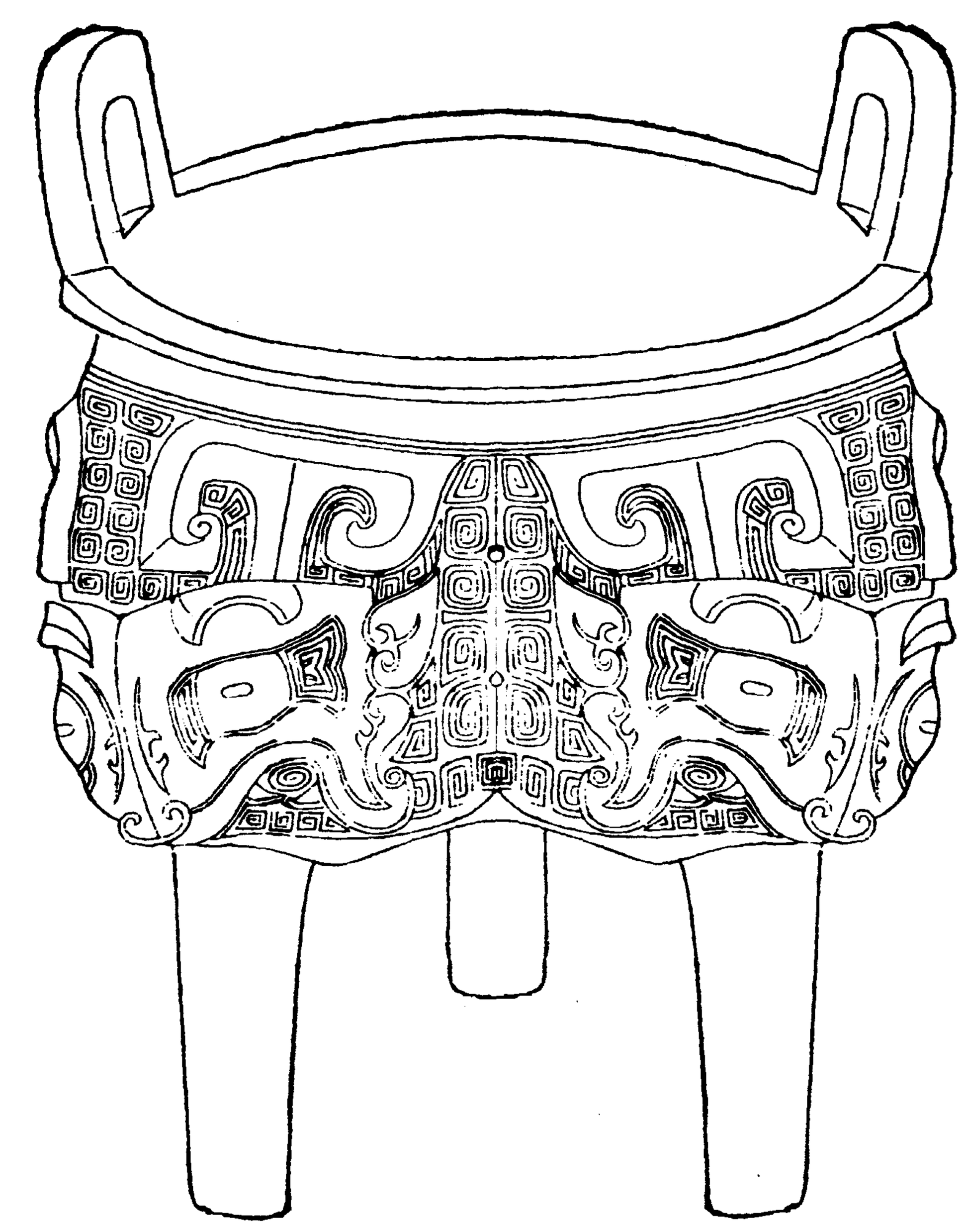
氏雖曰夏商從高陽之質以名為號配以十干而加之以父然齊有丁公乙公癸公幽公之弟曰乙齊悼之子曰壬則十干之配未必皆夏商也周大夫有嘉父宋大夫有孔父齊頃之臣有丑父名公之後有父乙則加之以父未必皆夏商也至於形之圖者如父癸季娟形之方者如文王單景其銘迺曰作尊彝作從彝何也蓋先王之時作奇技奇器者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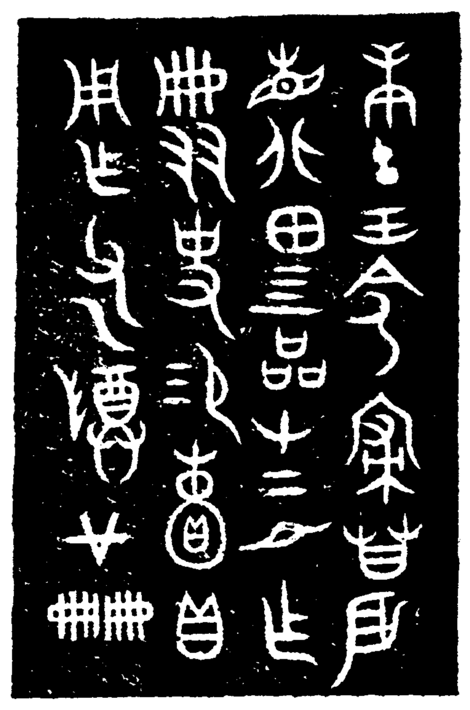
不容誅用器不中度者不鬻於市或在於作為淫巧以法度為繩約要使其器可尊其度可法而後已是以沈子作盉而銘曰寶尊孟金父作敢而銘曰尊敢父己作彝而銘曰尊彝號叔作鬲而銘曰尊鬲則於鼎曰尊者為其器可尊耳非六尊之尊也雁婦作鬲而銘之曰彝父辛作卣而銘亦曰彝伯所作者舟也鬲也甗也皆以彝銘之單所作者舟也彝

也盉也亦皆以彝銘之則於鼎曰彝者為其度可法耳非六彝之彝也故左丘明外傳稱法度之器曰彝器邢昺疏爾雅亦謂彝為法則尊彝者禮器之總名猶戈矛劍戟其用不同而總謂之兵匏土革木其音不一而總謂之樂爾然則器非尊彝而以尊彝為銘者又不可不辯也夫牛首之鑄泗水之亡雖不復見然歷代所寶為時而出者莫知其極惟考

覈制作參稽字畫推原而審訂之則物象之多名氏所疑與夫無款識者將大判於今日矣

商父乙鼎





庚午王命寢廟辰
見北田四品十二月作
冊友史錫賴貝
用作父乙尊 冊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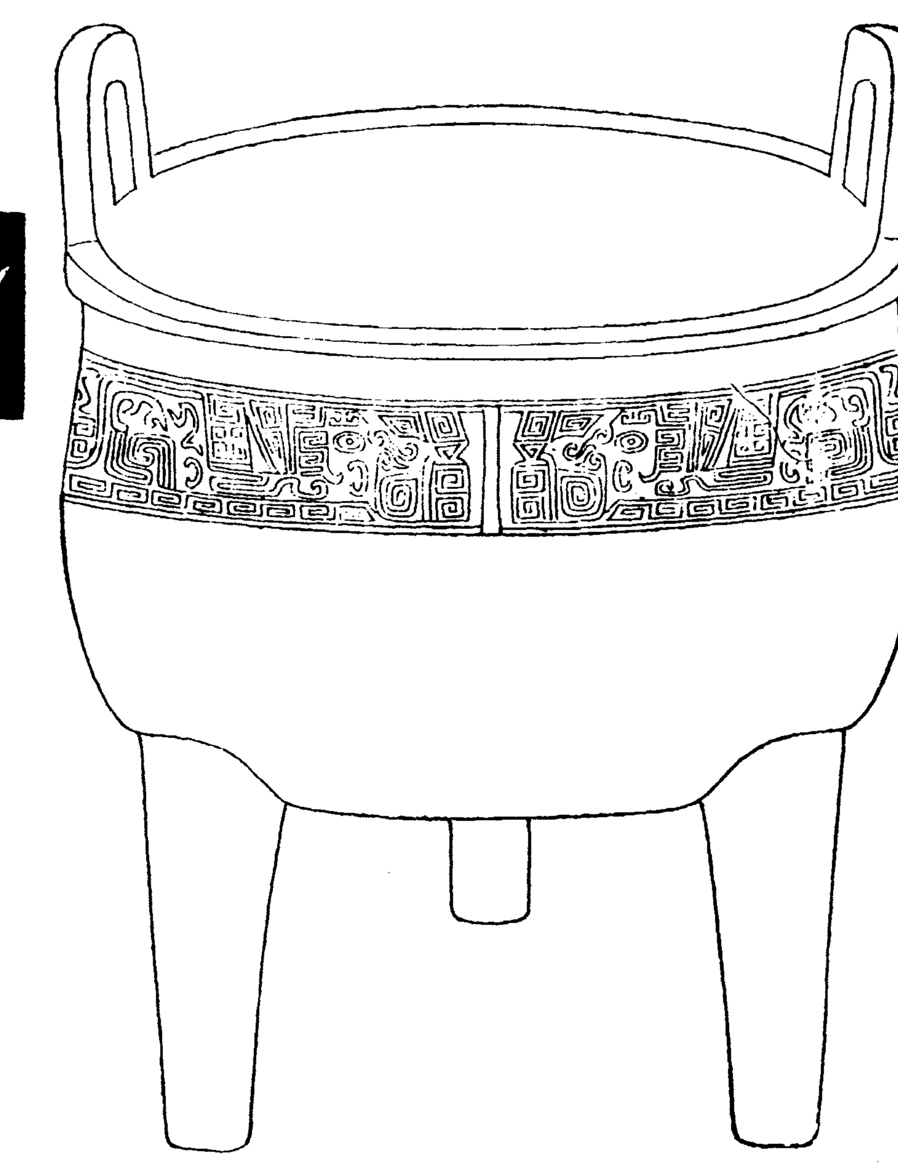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口徑五寸六分腹徑六寸容二升六合重三斤十兩三足銘三十字按友史者太史也曰友者如成王稱太史友之類所以尊之也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蓋農官耳說文曰房星為辰田候也令曰辰見則農當舉趾故命以北田四品所以授民時也昔者貨貝而寶龜曰錫賴貝者說文以賴為贏言錫貝之多也

此商人作之以享父乙於寢廟而言乃及此者蓋寢廟宗廟也書曰用命賞于祖在宗廟之中作冊以錫有功是亦賞于祖之意乙之號其在商也有天乙有祖乙有小乙有武乙而惟太丁之子止曰乙且此言父乙蓋不知其為何乙也

商瞿父鼎



瞿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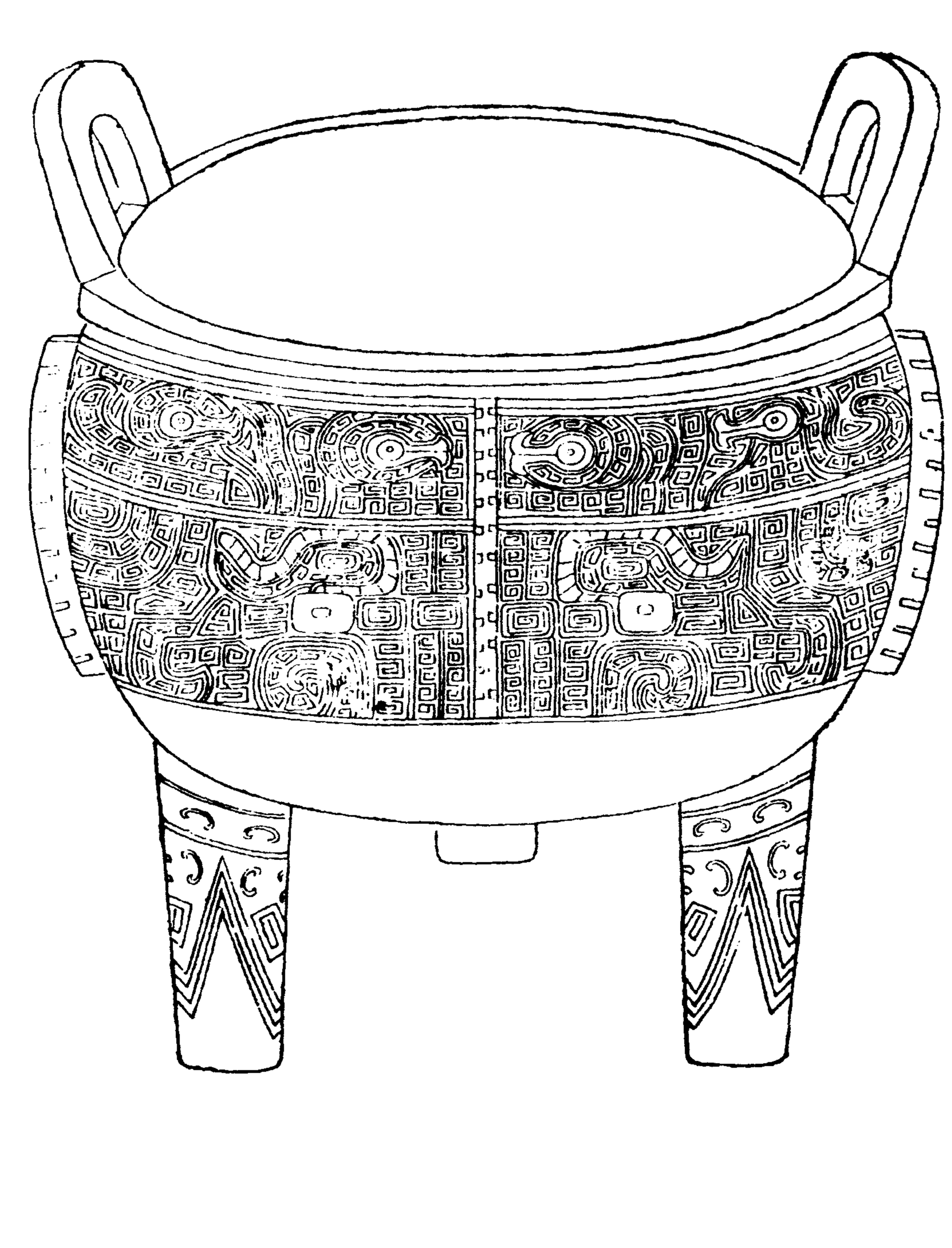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二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二字曰瞿父商器以父銘者多矣瞿則莫詳其為誰然瞿作兩目與商瞿祖丁卣之兩目相似固未易以名氏考也是器耳足純素無紋純緣之外作雷紋饕餮歷年滋多如碧玉色宜為商器也

商子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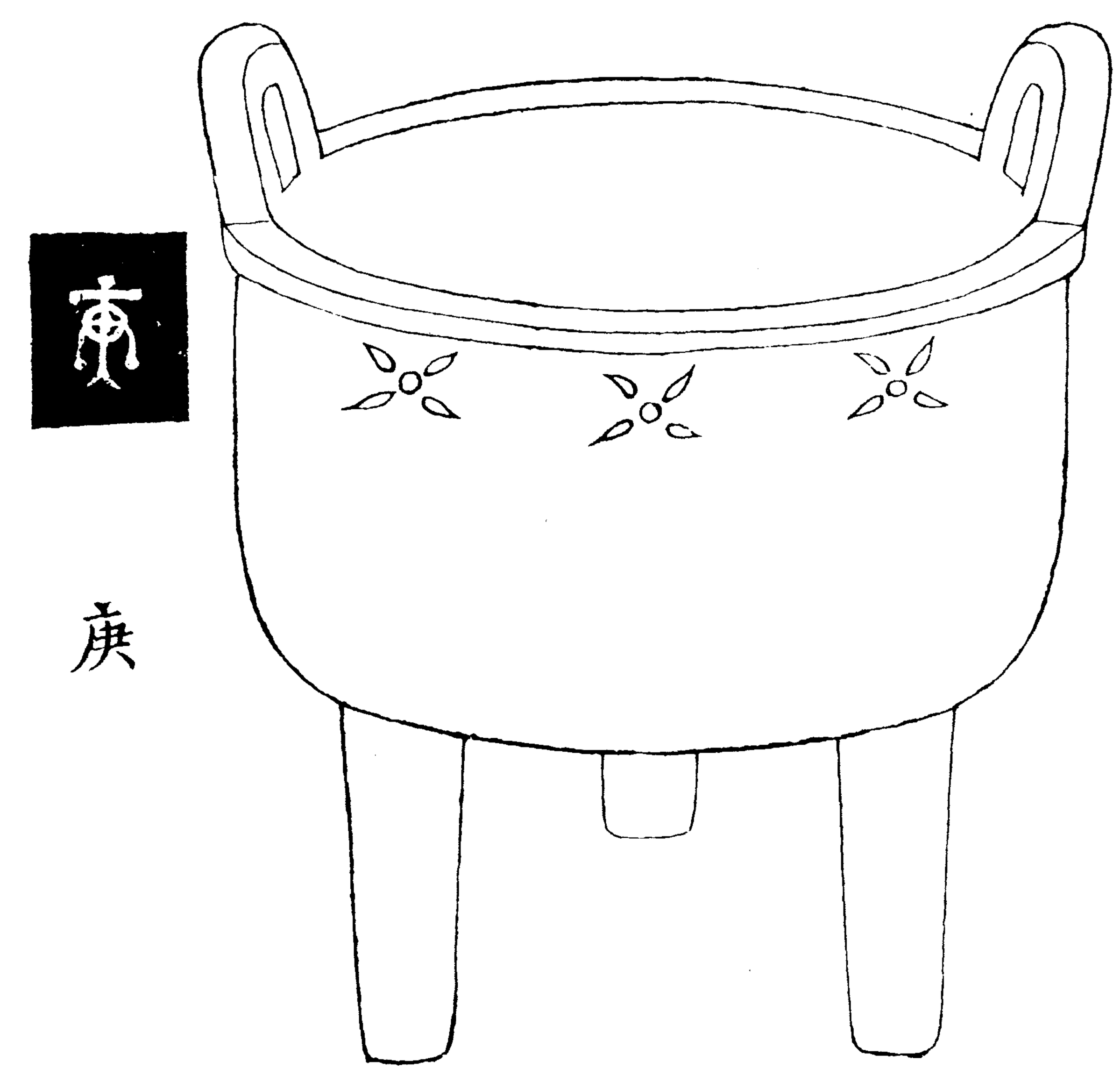


子



右高四寸六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一分深二寸八分口徑三寸八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一升二合重一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曰子一說商子姓故凡商之彝器其以子銘之者為多一說銘之子者以傳子子孫孫之義是器字畫簡古必周以前物三面為饕餮狀足作垂花而古色凝綠在商器中稍加文盖其盛時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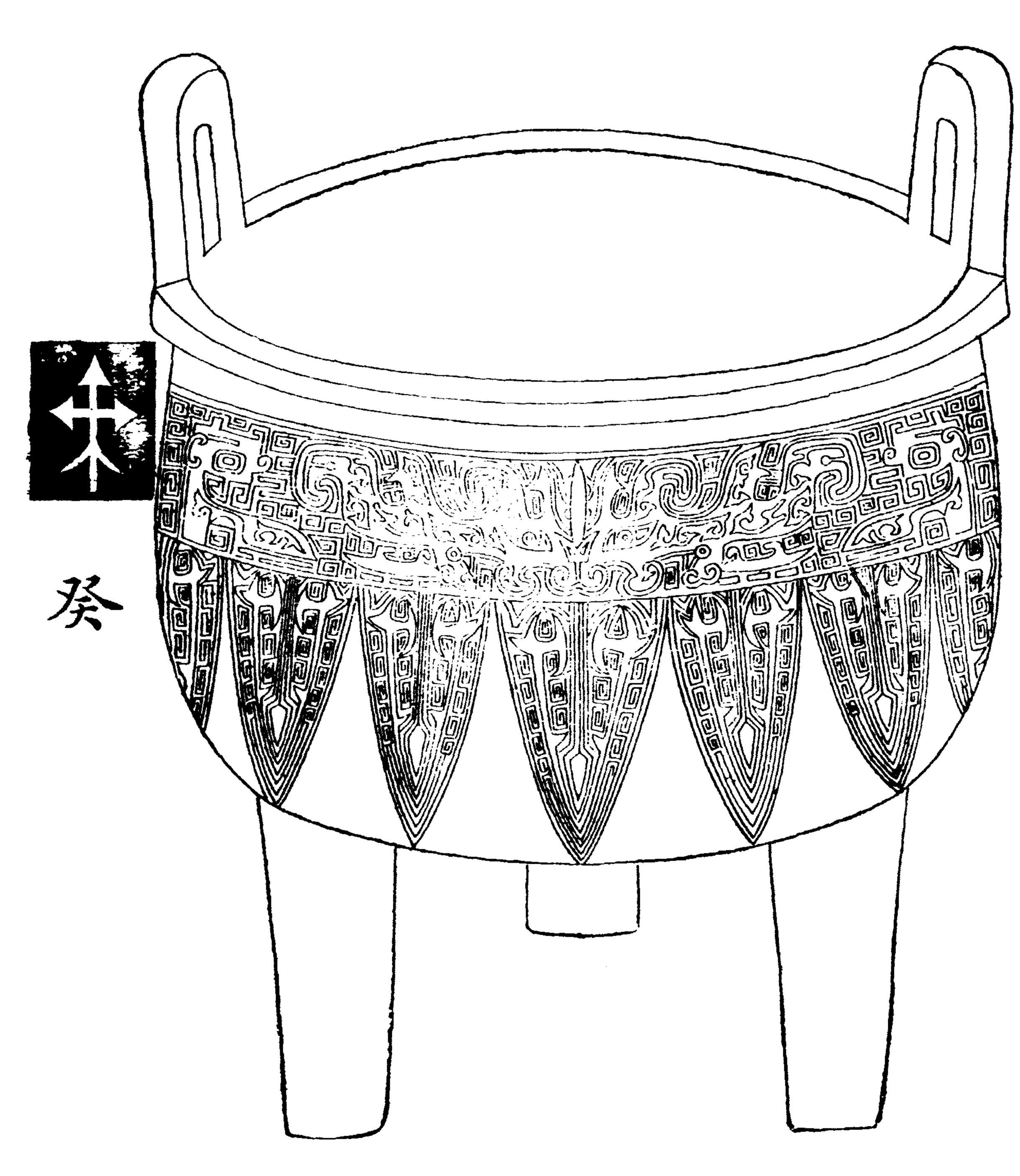
商庚鼎



庚

高五寸六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三兩三足銘一字

商癸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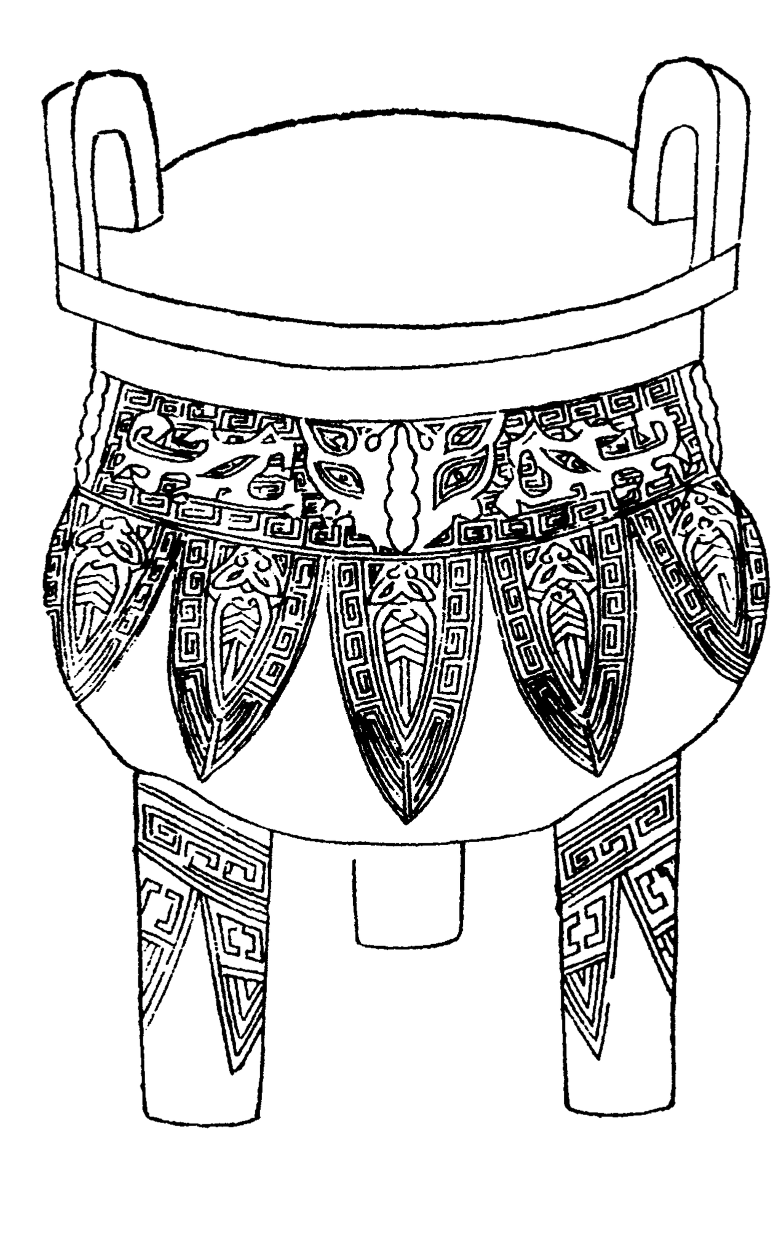
癸

高七寸八分耳高一寸闊一寸八分深四寸九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八寸二分容八升重九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

右二器其一以庚名之許慎云庚者秋時萬物庚庚有實故其字作垂實之象焉其一則為癸而癸之字今從四中此癸則一中三包蓋癸與丑相次物至是有紐結而未引達之象蓋萬物之出也草昧而已草者至巽而齊

眛者至離而明癸正北方而冬也故一屮河圖洛書三代傳寶而夏商為近故書畫之法未分至篆法既立乃本其意而四屮焉自漢楊雄許慎博羣書窮訓詁而智不及知無此鼎則造書之精義奧旨孰得而窺之銅色燦然若金紋作龍廂班固詩曰洛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現兮色紛紛煥其炳兮被龍文今眼角鬣尾龍事略具象物之法雅而不迫蓋如此然商有盤庚祖庚祿父庚此鼎之作不知何庚也癸則湯之父主癸也按陶隱居刀劍錄云夏孔甲采牛首山鐵鑄一劍銘曰甲則一字之銘通乎夏商要非周物也

商乙毛鼎





乙毛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六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二合重三斤七兩三足銘二字曰毛者言薦饗之物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盖亦無所不用故昔人謂五蔬不熟曰饉則蔬於飲食間所不可後是鼎盖芼羹之用於是以毛目之曰乙者商之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令銘乙則太丁之子

然腹有蟬紋脰飾饕餮間之雲雷亦以貪者懲也然則昔人遠取諸物良有旨哉

商名夫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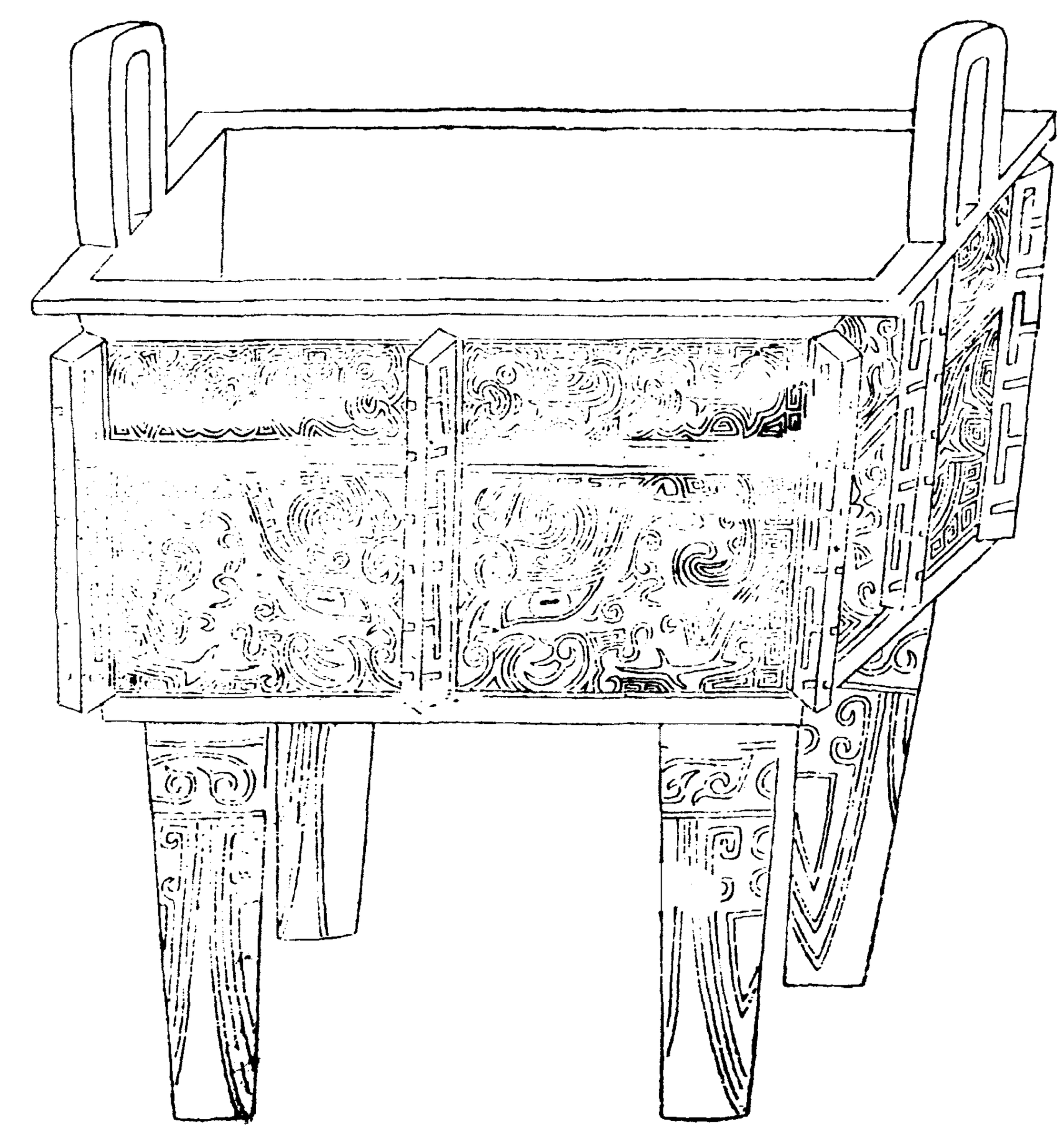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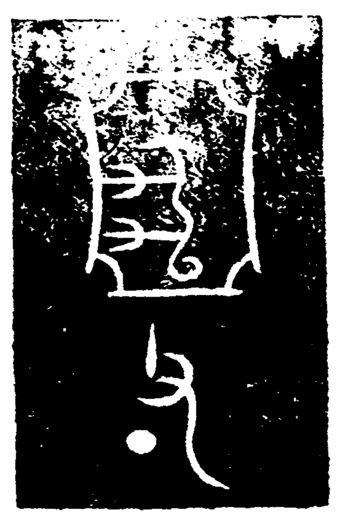


亞形中名夫子辛月〇迺

右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深三寸二分口徑長五寸一分闊三寸九分腹徑長五寸闊三寸八分容二升三合重四斤十有二兩四足銘八字內一字不可辨名夫於經傳無所考商冊命鼎亦著此銘殆一時所作然校其款識無室字而作亞形內著名夫是亦廟器也

商亞乕父丁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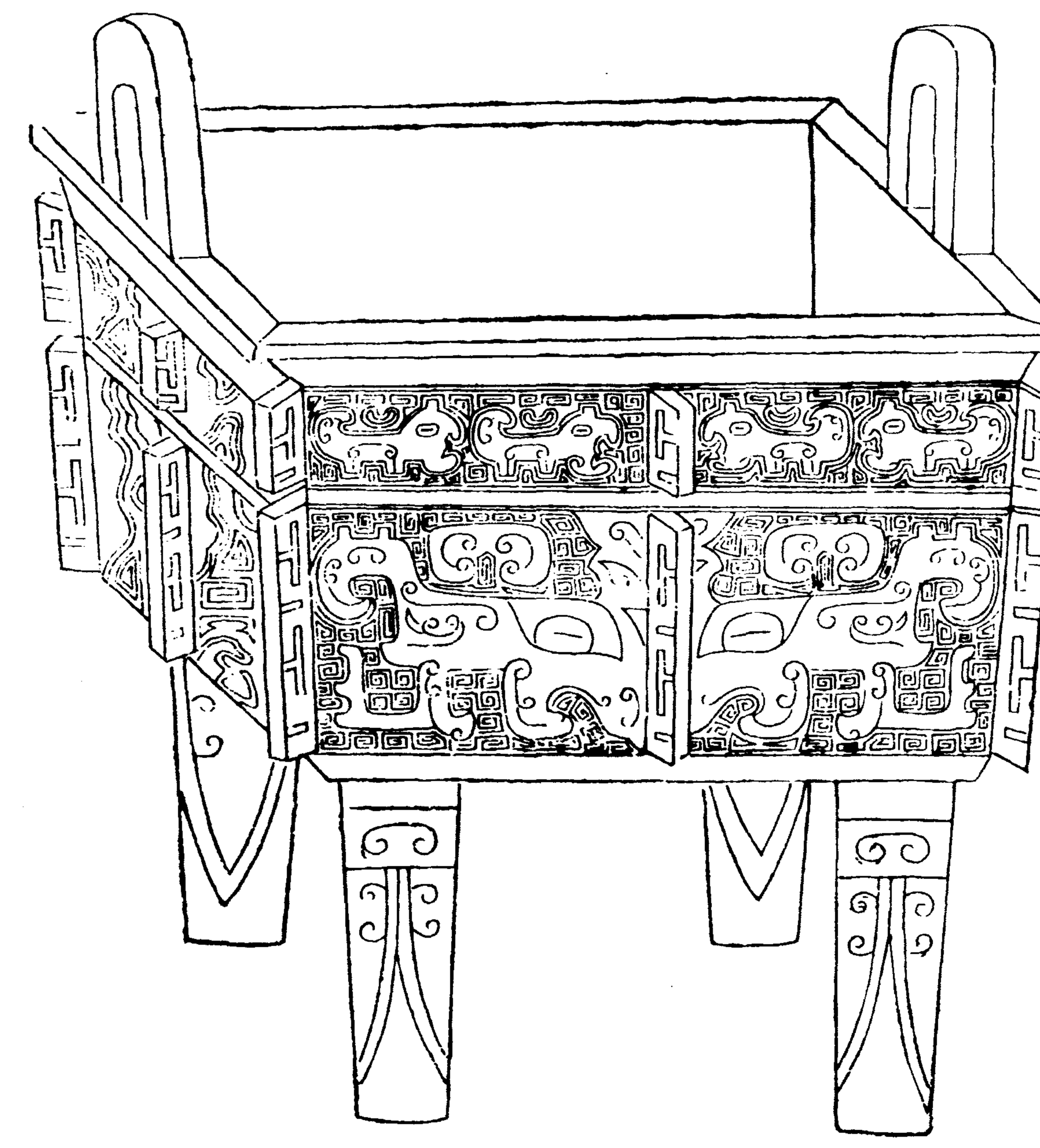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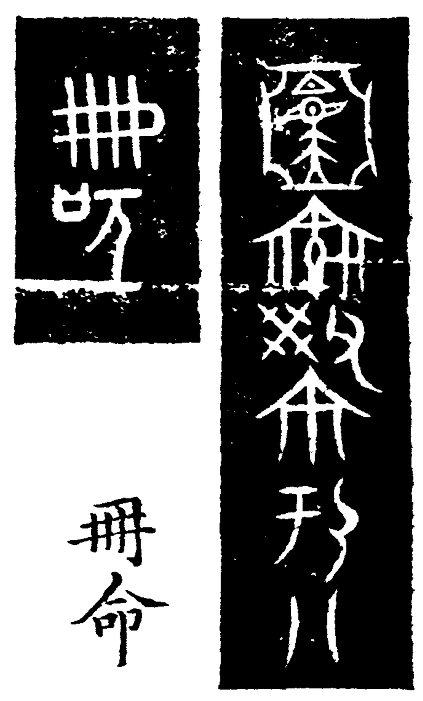


亞形中 虎父丁

右高六寸四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五寸五分闊四寸一分腹徑長五寸六分闊四寸二分容二升有半重五斤九兩四足銘四字亞形內著乕象凡如此者皆為亞室而亞室者廟室也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宗祏而杜預以謂宗廟中藏主石室者是也父丁商號也飾之乕所以取其義如司尊彝用乕彝以為追享之器蓋亦見其義之至耳商以此銘鼎至周監二代而損益之以致詳辯故獨有取於彝云

商冊命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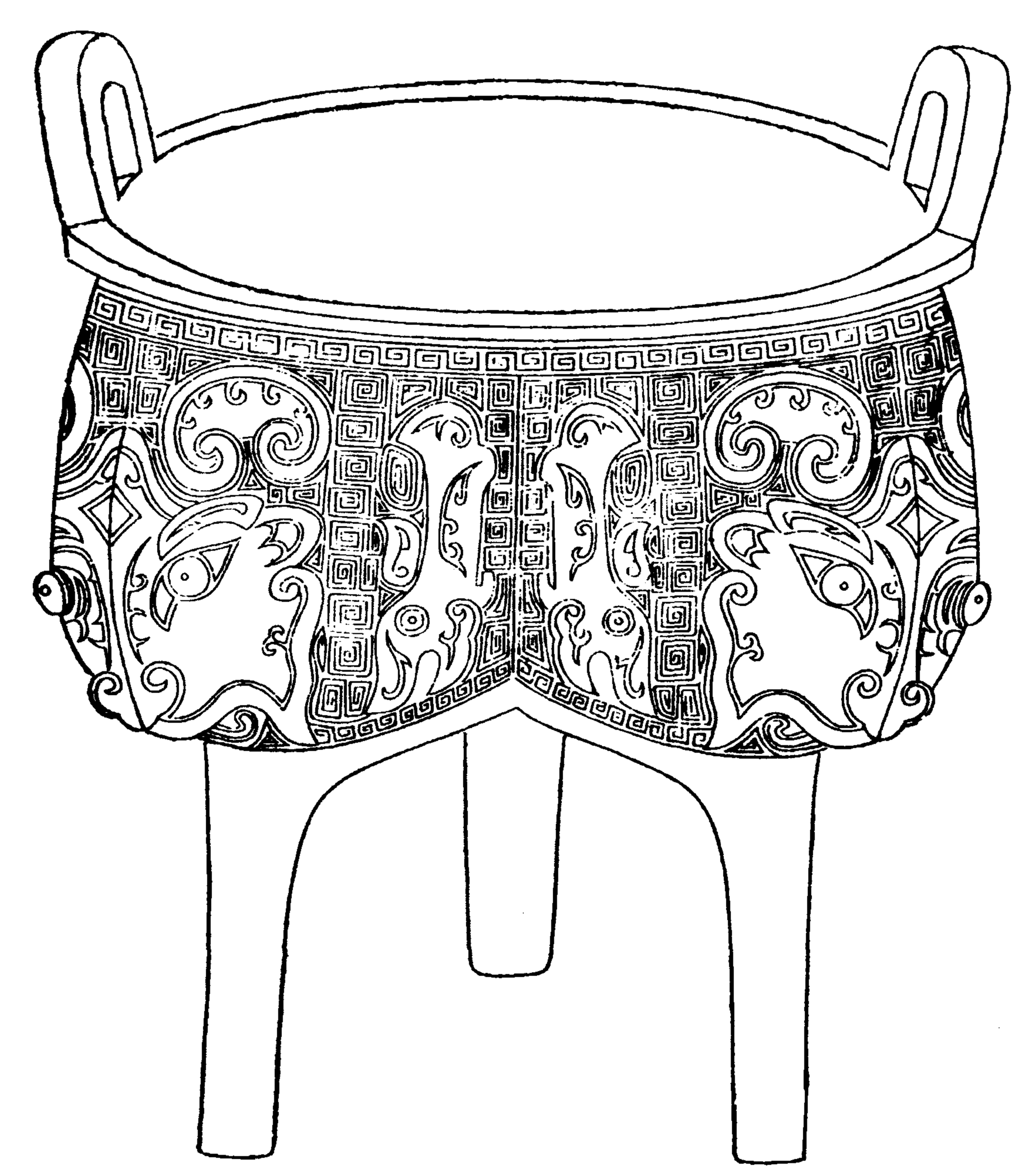


冊命

亞形中名夫室父癸午刊○

右高七寸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長五寸一分闊三寸八分腹徑長五寸二分闊四寸九分容二升三合重四斤一兩四足銘一十一字昔周穆王命畢公而曰作冊畢則冊命者為冊書以命之也亞形內名夫二字而繼之以室則為廟器也抑又明矣

商父己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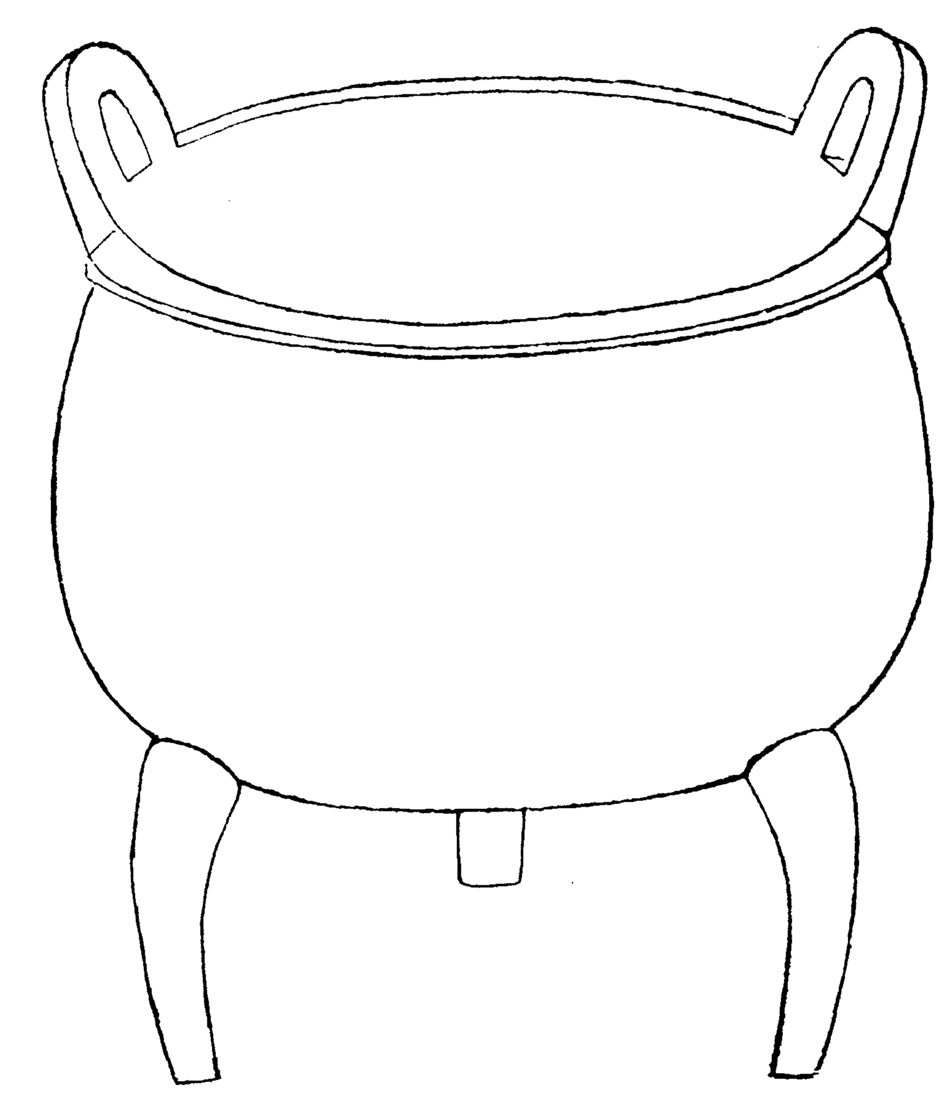




禾父己

右高五寸七分耳高一寸一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二斤一兩三足銘三字一字作禾形二字曰父己後世傳習之謬而以斝彝畫禾稼其上雖一時俗學之陋固亦有自来矣父己商己也今所收父己彝而一字持戟形大抵商器類取諸物以為形似蓋書法未備而篆籀未分也是器耳足純素三面為饕餮而間之雷紋文鏤與父己彝近似之其一代物也

商持刀父己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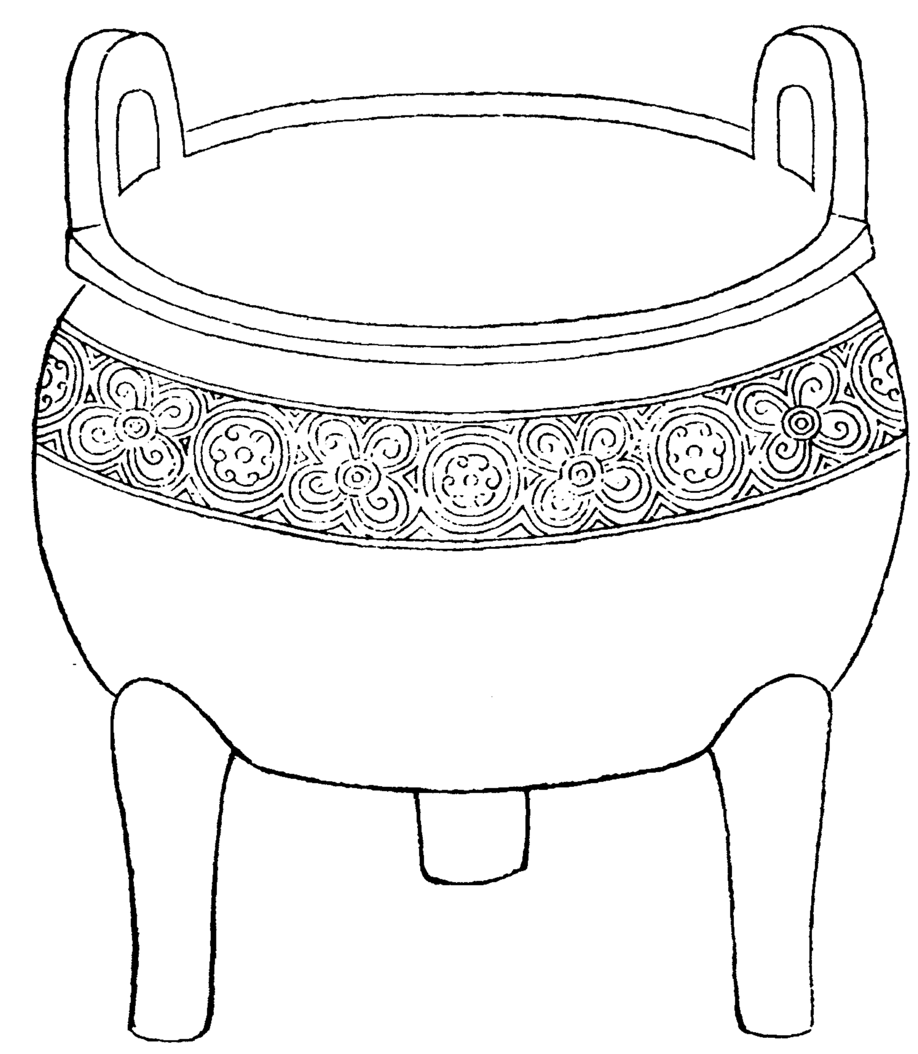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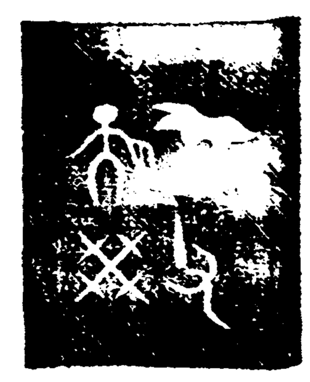


子持刀形父己

右高五寸一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五合重二斤六兩三足銘三字按三代之間惟商為尊神凡於祭祀必致其盡故於鼎間作子象以持刀非特鼎也尊之與卣悉著此焉蓋供子職者不如是不足以見其竭力從事之意是以先王之事親於羞嚌則執鸞刀入舞則執干戚至於藉田則秉耒焉必躬必親每每如此又況尊神之世乎迨其商世曰父己者雍己也凡鼎彝用享其父則必識以其子繼雍己者乃其弟太戊則所謂子果誰耶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耶

商父癸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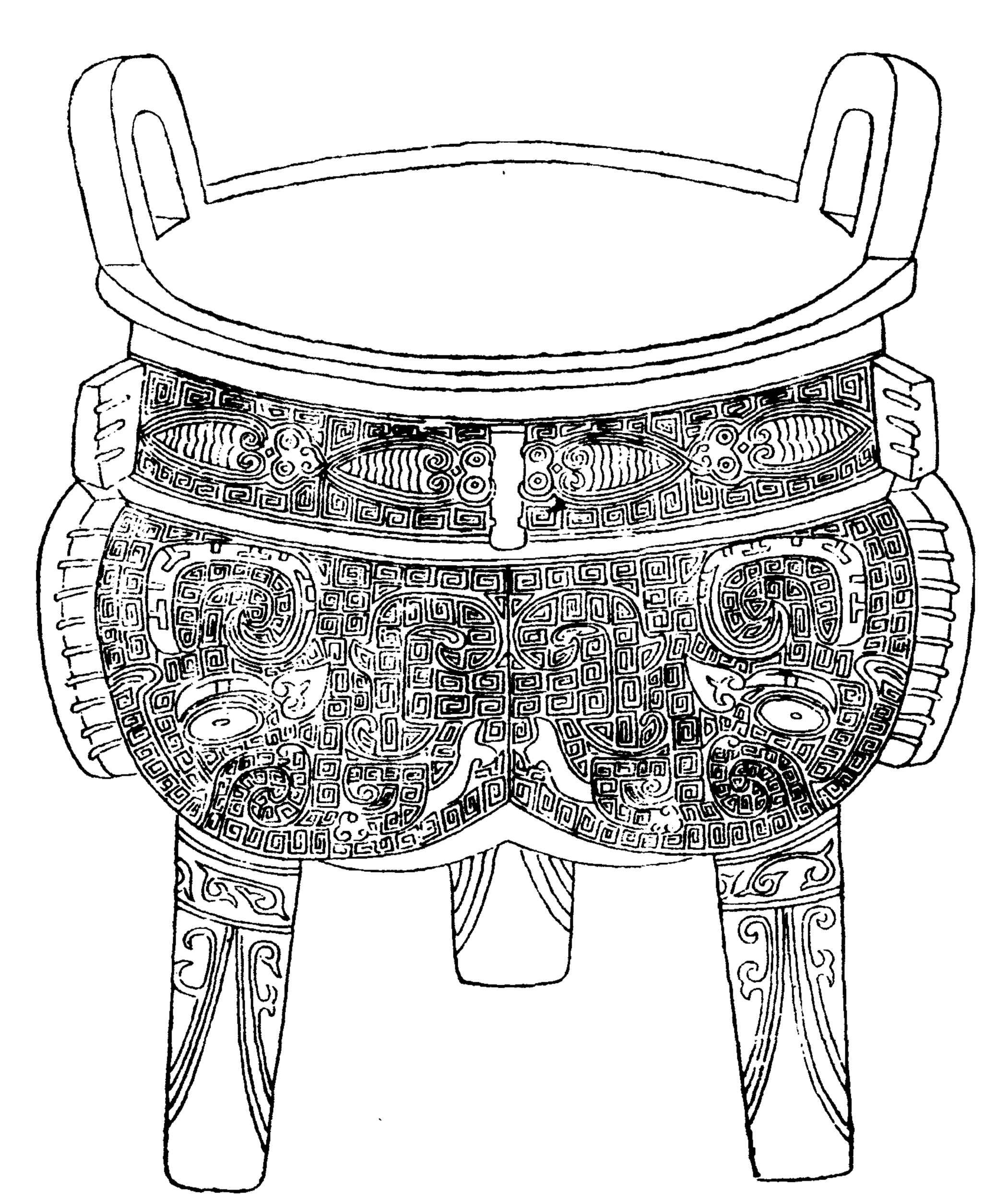




兕形
執父
孫弓癸

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四寸四分腹徑四寸八分容一升九合重二斤三兩三足銘四字

商父癸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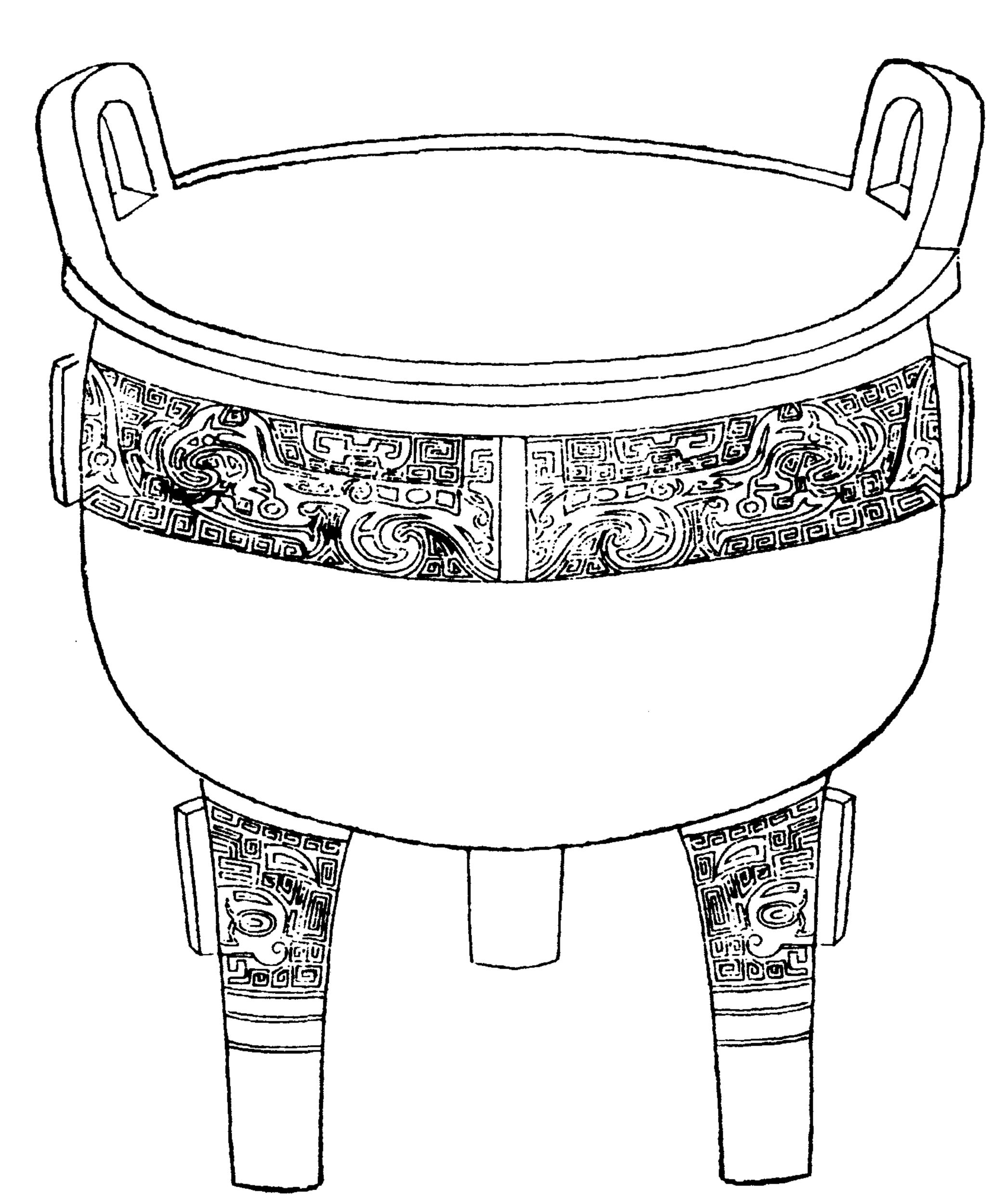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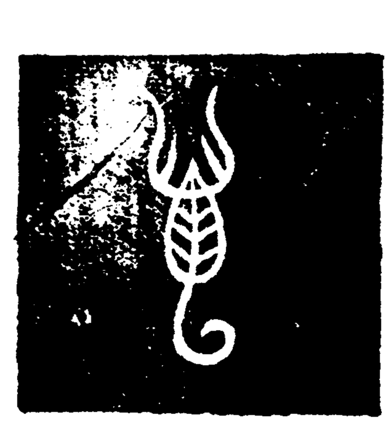
戈穿貝
父癸

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四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三合重五斤十有二兩銘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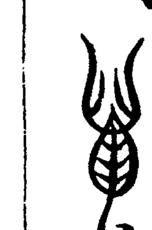
右二器皆曰父癸弟一器曰孫旁作兕形昔人嘗取兕角以為觥曰兕觥郭璞有山海圖贊曰皮充武備角助文德古人取於兕者如此又皆作持弓狀蓋九射之禮必寓之以射而弧矢者男子之事鼎之設飾豈無意乎弟二器作立戈狀蓋商有所謂父癸尊者作立戈有所謂父癸鼎者作橫戈有所謂父癸卣者作執戈器之畫戈為所取小之義此類銘戈形出一時之制也

商蠆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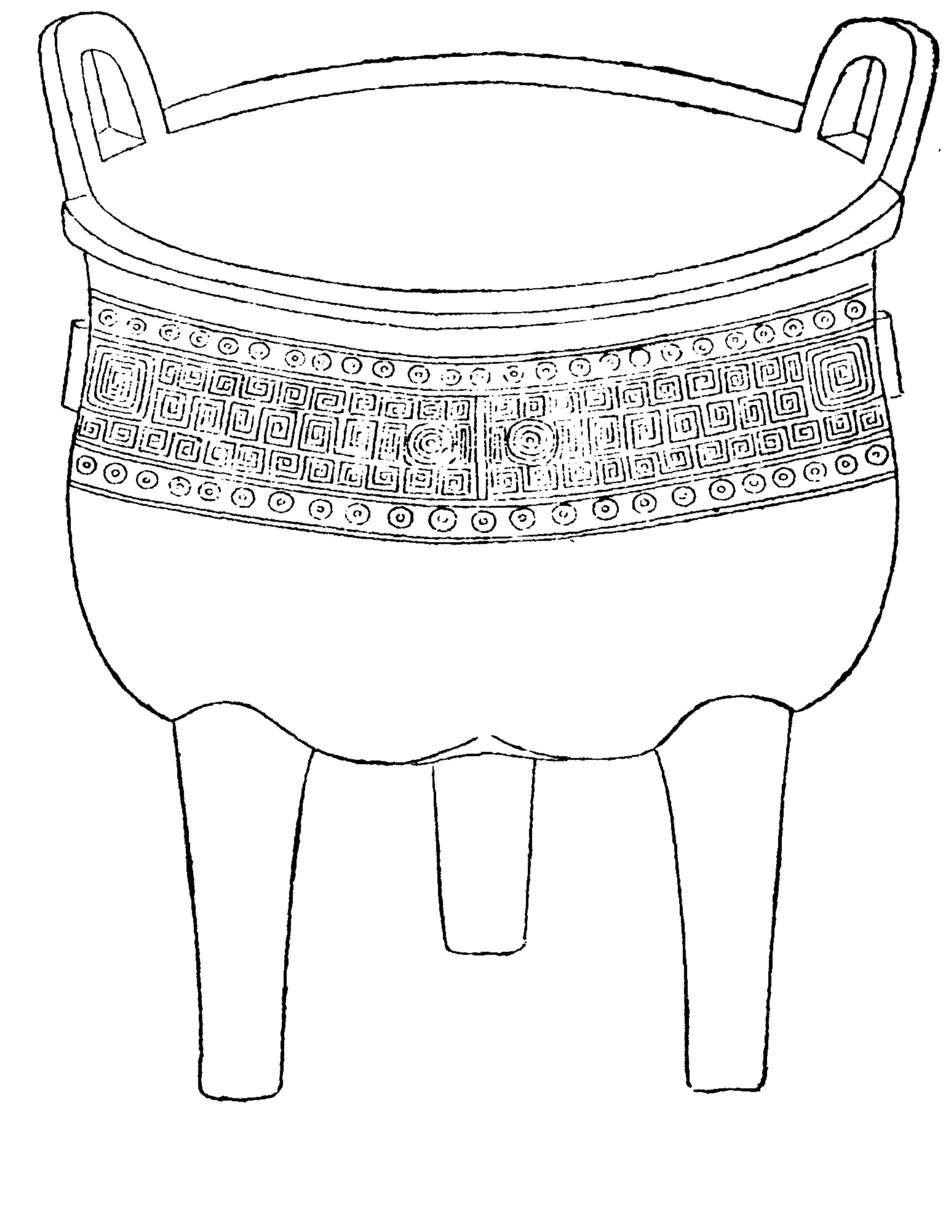


蠆形

右高九寸六分耳高二寸闊一寸六分深六寸三分口徑八寸六分腹徑八寸七分容一斗四升一合重十有四斤二兩三足銘一字作蠆形考其蠆字取其形象至後世小篆亦作而注謂象形則為古蠆字無疑蓋姬周而上銘識簡古如魚敦饕餮鼎皆商器也悉取物以為篆今蠆亦如之蠆雖微物而善毒人亦君子之所思患而豫防之故其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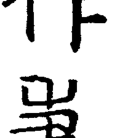
之鼎宜焉又蠆疑為人名若周恭王十三年鄭獻公蠆立又如公孫蠆之類則鼎之識殆亦商人之名也

商秉仲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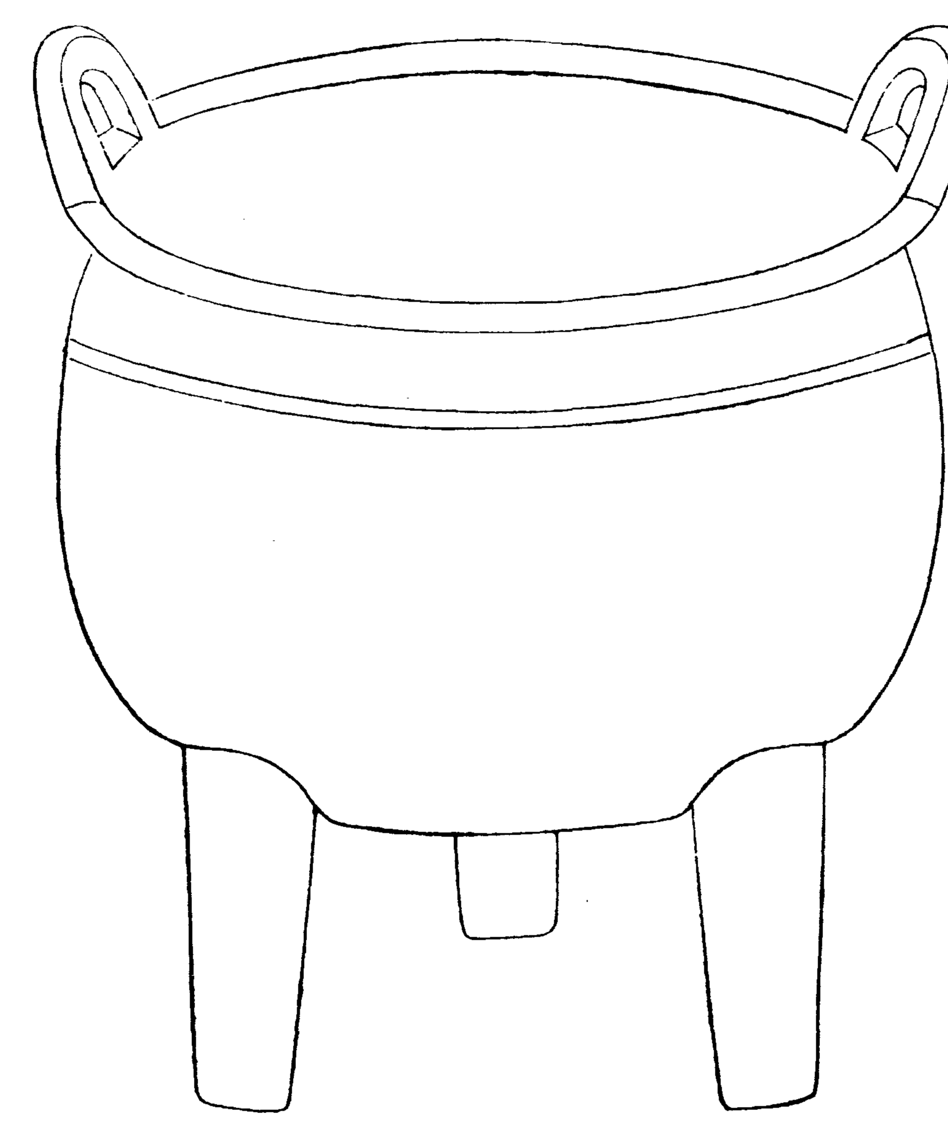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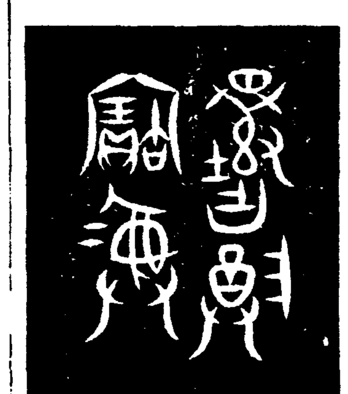


○ 秉仲 ○

右高六寸一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六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六合重四斤有半三足銘四字按王安石字說秉作从又从禾此上一字作以象禾以為又乃秉字也秉仲者索諸書傳訖無可考以其器之精鍊渾厚知為商物耳

商素腹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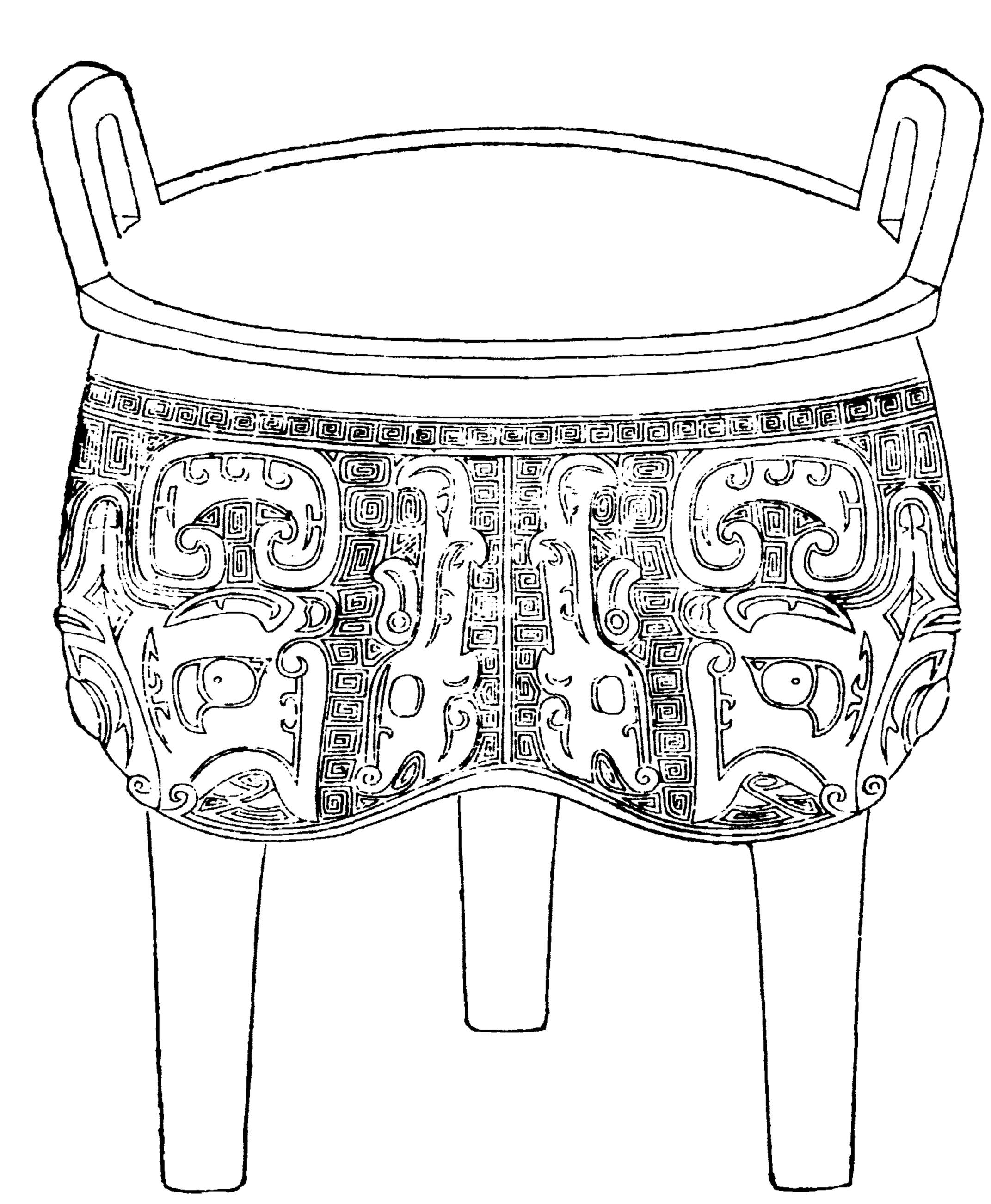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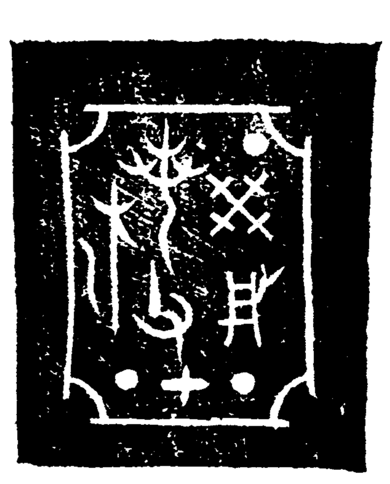


○作尊
寶彝

右高五寸三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三分容二升有半重三斤九兩三足銘五字上一字未詳四字曰作尊寶彝此制度乃鼎而謂之彝盖商器類以彝銘之盖彝以言其法非六彝之謂彝是器耳為綯狀腹足無紋渾厚純質斷商鼎也

商若癸鼎





中亞形若
丁癸兩手執物形丁
父甲
乙立旗形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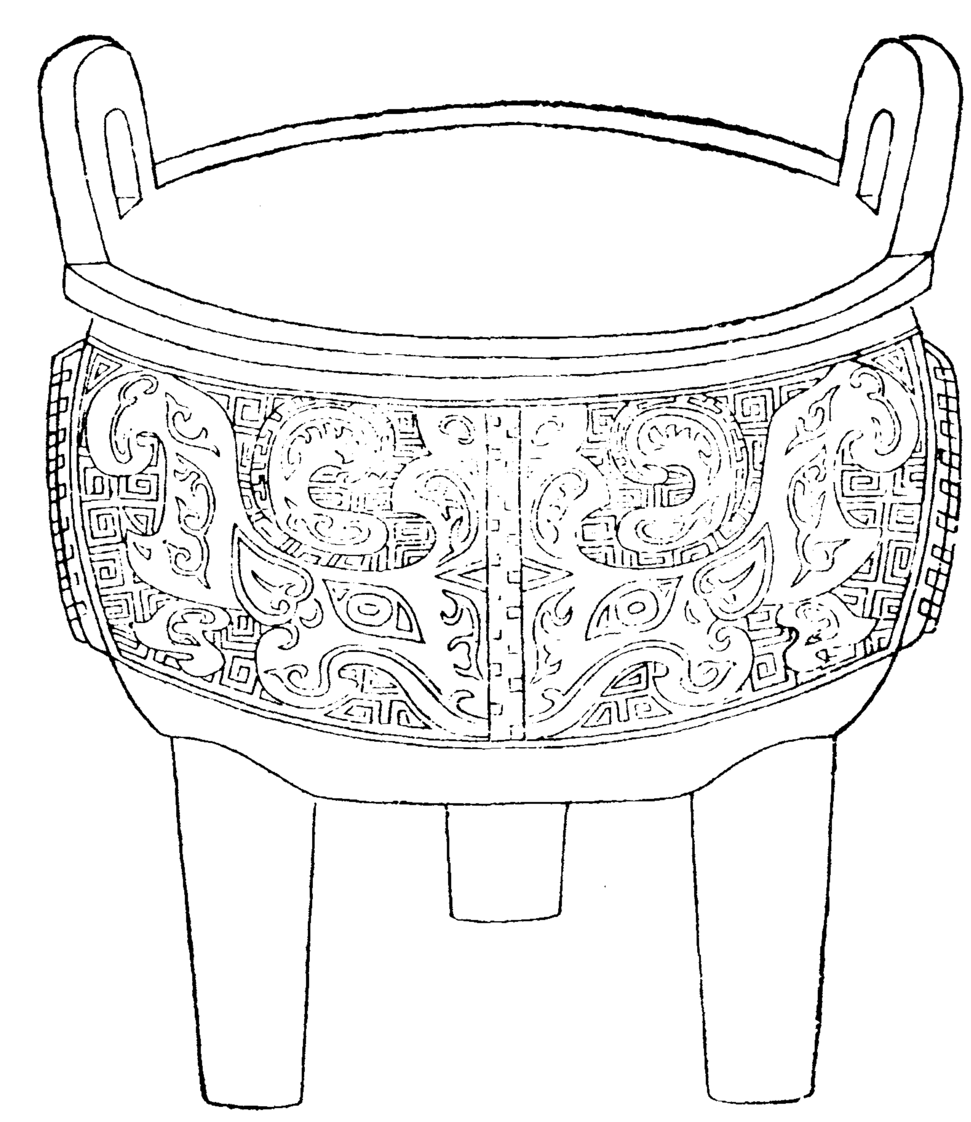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八分耳高一寸一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三斤二兩三足銘八字於亞形中上作一若字銘其作器之人也旁作旗旆之勢于左旌其位也又作兩手互執物狀于右以著薦獻之象而且昭其獲助也四隅作癸丁甲乙雜然陳布紀其日也中作父字明子職也蓋九旗名物皆从於於太常則至

尊有之至於諸侯則建旂軍吏則建旗孤卿則建旜中大夫則建旟下大夫則建旐道車則建旞斿車則建旌而士預焉故旗旆所以旌其位者如此古之制字於與作与以兩手交相舉明非一力也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詩亦云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則得多助者所以為孝也故兩手互執物所以著

薦獻之象而昭其獲助者如此天有十日地有十二辰各以其類而為配合在商言其略故凡彝器止言其日若商敦言己丁與此鼎言癸丁甲乙者止以十日也在周言其詳故凡彝器復兼言其辰若周尊言丁丑周彝言己酉者又兼其辰也昔者內事用柔日所以順其陰之入外事用剛日所以順其陽之出婚姻內祭皆內事故用柔日師田外祭皆外

事故用剛日然則是器言甲者剛日也言癸丁乙者柔日也此所謂紀其日歟今所藏器有言祖有言父有言兄下以享於上也有言子有言孫子孫之所自致也此又所謂言父者所以明子職歟然其形制比商器復加文縟三足皆作饕餮氣韻頗古真商盛時器也

商象形饕餮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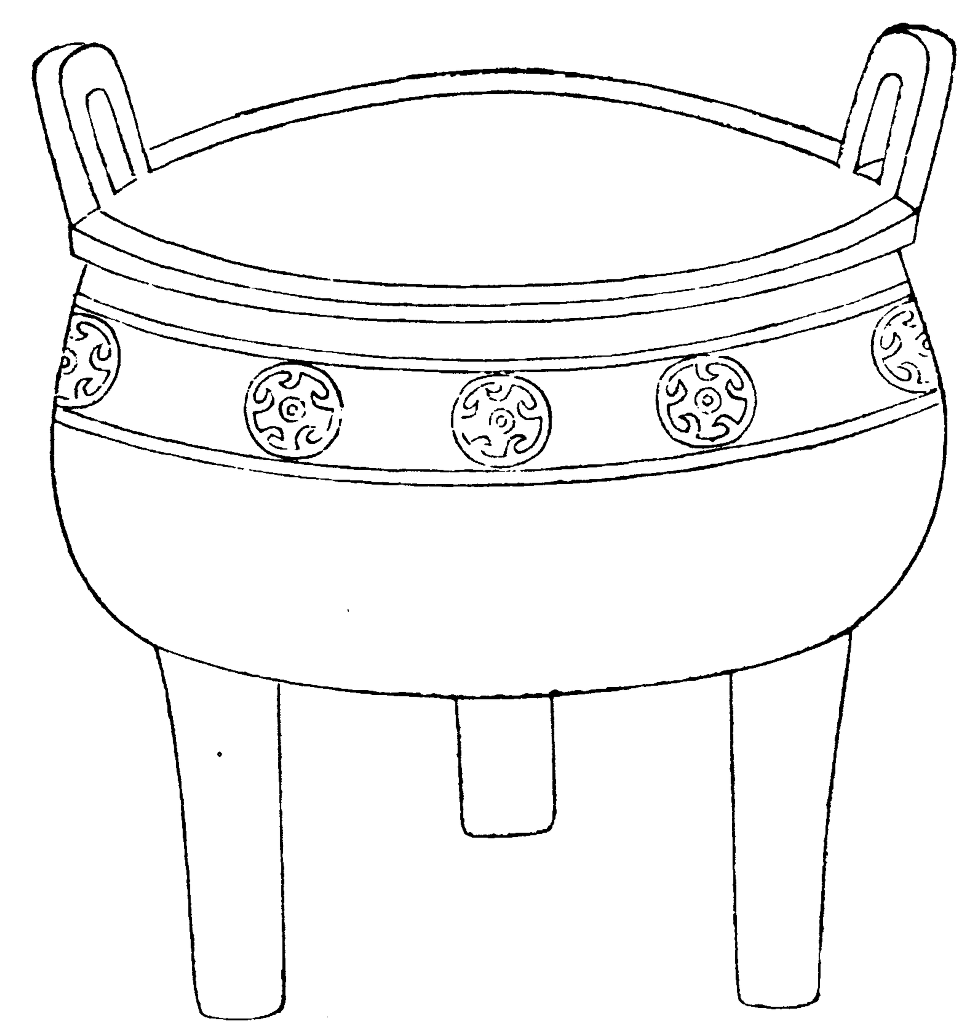




饕餮獸形

右高五寸七分耳高一寸七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五寸四分容二升三合重三斤九兩三足銘一字按此鼎款識純古彝器饕餮之形後人觀象立名故取為彝至周監二代文物大備凡為鼎者悉以此為飾遂使呂氏春秋獨謂周鼎著饕餮而不知其原寔啓於古也按春秋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楚子問鼎之語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則商之為法亦基於夏而已周實繼商故亦有之耳昔人即器以寓意即意以見禮即禮以示戒者如此

商魚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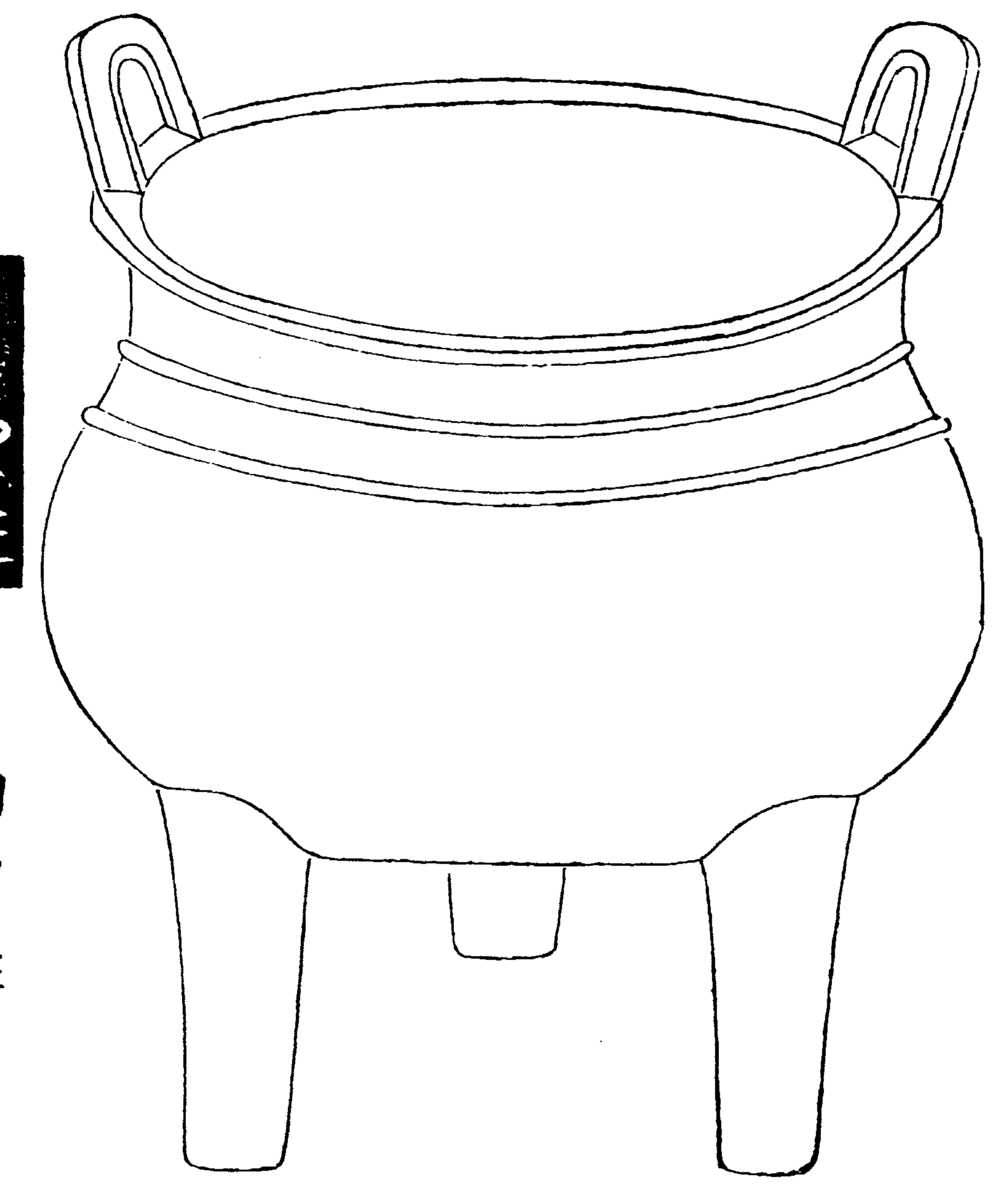




月魚基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闊一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徑五寸容二升三合重三斤一十兩銘三字月魚基且古者祭祀之名不一祭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祭日於王宮祭月於夜明祭星於幽禜各以其類求之則於薦獻之物豈非亦以其時耶故周有月星尊日星齓者是各以其類而為之器是鼎銘以月繼之以魚者豈祭祀之器既以其類又求其類於物爾如詩所謂季冬薦魚春獻鮪者以其時為薦獻也基者無所經見惟說文以為薦物之丌蓋象形也

商伯申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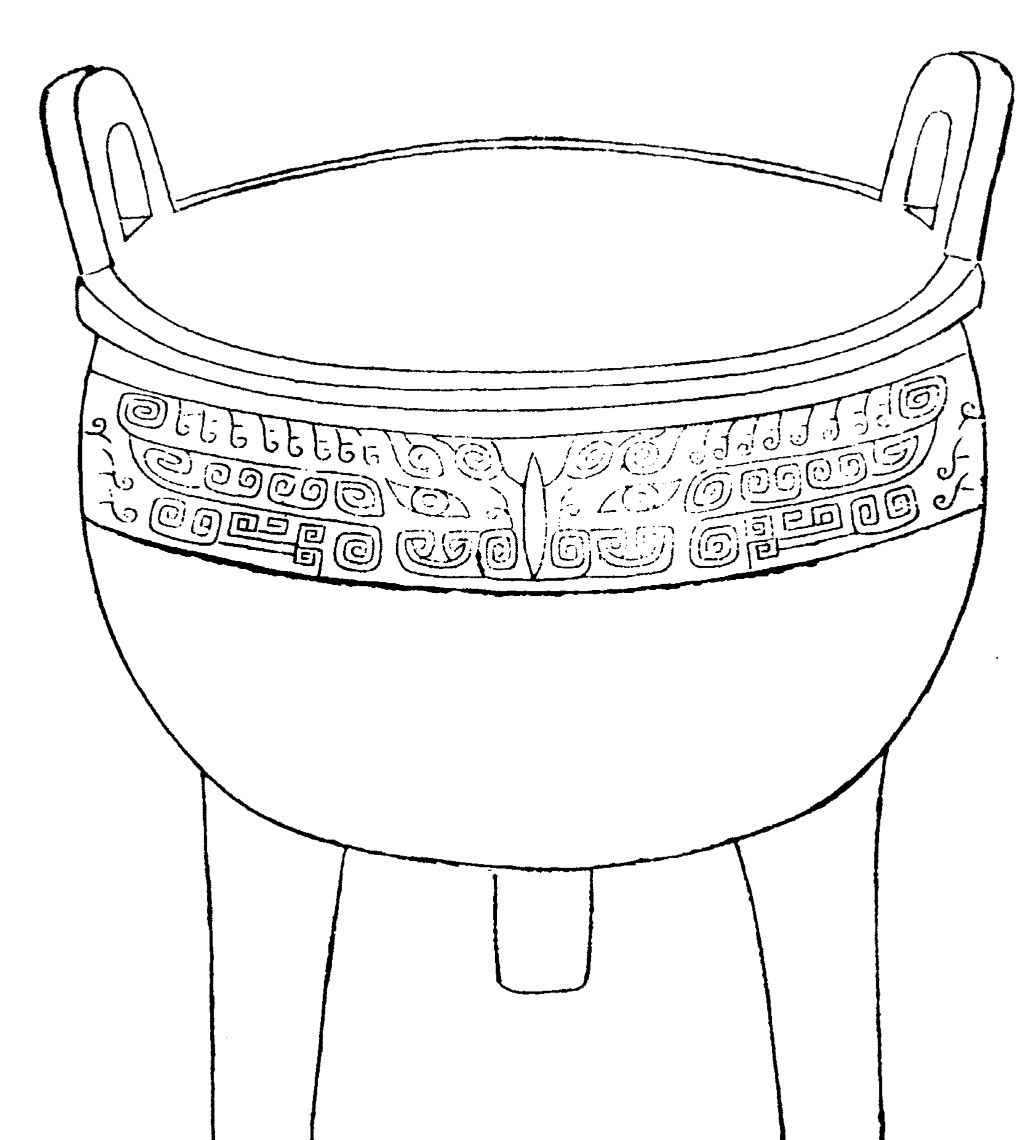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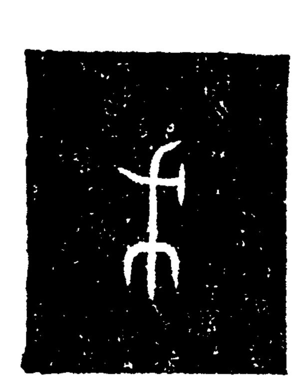


伯申作
寶彝

右高五寸四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七分容三升重三斤二兩三足銘五字曰伯申者於傳無見蓋不可得而考矣然是器有可得而論者凡鼎彝之屬莫不有文或飾以雷篆雲紋或錯以夔龍蟠螭之類而此獨通體純素製作朴古意商尚質其商人之為乎

商立戈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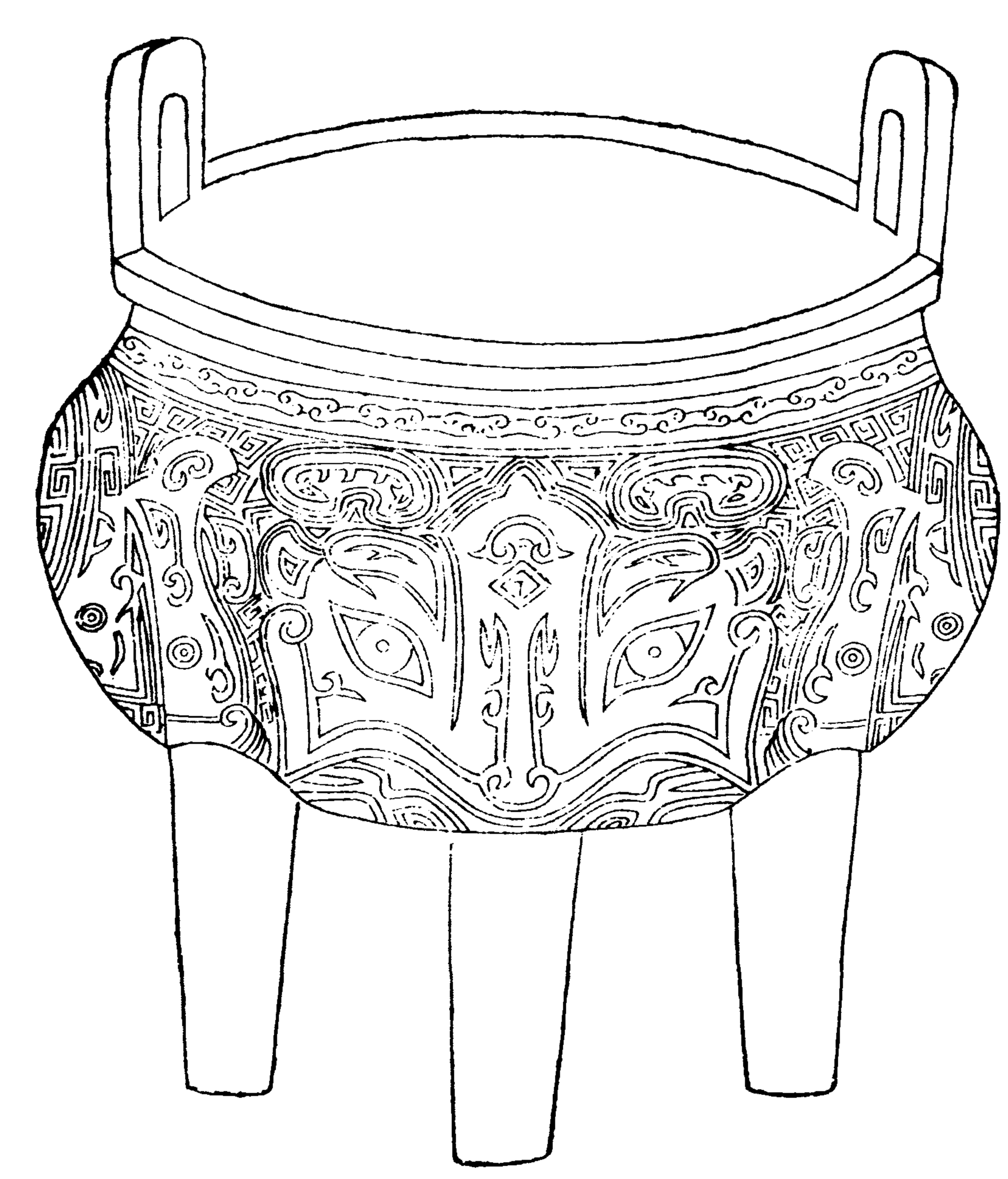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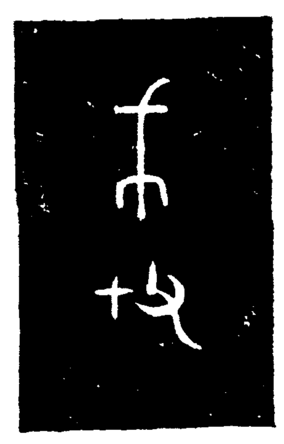


子立戈形

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深三寸七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五寸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一字

商立戈父甲鼎





子立戈形父甲

高六寸六分耳高一寸四分闊一寸二分深
三寸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七分容二升
四合重四斤七兩三足銘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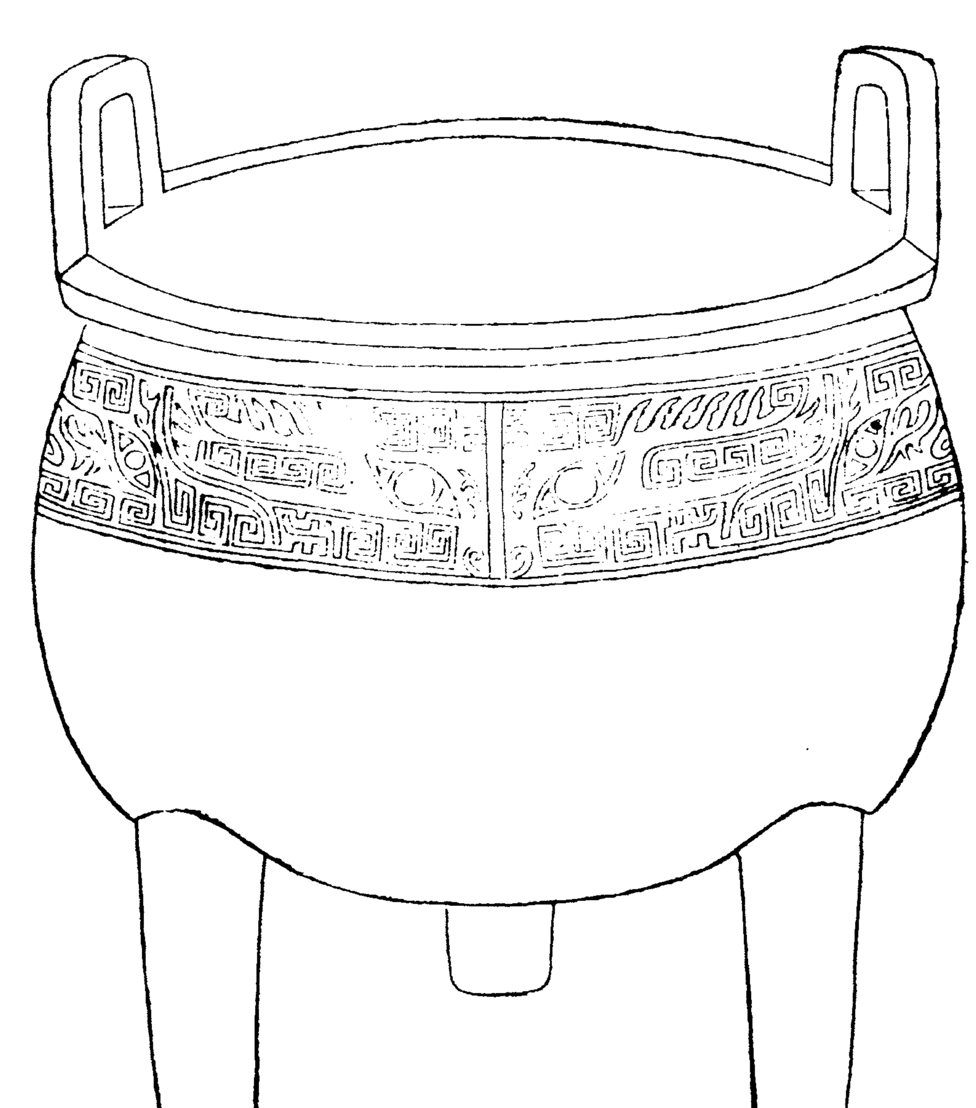
商横戈父癸鼎



闕銘録

禹後之戈氏也蓋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於爵有立戈爵於甗有立戈甗於尊則有立戈癸尊於卣則有執戈父癸卣然則飾以戈者皆商物也王安石字說謂戈戟者刺之兵至於用戈為取小矣其取為小故當節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雖然戈所以敵物而勝之故我之字从戈者敵物之我也非有勝物之智則不能敵物非有立我之智則至於失我古人託意茲亦深矣雖然議者謂春秋間徐子會齊侯其所賂之鼎有曰甲父者遂指父甲以為甲父是大不然夫杜氏以甲父為古國名故高平昌邑之東南有亭亦曰甲父亭若乃父甲則商子孫追享其父者故加父於上以顯尊神之意儻以為甲父則是以國名變商彝矣遷就傅會之說不可不察也

商綦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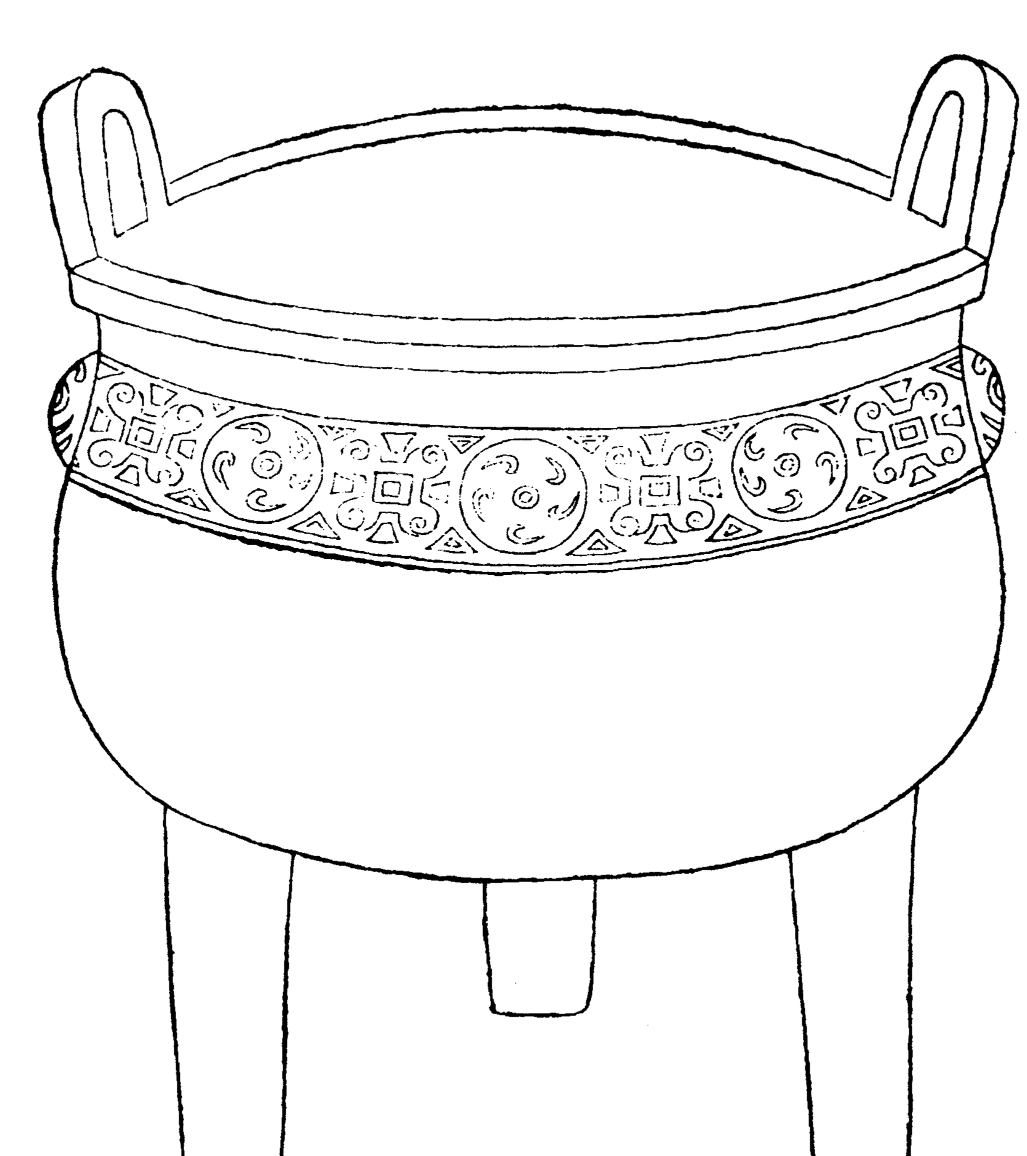


綦父乙

右高六寸六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四分深四寸四分口徑五寸九分腹徑六寸七分容四升七合重四斤六兩三足銘三字純外隱起雲雷狀按父乙商也而周有名公尊其銘亦曰父乙此豈周器乎曰不然名公尊者周王用以褒大名公之子孫而乙者其名也父者所以尊稱之也如康王命畢公而曰父師平王命文侯而曰父義和蓋示有所尊耳

豈此所謂父乙者哉況周人作銘文字已備此鼎近質而字畫奇古非商器而何曰綦者按列禦寇嘗言綦衛之箭而音釋者以綦為其且援史記綦國之竹為證則綦國名也歷考商書雖不聞有國之為綦者然歸亳之際諸侯所會者至於三千安知其無綦耶大抵為史者非因事以見之則亦不能備載矣

商象形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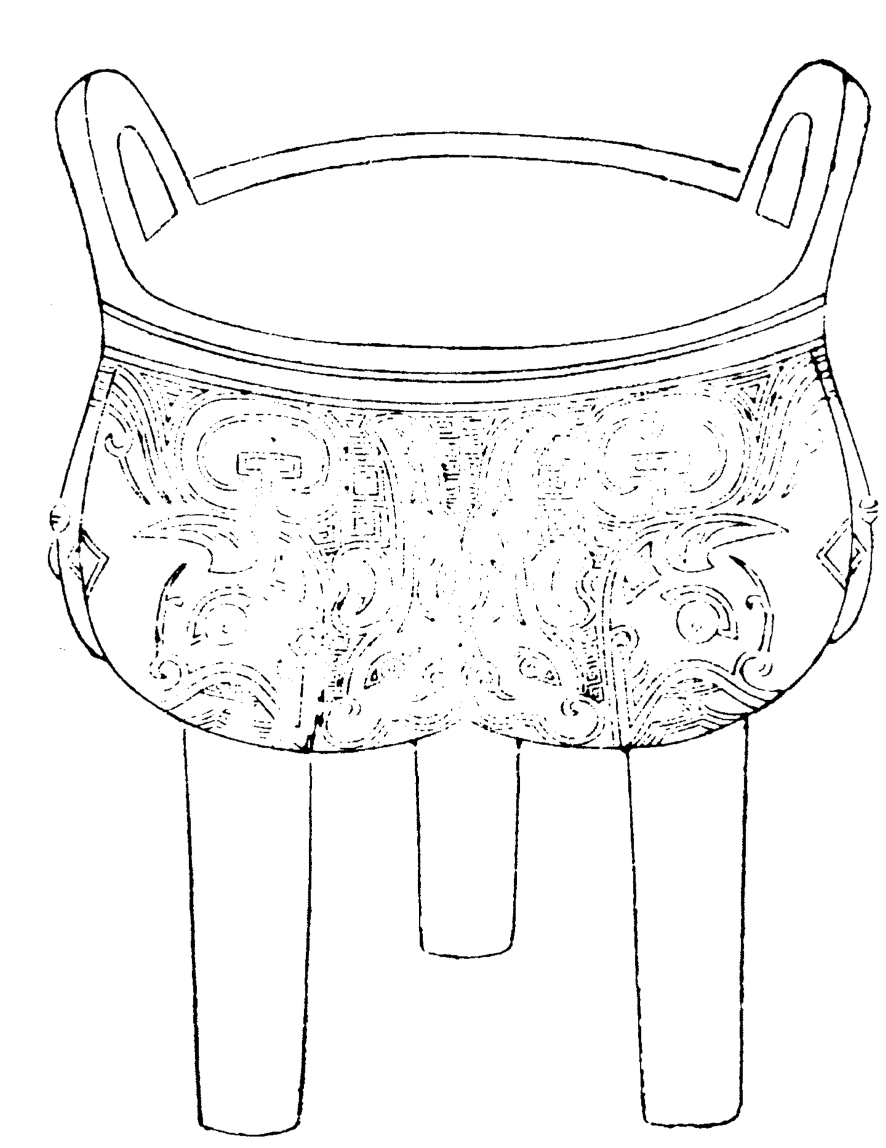




鼎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五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六寸四分容四升重三斤六兩三足銘一字製作精純與商辛鼎無異凡鼎之銘有曰尊鼎有曰尊彝而此獨以非為誌者考諸鼎字於雍公緘鼎作昪於大夫始鼎作鼎於得鼎作貝字畫變易無常而漢鼎又作鼎其下體頗與此近深意其為鼎字且鼎字上从二一而〇之下从析木一陰一陽之謂道鼎者器也而道寓焉一則成象一則效法故从二二以木巽火烹飪也故从析木此鼎其文雖異而下皆左右戾有析木之意深得古書之體著此銘者古人所以正名也以易考之革去故鼎取新又見其新新不窮之義

商公非鼎





非

右高五寸八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口徑五寸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二合重二斤十有五兩三足銘一字曰非非者蓋作器人之名氏也其形制則類立戈父甲鼎實惟商器按史記有非子為周孝王主馬者其去商遠甚為不侔惟公劉五世孫公非者考其時正與祖甲相近則當為公非矣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一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

鼎二 二十八器

周

文王鼎 銘七字

晉姜鼎 銘一百二十一字

伯碩父鼎 銘五十字

史頊鼎 銘四十三字

王伯鼎 銘五字

季娟鼎 銘四十九字

中鼎 銘四字

南宮中鼎一 銘五十七字

南宮中鼎二 銘三十九字

南宮中鼎三 銘三十九字

穆公鼎 銘二百三字

象鼎 銘一字

父巳鼎 銘二十八字

言肇鼎 銘一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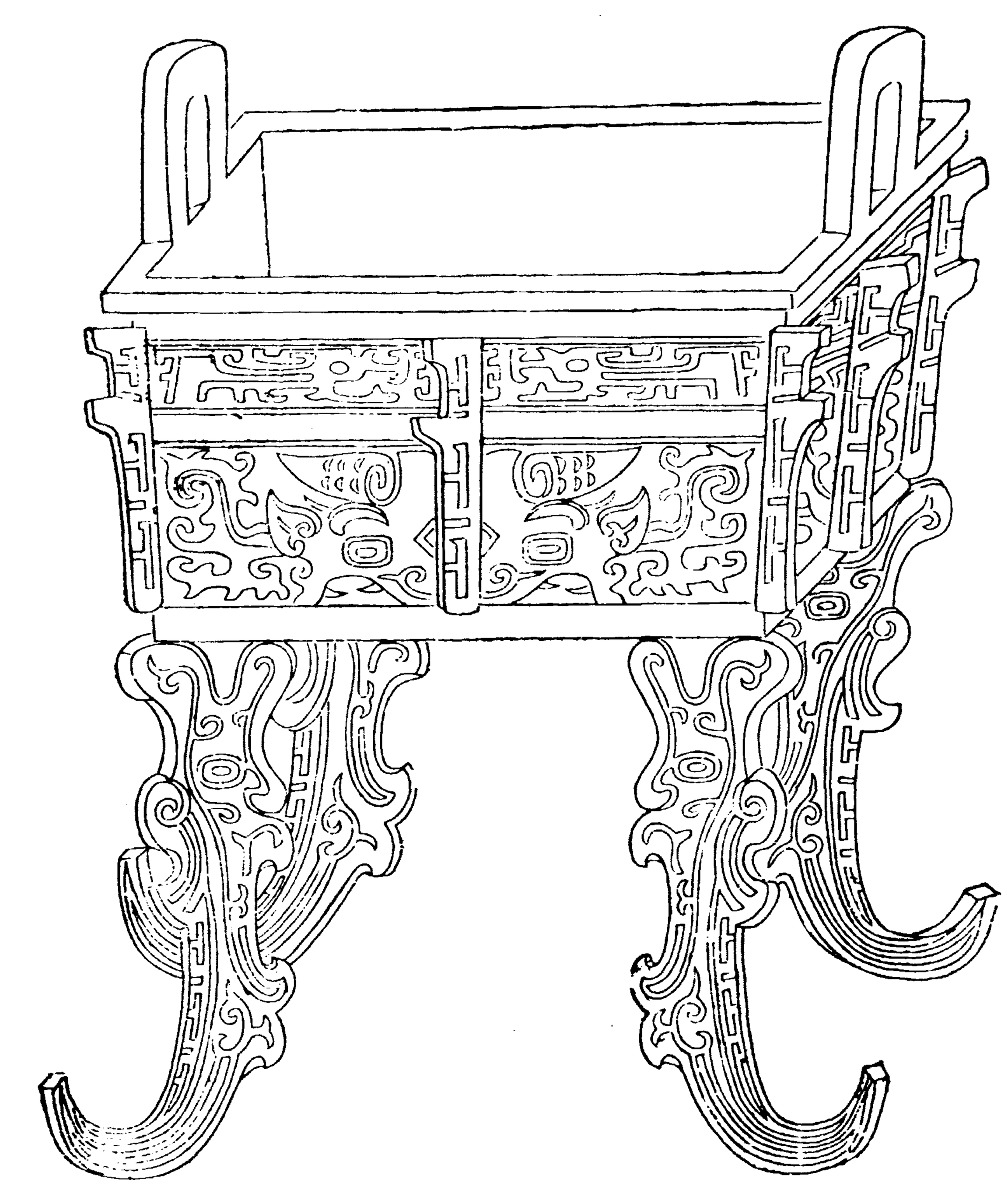
雝公緘鼎 銘四十一字

[illegible]鼎 銘二字

單父乙鼎 銘五字

益鼎 銘四字

周文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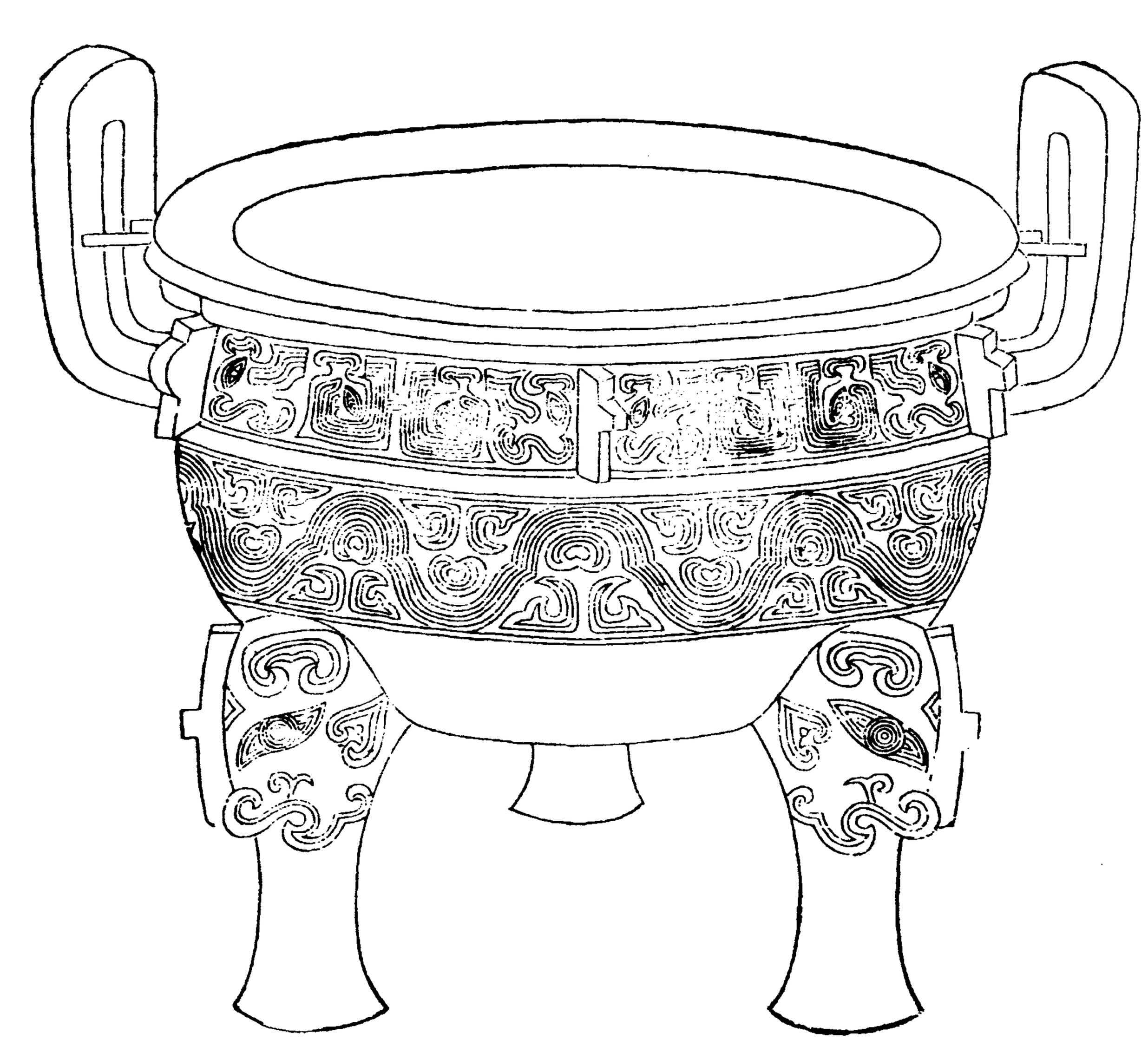


魯公作文
王尊彝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三分闊二寸深五寸八分口徑長六寸一分闊四寸三分腹徑長六寸三分闊四寸五分容三升有半重一十二斤三兩四足銘七字按鹵字許慎說文云从西省象鹽形鹵即魯字也古尚書魯作旅古之文字形聲假借如鄦作許咎作臯繆作穆之類是也尊說文云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今尊傍加阝乃阜字从阜者蓋取高大之意彝說文云宗廟常器也从糸糸綦也廾持米器中寳也王聲也今彝其首作[illegible]者乃王也其左作黙者象米形也右作8者糸也下作𠬞者廾也魯公者周公也文王者周文王也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今考其銘識文畫尚類于商則知周公之時去商未遠故篆體未

有夔省以是推之則此為周公作祭文王之器無疑其制足象蜼形上為鼻下為尾高而且長其兩耳亦鏤蜼文蜼之為物爾雅以為禺屬昂鼻而長尾尾有兩岐遇雨則以尾塞其鼻蓋取其有智袞冕絺宗彝之章而以币蜼亦此義也其身四周隱起獸面蓋饕餮之象也古者鑄鼎象物以知神姦鼎設此象蓋示飲食之戒銘曰尊彝者舉禮器之揔名而已是鼎也仲忽於元祐間進之奇古可愛足以冠周器腐儒扶持異端輒稱墟墓之物以請罪焉方當紹述先烈作新大政故用堲遏朋邪以彰寶器俾一時純正不沮於朝異代神奇復顯於世豈不快哉

周晉姜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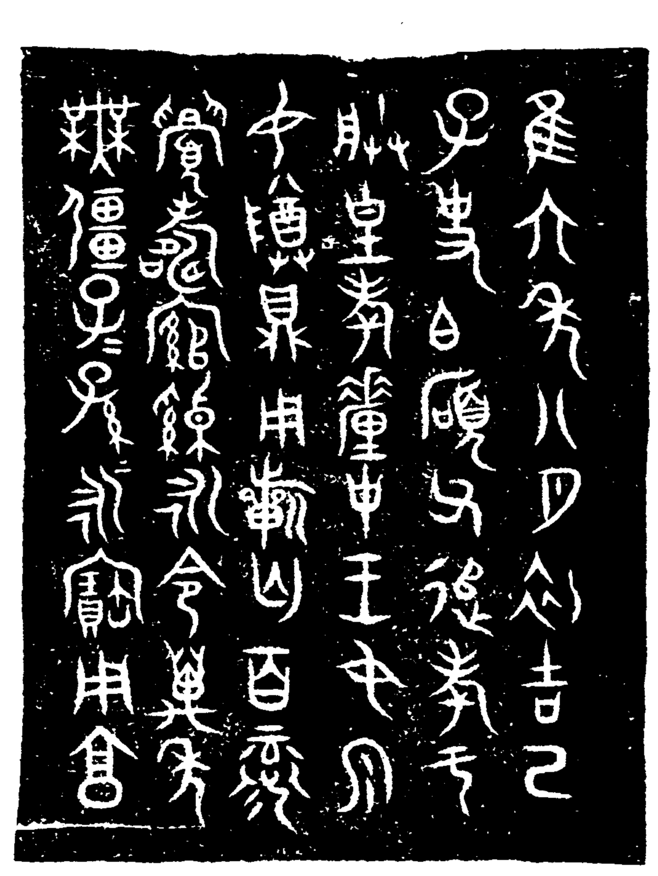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
惟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
叚妄寧經雍明德宣邲我
猷用招所辝辟妥揚乃光
烈虔不墜譇覃亭以孼我
萬民嘉遣我錫虎責千兩
勿廢文侯顯命畏貫通弘
征綏湯原取乃吉金用作
寶尊鼎用康頤妥懷遠廷
君子晉姜用蘄綽綰眉壽
作惠為亟萬年無疆用享
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右高一尺三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二寸深七寸七分口徑一尺四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寸容四斗一升重七十七斤二兩三足銘一百二十有一字晉姜齊侯宗女姜氏以其妻晉文侯故曰晉姜觀其始言君晉邦取其寡小君之稱以正其名中敘文侯威貫通洪征綏湯原以顯己之有助追其末也又言保其孫子三壽是利則三壽者與詩人言三壽作朋同意蓋晉姜觀其始特保我子孫而外之三卿亦冀壽考也款識條理有周書誓誥之辭而又字畫妙絶可以為一時之冠

周伯碩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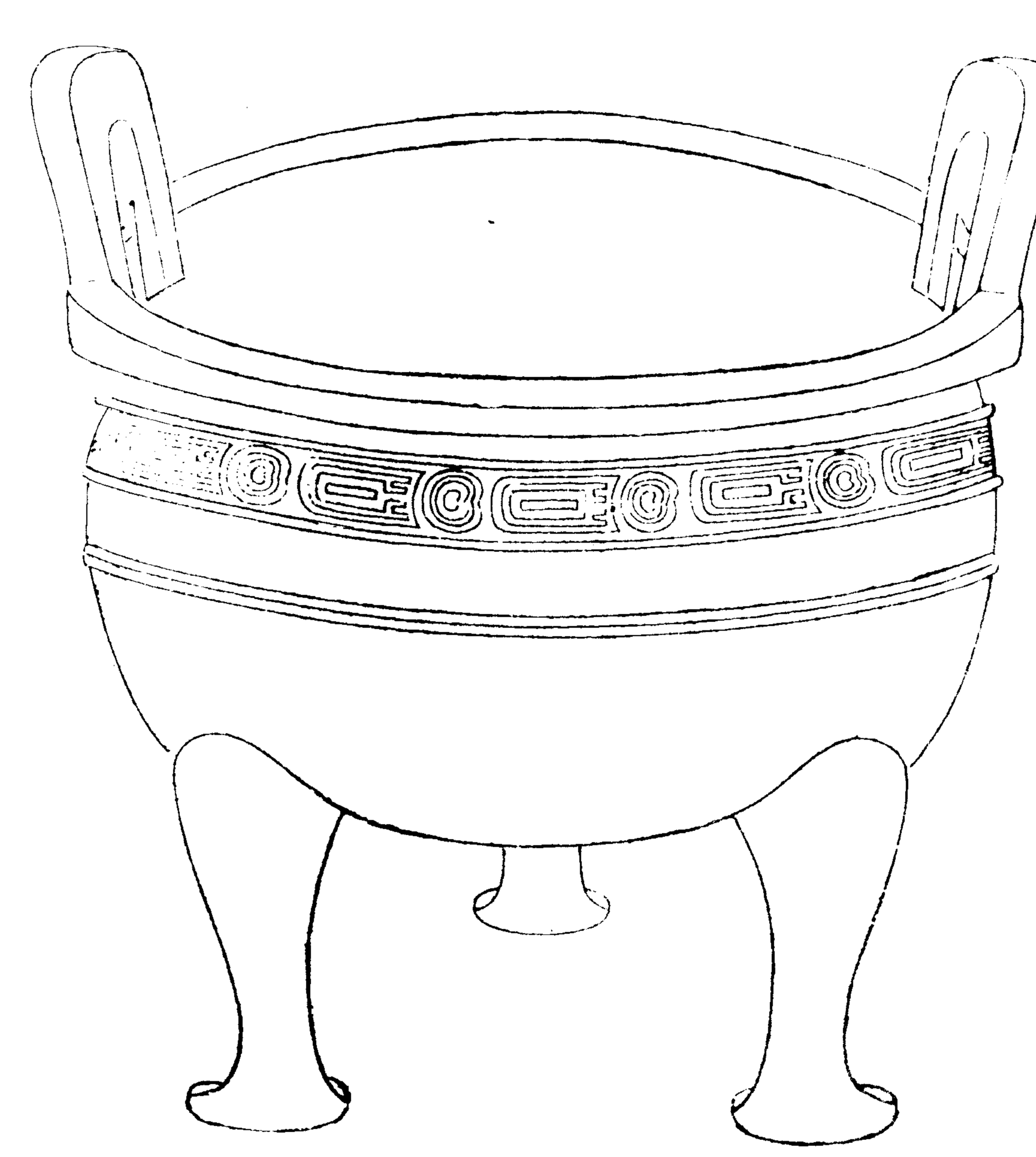


惟六年八月初吉己
子史伯碩父追孝于
朕皇考釐仲王母乳
母尊鼎用蘄丐百禄
眉壽綰綽永命萬年
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右高一尺六寸九分耳高四寸四分闊四寸八分深九寸九分口徑一尺六寸八分腹徑一尺七寸九分容九斗五合重一百二十斤八兩三足銘五十字耳足皆素純緣之外飾以蟠夔腹間比以鱗紋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者以年繫月以月繫日也曰子史伯碩父者伯碩父雖不見於經傳然周有太史內史之官謂之子史則稱於父曰子舉其官曰

史而伯碩父則又其名也曰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乳母者用昭孝享于其考妣也釐謚也而曰釐仲者蓋古人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則仲疑其族也若王母乳母則追孝皇考而并及之其曰綰綽則祝以優裕之辭耳

周史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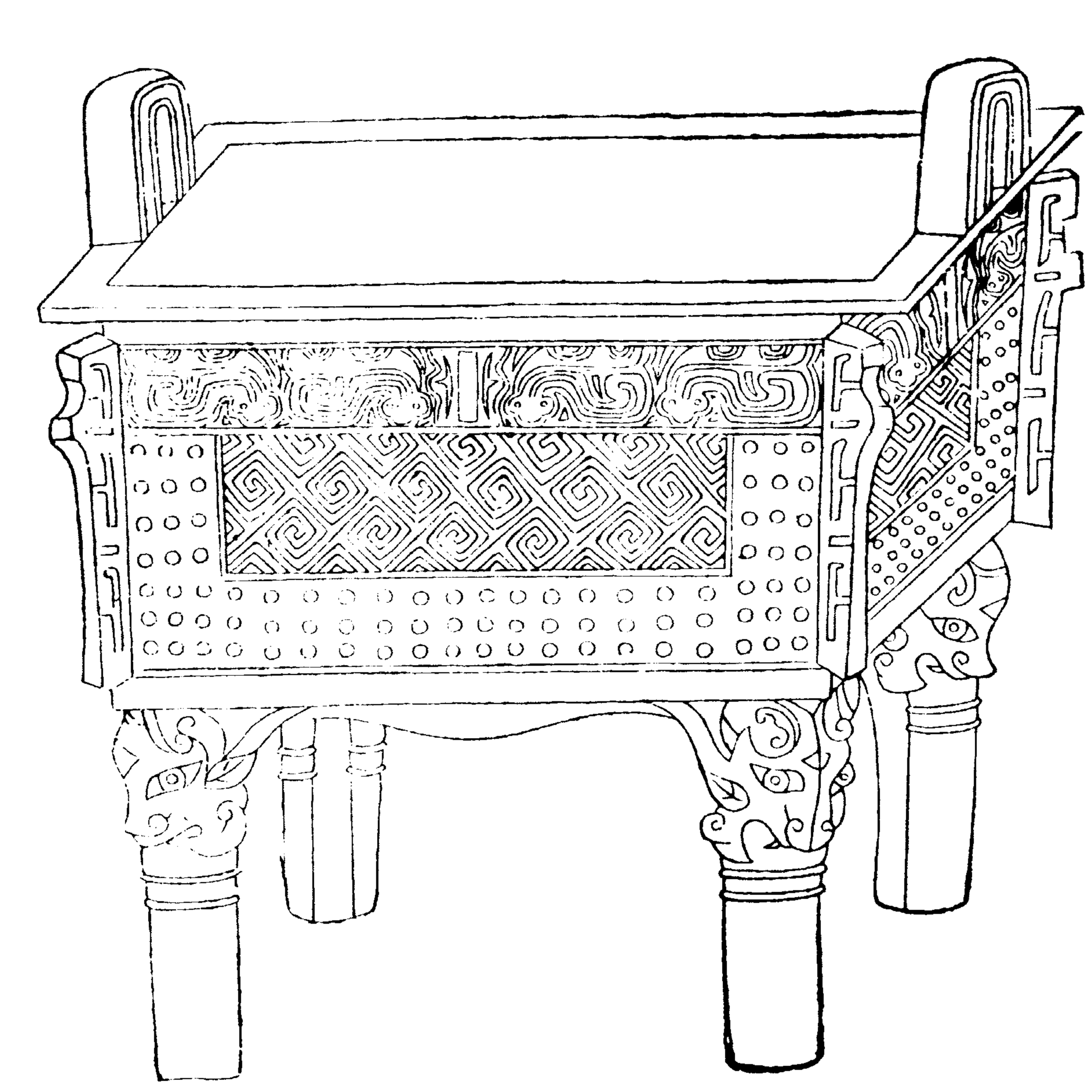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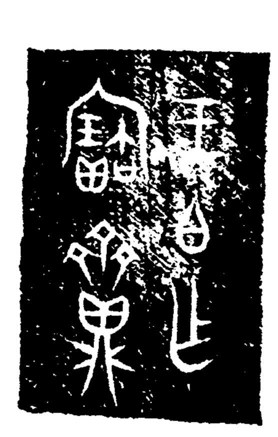


史頙作朕皇考釐仲
王母乳母尊鼎用追享
孝用蘄匄眉壽永命
令終頙其萬年多福
無疆子〻孫〻永寶用享

右高一尺四寸六分耳高三寸九分闊四寸三分深九寸五分口徑一尺五寸腹徑一尺五寸六分容六斗二升三合重七十六斤三足銘四十三字耳足純素純緣之下以雷紋為飾曰史頙者雖不見於經傳蓋史則言其官頙則疑其名是器與前伯碩父鼎言其考妣謚號大率相類然所異者此鼎差小特不紀其歲月雖辭有詳略器有大小不害其為同寔一時之物也

周王伯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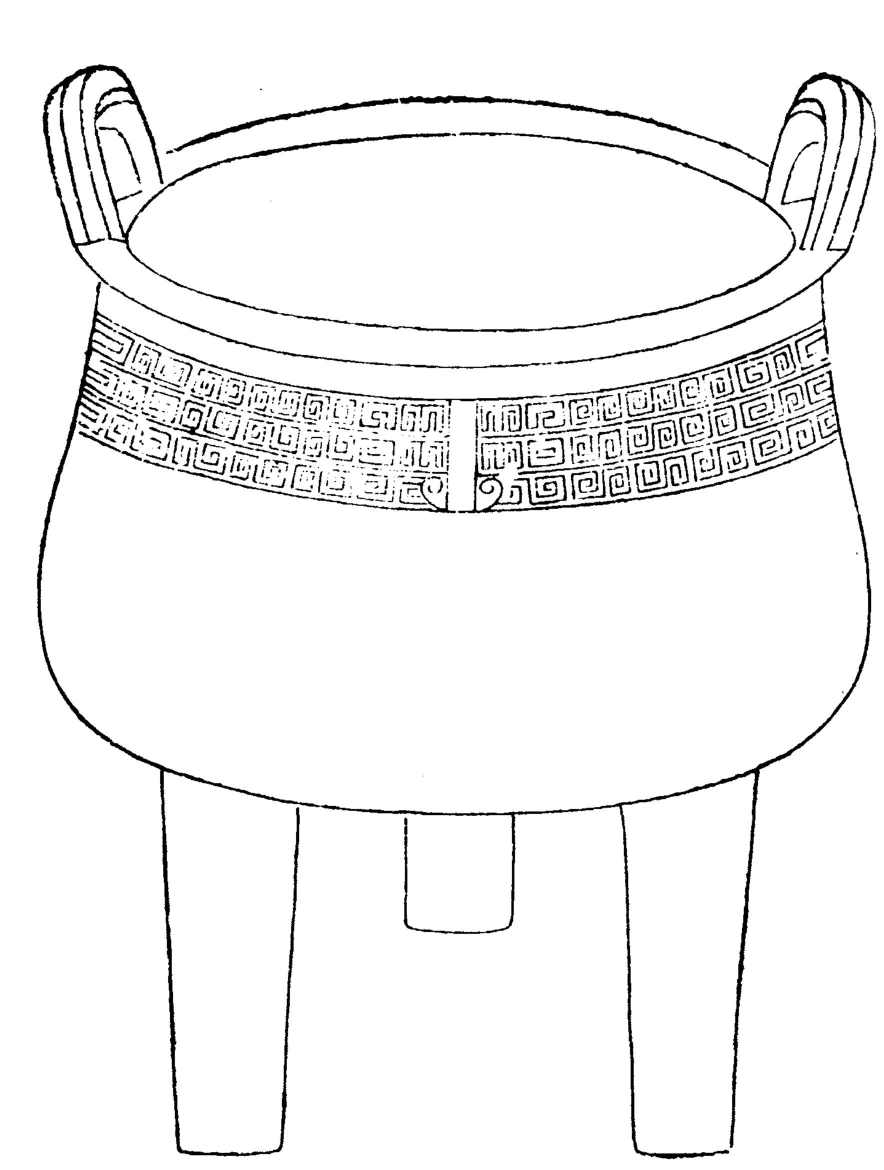




王伯作寶齍

右高五寸三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口徑長四寸七分闊三寸四分腹徑長五寸闊三寸六分容一升六合重三斤四兩四足銘五字按史傳有曰史伯者著其姓也有曰鄭伯者舉其國也有曰僖伯者稱其謚也今此伯謂之王以為謚則王不可為謚以為國則王未嘗名國以為姓則三代之間未見王姓而顯者惟武王初定商以九鼎寶玉封諸侯而書序克商之後亦曰分寶玉於伯叔之國然則王伯者疑其為王之伯父也曰寶齍者考諸周禮雖有掌玉齍之官然形制詭無所考以其方而四足與諸方鼎悉類故附於鼎云

周季娟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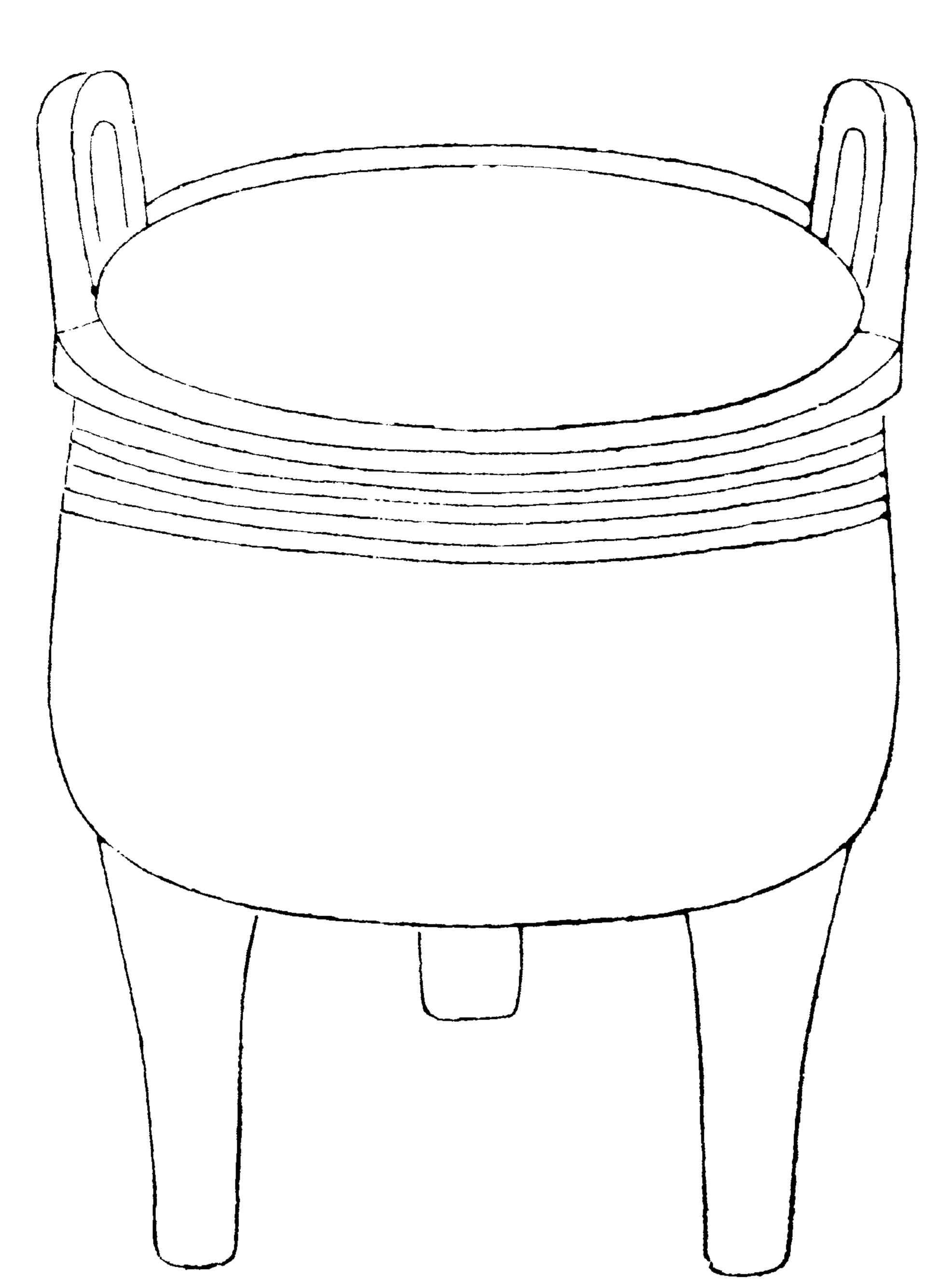


正月王在成周
王徙于楚麓令
小臣夌先見楚居
王至于徙居廡
遣小臣夌錫貝錫
馬兩夌拜稽首
對揚王休用作
季娟寶尊彝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三升重三斤二兩三足銘四十九字昔康王命作冊畢曰分居里成周郊則成周者西周也蘪說文以為守山林吏又曰林屬於山為麓則從於楚蘪者謂其山之林蘪蓋如書言大蘪之類王欲從楚先命小臣夌往見以相其居王至于居也復遣錫貝錫馬及兩所以賞之曰季娟者說文娟通作妘以謂祝融之後姓也冨辰嘗舉炏妘而章昭亦以妘為妘姓之女則娟乃其妃也曰季者又特言其序耳詩所謂彼美孟姜仲氏任只有齊季女皆指其序也

周中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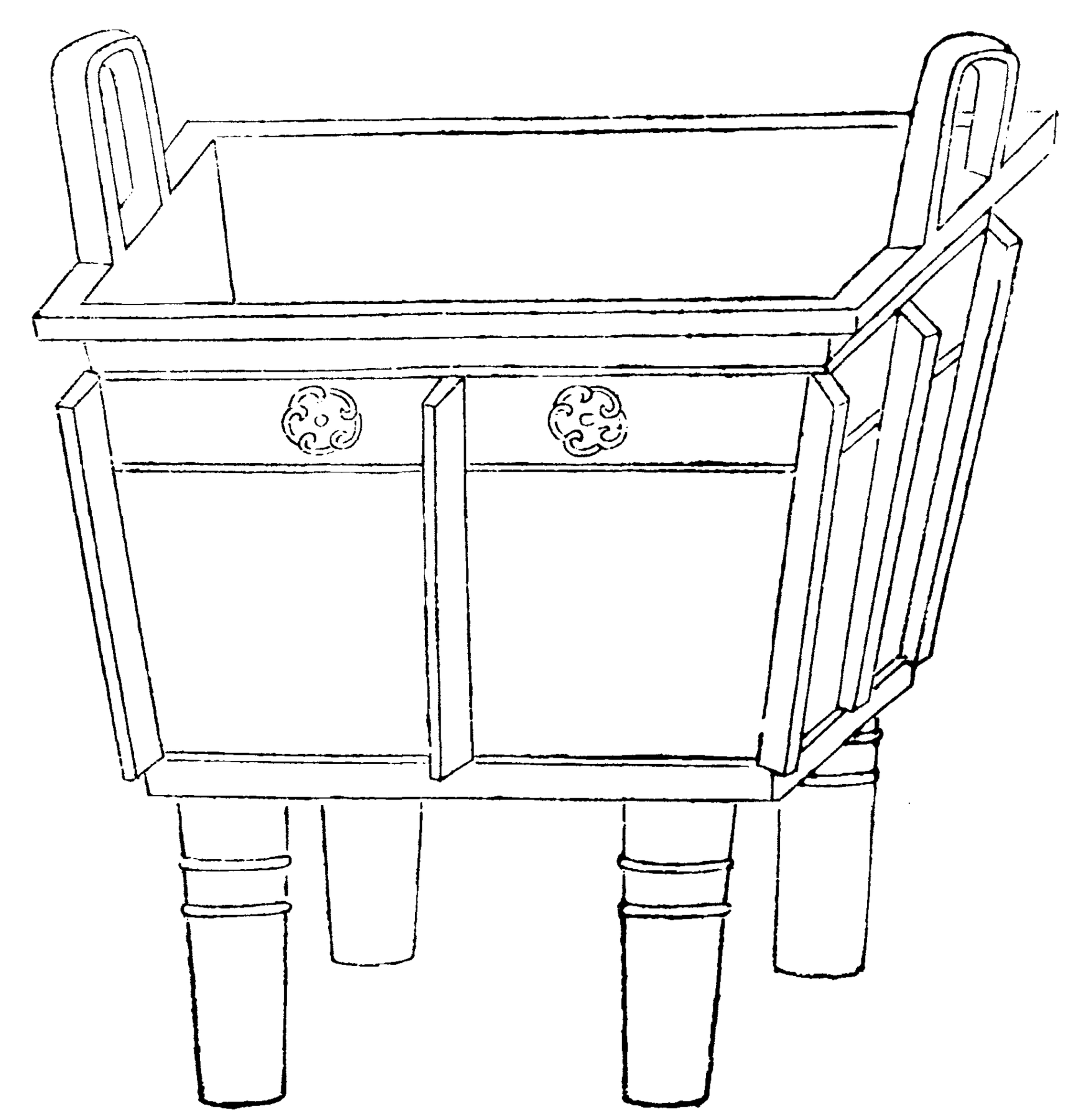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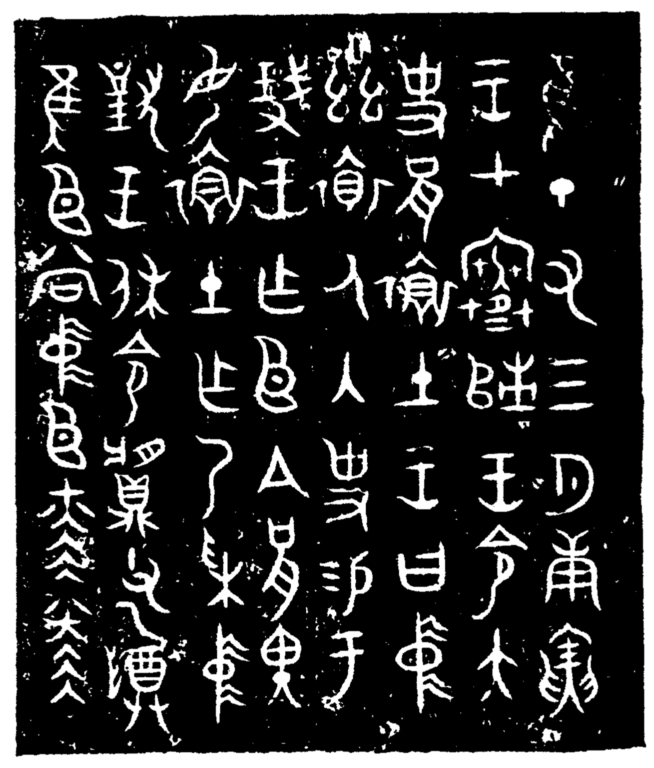


中作寶鼎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二分深六寸一分口徑八寸七分腹徑九寸五分容一斗五升重九斤四兩三足銘四字曰中作寶鼎純素不加文鏤與父己中獻南宮中鼎皆出一手特南宮中鼎銘文僅百字其略曰王命中先相南國則知是器皆中一時之制也銅色沁暈如碧玉製作典古在周器中家為純厚者焉

周南宮中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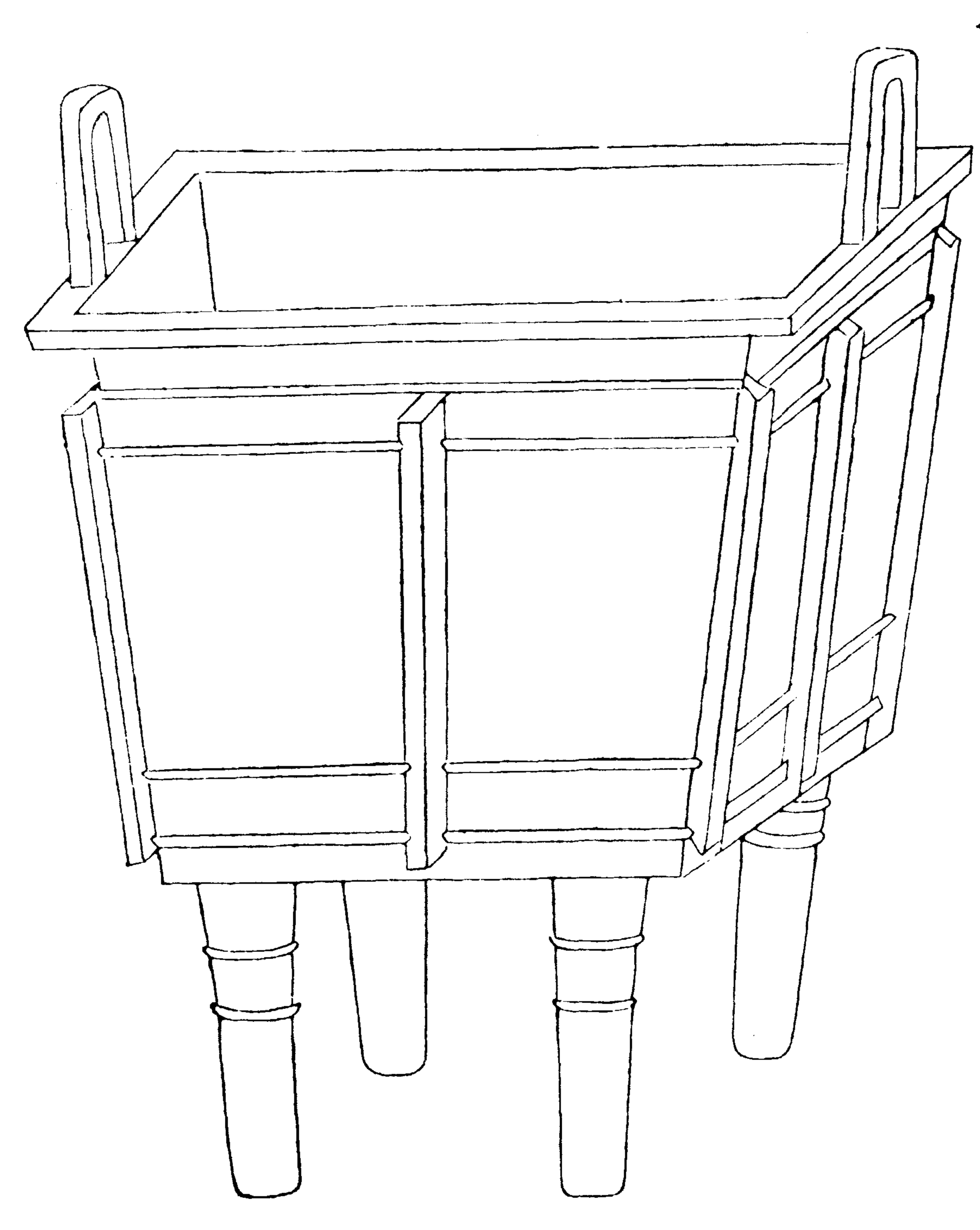




惟十有三月庚寅
王在寒師王命太
史括懷土王曰中
茲懷人內史錫于
珷王作臣今括里
汝懷土作乃釆中
對王休命𩰫父乙尊
惟臣尚中臣赫赫

高八寸五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一寸七分深
五寸四分口徑長七寸二分闊五寸四分腹
徑長七寸一分闊五寸三分容七升五合重
一十斤四足銘五十七字

周南宮中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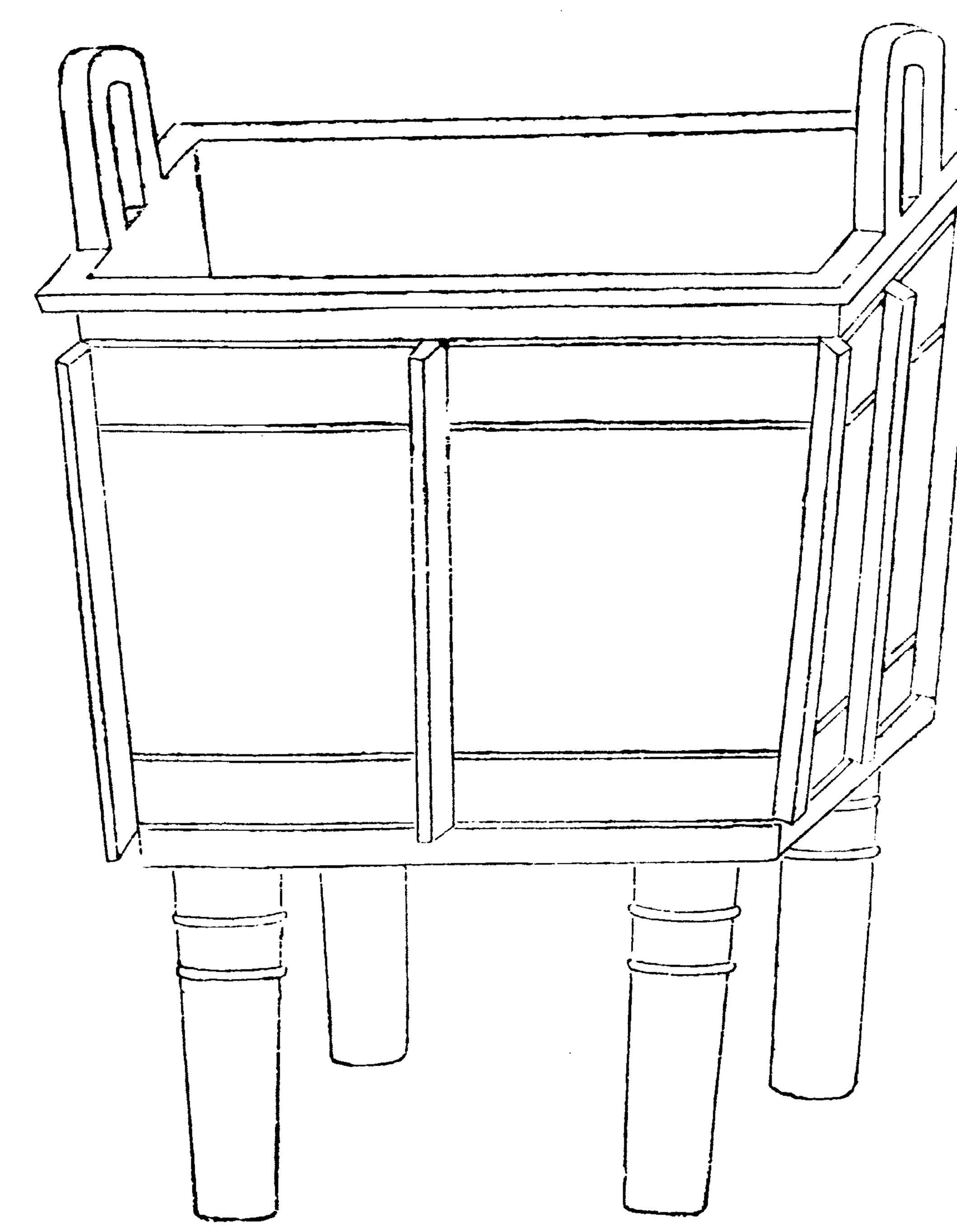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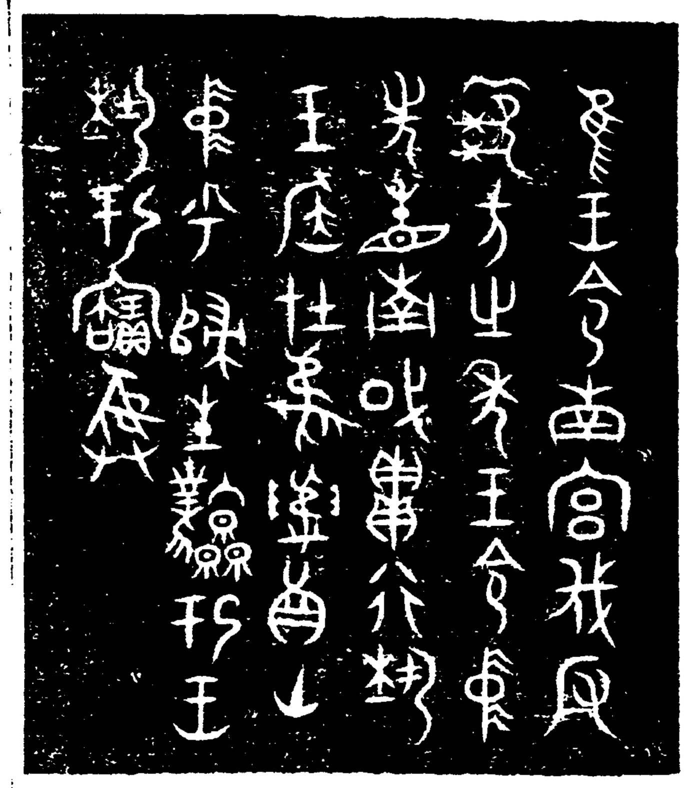


惟王命南宮伐反
虎方之年王命中
先相南國貫行蓺
王居在射圃真
山中呼歸生原
刋王蓺刋寶彝

高八寸四分耳高一寸九分闊一寸八分深
五寸三分口徑長六寸闊五寸二分腹徑長
五寸九分闊五寸一分容五升五合重八斤
四兩四足銘三十九字

周南宮中鼎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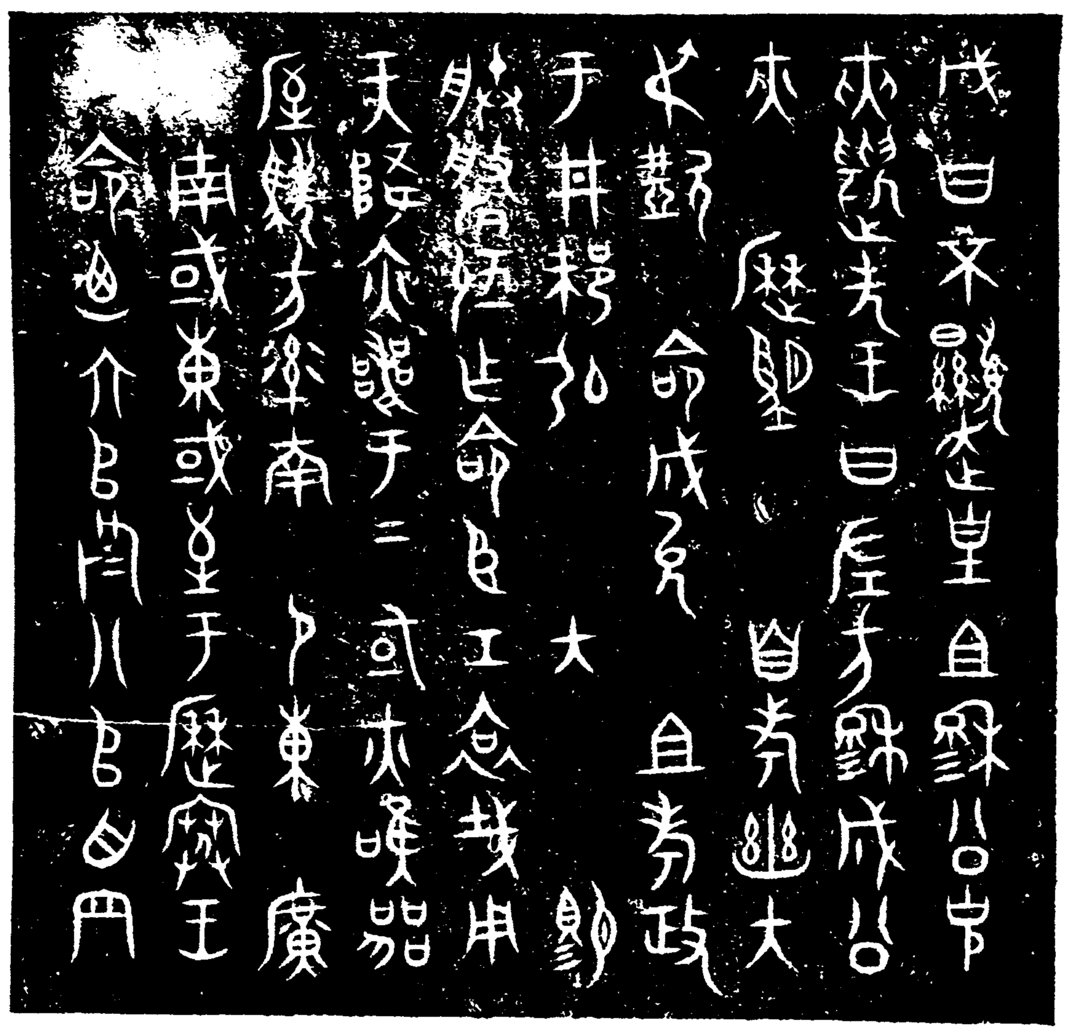
惟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國貫行埶王居在射圃真山中呼歸生原刋王埶刋寶彝

高八寸四分耳高一寸九分闊一寸五分深五寸四分口徑長六寸闊五寸二分腹徑長六寸闊五寸容五升有半重一十斤四足銘三十九字

右三器以南宮為氏者在周有之如書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中則其名耳然名氏同而款識或異曰作乃采者蓋采事也命以立事則因為此鼎而勒之銘也其曰伐乕方之年者乕方猶鬼方也乕為西方之獸是必因西征而昭其功以銘之也三鼎形模大略相類至其銘文間有不可知者則闕疑以待博識

周穆公鼎





成曰不顯走皇祖穆公克
夾㽙先王曰左方穆成公
亦○歷望○○皇考幽大
叔繼○命成允○祖考政
于邢邦弘○○大○○賜
朕般右作命臣工哀㦰用
天降亦喪于上或亦惟䍃
㕒○方率南○節東○廣
○南域東域至于歷寒王
○命迺六𠂤○八𠂤曰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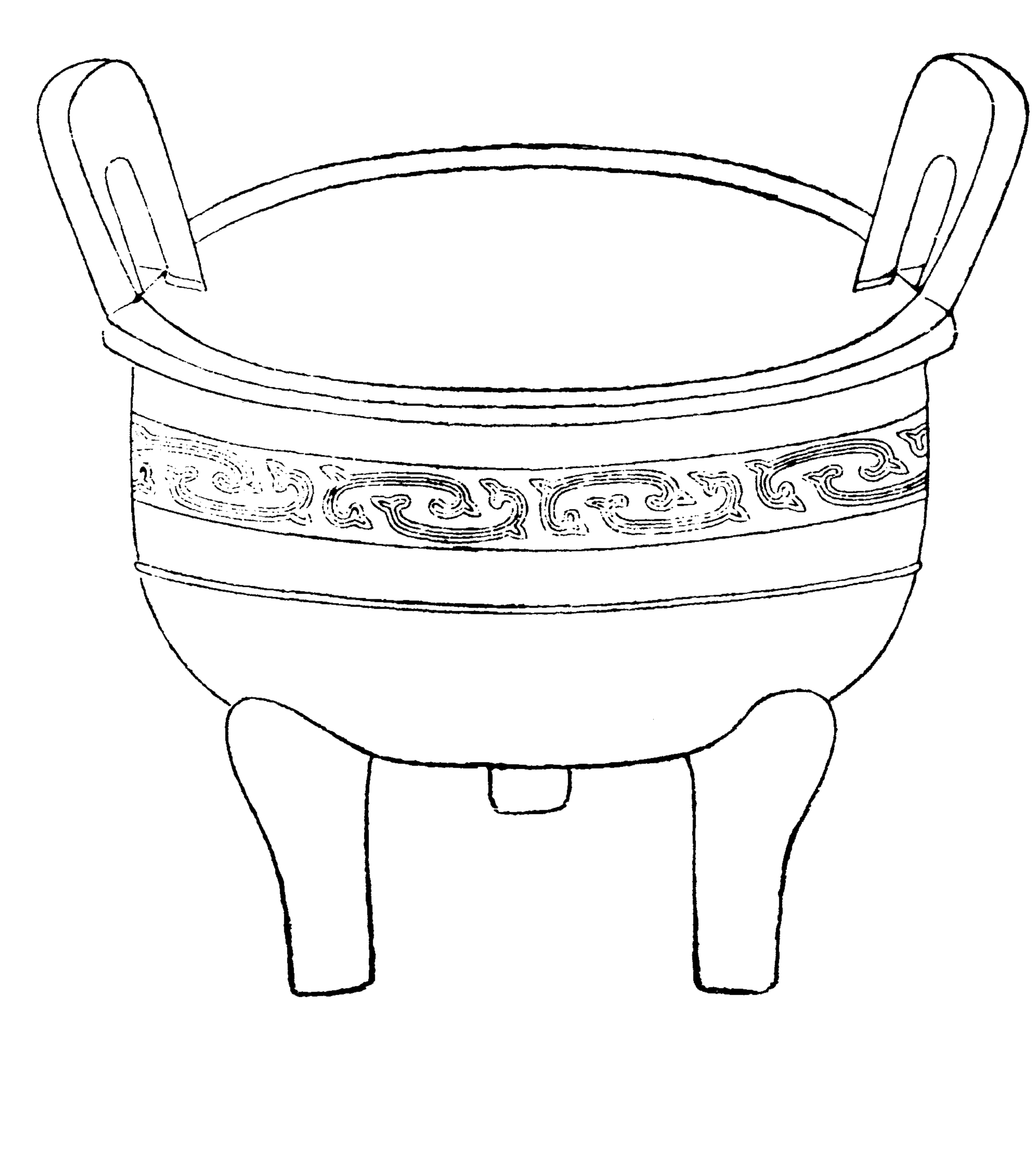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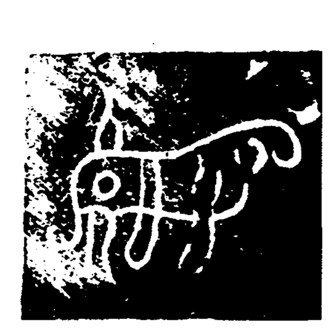
成恭侯○方○眉壽子右
𠂤○客欲○每克我○爵
武公迺○我率公朱軒百
忝○○百徒○作王○○
○○○揚六𠂤○八𠂤○
○侯○○勿○壽率雩○
以○○○至于○京我
○○○定○方○○成○
○○○○○○○用作○
寶○○其萬子、孫、○寶用

右高一尺二寸二分耳高三寸一分闊三寸
五分深七寸七分口徑一尺二寸五分腹徑
一尺三寸五分容三斗六升重五十斤三足
銘二百三字湮滅不可辨者五十九字是鼎
得於華陰迺秦故地曰不顯走者詩言有周
不顯王安石釋之云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
顯也走者如太史公以謂牛馬走則走乃自
卑之稱皇祖穆公者攷秦世次先武公次成

公而穆公又其次令銘復先穆公次言成公後言武公者質諸經傳莫不有意義昔商之禘祀自上而推之下尊尊之義故長發之詩曰有娀方將又曰元王元撥相土烈烈而終之以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此先言有娀以及卨至於相土成湯而下然後及於阿衡也周之禘祀自下而推之上親親之義故雝之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蓋自烈考以上逮于文母也自上及下則原其始而知王業之所由興自下及上則舉其近而昭王業之所以成當時各有所主而此鼎之文世次亦有所法也其餘以歷歲既久類多缺泯無從悉考姑就其可以意得者如此

周象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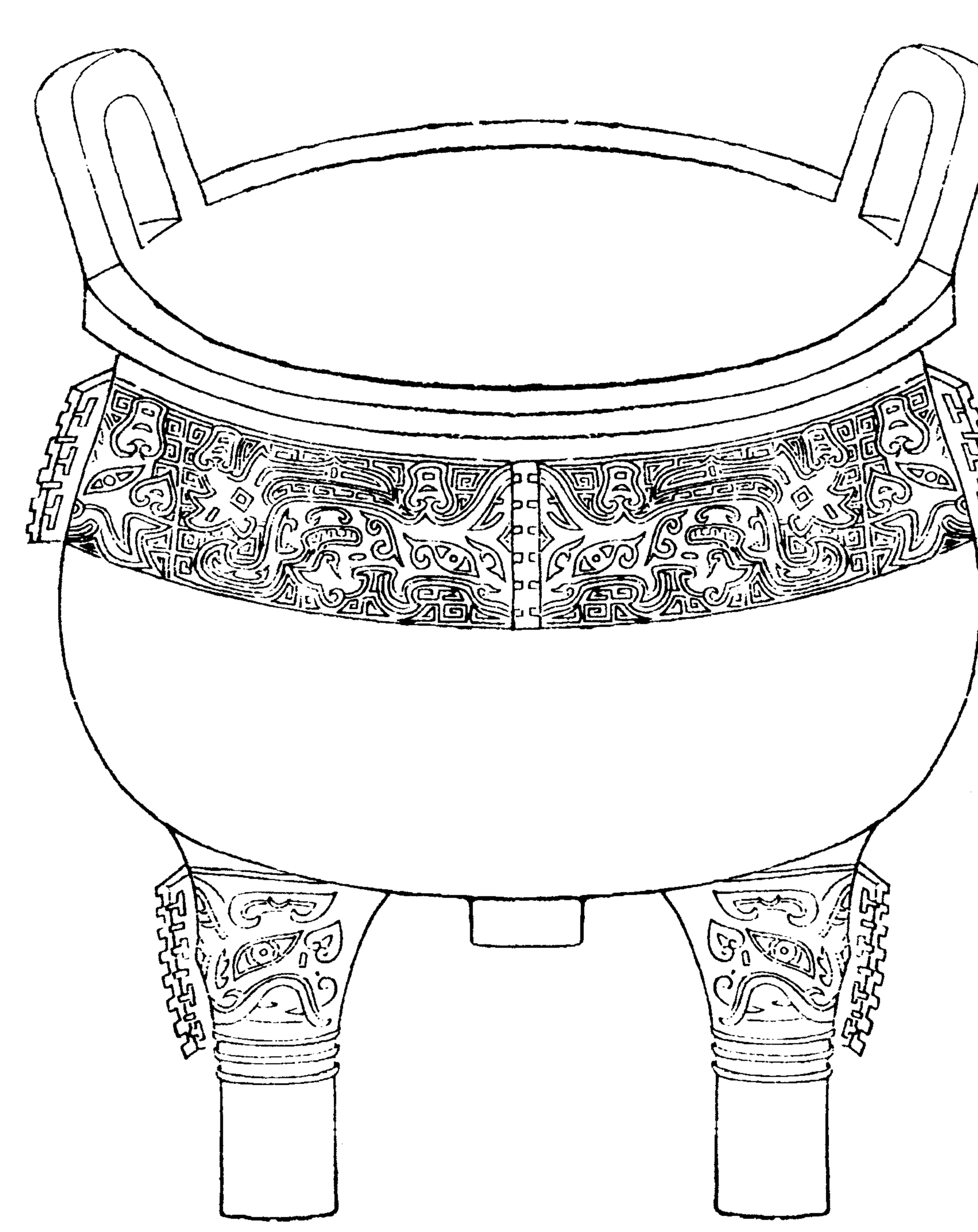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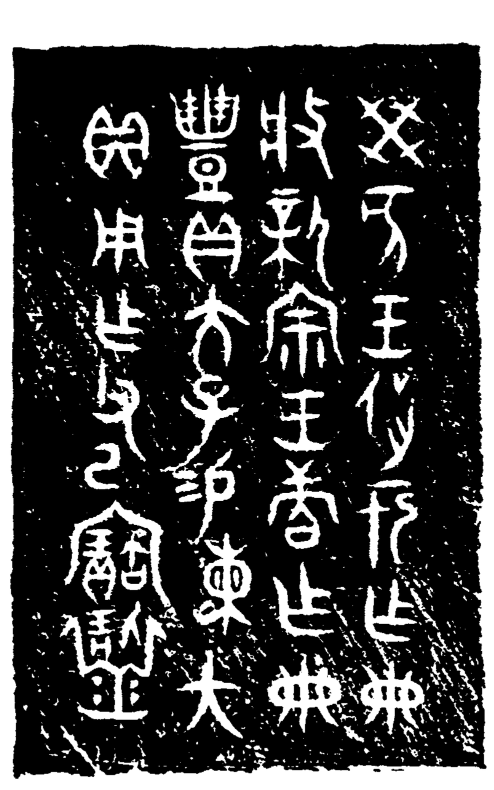
象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三寸闊三寸二分深五寸口徑一尺一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九升重二十八斤三足銘一字作象形周禮司尊彝春祠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尊而是器則鼎也且易六十四卦皆象也而於鼎獨言象蓋鼎之為卦䷱上離下巽以木巽火有鼎之體此畫象形其亦準易而著之耶是器腹飾交夔兩耳外作連珠紋純緣不加蟲鏤有商之遺制焉

卷二　二五

周父巳鼎





癸亥王徙刊作冊
妝新宗王賡作冊
豐貝太子錫練大
貝用作父巳寶鬲

卷二　二六

右高一尺五寸六分耳高三寸二分闊三寸八分深九寸八分口徑一尺二寸一分腹徑一尺三寸四分容四斗九升重五十三斤有半三足銘二十八字其末云作父己寶而已見於商之帝號蓋商以十干名至周則有乙公得於己則未之見焉是器獸足素耳純緣之外作螭紋而雷紋間之文鏤皆周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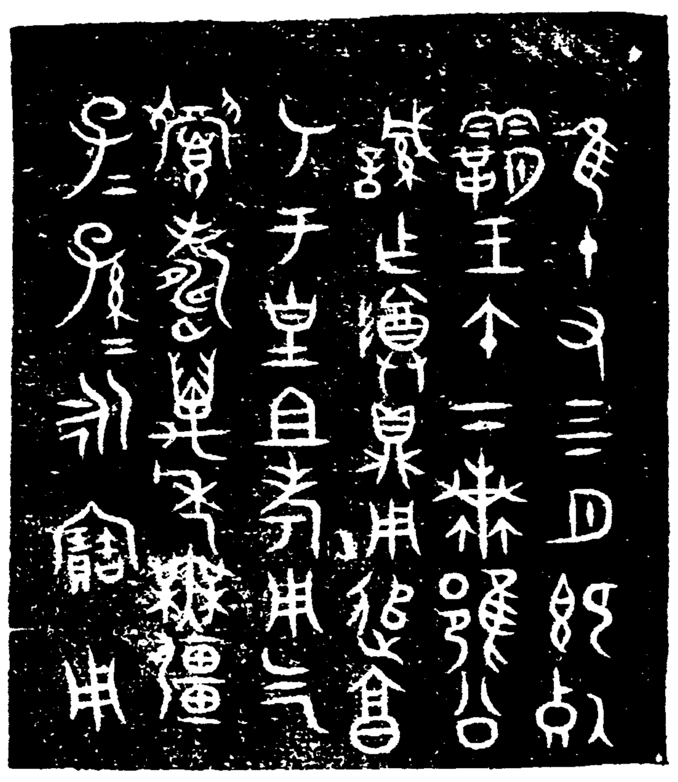
周言肇鼎



右高五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六寸一分腹徑六寸四分容三升二合重三斤十有三兩三足銘一十字曰言肇作尊鼎而周有司徒言曰肇則言其始也言始作此鼎製作與周鼎頗小異然足短而湊婆其腹耳足純素純緣外有蛟螭之飾華巧雖乏而漢鼎所不能逮也

周雝公緘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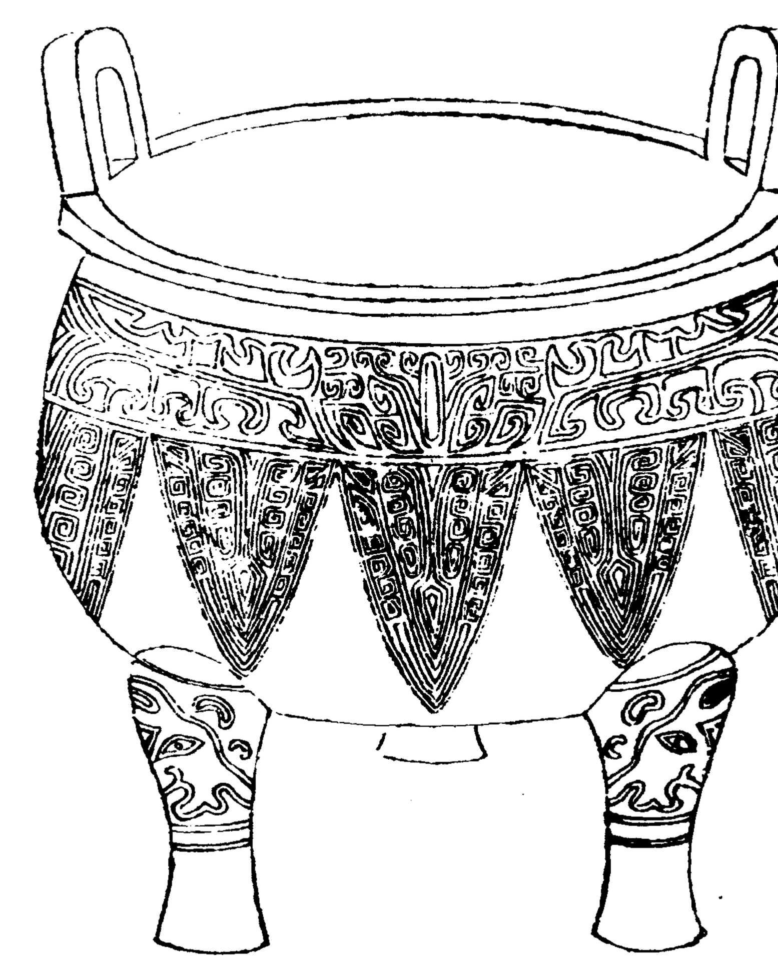
惟十有四月既死
霸王在下保雝公
緘作尊鼎用追享
孝于皇祖考用乞
眉壽萬年無疆
子〻孫〻永寶用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三分闊一寸九分深六寸口徑一尺三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七升八合重一十八斤有半三足銘四十一字曰惟十有四月者古器多有是文疑嗣王居憂雖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也昔歐陽脩謂雍公不知為何人而曰十四月亦未有定論又疑其惟十有四者書其年月既死霸記其日也觀其腹出雲氣足著饕餮制甚古而韻不凡非周室無以作此

周𢇛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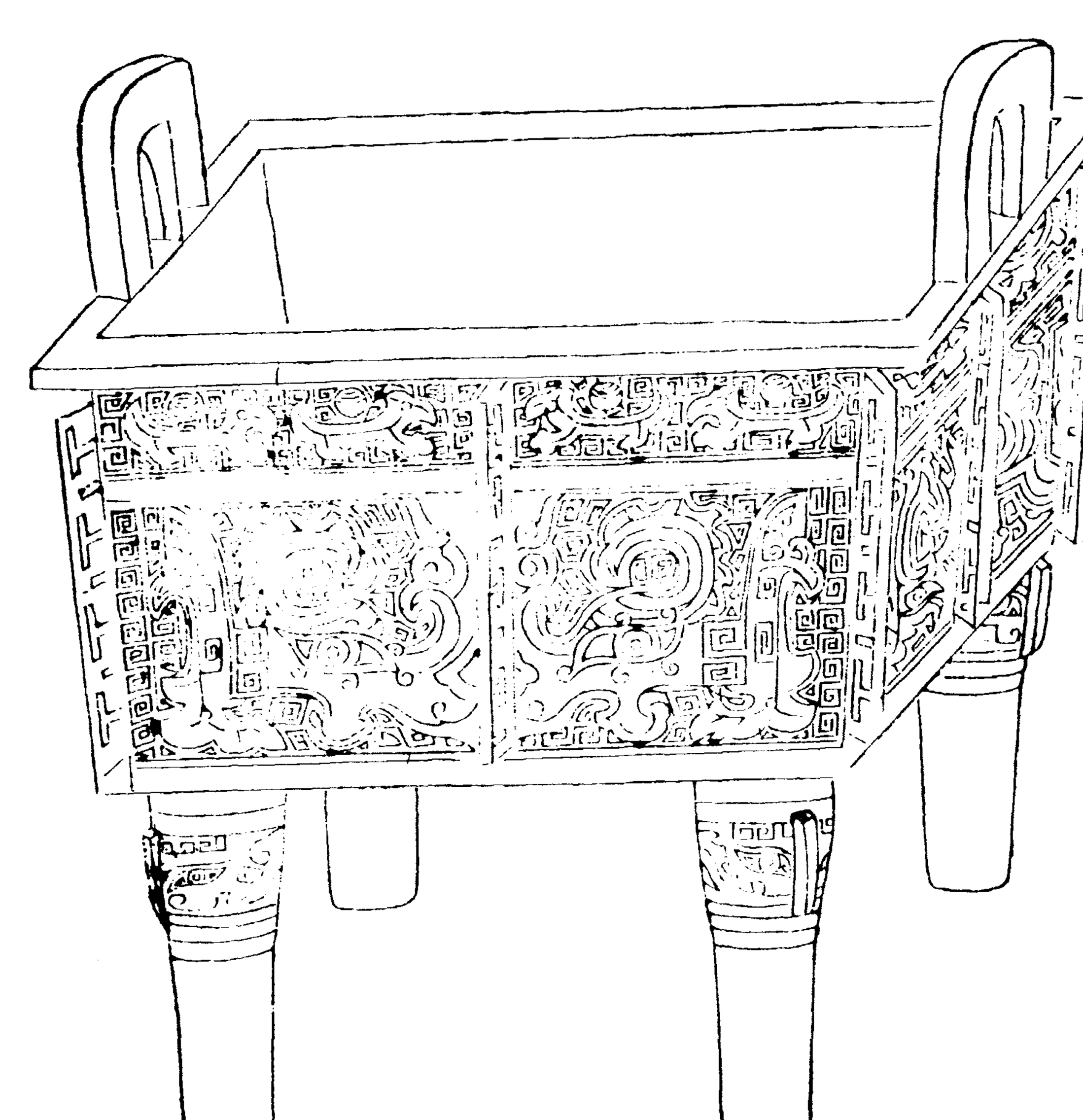


𢇛女



右高二寸四分耳高一寸闊八分深二寸一分口徑三寸一分腹徑三寸七分容七合重一斤三兩三足銘二字按𢇛於經傳無所見獨於敔𢇛鼎有銘曰𢇛用孝享于朕皇考按其文乃曰惟王二十三年九月王在宗周蓋周有成周有宗周則知𢇛者周之時也而曰女者謂𢇛女也

周單父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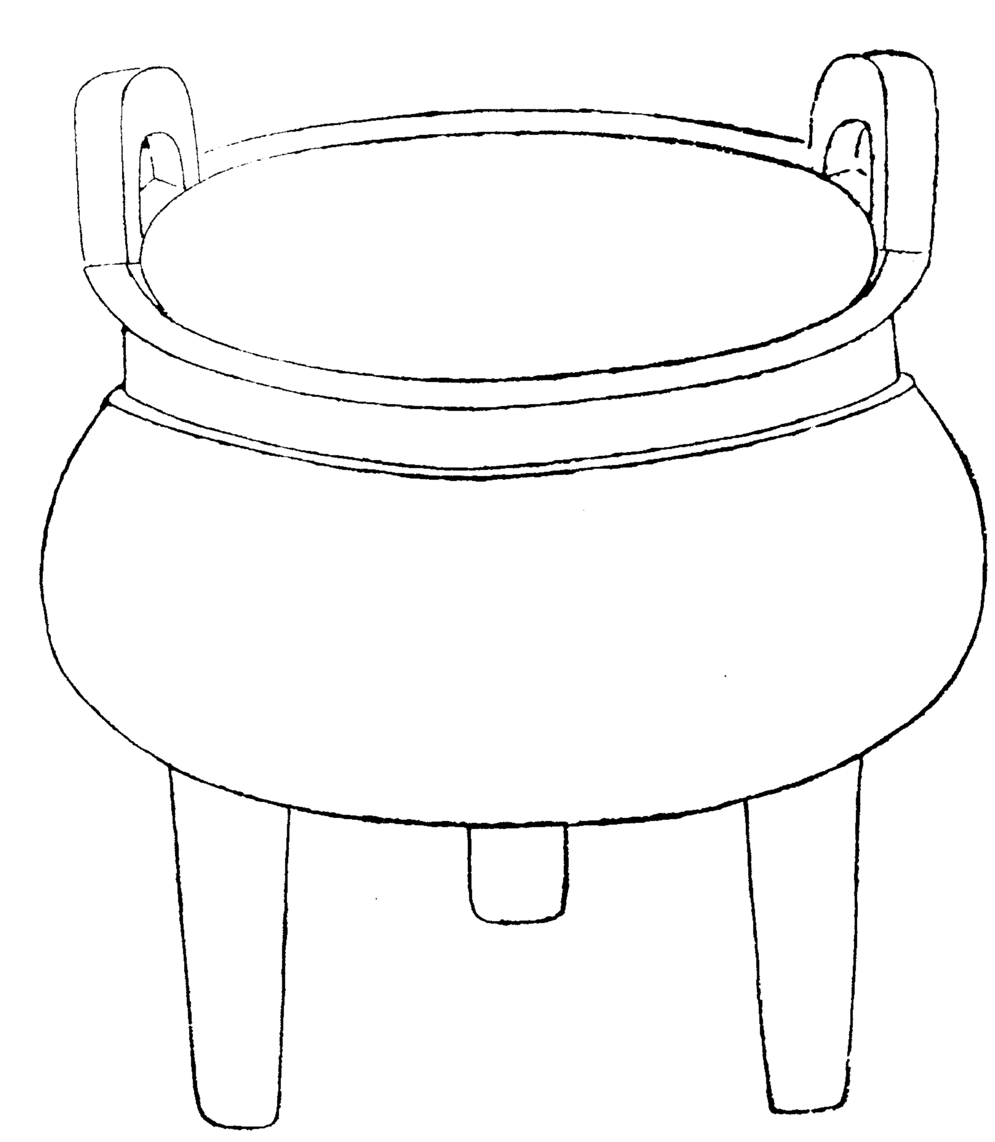


旗單冏父乙

右高六寸八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深四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七分闊四寸四分腹徑長五寸六分闊四寸三分容三升有半重六斤十有二兩四足銘五字昔叔向嘗謂單靖公曰吾聞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又曰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以佐王室則單者周之族而為周之卿士者也曰旗者穆公旗也而此鼎銘乃曰父乙蓋乙非獨為商之號如齊有乙公周之彝亦曰父乙則乙者豈囿父祖之名乎

周益鼎





益作
寶鼎

右高五寸耳高一寸闊一寸一分有半深三寸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四分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四字曰益作寶鼎曰益者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復有文公益未知孰是蓋作鼎彝必有大勳德而後有之梁氏文公正其人耳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二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三

鼎三 二十器

周

叔液鼎 銘二十三字

單從鼎 銘五字

舉鼎 銘一字

咸君鼎 銘七字

鮮鼎 銘一字

伯郜父鼎 銘一十八字

節鼎 銘一字

仲偁父鼎 銘三十五字

大叔鼎 銘四字

齊莽史鼎 銘一十九字

乙公鼎 銘一十一字

娟氏鼎 銘一十三字

寏父鼎 銘八字

尨生鼎 銘一十六字

絲駒父鼎 銘九字

豐鼎 銘六字

師秦宮鼎 銘四十七字

子父舉鼎 銘三字

䜌鼎蓋 銘六字

宋夫人鼎蓋 銘八字

周牀液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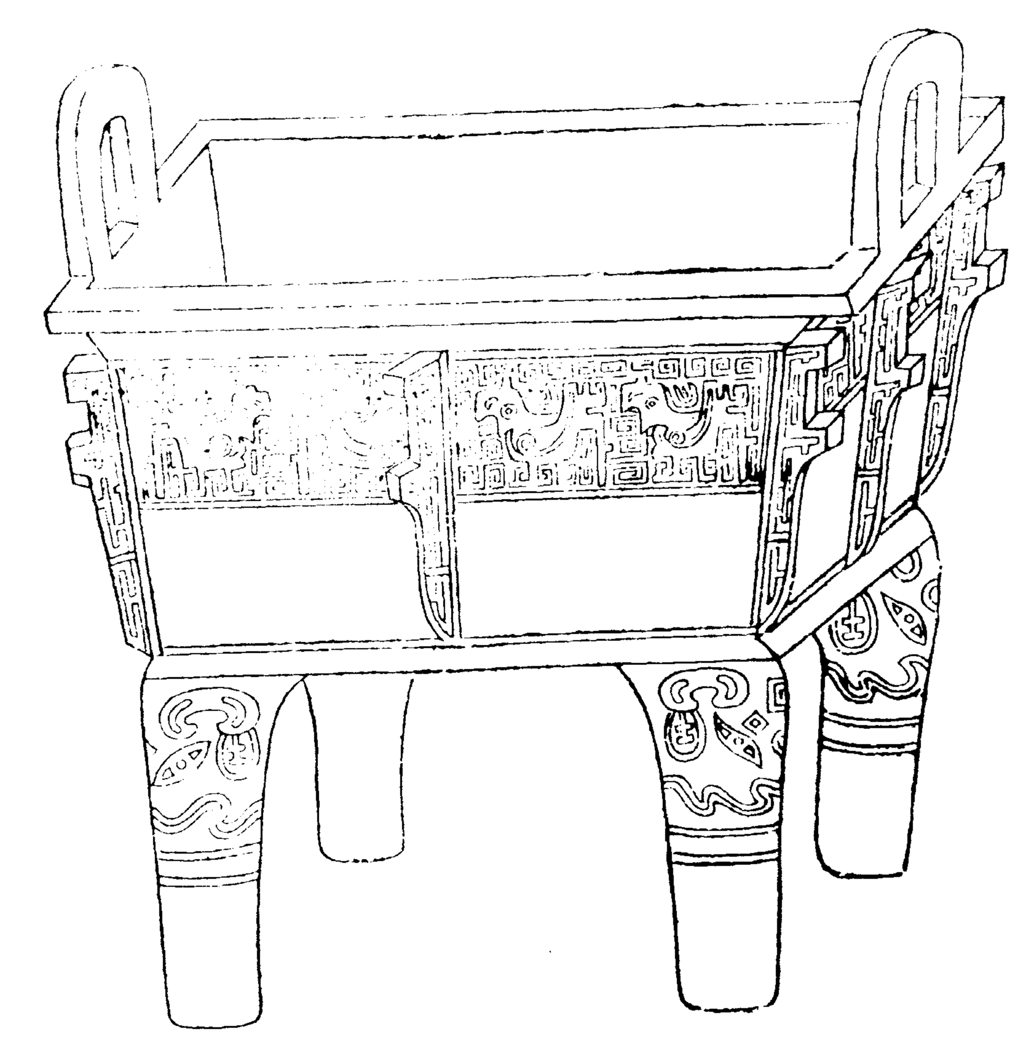




惟五月庚申
牀液自作餗
鼎用蘄眉
壽萬年無疆
永壽用之

右高六寸四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四分深四寸口徑六寸二分腹徑七寸一分容五升重六斤四兩三足銘二十三字曰叔液考諸前代牀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語記周之八士則有牀液焉豈其族歟是器耳作雷形純緣飾以立螭足作蹄狀形制篆鏤皆周制也

周單從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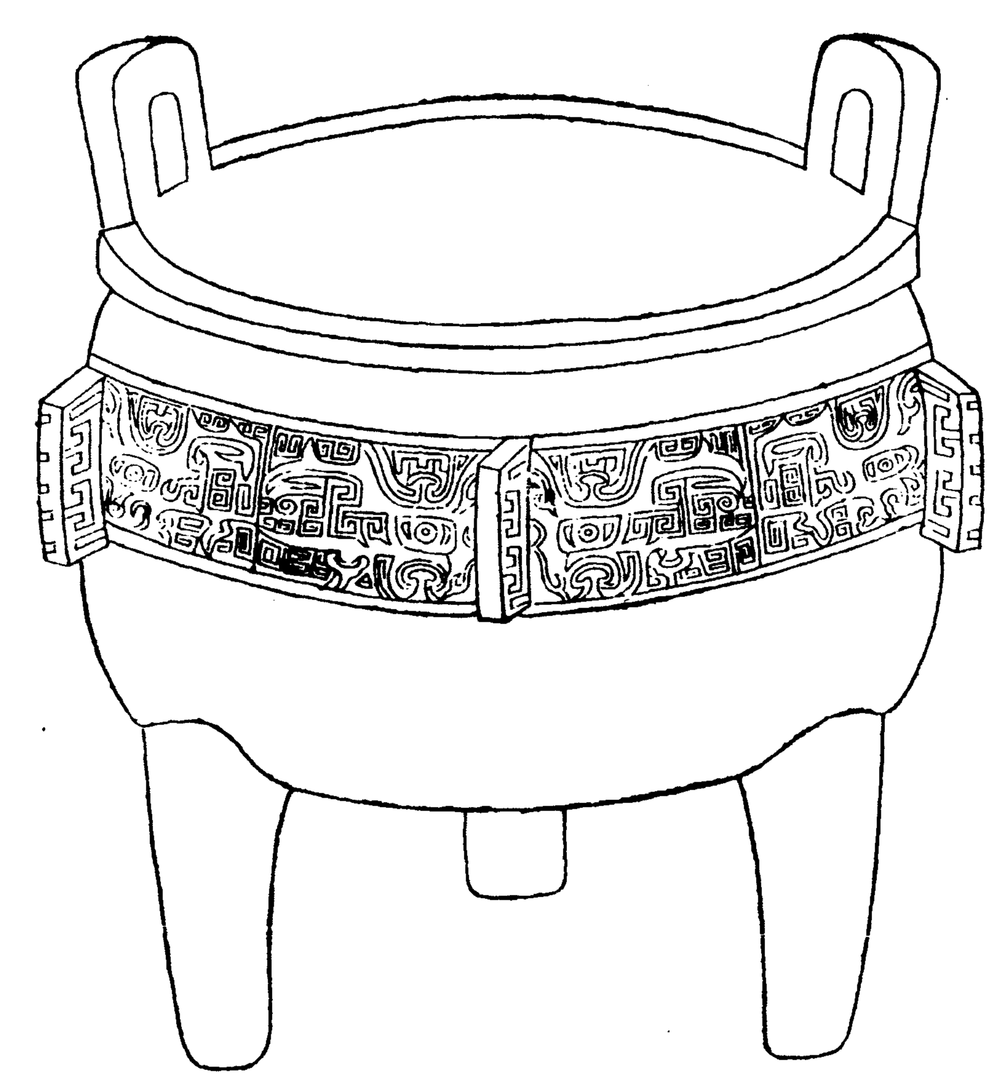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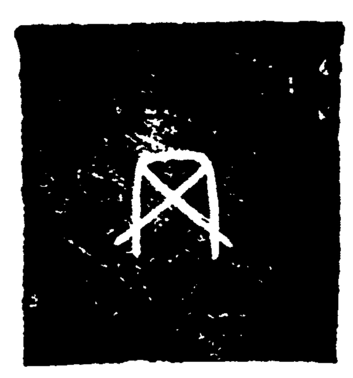


單冏作從彝

右高四寸七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三分深二寸三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一寸三分腹徑長四寸一分闊三寸容一升一合重二斤十有四兩四足銘五字曰單景作從彝周有單子歷世不絕有襄公頃公靖公獻公穆公凡數世特景者不見諸經傳是器鼎也而曰彝蓋彝言其常曰從則如品之有從亦有所謂陪鼎者是也此鼎兩耳方而四足上飾獸面腹上有雙鳳形間以雷紋鳳之隱顯與夫雷之動作皆以其時著之紋飾豈徒為哉

周舉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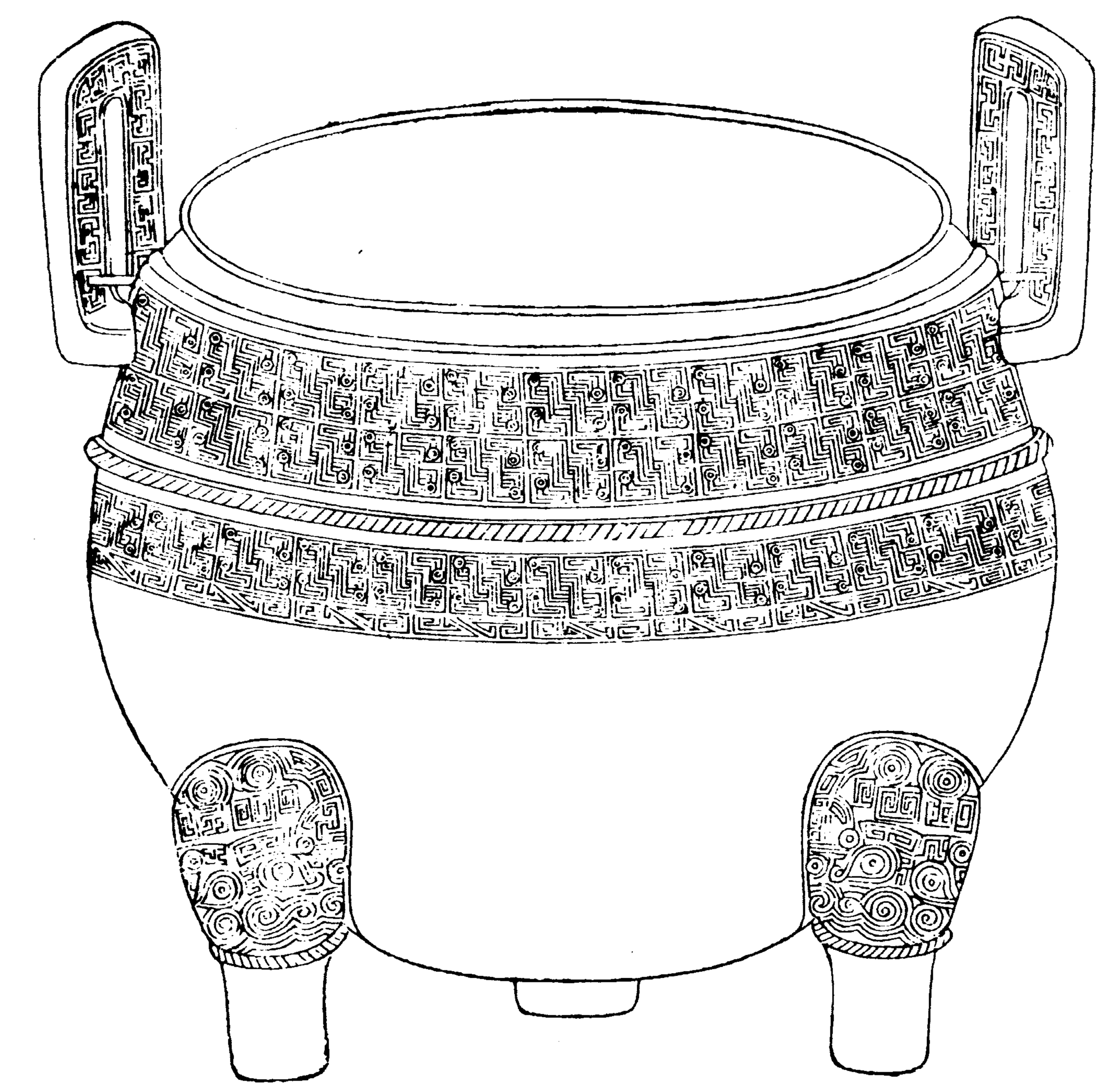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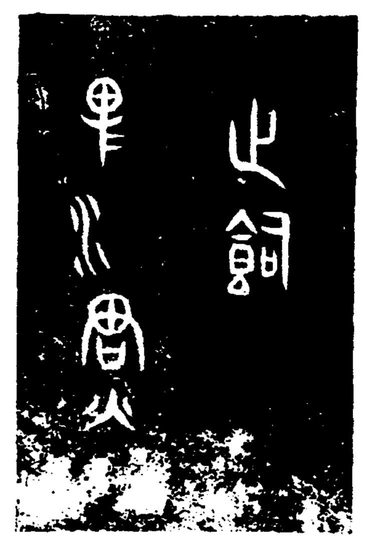
舉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四分深五寸七分口徑七寸九分腹徑九寸容一斗一升三合重十有三斤二兩三足銘一字曰舉器之銘舉者非特是鼎若父癸尊而銘之曰中舉李公麟得古爵於壽陽而銘之曰己舉王俅得古爵於洛而銘之曰丁舉其有見於銘者如此若杜舉洗而揚觶以飲平公因謂之杜舉則又見於獻酬之制此銘一字曰舉義有在於是歟觀其製作耳足與腹皆純素不設文鏤而三面有饕餮狀間之雷紋銘與商器皆近似而文過之周初器也

周威君鼎



卷三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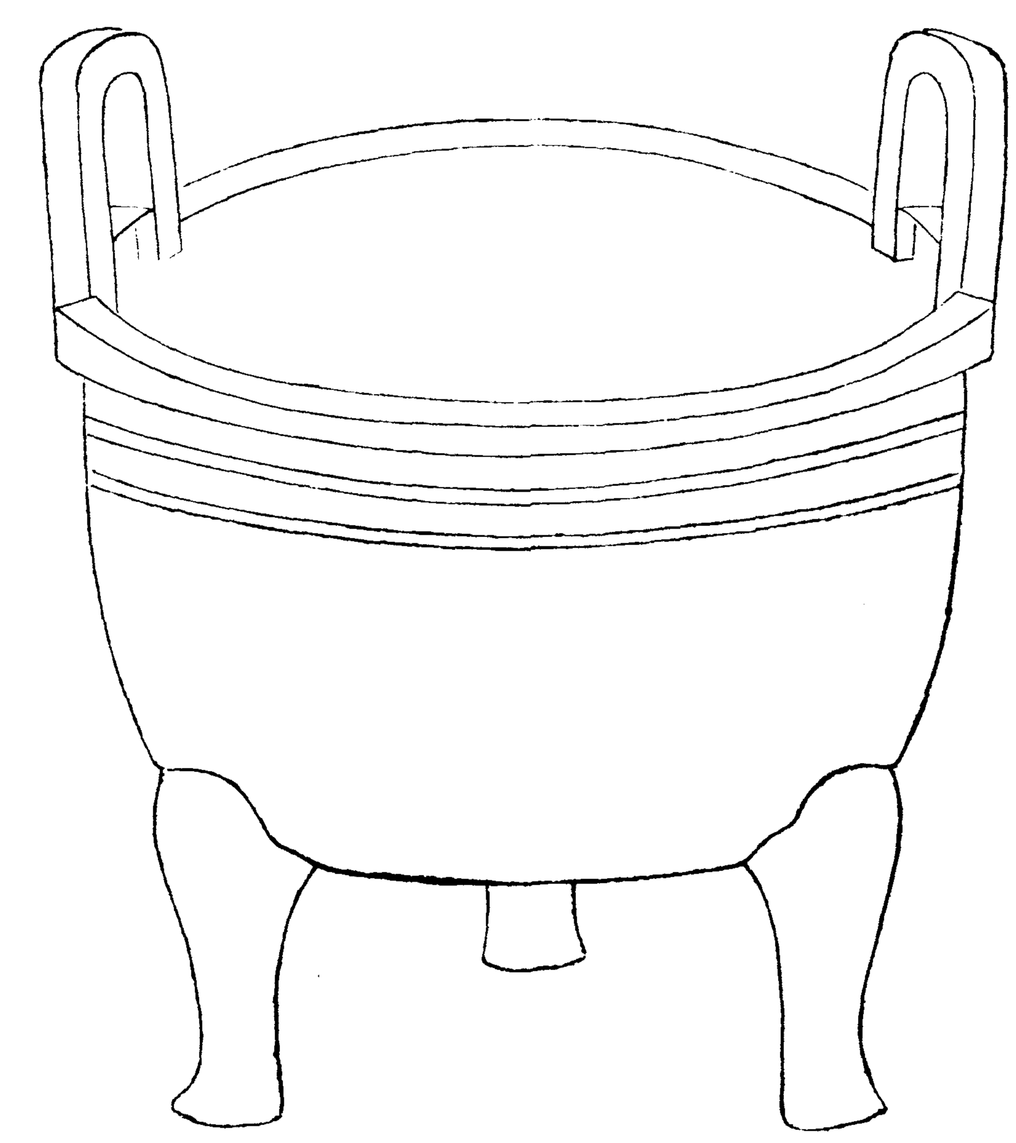


之飼鼎
威汈君光

右高六寸八分耳高二寸四分闊二寸二分深五寸九分口徑七寸八分腹徑八寸六分容一升五合重八斤有半三足銘七字曰威汈君光之飼鼎者威汈君考諸經傳無所見然飼鼎者質之鼎彝有曰餗鼎取易覆公餗之義有曰饙鼎以為滫飯之器此曰飼者蓋飼糧也王安石以謂行食為糧是鼎得非用之於行食耶腹間作蟠虬耳飾以雲紋足皆狀獸字畫與許子鐘切類乃周末之物但闕其蓋耳

卷三 一〇

周鮮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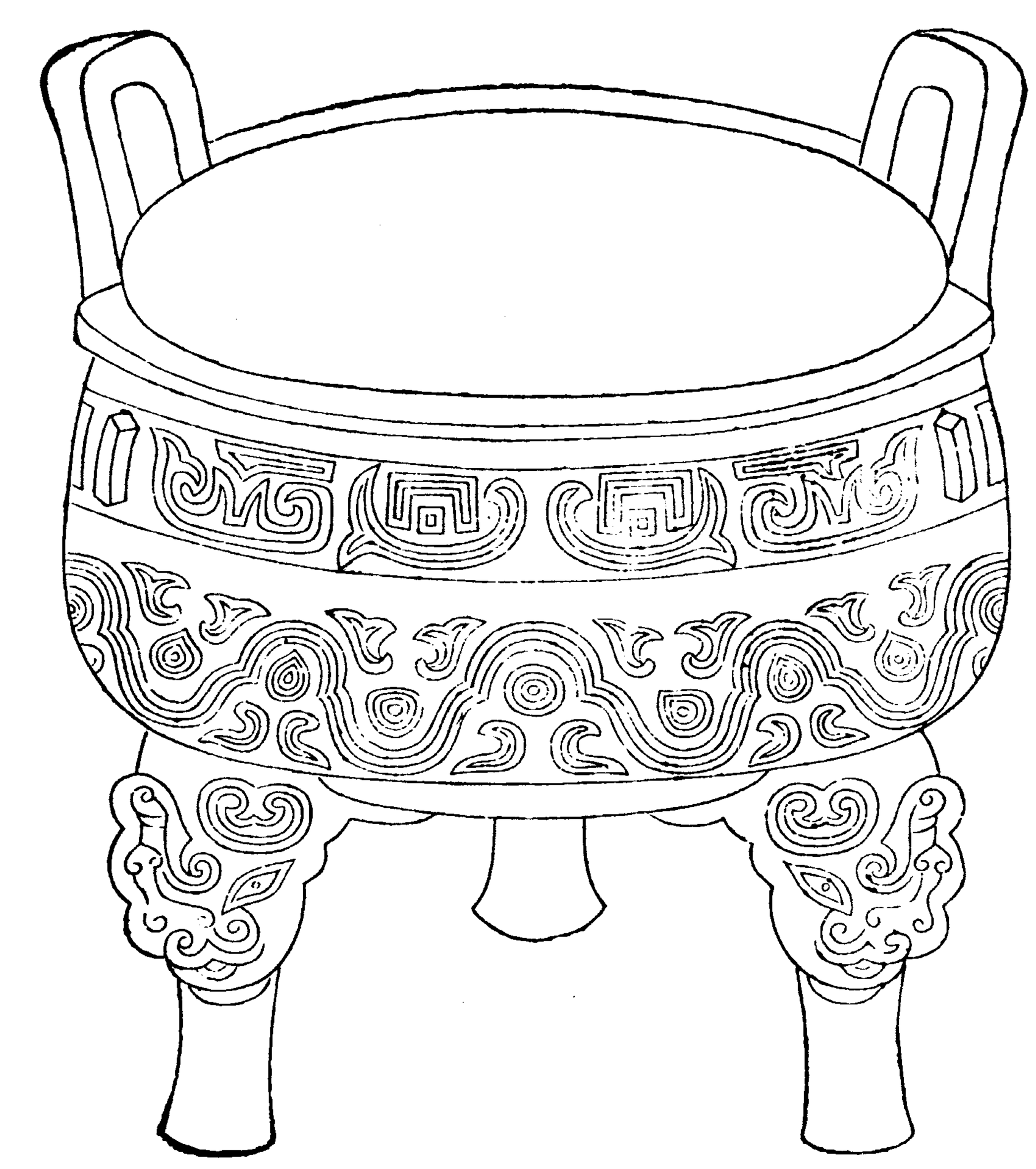




鮮

右高一尺四寸九分耳高四寸二分闊四寸八分深一尺一寸口徑一尺六寸腹徑一尺七寸五分容七升三合重五十八斤三足銘狀一魚形按詩言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與夫混元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蓋烹鮮之術止於嚴水火之齊無所用力是鼎煮烹飪奉薦享則烹鮮有職於此故因其魚形而以鮮名之且商之鼎彝多取象於物此鼎周器款識簡古不加紋鏤為一魚形豈周因於商禮去商未遠餘風猶存耶不然何以純素如此

周伯䣄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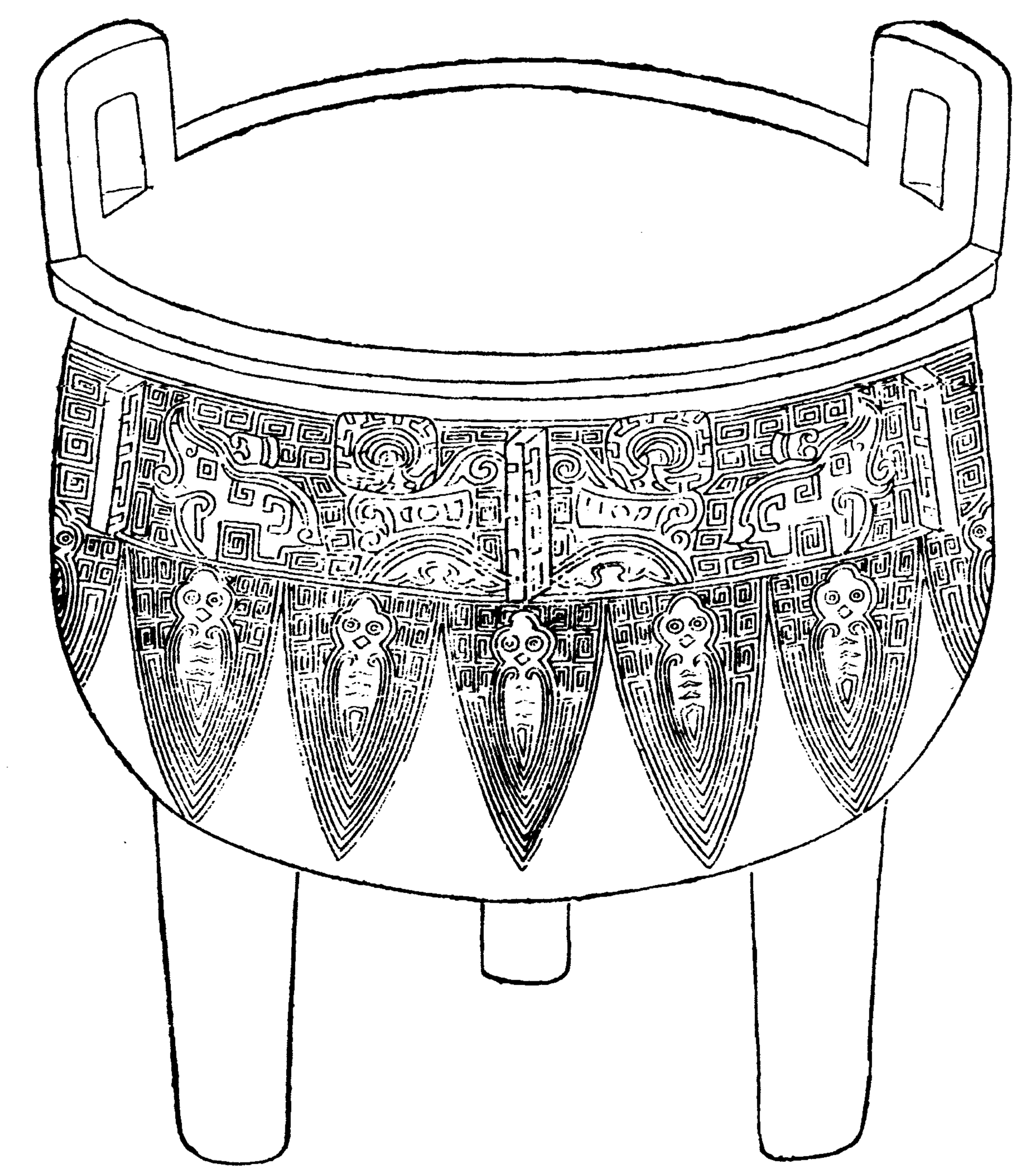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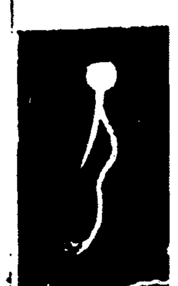


晉司徒伯䣄父
作周姬寶尊鼎
其萬年永寶用

右高六寸二分耳高一寸九分闊二寸深四寸一分口徑八寸腹徑七寸八分容六升一合重六斤有半三足銘十有八字曰晉司徒伯䣄父按晉以僖侯諱司徒故廢司徒為中軍稽之周歷晉僖侯之元年實周共和之二年推而下之至周平王之四十八年魯隱公始居攝蓋百有餘年矣孔丘作春秋斷自魯隱始則前乎此列國雖有名卿大夫往往無復考按是以伯䣄父之名不見於經傳此鼎以獸飾足腹間著以蟠螭兩耳純緣皆素𡢁有古風殆成康時物也

周節鼎





節

右高六寸六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八分深四寸三分口徑六寸三分腹徑六寸六分容四升七合重六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曰節未詳其為誰疑其名也是鼎耳足純素純緣之下起六觚稜為三獸面以蟠夔雷紋為飾腹間又作垂花中著以蟬紋蟲鏤精巧其色瑟瑟寔晚周精工所致也

周仲偁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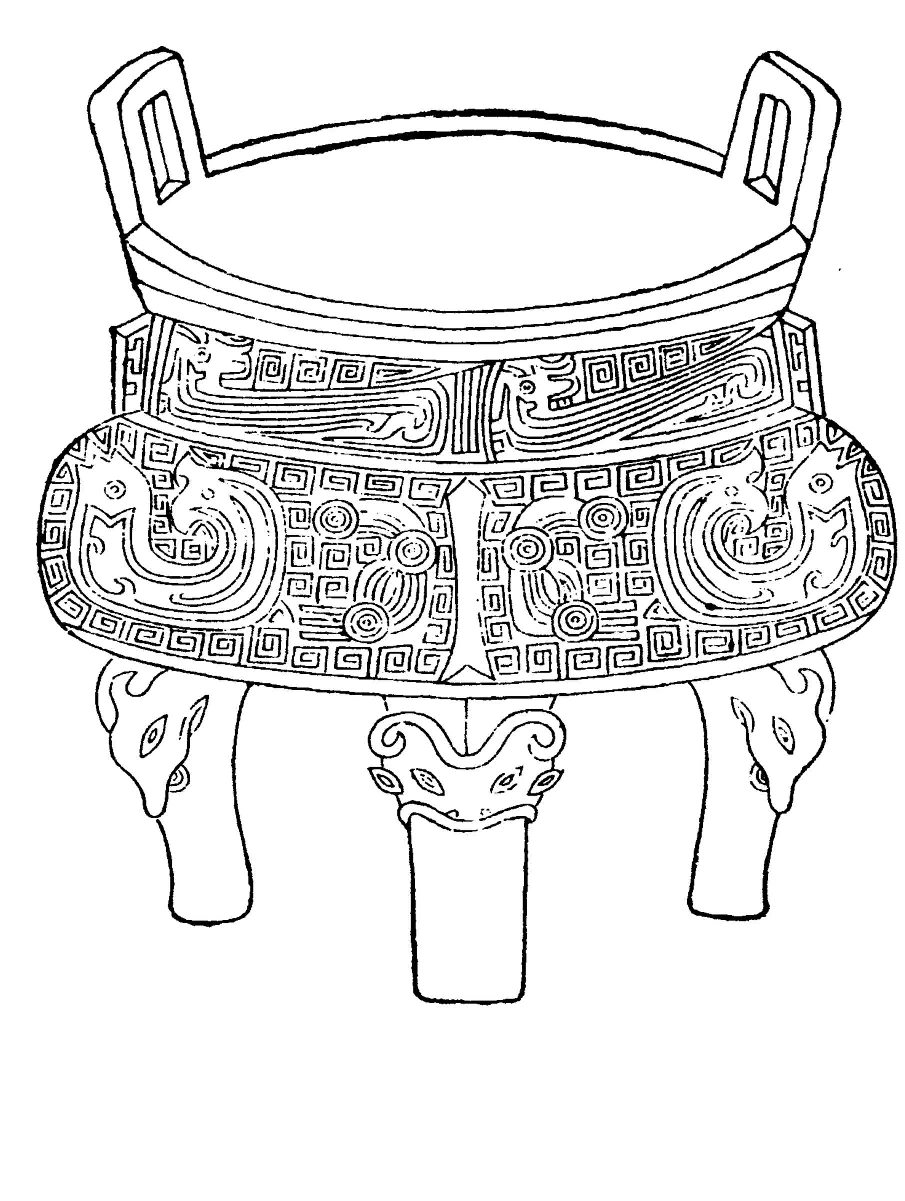




惟王五月初吉丁亥
周伯𨑋及仲偁父
伐南淮鄁孚金
用作寶鼎其萬
年子〻孫〻永寶用

右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三分深五寸五分口徑五寸五分容一斗二升重十有二斤三足銘三十五字夫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故凡彝器名物非下可得而專若召虎之平淮夷宣王用以昭有功則於是釐爾圭瓚秬鬯一卣伯皐及仲偁父有伐南淮之勳則賜作寶鼎乃其宜也曰伯仲則又言其昆弟也詩曰伯氏吹壎指昆弟耳昆弟皆知移孝以事其君於是有南淮之烈豈周室之作人其盛有見於斯耶其銘諸盖所以昭之也

周大叔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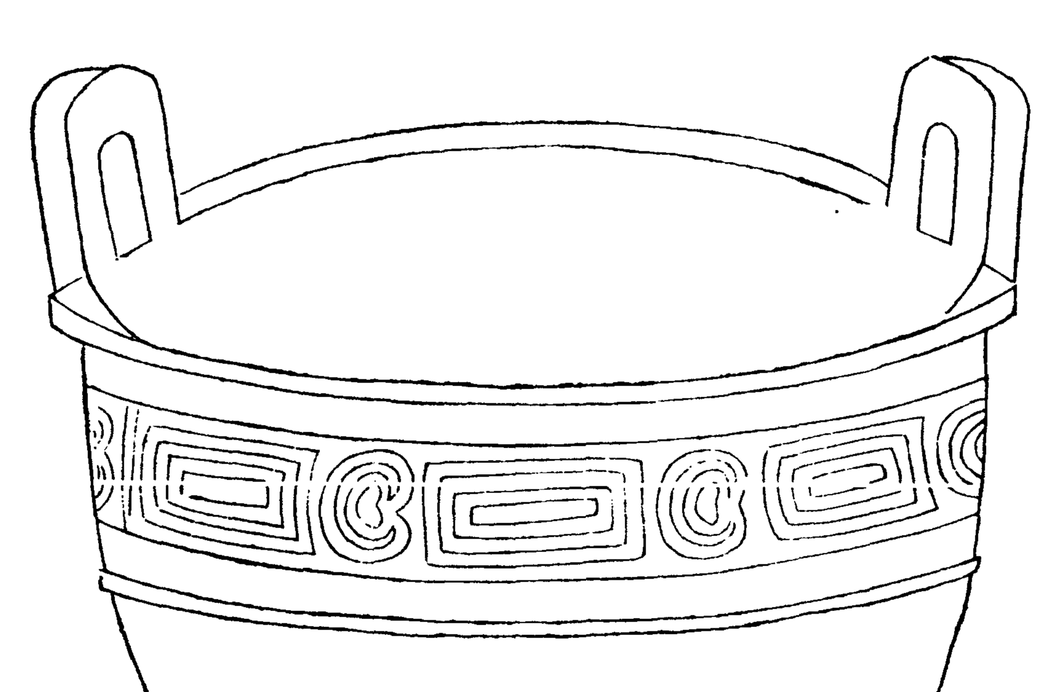


大叔作鼎

右高三寸九分耳高一寸闊八分深二寸二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四寸四分容一升重一斤十有三兩三足銘四字按春秋隱公元年書鄭伯克段于鄢蓋鄭伯者鄭莊公也莊公弟有曰共牀段者嘗請京使居之因謂之曰京城大牀則大牀者莊公之弟耳大牀彊跋遂繕甲兵以襲鄭而公伐京焉大叔入于鄢公又伐鄢故春秋書其惡以為昆弟之戒

而詩人有曰大牀于田以刺其多才而好勇者是也然則是器乃大牀居京而作之耳其為周器可知

周齊莽史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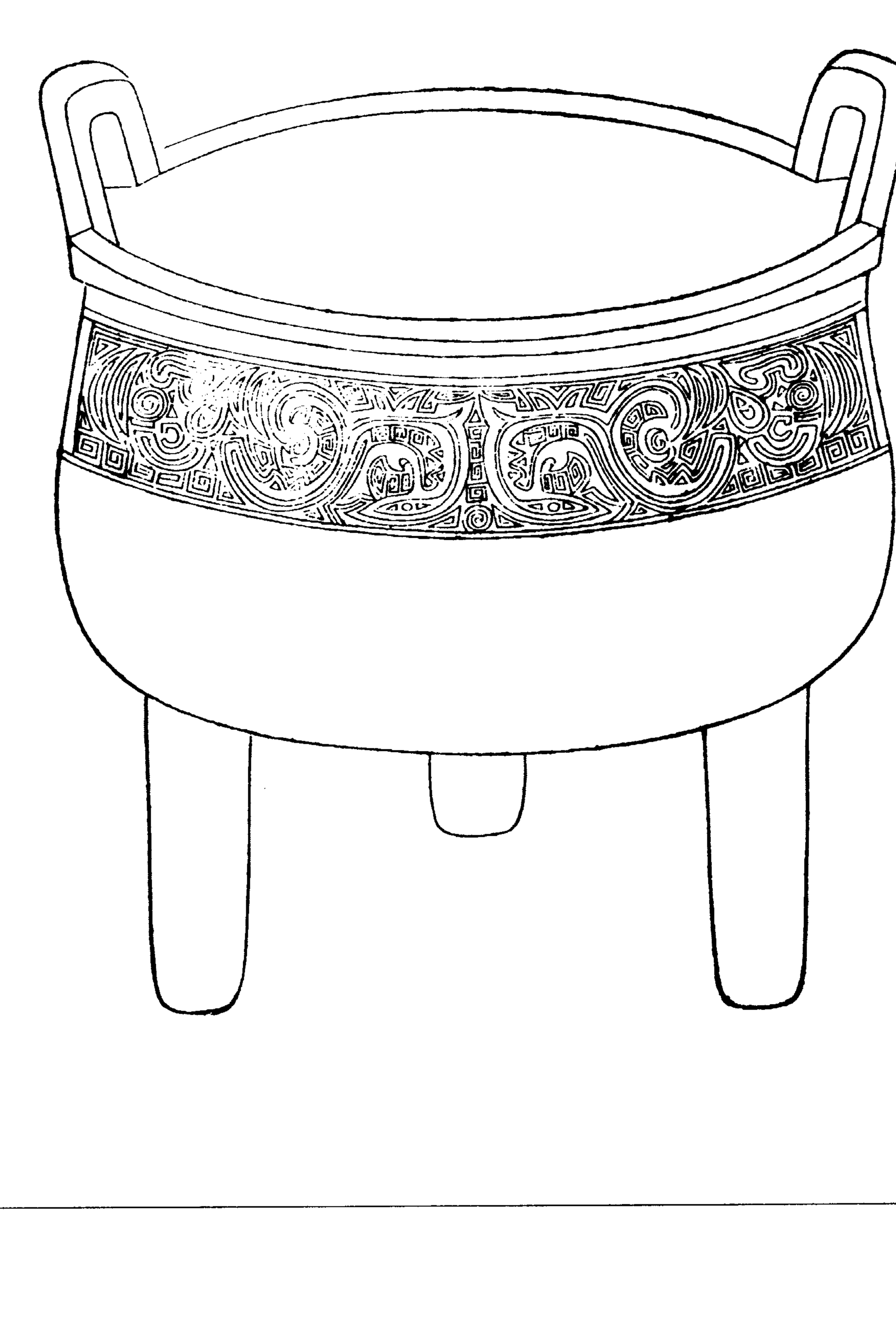


齊莽史喜作
寶鼎其眉
壽萬年子、
孫、永寶用

右高六寸八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二寸深四寸六分口徑七寸八分腹徑七寸九分容七升重八斤四兩三足銘一十九字曰齊莽史喜則古者太史順時覛土是為農官曰莽則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故知莽為史之職也喜疑其為名若詩所謂田畯至喜則畯亦立農之官喜或以為田畯至喜之喜商父

乙鼎曰辰見北田作冊友史亦史以田言之故知為莽史明矣是器耳緣著雲雷之紋足作蹄狀文鏤增華寔周器也

周乙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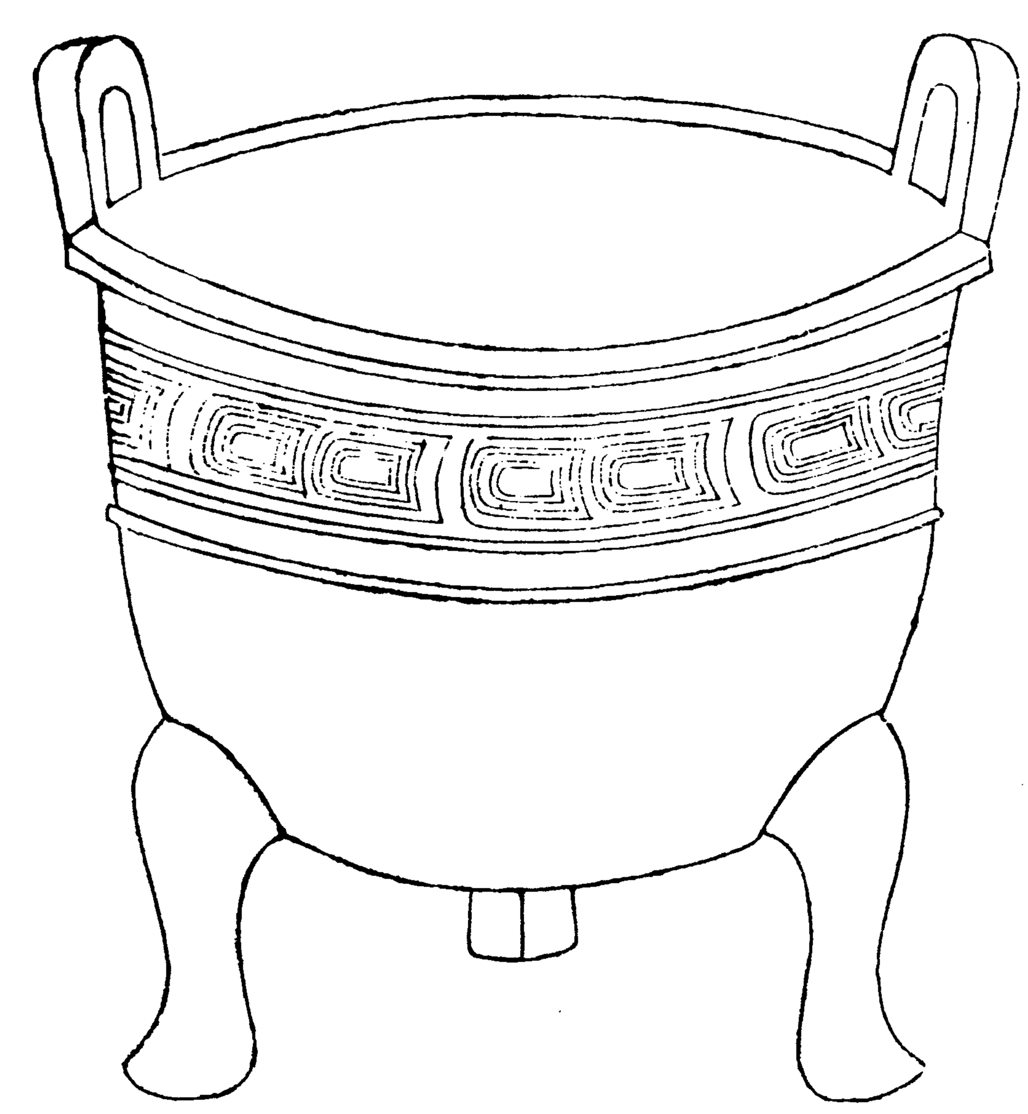




乙公作尊鼎子子孫孫永寶

右高一尺耳高二寸闊二寸二分深六寸九分口徑一尺一寸一分腹徑一尺一寸三分容二斗有半重一十九斤十兩三足銘一十一字按史記齊世家太公卒百有餘年乃有乙公得立則所謂乙公者太公之後而君於齊者也觀其器蝕缺成痕蓋非周初上齊之品其亦不純於古矣

周娟氏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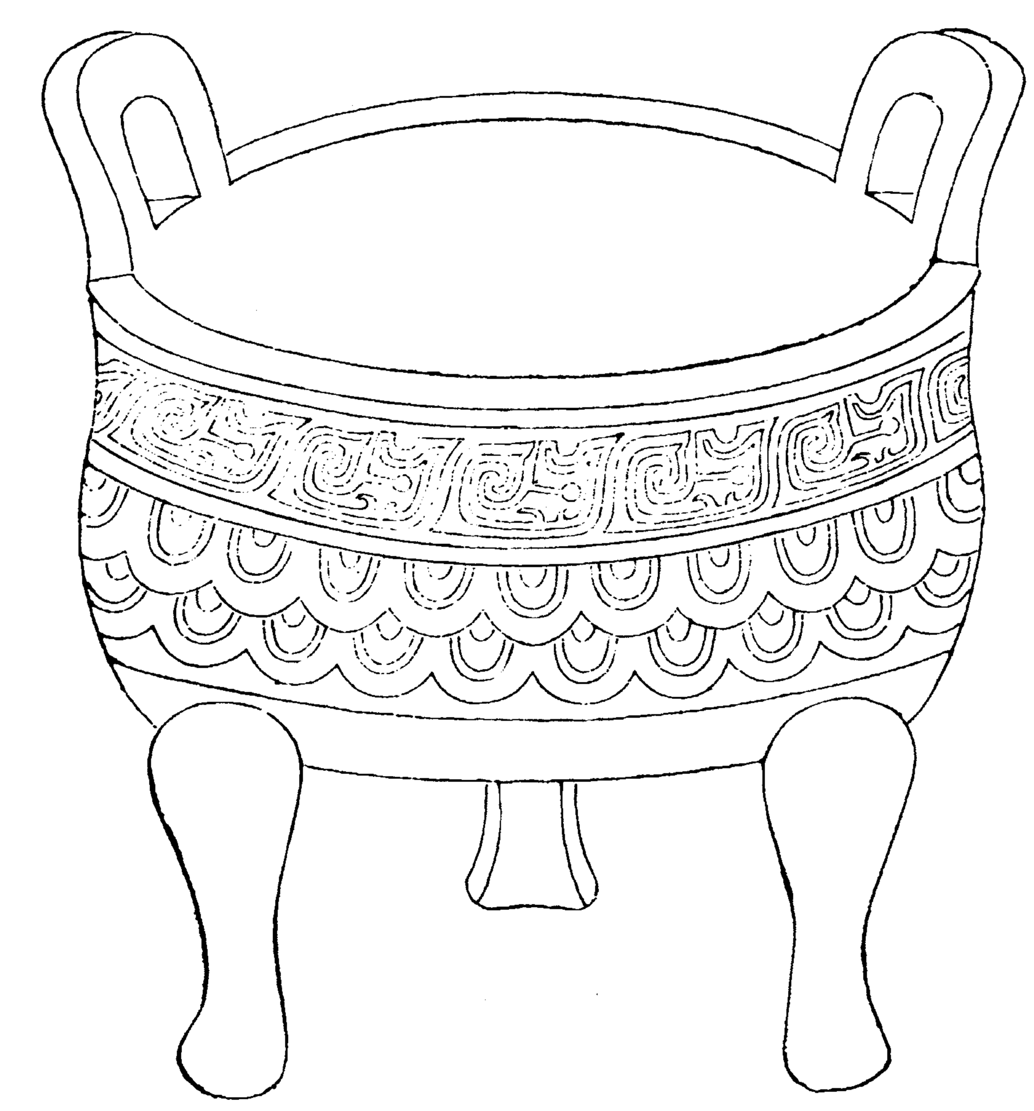




叀作散伯
娟氏〇鼎
永寶用〇冊冊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二寸闊一寸八分深六寸有半口徑一尺五分腹徑一尺容一斗六升四合重一十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一十三字按許慎娟通作妘祝融之後姓也富辰有曰𡛩妘而韋昭以妘為妘姓之女今散伯雖於傳無見蓋亦祝融後姓而𡛩妘之族歟卌冊也許慎謂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符命也諸侯受命於王者故尊鼎之間類多作此

周寏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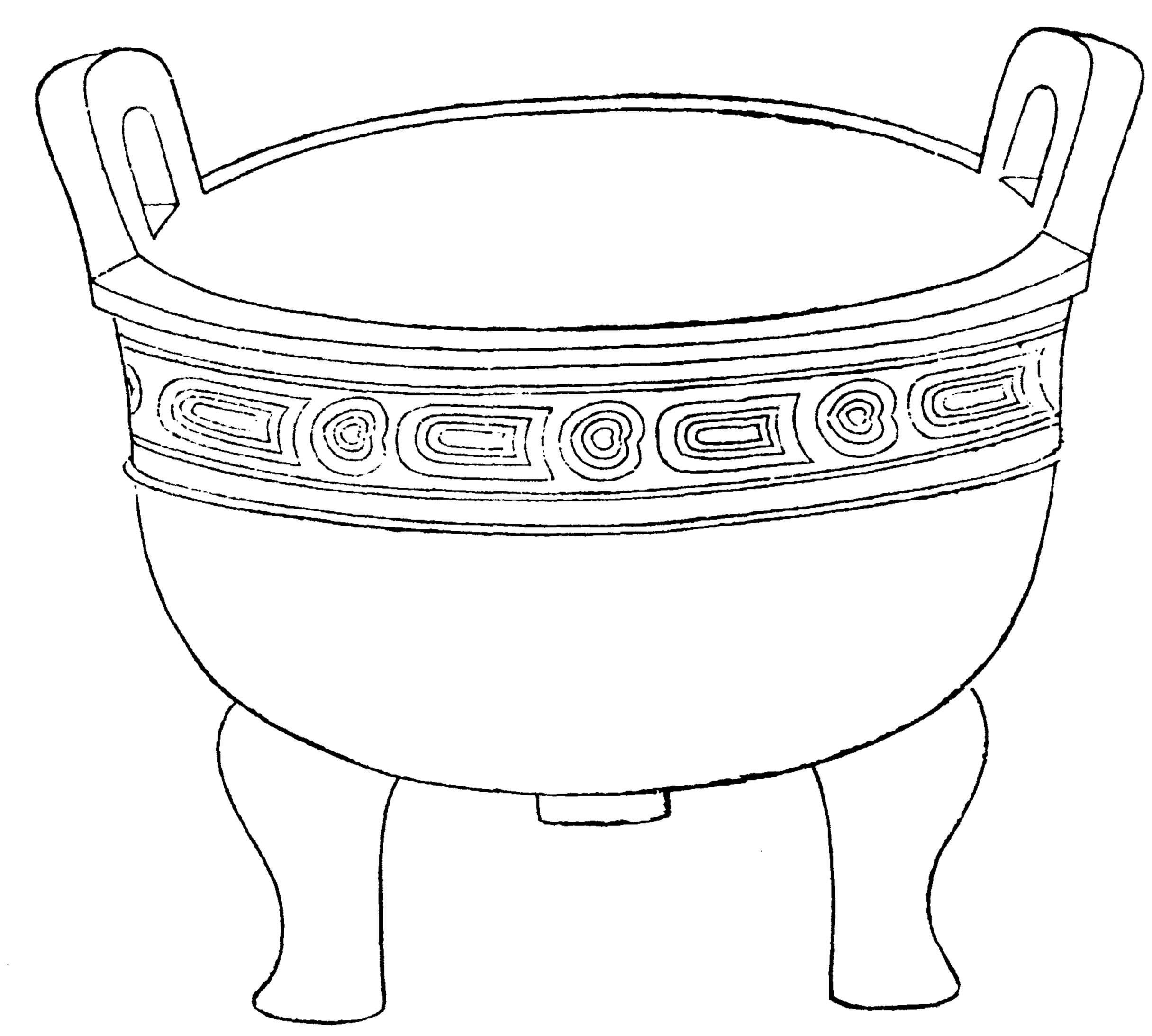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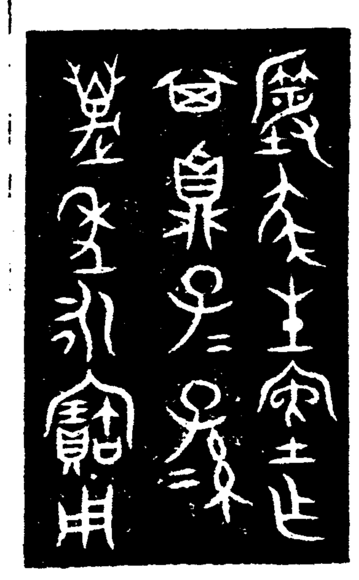


師寏父作
季姞尊鼎

右高六寸三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七寸七分容五升有半重六斤三兩三足銘八字師寏父於經傳無所見惟周有簠蓋銘曰姬寏母而此曰師寏父豈非作簠者寏之母而作鼎者寏之父耶姬言其姓師舉其官耳吉姓也左氏外傳有曰伯吉義毋作匜有曰仲吉而此曰季吉殆其族耶謂之尊鼎與魯公作文王鼎而曰尊彝同意

周尨生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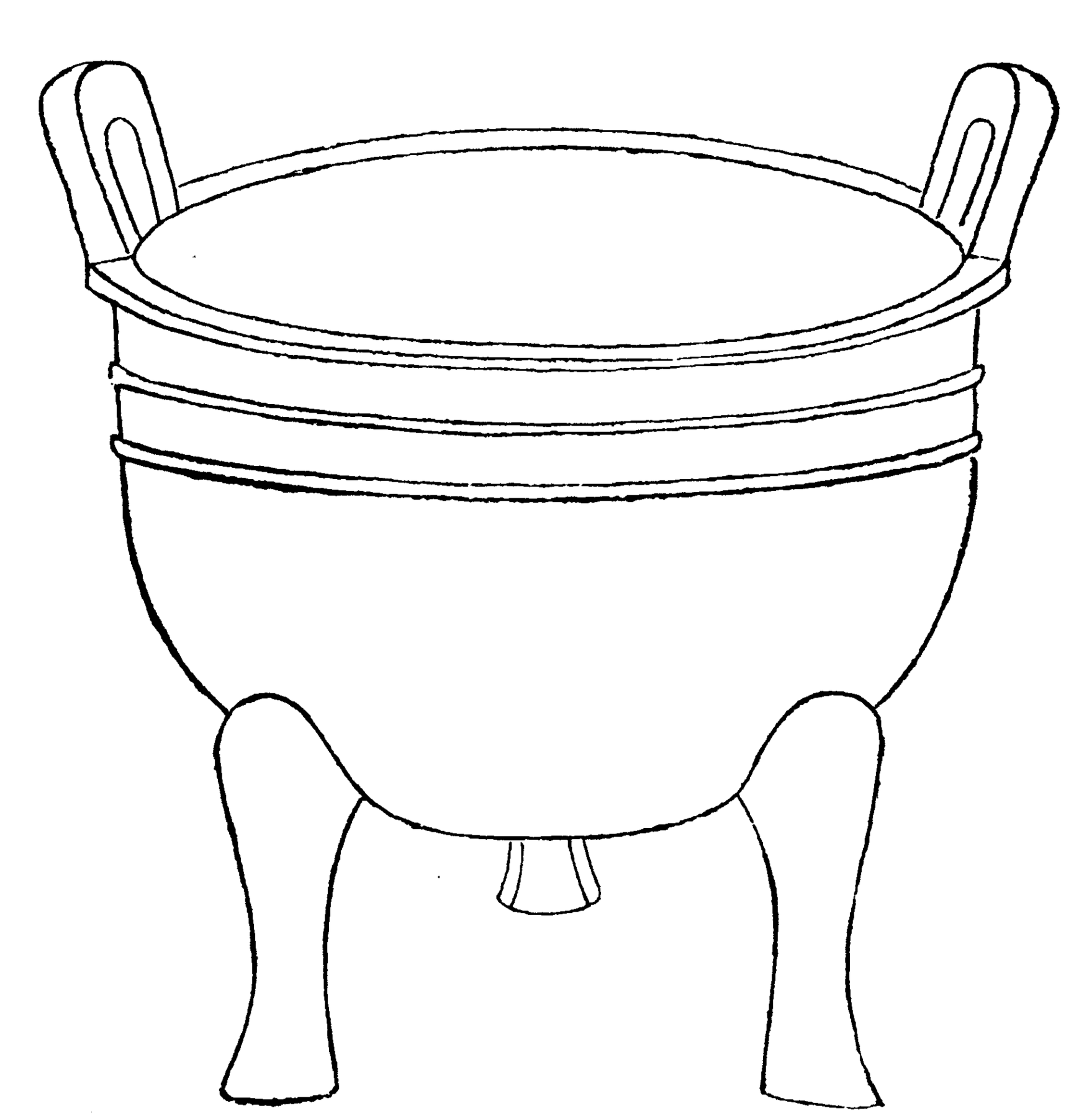




○尨生室作
其鼎子〻孫〻
萬年永寶用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二寸闊一寸五分深四寸九分口徑八寸六分腹徑八寸五分容八升七合重九斤三足銘十六字按左傳后羿有臣曰尨圉鄭有大夫曰公子尨此鼎雖古而款識曰年已非有夏之制則尨不可為尨圉殆所謂公子尨耶謂之生亦猶齡敦曰屈生之類是歟

周絲駒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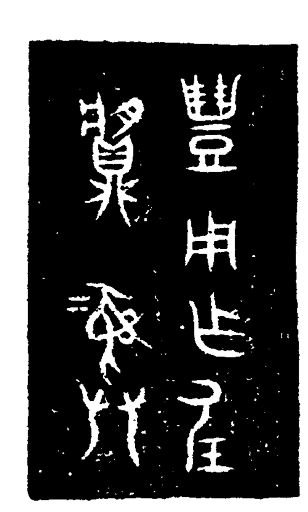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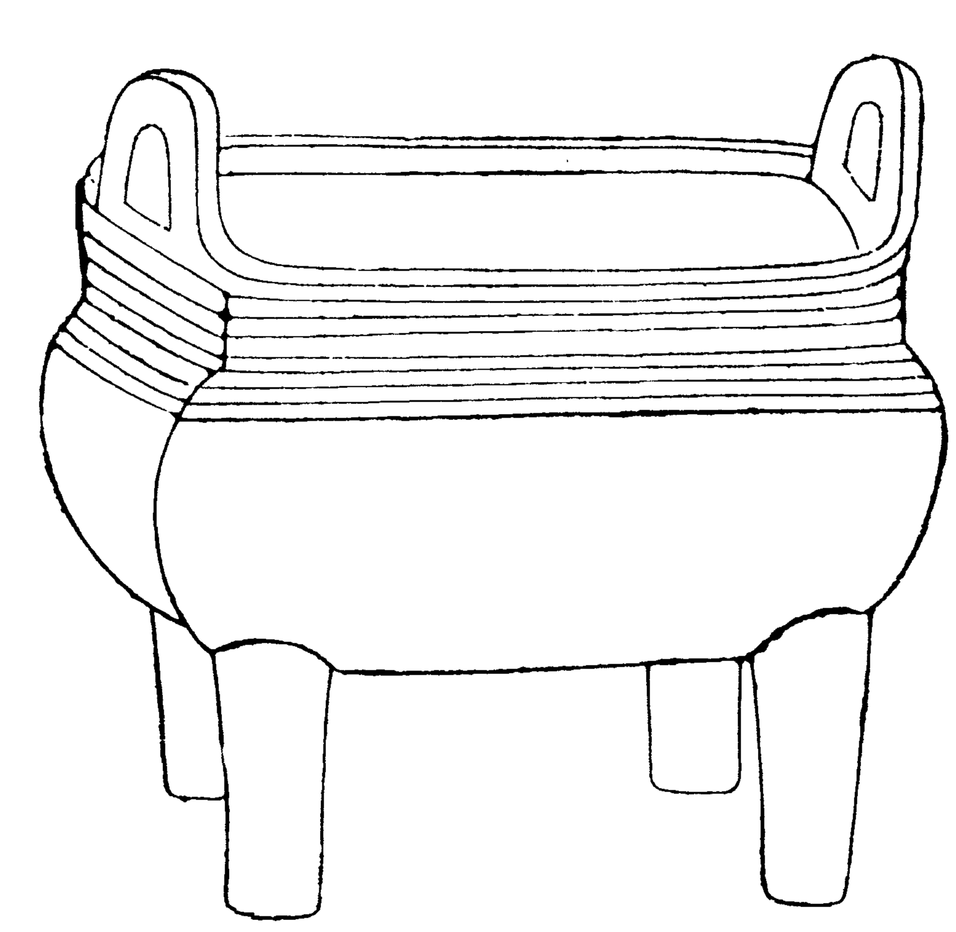
絲駒父作
旅鼎永寶用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二寸深四寸六分口徑八寸一分腹徑七寸九分容六升七合重五斤十有五兩三足銘九字曰絲駒父作旅鼎永寶用絲字頗漫滅未詳曰駒父則今所藏敦有仲駒父作仲姜敦左傳則有駒伯為郤克軍佐駒其姓也有公子駒奔衛則駒其名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為姓耶曰旅鼎則燕禮所謂士旅食左傳所謂庭實旅百之旅也通體純素而商之簡古猶存特銘款加詳知周物也

周豐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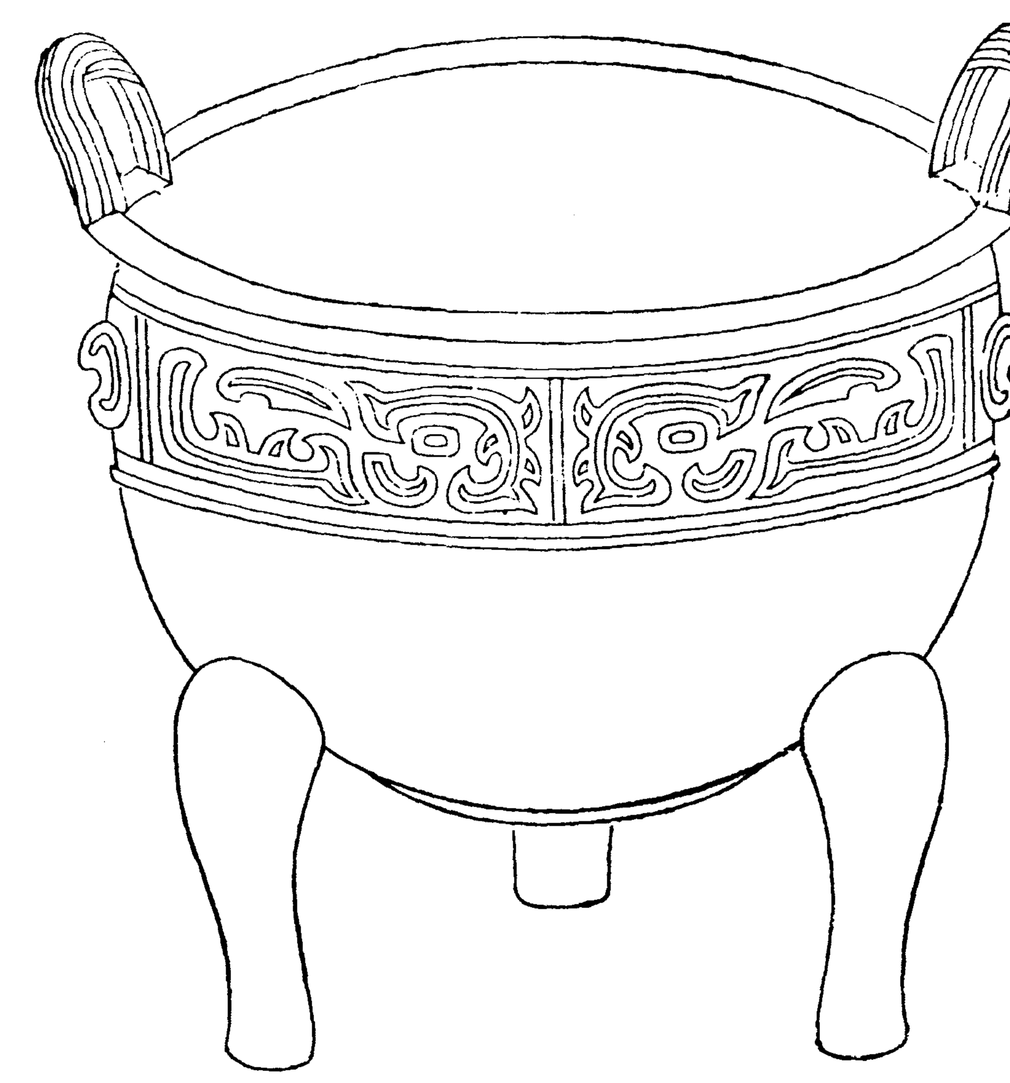


豐用作玫
䵼彝



右高三寸二分耳高八分闊八分深一寸九分口徑長三寸二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三寸九分闊三寸三分容七合重一斤二兩四足銘六字曰豐用作玫䵼彝豐名也凡彝器不可得而專有必賜於君然後敢製焉謹君命而銘之故於是書其名是器如簋比它器為特小然銘文典古三代物也

周師秦宮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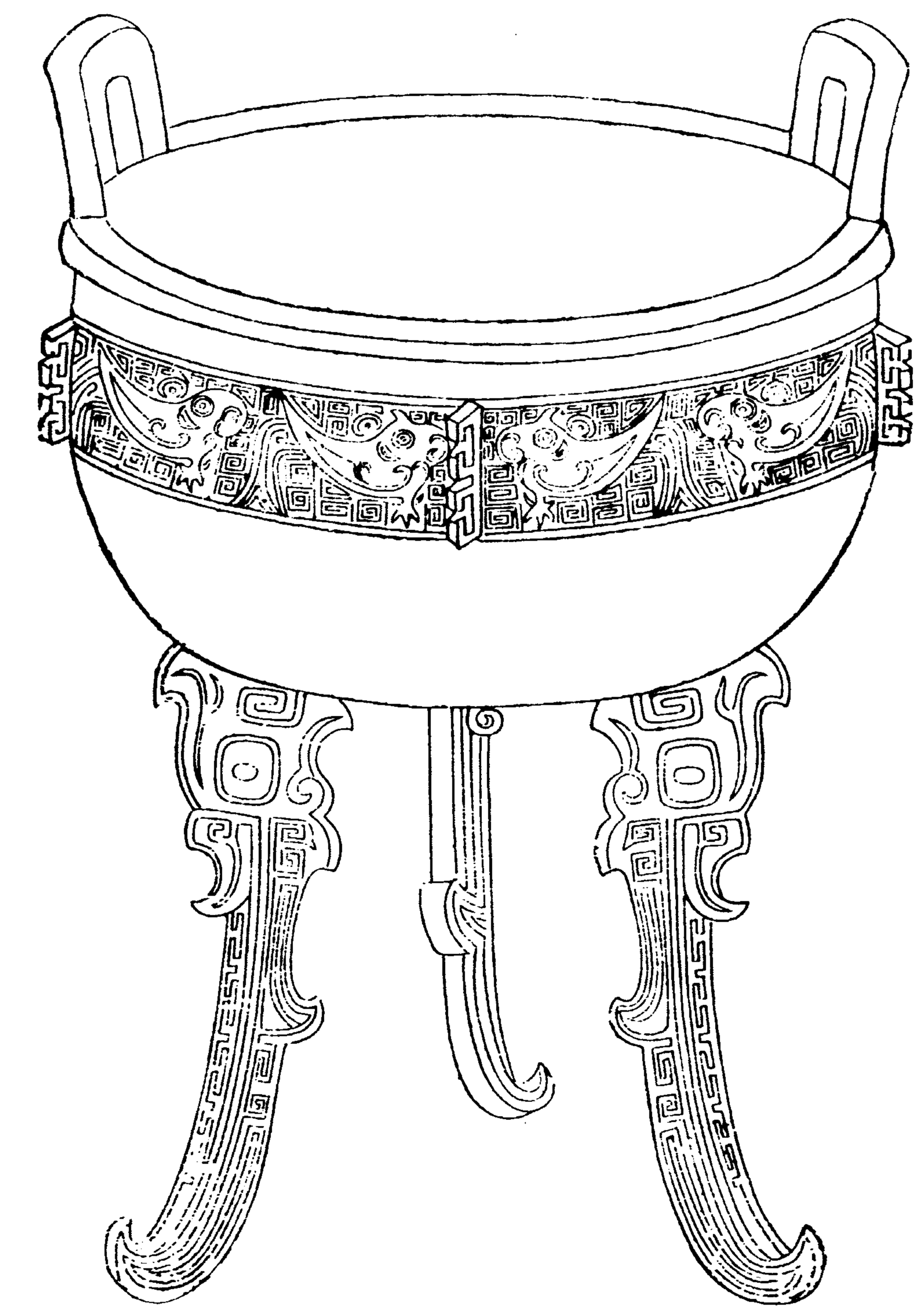




惟五月既望王○
○于師秦宮王格
于享廟王○錫○
○○○○○○○
敢對揚天子丕顯
休用作尊鼎○其
萬年永寶用

右高一尺耳高二寸五分闊二寸六分深七寸二分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容二斗重十有七斤銘四十七字磨滅不可考者十有二字曰惟五月既望者猶書朏望生明生魄以紀時紀日也其曰師秦宮則師秦之宮以名其人猶師遣師毀也王格于享廟而有錫焉則錫命而賞于祖也臣受命于君則當有以對揚之詩曰對揚王休書曰對揚天子之休命此言敢對揚天子丕顯休蓋亦如是矣然後可以作鼎保用而祝之以萬年為詞云

周子父舉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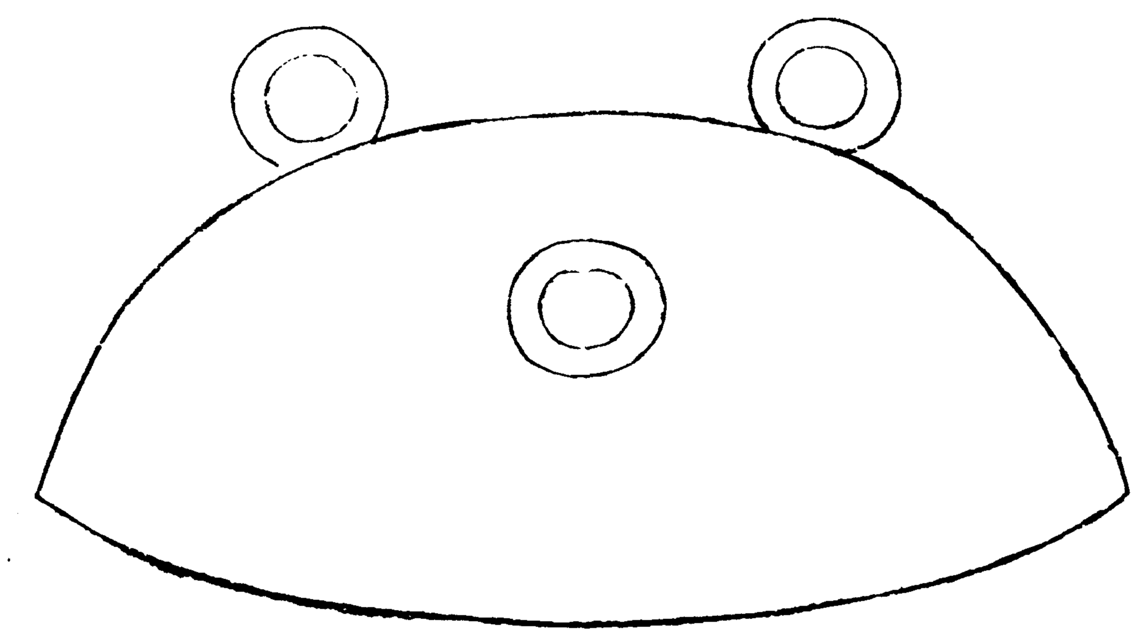




子父舉

右高九寸四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一寸九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二分腹徑六寸五分容四升六合重六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三字是器耳與腹皆素純緣之外以夔龍雷篆間飾足亦作夔狀比他鼎形制為特高銘曰子父按古者父為大夫子為士則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則葬以士祭以大夫是祭父皆從其子而鼎者祭所用之器又以銘表著其祖　之美故祭統曰鼎有銘自名者也是鼎也銘雖無文而特以子父識之其下又為舉字蓋取其以手致而與人之意則知用之於父盡力以致享而不敢虛美其先者也

周欒鼎蓋





宋公欒
之餗鼎

右高一寸八分深一寸四分三圜環各徑圜一寸重二斤十有三兩銘六字曰宋公䜌之餗鼎且春秋帝乙之後微子為宋公都商丘大辰之墟自微子至景公蓋三十六年獲麟之歲景公者名欒是所以為宋公欒也作餗鼎者食器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則銘以餗亦以為飲食之節而已今所藏一鼎銘曰王命敚䜌一鼎曰䜌女皆一時物也然二器皆名之周蓋微子得用先王禮樂於周為客是宋也而謂之周

宋夫人鼎蓋





宋君夫
人之餗
釪鼎

右高一寸九分口徑六寸八分重二斤七兩銘八字曰宋君夫人之餗釪鼎古者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此言宋君夫人者邦人稱之也餗鼎實也猶易鼎卦之言公餗也惜乎不得其全考諸款識有曰宋公欒之餗鼎者而此謂之宋君夫人其字畫又切相類殆同時所造也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三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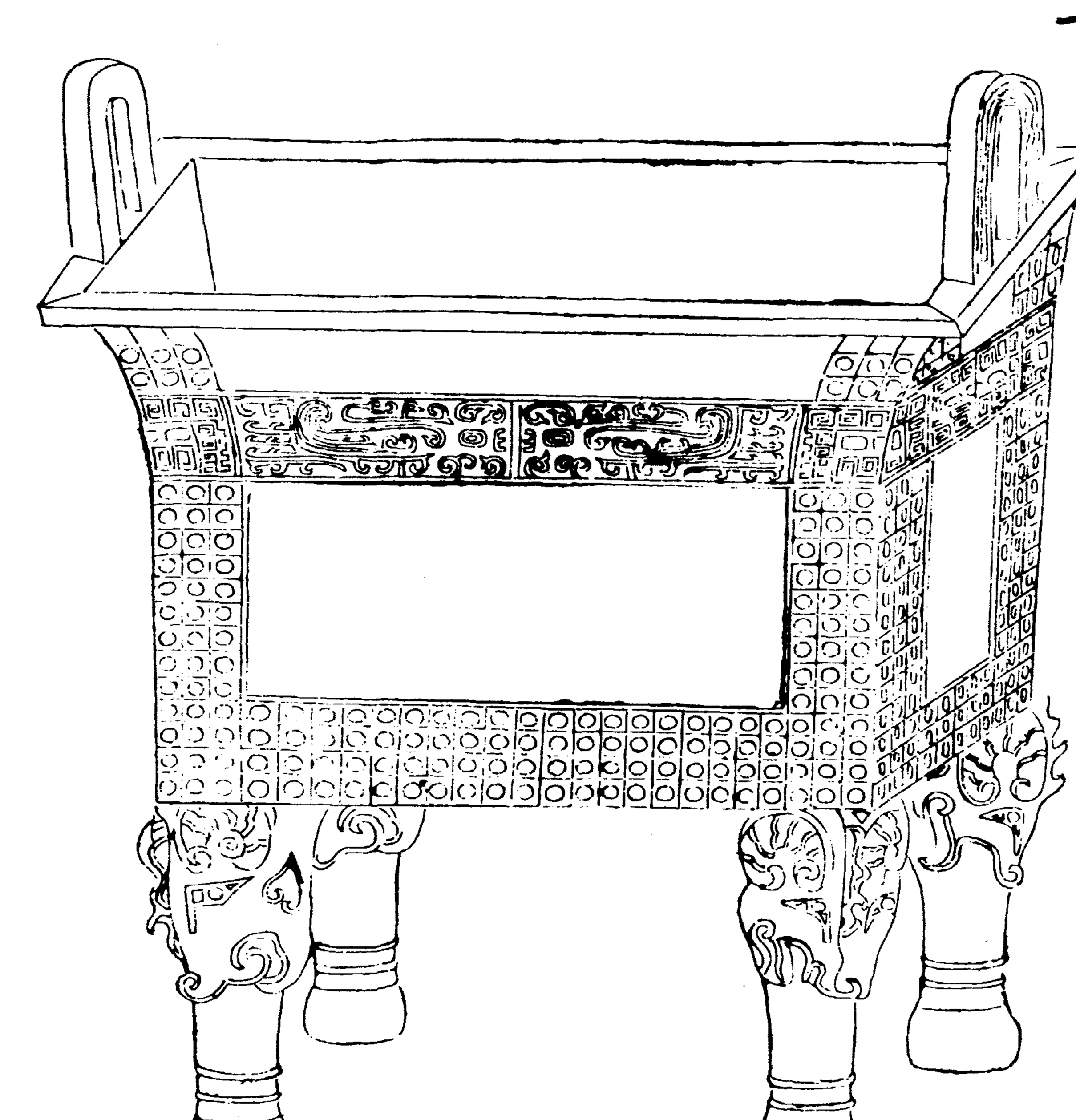
鼎四 三十一器

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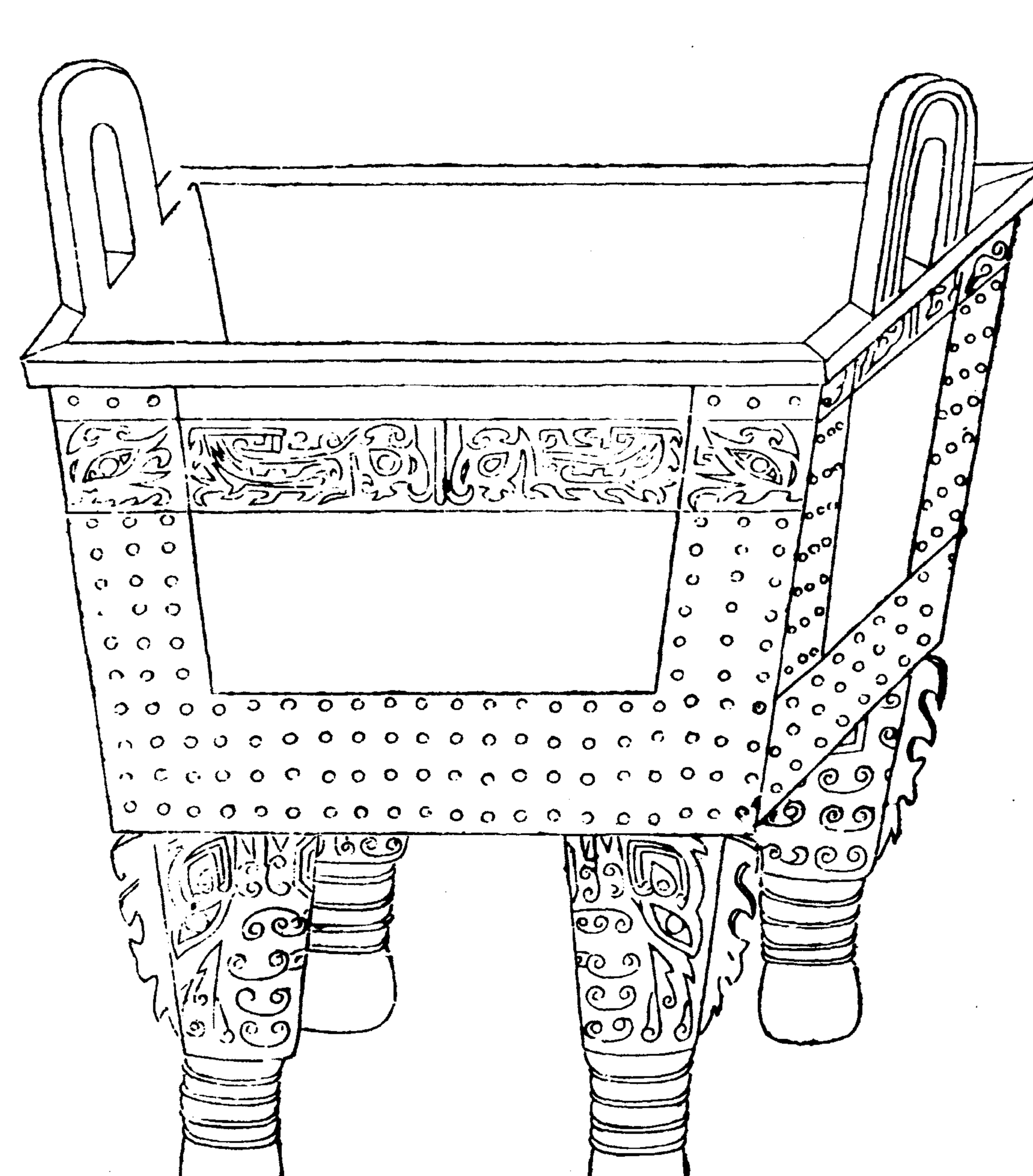
獸緣素腹鼎一

獸緣素腹鼎二

周百乳方鼎一



周百乳方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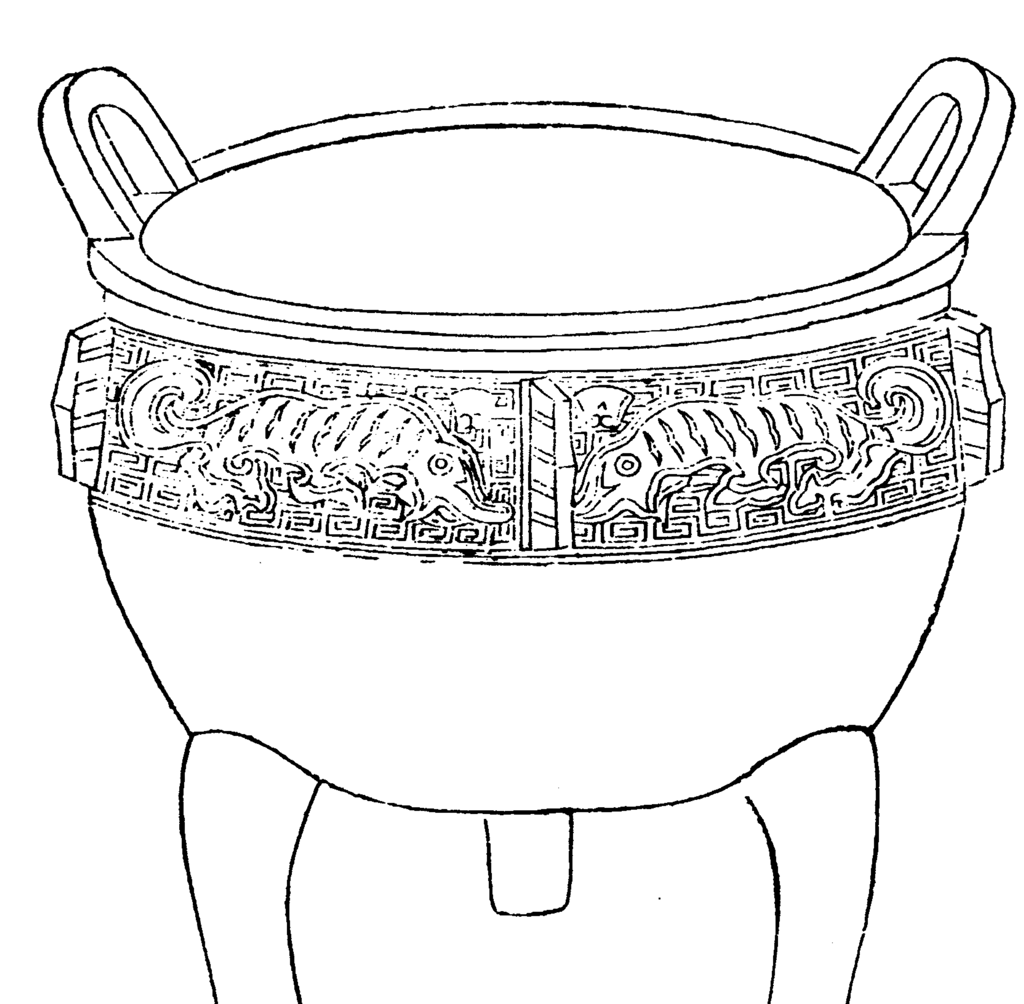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二尺二寸耳高五寸八分闊六寸深一尺二寸六分口徑長一尺七寸闊一尺二寸容一石九斗一升重八十六斤七兩四足無銘

後一器高二尺一寸六分耳高六寸一分闊七寸深一尺一寸七分口徑長一尺六寸三分闊一尺三寸六分容一石七斗重一百斤四足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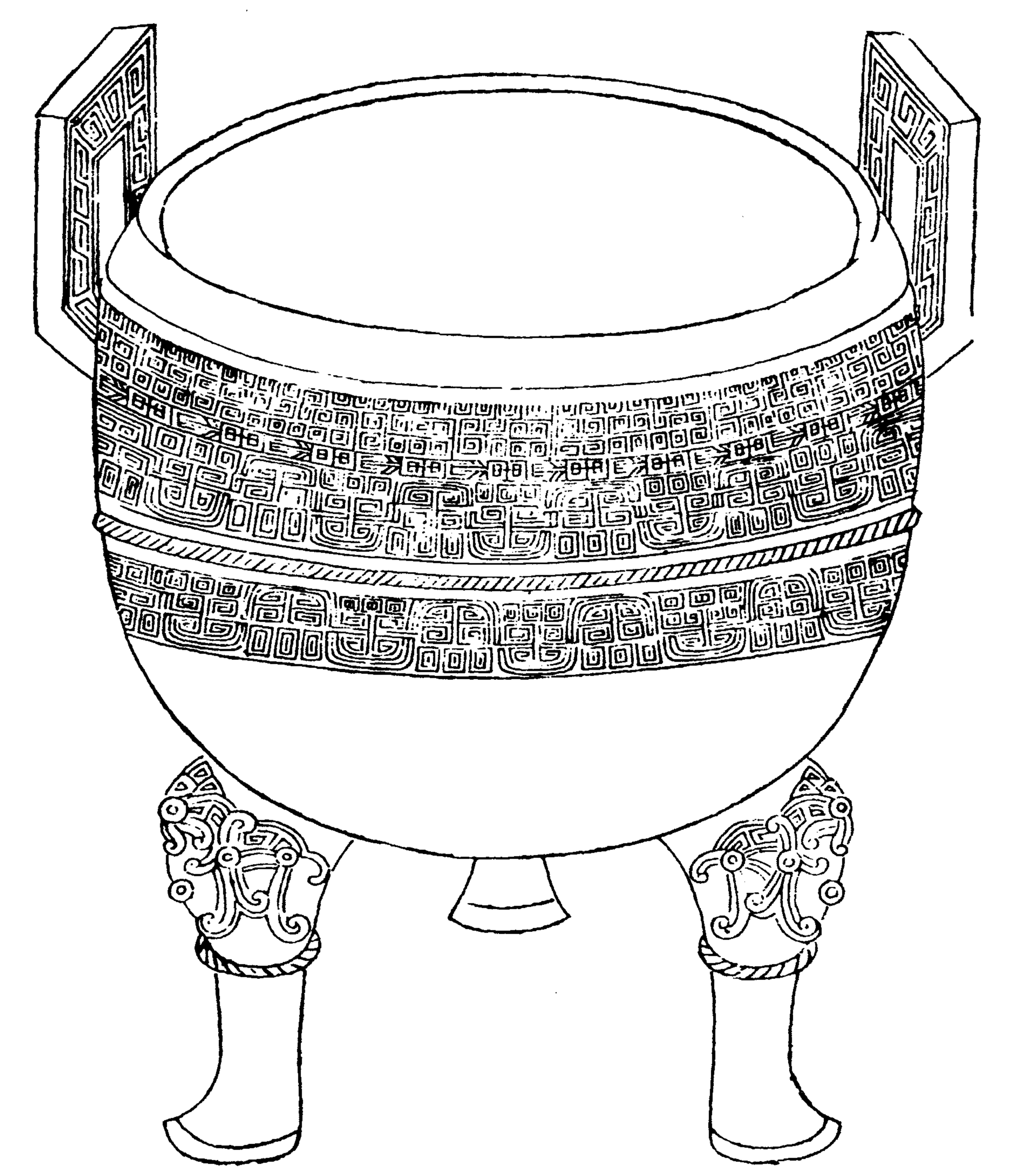
右二器方之諸鼎特為高大所同者周以乳形純緣之下環以饕餮所不同者前一器乃夔足而眉作蛇虺蟠屈之狀後一器足亦作夔形而鼻稜四翼屹起然款足與體俱徹恐致水火之齊欲其易熟爾但形制質朴為衆鼎之雄寔可寶於後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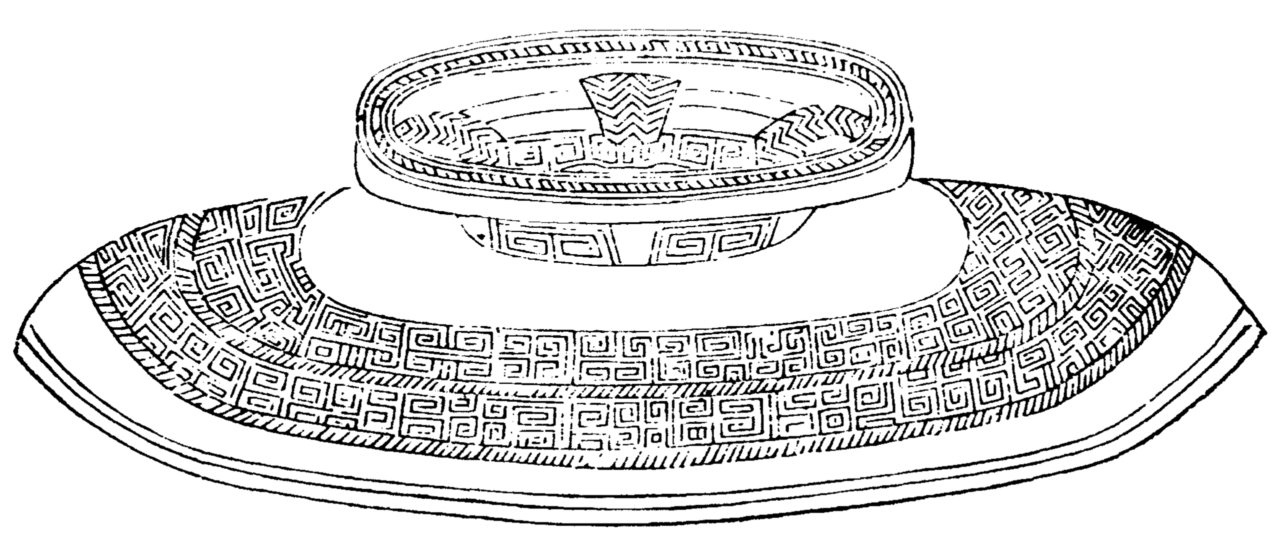
周龍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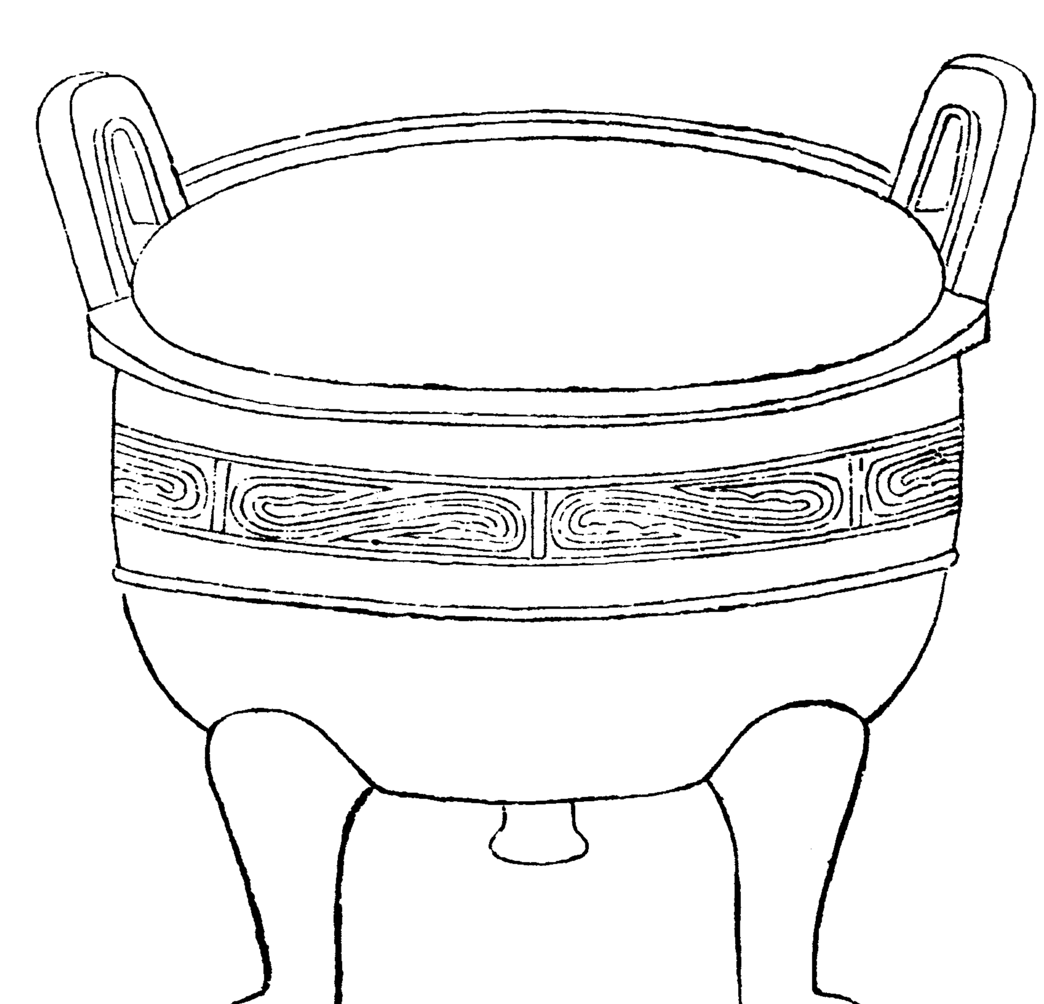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一分耳高一寸七分闊一寸五分深四寸四分口徑六寸三分腹徑六寸八分容五升三合重五斤三足無銘是器著象若龍傳曰龍以不制為龍以其升降自如能小能大或潛或躍善於變化而有利澤以及於物也鼎之烹飪可以享上帝可以養聖賢其為用大矣所以特取象於龍蓋以求配其類也

周蟠虬鼎一





周蟠虬鼎二



前一器通蓋高一尺二寸八分耳高三寸二分闊二寸二分深七寸三分口徑九寸八分腹徑一尺二分容二斗共重一十九斤十有二兩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五寸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六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六寸七分容四升重三斤七兩三足無銘

右前一器通蓋以蟠虬為之飾三足皆獸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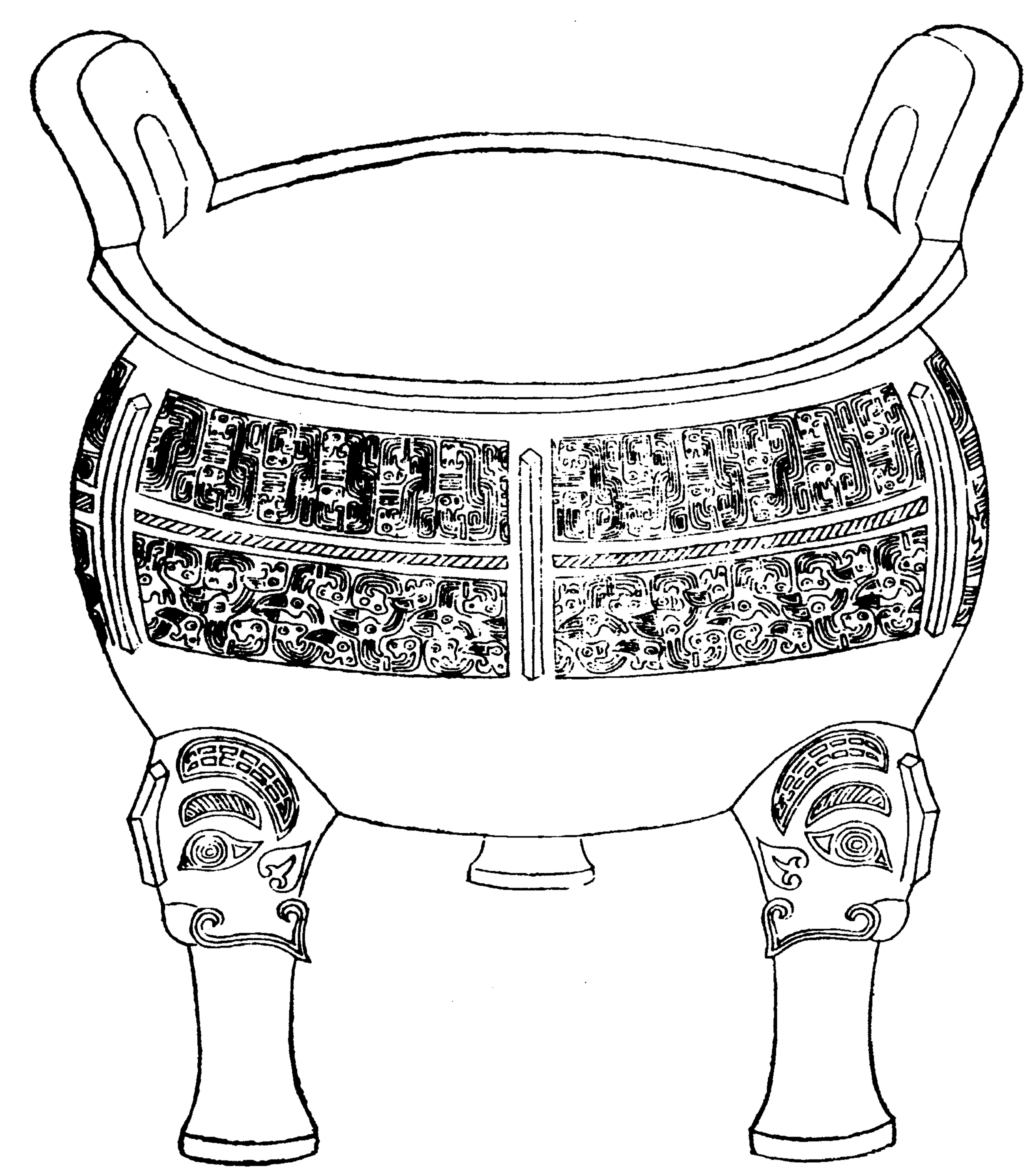
腹周以綯紐蓋頂設六拱乘環後一器底平與他鼎稍異三足素而無紋惟純緣飾蟠虬之形二器皆以蟠虬為之飾亦以示其不可安動之意

周蟠虺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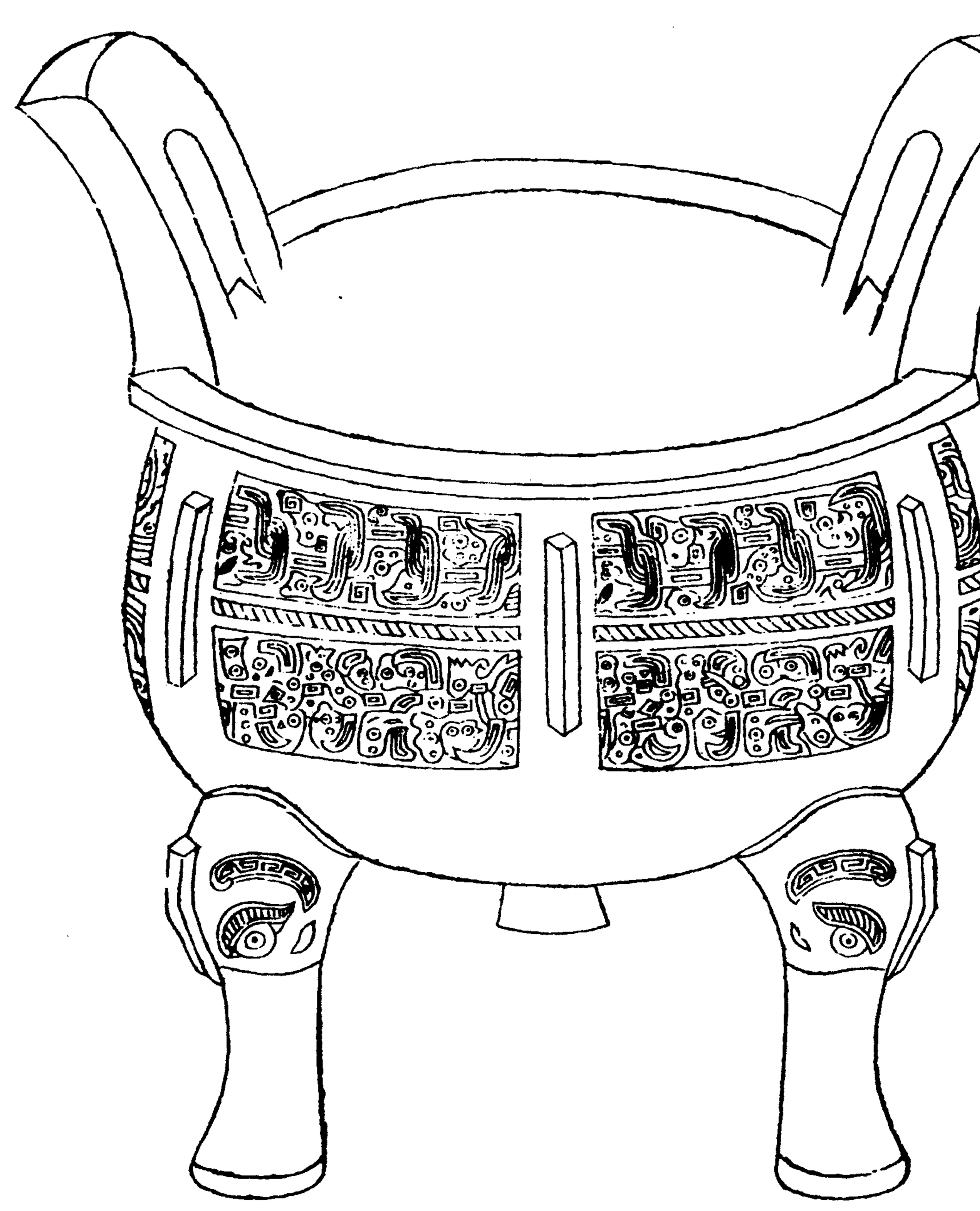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五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八寸一分腹徑八寸二分容四升七合重七斤有半三足無銘形制簡古耳足純素周腹作蟠虺狀以虺為飾蓋取其備物者鼎所以為象也此虺之紋有自作焉

周蟠螭鼎一



周蟠螭鼎二



前一器高一尺二寸七分耳高三寸七分闊三寸六分深七寸口徑一尺五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寸容四斗四升重二十四斤八兩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一尺二寸九分耳高四寸闊三寸六分深七寸二分口徑一尺五寸腹徑一尺五寸四分容四斗七升重二十六斤三足無銘

右二器腹間飾以蟠螭狀隱起觚稜兩耳皆偃而純素三足各設獸首製作悉同尤為珍異

周蛟螭鼎一



周蛟螭鼎二



周蛟螭鼎三



前一器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闊二寸五分
深四寸八分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五分
容一斗四升重十有六斤八兩三足無銘
次一器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四分闊二寸
五分深四寸四分口徑九寸容一斗一升重
十有三斤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八寸四分耳高二寸闊二寸四分
深四寸八分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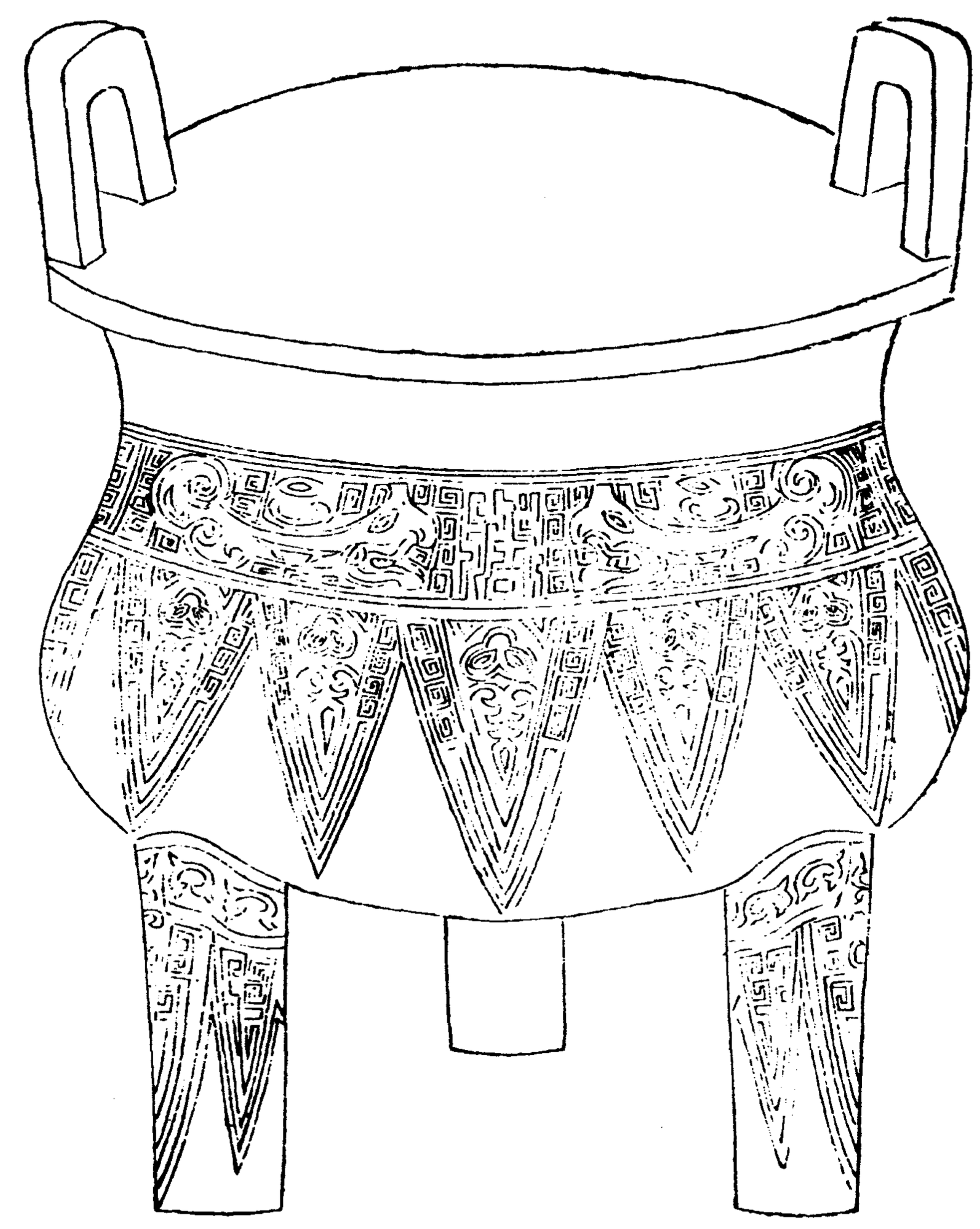
容一斗三升五合重十有六斤六兩二足無
銘
右前一器耳有栗紋腹有垂花左右蟠以蛟
螭而足如之次一器以牛足爲三足耳作絢
紐而周以蛟螭之飾後一器耳足純素純緣
之外作蛟螭盤紆之狀比它鼎侈口而底稍
平蛟龍類而小螭似龍而無角皆爲物之害
昔人故象之於此焉

周蟠夔鼎



右高一尺耳高二寸六分闊三寸一分深六
寸五分口徑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二寸
五分容二斗六升重二十五斤三足無銘是
器通體作蟠夔狀兩耳飾以雷紋足爲獸首
口侈而圜歷年滋久土花浸漬考之製作實
三代物與周器無異故以周云

周蟬紋鼎一



高五寸九分耳高二寸三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七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三升重三斤十有三兩三足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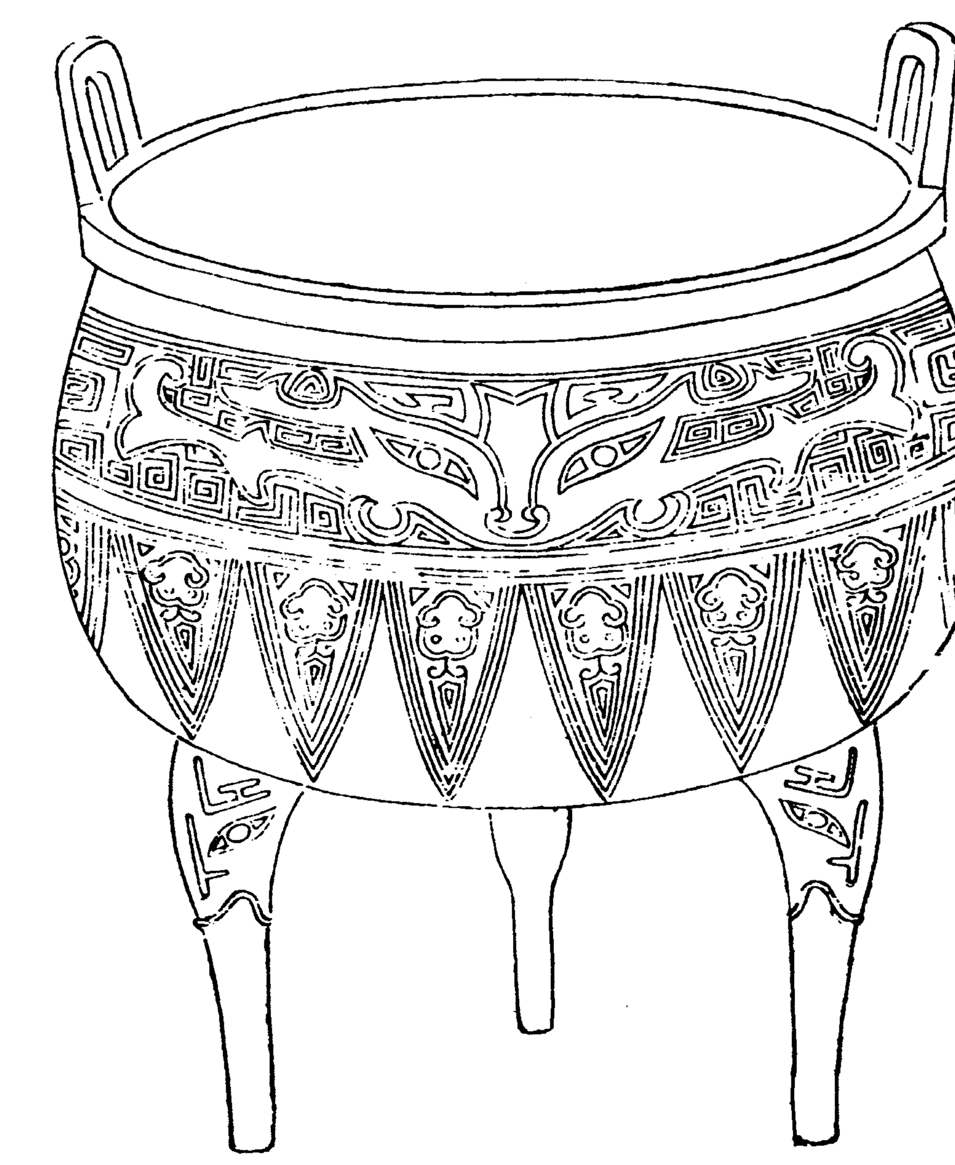
周蟬紋鼎二



高五寸耳高一寸闊一寸一分深二寸八分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四寸四分容一升四合重二斤一兩三足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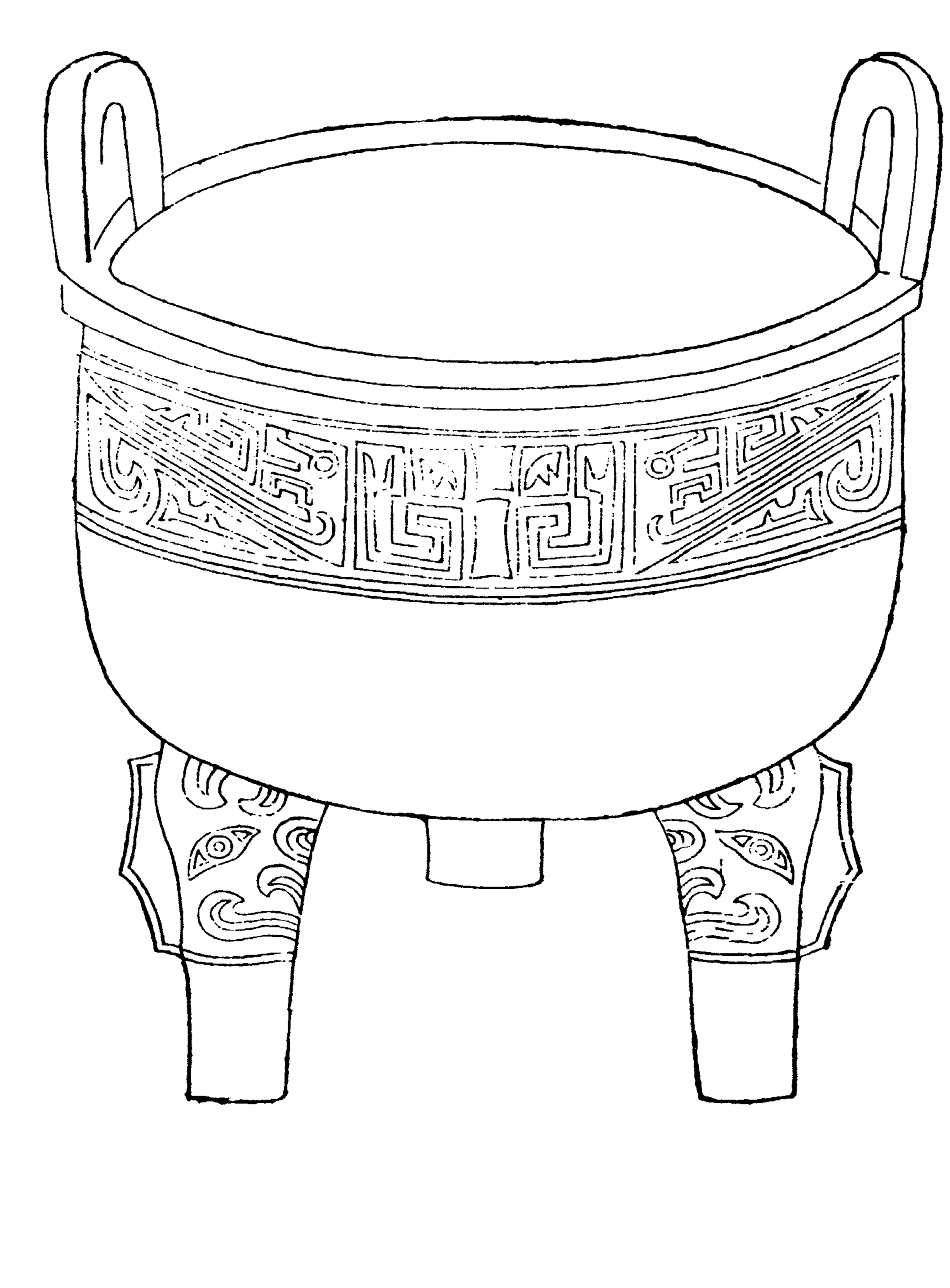
右前一器形制類乙毛鼎飾以饕餮間之雷篆下以蟬紋狀垂花之形後一器腹作蟬紋加以夔龍間錯盖易以鼎言象其擬諸形容者故自有理蟬雖曰微物而可以喻大者以其繩貪污者之義也

周蟬紋小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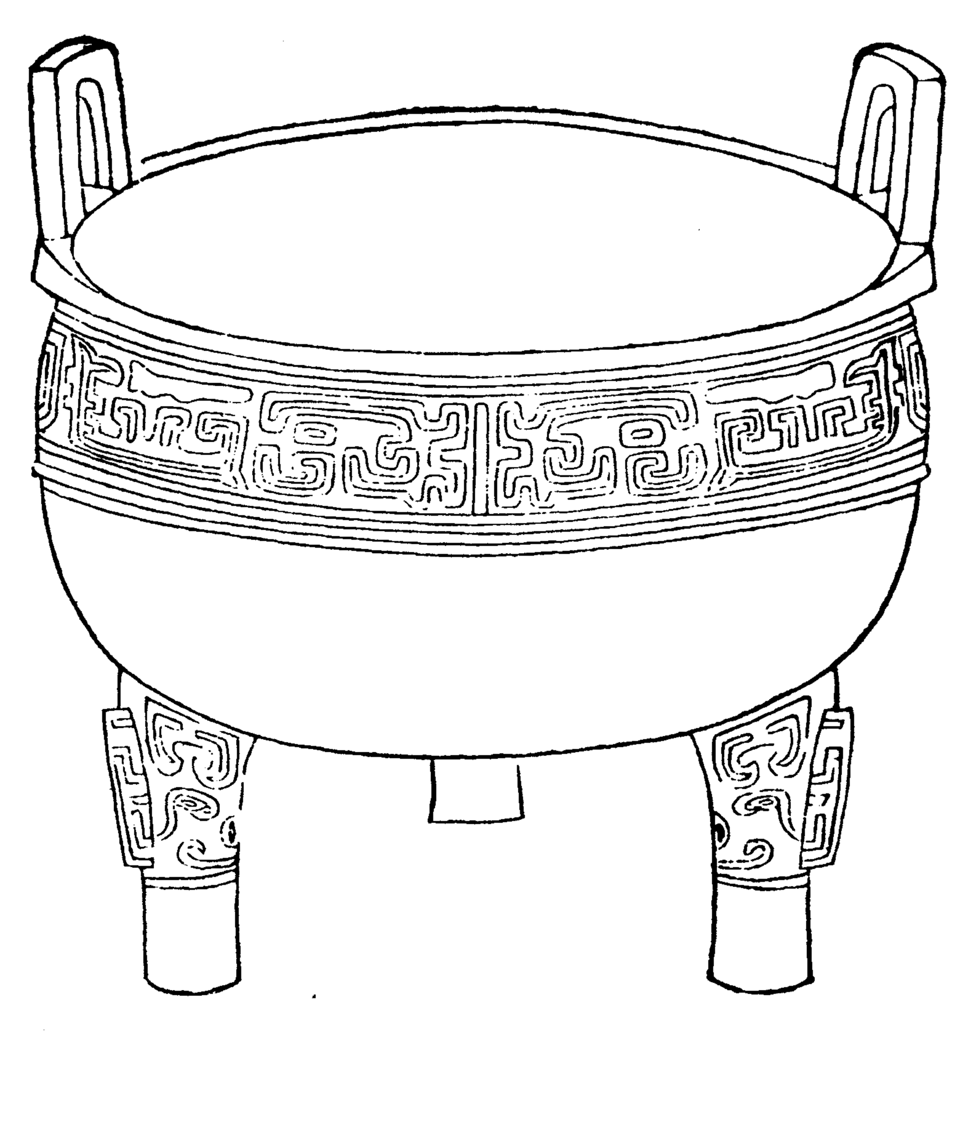


右高四寸八分耳高九分闊六分深二寸七分口徑四寸二分腹徑四寸五分容一升三合重一斤二兩三足無銘按此器著以夔龍垂以蟬紋而下極鋭製鍊之工與周緐鼎相類昔徐廣謂侍臣加貂蟬以取清高鼎之為飾安知其無是意耶况五德圜具廉儉兼足是亦食器之間所宜尊者也

周蟠夔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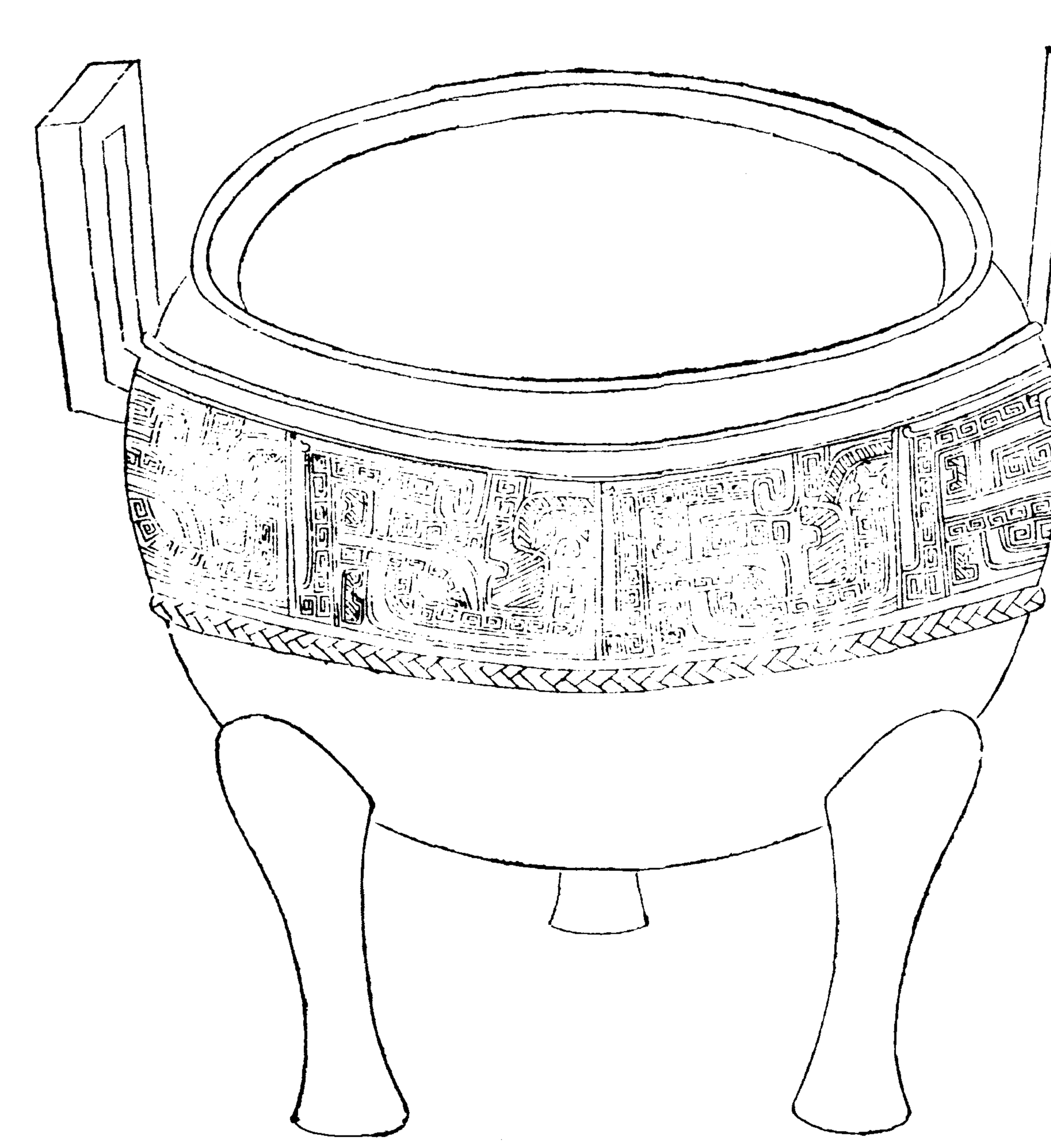
周蟠夔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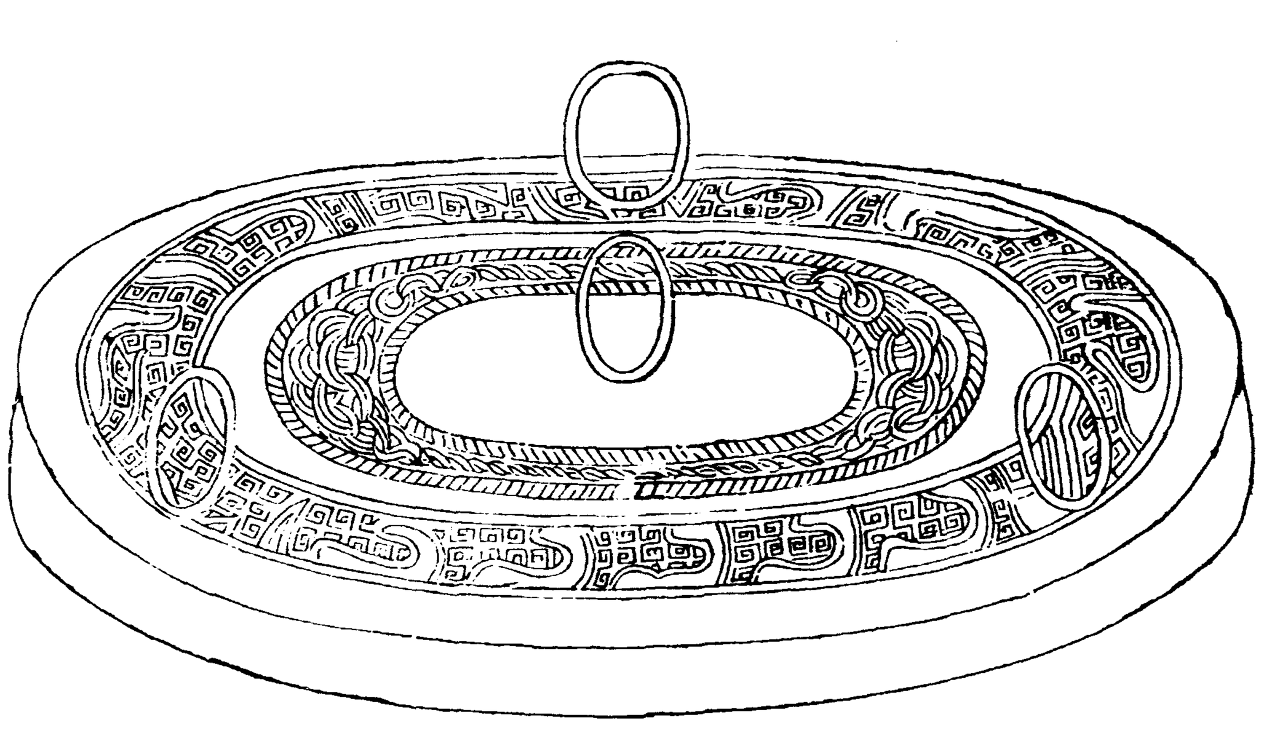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九寸三分耳高二寸六分闊二寸九分深六寸一分口徑九寸六分腹徑一尺四分容一斗七升有半重十有五斤三足無銘後一器高七寸二分耳高二寸闊二寸一分深四寸六分口徑八寸腹徑八寸三分容七升六合重七斤二兩三足無銘

右二器素耳獸足腹著蟠夔間以雷紋與蟠夔平蓋鼎切相類蓋一等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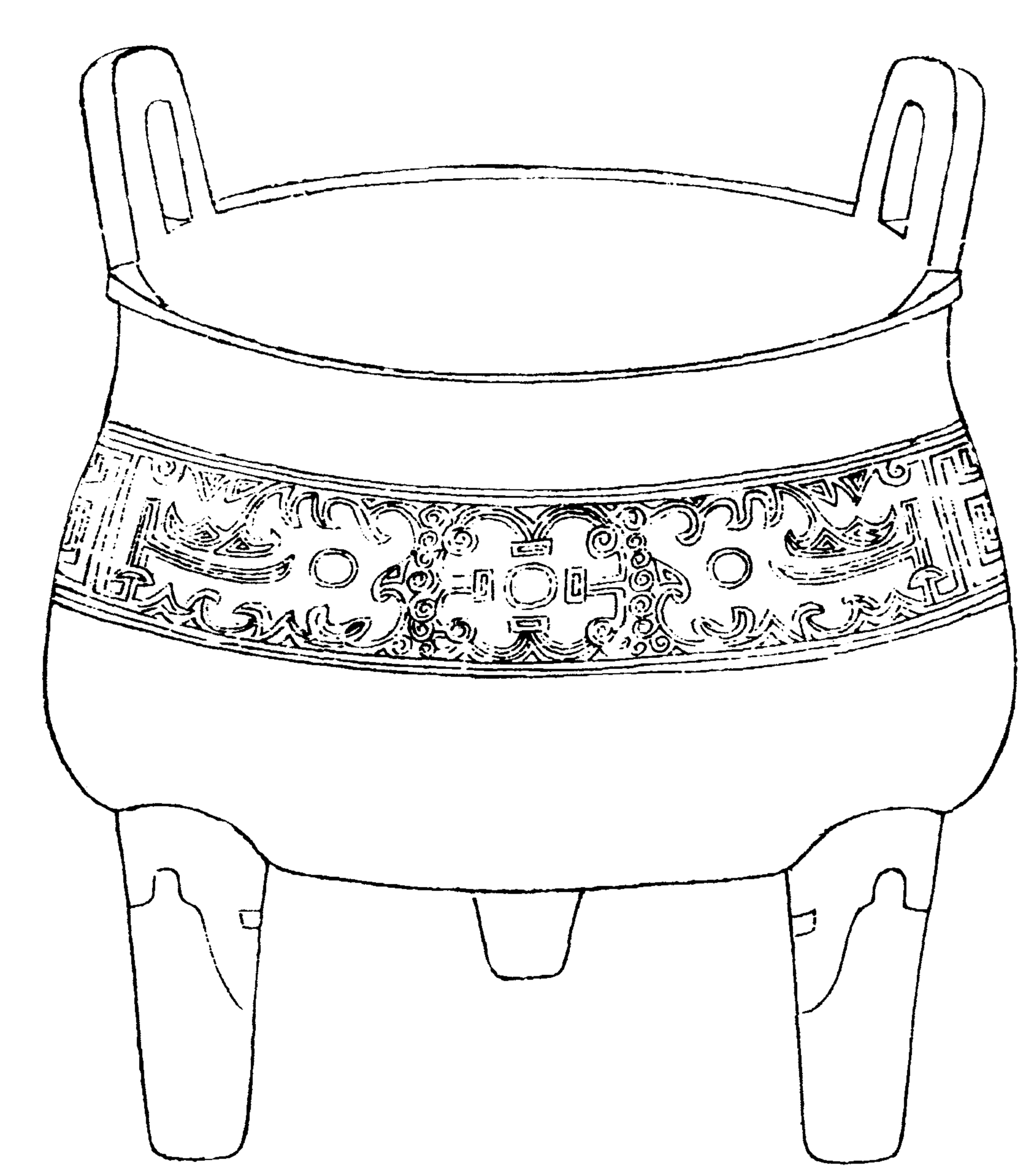
周蟠夔平蓋鼎





右通蓋高六寸九分耳高二寸六分闊一寸八分深四寸九分口徑七寸腹徑七寸四分容七升共重四斤十有二兩三足無銘是鼎製作蟲鏤精妙而腹著蟠夔非秦漢冶鑄之所能及頂蓋平上設四環周以雷紋比他周鼎為小異寔晚周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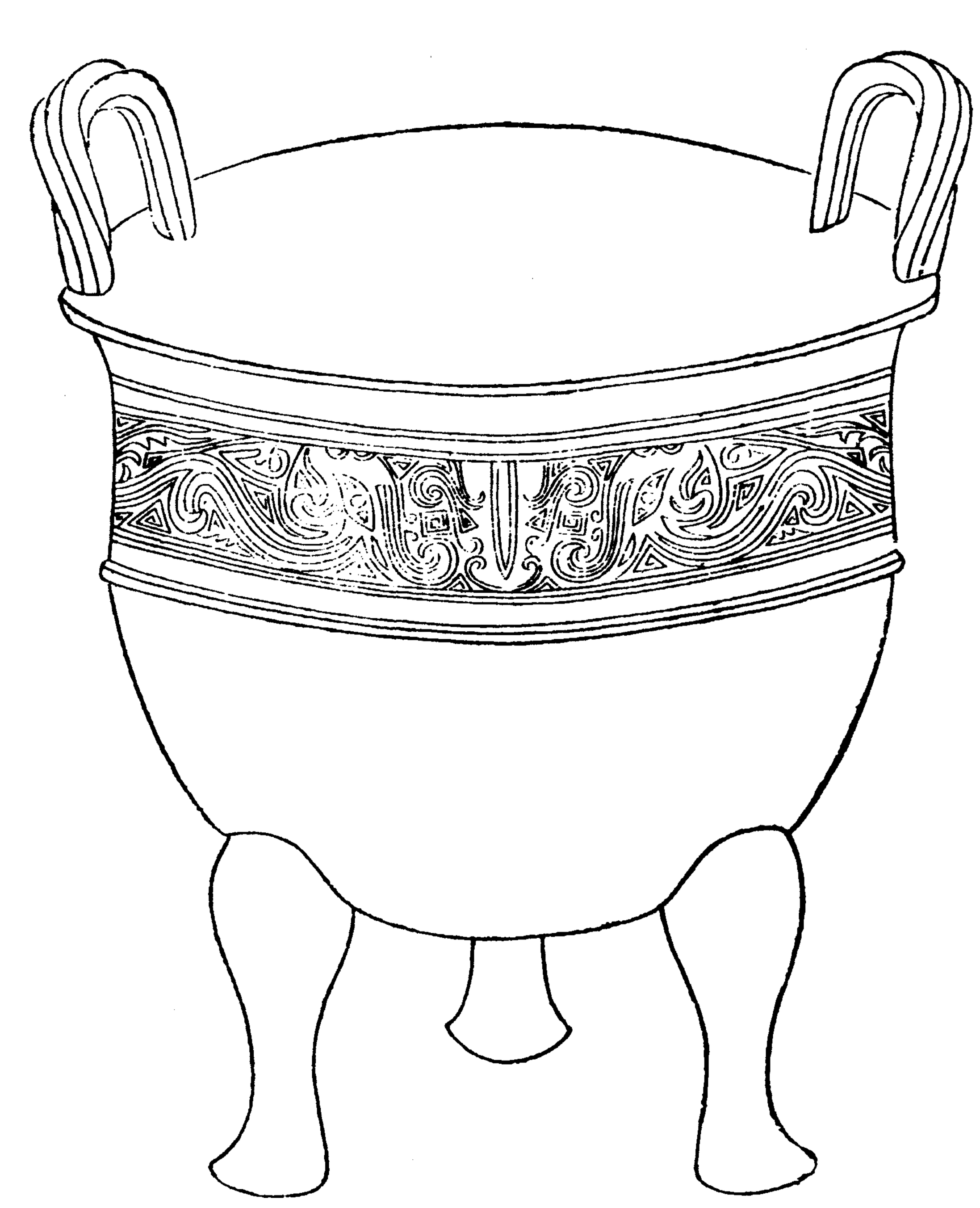
周夔龍雷紋鼎



右高八寸八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二寸八分深五寸三分口徑七寸九分腹徑八寸七分容一斗三升重一十三斤五兩三足無銘按是鼎三面各作夔龍形而間以雷紋夔一足山林之異獸又曰神魖古人作字以象其首足蓋防其為害昔禹之治水十一年於外非惟水之為治凡所以為民害者莫不去之故孟子謂驅龍蛇而放之菹及其已事則貢金

九牧鑄鼎象物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
故雖有魑魅魍魎莫能侵之今鼎之三面各
為夔龍得不儆是焉

周夔龍侈口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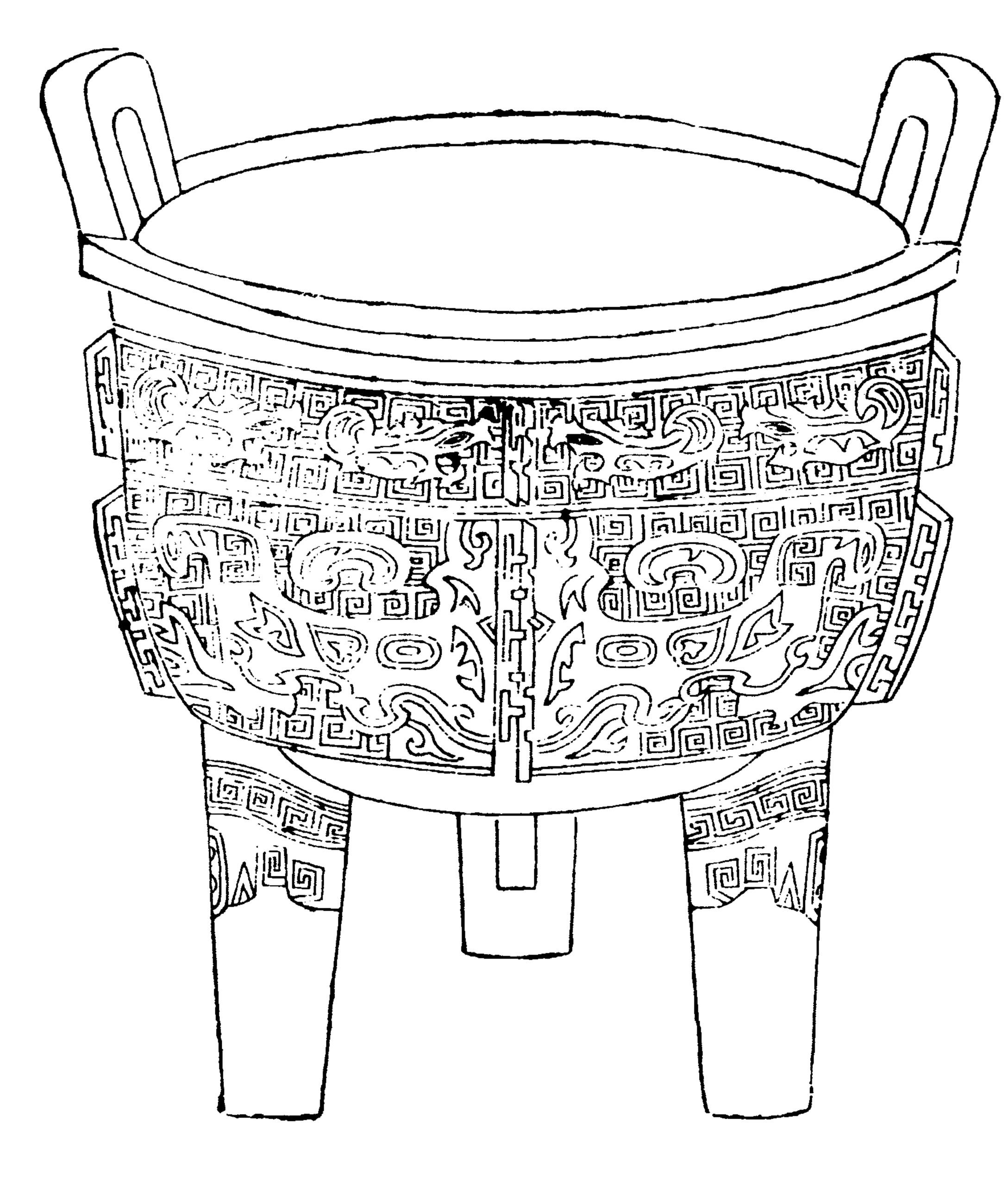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八寸六分耳高三寸七分闊三寸
五分深一尺一寸六分口徑一尺六寸腹徑
一尺三寸四分容五斗一升重五十斤三足
無銘是器比他鼎特大純緣外作夔龍狀夔
雖以足而其行或止龍雖不測而其用反弱
鼎著夔龍義取諸此又其製作華妙侈其口
頗與孟鼎略相似

周饕餮鼎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二寸三分深五寸九分口徑八寸一分腹徑九寸一分容一斗一升有半重九斤四兩三足無銘素耳直足不設文飾純緣作雷篆間以饕餮之狀雖無款識以稽考世次蓋周初器也猶有商之遺風焉

周圜腹饕餮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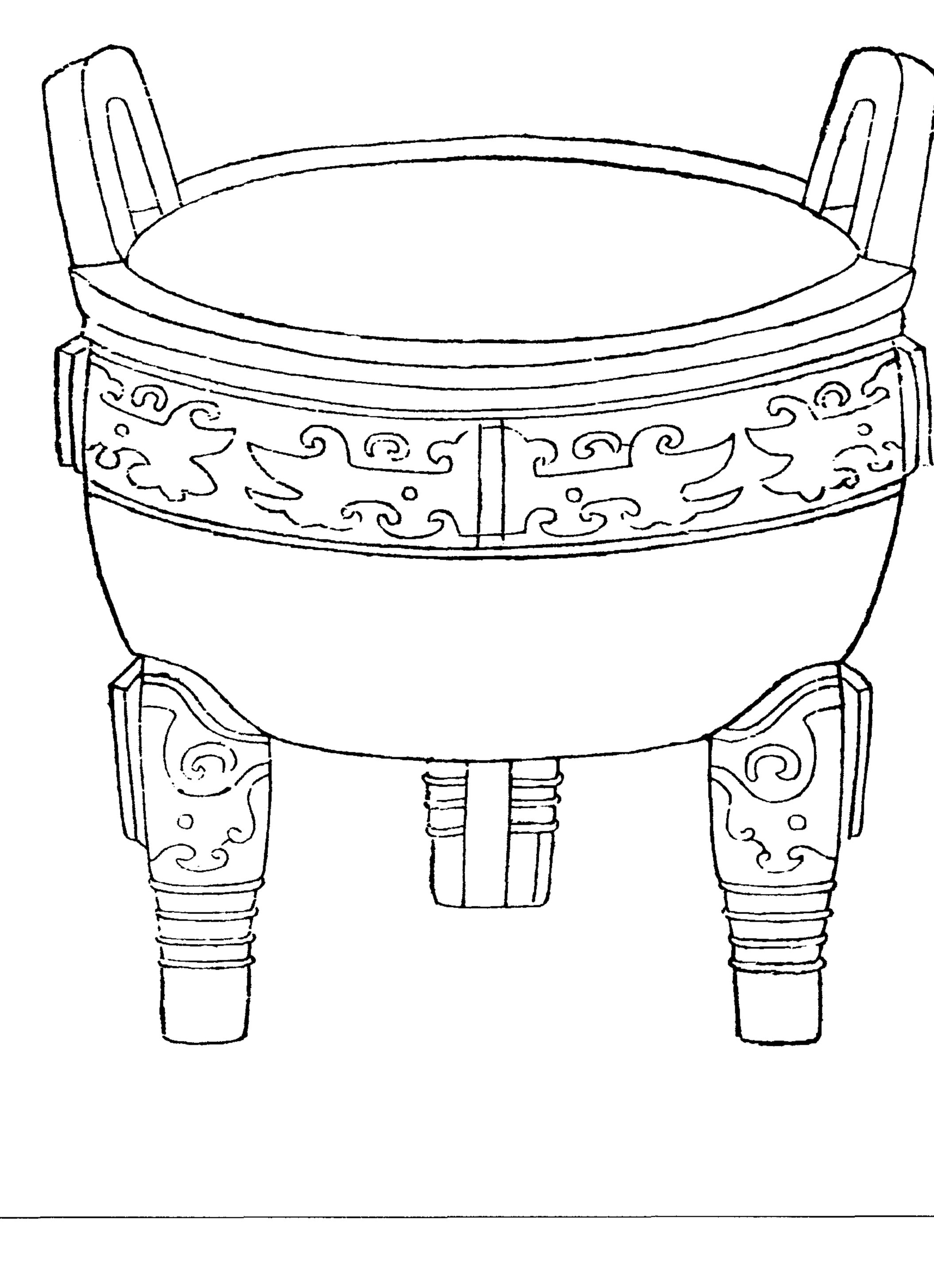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三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九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五寸三分容三升有半重五斤一兩三足無銘鼎之為此象者多矣往往底分若鬲而惟此作圜腹狀且腹著饕餮加以夔龍頗近類商公非鼎豈周人取法於此耶

周盤雲饕餮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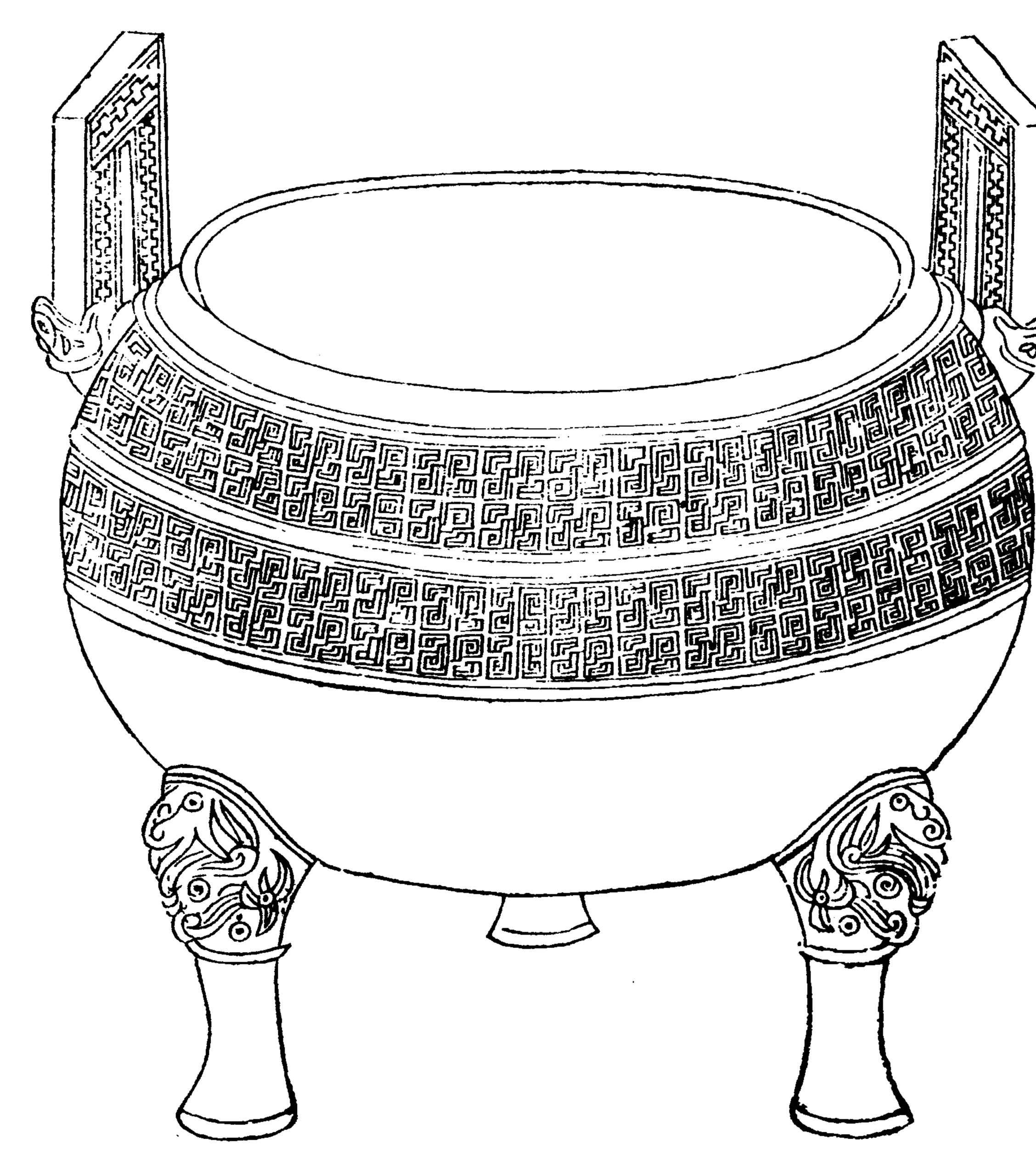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五寸四分耳高四寸七分闊五寸一分深八寸六分口徑一尺二寸四分腹徑一尺三寸五分容四斗八升重三十六斤一十兩三足無銘兩耳與腹皆素純緣之下飾三饕餮有鼻屹然而起間作雲氣盤鬱之象大槩與周獸緣素腹鼎相類蓋彝器著雲者頗多然其狀各隨其巧思或為旋雲或為垂雲或為盤雲要之莫不有施澤之意焉

周素饕餮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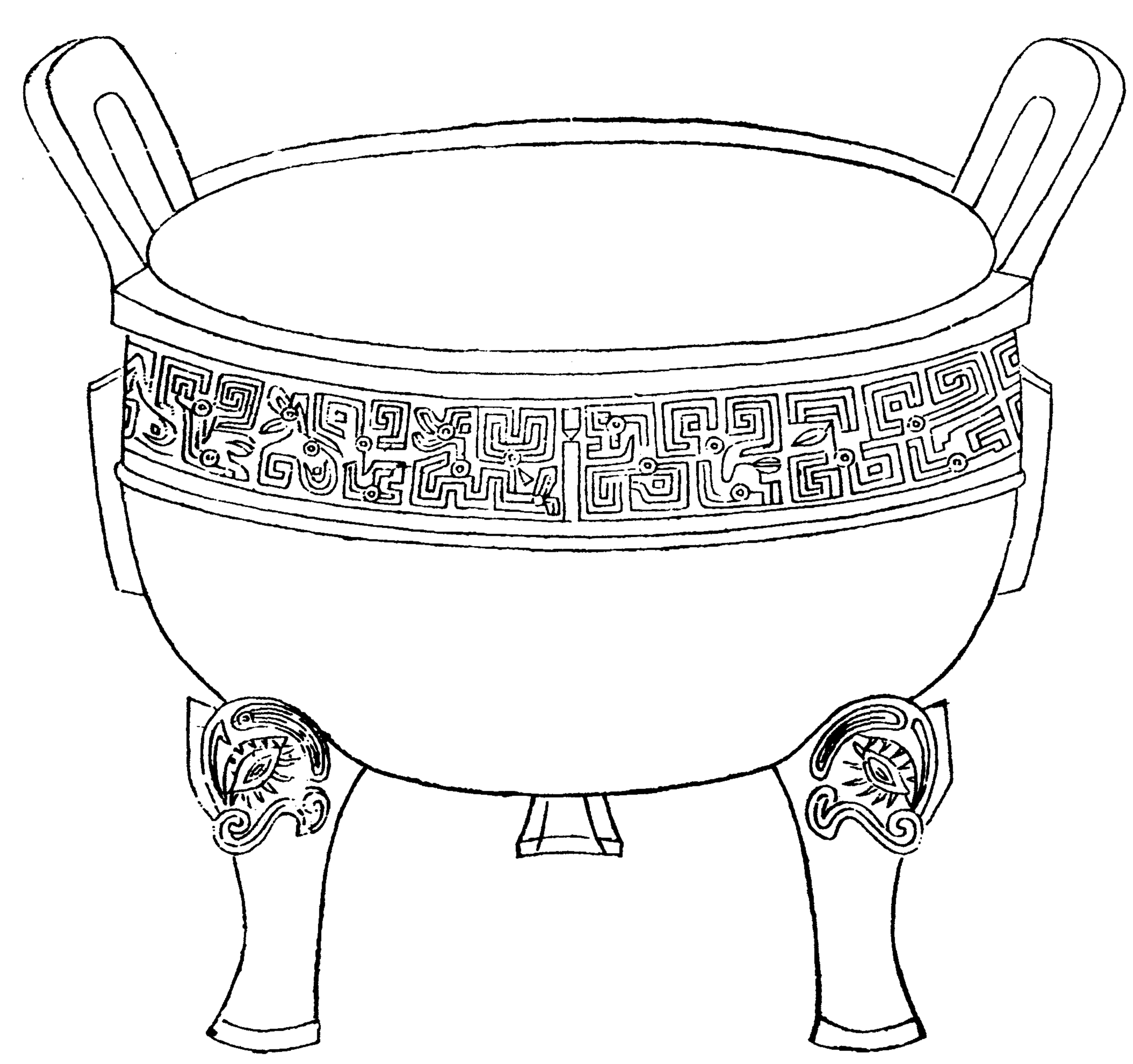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二寸九分耳高二寸八分闊三寸五分深八寸口徑一尺一寸四分腹徑一尺一寸六分容三斗重三十五斤三足無銘製作渾厚然略無華藻腹間飾以饕餮循環又間作回顧狀至三足則各為蟠夔以角戴其器蓋取象羊豕鼎也但羊豕鼎有首有足而此足特作蟠夔耳

周獸足鼎一



周獸足鼎二



周獸足鼎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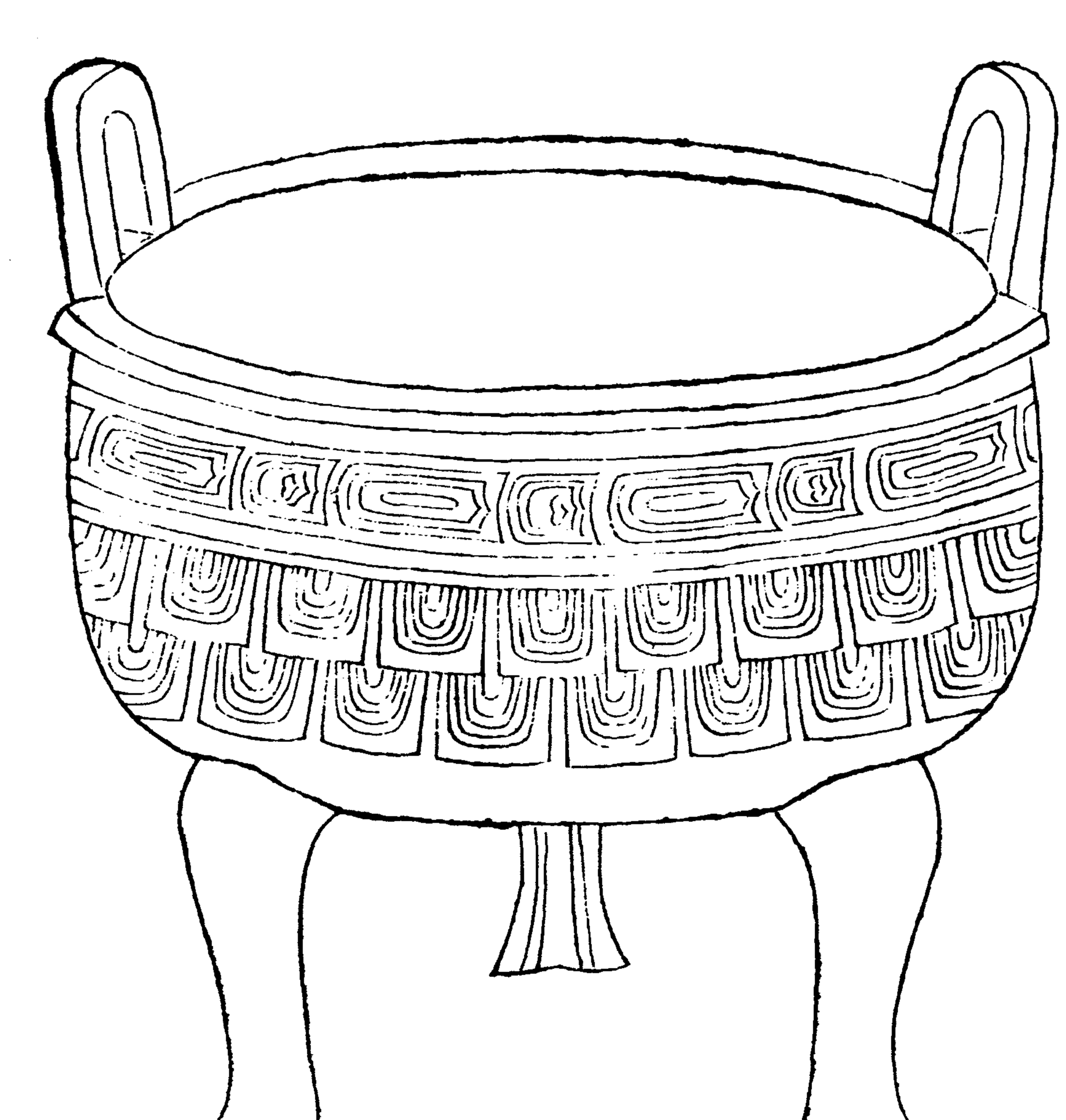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九寸耳高二寸一分闊三寸三分
深六寸七分口徑九寸腹徑九寸六分容一
斗五升六合重八斤三足無銘
次一器高六寸九分耳高一寸七分闊二寸
深四寸五分口徑七寸三分腹徑七寸八分
容七升三合重八斤十有二兩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一尺二寸五分耳高四寸一分闊
三寸九分深七寸三分口徑一尺六寸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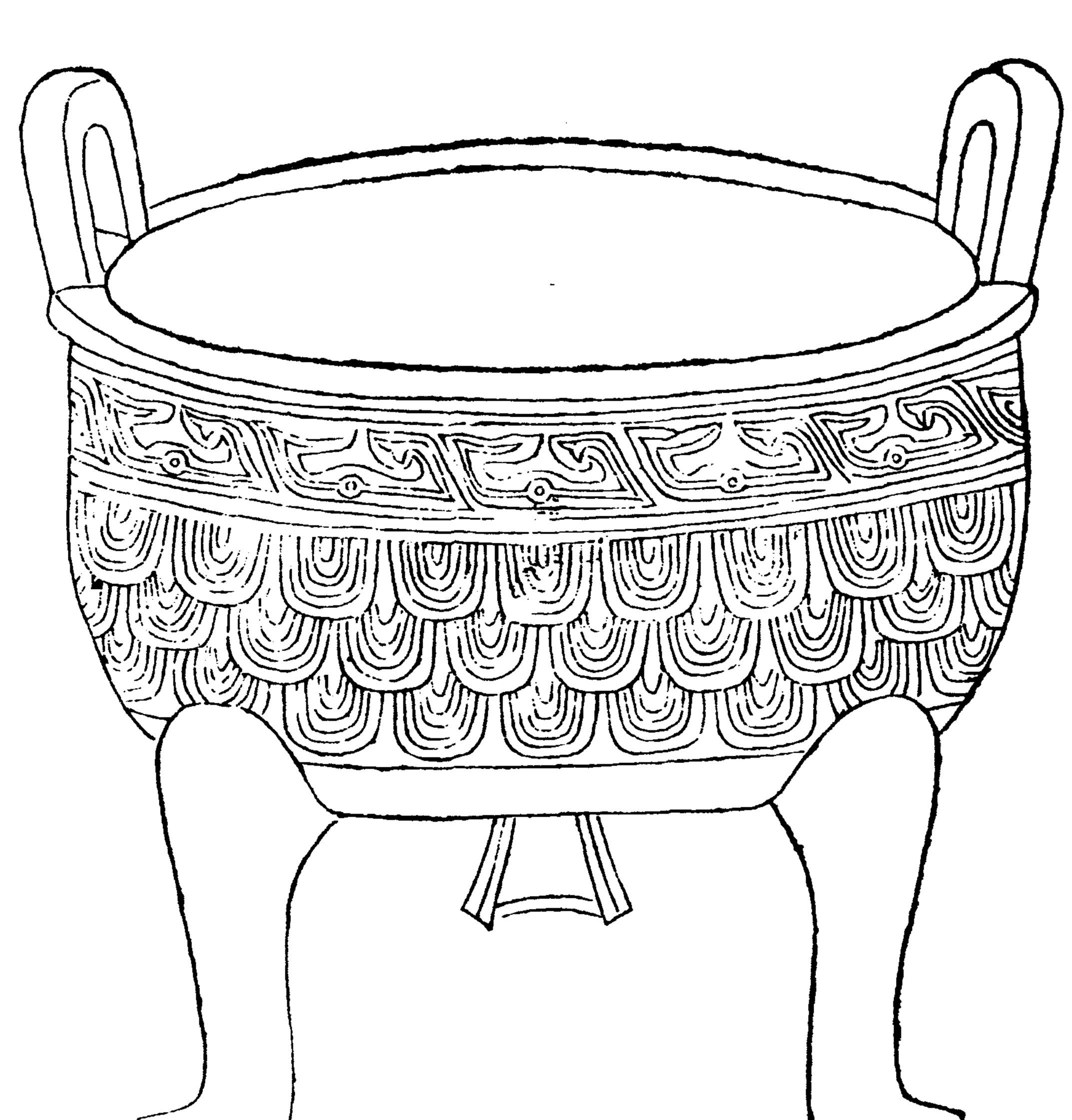
腹徑一尺四寸八分容四斗七升三合重四十斤三足無銘

右前一器獸齧其耳腹著旋紋純緣之下飾以蟠虬復以獸為之足次一器純緣周以雲紋而足狀以獸與前器頗相類後一器三足為獸形純緣脰腹之間遍著蟠虬兩耳偃然如翼政與周偃耳鼎相似蓋器之製作自三代而下文縟縢之其所以純厚簡古則與時為後先也是器為周物無得而疑焉

周鱗紋鼎一



周鱗紋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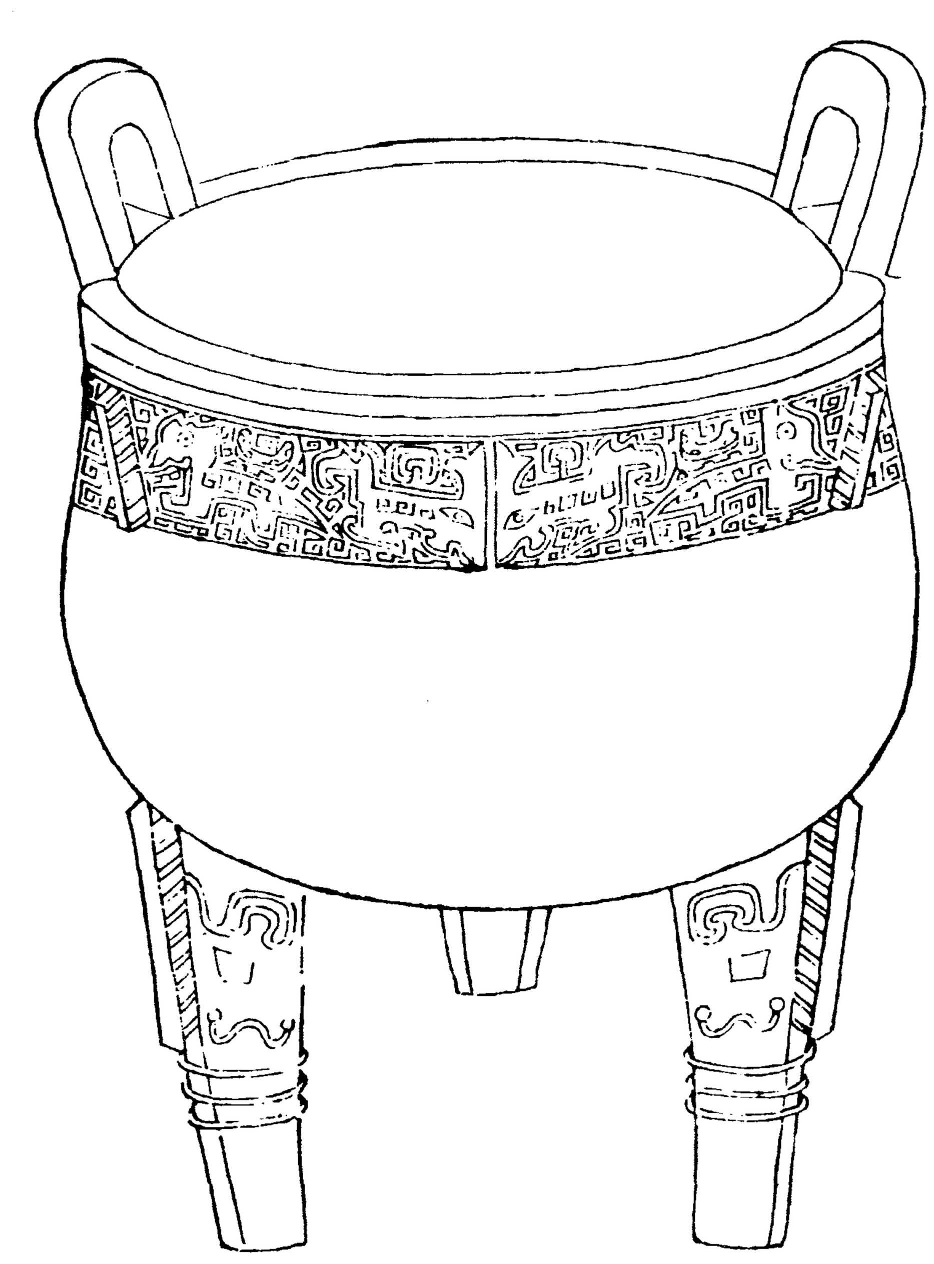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七寸八分耳高二寸五分闊二寸五分深五寸一分口徑九寸四分腹徑九寸五分容一斗二合重七斤二兩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六寸二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八分深四寸口徑七寸三分腹徑七寸八分容五升有半重三斤八兩三足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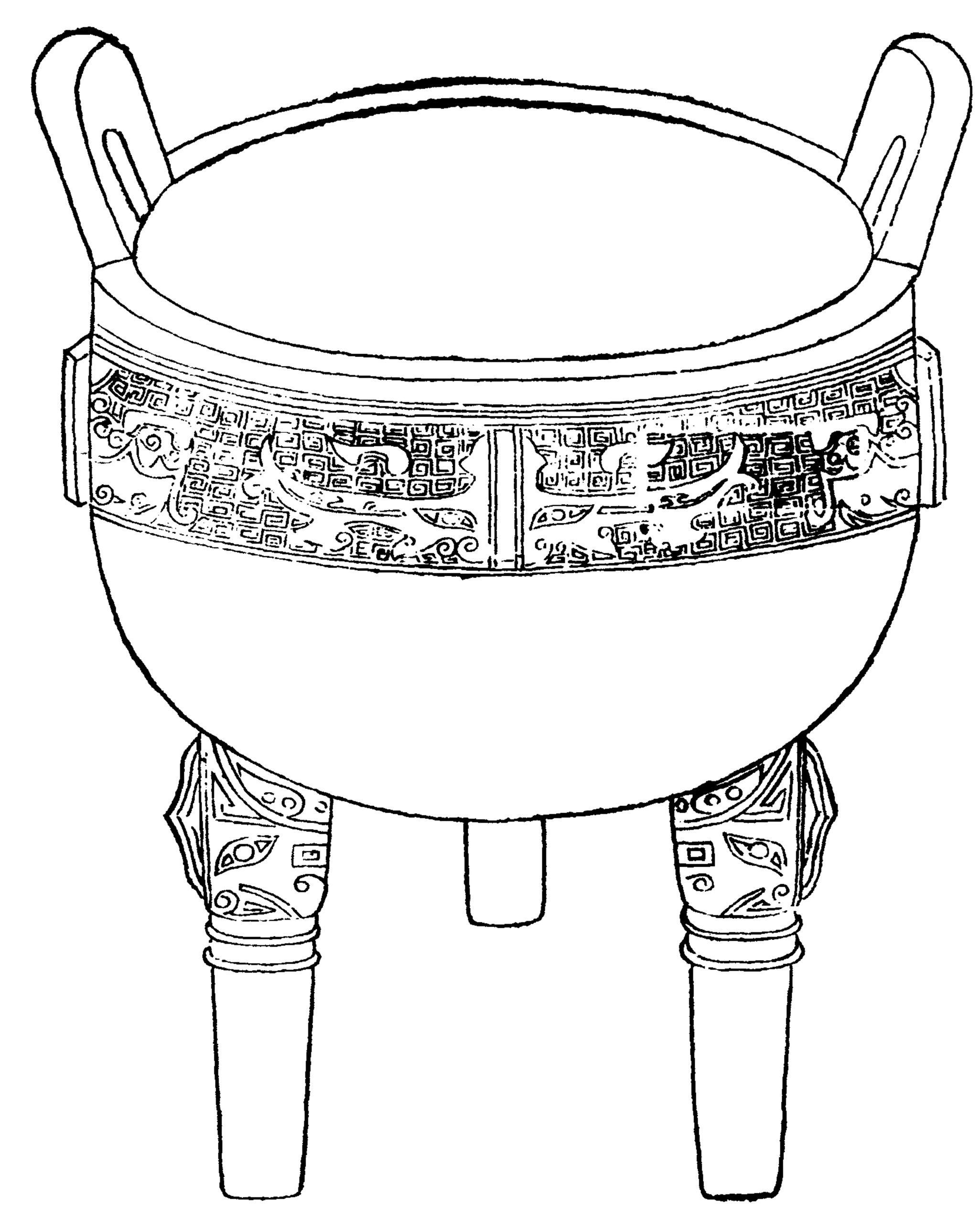
右二器耳為對獸腹著鱗紋隱隱若動純緣連絡間以蟠螭形制頗古蓋三代器也

周獸緣素腹鼎一



高一尺一分耳高二寸闊一寸四分深六寸五分口徑八寸九分腹徑九寸七分容一斗三升七合重十有二斤八兩三足無銘

周獸緣素腹鼎二



高六寸耳高一寸八分闊一寸二分深三寸四
分口徑五寸四分腹徑五寸七分容二升八合
重三斤三足無銘

右前一器耳腹純素緣足作獸紋後一器亦以
獸飾其緣而純素其腹既以示其樸而又以戒
其貪則鼎之為象至矣然形模雖殊製作一類
惟周器有此自秦漢而下冶鑄所不能為也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四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五

鼎五 三十一器

周 一十二器

象簠鼎
旋雲鼎
蟠虺雷紋鼎
斜方雲雷鼎
山紋垂花鼎
垂花鼎一
垂花鼎一
花足鼎
雷帶鼎
旋紋鼎
純素鼎
蟠夔鼎蓋 闕

漢 一十八器

孝成鼎 銘五十六字
好時供廚鼎 銘五十八字
汾陰宮鼎 銘五十四字
定陶鼎 銘一十六字
李氏鼎 銘二字
六夔鼎
三犧鼎一
三犧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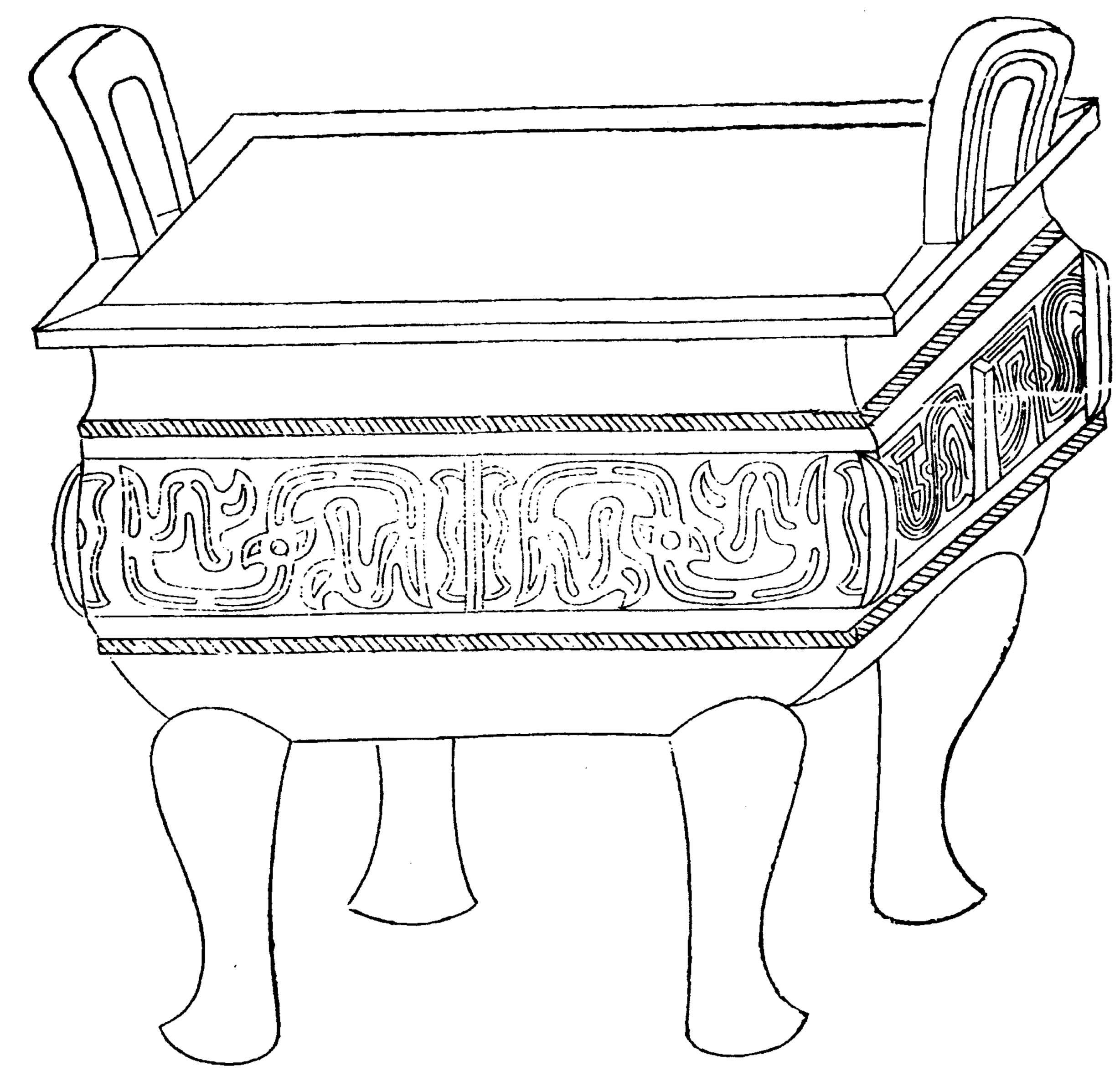
雷紋鼎
篆帶鼎
浮雲鼎
輔耳鼎一
輔耳鼎二
輔耳鼎三
輔耳鼎四
百乳鼎

蟠螭鼎蓋
小鼎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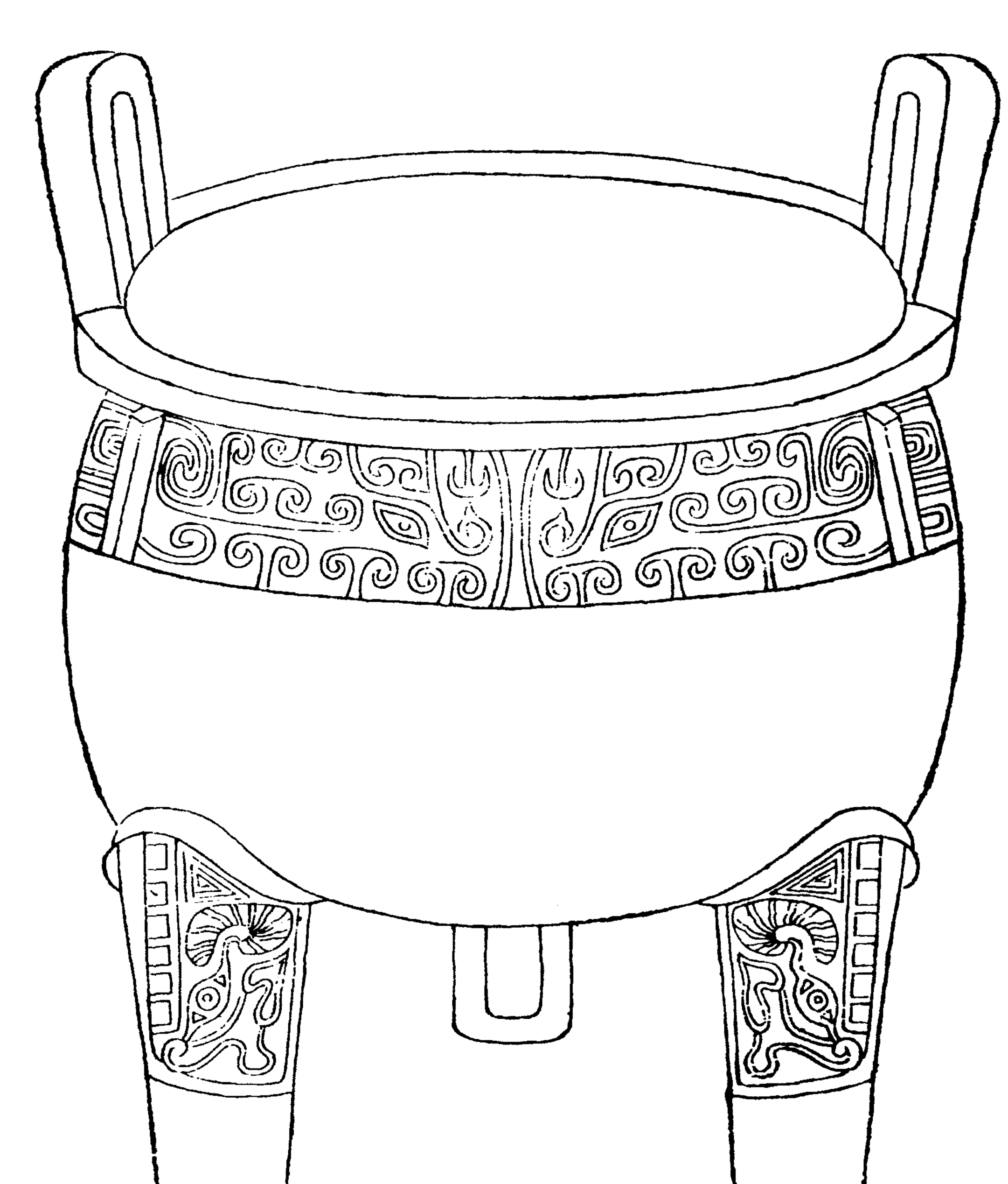
三螭鼎

周象簠鼎



右高六寸四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一寸四分
深四寸口徑長七寸六分闊六寸八分腹徑
長七寸七分闊六寸九分容七升重八斤三
兩四足無銘按三代之間方鼎多矣惟此器
自方如簠深意周人改象於兹若乃足作獸
蹏與諸方鼎殊不相似盖未可考

周旋雲鼎



右高一尺二寸六分耳高三寸二分闊二寸
七分深七寸四分口徑一尺三分腹徑一尺
八分容二斗五升重二十二斤四兩三足無
銘按此器足空耳直純緣作雲氣回旋狀足
著饕餮形制與周獸緣素腹鼎相近盖周物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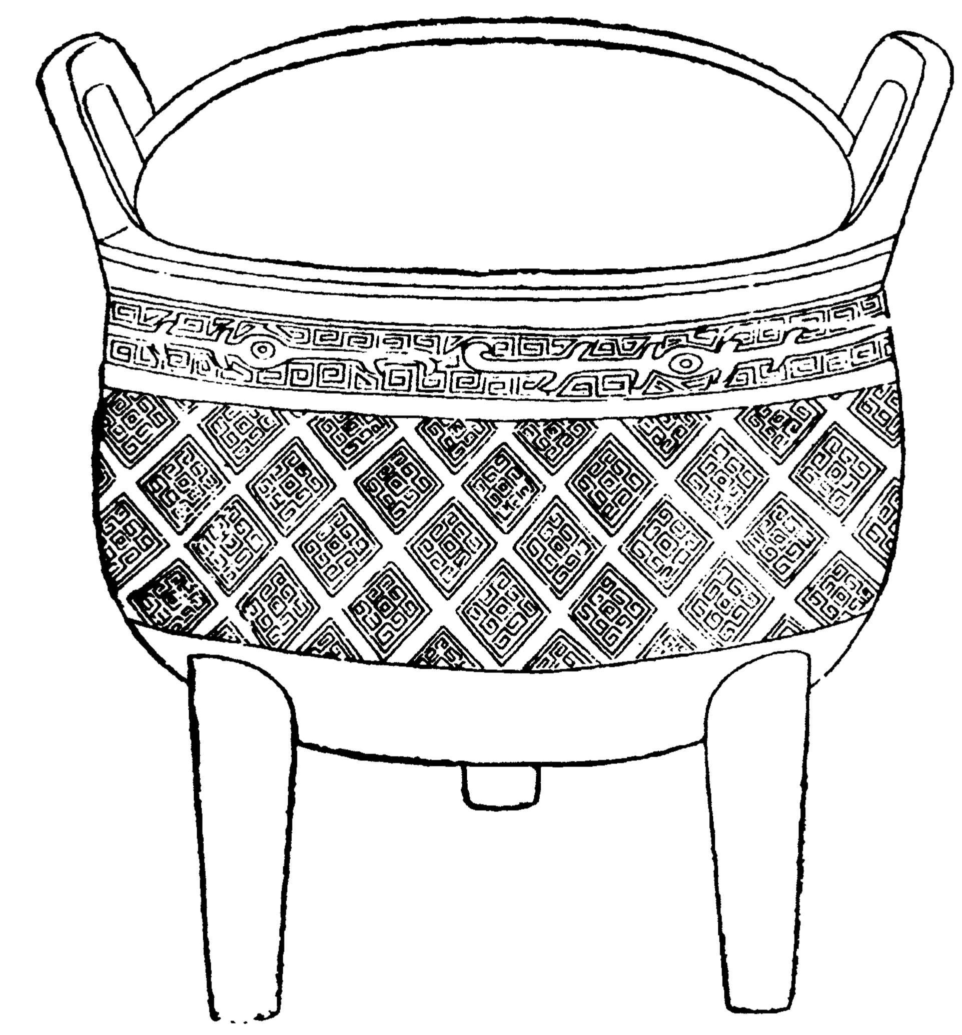
周蟠虺雷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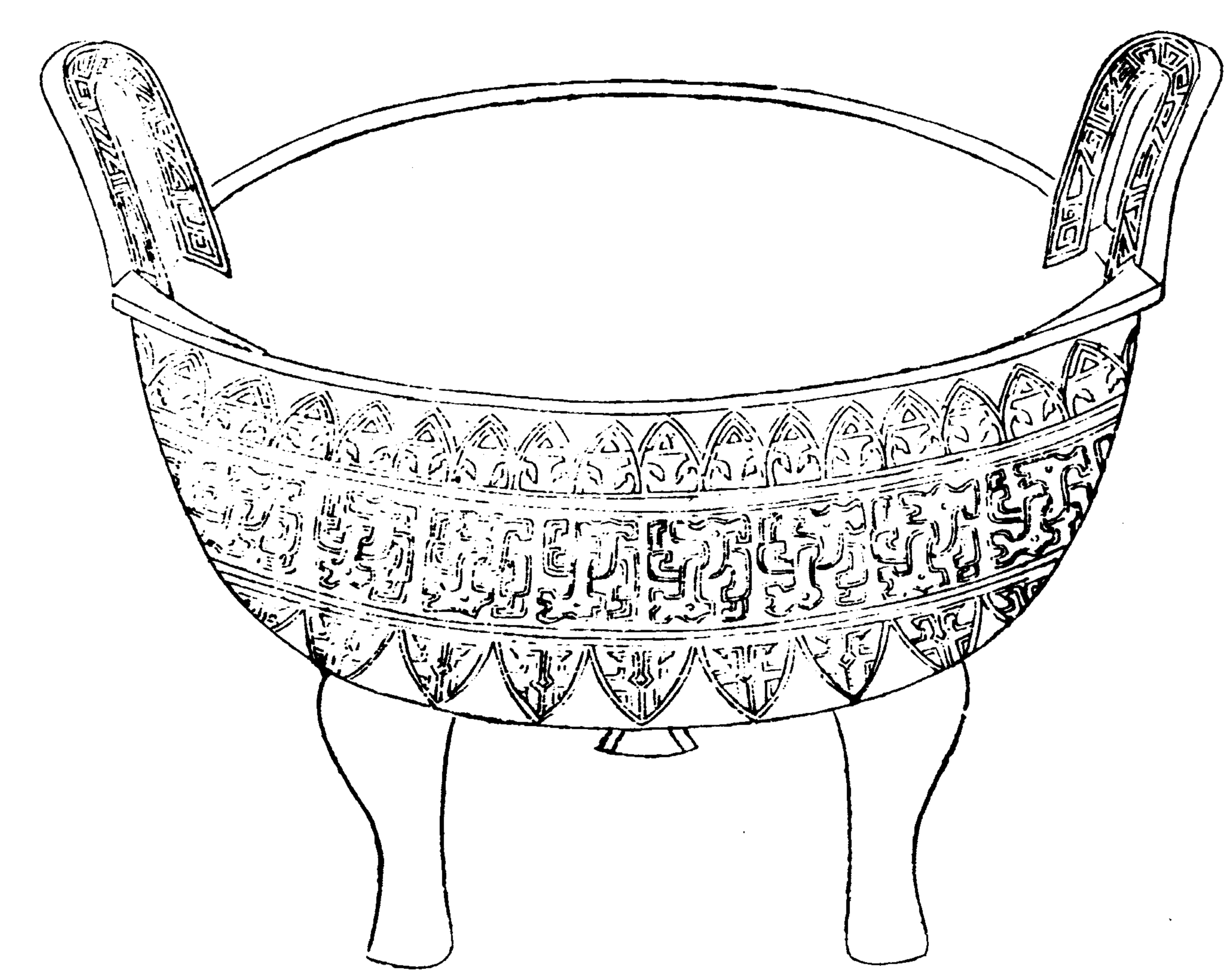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七寸七分耳高二寸闊一寸七分深三寸五分口徑六寸四分腹徑六寸五分容三升六合共重七斤十有三兩三足無銘是器周以蟠虺間之雷紋其蓋有足仰之如敦之有會爵之有坫其形制文鏤之勝殆周末器也

周斜方雲雷鼎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深三寸三分口徑四寸七分腹徑四寸九分容二升重二斤六兩三足無銘純緣飾以夔龍而腹作斜方之形實以雲雷間以細乳蓋乳所以養人雲雷所以澤物夔龍者又所以戒其貪也舉一器而衆理備古人規度豈不美哉雖然器之著雲雷者多矣其狀不一或作旋雲者所以象其觸石而出也故古文雲為云以見回轉之形或作垂雲者將以見其不崇朝而雨也故小篆雲為雲以顯雨施之意至於雷則或有以○為象者故古文益之為畾或有以回為象者故籀文益之為靁即此考之則制字者未嘗不觀象察形以寓於字畫之間也然雲也雷也為其有澤物之意故後世又加之雨以著其義焉至聶崇義禮圖凡當作雷者既莫之設而所謂雲者亦無回轉下垂之象使見三代鼎彝所以為雲雷者當褫氣喪膽而自媿其謬矣

周山紋垂花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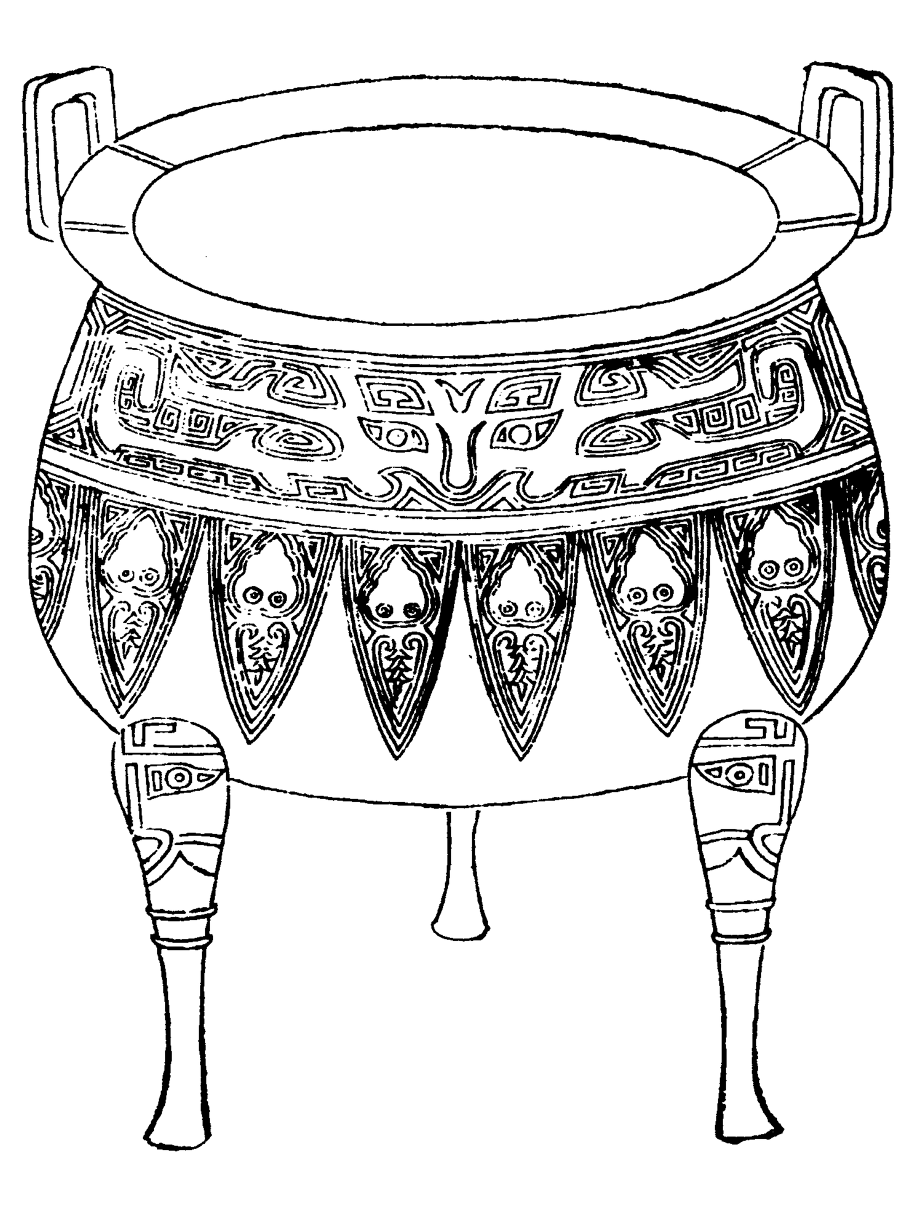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二分耳高三寸闊三寸一分深六寸七分口徑一尺三寸腹徑一尺二寸二分容二斗九升重十有七斤三足無銘是器飾以山紋垂花山以取其仁之靜花以取其禮之文猶十二章之有山有藻也然仁至於泛愛則失已非禮以節之則靡沒而莫之反矣制器尚象豈徒為觀美哉微而飲食古人未嘗不致意焉

周垂花鼎一



周垂花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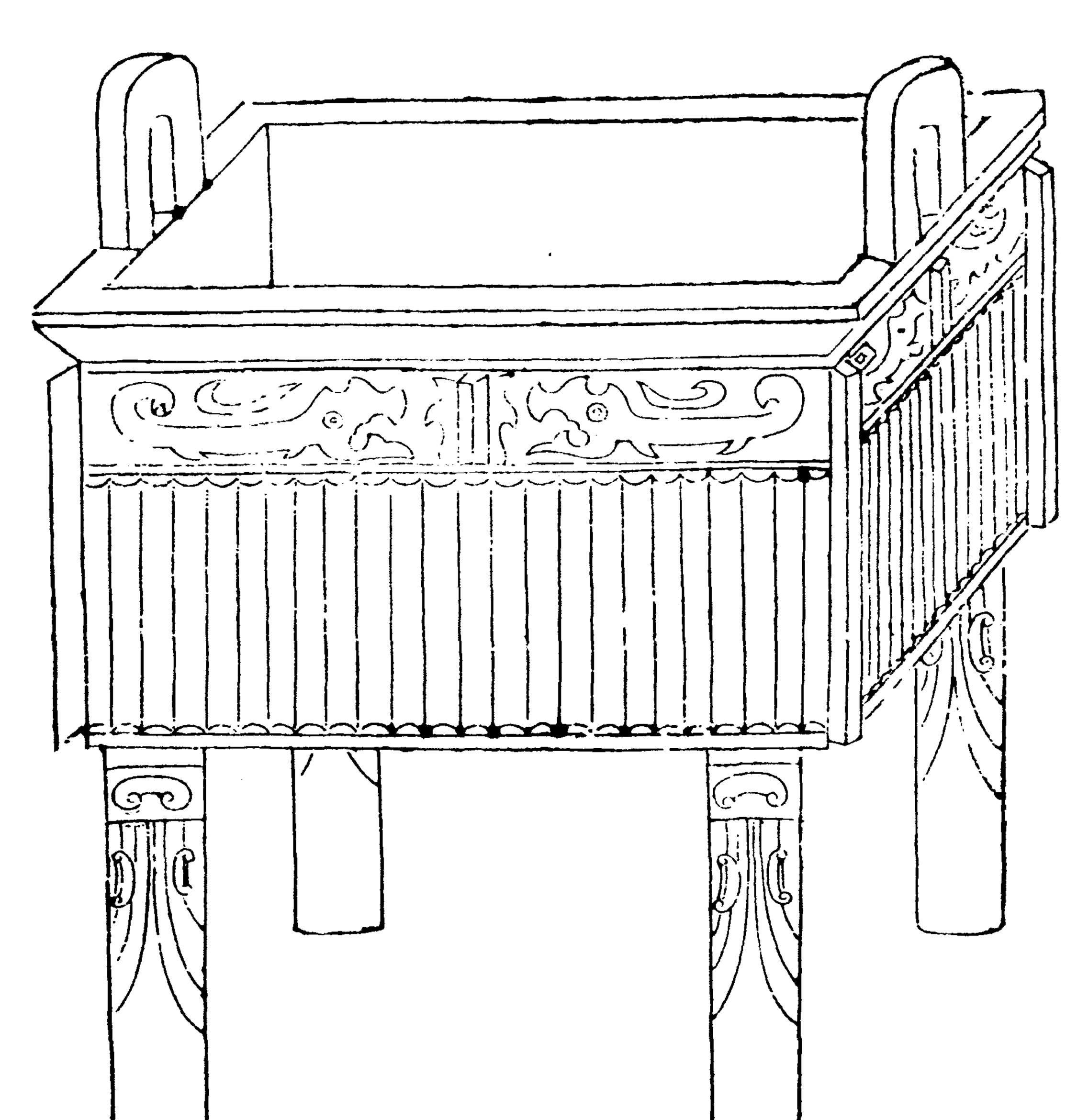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七寸三分耳高二寸三分闊二寸二分深四寸四分口徑九寸四分腹徑九寸二分容八升四合重十有二斤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四寸四分耳高七分闊七分深三寸七分口徑三寸二分腹徑三寸九分容一升重一斤四兩三足無銘

右前一器偃耳蹄足腹著交螭下有垂花備成之文後一器圜而上斂腹飾饕餮其垂花作蟬紋狀華藻相勝而蟬又取其趨高潔而不沉於卑穢雖無銘款以考世次其為周一時之器無疑焉

周花足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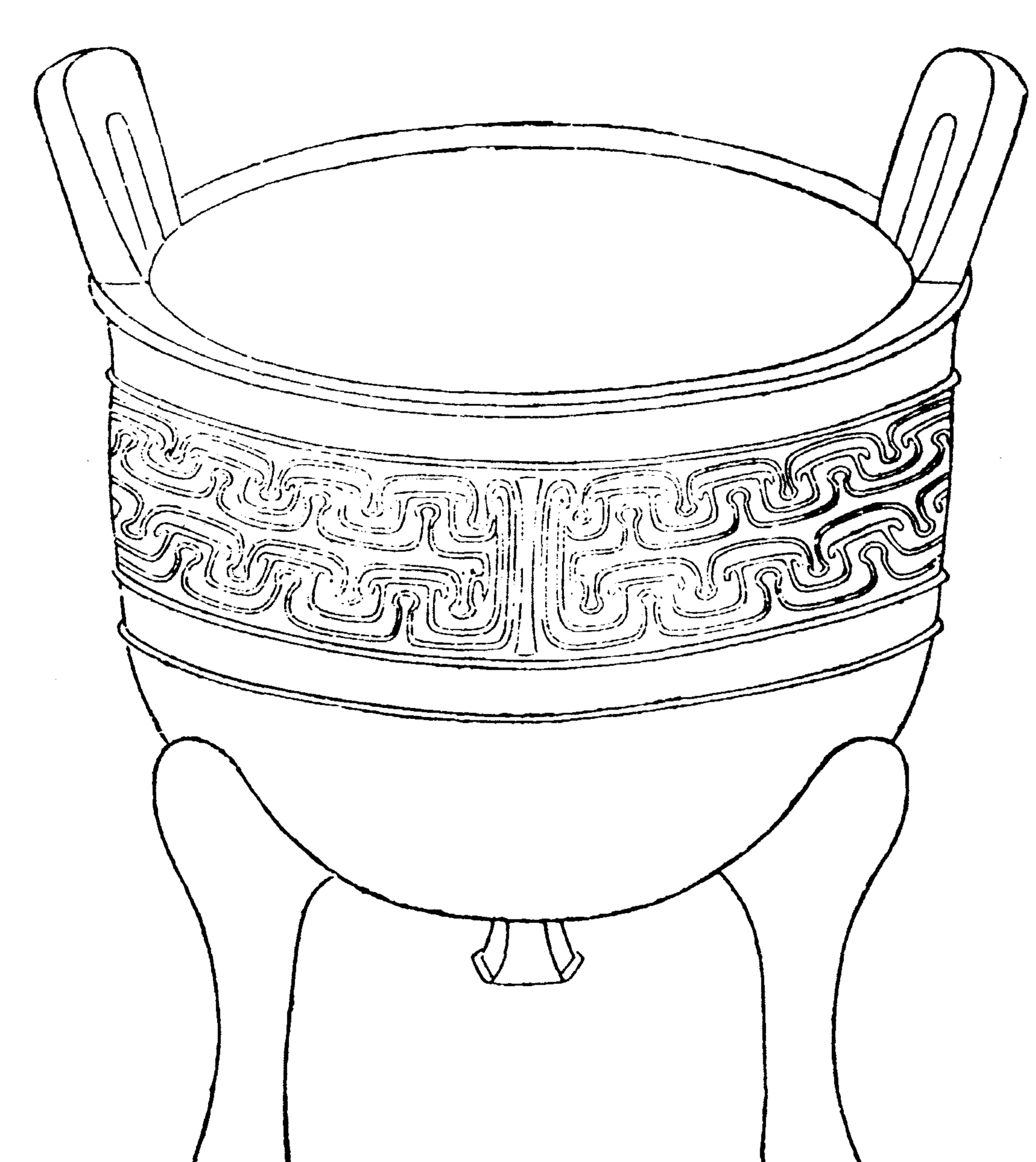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七分耳高一寸三分闊八分深三寸二分口徑長四寸八分闊三寸八分腹徑長五寸闊四寸容二升二合重四斤一兩四足無銘足飾以花腹作直紋而緣為夔龍與周庚申鼎形制相近惟著飾為異耳

周雷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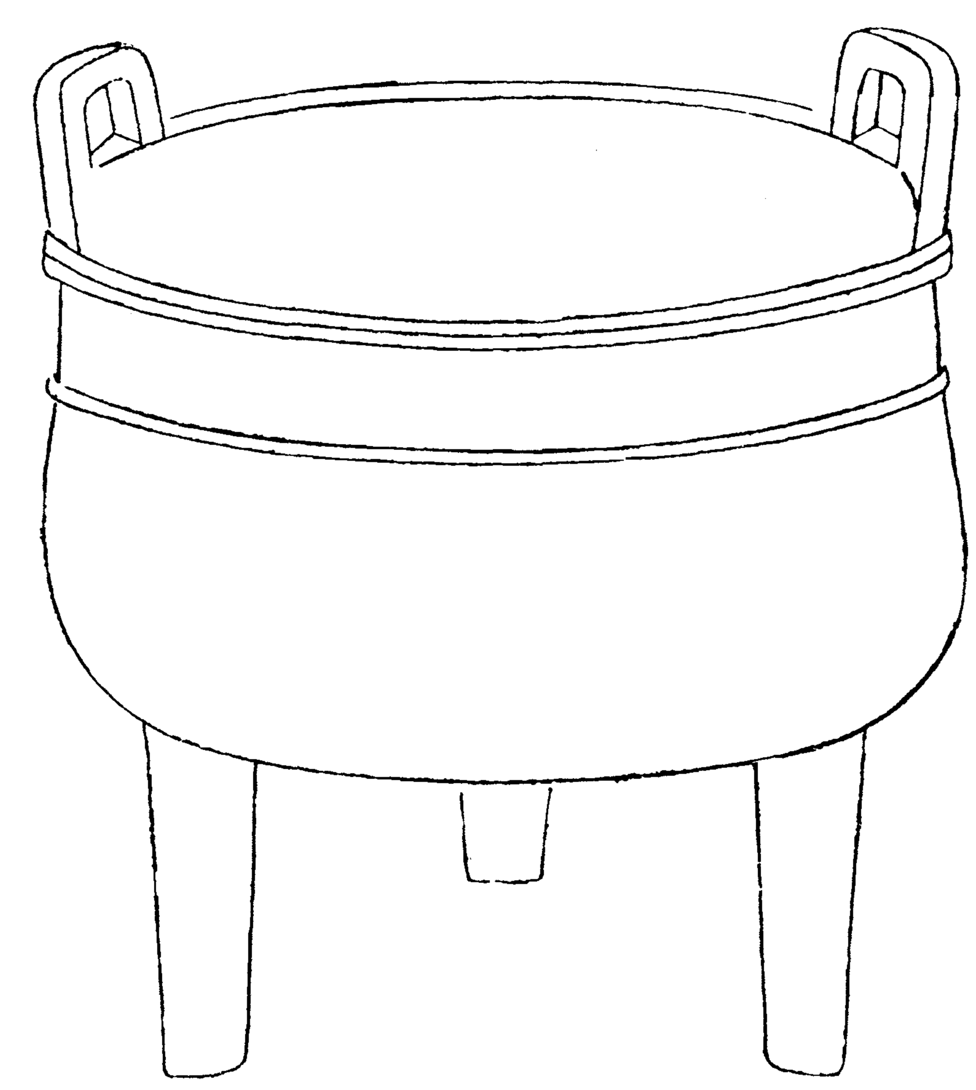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一寸二分耳高二寸九分闊三寸五分深七寸三分口徑一尺二寸腹徑一尺二寸六分容二斗九升五合重三十一斤有半三足無銘是器純緣下設雷帶而足與腹間皆純素無紋飾形制高古蓋周之器歟

周旋紋鼎



右高七寸七分耳高一寸九分闊二寸深五寸口徑九寸八分腹徑八寸七分容一斗重六斤二兩三足無銘是器耳足上下純素惟腹間飾以旋紋有宛轉回旋之狀形模高古非周制不能臻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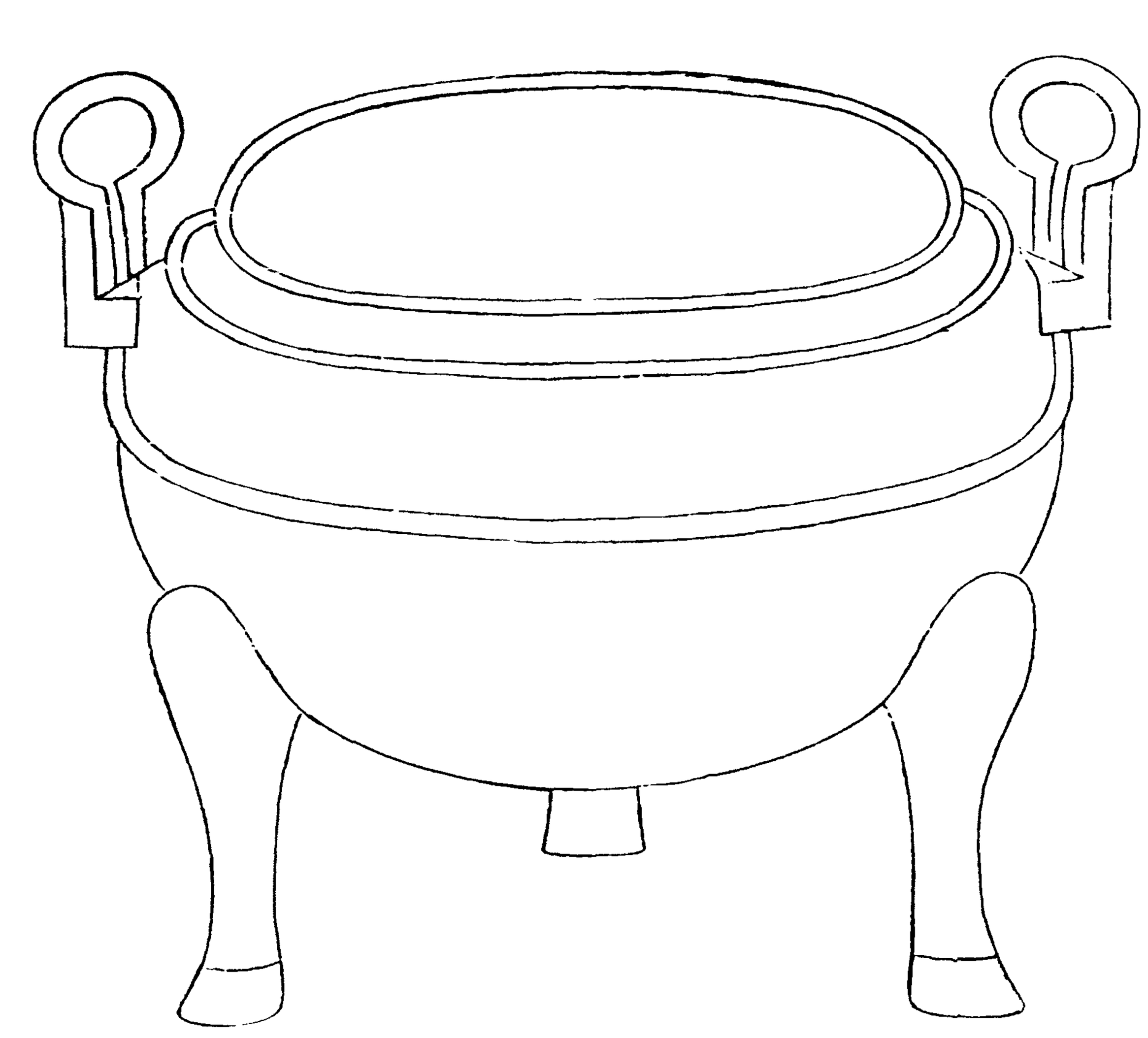
周純素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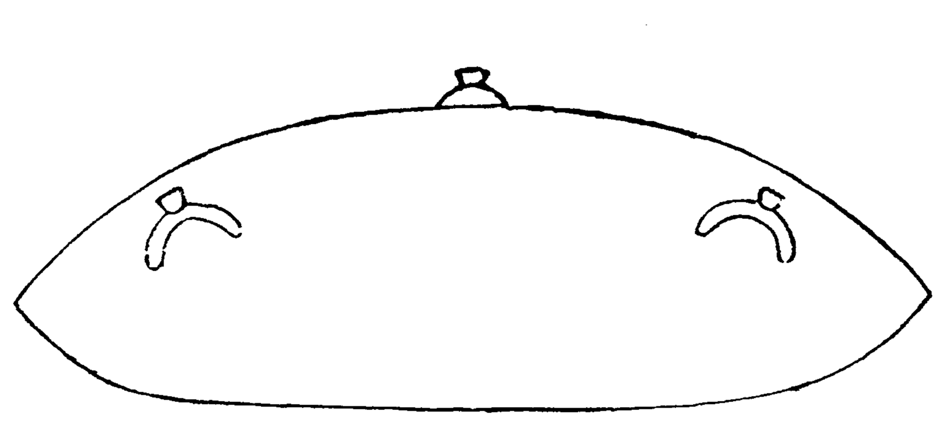


右高四寸五分耳高九分闊一寸深二寸八分口徑四寸六分腹徑五寸一分容二升二合重二斤一十兩三足無銘耳與足不設紋鏤之飾土花沁暈如紫玉色然漢鼎類多純素無文而形制則鮮有及此者

此後闕一蟠夔鼎蓋

漢孝成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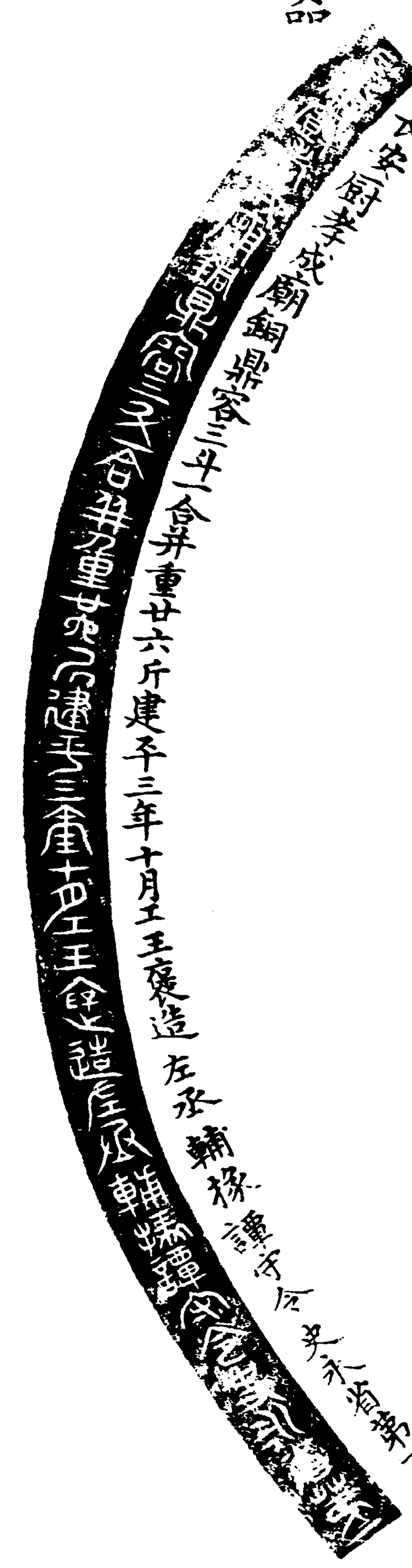


蓋



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蓋一合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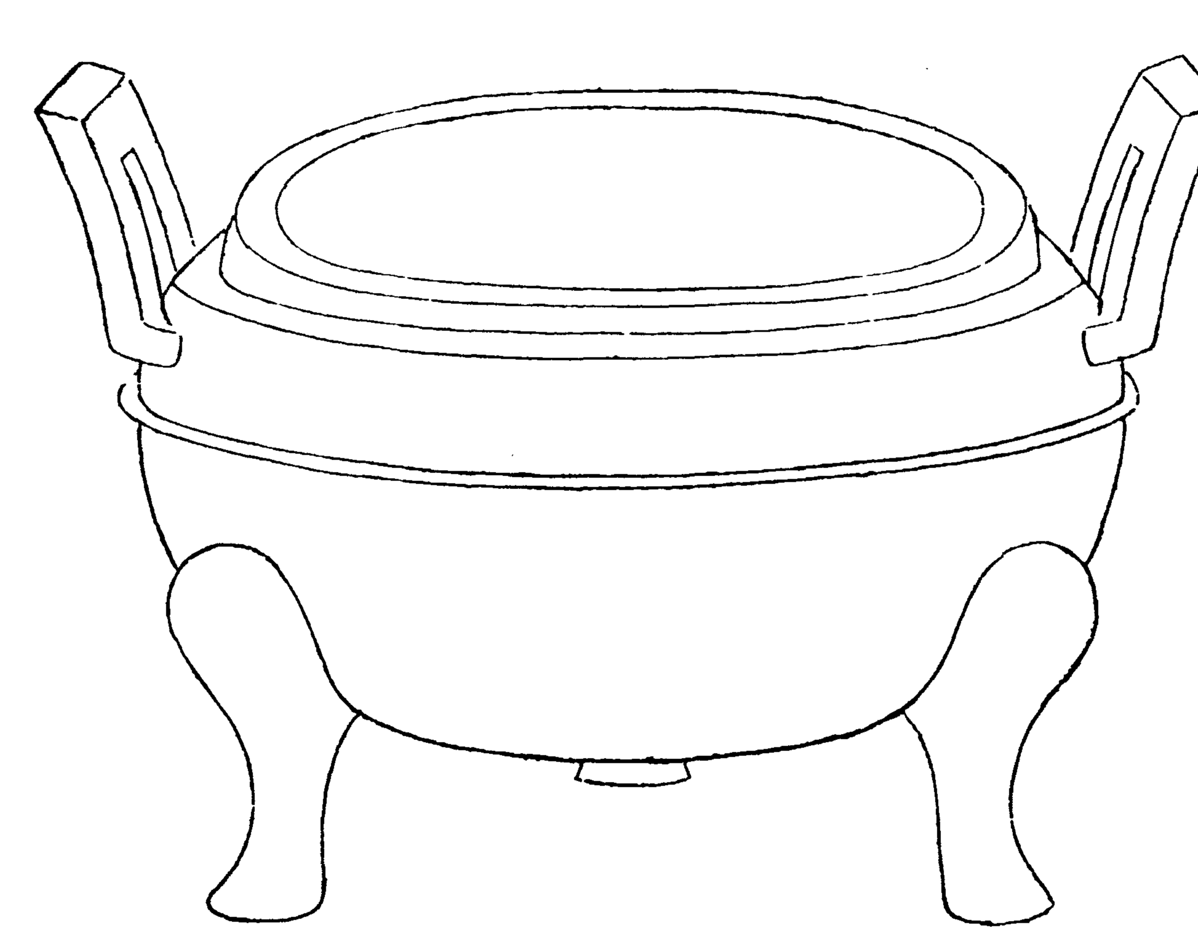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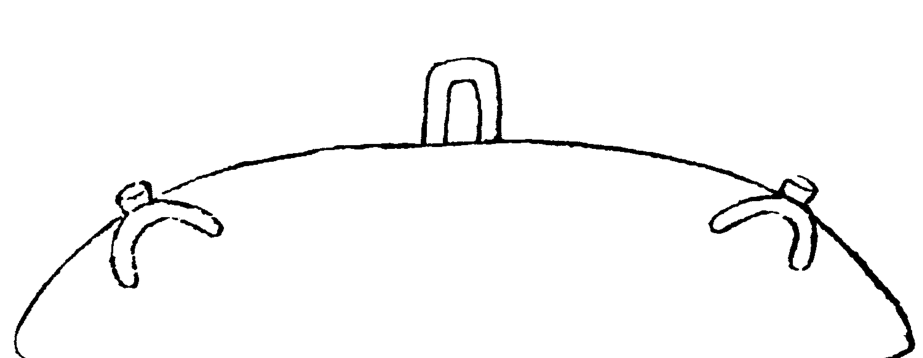


長安廚孝成廟銅鼎容三斗一合并重廿六斤建平三年十月工王襃造 左丞 輔 掾 譚 守令 史 永 省 第一

右通蓋高八寸一分耳高二寸八分闊二寸一分深五寸一分口徑六寸二分腹徑七寸八分容七升九合共重九斤三足蓋與器銘共五十六字按孝成帝乃孝元之子西漢第九帝也是鼎雖孝成廟器乃造於孝哀即位之三年其銘又有曰建平三年十月工王襃造蓋孝哀即位改號建平而孝哀又嗣服孝成也

漢好畤供廚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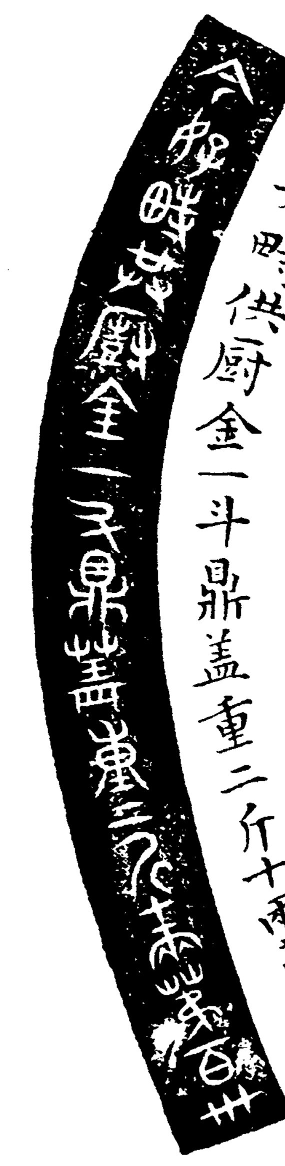


長樂銅官二斤十一兩四百卌五

蓋



大官中丞令第八百六十



今好時供廚金一斗鼎蓋重二斤十兩第百卅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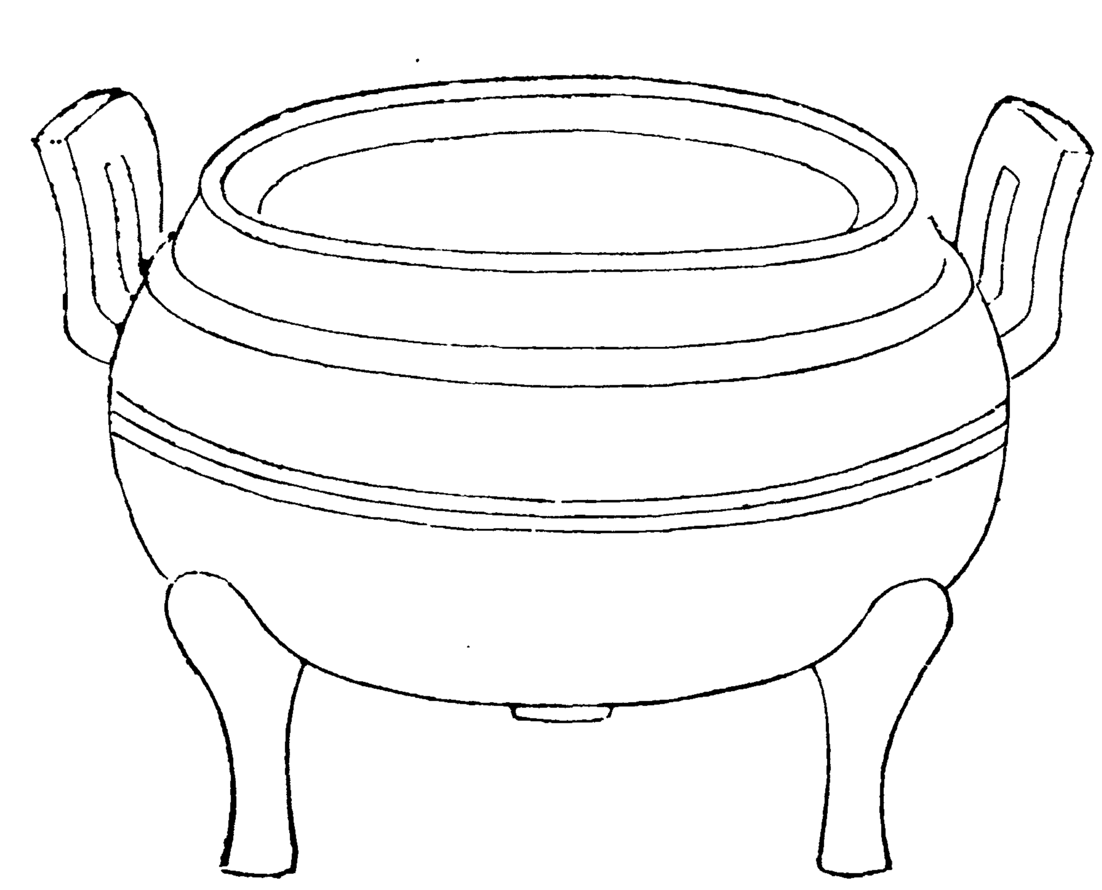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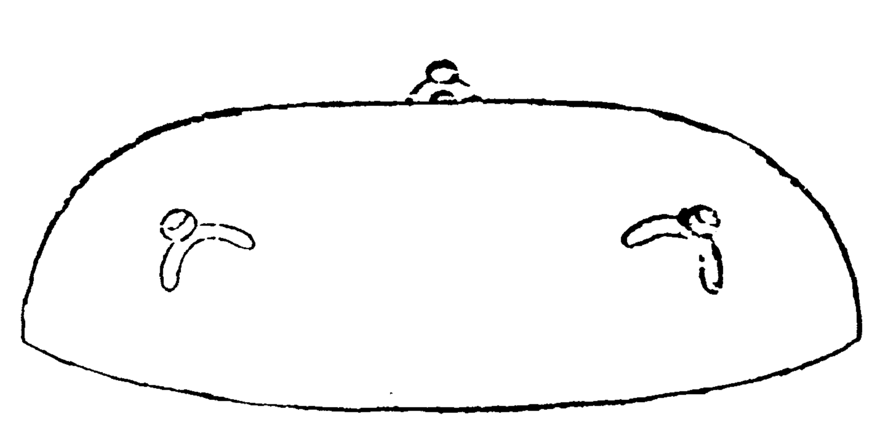
好時
供廚
銅鼎
容九
升重
九斤
一兩
山

右通蓋高五寸耳高一寸九分闊一寸一分
深三寸一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五寸六分
容二升六合共重四斤三足蓋與器銘共五
十八字按時封土也冢而祀之在昔秦襄以
攻西戎始祠少昊作西時秦文夢黃蛇口止
於鄜又爲鄜時秦宣於渭南祠青帝曰密時
秦靈於吳陽祠黃帝曰上時祠炎帝曰下時
此時之所由興也及始皇東游歷祀嶽瀆山
川遂祠八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
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月主七曰日主八
曰時主而地主之祠蓋在泰山之下梁父之
地以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故又謂之
好時漢祖有天下覩雍之四時曰吾聞天有
五帝而四何也蓋是秦襄有白帝之時秦文
有黃帝之時秦宣有青帝之時秦靈復有黃
帝炎帝之時而獨無黑帝之時也又曰吾知

之矣待我而具五也乃祠黑帝於是後世咸有五時之祠至武帝時幸五時因獲白麟以昭神休而旌其年為元狩則好時起於秦而事於漢也是鼎乃好時供廚之器而形制則漢物也又其銘曰長樂飼官則又知漢物明矣蓋長樂者漢宮也昔樗里子葬渭南其治時語於人曰吾墓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其左右後漢興而長樂宮乃在其墓東則長樂飼官乃漢官名置官以祠神於古實不廢也

漢汾陰宮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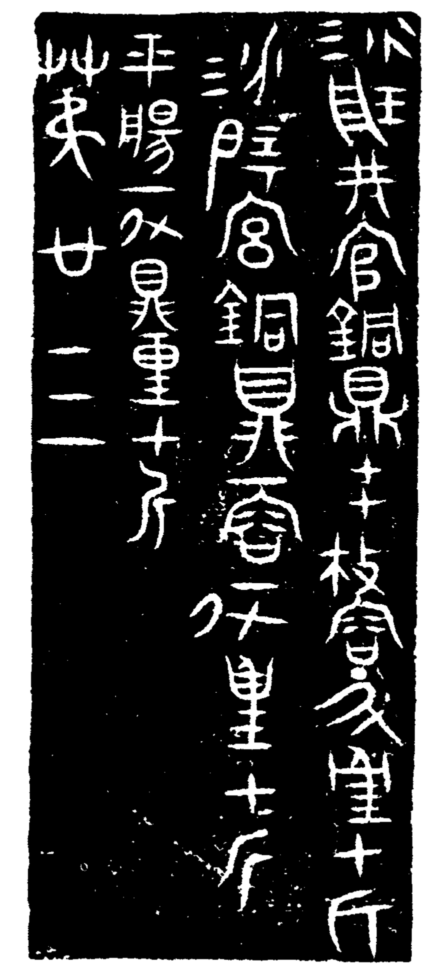


蓋



汾陰供官銅鼎蓋二十枚重三斤八兩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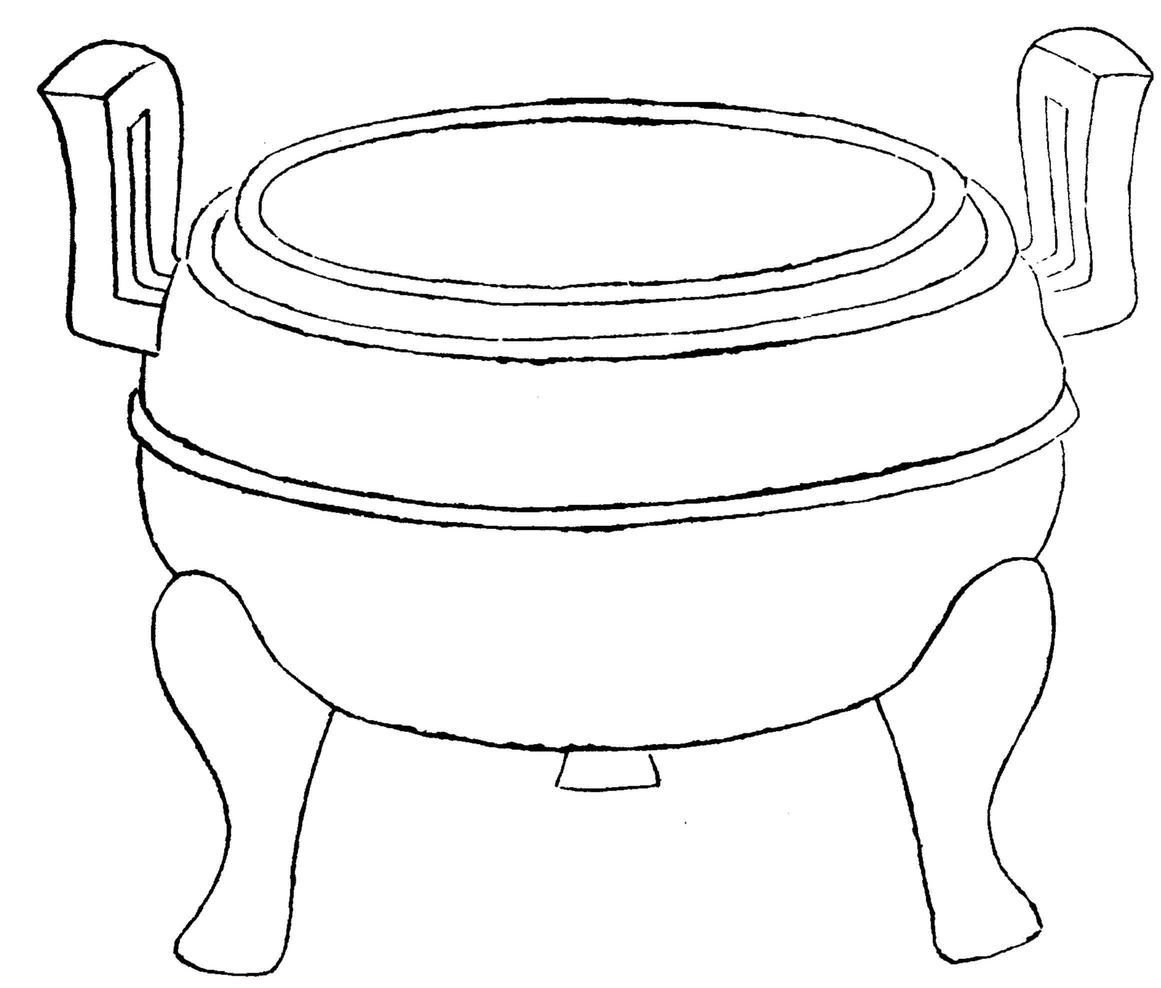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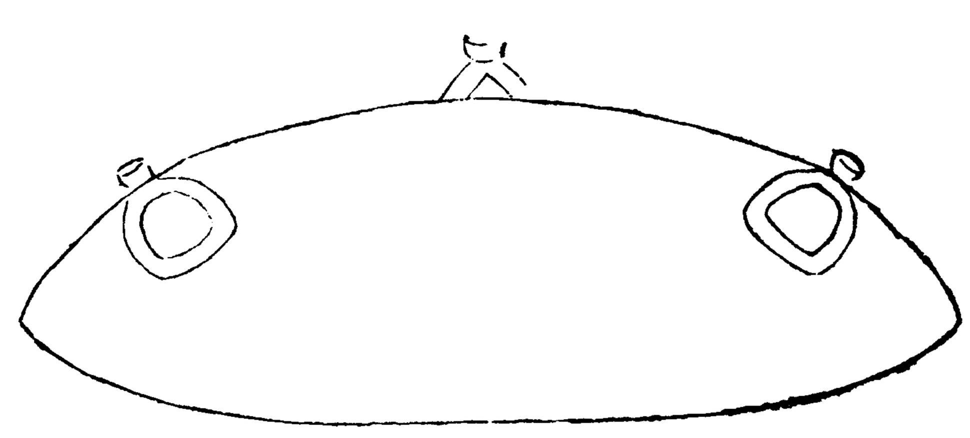
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容一斗重十斤
汾陰宮銅鼎一容一斗重十斤
平陽一斗鼎重十斤
第廿三

右通蓋高五寸八分耳高一寸七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六寸三分容二升六合共重三斤三足蓋與器銘共五十四字按前漢地理志河東郡屬縣有曰汾陰有曰平陽而平陽有鐵官此曰汾陰宮則宮之在汾陰者也考其款識既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又曰汾陰宮銅鼎一者二十所以舉供官之數而一者舉其隸於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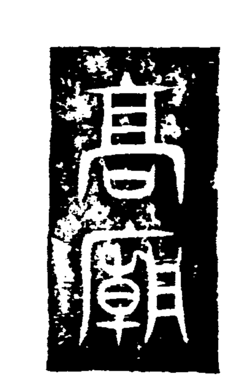
也又曰平陽一斗鼎蓋平陽有鐵官此乃紀所鑄之地耳曰第二十三者揔其器之在汾陰者爲之次不必言鼎也按西漢郊祀志云孝武皇帝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於甘泉定后土於汾陰而神祇安之則作宮於汾陰者以祀后土之所是宜有列鼎之薦而此特其一器耳銘文稱供官銅鼎亦又明朝廷祀典之物非私享也

漢定陶鼎





蓋



高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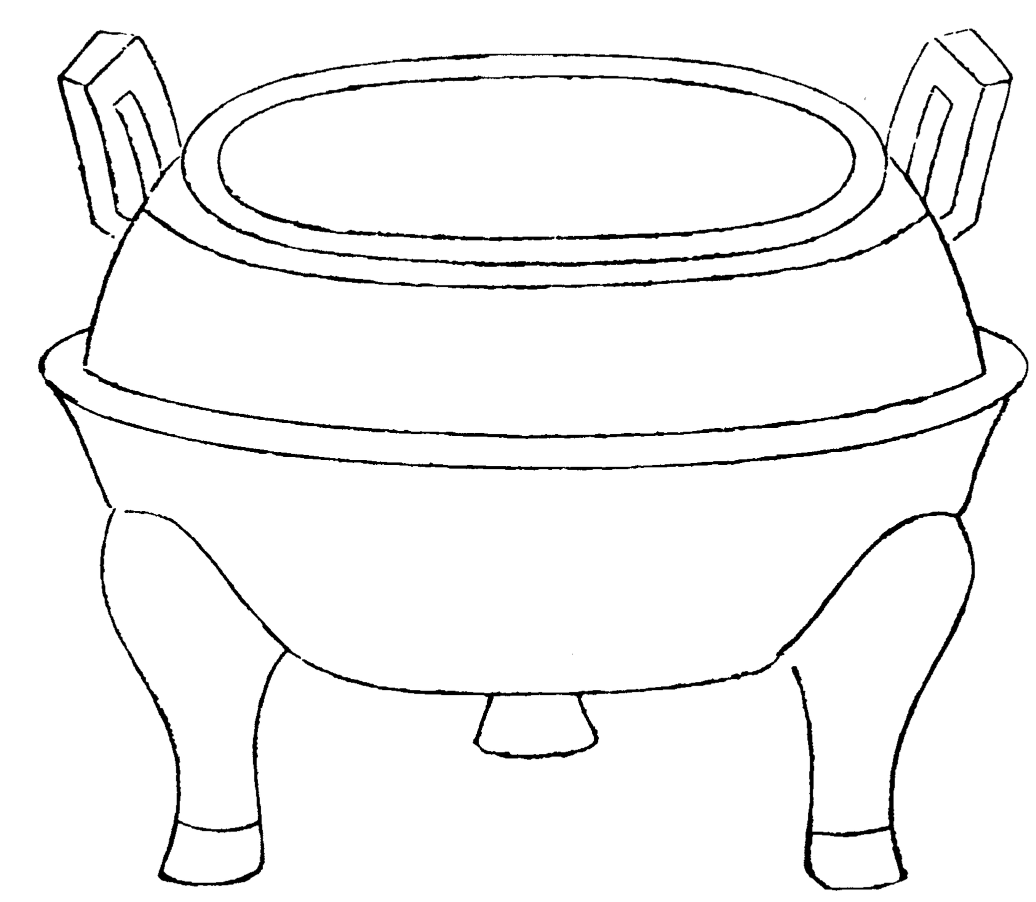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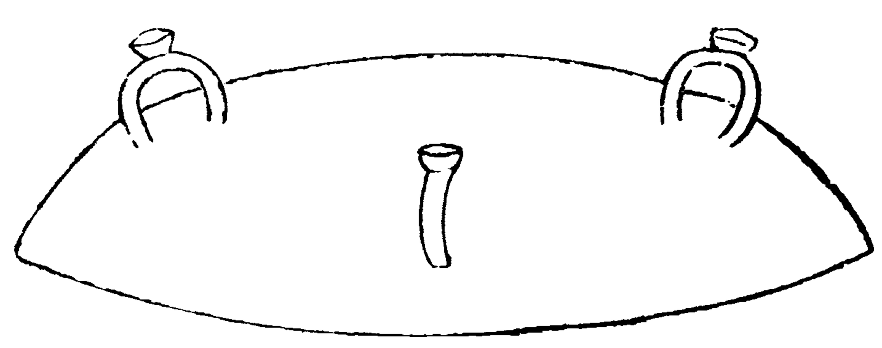


都倉 定陶廟容十斗共重九斤二兩

右通蓋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六合共重三斤三足蓋與器銘共十六字按漢十二年孝惠帝即位始詔郡國諸侯王各立高廟而是鼎於蓋間有高廟二字其字畫復有變篆為隸之體是其為高廟祀器無疑也又曰定陶廟者蓋漢初有天下旌功臣以定陶之地封彭越而王之是為梁王而其國則定陶也越既叛命乃削其地更以封高祖之子恢是為定陶共王恢其在惠帝即位之初許立高廟則正恢之世也

漢李氏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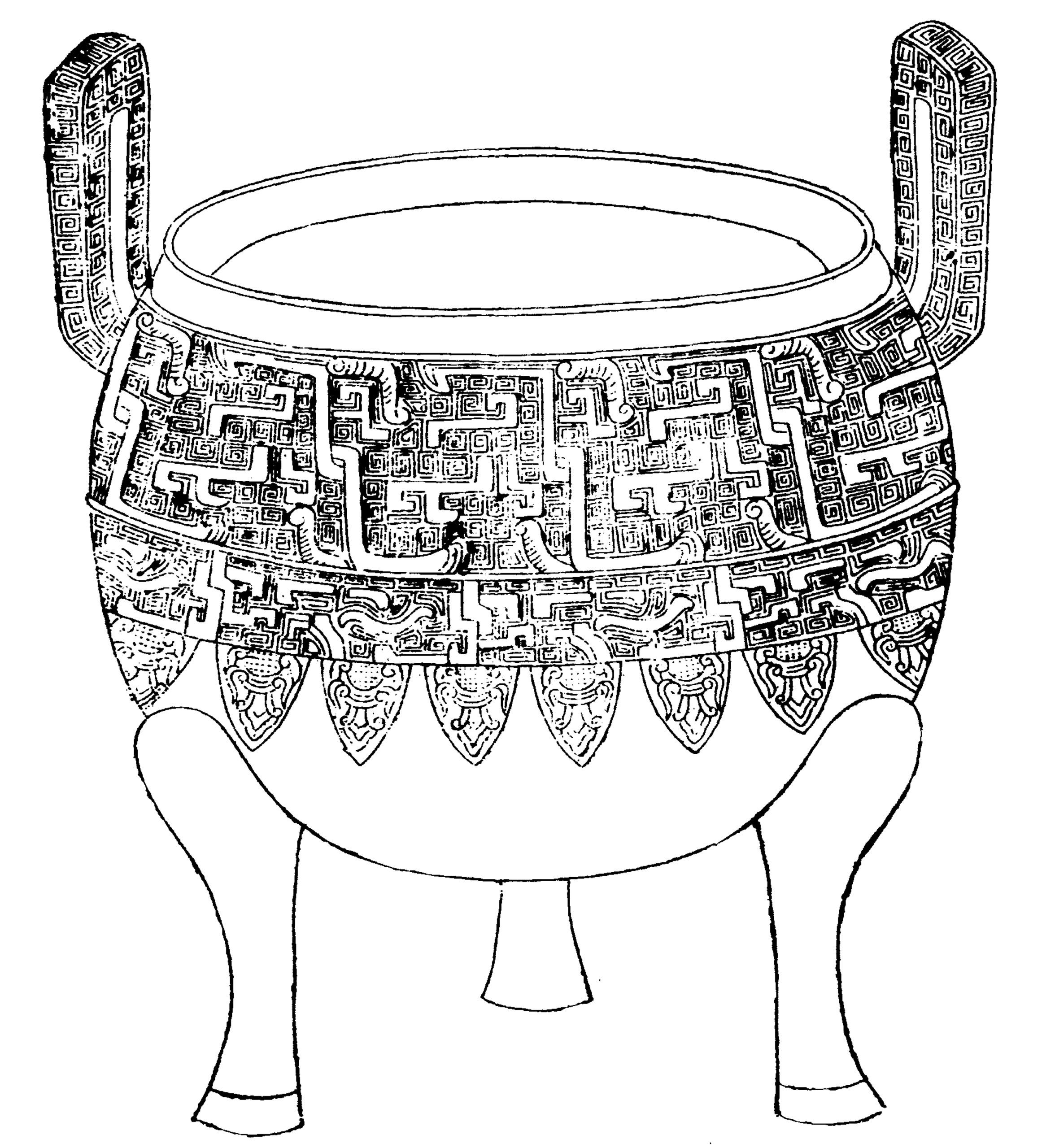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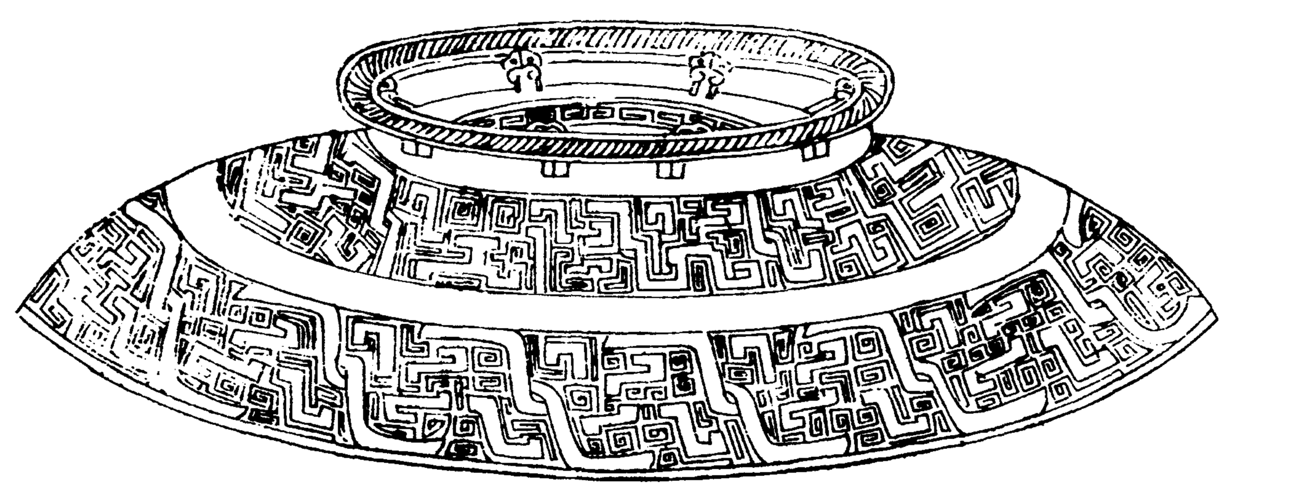


李氏

右通蓋高四寸四分耳高一寸闊八分深二
寸八分口徑三寸七分腹徑四寸九分容一
升四合共重二斤一十一兩有半三足銘二
字按此器圖弇上而耳外附質素無紋與汾
陰宮鼎相類其字畫亦作漢蹟李氏顯於兩
漢者如西漢之李廣李陵東漢之李固李膺
皆閥家華族甚多此但紀姓而不書名蓋未
可考其為誰歟

漢六夔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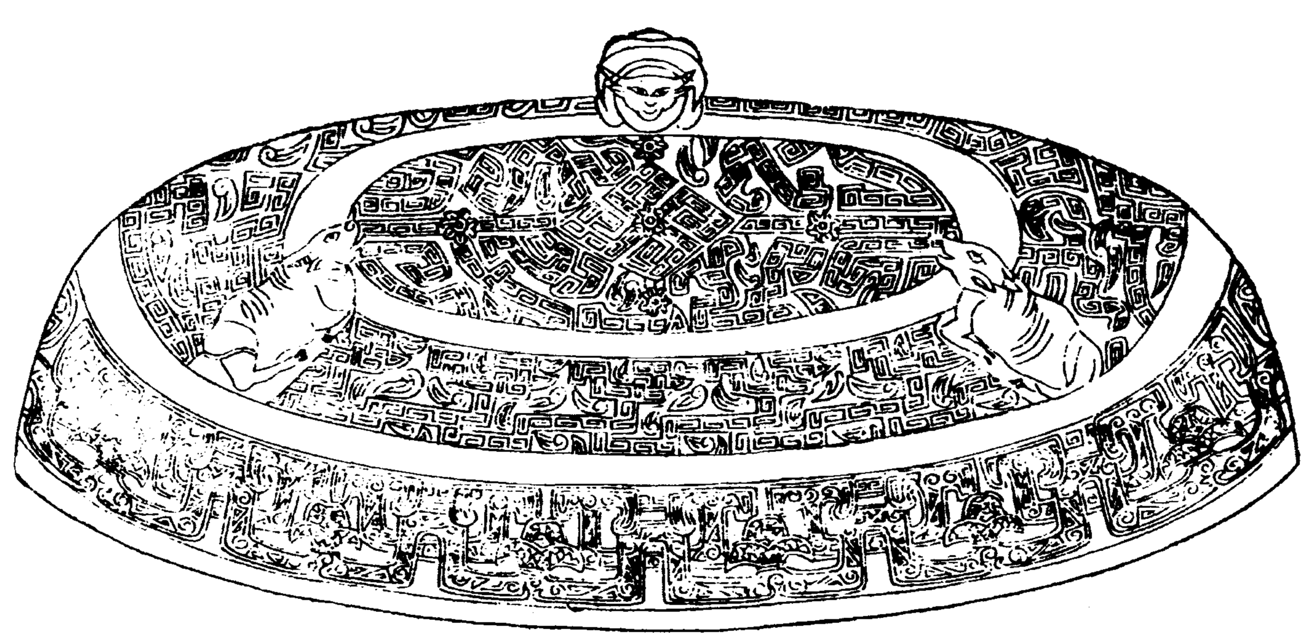




右通盖高九寸七分耳高二寸闊一寸五分深五寸四分口徑七寸一分腹徑八寸二分容八升共重六斤十有五兩三足無銘盖作圈如足仰之可以貯物而圈下承以六夔豈亦取夫六鼇負戴之義然其所飾纎巧多為物象牀向甞謂器不蟲鏤而今復若此故知非三代之制歸之近古則漢有之也

漢三犧鼎一





通盖高九寸八分耳高三寸闊二寸五分深六寸四分口徑一尺一分腹徑一尺一寸二分容二斗一升共重十有七斤一兩三足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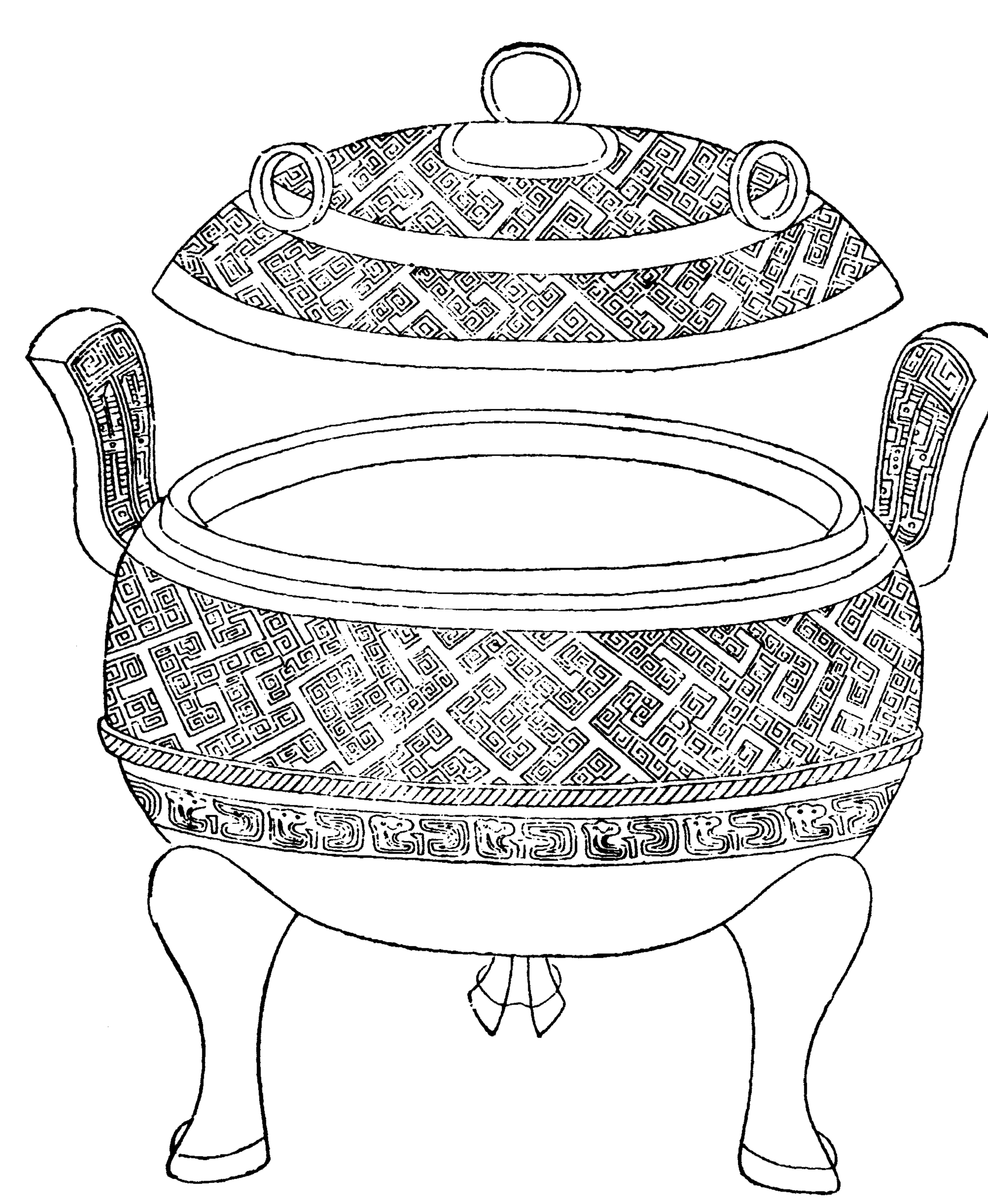
漢三犧鼎二



通蓋高六寸二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一寸八分深三寸八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徑六寸容三升五合共重三斤一兩三足無銘

右二器足既如牛復設三犧於蓋書傳言三牲曰牛一羊一豕一則犧乃三牲之最者蓋古人於天地之祭宗廟之享賓客之奉用以將其精純者非此不可此漢器也而有周之遺意焉

漢雷紋鼎



右通蓋高八寸七分耳高二寸七分闊一寸八分深五寸二分腹徑八寸容八升共重六斤四兩無銘三足純素純緣與蓋遍著雷紋或大或小互相間錯腹上維以綯紐周帀其下與耳又作螭形蓋頂復以三環為飾仰而置諸机如足然亦可以盛是器形制頗類輔耳鼎特差大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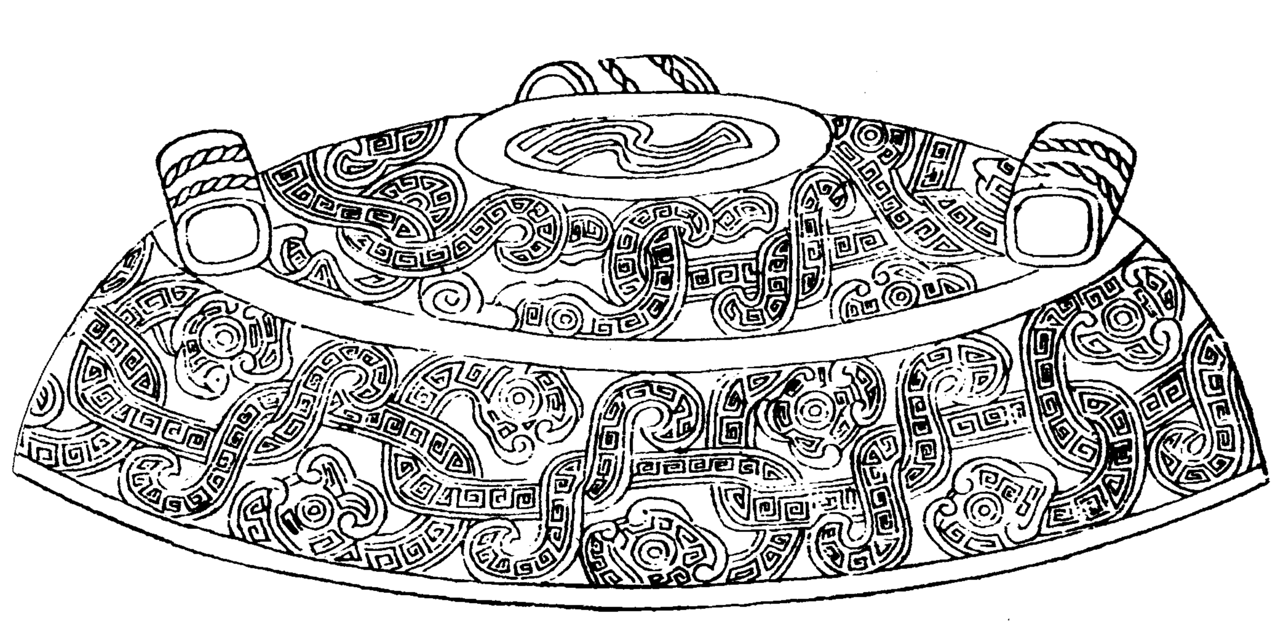
漢篆帶鼎



右通蓋高六寸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四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腹徑七寸一分容四升六合共重四斤有半三足無銘是器兩耳外附而足作股膊若獸蹄狀蓋設三環仰之可以貯物上下飾以篆帶縈紆糾結曲盡華巧然攷其規模則漢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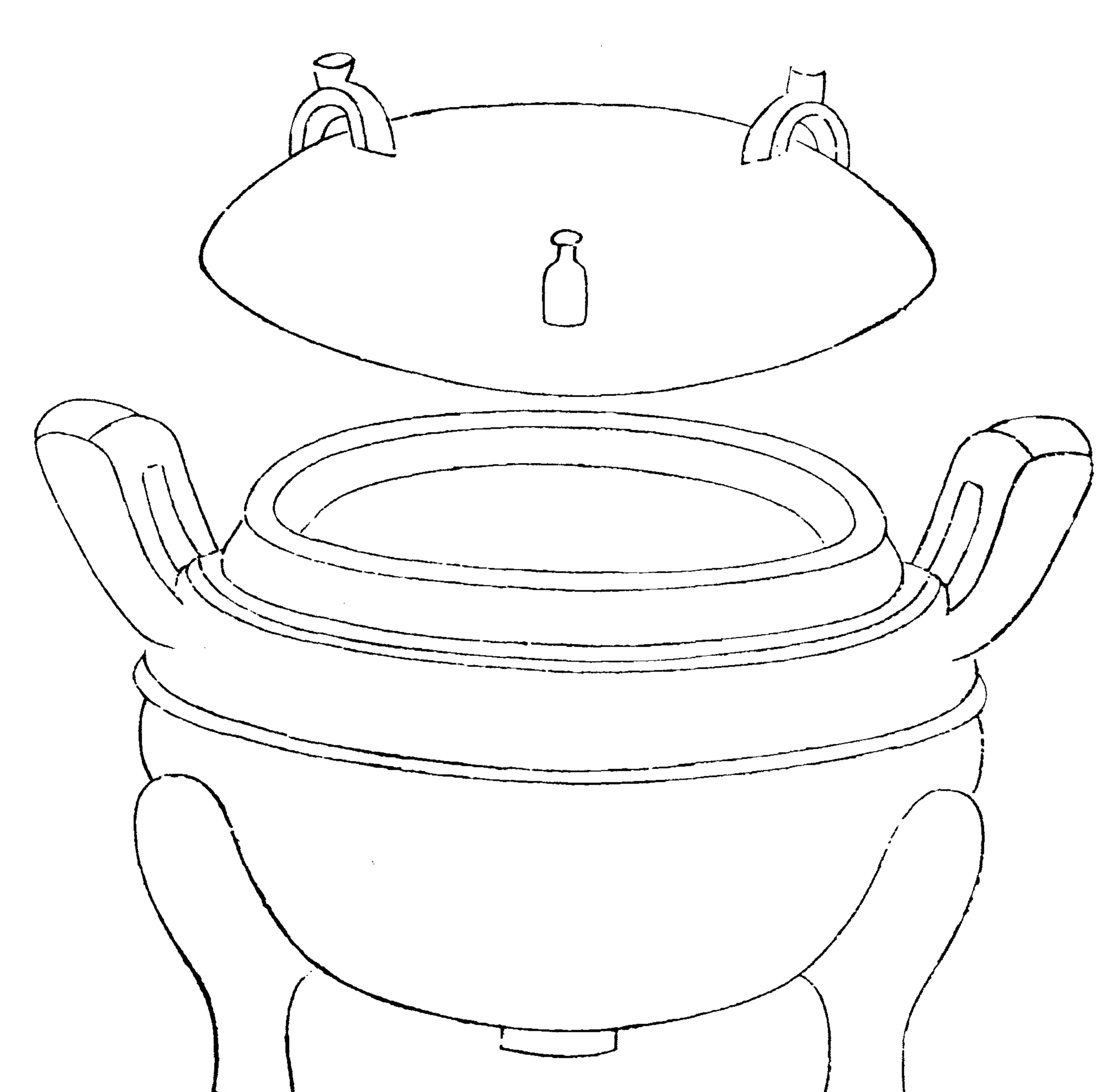
漢浮雲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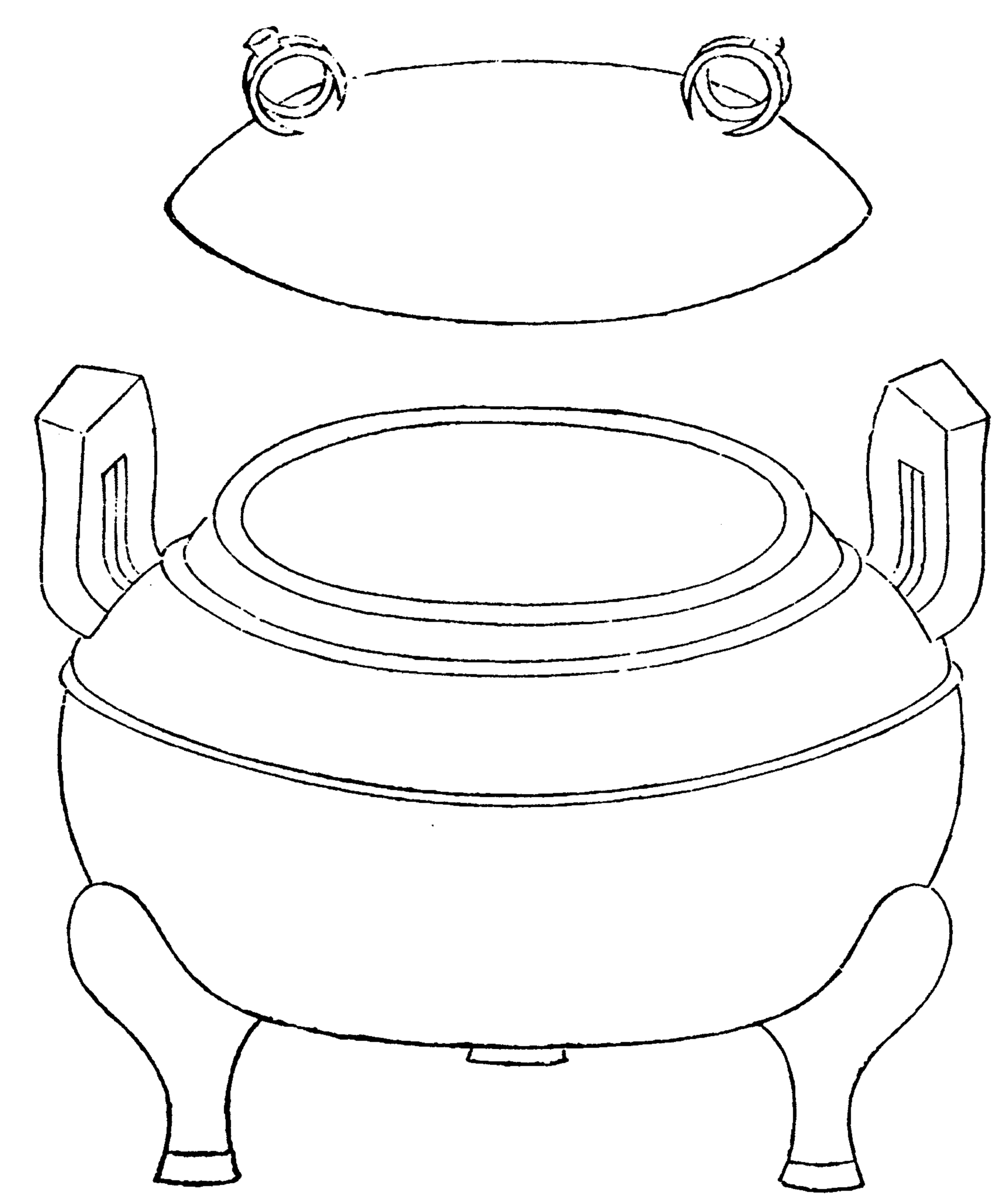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八寸三分耳高二寸四分闊一寸八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七寸四分腹徑八寸二分容八升八合共重六斤九兩三足無銘觀其耳附如鈛弁上如鬲足作股膊蓋設三圈稽之商周無與合者究其製作乃漢室之器然體間飾以雲氣作下垂之勢蓋亦取其澤物之象云

漢輔耳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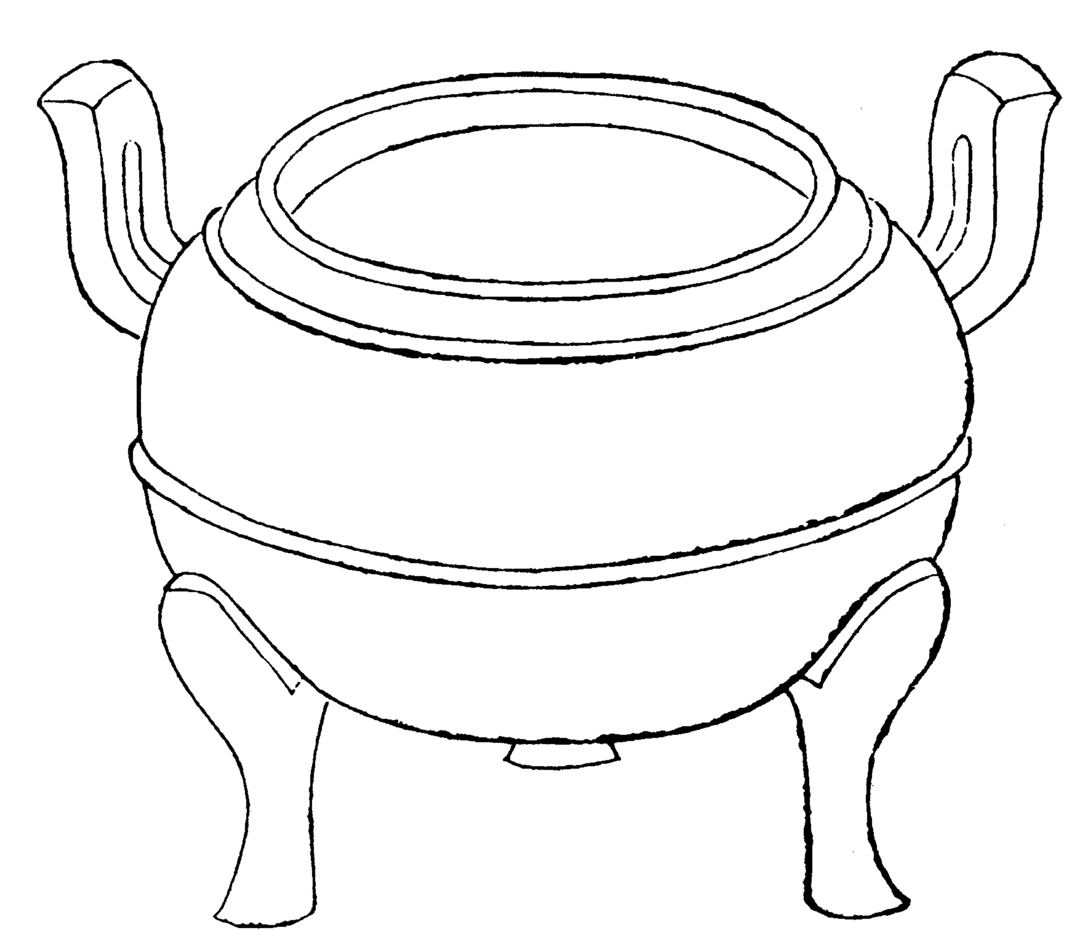
通蓋高五寸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八合共重三斤四兩三足無銘

漢輔耳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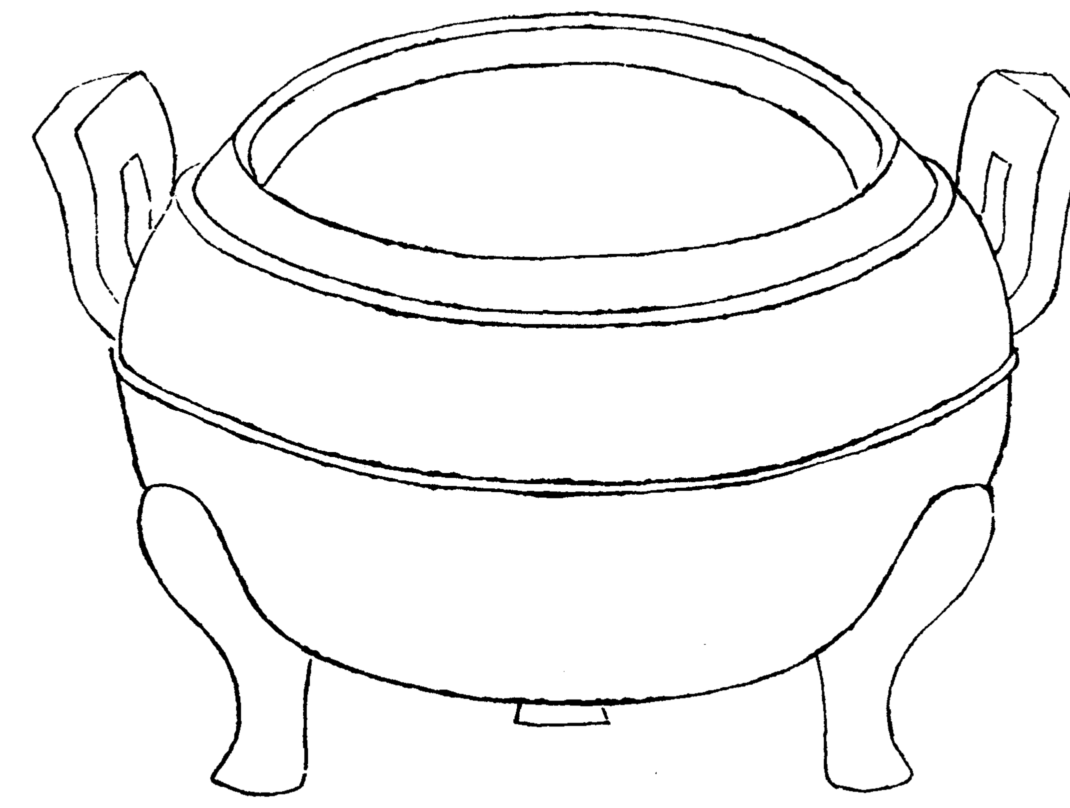
通蓋高五寸耳高一寸八分闊一寸二分深
三寸五分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六寸四分容
三升共重三斤十有一兩三足無銘

漢輔耳鼎三



高四寸八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一寸五分深
三寸五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五寸六分容
三升四合重三斤一十兩三足闕蓋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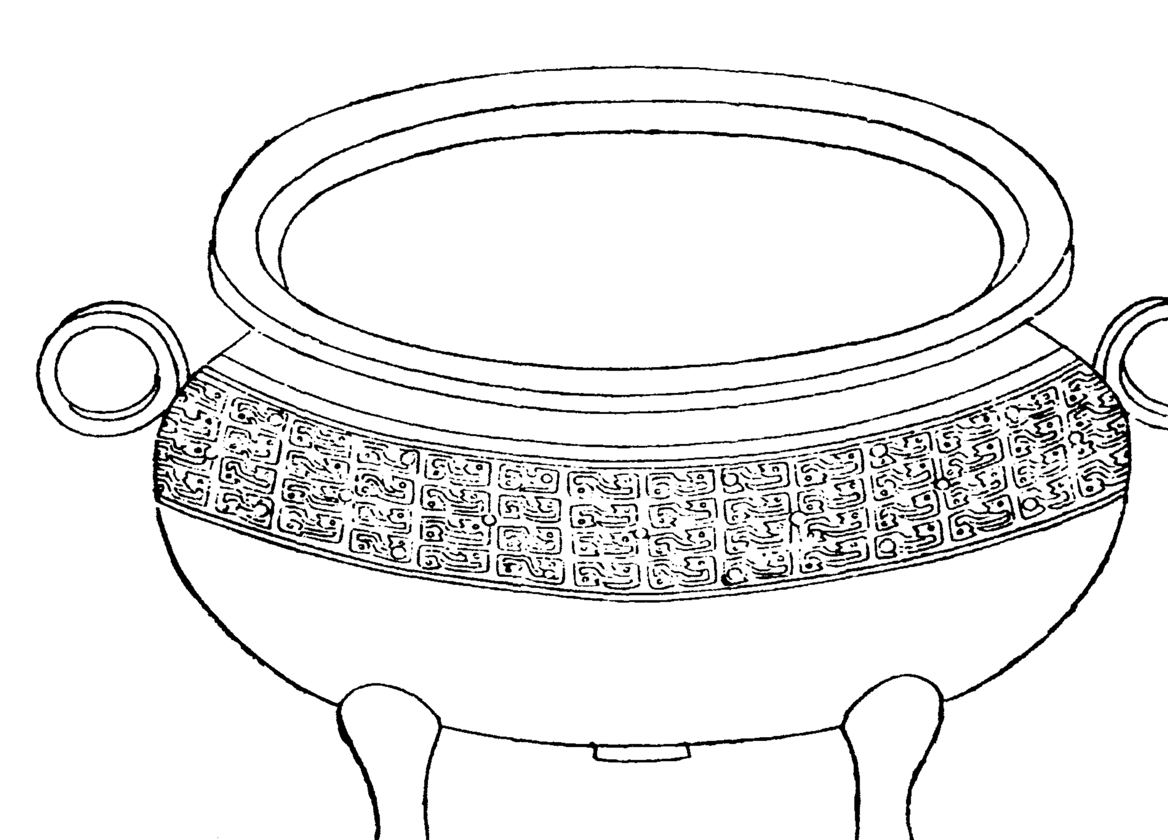
漢輔耳鼎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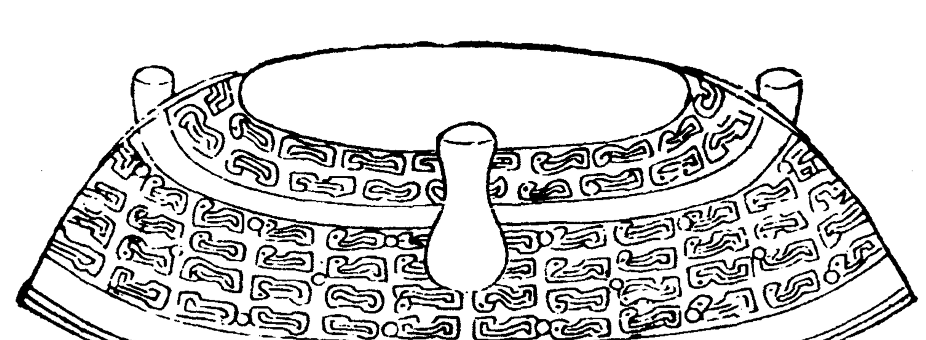


高四寸一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一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五合重二斤十有一兩三足闕蓋無銘

右前二器蓋設三環却之可以為足與後二器皆無蟲鏤之飾比商器其質有餘但後二器闕其蓋凡漢之鼎器形制類同若好時供廚鼎銘有曰第八百六十則知非一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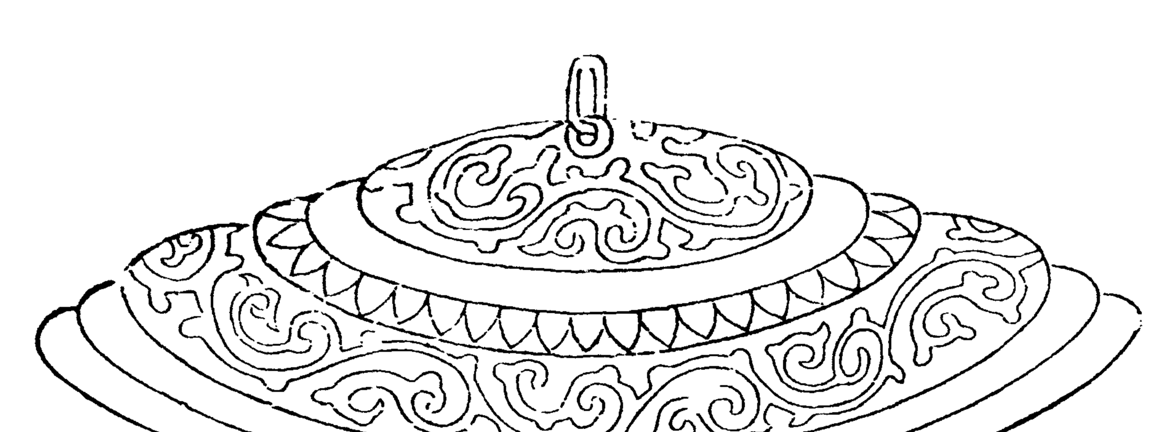
漢百乳鼎





右通蓋高四寸九分耳圜徑九分深二寸六分口徑六寸一分腹徑七寸容三升二合共重二斤十兩三足無銘是器匾淺若瓿以環為耳殊非古制蓋與器各以三膊為足蓋又貫之三牙可以胳合各周以乳乳形分布蟠虺之間乳有見於致養虺以見於屈伸有時古人尚象豈無意哉特形制漸陋不足以配古也

漢蟠螭鼎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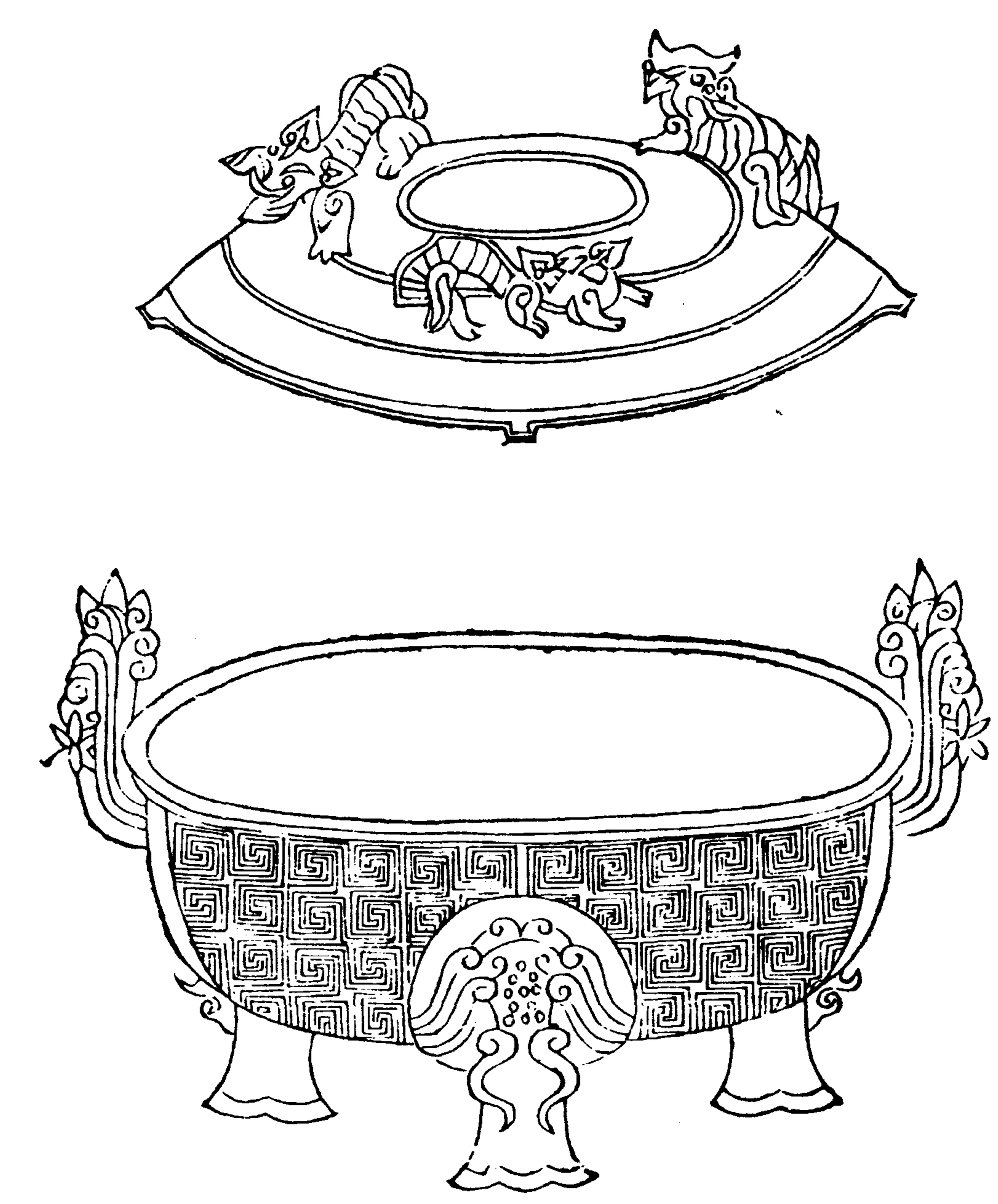
右高一寸八分口徑五寸七分重一十三兩有半無銘頂有提環周回隱起三脊錯以蟠螭內外之紋有類秦鑑又塗以黃金爛然照目觀其蓋亦可以髣髴鼎之形製矣雖不能比肩商周非漢亦未易為也

漢小鼎



右通蓋高一寸五分耳高五分闊二分深八分口徑一寸二分腹徑一寸六分容半合共重三兩三足無銘凡鼎之屬大曰鼐中曰鼎小曰鼒故詩言鼐鼎及鼒言自大以及小也王安石字說謂鼒鼎之有才者蓋大鼐則孕其氣而鼒則小有才而已是器又規倣鼒而為之其小可置諸掌錯金銀為華飾以七寶瑟瑟輝映其上蓋非食飲之器正恐置之几格間如研滴之具然自祖宗以来家為舊物藏之府庫有日矣此器一出便覺眏照同類者製作近於凡陋然典刑精緻定非俗工所能模鑄要之漢室物也

唐三螭鼎



右通蓋高三寸耳高一寸闊九分深一寸二分口徑三寸三分腹徑三寸五分容三合共重一斤二兩三足無銘按此器耳附於外形圜而匾上有三螭以戲於蓋足與耳皆為螭形務作奇巧比漢器尤不典殆唐人所造耳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卷第五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卷第六

尊罍總說

尊一 一十八器

商 一十四器

持刀父癸尊 銘三字

祖戊尊 銘五字

雉尊 銘八字

父己尊 銘三字

辛尊 銘三字

父乙尊 銘五字

父丁尊 銘二字

立戈癸尊 銘四字

從尊 銘二字

祖丁尊 銘五字

兄丁尊 銘八字

持刀父己尊 銘七字

諫尊 銘七字

龍鳳方尊

周 四器

月星尊 銘四字

召公尊 銘七十二字

高克尊 銘五十八字

師艅尊 銘三十二字

揔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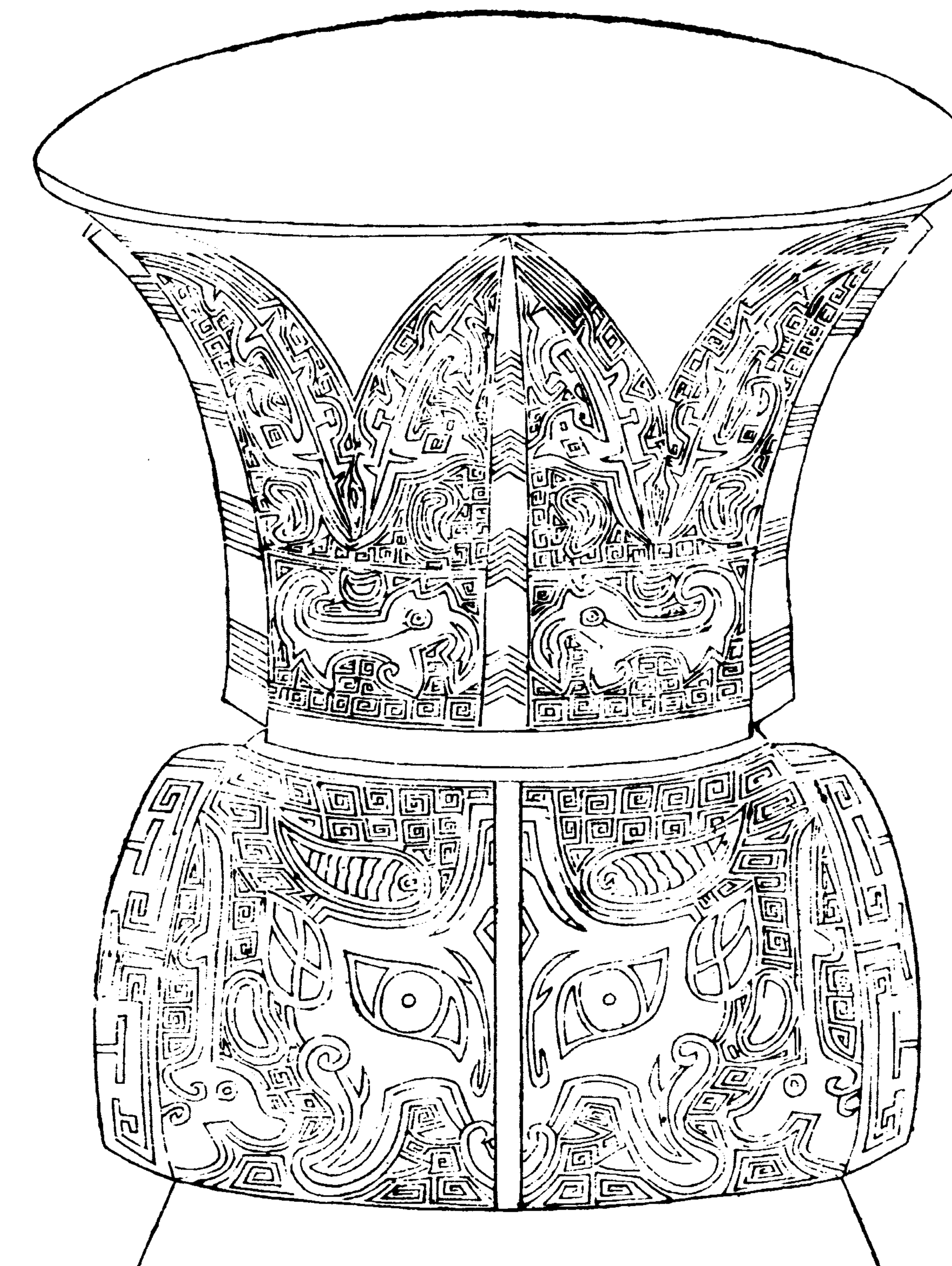
在昔三代盛時凡酌獻祼將通用於人神之際故酌獻用於人亦用於神祼將所以禮神亦所以禮人是以尊罍彝舟相為先後而行之然周官冪人先尊以尊尊而彝卑小宗伯先彝以言其用則先彝耳彝用以祼既祼則已尊用以飲飲則必有繼之者故繼之必資諸罍此詩所謂缾之罄矣維罍之耻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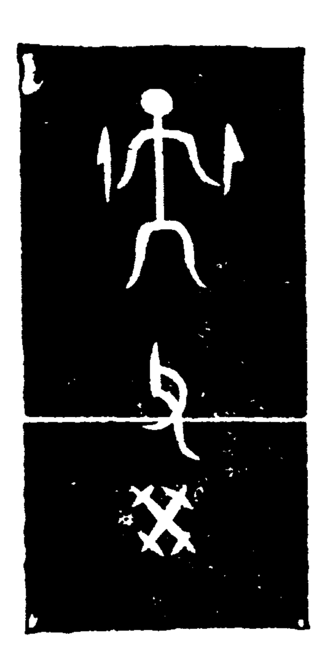
於司尊彝之職有六尊言其數復言其名酒正之職有八尊言其數不言其名者蓋八尊所以廣六尊之數也至于罍則一種而已有六罍所以副六尊耳夫尊有六而在周則設官以司之辨其用與其實故有謂之獻謂之象則凡春祠夏禴其朝踐再獻之所用也謂之著謂之壺則凡秋嘗冬烝其朝獻饋獻之所用也謂之泰謂之山則凡追享朝享其朝

賤再獻之所用也若夫爾雅不言尊而曰彝卣罍器也者謂彝卣罍皆盛酒尊意其尊必有罍亦猶彝之有舟此又一家之說也且尊之用於世久矣泰尊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商尊也犧象周尊也合而言之揔謂之尊彝以周兼四代之禮故皆有之周官言六尊者兼得而用之也捨周官而見於他傳則分而言之故有所謂上尊曰彝中尊

曰卣下尊曰壷凡以彝之為常也故曰上尊而已在商之世以質為尚而法度之所在故器之所載皆曰彝至周之文武制作未備商制尚或存者則尊彝之名間未易焉令名公尊文考尊皆周時器而亦謂之彝蓋本諸此

商持刀父癸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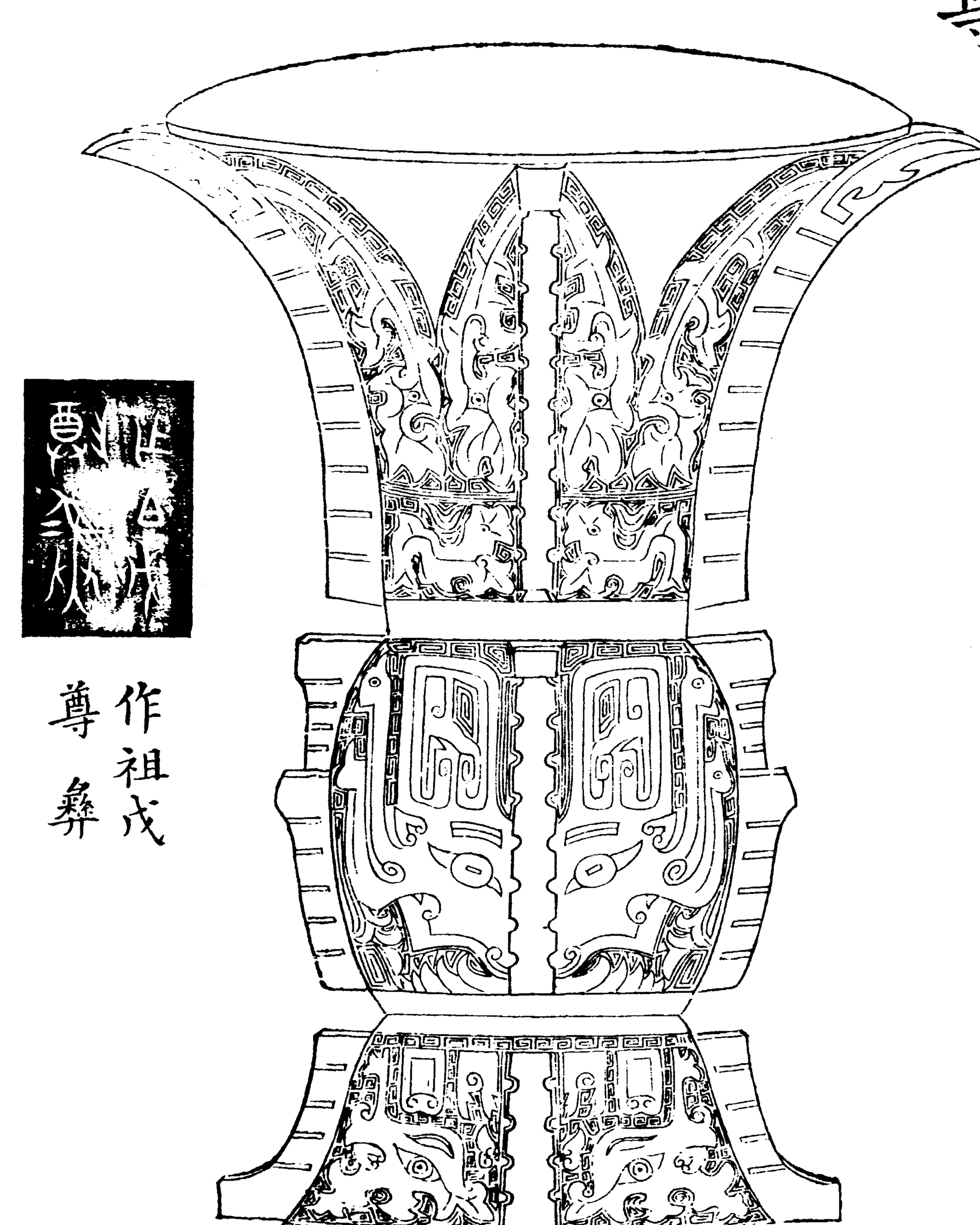




孫 侍刀 形 父癸

右高九寸二分深八寸口徑七寸八分腹徑七寸五分容六升重七斤十有二兩銘三字是尊狀觚形而所容則倍之設飾雖華而字畫極古銘之父癸癸者成湯之父虩且銘者自名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故於父癸而言孫者亦自名之而已所謂身比焉順也者是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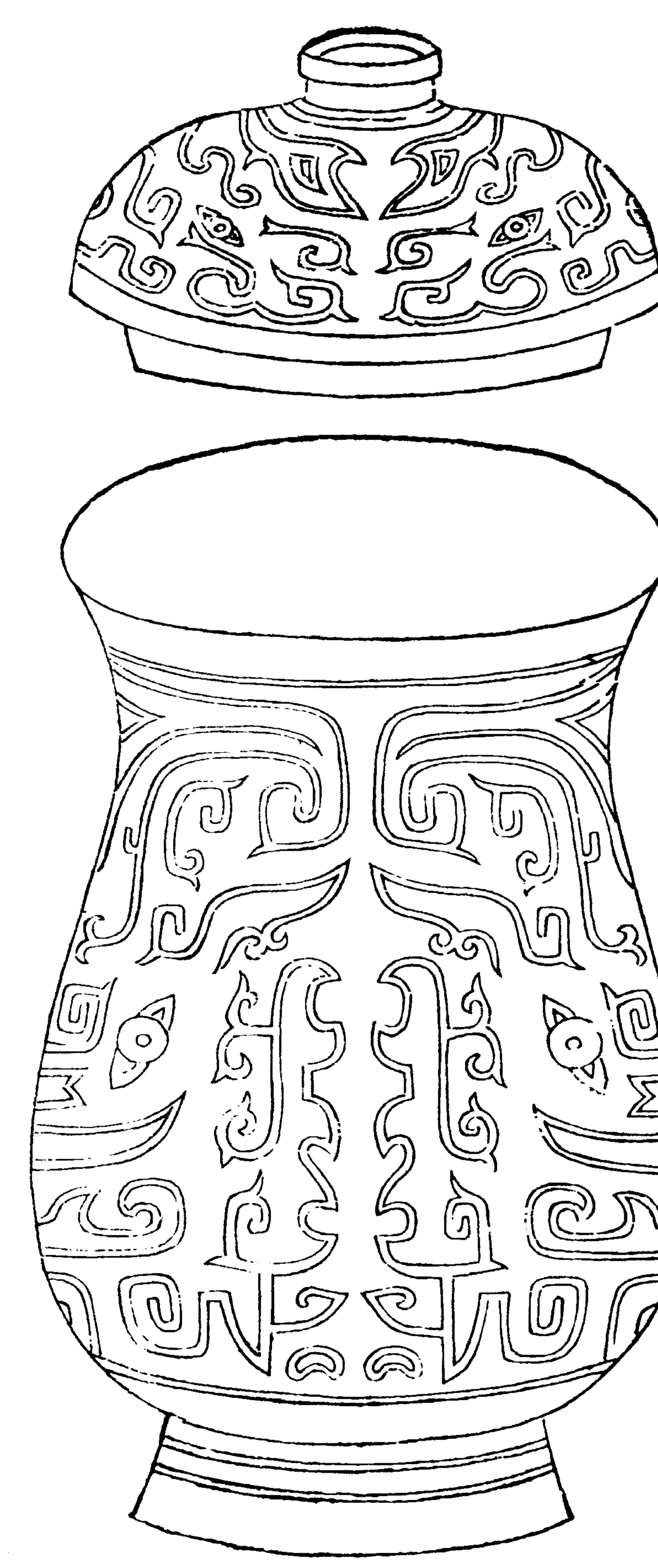
商祖戊尊



作祖戊尊彝

右高一尺一寸七分深八寸六分口徑八寸三分腹徑四寸容五升八合重八斤五兩銘五字此尊爲太戊作不書名尊其祖也太戊之廟在商稱中宗蓋九世君也是器字畫位置不拘於偏旁之陋或左而右或右而左點畫或繁或省故以△謂之祖𢍜謂之尊而純質未鑿於世俗之習渾厚端雅若有道之士觀是器者豈不改觀歛衽耶

商雒尊



蓋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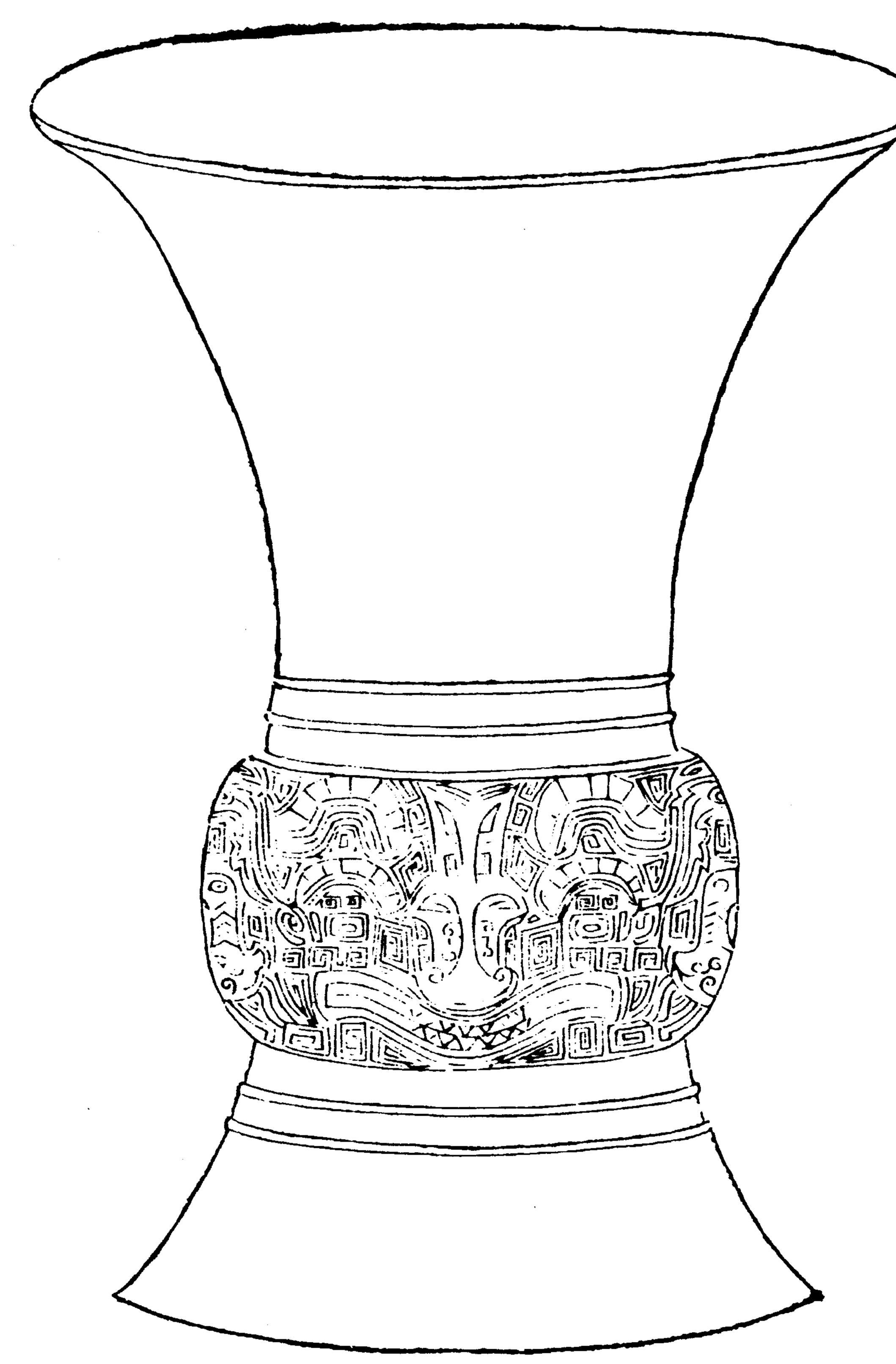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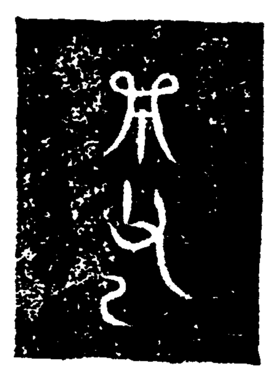


周作父乙尊彝雒形

右通蓋高六寸二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三寸三分腹徑三寸五分容一升一合共重一斤二兩蓋器銘共八字周官謂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雒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今尊也而以雒豈非商之雒彝所配之尊耶今考禮圖雒彝之制雒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是器款識旁刻獸形其尾長而末有岐正雒也蓋銘曰五紀其器之數曰周作父乙者蓋商有太史周任乙則商之君名乙者也豈非作之者周任耶

商父己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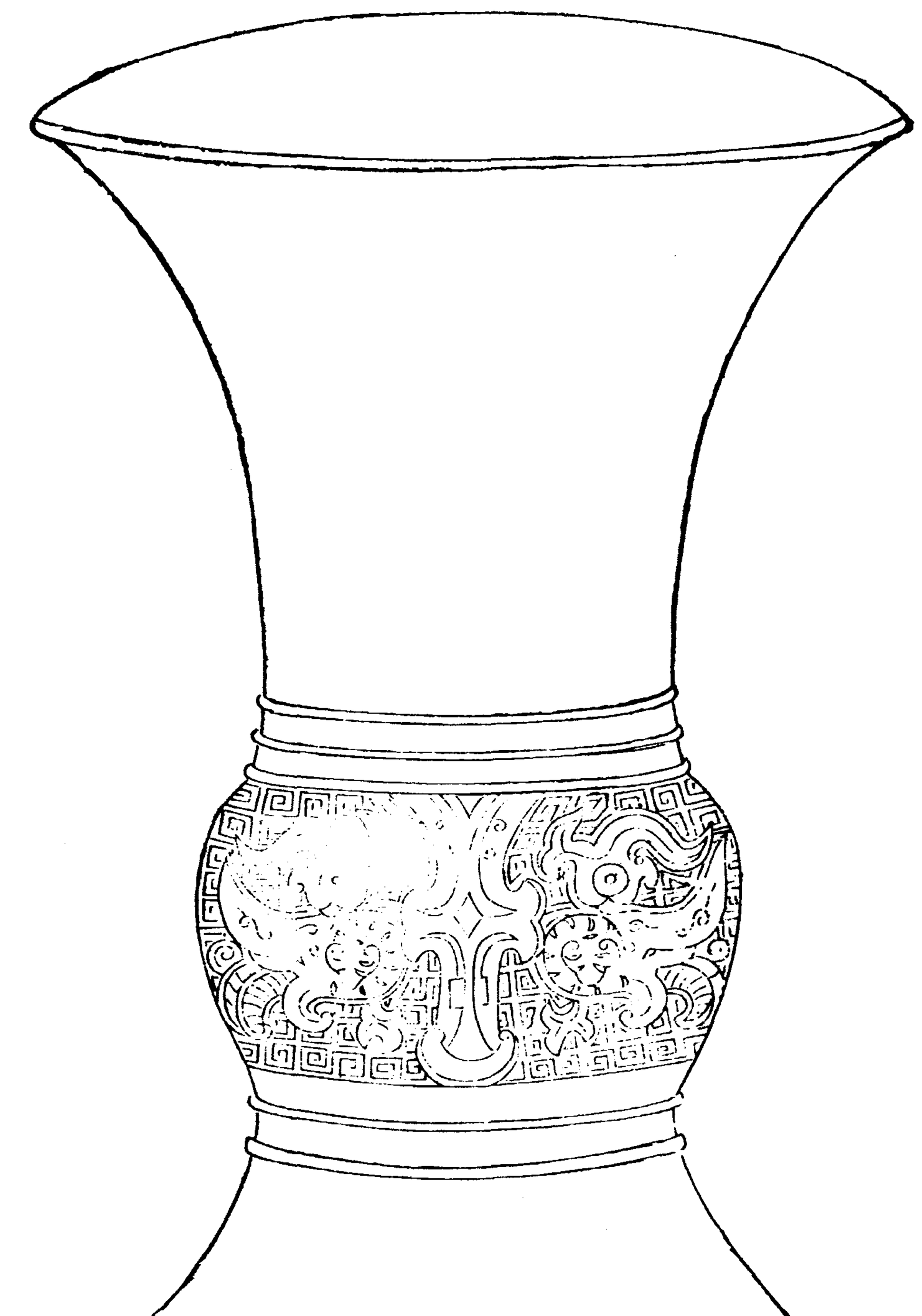




象形鬲字 父己

右高八寸六分深七寸口徑六寸六分腹徑四寸八分容三升二合重三斤十有二兩銘三字上有畫作鬲狀夫鬲炊器也尊以盛酒而取銘於鬲者王安石謂鬲空二足氣自是通上下則鬲之為用欲其通而已用鬲識尊凡欲交通而無間耳曰父己者商之雍己也凡器之銘有曰祖曰父曰伯曰尗各因其人而銘之也鬲作畫形殆河圖洛書之遺意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

商辛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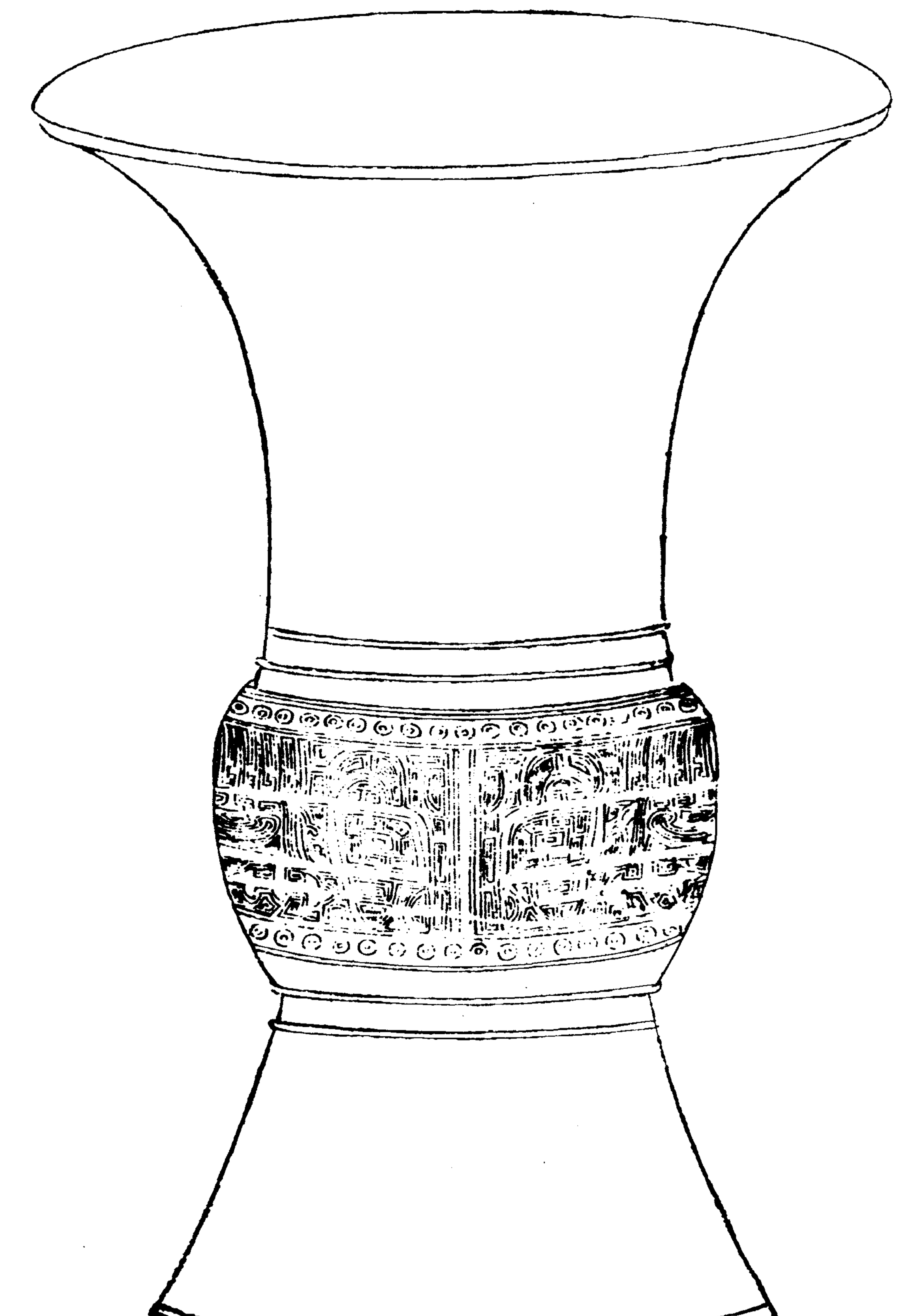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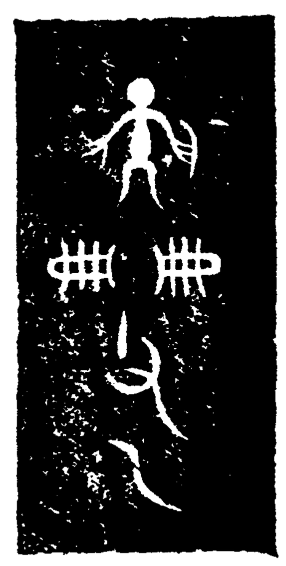


亞人辛

右高八寸五分深七寸口徑六寸八分腹徑三寸七分容三升一合重三斤銘三字曰亞者次也或主於獻或主於器蓋未可以定論也商之君以辛名者多矣曰祖辛曰小辛曰廩辛而此言人辛者按商立戈癸尊其銘亦稱曰人則人辛者乃商君之號辛者耳且此君也而謂之人蓋二帝而上體天以治人故謂之帝帝也者天道也三代而下修人以奉天故謂之王王也者人道也故記禮者稱商曰商人周曰周人者蓋如此觀是器不銘功不載誓宜其後世泯滅而無聞矣今也千萬世而下人得而想見之此所謂其人亡而其政存者類矣且夫政存猶得而考之矧乃託之金石而禮之所藏正在於是則考之固不謬矣

商父乙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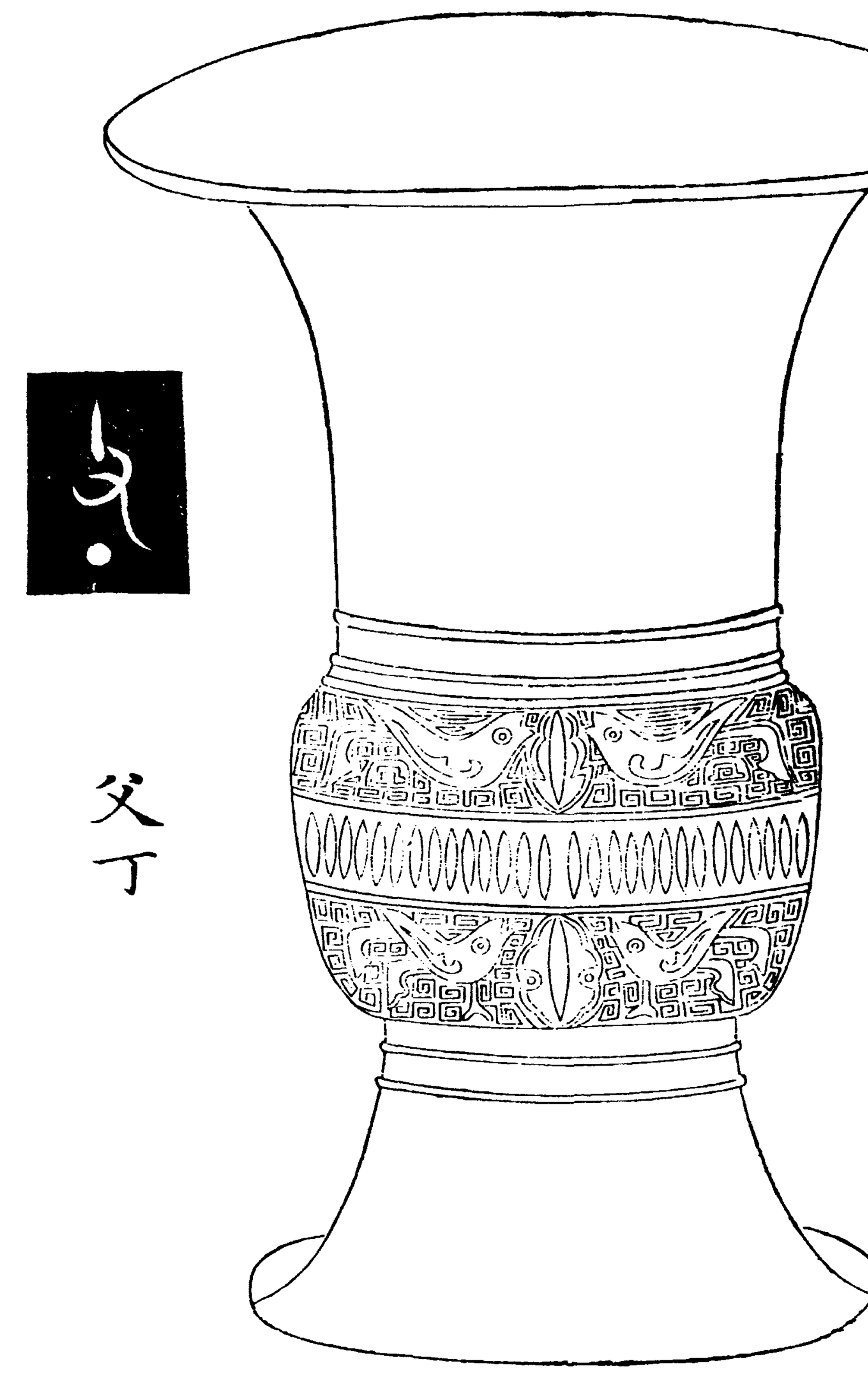




孫冊冊父乙

右高八寸八分深七寸口徑六寸八分腹徑四寸五分容三升重三斤十有二兩銘五字凡人君錫有功必為冊書以命之此孫為父乙作而亦曰冊者蓋為孫者有勤王之功焉然後得作彝器而銘之祖此所以言用命也既謂之孫其視乙也當尊為祖而此曰父者蓋祖考雖殊謂之父則一所謂大父者是也夫商以乙為號者六曰執乙曰天乙曰祖乙曰小乙曰武乙曰太乙而父乙者未知其為何乙觀其刻作兩冊切於形似非尚質無以及此若夫周人務為簡約而忽於取象為冊冊之形雖有內史策命之臣以掌之而商之純古固已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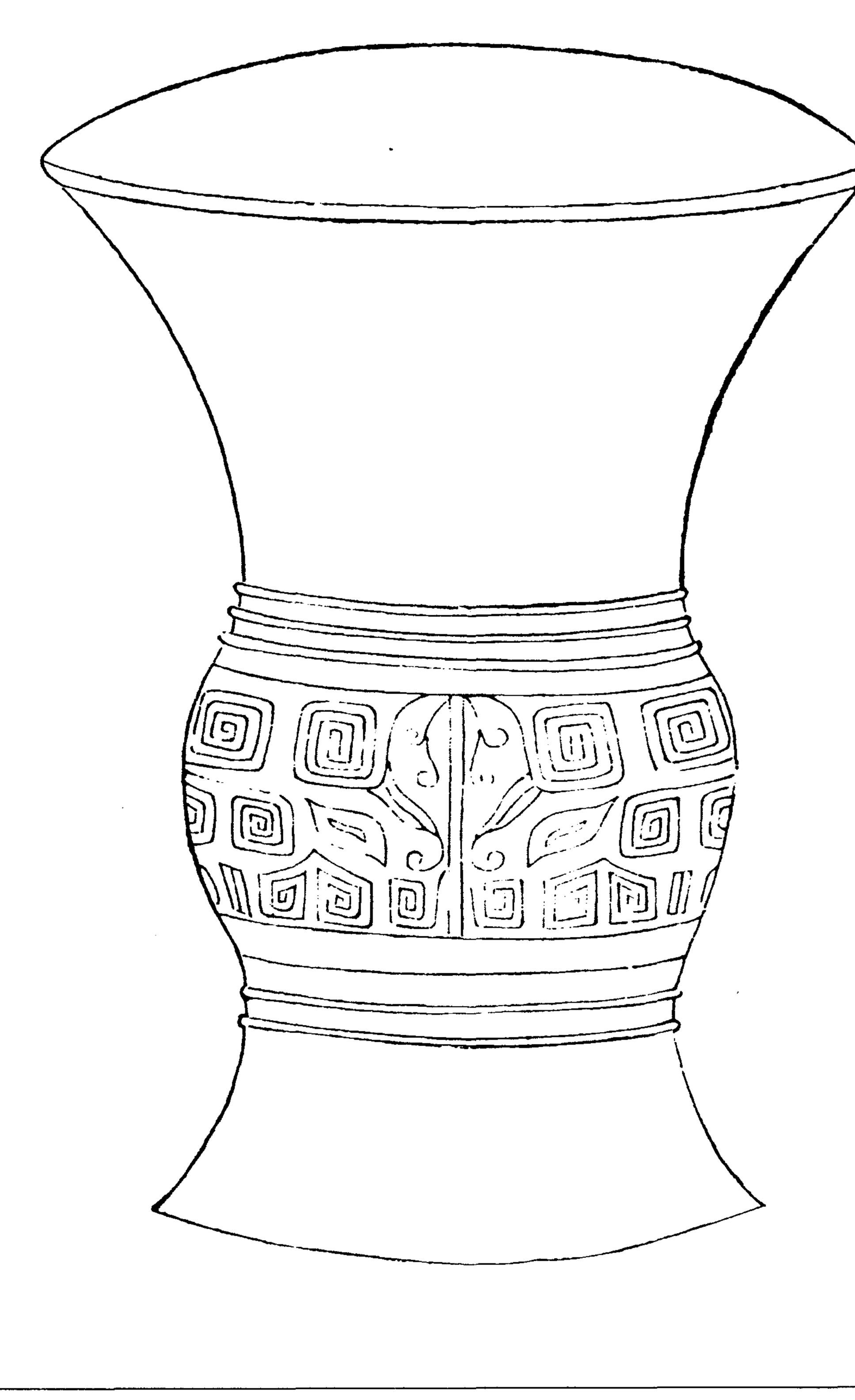
商父丁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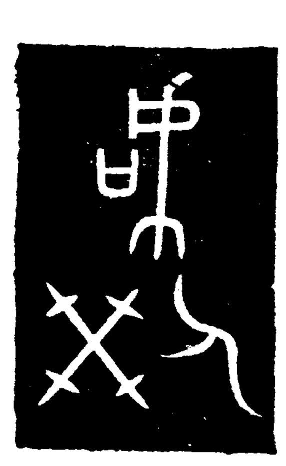


父丁

右高八寸三分深七寸口徑六寸七分腹徑四寸容三升六合重三斤九兩銘二字父丁作是尊特載銘而不修其文商世質有餘故宜如此純足皆素當中為從理即兩端分寫夔龍形若相追逐以為先後色幾渥赭而綠花萍綴其古意宛為觀美與商父乙尊無異也

商立戈癸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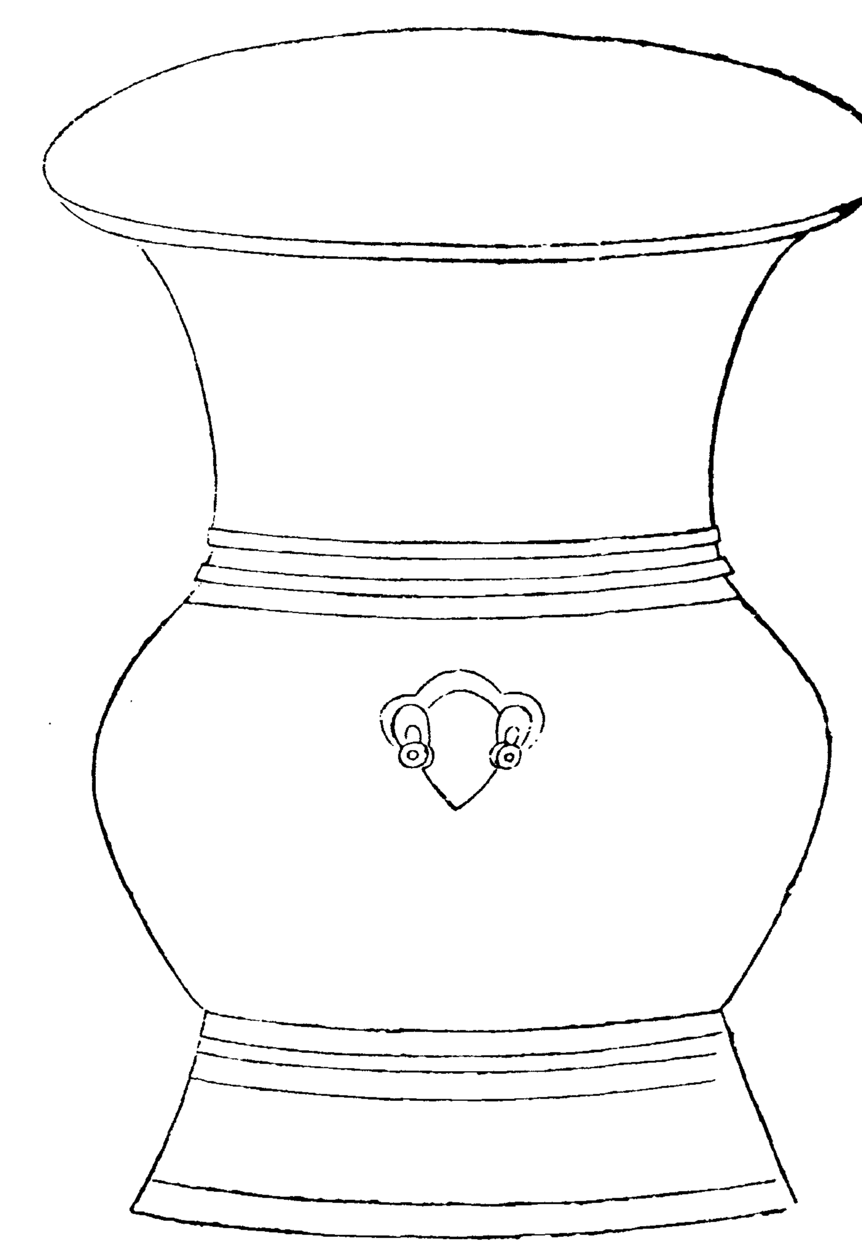




立戈形
人
癸

右高八寸九分深七寸六分口徑六寸九分腹徑四寸一分容三升九合重四斤八兩銘四字文飾甚簡而腹間有雲雷之狀上一字作立戈形王安石云戈从一不得已而用欲一而止今尊酒器也而畫立戈之狀不特如鼎之節飲食又欲一而止之不至於流湎也故凡酒器制字之義必示其戒曰人癸則謂商之主癸也主癸子天一是為成湯乃知是尊為湯宗廟孝享之器明矣於癸曰人癸蓋與辛尊言人辛之意同

商從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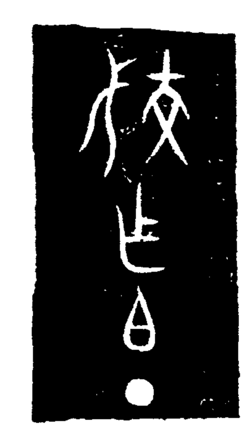




作從單

右高六寸三分深五寸一分口徑五寸四分腹徑三寸五分容二升二合重一斤九兩銘三字曰作從謂從器也曰單謂姓也周之單族寔為大姓則知其原有出於此蓋昔人作器有以名姓書諸銘文之上者如曰單作從彝有以名姓書其下者如曰甚作父戊寶尊沈子與夫此器曰作從單皆以姓書其下也商之時尚質故其語略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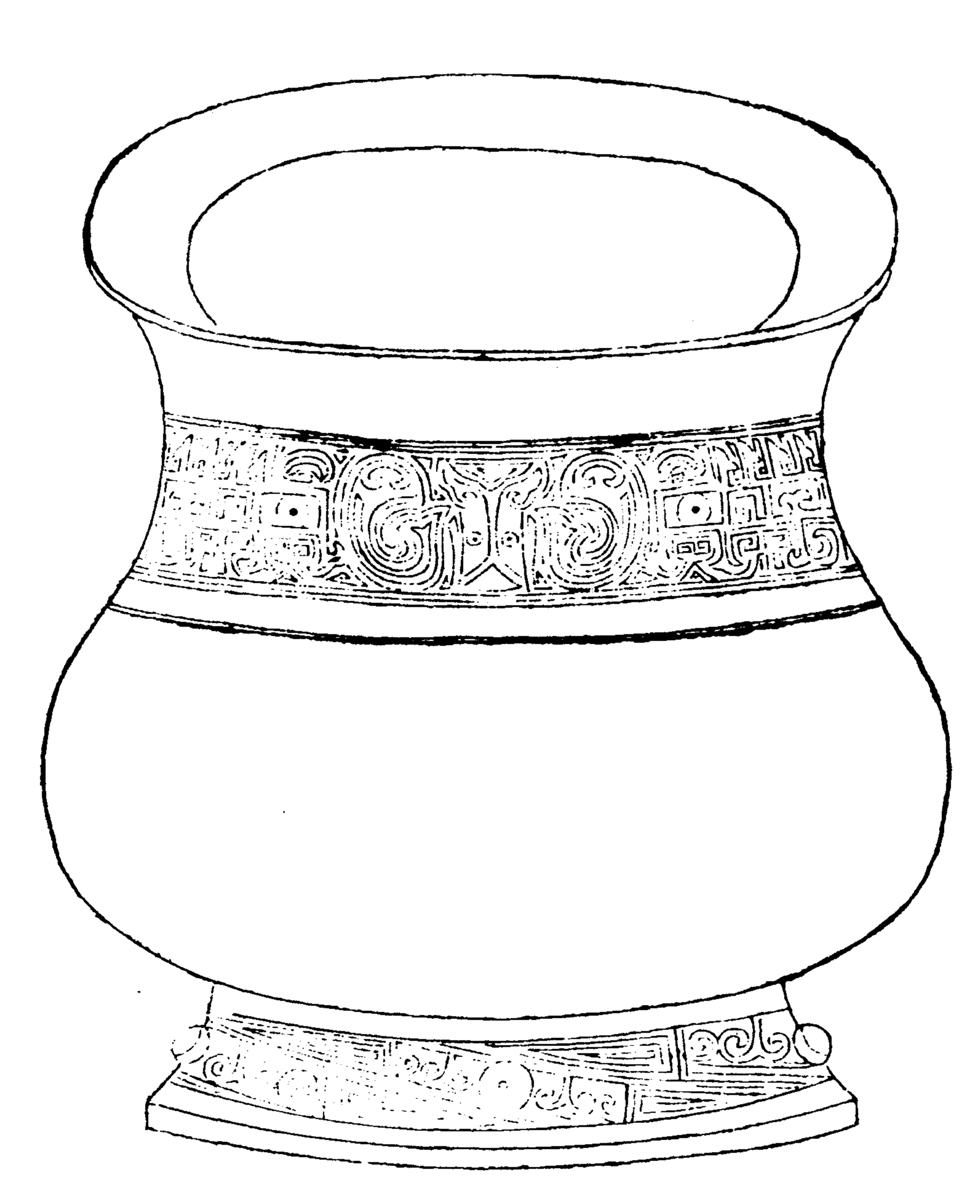
商祖丁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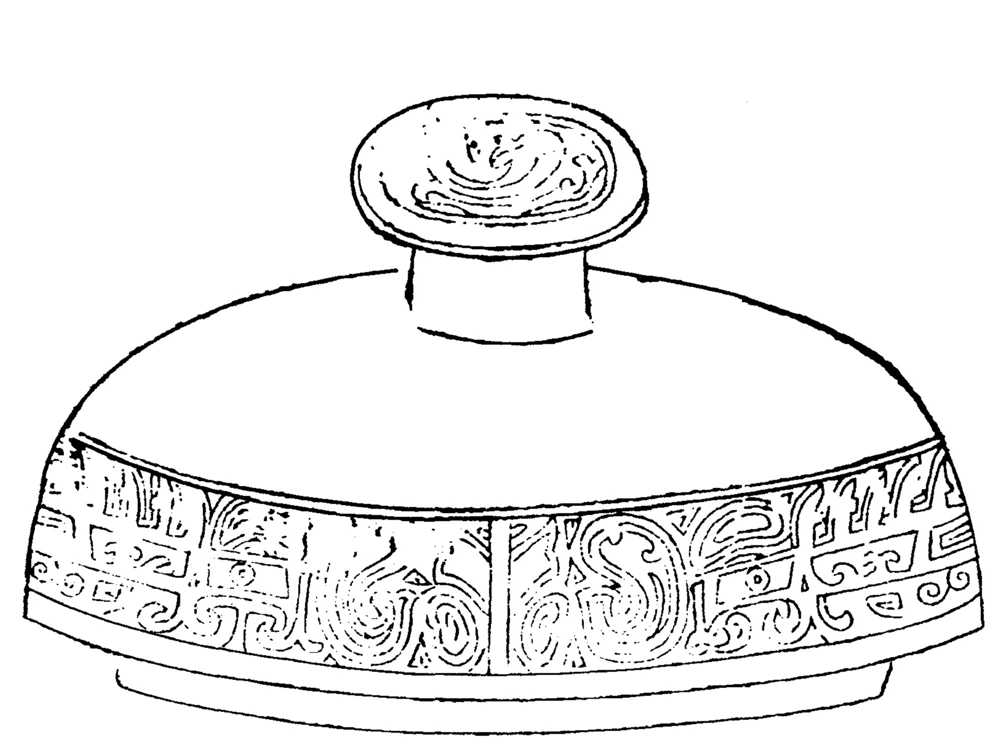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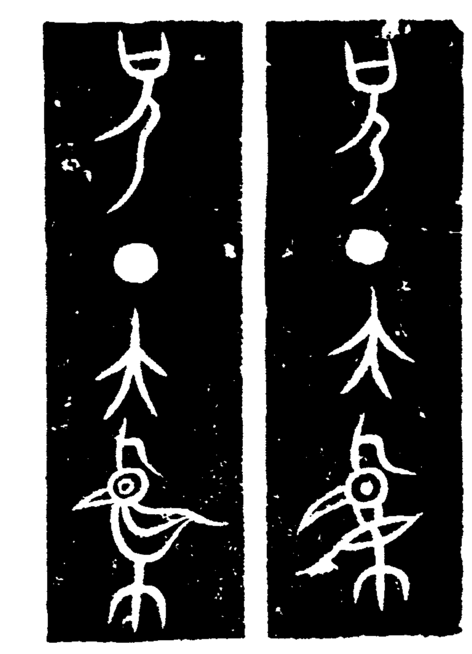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三分深六寸九分口徑六寸四分腹徑三寸五分容三升重二斤銘五字曰孫作祖丁旁一字畫旗狀商畫類取諸物以為形此作旗亦取其書功太常之義銘孫者蓋孫可以為王父尸而是器又知其為祭享之用祖丁者商祖辛之子觀其器質渾厚文鏤純簡知所以為商物故不待考其銘載而後辨也

商兄丁尊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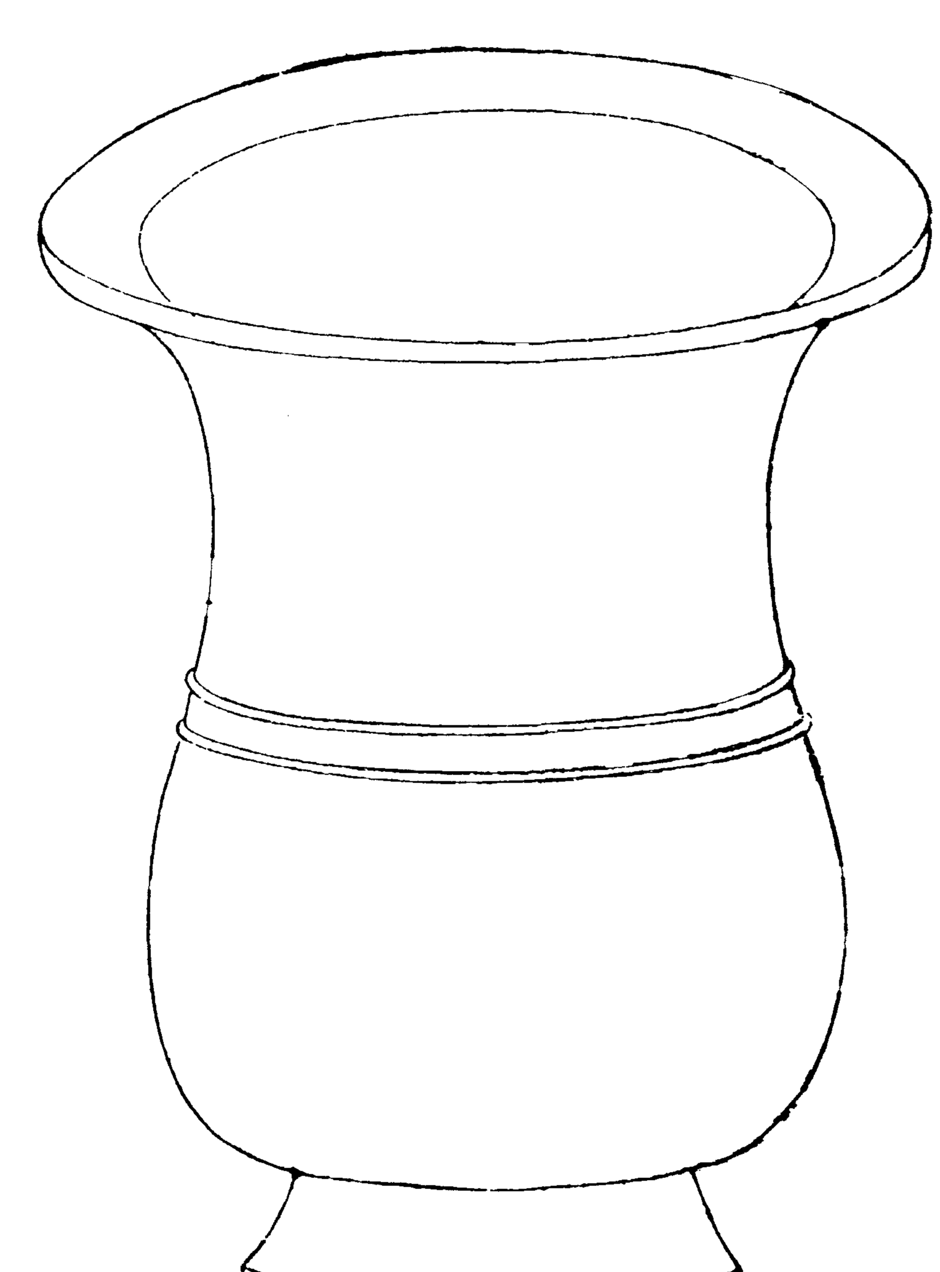


兄丁大雞

音釋同前

右通蓋高七寸二分深四寸六分口徑長四寸二分闊三寸七分腹徑長四寸六分闊四寸容二升一合共重二斤十有五兩蓋器銘共八字曰兄丁大其一字作雞形銘兄丁者當是其弟為兄作此尊也按商有沃丁仲丁武丁庚丁太丁之別然以兄弟傳國者獨有太庚外壬而太庚之兄曰沃丁外壬之兄曰仲丁盖不知其太庚與外壬作也銘雞者按周官司尊彝六彝有雞六尊無雞此尊也而以雞銘之者恐商之世其制未分耳周之禮樂庶事備則於是尊彝析而為二焉以理求之則尊與彝是或一道也

商持刀父己尊





子持刀作父己寶尊彝

右高六寸四分深五寸六分口徑六寸一分腹徑四寸容二升有半重二斤三兩銘七字曰作父己寶尊彝其上復作子字狀持刀形蓋商器固有執戟荷戈與此持刀之狀者豈其耆定武功而後世享於宗廟者必銘諸器如樂之武舞也父己者雍己也雍己之子是為太戊為其父作是器耳然而商器復有曰祖己者又因其孫而言之蓋莫不有謂也商尚簡嚴故其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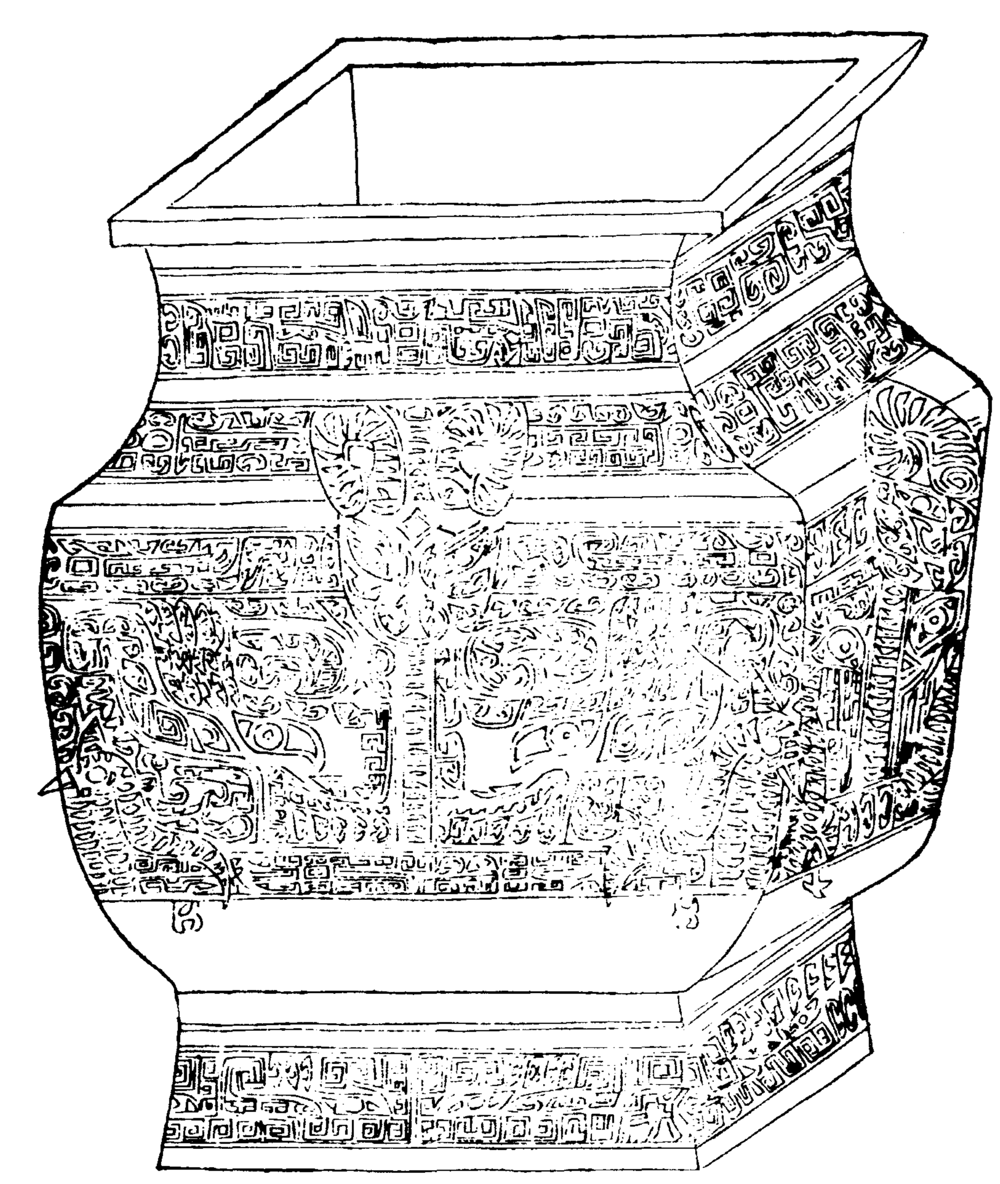
商諫尊



○諫作
父己尊彝

右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三寸四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三寸八分闊二寸容八合重十有二兩銘七字上一字未詳曰諫作父己尊彝諫當是其父己之子名言諫得以作是器以薦於考廟也然是器在尊為特小比觶則加闊而不類且歸之尊者以其形制則然又其名曰尊彝也豈往古彝器亦固有小大輕重之别以稱其人之所享歟

商龍鳳方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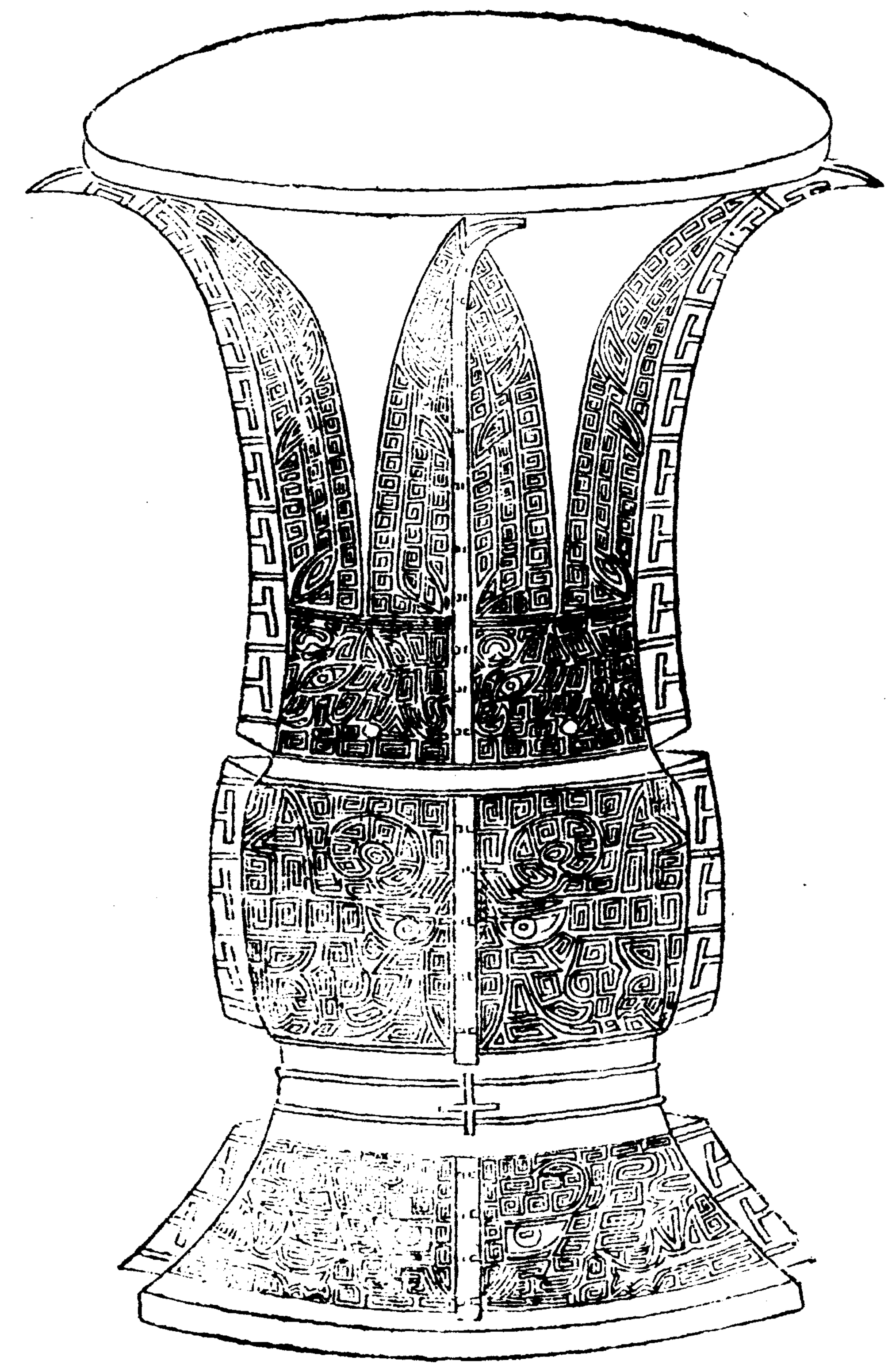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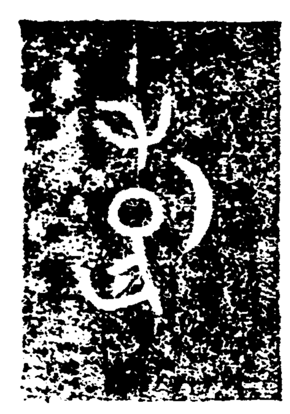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八分深八寸一分口徑五寸六分腹徑七寸四分容一斗四升六合重一十斤無銘是器尊也製造純古其上為龍首四稜為鳳形周以雲雷蓋龍以取其升降自如鳳以取其因時隱顯雷取其奮豫雲取其需澤飲食燕樂而節文之禮有在其中其狀近類方壺蓋周官尊有六而饋獻用兩壺尊故下尊亦有所謂壺者是尊所以比他器而方者

其取象於壺制焉

王黼曰龍鳳方尊製作純古其上為龍角虬然下卷四廉為鳳遍鏤黃目饕餮雲雷之文蓋商器也

周月星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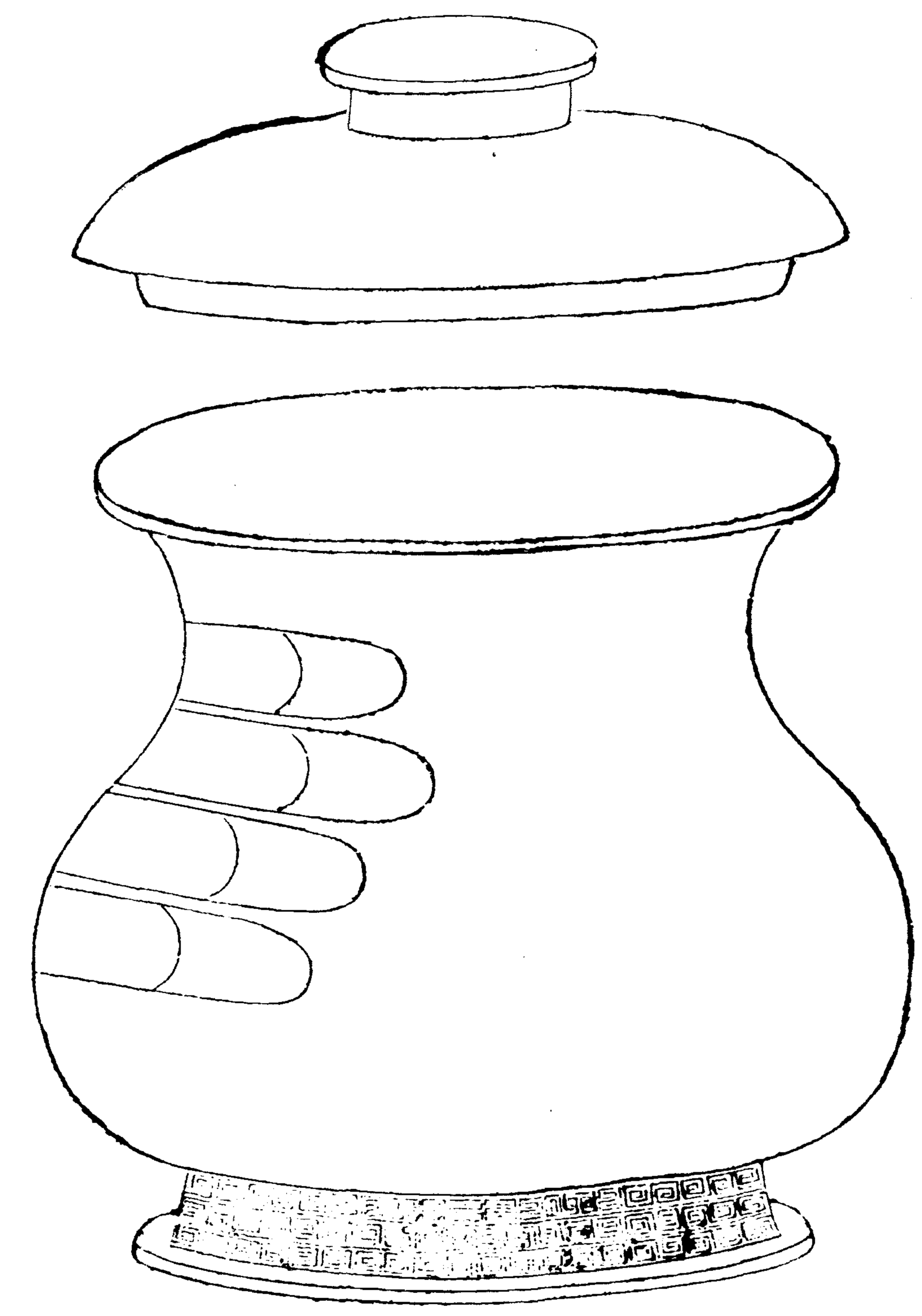




月
○星○

右高一尺二寸五分深九寸一分口徑七分腹徑二寸七分容三升三合重五斤八兩銘四字作月星狀而上下為禾稼之形攷周官司尊彝祼用斝彝禮圖以斝讀為稼而以禾為飾此尊也疑祭饗之禮昔人所嚴而六尊用於祭饗者自有定名也若夫祭饗之外或用於講禮示情文之際則亦無所不致其義月有遡明之道星有拱北之理禾有養人之實凡取以為飾者當以是為義焉盖銘之斯所以戒之也 按薛尚功亦作月季尊

周召公尊



盖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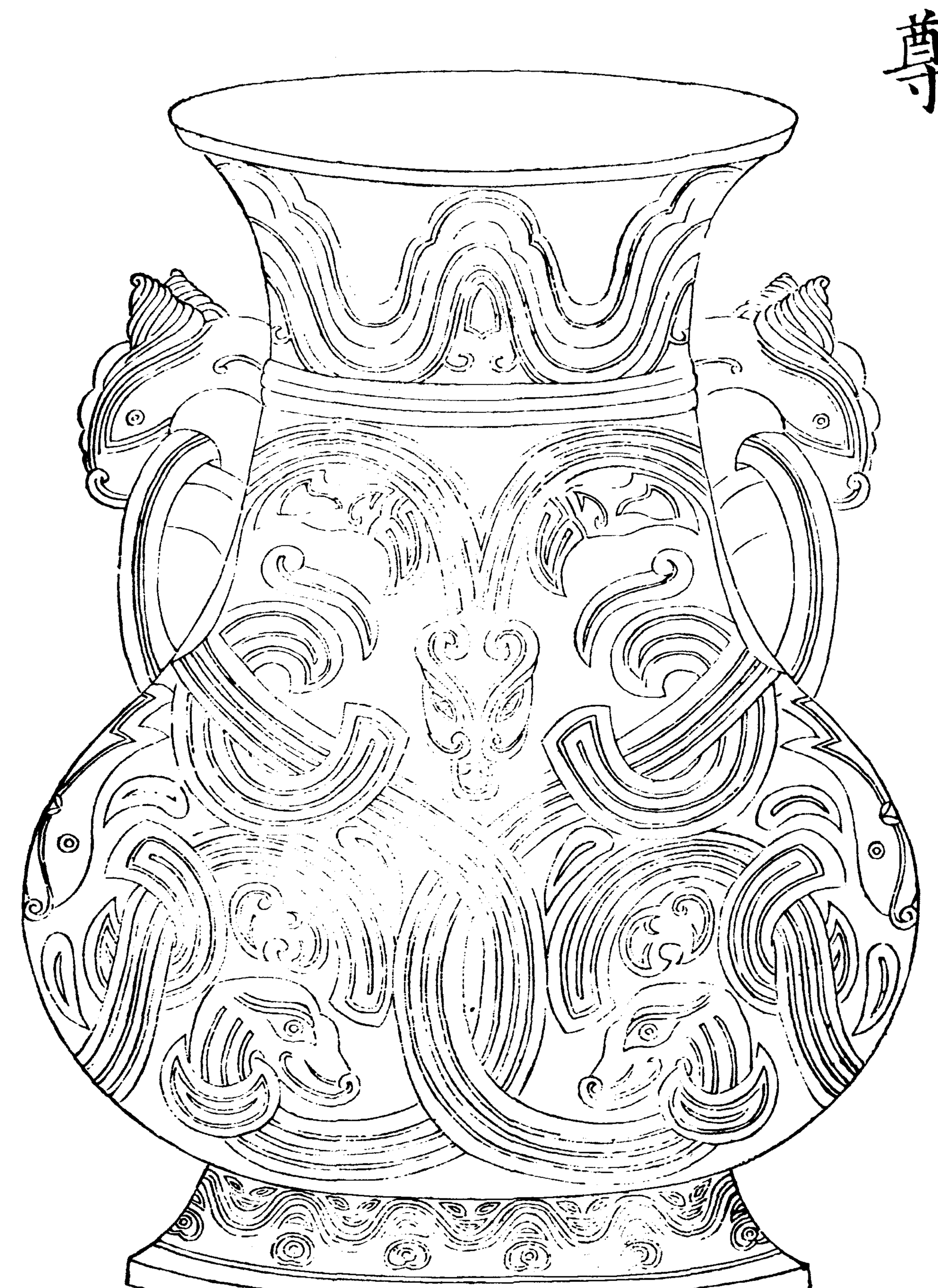
王大召公族于康[illegible]
旅王錫中馬自貫
侯四犸南宫以王曰
用先中蓺王休用
作父乙寶尊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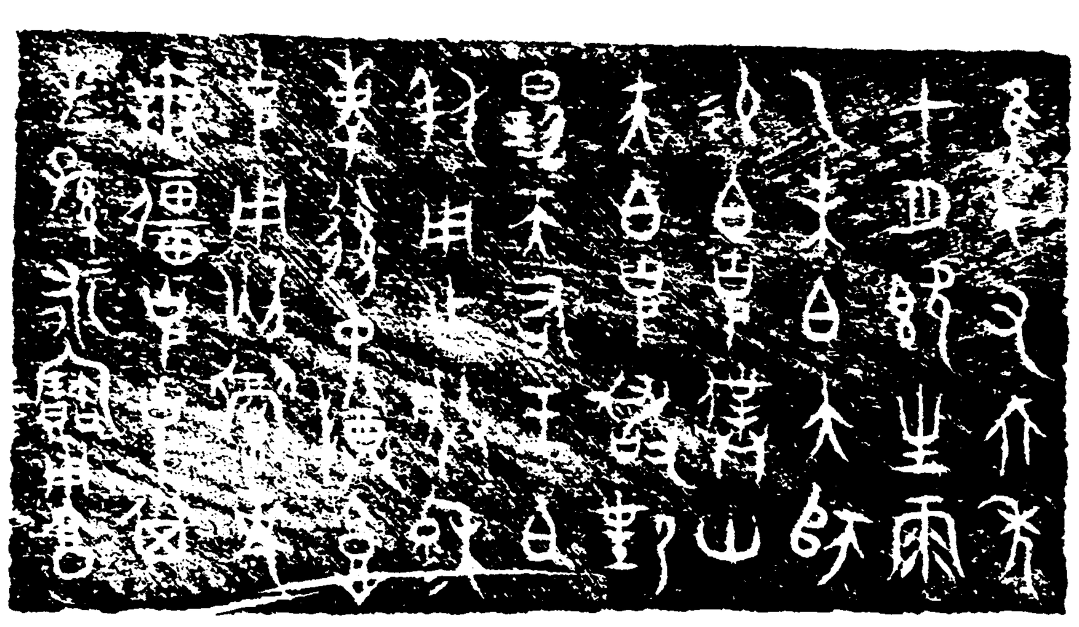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右通盖高六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八分腹徑長五寸四分闊四寸二分容一升七合共重二斤有半盖器銘共七十二字內一字未詳按召公奭在成王時作保封于燕其國僻小不通諸夏至簡公已二十九世乃齒諸侯又十一世而燕始亾此器乃周王襃大召公之旅于其廟之器也又旅陳其工所錫之馬駢駢衆多也錫馬蕃庶駢于南宫南宫亦廟也此所謂襃大之也乙者父之名王襃大於廟為其父作此寶器乃周家召公子孫之酒彝也古人恭慎凡酒器執之恐隊觚亦酒器也為稜以礙手狀如今之屋脊故後人以屋脊謂之觚稜者是也此彝有五指痕執之而不隊失以示其謹於禮今此指痕以蠟為模以指按蠟所成也其曰王大𣥂字當為召又疑作見字盖象形之

意古文馬作[illegible]而文䮾字旁作[illegible]此小異變體爾其閒王字下畫差重盖尊王有土之意諸鼎敦中王字多如此或大於別字

周高克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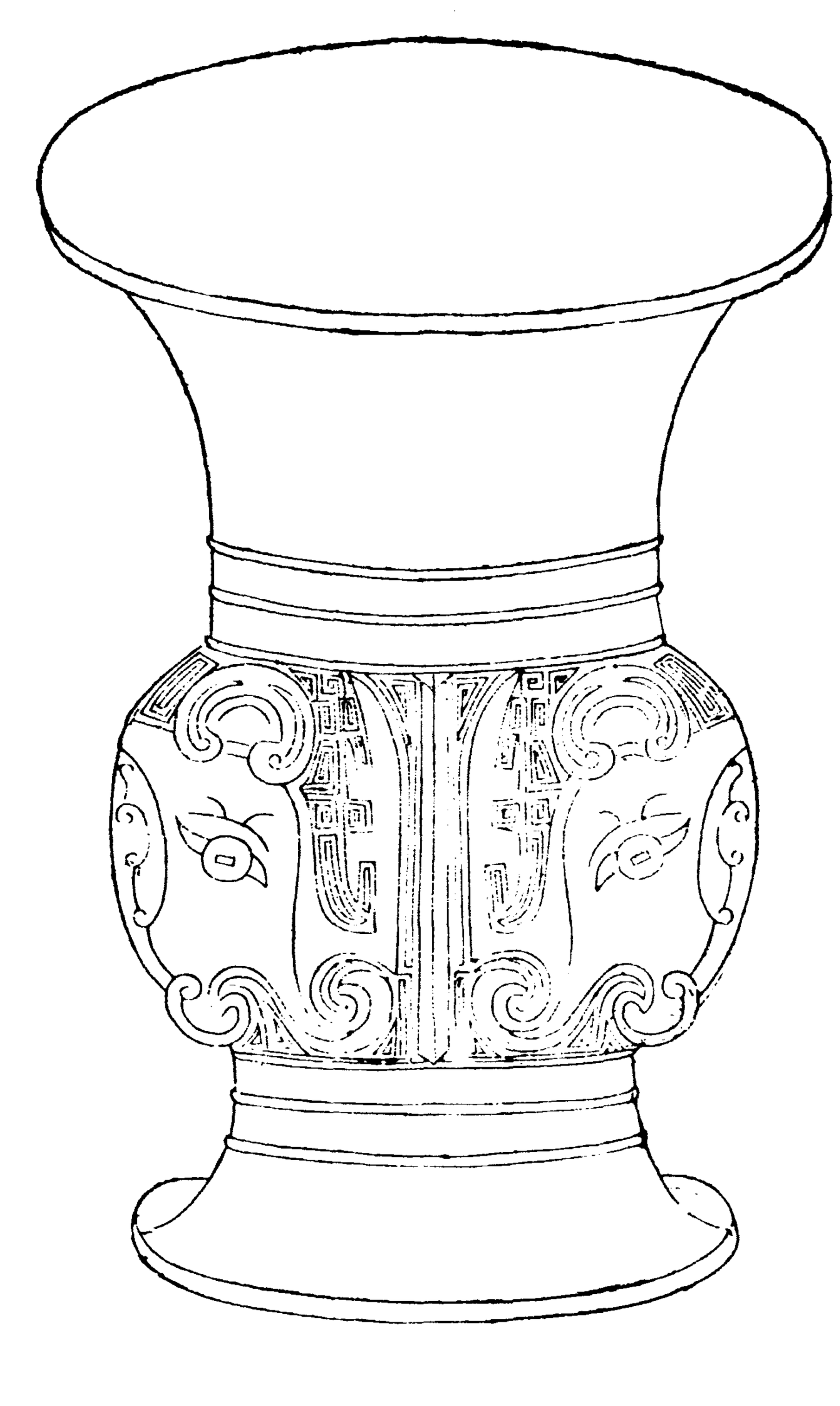


唯十有六年十月既生霸乙未伯大師錫伯克僕山夫伯克敢對揚天佑工伯友用作朕穆考後仲尊高克用匄眉壽無疆克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右高一尺五寸五分深一尺三寸三分口徑四寸六分腹徑一尺容二斗二升有半重一十一斤兩耳連環銘五十八字曰克敢對揚天佑用作朕穆考後仲尊高克用丐眉壽高克者不見於他傳惟周末衛文公時有高克將兵後卒奔於陳疑克者迺斯人歟若爾則是器蓋衛物也其曰作朕穆考則又言宗廟之制也蓋天子有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諸侯有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至於言考則不特止其父而已故謂其大父曰王考謂其曾祖曰皇考謂其高祖曰顯考此其言穆考之法也周室至於春秋諸侯分裂之時其世雖衰而至於典刑文物者尚在於是立言有如此者

周師艅尊





王汝上侯師
艅從王夜功
錫師艅金艅
則對揚乃德
用作乃文考
寶彝孫〻子〻寶

右高六寸七分深六寸五分口徑六寸三分腹徑三寸八分容二升六合重三斤六兩銘三十二字曰汝上侯者上侯猶上公以言其官曰師艅以言其人師艅既有王功於是王乃錫艅金而俾作彝以薦家廟故又曰錫師艅金艅則對揚乃德用作乃文考寶彝其言文考與詩言文人同字書德从行而此器从𢀖盖德出於道从𢀖亦篆籀之本意由此於金石遺文每得以攷正其字畫之謬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卷第六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卷第七

尊二 罍附共二十三器

周

尊 一十五器

乙舉尊 銘二字

犧尊一

犧尊二

象尊

鳧尊

瓠尊

夔龍尊

饕餮大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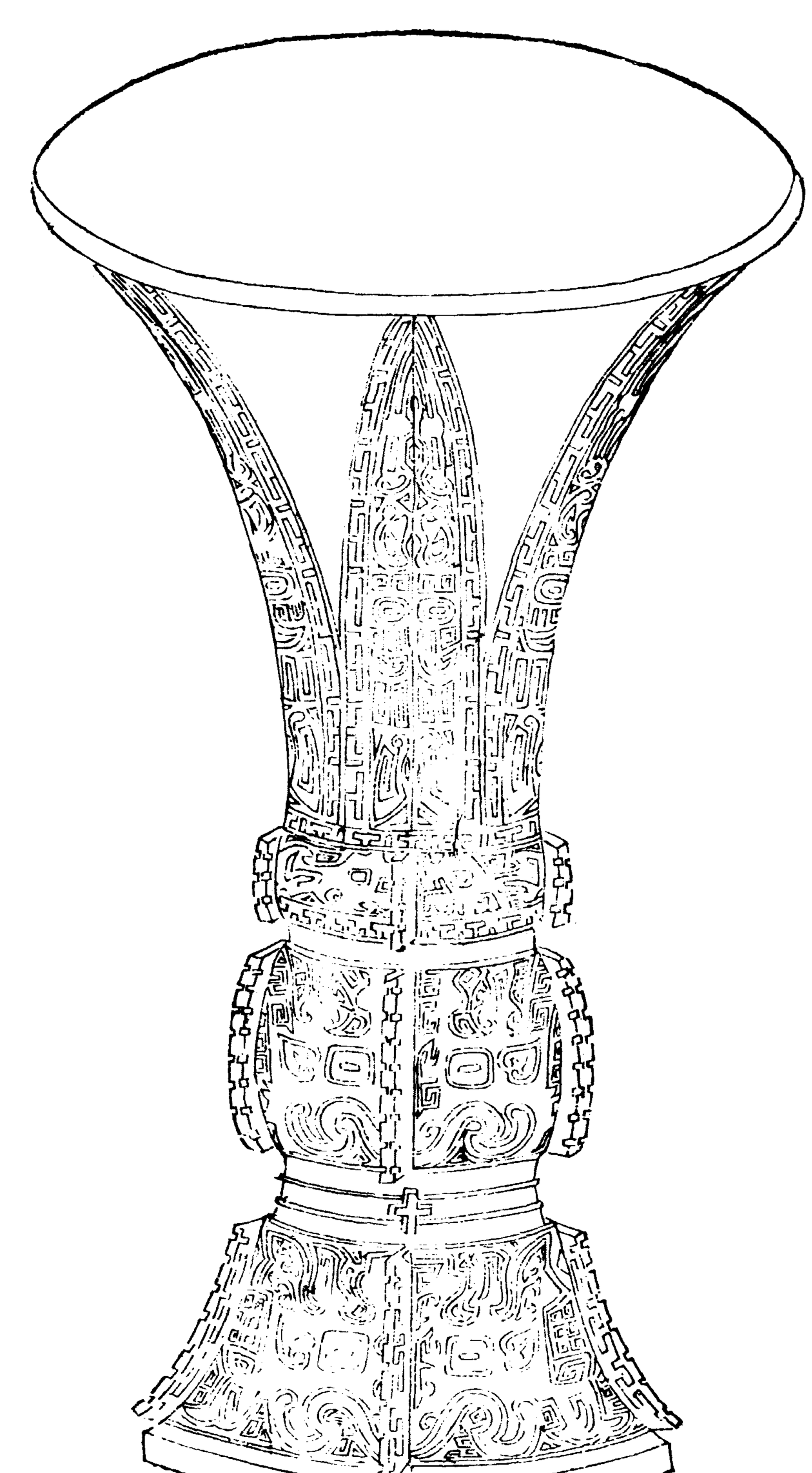
饕餮壺尊

三獸饕餮尊

饕餮尊

著尊一

周乙舉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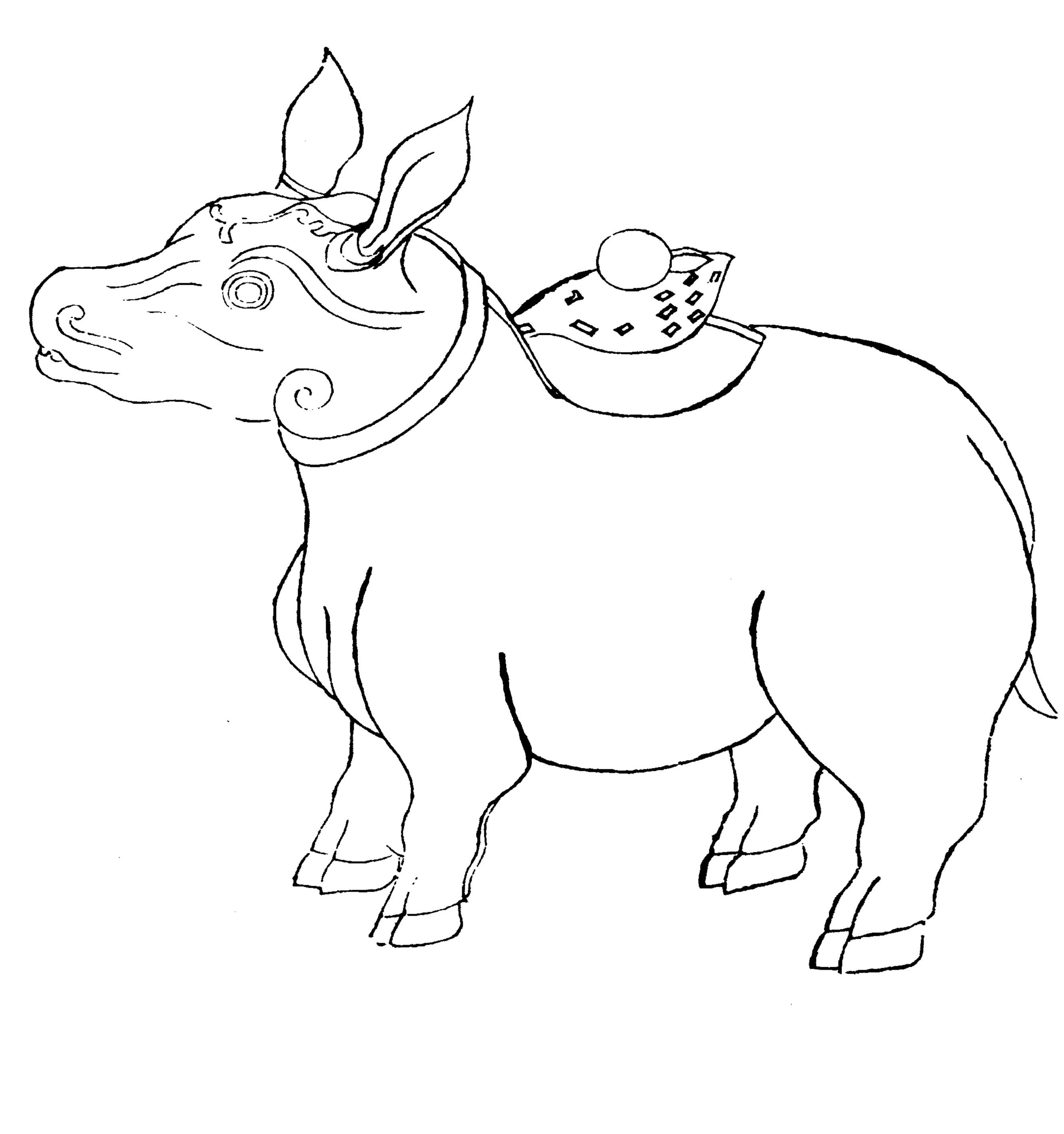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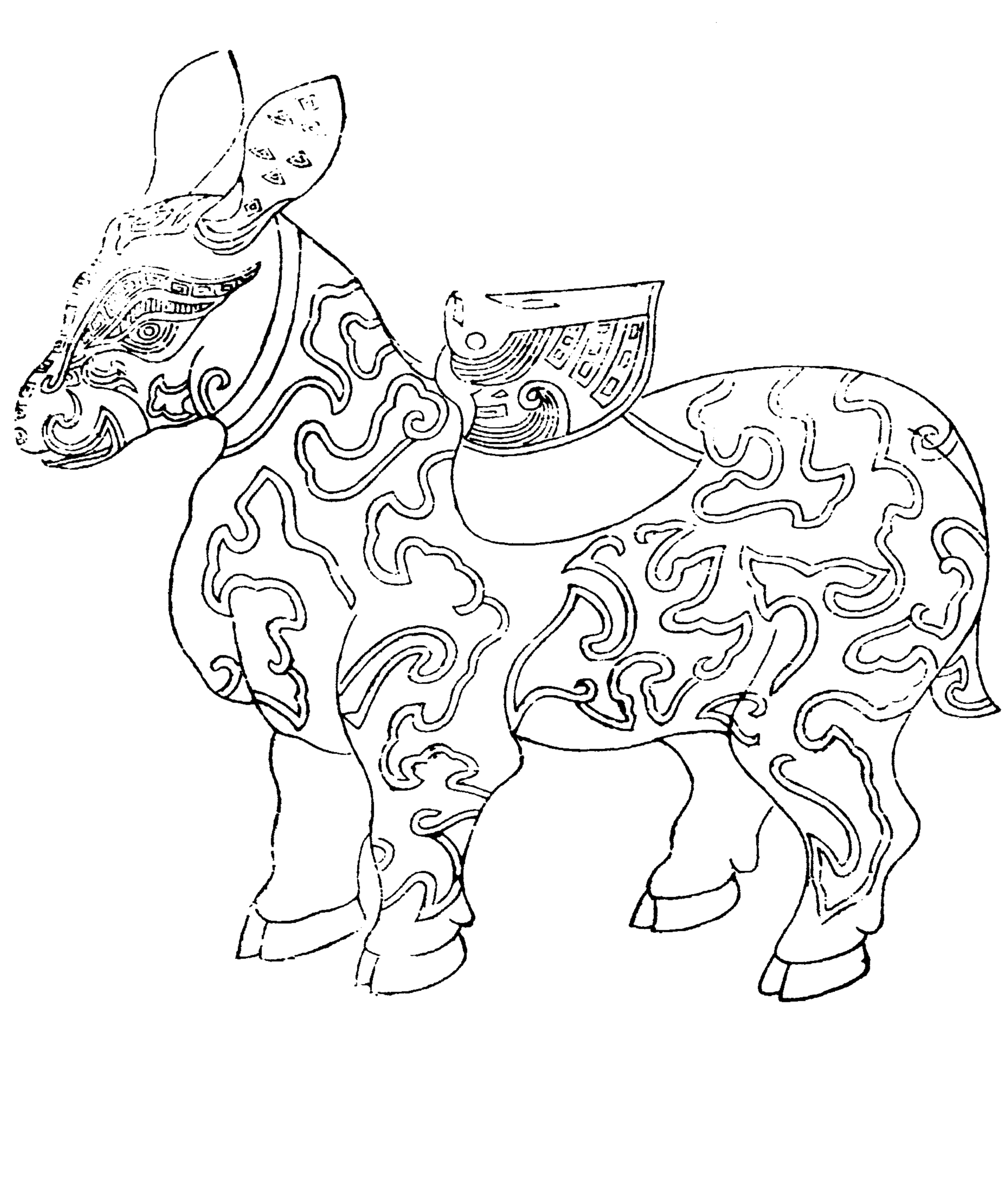
乙舉

右高一尺一寸二分深八寸口徑七寸二分腹徑二寸三分容二升重四斤三兩銘二字此器銘曰乙舉按王安石字說舉字从手从與以手致而與人之意獻酬之義也記禮者言杜蕢洗而揚觶以飲晉平公而公曰毋廢斯爵至于今謂之杜舉然則觶亦謂之舉寔基於此昔蔡出龜而謂之蔡冀出馬而謂之驥琴張謂其善琴巫咸謂其善巫皆相因而得名也是知舉之為器其義亦爾

周犧尊一



周犧尊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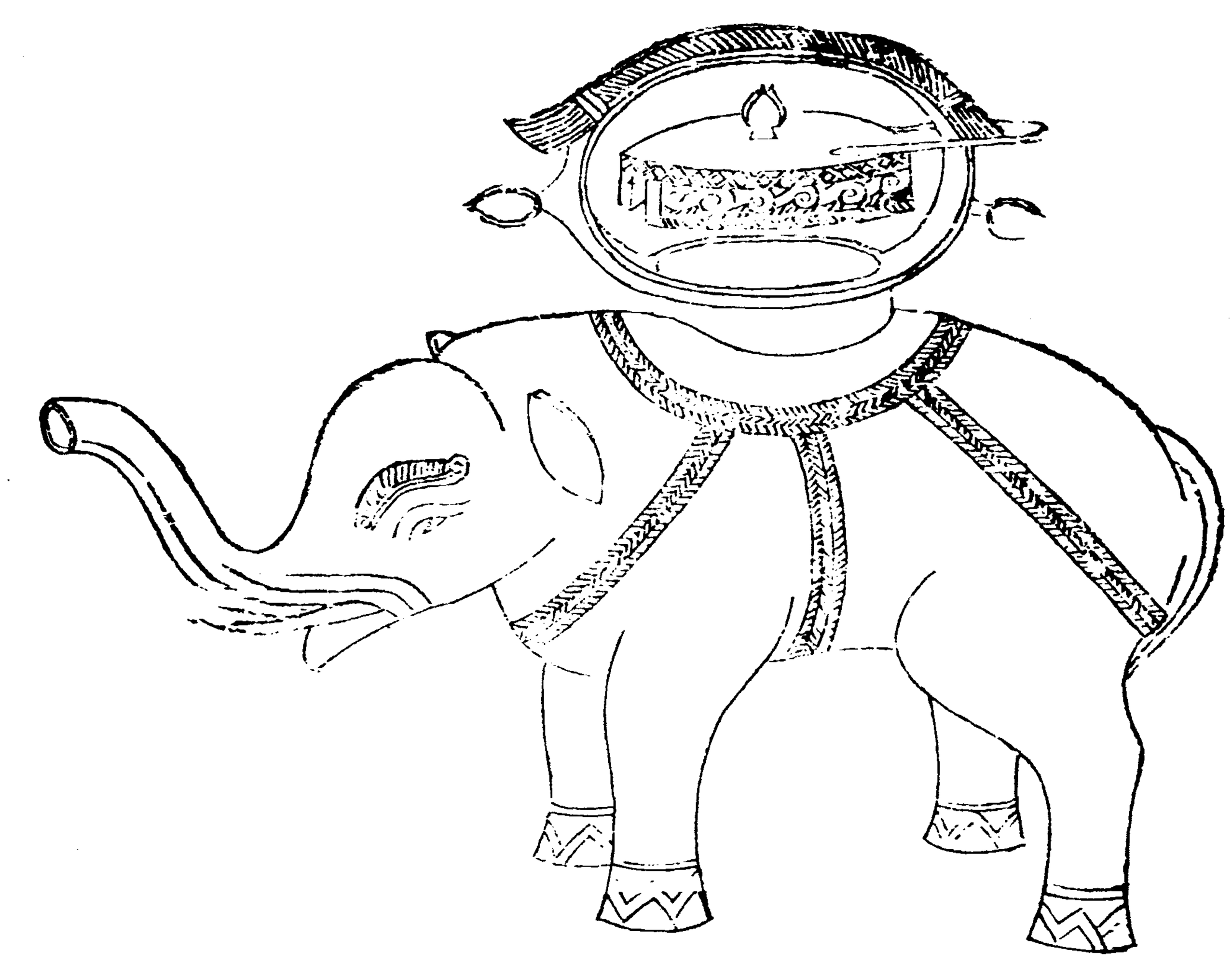
前一器通蓋高七寸七分耳高二寸闊九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一寸九分通長一尺一寸七分闊五寸容四升共重七斤四兩以口為流四足無銘

後一器通蓋高九寸四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一寸深三寸五分口徑二寸通長一尺二寸闊五寸二分容三升三合共重七斤二兩以口為流四足無銘

右二器按周官有司尊彝之職而犧尊乃其一取其犧牲享食之義又以示其性順而德重以興稼穡助民功致民力以出作入息而服畎畝之事而已后稷教民稼穡種蓺五穀而人民育文武之功所自起周人於此蓋貴其本也魏太和間得尊於青州其制樣正與此類王肅注禮以犧象二尊並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為尊則其說蓋有自來也漢儒之說

以謂犧讀如婆娑之義而刻鳳皇之象其形婆娑然方是時其器秘於潛壤未之或見則曲從臆斷而遷就其義以今觀之蓋可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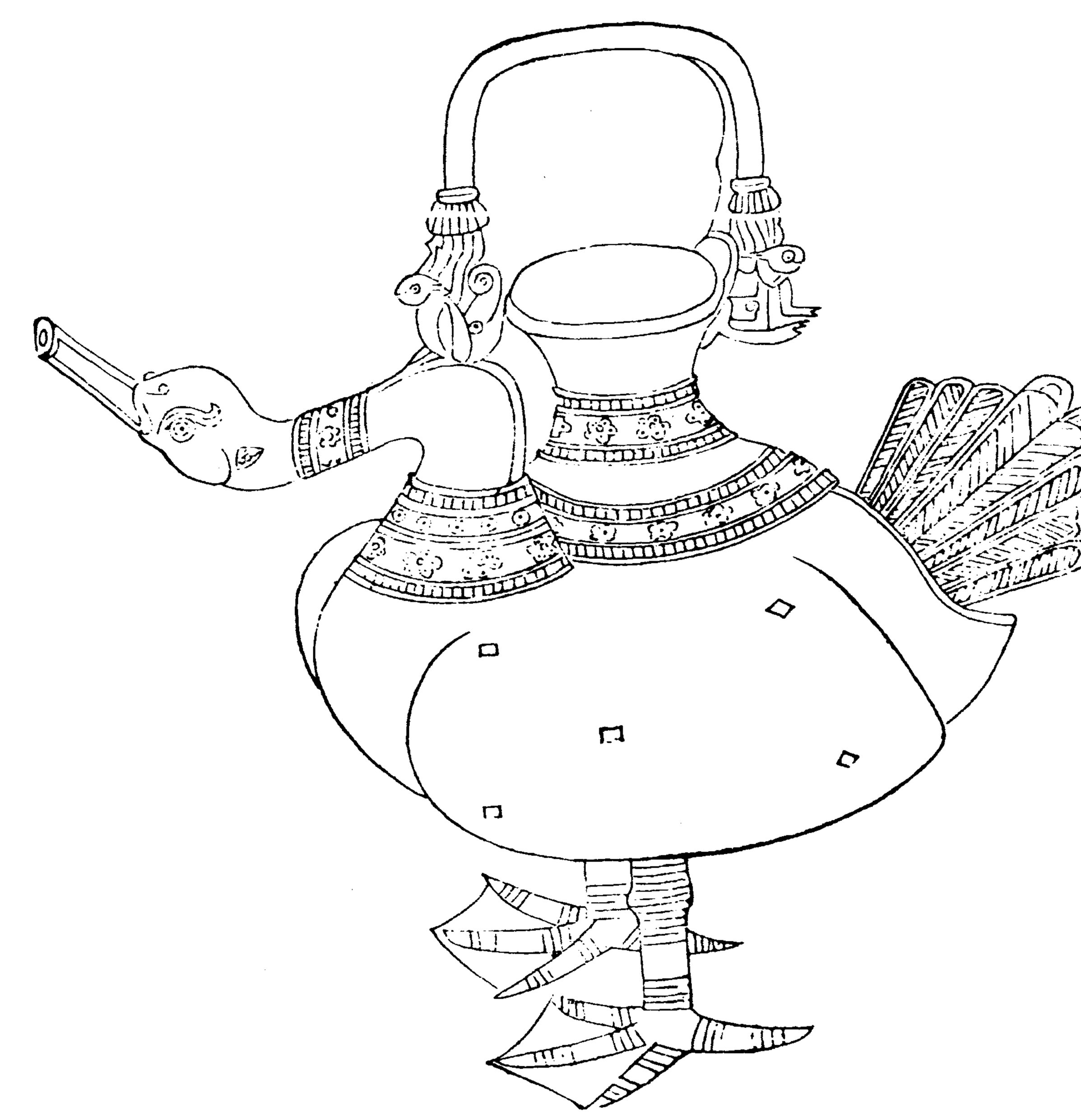
周象尊



右通蓋高九寸八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九分深四寸五分口徑二寸二分通長一尺二寸七分闊三寸八分容三升三合共重四斤四兩有提梁無銘象之為物感雷而文生是尊取形於象以明乎夏德而已夏者假也萬物之所由而化也方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文明盛大而物趨於侈靡此象尊所由設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尊者其是歟又況象南越大獸也以鼻致用而不以口先王於是以見遠夷來賓昭德之致與夫養口體者異矣然則用之於祭祀豈徒然哉今全作象形而開背為尊禮記曰犧象周尊也鄭氏則曰以象骨飾尊阮氏則曰以畫象飾尊殊不合古此作象形而出於冶鑄則鄭阮之謬槩可考矣其所以然者三代之器遭秦滅學之後禮樂掃地而盡後之學者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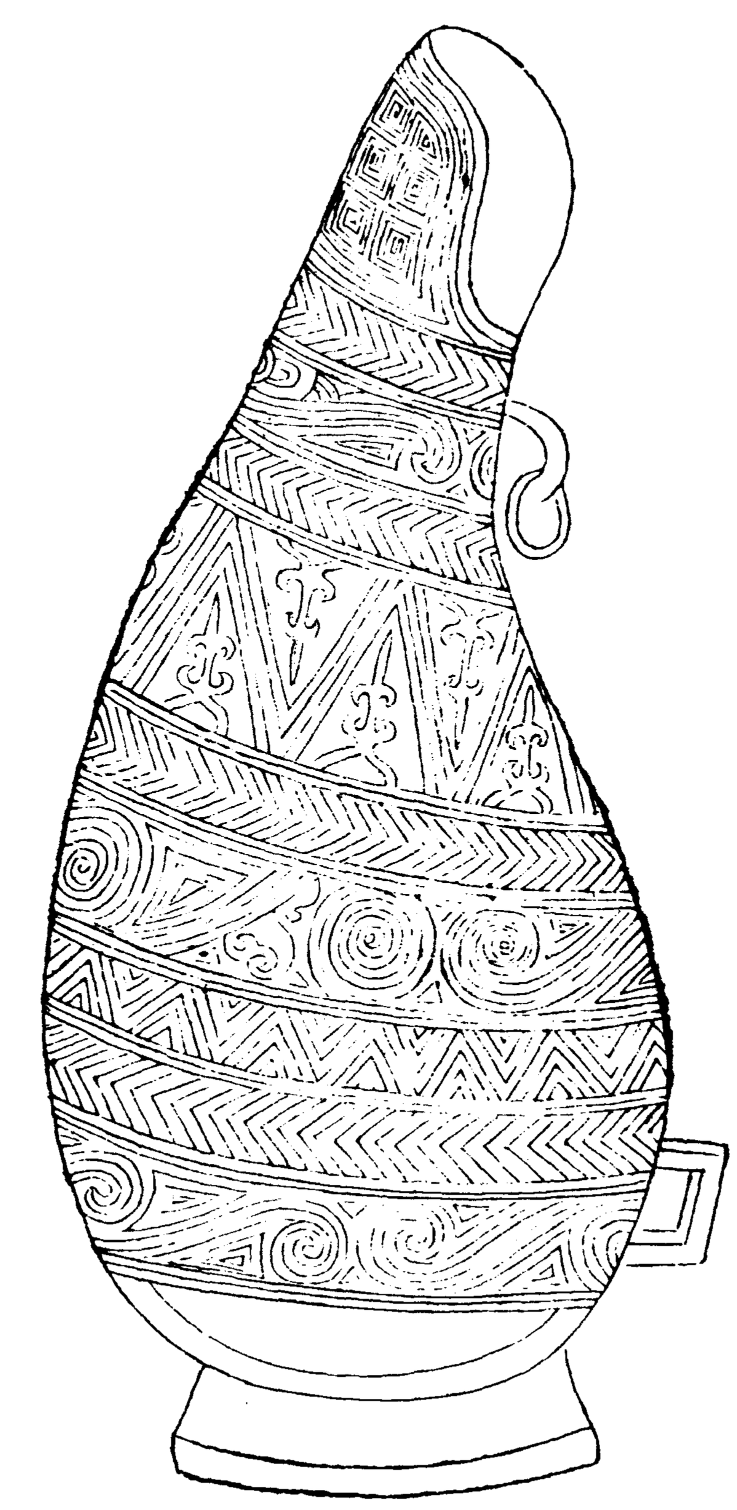
有其名而莫知其器於是為臆說以實之以疑傳疑自為一家之論牢不可破安知太平日久文物畢出乃得是器以證其謬耶

周鳧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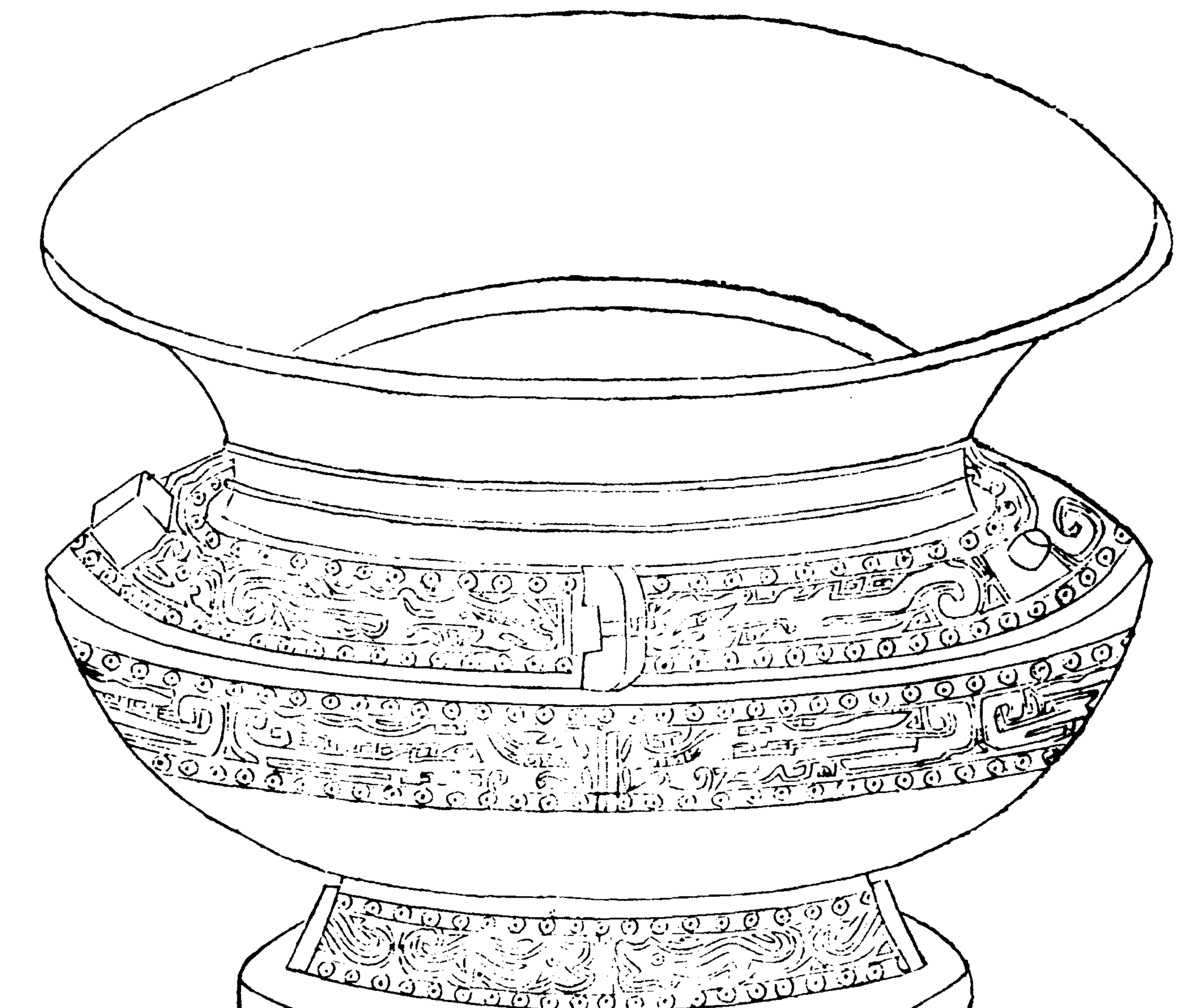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四分深四寸八分口徑一寸八分腹徑長五寸九分首尾積長一尺九分容一升九合重三斤九兩有流有鋬闌蓋無銘按用官六尊有犧有象皆取其形似而鳧不與焉則知鳧尊者古人用於宴飲之間非宗廟祭祀之器盖鳧習水而僾以況則閒於禮者也故詩人以鳧鷖歌太平言君子之有禮酒所以為禮而飲酒者雖始乎治常卒乎亂則閒於禮而不繼以淫者固亦鮮矣此鳧尊之象寓意甚深宜為宴飲之戒云

周瓠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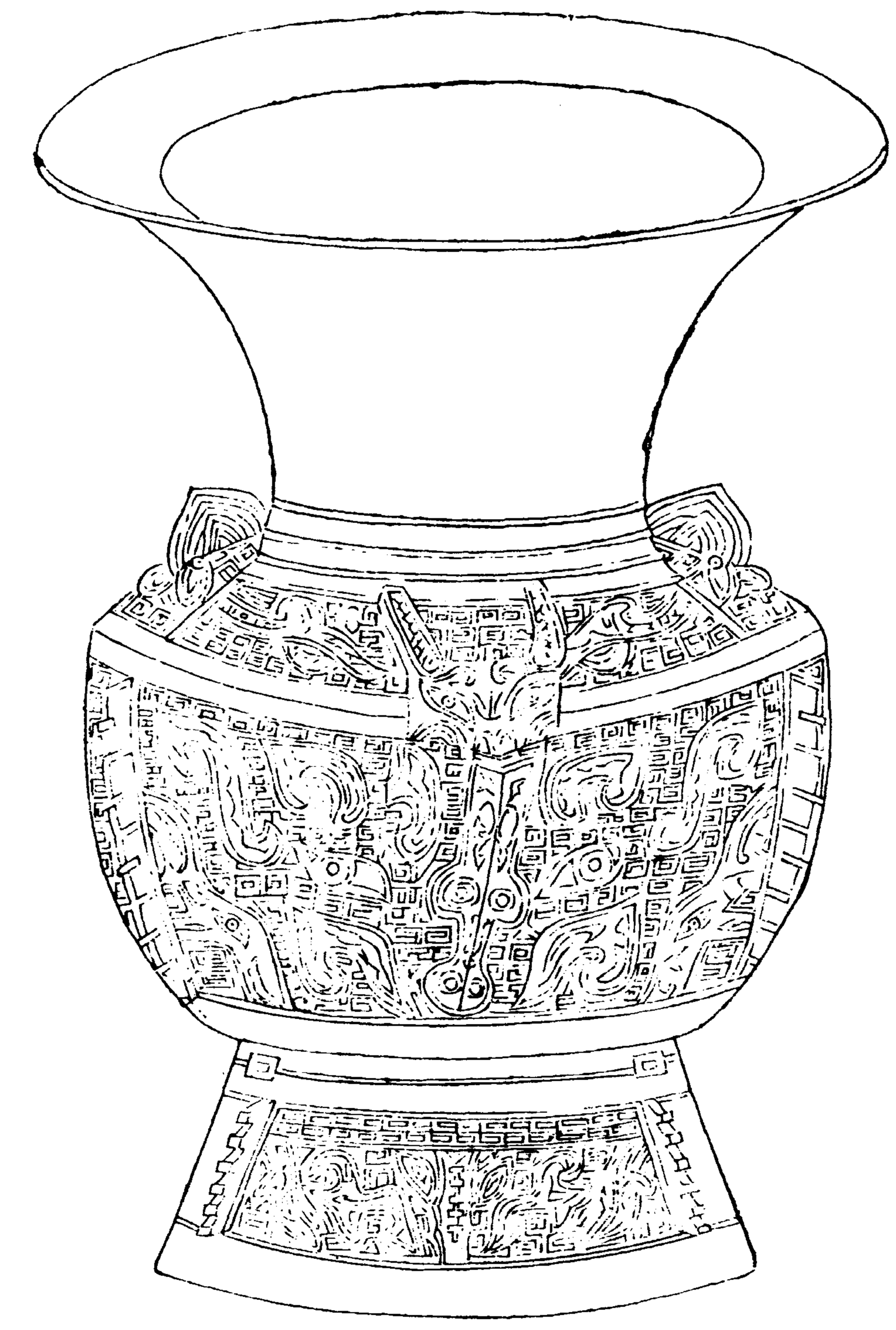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三分深六寸口徑一寸腹徑二寸二分容六合重一斤上有兩鼻無銘是器以口為流置之則可立若尊形焉然旁設兩鼻所以安提梁亦可挈之以行也且飾以雲雷之文復以示其戒焉其在上古匏器而酌水所以尚質後世則之於是乎有瓠尊焉此其遺法耳

周夔龍尊



右高六寸八分深五寸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一分容一斗七合重一十一斤有半無銘是器比諸尊為㝡小者而足與腹及頸間皆作夔龍狀間以雷紋於兩旁又飾以連珠周之脰足對峙有方竅不識為何用它器皆無此蓋莫可考也

周饕餮大尊



右高二尺三寸深一尺八寸一分口徑一尺九寸八分腹徑一尺二寸九分足徑一尺一寸二分容七斗四升有半重四十七斤無銘純緣皆素腹足飾以饕餮間之雷紋攷古大尊以陶瓦成形猶登之用瓦也登變製以銅而見於世者時有焉尊或如之今是尊特大而其質則銅固宜為大尊大以名其體而不言所飾之物蓋若壺尊著尊之類異乎名之犧象者矣

周饕餮壺尊



右高九寸深七寸四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徑八寸二分容八升三合重六斤十有二兩無銘尊作壺形蓋上尊曰彝中尊曰卣下尊曰壺是器必下尊也其脰飾饕餮腹著風雲不獨示其有節止而又明其施澤之及時也

周三獸饕餮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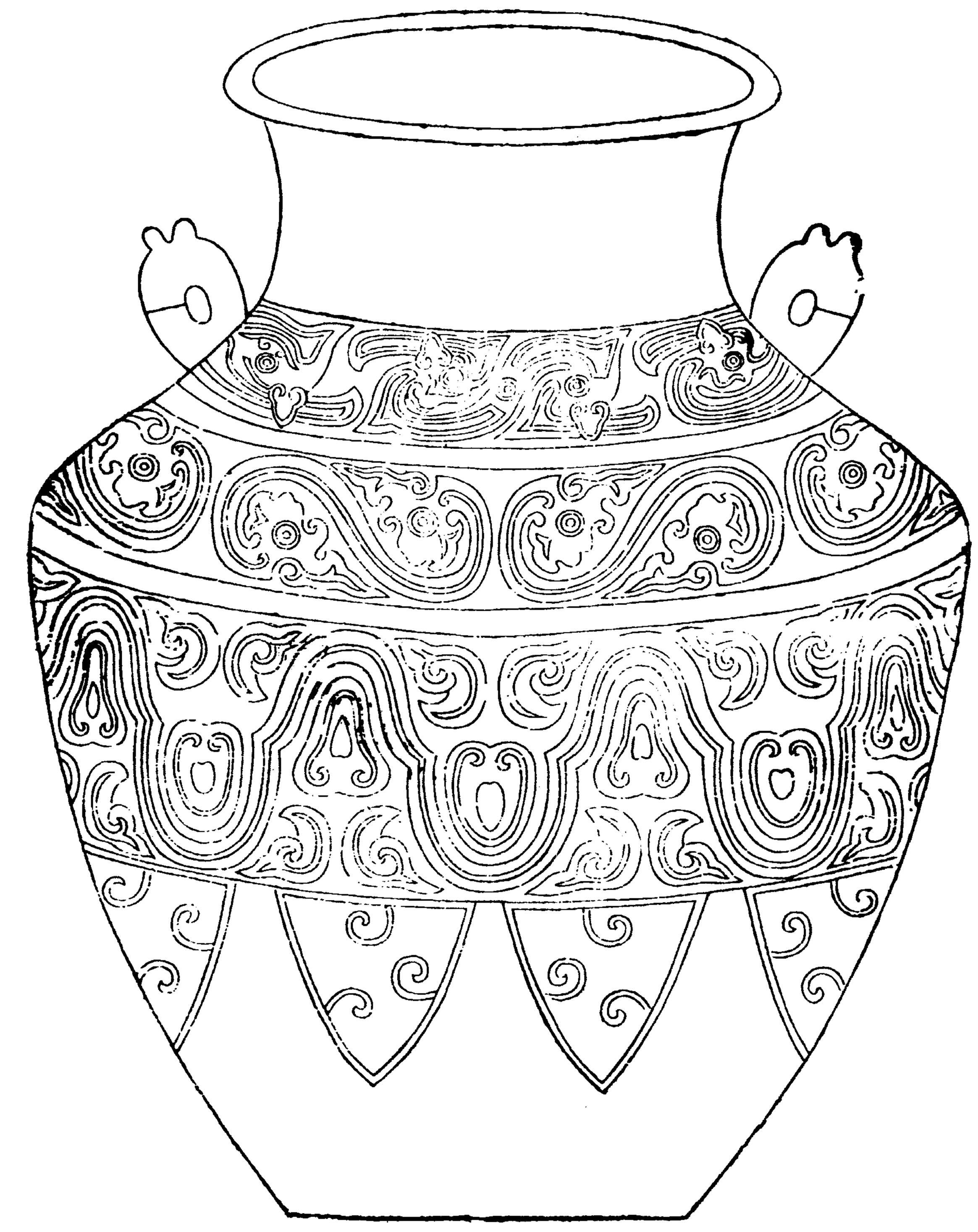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八分深七寸七分口徑六寸八分腹徑一尺二寸一分容二斗二升重十有五斤無銘其形如瓿而小異脰上有鼻作饕餮狀周身悉被饕餮之飾與雷紋相間錯土花漬染銅色蒼翠如瑟瑟紋鏤華好觀其製作之妙非周莫能至也

周饕餮尊



右高八寸深六寸六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七寸容七升二合重三斤十有一兩無銘是器純緣與足皆無文飾特三面狀以饕餮且若鼎若爵若斝若甗若瓿之類莫不有饕餮之形皆所以示其戒故至於尊亦然也

周著尊一



周著尊二



前一器高一尺六分深一尺三分口徑五寸腹徑九寸八分容一斗七升四合重十斤十有三兩無銘

後一器高一尺四分深一尺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九寸八分容一斗七升四合重八斤十有五兩無銘

右按明堂位商尊曰著釋者以謂著地而無足此二器脰作夔龍蟠屈之勢腹著雲雷回旋之狀而底著地無足誠所謂著尊者也然著為商尊宜其質素無文而此器著飾如是者何也蓋周人於朝獻亦嘗用兩著尊則是尊也豈非周因商器而益之以文者乎孔子所謂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者於此亦可推矣然成周之時其禮樂庶事襲用四代之制亦不止用商一代之器而已

周壺尊一



周壺尊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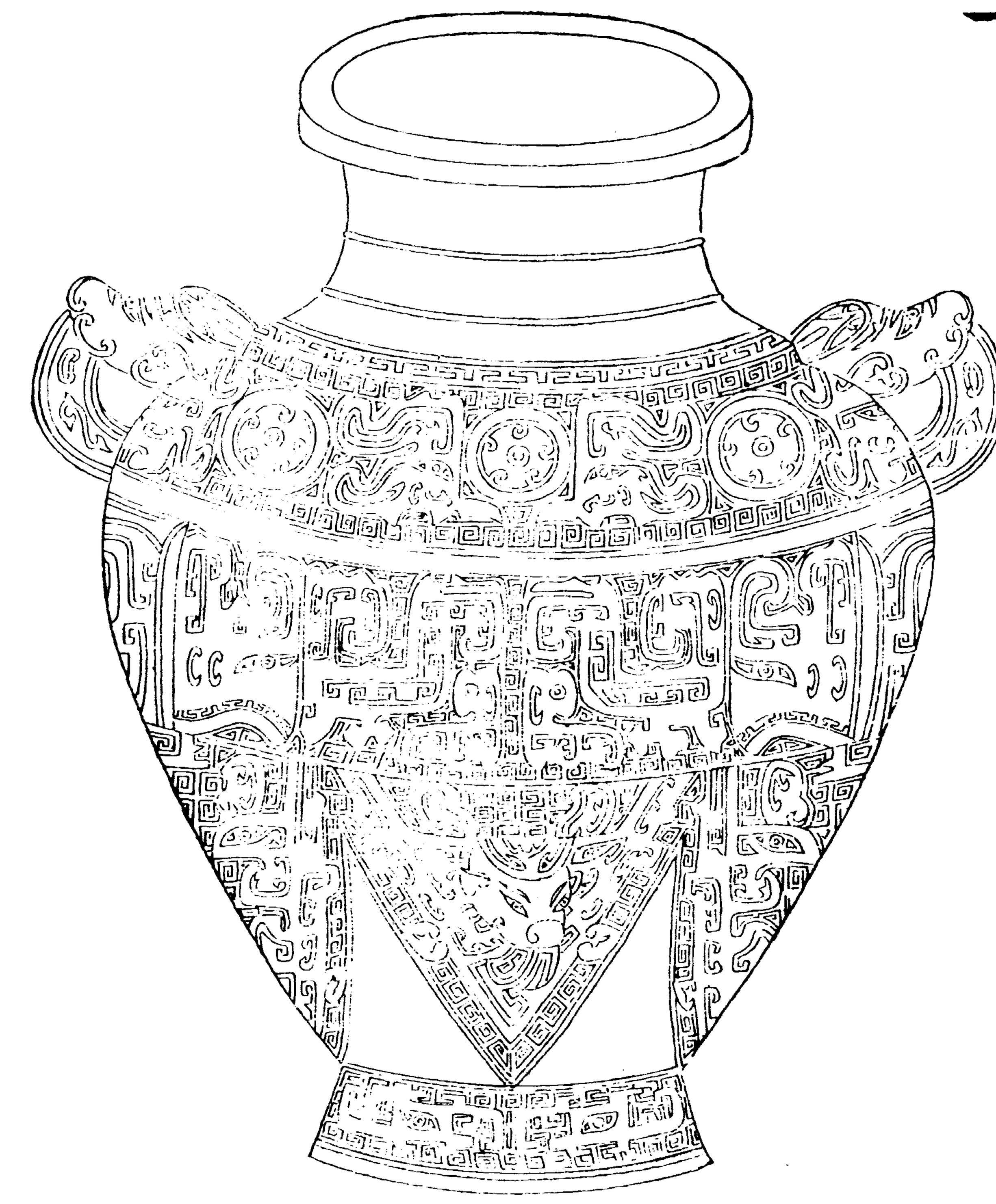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一尺二寸八分深一尺一分口徑七寸八分腹徑一尺一寸一分容二斗二升三合重十一斤十有四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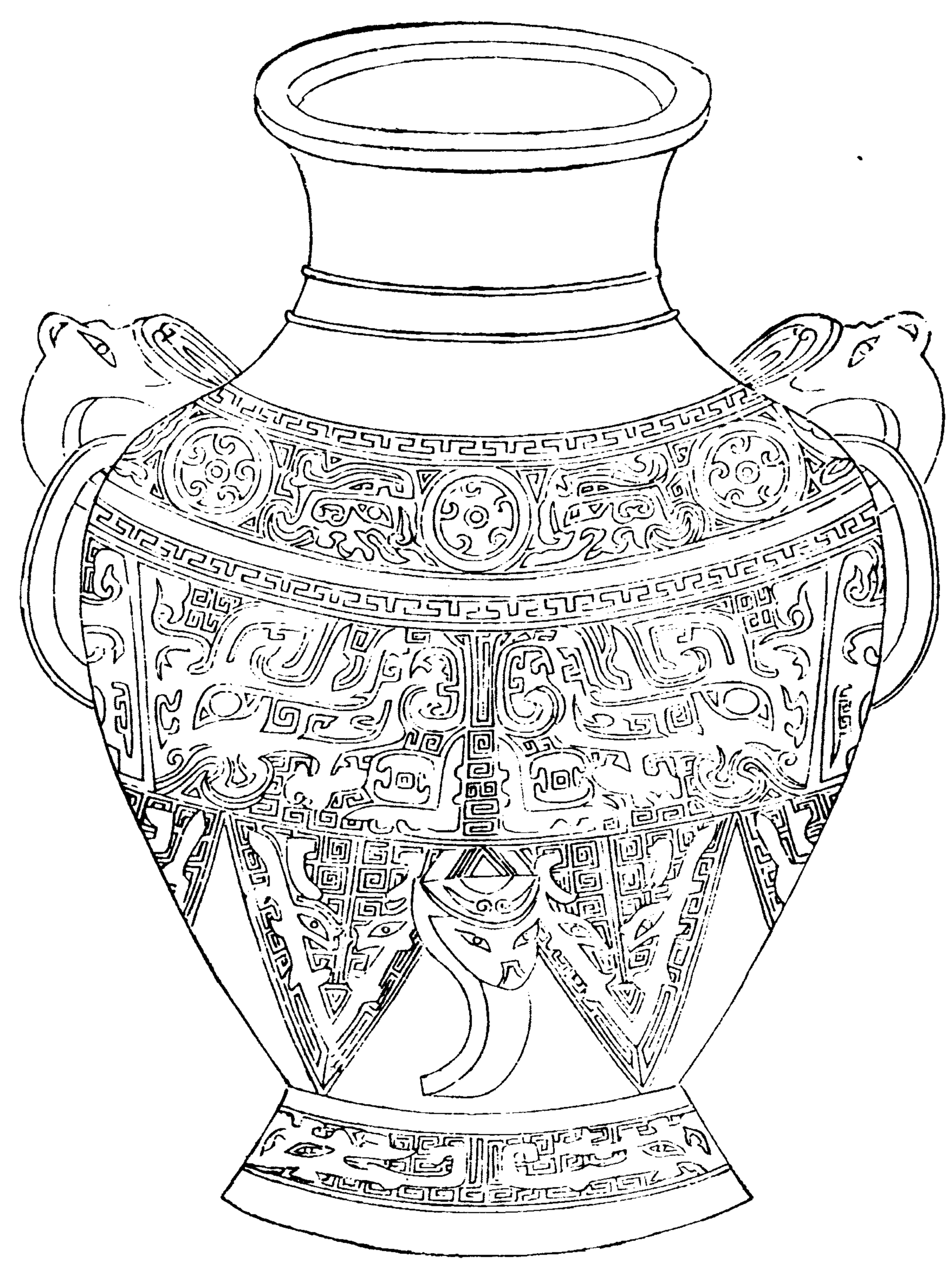
後一器高一尺深八寸二分口徑六寸一分腹徑九寸一分容一斗二升八合重七斤十兩無銘

右二器肩腹並設雲雷之飾以禮圖所載考之比犧象而有脰比著尊而有足謂之泰尊則此非瓦也謂之山尊則此無山文然其形制類壺而與禮圖壺尊相肖豈其為壺尊耶周禮曰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尊則此其是歟然議禮者故不可按圖而求合於古要之必有所自焉亦未可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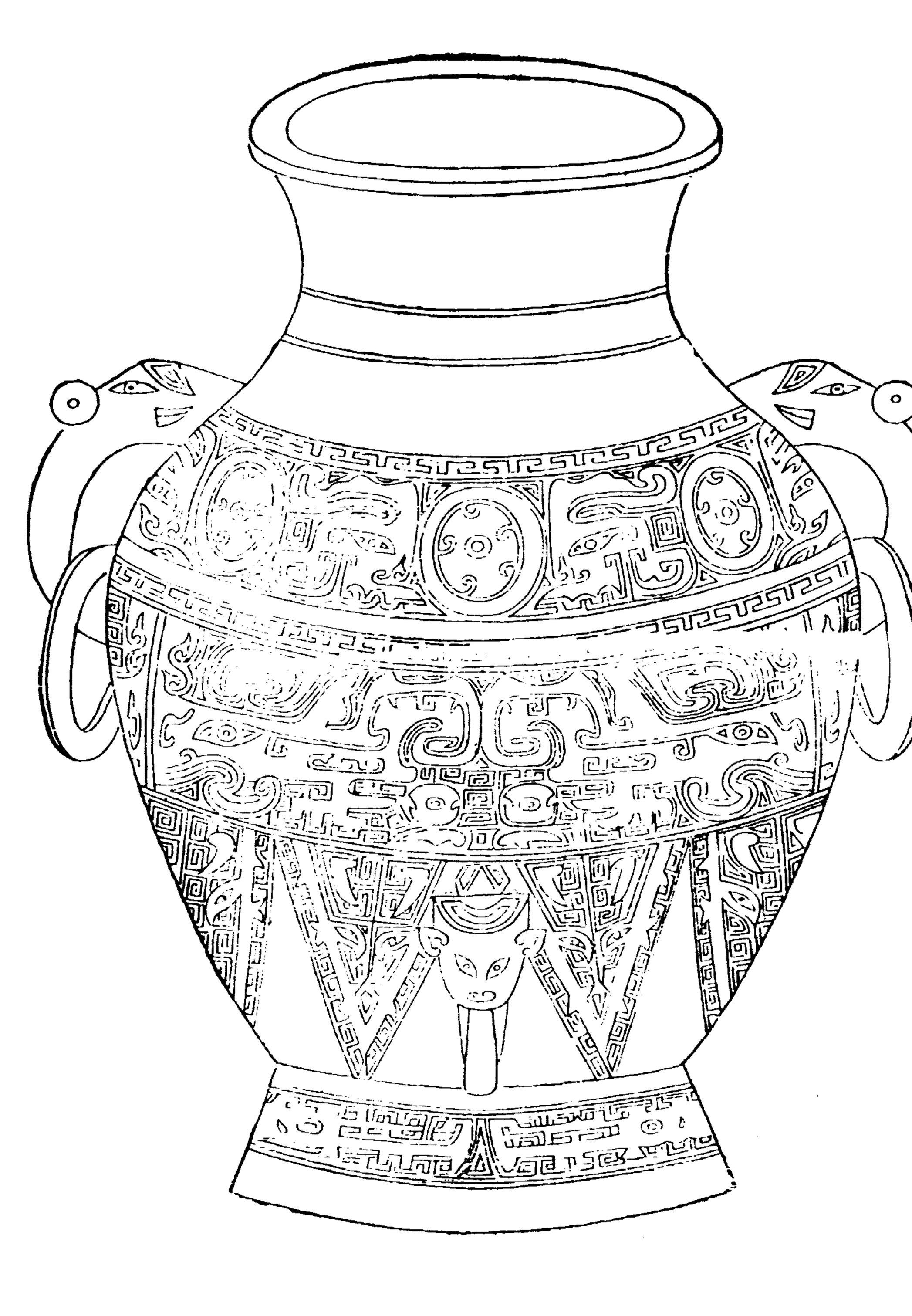
周犧首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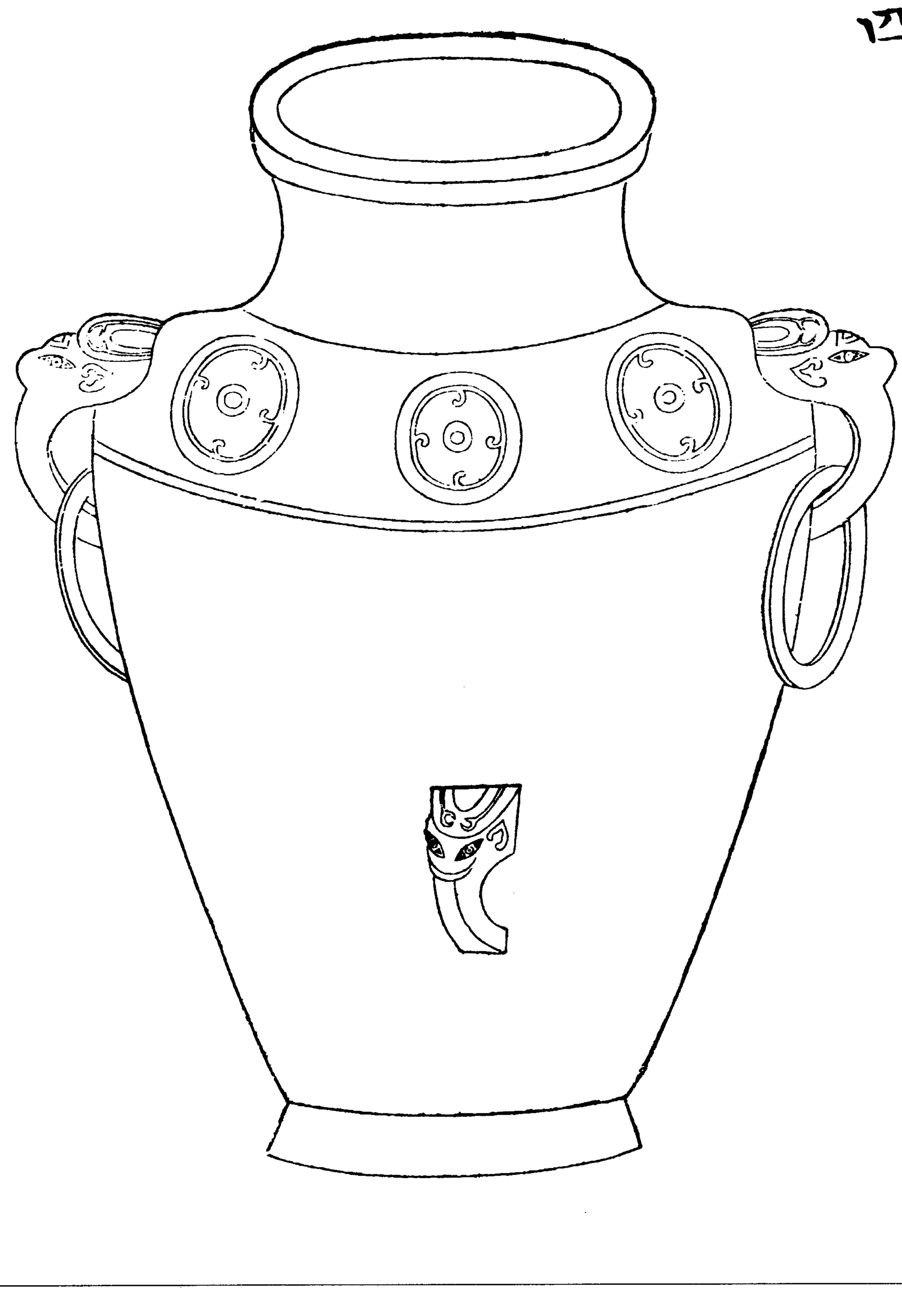
周犧首罍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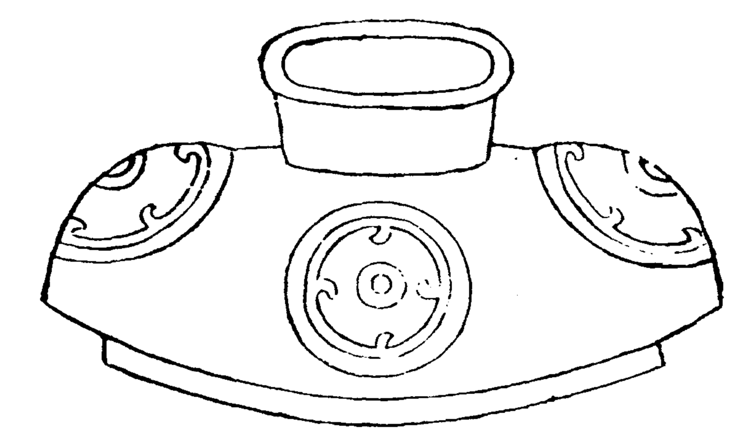


周犧首罍三



周犧首罍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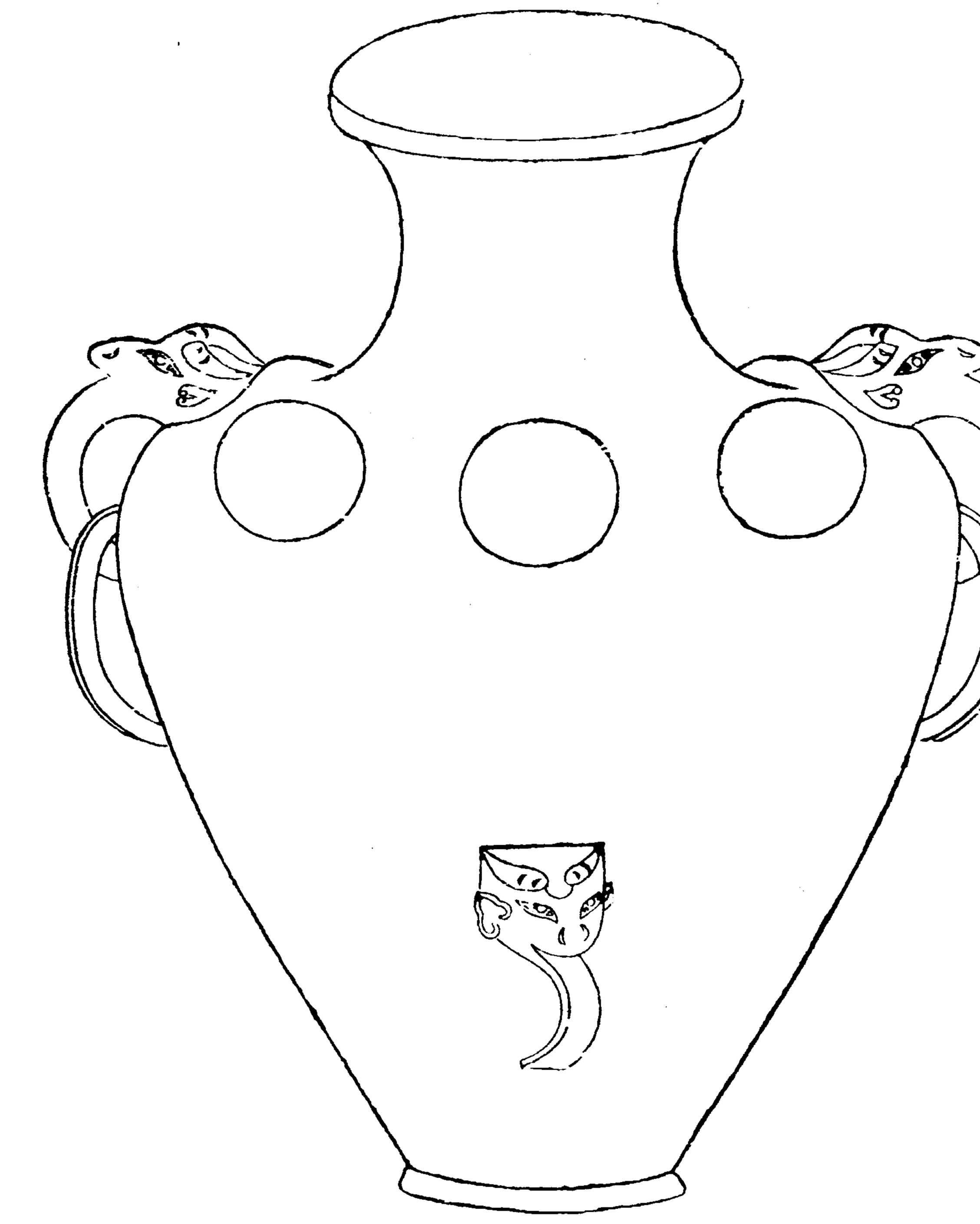




第一器高一尺四寸深一尺二寸三分口徑六寸四分腹徑一尺五寸容二斗八升六合重十有五斤四兩一鼻兩耳無銘
第二器高一尺二寸九分深一尺二寸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一尺二分容一斗三升二合重九斤有半一鼻兩耳連環無銘
第三器高八寸九分深七寸三分口徑三寸八分腹徑七寸六分容六升一合重四斤十有一兩一鼻兩耳連環無銘
第四器通盖高一尺二寸七分深九寸八分口徑三寸九分腹徑八寸一分容一斗三升五合共重一十斤二兩一鼻兩耳連環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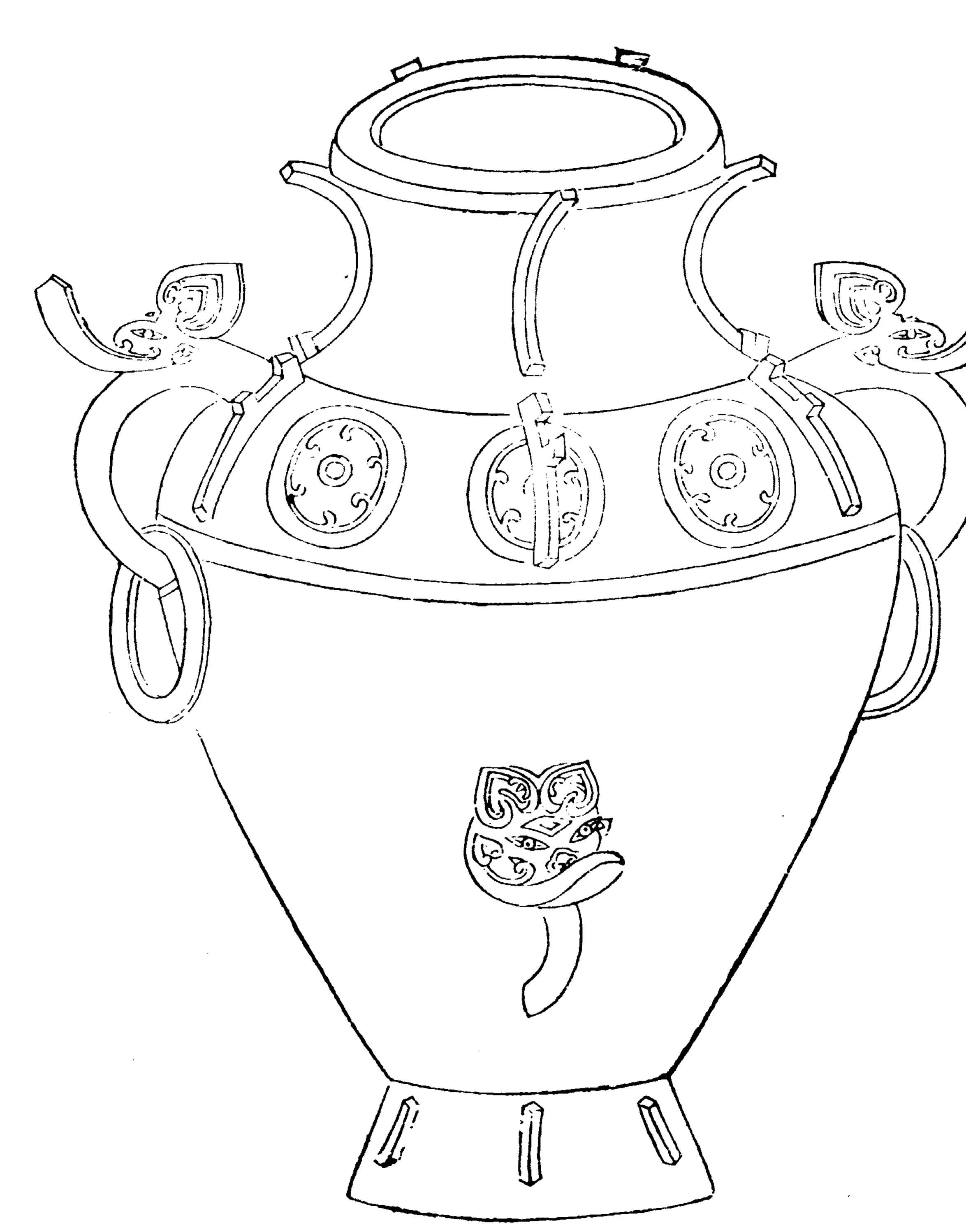
右四器皆以犧首為耳為鼻而製作又復相類故皆以犧首名之然其不同者特高下致飾色澤環耳之類實非一手之製前三器腹著饕餮下作垂花蟲鏤隱起間錯雲雷後一器色赤無紋要之皆周物也故合之於一律焉

周素犧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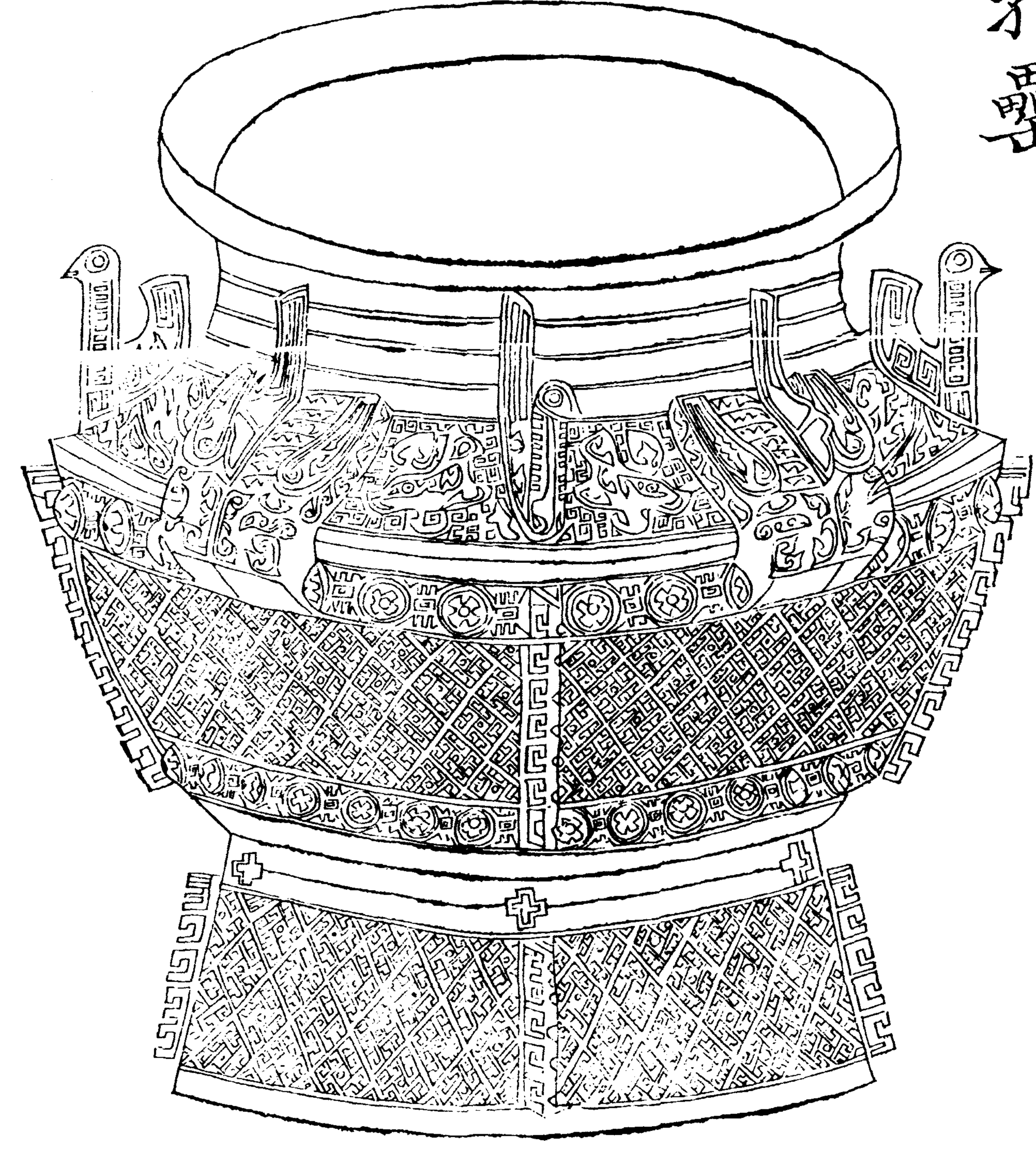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四分深七寸一分口徑三寸六分腹徑六寸五分容六升二合重四斤十有三兩兩耳連環無銘攷犧之字至漢鄭玄釋犧為莎又或作獻戲其字不同其為義一也後世用莎之語遂飾以鳳皇娑娑之狀曾不知止以犧為飾耳因其字畫形聲外訛故器亦失其制度攷是器耳鼻皆以犧為飾狀若牛首大槩與周犧首罍相類但兩耳連環為小異也

周象首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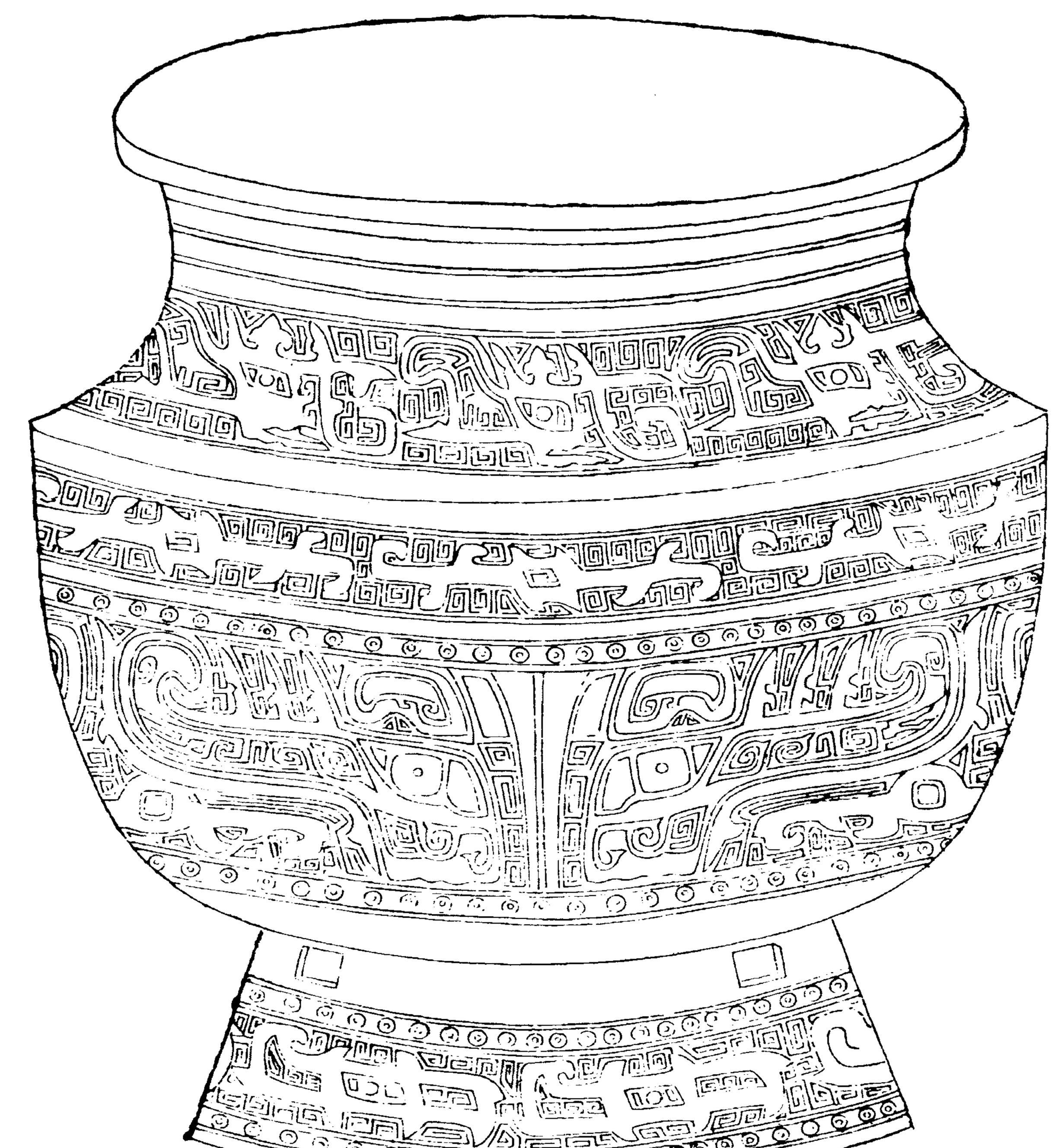
右高二尺四寸五分深二尺四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一尺六寸八分足徑一尺一寸五分容一石二斗七升重五十四斤有半無銘是器罍也佐尊之器肩脰間作兩象首貫以連環腹飾圜花足之上又為一象首且象南越獸齒感雷而文生以象禮之文飾之於罍者蓋周官六尊中有象尊用於春祠夏禴再獻之際則副象尊者宜其有罍正一類器耳

周麟鳳百乳罍



右高二尺二寸七分深一尺七寸五分口徑一尺五寸九分腹徑二尺三寸足徑一尺七寸三分容二石一斗七升重一百三十八斤無銘是器致飾不一過體與足作方斜雷紋中著以乳其稜四起而上立四鳳中間又為四獸各頂一角屹然而起疑其為麟蓋麟鳳王者之嘉致於彝器每每有之其麟鳳之間復以夔龍相間器大精工無如此者及禮圖之陋乃以謂罍畫山形之象以取夫雷出於此其為臆說明矣

周饕餮罍



右高九寸六分深七寸六分口徑八寸三分腹徑一尺一寸一分容二斗二升四合重九斤四兩無銘罍於酒器中所容寂多故釋器者云受一斛此器所容但五分之一豈罍之一類者亦自有等差小大耶又詩云金罍蓋未必以黃金為之以五金皆金耳此罍在諸器中特為精緻高古可以垂法後世於是詔禮官其製作為之楷式以薦之天地宗廟使

三代之典炳然還醇見於今日亦稽古之效也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卷第七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八

彝舟總說

彝 舟附共二十十器

商 七器

隮彝 銘五字

已舉彝 銘二字

子孫父辛彝 銘七字

子孫彝 銘二字

父丁彝 銘七字

立戈父甲彝 銘三字

虎首彝 銘三字

周 十六器

己酉方彝 銘三十七字

單彝 銘三字

名父彝 銘七字

叔彝 銘六字

雲雷寶彝 銘二字

雷紋寶彝 銘三字

伯映彝 銘一十字

百乳彝

乳彝一

乳彝二

夔龍乳彝

夔龍彝

高足彝一

高足彝二

蟬紋雷彝

饕餮彝

蟠夔彝

蟠夔直紋彝

舟

漢 二器

敔足舟

垂花舟

總說

周官載六彝之說則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與夫虎蜼之屬也釋者謂或以盛明水或以盛鬱鬯其盛明水則雞彝斝彝虎彝是也其盛鬱鬯則鳥彝黃彝蜼彝是也彝皆有舟焉設而陳之用為禮神之器至於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以酌以祼莫不挹諸其中而注之耳然器以藏禮載禮而行之則即器以明其用而器固不能常存也繇是去古既遠或失其傳而當世無從稽考往往遂為一時穿鑿臆說而聚訟紛糾當年莫能破其謬妄焉國家因積德百年之後講禮明樂收攬前代遺製而範金之堅多出於僻陋潛壤之奧者四方來上如鍾鼎尊壺之類動以百數因暇日悉討論其義多得於款識銘文之間於是彝舟亦較然詳辨而悟先儒之失也彼殊不知彝之

有舟蓋其類相須之器猶尊之與壺瓶之與罍焉先儒則以謂舟者其形如盤若舟之載而彝居其上豈其然歟今之所存有如敦足舟垂花舟大略與彝僅似則其為相須之器斷可見矣雖然夫所謂彝則法之有常而寓於器者皆可謂之彝故周之伯寶卣其銘有曰尊彝周之名公尊亦曰父乙寶尊彝也若夫特謂之彝則惟周官六彝為正名無二焉

商鬳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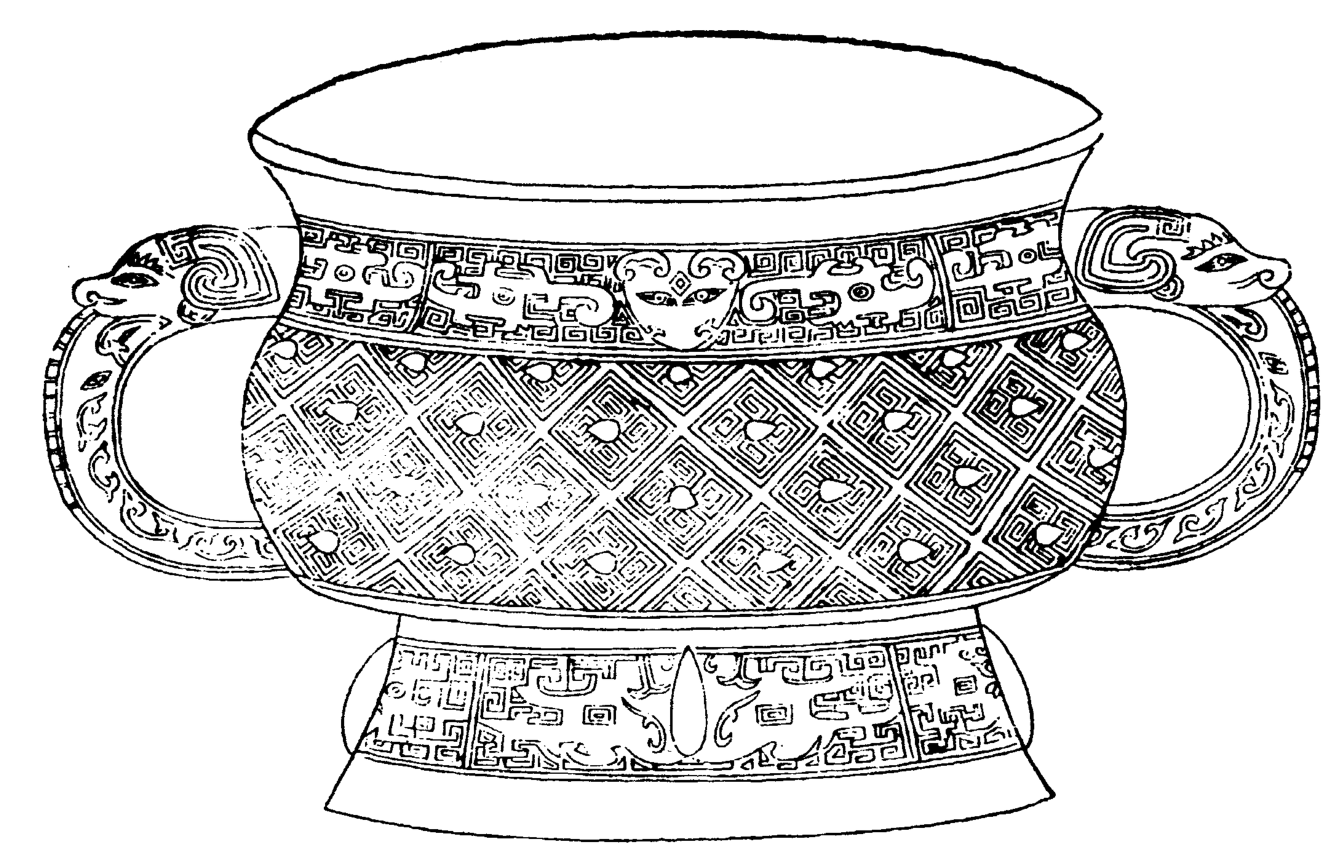




鬳作寶尊彝

右高五寸七分深四寸五分口徑七寸一分腹徑七寸二分容五升八合重五斤十有二兩兩耳有珥銘五字純緣圈足皆飾以夔龍之形夔之字从夒夒貪獸也今彝以是為飾蓋亦戒其貪曰鬳者莫知其為名與氏也然作字取象皆商制耳

商己舉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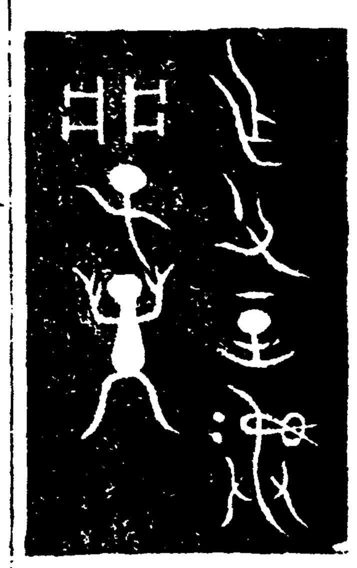


己舉

右高六寸深四寸七分口徑八寸二分腹徑八寸容七升重七斤六兩兩耳銘二字今按此彝腹間作乳乳百四十有一銘曰己舉己者在商八世君有雍己疑謂是也昔李公麟得古爵於壽陽紫金山腹有二字曰己舉而王玠亦獲古爵於洛下有二字曰丁舉字體正與此同舉之為字从手从與以手致而與人之意爵觶皆酒器也因獻酬而舉之故銘其器曰舉是以記禮者言杜舉洗而揚觶以飲乎公因謂之杜舉故以舉銘之

商子孫父辛彝





作父辛彝
析子孫

右高四寸八分深四寸三分口徑七寸一分腹徑六寸七分容五升重四斤十有一兩兩耳有珥銘七字凡商器以此銘者多矣言父辛則若祖辛之類是也曰析子孫乃貽厥子孫之義是器純緣間及圈足皆作夔形相環若循走之狀腹間純素其製作與銘文實商物也

商子孫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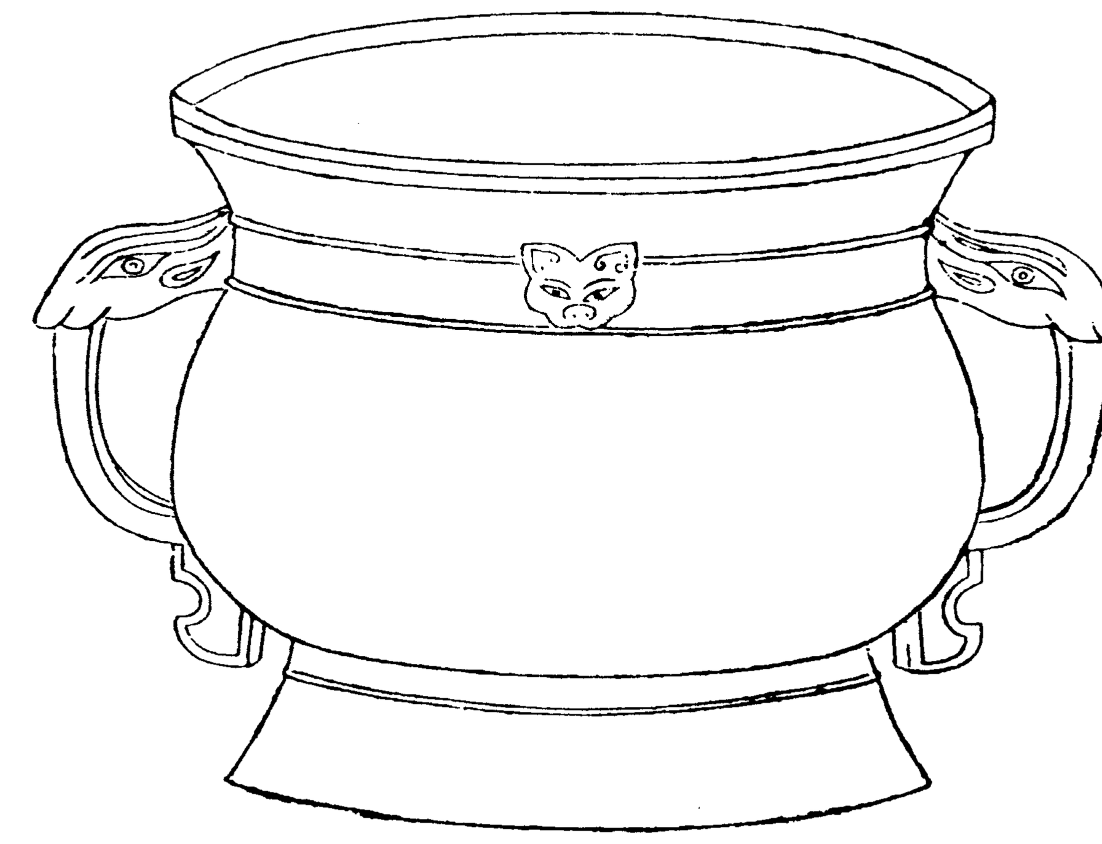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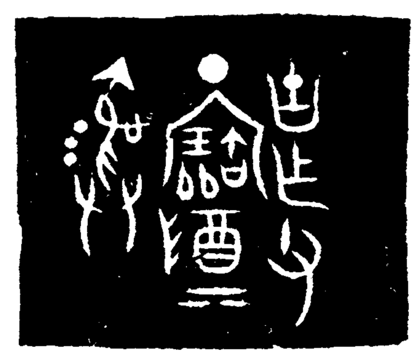


子孫
孫作兩手拱日之狀

右高三寸五分深二寸九分口徑五寸腹徑四寸六分容一升八合重二斤銘二字曰子孫而孫作兩手拱戴日之狀攷諸鼎彝銘有曰子子孫孫有曰子孫者皆取其相承之義是器言子孫而有拱日之飾蓋取日以象君道也尊君道則知盡臣子之禮銘辭甚簡於此可見真商物也

商父丁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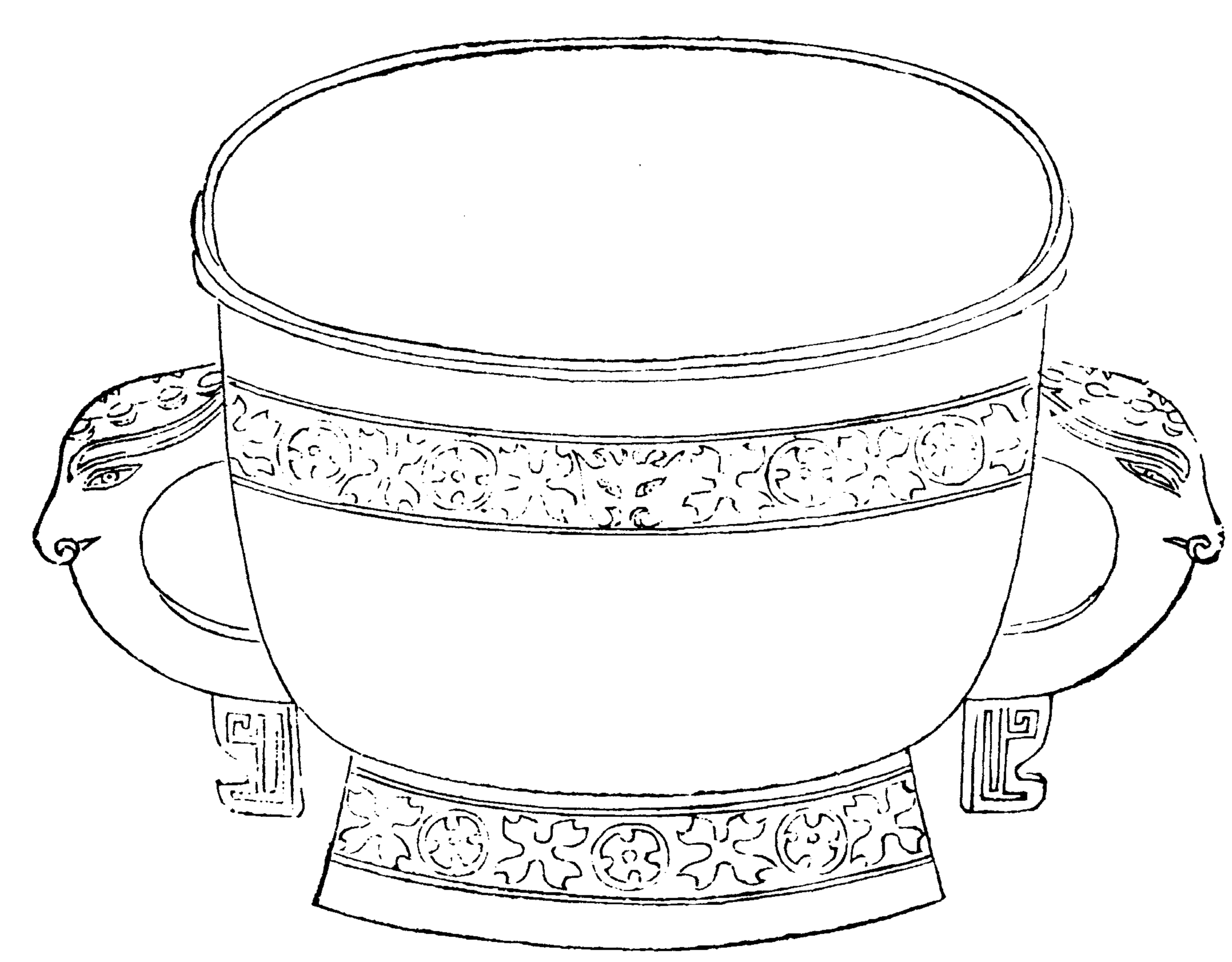




古作父丁寶尊彝

右高五寸四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九分腹徑七寸容五升重六斤六兩兩耳有珥銘七字曰古者姓或名耶按淮父卣有曰戍于古則古又言其地矣商以丁為號者六而此曰父丁者未知其為誰也

商立戈父甲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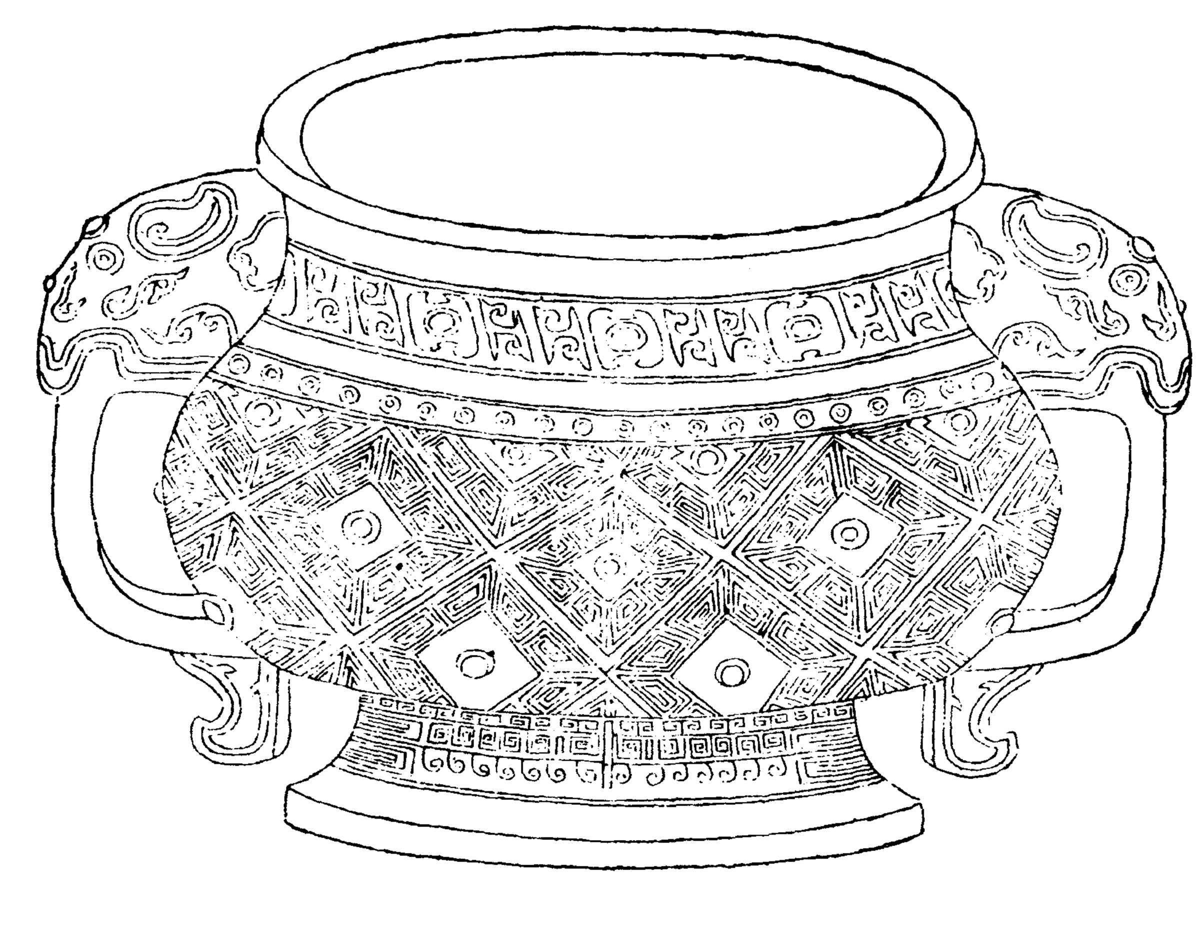




立戈父甲形

右高五寸深四寸口徑六寸七分腹徑五寸四分足徑五寸二分容四升五合重三斤十有五兩兩耳有珥銘三字曰戈父甲蓋商之君十有七世以甲稱者有五若沃丁祖乙南庚之類皆甲之子也其間以兄弟繼之者則不可以子稱是器言父甲則子為父設之矣但不知茲器為何甲而設也純緣與足以上一作雷篆於兩旁以螭首為耳致飾精工字畫典重非後世所能及

商虎耳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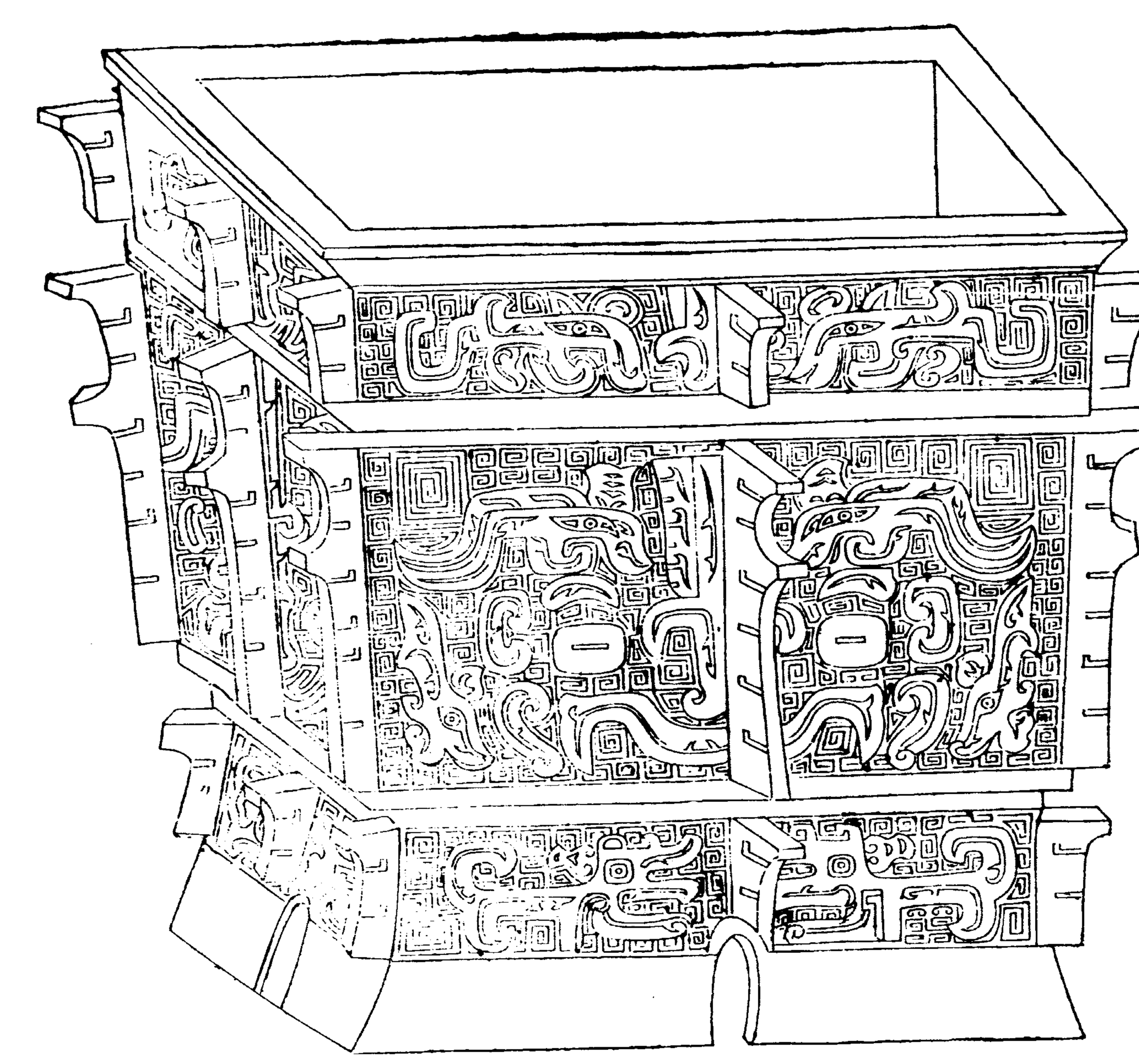




作寶彝

右高四寸三分深三寸五分口徑六寸三分腹徑六寸五分容三升重二斤十有三兩兩耳有珥銘三字是器也雖不書名然耳作虎首豈非所謂虎彝耶父已彝已嘗取此以飾其耳蓋施於禘祫之間者當致其義焉非特如此虎西方獸於五德為義於五行為金金與義皆主乎剄而有斷其周之虎彝實體於是有制於酒之意也

周己酉方彝





己酉戌命尊宜于
招歒庚○九律
○商貝朋方○用室
圍宗彝在九月惟王
一祀世昌五惟○束

右高七寸九分深五寸五分口徑長六寸一分闊五寸一分腹徑長六寸二分闊五寸二分容六升七合重十有二斤六兩銘三十七字曰己酉者以紀其歲方周之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歲己酉者不一故莫知其次也曰戍者守也以地而有所守如春秋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之謂宜于招歒歒者以言其别故旌以别之如衮衣取其藻米黼黻之類商貝朋方者五貝為朋如詩錫我百朋言其禄之多用室圍宗彝者彝宗廟常器如周官所載六彝之類也其曰惟王一祀則記其即位之始年耳夫商曰祀周曰年然武王克商而訪於箕子亦曰惟十有三祀則知周固常相因如此其器方而通體為盤夔雷紋四隅并腹間峻拔作觚稜之狀精巧絶世為可佳焉

周單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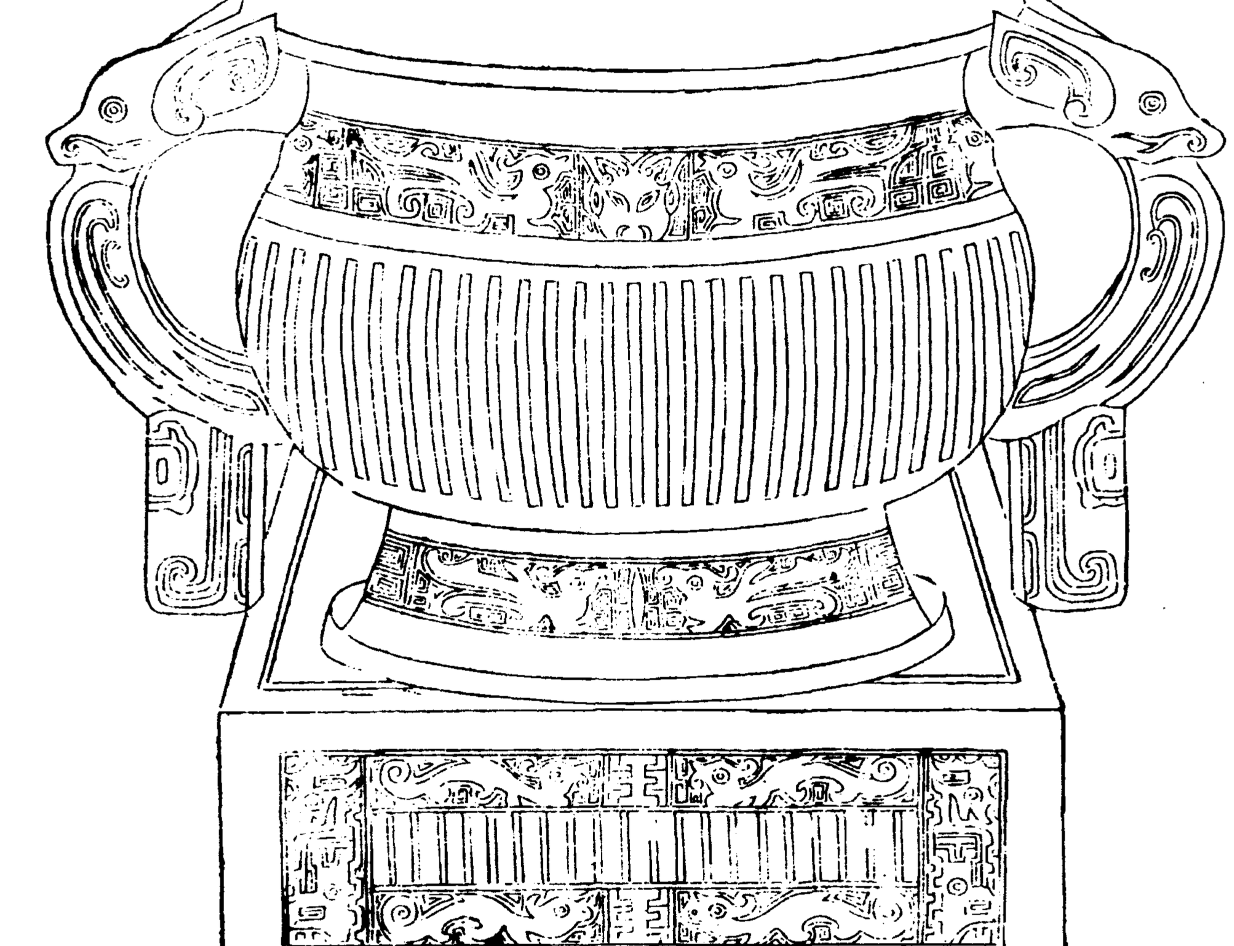




旗雞單

右高五寸八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三分腹徑六寸九分容五升五合重五斤三兩圈足銘三字曰旗雞單上二字作旗雞形曰單則狀向所謂周其再興乎其有單子也故知單所以為姓曰旗則穆公旗也單自襄公至穆公凡六世而世有明德今所藏單父乙鼎銘亦曰旗單而紋鏤竊相似耳

周名父彝





名父作乃
○寶彝

右通座高六寸一分深三寸一分口徑五寸八分座長五寸四分闊四寸八分容二升六合重五斤七兩兩耳有珥是器耳作螭狀下為方座雲雷之紋與夔龍間錯銘七字一字磨滅不可考曰名父則名公彝也凡周器彝有六而因形以為用見於銘載者類書錫命孝享此曰作乃寶彝而又比它彝其制小異特自寶用之器也然銘簡篆古方名公彝時去商為未遠故知其為周初物耳

周叔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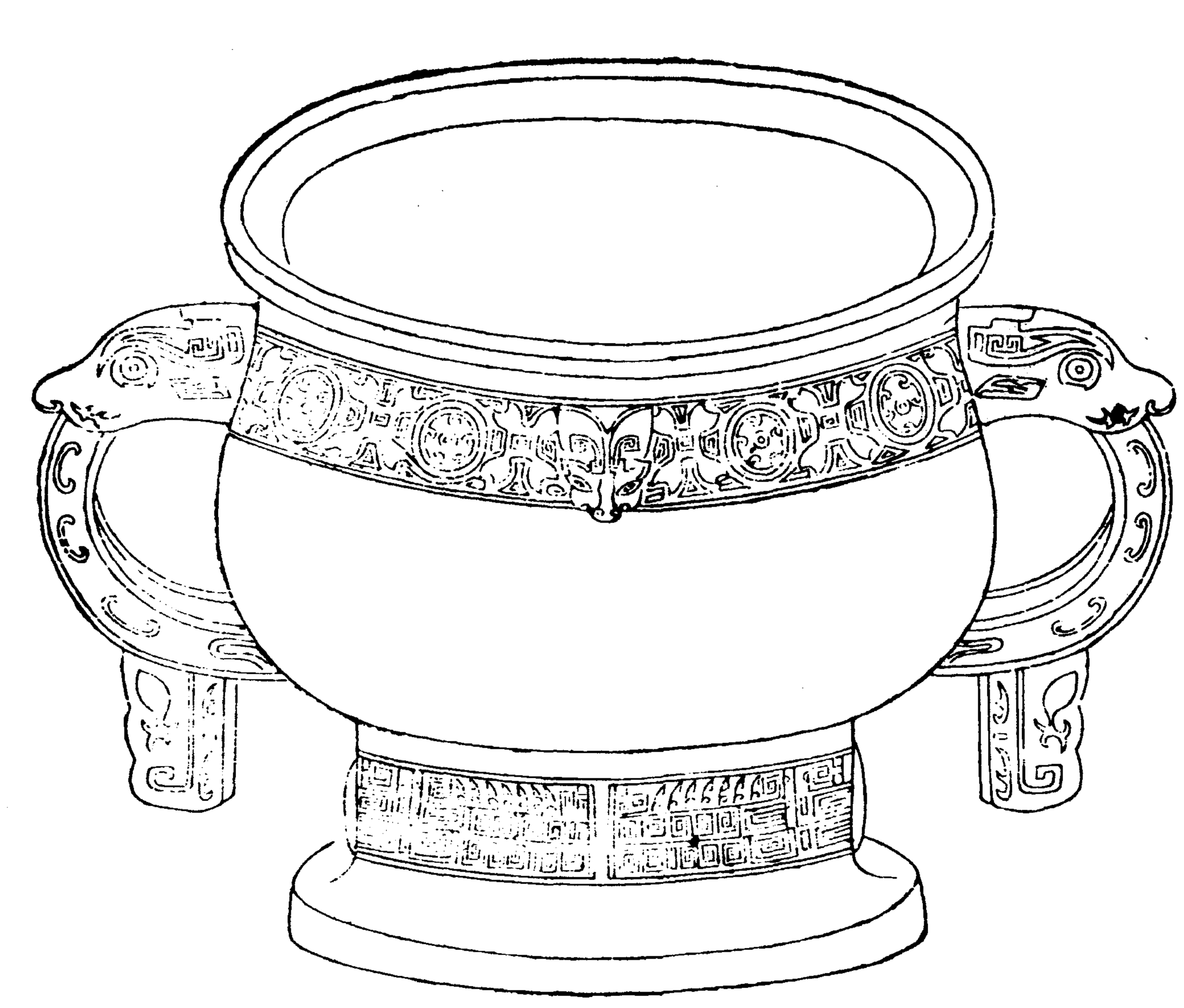


○叔作寶
尊彝

右高五寸七分深二寸七分口徑五寸三分座自方四寸八分下有響鐸容二升重四斤五兩兩耳有珥銘六字一字不可辨五字曰叔作寶尊彝且尊用以酌彝用以祼是故尊彝之所用也不同此統言尊彝者蓋先王之時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戒在於作為淫巧以法度為繩約要使其器可尊可法而後已是以沇子作盉而銘曰寶尊盉金作敨而銘

曰尊敨父己作彝而銘曰尊彝稱牀作禹而銘曰尊禹此曰尊彝者非六尊之謂也曰牀則周之以叔名者如稱叔榮叔祭叔之類是也上字磨滅故不可考其為誰觀其形制則耳為水獸下有方座周身為饕餮狀純緣下與足上有行螭之飾螭亦水獸也蓋有以戒沈湎而使不沒於禮而已是則制器尚象豈虛為文飾也哉

周雲雷寶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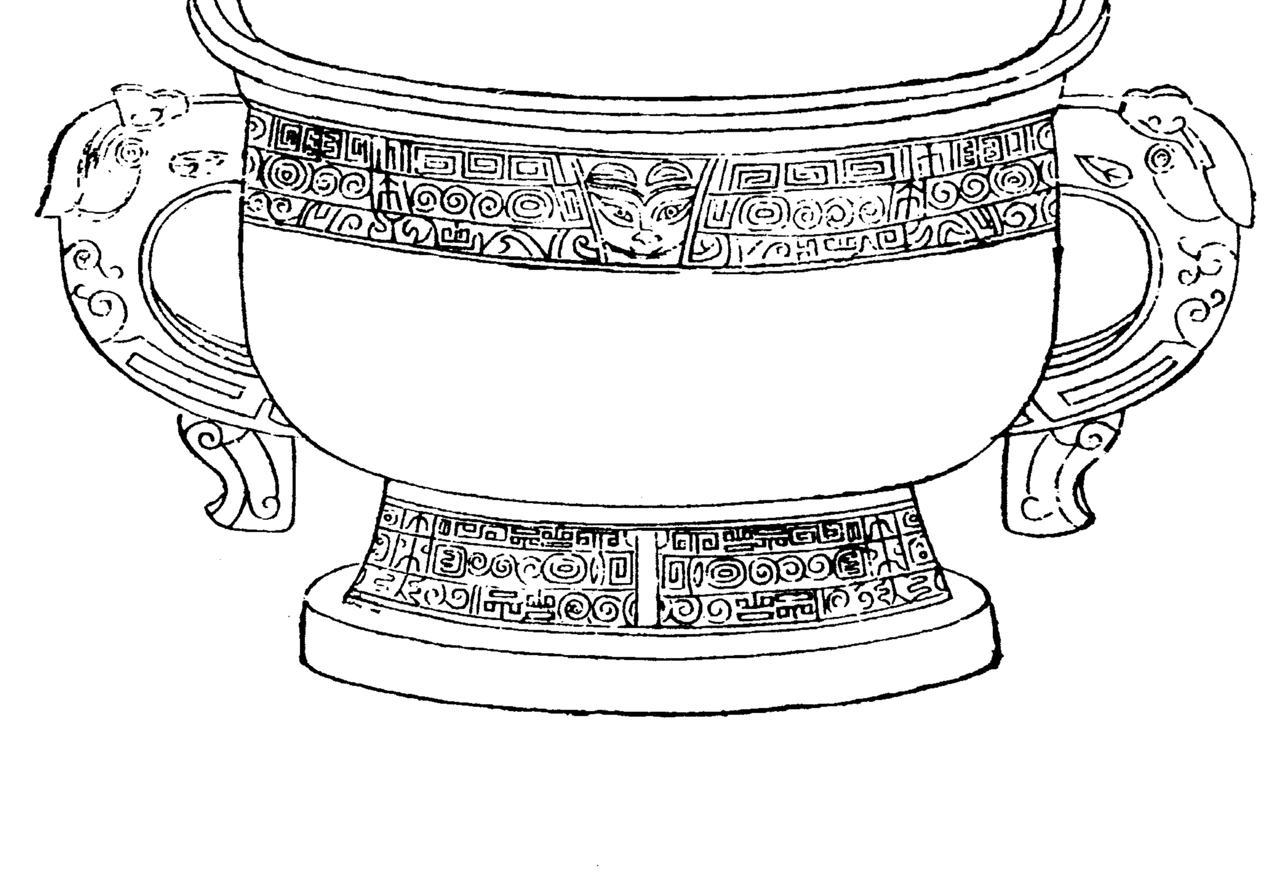




作寶彝

右高五寸五分深四寸二分口徑七寸一分腹徑七寸容五升二合重四斤十有一兩兩耳有珥銘三字曰作寶彝而飾以雲雷夫雲以致澤雷以啓蟄所以養成萬彙也然苟或過焉則亦所以為害人之於食飲猶是也夫有以養其氣體則不能無益矣然而染指者至於傷恩酒薄者以之用戈則害有甚於此者故昔人於是切切致意凡器之所形目之所擊莫不有儆意焉

周雷紋寶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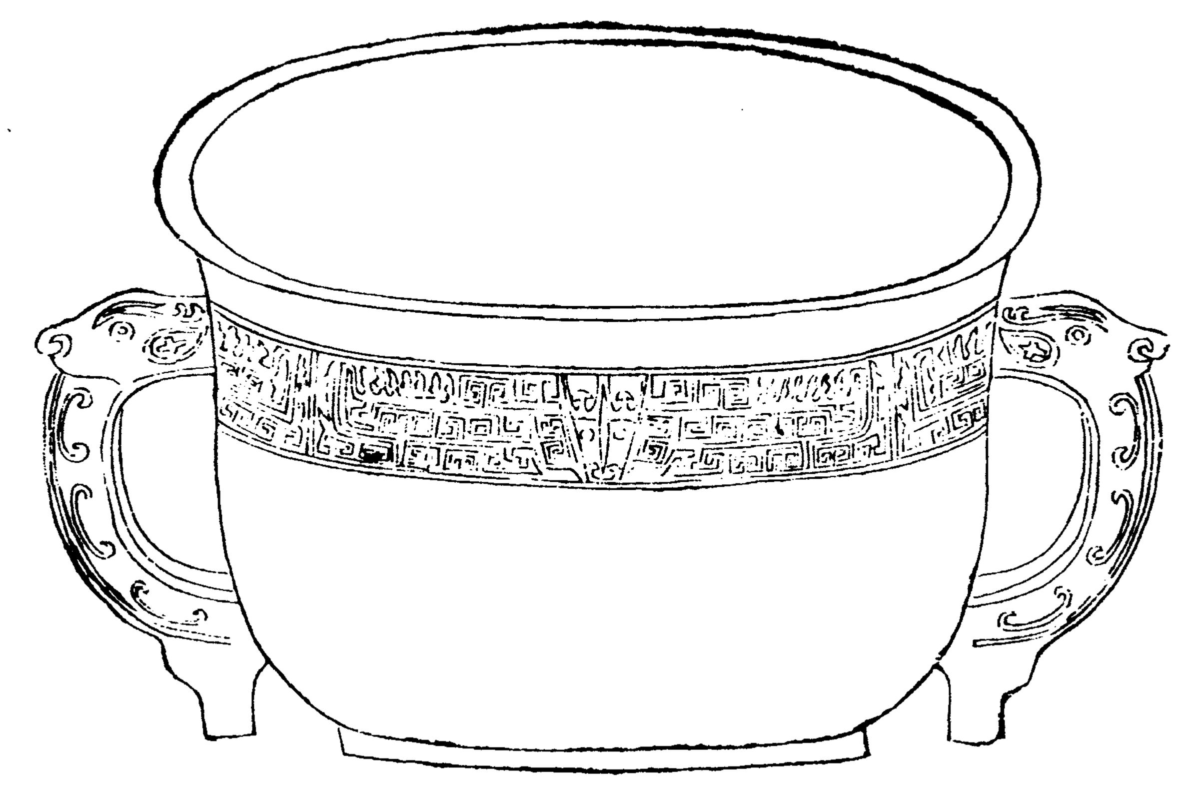




作寶彝

右高五寸二分深四寸口徑六寸三分腹徑六寸四分容四升有半重三斤十有五兩兩耳有珥銘三字曰作寶彝字畫高古不書名豈諱賢也歟純緣之下與足皆作雷紋璧成饕餮狀以庶首為耳蓋雷之為物養神於冬起用於震其動也時而義有在是以其彝者法也著之文飾亦法之所在焉

周伯映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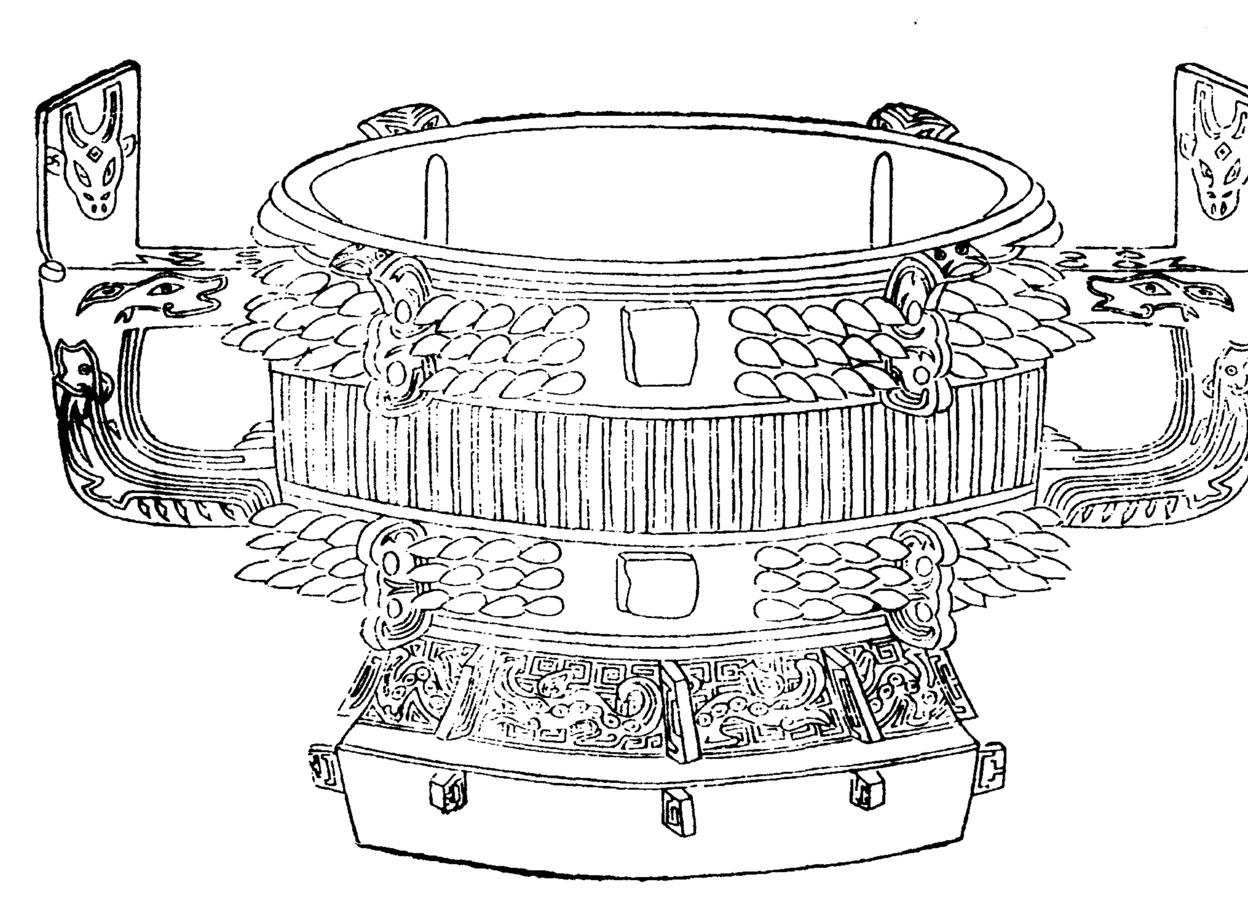




右伯映○作宥作
寶尊彝

右高三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六寸腹徑五寸七分容三升三合重二斤一十兩兩耳有珥銘一十字曰伯映者於經傳無見考其形制耳作獸形純緣與足飾以夔龍間之雷紋大槩與周牀彝相似則知伯映為周人無疑曰伯恐其字耳

周百乳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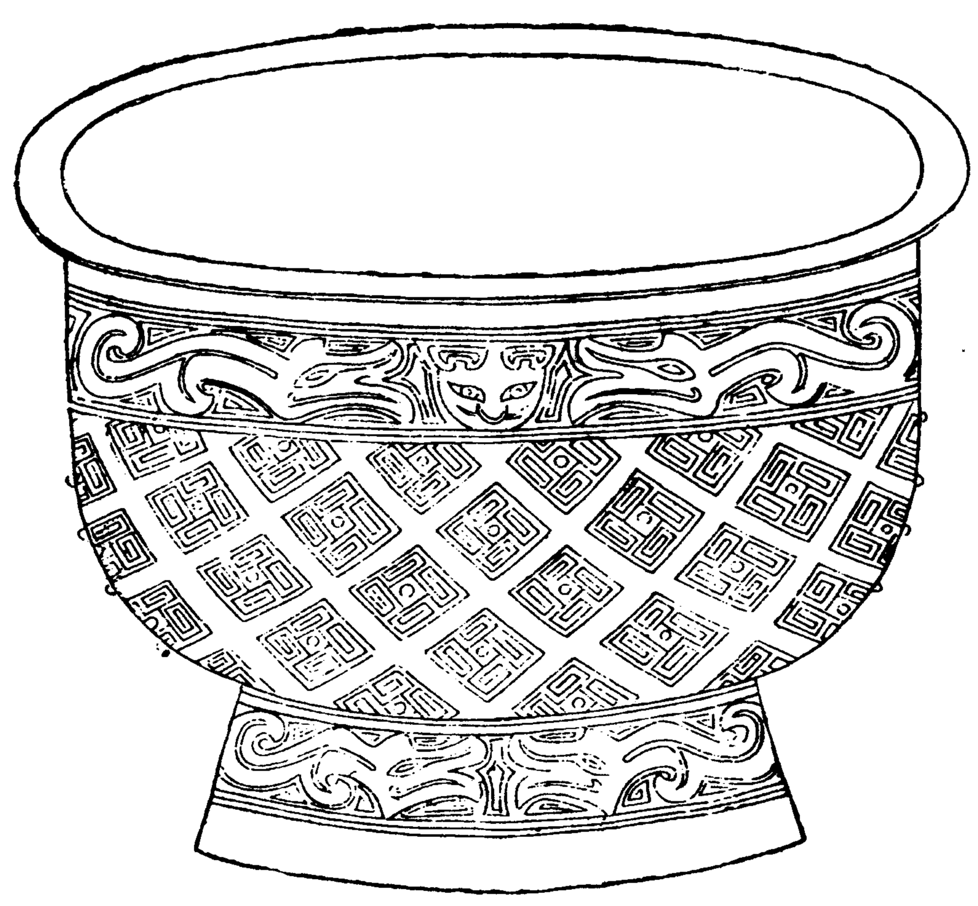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九分深六寸二分口徑一尺二分腹徑九寸五分容一斗七升有半重二十三斤兩耳有珥無銘周身皆乳凡二百一十有六四耳今所存者有二耳足皆飾夔龍内外有二牛首腹間周以直紋其大比諸彝為㝡乳所以養人者也猶尓之保子著之於器以示其永保用之意

周乳彝一



周乳彝二



前一器高五寸九分深四寸四分口徑八寸五分腹徑八寸一分容七升六合重七斤圈足無銘

後一器高五寸深四寸口徑八寸腹徑七寸六分容四升重三斤一兩圈足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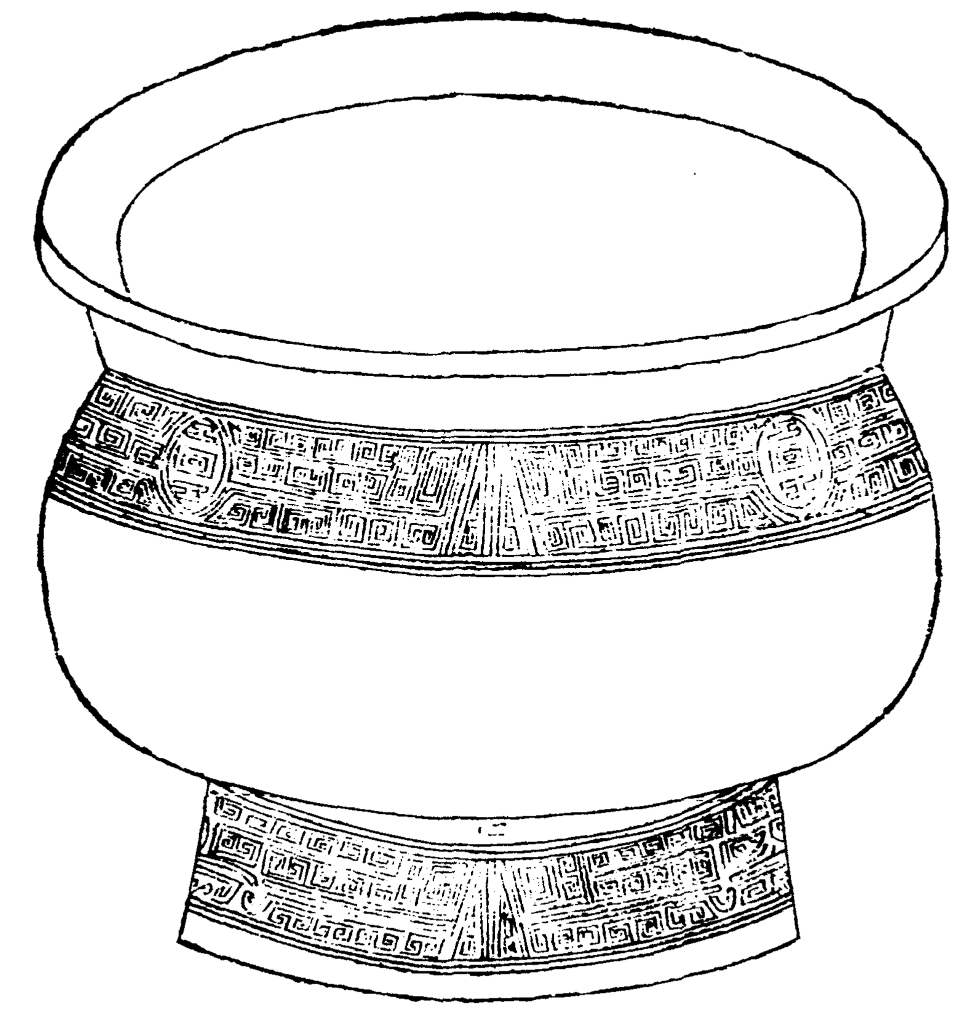
右彝之為器所以盛秬鬯而祼地求神者神守其幽當以類感而出之斯致養焉故用乳為飾之意其紀緣之下分為四獸首無著饕餮之形夫以貽貪婪之戒二者制作相類特前一器銅渾漸漬黃綠相間後一器黯如鉛色非久於潛壤者不能如此宜皆出于周

周夔龍乳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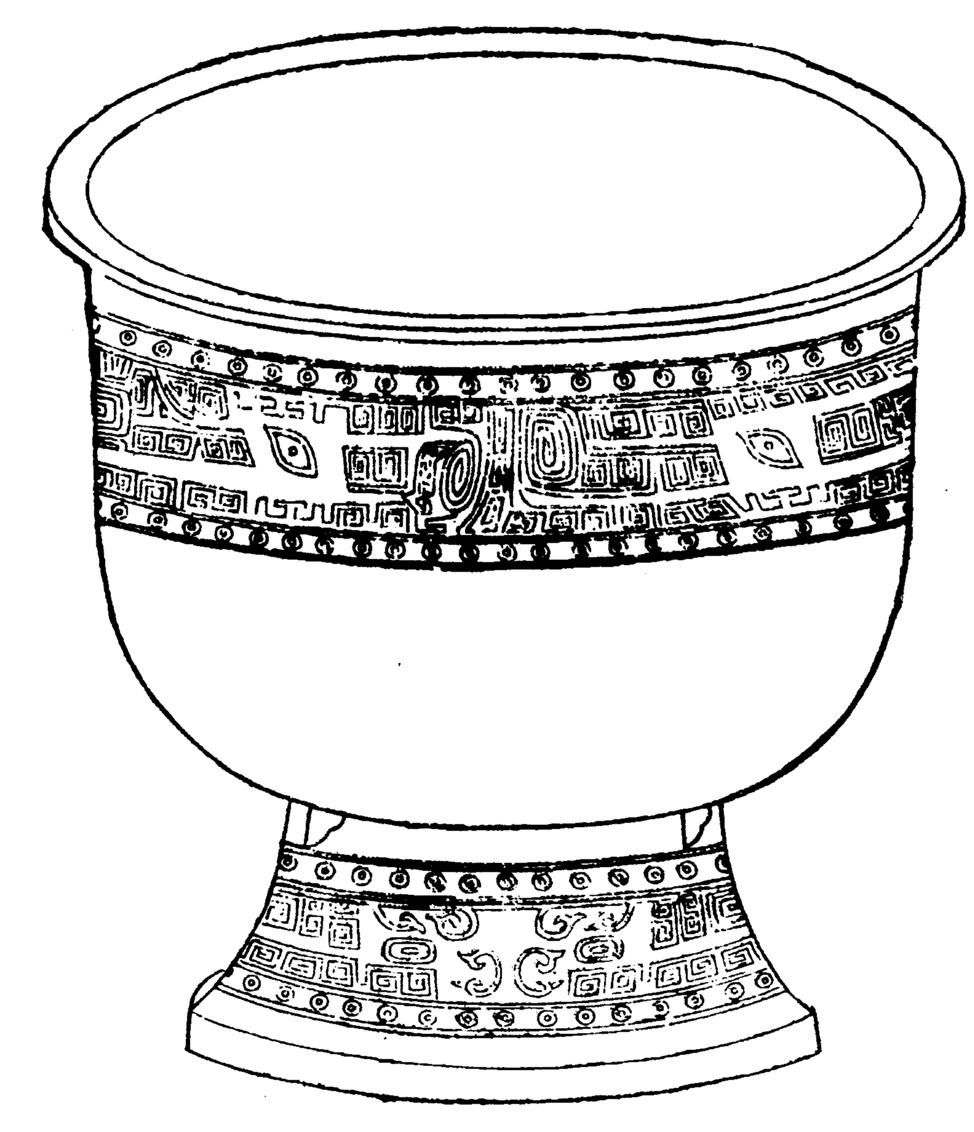
右高四寸三分深三寸七分口徑五寸四分腹徑六寸一分容三升四合重四斤六兩兩耳有珥無銘是器純緣之外作夔龍狀間以雷紋而腹間有乳環之足下作饕餮以鬲首為耳按六彝有鬲彝然無它飾是器雜然取象故以夔龍乳命之庶幾不謬其所稱耳

周夔龍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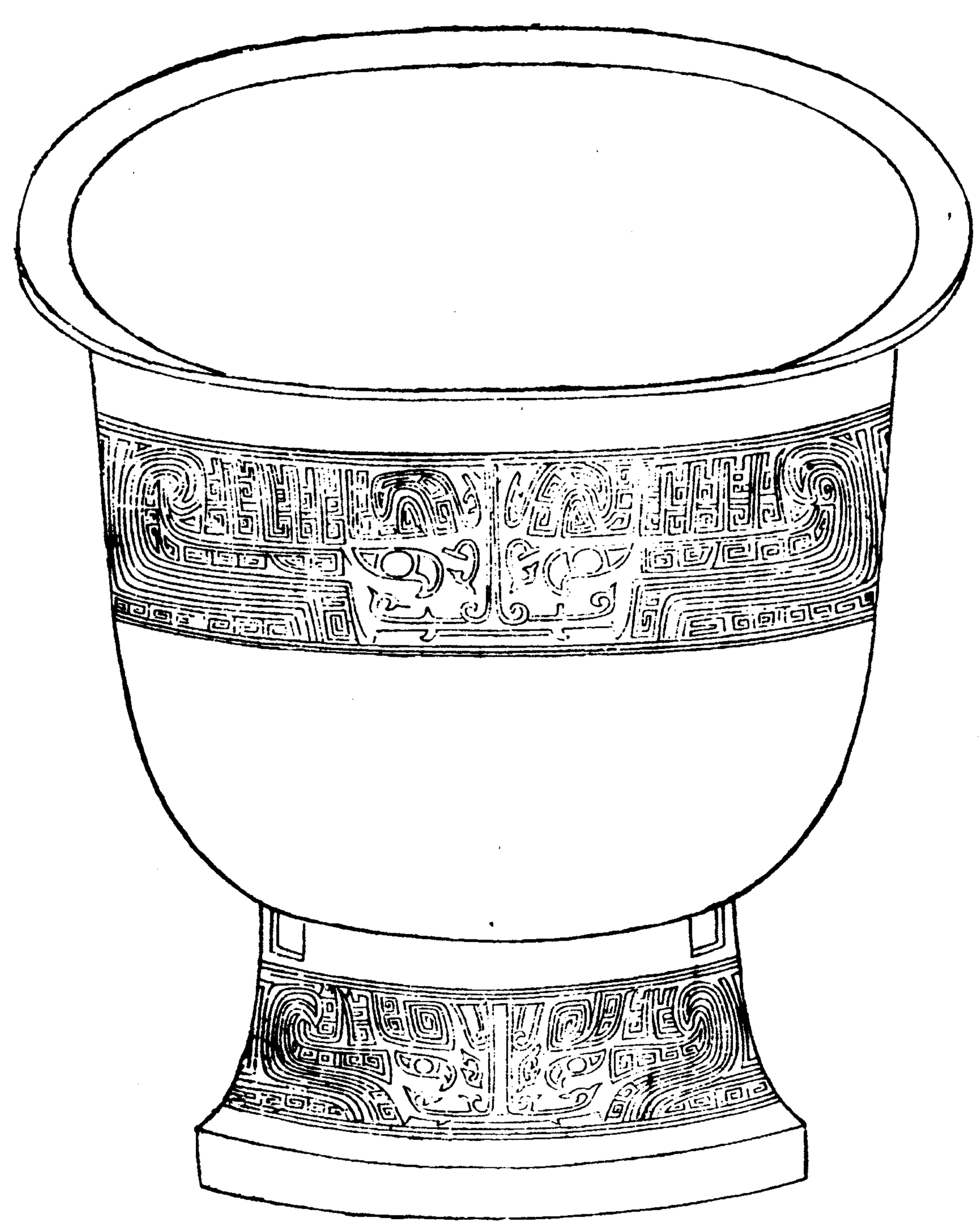


右高四寸九分深二寸八分口徑五寸四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重二斤四兩兩耳無銘是器腹間純素足與純緣之外夔龍雷紋交錯足間兩竅可以貫繩形模雖與周饕餮彝相類但此器差小然赤綠相間略無銅色為可佳耳

周高足彝一



周高足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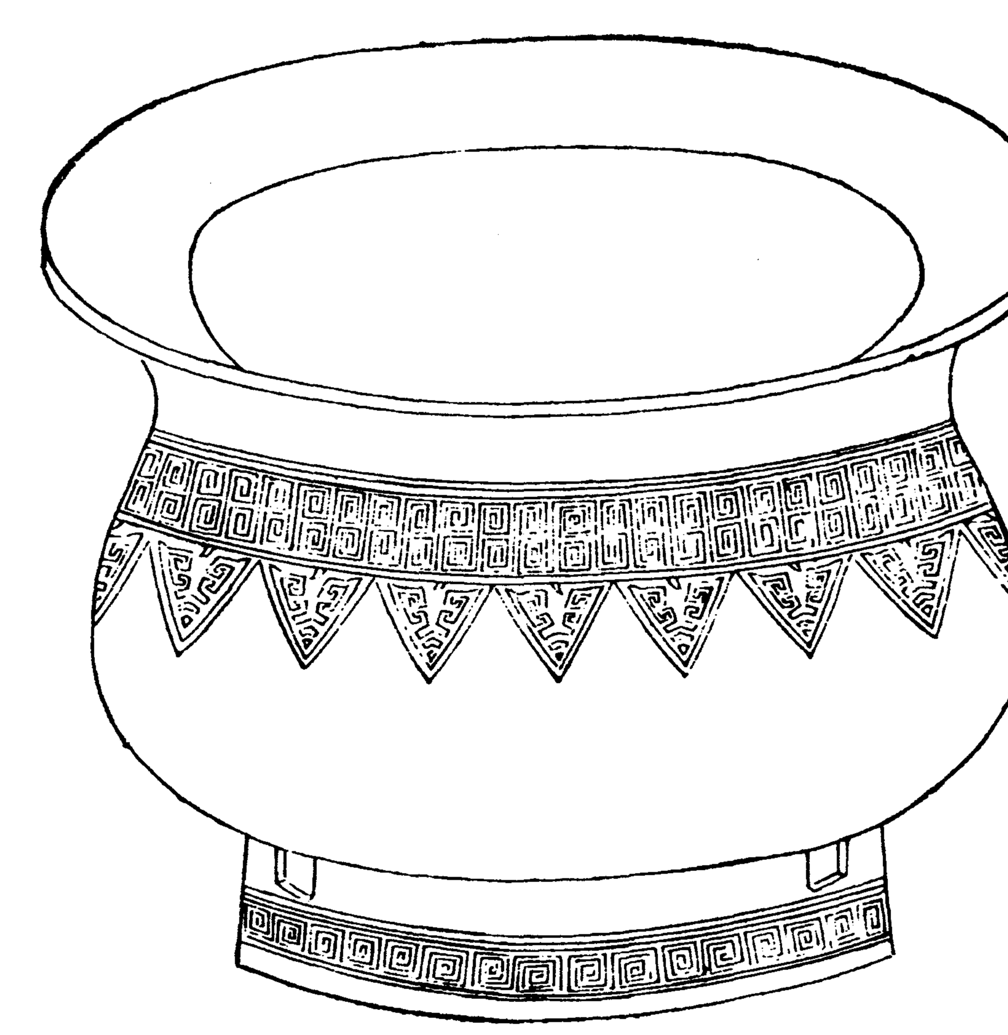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八寸一分深四寸八分口徑八寸五分腹徑七寸二分容八升重八斤無銘

後一器高八寸七分深五寸九分口徑一尺七分腹徑九寸七分容一斗二升有半重五斤十有二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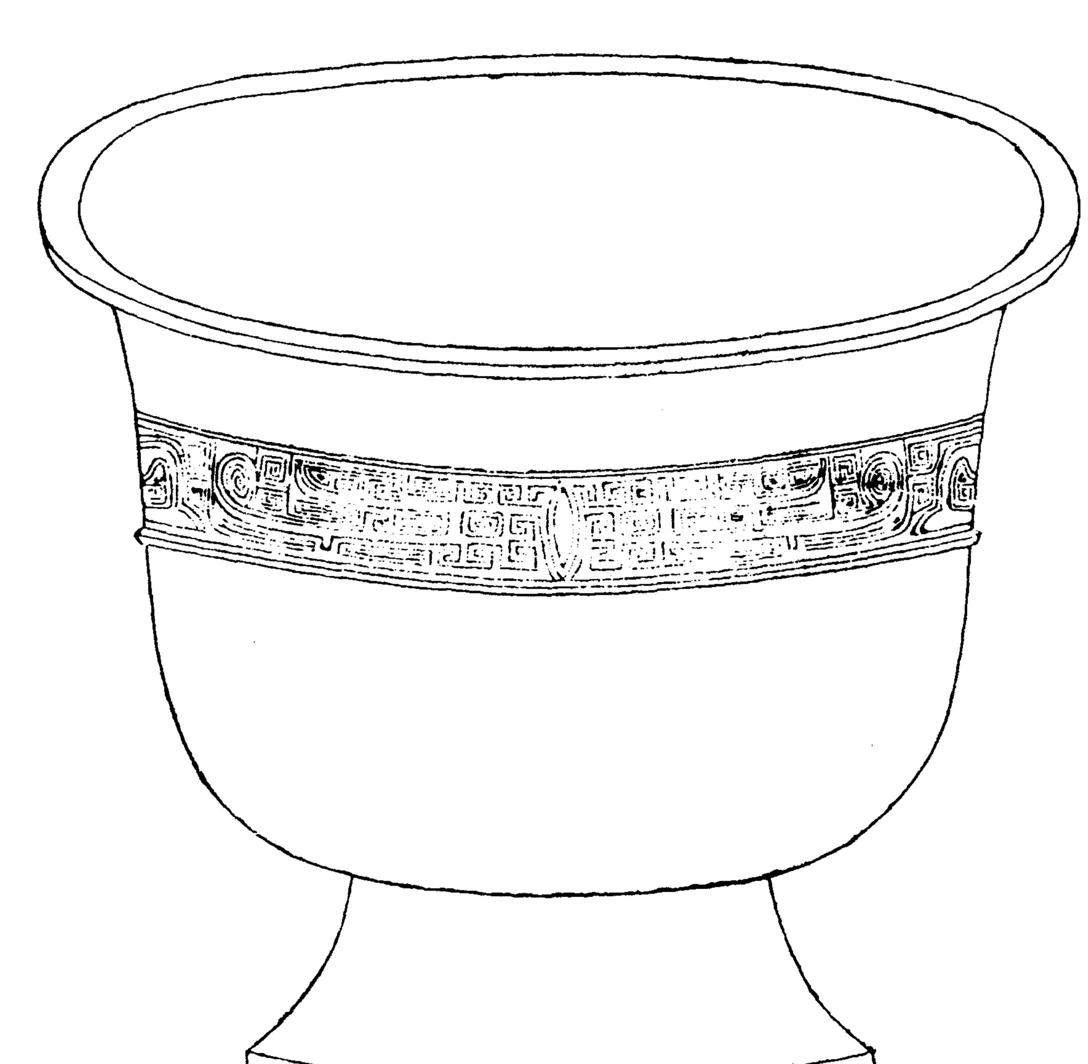
右二器其足比它彝稍高前一器純緣之下及足之上雷紋與夔龍相蹂蹙周以連珠後一器三面作饕餮周體飾以雲雷其足有竅可以貫繩比商彝文鏤過之純質則有所不逮其為周器明矣

周蟬紋雷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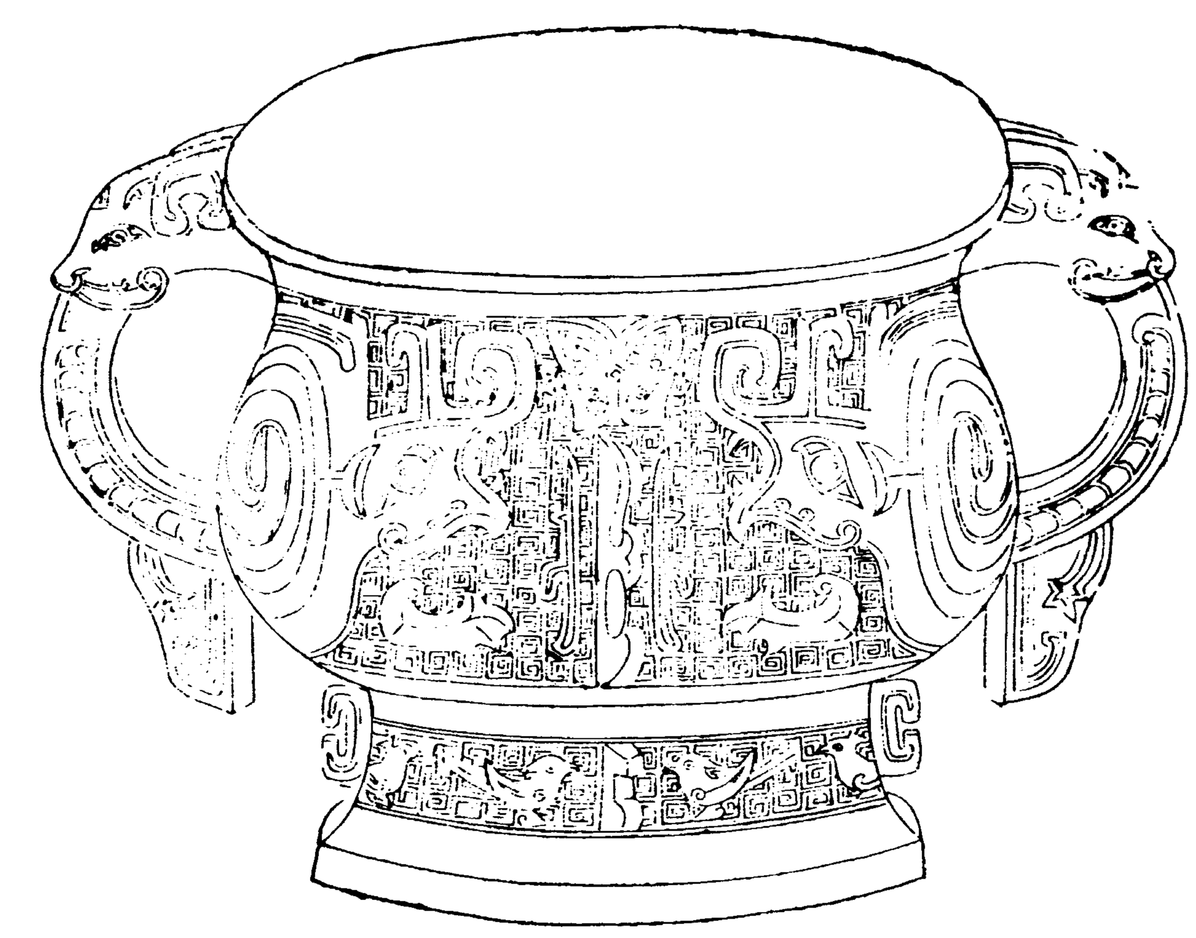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一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一尺三分
腹徑九寸五分足徑六寸六分容一斗一升
三合重五斤四兩無銘是器腹間著以蟬紋
而腹之上與足則以雷紋飾之純與腹之下
則皆無紋豈非周初之時尚存商質之風耶

周饕餮彝



右高五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四分
腹徑六寸六分容四升八合重四斤十有四
兩無銘是器彝也純緣之下以饕餮為飾饕
餮之間作細雷紋腹足純素不加瑑鏤寔周
初物耳

周蟠夔彝



右高四寸八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六寸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六合重三斤七兩兩耳有珥無銘是器兩旁蟠以四夔以雷紋間之足間飾以飛鳳耳狀螭首製作奇古非周全盛時不能有此夫夔獸之害物者今蟠而不申鳳鳥之瑞世者今翔而來儀則其德及鳥獸昆蟲也至矣彝之為器所以享神於宗廟非盛德成功無以享也於是以其彝器而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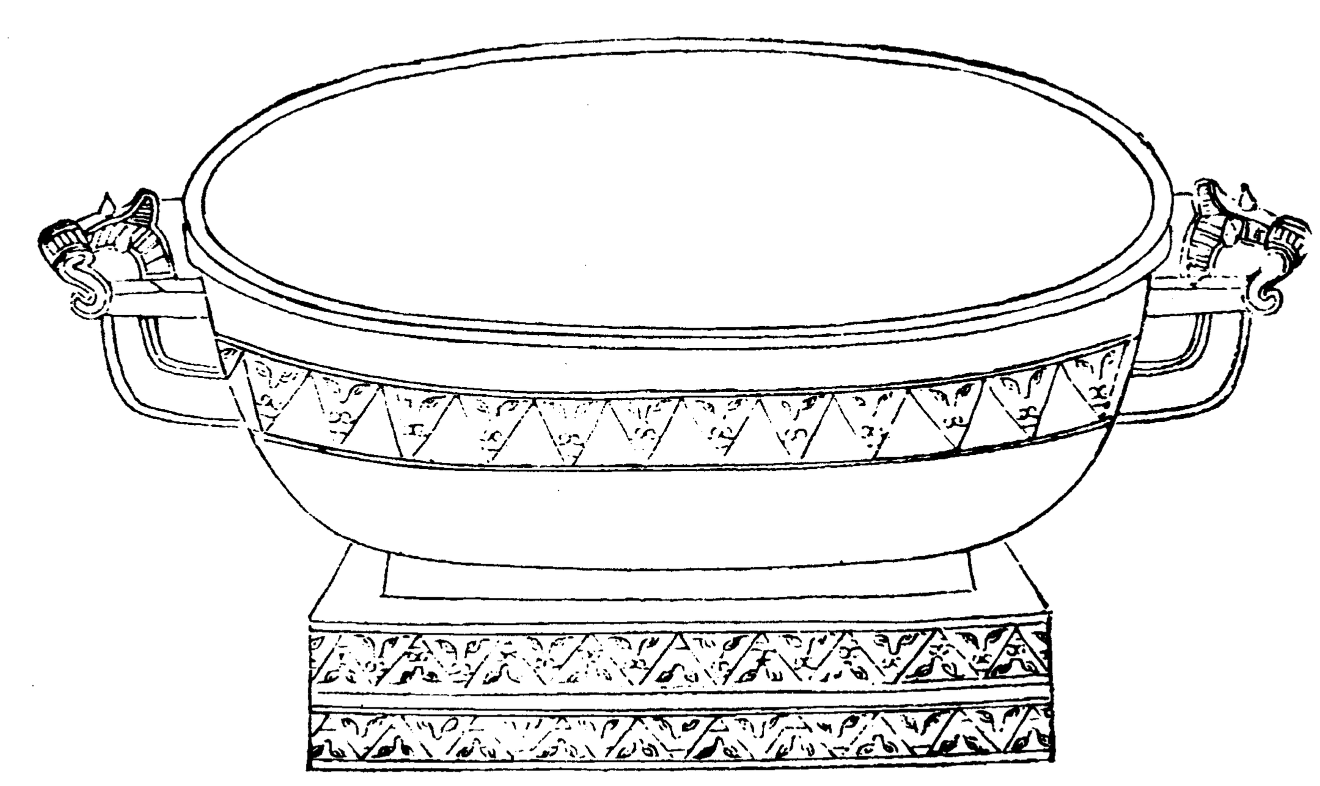
焉蓋周之尊彝每以鳥獸為飾者固各有義所謂遠取諸物者是也

周蟠夔直紋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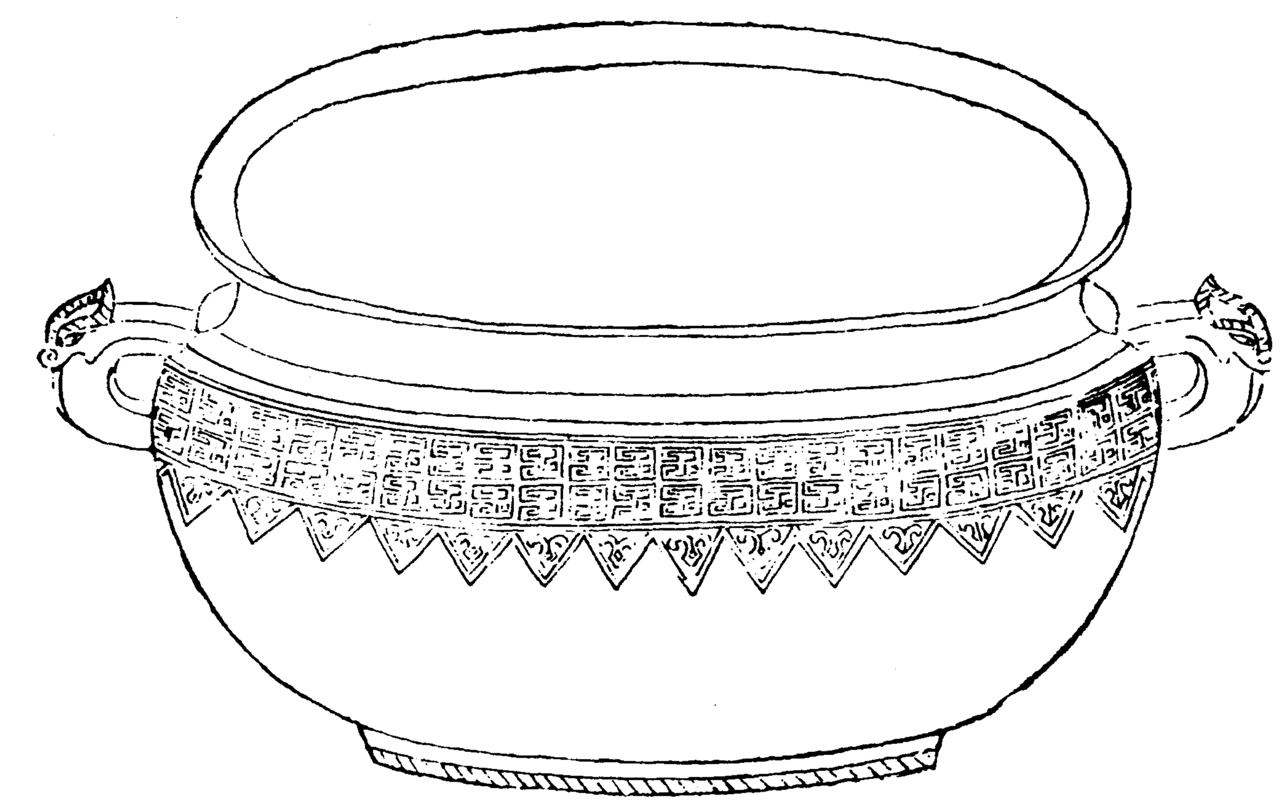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深三寸九分口徑六寸九分腹徑六寸五分容四升七合重五斤四兩兩耳有珥無銘是器純緣下飾以蟠夔腹間密布直紋如䟱櫺設飾簡妙而製作去商為未遠大槩與商雲雷寶彝略相類耳

漢敔足舟



右高四寸九分深三寸一分口徑九寸二分容六升六合重六斤二兩兩耳無銘此舟上圜下方取象天地而耳作螭首物之流形圜則行方則止行則能應止則能定夫耳間著螭盖示其威之能剛制矣又方其足以取能定之義古人垂訓豈不美哉雖然舟之形制往往上下皆圜而此乃變體與毀敔相類故因名之曰敔足云

漢垂花舟



右高三寸七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八寸五分容五升七合重四斤兩耳無銘以牛首爲耳腹間飾以虺紋其下垂花舟之用在於承彝而花萼亦有相承相蔽之義故特取諸此是器與伯戔盦相類但差大爾恐漢人象彼而爲之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八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九

總說

瞿祖丁卣 銘一十二字

兄癸卣 銘五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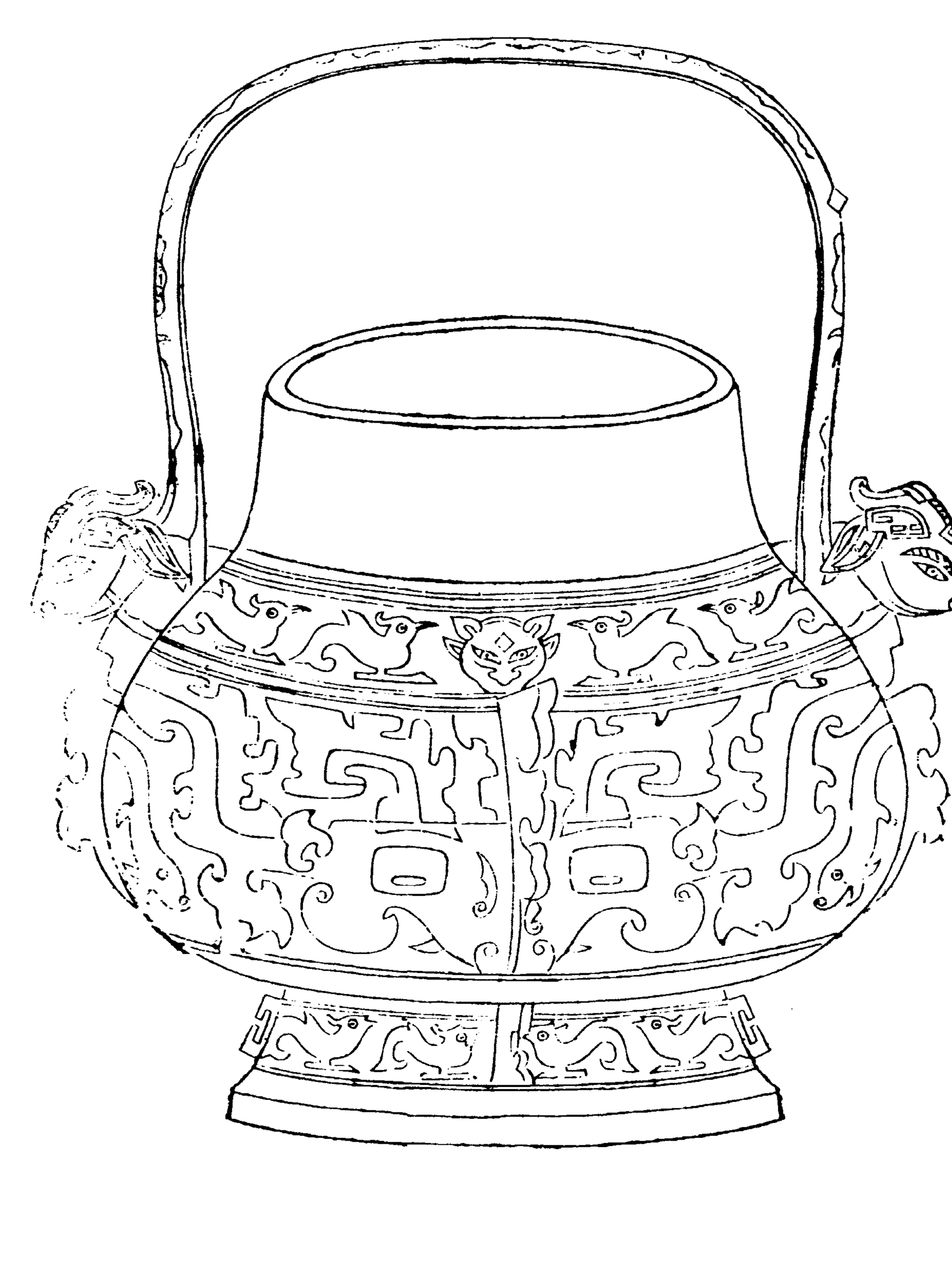
冊卣 銘二字

揔說

卣之為器中尊也夏商之世揔謂之彝至周則鬱鬯之尊獨謂之卣蓋周官尊彝皆有司所以辨其用與其實所謂六彝者雞鳥斝黃蜼甬也六尊者獻象著壺泰山也而祫祭則合諸神而祭之者也故用五齊三酒通鬱鬯各二尊而尊之數合十有八禘祭則禘祖之所自出者也故用四齊三酒闕二尊而尊之數合十有六是則通於鬱鬯二尊者其所以為卣也何以言之成王寧周公之功而錫之以秬鬯二卣平王命文侯之德而錫之以秬鬯一卣皆實以鬱鬯知其為卣明矣蓋秬者取其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鬯則取芬香條達而和暢裴於外卣之所以為中者惟其備天地中和之氣非有事於形器之末而已凡所以錫有功賞有德是亦使其强不過中怠不

鞭後不失夫至中之道故爾然彝也尊也卣也皆盛酒之器用有所宜則名有所不同賈公彥以謂上尊曰彝中尊曰卣下尊曰壺爾雅亦曰卣中尊也故取其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以其德足以成天地而配之者也故卣所以實之鬱鬯者義在茲歟

商持刀祖乙卣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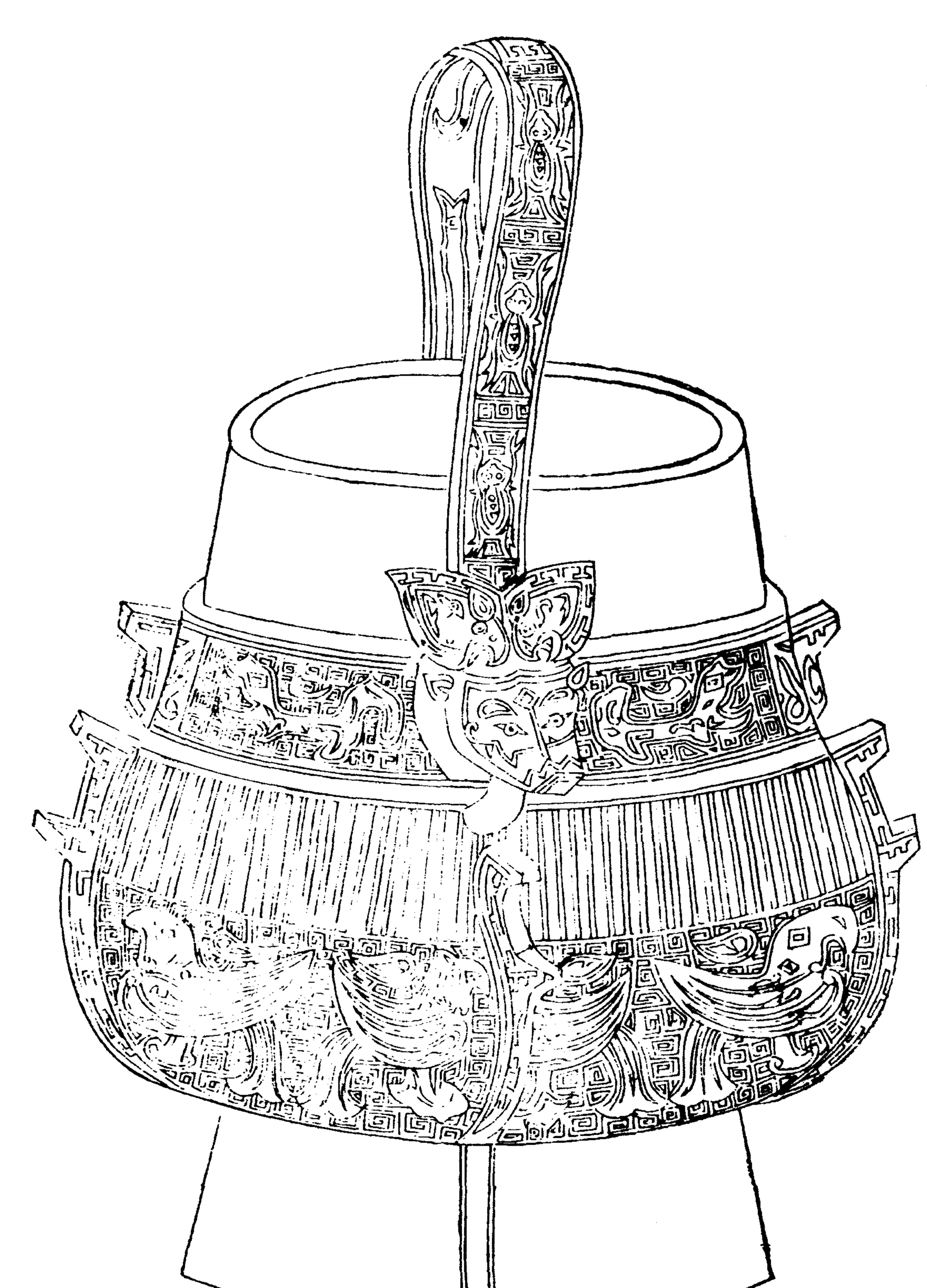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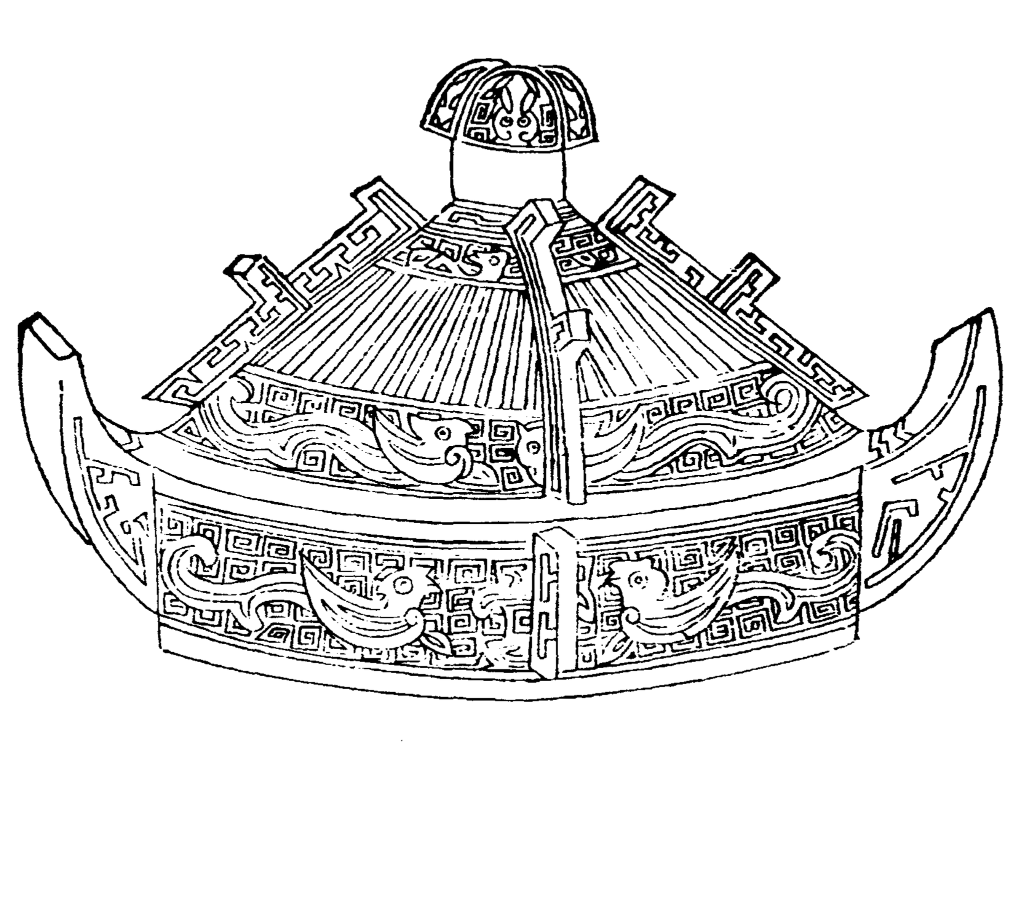
孫形持刀 作祖乙
寶尊彝

音釋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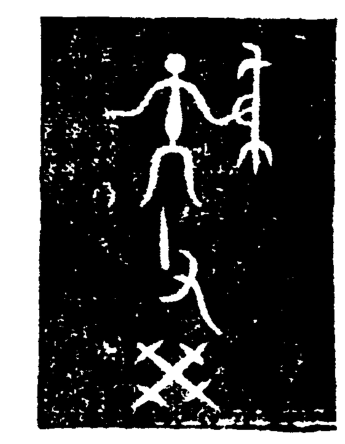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一尺二寸四分深七寸五分口徑長四寸八分闊三寸六分腹徑長八寸六分闊七寸二分容六升九合共重九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十四字曰祖乙者河亶甲之子也孫象形而手執刀蓋孫又疑其為子字子蓋商姓也先王之事親於耤則必秉耒於牲則必執系於羞嚌則執鸞刀於入舞則執干戚凡於祭饗未嘗不竭力從事以職其勞則卣之持刀不亦宜乎禮記云祖而割烹義取於此觀其字畫奇古形制瓌異可以為諸卣之冠

商執戈父癸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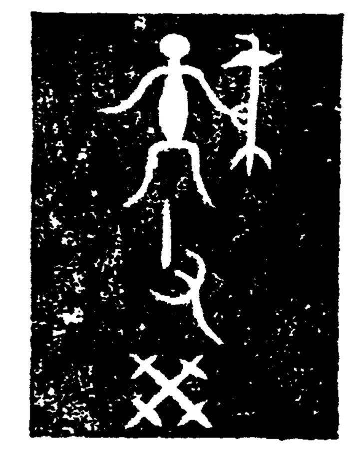


蓋



孫 執戈 形 父癸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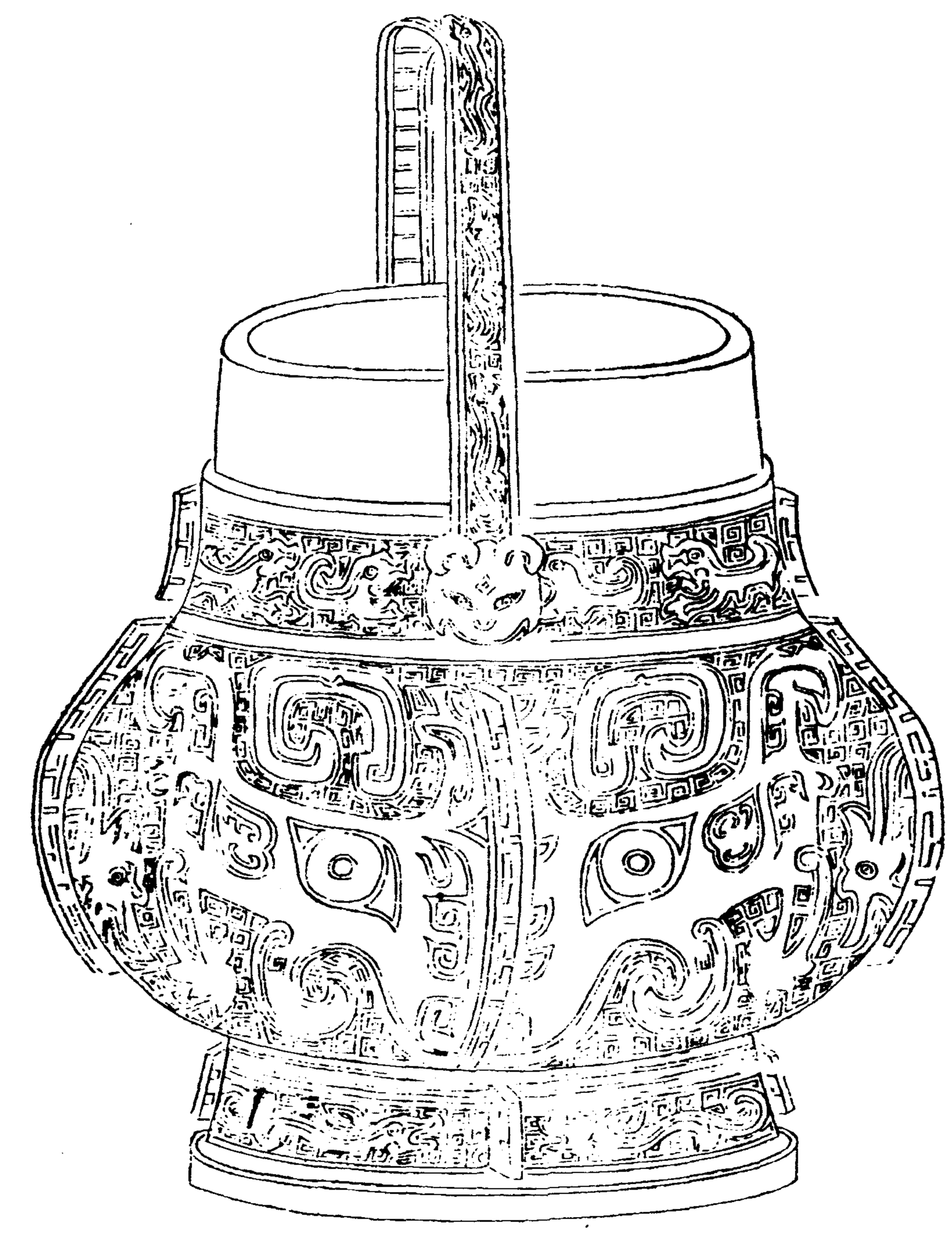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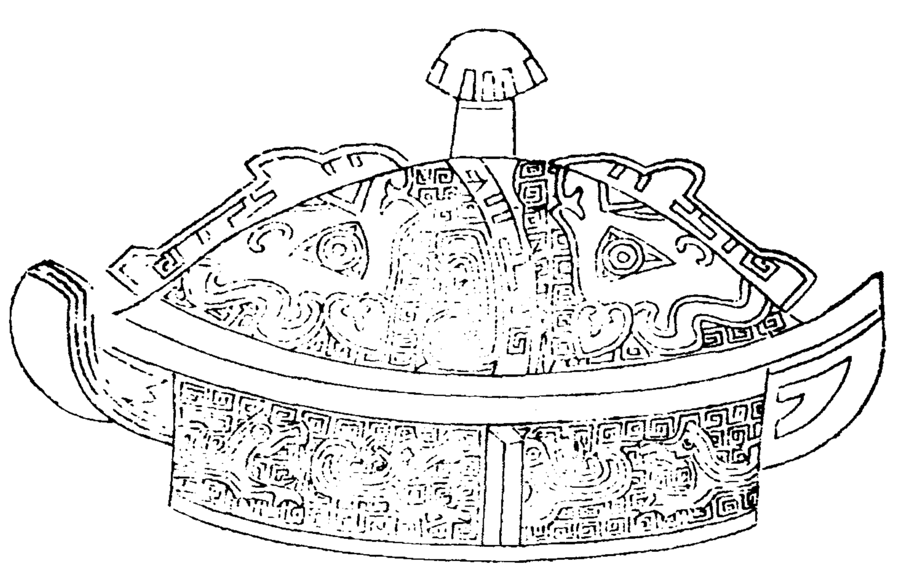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右通蓋高一尺一寸六分深七寸五分口徑長四寸四分闊三寸二分腹徑長七寸三分闊五寸六分容六升三合共重十有五斤六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六字父癸者商天乙父主癸也上作人形手執一戈按諸銘款多為戈狀或立之或横之至此乃執焉蓋戈所以戒其過苟念於須臾而忽於持久謹於憂勤而失於懈怠則戈之戒將忘矣非特

戈也蓋有所謂執鸞刀有所謂執一金啟黍或曰執玉或曰執爵皆因其事而有執焉觀其器悉以鳳鳥為飾而鳳之為物因時而隱顯覽德煇而下者也器以藏禮而取飾於是非禮文之盛曷以稱此昔周官掌六彝有以鳥彝為名者鄭玄所謂刻而畫之為鳳皇之形其法蓋取於此然後世但知歸美於周而不知商實有以肇之也

商言卣





蓋



內○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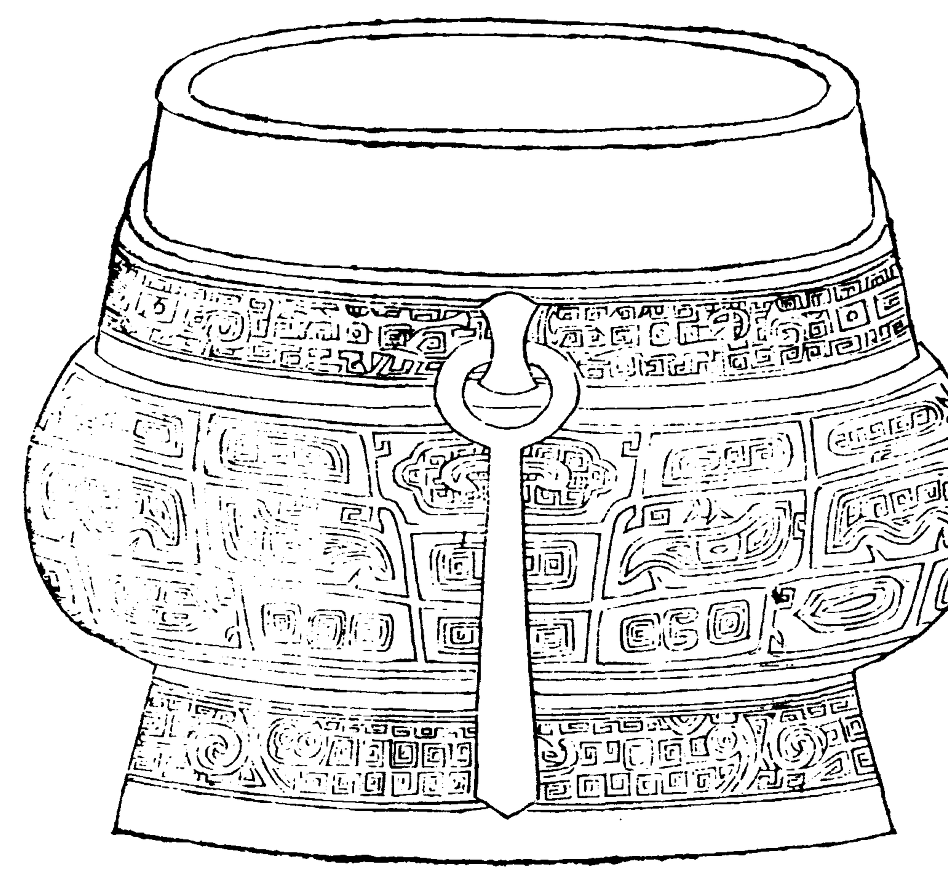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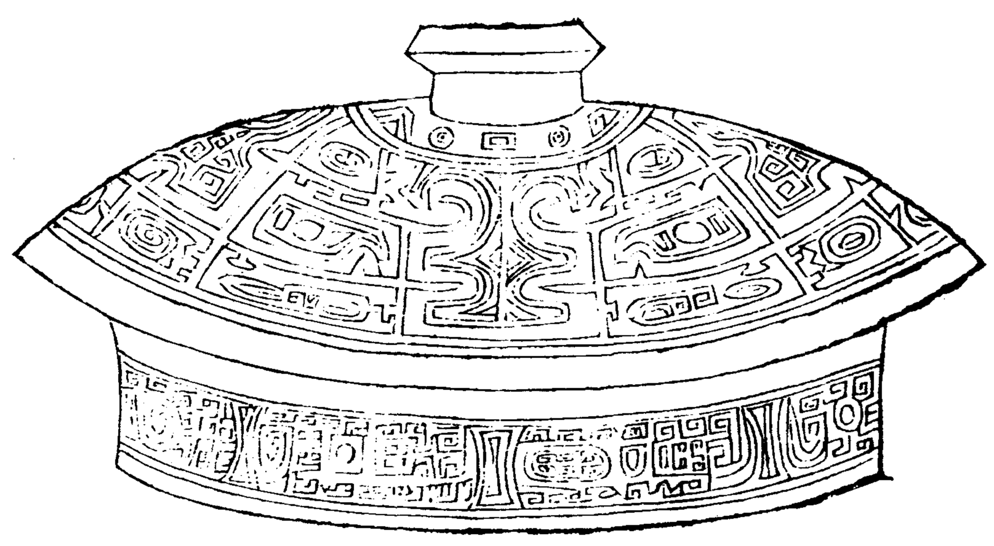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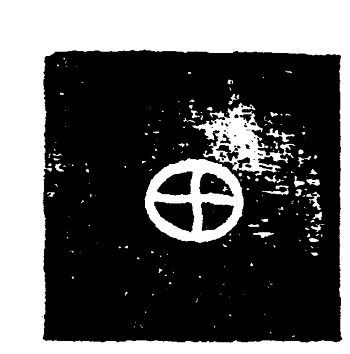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九寸八分深六寸二分口徑長四寸闊三寸三分腹徑長七寸闊六寸三分容四升二合共重七斤十有一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六字其篆畫不少異惟中一字與銘意皆未可詳此器制作純厚而不雕巧銘復簡略規模與商夔龍卣相類定之一時物也

商田卣





蓋



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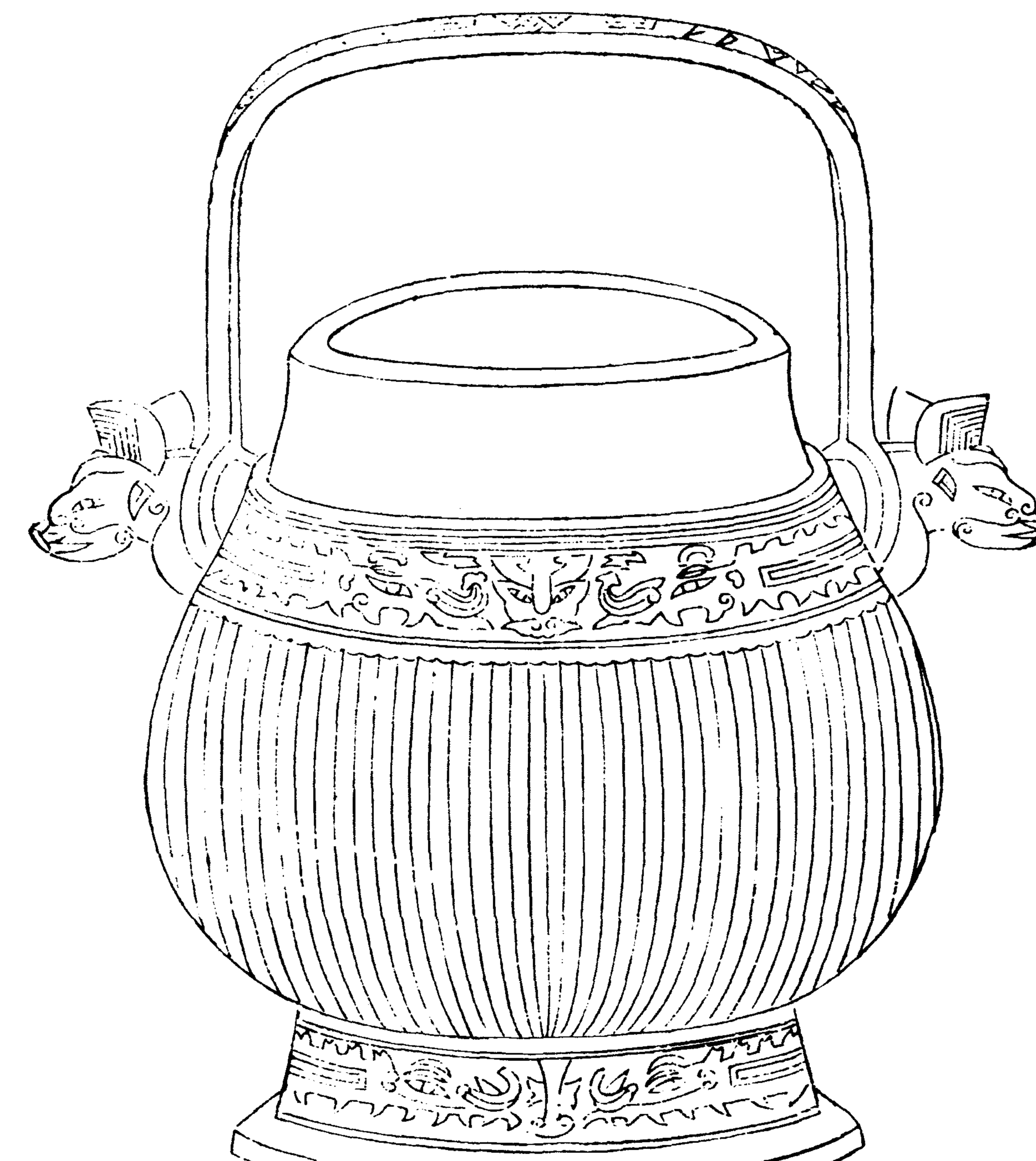
器



音釋同前

右通蓋高八寸深四寸九分口徑長四寸一分闊二寸九分腹徑長七寸闊五寸一分容三升五合共重五斤九兩兩耳蓋與器銘共一字飾以雲雷夔龍之形紋鏤華巧切近人意其銘曰田耳閒連環以為提梁而今乃殘缺不見其完亦可惜也且田者粢盛之所自出而卣之為器中尊也詩書所謂秬鬯者正一稃二米之謂焉銘田者豈非追本而為言耶

商世母辛卣





蓋



母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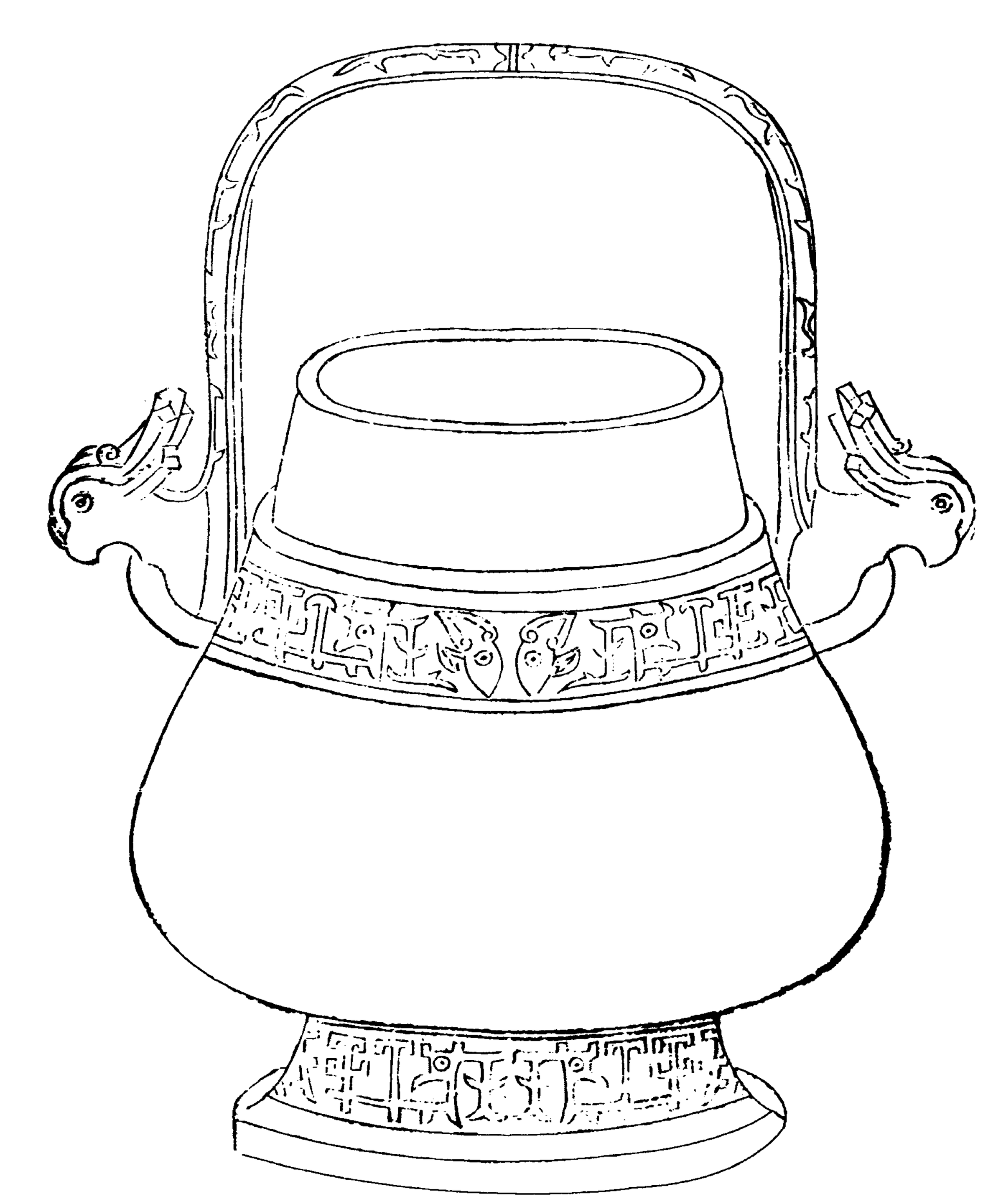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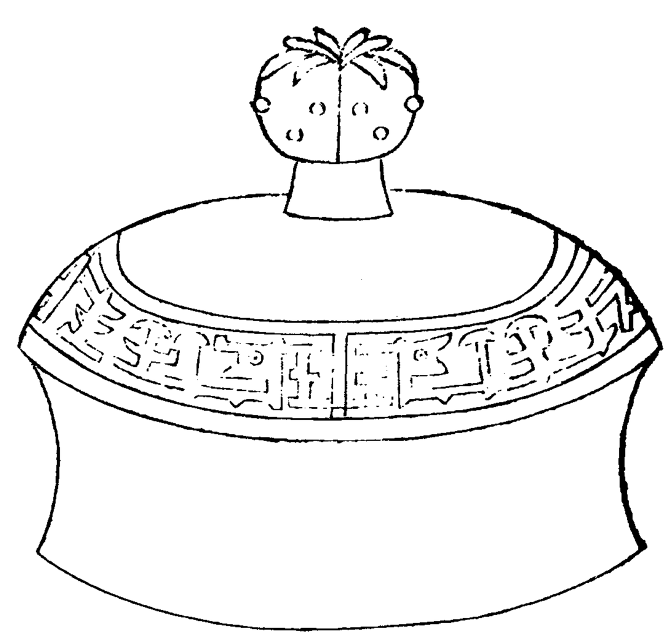


世母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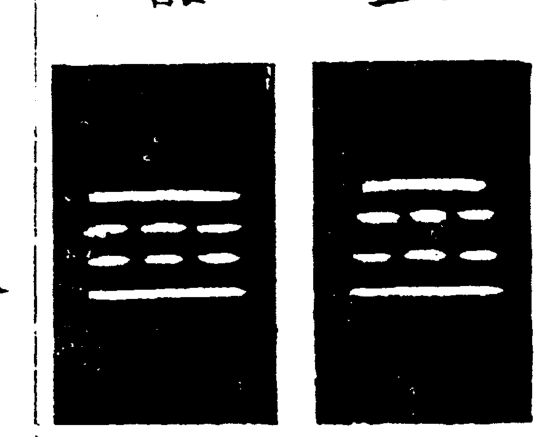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九寸七分深六寸五分口徑長四寸一分闊三寸腹徑長七寸闊四寸三分容五升七合共重八斤六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五字器上一字作三×按說文世字从三十故以此為世字以世為銘者蓋欲世世傳之子孫不絕而已且三×又意其為五字从二一而交之象陰陽交午之義天數窮於九地數中於六九六之數為十五而天地之數備三×者十五也古之聖人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故以之制器而天地之數寓焉是則制字之妙未易以一理推也且辛為商號而曰母辛即商史所謂辛母者是也蓋古人命辭或上或下其變易類多如此

商卦象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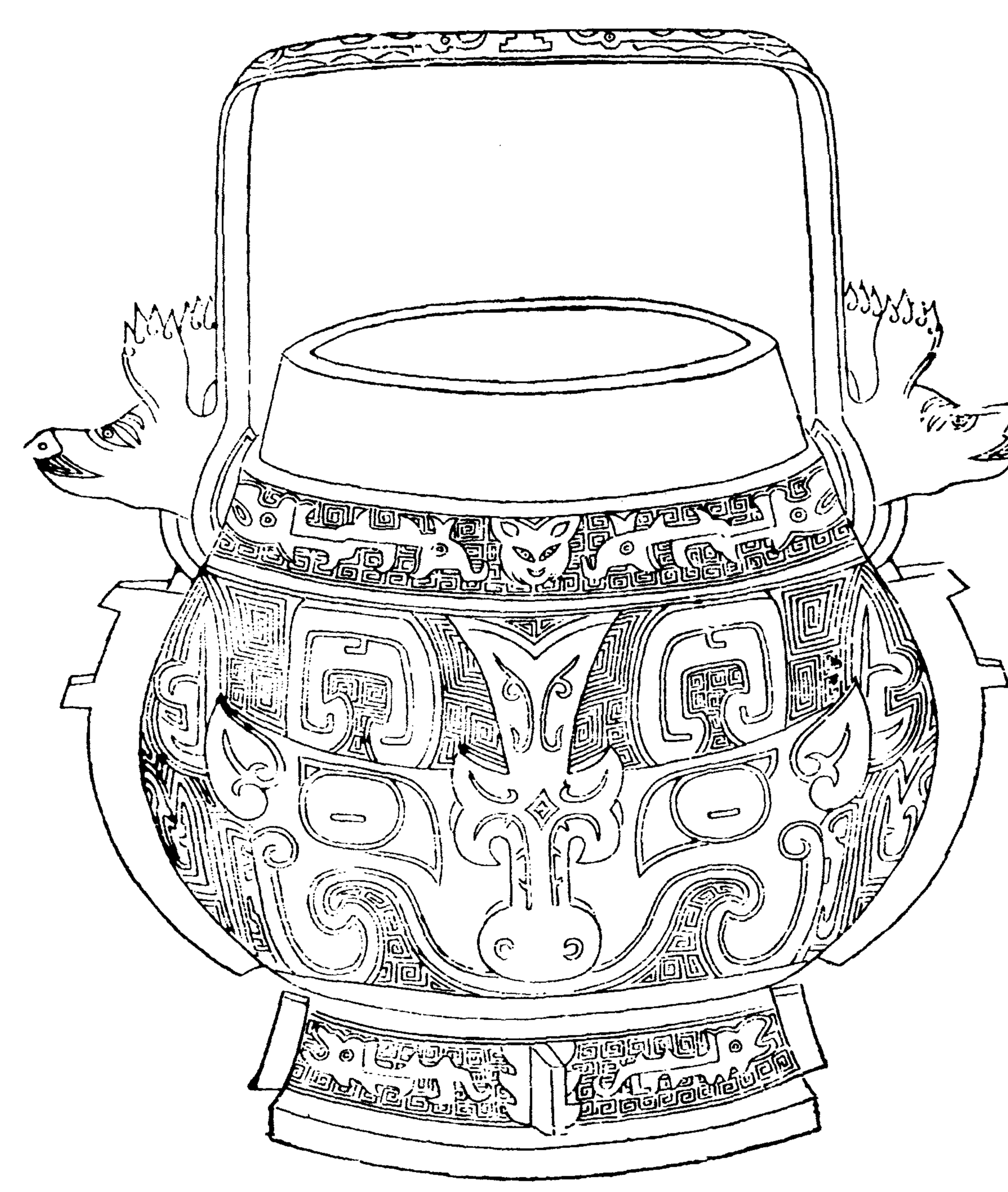
蓋　器



卦象　音釋同

右通蓋高一尺四分深六寸口徑長二寸八分闊三寸腹徑長五寸七分闊四寸八分容三升六合共重六斤十有四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二字作卦象觀古人畫卦奇以象乎陽耦以配乎陰一奇一耦而陰陽之道全一虛一實而消息之理備然易始八卦而文王重之為六十四卦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易是卦也上下爻皆陽有乾之象中二爻皆陰有坤之象虛其中亦取象於器所謂黃流在中者義或在焉雖不見於書惟漢揚雄作太玄八十一首以擬易曰方州部家今爭首一方三州三部一家與此卣卦象正同雄於漢最號博聞殆玄之所自而作耶

商祖辛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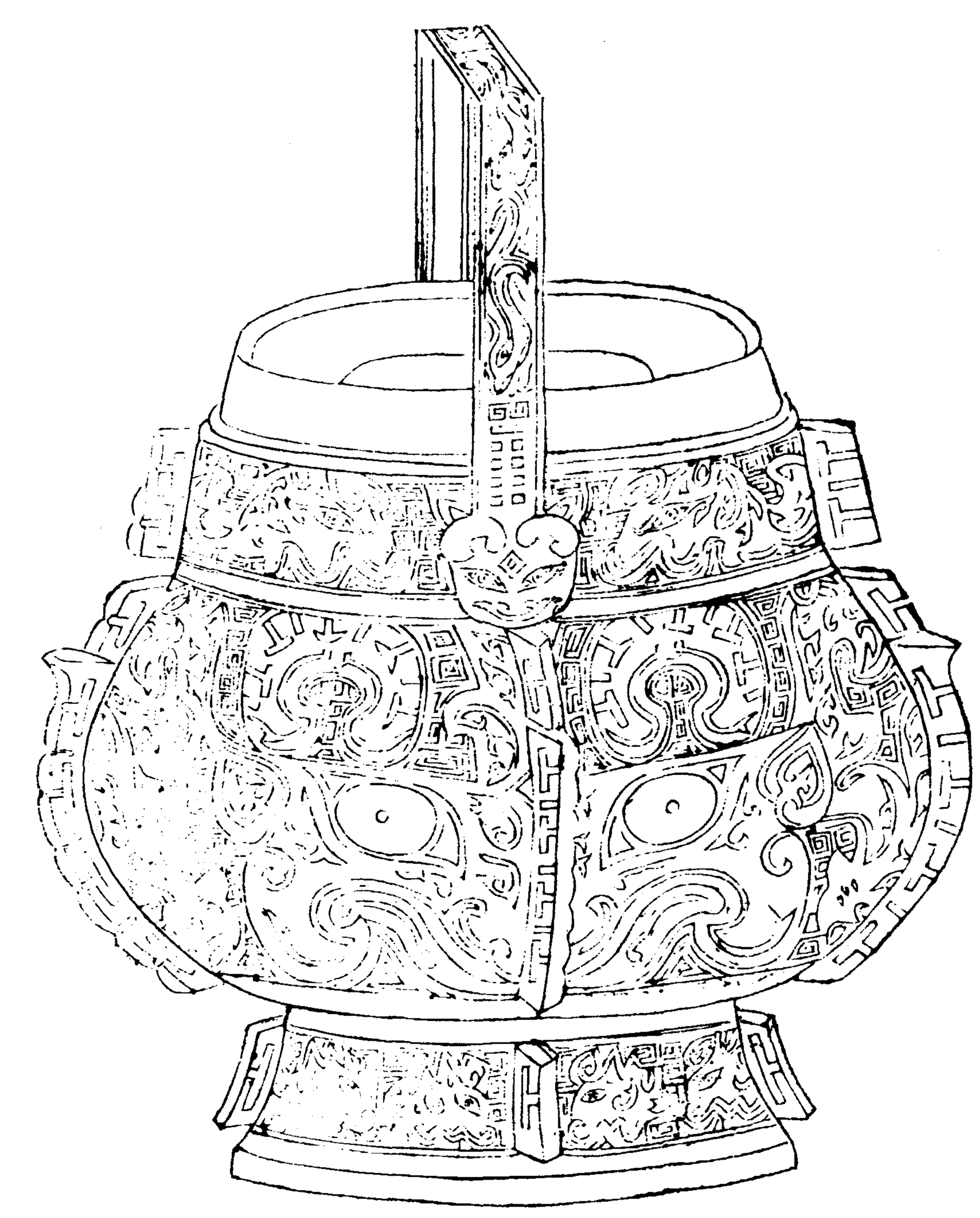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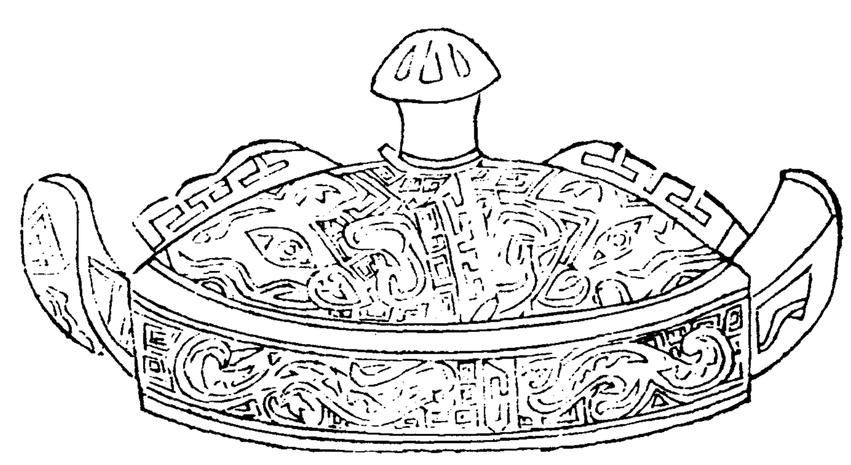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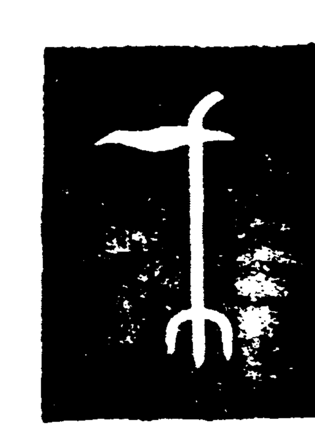
孫 執戟 執木 祖辛
作 彝 尊
寶

右高九寸三分深七寸五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三分腹徑長八寸闊七寸一分容六升九合重十有三兩兩耳闕盖有提梁銘七字曰祖辛作彝尊又象人形右執木左執戟按商十四代君曰祖辛盖祖乙之子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也其象人形而執木執戟者殆是其武舞也木當是朱干戟當是兵舞昔舜之時舞干羽于兩階以格有苗則五帝之前其武舞亦所不廢武王之樂曰大武而舞如之則三王之後其用以濟時者又所不敢忘武也豈商之時獨不然耶攷商有天下至祖乙而政復興祖辛繼之而善述其事則干以自衛戟以攘敵者扵祖辛有之也宜銘是器以旌之又嘗求其用舞之由固有文舞有武舞凡山川之祀社稷之祀四方之祀與其持盈守文之君皆以羽旄之舞而文舞是也若以武得天下故扵是有干舞焉武舞是也祖辛之迹不見扵書傳而特有此武舞固可以類求矣

商立戈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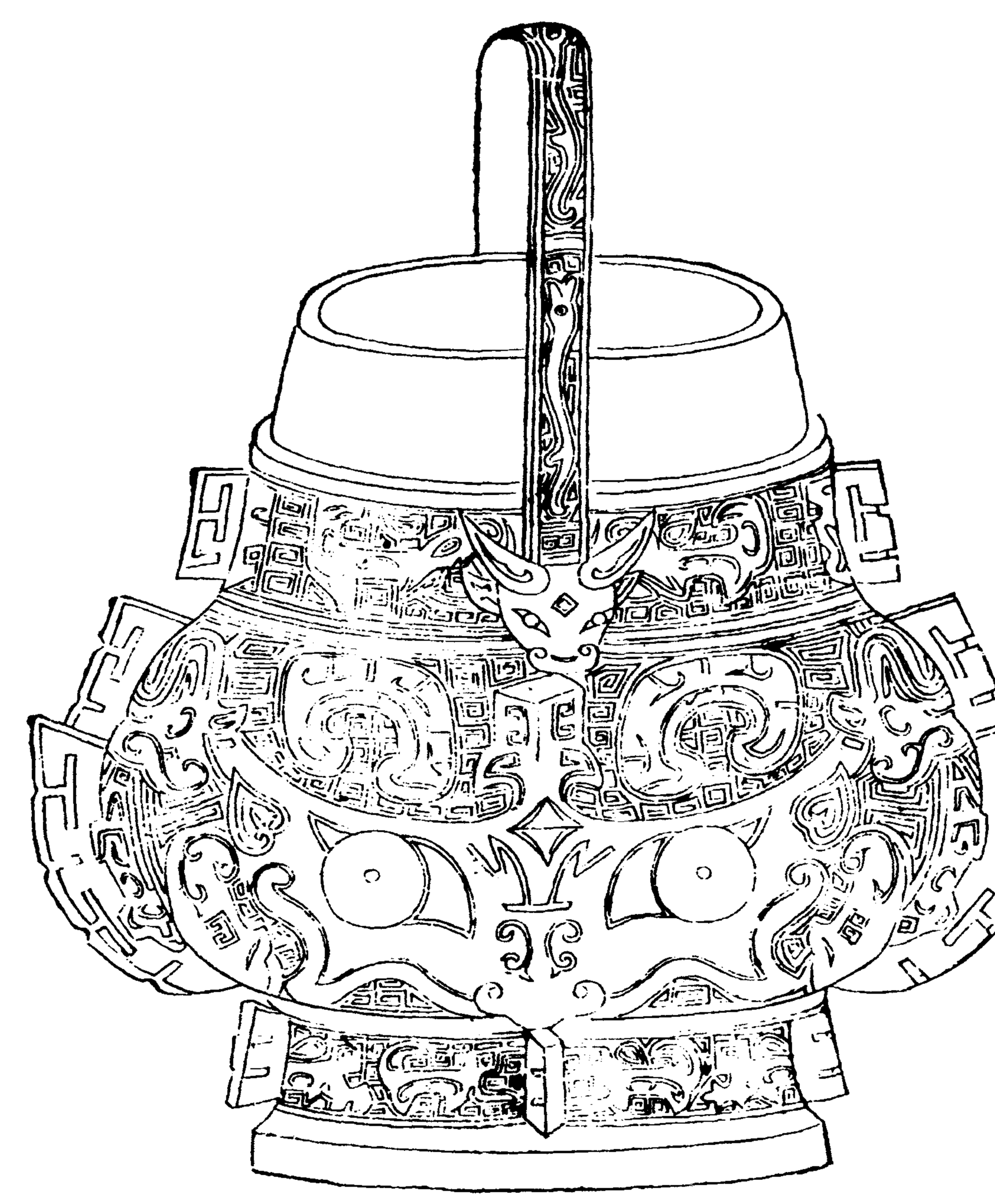




立戈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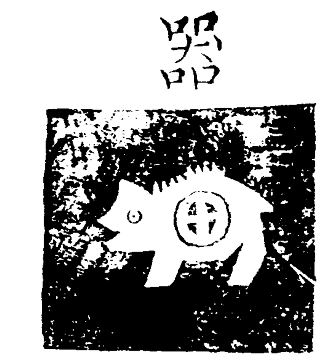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九寸二分深六寸二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八分腹徑長七寸五分闊六寸容五升三合共重八斤六兩兩耳有提梁銘作立戈形書稱四人綦弁執戈又曰兊之戈在東房則戈於五兵爲利器王安石字書戈從一不得已而用欲一而已以是銘其器蓋亦示戒之義按商有立戈鼎有立戈父甲鼎與此意同是器通體兩面狀饕餮閒以雷紋提梁爲帍首蓋皆示其防閑之理

商兕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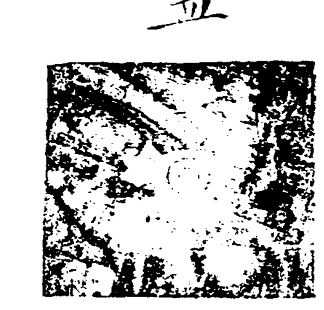


器



兕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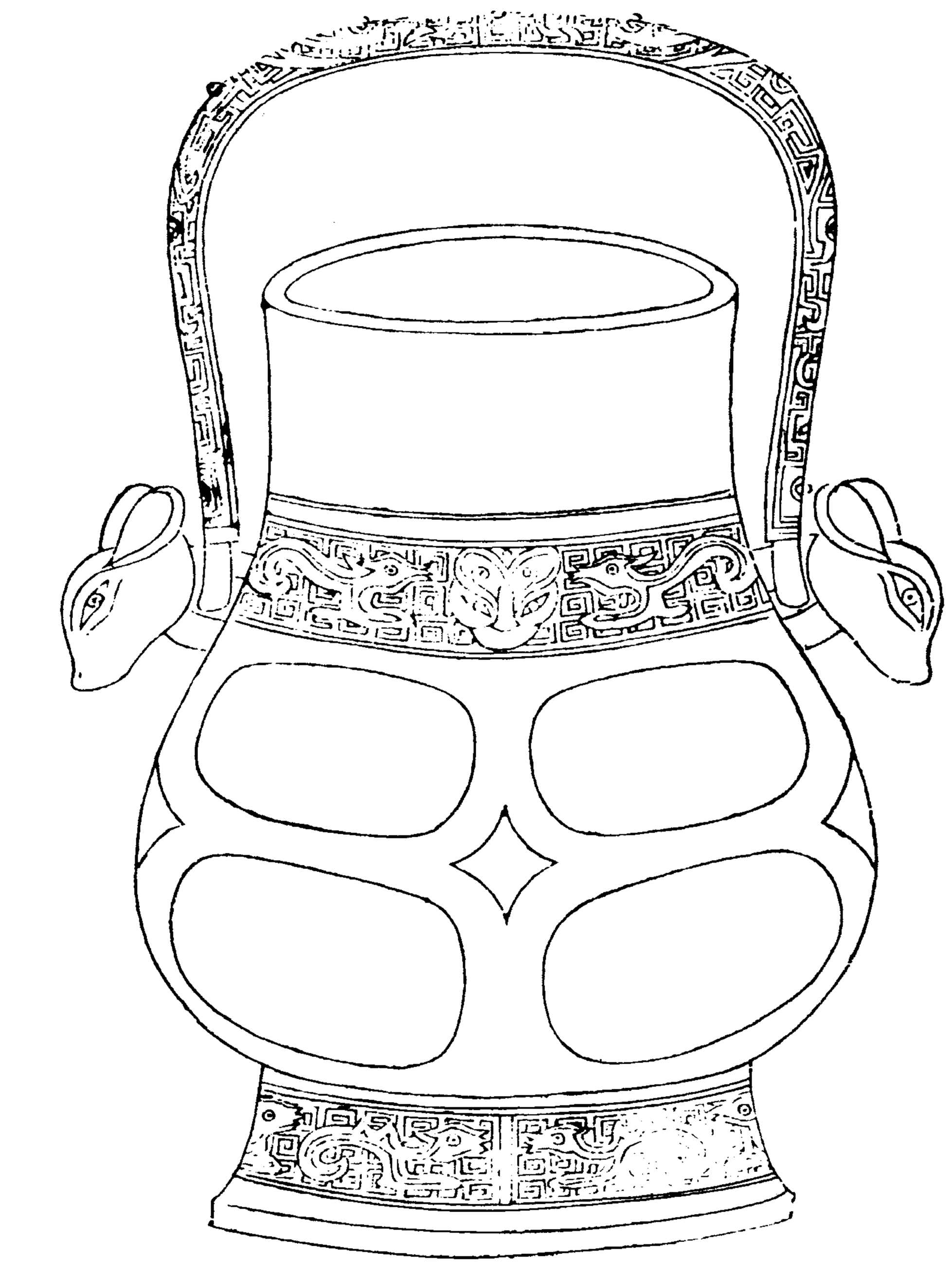


兕

右通蓋高一尺三寸深六寸四分口徑長三寸八分闊三寸五分腹徑長七寸闊六寸五

分容五升七合共重一十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二字作兕形語云虎兕出於柙則兕非馴獸有害於人者故昔人用以為罰爵曰稱彼兕觥是也觥既曰兕則宜卣亦有兕是器提梁之兩端亦象兕首而通體作饕餮狀豈不有所示其戒耶商尚質於是銘諸器者或以其形此所以與周器異耳

商執爵父丁卣





象執爵形

父丁

右高八寸四分深七寸七分口徑長三寸七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五寸六分闊三寸五分容三升六合重四斤十有三兩兩耳闕蓋有提梁銘三字上象手執爵形考□之狀口引如流下列三足有爵之象旁畫以又說文謂又手也按禮記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則以手附爵者蓋見於如將失之之意非盡其欽而欽者孰能臻此商之君以丁為號者六曰父丁則未詳其何丁也

商寶卣一





作寶
尊彝

商寶卣二





蓋



作寶尊彝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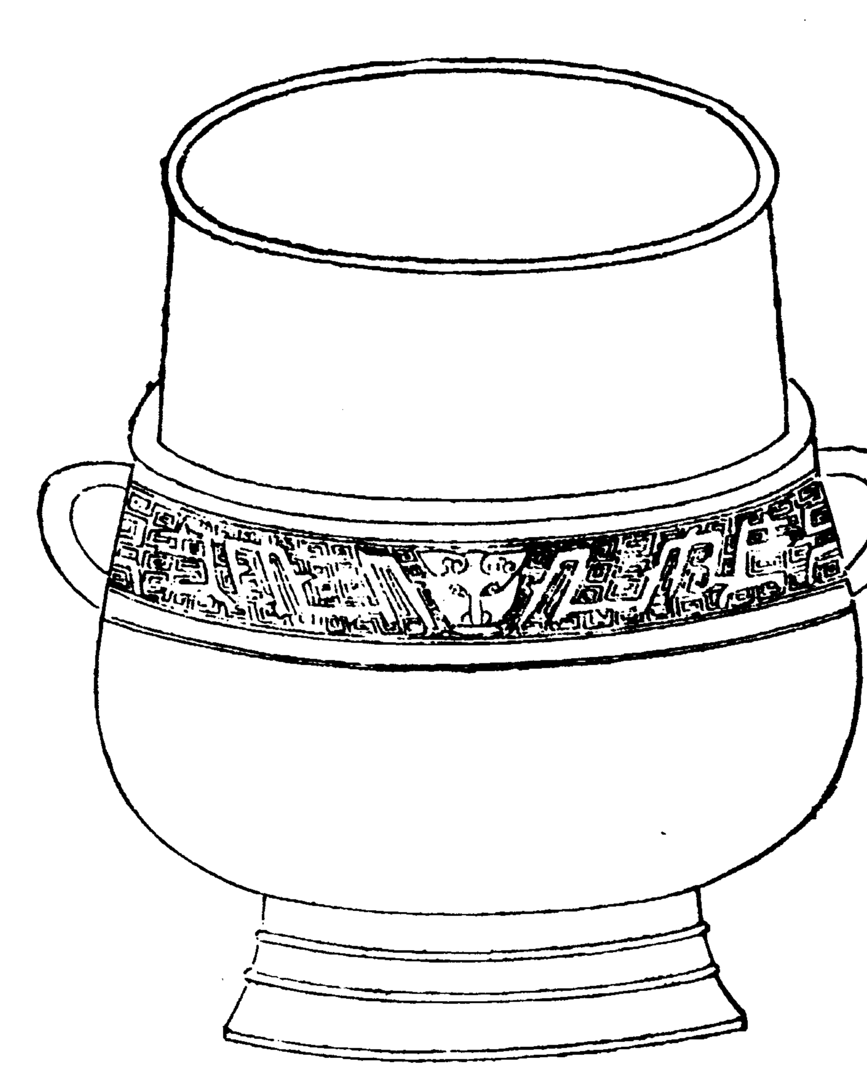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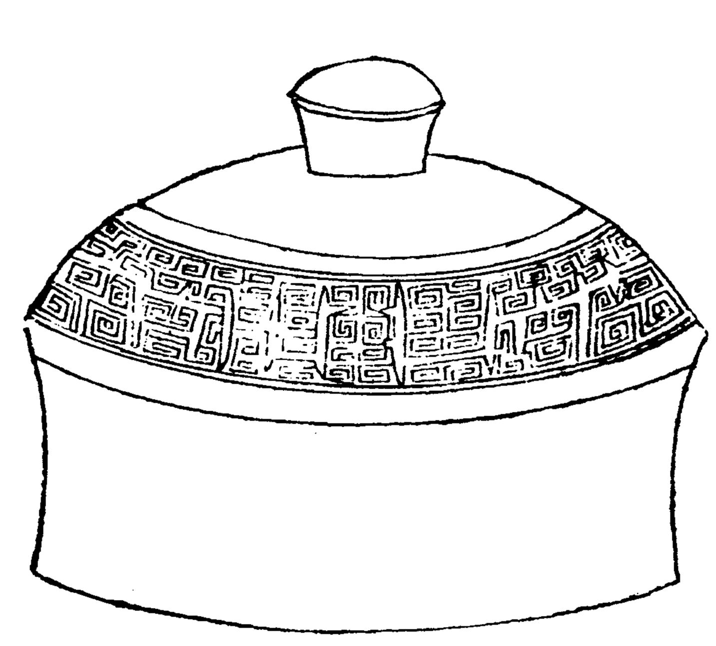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五寸深四寸五分口徑長三寸八分腹徑長六寸四分容三升四合重三斤十有三兩兩耳闕蓋有提梁銘四字

後一器通蓋高六寸八分深四寸八分口徑長三寸六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六寸八分闊五寸五分容一升九合共重二斤十有二兩兩耳闕提梁蓋與器銘共八字

右二器皆卣也不書作者之名而揔謂之尊彝一無蓋一闕提梁然製作渾厚而飾以牛形牛之為物能興民功致民力出作入息而服畎畞之事先王於器用之間所寓自有理致周司尊彝春祠夏禴所用獻尊以牛為飾其原蓋出於此

商瞿祖丁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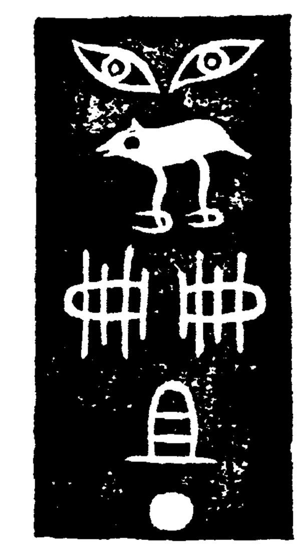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六寸四分深四寸四分口徑長三寸一分闊二寸三分腹徑長四寸八分闊三寸五分容一升五合共重二斤十兩兩耳闕

蓋



瞿形 犧牛 冊冊 祖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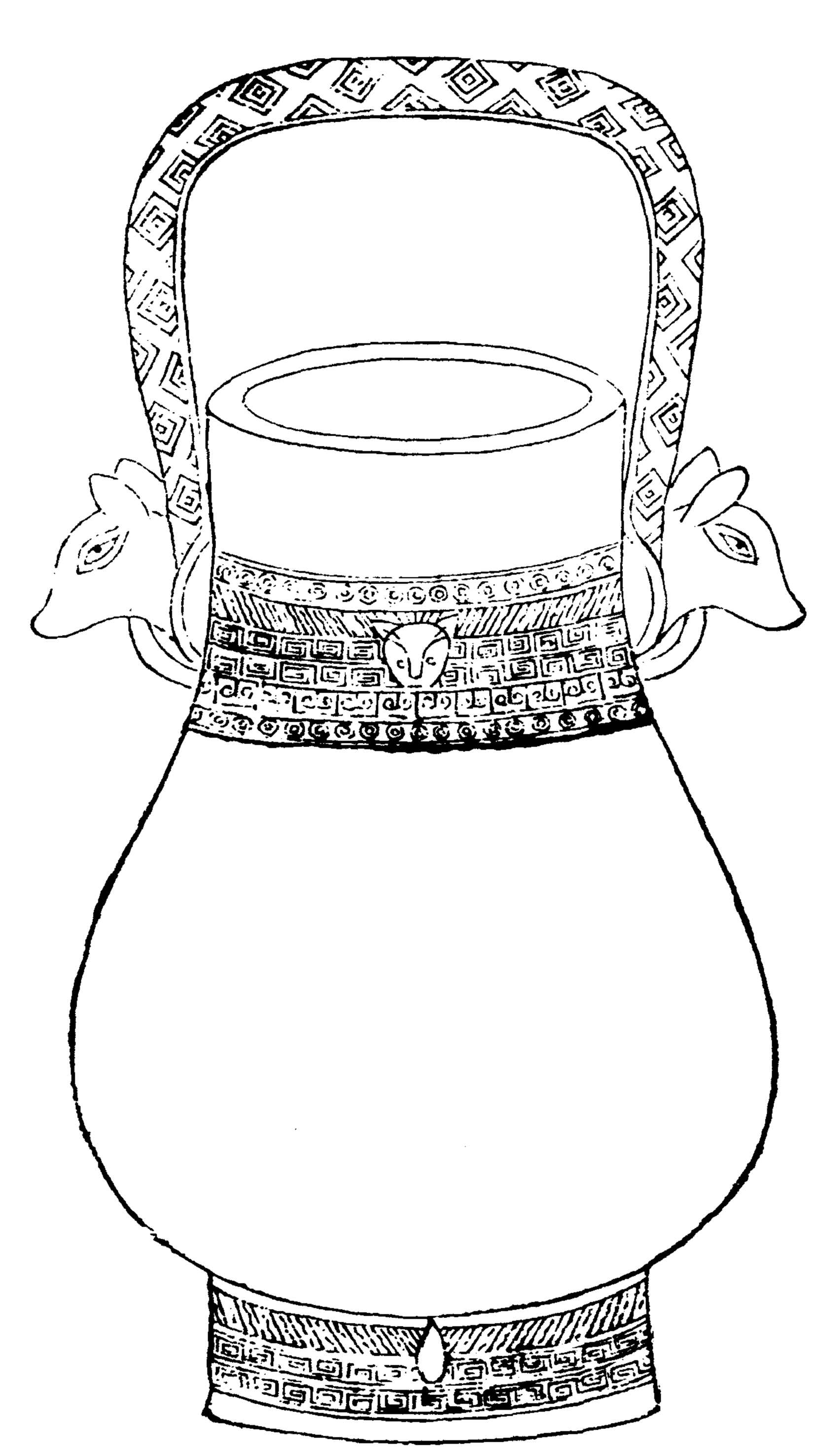
器



音釋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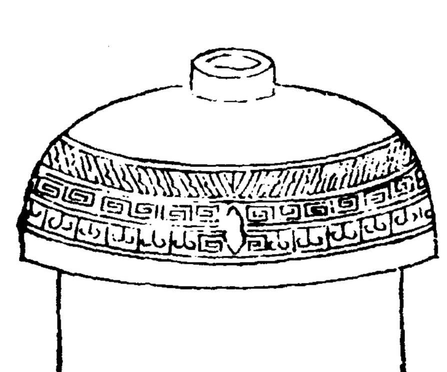
提梁蓋與器銘共十二字曰瞿者質諸經傳無所見而商有瞿父鼎亦作兩目相並正與此卣同寔一時之制曰祖丁者商十四世君祖辛之子也中為犧形下為兩冊皆取象於物而書畫未分至周官司尊彝有曰犧尊者飾以犧牛蓋所因者商之遺意耳畫以兩冊所以為冊命也亦猶康王命畢公而曰冊畢制器尚象其義如此

商兄癸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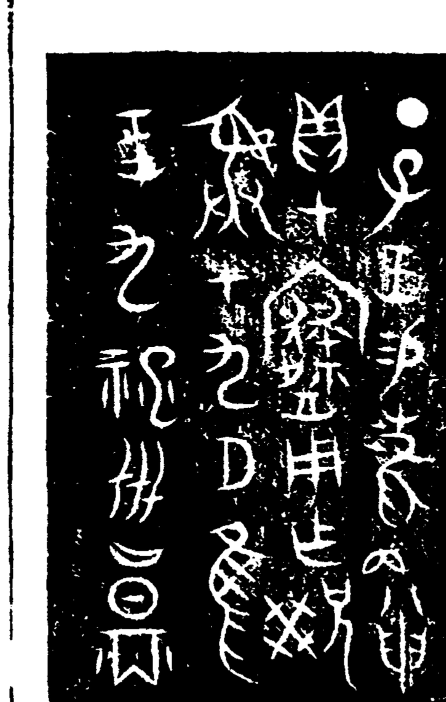
蓋





丁子王錫爵丙申（象形爵字）貝在寒用作兄癸彝十九夕惟王九祀世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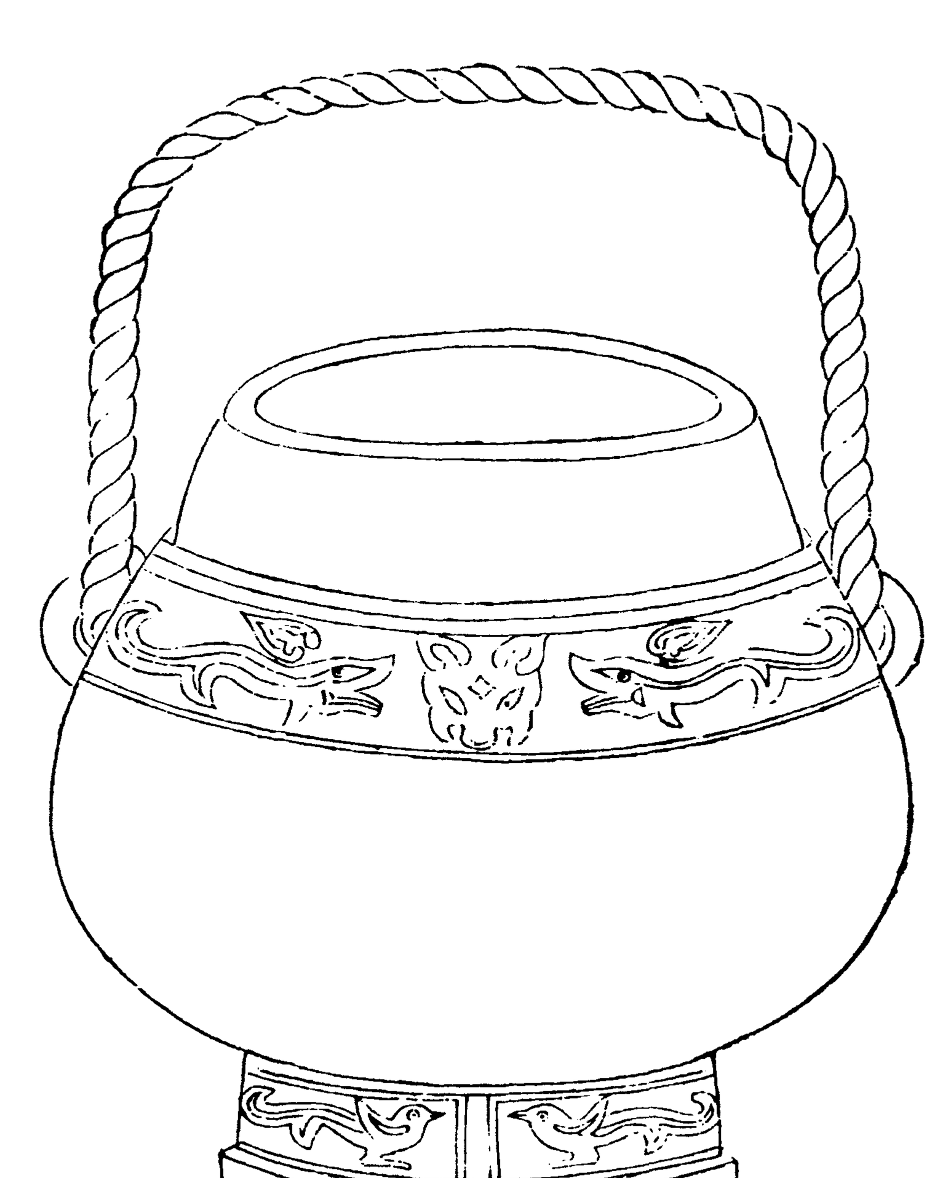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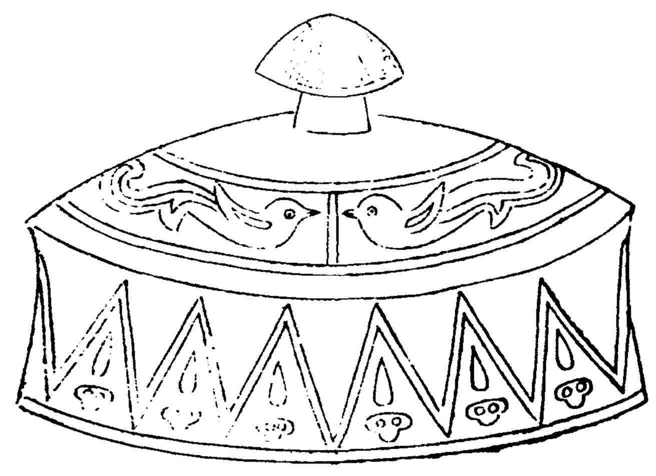


丁子王錫爵丙甲貝在寢用作兄癸彝十九夕惟王九祀世昌象形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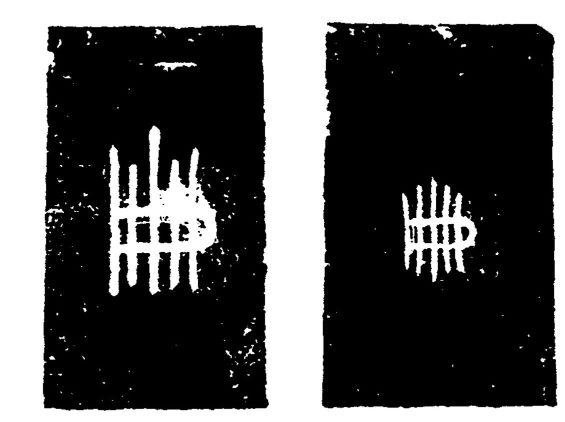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七寸三分深五寸三分口徑二寸一分腹徑四寸容一升六合共重二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五十字曰丁子王者按商無謚號皆以天之十日配之王則三代之同稱也兄癸者則兄弟相承之辭故祀其先王或稱祖丁卣之類或稱父若招父丁爵之類或稱兄若此卣之類又曰惟王九祀者爾雅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其言祀則知此卣之出於商也其末曰世昌者蘄世世昌盛有如此銘也他器有曰子子孫孫萬年無疆之類也著以冊形者古人於酒器多以此為飾故尊也爵也皆作此狀蓋欲如冊之炊氣上下交通而已

商冊卣





蓋　器



冊　冊

右通蓋高六寸五分深三寸六分口徑長二寸三分闊一寸八分腹徑長四寸四分闊三寸二分容一升共重二斤五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二字曰冊且卣所以承君之錫然後享于祖廟之器故必言冊以紀君之命商之辭略故一言而足是器頂中作爵柱以為舉持之具又以綯紐為提梁而其足與蓋皆著飛鳳相嚮之狀蓋之旁又作山形間以蟬紋紈緣外則以獸首為鼻之飾以夔龍左右環之蓋商器多此類也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九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十

卣二 一十八器

商 一十五器

父丙卣 銘一十二字

父己卣 銘三字

父辛卣 銘八字

執匕父丁卣 銘六字

持干父癸卣 銘三字

婦庚卣 銘七字

父舉卣 銘三字

史卣 銘一字

母乙卣 銘二十二字

持刀父己卣 銘一十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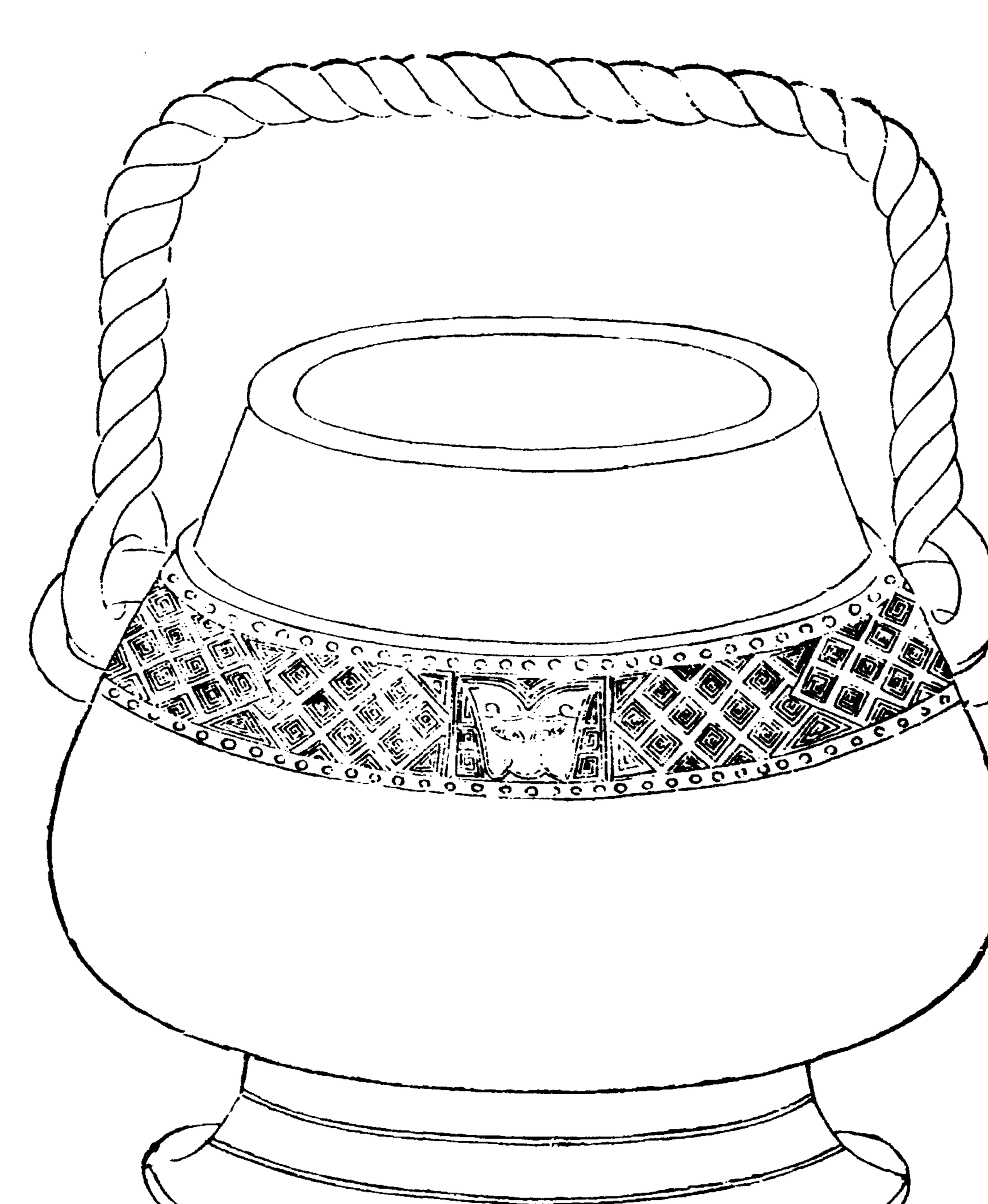
冀父辛卣 銘一十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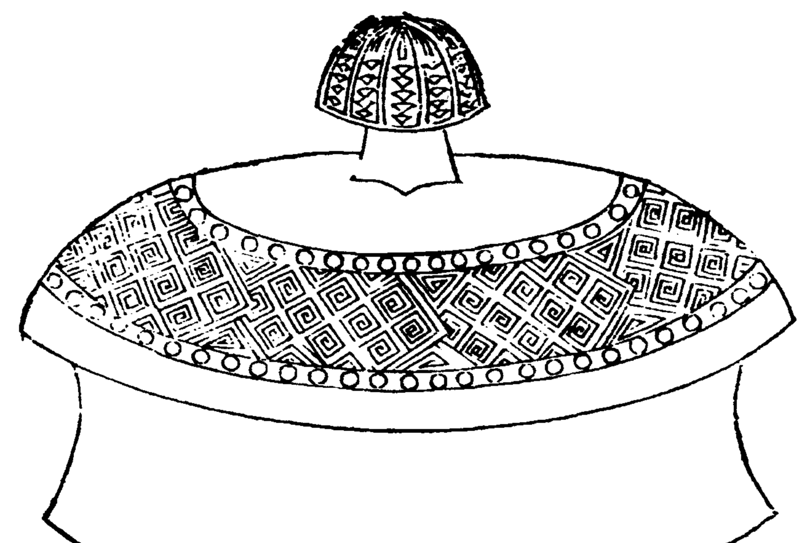
祖庚卣蓋 銘三字

夔龍卣一

夔龍卣二
夔龍卣三
周 三器
淮父卣 銘八十二字
單癸卣 銘五十八字
樂司徒卣 銘二十二字

商父丙卣





右通蓋高一尺三分深六寸三分口徑長二寸九分闊三寸二分腹徑長七寸八分闊六寸二分容六升三合共重一十一斤十有二

蓋



手執禾
二矢父丙
弓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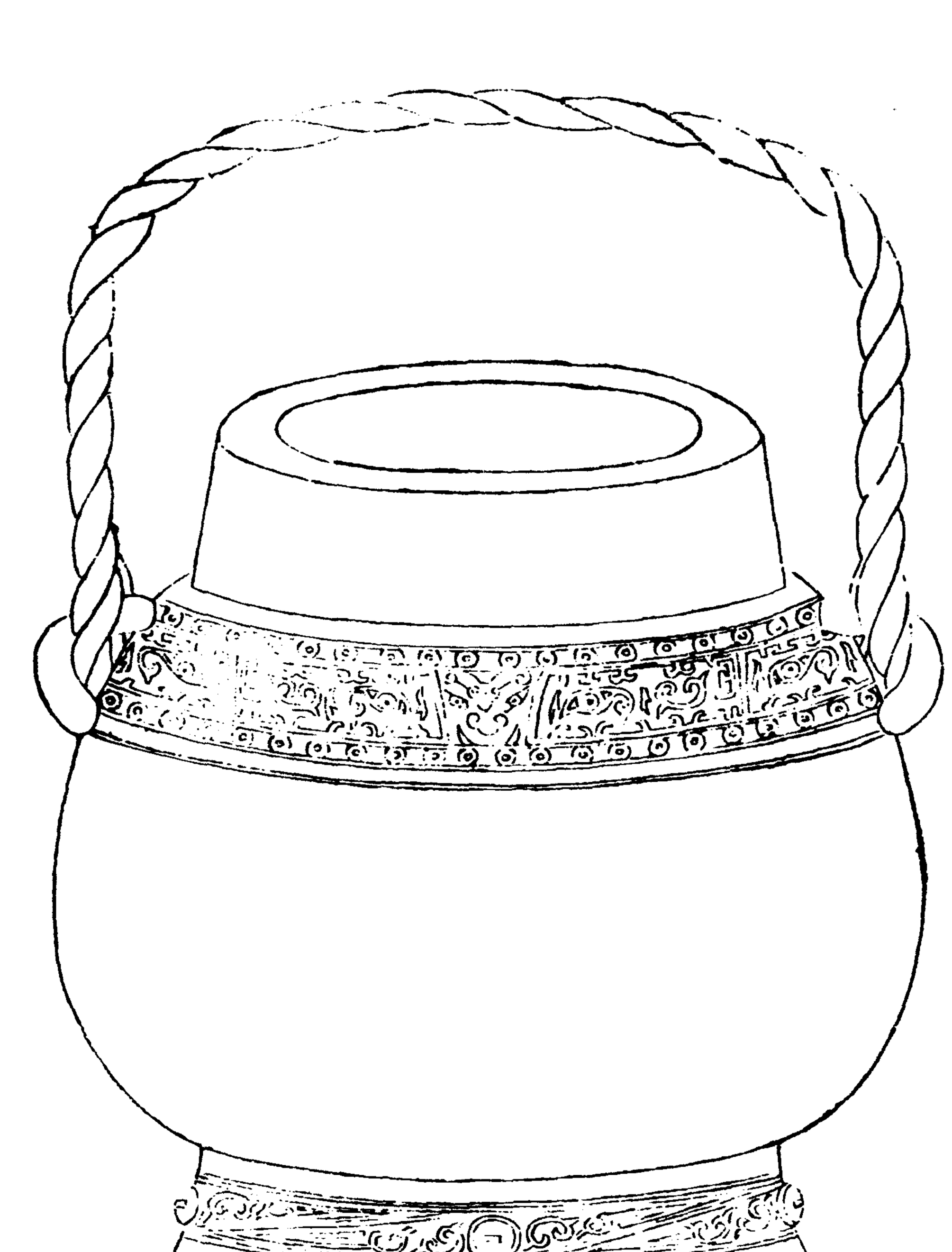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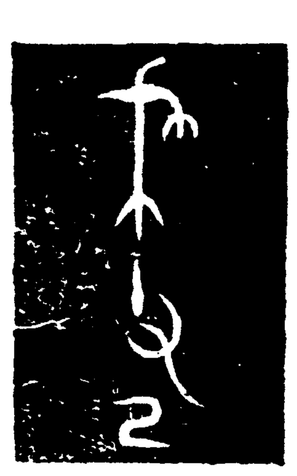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一十二字曰父丙禾孫其上又為弓形并手執二矢飾以弓矢者意其平日之所嗜好而子孫之所以享祖考者當以是求之也然禾字全作禾穟之形亦固有義夫卣所盛者祼也為之祼者其秬鬯也秬有一稃二米禀冲氣冣盛故昔人用以為鬯而享神亦示其誠之不可虛拘也銘禾於卣義固有在耳

商父己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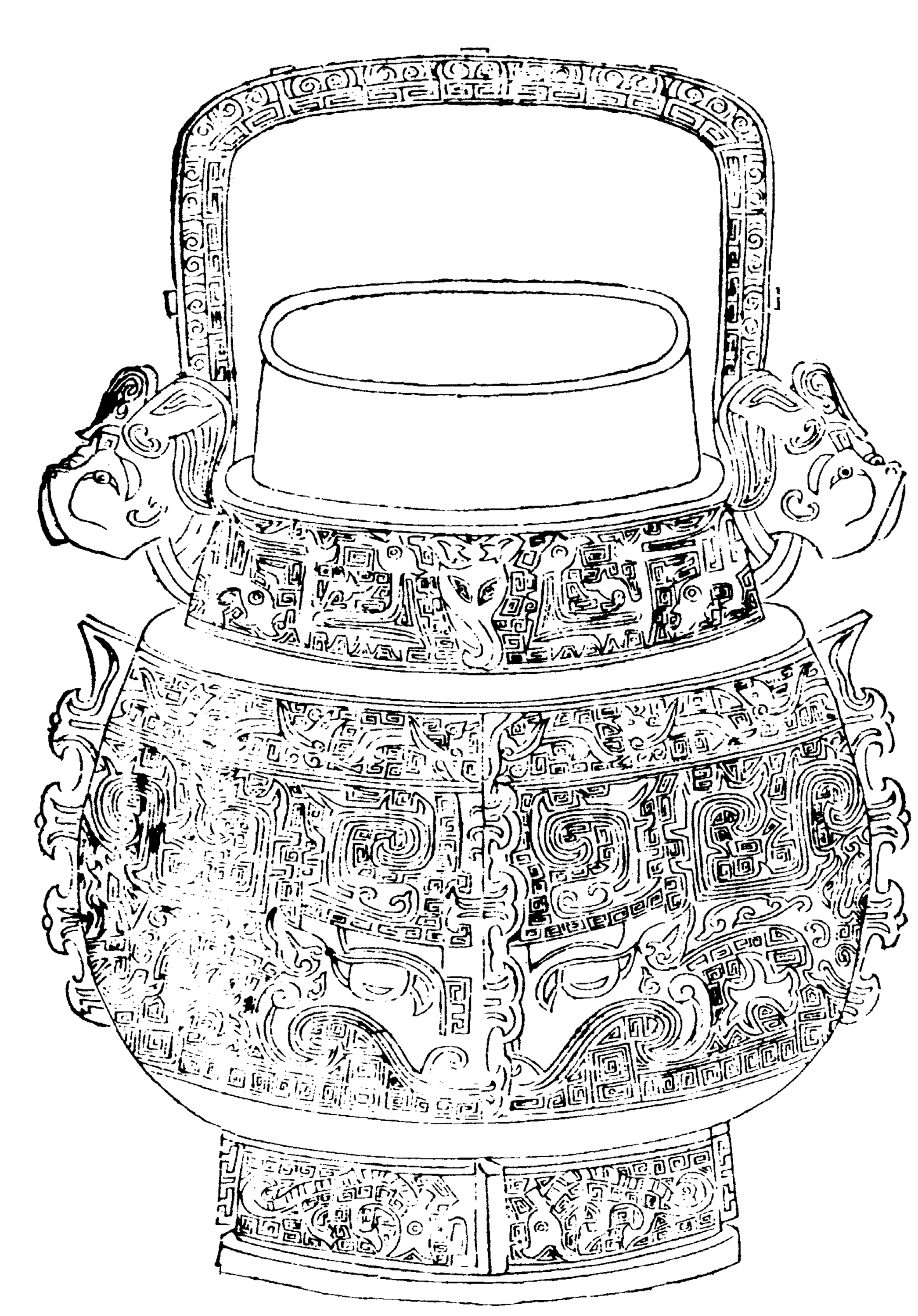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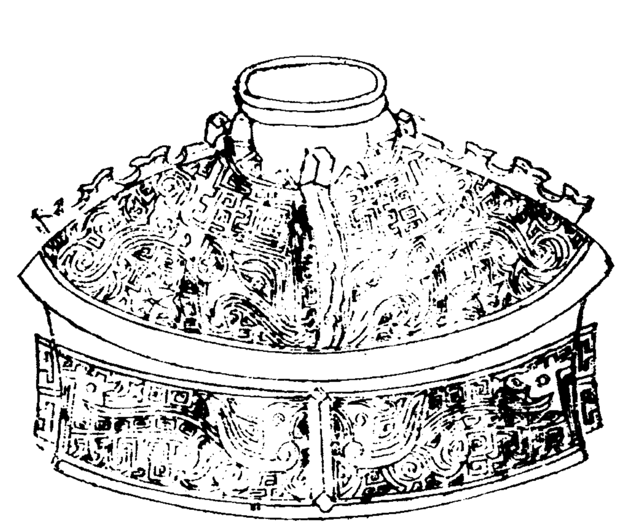


立戈形
父己

右高七寸三分深六寸五分口徑長三寸六分闊三寸腹徑長七寸四分闊五寸八分容五升有半重六斤十有二兩兩耳闕蓋有提梁銘三字曰父己上有立戈形按商之十世君曰雍己此曰父己則是其子銘其父之祀器也孜雍己之子是為小甲是器當小甲之世為之作立戈形亦以嗜好求其神也蓋古之尚象未有不及是者故於是有立戈爵有立戈甗有立戈尊有立戈父癸卣蓋與此意同也其製作質古真商物也但特亡其蓋耳

商父辛卣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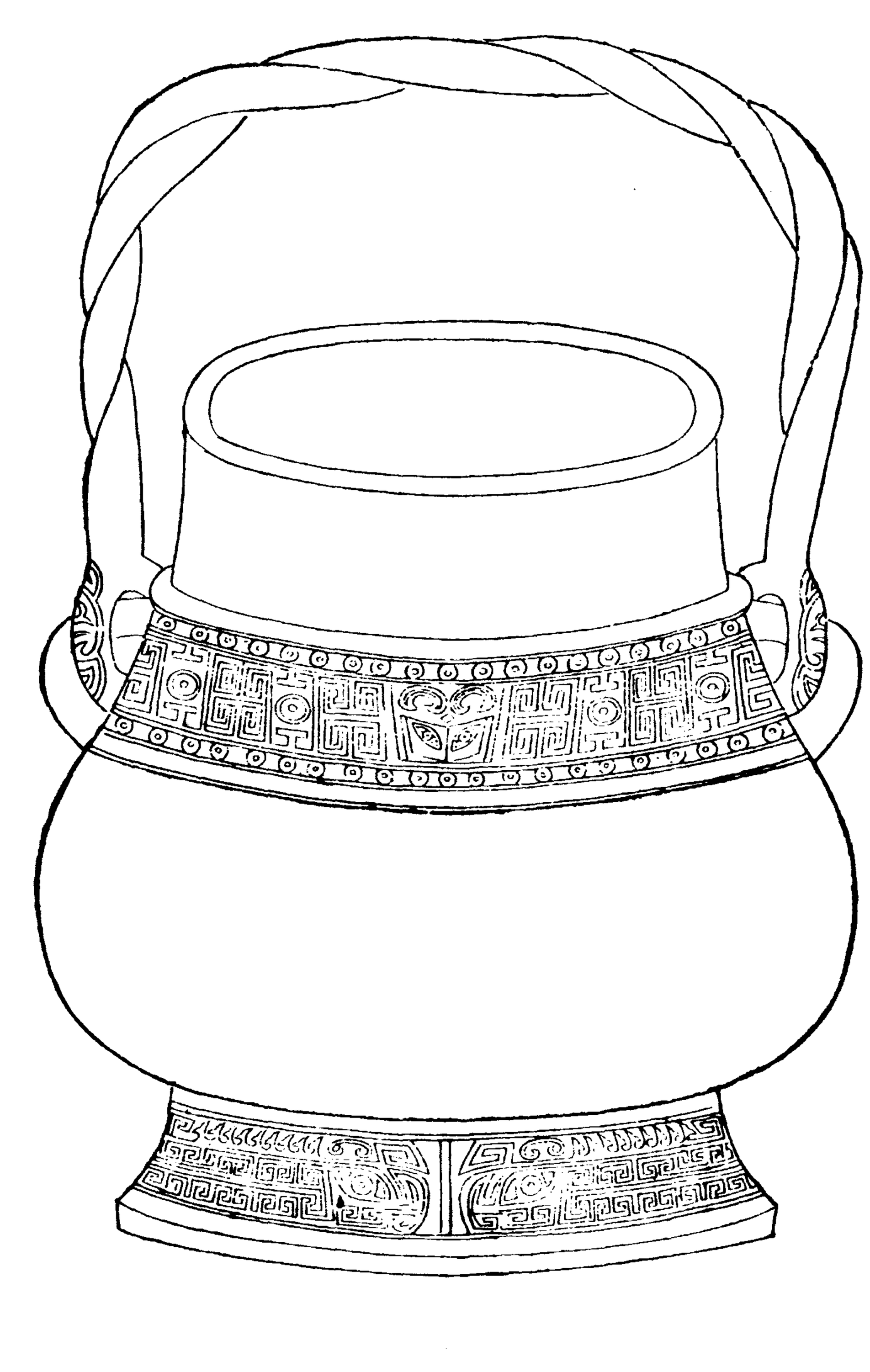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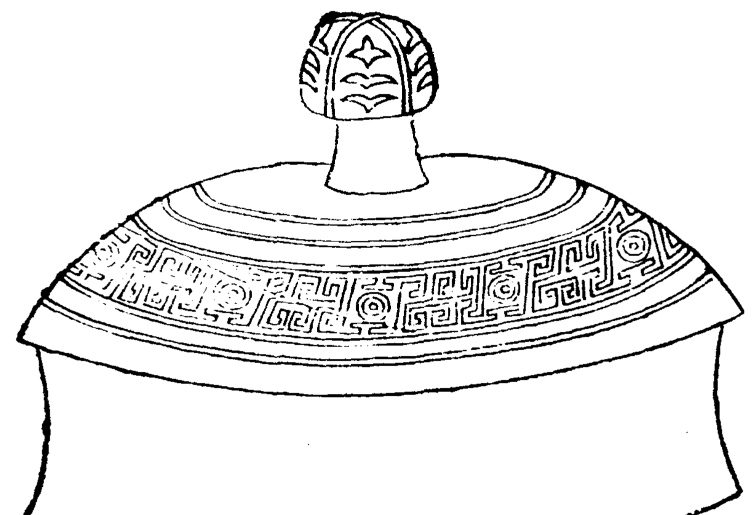
三矢形貝父辛

音釋同前

右通蓋高一尺深七寸五分口徑長三寸五分闊二寸六分腹徑長六寸七分闊五寸四分容四升九合共重七斤五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八字象三矢之形而以一格立之曰貝父辛按書文侯之命以言平王錫晉文侯也曰用賚爾秬鬯一卣繼之以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則卣之銘三矢者得不紀君惠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三者揔數耳又詩言菁菁者莪此育材之詩也而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而釋者謂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則人君之錫臣下亦有及於貝者書言大貝在西房蓋國之所寶也以貝銘之卣間是亦象矢之義也父辛則指其人而已

商執匕父丁卣





盖



手執匕形 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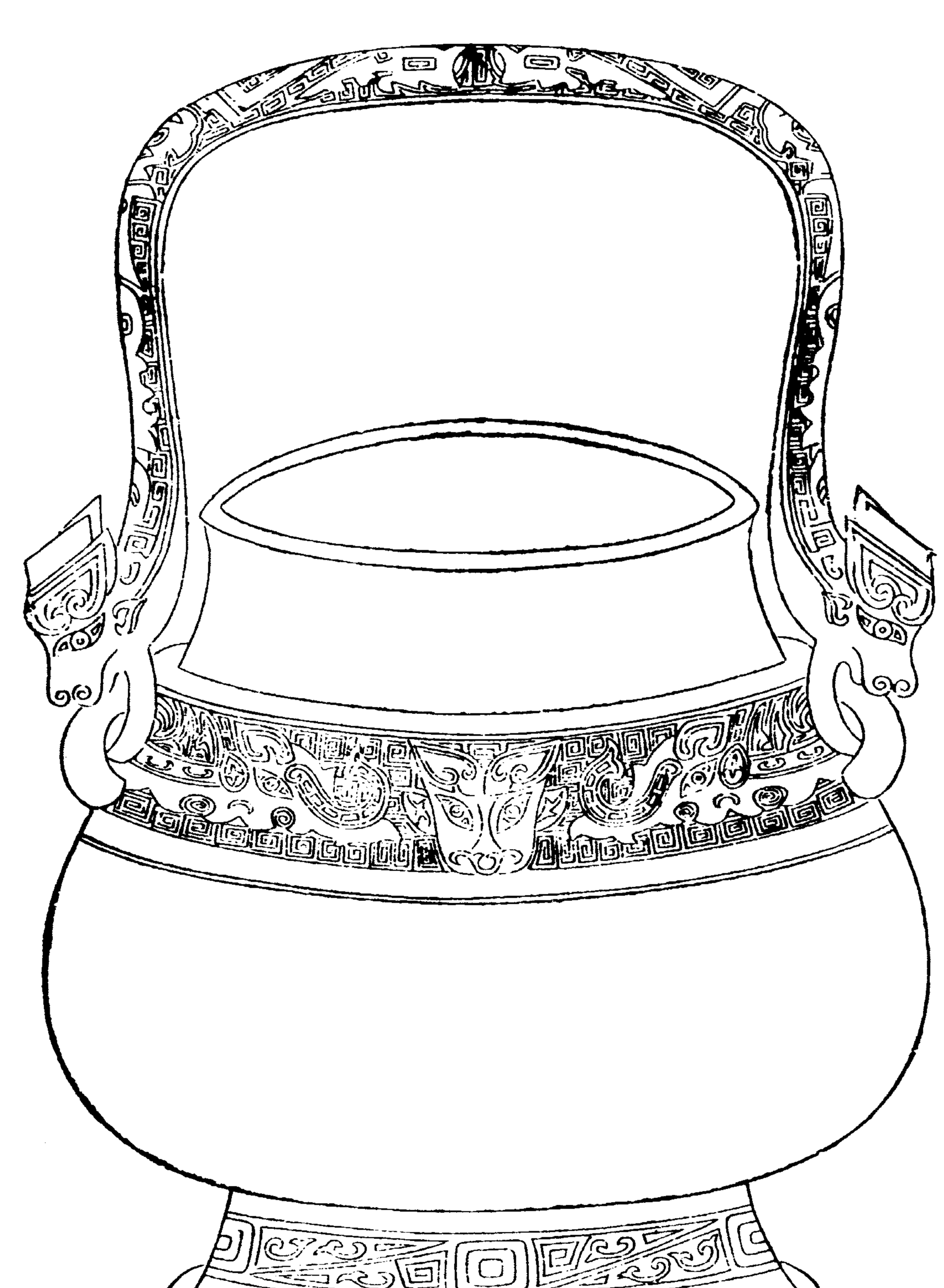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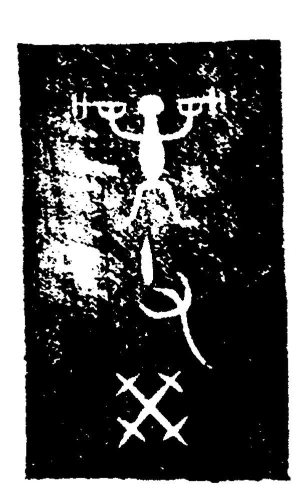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右通盖高九寸四分深六寸七分口徑長四寸四分闊三寸二分腹徑長七寸七分闊五寸九分容五升九合共重七斤有半兩耳有提梁盖與器銘共六字曰父丁又作手執匕形於其上祭祀之義以養為主而匕所以示其養也於禮見之夫雍人掌割亨之事也而曰概鼎匕俎于雍爨則匕所以載鼎實耳又廩人掌米入之藏也而曰概匕與敦于廩爨則亦以匕黍稷焉詩曰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則敦與簋皆盛黍稷器其為用於食明矣然則匕於飲食無所不用宜以養為主也卣之為器豈非以養為先哉

商持干父癸卣





孫 持干 父癸

右高七寸八分深六寸七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三分腹徑長七寸六分闊五寸九分闊盖有提梁容六升三合重八斤四兩銘曰父癸而上為人形兩手各持干按周官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

受之賓饗亦如之然則祭于廟用于賓設干饗禮莫不皆有干舞焉蓋干武舞也有是功斯有是舞以稱之非是則君子不取然古者舞有文武若羽舞皇舞文舞也干舞人舞武舞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又曰值其鷺羽皆指文舞而言之禮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詩曰萬舞有奕皆指武舞而言之於是有王者興以武得天下則其廟樂皆有武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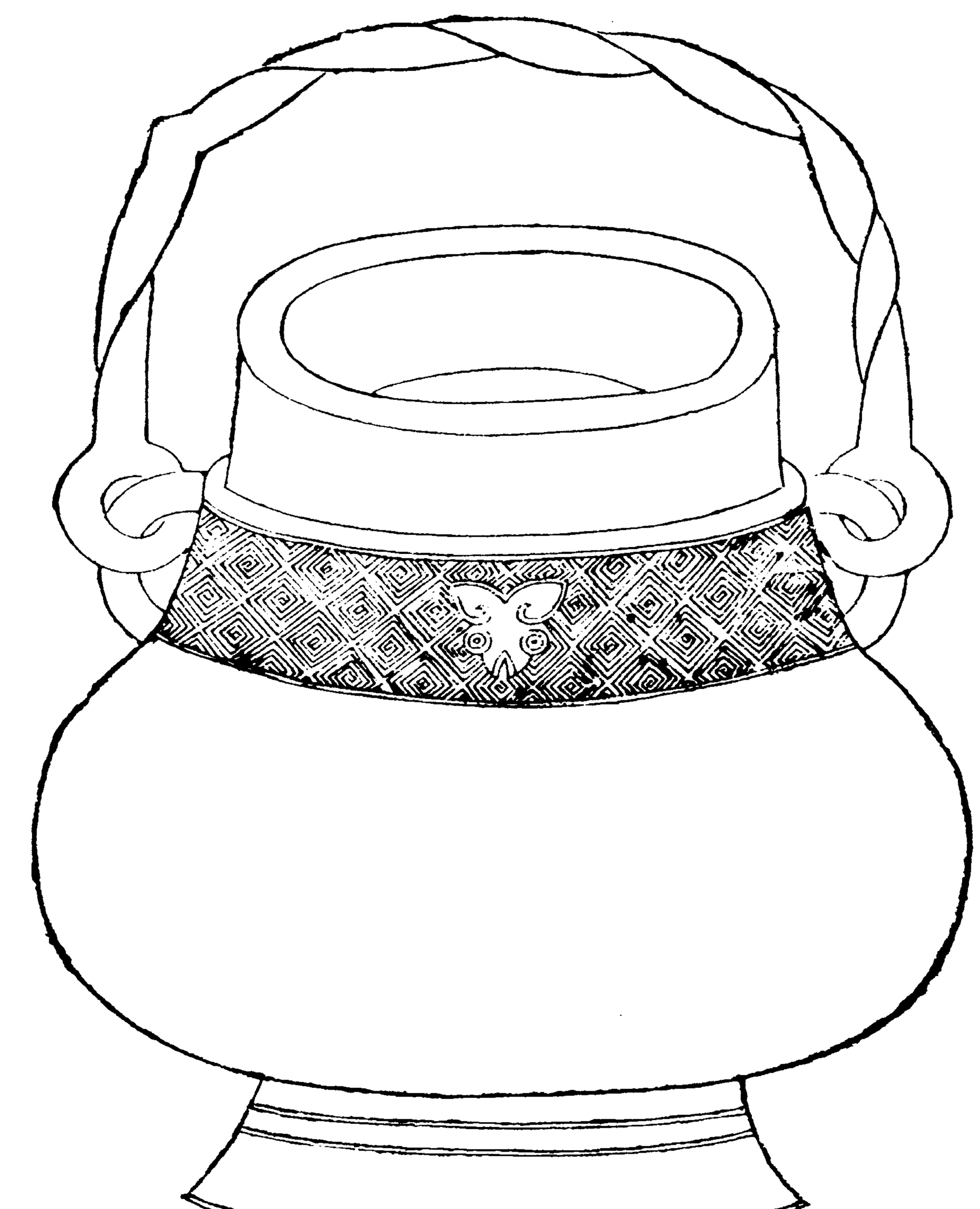
器商物而卣乃薦秬鬯之器實用於宗廟然其銘曰父癸則明為子以奉其父者在商之時号報癸者惟成湯之父故今所藏彝器凡商物銘癸者皆歸之報癸然則用舞於癸廟亦宜以其子之所有而薦之湯以武得天下其所舞者朱干玉戚也故於器以干銘之然具銘象人形兩手各執干而不以玉戚兼之者亦取夫干以自衛不事乎兵之道歟且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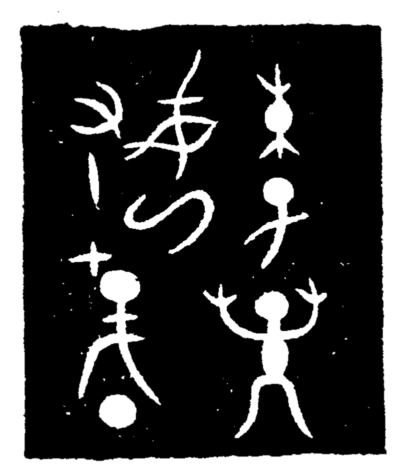
帝堯舜以至三王其所謂文武之樂莫不有之故有樂則舞從焉是以舞文者若黄帝之雲門堯之大咸舜之大韶夏之大夏是也舞武者若湯之大濩武王之大武是也然而舜用大韶之文舞而亦有所謂舞干者方時有苗為之孽則不可無武備耳要之以德為主也且頃所藏彝器其銘有持刀父已有立戈父甲又有所謂持戟父已而獨無持干者夫

干以自衛有征無戰非若戈戟也書云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則帝者之盛德成功其在兹歟其在兹歟

王黼曰商持干父癸卣今所傳商器有持戈持刀持戟獨無持干者干以自衛與舞干同義敷文德之器也大抵上古彝器凡持五兵者皆著伐功云

商婦庚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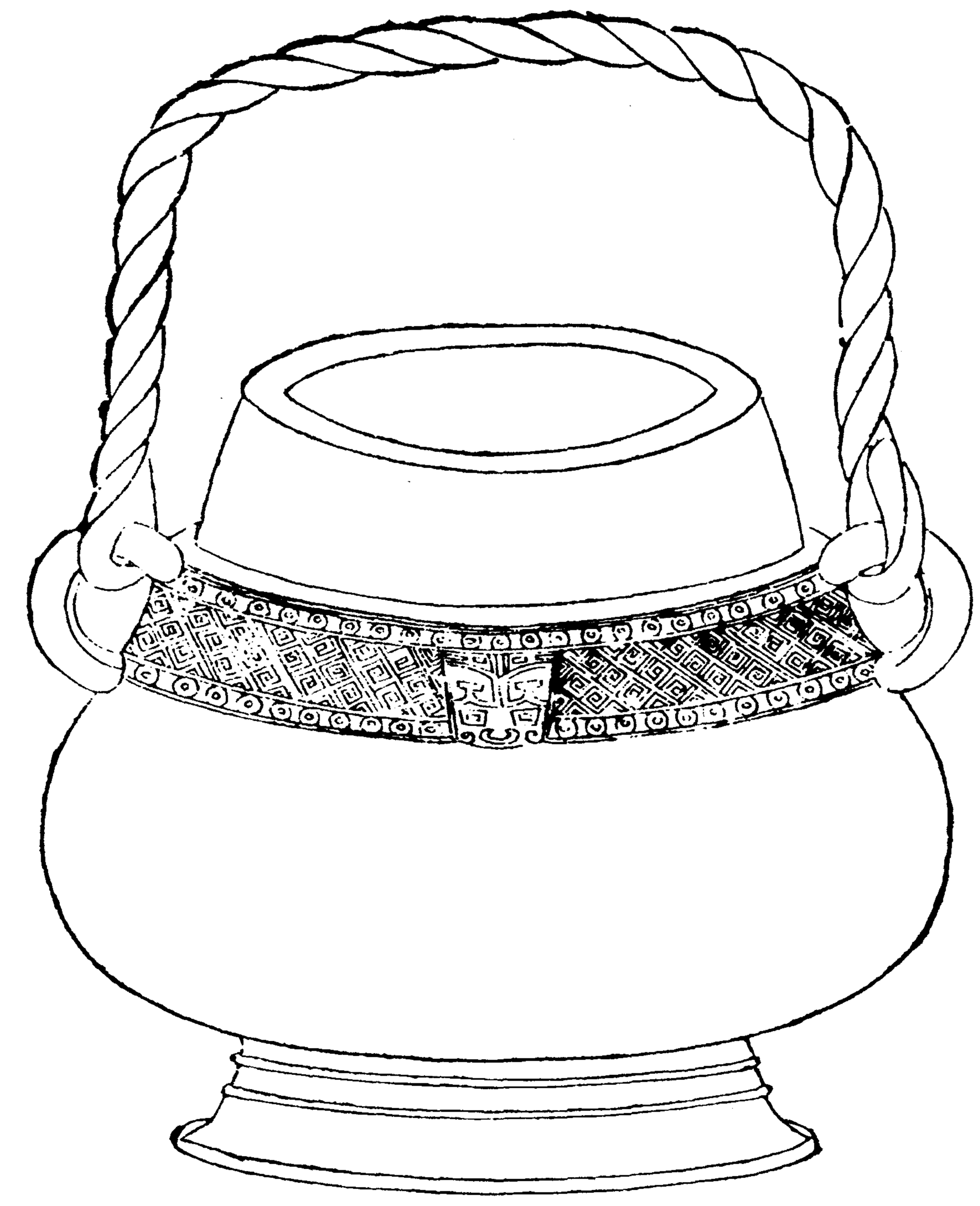
〇子孫
婦甲庚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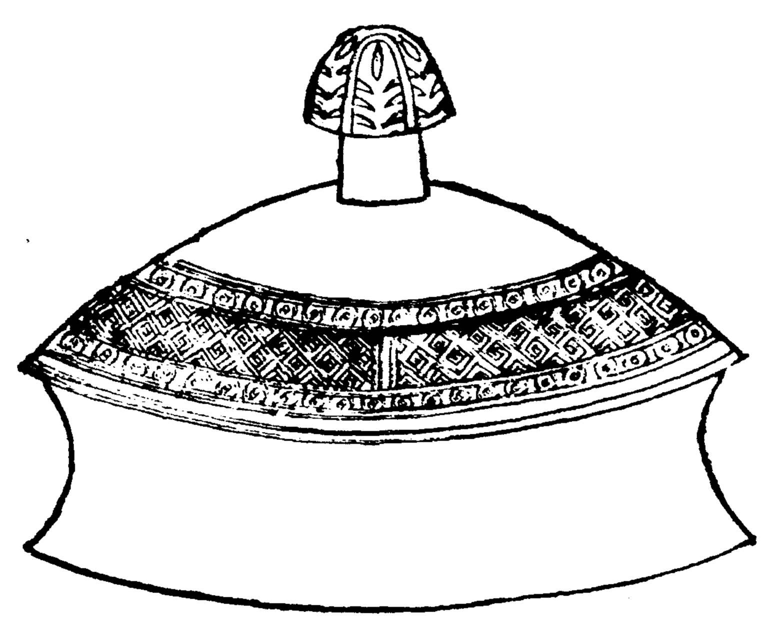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二分深五寸九分口徑長三寸七分闊三寸腹徑長七寸七分闊五寸九分容五升四合重六斤十有二兩兩耳闊蓋有提梁銘七字其一字泯滅不可攷餘曰子孫婦甲庚丁夫彝器多以子孫銘之以其承祖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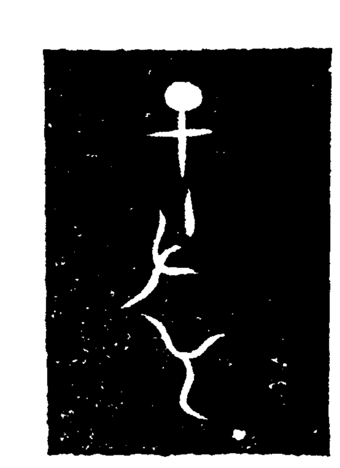
之祀者有在於是若乃中饋之職從其夫以相祀事此又婦之於姑舅禮所不廢蓋以人道而事神則宗廟致欽之義婦宜預焉詩言君婦莫莫為豆孔庶是也關雎之美后妃采蘩之詠夫人采蘋之語大夫妻莫不皆以供祭祀為先耳然古者婦之預祭惟宗廟則從至於外祀則莫從也故必言子孫婦以別其宗廟之祀歟曰甲庚丁者祭之日也夫外事

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宗廟之祀當用柔日而此無甲庚何哉蓋春秋言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繹則宗廟正祭必用柔日而至于繹祭則無害其用剛日也天有十日地有十二辰日辰未嘗不相配而言如辛巳壬午之類是矣且此獨言日而不言辰者以言日則辰從之昔人言簡而意足故其銘如此

商父舉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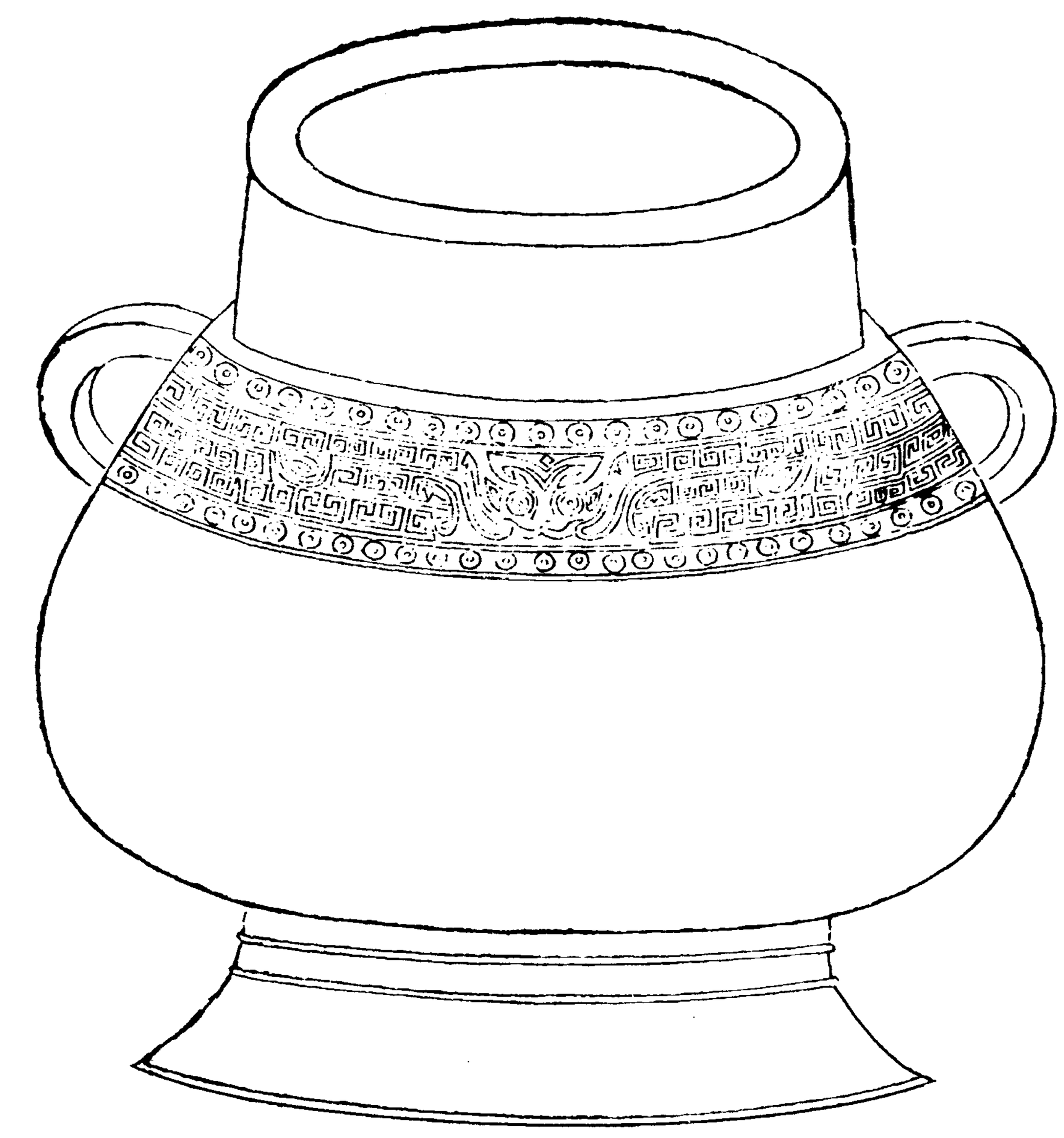


辛父舉

右通盖高九寸五分深六寸一分口徑長二寸六分闊二寸六分腹徑長七寸九分闊五寸四分容五升二合共重六斤有半兩耳有提梁銘三字曰辛父舉按周有天下立二王

後乃封紂子武庚于宋以續商祀武庚被誅又命微子啓代商後俾得用天子禮樂故凡器用服飾一遵商制詩所謂亦白其馬以商尚白而不從周之尚赤也然則宗廟祭祀其亦遵商明矣自微子至于僖公舉實為八世則其得用商禮可知是卣商卣也曰父舉則是為僖公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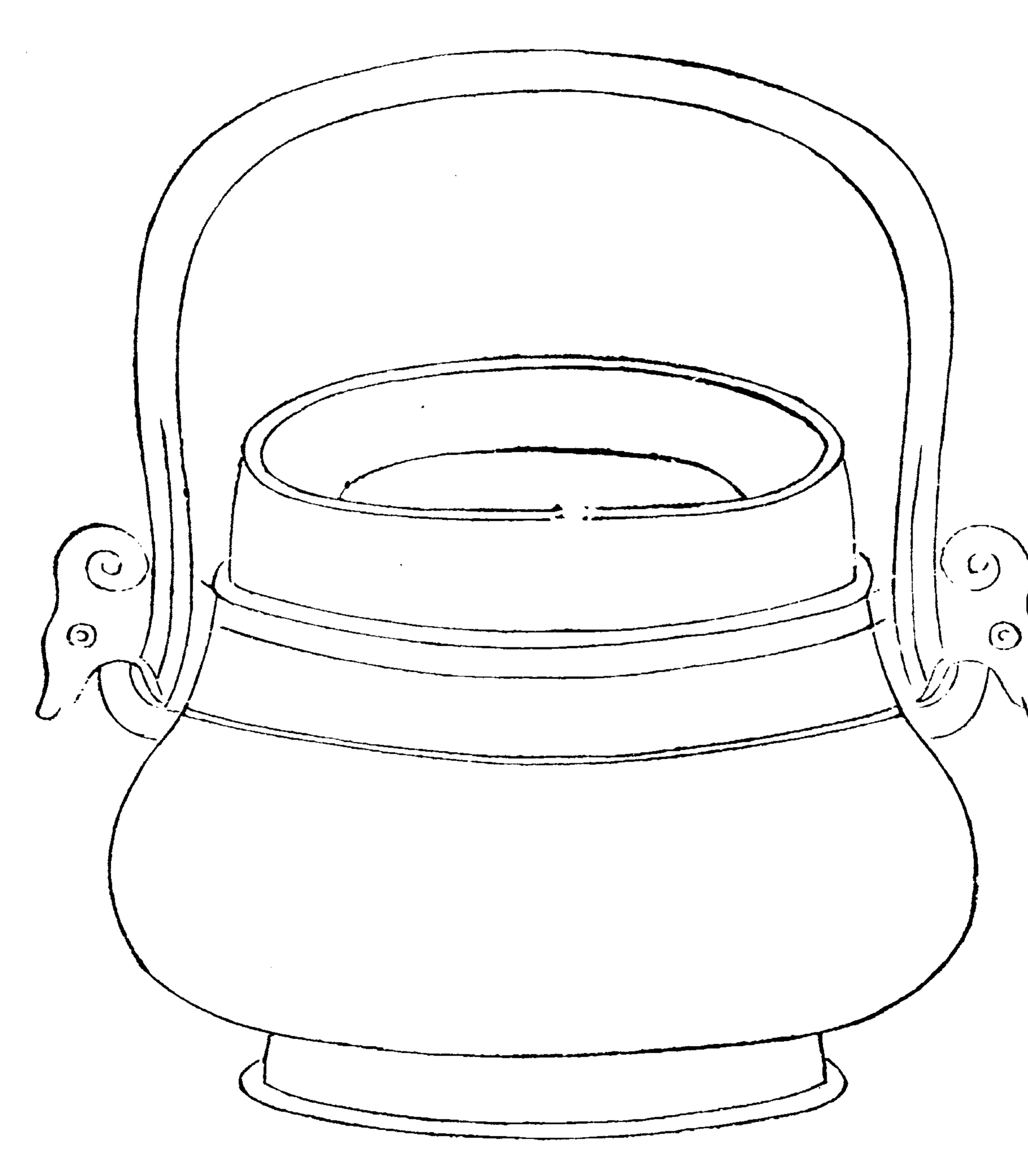
商史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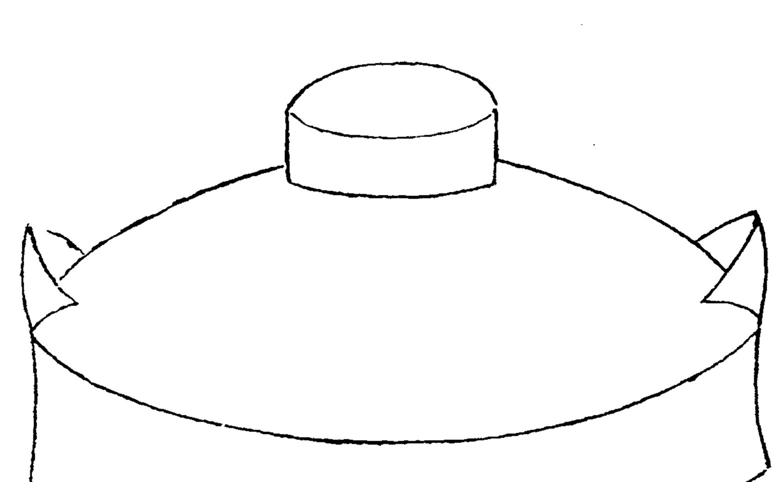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一分深六寸一分口徑長四寸一分闊三寸腹徑長七寸三分闊五寸四分容五升二合重五斤兩耳闕提梁銘一字曰史者史言其官有以史為氏族者因官而受氏焉今有爵銘三字曰史父辛字畫相類則知史名其官是卣狀饕餮而環以連珠文縟典雅真商物也

商持刀父己卣





盖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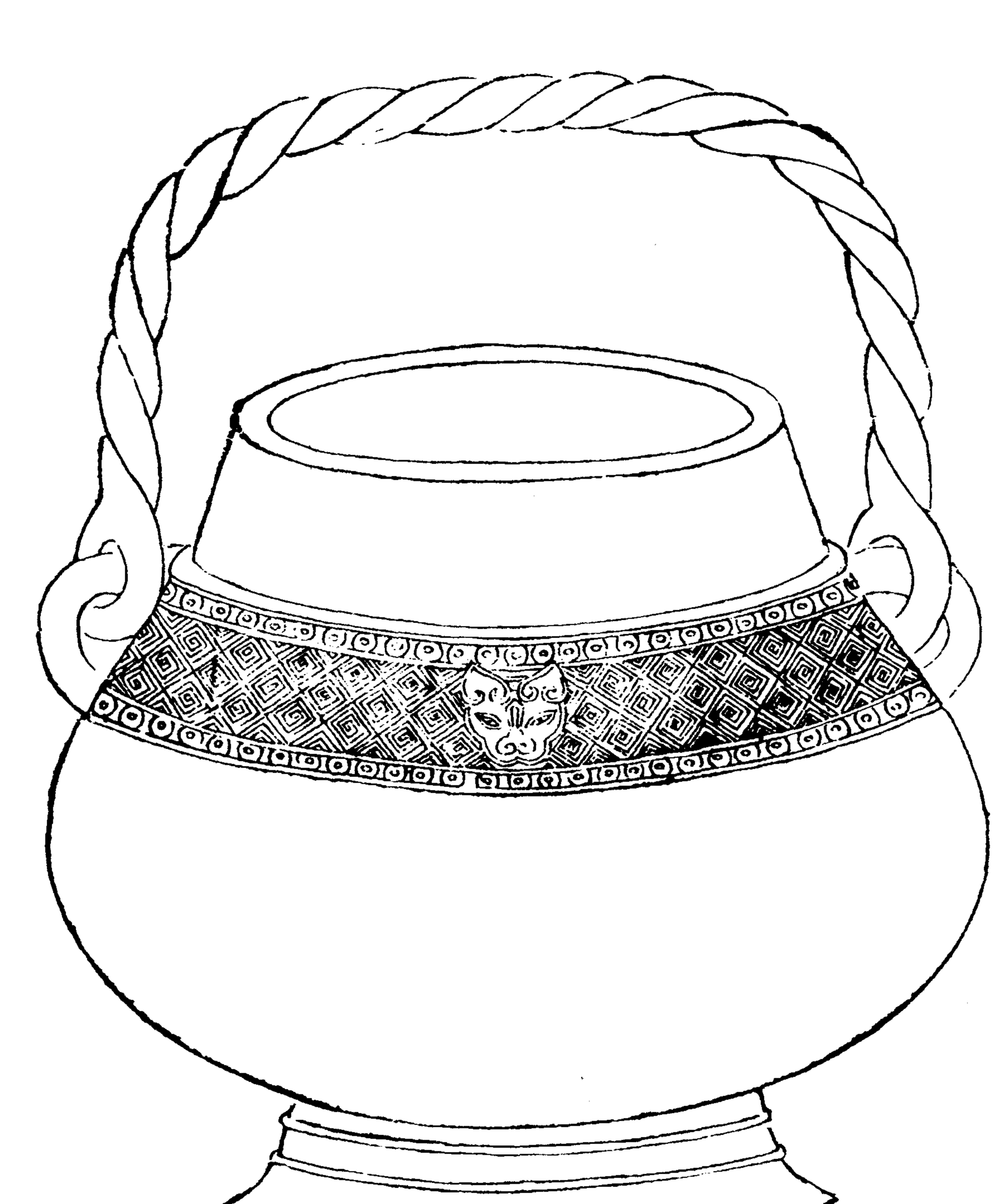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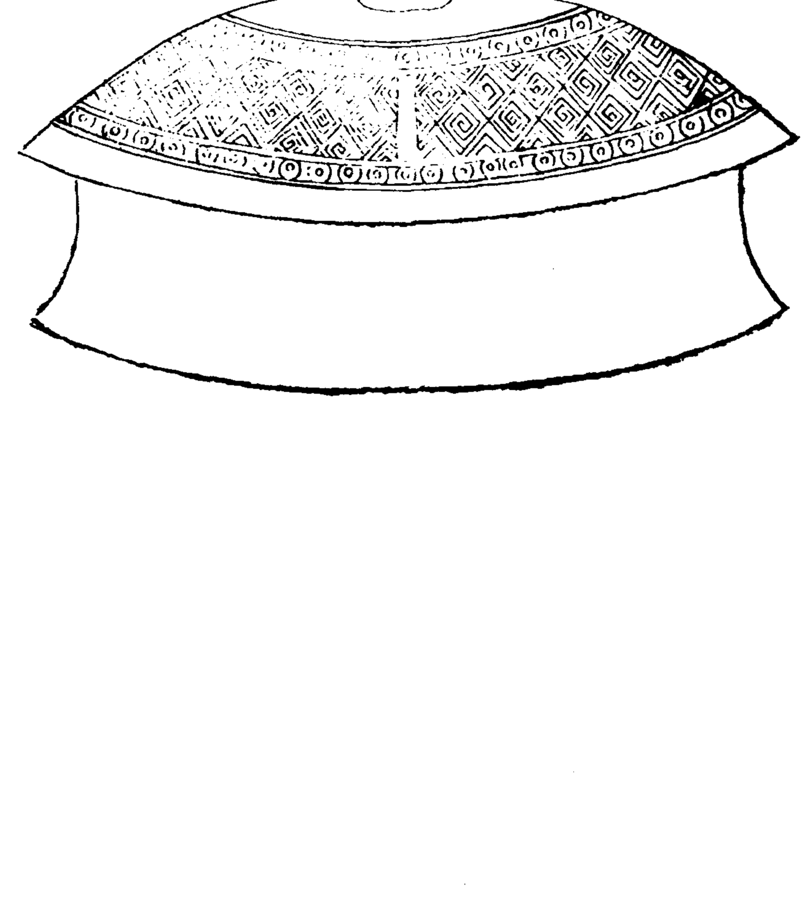
子形持刀作父已
寶尊彝

音釋同前

右通盖高六寸八分深四寸三分口徑長四寸闊三寸一分腹徑長六寸闊四寸九分容二升八合共重三斤十有三兩兩耳有提梁盖與器銘共一十四字父已者商君也子字象形而右手持刀按商祖乙卣亦作此象盖欲示孝子親職其勞以明割牲之義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凡以是也

商母乙卣





蓋



丙寅王錫〇貝
朋用作毋乙彝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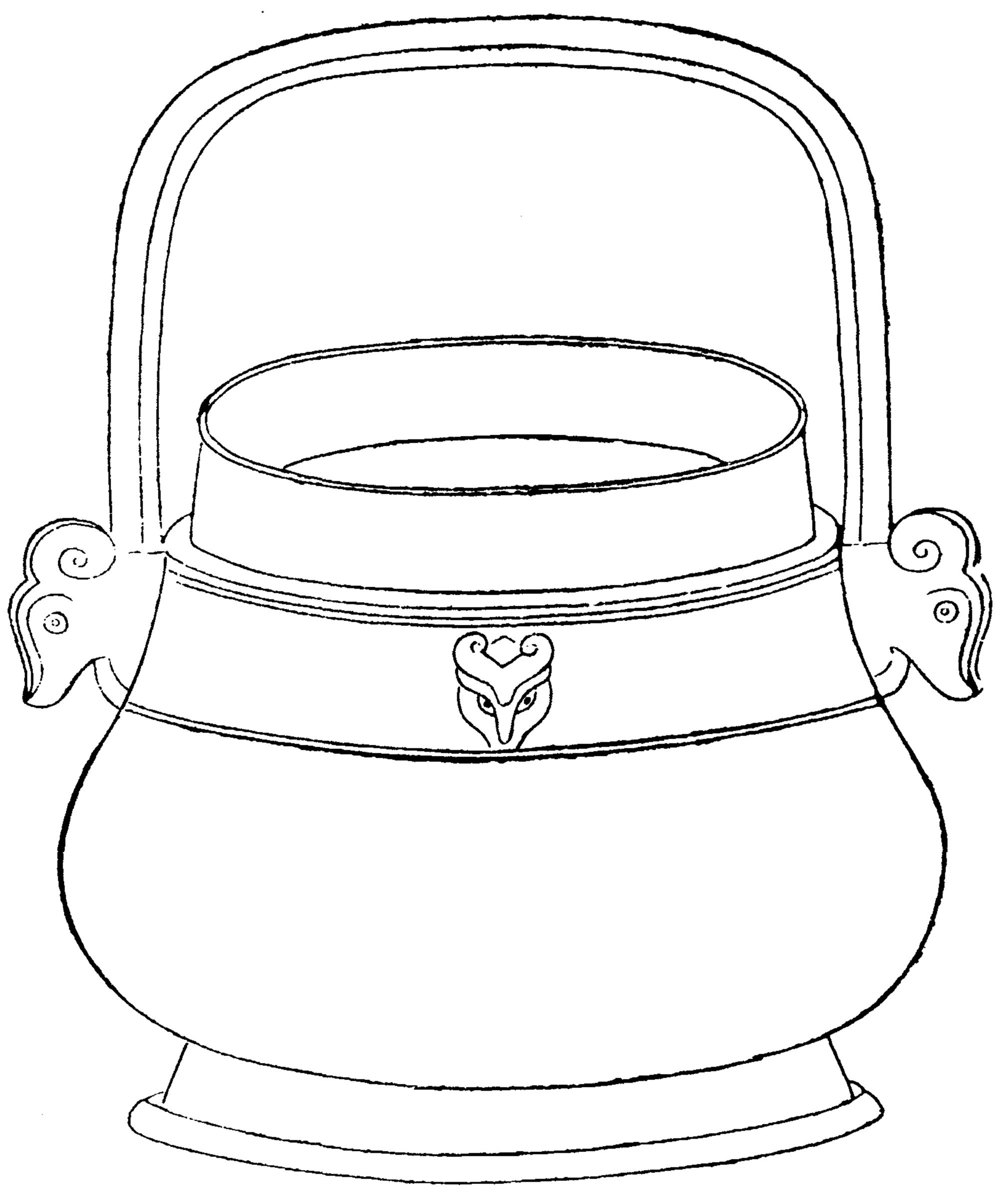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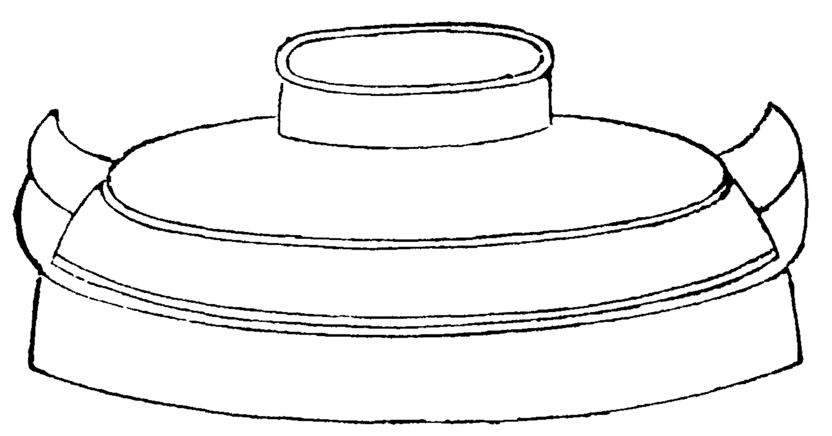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八寸六分深五寸六分口徑長三寸八分闊三寸腹徑長七寸一分闊四寸二分容三升五合共重五斤一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二十二字曰丙寅王錫者以甲子推之商建國始於庚戌歷十七年而有丙寅正在仲壬即位之二年也其曰王錫則王之錫賚功臣之器如周公文侯之卣亦王之所錫也故記禮者以謂賜圭瓚然後為鬯則

知此器非臣下之所專有又曰作毋乙彝者如詩言文毋同意攷商周之時立子生商者有娀也故長髮之禘及之厥初生民者姜嫄也故雝之禘及之是皆率親之義耳蓋知是卣乃王錫臣工以追享其毋氏歟以夫家廟未嘗無合食者也

商冀父辛卣



卷一〇 二四



右通盖高六寸三分深四寸二分口徑長三寸九分闊二寸九分腹徑長五寸五分闊四

蓋



冀作父辛
旅彝亞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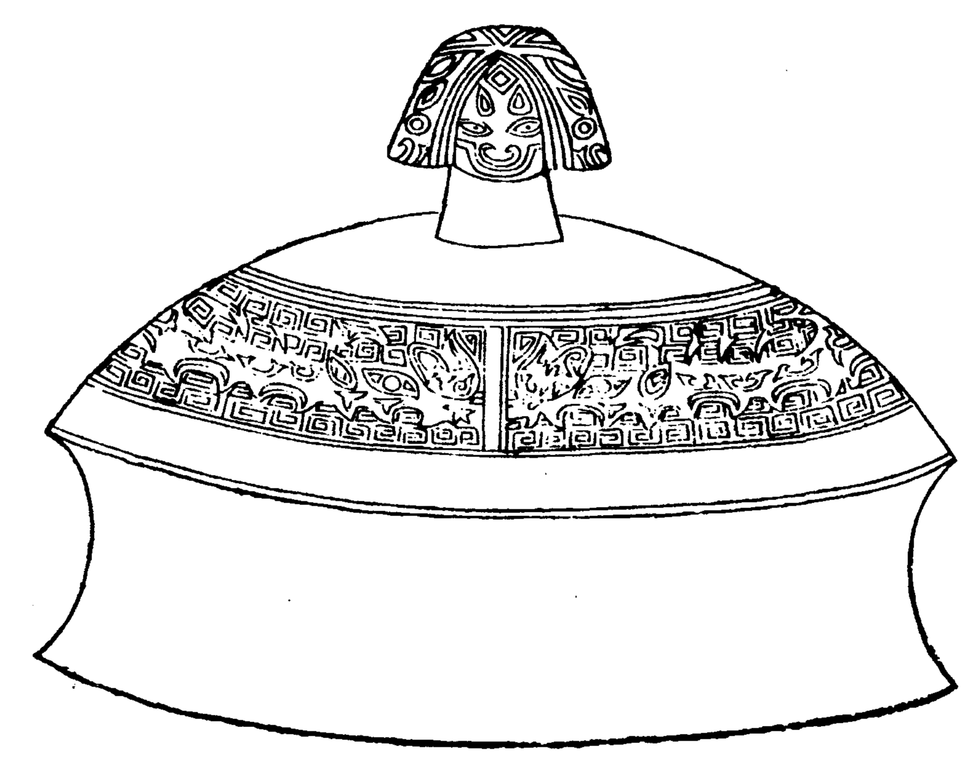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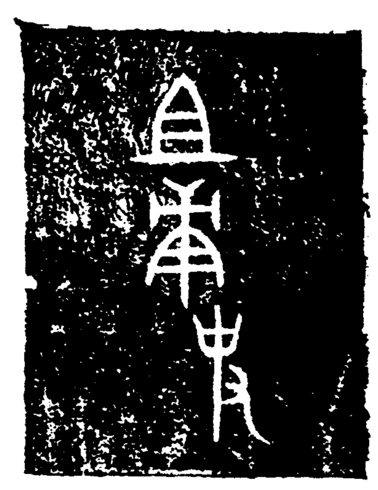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卷一〇 二五

寸容二升三合共重四斤有半兩耳有提梁盖與器銘共一十四字冀者國名也昔人受封於此則後世食釆於所封之地復以為氏焉父辛商號也曰旅彝者昔人嘗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旅舉其衆也考諸款識𩰫曰旅𩰫敦曰旅敦匜曰旅匜簠曰旅簠義率如此其後作亞形者又以象其廟主石室之制盖宗廟之器也

商祖庚卣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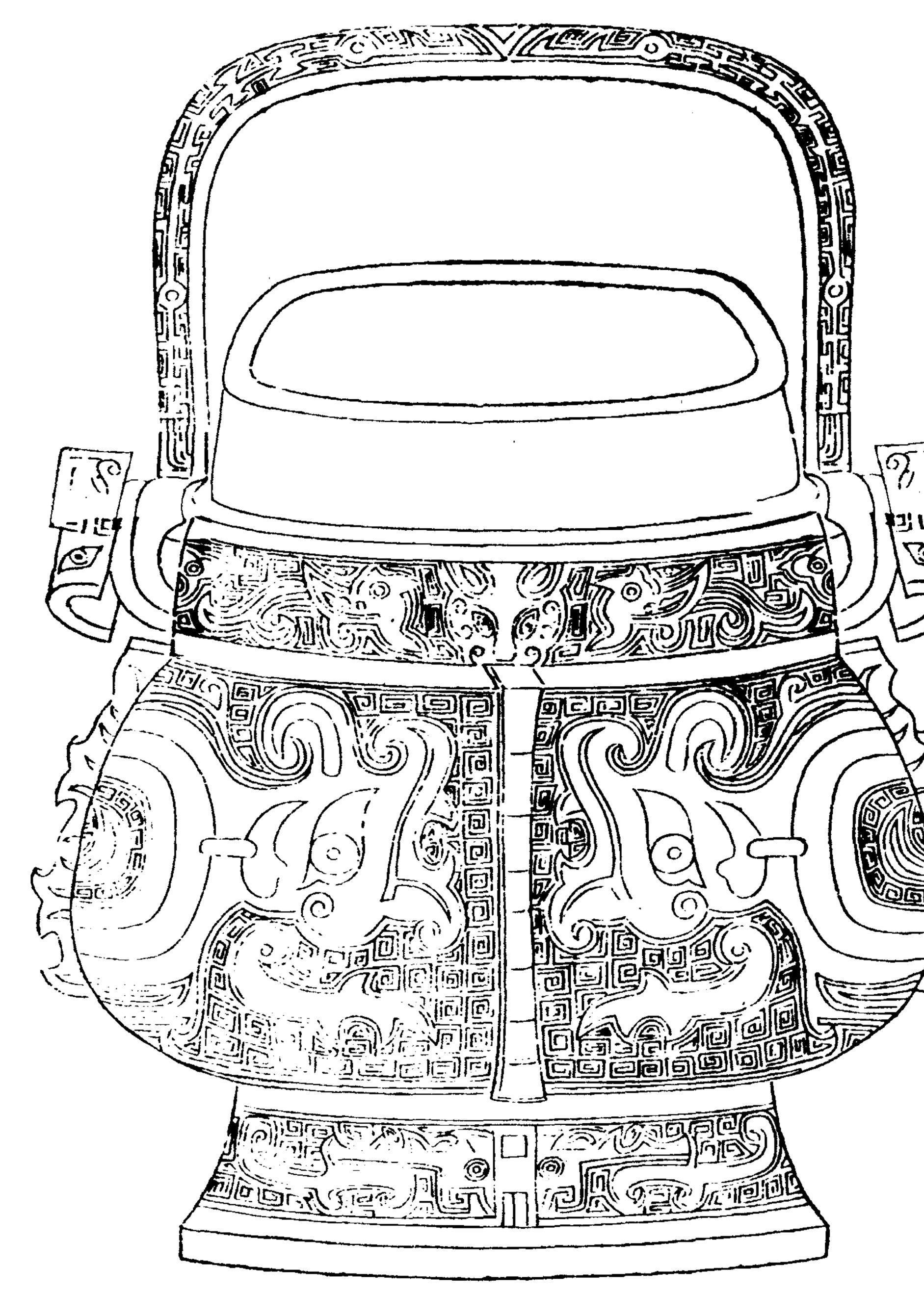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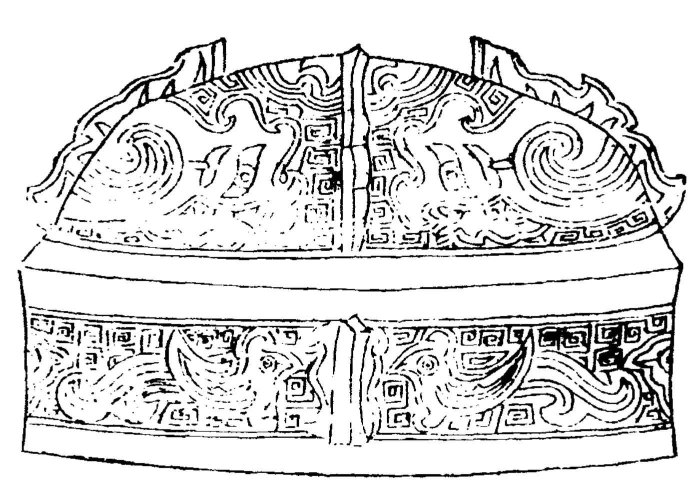


祖庚史

右高四寸二分長五寸九分闊四寸七分重二斤六兩銘曰祖庚史且商二十五代之君曰祖庚實為武丁氏之子是器銘曰祖庚史則祖庚時史之卣也人臣之享家廟非君錫彝器則不可專有故以祖庚史銘之蓋之銘如此則其器亦當有是銘此特失其器耳按周寏辟父敔蓋與器之銘各七十五字周邾敔蓋與器之銘各一百七字略無少異獨周仲駒敔蓋與器銘雖同而器銘則可以順讀蓋銘則反是以此少異耳異時茲器一出其器與蓋銘亦必相合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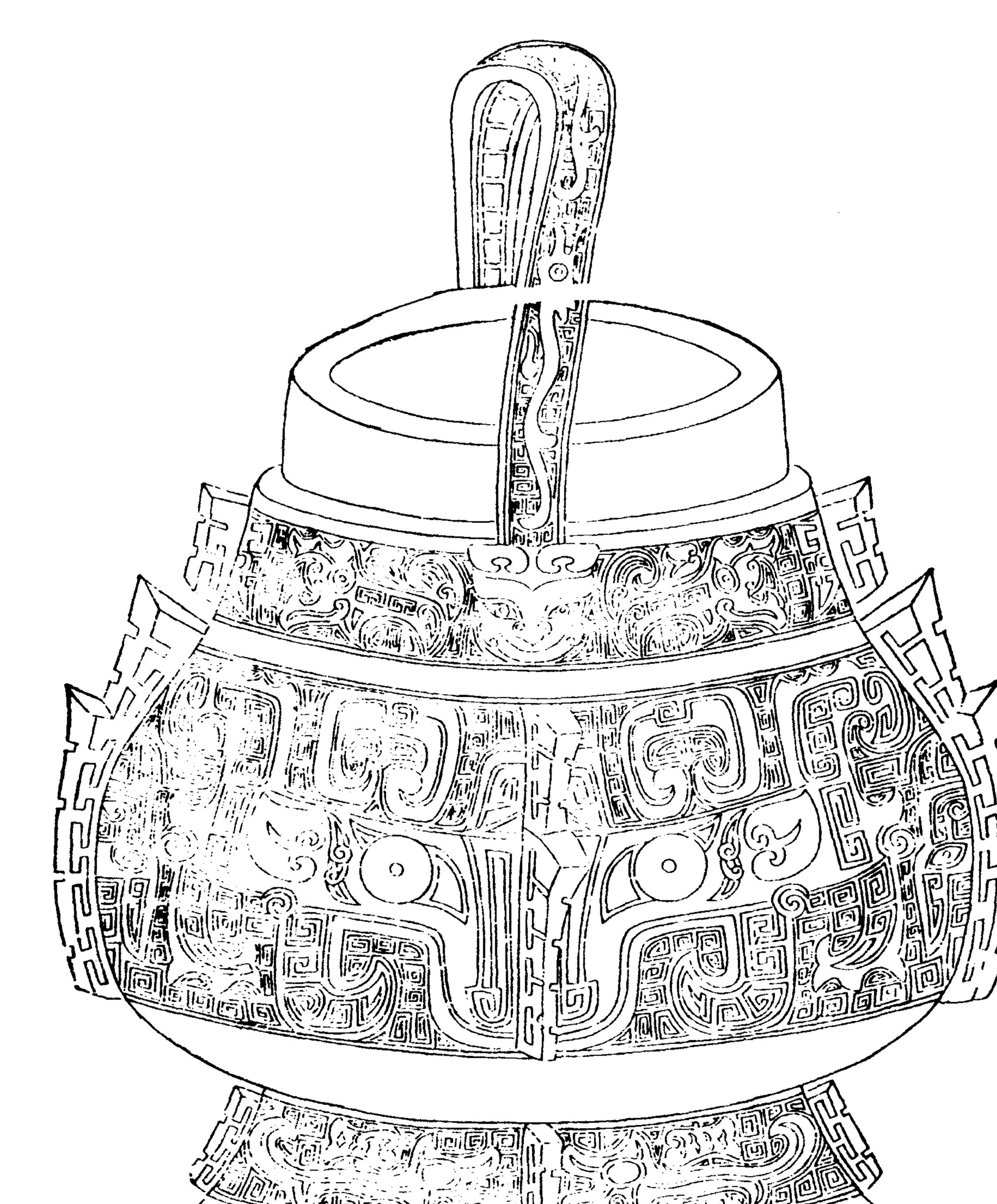
商夔龍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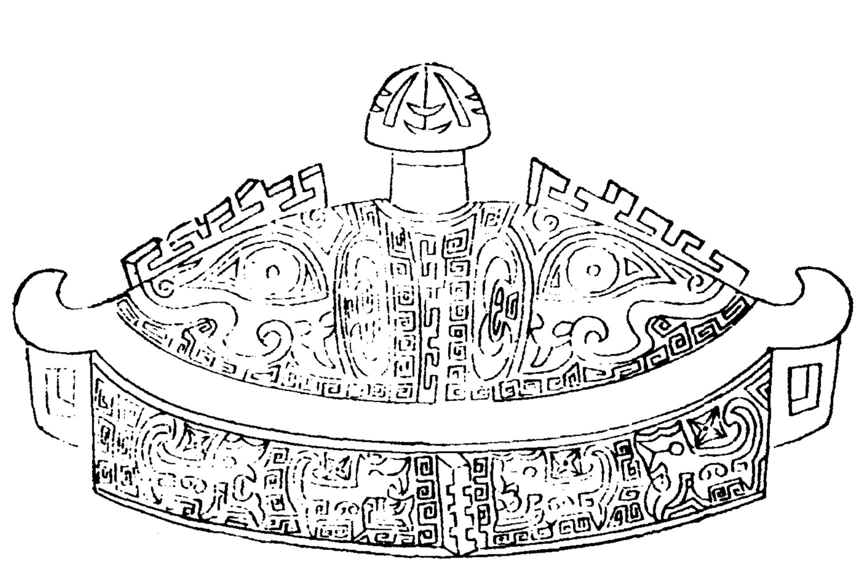




卷一〇 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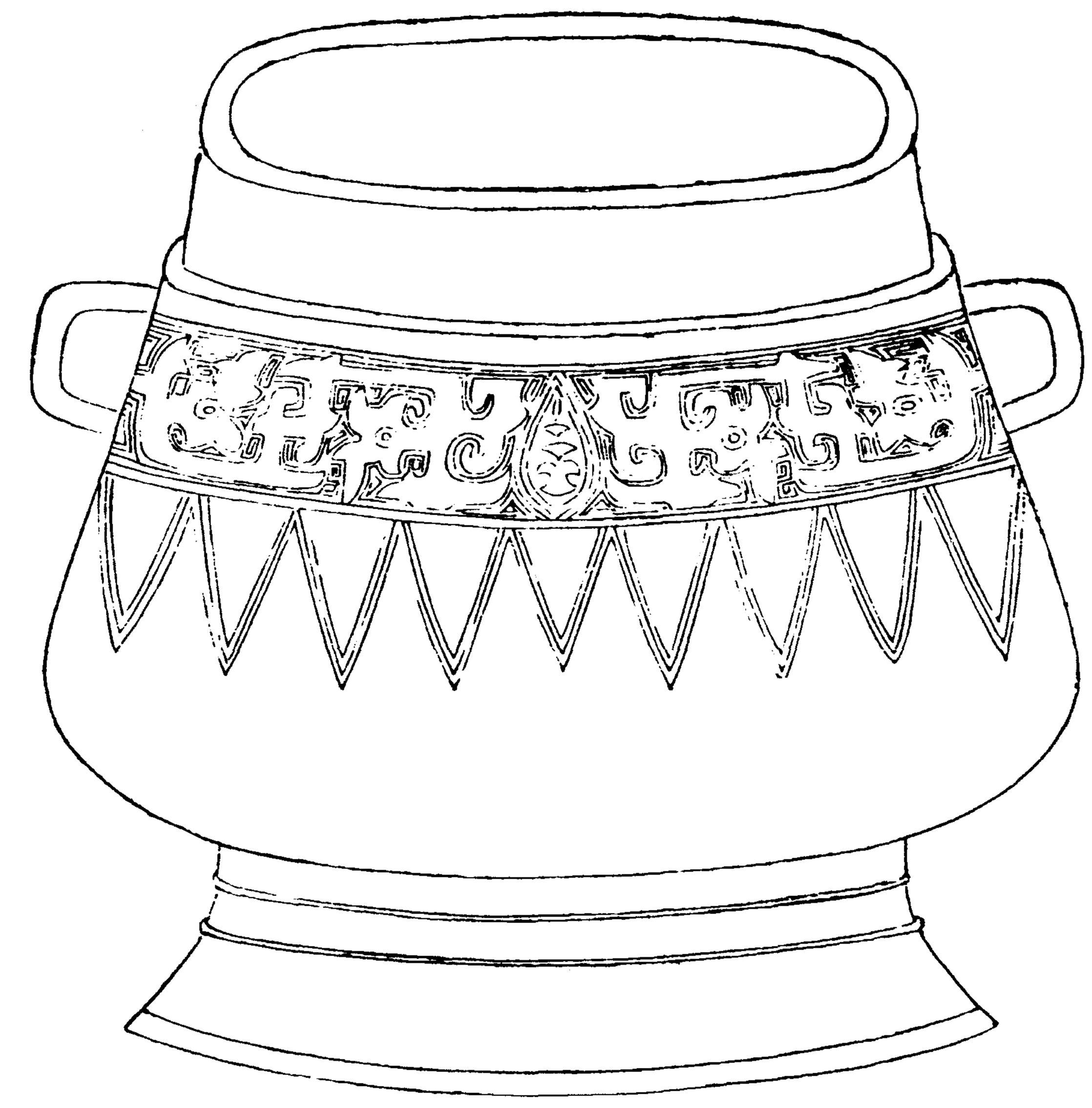
商夔龍卣二





卷一〇 二九

商夔龍卣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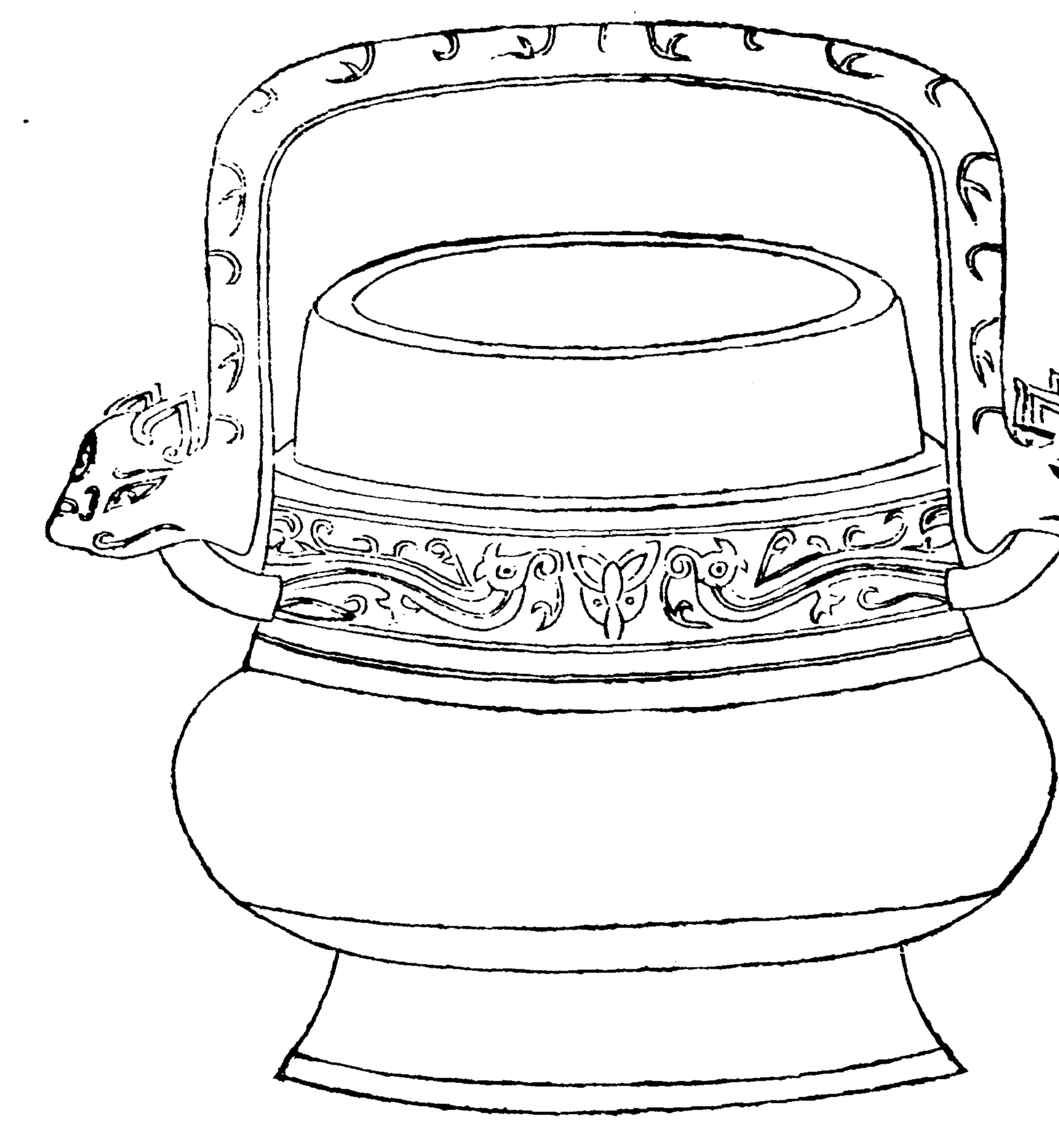
前一器通蓋高七寸六分深五寸一分口徑長三寸四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五寸五分闊三寸九分容二升六合共重四斤九兩兩耳有提梁無銘

次一器通蓋高一尺二分深六寸六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七分腹徑長六寸五分闊四寸九分容五升一合共重九斤十有五兩兩耳有提梁無銘

後一器高五寸八分深四寸四分口徑長五寸二分闊三寸二分腹徑長七寸二分闊四寸四分容三升四合重四斤六兩兩耳闕蓋闕提梁無銘

右三器俱飾以夔龍前二器有棱若觚後一器形如瓠三闕其蓋與提梁然皆卣也但形制不同商之文物視周猶為尚質故其設飾取象特簡古耳

周淮父卣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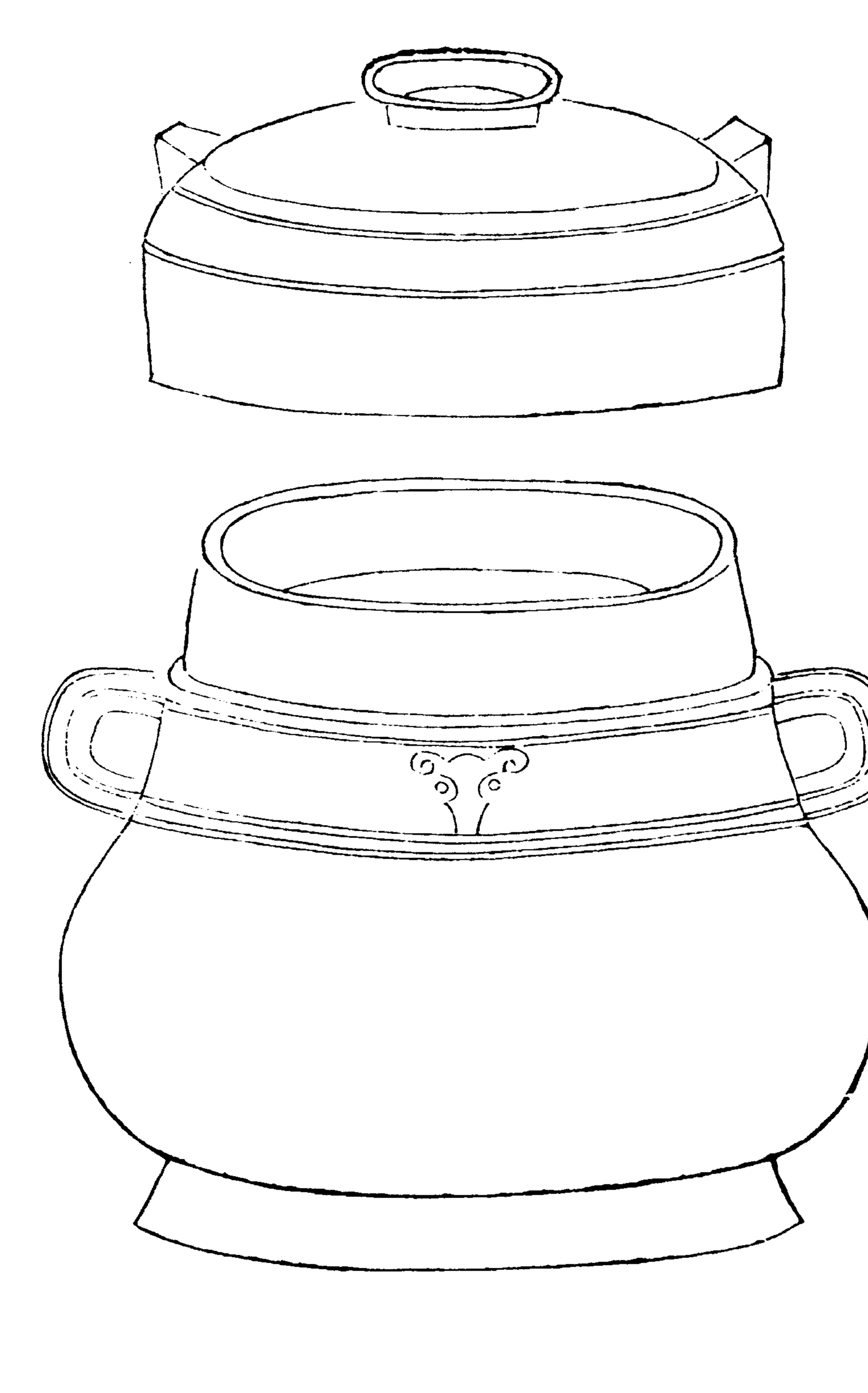
穆從師淮父戍于古阜蔑曆錫貝山鋝穆拜稽首對揚師淮父休用作文考日乙寶尊彝其子〻孫〻永福立戈形

音釋同前

右通蓋高六寸八分深四寸四分口徑長三寸九分闊二寸九分腹徑長五寸八分闊四寸七分容二升三合共重五斤一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八十二字其曰穆從師淮父戍于古者穆與淮父索諸經傳悉無所見戍則如詩言遣戍役之戍謂穆從淮父以戍役于古也按曲禮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則此曰文考者蓋後世追享之器耳夫卣非

燕饗之器惟祀宗廟之神則用之其所盛則秬鬯也且君錫臣以秬鬯之祼其始則盛於卣其終則祼於彝所以求神於陰者曰日乙者舉其日之吉也亦猶大夫始鼎曰日己寶鼎文考尊曰日癸尊彝之類舉日之吉者所以嚴其事也

周單癸卣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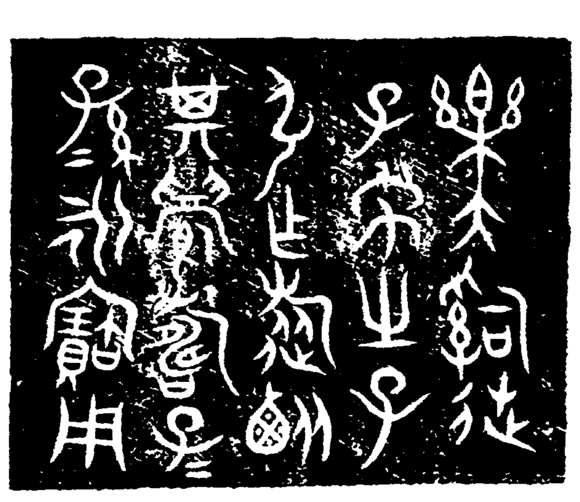
冏爵選單景
癸夙夕饗爾
宗尊彝其巳父
子壴作父癸旅車
文考日癸乃方

音釋同前

右通蓋高五寸八分深四寸口徑長三寸六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六寸五分闊四寸三分容二升一合共重三斤二兩兩耳闌提梁蓋與器銘共五十八字曰夙夕饗爾宗則是饗禮所用之卣宗者如禮記所言大宗小宗之類非諸侯之傳姓者也是器乃單作父癸卣然先曰饗爾宗則癸於單族蓋是其宗耳初河南岸圮張壽者得十數物而此卣是其一復有數器雖形制不同皆有單景字疑皆一時物如所謂單從彝單從舟單從鼎單從盉者是也獨單父乙鼎單字頗異又文皆少於癸卣豈詳於此則略於彼其互相備耶

周樂司徒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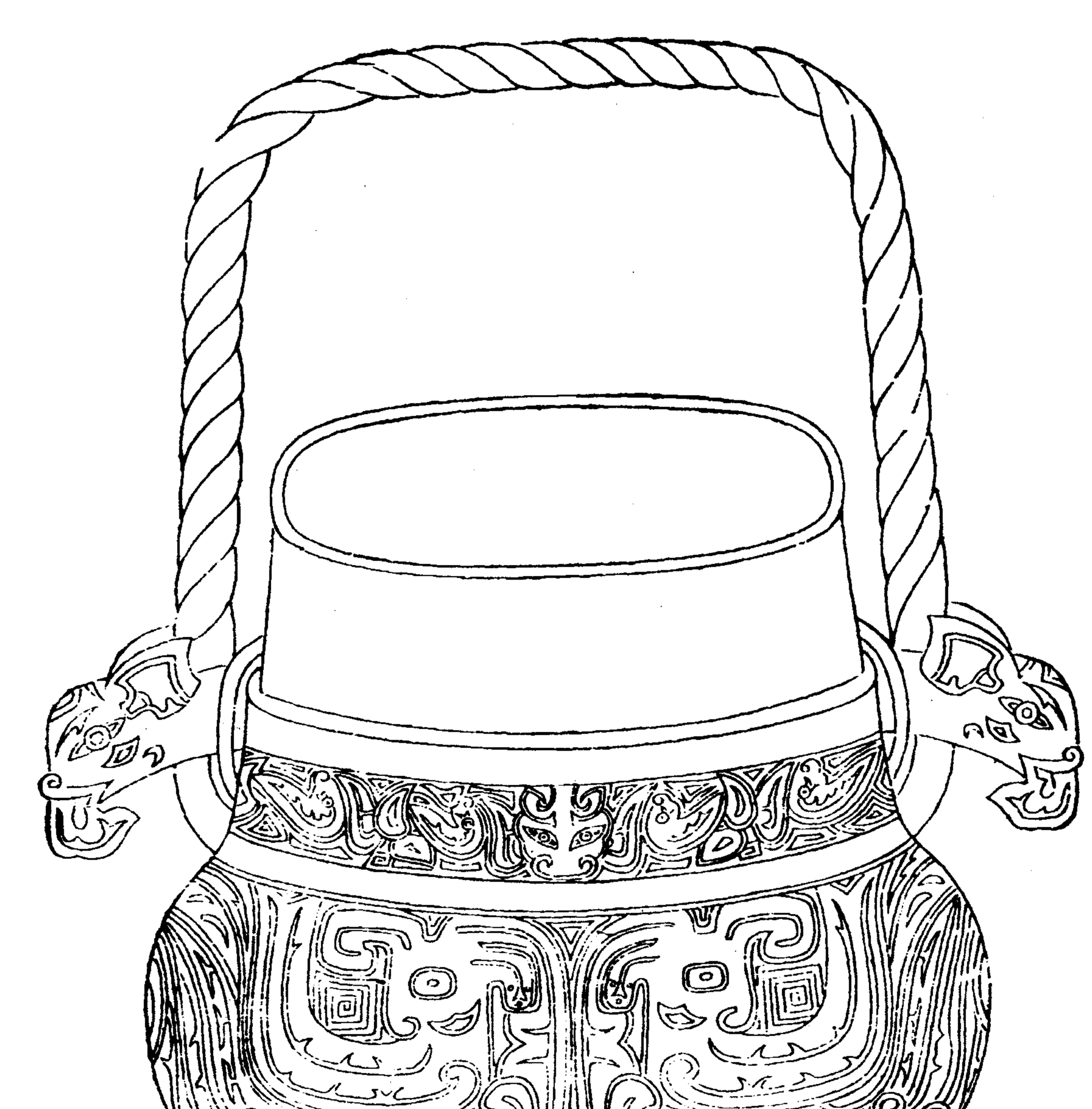
樂大司徒
子象之子
洪作旅卣
其眉壽子、
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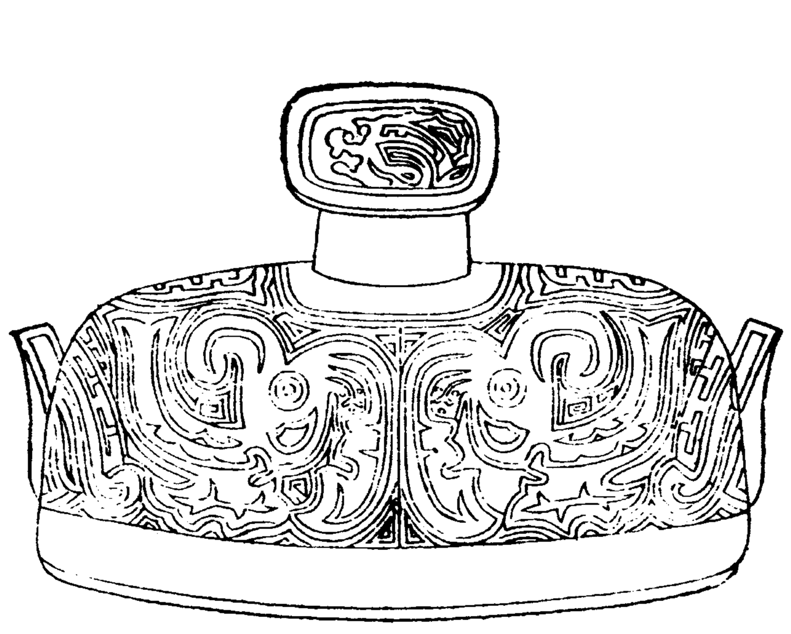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深八寸九分口徑長三寸八分闊三寸三分腹徑長七寸五分闊六寸容七升八合重五斤有半銘二十有二字周官有天地四時之職是為六卿惟大司徒實掌地事曰樂大司徒則樂者姓氏也宋戴公四世之孫有曰樂莒而後世子孫因以為氏又曰司徒子象之子洪作旅卣蓋言司徒之孫作是器也按王安石字說衆曰旅則知旅卣者非一器也蓋旅進旅退非一之狀猶編鍾編磬之類是矣是器比它卣而復有皐且著地無足當是旅卣之別耳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十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十一

周伯寶卣一





蓋



伯作寶
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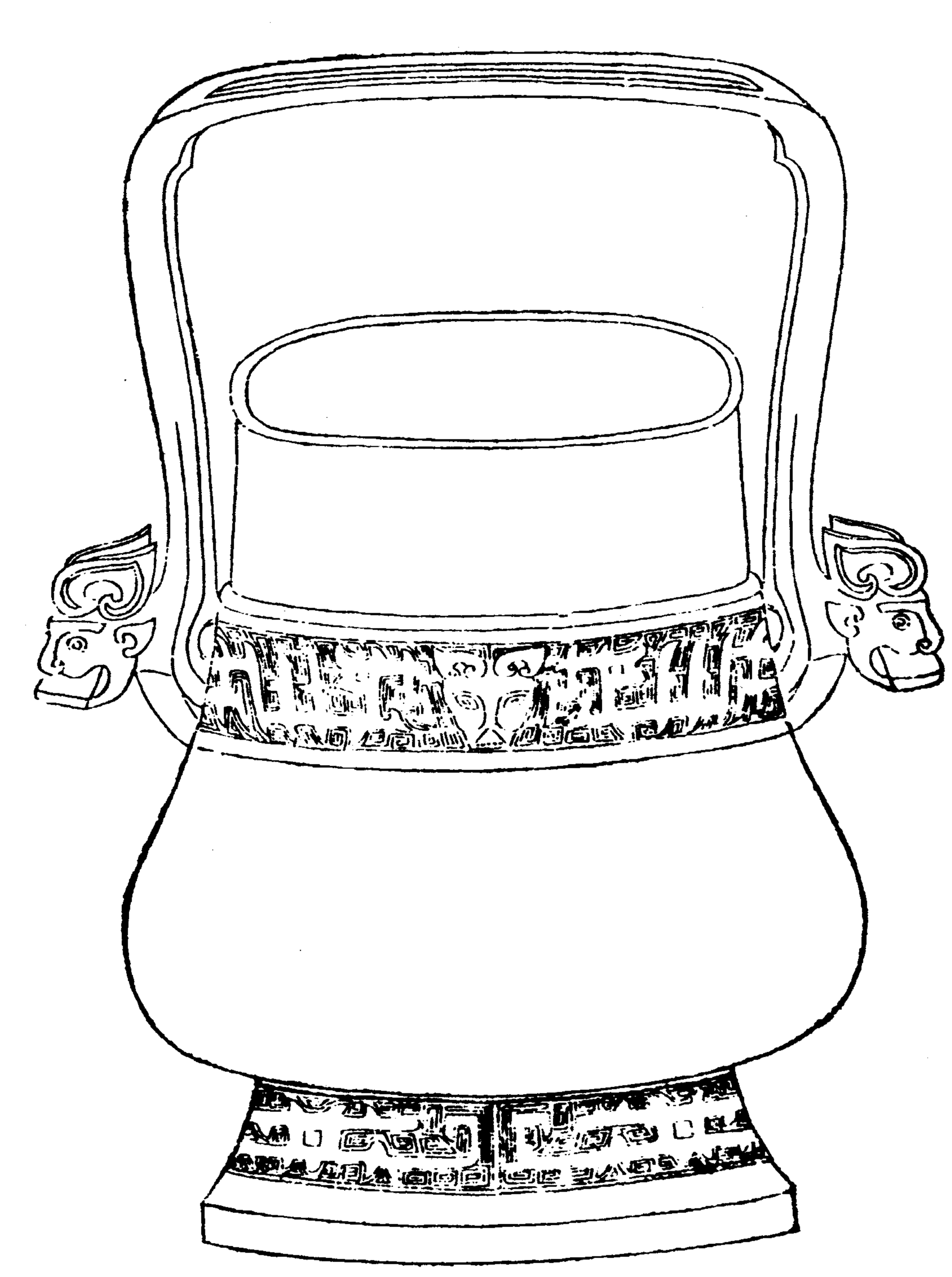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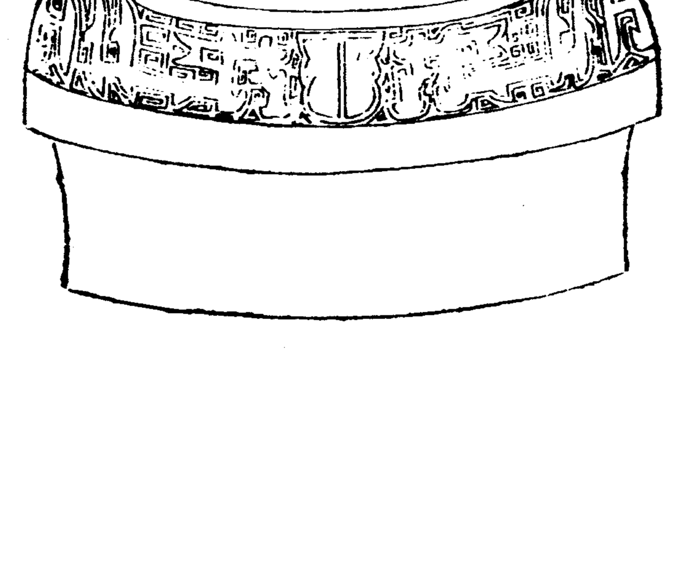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通蓋高六寸八分深四寸五分口徑長四寸一分闊二寸二分腹徑長五寸六分闊四寸五分容一升九合共重三斤有半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一十字

周伯寶卣二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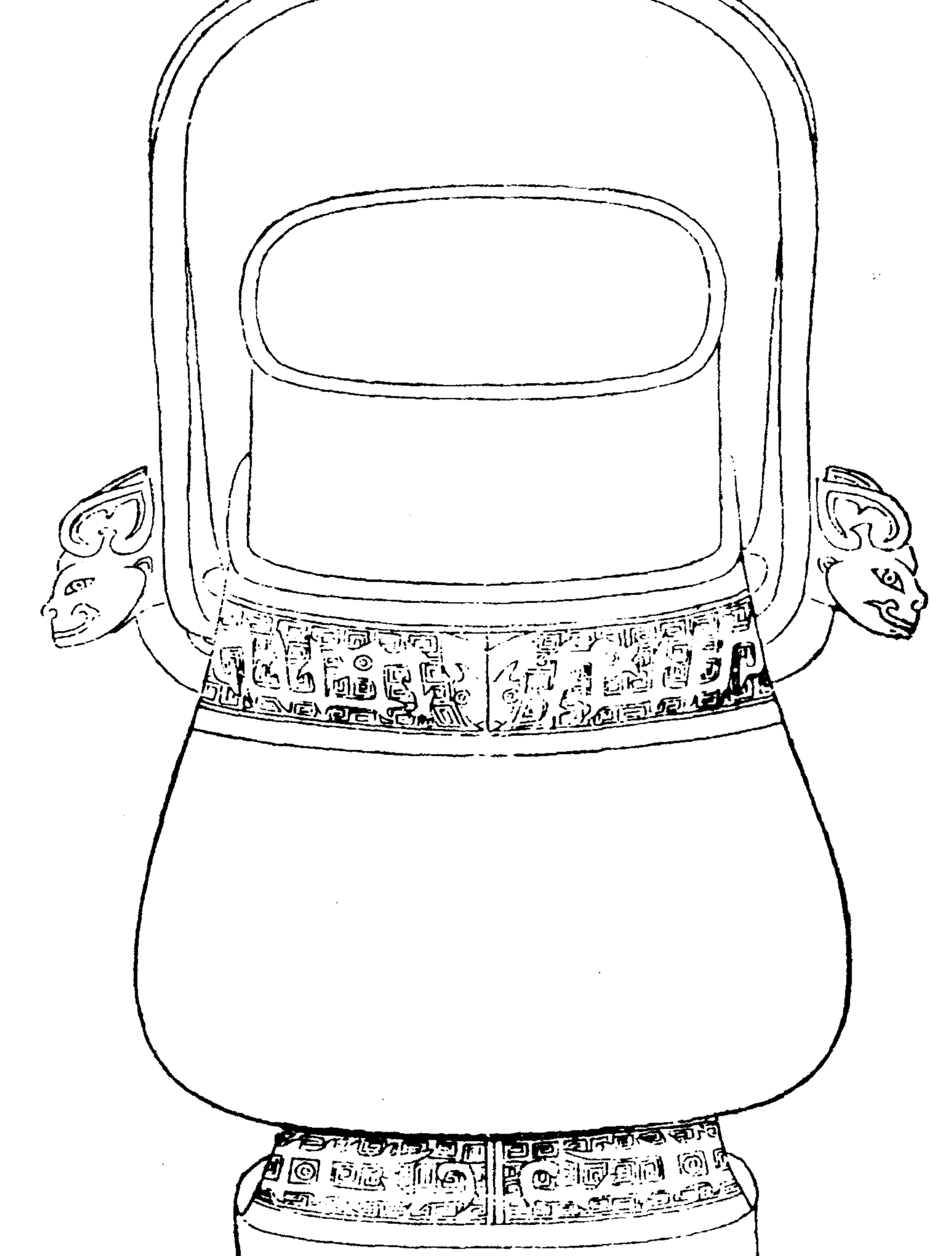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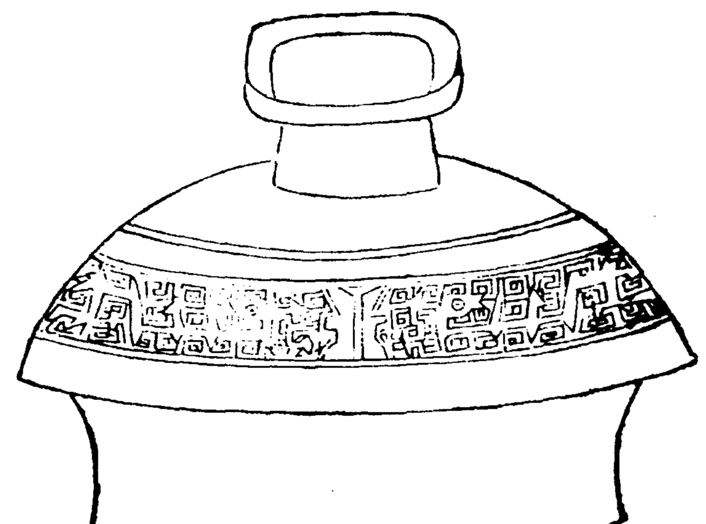
伯作寶
尊彝

音釋同前

通蓋高八寸深四寸八分口徑長三寸八分
闊二寸六分腹徑長五寸三分闊四寸一分
容二升四合共重四斤四兩有半兩耳有提
梁蓋與器銘共一十字

周伯寶卣三





盖



伯作寶
尊彝

器



音釋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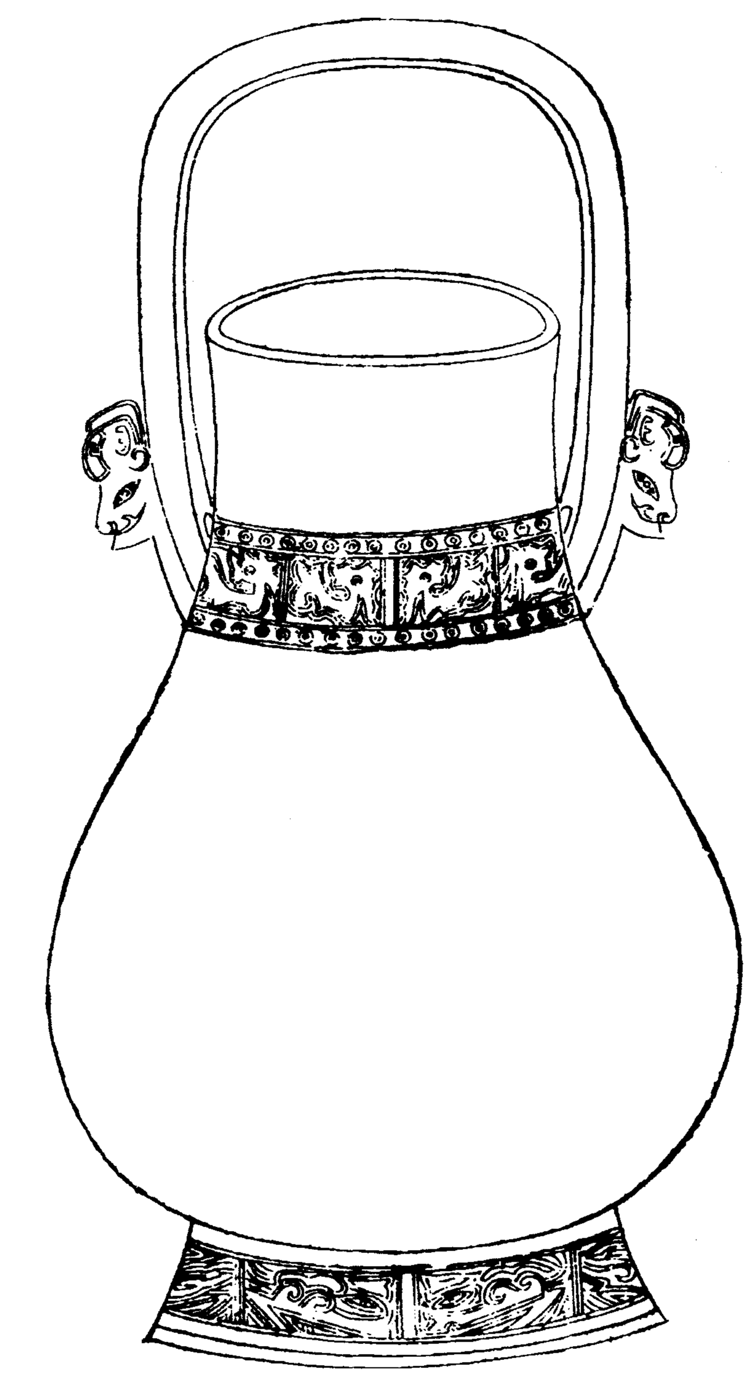
通盖高七寸二分深四寸四分口徑長二寸九分闊二寸二分腹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九分容一升七合共重三斤五兩兩耳有提梁盖與器銘共一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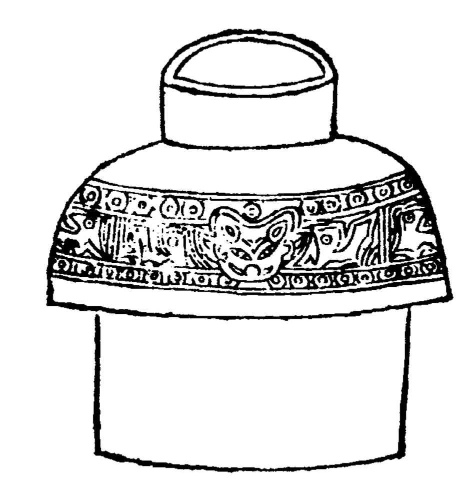
右前一器盖與脰腹於雷紋地隱起夔狀盖之蔕復著一夔腹之兩面分其中為獸首足飾黄目提梁為綯紐耳作兩象首後二器腹皆純素惟盖器之純緣與足作夔狀間以雷

紋提梁無文采而耳作獸首與前一器稍異然三器銘文皆曰伯作寶尊彝當是一時物且古之以官稱伯者有二焉曰侯伯此五等之爵也曰方伯連率則在五等之外所以率諸侯者盖其為伯則宜有以作彝器以告于前人如作寶彝之類是也或以伯仲稱者或以其字稱者必有一於是也然是器乃卣而識曰作寶彝今所藏古器有鼎一彝一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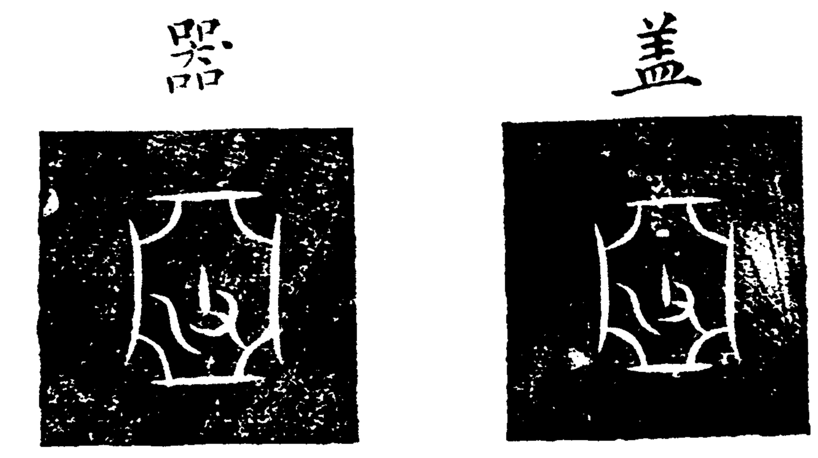
皆作寶尊彝為銘盖先王之於器用未有不以常法為貴者也

周父乙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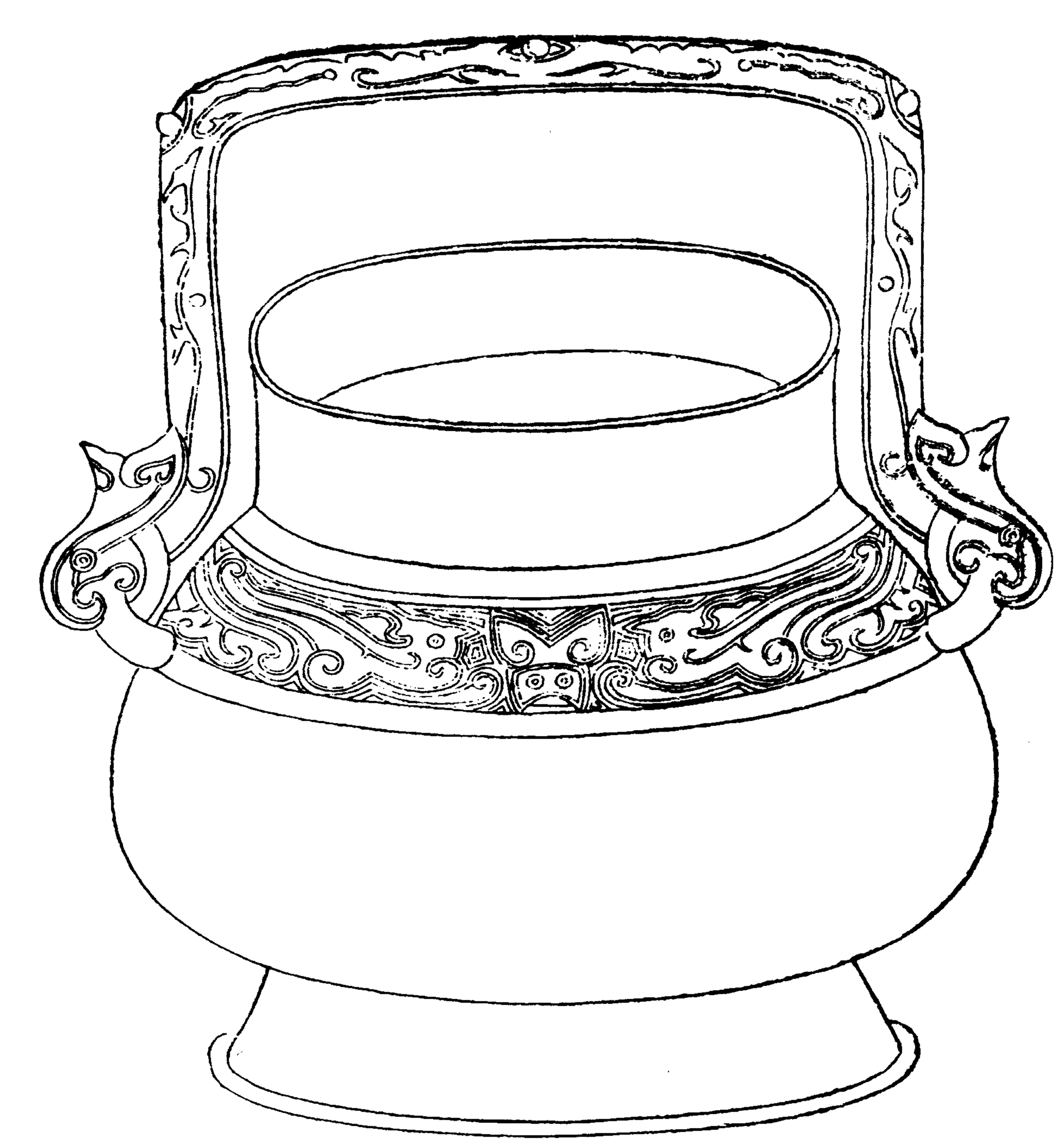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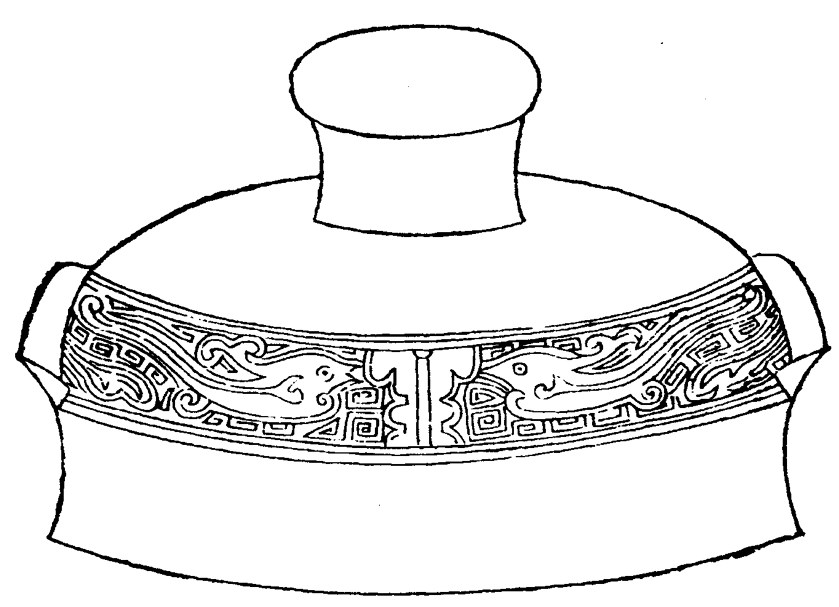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一尺一寸深八寸六分口徑長三寸一分闊三寸腹徑長六寸闊五寸九分容



四升七合共重七斤四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四字蓋與器足之上各為八蟠夔亦周以連珠以雷紋間之蓋上又飾以兩獸以夔首為提梁且有連鼻然而亞形中為父乙字蓋有上而下為之亞有左而右為之亞言乙則亞甲也析蓋古之姓氏如衛大夫析木鉏是也析氏子孫仲輅者用作父乙卣則其理明矣

周州卣





蓋



州作父乙寶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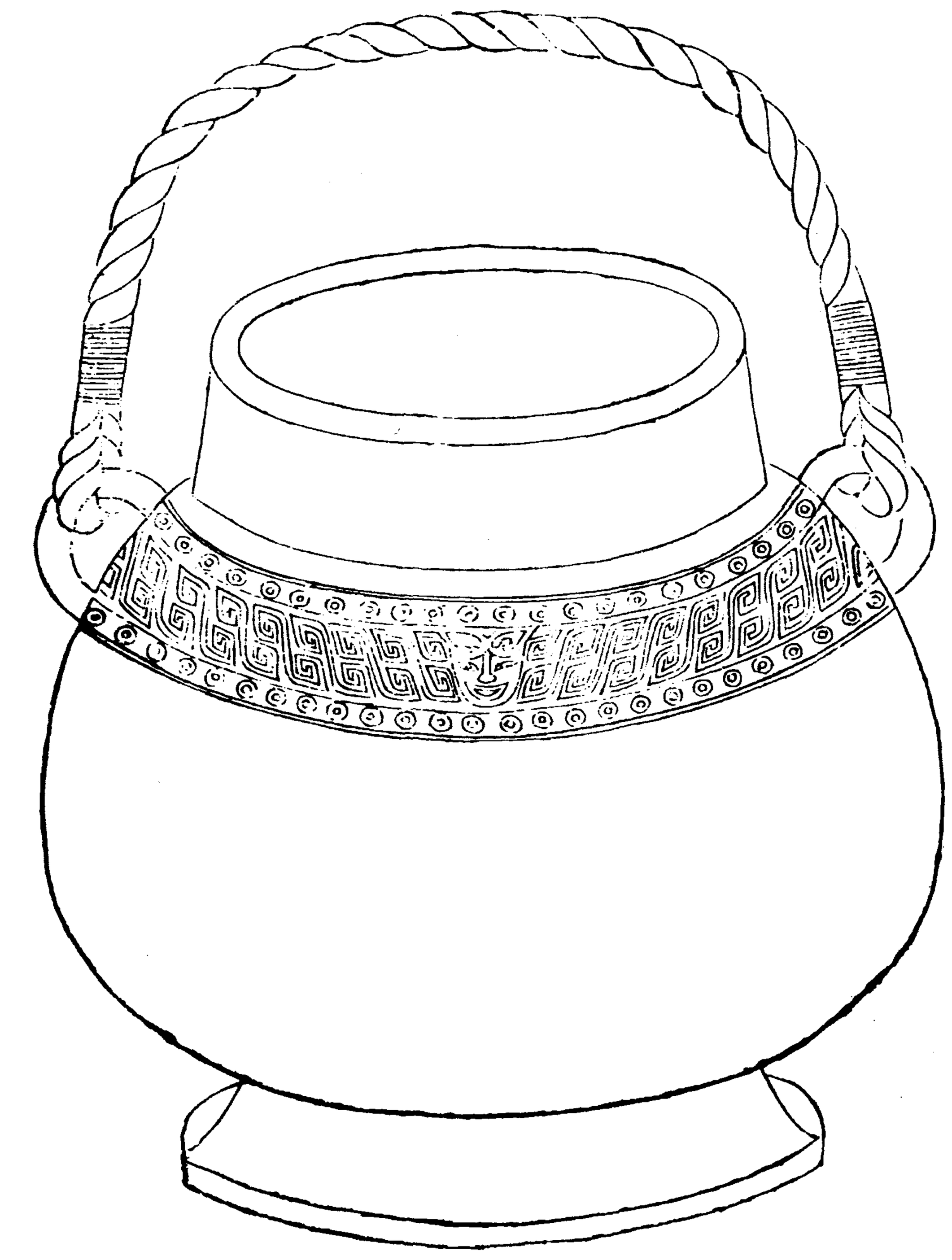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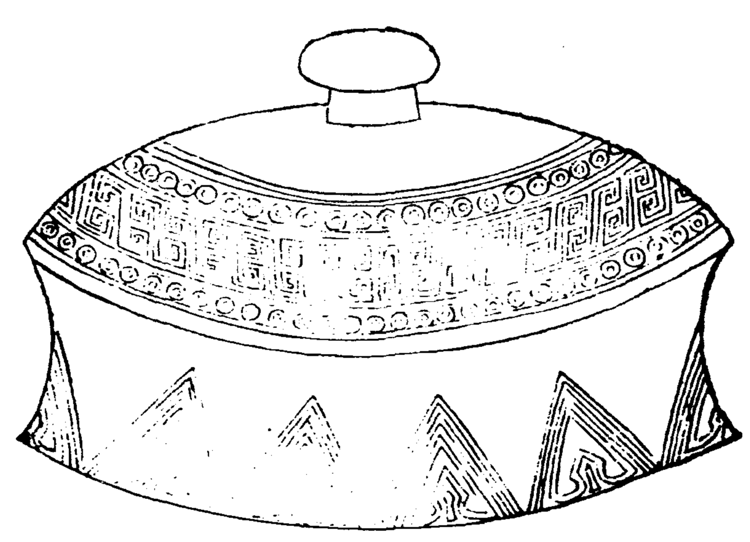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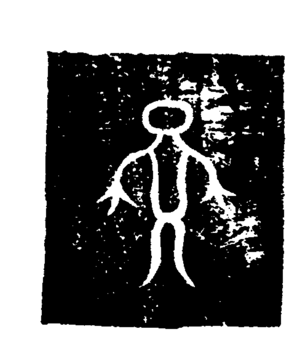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右通蓋高六寸六分深四寸五分口徑長三寸九分闊三寸五分腹徑長六寸五分闊五寸八分容三升二合共重四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一十二字曰州作父乙寶彝按州出於来國之後以州為氏在晉有大夫州綽在衛有大夫州吁其為氏則一耳卣非庶人可有是乃當時公侯卿士世禄之家此所以以著姓言之也是器特以四鳳飾於蓋與器之上鳳之為物有其時則見非其時則隱其出處語默類有道者故翔於千仞則覽德而下九成之後則翽然来儀然將以是飾之於器豈可非其所有而命之耶

周孫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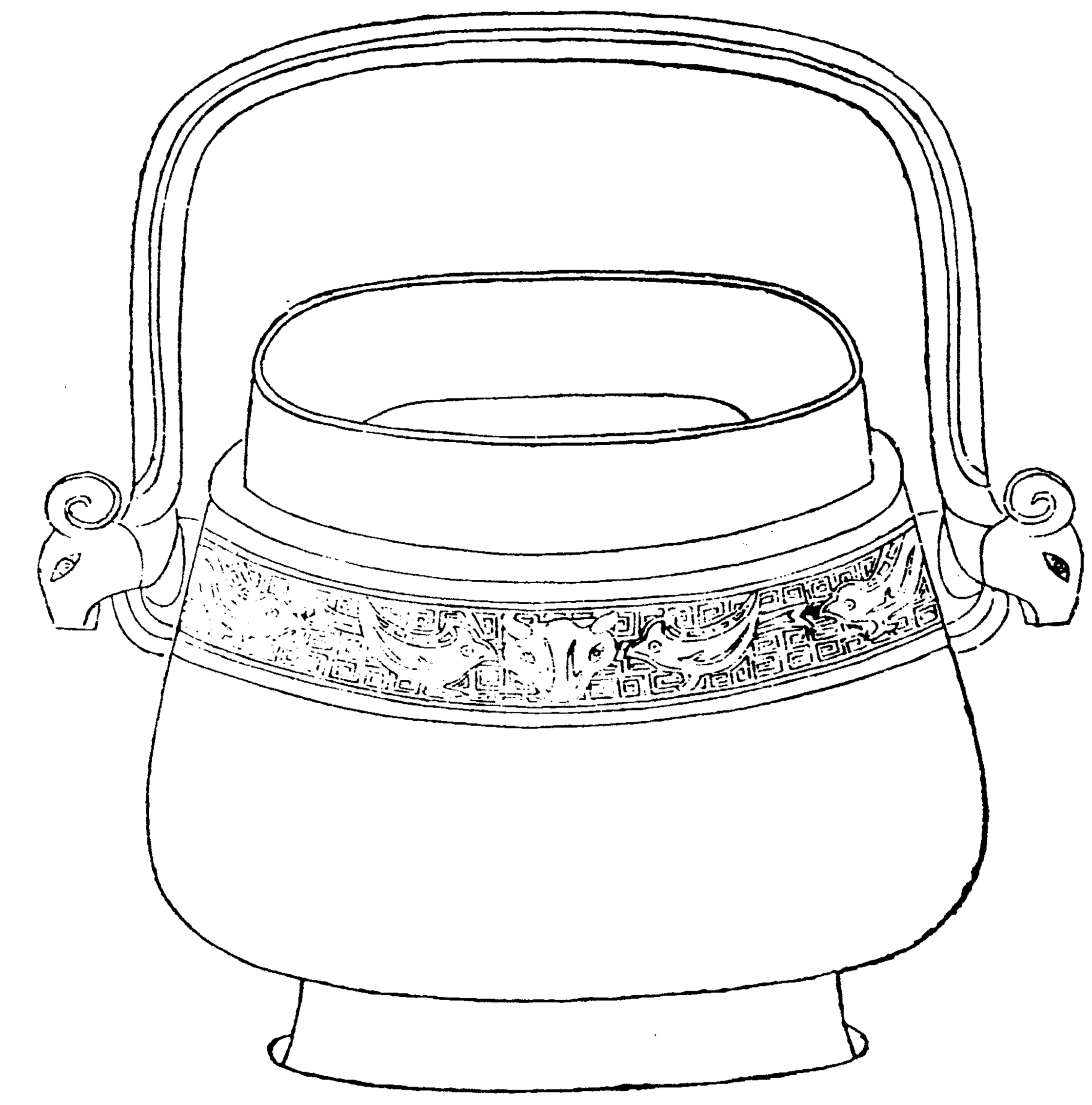


孫

右通蓋高八寸深五寸六分口徑長三寸七分闊二寸九分腹徑長七寸一分闊五寸五分容四升共重五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銘一字曰孫狀尸形蓋孫可以為王父尸而

神依人而行託物而見則其視聽食息有足以形容此古人所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尸而祝之者蓋不逃乎此理是器特刻其人形以銘之豈不欲其神之有依託歟卣正祀神之器而盛祼也所以求神者得無推其類哉古人作字象形蓋莫不有旨意耳

周大中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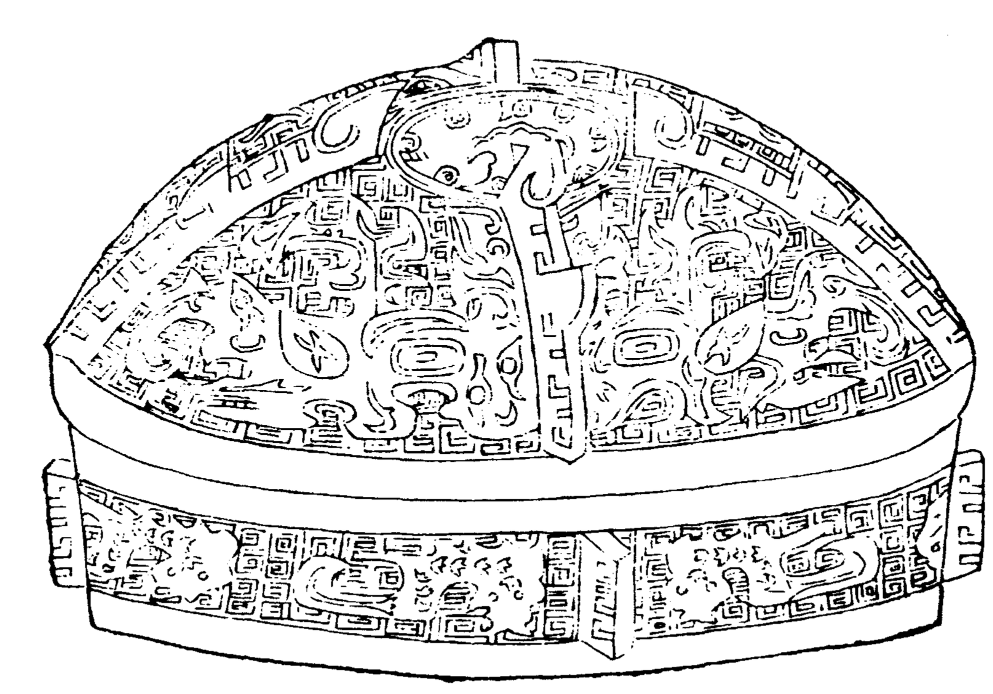




大中作
父丁尊

右高四寸五分深四寸口徑長三寸八分闊
二寸八分腹徑長五寸闊四寸容二升重二
斤一兩兩耳闕蓋有提梁銘六字曰大中作
父丁尊大中當是父丁之子言丁者十日之
號自商之君以是為紀而周亦有之商之器
有父戊爵父己斝父庚爵父辛爵父癸爵父
乙觚是皆以日為號也至於父丁爵招父丁
爵父丁盉則又與此言父丁者同耳於周則
復有父乙鼎丁父鬲是亦父丁之義蓋以類
求之則於古庶不謬焉

周尹卣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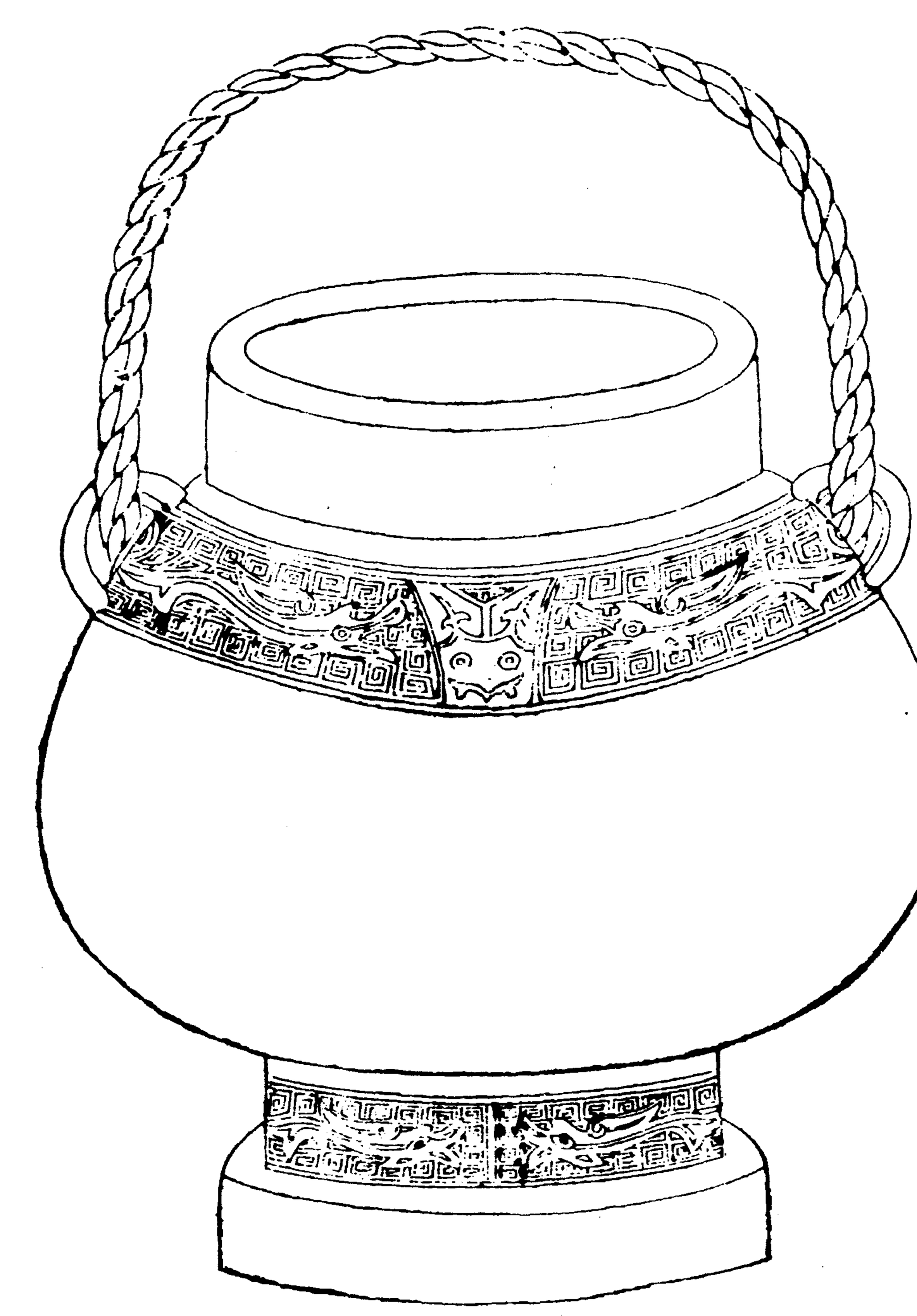




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
唯還在周辰在庚申
王飲西宮禧咸釐尹錫臣
亞形中唯㚇揚尹休高對作
父丙寶尊彝尹其亘萬
年受乃永魯無競在○
服祀長佚其子〻孫〻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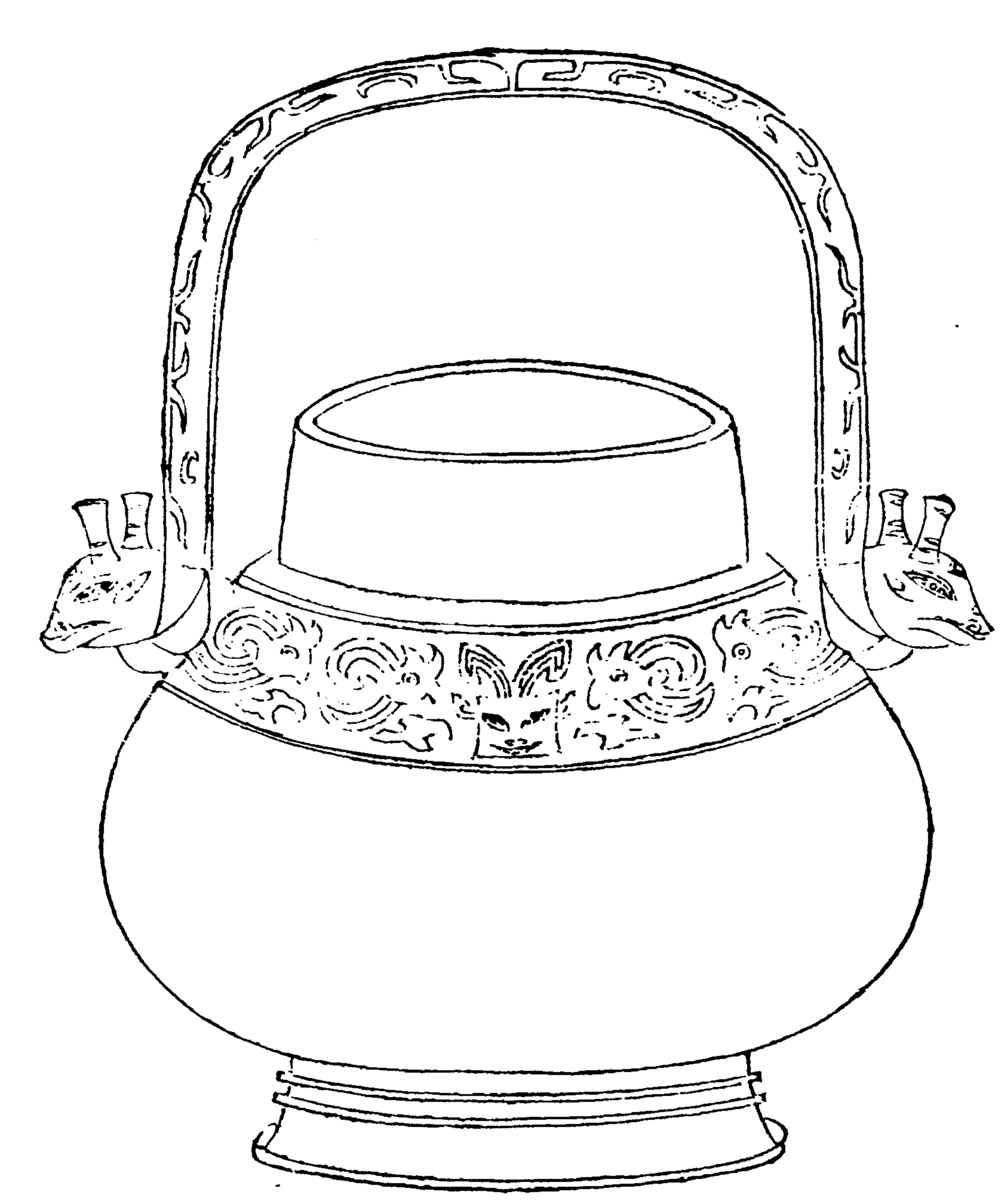
右高三寸一分闊四寸一分長五寸三分重二斤有二兩銘六十四字獨一字漫滅不可攷按是器蓋尹休高對揚君命而作父丙寶尊彝也昔人作器未嘗不尊君命而謹其時日故曰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又曰辰在庚申言旁者如書之言哉生魄旁死魄之類也言庚申則又指其日辰矣消日之說不獨用於祀事至於錫命造器罔不先此而況卣所以格有廟昭功德以示臣子之孝可不謹其始耶又曰尹其亘萬年受乃永則受讀當作壽古人用字或如此示其理之所在是器之蓋兩面狀饕餮作四觚稜如山形而屹起純緣之上飾以八觝雷紋間之精製且古但其器不存耳

周夔龍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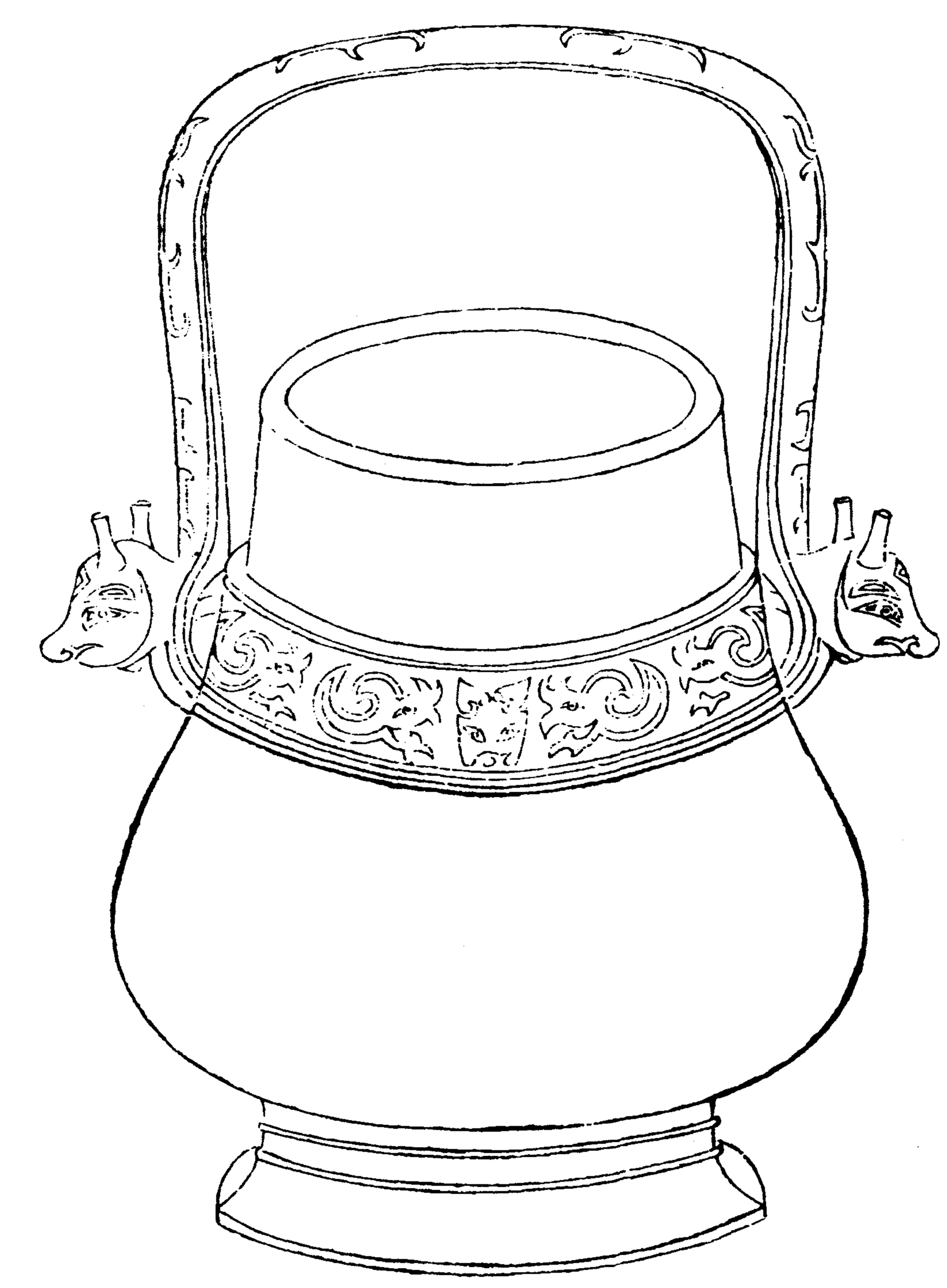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深五寸四分口徑長三寸五分闊二寸八分腹徑長六寸七分闊五寸三分容三升九合重四斤兩耳闕盖有提梁無銘是器純緣兩面并足間皆飾以四夔龍以雷紋間之夫夔龍之起蟄正須以雷而雷之興苟非其時則為害皆所以示其義於飲器提梁作絢紐狀復示其縶維之理然則觀其器得不求其象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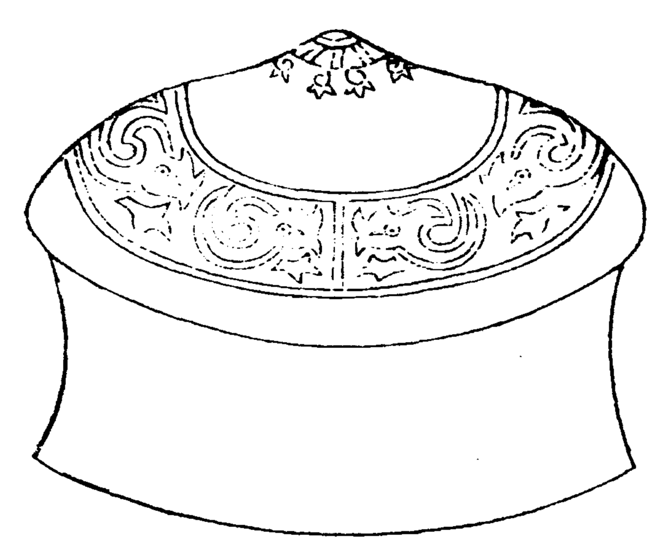
周蟠夔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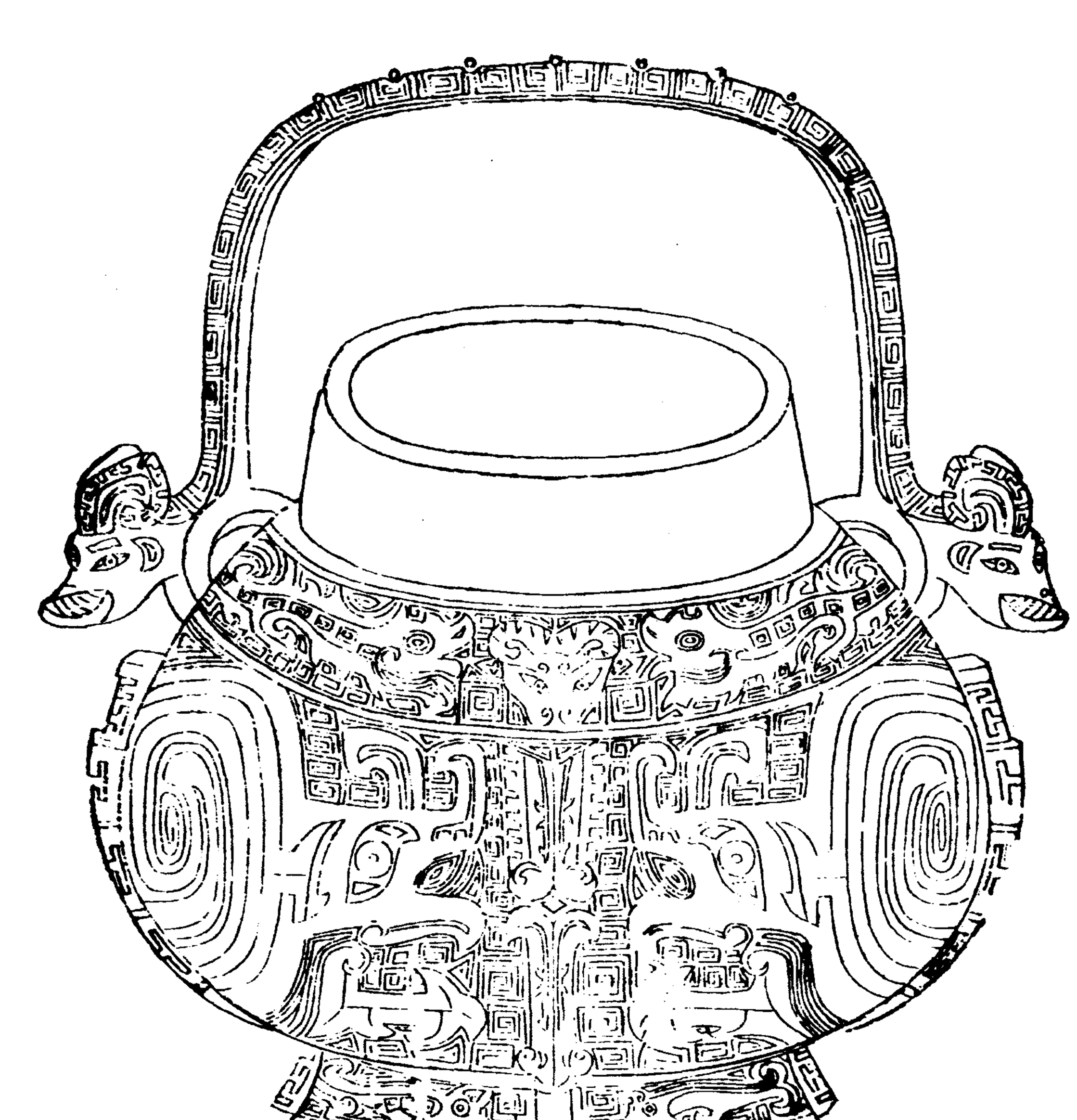


周蟠夔卣二





周蟠夔卣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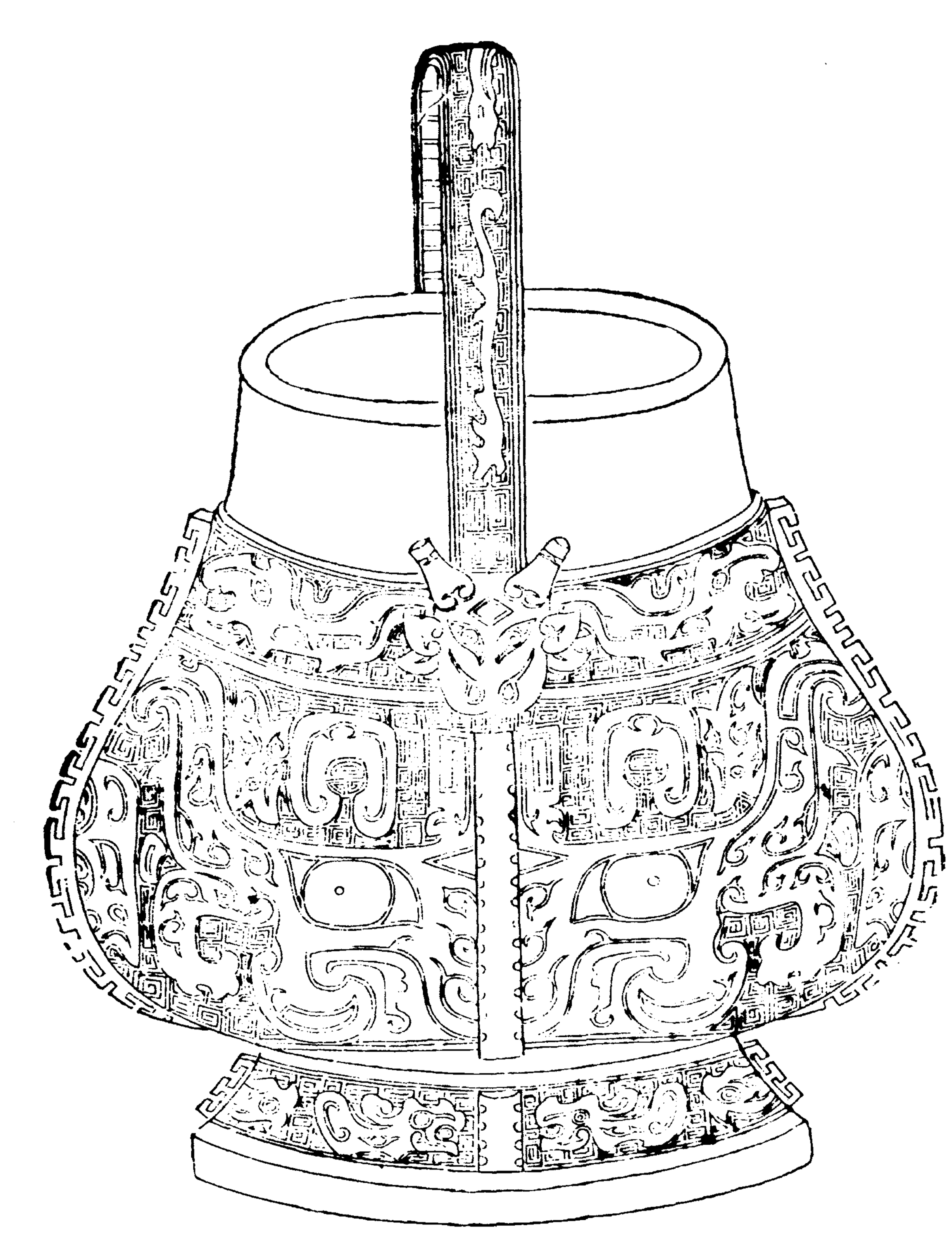
前一器通蓋高六寸八分深四寸二分口徑長二寸九分闊二寸三分腹徑長四寸七分闊三寸七分容一升有半共重三斤五兩兩耳有提梁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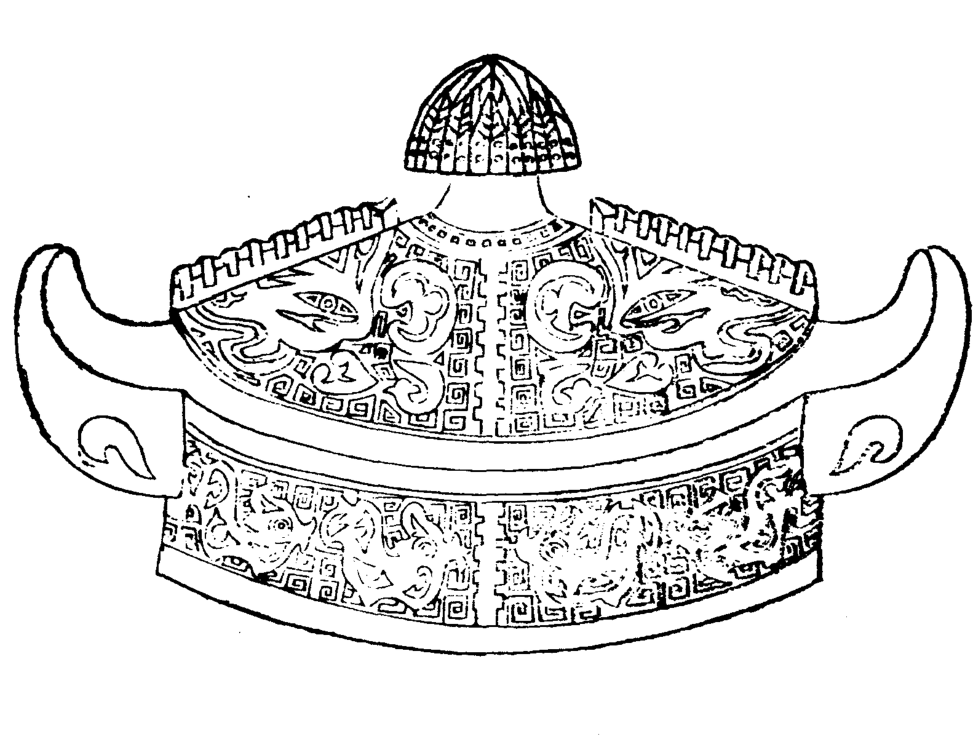
次一器通蓋高八寸二分深五寸七分口徑長三寸八分闊二寸九分腹徑長六寸六分闊五寸三分容三升八合共重七斤二兩兩耳有提梁無銘

後一器高六寸四分深五寸五分口徑長三寸八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六寸四分闊四寸九分容三升七合重四斤十有四兩兩耳闕蓋有提梁無銘

右三器皆作蟠夔説文謂夔神魖也如龍一足蓋殘物之獸著之於器將以防患耳前一器純緣與蓋紋以八夔素其腹足提梁又為夔首要是舊物正如刓印追蠡想見其歲月之久非三代無此物也次一器器與蓋大抵與前器相類但蓋之頂偽為一龜置於上當是後人益之者以前器方之當真贋自判也後一器腹足純緣間皆作夔狀與雷紋間錯比前二器加華惟闕其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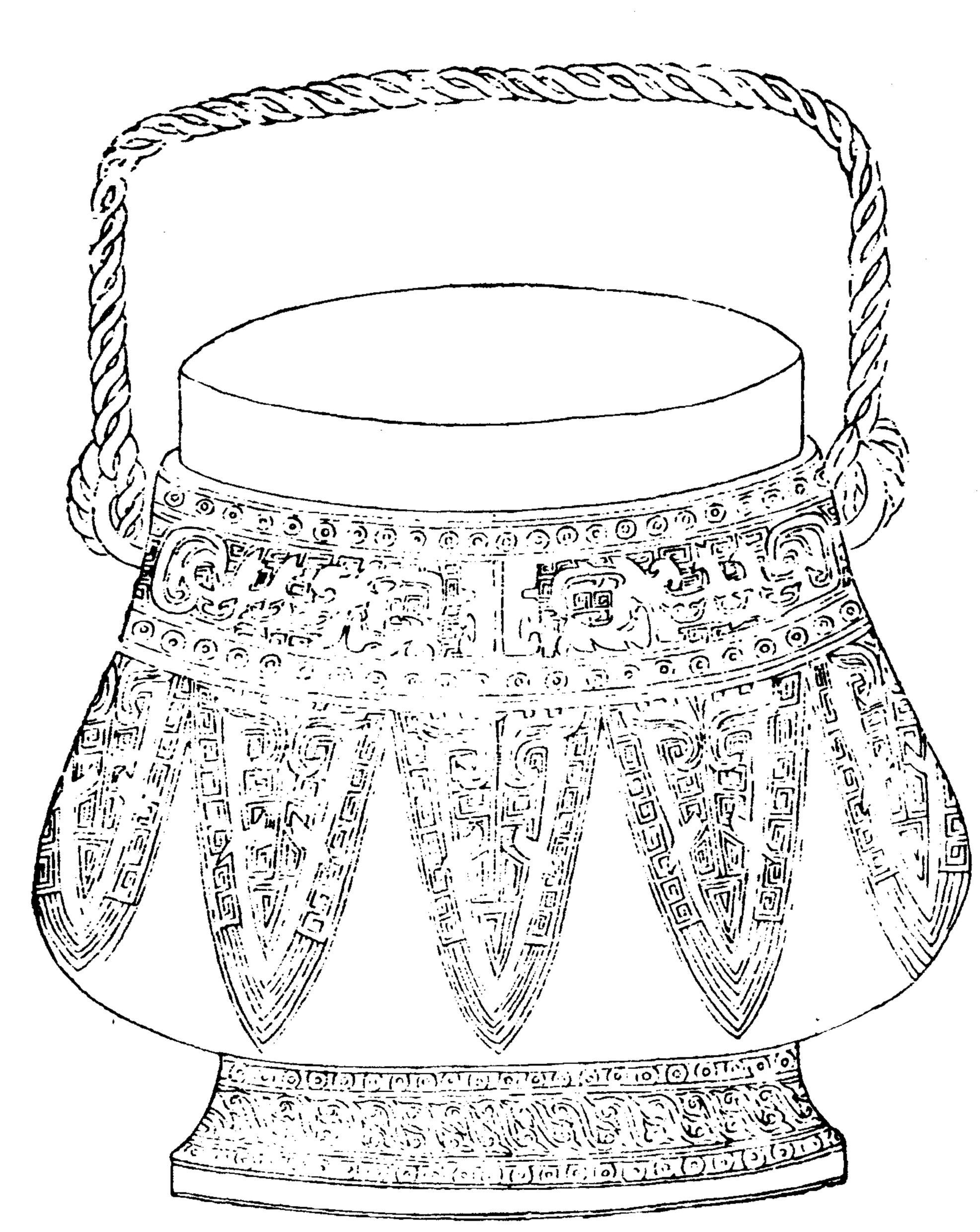
周饕餮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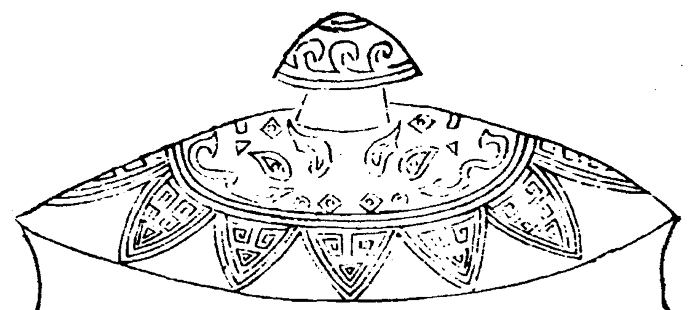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九寸三分深五寸六分口徑長三寸六分闊三寸三分腹徑長六寸七分闊五寸八分容四升一合共重八斤四兩兩耳有提梁無銘是器飾以饕餮之狀夫古之彝器未有不形諸饕餮者每以示飲食之戒而此卣乃祀神之器而亦復飾此者以人道而事神故也蓋鬱合鬯臭所以求神於幽其用之序盛之則有卣受之則有彝祼之則有瓚於是彝器亦有象饕餮者其義可以類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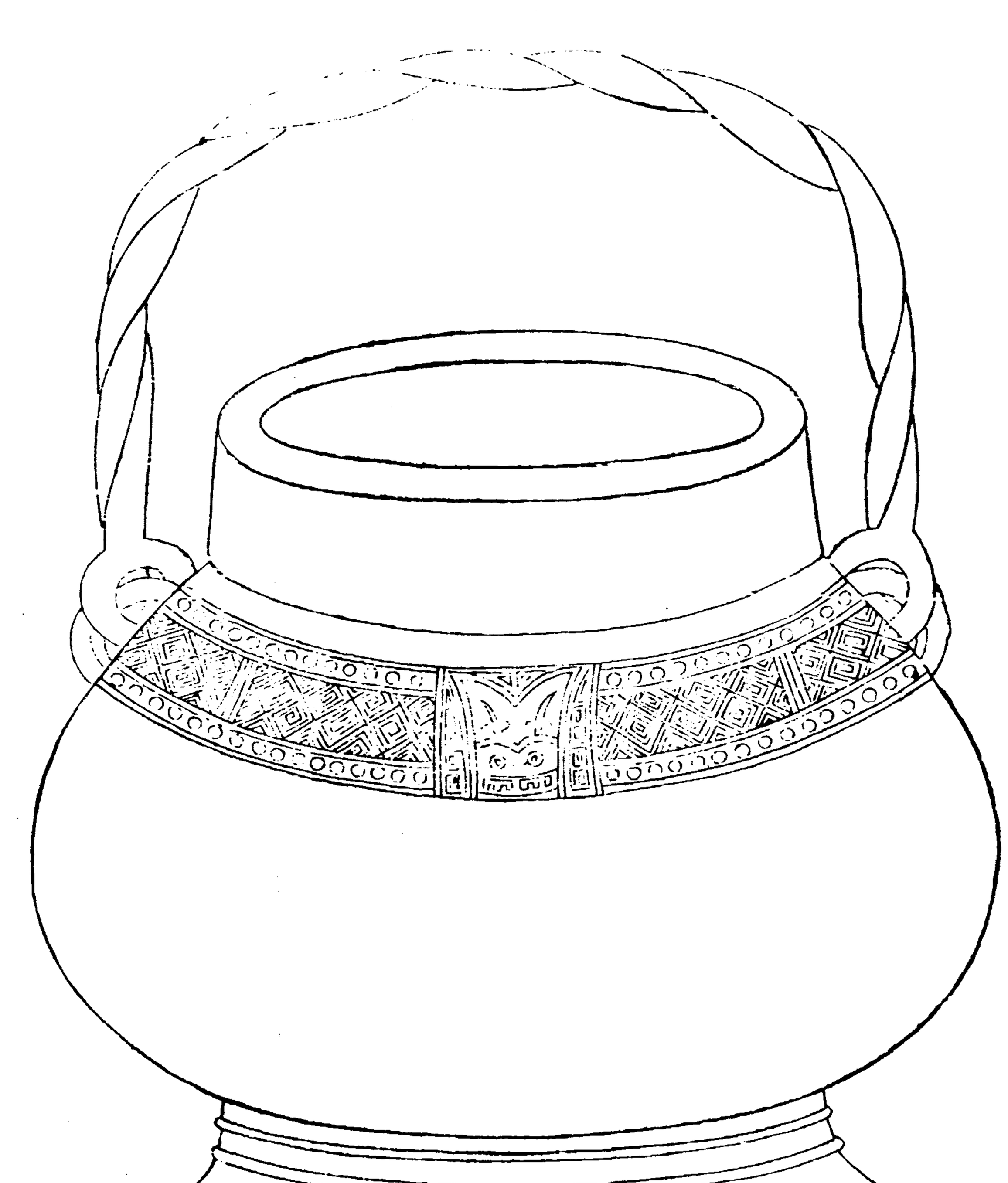
周垂花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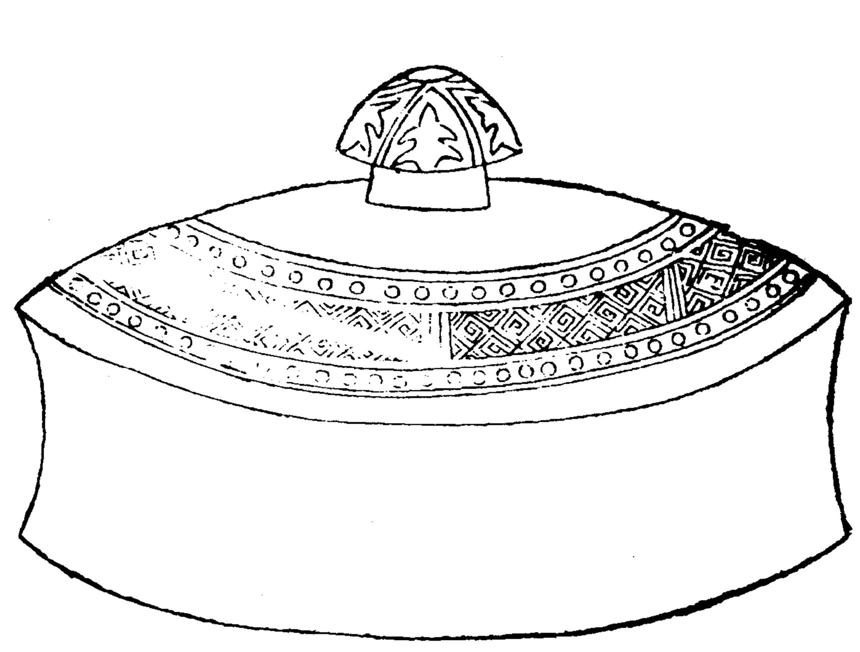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六寸八分深四寸九分口徑長三寸七分闊二寸六分腹徑長六寸闊四寸三分容二升四合共重二斤十有三兩兩耳有提梁無銘是卣比它器特匾而小提梁作綯紐狀蓋之上設一爵柱柱之下環以蟠螭螭之外飾以垂花至於純緣圈足則以連珠周之而間以雷紋其下兩面各作饕餮起稜為介製作雖繁縟而中藏簡古意蓋周器宜有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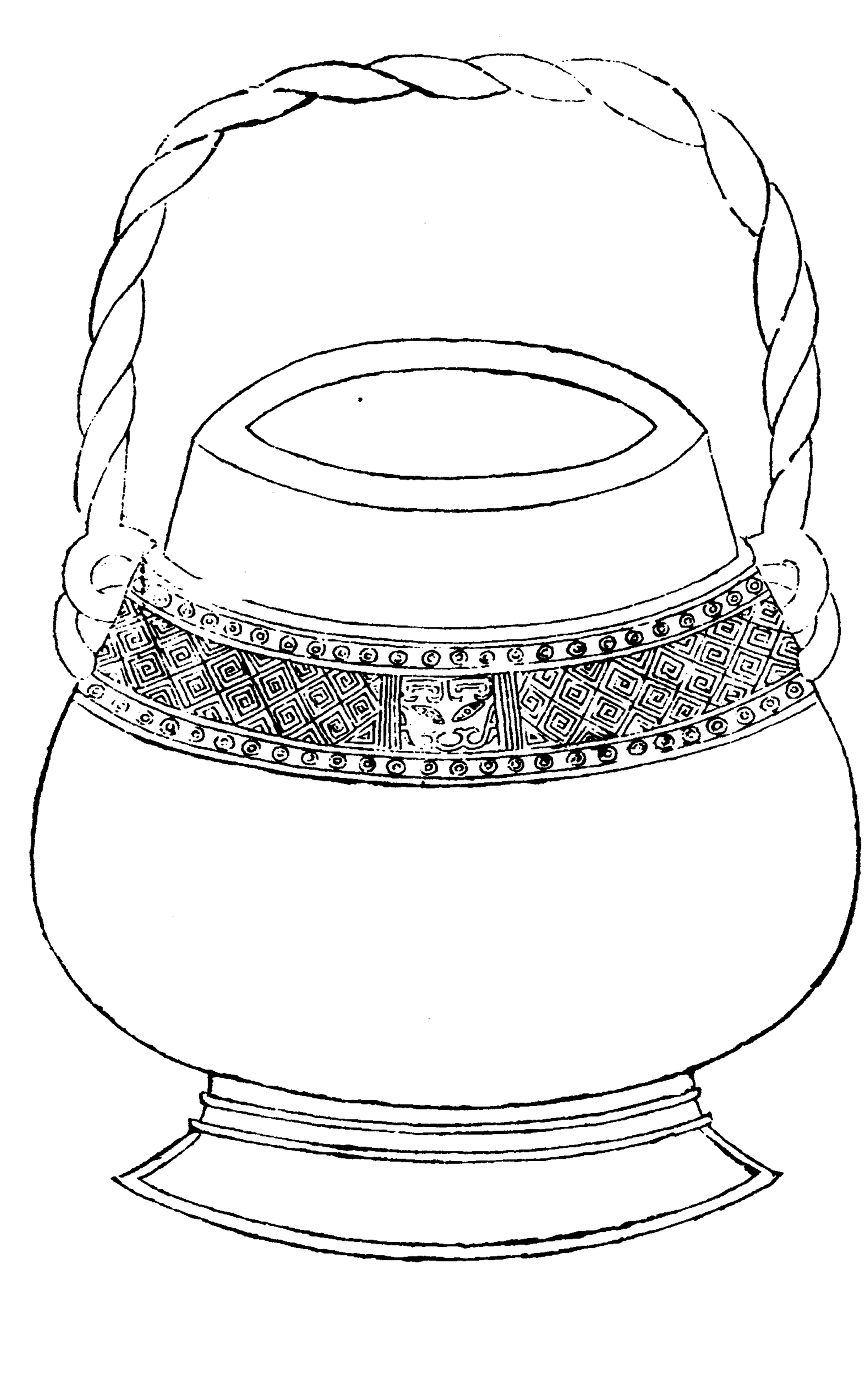
周雷紋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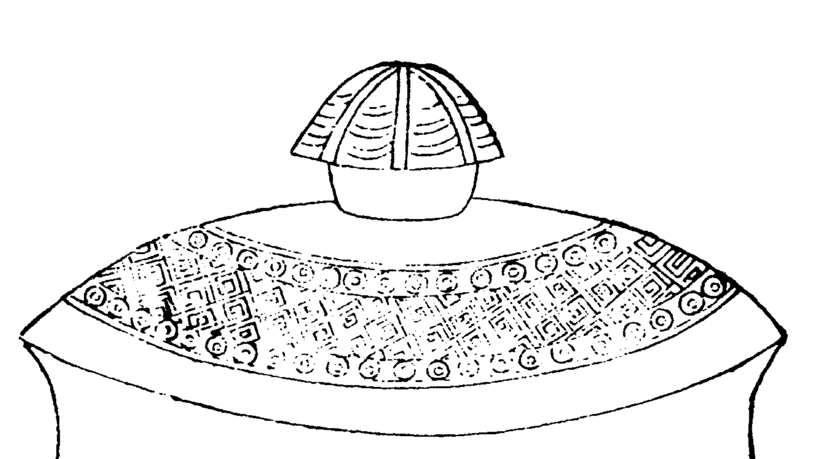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九寸五分深六寸八分口徑長三寸八分闊二寸八分腹徑長七寸八分闊五寸七分容五升共重九斤兩耳有提梁無銘是器蓋與器皆作方斜雷紋以連珠環之其提梁作綯紐狀且圜其足土花碧暈如藍田玉色然蓋瘞藏之久與土俱化良可寶者但無銘識以紀之當是以雷紋為義蓋古人字畫繪事各以見意非徒設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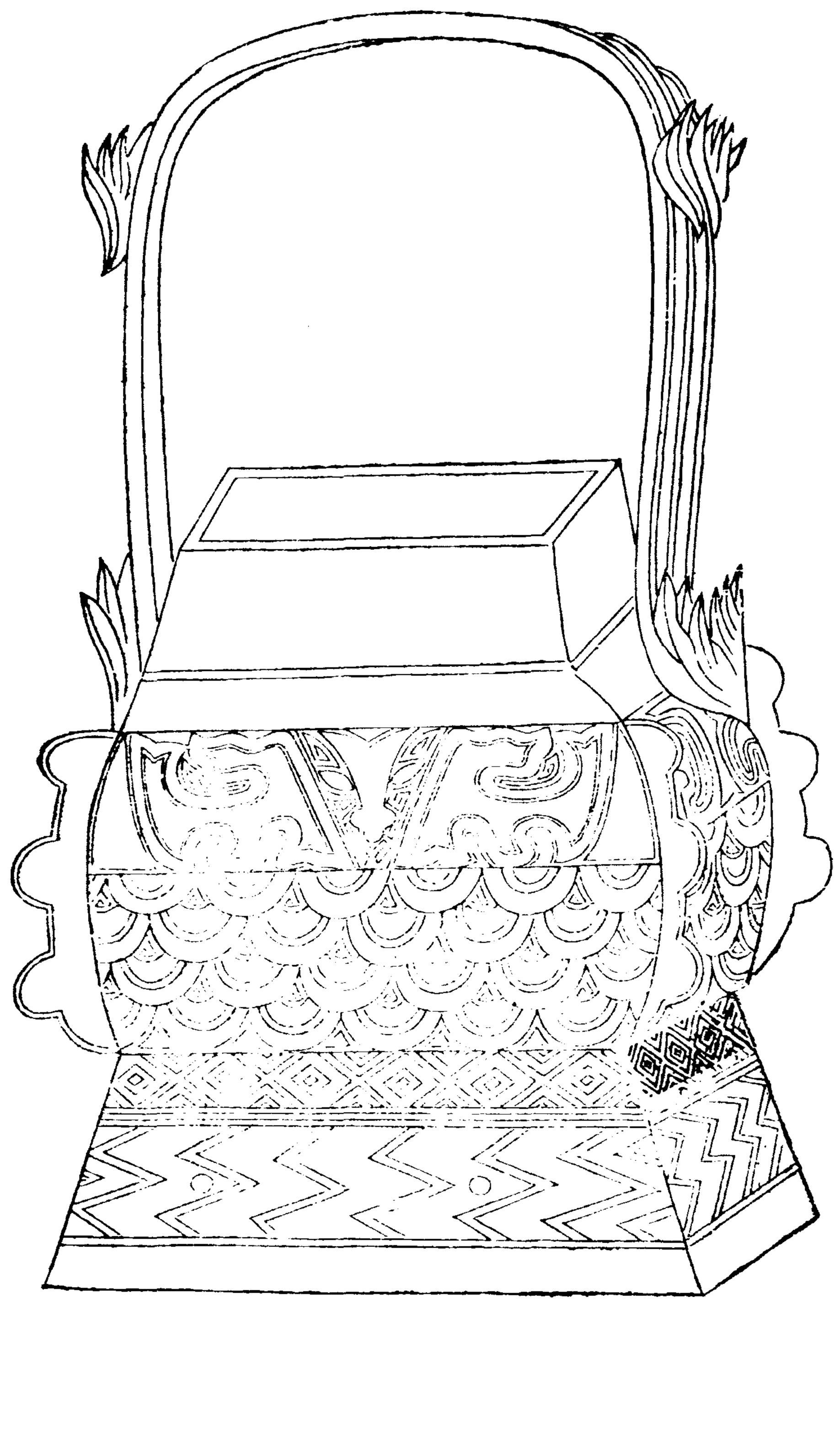
周方紋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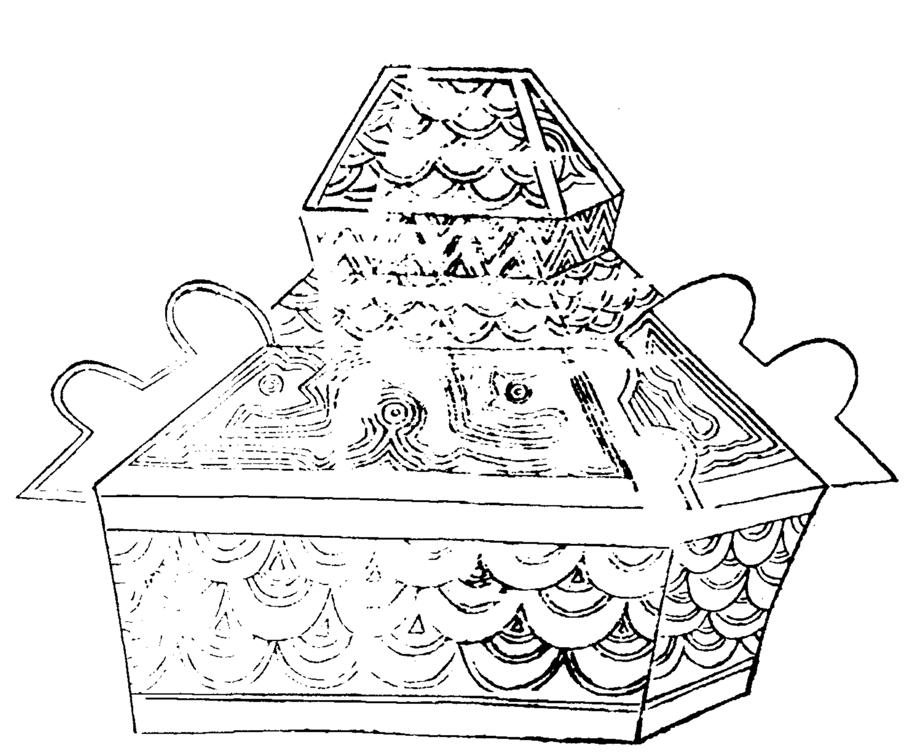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九寸七分深五寸八分口徑長三寸七分闊三寸腹徑長七寸七分闊五寸三分容五升二合共重八斤四兩兩耳有提梁無銘夫卣寔尊之類耳故賈公彥謂卣為中尊而頂之上設爵柱柱之下作方紋周以連珠而純緣之下亦以方紋為飾兩面各設獸首兩耳作圜環與提梁相連腹間與圜足皆純素製作形模全與商父舉卣相類而無款識殆亦周監商而有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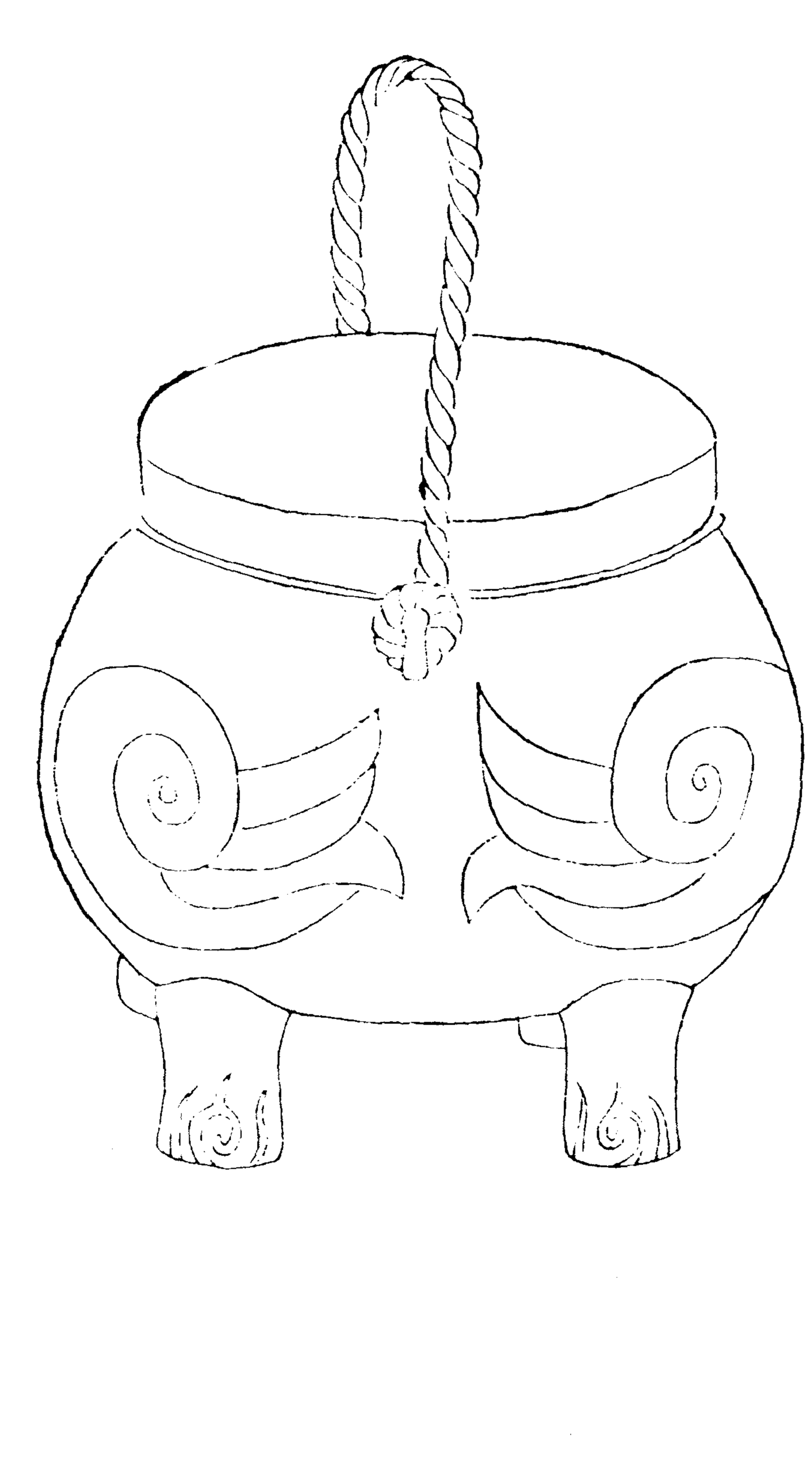
周魚紋方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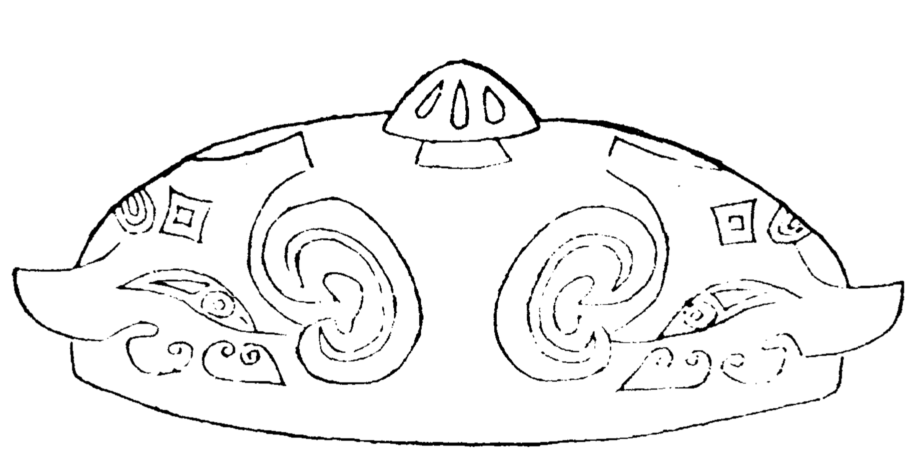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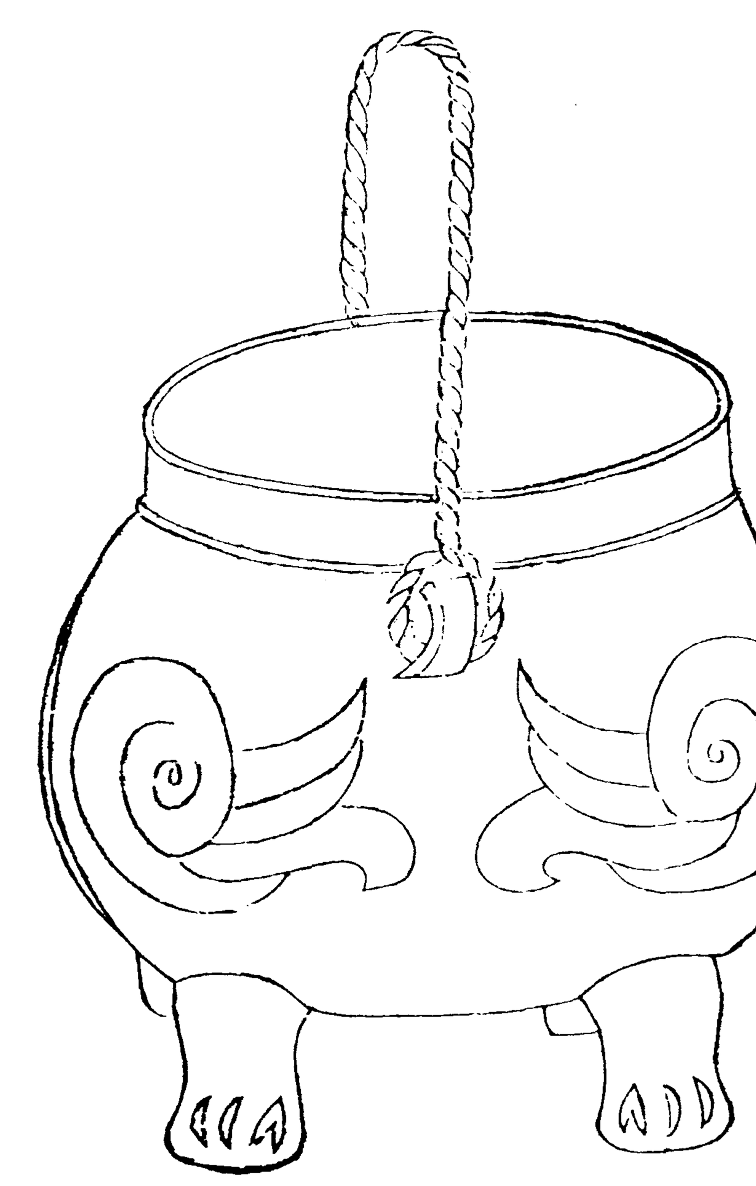
右通盖高一尺一寸四分深四寸三分口徑長三寸五分闊二寸八分腹徑長五寸闊三寸六分容二升六合共重七斤一十兩兩耳有提梁無銘是器比諸卣特方而腹盖四旁皆作魚紋夫魚之性柔巽隱伏得其道則易取失其道則難制故書傳以魚譬民且有天下有一國有一家非得其民則何以為也以魚狀其器則象其有得民之道有道以得民則有是器也可無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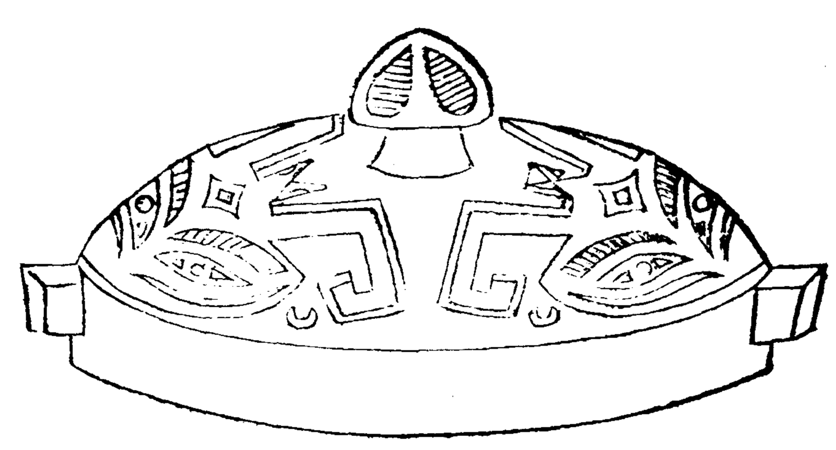
周四足卣一





周四足卣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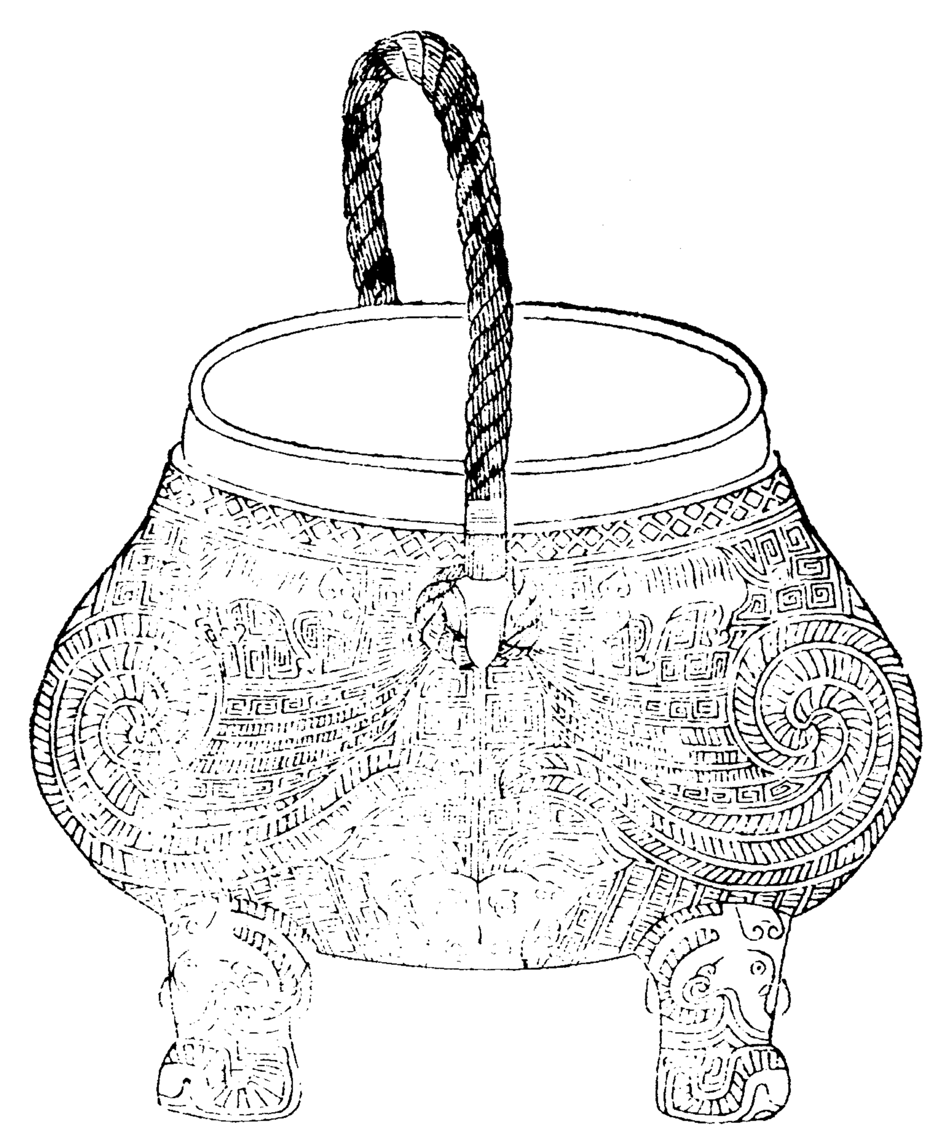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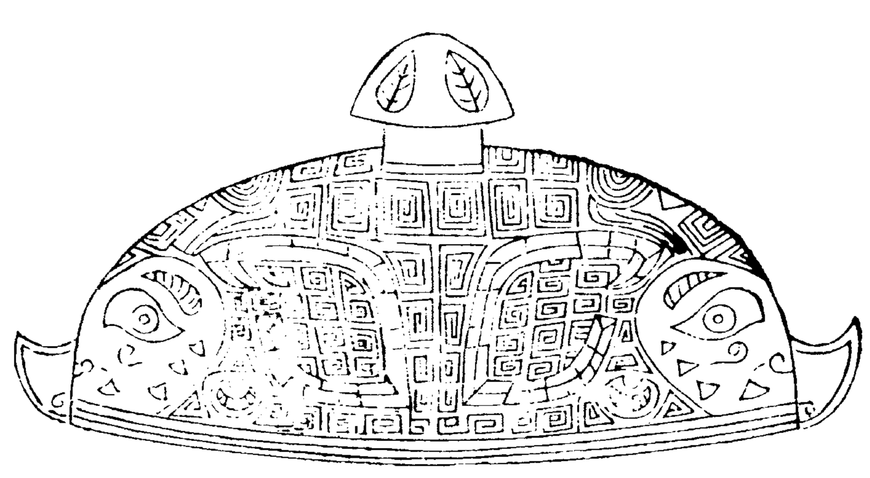


前一器通蓋高六寸深三寸四分口徑長三寸七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五寸闊三寸七分容一升六合共重二斤六兩兩耳有提梁無銘後一器通蓋高五寸五分深三寸五分口徑長三寸八分闊三寸腹徑長四寸七分闊四寸容一升七合共重三斤一十一兩兩耳有提梁無銘

右二器形模若一而其足皆四蓋之兩端為獸首旁附以翼雖歛而有展意自兩端視之完然各一獸也按山海經所載異獸挾翅者多矣有如狐之獙如魚之鯥如豹之蟲雕狕之化蛇犬之鵸鼠之寓其形皆非此類是獸之鼻昂然而起小類象形豈山澤之怪不可得而攷者耶提梁作綯紐取其穿牛絡馬之義後一器小異而蛟眉特隆甍頂柱稍鋭要之一類物也

漢四足卣





右通蓋高五寸九分深三寸五分口徑長三寸八分闊二寸八分腹徑長五寸五分闊四寸四分容一升五合共重二斤十有二兩兩耳四足有提梁無銘按此器似盉無流如卣有足然於卣為近故附於卣蓋古之彝器其致用則同而所以致飾取象則種種不一是卣又下著龜魚腹與蓋相合為獸形紋鏤奇巧究若刻琢然擬之三代則已失其典雅矣

攷其時蓋漢器也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卷第十一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苐十二

瓶壺揔說

瓶 三器

周 一器

蟠螭瓶

漢 二器

麟瓶

螭首瓶

壺一 二十五器

商 三器

貫耳弓壺 銘一字

敔姬壺 銘五字

蟠夔壺

周 一十八器

仲丁壺 銘三十七字

觚稜壺

百獸圜壺

貫耳壺一

貫耳壺二

貫耳壺三

貫耳壺四

貫耳壺五

闕一器

饕餮方壺

盤雲壺

三耳壺

交螭雲雷壺

螭首方壺

鸚耳雷紋壺

三螭壺

雷紋螭首挈壺

四鸚壺蓋

漢 五器

大官壺 銘三十二字

綏和壺 銘四十一字

雙鹿壺

梟壺

瓠壺

揔說

禮器之設壺居一焉在夏商之時揔曰尊彝逮於周監二代則損益大備故烝嘗饋獻凡用兩壺次於尊彝用於門内然壺用雖一而方圜有異故燕禮與夫大射卿大夫則皆用圜壺以其大夫尊之所有事示為臣者有直方之義故用方以其士旅食卑之所有事示為士者以順命為宜故用圜壺之方圜蓋見於此至於聘禮梁在北而八壺南陳梁在西而六壺東陳蓋東蠢以動出而有接南假以大顯而文明乃動而應物以相見之時也以壺為設豈不宜哉且詩言韓侯取妻亦曰清酒百壺壺非特宗廟之器凡燕射昏聘無適而不用焉故其制度銘刻不一蓋自三代以来禮不相襲迄於秦漢去古既久而制作愈失故有刻木繪漆皆出諸儒一時之臆論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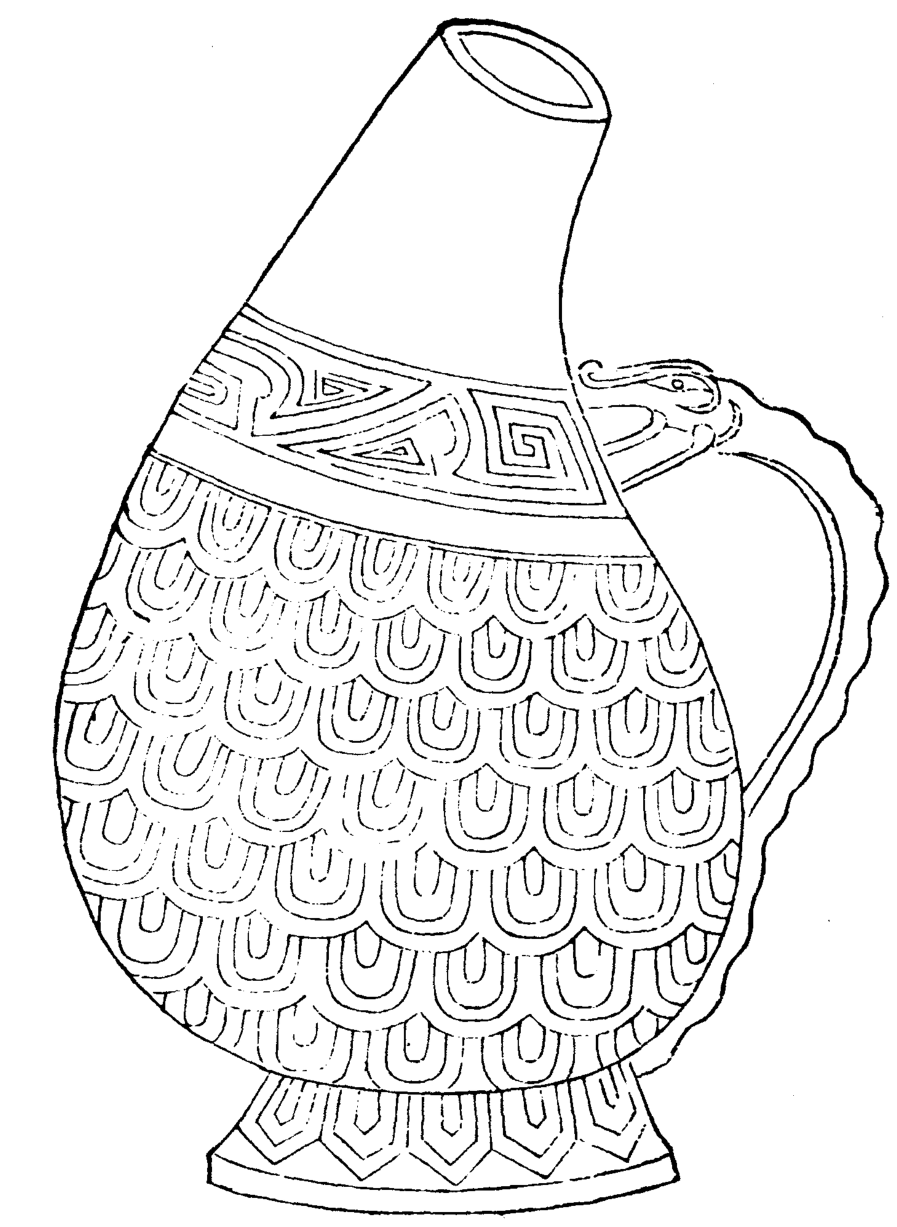
尊以壺為下盖盛酒之器而瓶者亦用之以盛酒者也此周人有瓶之罄矣之詩然後知瓶亦古人之所用者然其字从瓦所以貴其質而此皆以銅復作螭麟鸚鵡之飾盖古人大體至漢益雕鏤矣然賈至稱漢雜三代之政而王通亦謂捨兩漢安之則制作有出於此者宜亦可觀也已

周蟠螭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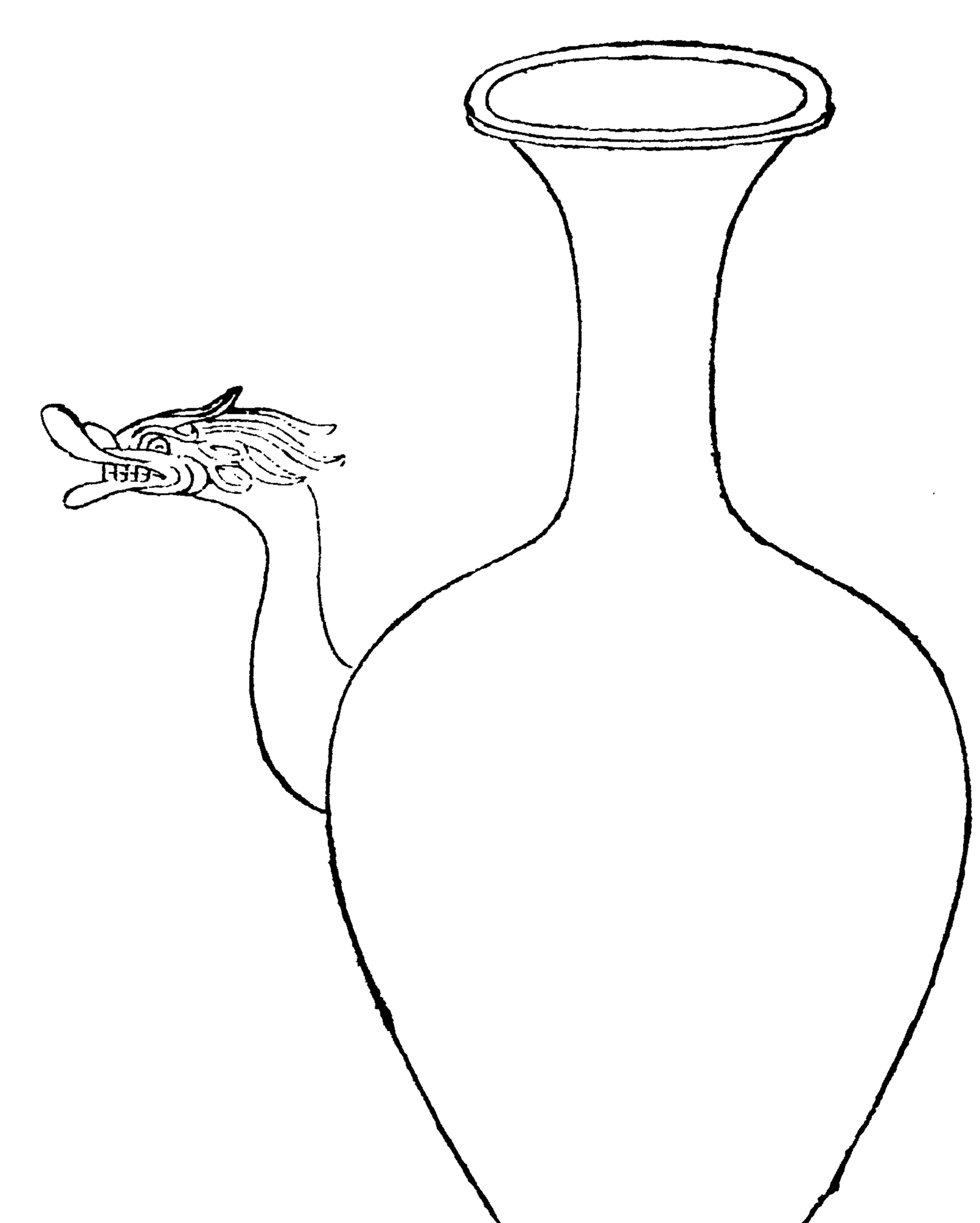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八分深一尺一分口徑一寸七分容四升八合重六斤無銘盖瓶之為用久矣易言羸其瓶詩曰瓶之罄矣是也腹作蟠螭首尾糾結形若麟瓶之狀周有一壺其著象亦蛟螭此瓶也其飾如此亦以壺類故也

漢麟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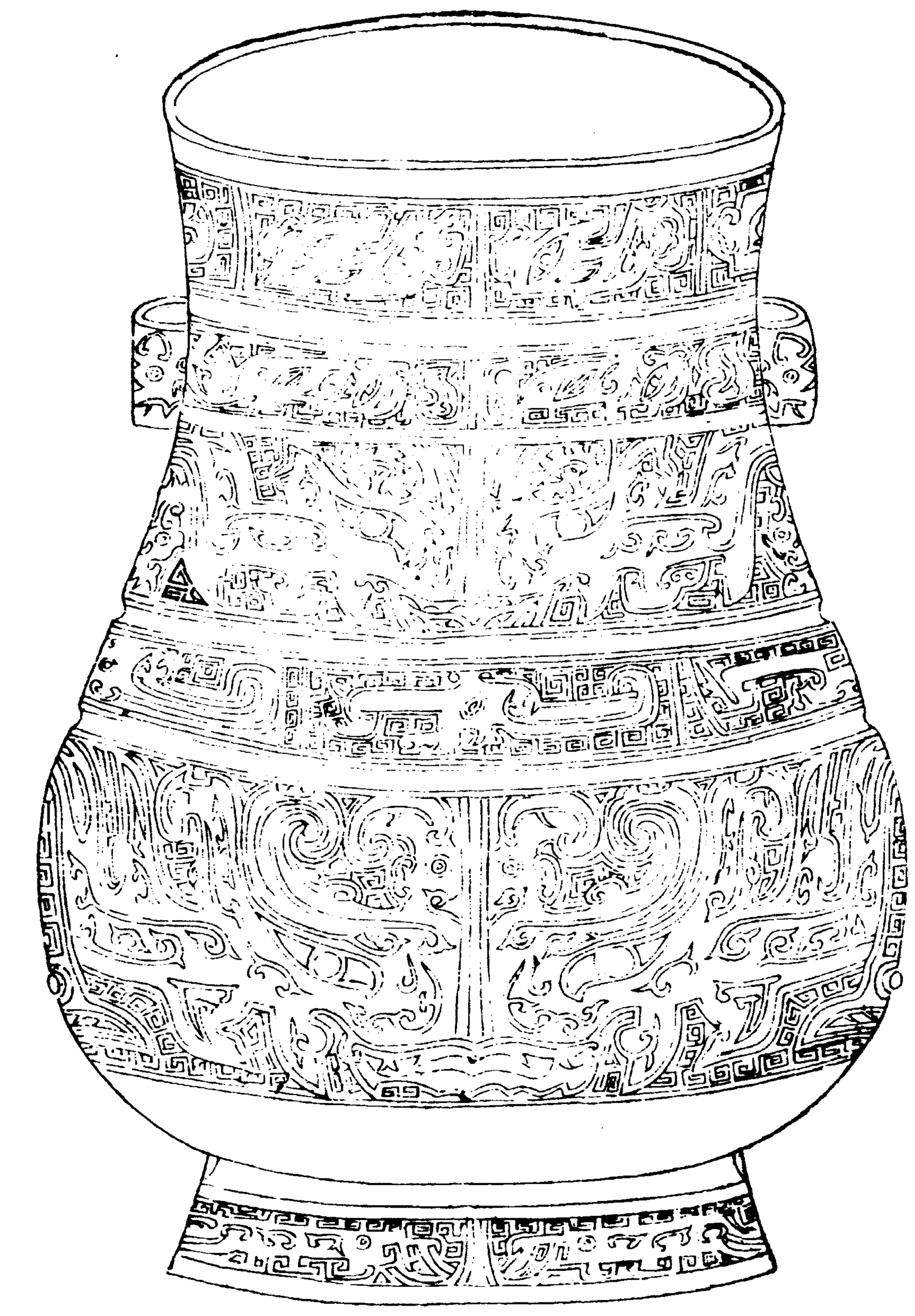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六分深七寸五分口徑九分容一升八合重三斤四兩有鋬無銘書曰左右攜僕韓子曰供給之人各執其物此古提攜供給之器也走趨雖遽滿而不溢口無流用坐無繁飾周身甲錯若麒麟然蓋炎漢已來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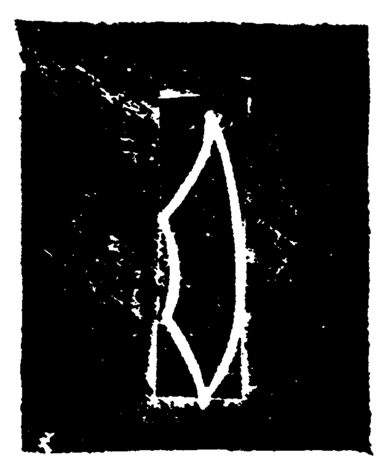
漢螭首瓶



右高七寸二分深七寸口徑八分容一升三合重一斤十兩有流無銘是器純素惟流作螭首昔人飲器多取螭為飾蓋君子之於酒交之以仁制之以威者凡欲如此然製作浮薄而無古意視三代之器未可同日而語也

商貫耳弓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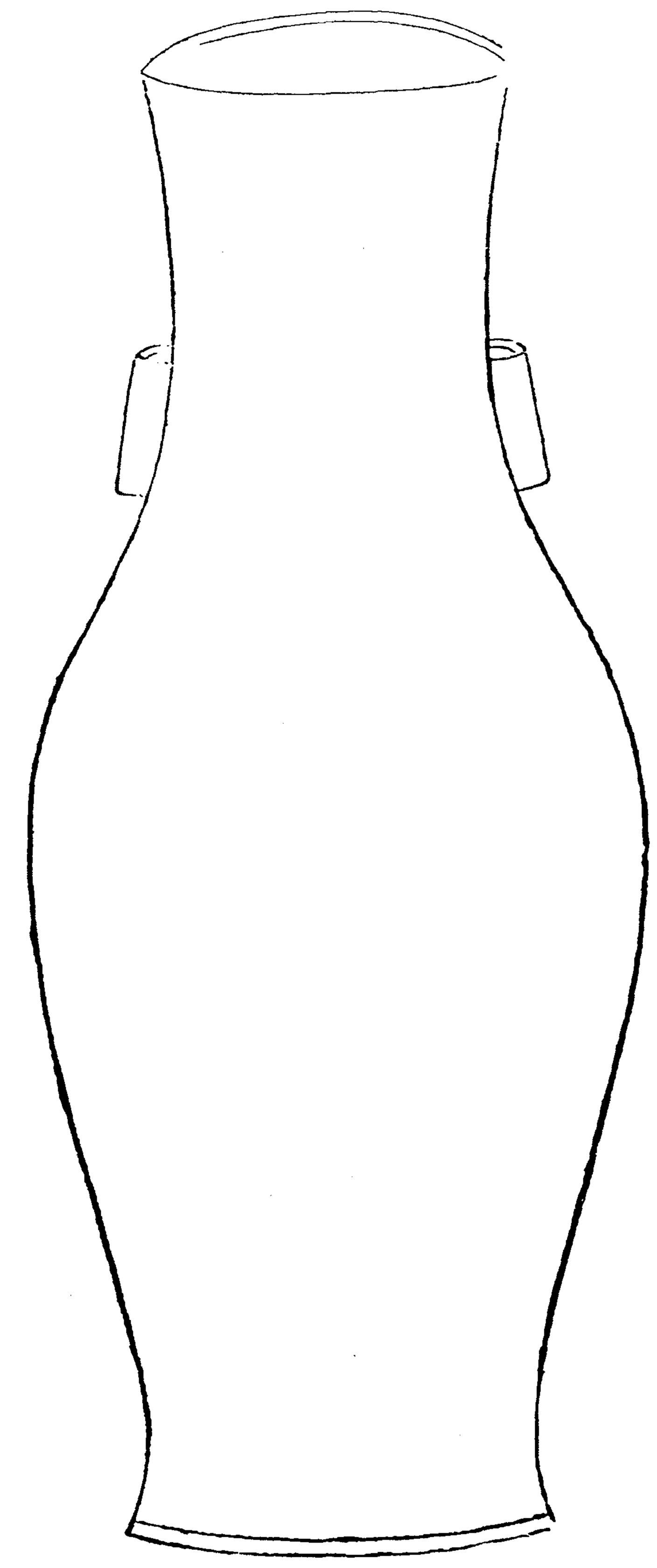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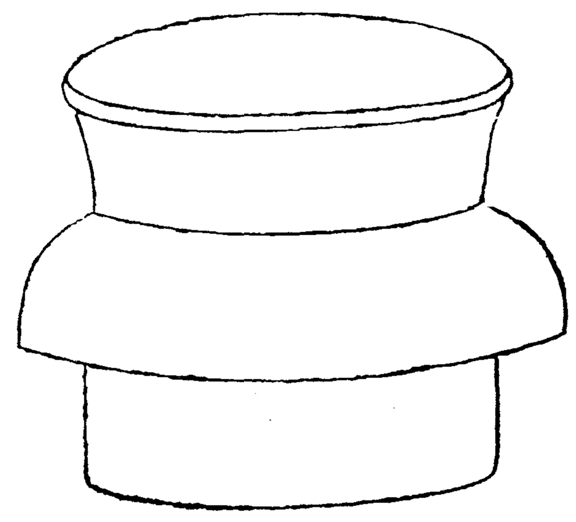
弓

右高一尺一寸八分深一尺五分口徑長三寸七分闊四寸五分腹徑長八寸九分闊七寸五分容一斗二升重十有二斤八兩兩耳

此器以弓銘之壺酒之下尊也商之飲器如爵者類銘之弓蓋射者未嘗不繼之飲以其禮難所以强世者也故必寓於人情之所易此記禮者之於鄉飲以謂吾觀於鄉則知王道之易易者其在是歟觀其兩耳可以貫繩是必繫而挈之者制作簡樸比周器則質勝之

商敔姬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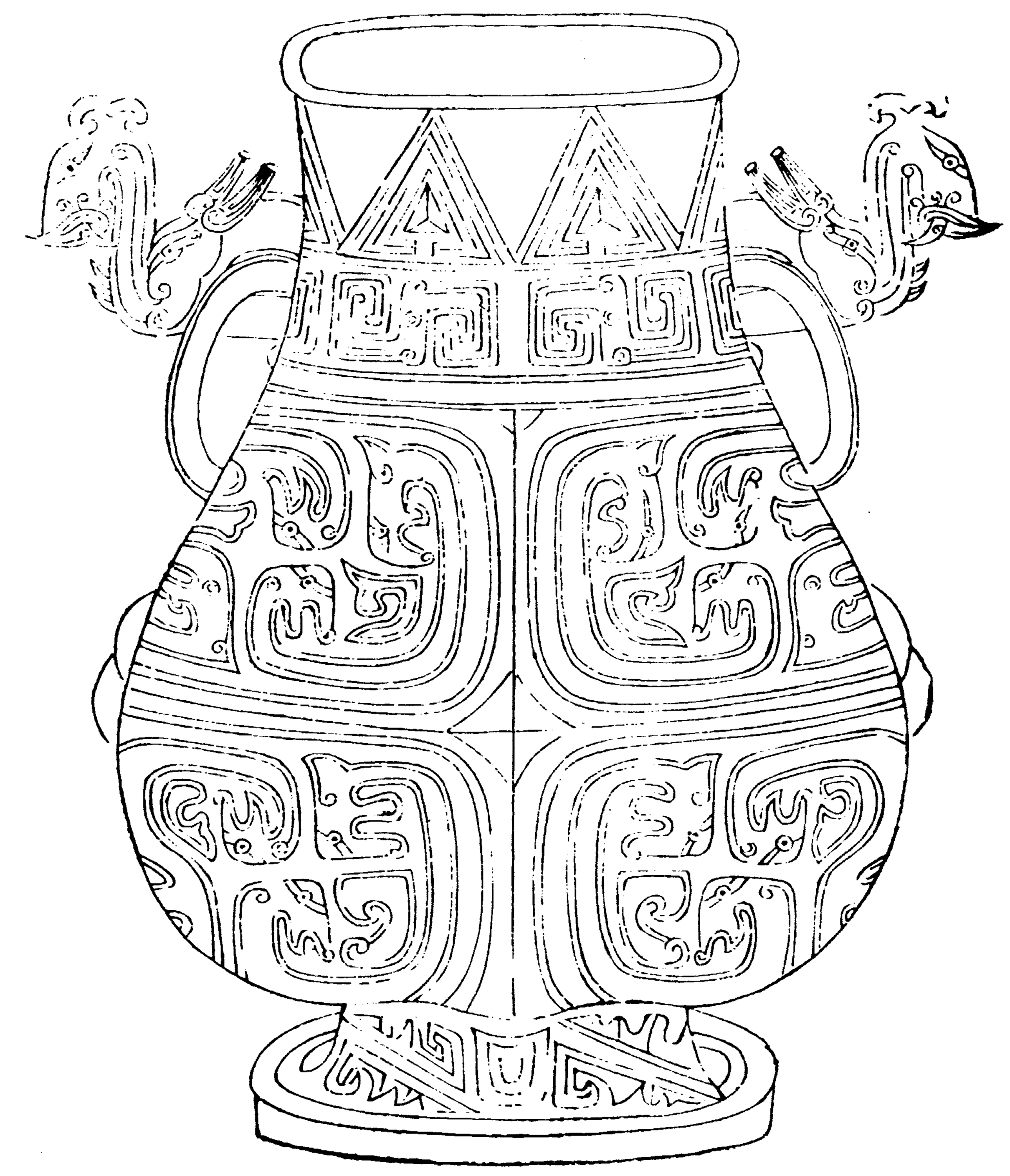


敔姬作
寶彝

右通蓋高一尺四寸六分深一尺一寸五分
口徑二寸八分腹徑四寸四分容五升四合
共重五斤四兩兩耳銘五字曰敔姬者蓋其
氏族也古之氏族或以王父字或以謚或以

世系所封之地於是後世子孫以之女子皆
得以通稱之若曰有娀氏之女者蓋以娀國
為言也若曰孟姜者蓋以姜姓為言也若曰
緜女者蓋以緜公之謚為言也此言敔姬凡
此類耳是器則壺也制樣典古略不加雕鏤
之飾而曰作寶彝真所謂法度之器也

商蟠夔壺



右高一尺四寸二分深一尺二寸三分口徑長五寸闊三寸五分腹徑長九寸二分闊五寸五分容一斗五升五合重十六斤十有五兩兩耳連環無銘腹作蟠夔勢若飛動比商甲壺設飾少異而體制頗同渾厚之風晧然可見

周仲丁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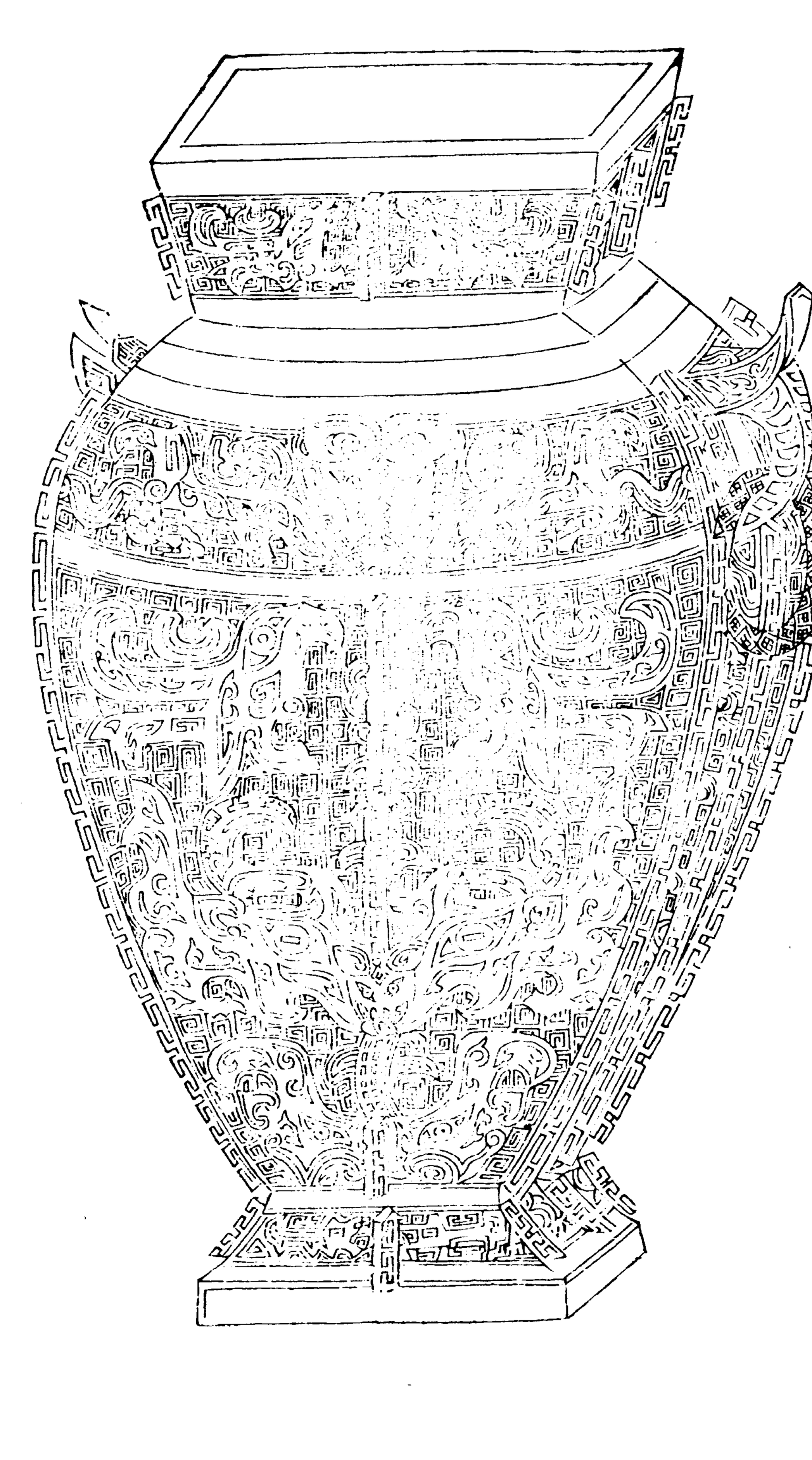




惟六月初吉丁亥
名仲丁父自作壺
用祀用饗多福滂
用蘄眉壽萬
年無疆子〻孫〻
永寶是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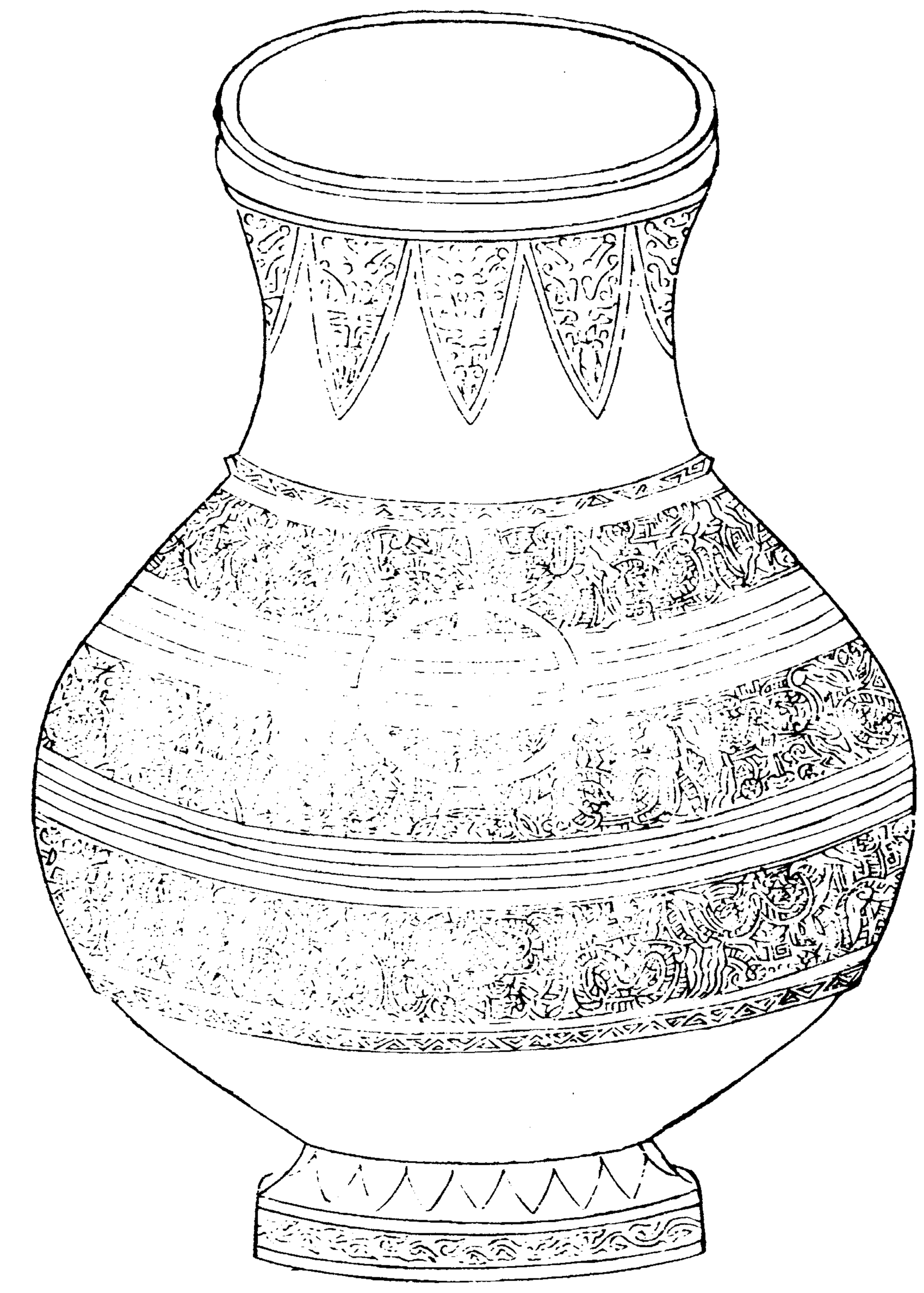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五寸二分深一尺三寸四分口徑七寸七分腹徑一尺一寸一分容二斗有半重二十一斤十有二兩兩耳連環銘三十七字小篆壺字壷上為蓋中為耳下為足正皆象形而此⿱亼亞字其省文更奇體類大篆年已加千周宣已後物也名仲丁雖無見於傳記然周有名伯名甬家為閨家令姓豈其功臣之世賢者之類耶而文曰用祀用饗多福滂語極典古周禮朝踐用兩壺尊用祀之謂也左傳周景王燕晉文伯尊以魯壺用饗之謂也許慎曰渥衍沛滂言多福與渥澤也坊記有曰恭則用祭器故知此壺之設祀饗兼用也是器耳為饕餮紋結蟲獸此周器之重大完好者也

周觚稜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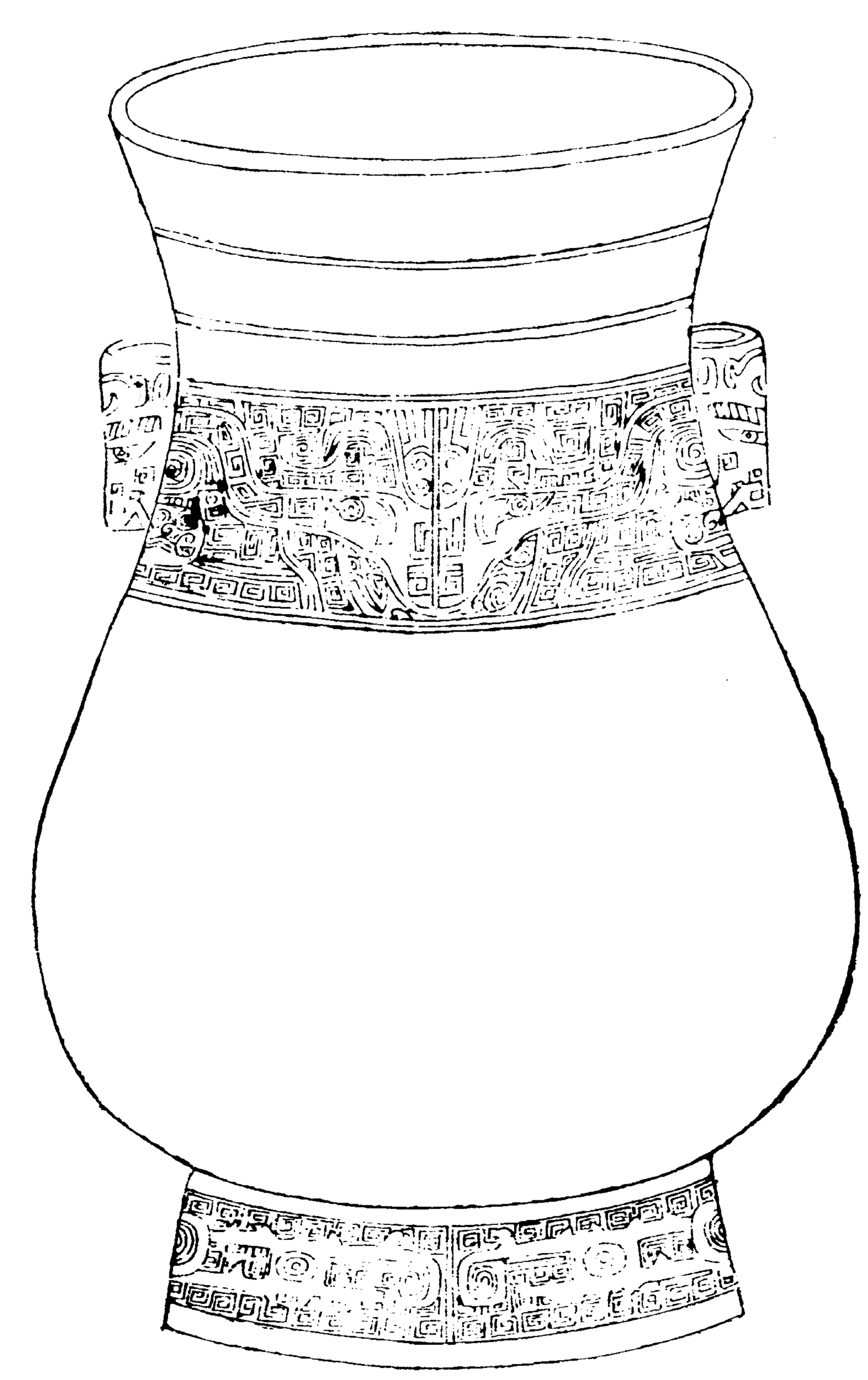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六寸八分深一尺四寸八分口徑長五寸四分闊四寸三分腹徑長八寸八分闊六寸五分容三斗二升二合重二十五斤十有四兩兩耳連環有鼻無銘嘗觀漢方壺數品皆澆薄凡陋此器渾厚端雅體方而觚稜四出腹著饕餮間以夔龍郁郁之文焜燿人目益知後世淳風掃地而不能彷彿周之萬一也

周百獸圜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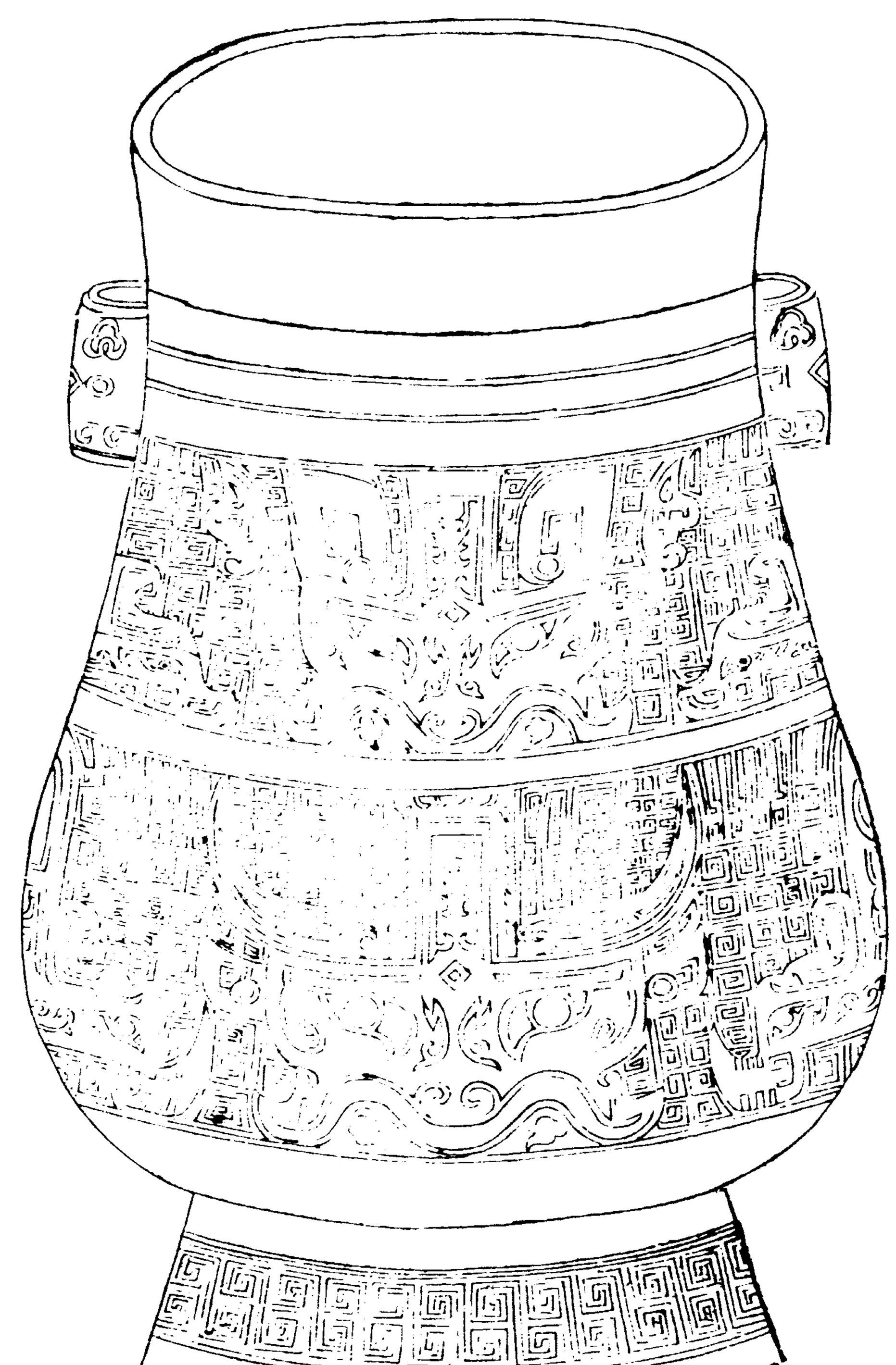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六寸五分深一尺四寸五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一尺二寸八分容四斗二升重二十二斤有半兩耳連環無銘是器紋鏤如縈絲髮諦視之則百獸形也兩耳挾腹復作獸首銜環為提挈之具純緣作垂花足間實以繸草考它器所飾奇巧無過於是壺者雖曰周物亦出乎其類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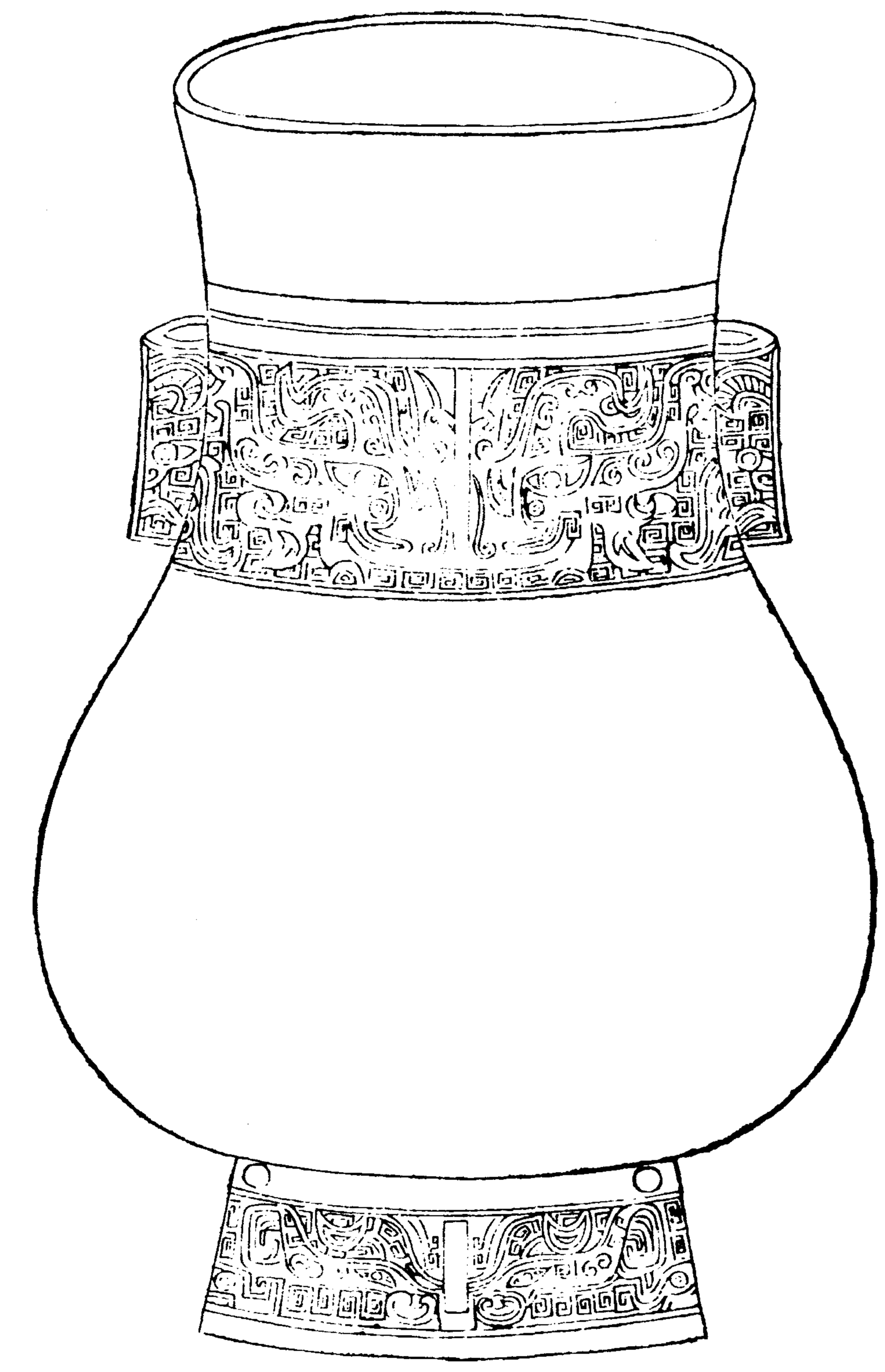
周貫耳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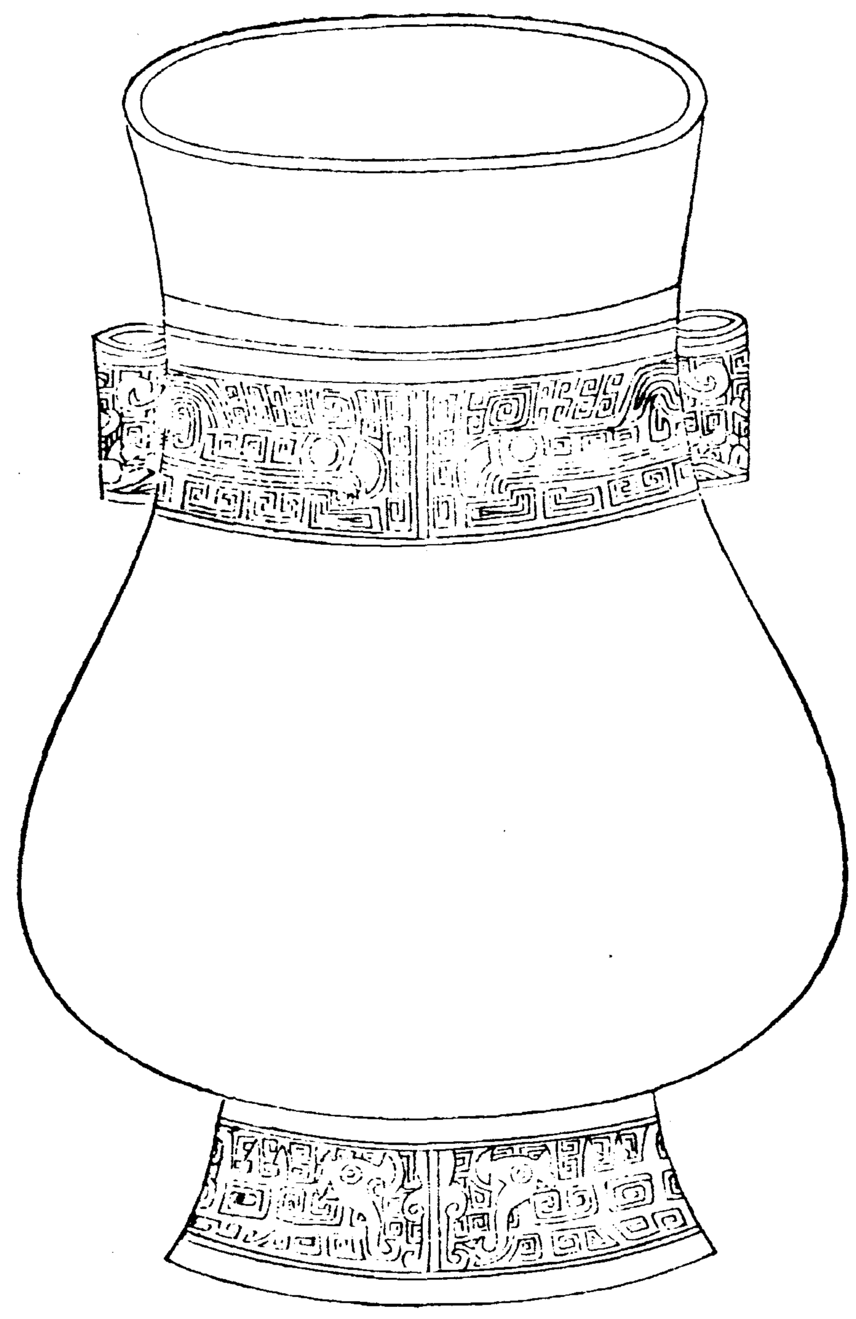
周貫耳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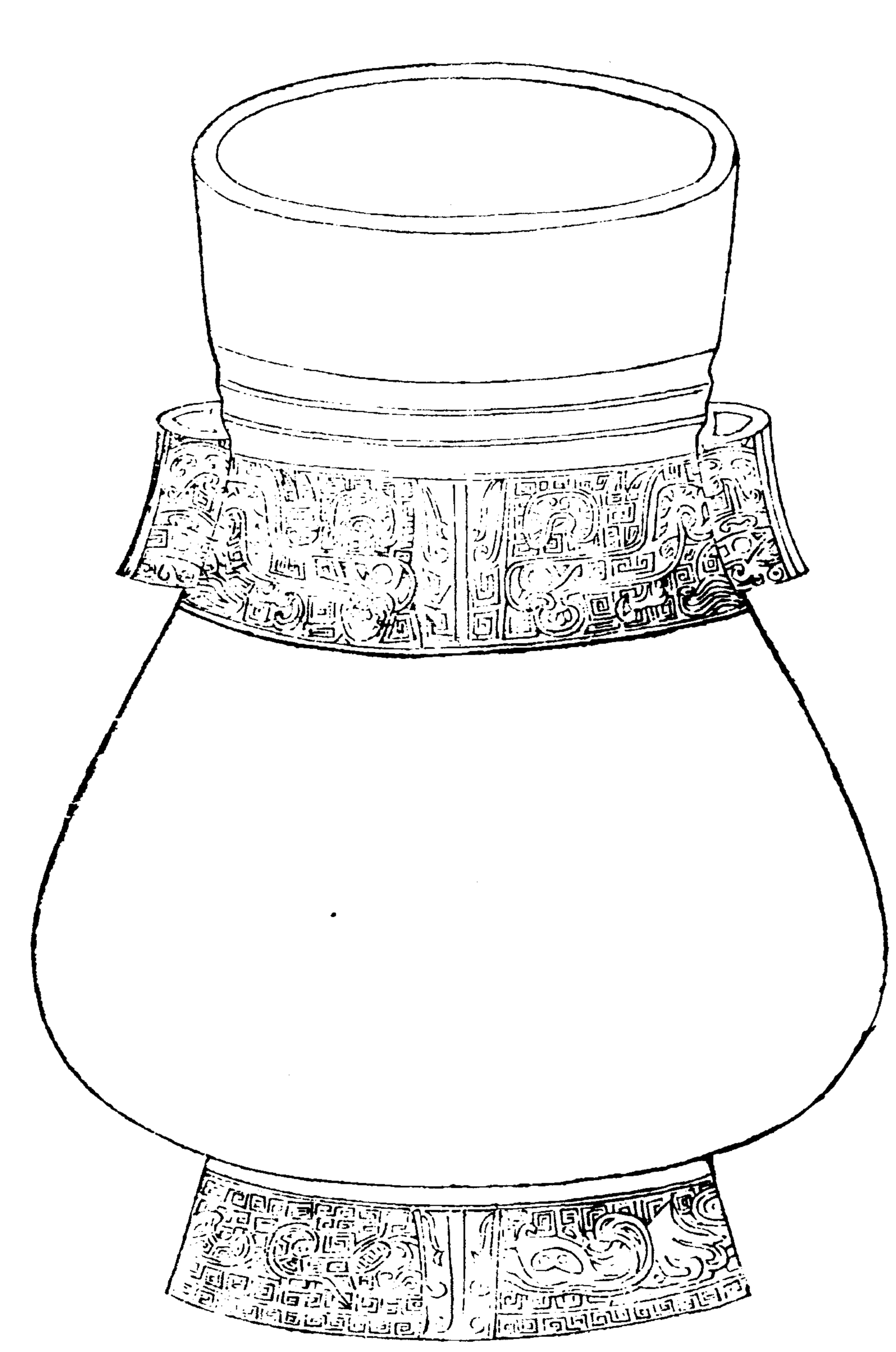
周貫耳壺三



周貫耳壺四



周貫耳壺五



第一器高一尺一寸三分深九寸七分口徑長五寸二分闊四寸二分腹徑長七寸七分闊五寸六分容八升有半重七斤十有二兩兩耳無銘

第二器高一尺一分深八寸八分口徑長四寸八分闊四寸腹徑長七寸闊五寸三分容六升七合重四斤二兩兩耳無銘

第三器高一尺一寸五分深一尺口徑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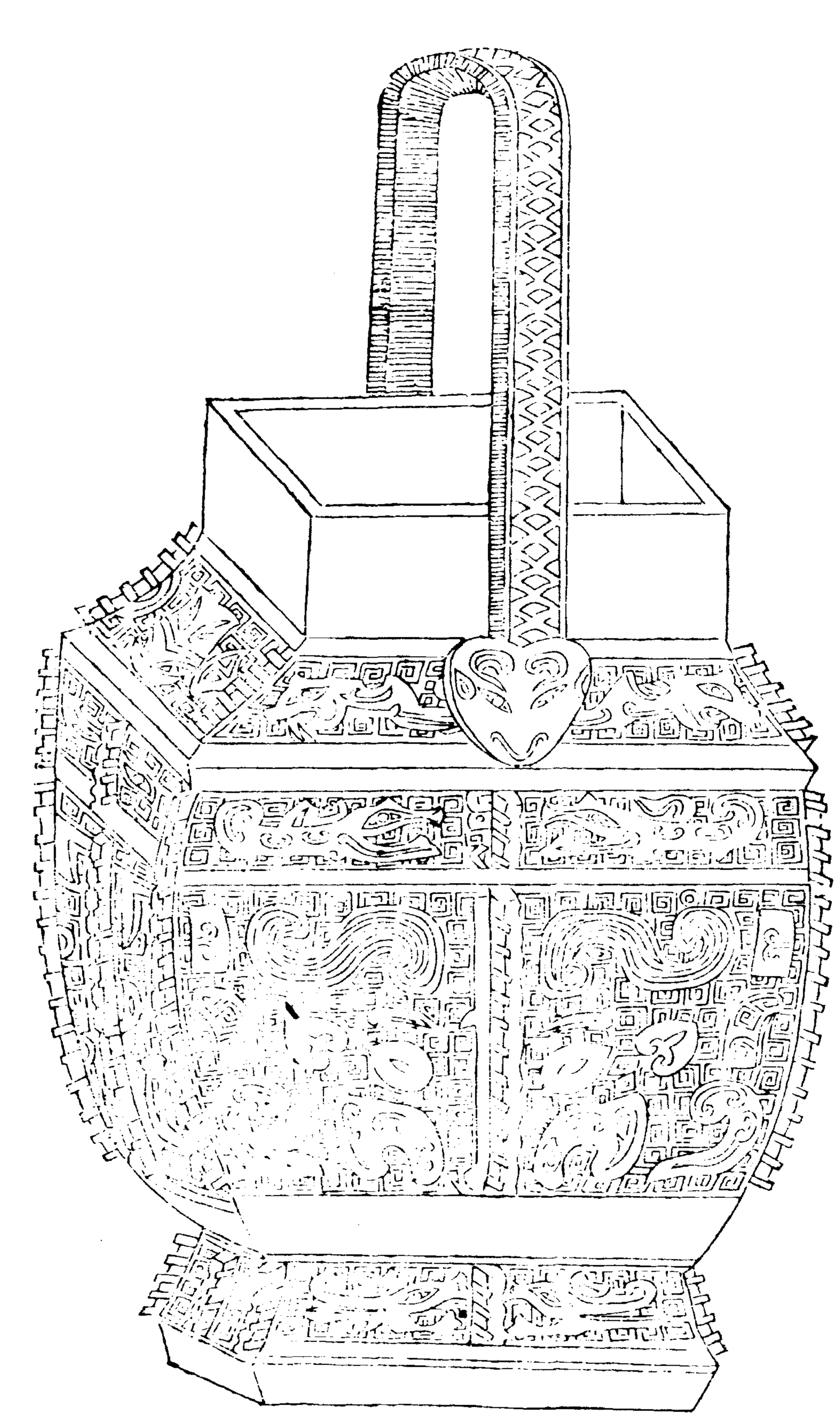
寸二分闊四寸腹徑長八寸一分闊五寸六分容八升有半重五斤十有五兩兩耳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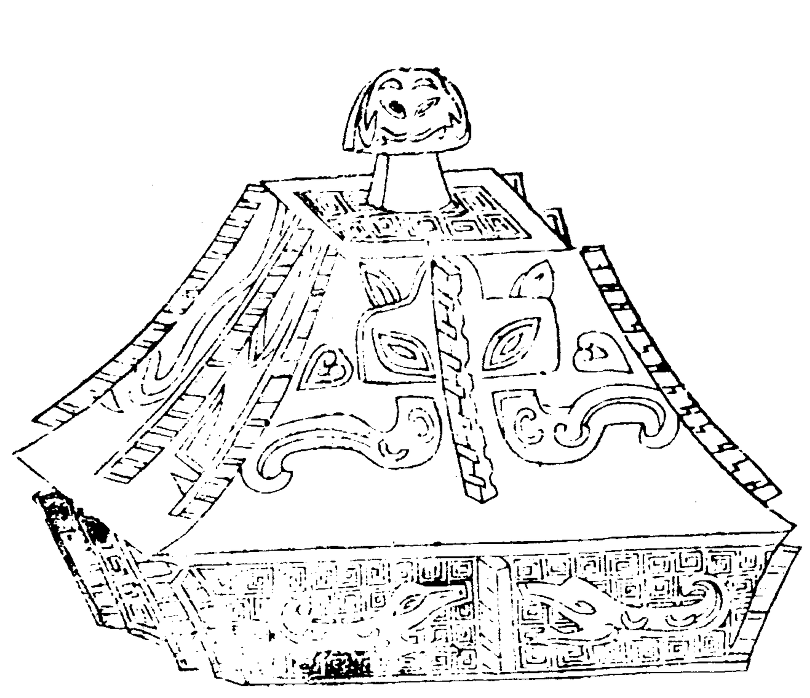
第四器高一尺九分深九寸六分口徑長四寸九分闊三寸六分腹徑長七寸四分闊五寸五分容七升二合重七斤二兩兩耳無銘

第五器高一尺一寸三分深九寸八分口徑長五寸闊四寸三分腹徑長七寸五分闊五寸八分容九升重八斤兩耳無銘

右五器皆兩耳通貫上下可繫以挈而其為耳之形制則稍異或飾之以夔首或著之以角獸或聳起作饕餮之狀或通上下蹙為獸面然中空均可以貫繩而腹足間類飾以雲雷饕餮文鏤精巧寔周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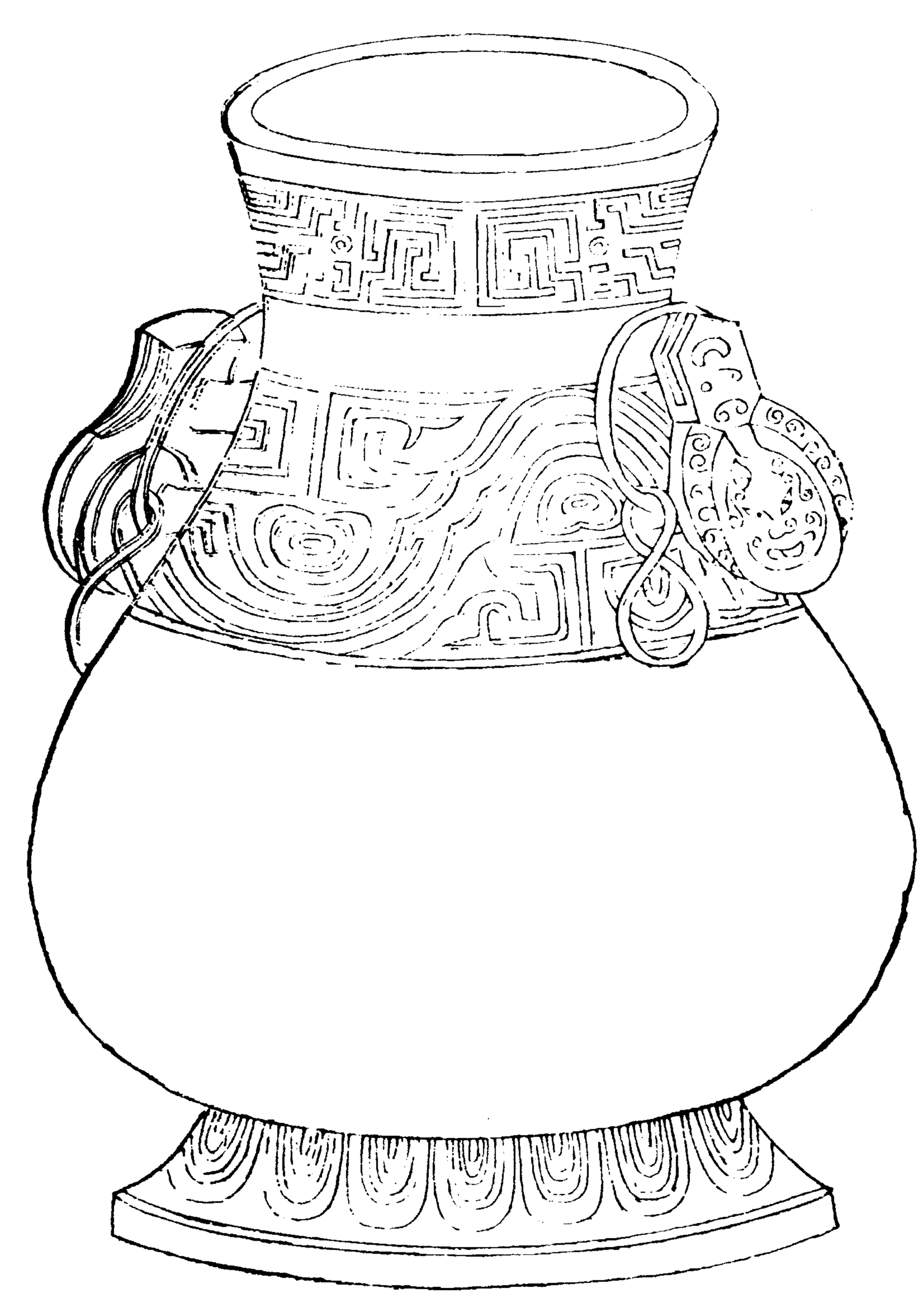
周饕餮方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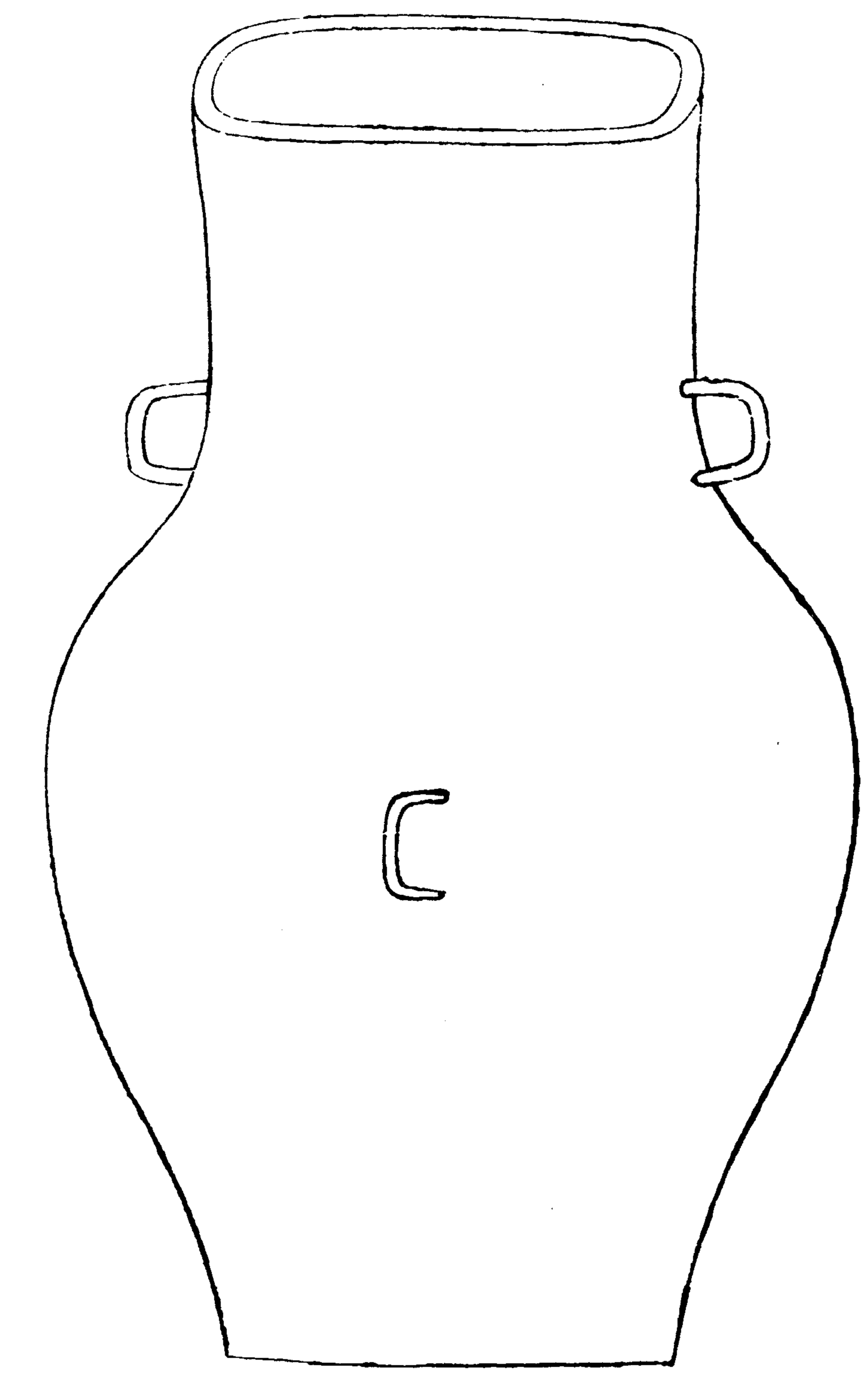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一尺六分深六寸七分口徑二寸一分腹徑八寸八分容四升共重六斤一兩有提梁無銘古者用壺亞於尊彝雖為用則一而其制則有方圜之異此方壺者蓋燕禮與大射卿大夫所用器也以其卿大夫臣子所用之器故示以直方之理觀其形制若卣而周身為饕餮間以雲雷必周之器也

周盤雲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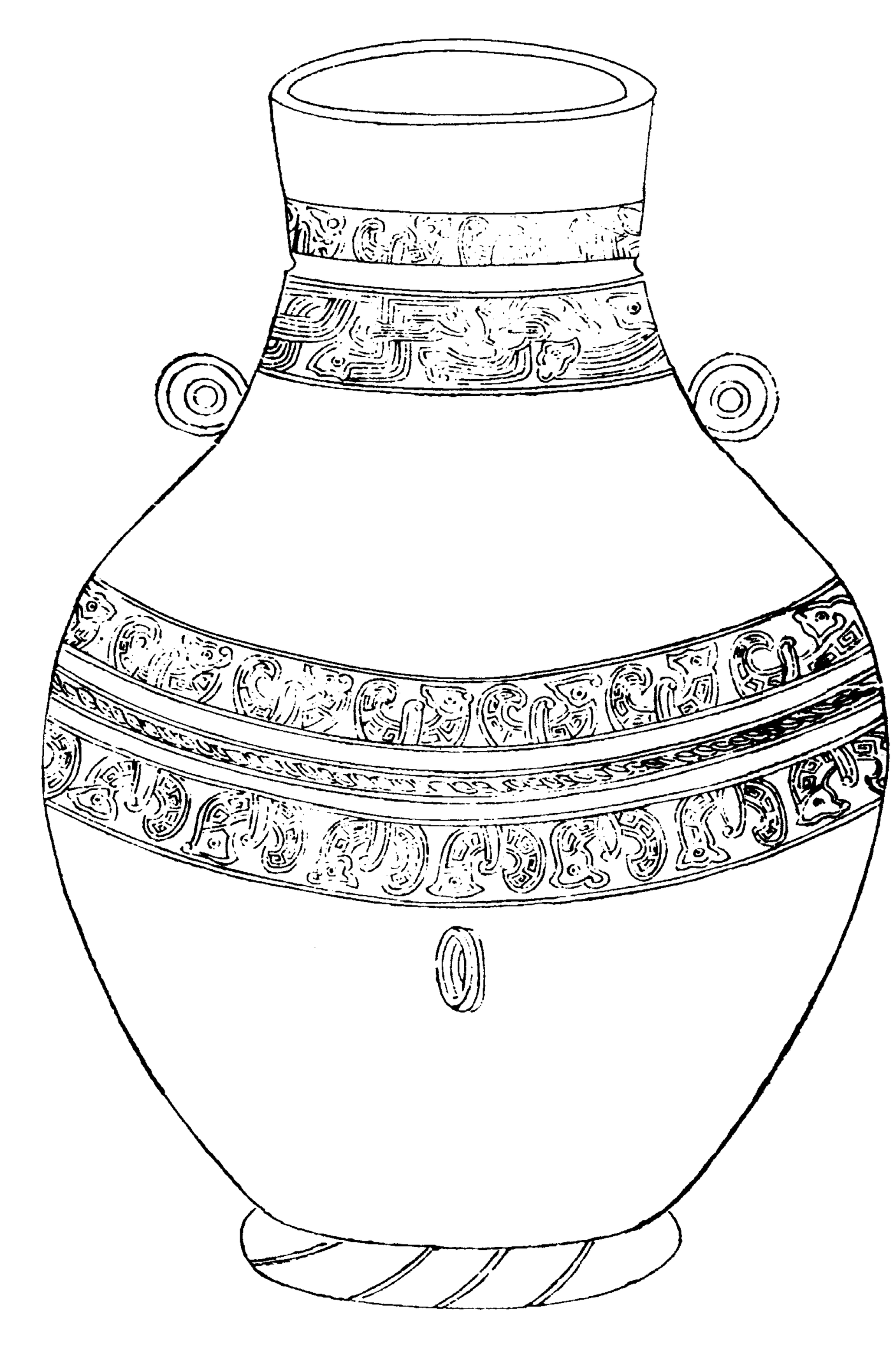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一寸六分深一尺一分口徑三寸六分腹徑七寸二分容一斗一升重十斤六兩兩耳連環無銘耳作犧首仰上雙角之間飾以人首脰足盤雲形制大槩頗類周仲丁壺非近世規模之所能及也夫飲養陽食養陰壺所以盛酒養陽之物於是以犧首人首飾之首者衆陽之所會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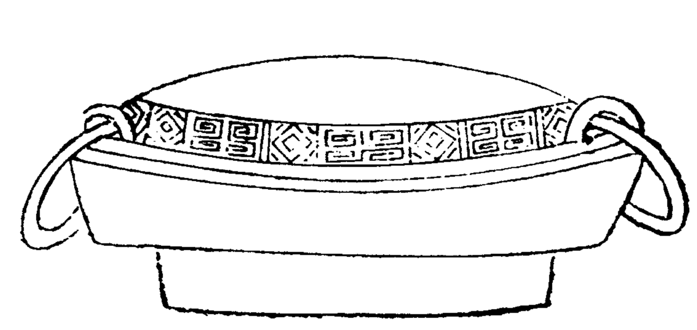
周三耳壺



右高九寸三分深八寸八分口徑長三寸六分闊二寸腹徑長五寸三分闊三寸二分容三升一合重一斤十有一兩三耳無銘是器壺也其為用雖一而方圓或異今所藏壺之形制圜者若周之仲丁圜而脩者若周之啟姬方者若漢之獸耳此特體區而楕三耳純素不加設飾比他壺形制為小異然比漢器則奇古勝之比周器庶幾近似焉疑晚周之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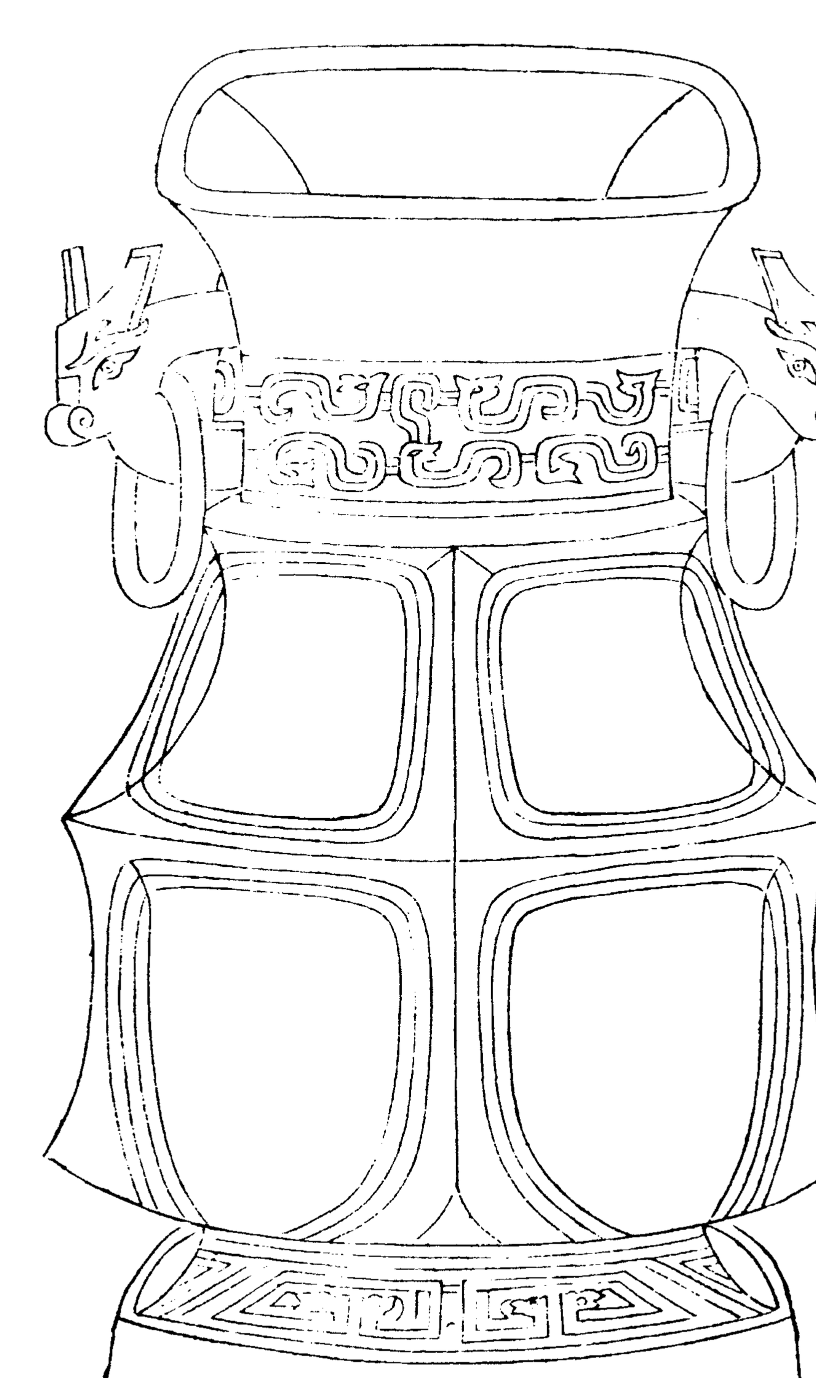
周交螭雲雷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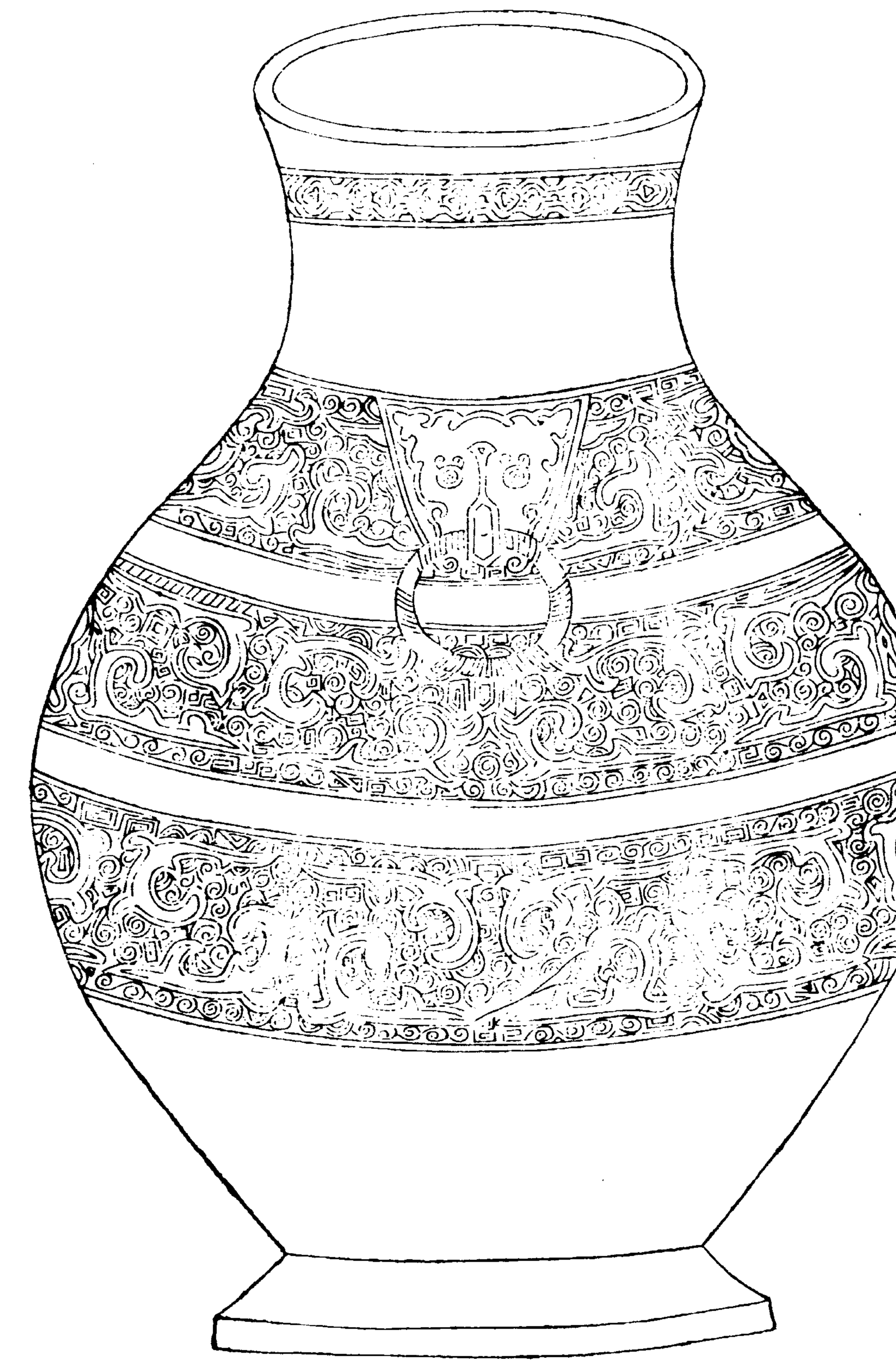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一尺六分深九寸八分口徑三寸一分腹徑七寸一分容八升重四斤有半兩耳蓋上連環無銘脰腹飾以蛟螭間起雲雷旁列三耳昔揚雄言螭虎桓桓而釋者以為仁威夫壺所以盛酒其用莫急於食饗而食饗者所以仁賓客也至於威則又欲其剸制於酒而不流耳

周螭首方壺



右高一尺二寸二分深一尺一分口徑長四寸九分闊二寸八分腹徑長六寸三分闊三寸二分足徑長六寸四分闊四寸五分容六升五合重九斤四兩兩耳連環無銘是器土花漬潤溷斑成暈紕緣下設螭紋腹分間隱起繚絡形耳為螭狀各銜圜環然規模典古製作精緻此器比之它壺但方而微匾耳

周鸚耳雷紋壺



右高九寸三分深八寸口徑三寸腹徑六寸八分容六升三合重三斤一十兩兩耳連環無銘是器通腹上下作蛟螭糾結之狀錯以雷紋兩耳為鸚鵡狀貫之圜環今所藏壺蓋亦以鸚鵡為飾昔之記禮者以鸚鵡能言為不知禮者之刺是器之設特取此者豈無謂乎

周三螭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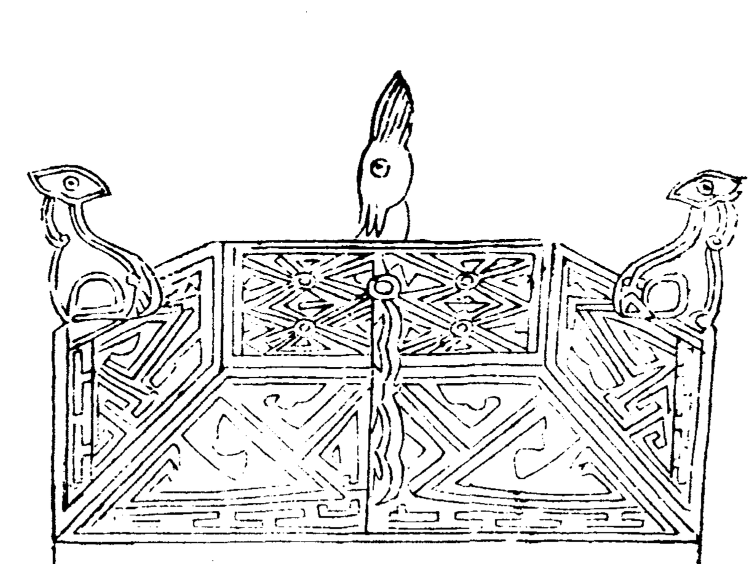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一尺四寸二分深一尺二寸一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一尺四分容三斗一升二合共重一十三斤十有二兩無銘是器自蓋頂及脰間皆鏤以蟠螭又別為三圜飾以三螭戲珠之狀蓋上設四小圜環仰以著地則如敦之有會焉中分四體各綴以環為提挈之具周官壺氏掌挈壺然致挈者非其環則不可此壺蓋體皆設四環是其所以為貫而挈之之所耳

周雷紋螭首挈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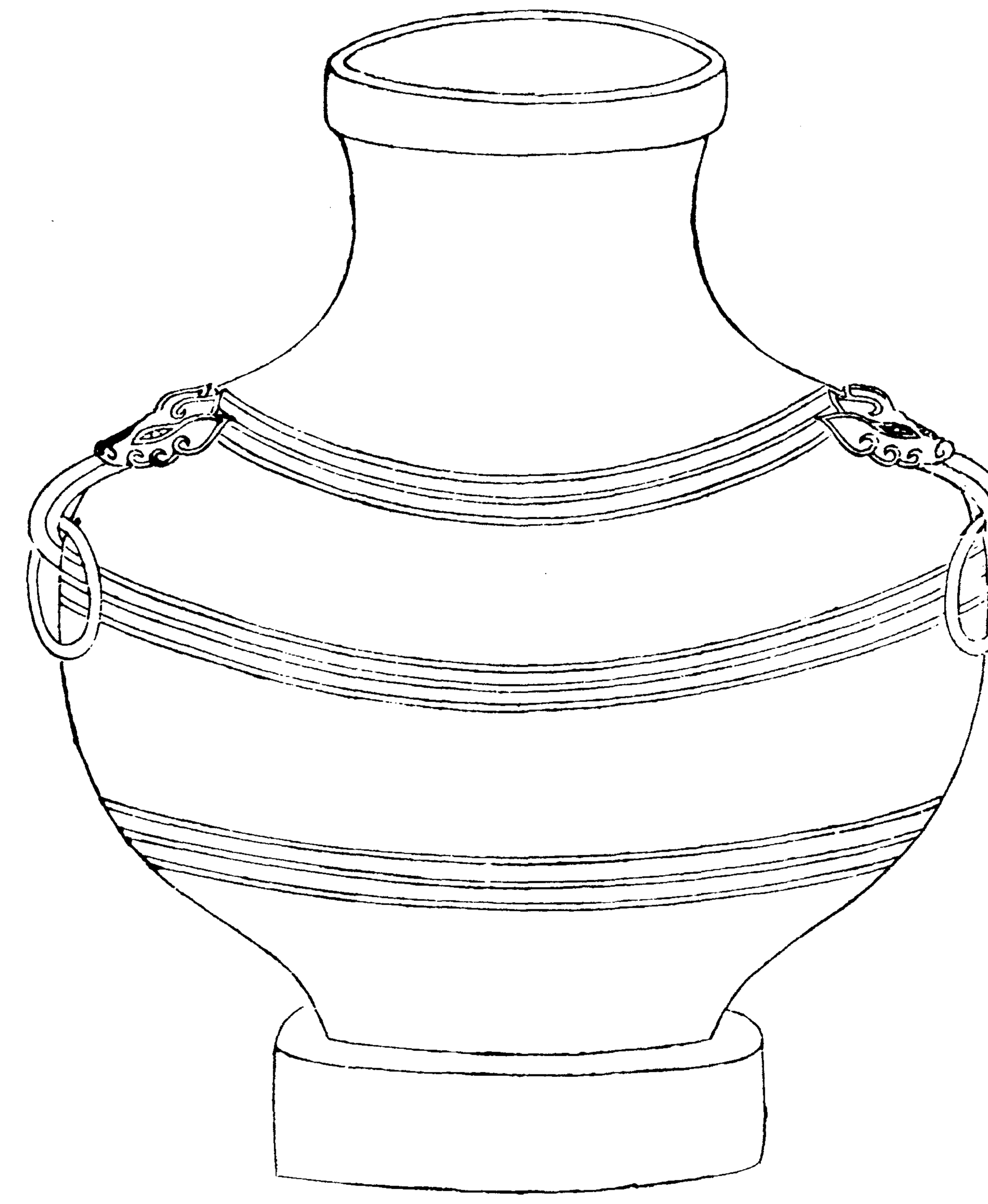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三寸六分深二寸六分口徑三寸容一升三合共重二斤五兩兩耳有提梁無銘是器圜其足紋以夔龍饕餮周於腹間而間以雷紋蓋設三環旁貫小連環綴於提梁之右提梁作方斜文下為兩螭首以齧其耳攷其規模與他壺略不相侔然此器製作加勝歸之周器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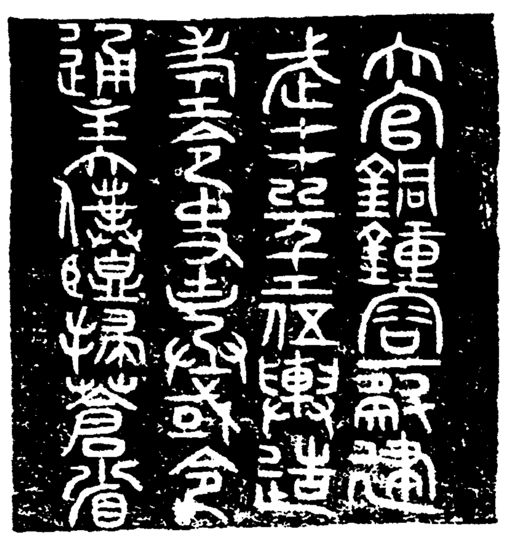
周四鸕壺蓋



右高一寸八分四方各三寸七分重一斤二兩無銘四垂隆起作鈿玉古紋交結糾錯雜刺削之所不及旁有四鸕勢若飛動覆之可以為蓋仰之可以為足文鏤加勝惜其器之不完頃所蔵鸕耳壺兩耳作鸕形義亦取諸此

漢太官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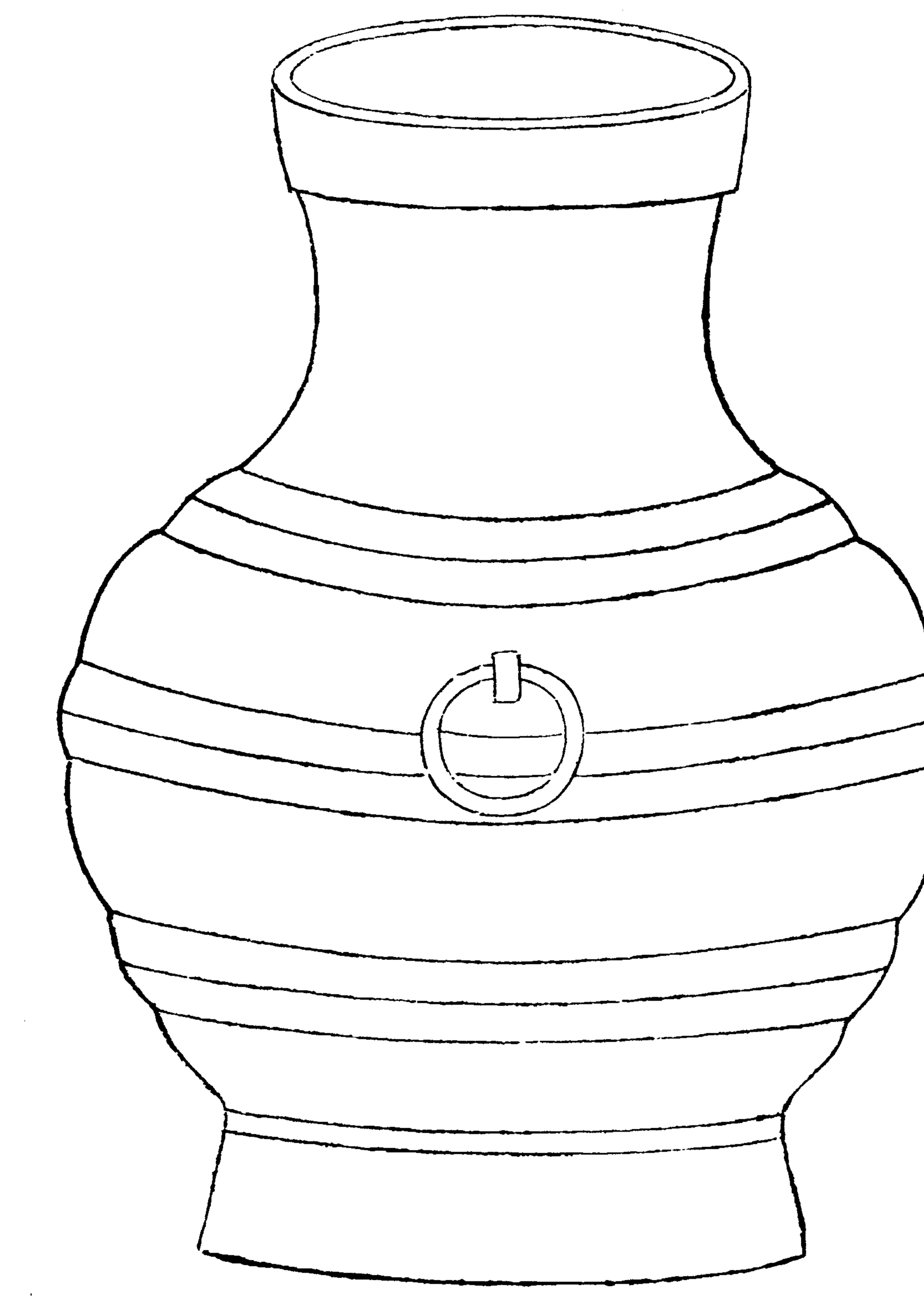




太官銅鍾容一斛建
武二十年工伍興造
考工令史由丞或令
通主太僕監掾蒼省

右高一尺五寸五分深一尺三寸口徑五寸八分腹徑一尺一寸容二斗九升五合重二十一斤二兩兩耳連環銘三十二字按建武者漢之年號也東漢之盛惟建武永平號為極治而光武之初歲稱建武歷三十一年復稱建武中元而此曰建武者蓋即位之年號非建武中元之年也二十年歲在甲辰乃東夷率衆內附正極治之時自伍興至蒼省蓋其工造興大監掾之姓名耳此器體制類壺而銘曰鍾者王安石以鍾字从金从重以止為體蓋飲無以節之則流而生禍所以銘鍾者欲其止而不流也蓋壺以取形鍾以示成故說文以鍾為酒器其義如之

漢綏和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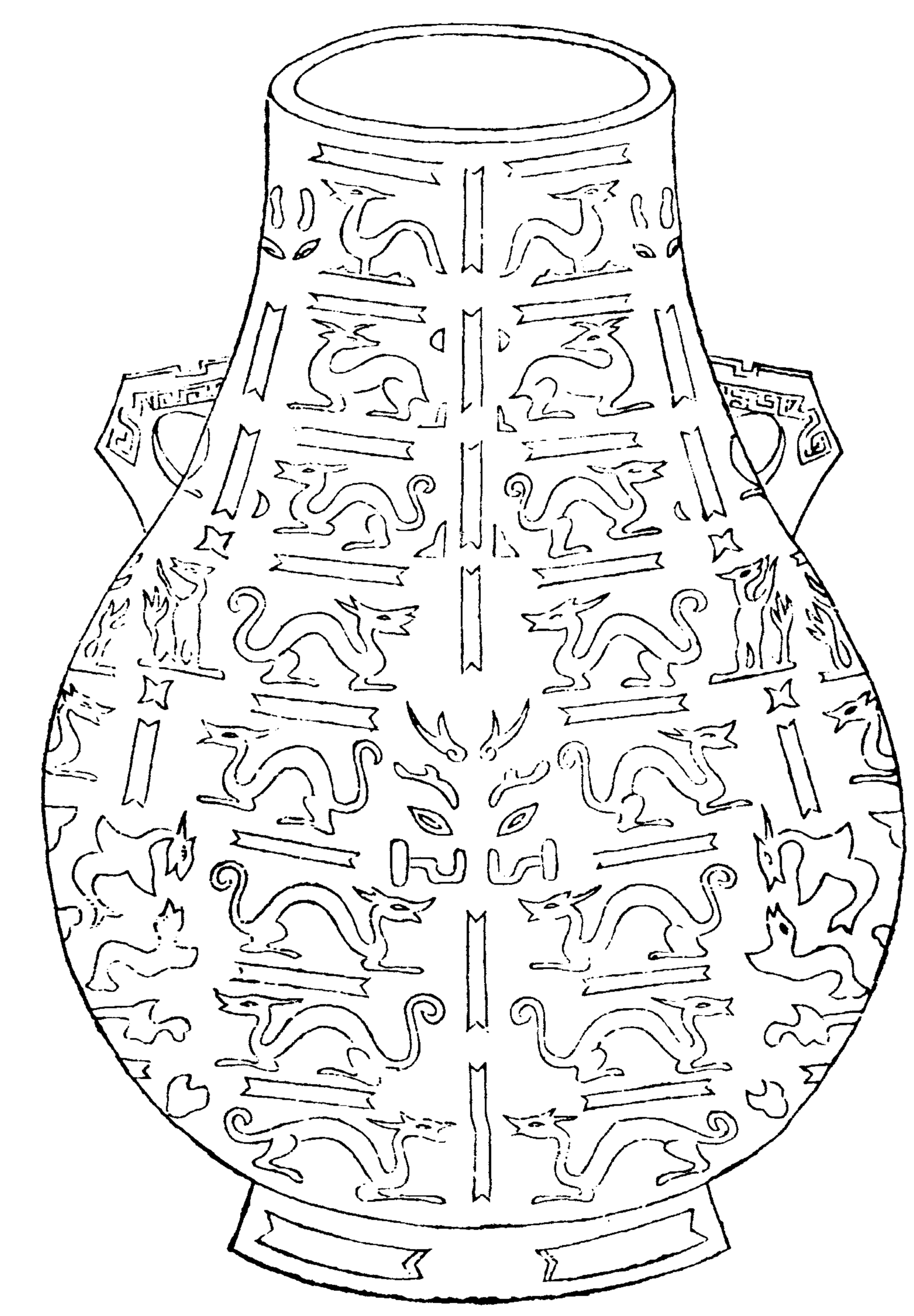




綏和元年供王昌為
湯官造三卜鍊銅黄塗
壺容二斗重十二斤
八兩塗工乳護級掾
臨主守右丞同守令
寶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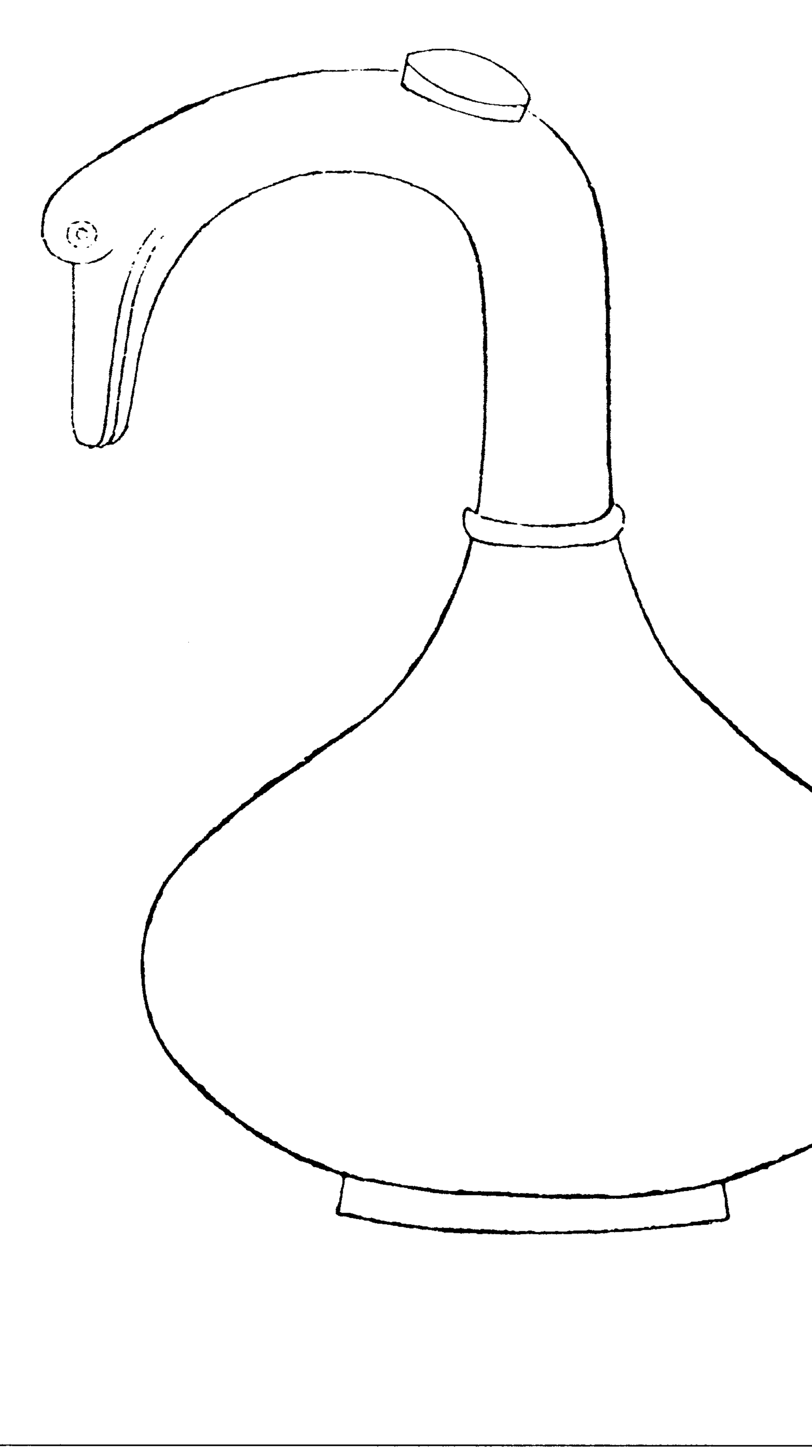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七分深七寸四分口徑三寸七分
腹徑六寸四分容六升二合重五斤有半銘
四十三字按漢成帝即位二十有六年始改
元綏和而此壺作於是歲也凡漢器必謹其
歲月與夫造器之官如曰護級掾臨主守右
丞同守令寶省者是矣

漢雙麃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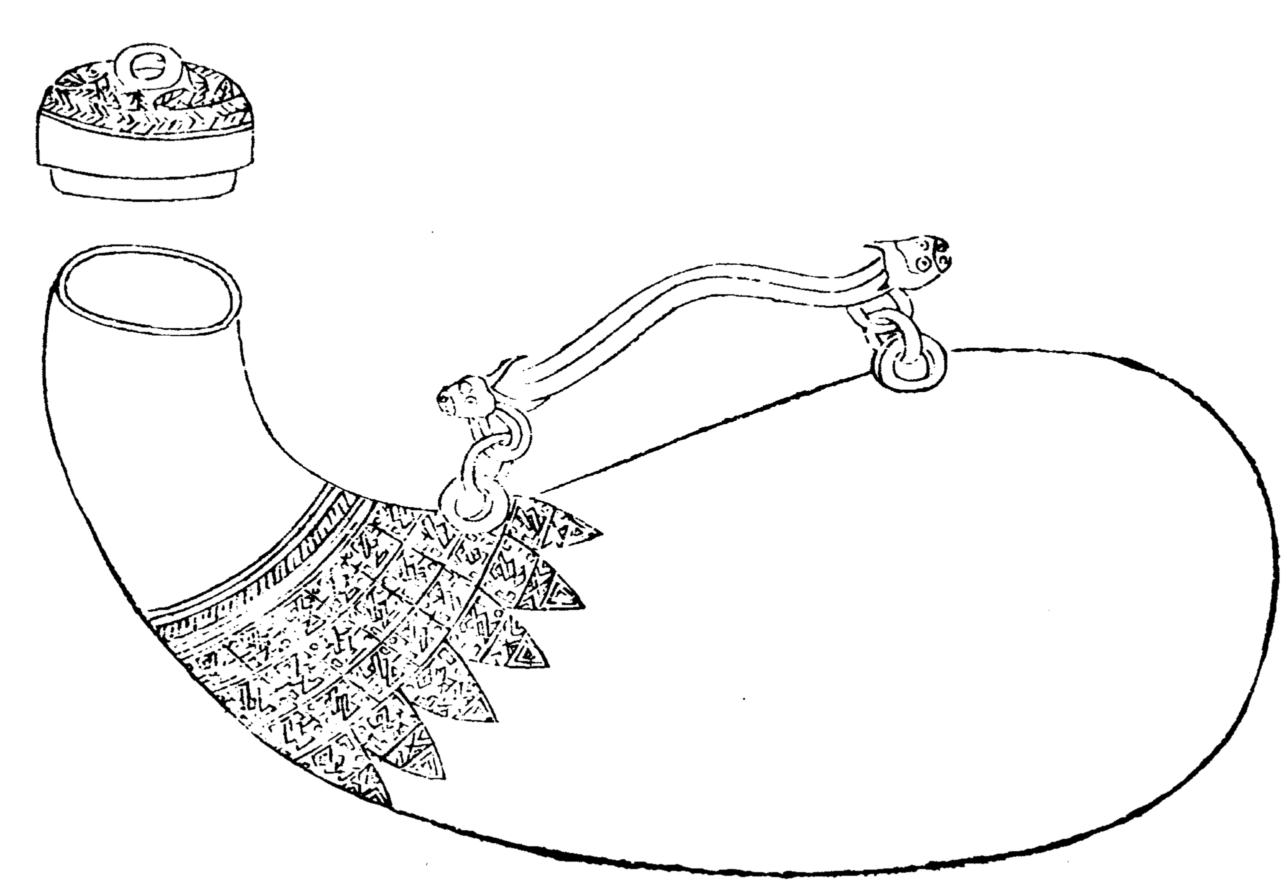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四寸六分深一尺三寸九分口徑四寸二分容二斗八升三合重十有三斤八兩兩耳無銘此壺填金作羣龍雙麃之象而耳飾獸面此漢壺之工者也

漢鳧壺



右高一尺二寸六分深一尺一寸四分口徑一寸腹徑七寸八分容六升重三斤八兩無銘鳧之為物出入於水而不溺水以況習於禮者如是也蓋詩人以水辟禮謂水亂之則溺犯之則濡然則取以飾飲器者蓋以示習禮之義若夫彝之有舟爵之設戈琖之用戔雖取理不同亦示其不由於禮則有殘傷覆溺之患矣古人警其過者大率如此

漢瓠壺



右通蓋長一尺二寸六分闊五寸口徑一寸五分容五升共重四斤六兩兩鼻有提梁無銘範作瓠形螭首為提束以綯紋嘗謂上古土尊瓦甒而公劉之詩亦曰酌之用匏則瓠壺之制蓋取諸此云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卷第十二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卷第十三

壺二 二十八器

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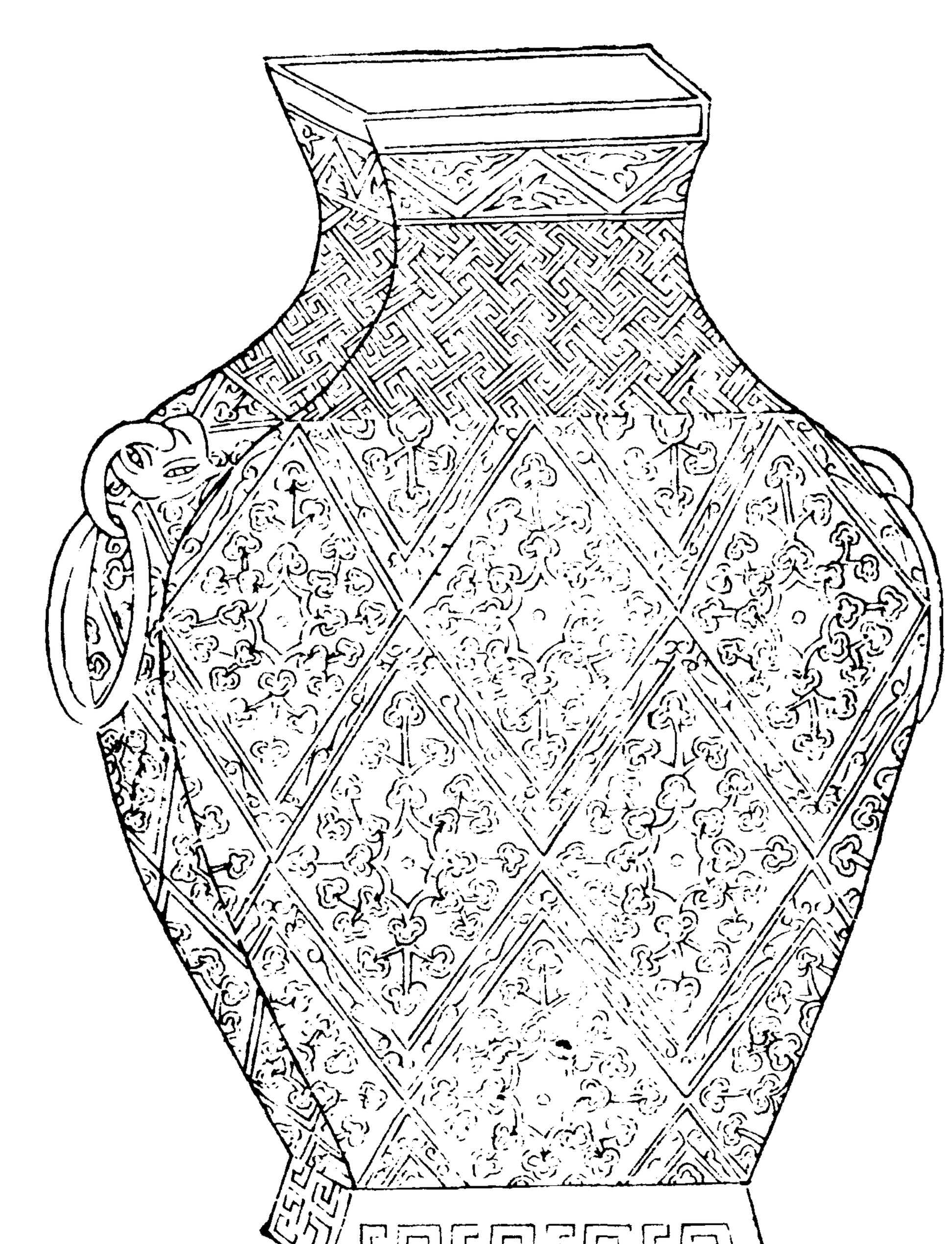
漢山龍温壺



右高九寸八分深八寸九分口徑一寸四分腹徑六寸二分容二升五合重二斤十有一兩無銘觀其形制有類垂瓠上為之口可以貯湯蓋温手足之器也李公麟以為鈷鉧而丁度以鈷鉧為温器殆有所受之耳觀其腹脰飾以山龍其文雖華似非冶鑄之所成者攷之近古則漢物也蓋守仁而靜者山體仁而變者龍靜變雖殊為仁則一禮以天地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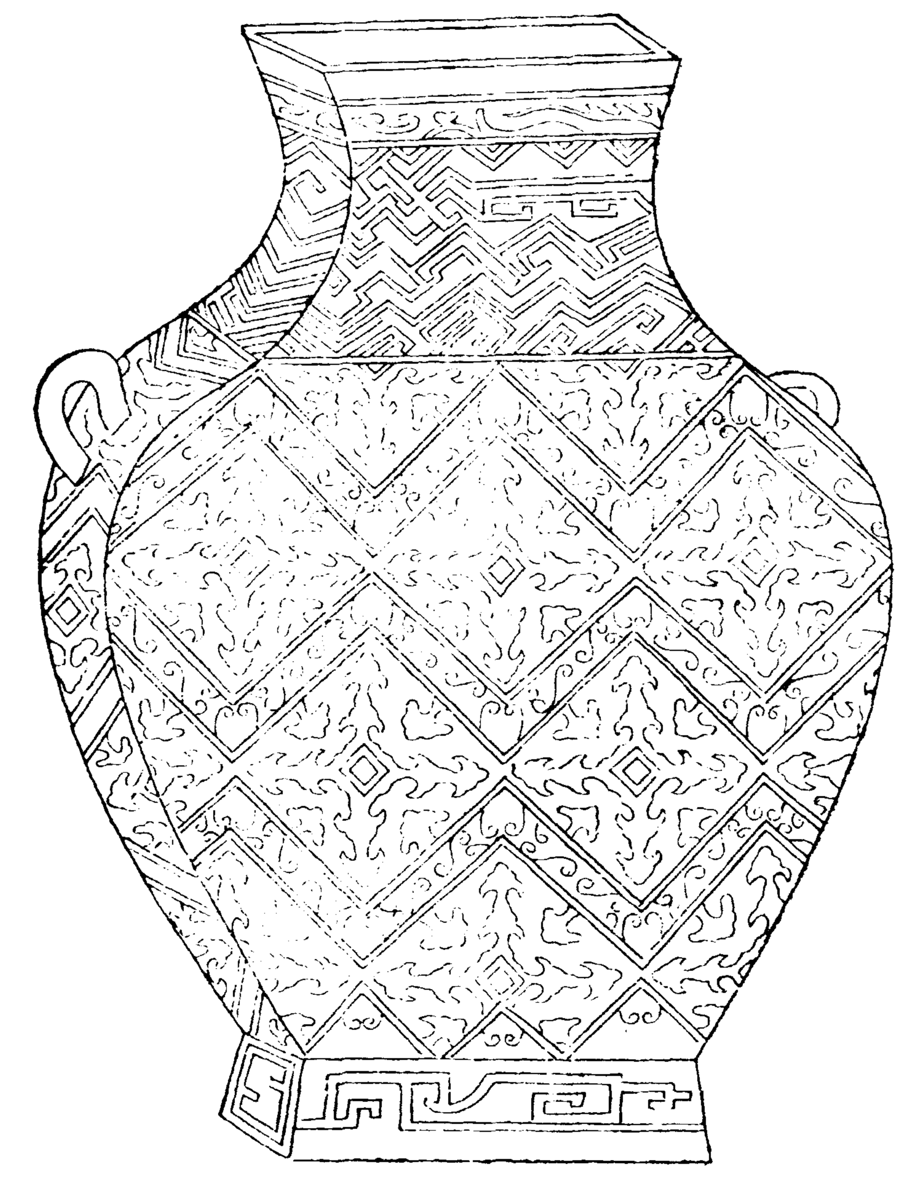
厚之氣始於東北爲天地之仁則温厚者氣之仁者也此爲温器而飾以山龍義取諸此古人設象豈徒然哉

漢如意方壺一



高一尺二分深九寸二分口徑二寸八分腹徑六寸容七升四合重八斤十兩兩耳連環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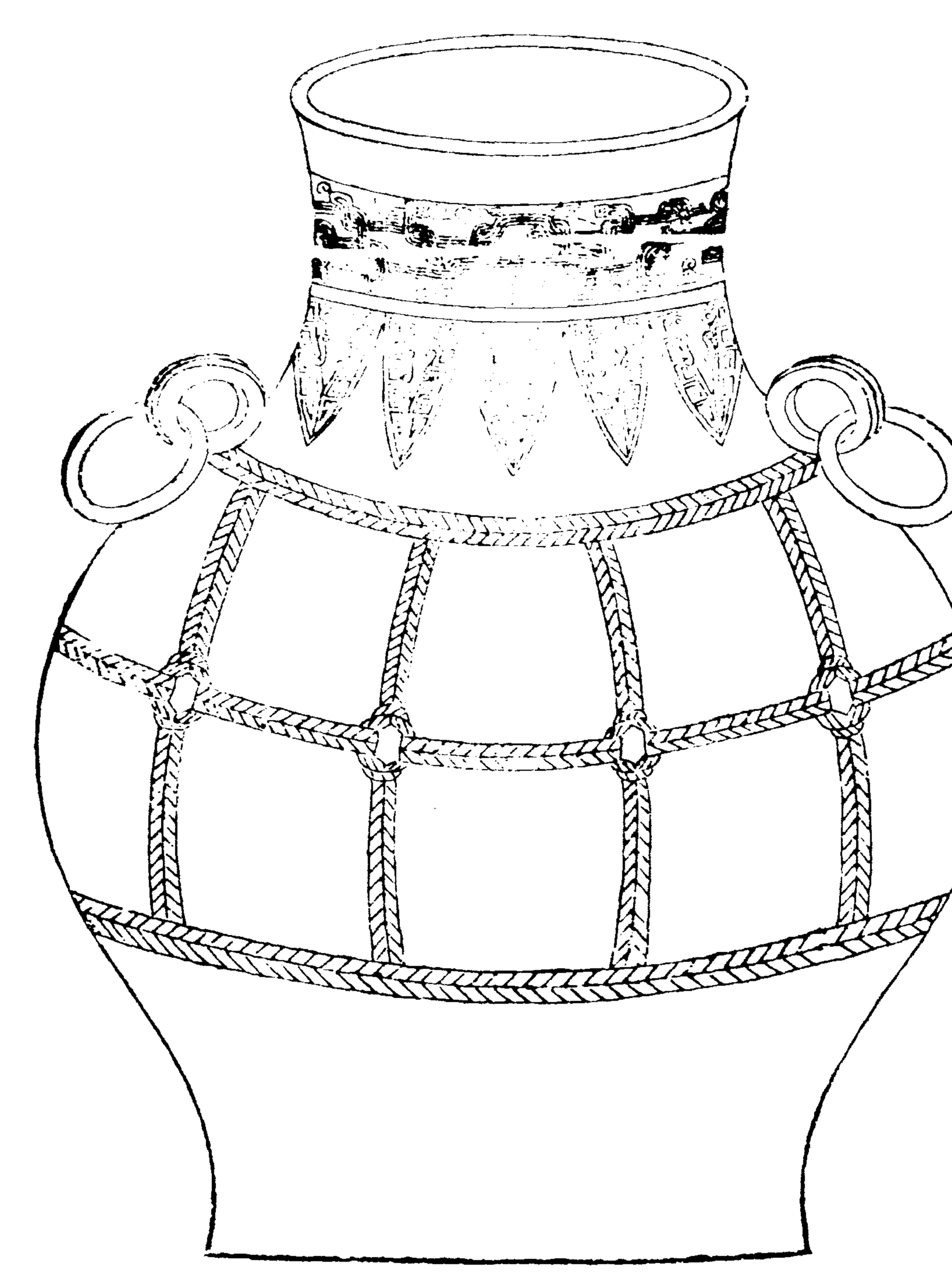
漢如意方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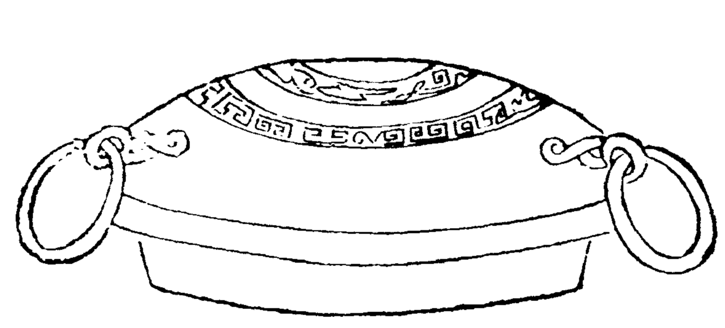


高一尺二分深九寸二分口徑二寸八分腹徑六寸容七升四合重七斤九兩兩耳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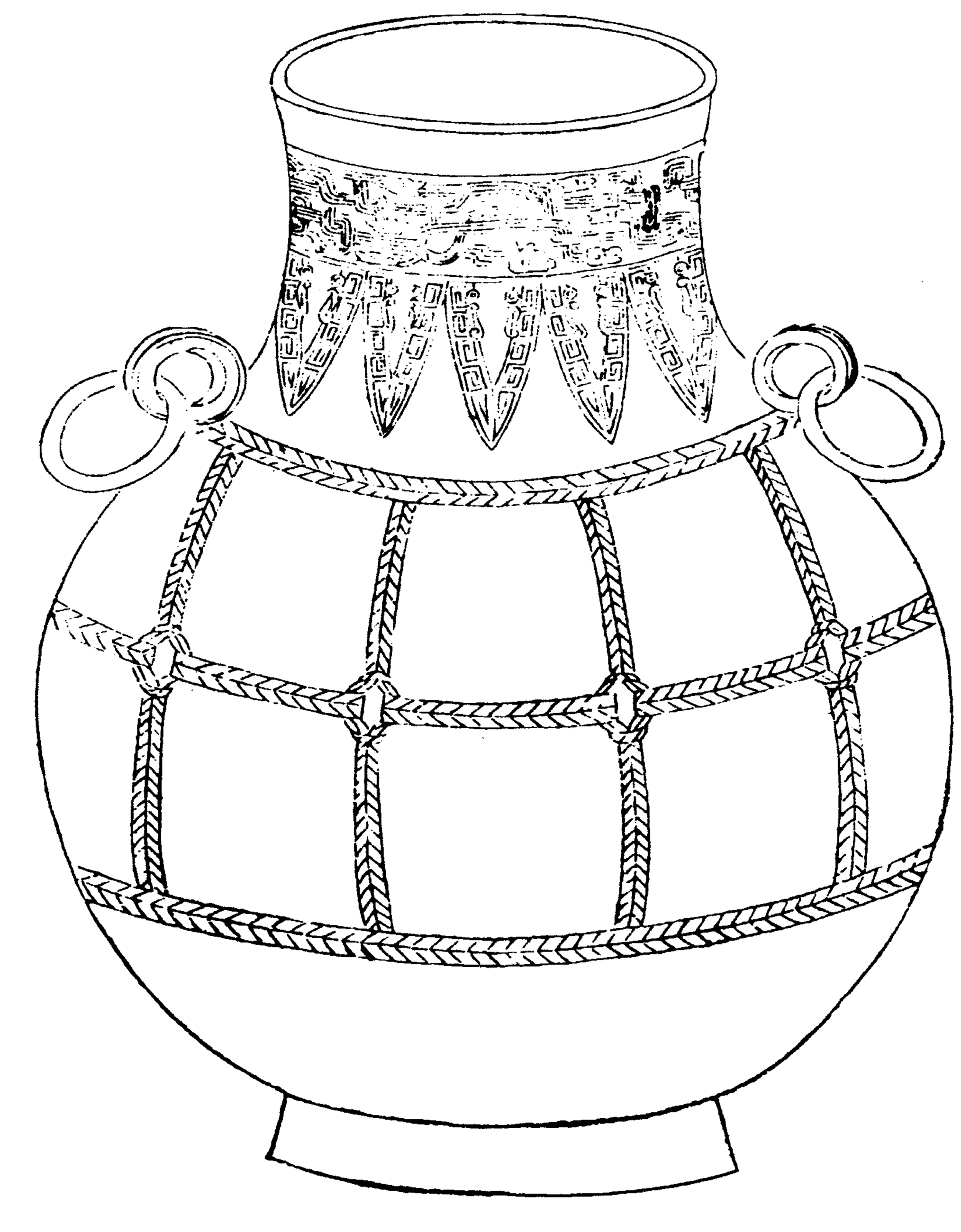
右二器皆方體兩耳取象饕餮腹作方斜竇以花紋其形若如意間以金碧粲然可觀規模出於一律頗有古風漢器之至佳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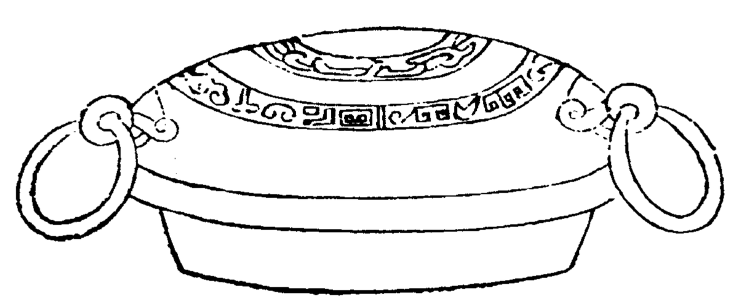
漢圜絡壺一





漢圜絡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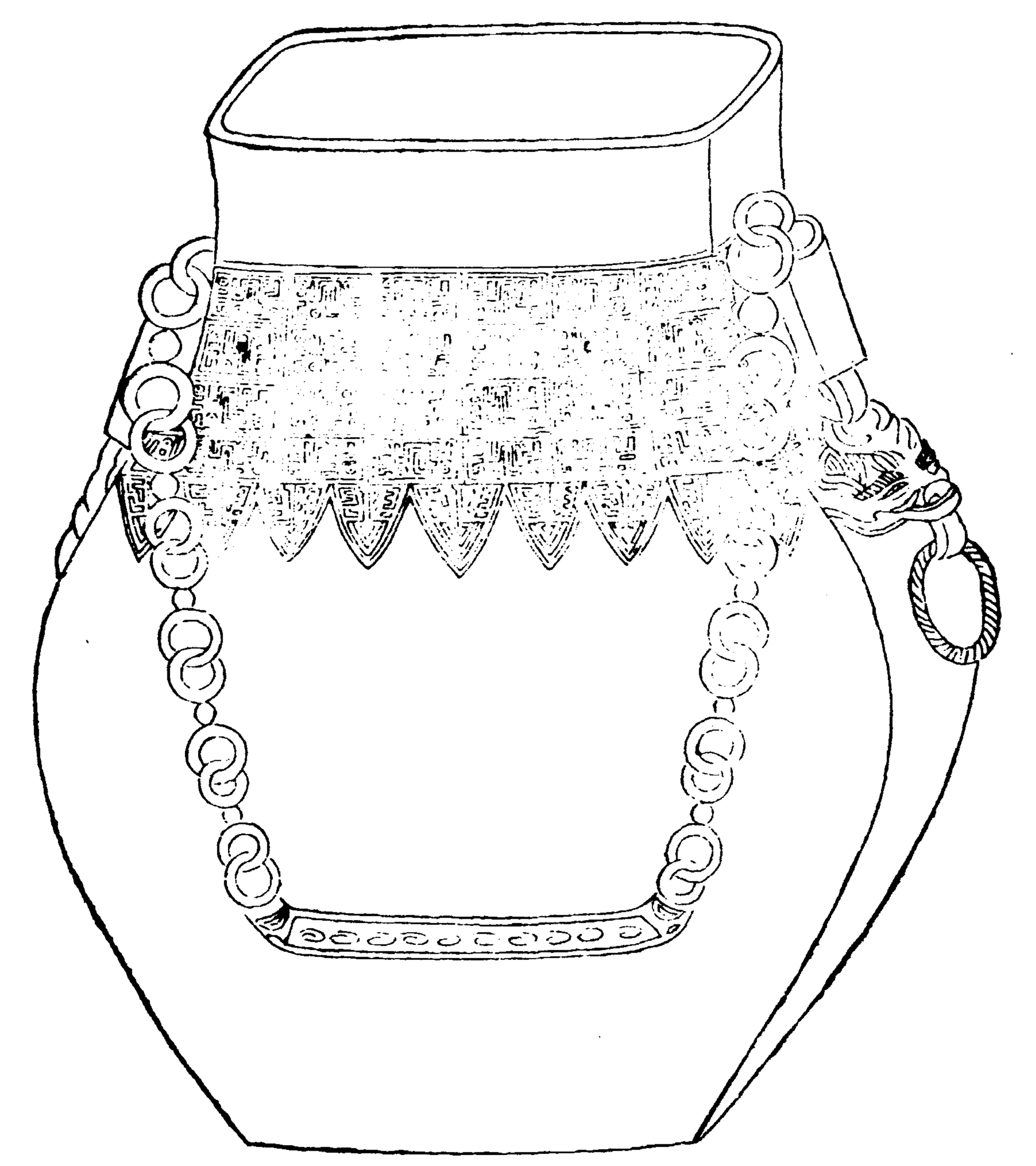


前一器通蓋高一尺一寸九分深一尺口徑三寸四分腹徑七寸六分容一斗一升四合共重六斤一十兩兩耳連環無銘

後一器通蓋高一尺二寸深一尺一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七寸六分容一斗一升四合共重六斤六兩兩耳連環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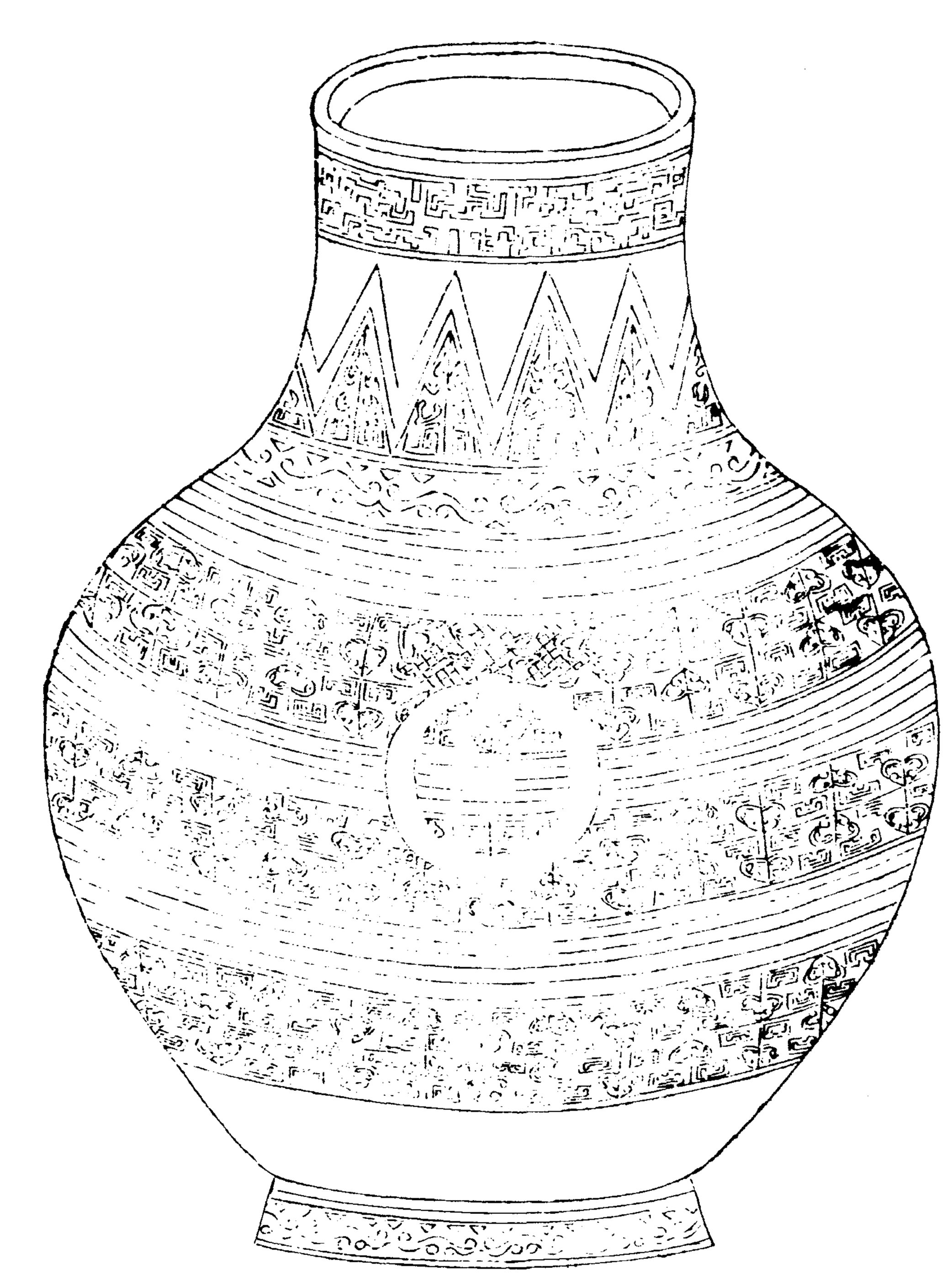
右二器制作悉同按小篆壺字上象蓋中象耳下象足此器不失其象得古多矣然腹間環結如絡稽三代之器無一合者寔漢物也

漢蟠虬匾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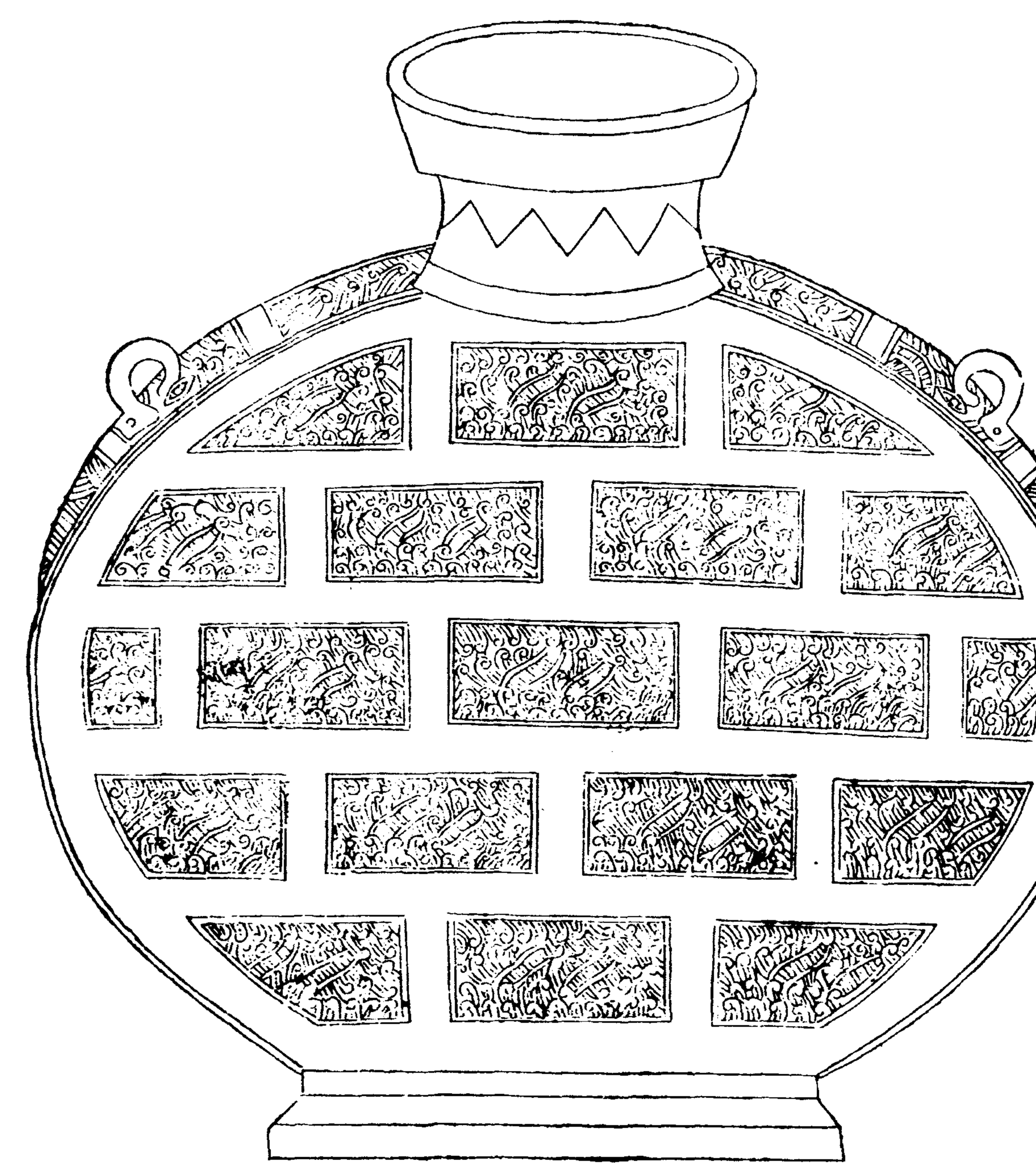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六分深八寸三分口徑長三寸五分闊三寸容五升七合重四斤一十兩兩耳連環有提梁無銘周腹純素不加蟲鏤純緣之下作蟠虬糾結之狀形模差匾已失上古壺制然工鑄雖精巧而竊近人情是必漢器也

漢細紋圜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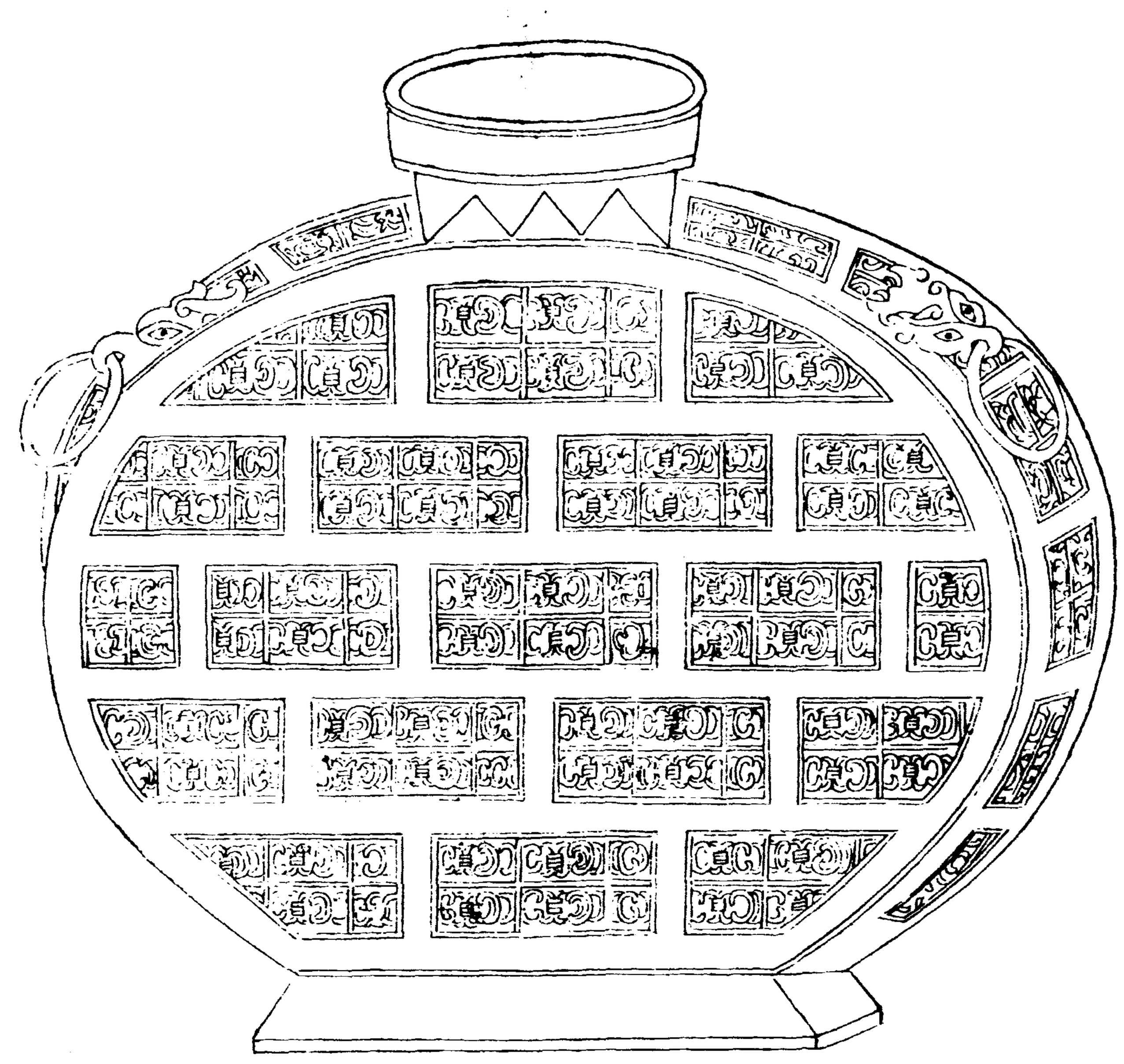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二寸一分深九寸四分口徑三寸三分腹徑七寸容一斗重九斤一兩兩耳連環無銘漢之技巧㝡號精能故器之出於其時者莫不琢飾瓌異以極一時之妙工是器文縷縈紆如盤絲髮可謂盡美者也

漢匾壺一



漢匾壺二



漢匾壺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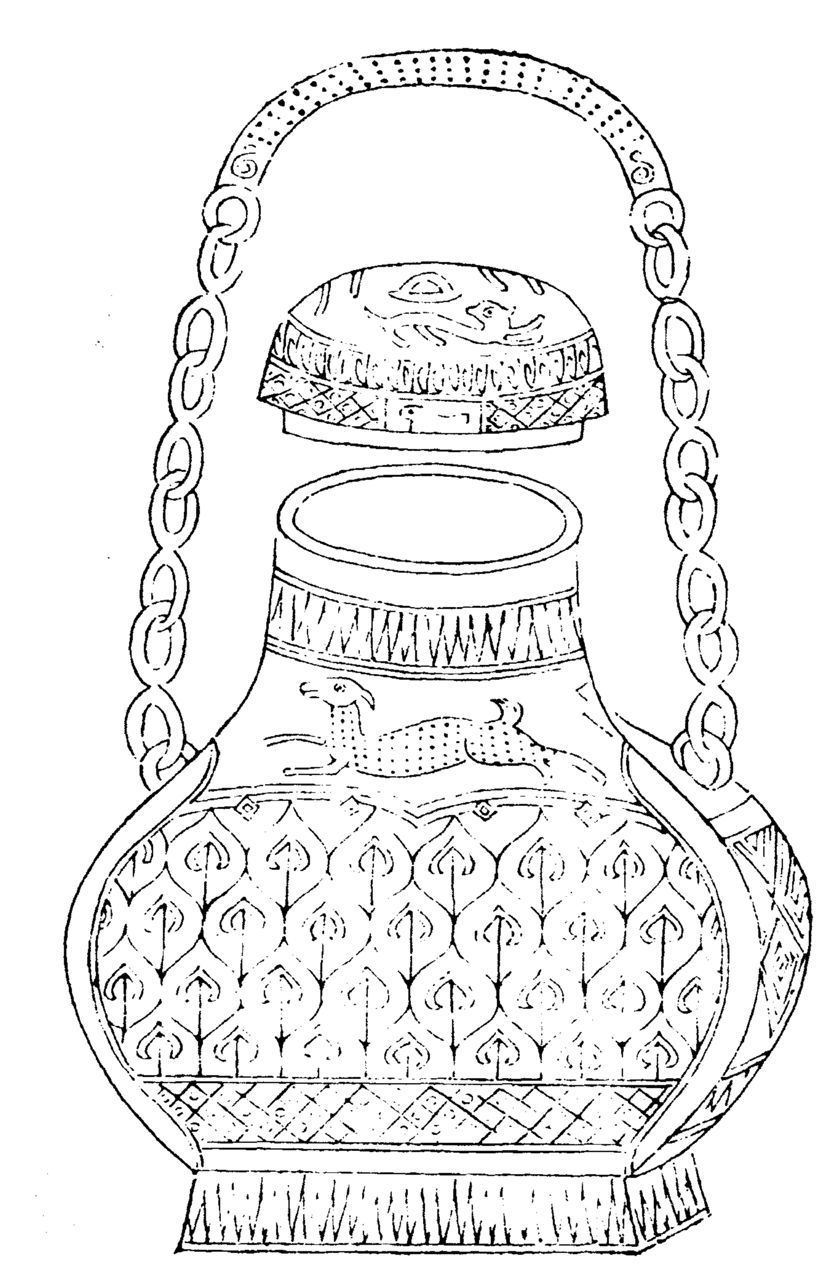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一尺二寸深一尺一寸一分口徑三寸五分容一斗一升九合重十斤一兩兩耳無銘

次一器高一尺五分深九寸六分口徑三寸三分容八升五合重六斤五兩兩耳連環無銘

後一器通蓋高九寸六分深八寸口徑一寸容五升一合共重四斤二兩兩耳連環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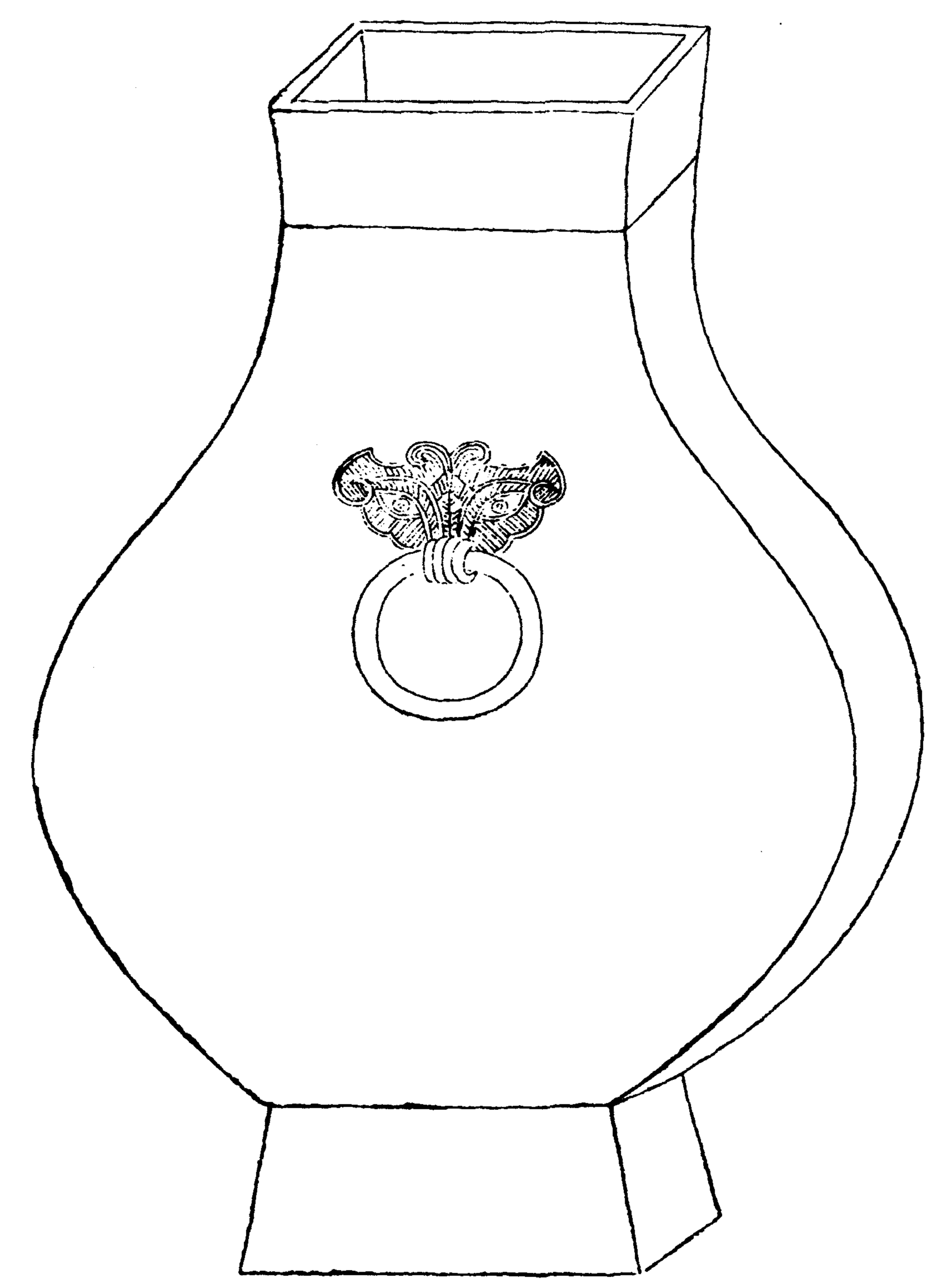
右前二器通體紋飾繁縟後一器特純素皆附兩耳形制特匾故因其形而名之蓋古者卿大夫則用方壺士旅食則用圜壺而方圜有所不同所謂匾者則不著之於經傳亦漢儒不復見先王禮文之盛出後人臆見而有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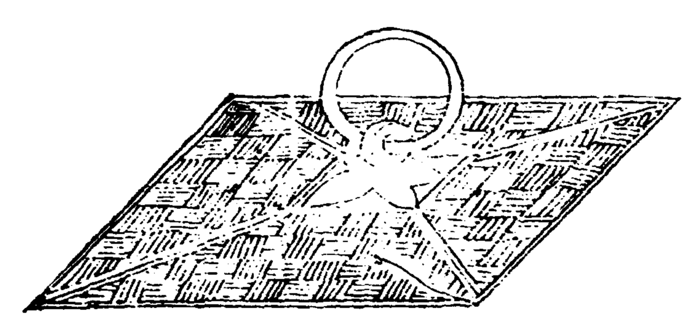
漢小匾壺



右通蓋高三寸四分深二寸七分口徑一寸三分容二合共重五兩三分兩耳有提梁無銘狀為壺而匾口圜而足方作連環以為提文飾頗雜施設殆未可詳耳大抵後人製器務為奇怪不純乎古故去理愈遠焉正如汙尊抔飲之後而繼之以大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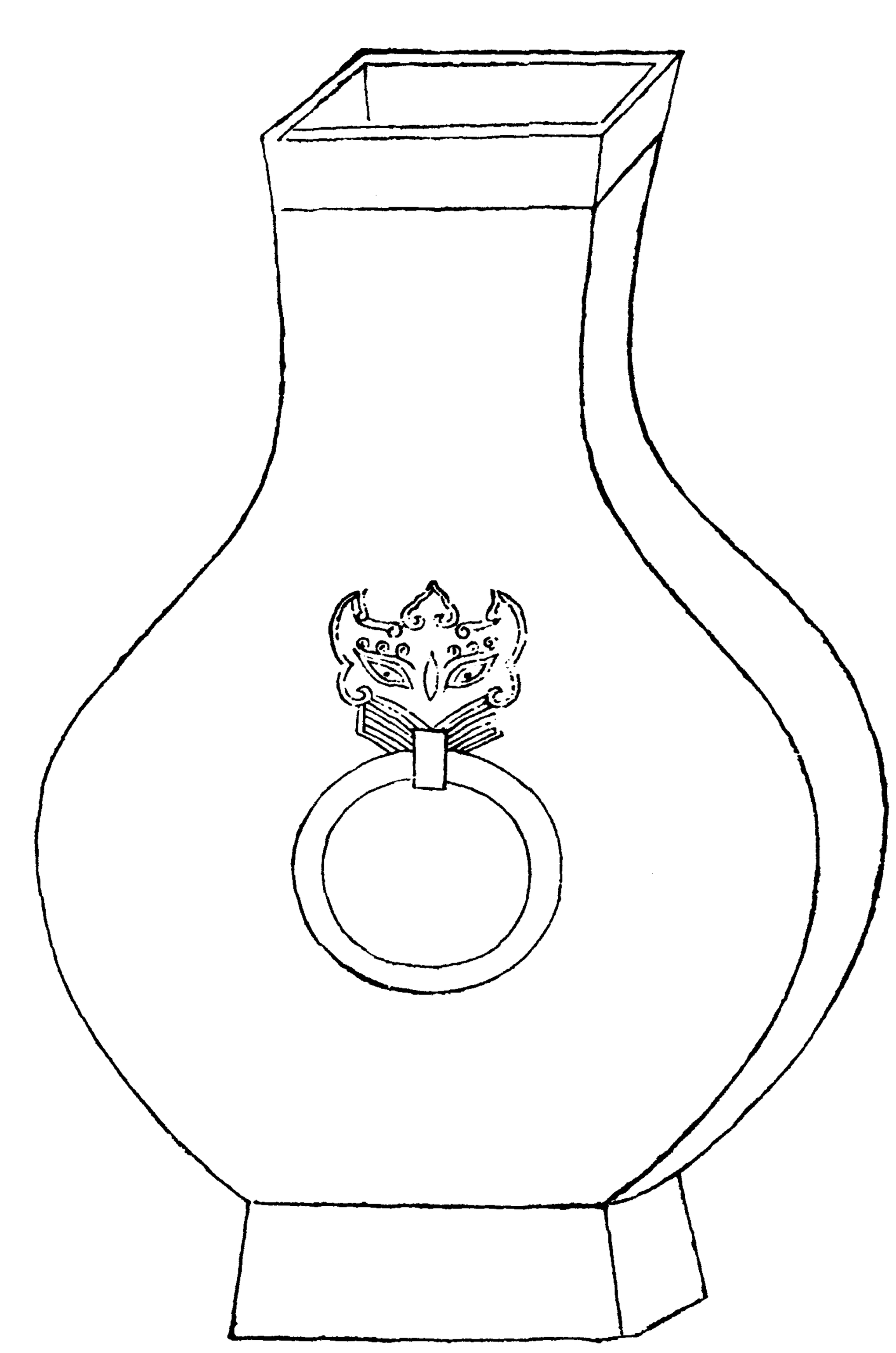
漢獸耳方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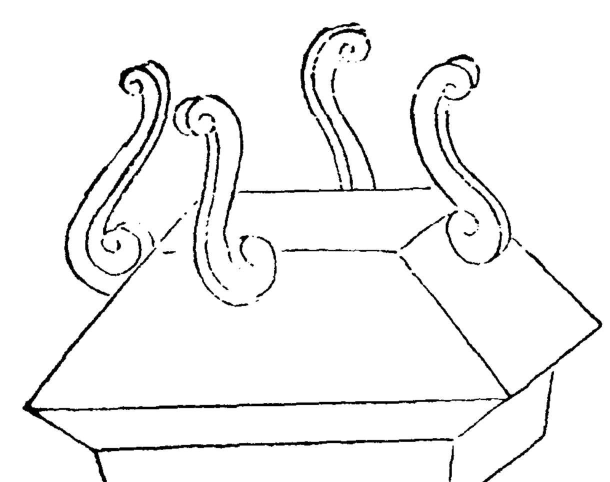




通蓋高一尺二寸五分深一尺六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六寸九分容一斗一升二合共重六斤十有三兩兩耳連環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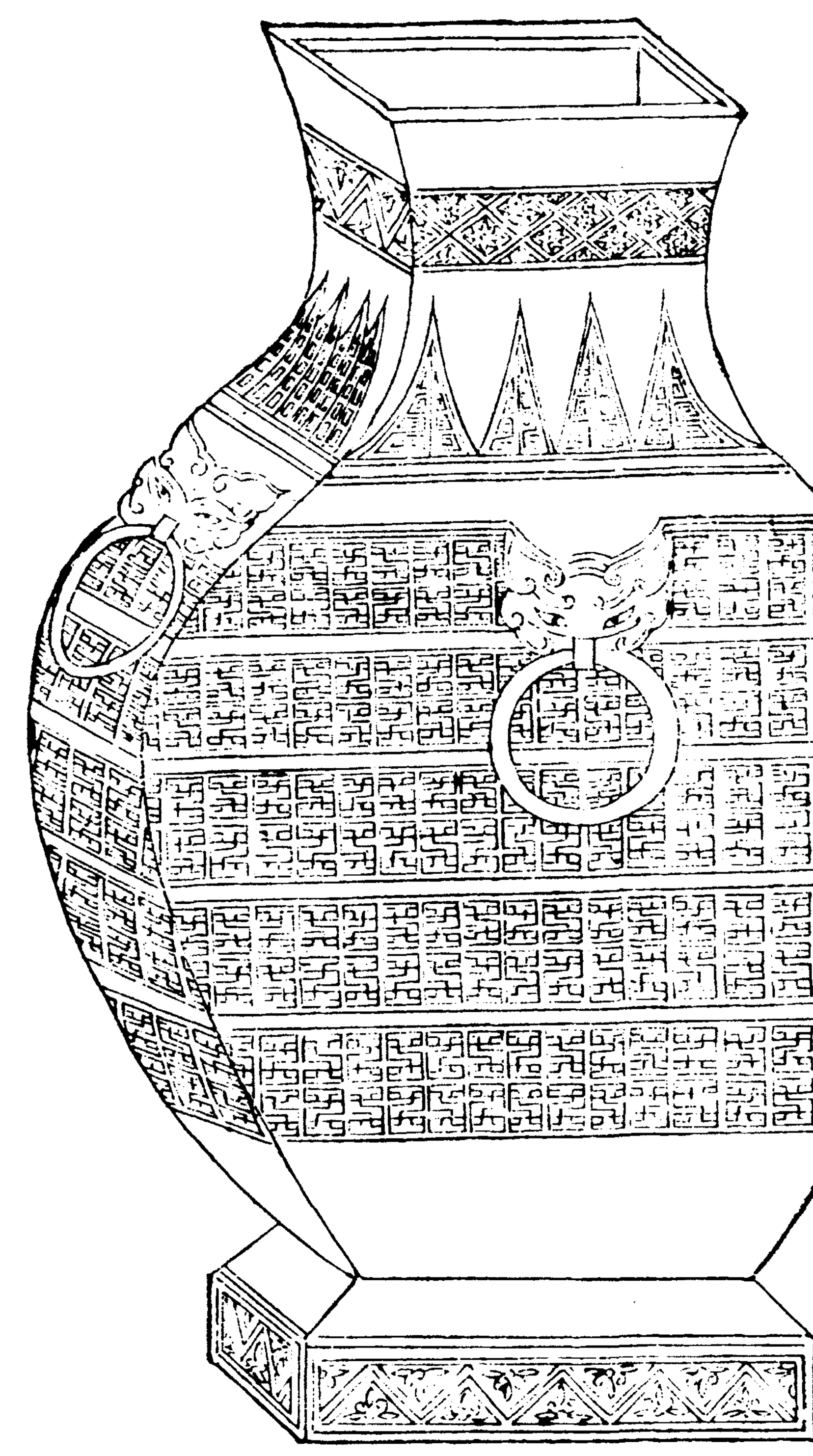
漢獸耳方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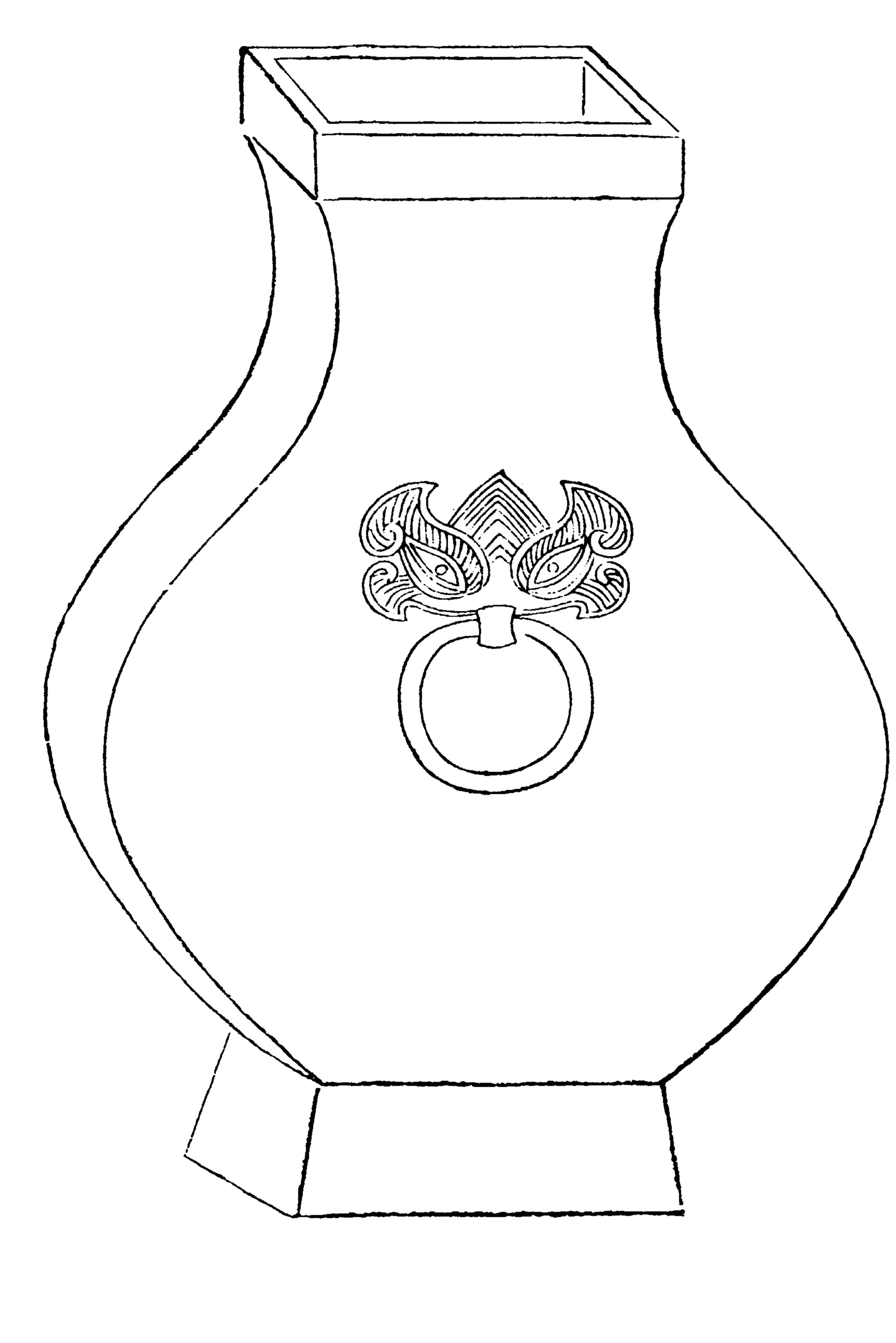
通蓋高一尺二寸二分深一尺七分口徑三寸腹徑六寸五分容一斗一升九合共重八斤一兩兩耳連環無銘

漢獸耳方壺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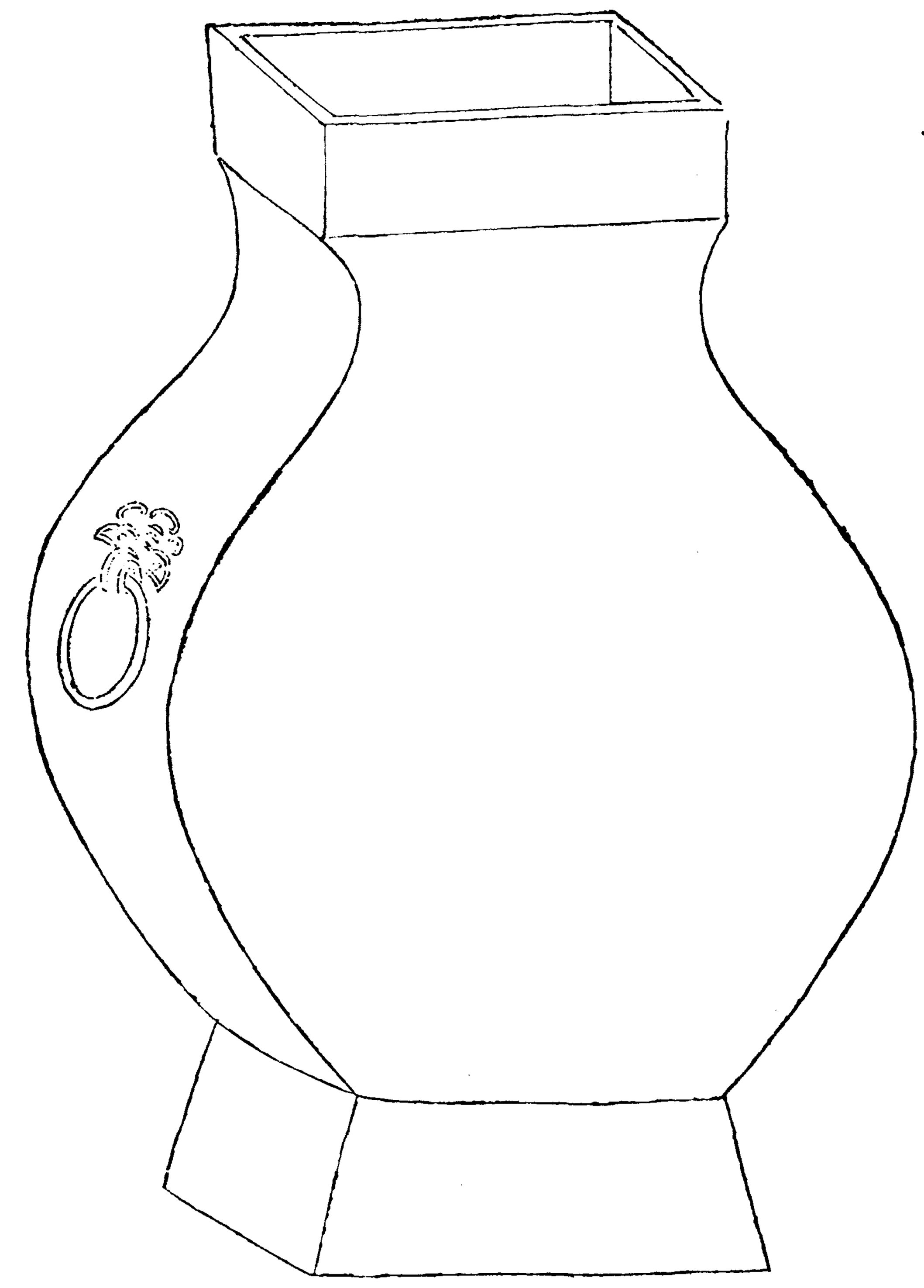
高一尺一寸八分深一尺口徑二寸八分腹
徑六寸容九升八合重五斤十有四兩四耳
連環無銘

漢獸耳方壺四



高一尺二寸深一尺二分口徑三寸五分腹
徑七寸容一斗一升重六斤兩耳連環無銘

漢獸耳方壺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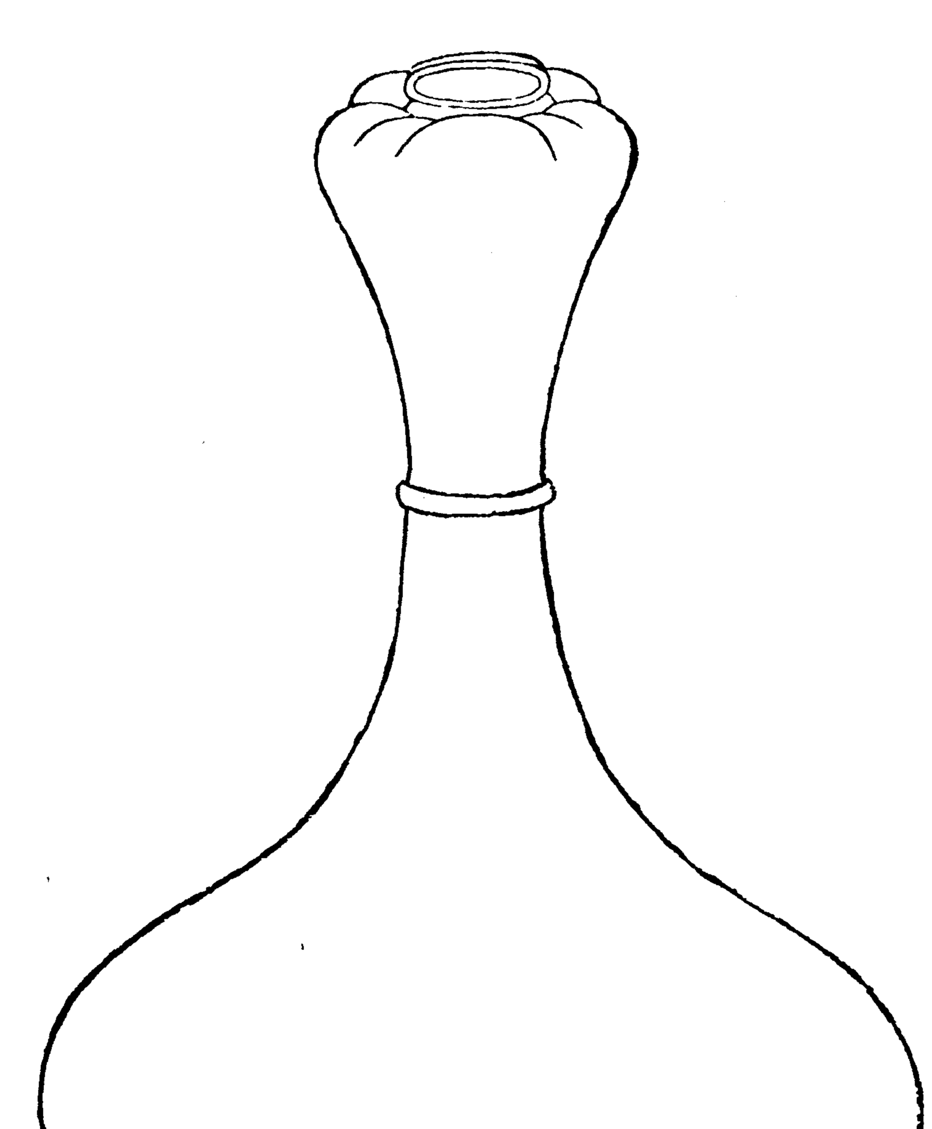


高九寸深七寸七分口徑二寸八分腹徑五寸七分容五升重三斤十有三兩兩耳連環

無銘

右五器體制鍊冶與漢如意方壺相類而大小精粗差不同耳壺所以貯酒盖亦尊之類是器耳皆挟腹獸口銜環而方棱四出自是一類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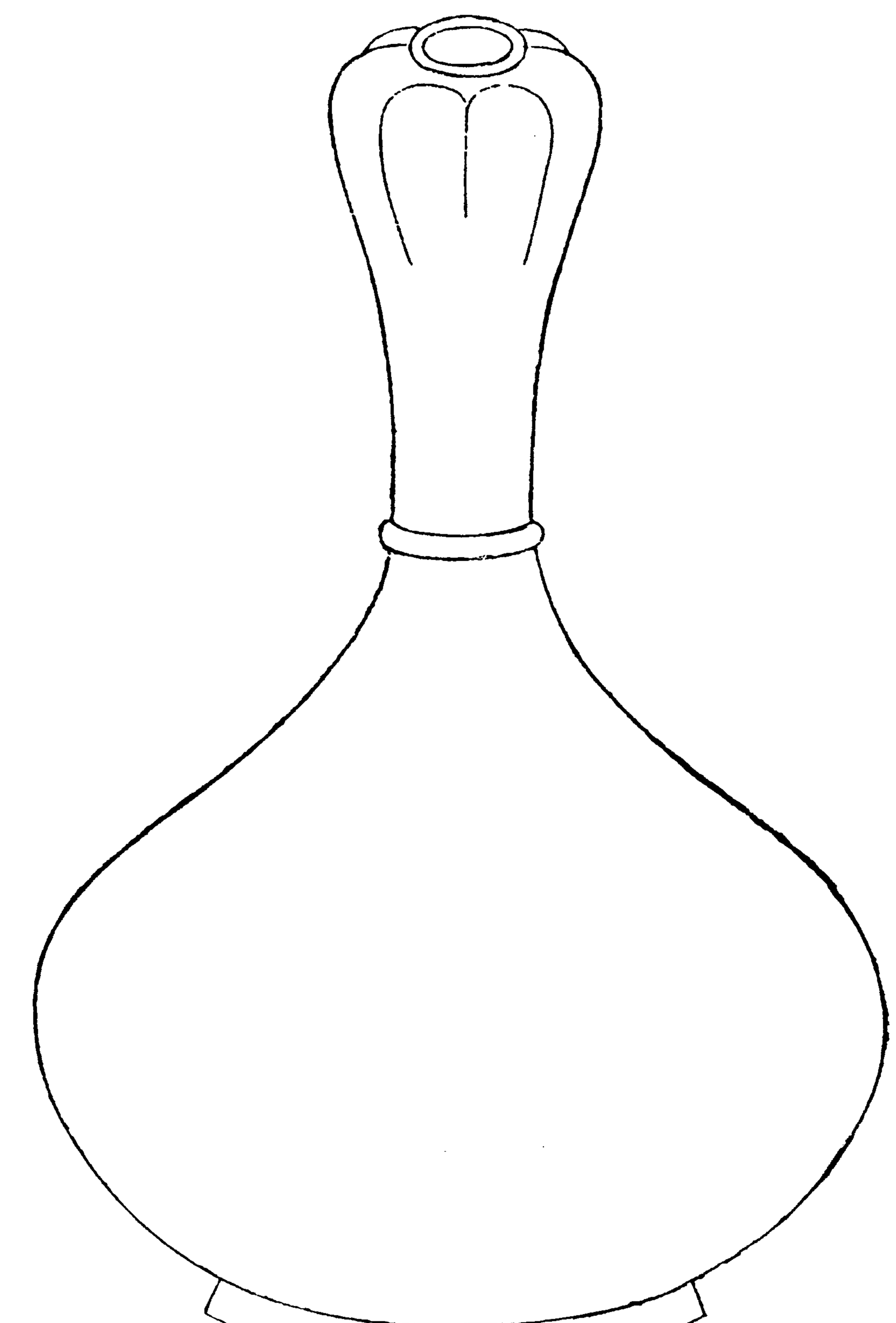
漢素温壺一



高一尺三寸一分深一尺二寸一分口徑九分腹徑七寸八分容六升四合重四斤三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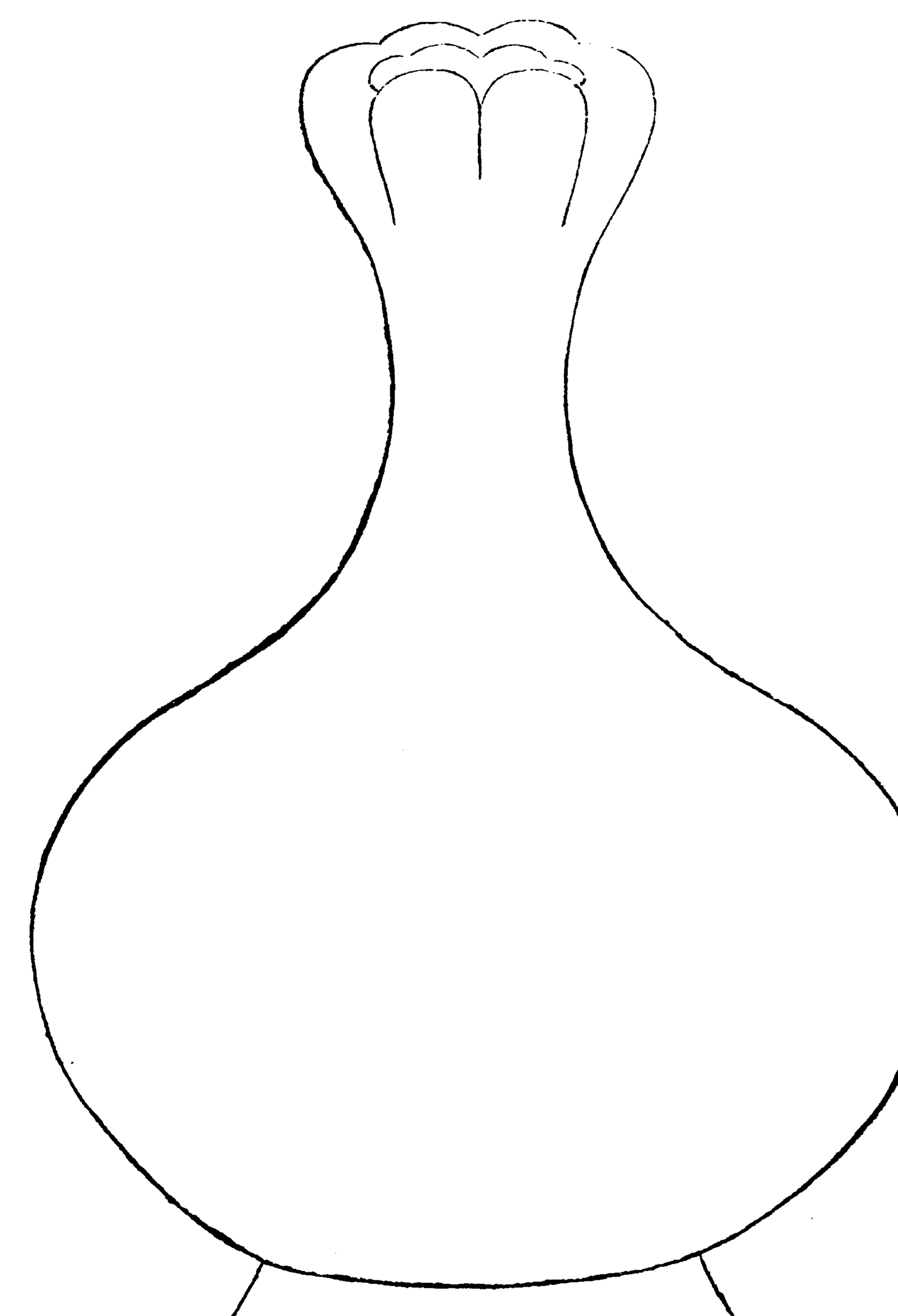
無銘

漢素温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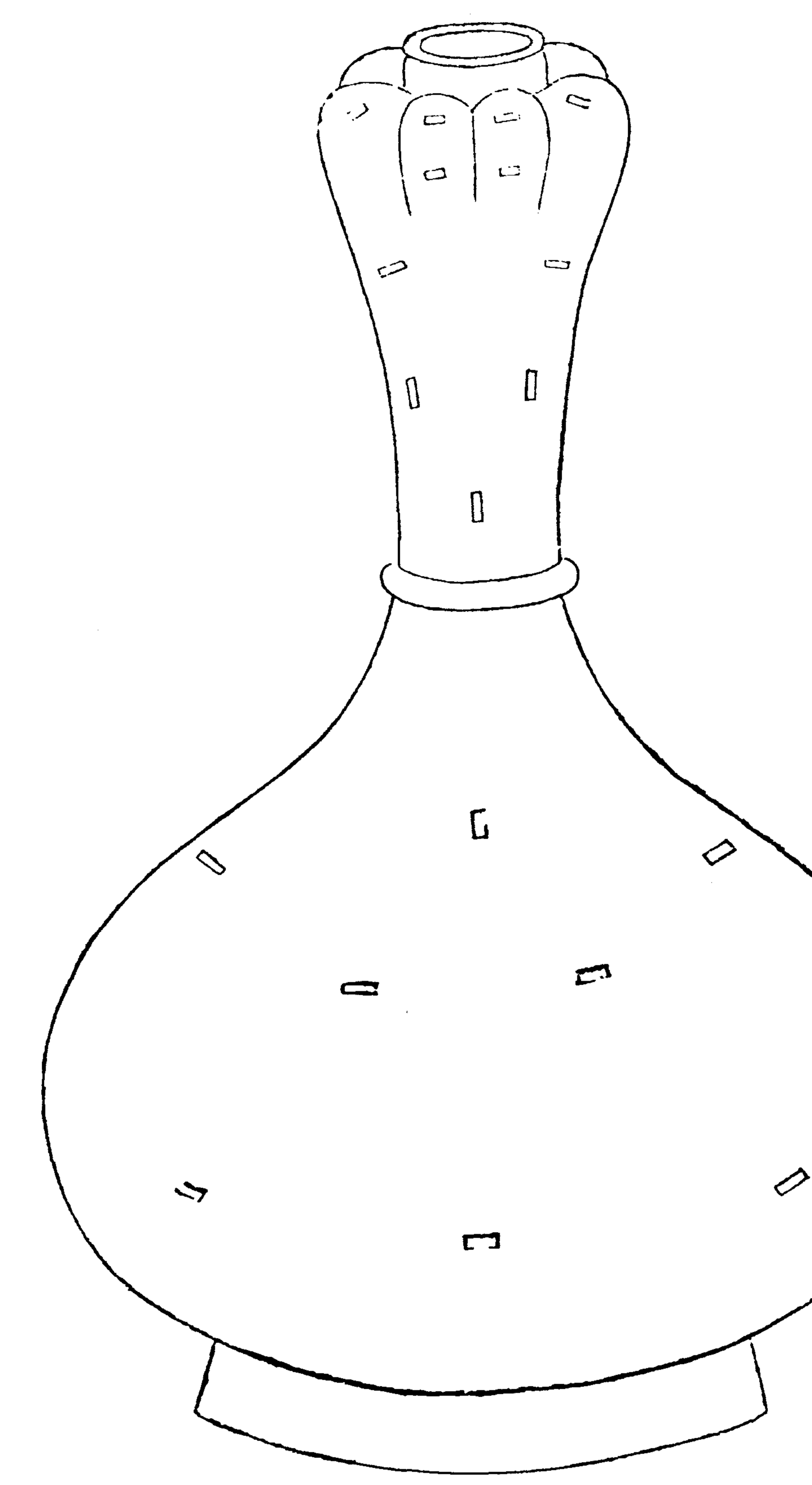
高一尺三寸四分深一尺二寸六分口徑一寸腹徑八寸容六升重三斤一十兩無銘

漢素温壺三



高一尺八分深一尺二分口徑一寸一分腹徑七寸二分容四升七合重三斤三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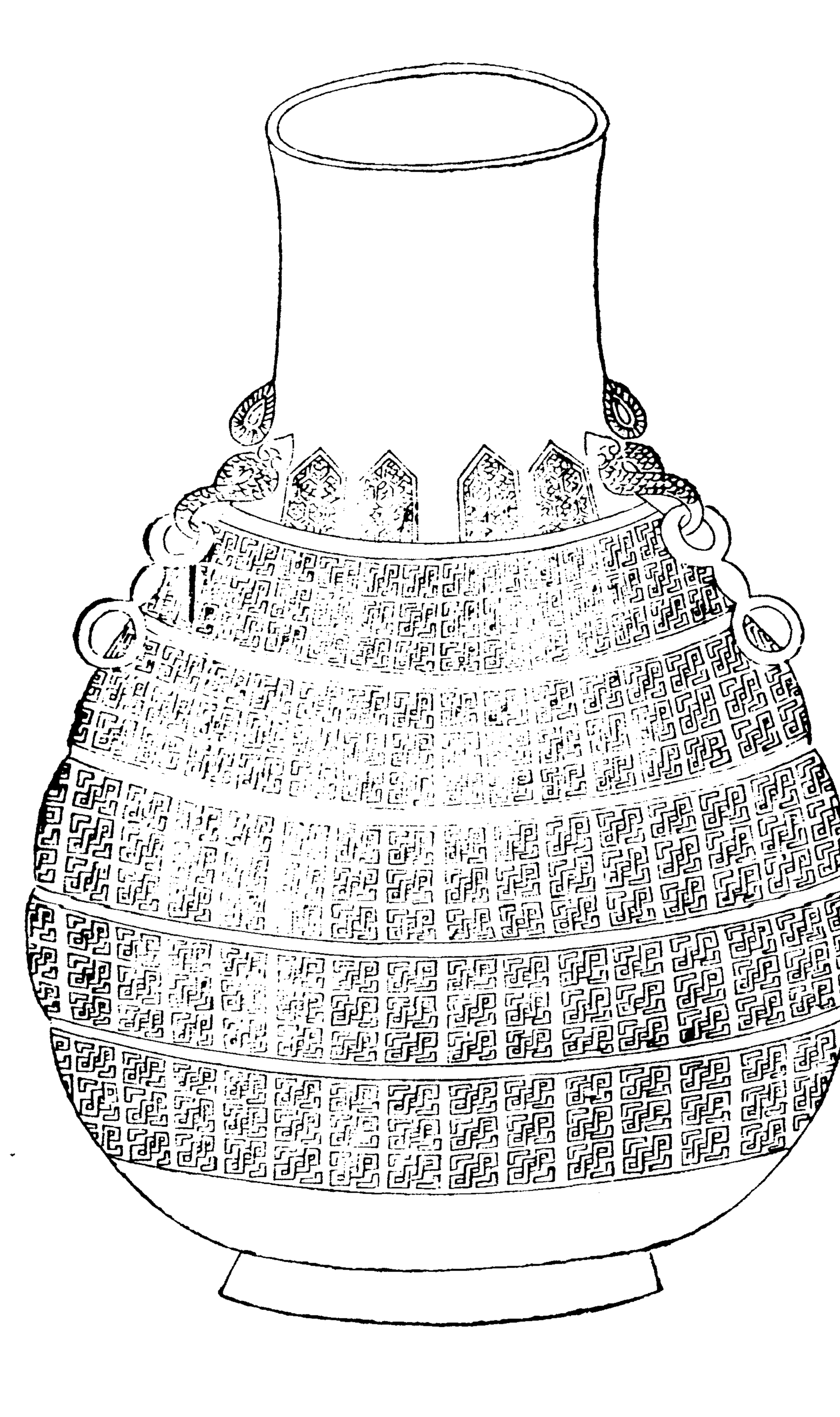
漢素温壺四



高一尺三分深九寸七分口徑八分腹徑六寸容三升重二斤有半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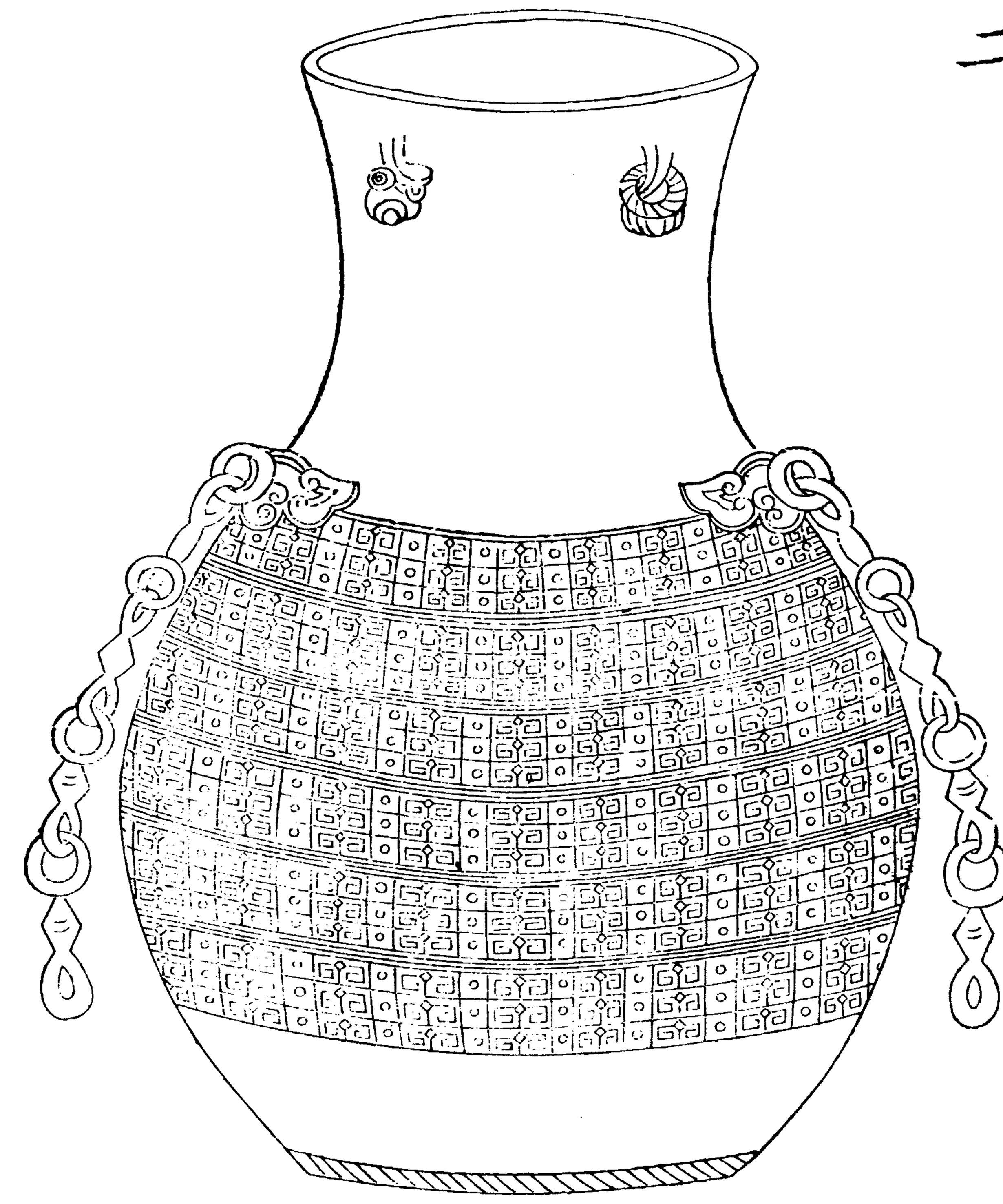
右四器形制相類自環以上手主之環以下足主之疑亦有所受也觀其製作純素意若簡易然氣韻非古殆漢工所造耳

漢粟紋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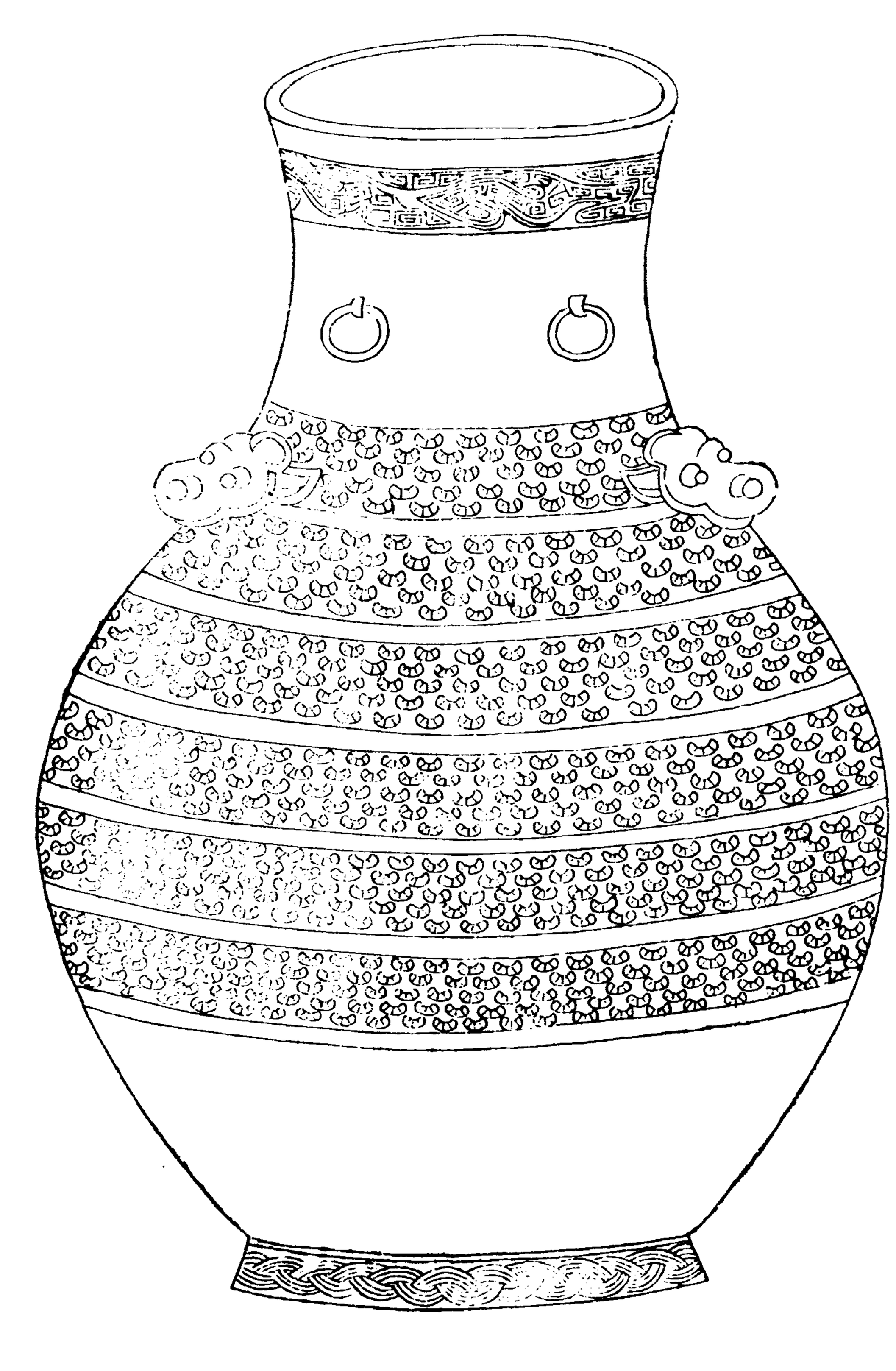
高九寸五分深八寸九分口徑二寸八分腹徑六寸八分容六升五合重四斤五兩兩耳連環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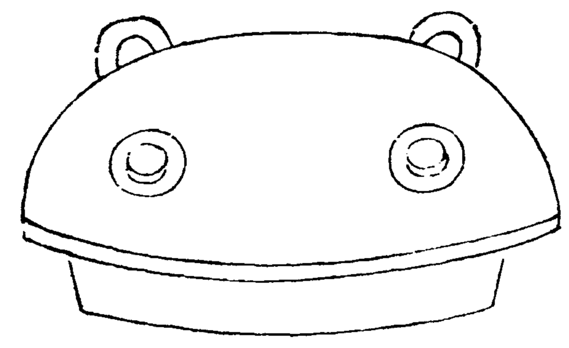
漢粟紋壺二



高一尺六分深一尺一分口徑三寸一分腹徑六寸四分容一斗重五斤十兩兩耳連環無銘

漢粟紋壺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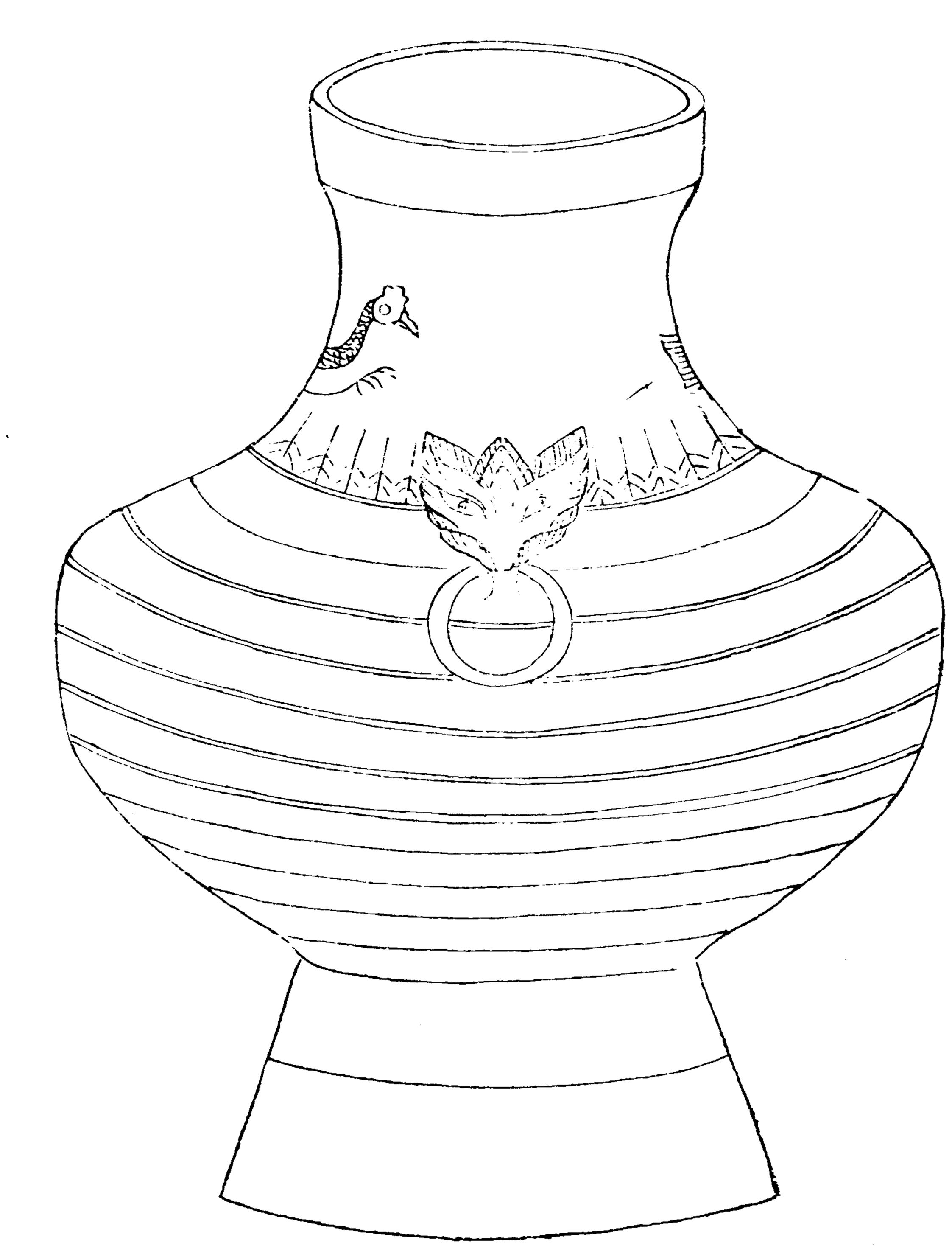




通盖高一尺一寸深一尺口徑三寸二分腹徑七寸容九升八合共重六斤十有一兩兩耳無銘

右前一器腹間隱起粟紋耳作犧首後二器制作相類特粟紋益細巧而耳著獸面為少異耳

漢鳳魚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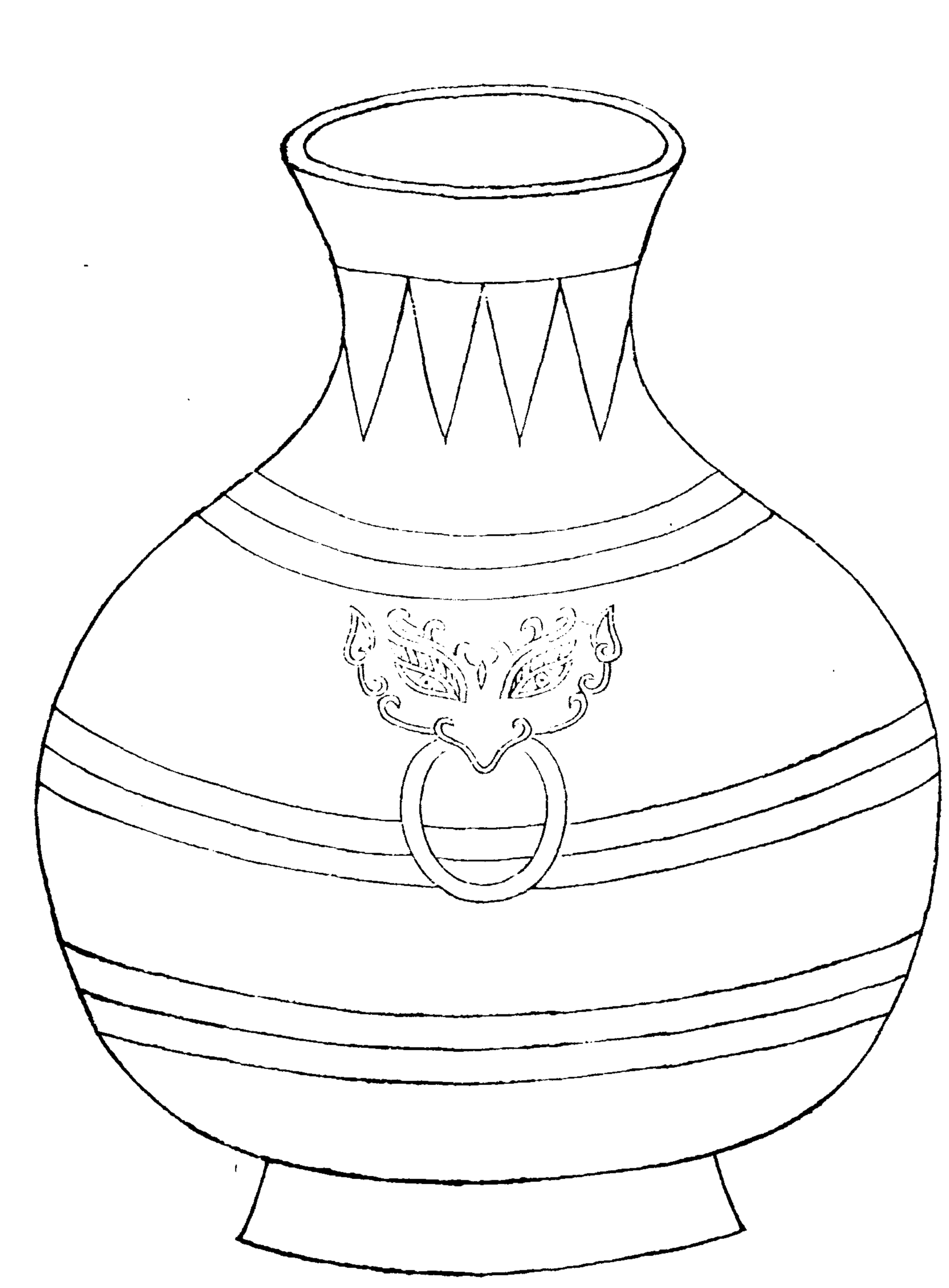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二寸深九寸一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七寸四分容七升有半重六斤十有二兩兩耳連環無銘紋有魚鳳之形古者制器非徒然也意必有所象鳳皇来儀記之於書魚在在藻歌之於雅飾以二物得無謂焉加以兩耳蠲環形模至妙有商周之餘制但文華過之矣

漢獸耳圜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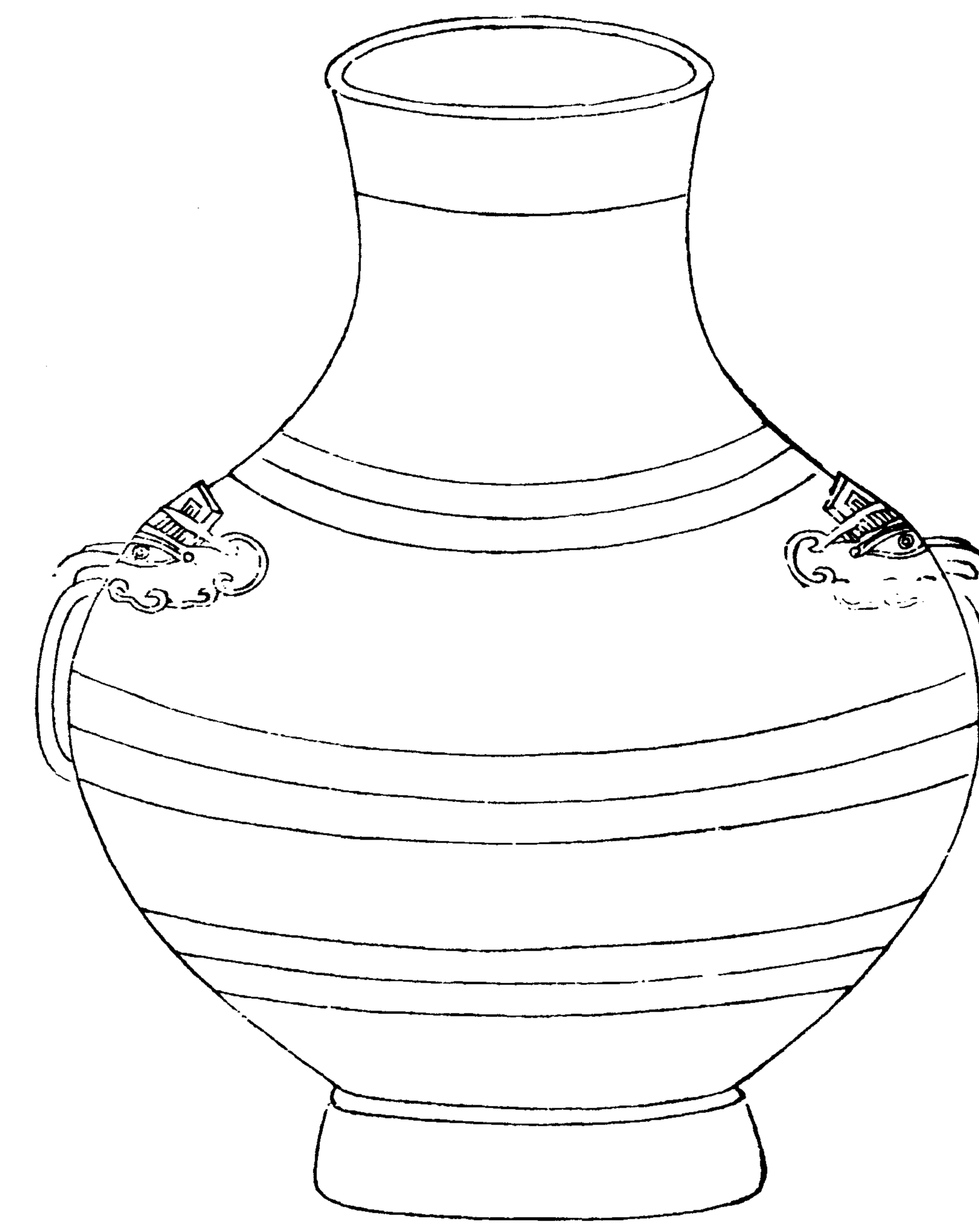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深七寸九分口徑三寸三分腹徑六寸二分容五升六合重三斤十有一兩兩耳連環無銘體圜而純素兩獸齧環以為耳不設賁飾比商則質有餘比周則文不勝蓋亦體古而僅得其形模焉以漢去古為未遠也

漢素圜壺一



高一尺四寸七分深一尺三寸三分口徑五寸一分腹徑九寸八分容二斗八升重一十四斤有半兩耳連環無銘

漢素圜壺二



高一尺四寸九分深一尺二寸七分口徑五寸六分腹徑九寸四分容二斗九升重十有五斤兩耳連環無銘

漢素圜壺三



高一尺五寸深一尺三寸二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九寸四分容二斗八升重九斤十有三兩兩耳連環無銘

右三器體制不殊惟第一器塗金為飾漢孝武時作太官壺與此無異疑出一時也且周官公食大夫禮門内用兩圜壺是器之設宜本諸此

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卷第十三